

目錄

時令類

- 太宗用大統法以推時憲
- 世祖頒新法時憲書
- 世祖聖祖命以西法推時憲
- 聖祖授時廢西洋新法
- 聖祖授時改回回法
- 聖祖仍用西法以推時
- 聖祖以康熙永年表授時
- 聖祖御定七政四餘萬年書以授時
- 高宗御定萬年書以授時
- 進曆頒曆
- 御用時憲書
- 卑州不奉正朔
- 春分秋分之祭
- 宮中五祀
- 每月薦新
- 善月惡月
- 京師逛廟日期
- 滿洲歲時紀略
- 西藏歲時紀略
- 宮禁之歲暮新年
- 歲暮新春之打莽式
- 孝欽后宮中之歲暮新年
- 除夕元旦之風景
- 黃陂之歲暮新年

端午龍舟

孝欽后宮中之端午

京師端午

五月二十三日分龍兵

展端陽

七月喇嘛放頭會

七月初三日祓齋

宮廷七夕

廣州七夕

陳煒卿七夕詩

中秋泥塑兔神

中秋後迷童子

八月二十六日為宮中節日

京師九月九

展重陽

十月朔

大內之十一月十二月年事

十一月月當頭

冬至郊天

冬至胙肉納於懷

冬至慶賀

九九銷寒

十二月封印

十二月打灶

祀灶唱訪賢曲乾隆一朝，大內祀灶，在坤寧宮行之。室有正炕，設鼓板，后先上至，駕臨，坐炕，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唱畢，送神，乃還宮。至嘉慶時始罷。

庚子西安行宮之除夕光緒庚子，德宗奉孝欽后西狩，即於西安度歲。除夕

前數日，召行在官員有內廷差使者各賜綢緞數端。至除夕，德宗御便服小冠，冠頂綴紅絨結，垂肩黃絲穗，長尺有咫。內監皆服蟒袍，外罩青色半臂，而以藍布裹頭，如營兵。

氣候類

大沽口氣候

宣化氣候之異

秦皇島氣候

長春氣候

洮南氣候

寧古塔氣候

黑龍江氣候

上海大雪

甘肅氣候

西寧一晝夜備四氣

伊犁炎熱

雪嶺之寒

青海小島氣候

永綏氣候

廣州氣候

閩中冰雪

成都氣候

川邊氣候

金川雪牆

西藏氣候

雲貴天氣

雲南之瘴

內蒙氣候

地理類

全國環遊紀程

自江蘇上海縣至安徽懷寧縣

自江西湖口鎮至南昌縣

自江西湖口鎮至湖北夏口廳

自湖北夏口廳至武昌縣

自湖南岳陽縣至湖北宜昌縣

自湖北宜昌縣至四川成都縣

自四川成都縣至西藏

自湖北夏口廳至京師

自京師至山西陽曲縣

自山西陽曲縣至新疆和闐縣

自新疆阿克蘇縣至京師

自京師至東三省仍還京師

自京師南航運河至浙江鄞縣

自浙江鄞縣至福建馬尾

自福建馬尾至廣東番禺縣

自廣東番禺縣經雲南蒙自縣至江蘇上海縣

南北之見

已墾之土地

田畝種類

旗籍田產

小江南

無定河

木蘭

伊綵谷

張家口

盛京

洮南地勢

兀良哈三衛

東道

發祥之地為建州女真

吉林為船廠

聖水渠

黑龍江

察哈延山

寧古塔

哈湯

揚子江

瓜洲故城

溧陽改隸鎮江

丹徒沙田

儀徵改揚子

上海之昔日

上海租界之解釋

上海租界之沿革

濟南山水天下無

雞鳴島

小邾子故城

開通太行北道

望都縣

歸化城

黃河水信

伊河洛河瀍河澗河

鄭州

邠州

天生墩

西康

西康之山

騰吉里湖

嶺左地勢

榆林港

粵西異境天開

廣西省城形勝

雲貴山水

滇省水道

壩子

大理下關

雲南土司轄地

保塞山

臘耳山

月崖

蒙古道路

多倫

庫倫

庫倫佛山

哈薩克

京師城門

正陽門門禁

京師五鎮

帶衛歸海

古長城

萬里長城

蔡元請修築邊牆

上海縣城沿革

廣州城

臺灣不建城

洛陽之寨

湖南苗寨

達圍寨

安娘壩番寨

京師道路

胡同本為火弄

京師八大胡同

京師王廣福斜街

上海租界之路

鐵路橋

蘆溝橋

船橋

臺灣藤橋

成都長春橋

溜渡

雲南鐵索橋

貴州盤江之橋

名勝類

燕京八景

京都諸勝

京西諸勝

水局

十剎海

後海

陶然亭

金魚池

東華門嚮明而啟

午門

禁中宮殿

寧壽宮

咸安宮

安佑宮

樂壽宮

水晶宮

北郊齋宮

熱河行宮

奉天行宮

西安行宮

五華故宮

大殿之建築

三殿

英華殿

傳心殿

壽皇殿

承光殿

光緒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孝欽后訓政時之殿

崇政殿

體仁閣弘義閣

文淵閣

清福閣

翔鳳閣

樂善堂

倚虹堂

大學士直廬

侍衛直宿處

槐樹院子

上書房直廬

雍正初南書房遺跡

南書房舊直廬

午門公署

廣州某巡檢署

葉爾羌辦事大臣署

粵西貢院

表門

會館

公所

第宅類

京都內城屋宇

京師正子午線

古藤書屋

劉文清故第

三王府四王府

慶僖親王得和坤故宅

恭王邸

兩公主第

舊居

接葉亭

千年鐵門限

寧古塔家屋

留琴堂

穴居

洛陽家屋

閩屋之特式

黃莘田十硯齋

阮文達重建曝書亭

退省庵

辰州苗屋

蠻房

廣州瓦面有曦臺

龍土司第

回人屋宇

纏回屋宇

狒狒屋宇

臺灣番民屋宇

園林類

京師園亭

怡園

德濟齋建園亭於京師

京都兩萬柳堂

萬生園

隨園

薛廬

胡園

又來園

韜園

公園

拙政園

繡谷園

味莼園

愚園

西園

徐園

辰虹園

東園西園

大虹園之塔

絜園

平地起樓臺

李園

海山仙館

避暑山莊之真假山

張漣工壘石

祠廟類

天壇

風雲雷雨四祠

京都東嶽廟

京都宗人府土地祠

太廟

京師孔廟

曲阜聖廟

糊塗廟

趙雲廟

焦山海西庵

四賢祠

完顏公廟

丹達神廟

松鶴菴

顯忠祠

烈皇廟

鄭成功祠

王義娘廟

賢良祠

四神祠

定南武壯王祠

雍和宮

棗花寺

花之寺

護國寺

天寧寺

旃檀寺

大佛寺

札什倫布

延壽寺

靈谷寺

妙相庵

寒山寺

龍華寺塔

岱廟

大石佛寺

相國寺

塔爾寺

東科寺

拉布郎寺

拉布寺

昭

內宗寺外宗寺

布達拉大昭【一作招又作詔】寺

小昭寺

拉木喇嘛廟

光孝寺

海幢寺

湧泉寺

清真寺

祠廟聯語

昭陵

慕陵

醇賢親王園寢

八枝箭

蒙人保守成吉思汗陵

頑兒塚

香冢

閩中墳墓

外蒙古人不知墓

帝德類

皇上日閱實錄

開國方略

太祖敷教明刑

太宗用洪文襄

世祖韜晦

世祖優待前明

世祖下薙髮令

世祖勤政

世祖閱明孝宗實錄

聖祖願天下治安

聖祖憫三等人

聖祖書三藩河務漕運三大事於宮柱

聖祖勉諭臣僚

聖祖愛惜士卒

聖祖知崇正學

聖祖留心書本之諭

聖祖論居官不善之報

曾國藩之論聖祖

世宗資助書生

世宗不喜諂諛

世宗慎於建儲

世宗密訓李衛

世宗知崇正學

世宗硃批諭旨

世宗追斥揆敘

高宗初政

高宗不忘本

高宗嚴辦偽稿案

高宗雪睿親王冤

高宗書無逸以自警

高宗崇獎風雅

高宗邃於音律

高宗斥世臣詩稿

高宗愛民

高宗臨政之年

高宗內禪

仁宗信任李忠毅

仙鶴齡因賀表獲咎於仁宗

仁宗斥姚祖同刻薄

仁宗以莊敬日彊健行不息二語分鐫寶璽

仁宗敬禮楊懌曾

仁宗留意微員

仁宗責臣工詩

仁宗命移鷹狗處

宣宗遣妃

文宗雪林則徐冤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文宗容納陸御史之直諫

德宗自述

德宗思得氣節之士

德宗保全言官

德宗戊戌新政

德宗戊戌密諭

德宗欲開懋勤殿

德宗諭黃紹箕掄才

德宗聽講下淚

德宗註論語

德宗之記憶力

德宗親翁同龢

德宗自奉儉約

德宗羈縻董福祥之手詔

德宗西狩瑣聞

德宗抑鬱

德宗自晦

恩遇類

親郡王配享太廟

滿漢文武大臣配享太廟

瀛台賜宴

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宴外藩

冬至賜貂

賜荷包鐙盞諸物

會親

克勤郡王墓開隧道

范文程以生員受知太祖

范文程脫包衣籍

列聖呼范文程官而不名

世祖賜宋犖食於中和殿

吳綺以傳奇受知世祖

世祖擢胡學士

世祖讚譽慎交社

張宸以祭文受知世祖

世職知縣加東昌府通判銜

世祖贊王熙為公輔器

聖祖詔繪覺羅武默訥像

韓文懿以時文受知聖祖

聖祖呼尤侗為老名士

杜立德入殿賜宴

杜立德乞歸賜詩

聖祖加恩范承勛

聖祖寵任張文貞

聖祖優禮陳廷敬

聖祖賜宋犖豆腐法

聖祖推恩于襄勤父

聖祖賜曹寅母御書匾額

聖祖矜恤翰林官屬

皇子臨喪行拜奠禮

聖祖賜蔡升元葬親銀

聖祖御書文恪二字賜勵杜訥家

聖祖賜胡朏明御書

聖祖為張文端奏請多留江寧一日

聖祖追念李蔚勳勞

聖祖稱湯西厓為詩公

聖祖褒于清端

聖祖題徐湘蘋畫大士像

傅臘塔受知聖祖

編檢得賜禁城騎馬

聖祖加惠二程後嗣

聖祖加恩傅忠毅生母

世宗寵待大臣

世宗加恩陳時夏生母

世宗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

賞花釣魚

世宗優禮蔣文肅

知州蒙世宗特賜

世宗慰留朱文端

蔣文肅屢受世宗賞賜

世宗召見布衣方觀承

張廷玉鄂爾泰受知世宗

世宗賜張廷玉聯

高宗賜張廷玉詩

世宗屢賜張廷玉金

給還張廷玉家資

世宗呼閻百詩為先生

歡喜老人

奉旨觀劇

世宗信任李衛

漢員賜宅

梁文莊墨漬袍袖

梁文莊素衣入直

王蘭生稽古之榮

山高水長樓看煙火

賜田文鏡入祀賢良祠

沈德潛校御製詩

高宗賜沈德潛詩

高宗賜徐文穆詩

元旦恩錫筵宴

高宗以御題墨刻賜督撫

方勤襄三大榮遇

高宗釋董文恭婦翁

陳杰以勤樸受知高宗

任啟運受研窮經學之褒

裘文達賜御衣冠

高宗賜裘文達繼母生母匾額

賜錦堂

五徵君

高宗獎江右兩名士

高宗嘉惠梁詩正父

高宗賜陳文勤予告詩

高宗褒賞劉文正送行詩

阮文達以眼鏡詩受知高宗

畢秋帆以廷對屯田事拔第一

楊瑞蓮以誠實受知高宗

漢命婦榮遇

香山九老

高宗目錢文端為江浙大老

高宗賜王大臣曲宴

賜外官花翎

盧明楷以精樂律受知

高宗御題南樓老人畫冊

陳文肅一日數召見

巴延三以直宿受知高宗

寧壽宮賜宴功臣

福文襄異數十三

尹均與千叟宴

宗室公賜紫

繪功臣像三次

高宗加恩百歲翁

王文莊受二十四福之賜

鄒小山以崑曲受知高宗

錢維城以繪事受知高宗

趙秉沖以諸生入直

高宗賜曹文植父母壽

高宗賜段秀林黃馬褂

翁方綱清書牙拉賽音

福字備賞

仁宗存問謝墉疾

朱文正奉命侍仁宗讀書

五千餘人與千叟宴

刺史與千叟宴

仁宗親視朱文端疾

仁宗作詩賀董誥

李松雲以麥浪詩受知仁宗

曹錫寶以劾和坤家人得追贈

維昂乘傳從軍

仁宗賜大挑舉人葛紗

宗室宴

朝馬肩輿之賜

大庾戴氏叔姪之恩眷

仁宗識拔戴文端

仁宗親臨戴文端喪次舉哀

仁宗因得雪加恩朝臣

仁宗眷念吳堦

康紹鏞受知仁宗

明文襄養疾受全俸

在旗大臣賜紫

賜奠

湯文端受知三朝

松文清受知宣宗

宣宗宣慰黃勤敏之悼亡

宣宗賜黃勤敏人參

李文恭受知宣宗

鮑桂星閉門思過

宣宗宴十五老臣

宣宗特賜英和福字

英和比翼朝天

特詔圖像紫光閣

老司員以報捷賞花翎

澄懷園賦詩書扇

戴文節以書畫受知宣宗

宣宗念師傅吳穀人之子

宣宗賜耆臣紫纒

宣宗推恩廉吏後裔

楊忠武歿後恩諭

黔中三奇男蒙特恩

文宗親賜杜文正奠醑

吳存義受黑貂之賜

文宗輓林文忠聯

沈文肅超擢巡撫

駱文忠姪孫蒙蔭

廝養遇穆宗而至粵海關

王景琦以二簧晉秩

寶文靖諡合素志

潘蔚以醫擢官

沈源深受知德宗

孝欽后以陸元鼎辦事為可放心

慶寬以畫得二品頂戴

管劬安以畫得寵於孝欽后

孝欽后賞福壽字

知府得賜福字

袁樹勳以一哭受知孝欽后

孫家鼐受賜茶饌

孝欽后賜醇王福晉杏黃轎

孝欽后賜榮祿夫人福壽字

榮祿妾得寵於孝欽后

三星照

孫多祺母以進素肴而得賞

織婦恃寵辱官

婦孺獻果賜銀牌

巡幸類

聖祖六巡江浙

聖祖南巡賦詩

聖祖賜青浦孔宅匾聯

高宗六巡江浙

高宗南巡供應之盛

高宗南巡禁衛之嚴

高宗命對燒酒

高宗南巡賦詩

高宗止幸浙東

顧棟高不以高宗南巡為然

程文恭奏止高宗巡幸湖州

高宗幸安瀾園

高宗閱冰嬉水圍

嚮導處勘程途

奏飛燕捉天鵝曲

御槍處導引

詠文宗秋駕詩

德宗西狩手攜小匣

庚子西巡瑣記

宮闈類

大內聯色尚白

皇子皇女之起居

妃嬪位次

先朝嬪御

宮女

宮女日課

太后下嫁攝政王

不准纏足女入宮

世祖自撰董妃行狀

世祖乳母封奉聖夫人

世祖有廢后

聖祖停止漢官命婦入宮之例

聖祖廢理密親王

高宗有廢后

高宗納銀妃

高宗斥秀女

宣宗立文宗為太子

宣宗殺宮眷

文宗傳位之異聞

文宗保全奕訢

琳皇貴太妃留居禁中

文宗有五春之寵

文宗忌辰

穆宗憎洋貨

穆宗微行

穆宗賓天之異聞

德宗自述

德宗繼統

德宗習英文及與德菱女士之談話

德宗在瀛臺之起居

兩宮先後升遐

宣統帝入嗣

美人述宮事

孝貞后嫺禮法

孝哲后為穆宗所敬禮

孝欽后自述

孝欽后起家貴人

孝欽后省親

孝欽后誅肅順之異聞

孝欽后輕騎入圓明園

孝欽后戒煙

孝欽后之門禁

孝欽后起居

孝欽后牀榻之陳設

孝欽后出行之鹵簿及后妃之轎色

孝欽后閒游

孝欽后閱封奏

孝欽后選處女為宮眷

孝欽后戲繆素筠

孝欽后寵李蓮英妹

孝欽后逐金華櫃夥

孝欽后有遺帑

孝欽后待滿族

孝欽后怒責德宗

孝欽后欲使德宗割股

孝欽后謀廢德宗

孝欽后立溥儀為大阿哥

孝欽后率德宗西狩

孝欽后逼死珍妃

孝欽后受主位所製棉衣

孝欽后愚德宗

孝欽后行慈善事業

孝欽后嗜小說

瑾妃游蘇州

孝欽后痛惜名人書畫

孝欽后以村市景自娛

孝欽后受生母拜跪禮

孝欽后崩後情狀

隆裕后與德宗不睦

隆裕后奉孝欽后命為太后

瑜貴妃不願稱奴才

隆裕后臨終語

朝貢類

御門

視朝陞殿

朝賀大會

站山子

大朝筵宴之陳設

常朝

御便殿

坐班

年班朝覲

年班進京所帶行李人役

慶祝萬壽

早朝時刻及升御之殿

紅綠頭牌

碰頭殿磚

奏對以三語為率

吏部引見

兵部引見

世祖登極

世祖逢五視朝

高宗卯刻視朝

劉於義朝拜暴薨

乾隆朝之正殿朝會

宣宗復召對賜坐之制

勞文毅朝畢忘戴冠

韓文鈞朝見遽起去

孝欽后視朝時之儀從

召見膝裏厚棉

孝欽后六旬萬壽

德宗萬壽

奏對行一跪禮

三樞臣朝拜傾跌

貢物之弊

年例進呈貢物

冬季進呈冬筍冰鮮

吉林歲貢

六安州貢茶

黑龍江貢貂

黑龍江貢鷹

黑龍江貢柳葉魚

布魯特貢馬

藏回例貢

東北邊部落入貢
進呈先時後時花果
錢謙益貢物
暹羅進白鼠
西人貢火雞
西洋貢獅
杜紫綸獨進一詞
聖祖卻喇里達貢
貢瓜
高宗卻粵貢
廣東貢米
廈門貢燕
特旨免貢長江鱔魚
吳中巨室進雞肝
粵鄂浙三疆臣貢物
吳氏獻砂仁肉圓
西藏貢金鐘
西洋貢銅人
錢陳群獻竹根如意
虬髯客書萬壽無疆四字
廓爾喀十年一貢
張照獻製松苓酒方
王大臣進如意
檄諭緬甸國王
外藩進白鷹海東青
金甌貢萊石菊花
廓爾喀賀教匪蕩平
仁宗令棄葉爾羌貢玉

宣宗御用筆硯

顏檢奏罷福建貢荔

緬甸進平定回疆賀表

琉球四年入貢

廣東貢化州橘紅

廣橘貢費十數萬

曾文正貢石盂

琉球貢使

豐臺花匠貢盆菊

張樵野進人參酒

志家進籠餅

緬甸貢象

廓爾喀貢使

孝欽后好貢獻

某大臣貢傻白金魚

藩王入貢

外臣進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外藩類

蒙古十六國部落

烏蘭察布盟旗之編制

外蒙服叛本末

青海蒙古

世宗駕馭蒙古

高宗善待蒙古

三音諾顏部

哈薩克人借地

土爾扈特來降

都爾伯特投誠之待遇

哲孟雄

閹寺類

受宮

太監例選無家室者

私宅太監有定額

太監品級

太監之稱謂服飾

世祖禁內監入班行禮

世祖高宗定太監職制

高宗令內監改姓

高宗選秦趙高三姓為太監

高宗約束閹寺

高宗不許內官干預政事

高宗令太廟用王府中太監

仁宗令廷杖曹進喜

唐憲臣自宮

高宗改內監讀書之制

李金鳳與聞林清事

戴文節不善事內監

宣宗為內監創白玉頂戴

安得海伴太子讀

安得海伏法

孝欽后待內侍

三監綽號

李蓮英以梳頭得寵

李蓮英深銜德宗

李蓮英調停修園事

李蓮英隨醇王校閱海軍

李蓮英侮李鴻章

李蓮英侮福錕

李蓮英有四子

李蓮英有精舍

李蓮英用紅緞鋪墊

李蓮英未獲譴之故

香王為孝欽后之探

孝欽后樂與硬劉談

西巡時太監之多

高四歷事三朝

張某以墨污試卷自宮

太監奉旨申飭張唐

小德張暴富

小德張驕倨

王子元中飽

外交類

外人譏吾外交

各國與上海之關係

誤以賠款為撫恤

張文襄與各國領事立約

王某某畏蕙誤國

賽金花保全都人

庚子和議

展拓使館界址

京師使館界內之防疫

文祥與外使議覲見禮節

去酒果

海宴堂宴外賓

宮廷燕享外賓

重陽宴各國公使夫人

各使恭送孝欽德宗梓宮

陳其元折服英美商人

高宗敕英王諭

鮑鵬與英領事義律議款

琦善受欺於英

唐景星折英使威妥馬

英使翻辰州教案

與英重訂藏約

雲南勘界

天津焚法國教堂案

李文忠語法使

德拒我使

萊陽中德之交涉

日本利用毛昶熙之讐言

日人誘降丁汝昌

總署論中日和約

李文忠主與日和

日本少佐干預詞訟

李文忠不慊於日

德宗聯日

太宗自稱金國汗

洪秀全亦知外交

禮制類

皇帝典學

皇子典學

上書房課程

講官設坐

聖祖舉行經筵大典

高宗御經筵

曾文正請復日講舊典

高宗擬舉行三老五更禮

高宗臨雍講學

文宗臨雍講學

儒臣進講於兩后

祕閣暴書

大婚禮節

大婚時之門禁

德宗大婚奩單

選后

選妃

選宮女

諭旨誥命

諭旨所用之字

制誥限句

撰擬文字

票擬

封贈

德宗咨本生父

賜御書

郊勞

大臣見諸王不得長跪

抱見

請安

端茶送客

內臣召對

奏事

拜摺

令藩臬面陳章奏

遵例自呈

呈繳硃筆奏摺

預用空白

供奉各事

伊里

孝欽后變更妃嬪扈從之制

塞宴蒙古

大蒙古包宴

青海蒙古會盟之禮

俸薪

養廉

奏定州縣陋規

准帶護衛僕從

外官准帶家人

官吏儀衛

傘蓋

武職上司不得笞辱屬弁

標題太平無事

牌子檔子

圖片冊檔

禁婦女裹足

喪儀

滿洲喪禮

旗員丁憂

旗奴為旗主喪事司鼓

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

馮柯亭以禮事親

李鴻藻兩請終喪

供忌辰牌

帝后忌辰禁嫁娶

孝全后諡號

給諡鄭重

擬諡

特諡

諡重文字

諡重正字

諡重襄字

諡文正者八人

小臣得諡

婦人得諡

諡上冠八字

壇班

坤寧宮祀神

射牲

遣官祭告嶽瀆

救護日月

禱雨

國初祭儀尚右

祫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皇后入廟

祧廟

致祭賜奠之儀

度支類

足國帑

同光度支瑣聞

光緒辛丑回鑾之直隸用款

范文肅定賦稅

減賦

朱文端請永杜加賦

免租稅漕糧

范承勛奏除蒙番賦籍

耗羨歸公

沈端恪力爭耗羨歸公之議

西康糧稅

田法

關稅

海關常關

梧州關

花子關

重征洋米稅

活稅死稅

粵東稅契

揚州鹽課

王文恪整理鹽綱

李仲昭劾辦舞弊鹺賈

陶文毅整頓兩淮鹽法

釐金

金安清辦釐捐

法越戰前之粵西釐稅

洮南貨幣

甘肅貨幣

新疆貨幣

西藏貨幣

錢法源流

當十大錢

咸同光宣四朝錢法之變更

諸寇錢文

鈔票

吉林官帖

洋錢名稱不一

禁用日本寬永錢

令民稱貸公家

左文襄倡借洋債

捐輸始於開國

王文簡處置賞郎之意見

阿五捐米助餉

開捐免保舉例

餉生

衡州九釐餉

張澄齋發藏粟

索還捐銀

空白部照

咸豐朝諸臣奏請開捐

馬草生員

捐納流品之雜

永遠停止捐納

畢秋帆發庫銀賑濟

屯漕類

營田事例

陝省屯田之利

伊犁屯田

哈密屯田

富俊開墾雙城堡

青海墾務

漕弊

蔡襄敏除漕弊

蘇漕

折漕

汰除蘇屬漕規

楊勤慤理漕

縣官不願收漕

胡文忠怯百年漕弊

漕變

海運

海運道里

海運視河運為省

倉米

教育類

列聖重學

世宗設宗學

世宗設八旗官學

國子監立經義治事齋

琉球遣子弟來學

汪文端訓士

山西大學堂

水師學堂

施愚山講學

彭勤止講學

孫貽經授德宗讀

賈楨課恭王

道人教年羹堯

凌曉樓為塾師

秋水園改家塾

太祖教訓諸公主

高宗訓十一阿哥

高宗教孫

宮訓圖

孝欽后講詩書

八旗家庭教育之禮法

張楊園家教之嚴

朱竹垞析產時之家教

王匡廬教子

韓旭亭教子

鄭板橋教子

阮文達教子

炳半聾教子

萬承蒼受胎教

崑山三徐受母教

汪文端受母教

尹元孚母作女訓

錢文端母夜紡授經

畢秋帆母訓子詩

洪稚存母機聲燈影圖

張姜氏教子

考試類

以科名奔走天下士

萬壽開科原始

考試用五言八韻詩

科場加恩大員子弟

考試功令之嚴

搜檢

考試送關節

考試送詩片

考官惡觸家諱

文武互試

老年科目

宗室科舉始於康熙

八旗科舉始於天聰

旗漢考試同場

土司子弟得與考試

苗人得與考試

畬客得與考試

麼些得與考試

隨場去取

聖祖諭出各種題目

張文和阻廢制義

舒赫德請廢制義

考試改策論

考試復用四書文

考試用策論

廢科舉

和尚之孫應舉

潘襄易名應試

謝金圃各項考試之得士

楊沂秀考試必第五

穆彰阿之對於薦卷

童試

童試有一條蔥

道考院考

廩生保童生

童翰林

老童入場賣警句

宗室小考試滿語弓馬

鄧廷楨屢躓童試

縣府考有覆試

縣試文破題

潘文恭應縣試

李申耆應縣試

譚玉生應縣試

縣試題為莫春在

王述庵重遊泮水

縣試題指焉為馬

孔憲教為縣試老童

易三短子不得應縣試

胥吏子應縣試

縣試題解

姚石甫府試第一

彭剛直應府試

府試趣題

府試文限三百六十字
黃祖顥應浙江院試
康熙朝旗童應院試之多
院試文之快短明
吳改堂冒籍應院試
黔院試自為府籍
俞長城背貼院試文
汪廷瓊應院試
彭文勤命院試題
宋芷灣代人應院試
桂陽瑤人應院試
阮文達閱院試夾帶
鮑雙五以典故勉院試生
李申耆應院試
院試之試帖詩
七十歲童生應院試
吳大澂命院試題
王西莊隨父應歲科考
歲科考忌翠珠字
歲考卷批語
滿人歲考得賚絹
歲考文作彈詞體
夏禮谷拔某生歲考
歲考文杜撰古典
蔣劍人歲考忘題
張樹聲欠歲考
黃漱蘭考欠歲考生
不葬親不許科考

陳文傑應經古試

名廩保試經古

以外國字入經古試卷

李殿林評經古考卷語

王篤以默經試士

考古學之浙東三傑

鄭祖琛以古學覆試

誤解古學題義

錄遺試題

陸清獻試儒學諸生

黃漱蘭命優拔監題

優貢

詔舉優生

世宗諭學政以舉優

拔貢

聖祖詔選拔

世宗諭令六年選拔一次

世宗諭楊可鏡准作選拔

謝金圃識拔汪容甫

全謝山選拔

江西某縣拔貢

恩貢歲貢

世祖定鄉會試試題

欽命會試及順天鄉試題

鄉會試不重策

鄉會試五門發策題

順天鄉會試薦卷加批

鄉會試有副榜

青年鄉會試科目

宗室鄉會試科目

鄉會試改策論表判

乾隆後滿洲鄉會試科目

鄉會試之龍虎榜

世宗復浙人鄉會試

世宗加恩鄉會試士子

鄉會試中式不分經

錢鐸石鄉會試題同

朱鴻灝鄉會試題同名次同

鄉會試卷重公羊

鄉會試之號軍

游學生之進士舉人

補給游學生進士舉人

蒲留仙論鄉試情形

各省鄉試之中額

額定諸生鄉試之名數

楊某為歪頭舉人

山左鄉試之策

旗人繙譯鄉試

藩下諸生多得鄉舉

隨宦子弟得與所在地鄉試

聖祖特送潘蘊洪鄉試

朱文端鄉試領解

黃章百歲應鄉試

馬世琪鄉試繳白卷

馮青門不應鄉試

張仕敬以文秀才舉武鄉試

吳日永改名失鄉舉

鄉試分編字號

蘇瑞一以治春秋捷鄉試

袁子才捐監應鄉試

朱文正十七得鄉舉

順天鄉試卷多曳白

順天鄉試擬題

鄉試落第舉子謁主司

鄉試呈薦官卷

劉鳳誥改鄉試卷

順天鄉試之解元

四書詩題同在鄉試首場

孫淵如得丙午鄉舉

王健寒九十九歲應鄉試

鄉試老少同榜

沈惟熙未冠賜舉人

馮潛齋重赴鹿鳴

浙江鄉試誤出經題

杜奎熾書鄉試策後

房官誤會鄉試卷文

魏默深得順天鄉舉

俞理初鄉試紅卷

吳廷珪得江西鄉舉

林文忠創設鄉試信礮

春鳳池不得鄉試魁選

五人以關節得鄉舉

江南鄉試之麗六卷

翁叔平喜罵鄉試監生

陸溶為歪頭舉人

江南冬行鄉試

滄粟為人得鄉舉

外人捐監應鄉試

王莘鋤言閱鄉試卷之難

林旭十九得鄉舉

廣東鄉試關節

浙江鄉試關節

戕教地方停鄉試

新進士釋奠

順治丙戌會試中四百名

丙戌會試得人

順治己丑會試中四百名

會試滿漢分榜

世祖念南榜舉人之會試

會試中額分省

謝聘以會試落名不得與

三進士皆貳臣

准新進士自陳任吏與否

韓文懿為會元

陳文簡奉旨會試

丁腹松中進士而辭館

汪舍亭承父命赴會試

蔣恭棐兩宴瓊林

世宗諭令副榜會試

世宗諭應試貢士語

杜要徒步赴會試

會試時皮衣不去面

閻循觀會試下第
會試易表判為詩
會試有貢士謝恩摺
眭朝棟請復會試迴避卷
汪竺香會試不妄對
會試名次已定復改
新進士簪花禮
高宗以五經試士
凌廷堪成進士
停會試明通榜
會試搜落卷
俞理初會試下第
龔定庵會試之起講
龍汝言一體會試
會試房考覓穆公子卷
會試關節
龔定庵魏默深會試下第
曾文正為同進士
會闈別試迴避
王壬秋不赴會試
潘文恭重賜及第
倪恩齡場前中進士
張文襄憾不狀頭
徐邨會試未搜檢
孝欽后擬作會試試帖
會試卷用幾希字
王半唐會試詩出韻
己丑會試錯認顏標

張季直會試見擯

眉壽八進士

壬辰會試誤認顏標

沈友卿甲午會試為房首

以進士獎給日本人

舉人瀛臺覆試

謝煥章覆試革舉人

高宗臨幸覆試場

俞蔭甫覆試冠多士

莫寶齋監試列前茅

朝考殿試重楷法

朝殿卷文須齊腳

德宗閱朝考卷而歎

朝考避翠浪字

禁殿試前進士頌聯

進士殿試之臚唱

徐立齋殿試第一

劉子壯殿試第一

秦鉞殿試卷書法

殿試之地址

葉九來殿試被擯

姜西溟殿試第三

父子殿試對策

殿試進呈十卷

殿試策清漢合璧

大臣子弟殿試皆三甲

何義門為不殿試之翰林

王敬銘殿試第一

尹似村為殿試秀才

殿試閱卷之圈

王文端殿試第一

任子田殿試為二甲首

劉鳳誥殿試給燭

殿試進呈十二卷

殿試有兩傳臚

洪瑩默寫殿試策

殿試之臣對臣聞

蘇人殿試多鼎甲

陳繼昌力疾應殿試

殿試不宜專重字體

崇文山殿試第一

翁曾源殿試第一

張文襄殿試對策

殿試卷作顏字

舉人中書之殿試

殿試卷有重字

文道希殿試有筆誤

殿試各卷名次

俞陞雲殿試第三

翰林散館考試

何焯以下等留館

梁啟心恩免散館

錢文敏散館曳白

閻文介散館列乙等

聖祖試年羹堯

考選南書房翰林

紀文達應翰林館課

翰科大考始於雍正

大考之升降

汪廷瓊以大考授講學

大考之黜陟

法式善大考兩降

阮文達大考第一

周興岱大考四等

周興岱規避大考

陳傳經大考三等

奎照奎耀同應大考

大考第一之賦

曾文正大考二等

文宗命大考題

萬文敏大考第一

文道希大考第一

庶常大課不識詩題

汪某試翰林得罪

考差

進士不得考差

壽耆考差詩

劉可毅考差被斥

秦留仙應制詠鶴

王文簡應制賦詩

翰林番上應制

李中簡應制詩得體

特科

各項特科之得人

預各項特科之難

大科詞科

聖祖詔開博學宏儒科

聖祖優禮宏博舉子

康熙朝試宏博之寬

彭羨門為康熙制科第一

康熙制科有佳山堂六子

杜傳得制科美授

魏文毅羨康熙制科

姜西溟不獲舉制科

乾隆制科給銀兩

高宗優禮宏博舉子

祖孫同應制科

乾隆制科試五題

陳兆崙三次通籍

劉海峰制科不第

劉文定為乾隆制科首選

胡天游試制科不第

厲樊榭試制科不第

汪後來以武人被薦制科

高宗詔舉經明行脩

聖祖南巡召對賦詩

高宗東巡召試

世宗詔舉孝廉方正

德宗詔開經濟特科

德宗御書經濟特科題

經濟特科覆試題

張文襄閱經濟特科卷

王文勤惡經濟特科

周樹模劾經濟特科

宋恕未應經濟特科

停經濟特科

復經濟特科

考職之大獄

考試月官

選人到官循例考試

沈文肅甄別屬官

大臣面試教官

黃漱蘭出考教題

考吏員

考醫士

武備學校試論

武生武舉武進士

劉天保以文生入武庠

李國輔跑馬三等

武鄉會試年分

乙酉武闈之試卷

王玉殿 玉為武三元

馬全前後武鼎甲

武會試不停

顧麟為武三元

武進士誤班降甲

武科改試槍礮

停止武試

考試之籍貫

粵寇欲開科以得人心

粵寇考試分三場

粵寇考試之題

粵寇題紙

粵寇考試之制義

粵寇得麻城人為解首

卜應期為粵寇開科之探花

張申伯以平定江南文諂粵寇

粵寇以考試殺諸生

傅鸞祥應粵寇試

兵刑類

木蘭行圍講武

三藩善後之旗綠軍制

八旗

漢軍

八旗侍衛教場

旗兵比棍

天祐軍

車騎營

御營

神機營

勇健軍

廣勇

楚軍

王壯武軍制

湘軍

湘淮軍制

湘淮軍餉

淮軍

銘軍為淮軍第一大支

吉軍

忠義軍常勝軍

三省邊防

蒙古盟旗軍制

內蒙古

外蒙古

喀爾喀。【分四盟四部六十七旗。】

杜爾伯特。【分二盟四部十五旗。】

土爾扈特。【分五盟十二旗。】

和碩特。【分一盟三旗。】

蒙古臺站運輸軍隊

阿里克族兵制

白塔信礮

天津水師

長江水師

海軍

軍報

軍需報銷

法越一役之軍需

營務處

幕館

粵寇亦有軍制

問刑准用明律

五刑

刺字

沈文恪請罷流徙烏喇新例

高宗不寬錢永興斃兄之罪

阿文勤不修刑部則例

鄧嶰筠奏免潁州僉妻發配舊例

薛雲階之法學

沈文肅重典論治

西河沿照例翻車

華人不能出洋

蒙古死罪案件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刑法

阿里克族刑法

番例

戰事類

太祖敗葉赫哈達

太祖攻翁鄂洛中矢

何溫順助太祖敗明師

太宗敗明師

明降將為太宗力戰

太宗勝察哈爾

吳三桂借兵滿洲以擊李自成

大兵為十二騎所敗

王師平白頭兵

王師下江陰

前後三藩戰事

馬雄征孫延齡

宋獻策退日本兵

鄔景超平臺灣

趙忠襄平吳三桂

彭春勝俄人於雅克薩

小策凌敗俄人

聖祖親征噶爾丹

費揚古殲噶爾丹可敦阿奴

孫襄武勝噶爾丹於昭莫多山

朱廷珍施琅滅朱一貴

年羹堯岳鍾琪平青海

傅爾丹討準噶爾

策凌大破準噶爾

哈元生平烏蒙

張廣泗額保平苗疆

傅恆征金川

兆惠富德平準噶爾

兆惠富德平大小和卓木

楊應琚征緬

鄂輝攻石峰堡

烏大經征王倫

阿桂平金川

董天弼隨征金川

福康安柴大紀平臺灣

官軍與鄭氏戰於臺灣

許世亨與安南人戰

福康安平廓爾喀

嘉勇貝子征諸羅

明亮平孝感教匪

完顏岱擊教匪

傅鼐平苗

二眼蠡將軍征川楚教匪

亮祿征川楚教匪

成德征川楚教匪

札克塔爾征川楚教匪

額勒登保平川楚教匪

桂涵大敗教匪

李成隆平安南匪及鳳尾幫匪

李壯烈討蔡牽

王得祿邱良功平蔡牽

煤黑子與林清戰於大內

平林清

楊忠武征川楚教匪

永芹以百餘人破回

羅思舉平趙金龍

中英鴉片之戰

烏蘭泰向榮圍粵寇於永安

黃印山平兩杯茶教匪

葉鴻駒督團與粵寇戰

陸建瀛委江寧於粵寇

謝忠愍與粵寇戰於天津

訥爾經額為粵寇所敗

粵寇圍鮑武襄於九江

江忠烈與粵寇戰於廬州

衛佐邦尹達章平紅巾

曾文正失利於靖港之粵寇

開隆阿勦粵寇

塔忠武勦粵寇

僧格林沁擒林鳳翔李開方

徐若洲率忠義軍與粵寇戰

戰事類二

張忠武勦粵寇

僧格林沁與英法人戰於大沽

葉名琛勦粵寇

何桂清委蘇常於粵寇

勝保勝英法人於八里橋

李義堂勝粵寇於獨圩

馮婉貞勝英人於謝莊

胡文忠多忠勇復安慶

蔣果敏平廣西粵寇

僧格林沁與捻戰

易佩紳轉戰數千里

鄧仁堃父子與粵寇戰

田興恕勦寇江西

林夫人乞援保廣信

多忠勇與捻回戰

江蘇官紳乞師勦粵寇

李文忠敗粵寇於上海

朱氏敗粵寇於龍華鎮

李文忠督水師攻粵寇

僧格林沁平苗沛霖

僧格林沁擒張洛行

駱文忠擒石達開

岑襄勤平雲南回亂

曾忠襄滅金陵粵寇

鮑武襄劉壯肅勦捻

馮元佐禦回寇於渭北

陳國瑞勝捻於陳州

左文襄平新疆

滇粵出師越南

王鎮邦與法人戰於河口

劉壯肅勝法人於基隆

章高元勝法人於基隆

寧裕明王德榜勝法人

張春發勝法人

馮子材勝法人

張佩綸與法人戰於馬江

孫開華勝法人於臺灣

張李成與法人戰於臺北

李世鴻與法日戰

唐景崧遣將與日人戰

孫子堂與日人戰於臺灣

聶士成勝日人於連山關

孫鈺勝日人於關外

馬玉崑勝日人於大同江上

章高元與日人大戰於蓋平

丁汝昌與日人戰於旅順

何占標勦隴回

聶士成馬玉崑與洋人戰於畿輔

孝欽后命德宗與八國聯軍宣戰

翠雲娘與八國聯軍戰

某巡士談庚子拳匪戰事

奉黑將軍征多艾女寇

桂撫征女寇

武略類

有武略者得巴圖魯

漢族將才

丹竹勇冠一軍

轉菴和尚說韓大任就撫

王文靖疏請誅吳應熊

圖文襄才略出眾

許氏精韜略

蔡毓榮夙有將略

于清端勦撫兼施

希佛奇謀致勝

半邊紅饒將略

黃性震密陳平臺方略

施琅善水戰

漳浦藍氏多將才

宋犖鎮撫譁兵

韓傑殷用兵合六韜

王進寶降保寧賊

高文良撫鄧橫苗

年羹堯兵法

岳鍾琪謀定後戰

陳仙掌縱論形勢

策零知兵法

鄂文端善將將

海蘭察進殲敵而退全師

賽冲阿紀律嚴明

黃文襄運糧之法

宋元俊獻三路進兵策

阿文成獨操神算

阿文成移營先見

梁朝桂鬪才不鬪力

張芝元計除金川賊謀

陸朗夫靖人心
鄒湘為年羹堯運籌
阿文成能使部將用命
趙翼知城不可棄
福康安能用海蘭察
和琳濟軍食
海蘭察用兵善思
陶世鳳安反側
楊芳善謀
劉清降川賊
百菊溪降張保
龍么妹有將略
強忠烈首破李文成逆謀
楊忠武用兵心術專一
王廷贊以石子擲回
長齡勾攝張格爾
王廷蘭獻策
葛壯節緝賊神算
葛壯節妾有膽略
齊慎為將帥才
琦善用兵有神算
江忠烈主截擊
某學使運石填城
溫壯勇能用民團
李素貞諳兵法
塔忠武論兵事
周天爵為真將軍
張忠武用兵神化

包立身避實擊虛

洋將亦為我用

劉忠壯從軍十八年

僧忠親王行軍得民心

歐陽小岑主移營東流

王壯武善以少擊眾

黎太守母指授方略

胡文忠論捻

胡文忠用多隆阿

孫紹襄以兵法部勒鎗船

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勢得士心

鮑超善用游勇

蔣果敏軍用五色幟

唐忠壯日巡諸營

陳國瑞以少擊眾

鄭紹宗方曜勇悍善戰

馮子材諳悉邊事

吳大澂撫韓邊外

李文忠論以毒攻毒

馬玉崑論外兵

黑丫頭負殊勇

蕭三娘能馬上指揮射

獄訟類

叩闥

鼓狀通狀

呈批出票之日期

傳案限期

藏民訟事

發審局判訟事

訴訟別設機關

句票

木子雄圖財害命案

黃毓祺詩詞獄

順治甲午以前科場案

顧亭林通鄭成功案

孫長卿折獄

順治丁酉順天科場案

順治丁酉江南科場案

順治丁酉河南科場案

順治丁酉山東山西科場案

查許墳地案

淄川崖莊殺賈案

淄川無首尸案

順治辛丑奏銷案

蘇克撒哈冤獄

趙清獻折獄

羅織前代人詩

莊廷鑑史案

江南忠義錄案

龐雪弭浦城之獄

吳德基解大獄

刑部錄供兼滿漢稿

朱方旦教案

德州新郎失蹤案

青州詩扇案

沂州王氏女孕兒案

陽穀血衣案

新鄭張某失賞案

于清端折獄

捕朱光輔案

朱三太子案

石天際冤獄

粵東老龍船戶案

嘉定浮賦三大獄

康熙庚午哭廟大獄

鄒流騎以刻鹿樵紀聞繫獄

康熙己卯順天科場案

郭琇以父冤受勘治

陳恪勤詩案

何之杰詩獄

錢謙益有學集案

康熙辛卯江南科場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

山東殺子案

蔣非磷佐治代州獄

渾源州誤殺案

馬訟圖案

乍浦漁人得兒案

訟師陷賢婦案

何晴巖游戲判案

王皋謨聽訟

某試官因出題獲譴

徐冠卿以詩被誅

年羹堯以夕惕朝乾獲咎

查嗣庭以文字被誅

呂留良以文字戮尸

謝濟世以謗訕獲咎

陸生冉以通鑑論被誅

裘璉以文字被逮

吟詩殺身

岳鍾琪被冤

麻城涂如松殺妻案

吳墨謙為人釋訟

費孝廉陷費叟於獄

全謝山幾以皇雅篇獲咎

范起鶚以家藏顧亭林文集被控

胡中藻以堅磨生詩被誅

段昌緒以吳三桂檄文論斬

彭家屏以明季野史論斬

齊周華以呂留良案牽涉而死

蔡顯以詩句論斬

吳紹詩欲興文字獄

袁子才有折獄才

兩淮鹽引案

葉佩棻解滄浪鄉志獄

澹歸徧行堂集案

王錫侯以字貫被誅

徐述夔一柱樓詩案

王爾揚文字之獄未成

韋玉振以刊刻行述杖徒

偽皇孫案

程明禔以壽文被斬

尹嘉銓以著書處絞

甘肅米捐案

方國泰以藏匿祖詩被杖徒

莊容可以丁文彬書獲咎

浙江州縣倉庫虧空案

松滋王五子案

張問陶訊盜

莊繩祖破疑案

李賡芸自縊案

閩中虧空案

山東姦殺案

段起玲以由衷言褫貢生

汪龍莊折獄

國泰以交通和珅伏法

阿睦爾撒納子永錮於獄

嘉慶戊午湖南科場案

和珅獄事

吳中杖責諸生案

李毓昌被鴆案

仁宗平某婦冤獄

彭兩峰審石

劉世瀾佐治灌陽獄

童槐清理積案

瞽者拐婦案

渭南朱某冤死案

朱毛裏案

劉第五案

新郎被殺案

宋霽若賦詩問案

劉衡以達情鑼聽訟

蔡某匿產案

高家埕河決案

道光丁酉順天科場案

庫丁盜庫銀案

鄧嶢筠破疑案

張翰風治獄得民心

謀殺親夫案

朱潮遠治忤逆案

星子子亡婦死之奇獄

閩縣拾金案

涿州殺夫案

合州命案

咸豐戊午科場案

獄訟類二

東湖婦逼死姑案

段光清判斃雞案

左文襄執法如山

藍某折獄

卞仲純折獄

咬舌案

戶部設官銀號案

黃崖誣反案

鄧子久被戕案

應敏齋決獄

李申甫清訟繫

東流獄

周東興獄

張汶祥刺馬案

同治癸酉科場案

李有恆冤獄

獄囚利久繫得金

歐陽渙藏印帖案

張某立寨被誣案

龐鍾煥控金菊如案

孫振齋控媳案

湯圓案

曹桂山以大言冤死

沙河堡謀殺案

王樹汶為頂兇案

楊乃武被誣殺人案

閩中發塚開棺案

泉州林紳失女案

沈文肅縱琉球獄囚

劉迎生欲解疑獄而死

獄囚囚縣令

陳福來陳福得被殺案

王祥雲殺徐二案

江寧三牌樓枉殺二命案

季氏姑太太被殺案

冀州盜墓案

方某讞獄

李虎娃殺彭某案

霍邱殺婿案

徐次舟治獄

蔣少由有斷獄才
力矯命案羅織
松年平反疑獄
徐福孫殺孀案
大同府亞三殺人案
遊僧利金殺婦案
龍南吳小姑被殺案
珠環入絮案
上海三姓娶女案
忠若虛判案
鳴聲九為樵者釋訟
倪子和妻虐婢案
戊戌六君子冤獄
沈北山冤獄
庚子五忠冤獄
奸殺贅婿案
黃某以勸學編得釋獄
沈克誠冤獄
汪氏媳誣翁姦案
庫倫監獄
開化訟事
黟縣誤殺男女案
楊東村鞫府署竊案
大庾毒翁案
滑稽判案
高嘯桐讞訟
伍子衡冤獄
鄭州蜥蜴斃人案

紹興張世昌妻案

上海蘇報案

睢寧張氏殺夫案

睢寧弑父案

訟師有三不管

訟師伎倆

周某唆趙某訴訟

上海教民占田廬案

京師中興旅館案

懷寧斃倪玉貞案

秋瑾冤死案

色旺落爾布桑保被殺案

鹿文端查辦貽穀案

寧德斃羽士案

鄭贊園審私種鴛粟案

霍三明四串騙案

林王祖瑩案

吏治類

朱之錫督河

李贊元捕段世昌

李敏達治盜

鮑鈺賦詩不廢吏事

楊雍建高要治績

王國安摘伏如神

于清端問民疾苦

于清端捕盜

于襄勤善政皆實

吳興祚歷官治蹟

李文襄活民一百二十餘萬

陸清獻待完糧之民

葉燮寶應治績

繆燧宰定海二十二年

董訥做好官

王濡扁舟出巡

沈端恪籌臺

張連登捕王爾銀

徐文敬撫汴治績

施世綸所至民懷

楊秘為固安一好官

陸琦深得士心

趙恭毅問政得失

陳汝咸為好官

鄂文端治盜

郭廷燾為郭青天

乾隆初旗籍督撫得人

簡儀親王重民事

陳文勤為百姓哭

楊蓉裳治饑民

伊勒圖以至誠撫番

阿里袞不苛求細故

陳文恭化民鞠吏

沈廷芳禮賢愛民

尹文端辦賑條告

莊亨陽巡沭陽

周有聲以理論吏民

徐士林歷官治績

王峨園政聲卓著

景福陳饑民疾苦

李夢登得民心

吳嗣爵治老壩工

鄭板橋居官治績

吳崧圃饒經濟

楊景素精敏

吳達善治盜

唐鏡海感化瑤民

蔣礪堂整理運銅事

嘉慶初督撫得人

姚祖同約束奴僕

岳保約束侍從

吳熊光對仁宗語

李申耆治盜

伊里布不戮無辜

康基田治河

徐端治河

劉慕陔築城保民

鄂山治劉松黨

吳堦行保甲法

長麟訪察民隱

阮文達使僕僕屯種

汪如淵報國

羅含章愛民

黎襄勤治河

張茂蘭為政簡易

戴羨門捕亡命

裕泰鋤強去暴

吳文節革淫祀

栗恭勤治河

林文忠治河

林文忠許貧民挑賣官鹽

林文忠曾文正重視牧令

吳和甫視學政績

江忠烈賑飢

鄭洛書驗尸

張九鉞賑災

羅壯節著名績

夏廷松稱職

駱文忠設峤筭

張兆棟用人

張凱嵩駕馭屬吏

張勤果使民避水患

鹿文端歷官治績

夏獻雲訓農

善廣為令政績

張文襄從政有宗旨

張文襄整飭鹽綱

王步雲有循聲

增子固治浙海塘

爵秩類

爵秩全函

同姓封爵及世職

宗室爵十四等

復還親王始封爵號

異姓封爵及世職

世祿品級祿米

異姓王

衍聖公

聖祖賜鄭克塽公銜

高宗諭文臣爵不承襲

漢爵之世襲罔替

漢文臣得爵

世職可併爵

世職可併為一

漢人世職始於雍正

漢臣世職與滿臣同

奏給白英子孫世職

外藩封爵

劃一文武階級

國初文武同官不迴避

文武旗官前後異名

成都將軍轄文武

熱河都統轄文武

文武互改

徐湛恩以武改文

田興恕以武兼文

張勤果數歷文武

楊愷出入文武

總督封將軍

尹文端歷兼文武九印

文武官員不准挈眷赴任

漢尚書任步軍統領

文升武降

湘淮軍人為督撫提鎮

齊蘇勒任官不拘資格

鄭其儲遷轉之奇

梁文莊兼領清要

數年躋京官顯秩

朱朵山終於六品京官

生前加太傅

議政王大臣

議政王

監國攝政王

軍機處

軍機處員名任期

軍機處行走

軍機處有科道稽察

軍機處寄信

軍機章奏

李文正守孝百日仍赴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

軍機章京

軍機達拉密

大臣子弟充軍機章京

翰林充軍機章京

軍機章京回直

吳熊光以軍機章京召見

三院改內閣

內閣規制

徐文穆十六年入閣

大學士出為巡撫

海軍衙門之創設

尚書協辦大學士

各部尚書班次

朝鮮人官侍郎

沈端恪以郎中擢侍郎

吳郁生為一日侍郎

各部丞參

郎中前之啟心郎

司員回原衙門行走

留學生居各部要津

嘉道以前部曹重於翰林

郎員品級

員外郎九轉四品

主事分三等引見

錄事正字

九卿

弼德院

都察院

理藩院

翁文端兩為祭酒

黃壽廷授司業

欽賜司業

世祖以湯若望掌欽天監

樂部

罷十三衙門

內務府

內府人員不任部院

漢臣總理內務府工程處

鑾儀衛

宗室任職官

滿缺任漢人

漢軍用滿缺

筆帖式

內院筆帖式

爵邸員額

京城管理地面之官

順天府府尹

議遣重臣監察督撫

朝鮮採詩使

浙江觀風整俗使

外臣加宮銜

編訂各省官制

世宗破除文官迴避本省之見

銀鐵二匠以保舉而貴顯

吳湛山一歲九遷

阮文達佩六印

宣宗重科舉出身

滿漢督撫

世宗增設四川總督

方恪敏父子叔姪總督

尹文端久督兩江

李文忠久督直隸

黃崑圃撫浙之早

任道鎔累遷至督撫

鄂文恭由筆帖式至巡撫僅六年

徐文穆以皖撫查辦浙江事件

巡撫加提督銜

伊里布擢巡撫之速

琦善三十歲任巡撫

江淮巡撫設而即裁

巡撫加尚書銜

巡撫銜

李如蘭由訓導至藩司

江蘇有兩布政使

潘士成為本省運使

守道巡道

各省道員准奏事

臺灣鎮道奏事

新進士即用道府

左必蕃仍管揚州府知府事

藍鼎元以知縣被劾授知府

知府兼御史銜

改知府為從四品

和尚為知府

訓導授知州

知州體制

丞倅鹽官

劉元燮辭道就佐貳

大挑知縣

揀選知縣

孝廉方正知縣

有瘡知縣

招民知縣

知縣行取

月選知縣條陳時事

改孔氏族人宰曲阜縣之例

米喬林保八品而得七品

弟終兄及之知縣

高宗加崇學官品級

以考試勞績捐納三途而仍為八品官

李震為本縣縣丞

江北河工之官

供事藍某特授河泊所所官

捐例花樣

五人公捐知縣

粵寇為其徒捐道府

捐生以武陽山會為最多

各省候補情形

文官各階之名稱

將之名稱

武官乘轎

伊犁設官

漢人任都統副都統

御前大臣

領侍衛內大臣

楊芳授國什哈

御前各職

十五善射

五旗為王府僚屬

綠營虛銜

綠營功加

武職借缺補署

特設江北提督

掛印總兵

陳春萬意外得總兵

千把品級

武官各階之名稱

加級紀錄

官員呈遞履歷

西藏設官

西康番官

二氏官職

喇嘛官職

青海僧官

土司官職

太平府土司

土州

土司改流

女官名數品級

薩滿

奉聖夫人

官員之妻有封典

粵寇設官分爵

幕僚類

幕僚曾定品級

延請幕友有期限

紹興師爺

粵省幕友

名臣起家幕僚

紅蘭主人邱多文學士

彭訥庵佐金光祖
邵子湘佐宋牧仲
世宗聘會稽徐某
世宗問鄔先生安否
顧禮琥一生作幕
畢秋帆幕多雅士
畢秋帆待程魚門
孫淵如洪稚存焚妖書
鄧石如客曹畢幕
胡思顯以撰擬奏稿得三品卿銜
幕友為招房所屈
府幕遭瘟縣幕慌
馮志沂佐勝保
曾李之於幕僚
曾文正幕府人才
李文忠入曾文正幕
文宗垂詢劉樹森
朱秋芳幕於滇
林文忠訪延記室
左文襄佐駱文忠
范肯堂佐李文忠
李秉衡逐幕客
徐仲眉入李子和幕
張文襄與幕僚會餐
張文襄不使幕僚誤一字
幕友之敷衍伎倆
吳彥復辭端午橋
書啟預備德政碑文

清客次於幕友

薦舉類

命舉賢才

薛所蘊薦孫奇逢

湯文正薦徐文敬

格爾古德薦衛立鼎陸隴其

帥顏保薦吳興祚

聖祖諭臣僚舉所知

年羹堯薦蔡文勤

札某以薦人受刑

祁鶴皋薦劉澄齋自代

訥親薦兆惠阿桂

來保薦兆惠

阿文成薦松文清

以保薦期年至開府

大臣合薦羅繞典

孫文靖薦陶文毅

肅順薦胡文忠曾文正

穆彰阿薦曾文正

左宗植薦江忠烈

潘文勤胡文忠保左文襄

曾文正薦李文忠

胡文忠薦舉人才之法

陳國瑞薦段得勝

郭嵩燾薦熊天保

恭王薦人得體

李文忠保電報學生

張百熙薦陳璧

徐邨薦廣東人

剛毅薦龍殿揚

光宣間保舉之濫

以父舉子

以子舉父

以兄舉弟

知遇類

汪鈍翁知宋既庭疇三

趙千門知王丹麓

應嗣寅知張元時辭奇

查伊璜知吳順恪

龔芝麓知馬世俊

張自由識拔白謙

顏習齋知朱越千

湯文正知馮山公

尤悔庵知宋荔裳

尤悔庵知王西樵阮亭

王阮亭知吳天章

王西樵知林鐵崖

吳慶百知毛季蓮

毛大可知史訥齋

彭羨門知沈去矜董文友

黃俞邨知周櫟園

丁葯園知李湘北

許原孝知許彝干

萬季野姜西溟知方望溪

陳筠受知於海外國王

高麗使臣購徐成顧詞

蔡文勤知張鵬翼
方觀承一生知遇
鄂文端知孫文定
梁文莊知侯夷門
尹文端知程鏡濤
紀文達知朱子穎
金冬心感倦知己
阿文成拔擢人材
桑調元推器盧抱經
塾師賞錢大昕之破題
李穆堂知劉海峰
紀文達知陶文毅
阮文達知蔣徵蔚
王蘭泉得淮海四士
巨室識林文忠
汪文端知姚石甫
何文安知李文恭
李文恭知曾文正能辦賊
林文忠知左文襄
陶文毅知左文襄
駱文忠信任左文襄
胡文忠知鮑武襄
朱伯韓知張忠武
鄧保之知王闓運
鍾建霞受知於司帳者
胡元煒捐官之奇遇
譚紹洸待士人
石達開知熊倨

李文忠知王韜

曾文正知楊毓柝

曾文正知江忠烈程忠烈

曾文正重羅忠節塔忠武

曾文正識拔杜文瀾

曾文正知容闈

曾文正知李芋仙

曾文正李文忠識劉省三

程忠烈感曾貞幹

酒家叟識王筱嵐

左文襄知英果敏

張文襄待遇僚屬

張文襄待士

張文襄為某令之知己

張文襄賞梁崧生

潘文勤知趙舒翹

翁叔平知康長素

寶廷識吳武壯

張翼受知於醇王

醇王信任許恭慎

袁忠節知施洛笙

希將軍悅羅某

隱逸類

徐俟齋賣畫為活

方密之不臣不叛

敬一主人讀書鑿巫閭山

黃梨洲憑几雙肘隱然

余若水不出城南一步

顧祖禹不願列名
申臯盟無干世心
張覆輿閉戶絕人跡
郭大臨竄身黃冠
何稚元叔姪同隱
八大山人以啞字署門
鄭孫段傅為四廢
李潛夫不受人餽
杜于皇四壁蕭然
謝南衡遇大寧洞黃冠
汪魏美為三高士之一
孫豹人隱居揚州
邵得遊遊山始笑
周唯一為無髮居士
閻古古湖山容身
錢湘靈隱虞山
劉公勇著隱者服
聖祖贊海內三隱
柴紹炳不應舉
李二曲隱居讀書
應潛齋卻徵
一壺先生蹤跡無定
紀伯紫為鍾山遺老
錢近仁隱於補履
洞庭丐者為隱君子
林茂之墨守
朱竹垞以七品官歸隱
三風太守歸隱

豸青山人夫婦偕隱
逆旅主人乃隱君子
徐康侯結廬小和山
梅岩真逸所遇之叟
厲樊榭隱而不仕
方子雲索居屏跡
諸琴溪為青浦隱君子
圖鞞布築墓宇傍
何春巢隱居愛梅
徐虛齋中年不入城市
李我隱於江湖
郭頻伽萬梅花擁一柴門圖
梁芷林七十歸田
張南山安享林泉之樂
何蓮舫隱居邗上
徐山雲補梅孤山
劉省三掛冠遺世
朱研臣隱居胥山
汪笑儂隱於伶
奇丐隱於乞

諫諍類

石廷柱諫逮訊大臣
阿什坦諫止譯雜書
馮銓諫廢后
言官劾馮銓
周曾發諫止造乾清宮
鄭獻親王遺言勸統一四海
魏文毅借史事進諫

張廷樞直諫

劉蔭樞敢諫

孫文定以檢討上封事

金溶因諫落職

沈端恪諫耗羨歸公

沈端恪李紱諫阻逃禪

李元直抗言無所避

徐文定諫阻誅二王

三張諫止捐貲運饟

曹一士疏論文字薦舉

李紱謝濟世劾田文鏡

齊周華疏救呂晚村

吳煒疏請保護聖躬

李慎修諫阻觀戲吟詩

鄒一桂疏請罷許容

盛安諫止誅薙髮者

博爾奔察譎諫

朱文端諫止誅舒文襄

松文清諫東巡

杭大宗抗論時事

三保諫止乘騎渡河

三保劾王亶望

傅文忠諫嗔怒過節

尹會一言民間疾苦

方觀承諫止誅犯蹕者

張問陶日上三疏

舒超鐸劾杜賴

魁倫劾伍拉納

錢澧劾國泰

錢澧劾和珅

曹錫寶劾和珅

錢澧劾畢沅

某侍衛譎諫游畋

尹壯圖遇事條奏

嘉慶初年諫臣

張進忠諫欹坐

朱文正諫弛禁書

洪稚存以直諫戍伊犁

王麓園諫止番役授職

汪如淵疏救楊世英

海秀抗言廢馬事

吳熊光諫巡幸

綿億請仁宗回鑾

董文恭請仁宗回鑾

王文簡諫圓明園增防事

夏修恕請釋無辜

諫垣三直

莫晉負氣辯論

蘇廷魁劾穆彰阿

戴文節因諫不行而歸

陶文毅說正經話

杜文正諫止廢后

張鑠奏併大差

尹杏農諫和

某御史劾奪情

王茂蔭袁甲三劾權要

寶文靖諫止運銀承德

李棠階劾勝保

左文襄劾李元度

余光倬劾何桂清

沈文肅抗疏三請

廣安請立鐵券

吳可讀尸諫

劉恩溥以敢言稱

梁經先疏劾陝撫

李文忠諫止征日

張文襄陳寶琛諫誅護軍統領

光緒諸臣應詔直言

延樹南爭謁陵禮

屠仁守吳兆泰因諫去官

朱一新劾醇王

寇連才直言被誅

王鵬運諫駐蹕頤和園

榮文忠諫止木瓜款

奕諒譎諫孝欽后

某學士劾徐用儀

昌壽公主婉諫匡正

劉趕三譎諫

宓昌墀奏陳毋忘在莒

王先謙劾李蓮英

趙爾巽尚欲有言

安維峻劾李文忠

邊寶泉劾李文忠

徐致祥痛論時事

七御史一日七奏

臺諫三霖

江春霖劾奕劻

永輝絕粒上書

張傳楷上書自戕

谷月社 行動閱讀專頁

時令類

太宗用大統法以推時憲

崇德丁丑十月朔，太宗以漢文曆書頒行滿洲、蒙古，初用大統法也。大統法創於明，即元之授時，本西域扎瑪里鼎所撰，而郭守敬等參改者也。

世祖頒新法時憲書

順治甲申七月，禮部言欽天監改用新法，推註已成，請易名頒行。

睿親王曰：「宜名時憲，藉昭朝廷憲天乂民至意。」

湯若望言：「敬授民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為重，若節氣之時日不真，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謬矣。大統、回回舊法所用節氣，專泥一方，且北直之節氣，春分秋分，前後俱差一二日，況諸方乎。新法之推太陽出入地平環也，則有此晝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舊法以一處而概諸方，故日月多應食而不食、當食而失推，五星當疾而反遲、應伏而反見，差訛難以枚舉。今以臣局新法所有諸方節氣及太陽出入晝夜時刻，俱照道里遠近推算，請刊列時憲書。」從之。至是告成，頒行。

世祖聖祖命以西法推時憲

推步之術，遞改遞密。世祖定鼎燕京，考驗西法最善，即用以推時憲。順治甲申十月朔，頒乙酉時憲書，用西洋新法，以太宗天聰二年戊辰天正冬至為法元，定周天三百六十度，度法六十分，每日九十六刻。

康熙初，習大統、回回法者咸舐排之，聖祖博訪廷臣，屢命會同測驗，惟西法所推一一符合，於是交相讓能焉。自御纂數理諸書拆衷指歸，闡晰奧突，而渾圓橢圓之旨，歲差里差之說，既不悖於古，而有驗於今，西法之善彌顯。其日躔月離恒星經緯諸表，俱以實測為憑，隨時修改，故占候無違，而協紀授時，益用精密。

聖祖授時廢西洋新法

康熙乙巳三月，徽州府新安衛官生楊光先進《摘謬論》、《選擇

議》各一篇，言湯若望新法十謬及選擇不用正五行之誤，下議政王大臣等集議。將湯若望及所屬各員罷黜治罪，於是廢西洋新法，用大統舊法。

聖祖授時改回回法

康熙戊申八月，聖祖以舊法不密，用回回法。時欽天監監副吳明烜疏言：「現用舊法，不無差謬，與五官正戈繼文等所進書暨回回科七政書三本互有不同，宜令四科詳加校正以求至精。」下禮部議。尋議：「五官正戈繼文等推算七政金、水二星差誤，監副吳明烜之七政書與天象相近，理應頒行。主簿陳聿新推算己酉年時憲，已頒各省，止於本年暫用。其七政經緯躔度月五星凌犯等書，及日月交食，自康熙庚戌以後，俱交吳明烜推算。」從之。

聖祖仍用西法以推時

康熙己酉三月，復用西洋新法。

先是，戊申十一月，命大臣傳集西洋人與監官質辯，至午門測驗正午日景。西洋人南懷仁言監副吳明烜所造康熙己酉七政時憲閏十二月，應是康熙庚戌正月。又有一年兩春分、兩秋分之誤。命大學士圖海、李蔚等赴觀象臺測驗。

己酉正月丁酉，是日立春。南懷仁預推午正太陽：依象限儀，在地平上三十三度四十二分；依紀限儀，離天頂正南五十六度十八分；依黃道經緯儀，在黃道線正中，在冬至後四十五度零六分，在春分前四十四度五十四分；依赤道經緯儀，在冬至後四十七度三十四分，在春分前四十二度二十六分，在赤道南十六度二十一分；依天體儀，於立春度分所立直表，則表對太陽而全無影；依地平儀，所立八尺有五寸表，則太陽之影長一丈三尺七寸四分五釐。於是六儀並測，一一符合。

圖海等言：「測驗南懷仁所指皆然，吳明烜所指不實。應將康熙庚戌時憲交南懷仁推算。」

得旨：「前時議政王大臣以楊光先何處為是議行、湯若望何處為非議廢，及今日議復之故，向馬祐、楊光先、吳明烜問明再議。」尋議：「傳問監正馬祐等，所指皆合天象，每日百刻，雖前代行之已久，但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應將九十六刻推行。又南懷仁言羅、計都、月孛星係推算所用，其紫炁星無象，不關推算，應自康熙庚戌始，將紫炁星不入七政書。至候氣係古法，現今推算，亦無用處，俱應停止。」從之。

三月，南懷仁言：「雨水為正月中氣，吳明烜於康熙己酉十二月置閏，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為康熙庚戌之正月，置閏當在庚戌二月。」從之。

聖祖以康熙永年表授時

康熙戊午八月，預推七政交食表告成。掌欽天監事南懷仁接推湯若望所推法，為書三十二卷，名曰《康熙永年表》。

聖祖御定七政四餘萬年書以授時

康熙戊戌四月，御定七政四餘萬年書告成，始順治甲申至康熙辛丑，按排列節氣日時日月五星交宮入宿度分，自後準式續增。

高宗御定萬年書以授時

乾隆辛酉十二月，御定萬年書告成，始天命九年下元甲子，按年排列節氣時刻，冠以前代三元甲子編年，自黃帝上元甲子始。

進曆頒曆

欽天監歲有定期進呈次年曆樣，十一月初一日頒曆於百官。其進呈御用者，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所頒欽天監印造曆，遍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為偽造，律處斬。

御用時憲書

御用時憲書寫本名曰《上書》。首頁節氣，次頁年神方位，三頁六十花甲子，四頁六合，末二頁紀年，與頒行本同。每日於五行下注明陰陽，於除危後添注「寶義專制伐」五字，蓋五行生剋之謂也。上生下為寶，如甲午木生火；下生上為義，如辛丑土生金；上下同宮為專，如戊戌同屬土；上剋下為制，如庚寅金剋木；下剋上為伐，如壬辰土剋水之類，其義不過陰陽剛柔之理耳，於用事宜忌無關。

每日但注吉神，不注惡煞，每日宜忌及款式，俱與頒行本不同，因列其式於左。

上弦某時某刻

角

吉神 歲德月德母倉天德 月恩四相時陽兵吉

宜祭祀祈福求嗣上冊進表章頒詔覃恩肆赦施恩封拜詔命公卿招賢舉
正直施恩惠恤

生氣不將續世明堂 益後青龍天赦三合 兵福要安五合官日

孤寡布政事行惠愛雪冤枉緩刑獄慶賜賞 賀宴會入學行幸遣使上
官赴任監政親民

某某日甲子水陽

開

玉宇吉期兵寶守日 天巫福德六儀金堂 金匱天恩歲德合月德合

結婚姻納采問名嫁娶搬移解除沐浴裁製 營建宮室繕城郭興造動
土豎柱上梁開市

相日三合天醫天馬 寶光臨日敬安普護 五富天喜時德駟馬

納財立券交易修置產室開渠穿井安碓磑 栽種牧養納畜整容剃頭
整手足甲求醫療

義

天后時陽福生聖心 陰神司命候 東風解凍

病瘧舍宇平治道塗行幸進人口經絡捕捉針刺

書高一尺二寸，寬約七寸，每四頁為一月，分四層，寫陰陽字，用
朱書。吉神一層，全用朱書。每日，推其所應有之吉神，注之。五
日注候，半月注氣，一月注節，節氣候三字朱書，某節某氣亦朱
書。墨注某時某刻，其某候則墨書。如其日應注日出日入時刻，則
朱書於吉神之後，分作兩行，又墨書晝若干刻、夜若干刻。於日出
日入之後，分作兩行，若是日應書躔及某將，亦注於吉神之後，朱
書。此日二字下，云某時某刻日躔某某在某宮，為某月將，某月將
三字復朱書。其每日所宜，宜字朱書，其宜用何時，亦雙行注於
下，與頒行本同，但朱書耳。其日不宜者，亦注明不宜某某，不宜
字則墨書矣。但其日注宜，則不注不宜；注不宜，則不注宜。宜與
不宜，不同日注也。遇上下弦，則書於上格日辰之右，朱書上弦及

下弦二字，墨注時刻。遇日干與皇上景命同者，則亦朱書。

卑州不奉正朔

雍正丁未，曹亮疇權知浙江安吉州事。某年冬，藩司發下時憲書數百本，令散賣繳價。禮房吏慮其難售，議弗受，擬稿詳覆，呈上判行。中有「卑州僻在山陬，從來不奉正朔」云云，亮疇大駭，呼入責之，不任咎。

春分秋分之祭

春分前後，京師之官中祠廟，皆有大臣致祭，世家大族亦於是日致祭宗祠。秋分亦然。

宮中五祀

宮中五祀。每歲正月，祭司戶之神於宮門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灶之神於大內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祭中霤之神於文樓前，西向；七月，祭司門之神於午門前西角樓，東向；十月，祭司井之神於大內大庖井前，南向。中霤門二祀，太常寺掌之；戶灶井三祀，內務府掌之。而每歲十二月二十三日，皇帝又自於宮中祀灶以為常。

每月薦新

奉先殿每月薦新，仍沿明制。而列聖秋獮木蘭，凡親射之鹿獐，必驛傳至京，薦新於奉先殿。

善月惡月

京師諺曰：「善正月，惡五月。」

京師逛廟日期

京都各廟，輒有市集，百貨充盈，游人紛沓，俗謂之逛廟。逛，游也。逛廟有定期。京師廣寧門外財神廟，廟貌巍煥，報賽最盛，每歲正月初二日，【九月十七日亦然。】傾城往祀，商賈妓女尤夥。廟祝更神其說，謂借神前紙錠懷歸，俟得財，當十倍以酬神，故皆

趨之若鶩也。初三日，看旃檀寺打鬼。自初一日至十五日，游大鐘寺。十九日，游白雲觀。觀，元之長春宮也，為城外巨剎，花木甚多。俗稱正月十九日為燕九，亦稱闍九，又稱會神仙。前數日，游人已多，而闍人夥，以元代邱長春乃自宮者也。二十日，看雍和宮打鬼。三月初三日，游蟠桃宮。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游東岳廟。清明，游南城城隍廟厲壇。四月初一日，游西山。【亦名妙高峰。】山有天仙聖母廟，同治間，孝欽后曾為穆宗祈痘於此。先期預詔廟祝，必俟宮中進香後，始行開廟，謂之頭香。初一日至十五日，藍靛廠廣仁宮進香，游西直門外萬壽寺。二十八日，游北頂。【北方多山廟，必在山極頂，連類而及，故謂廟亦曰頂。】五月初一日至十五日，游南頂。【即碧霞元君廟，在永定門外。】舊有九龍岡，環植桃柳，南鄰草橋河。是日，游人輒就河上葦棚小飲，且有歌者侑酒。初一日至初五日，游崇文門外臥佛寺。初一日至初十日，游都城隍廟。十三日，十里河關帝廟進香，游月壇外瓜市，至立秋止。六月初一日，草橋中頂進香。初六日，觀善果寺晾經會。二十四日，關帝廟賽會。七月十五日，城隍廟赦孤，釣魚臺看河燈，各寺燒法船，觀阜城門內荷花燈市，兒童點蒿燈荷葉燈。八月初三日，游崇文門外灶君廟。九月初九日，游法藏寺，登塔，齊化門外土城登高。十月初一日，游城隍廟厲壇。

滿洲歲時紀略

上元夜，好事者輒唱秧歌。唱者，以三四童子扮婦女，別有三四人扮參軍，各持尺許兩圓木戛擊，相對舞，有一持傘燈賣膏藥者前導，以鑼鼓和之，舞畢乃歌，歌畢更舞，達旦始已。

正月十六日，婦女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曰脫晦氣，入夜尤多。

正二月內，有女之家，多架木打鞦韆，曰打油千。

十月，少年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打圍。按定旗分，不論平原山谷，圈占一處，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逼，曰合圍。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獸，必餉戚友。

西藏歲時紀略

西番不識天干，以地支紀年，亦以十二月為一歲。

歲首，商民停市三日，互以茶酒果食為禮。

元旦，達賴喇嘛設宴於布達拉，延漢、番官員會飲，選幼童十餘人，作跳鉞斧戲。

初二日會飲如元日，以數十丈皮繩繫於布達拉山，童女揉升而上，以木板護胸，手足四舒，如矢離弦，應聲而下。

初三日，有翻杆之戲，於諦穆佛寺前立一高杆，自鳴鑼鼓，唱歌曲，而上下於高杆，其輕捷不讓獼猴。

自初六日至二十一日，於拉薩宮殿為大布施。是日，甘丹、別蚌、色拉、桑鶯四大寺及各處喇嘛悉來誦經。其在內者曰內招，在外者曰外招，眾跏趺坐於地，行列整肅。內招日得三餐，或數人與以銀錢一枚，外招則半。時或散給衣帽布疋木碗，出入之喇嘛不下十餘萬。布施之費，大抵為蒙古及各方信徒所捐助者，若無施主，達賴自捨之。其費，歲需數十萬金。

十八日，集唐古忒步騎兵三千，戎裝而執械，繞大昭三匝，至琉璃橋南，發巨礮驅鬼。礮大小不一，最大者，鑄於唐時，鑄有「威勦除叛逆」五字。演畢，出金銀綉緞布茶勞之。各寺喇嘛集於大招，擁達賴下山，謁佛登臺，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土民越數千里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寶玩陳列炫奇，舉首跪而獻之達賴。達賴受之，以塵尾拂其首，或以手摩其頂三度，其人必自誇得活佛之降福。

上元日，懸燈於大招，立木架數層，設大燈萬餘盞，綴五色油麵，麵作人物龍蛇鳥獸狀，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燈焰之晦明，以占年歲豐歉。

二十四日，有揚武之式，即觀兵也。是日，達賴坐寶殿之側樓，駐藏辦事大臣坐於正樓同閱之。文武諸官皆衣禮服，集樓下。兵皆戎衣，所騎之馬亦鐵葉甲，露兩眼，手持金爐，中一人操大鈴。兩旁列喇嘛六十餘，擊大鼓、持大鑊銀笳者各四人，各色旗旛數十對，持之者，皆白袍白帽。次則魔像，喇嘛抬之。次有童子五六十人，從行，皆作鬼裝。次有護法神者，披白袍鎧，盔插雞毛，口流涎沫，為癡愚狀。若有憑附之者，送至市外。番兵放銃焚草而始畢事。

二十五日，為競馬競走之戲。其距離凡二里餘，馬皆駿逸，十餘歲之童騎之，舉動活潑，揚鞭疾驅，按其先後，以判勝負。勝者，達賴賞以綉緞手帕。而首至之馬，例當獻於達賴，達賴償以五十金。供此役者，家免一年差役。競走亦如競馬，遠近大小不一，賞亦從同，捷足者先得之。

二月二十九日，送瘟神，又名打牛魔王。相傳西藏為瘟神託足之地，達賴坐牀，乃始逐之。故歷年預雇一人扮瘟神，向番官商民斂錢，可得千金。自大招逐出，即起解，營官護送，悉以王爺稱之。解至山南，安置之於桑葉寺石洞。洞在寺之大殿旁，幽深而寒慄，體健者，年餘輒死。然瘟神入洞數日即潛回，不至喪命。是日，大

招前之官兵，均如揚武狀，一人扮達賴喇嘛，與瘟神先後至招。旛幟不一色，擊鼓吹笳，亦如前狀。有花衣黑帽者十數人，帽各插鬼頭，衣之前後悉繡鬼形，在招前跳舞誦經。扮達賴者，鋪墊坐招前，與一戴鬼頭之法師對坐。須臾，瘟神出，面塗黑白，與達賴相詰難，詞屈。復擲骰以賭勝負，達賴之骰以象牙為之，面面皆六，三擲皆虛；瘟神之骰以木為之，面面皆梟，三擲皆梟，負而色赧，意欲別闢法術。達賴與法師及揭諦神明斥其非，瘟神負隅不行，即遣五雷逐之，眾喇嘛誦經送至河下，焚草堆如前。

三月初一日，掛大佛亮寶於布達拉山上，凡各寶玩及御賜物件，均陳於大招。喇嘛分列成行，衣繡花袈裟，扮種種神鬼，餘執旗旛寶品，自大招徐行上山。達賴坐樓前黃繖下俯視，漢、番各官均在盛寶房前向北支帳房游觀，男婦闐咽，山坡無隙地。有綉畫大佛像，懸於山上第五層樓，垂至山麓，約長三十餘丈。中有達賴袈裟一襲，乃歷代相傳之物，以珍珠綴成，珠之大者如指。

四月十五日，有龍王塘大會。廟在水中央，須以舟渡，內多神像。正殿旁有一大祕戲像焉，即歡喜佛是也。喇嘛指為佛公佛母，四壁所畫，亦皆此式。

五月十五日，有工布塘蠻家大會，噶布倫之柳林附近數處，以此為最勝。綠陰滿地，藏江之水映帶左右，樓臺亭榭，可憩遊人。是日也，婦女臨水祓濯，歌飲竟日。

六月初七日，唱蠻戲。以後藏之娃為之，喬裝男女，頭戴紙扇面兩枚，手執竹弓一，以跳舞，所唱為唐公主時事。噶布倫家各唱一二日，大會親朋，日耗數百金。

三十日，別蚌寺及色拉寺掛大佛，亦裝神鬼，男女皆豔服，或唱或歌，為翻杆子跌打各種跳舞。

七月十五日，別以故牒一人司農事，其地頭目牒巴，伴之游市郊，佩弓挾矢，導以旂旛，射飲一日，慶豐年也。

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五日，人攜天幕至河岸，招邀戚友浴於河，男女皆有之，俗謂可除疾病也。

七月二十五日，為宗喀巴成聖之日，各寺窗戶牆壁間皆燃燈，觀其燈焰之色，以卜歲之吉凶。

十月十五日，為唐文成公主誕辰，士女盛妝參賀，比戶皆飲酒。

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有跳神逐鬼戲。喇嘛飾各種神佛鬼怪，薄暮至大招，放銃吶喊，謂以驅逐邪鬼。遊觀之男女，皆盛服聚歌，飲醉而歸。

宮禁之歲暮新年

乾清宮每歲封寶後，工部內府進燈竿二，盤龍楠木柱，高與宮檐齊，上銜五色八角圓燈，樹於東西墀中。

封寶日，宮中駕幸之所，以爆竹前導。

臘日，內廷翰林題椒屏進上，謂之椒屏歲祝，皆桃符遺製也。

封寶前一日，例進門聯。

立春日，南齋翰林進春帖子詞三章、五言一首、七言二首，用硬黃矮紙小摺細書，拜筆墨牋紙之賜。

御筆福字賜近臣，舊例也。道光初年，加賜壽字。

新正二日，重華宮茶宴，聯句。

歲暮新春之打莽式

歲暮將祭享，選內大臣打莽式。例演習於禮曹，其氣象發揚蹈厲，蓋公廷萬舞之變態也。王公貴戚於新正競引之，以相戲樂，其態婉變柔媚，或令婦女為之，此又莽式之一變耳。

孝欽后宮中之歲暮新年

孝欽后命宮人清理年事，輒以十二月十三日始，妃嬪各有所司，如洗佛像易幔帳之類是也，餘令太監為之。事畢，孝欽開辭歲名單，列名之人得預於辭歲。

孝欽命製新衣賞妃嬪。妃嬪平日所衣，為灰鼠裘，年終則賞白狐。

新年供神之餅餌，皆妃嬪所親製者，孝欽必先製一方以為之倡。製糕有專室，太監預以米粉白糖酵和為團，製法與饅首略同，蒸之即墳起。宮中以此卜各人之年運。

二十三日，裝各種乾鮮果碟，上插長青枝，陳之神前。宮眷皆隨孝欽入廚，以糖果置玻璃碟，陳灶神前。

二十四日，孝欽寫福壽字，為新年賞賜京外王大臣者。紙色有紅黃淡綠之別。書久而倦，則命人代之。

年終，各省督撫進呈貢物，孝欽一一審視，擇所愛者留置左右，餘皆度之於庫。某年，直隸總督進黃緞衣一襲，以珍寶綴成大牡丹花，葉以翡翠製之，光彩奪目，孝欽大喜，元旦曾一衣之。兩廣總督所進為珍珠四囊，囊各數千粒，大小如一，光色相同。妃嬪進手巾香皂，以孝欽極愛妝飾也。太監宮女進餅餌。禮物既多，陳列數屋皆滿，必俟孝欽有命始可移動。

祀灶節前後，孝欽即命停止召見。

除夕之晨，孝欽徧禮神佛祖宗。禮畢，入宮者絡繹不絕，計有孝欽之嗣女固倫公主，醇王、恭王、慶王之福晉，洵、濤二貝勒之夫人，又有非近支而先世得有封號者及滿洲大員之妻女。既見孝欽，退至他室休息。午後二時，咸集於殿，以次序立，由皇后率領行禮，即辭歲也。禮畢，各賞紅緞平金荷包一個，中裝小銀鏢一錠，以押歲。

除夕奏樂，達旦始已。孝欽召集來賓，擲骰為戲，宮眷各得犒銀，多者銀二百元。孝欽坐久而倦，乃以銀元擲之地，宮眷欲博其歡也，盡力奪之。夜半，陳炭於銅盤，熾以取暖。盤以銅為之，置房中，內燃板炭，孝欽取松枝少許，投之盤，宮眷亦各折小枝及大塊松香以入之。頃刻，滿室氤氳，蓋取吉羊之意也。是時，宮眷或裹餃、剝蓮實，以充元旦之食品，蓋元旦不食飯也。

天將明，孝欽略睡。及醒，宮眷進食品數盤，分盛蘋果、青果、蓮子。蘋果者，取其平安；青果者，取其長青。孝欽受之，以「汝等平安」之吉語為答。梳洗畢，群向之賀年，次及於德宗隆裕后。

宮眷無事，侍孝欽觀劇，晚戲既畢，則命太監奏樂，孝欽自唱，宮眷和之。又命太監唱，唱不成聲者，眾皆笑，孝欽顧而樂之，惟德宗訖無笑容。一日，宮眷德菱詢以何故不樂，德宗但以英語之祝新年佳勝一語為答。

正月初二日之晨，孝欽上殿禮財神，宮眷亦隨叩。

新年五日，宮眷日侍孝欽博。

初十日為隆裕后萬壽，是日禮節，略與德宗萬壽禮同：宮眷先遞如意，繼叩頭，隆裕立而受之，蓋以宮眷皆隨侍孝欽，故示謙也。向例，帝后妃不同食，惟萬壽日則會餐。孝欽命宮眷二人至德宗宮，承候設席。食時，不及在孝欽宮中之肅靜，宮眷在側可談話，食酒肴。坐席之始，妃斟酒奉德宗、隆裕，席終，宮眷復命。眾知孝欽派往，不過監視之意，故亦無可報告也。

十五日為燈節，夜懸各燈，或如鳥獸，或如花果，悉以白紗製之，上加彩繪。有一燈為龍形，約長十五尺，支以十竿，太監十人執

之，又一監在前，執一燈球，取龍戲珠之意。各處音樂齊奏，燈光月色交相輝映，並放花炮。以夜間露重，則有木屋，可移動，孝欽率宮眷坐於中觀之。放數小時，夾以鞭炮。此夜乃新年之結局也，次日，來賓皆出宮。

除夕元旦之風景

除夕元旦風景，凡繁盛處所，大略相同。除夕之日，街市商店交易輒至天明，游者採辦年貨者，至是更擁擠。及夜，寺廟之禮神者車馬往來，幾弗能過，而乞丐之集於道旁者尤夥。至買賣之盛者為香燭店、年畫鋪、風箏紙鳶店、玩物攤，其他如茶食店、廣貨鋪、雜貨鋪、茶葉店、首飾店、典質鋪，人亦擁擠。惟戲園，則先數日而已輟演。時至中夜，多爆竹聲，蓋比戶已迎灶君下界矣。

元旦，雖極繁盛之街衢，皆閉門息業，惟見有婦女進香於寺廟游行於通衢而已。午後，則茶館戲園游人甚多。

黃陂之歲暮新年

黃陂居民，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小除夕，凡耕具織具均置空室，祀送灶神。至除夕之日，老幼男女，五鼓即起梳洗，手持香至祖墓，名曰標山，請祖先回家度歲喫年飯。或家有新喪者，其戚友於是日必攜肴燭冥鏹，叩靈辭歲。至夕，接灶出行，即行拜年禮：首為天地君親師，次祖先，次父母，拜畢燃爆竹，開門上廟。

初一日謁宗族，初二日謁舅氏，初三日謁外舅外姑。年前有新喪者，孝子白袍墨套，冠無緯空梁冠，以有服兄弟二人衣白袍者作陪，至戚族家叩首謝孝，曰管新靈。

宮廷新年玩具

宣宗之孝全后，為承恩公頤齡女。幼時隨宦蘇州，明慧冠時，曾仿世俗所謂乞巧板者，斲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為宮中新年玩具。

立春日打春

立春日，迎春東郊，省城府城由知府主政，縣城由縣令主政。先期，禮房吏呈紅單，開列禮節。前一日，將事各官咸朝服乘顯轎，列全副儀仗出東門，行迎春禮。且或借優伶冠服，招雇貧人乞丐，令衣之以隨行。時東郭外之壇廟中，供設紙紮之勾芒神，即俗呼太

歲者。又土牛紙牛各一，土牛之製，以板凳一條，塗以爛泥，裹以蘆蓆而已；紙牛，則依欽天監所頒，以五色紙紮成，空其中實以五穀，即翼日各官所鞭打者也。官蒞壇廟，先祭，一跪三叩首，乃迎神與牛以歸。立春既屆，各官又朝服將事，重行祭禮。禮畢，各執絲鞭打牛，五穀紛墮於地，則謂豐登有兆，相率稱賀而散。

立春日之春色

迎春之典，各省惟府縣官衣朝服，坐顯轎，陳設儀仗、萬民傘、德政牌，行城中一周而已。廣州則由商店斂貲，雇妓或小家女子之有姿首者，扮演故事，坐方榻，以二人舁之，隨官輿後，遊城市，謂之春色。次日，又舁往各官署乞賞，所費亦不貲。

庚子西安行宮之立春

光緒庚子十二月立春，先一日迎春，祀勾芒神。京都舊例，是日，應由順天府進春牛及春山寶座，庚子雖在行在，亦與順天無異。特選畫工依欽天監頒行之式，寫《春牛圖》進呈，而順天府亦寫圖由驛馳至，同於是日呈進。

立春日，宮中以大盤二，各盛生蘿蔔二條，鏤字為聯，分呈兩宮，謂之咬春。內監有善鏤字者，刻畫甚精，沿明制也。

元旦立春

諺云：「百年難遇歲朝春。」青浦諸聯於乾隆壬辰、辛亥，嘉慶庚午，三遇之。

元旦上元曲宴宗室

嘉慶以前，每歲元旦及上元日，欽點皇子皇孫及近支王貝勒公，曲宴於乾清宮及奉三無私殿，皆用高椅盛饌，每二人一席，賦詩飲酒，行家人禮。

祭堂子

京諺有三不問，堂子祭典其一也。順治甲申，建堂子於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祭神殿五間南嚮，上覆黃琉璃瓦，前為拜天圖殿，八面櫺扇北嚮；東南土神殿三間南嚮，即古之國社也，所以祀土穀而諸

神祔焉。中植神杆，以為社主，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為大社，惟松東社惟柏之制。光緒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京師，為日本人圈入使館界內，殿宇皆廢，僅餘視牲亭，上蓋黃琉璃瓦，風剝雨瀝，頹敗不堪矣。

或謂堂子之神曰武篤，本貝子，或曰非也，乃明將軍劉綎。劉以勇聞天下，死之日，口齧一卒，脅挾二卒，足踐二卒，見者猶慄慄也。定鼎後，劉屢在宮中作祟，故太祖設堂子之祭以禳之。劉為明桂王部下大將，所部嘗持鹿角，遇敵則布為方陣，雖有萬馬，不能前矣。太祖以計擒之，劉至死猶揮刀殺數十人，太祖遙望見之，詫為天神下降。或曰，此為明之鄧將軍。鄧嘗隸島帥毛文龍部下，善戰，沒而有靈，立廟島上。太祖起兵時，戰急甚危，禱之，顯靈，脫於難，立廟遼陽，每祭必先之，元旦亦先必謁廟，躬奠致敬，否則宮中時時為厲。或曰將軍為明之有功將帥，戰沒海上者也。然明將之死於遼事，無鄧將軍其人者。萬曆間征朝鮮，副將鄧子龍數有功，戰死海上，豈其神邪？或曰開國初，太祖常微服至遼東，以覘形勢，為邏者所疑，子龍知非常人，陰送出境，太祖篤於舊誼，遂祔祀於社以祀之。

堂子牆外，松柏成林，滿人欲請神杆者具呈禮部，任擇其一，仍以稚者補之。祭堂子時，皇太后在慈寧宮，親令妃嬪煮肉以進。祭畢，撤賜諸大學士，邸抄所載某某謝賞神肉恩是也。

旗員亦祭堂子，祭畢，家人席地而坐，拔刀切肉大肆飲啖，所謂喫跳神肉是也。間亦餽送朋友，然非莫逆者不能得。

至其典禮，則每歲正月初一日，皇帝率王公、滿洲一品文武各官詣堂子，行拜天禮。前期十二月二十六日，內務府官詣坤寧宮請神，送往堂子。至除夕，內務府派員於圓殿內焚舊紙錢，欽派總管大臣一人，率諸王長史或一等護衛，於圓殿內掛新紙錢，總管大臣於殿內高案下所立杉柱上掛紙錢二十七張，諸王長史護衛等，依次各掛紙錢二十七張。初二日奉神還宮。

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一日，司俎官一人、司俎一人，於堂子圓殿內高案下杉柱上掛紙錢二十七張，陳時食一盤、醴酒一盞於案。別設小案，陳椀二，一實酒一虛設。司香上香，奏三絃琵琶之內監二人，坐於圓殿外角路西東嚮；鳴拍板拊掌之守堂子人，坐於東西嚮；司俎官立於圓殿外階下之東。司祝進跪，司香授盞，司祝接盞獻酒，司俎官贊鳴拍板，即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舉盞以獻。凡六獻，每獻，司俎官贊歌鄂囉囉，守堂子人歌鄂囉囉。獻畢，以盞授司香，司祝一叩興，合掌致敬，司俎官贊停拍板，三絃琵琶拍板暫止。司香授神刀，司祝接神刀進，司俎官贊鳴拍板，即奏三絃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一叩興，司俎官贊歌鄂囉囉，眾歌鄂囉囉。司祝擊神刀禱祝時，則歌鄂囉囉誦神歌，祝禱三次如前儀。如是九次畢，司祝一叩興後，禱祝三次，以神刀授司香，司俎官贊停

拍板，三絃琵琶拍板皆止。司祝跪祝，一叩興，合掌致敬退。所供酒食，給守堂子人。

春秋立杆大祭，豫於延慶州山取徑五寸長二丈之松，梢留枝葉九節，製為神杆，立於圓殿前石上。懸神旛掛楮，圓殿杉柱亦掛楮，司祝於兩處擊神刀誦神歌，致祝如儀。

每歲四月初八日佛誕前期，內務府於堂子饗殿中間懸掛神幔，於覺羅妻內擬定正副贊禮二人。【即司祝。】屆時，由坤寧宮恭請佛亭，並貯菩薩、關帝神像二木筒，舁送於堂子。至時，奉神位於祭神殿，謹將大內所備紅蜜及諸王所備之蜜，各取多許，貯黃瓷浴池內，以淨水攪勻。司香啟亭門，司祝請佛於黃瓷浴池內，浴畢後，以新棉墊座安奉亭中，仍請入宮。

坤寧宮廣九楹，內西大坑供朝祭神位，北坑供夕祭神位，朝夕則祭，皆設香碟淨水並糕。朝則司祝擊神刀誦神歌，三絃琵琶和之，以致祝，遂進牲。夕則司祝束腰鈴，執手鼓，踮步，誦神歌以禱，鼓拍板和之，亦進牲。撤香灶燈火，展背燈青幕，眾退出，闔戶。司祝振鈴，誦歌四次，致禱，乃捲幕，開戶，明燈撤內貯像。朝祭神，為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夕祭神，為穆哩罕神畫像神蒙古神。而祝辭所稱，乃有阿琿、年錫、安泰阿雅喇、穆哩哈、納丹岱琿、納爾琿軒初、恩都哩僧固、拜滿章京、納丹延瑚哩、恩都蒙鄂樂、喀屯諾延。諸號中惟「納丹岱琿」為七星之祀，「喀屯諾延」即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餘均無可考。正月初二日、每月初一日，月祭儀略同。月祭之翼日，卸神杆，斜倚倚柱上，乃祭天。灑米致祝，解牲頸骨及膽，陳熟肉並米，貯於杆之斗，乃立杆。

四季獻神，上駟院白馬二，慶豐司牛二，廣儲庫金銀緞布多件，由乾清右門至坤寧宮陳之，奉金銀緞布等，至朝祭夕祭，神前祝如儀。以馬牛出三日，乃留銀備牲，金緞布馬牛交犧牲所。

又背燈祭，有四時獻鮮之禮，春雞雞，夏鵝，秋魚，冬雉。凡皇城內風、雲、雷、雨廟之祀，以及各祀廟之歲供，皆內務府掌之；大內祭所用薩滿衣，衣庫掌之。

又掛柳枝求福之神，稱為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者，祈福則祭，為保嬰而已。

辛丑西安行宮之元旦

光緒辛丑，孝欽后、德宗在西安行在。元旦，百官朝賀，德宗御前殿正坐，王公班在階上，樞臣及各部院秩一品者在階下，侍郎以下各官皆在二門外。

都人之元旦

京語謂元旦為大年初一，屆日，於子初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接神後，王公百官入朝朝賀，復謁親友，謂之道新喜。親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是日，無論貧富貴賤，皆以白麵作角而食之，謂之煮餠。富貴之家，潛以金銀小鏤及寶石等藏之餠中，以卜順利，食得之者，終歲大吉。又陳几於庭，上列素馥乾果之屬，名天地桌，或五日或半月而徹，內城比戶如是，殆即遼金拜天禮歟。

青海蒙番之元旦

元旦賀年，俗尚紅。染硃紅於牲畜之背，縱放山巔。客至其帳，主人以紅布覆客騎，延之入，男婦鮮衣持哈達，以次接見。然見其人，必視其牲畜，禮也。馬駝牛羊，則用紅布結球以投之，每群一球。帳前有犬，則獨投一球。

正月初二祭財神

正月初二日，京外致祭財神，燃放鞭炮，晝夜不休，商店尤盛。

正月初五為破五

正月初五日，京師謂之破五。破五之內，不得以生米為炊，婦女不得出門。至初六日，則王妃公主及命婦冠帔往來，互相道賀，亦於是日歸寧。而闐闐諸商，亦漸次開市矣。

正月之順星散燈花

正月初八日黃昏之後，京師居人以紙蘸油，燃燈一百有八盞，焚香而祀之，謂之順星。十三日至十六日，由堂奧以至大門，燃燈而照之，謂之散燈花，又謂之散小人，亦辟除不祥之意也。

上元驚蟄

歸安閔峙庭中丞鵬元，九歲時，其外舅毛尚書於元宵宴客，閔以舊姻與焉。毛作對屬客曰：「元宵不見客，點幾盞燈，為河山生色。」是日適屆驚蟄，閔對曰：「驚蟄未聞雷，擊三搥鼓，代天地宣威。」

上元調將

嘉、道以前，京師每遇上元節，五城各設燈棚，寶馬香車，極承平歲華之麗。是夕三鼓後，步軍統領於正陽門城上，以燈繩曳取城外武營官名帖，謂之調將。

上元放和合

嘉、道以前，圓明園正月十五日放和合，例也。和合即煙火盒子。大架高懸，一盒三層，一層為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為鴿雀無數群飛，取放生之意，三層為四小兒擊秧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一首。

上元廷臣宴

嘉慶以前，每歲上元後一日，欽點大學士九卿之有勳勤者宴於奉三無私殿，名廷臣宴。如曲宴宗室禮，蒙古王公皆預焉。

康熙兩上元盛典

康熙壬戌元夕前一日，聖祖饗群臣於乾清宮，作昇華旁嘉宴詩，人各一句，七字同韻，仿柏梁體。上首唱曰：「麗日和風被萬方。」以次而及滿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皆拜辭不能。上為代二句曰：「卿雲爛漫彌紫閣，一堂喜起歌明良。」且戲曰：「二卿當各酌一觴以酬朕勞。」勒德洪果捧觴叩首謝。次日，頒御製序一首。乙丑元夕，聖祖命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仿大酺之意。先於行殿外治場里許，周植杙木，而絡以紅繩，中建四棚，懸火箱其中。平樹八杆，即八旗也，旗人認旗色分駐，而當前四綠旗，則漢人所駐之地。官民老釋男婦皆許進觀。初設鹵簿，及駕奉兩宮從永定門赴行殿，諸王群臣次第至。賜官廚肴饌，人酒三甌，能飲者不計。於是徹仗張燈，有宮眷五十人出，皆虹裳霓衣，被以雜綵，人擔兩燈，各踞方位，高低盤舞，若星芒撒天，珠光燦海，真異觀也。既，則火發於簫，以五為耦，耦具五花，掄升遞進。乃舉巨礮三，火線層層，由下而上，其四箱套數，若珠簾焰塔，葡萄蜂蝶，雷電車鞭，川奔軸裂，不一而足。又既，則九石之燈，中藏小燈萬，一聲迸散，則萬燈齊明，流蘇葩瑤，紛綸四重。箱中鼓吹並起，秦靴蹙策，次第作響，火械所及，節奏隨之，霹靂數聲，煙飛雲散。最後一箱，有四小兒從火中相搏墜地，礮聲連發，別有四小兒衣花襖襠，杖鼓拍版，作秧歌小隊，穿星戴焰，破箱而出。翕倏變幻，難以舉似。然後徐闢廣場，有所謂萬國樂春臺者，象四征九伐萬國咸賓之狀，紛綸揮霍，極盡震炫而後已。次日校獵，聖祖親

御弓矢，九發皆中，於是詔進百戲，都盧尋橦，拍張毬毘，畢陳於前，群臣從觀者皆有詩。

孝欽后上元撒金屑

孝欽后嘗於元夕取金葉屑二升臨高撒之，飄揚可觀，謂之金屑滿天飛。屑墮宮人頭額，謂之金花點額，凡受點者皆得賜食。

辛丑西安行宮之上元

光緒辛丑，孝欽后、德宗在西安，西安元夜燈火最盛，兩宮以年歲荒歉，宵旰憂勞，不許民間放燈。宮中惟以紙糊數燈懸於門楣，至十六夜後，即命撤之。

正月開印

官署開印之期，必於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吉時，先行知照，朝服行禮，開印之後，則照常辦事矣。

正月送子

淮安有送子之俗，恆在元宵後二月初二日前。凡老年無子，及成婚多年而未育者，戚友咸送以紙糊之小紅燈，間有用磚代者，此磚須取自東門外之麒麟橋堍，否則無效，蓋取麒麟送子意也。由送者先期擇日，備柬通知受者之家，臨時，約集十餘人，鼓樂大作，持燈或磚送往。受者則遠迓門外，以所送之燈或磚懸於望子者之床中，並以酒筵款待送者，他日得子，則有重酬。

二月朔之太陽糕

二月朔，京師市人以米麵團成小餅，五枚一層，上貫以寸餘小雞，謂之太陽糕。都人祭日者買而供之，三五具不等。

二月二日龍擡頭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節也，都人呼為龍擡頭。有食餅者，謂之龍鱗餅；有食麵者，謂之龍鬚麵。婦女亦停止針線，意恐傷龍目也。

孝欽后宮中之花朝

二月十二日為花朝，孝欽后至頤和園觀翦綵。時有太監預備黃紅各綢，由宮眷翦之成條，條約闊二寸，長三尺。孝欽自取紅黃者各一，繫於牡丹花，宮眷太監則取紅者繫各樹，於是滿園皆紅綢飛揚，而宮眷亦盛服往來，五光十色，宛似穿花蛺蝶。繫畢，即侍孝欽觀劇。演花神慶壽事，樹為男仙，花為女仙，凡扮某樹某花之神者，衣即肖其色而製之。扮荷花仙子者，衣粉紅綢衫，以肖荷花，外加綠綢短衫，以肖荷葉。餘仿此。布景為山林，四周山石圍繞，石中有洞，洞有持酒尊之小仙無數。小仙者，即各小花，如金銀花、石榴花是也。久之，群仙聚飲，飲畢而歌，絲竹侑酒，聲極柔曼。最後，有虹自天而降，落於山石，群仙跨之，虹復騰起，上升於天。

吳興尚黃明

浙江吳興風俗，清明後一日，謂之黃明。鮑西岡鈔令吳興日，有詩曰：「喜見柔桑開雀口，清明明日又黃明。」又曰：「冷風疏雨過黃明。」

禪房送春

青浦城西南真靜禪寺，水木清華，花竹掩映，勝境也。道光某年，陳東橋、潘溢塘、顧培真、莊茶村、蔡得硯於立夏前一日至寺作餞春會，寺僧若愚、脫塵亦與焉。酒酣，蔡成送春詩，情緒悽愴，合座為之不歡。脫塵援筆和之，有「自此春心更寂寥」句，陳曰：「阿師得大解脫矣。」

浴佛節之緣豆

四月初八日為浴佛節，宮中煮青豆，分賜宮女內監及內廷大臣，謂之喫緣豆，以為有緣者方得啖之也。光緒間，駐京各使眷屬訂期四月初九日，覲見孝欽后於寧壽宮。外部侍郎聯芳奉派為翻譯，先一日入宮，察看布置之是否合法。是日適為浴佛節，孝欽與諸宮女方作投瓊之戲，大啖緣豆。聯芳趨經宮外，低首疾馳。孝欽遙望見之，大聲呼其名，聯驚而趨入，賜以緣豆一小碟，聯就階下跪啖，叩首謝恩而退。

端午龍舟

乾隆初，高宗於端午日命內侍習競渡於福海。畫船簫鼓，飛龍鷁首，絡繹於波浪間，頗有江鄉競渡之意，召近侍王公同觀。仁宗親政，亦屢循舊制。後以雨澤愆期，輒命罷演。

孝欽后宮中之端午

自五月初一日起，軍機大臣、尚書、侍郎，以及近支宗室、妃嬪、太監，均獻孝欽后以禮物，開列黃紙禮單進呈。中以洋貨為多，太監輒以大盒盛之而入，孝欽留洋貨而已。

初三日，為全宮獻禮期，均盛以黃盒，置大院中。隆裕后進自製之鞋及手巾荷包，陳設第一排，妃嬪宮眷所獻種類甚多。

初四日，為孝欽回賞之期，視獻物之厚薄以答之。若宮眷，則人各一衣，銀數百兩。

初五日，大內演劇，所演為屈原沈江故事。而宮眷所躡之履，則如小兒之虎頭鞋，且簪網製之小虎於冠，孝欽所命也。王公福晉亦皆入宮賀節。

京師端午

京師謂端午為五月節，初五日為五月單五，蓋端字之轉音也。端午以前，世家大族，皆以粽相餽貽，副以櫻桃、桑椹、葶薺、桃杏及五毒餅、玫瑰餅。其供佛祀先者，則以粽、櫻桃、桑椹為正供，亦薦其時食之義也。

五月二十三日分龍兵

京師謂五月二十三日為分龍兵，蓋五月以後，大雨時行，隔轍有雨，故須將龍兵分之也。

展端陽

青浦朱香涇有月寧侯水神廟，每年端午將屆，衙署胥役輒斂貲賽會，迎其入城，備物齋之。水中賽龍舟，且有飾成鳳形虎形之船，船中有臺閣，有鞦韆，自初一至初五，無日不然。某年閏五月，好事者又為展端陽之舉，復迓神入城，張燈演劇，士女填咽，蓋道光以前事也。

七月喇嘛放頭會

蒙人奉達賴喇嘛為神明，每年七月中有放頭會，與孟蘭勝會、水陸勝會略同。入會男女必輸金錢，多者，達賴為之摩頂，或以木槌擊之，雖膚肉墳起，大如雞卵，不敢言痛，且引為慶幸，謂是年萬事如意，可免災害，且藉以稱雄於閭里焉。

七月初三日袂齋

七月初三至八月初三，為回教袂齋之期，俗曰過年。期內日僅一餐，蓋日夜誦經持戒，直至中夜而始一食。七月杪，各家懸燈結彩，以誌慶賀。

宮廷七夕

七夕，宮中設果桌祭牛女，皇后親行拜祭禮，其神牌曰「牽牛河鼓天貴星君」，「天孫織女福德星君」。孝欽后嘗命以盆盛水置日光中，取小針數枚投之，針浮水面，則觀盆底影，以驗人性之巧拙。

廣州七夕

七月初七日，牛郎會織女之佳期也。廣州人尤重視之，凡家有閨女者，必拜七夕，所費頗不資，以物品陳設多者為貴，任人遊覽。

陳煒卿七夕詩

餘杭女史陳煒卿，名爾士，為嘉興給事中錢儀吉之婦，嘗賦七夕詩，命意最高。詩云：「梧桐金井露華秋，瓜果聊因節物酬。卻語中庭小兒女，人間何事可干求。」

中秋泥塑兔神

中秋日，京師以泥塑兔神，兔面人身，面貼金泥，身施彩繪，巨者高三四尺，值近萬錢。貴家巨室多購歸，以香花餅果供養之，禁中亦然。

中秋後迷童子

廣州有迷童子之俗，多行於中秋節後之數夕，以其時月明如畫也。其法，先擇一童子，令合眼危坐，作法者乃先燒符一度。【其咒語極簡。】令數人手持香火，向童子前後畫圈搖拂。久之，童子即喃喃自語，眾乃呼曰：「師傅至矣。」復問曰：「師傅喜用刀耶，抑劍耶？」問至童子點頭，即為合意。眾乃以器械授童子，即能飛揚起舞，若有家法。及演畢，童子復臥倒，呼其名，即醒。或曰，是殆野鬼游神所憑藉也，願精於精神學者一研究之。

八月二十六日為宮中節日

八月二十六日，為宮中節日，蓋太祖未入關時，轉戰甚苦，一日糧絕，太祖及軍士皆以樹皮充飢，即是日也。故滿人以為紀念日，屏除豪華，宮中尤重之，皆不食肉，以生菜裹飯而食，亦不用箸，以手代之，孝欽后亦然。蓋專制君主，每以土地人民為私產，欲其子孫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也。

京師九月九

京師謂重陽為九月九，屆日，都人士輒提壺攜榼，出郭登高。南則在天寧寺、陶然亭、龍爪槐等處，北則在薊門煙樹、清淨化城等處，遠則在西山八剎等處。

展重陽

道光某年十月初九日，青浦諸聯招友集橫雲山下，作展重陽會。丹楓烏柏間，清吟淺酌，俗客屏跡。歸舟泊小赤壁，以「復遊於赤壁之下」七字分體拈韻，題名石上，拍手曰：「此小小《燕然銘》也。」

十月朔

十月朔，南人有名之曰十月朝者，俗又謂之鬼時節，與清明同，有家祭，有墓祭，第非若清明之比戶皆然耳。京都人民之祭掃也，所焚者，冥鏹之外，尚有以紙翦成之衣，故亦謂為送寒衣。

大內之十一月十二月年事

十一月初一日，宮中始燒煖炕，設圍爐，舊謂之開爐節。

十二月初八日，為一大節，俗所謂臘八是也。宮廷極重此節，雍和宮熬臘八粥，則派王公大臣監視，而大員且有拜臘八粥之賜者，又必須以清晨覲見，碰響頭謝恩。二十四日，乾清宮庭中設萬壽燈八仙望子四架。二十六日，各宮殿掛門神對聯。二十八日，宮中及甬道東西兩廊設五色羊角燈。

十一月月當頭

十一月十五日，為月當頭之期，小兒女恆徹夜不睡，以俟月之臨階，取影驗之。

冬至郊天

每歲冬至，太常寺預先知照各衙門，皇上親詣園丘，舉行郊天大祭。前一日，御駕宿齋宮，午夜將事，壇上帟幄皆藍色，執事者衣青衣，王大臣服貂蟒。壇旁有天燈竿三，高十丈，燈高七尺，內可容人，以為夜間駿奔助祭者之準望。屆期，正陽門列肆懸燈彩，上辛常雩亦如是，附近廟宇，不准鳴鐘撞鼓，亦不准居民施放鞭炮，以昭敬慎。

冬至胙肉納於懷

皇帝祀天園邱，所受福胙，必納之懷，攜回齋宮，以示祇承天庥帝賚之意。亦以長至令節，北方隆寒，胙肉冰凌堅結，不至沾漬袞衣也。

冬至慶賀

光緒朝某年冬至，百官慶賀孝欽后表文一道，其文如下：「臣等誠權誠忭，稽首頓首上賀。伏以淑則昭垂，尊養愜萬方之願；繁釐茂介，熾昌開百世之基。欽惟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陛下，德協坤元，道隆豫順。椒闈式禮，宏燕翼之貽謀；蘭殿敷仁，衍鴻龐而啟運。普天錫慶，薄海臚歡。臣幸際熙朝，欣逢長至，伏願慈暉普蔭，四時和而玉燭長調；壽禹延洪，五福備而金甌永固。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權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九九銷寒

宣宗御製詞，有「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二句，句各九言，言各九

江南地暖，上海居海濱，東鄰日出處，氣候尤和，每歲雪時，大小皆以寸計。咸豐辛酉十二月二十七、八等日，大雪至三晝夜，深至四五尺，港斷行舟，路絕人跡，老屋茅舍率多壓倒。時粵寇分股取川南，歇浦以東皆為兵窟，為雪所阻，遂踞巢不出。於是難民乘機逃者數十萬，其被擄者日服役，夜閉置樓上。時以雪地無聲，可免傷損，皆從牕中跳遁，因而得脫者又不知凡幾。

甘肅氣候

甘肅氣候，夏日微熱，冬嚴寒，頗具大陸之性。

西寧一晝夜備四氣

西寧氣候，冬日最冷時可至攝氏寒暑表零下二十度，夏日極熱時，華氏表不及九十度，常衣夾衣，甚或衣棉衣。青海沿邊一帶，每至夏秋，一晝夜而四氣皆備，晨衣棉，及午而易袷衣，午餘仍衣絮，入夜則可披裘。某君至柴達木，適在暑夏涼秋時，氣候忽變，其熱度高於西寧。夏時乾燥異常，日中蒸氣如釜，木葉自萎。貼麵餅於牆，曝而能熟，臨時可取食，隔宿則堅硬如石。牛羊肉不曝自乾，可醃為熟脯。午後必衣紗葛，沙中熱至不能插足，不就林蔭，易致疾病。牲畜道斃者，一宿即臭爛，故毒瘴特甚。往往百里無甘泉，必攜革囊木桶，盛清水，調麵煮茶，有餘，分飲馬匹。然七月即雪，雪至必裘，晨起即融。秋日溫度常較海東為高，土人云：「嚴冬始有積雪。」極寒時，河水亦積堅冰，至來春方釋。夏多雹，冰塊大如桃，百卉為之殞。或有黑霜厚積如氈，則草木皆枯矣。大戈壁在其北部合黎山之南，當青海、安西之交，東自英額池起，西至柴達伊吉河止，南自布隆吉河起，北至邊界止，東西二百八十里，南北百六十里，面積四萬四千方里。其地質為最細之沙，中含沙粒，小沙陀高低不一，沙之深雖不逮大漠，而過客鮮有度此者。戈壁之南無大山屏障，常遇暴風，發時塵埃蔽天，晝為之昏。飛沙盤旋空中，高數十丈，沙邱沙淖一日數移。每遇風日晴和，沙浪閃爍，則成五色紋，早晚常有雲氣，結為漠市，城郭宮室、人馬雞犬，歷歷可數。馬頭漸近，則一片荒沙耳，其奇幻與海市蜃樓正同。

伊犁炎熱

道光以前，伊犁天氣炎熱，焦鑠千里，人皆避入窖中，至夜始出。

雪嶺之寒

江。】入海之處曰崇明縣，蓋江水自上流挾沙至此，積滯而成也。長一百八十里，廣五十里，土宜植棉，島民約百萬。

江陰縣【屬江蘇常州府。】自吳淞入揚子江，由北口轉西北，經狼山，【屬江蘇通州。】以傍岸淤淺，下旋江心，行客至此，皆攜裝刺小艇以渡北岸之通州。其南岸為福山鎮，【屬江蘇常熟縣。】江面寬廣，沙灘深淺不定。少頃西行，至江陰縣稍停，江之南岸有礮臺，設兵駐守，蓋此為揚子江第一門戶也。江陰以西有圖山，江面至此頗隘，水流峻急。

丹徒縣【江蘇鎮江府府治。】自江陰西行，至丹徒下旋，裝卸客貨，約半日之久，地為通商巨埠，往來揚子江、運河間者必取道於此，故船舶雲集，貿易繁盛。租界臨江，土名銀山門，城東北有焦山，西南有金山。

江寧縣【江蘇江寧府府治，一稱南京。】越丹徒而南至江寧，江蘇省會也。商埠曰下關，在神策門外江岸，明太祖孝陵在朝陽門外。城中有秦淮河、莫愁湖、雨花臺諸勝。

蕪湖縣【屬安徽太平府。】自江寧泝江而上，過采石磯，【屬安徽當塗縣。】壁立千仞，最擅形勢，蓋已入安徽境【安徽界江蘇之西，東西距七百餘里，南北距九百里。西南境多山，餘皆平衍。揚子江通其南，淮水貫其北，中有巢湖，水廣而淺。】矣。由此而西經東、西梁山，水受山束縛，江面驟窄，礮臺夾江而守。至蕪湖，地在揚子江南岸，形勢便利，為安徽最盛之商埠。

懷寧縣【安徽安慶府府治】蕪湖西上至大通鎮【屬安徽銅陵縣】，以客貨裝卸頗繁，亦旋泊焉。俄而西行至此，地當長江北岸，為安徽省會，江水三面環城，西有眾山高聳，地勢雄壯。

鄱陽湖【屬江西。】自懷寧泝江西行，入江西境。【江西東西距八百里，南北距千里，三面環山，惟省北地勢開展，控引江湖，土質肥腴，近湖之區尤勝。西境萍鄉縣有煤礦，且有鐵道二百餘里西通湖南醴陵，以資轉運。東北景德鎮瓷業之隆，甲於世界。】過馬當山，遙望小孤山，高峰獨聳，峭立江心，上有小姑廟，巍樓傑閣，下臨無地，江流湍急，其西即湖口【內湖外江。】鎮。江水衝擊，聲如洪鐘者，石鐘山也。

自江西湖口鎮至南昌縣

自湖口鎮改乘小汽船南行，入鄱陽湖。湖長二百七十里，廣六十餘里，我國大湖當以此為第二。南昌縣【江西南昌府府治。】星子縣【江西南康府府治。】既至鄱陽湖，見有漁舟無數，知漁利甚溥也。過星子，則見廬山聳峙於前，山有白鹿洞。【宋儒朱子講學之

白餘里，為五湖冠，多沙洲島嶼，君山尤大，近湖多沮洳之地。沿湖東岸行，入湘江，上溯，過湘陰縣，【屬湖南長沙府。】附近有汨羅水。【楚屈原懷石自沈於此。】南行至長沙，湖南之省會也。據湘江東岸，民物殷阜，後闢為商埠。

自湖南岳陽縣至湖北宜昌縣

沙市【屬湖北。】宜昌縣【湖北宜昌府府治。】由長沙折回岳陽，復乘淺水汽船溯江上行，西北至沙市，貿易繁盛，俗稱小漢口，租界在鎮之西。自此而上，江中時有沙礁，舟人駕駛惟謹。至宜昌，泊焉，汽船之航路止於此。再上，則江水湍急，數里一灘，改賃民船，乃可上達。楚蜀客貨之轉運，必於宜昌上下，故為巨埠。

自湖北宜昌縣至四川成都縣

三峽 自宜昌賃民船入川，溯江上行，兩岸石山壁立，煙霧繚繞，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前望眾山，迴環若甕，舟行至近稍一轉折，則豁然又開一境。過西陵峽、黃牛峽、巫峽，崖瀑飛流，破石堆聚，與風水相激，舟行偶不慎，則撞石粉碎。上行俱賴縴夫拖纜，至極險之灘，客必登岸步行，待舟過灘畢，始復登舟。

奉節縣【四川夔州府府治。】過三峽至巫山，入四川境。【四川東西距二千餘里，南北距千餘里，地多山，雪山及北嶺之脈周於四境。揚子江流其南，省中鴉巖江、岷江、嘉陵江、烏江諸大川並匯焉。西南境有鹽井、火井。】西有瞿唐峽，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急水迴復。再上有灩澦堆，大石高十丈餘，突出江心，以水之漲落為隱見，故舟行頗危。至奉節，江山高闊，地勢較平。【有諸葛武侯廟、杜甫宅諸古蹟，城外沙渚有武侯八陣圖遺址。】自奉節而西，江流沸湧，又多石灘，然猶不若巫山、瞿峽之奇險也。舟至是，可泊萬縣城下。

萬縣【屬四川夔州府。】地處衝要，商務繁盛，自此西上，灘險如前時。過忠州，【四川忠州直隸州，州治有陸贄、白居易遺蹟。】西南為豐都縣，【屬四川忠州。】以境有豐水、平都山得名。【小說家附會鬼山陰洞地獄閻王之說，可笑。】至巴縣，泊焉。宜昌、巴縣之間，大灘二十一，小灘六十三，水勢湍急，間有一二淺水汽船，輒多阻滯。

巴縣【四川重慶府府治。】川東商埠也。地當嘉陵江、大江交會之處，而據其要道，三面臨水，城就峭壁為之，依山之起伏為高下，城中商肆民居鱗次櫛比。

宜賓縣【四川敘州府府治。】大江 自奉節溯江上駛，過七門灘，

嘉黎縣【四川嘉黎府府治，一稱拉里。】目昌都而西渡瀾滄江，旋經瓦合大雪山，五峰縣互，天雪相連。復渡怒江上流，踰朔馬拉山、魯貢拉大雪山，其險峻視瓦合大雪山尤甚。至嘉黎，則已距昌都一千五百里。其地為藏之咽喉，有營寨，地苦寒，積雪多陰晦。

拉薩 自嘉黎西南行，經高山數重，既過鹿馬嶺，則地勢平坦，路旁有溫泉，自平地石罅中出，氣蒸而沸，濺沫，色如硫黃。經墨竹工卡，有水西流，即藏河也。至察里，【俗傳釋玄奘西行自此至印度。】風景和煦，山川平曠，多逆旅，皮船可徑渡。由此西行，接近拉薩，已抵中藏地矣。拉薩為西藏都會，【設駐藏大臣於此。】東西約七八里，南北約三四里，居民五萬，率為喇嘛。主教者為俗稱活佛之達賴喇嘛，兼握政權，居布達拉大寺，寺在高阜之上，環門砌石為牆，佛座最深密，群僧侍焉。

甘孜州 自拉薩西行，路平地沃，乘木舟以渡雅魯藏布江。南為厄木多克池，中有大島，僧寺壯麗。西南行，至甘孜。又南行十餘日，至亞東，其地為藏南要隘，南距英屬印度界僅二百四十餘里。附近有營汛駐守，築邊牆，曰鎮西關。【光緒二十年開為商埠。】遊畢，仍還甘孜。

日喀則 甘孜西北行二百餘里，至日喀則，即後藏也。左有當多汛，右有朋錯嶺，皆天然要隘。有大寺曰札什倫布，倚山面江，垣宇壯盛，班禪喇嘛居之。其遠近瞻禮受法傳戒者，與前藏布達拉寺相等，惟所屬喇嘛較少。又由日喀則城西南行，曲折二千餘里，至聶拉木，為西藏南疆要隘，有道通尼泊爾都城，商賈多由之而入印度。

西藏之遊既竣，乃循舊路，沿揚子江而下，仍至漢口。

自湖北夏口廳至京師

至是而定北遊京師之計畫，易汽船而為汽車焉。乃自夏口啟程，乘京漢鐵道汽車至灑口，陂塘相屬，地勢窪下。北經孝感縣，【屬湖北漢陽府。】出武勝關，峻嶺重岡，山脈雄厚。車行至此，穴山而過，約十餘里，北入河南境。【河南古稱中原，東西南北相距各約千里，地勢西北多山，東南平衍。黃河橫貫北部，洛河入之。東南有沙河、汝河，皆入於淮。近省之地當黃河下流，屢有衝決，民多苦之。】至信陽州，【屬河南汝寧府。】過遂平、西平二縣，【均屬河南汝寧府。】鄆城縣【屬河南許州。】而抵許州。【河南許州直隸州州治。】地益平曠，與南方風土迥異。北至新鄭縣，【屬河南開封府。】其西為登封縣，【屬河南河南府。】境有嵩山，五嶽之中嶽也。高六千尺，周百二十里，三峰最高，中有峻極，東曰太寶，西曰少室。

開封縣【河南開封府府治。】目新鄭北至鄭縣，【河南鄭州直隸州州治。】開封在其東，河南省會也。地近黃河，屢遭水患。城西二十餘里，為宋故都，【有宋宮及艮嶽故址，並唐時猶太教所建教堂遺蹟。】城南有朱仙鎮，為四大鎮【湖北之漢口、廣東之佛山、江西之景德及朱仙為四大鎮。】之一，舊時貿易甚盛。

黃河 鄭州北行四十里，至滎澤縣，【屬河南鄭州。】地濱黃河。黃河發源青海，與長江之源僅隔一山脈，東北流過甘肅省，出長城外，作弧背形，復入長城。南流經山西、陝西之間，至潼關，水勢寢盛。折而東向，橫經河南、直隸、山東三省而入於海。河流挾沙，遷徙不定，每一汎至，氾濫數百里，輒成巨災。

汲縣【河南衛輝府府治。】黃河有鐵橋，上鋪軌道，以通汽車，長數百丈，鐵柱深入沙中。渡河行數十里，入汲縣界。旋見城郭壯麗，有衛河環其北，太行山【在河南省西北境，綿亙數千里，山東省在其東，山西省在其西。】峙其西。出城，渡衛河，【有比干墓。】過淇縣，【屬河南衛輝府，有殷三仁故里。】至宜溝驛。【有周子貢故里。】

安陽縣【河南彰德府府治。】自宜溝驛北行，經湯陰縣，【屬河南彰德府，有宋岳飛故里，祠中樹枝皆南向。】北至安陽。【曹魏曾都於此。】城之西南有山，產白石。由東北之臨漳【屬河南衛輝府，有漢曹操銅雀臺故址。】而北渡漳河，入直隸境。【自元代建都，後明成祖由南京遷都於直隸之順天，後因之。南北距六千餘里，東西距千餘里，背山臨海。運河北流至天津，匯九河之水入於海。自北而西群山重疊，有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外制蒙古，屹然天府。其南湖泊至多，有魚米之利，惟北境高寒，冬令多墜戶以居。】高阜纍纍，遙望之有七十二，或曰此曹操疑塚也。北行至磁州。

磁州【屬直隸廣平府。】正定縣【直隸正定府府治。】磁州盛產煤，多陶戶，其地山明水秀，略似江南。由此北行，過邯鄲縣，【屬直隸廣平府，古趙國所都。】經沙河縣，【屬直隸順德府。】四望平沙，或積成邱阜。北由邢臺縣【直隸順德府府治。】而至正定，自正定以西，別築鐵路達山西之陽曲縣，【山西太原府府治。】長五百里。

清苑縣【直隸保定府府治】自正定北行，過定州，【直隸州州治】其西山嶺蟠曲，為北嶽恆山之支脈。北至清苑，直隸之省會也，商賈雲集。自京而西至晉、秦、隴、蜀諸省，皆由此。

涿州【屬順天府。】出清苑北行，渡易水，道左有碑，記燕太子丹送荊軻入秦事。北至涿州，【蜀漢昭烈帝及其將張飛故里。】出城渡永濟橋，橋跨拒馬河，長可里許。北過良鄉縣，【屬順天府。】經蘆溝橋，其下即桑乾河，橋左別建鐵橋，汽車行其上直達京師，

穿西使門城缺處，至正陽門西車站止焉。蓋京漢鐵路，南起漢口，計程二千八百里，至此而盡。

京師 京師在直隸省，別之曰順天。居白河之西，分內外二城，外城七門，周三十八里，內城九門，在外城之北，周四十里，皇室在焉。國子監在城東北隅，中貯石刻經文及周時石鼓。城東南有觀象臺，高十丈，儀器皆備，又有各國使館。內城之中曰皇城，周三千六百餘丈，皇城之中曰紫禁城。西華門之西通皇城南北曰西苑，中分南北中三海。神武門北有景山，煤石所成，頗高峻，其上有亭臺。

自京師至山西陽曲縣

當發軔之始，附乘京漢鐵路汽車，南至正定，小住。旋易正太汽車西行，渡滹沱河，有漢光武帝麥飯亭，河流迅疾，深淺不常。過獲鹿縣【屬直隸正定府。】而西，山徑迴復，地勢險峻。過井陘縣，【屬直隸正定府。】縣北有山曰井陘，亦太行山脈，其山四面高平，中下如井。

陽曲縣井陘以西，為山西境。【山西北跨長城，東界直隸，南接河南，西鄰陝西，東西約距六百里，南北約距千餘里。近北地高山多而少雨，西南俱以汾河為界，中有汾河為本省巨浸，濱河之地平坦腴沃。】西過壽陽縣，【屬山西平定州。】至榆次縣，【屬山西太原府。】北五十里即陽曲，山西之省會也。西臨汾河，為往來秦、隴、蜀、藏之通道。

自山西陽曲縣至新疆和闐縣

臨汾縣【屬山西平陽府。】自陽曲西南行，傍汾水東岸，經徐溝縣、祁縣、【均屬山西太原府。】平遙縣【屬山西汾州府。】而至介休縣，【屬山西汾州府。】南有縣山。【晉介之推隱此。】沿汾水而南，至靈石縣，【屬山西霍州。】有古石，高六七尺，非鐵非石，叩之有聲。西南至臨汾縣。

潼關 華山 越臨汾西南行，至侯馬，渡澮河，抵聞喜縣。【屬山西絳州。】西南經永濟縣，【山西蒲州府府治。】復沿汾水東岸，南渡黃河，入陝西境。【陝西古稱關中，東西距七百餘里，南北距千三百里，唐以前歷代帝王多建都於此。地勢南北皆山，中央平坦，秦嶺橫互其中，渭水流其北，漢水流其南，黃河自長城外南流而為省之東界，渭水入焉。渭水流域東距黃河，南界秦嶺，北繞長城，萬山中有險仄之徑可四達，故為西北扼要之區。】兩山夾流，黃河自北來，至此折而向東，所謂河千里而一曲也。至潼關，倚山據河，乃為天險。西至華陰縣，【屬陝西潼州府。】其南有華山，

即西嶽也。洞壑峰巒，為五嶽之冠，最著者為連華峰，峰勢相連，視泰華差小，故名少華。

長安縣【陝西西安府府治。】自華陰西行，過華州、【屬陝西同州府。】渭南縣【屬陝西西安府。】至臨潼縣，【屬陝西西安府。】有溫泉，出驪山下，即古華清池也。復西行五十里，抵長安，北環渭水，南屏終南，頗占形勝。城周四十里，濠廣八丈，【本金、元舊址，明永樂時增修之。】由東門入，見東北隅尚有小城周九里，【明秦王藩城。】向西轉南，則唐故宮之遺址，猶有存者。

咸陽縣【屬陝西西安府。】平涼縣【甘肅平涼府府治。】自西安西行，渡渭水，北至咸陽。西北行至邠州，【陝西邠州直隸州州治。】有大佛寺，穴山為屋，有石像。循涇水西北行，入甘肅境，【甘肅居本部之西北隅，東西距三千六百餘里，南北距二千四百里。氣候甚寒，四月猶或飛雪。地多山嶺沙磧，惟沿黃河兩岸土壤腴美。黃河之外，有渭河、洮河，水急不便行舟。】至涇州。【甘肅涇州直隸州州治。】居秦、隴東西之衝，眾山環峙，涇、汭分流，一咽喉要塞也。西北至平涼，西城有崆峒山。

皋蘭縣【甘肅蘭州府府治。】出平涼而西，踰六盤山，沿途土人多穴處者。西抵皋蘭，為甘肅省會，居黃河南，為通西域之咽喉。皋蘭山環城而峙於南，人民漢、回雜處，富庶甲西部。

西寧縣【甘肅西寧府府治。】出皋蘭城西行，過黃河浮橋，以船為之。又西行，經碾伯縣，【屬甘肅西寧府。】有四望山，道險狹，【漢趙充國略定西羌，以此為形勝之地。】西至西寧。萬山迴合，近接青海，漢、番土產之互市在此。自此而西，踰日月山，即入青海境。【青海古為西羌，有湖曰庫庫淖爾，大如海，故名。東西距二千里，南北距千里。地勢甚高，東有祁連、西傾諸山，山巔恆積雪，巴顏哈喇山麓高出，其東之鄂陵、札陵二湖約三百里，有噶達素老峰者，上有池水噴出，作金色，黃河之源也。其西犁石山，則揚子江之源也。地氣沍寒，人民以蒙古族為多。】

張掖縣【甘肅甘州府府治】自青海復至西寧，東北行，經大通縣，【屬甘肅西寧府】北至永昌。【屬甘肅涼州府】西北行，至張掖。西南有祁連山，產木，水草亦美。西行四百里，經肅州，【甘肅肅州直隸州州治】又西北七十里，至嘉峪關，為萬里長城極西之端。

哈密廳【新疆哈密直隸廳廳治。】出嘉峪關，道左有天下雄關碑。更西行，沙磧浩浩，已入大戈壁。其地崇岡疊阜，高澗深溝，有九溝十八阪之目。經安西州，【甘肅安西直隸州州治。】西北行山磧中，旬日不見草木，水鹵不可飲，必攜食水自隨。至哈密，始入新疆境，【新疆為我國極西屏蔽，本西域回部，官軍征而有之，光緒壬午置行省。東西距七千里，南北距三千里。地勢高峻，大山東西橫互，分為南北兩路，南路半屬戈壁，間有沃壤，北路土脈較腴。】

川之大者，北有伊犁河，南有塔里木河。民族龐雜，除漢族外，有駐防之滿洲及蒙古、纏回各族。纏回以布纏頭，與內地普通裝飾之回人異。又有哈薩克、額魯特、準噶爾等人。而戶口蕃廣必推纏回，故稱之曰回疆。】為新疆之門戶，城小而固，有大渠一道引而注之，產瓜極甘美，附近有回城，回人居之。

吐魯番廳【甘肅吐魯番直隸廳廳治。】自哈密循南路而西，折而北行兩山中，以避風戈壁【風戈壁者在山之南，縣互數千里，春夏多怪風。】之險，經鄯善縣，【屬新疆吐魯番廳，一稱關展。】亦都會也，西至吐魯番。再西南行，至托克遜，自此而西，用紅錢。西行至焉耆府。【一稱喀喇沙爾，與吐魯番皆有戍兵。】

阿克蘇縣【新疆溫宿府府治。】自焉耆西行，渡海都河，復西行，達庫車州，【新疆庫車直隸州州治。】經拜城縣，【屬新疆溫宿府。】至阿克蘇。峭岸如削，其上平行，回城依其麓，縣城在其西。

莎車縣【新疆莎車府府治，一稱葉爾羌。】阿克蘇以西，尤荒僻，無塵肆。西南渡蔥嶺大河，抵巴楚州，【屬新疆疏勒府。】復西南行，至莎車。為南路大城之一，周十餘里，城內東南隅有古塔，周約十二三丈，中有盤道，至頂三十餘丈，有市，長約十里。罪人之流戍新疆者，多居此城。

疏勒縣【新疆疏勒府府治，一稱喀什噶爾。】自莎車西北行，經英吉沙爾廳，【新疆英吉沙爾直隸廳廳治。】有界牆，回民居南，戍兵居北。西北至疏勒，為回疆最西大城，城新舊各一，回民居舊城，新城在其西北，戍兵居之。其地為西域要津，是以村落繁密，貿易興盛。

和闐州【新疆和闐直隸州州治】自疏勒返莎車，東南行約六百里至和闐城。居崑崙山北麓，有和闐河、克里雅河之灌溉。自和闐南行，可達西藏，惟山路險惡，瘴癘逼人，故行旅絕少。

自新疆阿克蘇縣至京師

南路之行既竣，折回阿克蘇，策馬北行，踰木蘇爾嶺。嶺長百里，堅冰巨石互結而成，間有裂痕，其下無底，登涉必以冰梯，冬夏積雪，無鳥獸草木，徧山惟見馬骨。

綏定縣【新疆伊犁府府治，一稱惠遠城。】既踰冰嶺，復經數山，渡伊犁河，即至綏定。其地山渠交錯，土膏沃衍。自綏定東行，為天山北路，東經精河廳，【新疆精河直隸廳廳治。】形勢險要，多饑地。又東經烏蘇廳，【新疆庫爾喀喇烏蘇直隸廳廳治。】水土清腴，東行至綏定縣。城鄉富庶，流水繞村，風景一如內地。

迪化縣【新疆迪化府府治，一稱烏魯木齊。】自綏定東南行，經昌吉縣，【屬新疆迪化府。】至迪化，新疆省會也，商業甚盛，富庶甲關外。城西有沙岡，城東南有博克達山，山極高，冰雪積歲不消。

自迪化東北行，至古城，亦繁盛，有要路可通蒙古。自此東行，經奇臺縣，【屬新疆迪化府。】地絕戈壁，居天山之陰，上無飛鳥，下無青草，所謂窮八站也。

鎮西廳【新疆鎮西直隸廳廳治，一稱巴里坤。】過窮八站東抵鎮西，亦在天山之陰。城西北有巴里坤湖，【古名蒲類海，後漢竇固追擊呼延王至此。】源出天山北麓，西北流匯為巨浸，天山以北之水泉，此為最大，繞湖多良田，亦宜畜牧。城東別有城，舊為滿洲兵所居。南通哈密，北有要道可達蒙古。

科布多【科布多辦事大臣所轄者，為杜爾伯特四旗，輝輝特二旗，明阿特、札哈沁各一旗，阿爾泰山辦事大臣所轄者，為新和碩特、新土爾扈特各一旗，阿爾泰烏梁海七旗。】烏里雅蘇臺【在外蒙古三音諾顏部之西。】自鎮西北行，入蒙古境，【蒙古北接俄屬西伯利亞，為大高原，東西距五千三百里，南北距二千七百里。大沙漠曰戈壁，西入新疆，水草俱絕，漠南曰內蒙古，漠北曰外蒙古。】經札薩克圖【在外蒙古。】西部，踰巴彥達爾克嶺，西北行抵科布多城，【科布多全部之首邑。】與其北烏梁海部之地，並多湖泊。東行千三百里，抵烏里雅蘇臺，西北杭愛山，【相傳即古燕然山，漢竇憲勒石紀功之處。】高大際天，東接興安、肯特諸山脈，附近川流多發源於此。

庫倫【外蒙古土謝圖部之東北。】買賣城 自烏里雅蘇臺東行，至薩伊爾烏蘇，折向北行，至庫倫。據土拉河之濱，土人多為喇嘛，活佛即居此。地當俄國商路，直北有買賣城，與俄境恰克圖僅隔一柵。

張家口【直隸張家口廳治，一稱張家口。】居庸關 自庫倫東南行，經車臣汗部【在外蒙古。】之西，行戈壁中，而抵四子部落。【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復東南行，入直隸境，至張家口，是為北入蒙古西至山西之要道。東南行六十里，抵宣化，【直隸宣化府府治。】地近邊牆，為直北孔道。東南行，經土木堡、榆林堡，抵居庸關，巨石危崖，交聳互峙，中有溝澗，夏秋漲而冬枯。自此東南行，經昌平州，【屬順天府。】還至京師。

自京師至東三省仍還京師

天津縣【直隸天津府府治。】自京師乘汽車，循京漢鐵路西南行，踰南苑而東，過黃村、楊村，【均屬順天。】有大鐵橋長里許，沿

日河東岸南抵大洋。地為日河、運河會合之處，距海尤近，有各國租界。

塘沽 開平【均屬直隸。】自天津沿白河東行，為京奉鐵路線，其地盛產鹽。抵塘沽，【汽船進口，當水淺時輒於塘沽下碇。】其外即大沽口，形勢扼要，為天津咽喉，口門向有堅固礮臺，經光緒庚子拳亂而毀。自塘沽折而東北行，所經者為蘆臺、唐山、【均屬直隸，唐山有大煤礦。】開平、山海關、【在直隸臨榆縣東，一名榆關。】秦皇島等處。自開平東北行，經灤州、【屬直隸永平府。】昌黎縣，【屬直隸永平府。】抵山海關，為長城極東之始。其地亂山高峻，逼臨海岸，關東路甚狹，誠要隘也。其南曰秦皇島，突出海中，冬不凍，便於泊舟，故亦開為商埠。

錦縣【奉天錦州府府治。】營口廳【奉天營口直隸廳廳治。】出山海關，循京奉鐵路入奉天境。【奉天南北、東西相距各千里，長白山峙其東，醫巫閭橫其西，其巨川則西有遼河，流域之長直貫全境，東有鴨綠江，與日本之屬地朝鮮畫江而守，南部瀕海之地尤多佳港，嚴冬不冰。】東北經寧遠縣【屬奉天錦州府。】而至錦縣，地臨遼東灣，商業頗盛。鐵路自此向東，隨遼東灣之勢，曲折而南，抵營口，地當遼河入海之左岸，汽船可溯遼河而上駛也。

大連灣 旅順【兩地向為俄人租借，俄敗於日，日據之。】自營口東南行，至大石橋，附南滿洲鐵道，【為日本所有。】車至蓋平縣，【屬奉天奉天府。】大野無際，迤西為遼東半島，沿途皆日俄戰爭遺跡。南過熊岳城，有古時烽火臺。至金州廳，【屬奉天奉天府。】其南即大連灣，金州西南為旅順口，外有黃金、饅頭諸山之險，內港廣闊，可泊大隊軍艦。我國原有礮臺船塢，俄人既租，益運礮築臺，天險人為，俱臻其極，故光緒甲辰日俄之役，日軍猛攻數月，始能克之。

遼陽州【屬奉天奉天府，遼京也。】瀋陽縣【奉天奉天府府治，舊為陪京。】自旅順復返蓋平，北至海城縣，【屬奉天奉天府。】商務繁盛。再北，道旁有溫泉二，過鞍山堡，【日俄苦戰之地。】北至遼陽，當太子河南，為至營口、旅順、朝鮮之要道。東北至瀋陽，奉天省會也。東北有天柱諸山，嵯峨拱峙，而又西帶遼河，北距渾河焉。

鐵嶺縣 開原縣【均屬奉天奉天府。】出瀋陽北門，則西北隆業山遠望可辨，渡溪越邱而過懿路驛。【有古城址。】北至鐵嶺，為奉天北路咽喉，自昔遼河水運，皆以其地為北端。再北則為開原城，商業亦盛，西南隅有塔，作八角形，角置佛像高十五丈。【相傳為唐代所建。】開原北通昌圖縣，【奉天昌圖府府治。】中隔威遠堡門。

長春縣【吉林長春府府治，一稱寬城子。】吉林縣【吉林吉林府府

治，一稱船廠。】出開原東北行，泝開原河，經葉赫站，北渡葉爾蘇河，遼河之源也，北入吉林省境。【吉林古為滿洲地，南北距千餘里，東西距約倍之。山嶺蟠結，大者為長白山，東自寧古塔西至奉天，諸山皆發脈於此山，巔有潭為鴨綠、混同、圖們三江之源。混同上游曰松花江，自長白山北流，會嫩江、黑龍等江入海。他若圖們之入朝鮮，鴨綠之趨奉天，皆尤著者。】由吉林省會而至長春，其地為伊通河左岸，西北直接內蒙古草地，市肆繁盛。東至吉林，則在松花江左岸，遙望長白山支峰，約略可見。

琿春廳【屬吉林寧安府。】由吉林東行，出入山中，經諸窩集，【俗呼森林為窩集。】則落葉積數尺，礙行路，泉水為之阻滯，至鄂赫穆站，地始平坦。南經敦化縣，【屬吉林寧安府。】東南行，涉川越嶺，即至圖們江岸，與日屬朝鮮夾江相望。至琿春，則我國與俄接界之要地也。

寧安縣【吉林寧安府府治，一稱寧古塔。】依蘭縣【吉林依蘭府府治，一稱三姓。】自琿春北行，多山谷，越老松嶺，長數十里，北至寧安，其地在瑚爾哈河左岸。自此北行，越東清鐵道，沿瑚爾哈河左岸，道路俱鑿削峻嶺而成，經八站二十餘柵，至依蘭，則其地實臨松花江。

濱江廳【屬吉林雙城府，一稱哈爾濱。】呼蘭縣【黑龍江呼蘭府府治。】龍江縣【黑龍江龍江府府治，一稱齊齊哈爾。】自依蘭而西行，過寶縣【吉林賓州府府治。】以至阿城縣，【屬吉林賓州府，一稱阿勒楚喀城，南有金黃龍府遺蹟。】為西北都會，東清鐵道經之。復乘汽車北行，抵濱江，地為東三省鐵道中樞，故日見繁盛。北渡松花江，入黑龍江省境。【黑龍江東西距三千一百里，南北距千二百里，與俄屬地接壤。興安嶺自西北入境，直貫本省全部而入蒙古。川之大者曰黑龍江，源出喀爾喀，匯集眾流東入混同江。又有嫩江，源出伊勒古爾山，南流會諸小水入松花江。省城東北有嫩江縣，即墨爾根城，為嫩江上流要埠。東北隅有愛琿廳，據黑龍江南岸，與俄境劃江為界。漠河有大金礦，產金至盛。】經呼蘭南，【有金時五國城，宋徽、欽二宗被羈於此。】附近皆沃壤，西北經蒙古界而至龍江，為黑龍江省會，當嫩江左岸，分內外二城。

扶餘縣【吉林新城府府治，一稱伯都訥。】自龍江沿嫩江南下，經蒙古草地，見東清鐵路自西北來，直達濱江。沿嫩江一帶，漁戶弋人頗多，江中有小汽船行駛。過三河口，江流浩瀚，復入吉林省境。至新城，城濱松花江岸，商舶麇集，素稱要地。東南行至陶賴洲，復附汽車，渡松花江，至農安縣，【屬吉林長春府。】西門外有高塔矗立。南行，復至長春。

法庫門【屬奉天。】新民縣【奉天新民府府治。】承德縣【直隸承德府府治，一稱熱河。】自長春舍舊路，循邊牆之西以行，入奉天省境，經懷德、奉化二縣，【均屬奉天昌圖府。】至昌圖縣。其南

通江口，為遼河上游要埠。南行穿法庫門，為滿洲陸路貿易要道。西南沿遼河行，至新民，街市繁盛。自蒙古運進馬匹甚多，欲至瀋陽，則尚有約二小時汽車之行程焉。西南行經鎮安縣、【屬奉天新民府。】廣寧縣、【屬奉天錦州府。】義州，【屬奉天錦州府。】踰九台門，復入直隸境，至朝陽縣，【直隸朝陽府府治。】又西至承德。自此西行，經灤平縣，【屬直隸承德府。】入古北口，西南行，經密雲縣，【屬順天府。】返京師。

自京師南航運河至浙江鄞縣

通州【屬順天府。】滄州【屬直隸天津府。】出京師朝陽門，登舟，所過閘壩甚多，東至通州，水陸之衝要也。順流南下，至河西務，為京津水陸之咽喉。南過丁字沽，至天津。自此西南行，泝運河，逆流而上，過楊柳青，津南沃壤也。至靜海縣，【屬直隸天津府。】南有太公釣臺。過青縣，【屬直隸天津府。】南至滄州，又南過南皮縣、【屬直隸天津府。】東光縣，【屬直隸河間府。】入山東省境。【山東古為齊魯地，東西距千二百里，南北距七百里。東部濱海多山，黃河自西南來，橫貫本省，東北流入海。運河縱貫本省，為南北通衢。有商埠曰芝罘，亦稱煙臺，與東三省相距海面僅百餘里。其東曰威海衛，租與英國，為其遠東海軍屯戍之所。東南即膠州灣，亦良港也，德國租借之，并築鐵道至濟南，經濰縣、周村鎮等地，商務亦甚盛。】

德州【屬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山東濟南府府治】沿運河以入山東，首至德州。自此賃車陸行，過平原縣，【屬山東濟南府。】曠野平曠，榆柳蔥蔚。又過齊河縣，【屬山東濟南府】渡大清橋，其下即黃河。自此而東，遠山聳翠，皆泰山支脈也。至歷城，為山東省會，城中掘地僅尺許即見清泉，所謂濟水伏流也。有大明湖，楊柳芙渠，一望無際，或比之浙江之西湖。

泰山 孔林【均在山東曲阜縣。】自歷城至泰安縣，【山東泰安府府治。】則見泰山在其北，即東嶽也。山多石，石罅有松，少雜樹，其陽汶水西流，其陰黃河東流，最高之峰曰岱頂，岱頂之東有日觀峰，日出時多奇景。復自泰安南趨，渡汶水，經徂徠、梁父二山，對峙若門闕，其南平曠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十餘里，松柏森森，有蒼草生其下，即孔子之墓也。其南曲阜縣，【屬山東兗州府。】城內有孔子廟堂，聖裔衍聖公世守之。曲阜之南為鄒縣，【屬山東兗州府。】孟子故里也。由鄒縣西行至濟寧州，【山東濟寧直隸州州治。】復登舟，順運河南下。

清江浦【屬江蘇清河縣。】淮安縣【江蘇淮安府府治。】自濟寧東南行數里，一閘貫獨山湖，過微山湖口，入江蘇省境。南至宿遷縣，【屬江蘇徐州府。】為水陸衝衢，其南有黃河故道。【昔河流經此入海，後改北向，故名此曰淤黃河。】又南至清江浦，蓋南北

衝要之大埠也，又南全山陽。【有漢韓信釣臺遺蹟。】

江都縣【江蘇揚州府府治。】武進縣【江蘇常州府府治。】舟經山陽，南過寶應縣，【屬江蘇揚州府。】至高郵州，【屬江蘇揚州府。】地多湖，高郵以南始有田。南至江都，則地當南北水陸之衝，商業稱盛。又南至瓜洲口，渡揚子江，見金、焦二山南北對峙。過丹徒縣，南至丹陽縣，【屬江蘇鎮江府。】有練湖之勝。東南至武進，民物豐阜，人稱樂土。

無錫縣【屬江蘇常州府。】吳縣【江蘇蘇州府府治。】自丹陽而東有山，縣延百餘里至無錫，蓋九龍山也。南峰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登惠山，飲石泉，清冽而甘。其南曰陽山，陽山以南，巍然而蔥鬱者，靈巖、穹窿、支硎、元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東，林木陰翳，其高出樹杪而秀者，曰虎邱。虎邱而南六七里至吳縣城，富庶為江蘇之冠，所關商埠，曰青陽地。

太湖【在江蘇吳縣。】嘉興縣【浙江嘉興府府治。】自吳縣南行，有寶帶橋橫跨澹臺湖上，其外即太湖地。【古號具區。】周八百里，中多山，山之最大者曰東、西洞庭。南出吳江縣，【屬江蘇蘇州府。】過八坼、平望，【均屬江蘇吳江縣。】有鴛鴦湖，南入浙江省境。【浙江東為海，南接福建，西鄰安徽、江西，北界江蘇，東西約距六百里，南北約距八百里。西南多山，東北平坦，由西南而東北畫為二域。錢塘江貫其北，甌江流其南，運河自杭州流入江蘇境。其關為商埠者為杭、鄞、永嘉三縣，而杭、鄞二關貿易尤大。】

紹興【浙江紹興府府治。】鄞【浙江寧波府府治。】自杭州【浙江杭州府府治。】東渡錢塘江至西興，【屬浙江蕭山縣。】過蕭山縣，【屬浙江紹興府。】至紹興。山巖環繞，泉水清甘，地產名酒。由紹興東經餘姚縣【屬浙江紹興府。】至鄞，為通商大埠，租界在江北岸。

自浙江鄞縣至福建馬尾

定海縣【直隸廳治。】普陀【屬浙江定海縣。】自鄞乘汽船東駛抵鎮海縣【屬浙江寧波府。】口，甬江入海處也，口外有山嶺然，曰招寶山。傍山右行，島嶼萬千，島之大者曰舟山，周百五十餘里，其南為定海，孤懸海外之一島也。舟山之東僅三里，曰普陀，滿山佛寺，僧徒數千，山麓有潮音、梵音諸洞，海水激盪有聲，西人至夏季輒往避暑。

永嘉縣【浙江溫州府府治。】三都【屬福建。】越定海而南，環舟有島嶼羅列，經三門灣，浙海之佳港也，南至溫州灣。溯甌江上駛，有孤嶼山峭立中流，【宋高宗嘗駐此。】山麓有江心寺，【內

祀宋又大祥。】租界在南岸。自此南駛，入福建省境，【福建為古閩地，東西距九百里，南北約距千里，東南濱海。全境多山嶺，武夷、梁山、天姥為名勝之最。川之大者曰閩江，源出南平縣界，曲折東南流，至福州之五虎門而入於海，流急多灘。氣候暄暖，罕見霜雪。民俗勤儉善貿易，多經營於南洋各島。】至三沙灣。灣有小島，曰三都，周二十里，已闢為商埠。

自福建馬尾至廣東番禺縣

馬尾【屬福建閩縣。】閩縣【福建福州府府治。】自三都南至閩江口，入江上溯至馬尾，有船政局，兩岸有礮臺。其南小山之上，有六角大塔，曰羅星塔。由此改乘小汽船上駛，兩岸巖石高聳，河面漸窄，抵南臺島，南有倉前山，租界在焉。有浮橋，達閩縣，為福建省會，據閩江左岸，多榕樹，故又號榕城，近東門有溫泉。

廈門廳【屬福建泉州府。】汕頭【屬廣東澄海縣。】香港【原屬廣東現為英屬地。】九龍【屬廣東香山縣為英所租借。】由閩縣出閩江口，南駛經臺灣海峽，風濤至為險惡。至廈門，則北至遼海，南至粵海，皆有海船往來，故貿易極盛。相距約三里曰鼓浪嶼，亦闢為商埠。南行入廣東境，【廣東為古粵地，故又稱粵省，東西距九百里，南北距千三百里。山嶺盤繞，北境大庾嶺與江西、湖南分界，南境面海，西南一帶伸海外若鵝頸。有珠江匯東、西、北三江之水南流入海。氣候溫暖，壤地膏腴。南部菁華所萃，故商埠為上海之亞。】經南澳島西行，折入汀江口抵汕頭。西行，抵香港，【英人歷歲經營，商業隆盛，設府治曰維多利亞，有議政、定例二局。】其對岸有九龍半島。【九龍沿海水深可泊巨舟，英人築礮臺建船塢，與香港水陸防護均極嚴重。】

澳門【原屬廣東香山縣，今為葡屬。】廣州灣【屬廣東遂溪縣，今為法租借地。】瓊山縣【廣東瓊州府府治。】北海【在廣東合浦縣南。】番禺縣【廣東廣州府府治。】自香港而西達澳門，西南行至廣州灣。南行抵瓊州海口，孤懸海外，貿易不盛。西北行至北海，外國貨品之輸入廣西者，多由此埠運往。自此折回至澳門，入珠江口，虎門礮臺在焉。至白鵝潭下旋，其旁曰沙面，租界也。與城隔一河，城北越秀山有鎮海樓。

自廣東番禺縣經雲南蒙自縣至江蘇上海縣

佛山鎮【屬廣東南海縣。】蒼梧縣【廣西梧州府府治。】臨桂縣【廣西桂林府府治。】自番禺循粵漢鐵道，西抵佛山，為廣東第二大埠，貿易興盛。西至三水縣，【屬廣東廣州府。】當東西北三江之衝，水陸便利。自此乘汽船泝西江上駛，抵高要縣，【廣東肇慶府府治。】民物饒裕，為兩粵往來要區。西行入廣西省境，【廣西

為古桂林郡，故又稱桂省，東西距千二百里，南北距七百餘里。東南萬山參錯，川之大者曰西江，發源雲南，曲折流橫貫本省，合桂林、林二江之水，東入廣東之珠江，惟地多煙瘴。山中有瑤、苗種人，皆太古遺民，風俗迥異。西南之龍州廳有鎮南關，與法屬越南接壤，為陸路通商要埠，左右石山高聳，形勢雄險，有重兵守之。】抵蒼梧，地為桂省咽喉，全省貿易皆以此為樞紐。及西江通汽船，商業益盛。自此沿桂江北上，過恭城縣，【廣西平樂府府治。】漢瑤雜處，行萬山中，崖高湍急，北至臨桂，廣西省會也，當桂江東岸。

貴筑縣【貴州貴陽府府治。】出臨桂西北行，入貴州省境，【貴州為古黔中地，故又名黔省，東西距千餘里，南北距七百餘里。有南望、西望、板橋、石門、高連、寶陽、關索、飛雲諸名山。川之大者有烏江，北流入大江；有沅江、盤江東南流入廣西。湖南二省關隘重疊，菁密多瘴，設土司治之，分隸各縣。民俗質樸，南部有蠻獠。】行萬山中，徑路崎嶇，榛莽蒙密。經都勻縣，【貴州都勻府府治。】黔南之藩籬也，西北至貴筑，為貴州省會。地近烏江，無祁寒盛暑，惟土地瘠薄。城東二里有銅鼓山，嶺高百仞，【俗傳諸葛亮征南，藏銅鼓於此。】苗蠻雜處，以仲家苗、谷蘭苗為最凶悍。【明王守仁謫龍場驛丞，為修文縣地，因俗化導，群苗悅服。】自此西南行，過關嶺縣。【貴州安順府永寧縣。】渡盤江，經普安縣【屬貴州興義府。】即達雲南省境。【雲南有滇池，故又名滇省，東西距二千五百餘里，南北距千一百餘里，山嶺徧全境，如點蒼、雞足、高黎貢、玉龍，其諸山並以名勝著。川之大者有金沙江、怒江、瀾滄江、盤龍江，湖之大者滇池而外，曰洱海，曰撫仙湖。內而川、廣，外而英屬之緬甸，法屬之越南，商賈懋遷，視為衝要，誠西南雄鎮也。】

昆明縣【雲南雲南府府治。】騰越廳【屬雲南省永昌府。】思茅廳【屬雲南普洱府。】蒙自縣【屬雲南臨安府。】黔滇之交界處有永安坊，題曰滇南勝境，山徑至此較平。西南經霑益州、馬龍州，【屬雲南曲靖府。】抵昆明，為雲南省會。西行過楚雄縣，【雲南楚雄府府治。】西北抵太和縣，【雲南大理府府治。】其地居洱海之西，頗擅形勢。西南行過瀾滄江、潞江至騰越，當西南極邊，為通緬甸之陸路商埠。自此東南行，復渡潞江、瀾滄江至思茅，則商埠也。東渡李仙江，經元江州，【雲南元江直隸州州治。】石屏州【屬雲南臨安府。】至蒙自，【法人自越南東京所築之鐵道經此。】為陸路商埠，頗繁盛。

至此，已至我國極南之境，周游全國之事於是告竣。乃由蒙自出越南之東京海灣，東北航，經南海而還上海縣。【屬江蘇松江府。】

南北之見

康熙己未，鄞縣萬李野預修《明史》，婁蠡縣李剛主為之審定。剛主婉言拒之，謂明宣宗嘗稱長才偉器多出北方，頗怪季野所撰，北土殊少，而深慨於南華北樸之異，是則賢者亦不免有此見，蓋蔽於地也。

地域之有南北，不過辨正方位之一代名詞耳。民生其間，心同理同，雖有不齊，亦不過習俗稍殊而語言或異。至於取舍大端，有如渴飲飢食，夏葛冬裘，豈曾有相背而馳之理。在昔交通梗阻，老死不相往來，性習或尚離歧，而好惡仍歸一致。自風氣漸開，政教漸明，舟車漸備，斯民相生相助之需要漸切，合群進化之功效漸著，世界且日趨於大同，況在一國之內同種之民乎？乃亦較然劃分南北，積不相能，偶或被征服，反抗不已，豈正軌哉。至此說之由來，皇古三代既未前聞，即春秋戰國各野心家力政相攻，亦惟部分競爭，固無所謂南北之說。孟子教陳相而曰：「陳良楚產，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此為修詞者之襯託，無關地域。且在當時尚視楚為南蠻，而視鄒、魯、齊、晉為中國，故有是語。及三國分立，曹丕伐吳，曹之武力不足以取勝，始臨江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南北之說，職是大興。

已墾之土地

各省已墾關之土地，確已達二十億一千六百九十八萬二千畝：

省別 畝為單位)	墾關畝數 (以畝為單位)	省別	墾關畝數 (以
直隸 〇〇〇	一三五 . 八〇〇 . 〇〇〇	山東	七五 . 九七〇 .
山西 〇〇〇	一〇一 . 八三〇 . 〇〇〇	河南	八七 . 九四〇 .
江蘇 〇〇〇	五八 . 六〇〇 . 〇〇〇	安徽	七四 . 八一〇 .
江西 〇〇〇	八九 . 四八〇 . 〇〇〇	浙江	五六 . 六七〇 .
福建 〇〇〇	六六 . 三二〇 . 〇〇〇	湖北	九一 . 四一〇 .
湖南 〇〇〇	一〇三 . 三八〇 . 〇〇〇	陝西	九五 . 二七〇 .

甘肅 三，〇〇〇	九六，九六六，〇〇〇	四川	一六五，六五
廣東 〇〇〇	一二九，九七〇，〇〇〇	廣西	七一，四六六，
雲南 六，〇〇〇	一二七，七四六，〇〇〇	貴州	六四，七七
新疆 〇〇〇	八一，一二〇，〇〇〇	東三省	二四一，八〇五，
總計	二，〇一六，九八二，〇〇〇		

田畝種類

田畝分官民二種。其在直隸者，民賦田、【即普通民田】更名田、【即明代各藩所領編入民田者】農桑田、蒿草籽粒田、葦課田、歸併衙所地、河淤田。其在山東者，民賦田、更名田、歸併衙所地、製鹽地。其在山西者，民賦田、更名田、歸併衙所地。其在江蘇者，民賦田、山蕩淩灘。其在河南者，民賦田、更名田、歸併衙田。其在安徽者，民賦田、水衙所管屯田、草山。其在江西者，民賦田、塘、歸併衙田。其在福建者，民賦田、汲入田、廢寺田。其在浙江者，民賦田、蕩塘湖地、衙所田地。其在湖北者，民賦田、更名田、衙田地、屯田。其在湖南者，民賦田、更名田、屯田。其在陝西者，民賦田、更名田、屯地。其在甘肅者，民賦田、土司田、更名田、屯地、蕃地。其在四川者，民賦田、屯地、土司田。其在廣東者，民賦田、屯地、地溝、車地。其在廣西者，民賦田、瑤田、僮田。其在雲南者，民賦田、馬場、夷地。其在貴州者，民賦田、苗田、土司田、屯田。其在新疆者，民賦田、回田。其在東三省者，民賦田、皇室莊、宗室莊、八旗莊、駐防莊。

旗籍田產

旗籍田產，有奉朝旨賞給之田，曰恩賞地；有親王子弟所授之田，曰貝子貝勒地；有皇室額駙所得之田，曰額駙地；有皇帝之女蒙賞之田，曰公主地；有親王以功受田得以累世承襲者，曰世襲地。世襲之地，有原定世數，襲滿應行交還。而因仍未交之地，有王府公主出聘後將原有田畝帶去之地；有將所得之地帶入內務府者；有因罪被革之王公應行交還而未交之地；有本為漢人投入漢軍旗遂將其地帶入旗籍者：種種轆轤，異常複雜。

小江南

天津城南五里有水田二百餘頃，號曰藍田。田為康熙間總兵藍理所開濬，河渠圩岸，周數十里。藍嘗召閩浙農人督課其間，土人稱為小江南。

無定河

唐人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無定河，在直隸固安縣西北十里，國朝改為永定河，非陝西之無定河也。河水東奔，潮汐無定，故有是稱。

木蘭

木蘭，在熱河東北四百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邊諸蒙古所獻，以供聖祖秋獮。後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即轉而南，不復北往木蘭矣。

伊綏谷

乾隆戊寅，高宗巡幸木蘭，舉秋獮禮，布魯特使臣來朝於布固圖昂阿。先是乙亥，平準夷噶爾藏多爾濟等；丁丑，哈薩克使臣根札爾噶喇等，皆來朝於此，爰賜名其谷曰伊綏。伊綏者，滿語言會極歸極也。

張家口

張家口，東北通多倫經棚，以達中蒙各部；西北通庫倫、恰克圖以及阿爾太等口；西通歸綏、包頭、西蒙、伊烏兩盟以及甘、新等省，實為貿易繁盛之區。

盛京

盛京一地，即奉天，明季稱曰遼州衛。既而太祖收轄東南之蒙古，遂進窺中原，以遼於輿地上最關重要，乃於天命辛酉取其城，越四年，由遼陽移都其間。及順治丁酉，改瀋陽為奉天府，遂為行省。盛京城垣建於有明洪武戊辰，為方式，四面有門。其後則增而為八門，中有皇宮，乃天聰時所改建。城之高計三十五尺，周十里，有四城樓，六百五十一堞，以便置砲。方城之外有一套城，係圓形，城周三十二里，有八門，每間城牆約三里許。城中即為前皇宮室，

已歷百餘年不用，鐘樓鼓樓，則分峙於小東門小西門間。城東二十里，林木暢茂，太祖陵寢在焉，是為東陵。

洮南地勢

洮南在科爾沁右翼前旗，東部介於奉、吉、黑三省之間，去長春、齊齊哈爾均不過五百里，至奉天乃近千里，地勢平衍。北部有洮兒、交流兩河，至城東北五里許合流，仍名洮兒河，岸高水清，泥底面窄，發源於索倫山，東流二百餘里由月亮泡入松花江。泡類湖泊，水勢漫衍，淤泥堆積，致流不能暢，時泛溢為災。城方五里，衢市嚴正。

兀良哈三衛

兀良哈三衛，【福餘衛為嫡酋所居，泰寧、朵顏為其別部】自明洪武季年已建置於遼河流域，及永樂內篡，從征有功，乃割大寧地畀之，三衛益強。兀良哈者，即西北極邊之烏梁海部。塞外疆域地名，每隨人種遷移而定，如前史所謂僑置者，明時兀良哈固逾遼而西即是，至國朝，則為極北藩盟，遠在唐努山南麓矣。蓋廣寧【地即奉天廣寧縣】前屯至喜峰口外屬朵顏，錦州、義州跨及遠東屬泰寧，鐵嶺、開元等衛屬福餘。按三衛為元裔，【遼王阿禮失禮降明，處其眾於此】其遷至西北遠塞，為避也先、俺答之逼，當在明正統、天順間。

東道

奉天至吉林，大道三。自奉天東北走，出鐵嶺，踰開原，與東方鐵路別，經葉赫爾蘇諸站而至伊通州，折而東，越大水河以至吉林，是為中道。長七百六十餘里，坦平寬廣，為三道最。次為西道，蒙人往來最多，故又稱蒙古道。自奉天而至長春而吉林，全途皆有吉長鐵路之汽車通行，而車騎日少，凡長八百三十餘里。蓋長春扼哈爾濱上游，當蒙旗要衝，亦形勢上必爭之地也。其東道，則自奉天東繞海龍、輝發，折而北，掠磐石西鄙以趨吉林，長八百里有奇。此道出深山大林中，崎嶇犖确，行旅不多，馬賊之所潛藏，狐貂之所出沒，蓋行軍之間道而用奇者之所必出也。

由吉林經新城而至龍江府，凡一千零八十餘里，自東清鐵道興，人馬車輛之往來殆倍蓰於昔日。自吉林北出，越烏拉至舒蘭縣，折西行，至於陶賴招驛，一小都會也，東清鐵道出其東。自是更西北，經五家子站、三家子站而至新城，由陶賴招至此，凡二百十四里。沿途多村落，村之四圍繞以樹木，風景絕佳。新城者，舊日之伯都訥也。其城建於康熙癸酉，人口四萬有餘，有銀行商鋪，貿易殊

盛。光、宣間，日益發達，蓋地勢既富衝要，而土性復肥沃，利於耕牧。自是西北二十八里有伯都訥站，松花江、嫩江之所合也。渡江至茂興站，新城至此百餘里矣。茂興站煙戶數百，一小都會也，四十五里至新站。新站之西南為柳官屯，戶數四百餘，蒙古大村落也。有大牧場，牧馬三千餘頭，馬市盛焉。自新站出百九十六里至多耐站，其東方有貝子村，蒙民數十戶，杜爾伯特旗貝子所駐也。自多耐站二百十里有奇而至龍江府。

從濱江廳西北經呼蘭府至龍江府，長五百七十四里，其大部分通東部蒙古之平原，自濱江廳及呼蘭府、雙廟子、龍江府外，皆小村落。冬期，人馬車輛往來極盛。

從琿春廳西至臨江府，長五百四十里，其大部分皆出山間谿谷中，居民少，馬賊橫行，去琿春廳不遠始略平坦。琿春地沃，氣候和燠，尤為吉、黑之冠。

從琿春廳經局子街至鄂穆赫，約六百三十里而近，蓋即從琿春廳至吉林大道之一部。沿道居民以朝鮮人為最多，途通車輛，亦間有困難之所。

從延吉府經古洞河東行至夾皮溝，長七百一十里而弱。延吉府舊稱局子街，自鄂穆赫至琿春廳中間之要地也，距琿春河約四百二十里。街衢以東西大街為最盛，海浪河經市街之中央，橫斷南北，中有渡船，水涸時可徒涉。各署皆在河南，商店在河北。居民三分之一為韓人，三分之一為山東人。自延吉府至夾皮溝，皆道出萬山中，穿羊腸，走峻坂，下谿谷，森林覆地際天，午不見日。有時山澗奔流，遮絕道路，沿途人煙蕭條，行旅之中此為最苦。

從延吉府東北經黃溝至東寧廳，不及七百里，大部分皆山間細徑，不通車。自延吉府百四十里經張家塘子至龍灣，道寬廣，便車騎，路旁田野相半，龍灣亦有旅店及商家。既過龍灣，遂入穆克特亨嶺路，峻坂干雲，深壑無底。其中王家塘子以北，道路至凹凸，甚至巨巖遮路，中容一人，側身乃過，夏日降雨之際，行潦漲溢，行人裹足。沿道無他部落，惟二三獵人之茅舍而已。自龍灣百八十里至黃溝。黃溝一帶，山下村落星散，處處見之，皆樵獵為生者也。北進越二澗，百三十里至綏芬甸子。綏芬甸子者，朝鮮僑民實居大部，華人三十餘戶耳，大率業農及業樵獵者，亦有二三旅店。道路亦出山谷間之細徑，百三十里而近至老黑山，自此至東寧廳。道路雖在山間，然已修整完善，車馬往來，得以自由，沿道人家，稍稍增加。汨汨之細流，經太平川、榆樹川、大肚子川、佛爺溝百二十里達東寧廳。【綏芬廳。】東寧廳者，當綏芬河、大小烏蛇溝河三流之會合點，故又名三岔口。城市為二十年前新建，商業尚盛。

從鄂穆赫至東寧廳，東行稍偏北，長三百五十餘里，殆全不通車輛。自鄂穆赫出山間崎嶇之小道，經鳳凰店、燒鍋屯至牛圈溝，鄂

穆赫以來，蓋白里矣。牛圈溝有特別之小車，以供旅客之賃者。東北道必爾騰湖，湖上漁船頗多，於窰店以東渡牡丹江，【寧古塔河、虎爾哈河】有渡舟一。更前行至松嶺溝，牛圈溝以來百有五里矣。松嶺溝附近有田畝，農人種二麥，其他沿道之大部悉為密樹雜草所覆蔭。松嶺長四十餘里，皆有森林。自是更百有五里，乃至廳治。

自鄂穆赫西南經敦化縣、牡丹江至夾皮溝，凡長四百五十五里，一部分不通車輻，蓋山間之細徑也。自鄂穆赫至黑石頭，中間山道稍廣闊，冬夏皆通車，沿道村落無多。自黑石頭行北三四里，得一湖，直徑里餘，為圓形，湖水不少。自黑石頭經敦家店、亮白頂子、小石頭河至敦化縣，自此道路良好，中途有響水河，夏季水溢時，杜絕車馬之往來。更行約五十米突，又得一河，架木為橋，僅通行人，渡河之地名曰香磨。又會於牡丹江之渡口，名紅石礮子，橋梁渡船皆不備，惟有小石橋一條。自敦化縣七十里，過官屯子、大石頭河、黃泥河子、太平山、前馬號至帽兒山。帽兒山者，一稱柳樺營子，牡丹江上流山間之一村落也，中、韓兩國民之所雜居。道路走山間溪谷，不通車，途中過牡丹江，江上架橋以通南北，沿道人煙蕭條。自帽兒山七十里至牡丹嶺之麓，牡丹嶺中之道路上下於山脊溪坂間，赤松柞樹一望無際，行人往來，皆穿林中，左折右避，僅行一人。途上柳樹河有舟可渡行人，沿道人煙蕭疏，惟柳樹河之北岸有十餘戶，山腹山下有一二戶而已。自牡丹嶺七十七里過富兒河，道路仍在山間。次越富兒嶺、金銀鰲嶺，金銀鰲嶺麓有農民十餘戶。越金銀鰲嶺，出山間之細徑而上大道，稍廣闊，然途中凸凹甚多，巨石散布於道，車殆不可過。自金銀鰲嶺七十里達夾皮溝。

從寧古塔東北經穆林河至蜜山府，凡六百五十四里有餘，大部皆良好之道路，間有車難通行者二三處。自寧古塔出發，於呼石哈村東北行，過三家子、團山子之二村，至於南溝。道路自此向正西行，至磨刀石，其東北約三四里，有磨刀停車場。自磨刀石經過二三之寒村，至穆林河，自此百七十里不足至青溝子嶺。嶺上有古廟一，道路至此非常狹窄，山道至石頭河始稍平坦，過黃泥河子、狹亮子諸小村。自青溝子嶺行二百六十六里，抵蜜山府。【蜂蜜鎮。】

從依蘭府經蜜山府至俄國烏蘇里州伊馬驛，則九百十里不足，道上崎嶇險峻相次，以幅尚寬廣，無不通車之處，然至夏日溪流奔溢，行旅亦往往為之裹足焉。

自吉林鄂穆赫至臨江府，【寧古塔。】自臨江府至依蘭府，【三姓。】行程為六百里，實不過五百五十里。道出山間，險惡難行，有數處僅容一人，不通車，蓋光緒初用兵伊犁所特關者也。自臨江府至三姓，正北直行，傍虎爾哈河而倚白山，凡八站，此數字自一至八名之，頭站起依蘭府，八站則近臨江府矣，每站各駐兵數人。

目百林經土橋子全五常堡，凡三自二十里而近，人馬車輛往來最多。自吉林北越烏拉，至黃山嘴子，東北進，道側皆田園，桑麻翳目，遙望東方，連山重疊，相次而來。過東孤家子，始北行，平野寬廣，時見墟墓數點，蔭以叢樹，零落如殘星。自東孤家子至黑林子，則有四大逆旅，以便旅人寄宿，此一帶町畦相連，黃綠無際。自此更北，溪流涓涓，時見道側或橫小橋，或利徒涉。近土橋子，遙望山岳皆在東北方，土橋子之東，有山河屯，乃鄉鎮也。過老山屯，渡拉林河，近五常府則民居漸稠。五常府者，山間之一都會，人口凡六千以上。自是更北行三十餘里而至五常堡，堡為協領所駐，亦一小市集也。自吉林經烏拉、榆樹縣、阿城縣至濱江廳，凡五百八十五里，此道往來最衝繁。沿松花江東岸行，經烏拉街，於大坡東北行至榆樹縣，沿道村落甚多。至大嶺，北行六十里渡拉林河，至拉林城。自榆樹縣以來，近百七十里矣。拉林城四方形，四面各關一門，商業殷盛。更九十里達阿城縣。阿城縣又名阿什河，故阿勒楚喀城也。城踞阿什河左岸，商業極盛，農產亦豐。西北七十里，乃抵濱江廳。

自吉林經兩江口及萬里河、帽兒山至朝鮮之厚昌縣，計九百八十餘里。自長嶺子經兩江口及頭道流河至萬里河，中間山中小道，僅通單人匹馬，道中所見，惟山岳嵯峨，雜草暢茂，人家既稀，芻糧殆絕，山坳間僅一二窩棚，供旅人憩宿而已。至二道江，乃有舟以渡行人，渡江以後，沿道居民驟多，栽種玉蜀黍、粟米等，頭道流河沿岸，時見淘金者往還其間。自萬里河經湯河口至帽兒山，復有樹木，蒼鬱成林，颯颯嘯啼，數百里內殆無居人。大鋪子湯河口之間，有二細流，涸時一躍可越。由萬里河凡經三百三十里而至帽兒山，俯山而窺，臨江縣治在焉，縣臨鴨綠江，地雖小，山間之要道也。自此更百二十里而至日本屬朝鮮之厚昌縣焉。

發祥之地為建州女真

帝室自稱滿洲為其部族之名，非也，其部族實為女真。女真起於遼世，或謂即古肅慎之轉音，歷遼、金、元皆稱女直，至明而復稱為女真。康熙己未，詔修《明史》，乃盡去之。《滿洲源流攷》徧詳東夷各部族，而獨無女真專條，蓋諱之也。其世系實為建州女真，地在吉林之興京附近。肇祖始受明之衛職，為建州左衛指揮，即愛新覺羅氏猛哥帖木兒也。

吉林為船廠

吉林一名船廠，以其地有修造水師戰船之廠得名。廠濱松花江，光緒庚子前猶存戰船無數，皆康熙間征羅刹時所用，羅刹即俄羅斯也。定例每年必修理一次，如是者幾二百年。庚子俄兵入吉林，取以為柴燒之，不數日盡矣。

聖水渠

長白山有聖水渠，澄澈異常，較之七星湖水每斤輕二兩有奇。

黑龍江

黑龍江水波澄澈，視遼河之渾濁者迥別，而獨以黑名，未知其義安屬，顧名稱已古，歷千數百年矣。《唐書》東夷之靺鞨，分黑水、粟末兩部，粟末為松花江松字之轉音，黑水則音訓相沿，尚仍其舊。滿語本稱為哈薩連烏拉，哈薩連云黑，烏拉云大水也。古今名稱直不稍差，特不知中間忽加附一龍字緣何起義，且明以前地理誌亦未見有此。自康熙以還，朝旨及奏章始悉書是名，漸且數典忘祖矣。

察哈延山

黑龍江之西有山曰察哈延，其穴竅中白晝吐燄，晚則出火，經年不熄。近嗅之，氣味如煤，其灰燼黃白色，如牛馬矢，撚之即碎。

寧古塔

寧古塔，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內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於阜，滿語六為寧姑，坐為特，故曰寧姑特。一譌而曰寧姑臺，再傳而為寧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陂陀，殊不足登。本朝控制諸番，受貂狐皮貢，爰留卒以戍之。有邏車國者，騁諸番，使不得貢，敵之不勝，乃動大眾，勤舟師，遂擇八旗，旗八十人，長戍焉。復立牛祿章京，梅勒昂邦，以重其任。邏車亦不知其國在何所，云舟行萬二千里，不得其疆。其人皆長於鳥鎗，世遂譌鳥為老，譌鎗為羌。康熙間，其地無城郭，實枕河而居，樹短柴柵，環三重，關四門，而命之曰城。中以碎石甃埤丈餘，關東西門，置茅屋數椽，而命之曰衙門，章京行政地也。埤雨即圯，圯隨甃，柵內即八旗所居。當事者厚待士夫，請旨居士夫於城內，餘人則散居諸屯，有數屯焉，隨所居多寡而大小之，無舊址，無定居。如曰牡丹者，滿言一日還也，曰沙兒虎，曰沙嶺，曰泥漿，曰要羅，皆類是。山川不甚惡，水則隨地皆甘冽，或曰葭所融也。有大川，匯眾川而達於海，可以舟。有東京者，在沙嶺北十五里，相傳為前代建都地，遠睇之蒼郁蔥蒨，若城郭雞犬，可歷歷數，馬頭漸近，則荒城蒙茸矣。有橋，堞存而板滅；有城闔，軌存而國滅；有宮殿，基礎存而棟宇滅；有街衢，址存而市滅，有寺，石佛存而剎滅，譌曰賀龍城，其慕容耶？

哈湯

寧古塔有哈湯之險，又曰蝦湯，淖也。數百里俱為泥淖，其深不測，土人呼水在草中如淖者曰紅锈水。人依草墩而行，略一轉側，則人馬俱陷於紅锈水中。冬則冰。

揚子江

揚子江之名由來久矣。蓋江蘇揚州府城南十五里有揚子津，【後稱揚子橋】隋以前津尚臨江，不與瓜洲接，故江面闊至四十里，北人南渡者悉集此津，而江亦以是名焉。及唐時，江濱積沙至二十有五里，瓜洲遂與揚子津相連，江面乃隘至十八里，於是渡江者，南岸則濟自京口之赫山渡，北岸則濟自瓜洲，揚子津之名由是不著，而江竟千古矣。

瓜洲故城

瓜洲舊在江中，形如瓜字，故名。唐時始與陸路相連，宋乾德間，因以築城其上，遂恃為濱江一重鎮焉。年代湮遠，地勢變遷，至道光時，則故城復陷落江心，瓜洲乃名存而實亡矣。惟每當風日晴和，渡江之客，猶時於波光澄清中見堞垣痕影也。

溧陽改隸鎮江

溧陽相國史文靖公，雍正己酉以山西巡撫署福建總督。明年，調署兩江，以本籍疏辭，詔勿許。其時溧陽正屬江寧府，適在總督駐所，是年六月，遂奏請以溧陽改隸鎮江府，從之。

丹徒沙田

江蘇丹徒縣境東北濱江，各地多為沙田，名曰洲圩，如順江、御隆、大港、高資、永固、平昌、圜濱各市鄉沿江一帶，沙田有二十餘萬畝。十年一清丈，計坍塌若干，漲沙若干，招鄉人繳價承領，此常例也。

儀徵改揚子

儀徵縣，因避宣統帝御名，改名為揚子縣。有人出一聯云「揚子雲

渡揚子江到揚子縣」，或對以「端午橋逢端午日出端午門」。

上海之昔日

上海一埠，始僅一黃浦江濱之漁村耳。咸、同粵寇之役，東南紳宦及各埠洋商避難居此者日多，稅源日富。華爾、戈登常勝軍之編制，亦起於是時，李文忠公鴻章因以奏平吳之大業。而當時如龔橙、王韜、容闈之徒，亦多起於上海，時獻奇計於粵寇也。

上海租界之解釋

海通以後，外人至滬經營租界，在當時定議之初，並不名為租界，不過我政府劃定一地，准於此租地建屋耳，故租界之租字，乃係租地之租字移換而來。自我國統治權日漸放棄，於是外人始設工部局以理市政，設巡捕房以總警政，而商埠之上海，乃成為租界之上海矣。觀法大馬路名公館馬路，則以法領事署在此而名，而當時領署不自居衙署之列可知。巡捕房普通稱之曰行，福州路之巡捕房稱老行，南京路之巡捕房稱新行，行為買賣交易之稱謂，則當時巡捕房亦不列於衙署矣。其後，洋文之公共租界為公共殖民地，法租界則更進而為市鄉。宣統辛亥九月，工部局發貼告示，竟大書曰「各國駐滬公地」，是已悍然將租字剔去矣。今則即我華人自稱，間亦省字作法界、英界也。又上海外人勢力，以英、法、美、德為最鉅，故居留人除日本外，亦以四國為最多。惟滬人之稱四國人亦復各別，稱英人曰大英人，頗符國際上互相尊敬之義，稱法人則曰法蘭西人，【間有音訛作拔蘭西者，與洋文原音相去更遠矣。】稱美人則曰花旗人，稱德人則曰迦門人。【迦門係日耳曼之省音。】此種稱謂，稍一移易，【如直稱德人、美人是。】中下社會即不知所對，蓋此事各有其歷史上之緣因也。惟花旗之稱，則當時以與英人語言、文字、種族一一相同，無他標異，故以國旗名其人也。

租界各馬路，在公共租界者，大率以我國行省及內地著名城市命名，在法租界者，大率以該國著名人物命名。而吾人對於兩租界之馬路，亦各有習稱之名，如南京路曰大馬路，公館馬路曰法大馬路，此等不勝屈指。惟彼之命名由於人為，我則並未命名，偶沿有慣稱而已，故新築之路，若愛而近路，若卡德路等，則已無我國之名矣。

上海租界之沿革

上海公共租界面積，凡三萬三千餘畝，習俗所稱英租界、美租界者是也，惟英租界、美租界為光緒己亥以前相傳之名稱。至光緒己亥，西關泥城橋以西至靜安寺路，東北關虹口迤東之地以迄引翔

港，由各國公使議決，將舊時英美租界開東西新闢之地，統名曰公共租界，此租界名稱之沿革也。吾人不察，仍稱蘇州河以南洋涇浜以北為英租界，蘇州河以北迤東為美租界，泥城橋以西公共租界或新租界者，誤也。

濟南山水天下無

山東濟南形勢，南起泰山之麓，蜿蜒北來，而龍洞，而玉函，而歷山，陡然跌落平地，而為省城，東西山嶺迴環，以黃河為門戶，以鵲華為關鎖，海岱間一大都會也。其地本漢濟陰郡，文帝丁丑年為濟南國，景帝初復為郡，歷代屢有改易，明仍為濟南府，國朝因之，改為歷城縣。周二十餘里，其門四，東曰齊川，南曰歷山，西曰濼源，北曰匯波。後復開便門四，東門之南曰巽利，南門之西曰坤順，西門之北曰乾健，北門之東曰艮吉。其外城為咸、同間所築，三面屹然，而獨缺其北，以匯波門為城內出水總口，且外無居民故也。其池，則自南關黑虎泉湧出一脈，劈分兩派，東會珍珠泉，西會趵突泉，濼水相抱而為護城河，雖久旱，色不濁，量不竭。城西北隅有大明湖，會合十數名泉，汪汪而為巨浸，遠山倒影，清流見底，舟穿荷柳，游魚可數。古人云：「濟南山水天下無。」又云：「濟南瀟灑似江南。」信不誣也。

雞鳴島

雞鳴島，屬山東登州府榮成縣，孤懸大海中，明代曾置衛所，大兵入關，農夫野老不願薙髮者類往居之，島田腴甚，且稅吏絕跡，儼然一海外桃源。光緒甲午中日之戰，海軍中人有巡至其地者，島始發見。驟睹居民之褒衣廣袖，爭呼之為道士島，惜居民無讀書者，不能道其詳也。

小邾子故城

嶧山之間為春秋邾國故地，邾入於魯，其後乃遷於鄒。宣統辛亥春，建築津浦鐵路，掘地見故城址。據《兗州志》攷之，知為小邾子故城。

開通太行北道

山西潞安、澤州二府在萬山中，唐以前，有孔道可通車馬，宋後久堙塞，行旅苦之。光緒丙子丁丑間，秦、晉、豫大旱，山西災尤重，至有一村數百戶餓死不留一人者，而澤、潞二郡乃大有年，穀賤，農為之傷，而運道梗阻，竟不克輸出山外。於是朝邑閻文介公

以工部左侍郎家居奉命為山西賑務大臣，巡撫晉思襄公万派員購米湘、鄂，隔越數千里，不得時至。文介謂：「唐會昌中用兵昭義，既可曾敕石雄率朔方軍由平陽東南，取道曲亭進兵，徑指上黨。既可行軍，其軌道必非甚隘，上下未及千年，不應遽無蹤跡可尋」。乃與忠襄謀，派員往勘，往來月餘，得曲亭故址，遵此入山，直抵潞安城外，則舊跡宛然，且廣闊，能並行兩軌，不必鑿山堙谷，僅平夷險阻，即可通車馬。文介大喜，因奏請以放賑餘款興工。未竣，而文介解賑務，忠襄亦調任去，張文襄繼為晉撫，乃始成之。

望都縣

望都縣，舊名慶都，慶都者，堯母名也。乾隆丙寅，諭曰：「朕自正定迴鑾，固城、祁水之間有縣名與堯母同名，義雖述古，於意弗安，其易為望都。」

歸化城

歸化城設官鎮守，南關顏額上為蒙古書，下橫書「翁阿洪」三大字，亦左行，用蒙古式也。城中惟官倉用陶瓦，磚壁堅緻，餘皆土室，空地半之。城南民居稠密，視城內數倍，駝馬如林，間以驢騾。其屋皆以土覆頂，楹聯皆漢字，窗戶精好。

黃河水信

黃河水信，清明後二十日日桃汛，春杪曰菜花水。伏汛以入伏始。四月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遠山消凍，水帶礬腥，曰礬山水。秋汛始立秋，訖霜降。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花水，九月曰登高水。冬曰凌汛。十月曰伏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河上老兵能言之。

伊河洛河瀍河澗河

伊、洛、瀍、澗四河為夏禹治水所開。伊河之水，發源於西南，經過龍門，斜入洛河，離南門七八里。洛河水由西至東，瀍河水由北至南，兩河皆逼近城垣。澗河水由西而灣南，此河離城七里。伊、洛、瀍、澗四水，皆達黃河。伊、洛水深河寬，有船往來。瀍、澗則不及伊、洛，河道隘狹，非在發水時，直同澗流，故難以舟楫。

鄭州

鄭州為上大迫一州縣，初無重要之位置，其風土亦全荒涼。自京漢、汴洛鐵路相繼通行，此為交點，而鄭州之名乃盛傳於世，當道亦因時勢之需要，由散州而升為直隸州。【由開封劃三縣屬之。】

邠州

陝西之邠州，距西安三百二十里，即周太王所居地，皇澗在東門外，過澗在西門外，皆為驛路所必經。州境梨棗彌繁，綠陰數十里不斷，蓋陝省之上腴也。

明礪山距邠州西門十里，乃石山，俗名花果山，在大道旁。是山中空，有七十二洞，曲折相通，總名曰水簾洞。緣山皆鑿佛像，多而且工，大小畢具，年深漸隱，須諦視始辨。摩崖有「隆慶元年創造」六字，隆慶，明穆宗年號也。

天生墩

朔方戈壁，以嘉峪關外為巨，其徑長百二十里，平沙無垠，風色慘黯。其中一阜名天生墩，恆有戍卒據守，至冬夏皆儲積水草，以備兵馬往來之用。先是，岳威信公鍾琪西征過此，疑是墩為土山，飛沙日積，故沒其半，山為發水之源，苟就其頂而深掘之，當有所見，以視儲蓄水料，其勞逸殊矣。因命步卒穿之，竭一日夜之力，至數十丈，在下兵卒忽墮無跡，穴上人俯聽之，惟聞風聲雷吼而已。岳立命輟是役，問之幕師，僅據佛氏地風水火之說解之。可知盤旋大氣，幹運地中，陰陽生剋，歸諸造化，不能以為異也。然徐舍人蒸遠曾云：「戈壁雖積沙無水，草木不生，倘擇老樹本下深鑿之，當有水泉。」在昔烏魯木齊築城時，曾用此法以引水，蓋亦木以水活之意也。

河套

河套夾岸，沃壤千里，岡阜銜接，曠無居人，舟行數百里，始一逢村落。是地沙土雜糅，投種可穫，岸旁衰草長二三尺，紅柳短柏，隨處叢生。紅柳高四五尺，春晚始萌芽，葉碧似柳，枝幹皆赤色，柳條柔韌，居人取織筐篋，色澤妍麗可愛。

甘肅少水

甘肅少水，水甚珍，有至臯蘭者，每宿旅舍，有一盂水送客盥面，盥畢，不可潑去，澄而清之，又供用矣。凡內地諸水不通河者，謂之死水，久則色變，臭穢不可食。甘省獨不然，土井土窖，絕不通

河流，但得水即藏人，雖吳穰不顧也，久之，水得土氣，則清澈可食矣。甘省各處，以得雨為利，惟寧夏不惟不望雨，且懼雨，緣地多鹹氣，雨過日蒸，則鹹氣上升，彌望如雪，植物皆萎，故終歲不雨絕不為意。然寧夏稻田最多，專恃黃河水灌注，水濁而肥，所至禾苗蔬果無不滋發，不必糞田也。田水稍清則放之，又引濁水。

金滿縣

唐代極北之縣治，以金滿縣為最遠且廣，尚有殘碑沒蘚，摩挲可讀。地學家謂其縣即特納格爾，相近為吉木薩地，唐時所設北庭都護府故城基址猶有存者，蓋即李衛公蒞治時所築也。是城圓徑外線約四十里，層累俱土塊疊成，每塊厚一尺，廣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堅重逾於窰磚，叩之能作鏗鏘聲。城中有古寺一，殿廊圯敗，僅餘石檻斷柱，約略可辨為舊宇，以供佛多石質，腰以下盡陷入土，然半截猶高約七八尺，當年金碧崔巍，可想見矣。旁有鐵鐘，高亦七八尺，邊廓有銘鏽錯落，然漫滅莫可辨，審其稜角，意似八分書耳。城以東有小城一，峙崗上，與此若成犄角。土居父老云：「乾隆以前，有攻其故城者，以小城阻力，迫而用火，四圍礮臺遺址即其蹟也。」紀文達公奉檄赴烏魯木齊時，嘗與永餘齋籌畫駐兵地點，時永為迪化城督糧道，接人論事，極見虛心，惟以是處山雜路紛，非屯營善地，磋商於文達，至數日不敢決。文達謂：「是地沿革，前曾略得於父老傳說，徵之古籍，甚為可憑，即援李衛公所築之遺址。重度形勢，確可斷為要隘，後人所見烏足勝之，莫若因其舊而用之，較有把握。」永然其說，因決議修築，名為破城，後為溫大學士改為古城營。其城孤懸天半，然山巒高下，蹊徑錯雜，非過此城不能飛度也。

關西之行路難

出嘉峪關西行，抵安西州，其地荒沙滿目，砂石縱橫，高下難行，西北阻天山，南接青海，幅員為全隴府州冠。行者出關，多駕車馬駱駝，乘暮夜西征，其故有二：一則日間四望無邊，牲畜急欲奔站，易於疲困；一則途中無水，夜涼不至大渴。若當夏季，日中尤不敢行，向晚起程，天明送站，乃行西域之不二法門。遇流沙時，馬行輒退，沙擁輪膠，其俯噴仰鳴之情狀，更可憫也。

迪化

新疆省城治迪化，即漢車師後王庭、唐可汗浮圖城。地勢北阻戈壁，接科布多之防；南憑天山，達土魯番之道；東達巴里坤，通蒙古之捷徑；西帶阿爾雅，據伊塔之上游，西域有事，必爭地也。

準噶爾山河

康熙戊申，準噶爾酋策妄阿拉卜坦來犯邊，聖祖親征，至各多里巴爾哈孫西北望鄂里雞圖有山如案，平衍長百餘里，賜名玉几山。策妄阿拉卜坦敗衄，遁居窩克阿拉里，經年，湖譯名慈母湖，距科布多二日程，所部至食魚為活。既死，其子策凌襲為台吉，殺其異母弟舒魯達瓦，阻伊里河而居，其河深廣，須舟筏乃渡。西路自巴爾庫軍營至其地，二千六百餘里，較北路為近。

青海

青海，古曰西海，闕駟曰「西海東去西平郡二百五十里」是也。曰卑禾羌海，闕駟曰「金城臨羌縣西有卑禾羌海」亦是也。曰零海，酈道元曰：「古西零之地也。」曰鮮水，曰羌谷鹽池，漢神爵初，西羌叛，酒泉太守辛武賢請擊，在鮮水上者；又趙充國請治陜海，以西道橋，今可至鮮水左右；漢元始甲子，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寧與突厥分道襲吐谷渾，還會於青海是也。蒙古語稱庫可諾爾，又曰庫八百五十尺。上古時，海水極廣，蓋北接蒙古瀚海，合渤海、南溟成我國四海之名者也。北魏時周千餘里，唐時尚八百餘里，其後東西徑二百里，南北一百三十里，周圍尚六百六十里，面積二萬七千二百方里。一曰周五百八十里，面積約一萬九千三百方里；一曰周五百三十里也。全海之形如鱸魚，口向西北，四岸群峰環繞。海中二島，自海面準望，則偏於西岸，東一峰名奎遜托洛亥，峰巒純白，上有石洞；稍西一峰，名察漢哈達，蒙古猶言白峰也。二島周九十里，高二百七十仞。島中約有僧寺十餘處，番名刺薩札爾，梵語刺薩，猶漢言佛地也。札爾應作招爾，梵語廟為招，札爾其轉音也。番僧習禪定者，於冰合時裹糴而入，或返或不返。島番或插帳或巖居，約二萬人，或云五萬人，亦於冬時渡冰入口，購辦糧茶，足一歲之食。島陸往來，一日不得達岸，必在冰上經一宿也。沿岸沙石草湖約寬十餘里，有水漲痕，畜牧不至其地，平時人跡稀絕，惟野獸奔突而已。

環青海多高峰，東自察漢托洛亥山、賽前山起，西而復東，至卡裏蓋山止，內喀喇什羅山本與希拉朵山同為一山，哈立蓋山又與卡裏蓋山同為一山，合之凡十三峰，皆分列於各旗族山川之次。海岸窪地小湖泊密如峰房，草湖結草如球，履之而渡，失足則陷，海水漲時，渾而為一。最大者曰巴今泊，漢人呼為海耳子，附青海西岸，如海口之銜珠。四面河流瀦於海者，大小數十道，以布喀河為最巨。布喀河上源有數處，中曰英額池，池分河道二，東流者為哈拉西納河，東南流者為布喀河。右曰沙爾池，分流為河，東下百里

與布喀河合。左曰西爾哈河、羅色河，兩水逕南流，合吉爾瑪爾台河與布喀河，會合於胡胡色爾格嶺吉爾瑪勒台山兩山之中。至此，數支合為一幹，東南流七十里入於海。河流寬而味鹹，產魚最佳，世所稱青海無鱗魚者是也。

青海戈壁

青海和碩特南左翼次旗千格和之西，為朵巴搭連圍牆，圍牆之南為戈壁。戈壁滿語謂沙漠也，蒙語曰額倫，西羌語曰額濟納。戈壁斜長百數十里，寬三十餘里，面積逾五千方里。沙粒微細，間雜碎石，風吹之成浪紋，色純白，瑩然如銀屑。【地學家言戈壁地質本花崗石，以日間酷熱夜間嚴寒漲縮之度過烈，石質霉爛而為微細之沙粒，被風吹散遂成不毛之地，惟間有小沙陀略生水草而已。且多鹹湖，故知為前代內海遺跡，名之曰瀚海允矣。】青海之柴達木及黃河附近諸戈壁占地頗寬，上古時，青海水面本極廣闊，觀於海岸戈壁，及附近戈壁之鹽泊，為古時之海底無疑也。戈壁有石，巨者如卵，小者如豆，沙石下有潛水，沙愈深而質愈粗，其上浮沙最細，下層沙粒如米，泉水即潛其中，至深五六尺。能識沙中泉脈者，莫如駱駝，是以蒙、番行沙漠者，無不以駱駝隨行。夏月，無論晝夜尤為氣燥易渴，駝更不可缺少。駝行沙漠，隨地亂嗅，以前蹄抉沙而鳴者，就其處挖下必得泉眼。其法，張布帳於上風，以障飛沙，挖坎長數尺寬祇尺許，挖去乾沙，再將溼沙挖至見水，約候十分鐘時，泉水即溢，取之不竭。淺者，牛馬駝皆屈前蹄而飲；深者，掘坎之半為斜坦形，以牲畜能下飲為度。飲畢撤帳，須臾，坎為飛沙填滿矣。至泉眼最巨之處，駝群必圍而長鳴，叱之不肯行，一若待人挖驗以顯其能者。

青海漠市

青海巴顏山之北，大沙漠共三處，沙性各有不同。黃河岸之大沙灘，其質為濕沙，枯棘布滿，風力不能簸揚。虎山北之戈壁，其質為沙粒，大如米，中含碎石，風吹之，飛揚不高。惟柴達木北部之大戈壁，東西橫亙二三百里，南北亦百數十里，其質為最細之沙，中雜沙粒，與大漠同。漠中空氣乾燥，有小沙陀，略生水草，人畜入其中，茫然不辨南北，猶在大海風浪間，風颺沙起，則陷沙不得出。倘或風晴日煖，早晚遠望沙中，山岡矗起，結為城郭宮室樓臺殿宇，中有旌旗，有刀劍，有寸馬豆人，各相馳驟，瞬息忽更為樹木，為駱駝牛馬獅象虎豹，又為內地人、塞外人，男女衣服悉如其制，及跡至之，都歸於烏有。古書稱崑崙之山有五城十二樓，即此種雲氣，謂之漠市。蒙、番見者，詫謂佛國顯靈，群焉膜拜而不忍去。其餘零畸之沙磧沙窩，散亂飄忽，均無此壯觀也。

青海柴達木

青海柴達木，土壤遼闊，行程荒遠，然村居相望，一路有停驂息跡之所，循大道而進，各站皆有屋，猶如新疆之官店，旅客實稱便焉。在柴達木南部者，有古城、都藍寺、巴倫、哈多、桑托洛亥、達巴蘇圖、巴彥托懷、哈拉呼遜等處，係由海南西行之路，中以巴倫、巴彥托懷為市鎮，巴彥托懷、桑托洛亥且有溫泉可浴。在北部者，有都藍奇特、庫車、哈順、摩將悉、蘇開、琛如等處，係由海北至安西、新疆之路，摩將悉一站略形寂寞，餘皆市鎮也。在西部者，有清喀利、朱古爾、圖格爾、蘇夾、呼耳托古爾、葛摩耳、哈治格爾、租哈、賽罕托哈、失亞耳托、乃什、什來、拜巴、那林租哈、阿爾善特、潮湃、托羅伊、得布特里、哈雅阿魯、托拉塔拉林、那瑪噶、卓卡、託克多渾、哈爾馬岡、巴爾瑪、那謨克、察汗托輝、巴爾、梯克、哈爾西、馬格來、巴夏伊吉、烏勒爾等處，係西藏、新疆、安西出入之路，內以圖格爾、蘇夾、托克多渾、租哈、察汗托輝【舊冊均稱察汗輝託。】為市鎮。托拉塔拉林，從前林木百餘里不斷，屢經野燒，千年古樹，火燼數月不滅，後惟一片焦土而已。三部村市約有四五處，每處住數十家，少則十餘家、數家，村外圍以小圩牆，亦有有窰屋而無人煙之處。土著自蒙古以外，漢、番兩種所至皆有，西部則纏回居多。所居有窰洞，有土舍，以茅茨木板為牆，而氈幕穹廬，常附近以為居，人畜鬻聚，即數家村落，有時亦頓成市集也。

青海巴顏喀喇山及諸山脈

青海之巴顏喀喇山，譯言大雪山，西面高度平均約一萬八千尺至二萬尺，上接中崑崙，東入青海境，曰巴顏喀喇得里奔山，納木齊圖烏蘭木倫河導源於此。又東為阿木屯巴爾布哈山、巴顏喀喇烏拉山、匝巴顏喀喇山，匝猶言中間也，巴顏喀喇山橫貫青海，至此適中。又東南跨鄂格布拉格河，即小金沙江上源而下。南曰巴顏喀喇札拉山，北曰仄胡爾巴顏喀喇山、擇巴顏喀喇山、巴顏託胡穆嶺、公噶察哈拉嶺、【漢名大雪山。】郭洛克山。【漢名銀坑山。】自此入西藏界，為瑪穆巴顏喀喇山，連峰萬里，諸峰擁護而東。其間巴顏喀喇烏拉山東北岡巒重疊，衍為六七支。最北一支為那木山，即那木洪河發源之谷。一為阿拉克沙爾山，即柴達木河發源之谷。又南一支為布呼集魯肯山，一支為巴爾布哈山，一支為固爾班圖哈圖山及烏拉得錫山，一支為奇爾薩托羅亥山【漢名牛頭山。】及碩羅鄂刺嶺、木素鄂刺嶺。其最近一支則為噶達素齊老峰、碩羅者石、【蒙語石又曰七老。】鄂刺者山，【猶言鄂博。】

即古積石山也。木素鄂刺，漢名雪山。噶達素齊老，譯言為北極星。諸山之間，則黃河重源出焉。噶達素齊老峰下，飛泉百道，旋洄亂石間，曲折而下，匯於鄂敦撻刺。蒙語鄂敦謂星，撻刺謂平川，即古星宿海也。凡山水湧溢之谷，必有亂石堆積，巨川之源，石更紛鋪數十里。星宿海南北僅寬二里許，東西長五六里，怪石嵯

哦，水行石罅中，忽隱忽現，無汪洋之勢。登高俯視，似一片黃砂磧，謂為石中海可也。上古時必係一沙石山，其石質不堅，山水湍激，岩穴洞壑石根為水穿啗，崩頹坼裂，遂陷為深谷。宣統中，岸邊頹石尚有為水沖擊者，細砂浮落，如砂質之搏成者然。

青海大雪山

青海倒淌河之東為大雪山，山後為東科寺地，山之陰陡削不可上，而山之陽則斜坦而袤長。日光暴暖，一山耳，陰陽分位，寒暖判然。倒淌河即發源於其麓，雖有數溝入注，而流尚緩弱，氣陰寒，或曰大雪山產大黃，水為藥氣薰蒸也。西北有地名阿什漢，為哈拉庫圖至察漢托洛亥適中之地，形勢便於控制。又北為察漢托洛亥山，蒙古言察漢為白，托洛亥為頭，謂白雲覆於山頭，故邵陽魏源直譯為白雲山也。山前為察漢城，聖祖親征噶爾丹，遣使宣諭青海諸部落集盟於察漢托羅亥。又羅卜藏丹津之亂，誘諸部盟於察漢托羅海，即此。道光癸未，以其地當孔道，凡諸番入口辦糧，及海番度冰上岸者悉由此道，匪案迭出，乃就其地以建城堡。在隴西各鎮標內調軍弁二十四員、兵千名駐此，以便彈壓而資防護，期限一年更換，咸豐間裁。青海長官每年秋季蒞此祭海，會集蒙、番各長目舉行會盟典禮。光緒丁未，建海神廟於城外，兩山之間可望見青海，迤西為將軍臺，駐兵時為演武場將臺，自此得有漢名。西望青海，水色濃綠如濯錦，天半落霞，又如金蛇萬道游泳中流，島嶼若隱若見，不可逼視。須臾，薄霧混合，海景卷藏，海心山更虛無縹緲而不可望焉。

青海雪嶺

青海有雪嶺，雪深盈丈，長里許，陰風如刀割膚，噤不能聲，人少凍且死，人多則冰凌水溜，下山陡絕處，泥滑失足，杳無蹤跡。雪花隨風飄灑，四時不辨陰晴。

臺灣渡海開禁

臺灣自古不通內地，名曰東番。明天啟中，荷蘭人居之。

順治己丑，鄭成功據之而逐荷人，置承天府，名東都，設二縣，曰天興，曰萬年，其子錦改東都曰東寧省，升縣為州。

康熙辛酉，聖祖用姚啟聖議，授施琅為靖海將軍，征之。

癸亥，琅率舟師由銅山進，入八罩，直抵澎湖，殲其精銳。鄭克塽窮蹙歸命，臺灣平，改置府治，領縣三。

雍正癸卯，復添設一縣。初，私渡之禁嚴，閩、粵人利其土地肥美，輒偷往開墾，久之，欲歸則不忍棄業，歸則干例禁，其父母妻子之在內地者亦不得往。大吏憫焉，曾奏寬其禁，未幾，復停罷。

乾隆己卯，光山吳士功撫閩，特奏懇飭部定議：「嗣後除內地隻身無業之民，及並無嫡屬在臺者，仍遵例不許過臺，有犯即行查拿遞回外；若在臺有業良民，果欲迎其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子婦、孫男女等及同胞兄弟過臺者，許赴臺地接管官報明籍貫、眷屬姓氏、年歲，冊移原籍覈覆給照，回籍搬接；其在內地眷屬，欲過臺完聚，報明該管地方官，移臺核覆，申督撫給照亦如之。過臺時，驗照放行，如人照不符而放行，及濫給路照，各該管官司均分別議處，其餘偷渡人，仍如舊例嚴禁。」疏入，下部議行。

臺灣置郡縣

康熙癸亥，臺灣初定，提督施襄壯公琅請設官鎮守。有謂宜遷其人棄其地者，聖祖召問閣臣，高陽李文勤公霽奏云：「棄其地，恐為外夷所據；遷其人，恐奸宄生心，應如琅議。」上聽之，遂置郡縣。

宋村

浙江開化與遂安交界處，有地名宋村者，環村皆山，惟一谷可通往來。村之大小，民之眾寡，無由知悉，但聞自宋以來，歷元、明迄國朝，村人曾無斗粟尺帛之供，而地方官以其負嶠，不易征勦，亦竟純事放任不加干涉。

茅麓山

茅麓山在湖北鄖陽界，毗連三省，廣數千里，明末流賊餘黨郝搖旗等竄入，明疏宗某繼至，郝等奉為主，恃險假息。康熙初，命圖海督師與川督李國英、護軍統領穆哩瑪率三省兵會勦。諸將皆於層巖陡壁間，攀荊援葛而進，逾年，始蕩平巢穴。故京師諺語，有險難事則曰「又上茅麓山耶」，則當日之形勢可知。

長沙

湖南長沙，在洞庭湖之南，水道以岳州為第一門戶，臨資口為第二門戶，靖港為第三門戶。其陸路，北連湖北，南連粵東，亦寰中形勢之區也。湘江中有沙墳起，若新築之馬路，長短不等，最長者曰老龍沙，長至六七里，長沙命名或以此耳。通商口岸在小西門外，

風俗樸厚，人物繁庶，巨大商店羅列如林。

入蜀之路

入蜀之路，可由秦階經桔柏渡而至劍關，亦可由鳳翔、寶雞經漢中以至寧羌。陸路不同，若取道歸州，穿夔巫入成都，即吳漢伐公孫述之路，其地雖皆屬天彭井絡，而山川形勢迥殊。

入蜀有三谷四道

入蜀有三谷四道，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謂首尾一谷者非也。其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為連雲棧，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谷道，諸葛武侯屯田渭上由之。

棺材峽

三峽有名棺材峽者，高百餘丈，上有棺，不知何年物也。光緒中，有夔州府幕遣人沿緣而上，取棺之木為琴，果取木數片下，木質蒼堅，不知其名。

溫泉

四川關外溫泉，處處有之，其水自岩隙流出，就地貯池，以供人浴。外建屋宇數椽，為官廳寢室廚房諸所，且置役看守，並司灑掃，故凡宴會者，祖餞者，多假坐於此。然屋宇之宏敞清潔，以鑪城為最，裏塘次之，巴塘又次之，餘則僅一池耳。泉有硫質，初浴多暈者，再浴即安。水中有微蟲，由皮膚吸人血，吸飽即去，土人云此吸人毒也。凡有瘡疥，一浴立愈，故關外漢、蠻兩族人，鮮有瘡疥者。泉最溫煖，僅能浴一二十分鐘，縱身體健全者，亦不得過三十分鐘，久則汗涇涇，令人難耐，故有寒疾者一浴亦愈。或浴已酣睡，亦妙。泉能消食，必食而後浴，否則初浴即飢矣，故此泉又名消食泉。泉可飲牛，牛飲之，力倍增，故蠻民往往率數十百牛飲焉。泉水散漫，凝結如白雪，蠻民掃之，用以熬茶磋麵，或糊牆壁，如內地之用石炭石鹼也。

川邊番地

出汶川城五里，坻江從北來，索橋界其上，長可百餘丈，編竹為索，橫亙空中，人行輒蕩漾顛簸，心目暈眩。久之，渡橋沿草坡河折而南，即興文坪桃關，對岸路尺許，下臨千仞，雪後冰凍，控馬行殊可畏也。是河，一源於沙派溝，一源於龍潭溝，下流入岷江。又三十里過碉頭，始見所謂碉者，其圍牆以碎石壘成之，上施木梁，以石板平其頂，可行可坐番人家其間。中峯而高者為戰碉，高至二十餘丈，蓋瞭望之所也，旁插旗，大小以百數，用唐古忒旁行字體，書梵經於上。沿途有轉經樓，其制，於水石湍急處架屋，屋中書經於旗，插旗於輪，置輪於水，使水激而轉之。又三十里抵草坡瓦寺土司行署。自汶川徼外，皆加渴瓦寺安撫使地，西訖於斑斕山，與沃日接壤。

寧遠俛夷之區域

四川寧遠為蠻疆，山谷幽阻，水泉泛濫，無道路可紀載，約計之，則在大渡河以南，敘州府上游之金沙江以北，小金沙江以東，峨馬雷屏之西，度其方面，不過千數百里。若分按之，自大渡南涉，其中除去越嶲、冕寧、鹽源、西昌、會理之內地，蠻族所據之山川，亦不過千里而已。

康藏衛分三區

康、藏、衛實分三區，蓋打箭鑪以西、丹達山以東為康；丹達山以西，如拉薩等處，凡達賴喇嘛所屬者為前藏，班禪喇嘛所屬者為後藏。藏，即唐古忒也。藏之外乃為衛。今者衛已亡矣，藏已與英人立有條約矣，完全者僅一康而已。世人不知有康，一出鑪關即謂之進藏，殆以其語文風俗相同，即視康為藏耶。抑以祇設駐藏大臣而無駐康大臣，即統名為藏耶？以風俗論，西寧、金川亦與藏同，固不得謂西寧、金川為藏也。

西藏

西藏，古號烏斯，唐為土番，在青海西南，處萬山之中。其地縱橫連屬者，南界雲南怒江，北界西寧河源，西極後藏業爾欽之沙漠，東達打箭鑪。後藏可分為二，曰喀齊，曰阿里。

由成都起程至打箭鑪九百二十里，層巒峻嶺，削壁懸崖，隔瀘河勢最險要，天時多寒少暑。打箭鑪東一百三十里有瀘定橋，即瀘水也。初以鐵索橋為渡，後亦有以木船渡人者，水漲則不可過，仍行橋上。橋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覆板於其上。水頗險惡，有大風，亦不可行，為通鑪要隘。

郭達山在打箭鑪東北一里，高七白餘丈，時有青手繞山而行。相傳漢諸葛武侯七擒孟獲時，命郭達至鑪，於沙哇納安鑪造箭，故名。山上有郭將軍廟，將軍郭達也。裏塘在打箭鑪西六百八十餘里，天寒多雨雪，昔隸青海部。層巒疊障，道路紆迴，為西藏要地。

巴塘在裏塘南五百四十五里，土地饒美，氣候暄妍，凡游邊藏者，莫不停驂於此，幾若上海，故有「內地蘇杭、關外巴塘之諺」。然其地無城郭，無街道，漢、蠻雜處，寥寥百餘戶而已。其所以得此美名者，蓋以地當衝衢，百貨齊備，飲食衣服備極奢華，而又有種種名勝之區，供人游眺故也。山則峻標甲噶，水則流合金沙，昔為拉藏罕所屬。去巴塘九百餘里，地名乍丫，一大部落也。

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泥烏蘇流出，烏泥烏蘇，譯言乳牛也。其水名烏魯烏蘇，東南流入察木多，又東南流逕中甸，入雲南境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名麗江。

巴塘至察木多一千四百又五里，中隔乍丫，路出西北，天時無異裏塘，三山環偃，二水合流，為西藏門戶。界通川、滇，北河有四川橋，南河有雲南橋。

瀾滄江有二源，源於察木多之噶爾機雜噶爾山，名雜楮河，一源於察木多之濟魯肯他拉，名傲木楮河，二水會於察木多江巴林寺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為九龍江，流入緬甸境。

瀾滄之西為哈拉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出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諾爾，東南流入察木多，又東南入雲南，為潞江。

拉哩在達隆宗西北，距察木多一千五百餘里，天時嚴寒，山勢陡險，無城郭，所屬寺院，有堪布喇嘛主掌，兼第巴事。又有工布、江達在拉哩西南，工布僻處一隅，而江達則為西藏孔道。天時和暖，產稻米，有水田，絕域中之沃壤也。

黑水源出西藏之喀喇池，入潞江，至緬甸入海。渡黑水，行十餘日，至烏思藏。烏思藏西南二千里，懸崖峭壁，積雪凝冰，山之巔清泉百道，奮湧爭流，而四面群山環峙，有如兒孫。西北走喀齊，西南走天竺，東北走甘陝，東南走川滇，為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奉為鼻祖，則崑崙山也。

渡析支，泝洄而上，四山中有沮洳場，約二百餘里，汎濫不可數計，土名苦敦腦兒，譯言星宿海，黃河發始之源也。

前藏東拉哩西一千零十餘里，有達賴喇嘛坐牀之所，曰布達拉寺，在布達拉山。布達拉山四面皆崇山峻嶺，不生草木，殆古所謂鐵圍

也。具中原隰半衍，南北約六七十里，東西約二百餘里，中遇藏江，自東北繞西北流。藏江之北北山之南，平地突起一石，其周五六里，高一里許，依山疊砌高樓十三層，形勢莊嚴，則布達拉寺也。

羅卜嶺崗，在布達拉西南十五里，為達賴喇嘛沐浴之所。水自藏布江引入池中，池有樹，壁繪諸佛像及青石梯，六佛昇天之遺跡也。

由前藏行八日九百餘里至後藏，地曰札什倫布。翁結巴寺則為班禪額爾德尼坐牀之所。

三瞻

西藏三瞻之地，兩山抱護，形勢險固，土肥產豐。道光中，工勒布盤踞其間，以劫掠行客為事，藏路不通。同治癸亥，蜀督駱文忠以內地兵丁不服水土，借藏兵攻破碉樓山寨，生擒工勒布，並勦其黨，惟藏中墊軍餉五十萬，乃以其地償於藏，仍由藏中派土司治理之。光緒丙申，瞻對土司有離心，蜀督鹿傳霖調兵四營往勦，奪碉樓要口，藏中所委土司子重，以餘黨逃。官軍報捷，鹿督乃改其地為州治，名曰定瞻州。

察木多

察木多，舊名喀木，為西藏之頭藏，據瀾滄江上源薩楚河、鄂穆楚河會流之地，當打箭鑪至前藏之中央，滇、蜀、羌、隴之孔道，藏東第一要隘也。番人所居，背倚南山，碉房深邃，洞宇縈迴，坡下建營壘，築市肆，商業殷盛，無異都會。有二橋，跨南河路通雲南者為雲南橋，跨北河路通四川者為四川橋，實往來通道也。

西康

西康，古康、藏、衛三區之一也，東起打箭鑪，西至丹達山，凡三千餘里；南與雲南之維西、中甸二廳接壤，北踰俄洛已達野番與甘肅交界，亦四千餘里。其西南隅，過雜瑜外經野番境數日程即為英屬。【宣統辛亥春，英人踰野番境在壓壁曲隴樹旗；是年夏，英國游擊貝爾立由雜瑜取道野番境回國，均經邊務大臣趙爾豐電政府與英交涉在案。】西北隅毗連西寧，東南隅抵四川寧遠所屬各州縣之境，東北隅為四川、甘肅之交。幅員遼闊，倍於川，等於藏，為西藏廓爾喀朝貢之大道，駐藏大臣出入之通衢。

歷代不知經營，以地界於酋長，官為土司而自治者十之五，畀於呼圖克圖者十之一，流為野番者十之三，賞給西藏者十之一。光緒丙

千秋，詔設邊務大臣，漸將土司、呼圖克圖之地改土歸流；野番之地征討投誠；賞給西藏之地，如江卡、貢覺、桑昂、雜瑜、瞻對次第收回，均奏明設官，類伍齊、碩搬多、洛隆宗、邊壩四部落亦以兵力收回之。此實宜由康設官，仍以丹達山巔為康、藏分界，則西康之疆域全矣。

西康之山

康境之山甚多，年終積雪，人跡不能到者，山雖高而無名，統而名之曰雪山，無地無之。其人力所通之處，山高有道路者番人名之曰拉，無道路者名之曰熱，猶內地之山有穴者曰岫，出脊者曰岡，大而高凸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廬之類也。

康為川、藏通衢，沿途大山與川交界者曰折山，自此前進則有高日山、博浪工山、三壩山、大朔山、寧靜山、昂地山、王卡山、恩達山、瓦合山，與西藏交界者曰丹達山。此數山者，盛夏之時，天陰則雪；秋冬及春，有時大雪封山，不能行路，驛站亦有阻雪之日，此指大道而言也。小路之山如甘孜赴德格之濯拉，德格赴昌都之熱堽，巴塘赴鹽井之覺隴，白玉赴德格之恩作拉，登科赴召渠之恩科，亦皆高而積雪。此外尚多，不能歷數，惟登高一覽，則眾山俱小矣。

騰吉里湖

騰吉里湖為西藏第一大湖，在拉薩西北，高於海面四千六百四十米突，東西長而南北狹，四周約七十七里。湖水極淨，與雪峰相映，最為奇觀，水含多量鹽分，帶苦味。以氣候寒冷，湖水易冰，際嚴冬則湖面如鏡，土人常往來於冰上。每年五月始裂，聲聞於四遠。

嶺左地勢

梅江，韓江為廣東通渠，江岸名城有潮州、嘉應州。梅江下流會韓江以入海，而鎖鑰於汕頭，連山由南條分支，蜿蜒北走，瀕海揭陽，潮陽諸山尾闈於是，如神龍舒爪，左右拱繞，兩端兀峙，成馬嶼口，口外則雲飛波走，莽無涯涘矣。口內水深且無沙線，故為南方之良港。口內有崎礮台，形勢頗利，近則漸廢，礮亦窳陋，石磴苔荒，大旗風冷，寺台老兵種菜煨芋而外，無所事也。

榆林港

廣東崖州有榆林港，最深，可泊大兵艦，為我國第三船澳。某督在

粵時，擬於瓊州府城外設守，經營榆林港，籌有足款，購有極巨之礮數十尊。及李瀚章繼任，則以臺礮無用，盡舉以贈直督。

粵西異境天開

粵西山水奇特，往往異境天開。相傳某邑鄉人樵採，至一峭壁，無可攀躋，其下忽露洞口，蛇行而入，屈曲十餘丈始見天日，高山平原，清流嘉蔭，靡所不有。出以語眾，且擷幽花異果，以證其實。好事者入而跡之，則有宮室廢址，及漢篆碑版，不知避秦世外者，何以入而復出也。厥後，邑人往游者繁，宰官迷信最深，以為必係鬼神之城，懼干幽譴，固以泥丸，日久遂失所在矣。

廣西省城形勝

廣西省城居全省之北，與湖南接境二百餘里，形勢雄勁。將至城垣，群峰攢簇，僅一線通路，南則面對府江，對岸亦環以諸山。其陸程，至邊關二千餘里，極崎嶇，間無旅店。水程則由府河下梧州，繞上左右江過潯州、南寧，亦在三千里外。灘石阻梗，水淺時，月餘始達，一遇江漲，則立須停舟，更多危險。光緒壬午，法越事起，轉運維艱，即文報急遞，動須半月，當路頗以為憂。以全境四至論之，改省南寧，則要害適中，於邊防大計，呼吸可通。且市廛繁盛，舟楫四達，實為水陸衝途，滇、廣、越南百貨出入，與梧州相等。邊地戍兵，轉餉輪班，皆必由之路，開府於此，真足控制中外也。其後省垣僅通湖南一路，荒陋之狀，不可名言，世號為第一瘠省，信然。

雲貴山水

雲南山多平坦，多高厚，水多清冷，土多黃。貴州山多槎枒，多深阻，水多湍悍，土多沮洳。

滇省水道

滇省水道甚稀，每有一溪一川，皆以江或海名之，大理之洱海，漾濞之漾濞江與瀾滄江，不過大山間一百餘尺闊之巨流耳，以視江浙之太湖，不知當以何物名之。顧江浙人之視丘為山，要亦與滇人以川名海，同一淺見也。

壩子

滇人構平原為壩子，壩子有數万里者，有十餘万里者，有數十万里者，大小不等。至其所謂壩子，非從前之府治，即州縣治，或大村落。蓋雲南全省，本屬嶺地，山嶺居十之七，一遇平原，即相其地勢，以為府治，以為州縣治，或人民集居，因成村落。至若居民數戶，依稍平之坡築室而居，以種玉蜀為生者，則名之為鋪，而不名之為壩子。且壩子多在兩山之間，往往將至一縣或一大村，當下坡時，即先見萬山圍繞中平地一片，惟其形幾如釜底，推以理想，千百年前或本一大河也。

大理下關

大理下關，為雲南迤西門戶，蒼山繞其左，洱海臨其右，誠天然之形勝也。蒼山高度約距地平線七千餘英尺，終年積雪，風景絕佳。至下關西一里許，石城巍峨，古壘高臺，關前有石碑一，書「漢丞相諸葛武侯擒孟獲處」十一字。關以外水聲淙淙，如飛馬奔馳，白浪四濺，誠洱海西流之大觀也。

雲南土司轄地

臨安府屬土司，惟納樓、長舍二舍情形略近內地，江外猛丁一帶，間有平原，其餘多屬礮瘠。普洱府屬，平原頗多。鎮邊廳屬，惟孟連、猛濱平原較大，餘則山多原少。順寧府屬，平原廣漠。永昌府屬，如保山所轄四土司，特苦礮瘠。騰衝府屬，平疇萬頃。蓋沿邊各地，山多者恒瘠，原多者恒肥也。

保塞山

河口為滇邊要塞，顧瘴氣甚重，附近有保塞山，山地高，氣候甚寒，鐵道盤旋其上，守路防塞，兩可兼顧。

臘耳山

臘耳山介楚、黔之間，其山自貴州正大營起，北界老鳳、芭茅、猴子諸山，東接栗林、天星、鴨保、岑頭諸坡，故苗之介居三廳及松桃、銅仁間者，舊史統謂之臘耳山苗。

月崖

貴州思南沿河司東岸有月崖，苗人以漆畫一月於上，夜有光，而日

間黯然，周二又餘，并之為禪。漢人既有是地，相聚而謀曰：「是苗人之以術制我也。」遂巧之。今惟白色一團而已。

蒙古道路

由張家口至庫倫都凡三千六百里，出張家口，一望皆沙漠，淡水殊少，每二三十里始有一井，非土人之拙於墾濬也，其土深厚不易掘耳，往往有掘數百丈尚不得涓滴者。人馬經此，逢井必憩，有時人尚可支持，馬則已渴甚，輒轉必需飲矣。故蒙古交通，除台站外，其所有道路，惟游牧之徑途耳。無水可飲，無柴可取，又無村落可寄宿，一片荒涼，極目不見一人。

多倫

多倫居內蒙中樞，夙為重鎮，猶外蒙之庫倫也。自張家口至此，凡四百八十里，實則口外里數，每里足抵內地二里焉。昔為蒙人游牧之場，康、乾以來，均由漢人陸續開墾，時移業進，漸成鉅鎮矣。

庫倫

庫倫為外蒙總匯，位置在西經九度、北緯四十八度，居喀爾喀土謝圖汗東北部，游牧地最廣。庫倫者，蒙語城柵之意，以四圍皆木柵，故名。城南十餘里有汗山，綿延高聳，茂林蒼翠，蒙人尊之為神山，四時致祭，禁止樵採。自京師正北偏西行，過居庸關，出張家口，西北行三十站，轉北行十四站，至庫倫，距京師四千餘里。更由庫倫北行十一站，至恰克圖，即買賣城是也，再北行，即為西伯利亞。由恰克圖北行五百餘里，即為上烏丁次克，沿鐵路至貝加爾湖，北即伊爾庫次克，與恰克圖相對，一為西伯利亞之大商場，一則蒙古之大商場也。故由上烏丁次克至庫倫，實不過平常十八站地，而至京師，則須四十四站。以軍郵計，八日始達庫倫，即草青馬肥之時，亦須六日。

國朝設庫倫辦事大臣，轄土謝圖汗、車臣汗兩部，車臣汗部西界黑龍江，南界內蒙東盟，以烏珠穆沁旗為界。庫倫辦事，並兼轄恰克圖貿易事宜，凡四十七卡倫，恰克圖東卡倫二十八，屬土謝圖汗、車臣汗二部，恰克圖西卡倫十九，屬三音諾顏、札薩克圖二部，此四十七卡倫，皆歸庫倫辦事大臣管轄，至三音諾顏、札薩克圖二部事，則歸烏里雅蘇臺管轄。土謝圖汗部地勢平坦，水草廣茂，北部多山，南部多沙漠，庫倫即在土謝圖汗部北偏東，察烏罕蓋山互其南，色楞格河繞其東，自左翼右末旗分之，北則高山細流，縱橫蜿蜒，南則平沙廣漠，草木不生，外蒙中部最險之域也。每卡倫，駐庫什固爾兵二百人。庫什固爾者，保安之意，猶漢語保安軍也。然

此種兵皆非能戰者，且訓練無方，器械腐舊，亦徒有具名而已。

庫倫佛山

庫倫多山，有名佛山者，禁地也，徧山皆綠葉松。

哈薩克

哈薩克地居新疆，其種族為蒙古，元之後裔也。當元之盛時，分封於哈薩克，故以哈薩克人呼之。其後子孫蕃衍，有徙居東土耳其斯坦者，有徙居伊犁、科布多、塔爾巴哈台者。其在外蒙哈薩克之哈民，以雍正丁未恰克圖界約及咸豐庚申中俄續約，劃歸俄羅斯，乃不屬於我國。哈人善騎，故俄之哈薩克馬隊頗著名。然因地近寒帶，冬日嚴寒，以南方較為溫煖，頗思內向，往往潛行越界，借地游牧，名曰潛哈，曾經奏明有案。然不敢以原屬我國之蒙、哈、令其為我國之國民者，恐俄人以哈薩克既歸俄國，即指哈人所借之地為俄國之領土也。光緒壬寅、癸卯間，科布多參贊瑞洵及志銳等先後奏請收回借地，迭經諭令潘效蘇會同瑞洵妥籌辦理，並有不得以借地為已成之案憚於更正之諭。然邊疆大吏，皆以為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原奏者非欲認真辦事，不過藉此以邀功，查復者則更畏難苟安，不惜飾詞以罔上，故迄未查明借地實行收回。

京師城門

京城周四十里，高三丈五尺五寸，門九，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北曰東直，南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北曰阜成，明永樂己丑所建，順、康以來，修整宏壯，其名則仍舊貫。

阜成門又名平賊門，平闖賊也。當明末時，闖賊從此門遁出，其南壁上尚有手印之蓮花跡。城內有一胡同，曰追賊胡同，亂定後，居民惡其名，改追賊為錐子，而書平賊為平則。

正陽門門禁

京都城禁綦嚴，向夕即閉，正陽門外城有門三，中央者正對天橋，為馳道所經，故終年不啟，車馬往來咸取道於左右兩門。舊例，京朝官吏除宗室親貴旗人外，皆居外城，每日哺則兩門皆閉，至三鼓時，左右兩門啟一次，以備各官入朝。內城居人之偶留於外城者，即乘此時隨入，故俗有倒趕城之說，又謂之趕夜城，然祇許入不許出，防宵遁也。自光緒庚子拳匪肇禍後，外人以此門密邇使館，時

閉時啟，出入不便，要求弛禁，計之。顧初猶左右虛掩，繼乃虛掩一門，至光、宣間，則上半夜啟左門，下半夜啟右門，於是車馬雜遝，終夜有聲，而交通大便矣。

左門中有觀音殿，殿址始於明，松山之役，思宗聞洪承疇殉國，既賜祭十六壇，復建祠以表其忠。祠成而聞其生降，遂罷，後乃塑大士像以奉之。右門中有關帝廟，廟貌如生而甚短小。相傳像初塑於明宮中，尚有一巨者，同時以塑成之年月日時召術者推算，術者素以神術聞，謂：「大者身且不保，小者則香火可數百年。」語聞於思宗，特留其大者而舁小者於正陽門側。崇禎甲申難作，大內灰飛，像亦同燼，而在門側者，果無恙，至國朝而奉祀如故。

京師五鎮

永定門外煙墩為南方之鎮，大鐘寺為西鎮，雞獅潭為北鎮，黃木廠為東鎮，煤山為中鎮。

帶衛歸海

天津之建治營城，昉自明末，國初時，邑人周姓又曾以私財修之者也。城周九里，闢四門，北帶河，西衛安，南歸極，東鎮海，命名之始，審勢象形，具有深意。光緒庚子，聯軍破天津，八國分兵據其地。和約既定，外兵遵約撤退，而郡城與大沽礮臺同在毀棄之列，爰就圍城舊址築馬路，而所有碑石，則全為英人移往威海，為建造港塢之需。故津人迷信者，群謂四門之名適有「帶衛歸海」等四字，物之成敗有定數也。

古長城

自木蘭北數百里，有土堆巍然，東至俄羅斯，西抵準噶爾，蜿蜒數千里。道光以前，屯戍墩堠猶有存者，土人云古長城也。

萬里長城

長城東起臨榆之山海關，跨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四省，蜿蜒屈曲，約長五千餘里。東半內外均砌巨磚，黃河之西則築以泥土。

蔡元請修築邊牆

康熙辛未，總兵官蔡元疏請修築邊牆，上初命閣臣集九卿於闕門外，面詢可否以聞。群臣未及對，上復召大學士諭曰：「朕思眾志成城，豈在邊牆。」諸臣叩首曰：「大哉王言，臣等見不及此也。」所請遂不準行。

上海縣城沿革

光緒中葉以前，上海縣城僅七門，曰大東，曰小東，曰大南，曰小南，曰西門，曰老北，曰新北，戊申、己酉間，南市漸興，邑紳有以城垣之阻為不便交通者，乃倡拆城築路之說。事為固執者所聞，大倡非議，遣人持籍四出，迫令居民簽名以為抵制，於是遂有拆城保城二黨，私鬩不已。稟之有司，有司莫能袒，則請議於文廟之明倫堂。衝突久之，卒不解決，於是模稜者謂不如不拆城而別闢高大之城門三五以利交通，二黨莫能難也，議遂定。於是復闢新東、小北、小西三門，又別拆小東、新北二門而高大之。

廣州城

廣州有舊城、新城、外城之分舊城，昔為尚可喜駐鎮；新城，則其子姪及漢軍藩屬官僚大小衙署在焉；外城，乃咸豐中粵寇蕭朝貴增築，以資防海，今僅存土基。粵寇既平，官署盡在舊城，漢人居東，旗人居西，中以旗望街分之，撫署為可喜第，最宏敞；將軍署為之孝第，尤壯麗，堂前拜台石，闊六十方尺，深半之，門前獅子二，耿精忠自肇慶取石鑄成，高大無匹。出西門三里，曰寶珠礮臺，曰白鵝潭，曰沙基，曰十三行，曰濠畔街，曰一約，曰二約以至七約，皆各國通商立埠之所也。

臺灣不建城

臺灣平後，雍正年間有請建城垣者，世宗諭云：「臺灣非內地比，此次之易於收復，亦因賊無險可據。設有城垣，賊必負隅抗拒，更費兵力矣。」故臺灣郡縣不建城，而用刺竹。

洛陽之寨

距洛陽城五里有墩，十里有鋪，十里以外，每五里設墩臺。鄉村之煙戶稠密者公同築圍，形式若城，亦有門有樓，特較城稍小，其名曰寨。

湖南苗寨

鎮筭五寨而外，苗寨以土為之，統分十里，上六里即永綏廳，下四里即乾州廳，外更有筭子長官司所轄之苗寨數十處，鎮溪所千戶東南附近之苗寨數十處。苗寨在上六里下四里，初為所官管轄，後隸保靖宣慰司，其性獷悍，土官亦羈縻之而已。千戶長官司所轄，邊牆內者居多數，土官尚能彈壓之，頗知畏法敬官，邊徼有事，撻伐甫及，輒爭先投誠，其風較十里為馴。

達圍寨

四川邊外番人居達圍寨，寨凡三層。其制，下以棲人；中之右，土司居之，左為喇嘛誦經所，中供佛，其上則土司婦女所憩。

安娘壩番寨

安娘壩番寨，疊石三層，入門拾級而上，四周約數十間，中一樓最高，有金頂，為供佛之堂。廊下環小牛皮箏十數，中貫以柱，男婦拽而轉之，箏內皆皮紙所寫各部佛經。番人聰俊者，誦經於佛堂，不能，則日夕轉此經箏，以當課誦。

京師道路

京師街市穢惡，初因官款艱窘，且時為董其事者所乾沒，繼因民居與店戶欲釀資自修街道，而所司吏役輒謂妨損官街，百般訛索，故亦任其蕪穢。又京城例於四月間於各處開溝，蓋溝渠不通，非此不能宣洩地氣也。是時穢臭薰人，易致疫癘，人馬誤陷其中，往往不得活。開溝之處，鬧市獨多，差役因從而漁利。又開溝者，每故意擇大店門口居中開挖，店主以貿易不便，必重賂之，乃稍移偏。光緒中，潘文勤公在工部時，有司員某銳於任事，以開通溝渠平易道路為己任，鋪戶聞之大喜，亦願釀資助費，而文勤執不可。某叩其故，文勤曰：「汝以通溝平道為美，然一時之利也。汝之後，安得復有汝！將至路仍不修，而年年勒令店戶出資，是貽無窮之害矣，不如其已。」遂止。

胡同本為火弄

京師稱巷曰胡同，其義無所出。蓋閩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即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弄，後因訛為胡同。

京師八大胡同

京師八大胡同，名稱最久，皆在正陽門外，即石頭胡同、臙脂胡同、大李紗帽胡同、小李紗帽胡同、百順胡同、皮條營、陝西巷、韓家潭是也。韓家潭初為伶人專有，其家宅俗呼下處，豪客輒於此取樂。光緒庚子亂後，南妓鬻集，伶人失業，始有妓女蹤跡，而入八大胡同之列。或謂有十條胡同，則益以王廣福斜街、櫻桃竹斜街也。

京師王廣福斜街

京師有王廣福斜街，始人競稱為王寡婦斜街，後則易為王廣福三字，地名稍雅，而失其真矣。此與麻狀元胡同可以作對。

上海租界之路

上海公共租界馬路之建築，除南京路、四川路用鐵梨木火磚鋪設外，其餘普通為兩式，一以沙與石子拌和平鋪者，普通名之曰馬路。一以碎石大小疊砌者，普通名之曰石路。

鐵路橋

津浦鐵路之橋，河身偏仄，且河底少沙，故其橋亦普通製造。京漢鐵路之橋，河水漫溢八九里，底多沙土鬆蘇，不易建置，腳用螺旋深入數十丈，誠為世界所未有。正太鐵路越固關井陘之險，汽車行飛崖間，易致顛隕，其軌兩端不等，一端寬四尺八寸半，一端寬三尺三寸，車至寬處，其輪軸自由伸展，至狹處，其輪軸自由收縮，此係我國某工程師之所新發明也。

蘆溝橋

蘆溝橋，在京師廣安門外。溝本桑乾河故道，因其水濁而黑，故曰蘆溝，又曰渾河，國朝改名曰永定河。橋始建於金大定己酉，長約二百餘步，石欄雙鎖，上鑄獅像百餘，姿勢各異，亦前代美術之一種也。在昔為南北往來衝要，騷人墨客過此，必流連題詠，故燕京八景中有「蘆溝曉月」，與「長亭灞橋」同為勝蹟。明顧元起詩云：「西山籠霧晚蒼蒼，一線桑乾萬里長。最是征夫望鄉處，蘆溝橋上月如霜。」自京漢鐵路開車，此橋遂寂寞矣。

船橋

蘭州北門外橋名鎮遠，以船為之，橫排二十四艘，自南岸達北岸，每船相離尋丈，船填土石，頭尾用大鐵索囊磚石沈河底，復用大鐵練連貫之，練環大如盤，兩岸均有鐵柱，插沙土中，大合抱，出地約丈餘，相傳為明初所鑄。船面鋪大木板數層，以草土填平，沿河聯以紅欄。凡往來甘涼口外者，悉由此橋，車馬日以千計，諺所謂「天下黃河一道橋」是也。冬河冰合，甘督率僚屬祭河神，始拆船橋，車馬皆行冰上，正二月間冰泮，仍駕以橋。

臺灣藤橋

臺灣諸羅有遊八社，其第五社曰藤橋。高山對峙，中夾大溪，深數千仞，番人剖大藤為經，繫於兩麓大木上，以小藤為緯，橫織如梁，翼以扶闌。行則搖曳如欲墜，過者股慄目眩，不敢俯睇，而番人以頭頂物，往來如飛。

成都長春橋

四川成都東門外之長春橋，俗呼東門大橋，一名濯錦橋。光緒癸未間修築時，發現宋碑一方，則此橋猶為宋代所建者也。

溜渡

溜渡者，居瀾滄江上岸，至峭削，江寬二三十丈，無可施鐵索，土人細竹為巨纜，兩端綴以石碣，更取藤作三圈，貫纜上，名曰溜箒。渡者自縛箒內，岸人舉纜力送，須臾達中途，纜受重下垂，曲如弓背，渡者以兩手攀纜遞進，始達彼岸。纜有二，以通往來，其運物亦如渡人之法，別以細索繫圈上，中路停滯，則振其索，圈動纜升，久之亦抵岸矣。以用溜渡，故稱此江為溜箒江。

雲南鐵索橋

雲南鐵索橋，在響水關側，兩岸壁立，下臨深谿，亂石壅流，飛濤百丈，以不能累石為柱，則以鐵索大如臂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條，用木絞使直，鋪板作地平，翼以欄杆。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往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

滇中以瀾滄江為最。明李定國燒斷以拒大兵，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

永昌，既逐定國，始勦帑二十金修之。

貴州盤江之橋

黔中盤江一橋，視雲南瀾滄江更勝。鄂爾泰節制三省時，改驛路於此，今為通大理之沿邊要道。

名勝類

燕京八景

金《明昌逸事》有燕京八景，曰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大液秋風、瓊島春陰、薊門飛雨、西山積雪、蘆溝曉月、金臺夕照，明人更薊門飛雨為薊門煙樹。高宗更玉泉垂虹為玉泉趵突，蓋泉從山根仰出，噴薄如珠，實與趵突之義相合也。又更西山積雪為西山晴雪。各景皆勒石，紀之以詩。

京都諸勝

鼓樓 鼓樓在地安門北，昔之金台坊樓，舊名齊政，元建，置銅壺滴漏，制極精妙，故老相傳，以為宋代故物。其制為銅漏壺四，上曰天池，次曰平水，次曰萬分，下曰收水，中奉饒神，設機械。時至，則每刻擊饒者八，以壺水漏為度，涸則隨時增添，冬則用溫水。

鼓樓有門三，樓之東南轉角，街市均斜鋪，樓之西，昔為斜街，率皆歌台酒館，有望湖亭，為達官貴人游賞之地。齊政者，取《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之意。

鐘樓 鐘樓在金台坊東，即萬寧寺之中心閣，元至元中建。後之鐘樓在鼓樓北，明永樂中建，旋燬於火。乾隆乙丑重建，有御製碑。

鐘樓之制，雄敞高明，與鼓樓相望，有八隅四井之名，蓋東西南北街道最為寬廣。至元中建閣四，層簷三重，懸鐘于上，聲遠愈聞之。

玉河橋 玉河橋，在東城根者曰南玉河橋，在東交民巷者曰中玉河橋，在東長安街者曰北玉河橋。水自皇城內箭亭流出，南穿城，歸正陽橋城河，橋東西兩岸皆植柳，垂蔭水面。

觀象台> 觀象台在城東南隅堞堵上，元至元十六年建，中為紫薇

殿，內有御書聯扁，台上舊有元代郭守敬所製渾天儀、問儀、銅球、量天尺諸器。康熙癸丑，以舊儀年久多不可用，御製新儀凡六，曰天體儀，曰赤道儀，曰黃道儀，曰地平經儀，曰地平緯儀，曰記限儀，均陳于台上，歷朝遵用，其舊儀移藏台下。乙未年又製地經平緯儀，乾隆甲子，又製璣衡撫辰儀，並陳台上。

占風竿亦名順風旗，上有鐵箍二十八道，蓋以象二十八宿之數也，自遠即可望之。

紫薇殿東小室曰壺房，即浮漏堂，內有銅人一，銅壺五，曰日天壺，曰夜天壺，曰平壺，曰萬水壺，曰分水壺。每逢日月蝕前三日調壺，則置銅人於萬水壺上，面南抱箭，箭又名量天尺，長三尺一寸，鐫晝夜時刻，上起午正，下盡午初。壺中安箭舟，如銅鼓形，水長舟浮，則箭上出，水盈箭盡，則洩之於池。箭上時刻與赤道相符，晝夜一周，再注水亦如之，雖遇陰雨，其時刻亦無差也。是銅人為調壺所用，固非占日晷長短之具也。東廂三間為測量所，又別有室三楹，為晷影堂，南北平置銅圭於石台，長一丈六尺二寸，闊二尺七寸，周以水渠；南端置銅表高八尺，上端施銅葉，中穿圓孔，徑二分，午正日影自圓孔透圭面，成橢圓形，南界為日體上影，北界為日體下影，中心為中影。

泡子河 泡子河在崇文門東城角，前有長溪，後有廣淀，高堞環其東，天台峙其北，兩岸多高槐垂柳，河水澄鮮，林木明秀，不獨秋冬之際難為懷也。河上諸招提苦無大者，水濱頽園廢圃多置不葺。城內自德勝河外，惟此二三里間無車塵市囂，惜無命駕者耳。宣統年間，河身尚存，經呂公祠南石橋出南水門以入通惠河。

京西諸勝

京西八里莊慈壽寺，明代為慈聖太后祝釐之所，有浮圖十三級，與天寧寺相同。塔旁有二碑，東為太后畫九蓮菩薩像，王錫爵書《瑞蓮賦》，西為太后畫關帝像。後寺毀而浮圖及碑存。西直門之西北，有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去城最近者為高粱橋，清明踏青多在此地。沿河高樓多茶肆，夏日游人多有至者，惟無明代踏青之俗矣。南岸樂善園久毀，後又以牆圍之。再西則為可園，俗稱三貝子花園。又西北岸極樂寺，明代牡丹最盛，寺東有國花堂，成親王書。其後牡丹漸盡，又以海棠名，樹高二三丈，凡數十株，國花堂前後皆海棠。光緒中，海棠亦盡矣。又西北岸大正覺寺，俗稱五塔寺，後亦毀，惟五塔存。又西北岸有萬壽寺，寺建於明，乾隆中重修，為太后祝釐之所。寺極宏麗，大殿後疊石象三神山，舊有松七株，最有名，光緒庚寅後樓火，并松俱燼，但存《七松證道圖》。寺西城關為萬壽街，俗稱蘇州街，兩行列肆，全仿吳中。舊傳太后喜蘇州風景，建此仿之，後已毀盡。又西為麥莊橋，又西為廣仁宮，在南岸，地名藍靛廠，火器營駐此，街衢繁盛，廣仁宮每歲四

月廟市半月，土人稱為西頂。又北東岸有化成寺，又北至海甸。海甸，大鎮也，自康熙以後，御駕歲歲幸園，而此地益盛，王公大臣亦均有園，翰林院有澄懷園，六部司員各賃寺院。清晨趨朝者，咸集德勝、西直二門外，車馬絡驛。公事畢，或食公廚，或就食肆，其肆多臨河，舉網得魚，付之酒家，至足樂也。及咸豐庚申秋，御園被燬，湖上諸園及甸鎮長街，日就零落，舊日士夫居第，多在燈籠庫一帶，後亦頽廢。

水局

京師自地安門橋以西，皆水局也，東南為十剎海，又西為後海，過德勝門而西為積水潭，實一水也。元人謂之海子，宋駉詞所謂「淺碧湖波雪漲，淡黃宮柳煙濛」者也。然都人士遊蹤多集於十剎海，以其去市最近，長夏夕陰，裙屐尤爭趨之。

十剎海

京師十剎海，在後門西，上接積水潭，名淨業湖，下通大內三海，荷花楊柳，風景幽絕。光緒中張文襄入相，建樓數楹為寓廬，自題一聯云：「亭上有蝦兼有菜，濠邊非我亦非魚。」以此地本有蝦菜，亭舊址尚存也。潭上舊有寺，高矗梵宇，顏曰「首善第一樓」。相傳粉牆一帶，即明李西涯故宅，法梧門學士詩龕亦在其間，然已不可確指，惟海旁楊柳夾堤耳。有酒樓曰會賢堂，院宇宏敞，軒窗明徹，王公貴人，遠方游客，消夏攜尊，咸集於此，五六月間，門外車馬盛極一時。

後海

京師之後海較前海為幽僻，人跡罕至，水亦寬，樹木叢雜，坡陀蜿蜒。兩岸多古寺名園、騷人遺蹟，成親王之貽晉齋居其北，法時帆之詩龕在其西，蝦菜亭、楊柳灣、李公橋、十剎海皆在此地。湖上看山，亦以此地為最暢。

陶然亭

陶然亭為都下名勝之一，亭在南下窪，為郎中江藻所建。江，鄂人，取白居易詩「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意以名之。地高曠，三面明窗，尤為雅潔。秋日白楊零落，紅蓼花開，都中墨客騷人多宴於此。

金魚池

京師崇文門外南小市東偏之金魚池，本名魚藻池，取《葩經》王在之義。方塘小泊，縱橫若町畦，居民皆養魚為業，池上有殿，榜曰瑤池。明代都人，每於五月五日，走馬魚藻池以為樂，國初亦然。今則殿址不存，舊俗亦不復舉。但見荇藻一碧，朱魚浮泳，隄旁垂柳成陰，參差掩映，饒有濠濮間想而已。

八里莊

八里莊在京城外，以國初諸老時往看花而名始著，王阮亭、查初白皆有《摩訶菴》詩。其地有酒肆，所售良鄉酒頗著名於時。

二牐

京都昆明湖，例禁泛舟，十剎海僅有踏藕小船，而二牐遂為游人薈萃之所，每歲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帘畫舫，酒肆歌臺，令人疑在秦淮河上。居內城者，例自齊化門外登舟至東便門易舟，至通惠牐；居外城者，則自東便門外登舟，午飯可就牐上酒肆小飲，既酣，或徵歌板，或閱水嬉，悉隨人意。

玉泉山諸勝

京師天然名勝為玉泉山，游者可出西直門，道坦平，垂楊夾道，過海澱鎮，鎮在京西，更前進，至萬壽山麓，孝欽后所建頤和園在焉。自此右折，再折而北，為大路，巨石砌道，厚三四寸，縱七八尺，廣亦四五尺，惜年久失修，兩石相接處已裂巨罅。山有古寺，亦名玉泉。入山門，則見林木蔥鬱，道路迂迴，山麓窪地隨處皆有泉，水清澈可鑑，以手試之，冷冽如冰。池不廣，有小洲三，其上靜明園，當時以十六景著，曰廓然大公，曰芙蓉晴照，曰竹爐山房，曰采香虛徑，曰聖因綜繪，曰繡壁詩態，曰清涼禪窟，曰溪田課耕，曰峽雪琴音，曰玉峰塔影，曰裂帛湖光，曰風篁清聽，曰雲外鐘聲，曰鏡影涵虛，曰翠雲嘉蔭，曰玉泉趵突，流風遺韻，所存不逮其半。山之四周，地低下，前有高水湖，後有裂帛湖，距玉泉咫尺，水脈暗通，而高水裂帛，復合注於昆明湖，即頤和園所據為勝境者也。池旁一船亭，下泊小舟一，平首而昂尾，徧身鐫竹葉形，髹以翠色，可乘之以泛玉泉神廟前，有石級，於此登巖，而泉之穴在其下，涌出作珠點。此間有童子，嘗以小杯取泉水勸游人飲。壁刊二碑，一為「天下第一泉」，一為「御製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高宗碑紀云：「水味貴甘，水質貴輕，玉泉每斗重一兩，

他處名泉無此輕者。池底皆碎石，碧綠水凜凜沉其間，池水不深不淺，終歲如是。」

自此左上，為石塔，四周刊佛像，右上為一洞，洞口前有「澄照」二字，後有「函雲」二字。由石塔而下，繞至古華嚴寺，屋尚整，惜無几案，院旁有資生洞，甚小，過一佛殿，而至伏魔洞，益小。由洞側至玉峰塔下，塔已圯，不可登，然此已為玉泉山之巔矣。塔下一破屋，故為樓兩層，有佛一尊，肢體不備。下山至華嚴洞，較資生、伏魔二洞稍大，四壁刻小佛，或立或坐，或臥或跏，雲紋繞之，其狀萬千，無一同者。中一石臺，置佛像，亦石質，缺首領，蓋頭為銅質，被人盜以易錢也。此洞皆為雲母石或石英，故現黃黑色，即地質學所謂水成巖也。正門為含輝堂，帝后遊山時輒休憩於此。

西山諸勝

自玉泉山騎驢西行，作西山之遊。西山在京西三十里，為太行之首，峰巒起伏，不計萬千，而一峰一名，聞者不易誌，知者不勝道也。其在京畿一帶者，以位置當太行之西，故名西山。由玉泉山來者先至荷葉山，山在玉泉西南平壤間，約八九里入臥佛寺，既唐之兜率寺，雍正間賜名十方普覺寺。門前有琉璃坊一座，前鐫「同參密藏」四字，後鐫「具足精嚴」四字，皆高宗御筆。其內一池作半圓形，蓄小金魚甚多，水石甚清。門內為甬道，長約里許，古松奇檜，夾道森列。殿三進，最後有一臥佛，以手支頤而臥，長約一丈六尺，範銅滲金，精髹五彩。元至治辛巳，詔建西山大壽安寺，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殆即此也。兩隅有方桌，各陳佛鞋，為人民製以奉佛者，大小不一，凡二十餘對，最大者長約二尺五寸，鞋頭闊八九寸。前院有杪欏樹一株，又名七葉樹，其葉七出，略如雞爪，故名。樹最潔，古人謂為鳥不棲蟲不生，幹圍兩人抱，約一丈一尺以上，上半已枯，心空如剗，然巨枝下垂，猶拳曲如虯龍，相傳為唐貞觀建寺時，自西域移植而來者。自臥佛寺至香山之碧雲寺，約三里，西山佛寺累百，以碧雲為最閎麗，故遊西山者，靡不至碧雲。高宗《西山碑記》謂「元耶律楚材裔名阿利吉者，捨宅開山，淨業始構，明正德間稅監于經擴而充之，魏忠賢踵而大之，廟貌益宏」云。出山門，門前二石獅，雕鏤工細，年久冒風雨，黯然作蒼翠色。稍入為一橋，橋下潤深二三丈，樹木雜生兩側，泉流其下，盈不及寸，而汨汨然作暴雨聲，橋之左右，徧植柏樹，濃陰下覆，涼爽宜人。更入，西為般若堂，為禪堂，東有小院，為屋數間，前有鐘亭，左右對峙，腐舊已甚，其一尚有鐘懸於梁。院前壁下有石龍首，泉水自龍口噴出，清而涼，沿壁作石槽，導之下注，聲清越可聽。更入，殿宇傾圯，佛像幾無一完整者。院中為方池，上架石橋。正殿頗舊，殿前左右有八角華表，上鐫經文，字極挺秀。更入，正中為碑亭，內植乾隆己巳年《重修碧雲寺碑記》，碑亭之後又一殿，亦腐舊。更入一院，花木清幽，銀杏、杪欏、白骨松尤

多，為一院，稍小，態階小橋，各書場，右折而正，純稍小，株相傳，四丈而已。客堂，有渠，穴絕佳，橋作四種，折而登，有玉石，方者如白龍，相傳忠賢，其徒私葬衣冠於此。惟松檜甚繁茂。雖殿正，有榆樹，折無所有，是院右折，計三十餘級，橋下六角形，又有一坊，壁作粉紅色，凡十餘級，為一方形臺，以磐石為之，壁刊佛像甚多，中方形者最大，四隅各一次之，前面二座為圓形，頂各有一層，頂各有帽，在塔上俯觀兩側，白骨松數十，預立生墳，寫碑題銜，亭殿僭制，忠賢既除之，後餘荒邱繇互三丈而已。

游者可命碧雲寺僧備山輿，以游香山寺，高宗所建靜宜園在焉，有兵守之，非以名刺白守長，不得徑入。寺建於金大定丙午年，為遼中丞阿吉所捨，殿前二碑，載捨宅始末，碑石光潤如玉，白質紫章。或云，寺即金章宗之會景樓，正統中太監范宏拓之，費七十萬。門徑寬博，喬木夾蔭，流泉界之，依山以為殿宇，寺前有石橋，橋下方池，為知樂濠，瓔珞巖居其東，慈恩殿右為香爐岡，乃乳峰石。昔人謂其時噓雲霧，類匡廬之香爐峰，故名。左為來青軒，下臨絕壑，玉泉諸峰屏列於前，洵勝境也。

靜宜園，外蔽短垣，長約十里，舊時園內有二十八景，有瓔珞巖之巖石片片，錯落平立，隨處可作蒲團坐，色蒼黝。古松奇檜，如掌蓋，如列屏，而泉聲泠然，如磬音之遠至。其上為綠雲深處，樹尤茂，巖下月河如帶，有瀑注之，長約丈許，下激山石，如飛銀花。有南北二水道，北水道以石築長堤，廣僅四五尺，中鑿水軌，寬約五尺許，深祇寸許，自下而高，水汨汨流其間，絕無阻窒泛溢，其來源實居高處可知矣。西至韻琴齋，更入則為正凝堂及暢風樓。其後山石嶙峋，有方亭據其端，前為見心齋，荷池一方，水皆山泉所注，清可以鑑，臨池為軒，所謂清如許也。得月軒懸架池上，憑欄俯瞰，人影宛然，有半圓形之長廊，繞池三面。旋至昭廟，乾隆庚子建，凡三層，兩旁有邃洞，以白石為階，折而上凡數十級，殿居其巔，備極崇宏，惜傾圮已甚，其下瓦礫歷歷，不可任步。門前有琉璃坊，題「慧照騰輝」四字，殿後有六角形御碑亭。

獅子窩，在盧師山麓，西山諸勝之一也。自香山靜宜園而來，道經

門頭村，八旗校閱場將臺已巍然在望。凡越二三嶺，而達獅子窩，蓋自香山至此，已十五里矣。左入，前為關帝殿，後為菩薩殿，右為霍山宗祠，再登為望仙樓，繞廊而至碧雲天，東望平疇，煙雲彌目，石刊「奇觀」二字。由望仙樓東折，得石橋，橋旁有仙人洞，甚小。再下為長廊，有聊齋畫壁，橫廣五尺，高約七尺，凡三十五方，甚完整。廊盡處，建一方亭，由亭側登盧師山【俗名青龍山。】之頂，頗崎嶇，既上，甚平坦，濯濯無一樹。遙望渾河，蜿蜒如帶，而太行山脈，不知幾千萬重，聳接煙雲之內，昆明湖、玉泉山、碧雲寺皆在履舄間矣。至福惠寺，有《重建青龍山福惠寺碑記》，明嘉靖時魏雙慶、王福喜嘗捐巨資，後歸內監管理，故寺無一僧也。

西山有所謂八大處者，一曰寶珠洞，二曰香界寺，三曰龍王堂，四曰大悲寺，五曰三山庵，六曰祕魔崖，七曰重興寺，即靈光寺，八曰長安寺。自獅子窩至翠微山，登寶珠洞，洞甚黝暗，旋至香界寺，前後越數山嶺，無往不陂，無陂不斜，或臨陡壁而進。寺在翠微山麓，舊為平坡寺，創於唐，明仁宗賜名圓通，康熙戊午葺之，賜名聖感寺，乾隆己巳改名。入門，老松一，蔭全院，兩側有鐘亭。更進為天王殿，為佛殿，後進為高樓，凡七楹，兩旁皆有屋，丹朱剝落矣。

自香界寺至虎頭山麓之龍王堂甚近，龍王堂一名海泉菴，又名慧雲禪林，康熙辛丑重建。入門，即至聽泉小榭，下有二泉，一在石階下，鑿龍口出水，瀦為方池，深約四五尺，中蓄金魚。此處之泉名龍泉，鋤月老人有「龍泉甜水歌」，書一小方，懸於小榭，窗懸一聯云：「當戶老松生夕籟，滿山紅葉入新詩。」小榭之左為丹楓染翠軒，殆以院落多植松楓兩木故也。又有觀音堂三間。

自龍王堂至大悲寺甚近，亦稱大悲庵，至此已在翠微山左麓矣，雍正甲辰，慧澄禪師重修。入門，有竹林，蒼翠庇牆，前為藥師殿，殿前有銀杏二株，姿態奇古。後進歷十餘級而登，為大悲殿，明嘉靖丁未所建。

自大悲寺至重興寺亦近，入門，可憩於歸來庵，端方嘗卜居於此，有屋五楹，四壁懸聯額，徐世昌有聯云：「緣石菖蒲蒙綠髮，纏松薜荔長蒼鱗。」端方自書一聯云：「篋有三山記，心藏五岳圖。」錫良復為之記。門臨小池，左倚峭壁，壁上有二洞。院頗荒落，惟樹木蔥鬱，山色湖光兼而有之，此可留宿，且有籐製山輿可乘。池右有石磴數十級，曲折而上，至韜光庵，更上為八角亭，無題名，佇此可以望遠，前有菩薩殿三間。

自靈光寺至祕魔崖，約里許，崖上證果禪寺，明成化間建，相傳祕魔祖師居之。崖在盧師山半，大石嵌空幾二丈，色黝，是名祕魔崖，洞內有石磴一，相傳為盧師晏坐處。其後復有真武洞，甚小，洞旁有軒三間，面對翠微高峰，樹木頗多。東行百餘步，有大石側

立迫旁，一池瀦焉，即大、小青龍所蝥處。在祕魔崖石望，半出一片，渾河在其前。渾河即桑乾河下流，自此向張家口而去焉。舊屋甚多，大半傾圮，山門內鐘鼓樓遺址尚存。

白河風景

自通州至天津，水程三日可達，河身甚廣，寬處約五十餘丈，古所稱白河者是也。河兩岸植楊柳，蜿蜒逶迤，經數百里不絕。當三四月時，舟行其中，篷窗閒眺，千絲萬縷，籠霧含煙，水天皆成碧色，間有竹籬茅舍，隱現於桃柳之間，為狀至麗。

秦淮河

江寧之秦淮河，自文德橋至利涉橋，夾岸河房，向為應試士子僦居地。折而東，至釣魚巷，則鶯花舊隊也，桃葉渡在武定橋畔。

雨花臺

江寧雨花臺地不甚高，而形勢雄壯，登高一望，全城在握。山產石子，紋理圓潤，置於瓦盆石洗中，植水仙花一二株，疏影橫斜，饒有天然風韻，吳門顧希林嘗得一石，上作蝴蝶雙飛形。山之麓，茅屋三楹，茶鑪竹具，可供遊客休憩。

莫愁湖

莫愁湖在江寧水西門外，每至夏令，萬荷競放，掉舟其間，如入香雪海。湖有曾公閣，隔湖清涼山色蔥菁可人，人多假此宴客。

京口三山

京口三山，曰金，曰焦，曰北固，【一曰北顧。】俱負盛名。北固山有寺，曰甘露，在北門外五里許。入寺，有「天下第一江山」六大字嵌於壁，為宋吳琚所書。寺右有樓，曰多景，對江而立，即梳妝臺故址也。樓凡三層，樓右十步小亭，曰一覽，五步大亭，曰江山多處，亭西為石帆樓，再左為彭楊魁三祠，而關帝廟介於其間，最左為高宗和東坡詩碑亭，甘露之勝盡此矣。寺對面如青螺小髻者，即北固山，負地理歷史之重名，其風景卻蠢蠢無足觀，上有礮臺。金山在西城外五里許，額題為「江天禪寺」，曰金山寺者，俗稱也。入門，隨山而高，拾級而登，為大雄寶殿，阿羅漢甚莊嚴。

殿後上十餘級，為藏經樓，樓後為高宗御製詩碑亭，凡二，亭石相
上為塔，塔七級，登臨眺矚，全城宛在目前。塔北有亭，聖祖題
「江天一覽」四字，即妙高臺遺址也。塔下有法海洞，黝黑不辨手
指，有僧居之，洞外有碑曰浮玉山，蓋金山舊名為浮玉也。焦山在
東門外九里許，孤峙江中，須棹舟登之。山麓有海若庵，庵右為高
宗御製詩碑亭，再右為文昌閣、文殊庵、東昇樓，樓憑江，極明
暢，彭剛直公玉麟謂足為焦山諸勝之首云。山上舊有普濟禪院，聖
祖御題為「定慧寺」。寺左為行宮，右為松寥閣，題曰「松寥竹
塢」四字，為高宗御書。再右為瘞鶴銘亭，字漫漶已甚，有一二字
為人鑿壞，以墮水而見重，將以出水而損其天真矣。右有大牆，題
「海不揚波」四大字，所對處即不波亭。右為海西庵，即焦光祠，
壁嵌漢三詔之碑石。後為仰止軒，祀楊椒山像，有三詔洞，即焦光
隱處也，洞狹小，不能容膝。觀音崖有觀音閣，閣左為夕陽樓，上
為西笑閣，折上數十級為迴光精舍。再上為礮台，再上為吸江樓，
上供四面佛，憑檻四眺，群山繞膝下，象山則隔江仰首，若承顏
色，實名勝也。

第一泉

金山寺有第一泉，泉欄作方形，「天下第一泉」之題沒於水中，不
能見，別有題碑曰「中冷泉」者，其別號也。以甌貯泉水，雖高出
甌口二三分而不溢，其厚冽與杭州之虎跑泉相類，味極甘美。

劍池

蘇州虎邱之劍池，相傳為吳王試劍處，有顏真卿書「劍池」二字。

蕪湖風景

蕪湖攬長江之勝，風景極佳。城南有赭山，山傍桃塘，堤柳春舒，
池荷夏放，風景至佳。赭山之巔有高樓，舊為庠序，後則宿兵矣。
對江為臬磯祠，靈旗映漾，宮殿蒼茫。山右為弋磯山，有病院，與
聖公會為比鄰。

汴中名勝

九龍臺在洛城東北瀍河之左，臺高三十六階步，約十丈立方，四周
皆平地，臺有廟宇十餘間，供龍神像。臺右有明季重修石碑，勒
「明欽差督造府第內官監簽書右監丞孔寵重修」。又一碑，其略
曰：「古有九龍臺，基跨邙嶺，地屆瀍濱。」臺基所築，未詳何
時。

仔百閣仕洛陽果關外，離城二里，藏百碑八十餘裡，萬圓長扁個一。魏碑最多，秦漢磚亦有數十件，並有岳武穆行書碑數塊，筆有龍馬精神。

龍門在洛河之南，距城二十五里，兩山相對，形如壁立，中有一水，曰伊河。碑像不計其數，五尊一洞，名曰一鋪，像大至數丈，小至數寸，即以山石原質鑿成，皆北魏時許愿之所築也。天子最高，諸侯次之，大夫又次之，下至庶民祇能寸許也。

香山寺在龍門對面伊闕山上，道途平坦，柏木成林。【此柏有葉無枝，葉生於桿，高而且直，名曰箭桿柏。】外有瑤島、蓬壺諸坊，山秀水碧，廟宇層層如階級，清潔不凡，御碑御匾及沿山佛像亦多。

三百三十有三亭

大興朱竹君名筠，嘗督學福建，於使院西偏為小山，號筍仙山。諸生聞之，爭來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縣咸具，刻名者三百餘人，因名其山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亭」。

九峰山之勝

浙江仙居縣之九峰山，距城十餘里，遙望之適有九峰，遂以得名，層巒疊嶂，上出重霄，中有一峰最高，所謂主峰者是也。山下有亭，游人至，皆稍憩息，乃登山。山路蜿蜒曲折，頗不易行，路旁石壁直立，行一里許，則壁上有洞，洞有木椅一具，相傳為葛洪修道處。又行里許，始至山門，門左側之壁上有泉眼無數，水點下滴，纍纍如貫珠，又如水晶簾，下承以池，水皆落池中，山僧即以之烹茶。入門十數武，有一大石室，如廳事然，後壁設佛龕，龕左有石洞一，深不可測，陰冷之氣侵入肌骨，雖多秉燭亦不能入也。石室東西壁更有五六石洞，皆大如屋宇，或為僧舍，或為客舍，或為庖廚。而客舍之上，又建一小樓，緣梯而升，登樓眺遠，眼界為之一空。昔人有云：「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斯山之勝，概可知矣。山門外左右有小徑，循徑行不遠，又各有石室二間，皆山僧因洞為之，以備人之游覽者。山僧僅四人。每歲游人以八月間為最夥，蓋土著於是月多往游也。

琵琶亭

琵琶亭在九江城外之江岸，乾隆癸亥，瀋陽唐觀察英重修。增建高樓，題額曰「江天遺韻」，壁刊南薰殿本白太傅遺像，嘉慶中歙人方體所摹也。登樓四望，前臨大江，後對廬山，左則古木千重，右

則人煙萬井。樓卜迴廊旋繞，境極幽曠，游人題詠甚多。

黃鶴樓

黃鶴樓為武昌名勝，高幾百尺，俯瞰大江，氣象雄壯。光緒癸未，鄰屋失慎，遂被焚，泊張之洞督鄂重建，改為西式，左右置礮臺，命名曰警鐘樓，然舊時形勝已蕩焉無存矣。當樓燬時，有姜氏老人，年已八十有九，在樓煎茗二十餘年，自第二層樓躍下，得不死，樓中諸物，概能記憶。宣統庚戌，南洋勸業會開幕，有製舊時黃鶴樓雛形者，得老人指示，閱四月而告成，毫髮無異。

奧略樓

光緒末，武昌軍學兩界以南皮張文襄公之洞久督兩湖，為之在黃鶴樓故址建風度樓，供文襄小像其中。及文襄入軍機，致電鄂中，謂：「此樓形勢，關係全鄂，不當為一人所私。」乃改為奧略樓，取《晉書·劉弘傳》中「恢弘奧略，鎮綏南海」語意也。

巴塘八景

巴山積雪 巴塘四周高山，勢若仰孟，山奇峭不毛，終年積雪，映日燦燦，光眩人目。山距巴塘二里，夏時巴塘甚熱，人盡衣葛，而四山之積雪仍依然也。

煖石回陽 巴塘大營官寨側有石一方，厚薄均丈餘，立於熟土中，土人呼為火龍石。謂於乾隆某年自天墜下，而巴塘溫度於是陡加數倍，且謂巴塘終年無雪，亦此石所致。由巴塘糧臺出示保護，漢人援其說，因以煖石回陽名之。

二水交馳 小巴、巴楚，巴塘之二小河也。小巴發源於大朔山下，巴楚發源於啞吧廟側，一流巴塘之東，一流巴塘之西，而混合於清真寺下，不一里而又各分東西，流入金沙江內，土人異之，因呼為二水交馳。

溫泉沐浴 距巴塘二里許有溫泉，夏日可浴，水含硫質，能去疾。光緒某年，巴塘糧員張仲牧捐資建屋，以便人民就浴，並定為單日浴男，雙日浴女，俾免競爭而識區別。

板橋垂釣 巴塘丁零寺外即金沙江正流，藏民以往來不便之故，因建木橋，長八九丈餘，兩面置欄杆。漢族居巴者，因羨河中魚美，每於午後垂釣橋上，遂美其名曰板橋垂釣。

柳林較射 巴塘清具寺卜有柳數百株，藏民於秋收後往往移居林內，終日較射賭酒以為樂。數十人支布為鵠，於五十步外，以木箭射之，連中三次者，群具酒飲之。

桃園賞花 距巴塘五里許有桃園一，居金沙江岸，對岸為龍王廟。漢族居巴者，每於桃花盛時遨遊其間，水聲潺潺，風聲習習，洵足開拓胸襟而忘戍邊之苦也。

古桑抱石 巴塘大營官寨有古桑一株，大幾盈抱，樹中藏一巨石，土人呼為桑抱石，其地因以得名。某有詩云：「礦植原來性不同，古桑抱石信天工。天涯地角無論匹，要算巴山第一宗。」

三十六江樓

粵東三水江口有行臺，舊為總督閱兵駐節之地，後遷肇慶，其地遂廢。阮元改為書院，飛閣臨江，規模宏壯，題曰「三十六江樓」。蓋謂北江所匯者九，浚江、始興江、墨江、錦江、翁江、麻江、琶江、濱江、蒼江也；西江所匯者二十七，北盤江、南盤江、龍塘江、思興江、牂牁江、柳江、離江、誓江、潯江、西洋江、洛青江、馱蒙江、黃龍江、橘江、荔江、藤江、秀江、橫槎江、邕江、秋風江、賀江、新江、白馬江、金城江、綠甕江、蕉花江、武陽江也。諸江之水同流於此，故以為名，是可與二十四橋同為詩料也。

榕巢

查禮檢堂為粵西太守，署園有大榕樹一株，其幹旁出者四，檢堂謂可架屋其上，乃斲木為書屋，名曰榕巢，并以自號焉。窗明几淨，掩映綠陰中，退食後，輒梯而上，品書畫，閱文史，頗為退閑勝地。丁艱去，接任者來，熟視笑曰：「此中大便甚佳！」遂穴其板作廁。

粵西奇山

粵西山勢突然而起，闐然而止，如陽朔山水，舉國推之，阮文達公總制兩廣，且有「願令陽朔」之語，以其奇也。其山皆石從土出，墳然而高，變態百端，悉肖物形，上下數十里，無一相同者。

雲南響水塘瀑布

滇中廣南府有地名響水塘者，其瀑自下而上，躍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即聞轟雷聲，漸近里許，則對面語不相聞，惟見白雨濺空，皆

噴而上，高十餘丈，碎點飛灑，濛濛成一片煙霧，闊可十畝，噴而復落，流為澗。驛路在澗石之右，少焉循路而上，則與瀑頂相並。蓋其上又有大山，大山諸水匯於此，跌而下，正值大石如盤陀者，觸而激射，是以濺入空際，非真逆流之瀑也。

名勝聯句

嘉善金眉生安清，嘗過鄂渚，集古詩題曰：「大江流日夜，西北有高樓。」至三醉亭，題曰：「對此茫茫百端集，此老惓惓天下憂。」至大江中，銳下豐上，如置石盤盂中。碧蘿紅葉，秋景尤小麗，金嘗兩過之，書聯曰：「有美一人，中夜聞五銖環珮；遺世獨立，下游俯兩點金焦。」九江琵琶亭，金有一聯曰：「燈影幢幢，悽絕暗風吹雨夜；荻花瑟瑟，魂銷明月繞船時。」蘇州新修滄浪亭，成應敏齋廉訪囑金擬一聯曰：「小子聽之，濯足濯纓皆自取；先生醉矣，一邱一壑亦陶然。」南昌百花洲，遠景琵琶亭，近景滕王閣，阮文達公元嘗集白詩、王序為聯云：「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雪潭影日悠悠。」又吳城縣望湖亭，相傳為吳周瑜練水軍處，粵寇之亂盡圮，彭剛直公玉麟修復之，聯云：「戰艦列千軍，想當年小喬夫婿，破浪乘風，多少雄姿英發，今我戈船來寄績，弔古憑欄，幾許事業興亡，祇贏得殘灰劫火；湖天開一碧，看此日大地山河，落霞孤鶩，無復活潑生機，誰家鐵笛暗飛聲，悲歌擊筑，把那些滄桑感慨，暫付與芳草斜陽。」又滕王閣有聯云：「奇文共欣賞，我輩復登臨。」秦淮風月，千古艷稱。同治間，粵寇既平，其兩岸河房先後興築，繁盛如昔，各處聯語頗有佳者。林氏水閣云：「六朝金粉，十里笙歌，裙屐昔年遊，最難忘北海豪情，西園雅集；九曲晴波，三生夢影，樓臺依舊好，且消受東山絲竹，南部煙花。」懷素閣水榭云：「看一水西流，畫舫清樽，且喜金吾不禁；唱大江東去，銅琶鐵板，須邀玉局同來。」夢綠軒水榭云：「璧月夜夜，瓊樹朝朝，綠水紅橋舟似織；詩老鶯鶯，公子燕燕，清歌妙舞酒如淮。」莫愁湖勝棋樓云：「湖號莫愁，女號莫愁，天下事愁原不少；王亦有像，侯亦有像，古今人像此無多。」黃山奇勝聞天下，慈光寺有歙縣曹文正公振鏞聯云：「讀經雲海花飛雨，說法天都石點頭。」普賢庵有不署名一聯云：「奇妙脫凡蹊，果到峰頭始信；光明凌絕頂，直從天外飛來。」杭州西湖冷泉亭有左文襄公宗棠一聯云：「在山本清，泉自源頭冷起；人世皆幻，峰從天外飛來。」與董思白舊聯：「泉自幾時冷起，峰從何處飛來。」一問一答，各臻其妙。又孤山以林和靖而傳，咸豐辛酉，仁和典史上杭林兆霖與其母妻姊妹六人，同殉粵寇之難，杭人為營塚於和靖墓側，立祠塚前。祠有薛慰農時雨、明克庵德二聯頗佳，薛聯云：「大節媿閭公，取義成仁，青史從今尊縣尉；忠魂依處士，補梅招鶴，孤山終古屬林家。」明聯云：「上下五百年，處士忠臣各今古；迴環三十里，于祠鄂廟共湖山。」安慶府中江第一亭，負城臨江，為郡城勝景，太湖李振鈞有聯云：「秋色滿東南，笑赤壁以還，與客泛舟無

御史隨之，次白官及供差人寺皆入。

午門

午門為紫禁城正門，三闕上覆，重樓九間，門前左設嘉量，右設日圭。左右各一闕，西向者曰左掖，東向者曰右掖，上覆鐘鼓明廊，翼以兩觀，傑閣四聳，與中相輔，俗稱五鳳樓。凡視朝，則鳴鐘鼓於樓上，駕出入，午門鳴鐘，祭享太廟則以鼓，凱旋獻俘，御午門樓行受俘禮。每歲十月朔，頒時憲書於午門外，若有恩詔，亦於是頒之，自丹鳳口中垂下。

禁中宮殿

乾清門之內為乾清宮，宮門之東曰昭仁殿，西曰弘德殿。東宮及諸王讀書之所，一在門之東曰東書房，一在門之西曰西書房，皆北向。翰林院直廬曰南書房，與西書房僅隔一垣，循西廊稍北，曰繙書房，在月華門之南。月華門北曰懋勤殿，乾清宮正北曰交泰殿，交泰殿正北曰坤寧宮，宮有東西二煖殿，坤寧宮直北曰欽安殿，又北為御花園、神武門。自昭仁、弘德而北兩翼相比者，東曰延禧宮、承乾宮、景陽宮、景仁宮、長春宮、鍾粹宮，西曰翊坤宮、永和宮、咸福宮、永壽宮、啟祥宮、儲秀宮。御茶房在乾清宮東北，御書房、古董房在景陽宮內，敬事房在景仁宮內，中正殿在長春宮之西，又西為咸安宮，天穹殿在景陽宮東，以上皆在宮門之內。乾清門之東曰內左門，西曰內右門，北下東向者曰日精門、昭華門、基化門、景和門，近光左門西向者曰月華門、端則門、隆福門，近光右門、月華門之外曰隆宗門，門之西曰養心殿，南曰慈寧宮，【太皇太后所居。】景和門之東為毓慶宮，【皇太子宮也。】又東為寧壽宮。此外尚有兆祥所、遇喜所，所內永安亭、南府西路、南府中路、東庫房、西庫房、鷹房、大小狗房、鳥槍房、鴿子房、裱房、藥房、露房等名，皆不在宮殿之列。

寧壽宮

寧壽宮為皇太后所居，每晨后妃均往候起居，謂之跪安。

咸安宮

武英殿西有咸安宮在焉，為近支宗室子弟讀書處，特設咸安宮教習一員。

安佑宮

安佑宮在圓明園西北隅，朱扉黃蕙，一如寢廟制，供奉聖祖、世宗、高宗神牌。仁宗於駐蹕御園日，行瞻謁禮，每年四月初八日率諸皇子近御王大臣拜謁，其朔望薦熟徹饌，一如典禮，皆由內務府大臣承辦。

樂壽宮

樂壽宮在頤和園湖濱，孝欽后常居之，以為觀書憩息之所，興至則游湖，臥室無一定。

水晶宮

大內御花園東有土阜一區，向以日者之言不宜建築，宣統己酉，興修水殿，四圍浚池，引玉泉山水環繞之，殿上窗櫺承塵金鋪，無不嵌以玻璃，隆裕后自題扁額曰「靈沼軒」，俗呼為水晶宮。

北郊齋宮

明嘉靖更定祀典，分祀天地，北郊未建齋宮。高宗念祀典甚鉅，未可二郊，宜建北郊齋宮，規模一如南郊。乾隆己巳，上宿齋宮，天時暑熱，從者多暈，因仍舊制齋於內宮，恤臣僚也。後以齋宮為更衣殿，不復駐蹕焉。

熱河行宮

熱河行宮名避暑山莊，皇帝夏日駐蹕之所也。極池館樓臺之勝，內有銅佛殿一所，柱壁以精銅為之，藏銅佛像百餘尊，皆裸形秘戲圖也。

奉天行宮

行宮之建，在未入關以前，屋不宏敞，約百餘間，四重四廂而已，一曰大清門，二曰崇政殿，三曰鳳凰樓，四曰清寧宮。大清門前有大圍牆，牆之東曰東華門，額題「文德坊」，西曰西華門，額題「武功坊」。大清門後，左曰飛龍閣，右曰翔鳳閣。崇政殿有左右二翼門，殿後左有師□齋、月華樓，右有霞綺樓、協中齋。再入即

壽皇殿

壽皇殿在景山門內正北，殿凡九室，重檐金楹，一如太廟制，供奉列聖御容。仁宗遇元旦歲暮及聖誕忌辰皆親詣行禮，諸皇子皇孫及近支親郡王皆從。旁為永思殿，即列聖苦廬地，凡瞻謁日，必於永思殿傳膳辦事。

承光殿

承光殿在北海團城內，為遼、金舊址，凡三間，中懸大匾一，書曰「大圓寶鏡」，旁柱有一聯曰：「七寶莊嚴開玉鏡，萬年福壽護金甌。」為孝欽后書；其前兩柱，亦懸一聯云：「九陌紅塵飛不到，十洲清氣曉來多。」則文宗御筆也。

光緒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京師北門外有祈年殿，光緒己丑八月二十四日寅刻，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忽霹靂一聲，直擊祈年殿前所懸之額，碎墮陛上，雷火燃著懸額之木。未刻，殿中火起，煙燄自榻扇窗櫺出，燒著樑柱，其光熊熊，如赤虹亙天。守壇官弁鳴鑼報警，步軍統領發令箭，傳集官兵及五城坊官水會奔救，殿宇過高，水激不到，雖雨勢傾盆，又為琉璃亭頂所隔，奉祀劉世印率人進殿，將列祖列宗楠木雕刻之九龍大寶座取出，而皇天上帝之寶座火已燃及，無從措手。戌刻後，祈年殿八十一楹及檀木雕成之朱扉黃座悉為灰燼。數十里內，光同白晝，香氣勃發，蓋其楹棟皆以香楠木為之，大逾合抱，為明成祖時所建也。火至天明始熄，丹陛上之漢白玉石欄杆悉炸裂。二十六日，奉詔懲處太常寺各官及壇戶有典守之責者，嘉獎五城水會紳董，並以寅畏天災君臣交儆之意宣示內外大小臣工。

孝欽后訓政時之殿

殿約長二百尺，寬一百五十尺，以烏木為之，一切鋪飾皆黃建絨。偏左置長案，鋪黃緞。孝欽后入殿升寶座，兩旁有孔雀毛所製之翼各一柄，皇帝之座在其左，大臣皆跪於案前，面孝欽。殿後有若暖閣者，約長二十尺，寬十八尺，圍以雕欄，約高二尺，可容一人出入，登陛六級，即至此處。後有小屏，寶座後有屏風，長二十尺，高十尺。

崇政殿

流，地勢平衍，凡數頃。【具地為外潘朝止錫晏及平時侍衛校尉之
所，每歲燈節，則陳火戲於此處。】山高水長樓之北，度橋，由山口
入，梵剎四面折而北，為劉猛將軍廟。月地雲居之後循山徑入，為鴻慈永
度橋，【四十景之一也。】安佑宮前琉璃坊座南面額也，左右石華表
祐各一，坊南及東西復有三坊，環列其南，為月河橋。又東南為政孚
殿井亭各一，左龕奉世宗御容，右龕奉高宗御容，左右配殿各五楹，碑
祖御各一，燎亭各一。鴻慈永祐後垣西北為紫碧山房，前宇為橫雲堂
山房，東宕洞中為石帆室，東南為豐樂軒，北為霽華樓，迤東為景
暉樓。橫雲堂東則彙芳書院也，【四十景之一也。】內宇為抒藻軒，
後為涵遠齋，齋前西垣內為翠照樓，東垣內為倬雲樓，又東為眉月
軒，樓南稍彙芳書院之南為日天琳宇，西前樓下之正字也，其制有中
橋殘雪。中後樓上下各七楹，有西前樓、西後樓上下各七楹，前後樓
間穿堂，西前樓南為東轉角樓，又西稍南為西轉角樓，中前樓之東垣
內八方亭為楞嚴壇。又東別院為瑞應宮，前為仁應殿，中為和感
殿，後為宴安殿。日天琳宇迤東稍南，稻田彌望，河水周環，中有
田字式殿，凡四門，其東北面皆有樓，北樓玉宇為澹泊寧靜，【四
十景之一也】東為曙光樓，殿之東門外為翠扶樓，西門外別垣內宇
為多稼軒，七楹。其東臨稻畦者，前為觀稼軒，後為怡情悅目，為
稻香亭，又東稍北為溪山不盡，為蘭溪隱玉，多稼軒西池南為水精
域，西偏為靜香屋，為招鶴磴，池後東北為寸碧，西北為引勝，正
北為互妙樓。澹泊寧靜度河橋而西為映水蘭香，【四十景之一
也。】東南為釣魚磯，北為印月池，又北為知耕織，為濯龍沼，西
南為貴織山堂、祀蠶神。映水蘭香東北為水木明瑟，【四十景之一
也。】其北稍西為文源閣，上下各六楹，【乾隆甲午年所建，與文
淵閣、文津閣皆貯四庫全書，並有記。】閣西為柳浪聞鶯。西北環
池帶河為濂溪樂處，【四十景之一也。】後為雲香清勝，東為芰荷
深處。折而東北為香雪廊，廊東為雲霞舒卷樓，為臨泉亭，其南為
彙萬總春之廟，正殿為蕃育群芳，東北為香遠益清樓，西為樂天
和，為味真書屋，又西為池水共心月同明。廟東沿山徑出為普濟
橋，濂溪樂處迤北對河外稻塍者為多稼如雲，【四十景之一也。】
前為芰荷香，東南為湛綠色，東北為魚躍鳶飛，【四十景之一
也。】四面為門，各五楹，東為暢觀軒，西南為鋪翠環流，樓南為
傳妙室。又南出山口為多子亭，其東禾疇彌望。河南北岸仿農居村
市者曰北遠山村，【四十景之一也。】北岸石垣西為蘭野，後為繪
雨精舍，其西南為水村圖。又西有樓，前後相屬，前為皆春閣，後
為稻涼樓，又西為耕雲堂，為若帆閣，西南臨河為西峰秀色。【四
十景之一也。】河西為小匡廬，東為含韻齋，又東為一堂和氣，又東

咸豐庚申十月十六日，英法聯軍至天津，文宗方園居，聞敵至通州，倉卒率后妃幸熱河。十九日，英人至圓明園宮門，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敵兵已去，文知奸人必乘間起，守衛禁兵無一在者，索馬還內，投福海死。奸人乘時縱火，入宮劫掠，敵兵從之，火三晝夜不熄。

安樂渡

故事，皇帝在圓明園御舟徐行，則岸上宮人必曼聲呼曰：「安樂渡。」遞相呼喚，其聲悠颺不絕，至舟達彼岸乃已。文宗出狩時，穆宗尚在抱，戲效其聲，上撫穆宗首曰：「今日無復有是矣。」言訖，潸然淚下，內侍等皆相顧悽惶不已。

綺春園

含暉園在圓明園東，有複道相屬，仁宗三女莊敬公主釐降時，賜居於此。公主薨，額駙索特那木多爾濟照例繳進，又以成哲親王寓園西爽村均併入綺春園中。道光時，宣宗尊養孝和后於綺春園，文宗初元，亦奉孝靜后居此，問安視膳，一如道光間禮。蓋文宗幼時失母，為孝靜所撫育，故即位後孝靜由康慈皇貴太妃尊為太后也。咸豐庚申淀園之災，綺春亦同歸煨燼矣。

頤和園

光緒乙酉冬，有詔天下今已太平，可重修清漪園以備臨幸，改名頤和園，然苦於籌款無術。恭邸為孝欽后言，以興辦海軍名義，責疆吏年撥定款，就中挪移十之六七，園可成也。孝欽用其言。北洋海軍粗以成立，甲午敗後，盡移各省所解海軍經費以建頤和園，常年經費亦頗不貲。白玉石階級每年一易，易後太監必椎而碎之，碎則更修，龍舟亦然，蓋必如是而始可漁利也。

園在京外西北隅，距城可二十里，依萬壽山圍昆明湖以為之。由東角門過仁壽門，殿宇巍巍，其上有題額曰「仁壽殿」。入殿門，門內有院，院中即月臺，第一層行列四鼎，第二層行列二龍二鳳二缸，皆以銅鑄。殿有寶座，門皆封鎖。又西行不數武，有一額題曰「水木自親」，西即昆明池。池之北有樂壽堂在焉，堂即孝欽后寢宮，堂前亦有月臺。旁有一亭，如花園暖房然，中藏柏樹一株，似珊瑚狀。又曲折而西，迴廊灣轉，約數十丈，北有山，山巔有臺曰國華臺，高數十仞。臺下有殿，題曰「排雲殿」。殿最大，向為朝賀之所，內有二聯云：「萬笏晴山朝北極，九華仙樂奏南薰。」又「寶祚無疆萬年綿，天顏有喜四海慶蕃釐。」殿內十錦樹數十

坐，高接棟宇。循階而上，右紘十四層，月臺上列銅缸銅鼎各四，銅龍銅鳳各二。殿門旁柱上有聯，題曰：「崧岳大雲垂九如獻頌，瀛洲甘雨潤五色呈祥。」殿後有閣，題曰「佛香閣」。循級而上，入偏門，門內石坊一，上題七字，曰「暮靄朝嵐常自寫」。又北上至寶雲閣，閣如八卦形，門欄棟檻皆生銅所鑄，質堅固，叩之隆隆有聲，風雨不蝕，高約四五丈，內長方棹一，亦然。由閣東下即太湖假山，山有洞，迴環彎曲，如蟻行九曲珠然，出洞而上，不覺至佛香閣焉。閣中供佛，佛旁二侍像，皆金色。閣後有亭，曰「眾香界」。萬壽山最高處，以此及佛香閣為極矣。南出一門，題曰「導養正性」，門前有短牆，危立山際。倚牆南望，池面皆冰，其亭臺樓閣歷歷如繪。又東下石洞至一殿，題曰「轉輪藏」，旁有數亭，亦八方形。轉輪藏有二，係木製，作十數層塔形，每層木佛數像，每藏高約三丈，能自轉不息，庚子之亂，洋人入園後，二藏遂不能自轉。有數日規，以石製之，表面鑄十二地支及晷刻度數，中豎一鋼針，太陽照之，針影在石上，即知何時何刻。又一亭，中立一大石碑，題曰「萬壽山昆明湖」六字。轉至德暉殿，額曰「敷光榮慶」，至此，已入排雲殿之東偏矣。又西一殿，曰「聽鵬殿」，殿對面一臺，即孝欽聽戲處也。又曲折而東，上至一亭，題曰「畫中對遊」，殿宇結構最妙，有數聯，句云：「境自遠塵皆入詠，物含妙理總堪尋。」「幾許崇情託遠跡，無邊佳況愜香襟。」「雲閒歸岫連峰暗，飛瀑垂空漱石涼。」「幽籟靜中觀水動，塵心息後覺涼來。」「川巖獨鍾秀天地不言工，山色因心遠泉聲入目涼。」旁有石洞，入折而出，聳立一石坊，則題「山川映發使人應接不暇」十字。又至一亭，題曰「湖山真意」，結構亦極佳，為孝欽納涼用膳處，蓋已在山之巔矣。向北俯視，圍牆外約十里許即為市。又由亭步至最高處，有一樓，題曰「智慧海」，對面有圓門三，題曰「祇樹林」。樓之後面稍低，處東北數里外，平地上之短破牆垣，即圓明園，乃咸豐庚申英法人所燬者。又東行山巔數里，路皆鋪以水磨方磚，雖山嶺一起一伏，而平仍如砥，後有一亭，題曰「蒼亭」。循是而下，至景福閣，為孝欽進小米粥處。又過如意莊、平安室至樂農軒，軒正中有一空椅，即御座也。後列條几，左有西式搖椅一，上覆黃幔。又由此東南下至矚新樓、涵遠堂，堂前一池，池通山泉，水清而洿洿有聲，恍有碧天深處氣象，曲欄畫楹，備極清幽，真紅塵飛不到處也。池旁有和春堂，堂畔有橋，曰「知魚橋」。橋之四面，皆有亭臺，河流淅瀝，清而且漪。又過一院，南北房舍各四五間，南向者內存一船，北向者內藏《圖書集成》一部。又西行至德和園，內一殿，曰「頤樂殿」，殿前一大戲臺，臺高三層。登頂西望，玉蘭堂即在目焉，是為德宗寢殿，殿兩邊廂房各十一間，每間界以木板，如戲園之包廂座然，為賞王大臣聽戲處。又南行至昆明湖，循東偏牆而行約二里，行至宮門，左立一碑，【即織女石。】高約四五尺，係甲申年立，右臥一牛，【即牽牛。】長約四五尺，乃範銅鑄成，中有白石臺階數層，即孝欽后登小輪遊昆明湖處。又西行過十七空橋，北行至龍王廟，廟有數聯云：「天外是銀河煙波宛轉，雲中開翠幄香雨霏微。」「列岫展屏山雲凝罨畫，平湖環鏡檻波漾空氛。」廟門外東西南三面，皆立有石坊，廟後即涵

虛室，室後即昆明湖。隔池西北望，【約二二里。】即右房也，偏西者，即玉泉山也。

明之重器寶物全儲大內，高宗時常幸三海，乃擇所喜之各物移列三海各處，凡本朝所收聚之物，大都在是，其中美術書畫碑冊金石，不可以數計，碧犀寶石翡翠珠寶等件亦甚多。近數十年，各督撫所搜剔而呈進之寶物，悉入其中矣。

頤和園戲臺

戲臺在大院中，三面可觀，有樓五層，一層如常式，二層如寺廟，以演神鬼雜劇，三層為佈景之用。兩旁皆平房，其外有廊，為恩賞王公大臣聽戲處。正對戲臺者有屋三間，高一丈，孝欽后聽戲所坐。偏右一間，為休息室，臨窗有長坑，坐臥可隨意，有時鑼鼓喧天，孝欽能酣眠不醒。戲中佈景暗合西法，皆太監為之，每齣竣事，亦如西劇之分幕。且孝欽暇時，喜閱小說，常自排戲以為能也。

寶蓮航

頤和園有船隴，琢石而成，在仁壽殿西南，與萬壽山相對，舊名寶蓮航，亦名石舫。光緒中葉，昆明湖始置小輪舟二艘，復於園外東南隅設電汽房，專司園中電燈。

頤和園窗絹之字畫

頤和園糊牕之絹，均鄭沅所作，皆楷書也，下有臣某某敬書字樣，餘皆倩李某代之，並有畫花卉翎毛者。

智慧海

智慧海在頤和園中，其景與瀛台髣髴。中秋前數日，內務府執事諸員，預傳綵匠紮成月宮一座，臚陳各物，甘鮮水乳，風薰海錯，燦然大備。中秋夜，孝欽后率領德宗，后妃等，向太陰致祭，親支王大臣及供奉諸臣，各乘龍舟來往，水天一碧，夜色清華，簫鼓之聲，中流不絕。已而賜宴，命盡歡，時撒御前珍膳，指名給予。迴帆轉舵，當在東方既白時矣。

孝欽后大興土木

光緒初，恭王出軍機，以醇王繼任，於是迎合孝欽者先修三海，包金龍、玉蠓於海中，【金龍、玉蠓，橋名也。橋之南北二牌坊，一曰金龍，一曰玉蠓，自國初以至光緒己卯皆在大道旁，為西城赴後門之大道。橋旁即承光殿，俗呼圓殿，又名團城子，如一小城。然上有雉堞，中僅一殿，曰承光，亦不甚宏大，四圍配殿數十間而已。大玉甕即在此殿院內，以石亭覆之，亭柱四方刻諸臣和御製玉甕詩。玉甕直徑三尺弱，外刻龍魚波濤之狀，甕內刻高宗御製古風一篇，玉色蒼白，滑不留手，高約二尺，不知何代之物。】然猶以西苑在城中，山水之趣不及郊野，乃又有重修圓明園之議。其後以圓明園荒蕪歲久，水道阻塞，不如萬壽山昆明湖水面廣闊，施工較易，乃輟圓明園工而修萬壽山，且錫名為頤和園。不三年，園成，孝欽率帝后等居之，自移園後，每日園用萬二千金。園設電燈廠、小鐵道、小汽船，每處皆有總辦幫辦委員等數十人。光緒甲午，敗於日本，李鴻章常恨恨曰：「使海軍經費按年如數發給，不過十年，北洋海軍船礮甲地球矣，何至大敗！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

南苑

南苑在京城南，為元時南海子故址，亦名飛放泊，廣百餘里，國初作東西二宮，有珍禽異獸，奇花佳果。乾隆以後，謁陵回蹕，輒於此行春蒐之典。晾鷹臺在苑之迤南，蒐畢，命虎鎗營人員殪虎於此。乾隆時孝聖后、道光時孝和后皆嘗一幸南苑。光緒辛丑冬，德宗奉孝欽后回鑾；壬寅、癸卯謁東西陵，均至南苑駐蹕數日。

南北海小修工程

光緒乙酉夏，德宗幸南北海，小修工程銀十三萬兩，而任其事者，僅拆後牆以培前牆，冀塗飾一時而已。

南海

南海子，明之上林苑也。國朝因以為閱武田狩之所，同治以還，神機營將士歲往駐紮，輒秋去而春歸。

南海遍種荷花，幾為大內之冠，中有殿曰瀛臺，旁有佛照樓。瀛臺四圍皆水，一九曲板橋通之，壁上貼落【即字畫也】皆國初三王真蹟，又有成親王寸楷《赤壁賦》一大幅，房闥曲折數十間，極精雅，即光緒戊戌政變以後，孝欽后幽德宗之處也，自是而瀛臺之名

以者。

佛照樓

佛照樓在南海，即儀鸞殿故址，殿燬於光緒庚子之亂，回鑾後重修，三字為孝欽后御筆，巨於栲栳。樓頂上下左右畫一蒲桃架，四壁皆蒲桃也；樓柱畫百鳥朝王，無一同者，即此一項，已報銷十五萬金，全樓共費五百餘萬，悉做西式。佛照樓左有一兩卷樓者，與佛照樓互相環拱，如鳥張翼。佛照樓內有電燈，其鍋鑪等件即在附近，汽筒直上高與雲齊，一至夜間，則几上瓶鑪、壁間琴劍，皆以玻璃製就，無一不照耀通明。

團城內之宮殿碑碣

團城子在北海，入門後，有牌坊二，一曰積翠，一曰擁嵐。中施石橋，北行，入永安寺，石級百餘，陡然直聳，游人拾級而上，路狹難行，若繞行山之西麓，則坦如矣。既上一層，旁有洞口，繞西行，登白塔山頂，塔高十餘丈，圍八九丈。塔前有佛殿一，殿外全以瓦佛砌成，若頤和園之智慧海，惟佛皆紫衣，而不及智慧海瓦佛之大，其製造之工亦簡甚。佛殿銅門四扇不可開，自窗隙觀之，乃千手千眼菩薩，皆銅質，像貌猙獰，而最上中間之面目則又若婦人。在白塔山之上俯觀三海及宮禁，歷歷如在掌中。山下碑碣甚夥，有雍正時碑二座，高丈許，碑下皆有霸下，或云夔夔。【霸下乃龍生九子之一，可以負重。謂之夔夔者，誤也。蓋碑首之龍形乃夔夔，因夔夔好文，故施於碑上。】塔為雍正庚戌所建，碑文為雍正時大學士寧完我所撰。時有喇嘛名惱木汗者，請以佛教佐治，可以壽國安民，上從其請，故建白塔，費錢五萬二千餘，為喇嘛奉經。塔上有藏文七字，山下又有高宗御製碑二座，一則考據白塔山之歷史，略云：白塔山，金時名瓊華島，故京城八景「瓊島春陰」為其一。一名萬歲山，一名萬壽山，一名大山子。【明詩「萬歲山前播大鼓，赭袍將軍號威武」，即指此。】又有一碑，大書「崑崙」二字，石色白，殆良嶽石也，狀類玉石。碑下為長方石，石上有古柏二株，高二丈許。碑後有高宗御題詩，題為《悅心殿即景作》，其詩云：「飛閣流丹切灑空，登臨縱目興無窮。北憑太液平鋪鏡，南接金鰲側飲虹。冬已半時梅馥馥，春將迴虛日融融。摩挲良嶽峰頭石，千古亡興一覽中。」山後松柏叢雜，山麓有石洞二，西洞曲折數丈，洞口有小閣一處，署酣古堂，亦高宗御製也，俯臨巨閣，即三希堂刻石所在。從酣古堂行不數武，有仙人承露盤，仙人銅製，聳立石上，手承巨盤。東洞曲折十餘丈，洞口小亭有高宗教御製「盤嵐精舍」匾額，紆徐而下，洞中日光黯澹，陰氣森森，蓋仿樁林九谿十八澗而作，其石皆天然古秀。山之北麓，有曲檻迴廊數百間，中有一亭，高宗御製匾額，署「湖天浮玉」四字，遠望北海，一碧無際。至此，乘小舟北行，對面為靜心齋，舟中西望有

巨坊，一書華藏界，坑塼堆塚。登岸後，人靜心齋，具內為鏡清齋，齋後為沁泉廊，西有枕巒亭，再西有疊翠樓，東有罨畫軒，迴廊曲折，惟窗櫺殘缺，光緒庚子所損者也。迄西為大慈真如寶殿，殿之楹柱枅桷皆用楠木，地皆砌文石，方約二尺，富麗雄偉，為頤和園所無。殿內有銅塔二，高約二丈，殿之正面有大佛三尊，東西有十八羅漢，而東側羅漢則短。其三殿上有御製黃紙墨書匾額二，一為「慈育萬有」，一為「恆河演乘」。又有一巨寺，白庚子輟工，迄未建戍。五龍亭北又有一亭，即快雪堂石刻所在。再西佛寺則前殿圓形，壯麗無比，中為旃檀，山上列銅佛悉失於庚子歲。後殿立巨佛，背有千手眼，後為木梯，較在雍和宮者尤雄偉，殿前碑刻仿正定之天寧寺。再西別院北向有殿五楹，中植石，分八面上下，置木轉輪，石刻五代貫休畫十六尊者，極清奇古怪之致。東有藏經版處，庚子亦燬，殆為乾隆重定本，柏林寺所有龍藏即其版也。

雪池冰窖

雪池冰窖在北海陟山門內，為諸冰窖之冠，御用取給於此。都城內外，如地安門外、火神廟後、德勝門外西、阜城門外北、宣武門外西、崇文門外、朝陽門外南皆有冰窖，以歲十二月藏冰，來歲入伏頒冰，各部院官學皆有之。掌以工部司員一人，以數寸之紙印為小票，名冰票，為領冰之券。然年久弊生，雖有此票而給冰絕少，殆不能供一人之需，故亦不復領票，而冰多售於市矣。

太液池

太液池在西苑門內，南北互四里，東西闊二百餘步，舊名西海子。上跨石梁，約廣二尋，修數百步，兩崖闌楯，皆白石鑿鏤，中流架木，貫鐵絳掣之，可通巨舟。東西峙華表，東曰玉竦，西曰金鼇，蓋橋名也。橋有九門，為禁院來往大道。夾岸榆柳松槐，皆數百年物，中有人字柳一株，乾隆間，風吹一枝著地，本株傾欹欲倒，高宗命以折枝撐拄，既而成活，與本株作人字形，因以名之，御製詩云：「借問人稱誰氏，依稀彭澤先生。」其風致可想。池有中海、南海、北海之分，木石亭臺，類多三朝古蹟，光緒朝，更增飾西洋物品，璀璨絢爛，益勝於前。池在金時名西華潭，元名太液，明又稱金海，四時風景，以秋為最佳，高宗於池中立一亭，名水雲榭，大書「太液秋風」四字，為燕京八景之一。

瓊島

瓊島即瓊華島，踞太液池，奇石疊成，巒岿岞嶸，相傳為宋代艮嶽之遺，自汴中輦至燕者。巔有古殿，聞為遼太后洗妝台，又有辨為

金季辰妃妝台考，又有辨為元 央央米方館者，最後有人辨為廣寒殿舊址，因殘石壞礎，猶刻雲物及廣寒殿宇也，後為普安佛殿，上建白塔，又名白塔山。山左立一碣，御書「瓊島春陰」四字，亦燕京八景之一也。

暢觀樓

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自改為農事試驗場，德宗奉孝欽后親往閱視，以場中高樓為傳膳之所，孝欽命之曰暢觀樓，其餘「自在莊」、「關風堂」諸額，亦皆御題。

皇史宬

皇史宬建自明，四周石室，中藏金匱，國朝因其舊制，尊藏實錄、聖訓、玉牒諸鉅編，寶笈琅函，依次排列。至嘉慶丁卯，高宗實錄、聖訓告成，則卷帙宏富，增於舊時數倍，仁宗特命所司重加修葺，將金匱分列石臺，誦吉尊藏，並諭閣臣云：「我國家億萬斯年，篤枯延釐，正未有艾。嗣後石室充盈，即於兩配殿仿照石室規制，建造分貯，奕葉遵循，永遠無替。」此旨並交內閣存記。

大學士直廬

內閣大學士直廬在昭德門東南隅，門西向，閣南向，後於閣東北開正門，與文華殿相對。沈德潛《夜宿中書省》詩云：「獨宿絲綸閣，虛堂燈火清。窺檐星漢影，記夜柝鈴聲。報稱慚須鬢，疏慵負聖明。家園通夢寐，游釣憶平生。」

侍衛直宿處

侍衛直宿處在貞度門外西廡。

槐樹院子

瀛臺之北有勤政殿，為孝欽后、德宗居海子時披閱奏本之處，其東偏有一小院，以院有大槐樹一株，俗呼為槐樹院子，則軍機大臣辦事處也。每日各處奏事，均先至外奏事處，次日，由軍機大臣恭呈御覽，既奉如何辦理之諭，即退值，交軍機章京遵照所諭明發廷寄交片，分別擬稿，由各大臣核定，立即繕就，復由各大臣呈覽，當日即發，統計祇須兩日。故各大臣每日入內辦事，必隨帶值班小軍

機多人，以小軍機所居之地距勤政殿太遠，往返須二二小時，而父辦事件時，兩宮仍在勤政殿等候，及各小軍機謄真進呈後，費時已不少矣。

上書房直廬

上書房有樂泉，為乾隆己卯歲張文恪公泰開直上書房時，得於園廬之東，泉漸蕪沒，僅餘涓滴。道光戊子，田季高高年募夫淘濬，深八九尺，鑿石無恙，果有泉自西北石罅涌出，逾日而清澈一泓，其光如鏡，環植新柳，頓復舊觀。又葉棣如閣學觀儀所居處，有一小阜，可望西山，棣如築亭其上，名之曰葉亭。又祁文端於道光辛卯奉母入都，筮得井之上爻，已而被命重直南齋，並詔許就養園廬，因名直園，屋後之井曰孚井。嗣徐少空士芬居之，製竹筩為恒升車，仿區田之法，試之有驗。辛丑季秋，置酒邀孫文定瑞珍、杜文正受田、賈文端楨、張文毅芾、何制軍桂清觀刈稻。又祁文端有《食筩齋十詠》。曰竹徑。齋南竹三叢，當塗手植，遂以名齋。東南隅兩叢、西北牆下一叢，文端所補也。春夏雨足，筩迸地而出，交柯亂葉，款扉者披翠而乃入焉。曰老屋。循竹而西，過牆而南，老屋三間，榆柳之下園廬昔燬於火，獨此屋與近光樓巋然尚存。曰借春陰館。館當老屋之北，檐角海棠一株，高三四丈，花時與客飲酒賦詩其下，取放翁詩意名之。曰東峰。上有老榆，高出群木，下有樂泉，清冷如鏡，峰在齋東，故名。曰月湖。門對南湖，水天一碧，園木蒙密，到此豁然開朗。曰影荷橋。石橋界南北兩湖之間，荷花開時，縈紅漾碧，如畫舫然。曰見山臺。橋東北水折處突起一小岡，出館之背，頂若平臺，登之可見西山。曰藥坡岡。自北而南，尾注於齋，奇石環之，高下雜植藥草桔梗數叢，挺秀可愛，花開如紫玉瓊，野菊緣坡，入秋特盛。曰雨香泚。齋之後為北湖，鎖以重岡，跨以橫橋，林陰四匝，幽邃無盡。曰洗硯池。北湖之澗，藥坡之腳，爰有磐石，可濯可浴。此十景，皆文端命名也。又程春海侍郎直舍在東峰下，有屋一區，侍郎題曰「樂泉西舫」。又食筩齋後土阜有嘉樹三，居者過者皆罔識其名，程辨為柎，因著《柎賦》。

雍正初南書房遺跡

南書房後院壁，有世祖幼年習彈痕跡。又桐城張文端、靜海勵文端二公在南書房，每入直，於阮【按阮、坑、炕三字皆無牀榻義，北人皆呼臥榻為阮。】邊坐處，以辮髮抵壁，久而髮印漬紙，至康熙末尚存。

南書房舊直廬

南書房舊直廬在禁園果如憲門外，乾隆尚翺杯人直之所。嘉慶初，復於勤政殿東垣賜屋三楹，地逾清切，而舊直廬亦不廢。道光初年，凡奉命校勘書畫者，輒留連累日，諸臣退直餘暇，亦時憩此，有宮監守之。

午門公署

稽查上諭處、內閣誥敕房皆在午門內東廡，起居注公署、繙書房皆在午門內西廡。

廣州某巡檢署

廣州某巡檢署，特宏偉，埒司院，且巡檢繫銜必特授。聞始自雍正中，巡檢某為世宗舊人，特尊是官，後遂相沿。

葉爾羌辦事大臣署

葉爾羌，西域一大都會也。其辦事大臣衙署，即小和卓木之花園，有大池，池中有八面亭，有長橋，高下曲直可達亭前。居室臨水，有艇艫水旁，開門可泛舟。其地恆燠，夾水長堤花木若春，垂楊兩岸，掩映碧水。西域無楊，惟此園有之，居其中者恍如游西湖也。

粵西貢院

貢院形勢之佳，粵西為首，本明靖江王府，俗號皇城，在城東北，別有內城，向南曰正陽門，背倚獨秀峰，天然一枕。由外而內，疊階千有餘級至公堂上，千峰環抱，若無數筆杖，奇峭插天，俗云「五百匹馬奔桂林」是也。

表門

上海舊有之縣監獄，宣統庚戌，改建新式監獄，舊時蕭王殿等附會之建築，概行廢除，獨獄門之名改後仍舊，則表門者是也。光緒朝，李超瓊令上海時，有人舉以為問，李云：「此表字係獸名，另有一表字亦獸名，與表互為雌雄。」至讀作何音，解作獸類是否別有引證，且獄門之名何取此表獸，迄無人得其解者。

會館

各省人士僑寓京都，設館舍以為聯絡鄉誼之地，謂之會館。或有設一所，或府設一所，或縣設一所，大都視各地京官之多寡貧富而建設之，大小凡四百餘所。且不獨京都也，外省府州縣亦合官商而通力合作之，惟不及京師之多，且又有數省合建者。

公所

商業中人釀資建屋，以為歲時集合及議事之處，謂之公所，大小各業均有之，亦有不稱公所而稱會館者。

第宅類

京都內城屋宇

京師內城屋宇，異於外城。外城參仿南式，庭隘而屋低，內城不然，門或三間或一間，巍峨華煥，二門以內必有聽事，聽事後又有三門，始至內眷所住之室，俗稱上房，其巨者略如宮殿。大房東西必有套房，曰耳房，左右有東西廂，必三間，亦有耳房，名曰蠡【音黎】頂。或從二門以內，即以迴廊接至上房，其式全仿王公邸第。蓋內城諸宅多明代勳戚之舊，及入國朝，而世家大族乃又互相仿效，所以屋宇日華。

京師正子午線

京師建築屋宇，其定方無用正子午線者，雖皇宮亦必略斜。俗傳正陽門城西數武埋有石獸，地安門外橋下有石豬，即為京師之正子午線。

古藤書屋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京師故宅在京城琉璃廠街火神廟西夾道內，有古藤一株，數百年物也，文簡昔署其門曰「古藤書屋」。

劉文清故第

劉文清公故第在京師驢市胡同西首，南北皆是，至光緒中，其街北一宅改為食肆。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階下青桐一株，為劉手植，街南牆上橫石刻「劉石菴先生故居」七字。其後屋易主，北宅

久圯，橫石亾矣。

三王府四王府

乾隆朝，和坤枋國，韓城王文端公杰與之同朝，和嘗傾之，譖於高宗，謂其家有三王府四王府。上因以密旨授陝撫，令其託故猝至韓城，親視文端第，並詢所謂三王府四王府者。既見，湫隘阱如寒士，其三府四府，則就其姓與行而戲呼之者也，以實密奏。一日，上謂文端曰：「卿為宰相，而家宅太陋。」命賞內庫銀三千兩修之，文端悚然不知所由。

慶僖親王得和珅故宅

慶僖親王永璘，為高宗第十七子，貌豐頎，性直厚，敦友誼，御下甚寬，護衛於眾中倨傲之，亦不責也。高宗末年，有私議儲位並欲致和於法者，王曰：「天下至重，何敢妄覬！惟冀他日將和珅邸第賜居，則願足矣。」仁宗親政，和宅籍沒，即賜王居之。庚辰春薨，仁宗震悼，賻襚甚優，異於他邸焉。

恭王邸

恭忠親王邸在京師銀定橋，舊為和珅第，從李公橋引水環之，故其邸中山池亦引溪水。珅敗，既以賜慶僖親王，其後恭王分府，乃復得之。邸北有鑑園，則恭所自築也。

兩公主第

仁宗四女莊靜公主下嫁土默特貝子瑪尼巴達拉，賜第在京師德勝門內東蔣家房，與成哲親王第均賜用玉泉山水引入邸中，城中諸邸皆無此也，其後人貝子棍布札布尚居之。高宗四女和嘉公主額駙福隆安故第在後門內馬神廟，後改大學堂。

舊居

某君言其家本居京師石駙馬大街七爺府之旁，咸豐季年，其祖經營是屋，費錢三四萬緡，有南院北院。張文襄公之洞常相過從，屢謂是屋結構甚佳。後為醇邸所購，為其太福晉所居。太福晉與德宗曾親臨是屋，內監等亦相隨至，見內眷侍立，太福晉曰：「汝輩乃漢人，多裹足，不可站立。」因賜坐焉。宣統中，一大樹被伐，中有

蛇數十，蟠伏可怖，乃孝欽后首令伐去者，時監國攝政土承旨辦理也。

接葉亭

京師爛麵胡同有接葉亭，國初杭人湯西厓少宰所築也，查他山有詩。光緒中，杭人徐花農侍郎琪亦居之，顏曰「小接葉亭」。至張叔憲之自名其居為「接葉亭」者，非故址也。

千年鐵門限

京師宣武門外菜市口北之鐵門，其地有兵馬司署及文昌歌院，向傳居此不利，自歸安姚文僖卜居後，數十易主。後喬松年河督修葺之，題門額曰「千年鐵門限」，蓋欲為久居之識也。然不兩年，喬由倉場侍郎外授，胡左都繼之，一年即貶官，徐壽蘅侍郎、馬恩溥閣學皆居此，甫逾年，徐丁憂，馬出為江蘇學政，即卒，此皆三年中事也。所謂三年者，即同治壬申、癸酉、甲戌也。越數年，而司署、歌院皆不存，姚、喬舊居亦土木屢改，不可復識矣。

寧古塔家屋

寧人之屋似上古，為巢為營窟，木無斧鑿痕，即樵而駕，貫以繩，覆以茅，列木為牆，而墻以土，必南向，迎陽也。戶樞外而內不鍵，避風也。室必三炕焉，南曰主，西曰賓，北曰奴，牛羊雞犬與主伯亞旅共寢處一區焉。後則漸分別矣，漸障之成內外矣。有牖可以臨窗坐矣，漸有廡廬矣。有小室焉，下樹高柵，曰樓子，以貯衣皮，無檻，而隘者曰哈實，以貯豆黍。

留琴堂

劉公勇棄官入蘇門，依孫夏峰，嘗築堂於孫所居之側，久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

穴居

山、陝、河南一帶，頗有仍如上古之穴處者，開山為穴，有門有窗，光可入屋，所異者，特屋頂與牆壁皆山土耳。然冬溫夏涼，且收藏食物於中，可經年不壞，且造穴屋之價，有時昂於木屋。穴上仍有樹木街道，不費地之面積。

洛陽冢屋

洛陽人民之房屋形式，如南方廟宇，矮而小，無樓，且有樑無柱，樑椽即架於壁，【有諺云：「田靠天，屋靠壁，人靠命。」】屋瓦有陰無陽，兩瓦搭界之處用泥灰塗之，以土築牆，磚砌少有。鄉人居土窖最多，故火患甚少。

閩屋之特式

閩中房屋形式殊甚特別，其地多木材，故用木多於磚石，磚牆罕覩。官舍巨築，率以竹木編製成壁，外附以泥，加白堊焉。平民住宅，可稱之為板屋，上覆瓦片，餘均用木，且建屋如製櫺然，數家數十家為一宅，上下四旁，以木為框，而中嵌以板，造成，平列地上，與地不相連屬，故從無倒塌之患。惟平時防火極嚴，設一不慎，則數十百家同時煨燼，從無一、二家即止者。樓閣形式略同歐製，牕檻玲瓏，純以材木，雖三層樓亦各自為柱，蓋其梁棟柱檻，均以筍互相投合，質言之，即垛櫺耳。

廁所亦在屋中，如高腳木櫺，可容一二人，櫺距地約三四尺，以缸承其下，前有板梯，置於院中之隙地。如廁者既入，闔其門，則院中仍可任人往來，略無所礙也。

黃莘田十硯齋

永福黃莘田大令罷官歸里，壓裝惟端溪石數枚，因名所居曰「十硯齋」。或曰：「君作嶺外官，一清如是耶。」笑指其硯曰：「我乃有此，猶愧王僧孺矣。」

阮文達重建曝書亭

秀水朱竹垞曝書亭久為桑田，南北垞種桑皆滿，亭址無片甃存，獨嚴藕漁太史所書匾無恙。嘉慶間，阮文達公元視學按臨，釀貲重建。

退省庵

杭州西湖之湖心亭，微波弱漪，一亭巍然，朝霞夕陽，風鱗鳥鳴，亦人境中結廬之佳者。自退省菴成，游人趨彼而舍此矣。退省庵者，衡山彭剛直公玉麟巡江游憩之所，視之為家也。

辰州苗屋

荆南辰州與黔接壤，崇岡萬疊，綿亙二百餘里。中悉為苗窟，俱卜宅懸巖上，鑿石竅以棲，間有編篁架木者。其以瓦覆屋者，每屋三五間，每間五六柱，無層次定向，亦無窗牖牆垣，繚以茅茨，檐戶低小，出入俯首。

蠻房

川邊蠻房之大者名碉，式如立方體，建樓數層，最上一層即房頂，平坦如地，以石礫和黃泥面之，厚尺許，為天溝，防雨水積滯下漏。蠻民收穫莊稼，往往曬晾於上。更於房頂之角，以土為爐，於每日早晚二時焚香敬神。夏夜極熱，蠻民不安於室，又苦臭蟲，往往相率至房頂眠焉。如遇雨至，下中樓，乃蠻民居為經堂、廚房、小室諸處，經堂燃燈換水，供奉甚勤，廚房則陳列銅器，小室則儲藏一切不時所需之器具，而門窗戶壁天棚，皆施彩畫。最下一層，為馬牛羊所居，糞穢不堪，蠻民之出入必經此處，關外瘟疫時行，皆由此也。牆之構造，亦以石和黃泥為之，其樑之兩端穿牆內，中間之節合，則以柱擡之，不施釘筍，有力者能搖動之，故遇地震，全部俱傾。且蠻房僅一門出入，夜遇火災，人與牲畜無一可免矣。

廣州瓦面有曬臺

廣州房屋，瓦面均建曬臺，故用石灰砌實，上置方磚，瓦上可行走，竊賊即以瓦面為孔道，蓋由上而下也。庭中有用鐵條木閘者。

龍土司第

龍土司所居之第凡三十層，中十層，層各五楹，有頭門、儀門、大堂、二堂、三堂，皆平屋，其後即書樓、粧樓、藏樓、繡樓、護樓，層各有廂，廂各二楹。三堂之後，左右各五層，皆樓，樓各三楹，廂各二楹，左右各分居四媵，媵各侍女四人，老媪一人，虛左後一層為內廁，右後一層為內庖。三堂之前，左右亦各五層，層三楹，廂二楹，皆平屋，左則二層為外庖，庖前二層居僮僕，一層參騾馬，右則二層為外書房，以待賓客，前二層居僮僕，一層奉香火，蓋室西南隅奧是也。三堂之外即宅門，常扁，鑰匙交宣慰府，欲啟，發牌付司閤者馳取之。旁闢一竇，深咫有半，置轆轤，所以進飲食也。左右有巷。中絕別內外，其內置銅缸，可容十石，以剗竹穿牆引山澗水注之，分流各院以應用。護樓後有隙地可五六畝，半種筍，鑿池蓄水以供浣濯，半為曬曝地，周以大石牆，高數仞。牆外丈餘，即巉巖峭壁轟漢高山矣。其材木皆采於海南，大都鐵

梨、檀、柏之屬，地墾鉅罇，夏个發潮，冬个作冷，屋成，實个賈矣。蓋土司於前朝盛時多蓄五金珍寶，最稱豐富，及其季年諸貨絕產，而民困矣。

回人屋宇

回人多居平房，粉垣四周，上置天窗，以納日影，其貴家彩畫樑柱，亦有燕子營巢，並於房檐養鴿者。又闢廣場數畝，累石為牆，其中古木陰森，清流環繞，頗有內地小橋曲水之趣，名曰亮噶爾，避暑處也，所在多有之。

纏回屋宇

新疆纏回多聚族而處，閭門房舍與漢人同，而門多北向。【屋頂平衍，人於其上行走坐臥，並可堆積薪糧瓜果諸物。】富室高構重樓，【如蒙古包，牆厚七八尺。】砌土為榻，穴牆為爐，圓上而方下，其高三尺，突出屋頂，謂之務恰克，然之，則一室曠睨而溫。牆皆穿洞為閣，度藏食物，謂之務油克。屋頂開天窗，洞達陽氣，謂之通溜克。四壁飾以人物花卉，競為潔麗。富家巨室，屋旁多築園林，溝以渠水，為銷夏燕游之所，謂之博斯坦。市居者，門左右築土為臺，旅陳估貨，謂之巴札爾。

狃狃屋宇

狃狃部落，距瀾滄江百里而近，其人居屋悉用木，橫壘四面為牆，高可數丈，中開一穴為門，下畜牛馬，上居人，獨木鑿齒為梯，以便上下，最上供佛，或亦居人。

臺灣番民屋宇

臺灣番民之建築屋宇，先植棟柱於地，然後削竹為椽，編茅為瓦，成圓蓋，合力擎舉，置棟上。前後皆有闔扇，雕繪髹漆，色殊麗，兩旁皆細竹編為花草等紋，外堅密而中無間隔，形狹長，遠望如畫舫。又擇平地，編藤架竹木，高建望樓，每逢禾稻黃茂收穫登場之時，至夜，呼群扳緣而上，以延睇遐屬，平地亦持械支柝，徹曉巡伺。

園林類

京帥園亭

道光以前，京師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園，明米萬鍾所建，結構幽邃，後改集賢院，為六曹卿貳寓直之所。右安門外有尺五莊，為祖氏園亭，清池一泓，茅檐數椽，水木明瑟，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芳，春夏間，時有游人讌賞。其南王氏園亭，頗爽塏，多池館林木之盛，嘉慶辛酉，為水所沖圯，明保得之，力為構葺，繕未終而明遽卒，池館半委於荒煙蔓草中矣。

怡園

京師北半截胡同潼川會館南院有石山，曲折有致，昔與繩匠胡同【後名丞相。】毗連，為明嚴嵩父子別墅，北名聽雨樓，世蕃所居，南名七間樓，嵩所居也。康熙間，相國王熙就七間樓遺址構怡園，中饒花木池臺之勝，其聽雨樓遺址則歸查氏，諸名士文酒流連無虛日。不及百年，池塘平，高臺摧，地則析為民居，鞠為茂草，僅餘荒石數堆，供人家點綴，潼川會館之石山即東樓故物也。

德濟齋建園亭於京師

德濟齋襲簡親王爵時，邸庫儲銀數萬兩，王見之，謂長史曰：「此禍根也，不可不急消之，無貽禍於後人。」因散給族人若干兩，餘以建造別墅。故鄭邸園亭最勝，皆王所建也。

京都兩萬柳堂

元廉希憲萬柳堂，在廣渠門內東南隅，地本拈花寺，康熙中，更建大悲、彌勒二殿，昔日之蓮塘花嶼，渺不可尋。國初，開博學鴻詞科，海內應徵之士，尚就其地為文酒之讌，後則臺榭荊榛，衣冠凌替，徒存一萬柳堂舊名而已。益都馮文毅公溥嘗於崇文門外購隙地，建萬柳堂，始創時，募人植柳隄上，凡植數株者即可稱地主。李笠翁句云：「祇恨隄寬柳尚稀，募人植此棲黃鸝。但種一株培寸土，便稱業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眾，芳塍漸覺青無縫。十萬纖腰細有情，三千粉黛渾無用。」蓋紀實也。

萬生園

萬生園，一名三貝子花園，沿舊稱也，建於光緒丁未年。初設時，隸農工商部，仿博物院式，羽毛鱗角，以至一草一芥莫不兼收並蓄

於立之織垣巖內角二花名側叢其鱉金前種之小河鴨道果樹陟田一帶中阜南觀閣後歷由此行隅動物園鹿丹頂鳥鷗毛莊船
具之充求也。夾道數十占西式亭亞洲鹿產羊可鼻之屬多芙蓉又有相梁稍不驗縣海州其菡有溪長西式龍橋室歷歷此折而右園所畜倉白猴、箭豬、金跳鼠、獼猴、東陵狐、印度豹、梅花鹿、羚羊、東陵貉、印度樹貓、水旱獺、象、花豬為獸類，禿鷲、丹頂鶴、駝鳥、雉雞、金翅雀、鸚鵡、芙蓉鳥、沉香鳥、青珍珠鳥、相思鳥、時辰雀、白玉鳥、紫丁香鸚鵡、倒掛線鸚鵡、鯢魚鷗、梟鷹、啄木鳥、白班鳩、松鴉、喜雀、戴勝鳥、長壽鳥、鴿翻毛雞、七面鳥、絨毛雞、鶯、白鶺鴒、姊羽鳥、髻鶴為禽類。白右莊植物甚多，中以為羞草、美人蕉、仙人掌、文竹、斑葉海棠、風船蔓為最佳，溫室中之洋海棠、萬年草、洋翠蘭、君子蘭、桃葉珊

瑚、日子蘭、叉珠蘭、何花、五蘭、俊台香諸種為最優美，標本陳列室所列分為涉禽、飛攀禽、猛禽、走禽、遊禽、鱗足爬蟲、嚙齒哺乳，肉食有啼鳴禽、翼手各類，大可供博物學家之稽考。園中且有農商部所備日本人大木氏，使當技師之任。

隨園

金陵小倉山，自清涼山胚胎，分兩嶺而下，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古木蒼鬱而幽邃。康熙時，織造隋某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蒔花種竹，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袁子才宰江寧，園弛為茶肆，癩陔剝，百卉蕪謝，因購得之，茨牆剪闔，易簷改塗，隨其陂陀紆迴隆陷之勢，增營台榭，恬然引退，遂迎養居之，仍名隨園，同其音易其字也。隨園以小倉山房為主室，宴客輒於是，而子才朝夕常坐之處，則為夏涼冬燠所，在山房之左也。壁嵌玲瓏木架，上置古銅爐百尊，冬溫以火，旃檀馥郁，煖氣盎然，舉室生春焉。夏涼冬燠所之上有樓，曰綠曉閣，亦曰南樓，東南兩面皆窗，開窗則一圍新綠，萬個琅玕，森然在目，宜於朝暎初上，眾綠齊曉，覺青翠之氣撲人眉宇間，子才每看諸姬曉妝於此。咸豐癸丑，粵寇陷金陵，至同治甲子夏六月既望始克復，而城中名園勝蹟，皆成邱墟，隨園亦寸甃無存矣。

薛廬

全椒薛慰農觀察時雨，掌教江寧惜陰書院，時學舍設於漢西門之龍蟠里，里側有烏龍潭，風景為西城冠，山水清澈，花木扶疏，寧人夙號為小西湖，薛策杖來游，亦覺故鄉無此好湖山也。於是拓地三弓，築廬數椽，挈眷居之，其中藏書最富，陳設亦古樸，迴廊曲榭，連綴無痕，入其中者幾迷出路。臨溪關一水榭，榭之對岸為駐馬坡，相傳諸葛武侯曾駐馬於此，薛為之建專祠，懸畫像，招僧主之。又建亭臺為憩息之所，最幽僻者為小亭，在水中央，顏以「何必西湖」四字。

胡園

胡園一名愚園，亦名植物社，在江寧城中鳳凰臺花叢岡之東南，為胡煦齋太守所築。中匯大池，周以竹，因高就下，置亭館數十所，地極幽僻，樹木扶疏，正門內亦有竹。歷房廊至正廳，廳三楹，廳後疊石為小山，據地不及畝許，而曲折迴環，出人意表，且有亭臺可憩。假山盡處為亭軒，曲折盡致，仍達於正廳之後，廳旁有室曰水石軒，廳外有隙地，陳列盆景，護以石欄，欄外有方塘，曰秋水。石欄之西通一小徑，繞塘蜿蜒，循徑左有一水榭，右為菊山，山顛有合抱之古松，數百年物也。松旁有古石矗立，相傳為六朝遺

跡。山之背，竹籬茅舌，雞犬桑麻，名曰城市山林。循窰山而南，水中有舟亭，迤東有家祠，曰棲雲閣。再東有海棠春睡軒，牕外芭蕉數本，又有鹿柵一、孔雀欄一。稍南竹深處有小屋數椽，曰竹塢。

又來園

江寧有又來園，在南門外雨花台側，人以其為劉舒亭明府所築也，因呼之曰劉園，劉相其林泉，擴為屋宇，皆就天然形勢而位置榭台館焉。地當南郭，里近長干有劉公墩，為劉叔亮墓。由劉公墩渡山澗，入梅林，曰訪橋，橋西有隄互界溪，於其曲為罷釣灣，溪南為又來堂。堂後拓水榭，出溪間，環以湖石，繚以文檻，曰凌波仙館。溪北為雲起樓。溪自南而西，循茶糜廊，自西而北，曲徑通幽，師竹之軒居其左，倚竹之亭翼其右，自北而東，入水月虛明室，自東而南，越山澗，巡迴廊，登縈青閣，俯瞰梅花數百本。沿堤過板橋，折而東，則廣且數畝，循東阜西堤，南入臥波橋而西，亦紆曲。環溪夾岸，則垂楊與桃林相間，故有小桃源之目，溪蓮尤盛。陳列之器具，皆以竹為之，極古樸。

韜園

江寧有韜園，為蔡和甫觀察之別墅，後入於官。門前皆垂楊，園景參以西式，南北有二大門，門內為圓形花田，外以馬路環之。自北門入，有小屋數椽，進而為西式樓，樓上下望以銀光白粉，陳器亦西式。再進則劇場，可容數百人，劇場之上有露臺，臺西有廳十楹，四周皆玻璃窗，其外圍以亞字欄，屋後有高樓，樓之後門作洞式，極西有一廳，極南有小亭，圍以花木，享有石凳石桌。院牆之旁開一門，臨青溪，正屋後為桃園。

公園

江寧有公園，宣統己酉，端忠愍公方督兩江時撥帑所建者也。正門在鼓樓獅子橋下，旁門在三牌樓右，鐵道馬路交錯其間，實為南北之要衝。正門為一極峻之牌樓，做法國式，亭臺樓閣，亦皆摹擬各國而構之。二門則西式平屋五楹，圍以高墉，其內則旁屋分列東西，門前築圓形之馬路。第三門為高塔，電梯設於其中，高懸電燈。第四層為圓形馬路，屋後仍康莊，車馬可並馳，約里許始為公園總門。門以鐵欄為之，顏曰「綠筠花園」，周以竹籬。園內路曲折，入二門，有憩息所，次為八角茅亭，在竹院中，以鐵絲為檻，參各鳥，再次為鶴亭，東有吸水機一部，張以風車，車動引水而上，至一大櫃，櫃底通鐵管直至池中，池心設浮木，上有李拐仙像，背負葫蘆，司鐵筦者扳其機，則水自葫蘆涌出。再東有玻璃屋

六檻，中有中四化丹，再四為亭，巽然而立，有大然水韻尚可又許。園極北有茶杜，迴廊繞之，園東有一亭，樹鐵柵，畜一虎於中。園外極西，有圓形高亭。

拙政園

拙政園在蘇州閶，齊二門間，本大宏寺遺址。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始建斯園，取潘岳「拙者為政」句命名，文徵明為作圖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樗蒲一擲，償里中徐氏。國初，歸海寧相國陳之遴。陳宦於京十載未歸，圖繪詠歌，目未睹園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穹廬絕域，黃榆白艸，父子瑩瑩，而此園已籍沒縣官，為駐防將軍得矣。既復吳三桂婿吳人王永康所有，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永康懼而先死，康熙戊午，改為蘇松道署。缺裁，散為民居，其梓楠城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有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粧閣，學得驢鳴倚畫闌。」俯仰盛衰，言之慨然。

之遴方盛時，曾力薦吳梅村祭酒，意將虛左以待，比梅村至京，之遴已敗，故梅村作《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有不能明言之情。光緒庚子夏，有往遊者，尋所謂「艷若天孫錦，頰如姹女砂布」之山茶花，已不可復得，惟梅村一詩尚以銀杏木鏤成懸於水閣間。園為八旗會館，拙政之名亦漸湮沒，且半為比鄰張宦所侵佔矣。

繡谷園

蘇州閶門內有繡谷園，嘉慶中，為福州葉曉崖河帥所得，後歸謝椒石觀察，又後歸王竹嶼都轉。此園在國初為蔣氏舊業，偶於土中掘得繡谷二大字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極有法，相傳為王石谷所修。康熙己卯，尤西堂、朱竹垞、張匠門、惠天牧、徐徵齋、蔣仙根諸名流曾於此作送春會，王石谷、楊子鶴為之圖，時沈歸愚尚書年纔二十七，居末座。乾隆己卯，又有作後己卯送春會者，則以沈為首座矣。先是，蔣氏將售是宅，猶預未決，卜於乩筆，判一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人不解其義。迨歸葉氏，而上語應，後葉氏轉售與謝氏，謝又轉售於王氏，而對語亦應。一宅之遷流，悉有定數，亦奇矣哉。

味蕪園

味蕪園俗呼張園，在上海公共租界靜安寺路，為無錫張叔和別業，後屢易其主。屋不多，惟擅林木之勝，中有廣廈，曰安愷地，屋角有樓高出林杪，可望黃浦，又以西望可見龍華塔，故亦名眺華閣。

西南有樓，曰海大勝處，中央有池，池有島，雜時松竹，蒼翠可人，相近有大草地可擊毬。

愚園

愚園為上海租界之名園，與靜安寺相近。入門過小橋，即見一樓，樓前多喬木，有紫藤一棚，樓後為池，池上有水亭，曰如舫，過此即為敦雅堂，堂後為假山，石筍頗多，山上為花神閣，有閩人辜鴻銘英文詩、德文詩石刻在焉。池之東西南，富有亭榭，樓之西北隅復有小樓，曰飛雲，樓西為球場，場之東北隅為彈子房，彈子房東為鹿柴虎柵，西為唐花室。

西園

西園在上海僻左之處，其地為西門外斜橋東，門臨河，渡板橋即為園門。西向有長廊一曲，可臨流憑眺，循廊而出，則見有二小阜，一阜多雜花，一阜有亭。再進為草廳，有「逍遙游」一扁額，西為芙蓉池館，其前有池，池之東北，茅亭各一，出茅亭，有草地一區，其北有高樓，樓之最上層為平臺，可遠眺。

徐園

徐園者，海寧徐棣山所建，名雙清別墅，向在上海公共租界老閘橋北唐家街，後移康腦脫路五號，其式如初，惟較大耳。入門有廣庭，種竹數百竿，左有屋三楹，曰東墅，為賭棋處，右為蘭言室。穿竹徑，出山洞，有廣廈曰鴻印軒，再北為樓，軒之西有池，過小橋，有屋臨水，狀如舟，曰煙波畫船，其鄰有亭曰鑑亭。亭之西北隅，累石為假山，山上張風車，風來車動，吸水機則吸水上升，復注入池中之噴水機，由此機噴出，高可丈許。

辰虹園

辰虹園以地為上海公共租界之虹口，故名，即靶子路也，俗呼趙家花園，為粵人趙某所築。頗似西式園林，達官貴人恒假座以宴客，陳設器物亦舶來品為多。

東園西園

上海城中邑廟有東西二園，東園即內園，以假山名，有老栝一株，

為明時物，俗稱曰皮松；四園為明潘允庵稼園舊址，有香雪室、二穗堂、萃秀堂、點春堂諸勝。三穗堂後有假山，香雪堂燬於粵寇，堂前玉華石猶存，此即宋宣和漏網之玉玲瓏也。園中商店林立，多江湖賣技者，午後游人如織，已成一大大市矣。

大虹園之塔

高宗巡幸至揚州，時江某為鹽商網總，承辦一切供應。某日，高宗幸大虹園，至一處，顧左右曰：「此處頗似南海之瓊島春陰，惜無塔耳。」江聞之，亟以萬金賄近侍，圖塔狀。既得圖，乃鳩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園，見塔巍然，大異之，以為偽也。即之，果磚石所成，詢知其故，歎曰：「鹽商之財力偉哉！」

絜園

絜園為邵陽魏默深名源別業，在揚州鈔關門內倉巷，有古微堂、秋實軒、古藤書屋諸勝，粵寇亂後，惟存大門外之影壁矣。

平地起樓臺

桐城張暎沙，名若瀛，歸田後，于西郭外創一園，名逸園，欲速成，然燭施工，樓台牆屋草草而已。有言其不堅者，答曰：「我之年幾許矣！此足娛我，遑問我後耶，」園額跋云：「平地起樓台，樓台起平地。平地兮樓台，樓台兮平地。」此四語極饒意味，足以發人猛省。張喜作詩，不甚求工，諧謔語頗多趣致。

李園

桂林李園，在城西北角，距容門最近，為一時勝地，以江西李翁亶誠之重望著名也。翁隻身赴粵，起鹽筴致富，宗親幾徧天下，為阮文達公刊經解者，其子也，後又有閣學宗瀚、大理聯琇繼之，蔚為儒宗。園宅甚多，率皆易主，其城西一宅，廳事前有湖石象韋字，意致宛然，有以韋齋為號者，頗著詩名於嘉道間。土人云：「李翁樂善好施，省垣善舉多翁助成，垂利至今。」初有入籍桂林之議，士論亦協，適其婿高平祁氏巡撫是邦，以祝壽演劇，禁止遊人滋生事端，舊家子弟有受扑責之辱者，乃公議禁李著籍焉。李園遺址，荒落莫稽，陂水可數十畝，聞其四至，占城中十分之三。盛時船艇游泳，極似江南，亭沼花木，備極清華，四方文學之士過從宴樂，不減淮浙鹽商諸家。

海山仙館

潘園，一名海山仙館，在廣東省城西關外寶珠礮台西南隅，為鹽商潘德畬字海珊之別墅，頗具邱壑。至其裔仕成，奢汰愈甚，同治季年虧公帑三百萬，沒產入官，是園遂由南海縣收管。園價昂，一時不能售，乃用開彩法售之，券共三萬條，每條銀幣三角，既開彩，為香山一蒙師某所得。某驟得巨產，恣意嫖賭，全園不能即鬻，則零碎拆售，先售陳設古玩器物，次售假山石，次拆門窗，次鋸樹，未一二年，則全園已犁為田，惟頽垣敗瓦，猶約略可數，得彩者已潦倒死矣。又潘尚有《佩文韻府》板，則抵與山西某票號。

避暑山莊之真假山

人家庭院中以石累疊如山者，曰假山，避暑山莊則就真山為之，亦在庭院中，謂之真假山。

張漣工壘石

張漣，字南垣，華亭人，徙嘉興，又為嘉興人。少學，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甚工，他人為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闔，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絙，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劊顏刻字，鉤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遊之者鉤巾棘履，拾級數折，偃僂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為山者耶！今夫群峰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之所為，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趾，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池，版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壑，幸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為獅蹲，為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為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闔雕楹，改為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南垣遊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嘉興外，於江寧，於金山，於常熟，於太倉，所過必數月。其所為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為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煙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為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

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張蹠踏凹，止勢側峰，傾文豎埋，皆默識在心，借成眾手。恆高坐一椅，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縋，尺寸不爽，觀者以此咸服其能。有四子，能傳其業。

祠廟類

天壇

天壇在永定門內之左，都城丙方也，建自明永樂間。形圓南向，三層，內外圍以低垣，曰壇。內壇形圓，周一百六丈四尺，為門四；外壇形方，周二百十丈一尺，為門四，殿壇皆藍瓦朱柱。前為圓丘，後為皇穹宇，又後為祈年殿，又後為皇乾殿，西為齋宮，西南為神樂署，東南為神庫。周以繚垣，上覆椽瓦，垣外為溝。

風雲雷雨四祠

雍正十三載中，惟造風、雲、雷、雨四神祠以備祈禱，此外無營繕事。

京都東嶽廟

乾隆庚辰三月，朝陽門外東嶽廟火，殿廡皆燼，獨左右道院無恙。特發內帑，并令京內外大小官員捐助，仍以裕親王監視之，閱歲始畢工，親臨幸焉。廟中仁聖帝、炳靈公、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劉元所塑。元最善搏換之法，時無與比，至是皆燬於火。

京都宗人府土地祠

宗人府北廊下有土地洞，黃袍冠冕，儼王者像，胥吏事之惟謹。相傳太祖征尼堪外蘭時，與明議和，邀神以盟，明人畀以土地像，蓋擲揄之也。眾皆怒，太祖曰：「此明人以土地付我之讖，可謹祀之。」定鼎後，遂移祀於宗人府焉。

太廟

太廟則殿凡十一間，四圍以沈香為柱，止中二間，梁棟即金，宋熙西廡各十五間，以分列配饗諸王及功臣位也。中殿九間，東廡西廡各五間，以藏祭器。後殿制如中殿。

京師孔廟

京師孔廟，古柏蒼然，禮器悉備，數千年前之古樂器備列階下，又有周宣王時石鼓十具，風剝雨蝕，石文已十九脫落，字跡模糊，後人將全文鐫刻一碑，屹然立於階下。至光緒乙巳，孔子升為大祀，因儀制較崇，殿庭舊式，諸多未合。京都大成正殿擬改建九楹五戶，其殿前階亦擬改建三成五陛。顧為地基所限，展拓殊難，而殿前多年古樹，又慮或有損折，審慎經時，訖未舉辦。迨宣統庚戌，經言官奏請，復由禮部、學部議覆，酌定變通辦理之法，賡續進行。乃甫將殿頂瓦片揭下，辛亥武漢事起，款絀停工。

曲阜聖廟

曲阜全城面積孔廟殆占其三分之一以上，嘗戲摹其形，恰如一面字：聖廟之南直抵城南門，其北直抵城北門，東西數仞之牆，則面字中心兩直筆也；面字之首畫，為城北門外之孔林；自孔林至北門，為極長之輦道，蒼松夾路，匝地成陰，則面字之第二撇筆也。入聖廟大成門，以南為奎文閣，舊藏圖書，史晨、孔宙諸碑斜封地方官朱籤，禁摹搨焉，長松大柏無數。大成門內東偏，為孔子手植檜，其北為杏壇。大成殿供孔子像，旁坐四賢十哲，其上諸帝所上額，自聖祖至德宗，大都為「德齊幃載」、「聖協時中」字樣。大成殿東偏為詩禮堂，其後有孔宅。故井旁為魯壁，則魯恭王壞宅處也。詩禮堂前唐槐一本，古幹如鐵。大成殿之西偏為金絲堂，陳樂器數十事。孔廟祭田凡三千六百頃，租稅所入悉以歸衍聖公，其田互曲阜全縣之半，縣延及於他縣。孔廟樂舞生三百人，當科舉時代，每科挑秀才四人充之，朔望及丁祭則分班入值，無俸給，蓋廟中子弟以有事為榮，而藉此亦得以列於衣冠，免其徭役。自科舉廢，變考試為保舉，於是目不識丁者濫竽泰半矣。

糊塗廟

萬全縣北十里許有名糊塗廟者，不知所始，或云縣與山右接壤，廟祀晉大夫狐突，音訛而為此，理或然也。宣統間廟額則曰「胡神」，鬚蜩卷而狀瘁惡，絕類波斯胡。其廟踞山坳，前三楹供神，後則廟祝居之，雜樹毳毳然。

趙雲廟

正定為漢南粵土趙化及漢順平侯故里，城中有趙雲廟。塑像極上，以手指心，示不忘漢室也。

焦山海西庵

焦山海西庵，屋宇清潔而無偶像。丹徒焦樂山以焦處士為其遠祖，因塑處士像納之於庵。而焦山之主廟為定慧寺，寺有古物，若商周彝器及楊椒山字《瘞鶴銘》皆在焉。

四賢祠

王文簡公士禎嘗為揚州推官，提唱風雅，極一時之盛。後盧雅雨為兩淮運使，在平山堂篠園築三賢祠，祀歐、蘇兩文忠，配以文簡，四方遊客，每來謁祠，輒有微辭，以文簡不稱與歐、蘇同祀也。旋復移三賢祠於桃花菴，又以汀州伊墨卿太守附入為四賢祠。

完顏公廟

伊通州石碑嶺地方有古塚一處，光緒末曾被日本人私掘，得石棺二具，中有金玉古器六件，銀兜鍪一件，重四十餘兩，塚旁有完顏公廟一座，中供木主，書「金故開府儀同三司左副元帥金源壯義王完顏公」等字。

丹達神廟

丹達神廟在西藏丹達山麓，極靈異。神為明雲南參軍葉某，監餉晉烏思藏，過此墮雪窖中，迨春夏雪消，猶僵立鞘上。土人驚異，因奉其尸而崇祀焉，凡過山者必禱之。

松鶴菴

松鶴菴，在京師宣武門外響閘，為明楊忠愍公繼盛故宅。乾隆丁未，胡雲莊司寇季堂會諸僚友釀金立祠繪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湫隘，有古槐一株，猶忠愍手植也。

顯忠祠

盛京金州旅順島，有顯忠祠焉，乾隆中，詔建以祀明季死事諸臣黃

龍、李惟鷺等者也。越白餘年，為光緒乙酉，吳武壯公長慶之部將提督黃仕林、【江西人。】總兵張光前【字仲明，安徽廬江人。】分統慶軍六營，戍守其地。庚寅六月，聿新祠宇，以崇祀事，朱曼君孝廉時為張軍記室，為撰顯忠祠碑文，迺壯悽婉，措辭得體，茲節錄之。碑文云「迨夫飛龍戰野，其血玄黃，月靈在東，厥魄生死，一則士崩瓦解，一則東征西怨。亦有歎歎介士，斤斤將軍，雍丘軌於李由，鉅鹿隕於蘇角。田橫之客，盡於海島之中；欒氏之臣，殲於短垣之下。直節動天地，英聲激河海。故以勒感孝之頌，齊永平之元年；樹比干之碑，魏太和之甲歲。上以追揚忠孝，下以顯融臣軌。何有吠堯之犬，與刑天同誅；逐日之父，與后羿共殛；京觀十仞，不別於貞諛；燎火一原，莫區於蘭艾者哉！顯忠祠者，祀皇贈左都督故明登州鎮總兵官遼東黃龍，及游擊李惟鷺，部將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尚可義。【乃平南王尚可喜同族昆弟。】在今盛京金州旅順之島。天聰七年六月己卯，命貝勒岳託、德格類率右翼洽格里、左翼伊爾登、昂阿喇及石廷柱、孔有德、耿仲明等甲卒萬人，取明旅順，遂以翼月甲辰攻下其地，實明崇禎六年七月也。龍既伏劍，鷺亦隕首，一軍如墨，闔門同盡，皇情載軫，廟卹有加。都督之官，仍沿明號。乾隆四十三年其月庚戌，有詔諭大學士九卿等，明代殉難諸臣三千六百餘人，專諡通諡，及應列入忠義祠之議。於是龍諡忠烈，惟鷺諡烈愍，其餘四人並從祠祀，頒勒祠額，題曰『顯忠』。故夫君子聞馨，則思死封疆之臣；王者式蛙，所以厲勇士之節。雖復刻木為信，遺像微茫，入廟瞻遠，精靈綿邈，要使魯人結慕於展惠，秦士凝痛於子車」云云。

烈皇廟

山東萊州府有烈皇廟，神即明思宗也。康熙初，有一士人青巾白衣，猖狂至此，獨力營建，云神能護一方田稻。故小家農民奉之者眾，靈感甚著。

鄭成功祠

鄭成功世居福建泉州府南安縣，其先潮州人也。初名森，字大木，成功乃明隆武賜名。生於明天啟甲子年，至丙戌起兵年二十三歲，卒年僅三十九。士人愛戴，建為祠宇，世尸祝之。沈文肅公葆楨撰鄭成功廟聯云：「開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外又一聯云：「由秀才封王，支持半壁舊山河，為天下讀書人別開生面；驅外夷出境，自闢千秋新世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聞上聯為唐景崇所擬，屬對者丘倉海也。

王義娘廟

備遲回女之廈門，瀕海陬微也。世祖入關後，舉即南下，時廈門為明遺民鄭錦所守，順治壬辰，大隊進薄鄭營，悉掠附近村堡子女而還。有一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色頗豔，士人婦也。過同安東郭時，大隊猶未至，騎士乘隙下馬擁婦，時同行者各據地嫖狎所掠婦女。婦睨道旁有古井，給騎士曰：「願壯士念久遠，勿效他人旋亂旋棄。」騎士首肯，遂乘間落井，騎士大憤，窺井而詈，臨去連發三矢，中婦肩。越十餘日，有鄉民薛姓者經此，因拯其尸焉，顏貌如生，迺為之拔箭整衣，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官道。月餘，薛夢婦求立廟，乃於次日舁運磚石築小廟，並以瓣香酬賽而肖像其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

賢良祠

雍正庚戌，詔建賢良祠，祀開國以來滿、漢大臣勛德卓著者。

四神祠

大內太液池北岸大西天寺，有四神祠，狀貌偉然，甲冑峙立，乃瓜爾佳直義公費英東、舒穆祿武勳王揚古利、鈕祜祿果毅公額亦都、瓜爾佳公勞薩四像，孝莊后篤念舊勳，塑像立祀。乾隆戊寅，寺火，太監等往撲救之，急扶四像出，得無恙。

定南武壯王祠

定南武壯王祠在京師阜城門外，春秋遣太常寺卿祀享，順治辛卯，孔殉節桂林時所建也。嘉慶間，祠宇頽壞，榱桷傾折，丹青墜黣，無請修葺者，歲修祭田亦為祠官所侵蝕。

雍和宮

京師喇嘛最多，皆在雍和宮、東黃寺、前後黑寺，而雍和宮在北新橋北，為世宗潛邸，登極後升為宮，乾隆初，莊嚴法相，以喇嘛守之。宮內法輪殿塑男女裸體佛像，謂之歡喜佛，蓋從蒙古俗也。

棗花寺

京都崇效寺花事最盛，順、康時以棗花名，乾隆中以丁香名，光緒中以牡丹名，然都人士皆呼之為棗花寺。

花之寺

京師花之寺，曾經曾寶谷重修，俗呼三宮廟，壁懸寶谷詩幀，花木盈庭，寺以南皆花田也，春時芍藥尤盛。

護國寺

京師護國寺為元時脫脫丞相府，內有土殿，無磚石，元建築物也。相傳脫脫死後，奉敕即其府建廟，後祀佛。

天寧寺

京師天寧寺，即元魏之光林寺也，地在金代南城內，古名紙坊，寺中樹林甚多，春秋佳日游事稱盛。

旃檀寺

京師有峰檀寺，寺建於明武宗時，本以備李妃離宮之所，順治間，始以奉旃檀佛像。此像傳言由于闐至龜茲，復由龜茲至內地，最後奉之於寺。寺之殿瓦本悉用黑色琉璃，俗因有黑老婆殿之稱。光緒庚子，聯軍入都，寺被燬，後雖稍事修葺，而當日崇皇閔麗之觀，終不可復睹矣。

大佛寺

正定府有大佛寺，佛以銅為之，高十餘丈，為樓五層，上有匾曰「調御丈夫」，云是梁武帝所書。又有碑曰風動碑，風起時輒搖搖欲墮，而片石寒陵，至今無恙，惜碑文為風雨所剝蝕不可辨。光緒庚子，德宗奉孝欽后西狩，寺僧亦雲散，有竊寺中小佛售諸西人而致富者。辛丑迴鑾時，孝欽駐蹕寺中，欲復舊觀，以估工五千萬而止。

札什倫布

灤陽札什倫布，譯言須彌福壽之廟，為黃教喇嘛誦經坐牀之所，廟後第七層供高宗御容。

延壽寺

瀋陽城外十里，四周各一塔，下有佛寺，建於崇德八年。西關一寺顏曰「延壽」，則祈天永命為太宗祝禱地也。【是年癸未太宗寶天。】佛殿外碑亭翼然左右峙，碑文為弘文院內學士劉林撰，備滿、蒙、漢、唐古特四體，鐫碑之兩面，文凡數千言。

靈谷寺

江寧朝陽門外十里有靈谷寺，相傳即梁時同泰寺，山門前橫刻「天下第一禪林」六字。自山門至大雄寶殿，一路喬松，兩行皆枝柯森鬱，莊嚴若蹕道。殿後梁時遺宇在焉，頽垣片瓦，沒於荊棘。轉行至右側，臥一短碑，字裏行間不能盡識，惟一碣尚可辨讀，詞曰：「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鶯啼在百花枝。個中無限意，消息許誰知。」殆明時僧人所作也。

妙相庵

江寧城中北門橋之妙相菴，即粵寇石達開之府第，石封翼王，俗稱為翼園者是也。

寒山寺

寒山寺在蘇州楓橋之麓，面對獅子山，虎阜踞其西北隅，登樓一望，恍然於吳諺所謂「獅子回頭望虎邱」者，為絕妙一幅天然圖畫。寺經蘇撫陳夔龍、程德全先後重修，其景為曲廊數折，樓閣三重。遊者出閶門經楓橋灣而至寒山寺，清溪一道，衰草長堤，至近寺門而止。倘於春秋佳日過此，則嫩綠裙腰，秋風馬耳，在在皆有詩情畫意也。

龍華寺塔

上海建築物之最古者，首指城南龍華塔，相傳為南北朝時所建。南朝四百八十寺，寺建四百八十塔，此其一也。

岱廟

山東有泰岱，五嶽之宗也。巍巍冠諸山，山麓多寺觀，岱廟其最大者，秦所築也。廟中正殿為嶽神殿，構造宏壯，罕與倫比。殿之前面，列太湖石九，布置錯綜，各具肖形，石空其中竅，滑澤可愛，

一撫摩之，知田來已久。太湖石果芳為炳靈宮，宮庭樹二相，高十餘丈，已枯槁，皮剝落，大幹盤屈而上，小枝卷曲，作虯形，相傳西漢時所植。石之西旁為環詠亭，翼然覆壇上，雖代事修葺，而傾圮殊甚。亭前矗立一大槐，槐根中空，可容兩人坐而弈其間，則斯槐之大當十圍不止，蓋唐槐也。嶽神殿前為外殿，東西墀對立，宣和、祥符兩大碑，其高不可仰讀；西偏又有大碑一，則圓形無字，隱約見雕鏤文，頗似華表。正殿之後為道院，院西牆嵌李斯碑，刻石已焦爛，斯之篆文字畫如僵蟲，古篆也，碑下有短碣，歷攷斯碑出沒轉徙之史甚悉。

大石佛寺

邠州西門外二十里至大石佛寺，俗名大佛寺，乃唐之慶壽寺也。唐貞觀年間鄂國公尉遲敬德建。依山鑿石，毫無罅隙，就石埋像。大佛法身高八丈五尺有奇，四維琢龕，加以廊楹。躡石磴入寺，寺依山建，上中下凡三層，大佛巋然嶽峙其間，年深尚無所損。山長凡數里，下臨汭水，緣山間丈許，輒鑿佛像一軀，大小不侔，咸加彩飾，貌皆溫篤，藹然有見道之容。

相國寺

開封相國寺，建於北齊，乾隆時重修，光緒中復破壞，大雄寶殿及八角琉璃殿尤甚，旋募集多金，鳩工重修。惟寺中殿宇修造奇麗，河南能匠缺乏，不敢悉行拆造，惟拆一段修一段，拆一角修一角，略仿舊式而已。

塔爾寺

塔爾寺在西寧西南五十里之塔山，為西藏黃教之祖宗喀巴瘞胞衣地，其徒自西藏分支住此，兼守護其遺物者也。領衣單口糧者千餘人，而食指嘗逾萬，附寺所居熟番倚其舉火者又數千戶。梵宇皆僧舍，悉因山勢高下疊整而成，平地寺院之大者瓦鍍黃金，故又名金瓦寺。金玉寶石佛像無數，金佛皆嵌珠粒，巨者如豆，銀佛像更積累盈龕，有迎自西藏者，有頒自內廷者，富室大賈祈疾求福必鑄一像，媵以緞繡衣幔。歷代寶器充牣炫目，商民復矜奇鬥富以輸實之。田地周二百餘里，貨產難以數計，甘肅之精華萃於僧寺，塔爾寺又繁富之尤者也。羅卜藏丹津之亂，寺中大喇嘛被其煽誘從之，以叛，雍正甲辰，川督年羹堯平青海還，欲盡屠之，鎮海堡千總某時服役於年，年詰以廟眾逆跡，某力白其誣，且泣稽顙，代為乞命，年乃戮八人，餘眾皆得赦。某以一言保全數千生靈，寺僧感之次骨，設位生祀，歷年重有餽貽，沿以為例。嗣後凡本堡千總至寺，寺僧猶設供張，迎送盡禮，如奉其父師焉。

東科寺

青海有東科寺，地土之廣，田租之多，佃戶之眾，凡青海蒙旗、番族，皆無其富庶，每斗六錢，一石六斗，定額五十一名，共領八十一石六斗，亦領衣單口糧，每名每歲上經官全無差蠹，其蒙、官樂爾宗弟呼喇身集留林外，祇領青稞，折發重蒙、番之威，用漢、克素、圖喇呼，專利數年，下擇牧廠，概呈公家開墾。惟熟地堅不肯報，欲照牧廠之例，永不起征。

蒙、番之威，用漢、克素、圖喇呼，專利數年，下擇牧廠，概呈公家開墾。惟熟地堅不肯報，欲照牧廠之例，永不起征。

拉布郎寺

拉布郎寺在循化境內，距城百數十里，青海極富之寺也。

拉布寺

寺在玉樹，近通天河。

昭

蒙古僧寺之大者曰昭，可容喇嘛千餘人，其布置則經堂、法臺、說佛堂、唐王殿、唐公主殿、堪希舍、各喇嘛舍，所供神像則有泥塑、木雕、金身、銅身、彩畫之別，而彩畫又有幅軸、油壁二種，寺內壁牆概係彩畫，寺外壁牆刷以赤白土或紅色之土。神像種類最多，大都為釋迦、地藏、觀世音、韋馱、四天王、土地、山神及邊藏上古之神，或舞爪而張牙，或人身而獸首，像猙獰。此外更有一神，紅髮青臉，血口銅牙，赤身裸體，毛如釘豎，項下懸人頭一，

抱一又仲，谷貌娟好，作男又父台欣，家人呼為歡喜佛。

內宗寺外宗寺

多倫諾爾北約一二里，地名喇嘛廟，內有二大廟，一為聖祖駐蹕後敕建者，為內宗寺，規模宏敞，類太和殿；一為蒙古王公合力建造者，為外宗寺，尤宏大。又小廟十餘，為蒙古各旗所建，名曰倉口。有山，周圍約二三十里，曰風水山，禁人牧採，謂恐壞風水。喇嘛廟東北約二百里，地名經棚，又東北二百里，入內蒙古界，商人非有護照不得入，否則輒被土人殺死。無業華人，恆不敢入內，故其地無盜賊之警。【護照領於多倫諾爾廳，具漢、蒙二文，有領之部中者，則名大單，沿途不復完稅。】

布達拉大昭【一作招又作詔】寺

西藏布達拉有大昭寺，相傳為唐時藏王曲結松贊噶木布所建，已歷二千餘年，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座，闌干殿宇，皆銅底鑲金，宏敞壯麗。中殿供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自中原攜至者，左廊有唐公主、藏王松贊噶木布、巴勒布王女拜木薩之像，其中神佛萬計，樓頂東南隅有拜拉穆像，土人敬畏之。內藏上古軍器，鳥槍長八九尺至一丈，與九子礮同，弓鞞箭袋亦甚長大。廟前大碑，為唐文武孝德皇帝御製，碑文與贊普聯甥舅之誼，所謂《甥舅聯盟碑》是也。高約一丈五尺，厚約三尺，寬約四尺，多剝蝕，僅存百餘字，相傳為唐褚遂良書，鈎畫蒼勁，以木欄環衛之。碑前有海眼，以鐵錮塞，上有石砌。碑側古柳二，老幹蟠屈，傳為唐代所植。大殿有明萬曆太監楊英所立碑，前壁上繪唐玄奘法師求經師弟四人像。

小昭寺

大昭寺北半里許曰小昭寺，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為唐公主建，工程稍差，然喇嘛悉能清修，有佛像，名墨珠多爾濟，又有釋迦牟尼佛、彌勒佛諸像，或云塑像內有唐公主肉身，座上書「默寂能仁」四字，其南即頗羅奈舊宅。寺前柳林一院周匝，牆內大樹叢雜，根邊各有一石，喇嘛棲止之，寒暑不稍移，雨雪不稍避，較他處喝搶食肉之喇嘛霄壤矣。

拉木喇嘛廟

拉木，一名納木，又名南摩，人稠地廣，頗稱肥沃，有大喇嘛廟，極壯麗，所奉佛像皆狀貌猙獰。屋中排列弓矢刀矛諸兵器，云係舊

時藏土之物。

光孝寺

廣州光孝寺為漢虞仲翔故宅，在唐為法性寺。內有風旛堂，堂前有池，池畔有菩提樹一株，相傳為梁天監元年有智藥三藏自西竺移植者，且云百七十年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樹下演大乘法，度無量眾，聯語所謂「靈根不二」者此也。菩提樹猶存，光緒間，粵吏有議毀寺以為學堂者，某君移書力爭之，得免。

海幢寺

廣州自元旦以迄上元，遊春之地以河南海幢寺為最盛，寺在珠江南岸，即南漢千秋寺故址。明季，邑人郭岳龍購為別業，順治初，天然和尚之徒阿字始建屋於旁，曰海幢寺。阿字故與平南王尚可喜善，康熙壬子，展拓寺基，可喜自建天王殿，福晉舒氏建大殿，總兵許爾顯建二殿及後閣，巡撫劉秉權建山門，寺用綠色磚瓦，均福晉所施。初，兩藩營造府第，咨請部示，懇照王貝勒制式，得用琉璃瓦以及臺門鹿頂。嗣奉部駁：「民爵與宗藩制異，察平靖兩藩，均由民身立爵，所請用綠色磚瓦之處，礙難准行。」時營辦磚瓦皆成，而未敢擅用，乃盡施諸佛寺，至粵秀山之觀音寺、大佛寺、武帝廟，亦皆此種磚瓦也。寺之香積廚、大齋灶亦螭磚砌成，後為骨董家易去殆盡矣。殿東有鷹爪蘭一株，猶是郭氏園故植，蔓條作幹，高出簷牙，歷劫二三百載，而芬芳如故，亦靈卉也，寺僧壘石為臺，架欄護之。

湧泉寺

福州東門外三十里許之鼓山，有唐代敕建之湧泉寺，寺有喝水巖、劣崩峰、靈源洞、國師巖、忘歸石、天風海濤亭、水雲亭，避暑最宜。山北約七八里之鼓嶺，有西人所築避暑屋宇。

清真寺

清真寺在長安者有八，其在西關內學習巷路西者為最初之清真寺，而江寧之清教寺次之。唐中宗時，築此寺於新興坊，名清教寺，玄宗時，改唐明寺，元中統間，更名回回萬善寺，明為清淨寺，國朝則為清真寺。寺有明嘉靖癸未所立劉序撰《重修清淨寺記》，用漢文及土耳其文，又有咸豐丁巳所立《敕賜清淨寺碑記》，嗣屢經重修，較前尤壯麗矣。

祠廟聯語

聖祖遊少林寺，御書一聯云：「大地山河歸寶掌，中天日月繞金輪。」孫夏峰題孫高陽祠一聯云：「真宰相不愧科名，千古文章，爭光日月；大將軍有勞社稷，一門節烈，潤色河山。」又大梁有專祀孟子廟，曰遊梁祠，沈春祥題聯云：「千里而來，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己矣；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況於親炙之者乎。」又百菊溪於杭州送子觀音廟題聯云：「我本是一片婆心，抱個孩兒給你；汝須行十分好事，留些陰騭與他。」後人又有一聯云：「上帝本好生，求我與以兒女，不求我亦與以兒女；下民須自愛，為善報在子孫，為不善亦報在子孫。」當塗太白祠，吳山尊聯云：「謝宣城何如人，只憑江上五言，教先生低首；韓荊州差解事，肯讓階前尺土，許國士揚眉。」又有吳桂卿聯云：「薦汾陽再造唐家，並無尺土酬勳，只落得采石青山，供當日神仙嘯傲；喜妃子能讒學士，不元廟，粟穗聯云：「造物忌多才，龍鳳豈能歸一主；先生如不死，江山未必許三分。」又廣州南珠江之中有孤島，曰海珠，島上雙忠祠祀張忠武、關忠武，皆粵人，以名將死事者也，祠有聯云：「無命復何如，徒令上將揮神筆；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又濟南張曜祠，宮子行用宋人句作聯云：「新祠民祭祀，舊債帝償還。」又江寧莫愁湖觀音閣東壁懸明徐中山王像，以清涼山在對面，王墓在焉，故供養於此閣，聯云：「湖山舊是女兒家，稽首慈雲，願佳麗盡生西土；圖畫今留元老像，翻身苦海，看英雄竟付東流。」又安慶城隍廟聯云：「任憑你無法無天，到此孽鏡懸時，還敢否；須知我能寬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轉頭來。」署欵係彭剛直撰出句，吳竹虛撰對句。又越秀山觀音閣楹帖云：「現大士化身，問誰仙佛因緣在；弔越王遺蹟，從古英雄感慨多。」又濟南大明湖鐵公祠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又漢口息夫人廟，楚人稱之為桃花夫人，聯云：「息宋興亡隨逝水，死生恩怨問桃花。」又蜀丞相祠之「日月雙懸出師表，風雲長護定軍山。」聖帝廟之「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又「怒同文武，志在春秋。」東嶽廟之「帝出乎震，人生於寅。」湯陰岳忠武廟之「懍懍生氣，悠悠蒼天。」蜀中桓侯廟之「春雨樓桑，無限落花悲帝子；秋風劍閣，有人釀酒弔將軍。」又同安陳忠愍公化察一本題聯云：「昔時未讀五車書，雅量清心，溫如玉，冷如冰，是大將實是大儒，使天下講道論文人愧死；此日竟成千載業，忠肝義膽，重於山，堅於石，忘吾身不忘吾主，任世間寡廉鮮恥輩偷生。」又彭剛直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之石鐘山，門聯云：「忠臣魂，烈士魄，英雄氣，名賢手筆，菩薩心腸，合古今天地之精靈，同此一山結果；蠡水煙，滄浦月，潯江濤，馬當斜陽，匡廬瀑布，挹南北東西之勝景，全憑兩眼收來。」

昭陵

昭陵為太宗之陵寢，在奉天城北十有餘里，陵外繞以紅牆。自西便門入甬道，兩旁古松一千二百六十五株，橫觀側視，行列分明。大門內兩旁有石獅、石象、石馬等六對。院之正中南向，則高豎《大昭陵神功聖德碑》，乃康熙戊寅年所建，御撰文述金武神功，右為漢文，左為滿文，碑長三十六尺，厚二尺許，碑陰無字，碑腳四角下凹，每角以石砌成龜蝦魚蟹各一，若值天雨，凹處輒潮潤。馱碑之石高六尺有半，長十八尺有奇，色白如玉，產自蜀中，其時海運未通，轉輸不便，歷十二年之久始得運至。後因碑身太高，碑頂無法安置，朝廷特懸重賞，有吳大力者，舉而加諸碑上，酌以重金，不受，遂賞給世襲四品官，然其子孫凌夷久矣。碑亭之後為隆恩門，正面為隆恩殿，殿外以黑金方石砌成，側視之金石瑩瑩，質尤堅，殿四圍欄杆，皆以一色青金石砌成者，東西有配殿。隆恩殿之後有石製香爐等，緊逼陵下者，有一石壁。陵形圓，高二丈餘，周圍約十餘丈。陵後有土山一，作新月形，陵上有巨碑一，上署《太宗文皇帝之陵》七字，中為滿文，左為漢文，字皆金色，而碑則紅漆，想亦以紅招魂之意也，殿門外亦紅色。

慕陵

宣宗萬年吉地故在東陵之寶華峪，舊制，地宮下起龍鬚溝兩道，防積水也。宣宗性儉，工程費限二百萬兩，慮起溝費鉅，以詢承修大臣松筠、戴衢亨，二人體上意，謂不修亦可。工既成，一日，行圍過此，遣人啟地宮入視，既出，靴底濕矣。宣宗大怒，承修大臣以下俱得罪，乃舍故地，而就西陵之龍泉峪卜吉焉，即慕陵也。陵無大碑亭及石人石馬，殿廡不藻飾，無方城明樓，猶崇儉敦樸之初志耳。殿後石坊有石刻御題文，曰：「敬瞻東北，永慕無窮，雲山密邇。嗚呼！其慕歟，慕也。」凡十九字。

醇賢親王園寢

醇賢親王園寢在距都城十餘里昌平州所屬之妙高峰，其上本有佛寺，曰法源，寺有極古銀杏樹兩株，大可數抱，然已一枯一菀矣。樹後即為奉安龍穴，方廣約數十丈，則全以山石挖空鑿平，再用方磚鋪砌者。其龍穴結脉之處，約長一丈六尺，寬一丈，築有石室一間，中央砌石床，即為停放金棺之所，南向設石門兩扇，外建八角亭樓，周圍如城，北向設鐵門兩扇，奉安後，即下千斤石錘封鎖。其對面則有朝北饗殿五楹，旁置配殿，俱用綠玻璃瓦。東偏更有殿宇三百餘間，茶座膳房悉具，以預備醇王府中四時祭享在此暫住。後更添設皇太后、皇帝駐蹕之所，並建造祠廟。統計前後所費帑銀，約銀一百四五十萬兩。

八枝箭

八枝箭在朝陽府，為公主園寢所在地。公主為世祖之母文皇后之姪女，下降台吉蘇克多爾，薨後葬於其地。康熙間，曾以八個佐領賜蘇克多爾，每佐領有一枝箭，故其地又名八枝箭。至嘉慶時，蘇克多爾已無後，其財產遂為守護園寢之箭丁所有。

蒙人保守成吉思汗陵

蒙古伊克招盟中，有所謂埃錦赫牢者，成吉思汗陵也，為鄂爾多斯人所假託，東南距神木縣一百八十里，榆林府三百里，值郡王府之南，加薩府之東，又為東勝縣治之東南。陵基幅凡三百里，四周皆沙陀，近傍為淤泥河，蒙人名曰忽幾爾圖溝，其上有廟，亦名忽幾爾圖招。守陵之官曰居陵掌，設有陵戶五百家，號稱特爾罕，此特爾罕對於蒙旗有特權，一切徭役皆弗與，又以時持冊出募，若遊方僧道然者，而所至蒙旗，必以牛羊布施之，不敢吝也。然必輪番而出，常以七八十戶居守之，居無室廬，或韋帳，或柳圈中。成吉思汗之陵亦無寶城，無享殿，以白質大毳幕覆之，兩幕相接，前幕供特性，後幕隔以錦幃，中供石匣，成吉思汗遺骸也。歲三月二十一日為上陵期，先時即東北偏廣場樹大幄，以白馬白駝恭舁石匣出，奉安其中，前陳弓矢馬躡，設牲酪，拜奠如儀。是日也，凡近地王公台吉皆躬親灌降，遠而漠北，河西，亦遣官齎祭物，不遠千萬里跋涉而來，內而燕、晉、秦、隴諸商人，則挾財貨馱茶布什物，以貿蒙人之馬牛，露天列幙，盤互十餘里，全涌霧積，日常數萬人，歷時七八日，始各交易而退，亦煌煌乎大觀矣。達拉特王且引申其說曰：弓矢馬躡，皆元成吉思汗所親御。弓矢度之神幄中，馬躡遺於準噶爾境之沙阜上，屆祭期，乃敬舁之往，冀以親其手澤焉。白馬白駝，則由七旗輪供之，老乃一易，易時先延喇嘛僧唸經數壇，別製銀牌，結其鬃而繫之，居恆縱之草地，無與牧者，先祭三日，則自來，祭畢則自去，方祭之殷，則竟日植立幄外翫餈上，不拴繫，不嚙飲，亦自咆嘶走動也。

頑兒塚

出諸城東門三里有小邨曰許莊，許為邨中著姓，自元明來聚族於此，邨以是得名。邨尾有頑兒塚。邨中子弟有不率父兄之教者，父兄輒行厭勝術，夜半，乘子弟熟睡，斷其髮數絡，潛瘞於塚，則頑劣者可易而為循謹，故老相傳，謂有奇驗，故信之者彌篤云。塚傍山麓有古碣為識，剔挾莓苔字畫尚可辨，碣之陽題曰「頑兒許大榮之墓」。其陰有銘，辭曰：「升木猱，出柙兇，緊何人，許氏子。吁嗟乎，禽犢之愛有如此，凡為母者可鑒矣。」下署「乾隆己酉，諸城縣訓導沈圻題此數語以儆邑人」。

香冢

京師南下窪之窰臺，在陶然亭東，其地有香冢、鸚鵡冢，相傳香冢為張春峽侍御瘞文稿處，鸚鵡冢則瘞諫草處也。香冢銘云：「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又詩云：「蕭騷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天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

閩中墳墓

墳墓之制，各地異俗，大率葬平壤者多簡率，葬山陵者多堅緻。如閩中墳墓，其營造猶近古制，而異其習尚，他處僅夫妻有合墓之義，閩中士大夫之家，常合祖孫父子數世為一墓。其俗以三世計，約幾何人，即就山鑿一深穴以為壙，廣大如屋，中一石榻，如其家三世共十人者，則此石榻可容置十棺，穴口就石鑿三門，含有機括，封固即不可復開。穴上則用磁粉油泥等，築一或圓或長方之墓形。其第一世棺入壙後，即封其墓之中門，右一門本虛設，左一門留以啟閉，子孫歲時入而灑掃。俟三世棺均入壙，則并左一門亦封之，即永不得開矣。故閩中古墓，雖歷時至久，均復存在，縱經兵燹，從無伐墓之舉，以其堅不得開也。

外蒙古人不知墓

自過外蒙布音圖河，山灣往往有石柱對峙，上有龍紋及日月象，率已剝蝕，蓋元時顯官歸葬以誌墓者，外蒙人尚焚尸火葬，不知有墓也。志伯愚嘗過其地，詢之臺官，則以天下石柱為答，固不知為墓也。

帝德類

皇上日閱實錄

列聖於每早盥沐後，即閱先朝實錄一卷，自巡狩齋戒外，日以為常，寒暑不間。書皆收存內閣大庫，每前一日，中書啟鑰取書，用黃綾袱包裹，盛以冉木匣，次早同奏章送入。

開國方略

天命丙寅，設八旗大臣。天聰戊辰，定文館職司；辛未，設六部；

士中，正城守員二千考祭之例；甲戌，正八旗職員名；乙亥，更正內三院。崇德丙子，定內院官制，設都察院；丁丑，設八旗議政大臣；戊寅，設理藩院，定部院制；癸未，設禮部蒙古理事官。此為澄敘官儀之始。

太祖乙卯年，定八旗軍制。天聰己巳三月，定軍例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辛未，定出征軍制。崇德癸未，定軍律。此為整敕戎行之始。天命庚申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辛未，令貝勒大臣直言盡諫。此為下詔求言之始。天命丁巳，令詳慎訟獄。天聰乙亥，禁徇私枉斷。崇德庚辰，肆赦。此為明刑弼教之始。

太祖乙卯年，令群臣舉賢才；庚申，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免丁役。此為興賢勸學之始。

天聰壬申，行新定朝儀。崇德丙子，行太廟薦新禮；戊寅，諭禮部申明禁令；癸未，定內外相見禮。此為班朝肅廟之始。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天聰乙亥，禁濫役妨農。崇德丙子，禁屯積米穀令及時耕種；丁丑，令各屯堡及時勸農。此為重農貴粟之始。

天聰丁卯，發帑賑饑；戊辰，發帑資民嫁娶。崇德丁丑，諭貸粟資民；辛巳，以歲歉諭行備荒事例。此為孚民生之始。

天命癸亥，勸群臣勤職；丙寅，勸諸貝勒毋習逸樂。崇德丁丑，諭諸大臣勤修國政；壬午，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此為誠諭臣工之始。

太祖敷教明刑

太祖自天命元年丙辰建元以後，益勤勞國政，靡間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天，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訓誡國人，以議政五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務。國人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政大臣，覆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眾議既定，猶恐或有冤抑，令訟者跪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上達，國內大治。

太宗用洪文襄

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公承疇歸，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太宗命諸文臣勸勉，洪不答，益厚遇之，解貂裘以賜。久之，洪歎曰：「真命世之主也。」因請降。太宗大悅，即日賞賚無算，陳百戲以賀。諸將皆不悅，曰：「洪一羈囚，上何待之重也？」太宗曰：

「昔憐御風沐雨者，欲何為？」眾曰：「欲得中原耳。」太宗天曰：「譬諸瞽者獲一前導，安得不賀也。」眾乃服。

世祖韜晦

當睿親王多爾袞攝政時，世祖深自韜晦，邀嬉漁獵鄙事，無不為之，攝政王安意無猜，得以善全，蓋自沖齡善於用晦如此。

世祖優待前明

世祖既登極，對於有明官吏人民優加待遇，約舉之有數端。一、為明思宗暨后妃發喪成禮，自長陵以下十四陵，皆設官守之。一、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級，仍令視事，朱姓諸王亦仍其爵。一、明之職官紳士曾殉國難者給予諡法及優卹諸典。一、被斥官吏非犯贓者，及士為清望所歸並隱居山林而才德可稱者，皆徵辟錄用。一、蹂躪之後，有鰥寡孤獨及乞丐街市者，皆給糧養之。一、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練餉、剿餉諸名目盡行蠲免。明季廠、衛之弊政亦一律除之。一、官制衣服暫用明制。

世祖下薙髮令

世祖初登極，以其時明弘光方稱帝於江寧，故未強國人以一律薙髮，曾下令曰：「予因前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聽其便。」越一年，南方大定，乃下薙髮之令，其略曰：「向來薙髮之令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為異國人乎？自今以後，京城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薙髮。若規避惜髮，巧辭爭辨，決不輕貸。」時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語，縣官令薙匠負擔行市，見蓄髮者執而薙之，違即被殺，懸其頭於擔上之竿以示眾。

世祖勤政

大兵入關時，明臣迎降，睿親王權宜任之，故勝國弊政未盡釐正。世祖勤政後，任法嚴肅，凡大臣專擅，如陳名夏、譚泰、陳之遴、劉正宗輩，無不立正典刑，故夙弊盡革。

世祖閱明孝宗實錄

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閱明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珊、大夏。」明日，宣梁尚書清標及魏文毅詣行幄備顧問。

聖祖願天下治安

聖祖八齡踐阼，太皇太后問帝何欲，帝曰：「子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民生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康熙庚寅蠲租諭旨，猶述及之。

聖祖憫三等人

聖祖嘗諭閣臣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饑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

聖祖書三藩河務漕運三大事於宮柱

聖祖初親政，以三藩、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廬念，爰親書大略，懸之宮中柱上。康熙壬申，諭旨述及之，猶云至今尚存。

聖祖勉諭臣僚

康熙癸丑，聖祖御弘德殿，講官進講畢，諭曰：「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分所當為，近見有寸長片善，便自矜誇，是好名也。」又曰：「君臣一心圖治，天下不患不治，此等光景，未易多得。朕與諸臣，何可不交勉之。」熊文端公賜履奏曰：「為政在得人，故用舍黜陟，人主之大權，最當審量者也。」上曰：「知人難，用人不易，政治之道，全關於此，朕即欲不盡心，不可得也。」

聖祖愛惜士卒

國初定鼎未久，而遭三藩之亂，八旗士卒多爭先用命，效死疆場，丁口遂至稀少。聖祖念之，嘗憮然曰：「吾二十年之久始得一獲滿洲士卒之用，何可不厚恤也。」故時加賞恤，且為之代償債務。以是滿洲士卒皆感之，凡有征討，爭致死焉。

聖祖知崇正學

聖祖駕幸曲阜，親謁孔林，謁孔廟，留御前曲蓋於大成殿，崇正學也。

聖祖留心書本之論

張清恪公伯行生長河壩，熟諳水性，嘗面奏河務事宜，聖祖偶有詰問，即袖出地圖，口講指畫。時兵部侍郎牛鈕在側，斥之曰：「伯行書生，但據紙上陳言妄奏耳！」上曰：「畢竟是他留心，即書本亦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

聖祖論居官不善之報

康熙時，年羹堯撫蜀，瀕行，陛辭，聖祖諭以「漢軍督撫如張長庚、白如梅、屈盡美、韓世琦等，皆以貪黷致富，五十年來，子孫零落殆盡，是可見居官不善之報也」。

曾國藩之論聖祖

曾國藩嘗曰：「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雍、乾以降，英賢輩出，皆沐聖祖之教。」又謂：「緝熙典學，日有孜孜，上而天象、地輿、曆算、音律、考禮、行師、刑律、農曹，下而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文字，無一不通，且無一不創新法，啟津塗也。」

世宗資助書生

世宗為皇子時，好微行，嘗游杭州，出湧金門見一書生賣字，頗精八法，即命其書一聯，中有「秋」字，易火於左，世宗曰：「得毋誤否？」書生條舉名帖為辨。世宗曰：「若曷不效舉子生活，乃賣字乎？」書生自云：「嘗舉孝廉，貧不能給妻子，賣字求活，安望富貴。」世宗出囊中馬蹄金數笏，曰：「吾賈有贏，不如資若功名，得志毋相忘耳。」書生謝受之。即上公車，連捷翰林。時世宗已踐祚，一日，睹其名，憶是書生，即召入，書一「和」字，易口於左，詢之，書生言為譌體，上笑不答。翌日，使奉詔詣浙江巡撫，受詔發觀，乃命其仍向湧金門賣字三年，再來供職，書生始悟。

世宗不喜諂諛

世宗不喜諛諛之言，有所聞必斥之。雍正丁未正月，太常寺卿鄧汝魯進《河清頌》，中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語，大怒，諭交九卿公同嚴審，定擬具奏。尋刑部請照律擬絞立決，得旨，著革職從寬免死，發往湖廣荊州府沿江隄岸工程處效力贖罪。

世宗慎於建儲

世宗性雄猜，自以奪嫡踐位，恐兆爭端，乃於即位後御乾清宮，召王大臣入，諭以「建儲一事，必須詳慎。聖祖既將大事付託朕躬，朕身為宗社之主，不得不早為計。今親寫密封，存之匣內，置乾清宮世祖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宮中最高處，以備不虞，永為定例。」諸臣奏：「聖見周詳，臣等遵議。」乃令諸臣退，惟留總管事務大臣，親書應立皇子名，密封錦匣收貯。

世宗密訓李衛

李衛開藩滇中，世宗密諭之曰：「汝恃寵放縱，於督撫前粗率無禮，操守亦不能純，間有巧取，如此行為，大負倚任。嗣後亟宜謙恭持己，和平接物。」

世宗知崇正學

雍正庚戌九月，重建闕里文廟告成，黃瓦畫棟，悉仿宮殿制度，搏拊、干戚、尊俎、豆籩之器，頒自上方，世宗復以「崇敬正學」御書碑文勒石。禮部奏請遣官祭告，特詔皇五子承命以行。

世宗硃批諭旨

世宗慮本章或有漏洩，所有摺奏皆可封達上前，幾暇披覽，或秉燭至丙夜。所批輒萬言，洞徹窾要，後付刻者，祇十之三四，其未發者，收藏保和殿東西廡中。

世宗追斥揆敘

左都御史揆敘，本諛文端，雍正朝追削，並諭令於墓碑上改鐫「不忠不孝柔奸陰險揆敘之墓」。

高宗初政

尚示即位，承世示嚴廟之後，以見入為政，能開壘、停捐納、里辰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吳中謠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

高宗不忘本

王大臣當從龍入關時，無不彎強善射，滿語純熟，居久之，多驕逸自安。高宗知其弊，凡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或命為賤役以辱之，鄉、會試，必先試弓馬合格，然後許入場，故勳舊子弟，熟習弓馬。金川、臺匪之役，如明亮、奎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場，上嘗曰：「周以稼穡開基，國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廢武。」

高宗嚴辦偽稿案

乾隆壬申，有偽作孫文定公嘉淦奏稿者，稿幾累萬言，指斥乘輿，遍詆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訥親等，傳播遐邇。事聞，上震怒，飭各省傳鈔偽稿，有無虛實，不可不為整飭。乃各省督撫，僅視為尋常案件，惟任屬員取供詳解，過堂一審，即為歸案了事，以致輾轉蔓延，久迷正線，各省就案完結情形，大略不過如此。而在江西為尤甚，江南亦不能審出實情，幾認為捏造正犯，經朕命軍機大臣等審明昭雪。而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彭楚白等供詞互異之處，細加窮詰，始將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虛心研鞫，反覆推求，始則借端支飾，繼則混指種種奸偽情節，并將偽稿條款，逐一默寫；及其造謀起意，於破案後，商同借線揜飾情由，一一吐露，矢口不移。當此光天化日之下，乃有此等魑魅魍魎，潛形逞偽，實出情理之外。今不待重刑，供情俱已確鑿，殆由奸徒罪大惡極，傳鈔貽累多人，好還之道，自無所逃耳。盧魯生、劉時達，著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同軍機大臣再行詳悉研鞫，定擬具奏。至督撫為封疆大吏，不特此等大敵體，可乎？此案若查辦之始，即行竭力根究，自可早得正犯，乃粗率苟且，江西舛謬於前，江南迷誤於後，均無所辭咎。江西近在同城，群衛弁騰口囂囂，毫無顧忌，串供借線，幾於漏網吞舟，厥罪較重於南省。解任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知府戚振鸞，俱著革職鞫問，交刑部治罪；總督尹繼善及派往江西同問之周承勅、高

麟黜，俱著交部議處；至衛弁乃總漕專責，瑚寶亦不能辭責，亦著交得
間，嚴察議奏。當日查辦之始，未知根源所在，須披葉尋枝，勢不得
謂法不督撫，分別發落，以致顛預之事，朕猶恐拖累者眾，屢經密諭
各省不問。然在伊等食毛履土，見此大逆不道之詞，當為痛心疾首，譬
聞人詈其父祖，轉樂為稱述，非逆子而何！然使非有首先捏造之
人，則伊等亦無從傳聞，是傳聞者本有應得之罪，不可謂彼所愚
妨曲宥，除在京人犯已予省釋外，著傳諭各省督撫，通行出示曉
諭，無論已未發覺，概行從寬免究釋放。凡屬此案例應擬罪人眾，
蒙朕格外寬宥，務宜痛自改悔，動尊君親上之天良，戒造言喜事之
惡習，安靜守分，庶不致良苗化為稂莠，永受朕保全愛養之恩。夫
讒說殄行，為聖世所不容，奸頑不除，則風俗人心何由而正？而吏
治狃於因循，尤關治道，朕宵旰憂勤，與諸臣共相敦勉者，豈肯稍
存姑息，致啟廢弛之漸。將此一併宣諭中外知之，欽此。」先是，
御史書成不知大義所在，恐株連者多，奏請罷查辦。上以書成身為
言官，不能備悉原委，遠方傳說更難保其必無浮議，褫其職。

高宗雪睿親王冤

大兵入關，睿親王方攝政，薨後，議罪革爵。饒餘郡王阿巴泰父子
略定河北，征討吳三桂，累功封安親王，以後嗣依附廉親王允禩，
世宗特斥其封。高宗夙知二王功高，於乾隆戊戌，特復睿王封爵，
令其五世孫淳穎襲封，並命配享太廟；安王嗣封輔國公，以承其
祀。

高宗書無逸以自警

高宗於勤政殿辰間御書《無逸》一篇以自警，凡別館離宮聽政處，
皆顏「勤政」二字，燕居遊覽，無不以蒞政為務。後暮年少寢，乃
默誦「無逸七嗚呼」以靜心。

高宗崇獎風雅

高宗幾餘覽古，篤嗜過於儒素。乾隆間，詔建七閣，用天一閣之
式，內廷齋額，采知不足之名，范、鮑兩家均榮荷賜書，疊邀天藻
也。

高宗邃於音律

高宗遂於首律，凡樂上進御到大法田，時撰新聲，每盼哨，則令奏月殿雲開之曲。

高宗斥世臣詩稿

高宗駐蹕盛京，祇謁陵寢，以祭器潦草錯誤，革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又以世臣詩藁有「霜侵鬢朽歎途窮」之句，諭謂：「卿貳崇階，有何窮途之歎！彼自擬蘇軾之謫黃州，以彼其才其學，與軾執鞭，將唾而箠之。」世臣詩又有云「秋色招人懶上朝」，諭謂：「寅清重秩，自應夙夜靖共，乃以疏懶鳴高，何以為庶寮表率。」詩又云：「半輪明月西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諭以「盛京為豐沛舊鄉，世臣不應忘卻」。嚴旨斥責，即令滿員官盛京者各書一通，懸之公署。

高宗愛民

高宗憂勤稼穡，每歲分命大吏報告水旱，地方偶有偏災，即特旨開倉廩蠲租稅，六十年如一日。甘肅大吏以冒賑致罪，後甘省復災，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寧使官冒賑，不使民枵腹也。」後諸詞臣有以御製詩錄為簡冊進者，朱珪祇錄上紀詠水旱豐歉之作，名《孚惠全書》以進，上大喜，賜以詩扇，告近臣曰：「儒者之為，固不同於眾也。」

高宗臨政之年

高宗內禪，聖壽八十有六，御製詩《五過堯村城》一首，注云：「昨歲讀蘇東坡書傳堯咨岳事，時年八十六，計予歸政年正與堯相同，實為厚幸。」

高宗內禪

乾隆乙卯九月，高宗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孫暨王公大臣入，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親王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為嘉慶元年，所有冊立典禮一切虛文不必舉行，至明年歸政嗣皇帝儀文，著軍機大臣會同各衙門條議以聞。又諭：「朕歸政後，應用喜字第一號玉寶，鐫刻『太上皇帝之寶』玉冊，即將御製『十全老人之寶』說鐫刻，作為太上皇帝寶冊。」旋軍機大臣奏，丙辰舉行傳位大典，應行遵辦事宜議定呈覽：一、丙辰年歸政，嗣皇帝登極頒發詔書，鈐用太上皇帝之寶，次用皇帝之寶；一、太上皇帝諭旨，稱為敕旨；一、太上皇帝仍稱朕字；一、丙辰年太上皇帝及嗣皇帝起居注，交該衙門敬謹分纂；一、題奏行文，遇天祖等字高四格，太上皇帝高三格，

嗣皇帝尚一恪擡易；一、恭逢太上皇帝萬壽慶節及元旦冬至賀表，均由內閣撰擬表式；一、丙辰年恭進列祖稱萬壽；一、恭逢太上皇帝萬壽慶節及元旦冬至賀表，均由內閣撰擬表式；一、丙辰年恭進列祖壽慶節及元旦冬至賀表，均由內閣撰擬表式；一、凡大祀由各衙門具題，嗣皇帝親臨行禮；一、經筵耕籍大典及大閱傳臚各典，屆期由各衙門奏請嗣皇帝舉行；一、太上皇帝、嗣皇帝慶節令辰及掖輦巡幸地方，內外大臣慶賀請安摺，俱繕備二分呈進；一、外廷筵宴，由各衙門照例奏請嗣皇帝奉太上皇帝親臨宴坐，嗣皇帝侍坐，一切儀注，臨時具奏；一、御門聽政，嗣皇帝拆本示期遵辦；一、鄉會試朝考散館及一切考試題目，由該衙門照例奏請嗣皇帝命題；一、嗣皇帝御極後，應請太上皇帝敕旨冊立皇后；一、丙辰元旦奉先殿堂子行禮，在未傳位以前，皇太子隨皇上行禮；一、陛見文武大臣及道府以上，具摺恭請太上皇帝、嗣皇帝恩訓；一、丙辰新正遞丹書克，仍奏太上皇帝詞句，且有賀六十年國慶之事，仍應於太上皇帝前恭遞。

仁宗信任李忠毅

嘉慶初，李忠毅公長庚勦除洋匪，屢敗蔡牽於浙洋，以閩師掣肘，牽尚游弋海上。上聞，逮治督臣，而代者入閩中，乃文武各官疏參忠毅逗留捏報斬獲，諭密詢浙撫清安泰。賴清力陳忠毅勦賊之勇，海戰情形之難，仁宗委任忠毅由是益篤。當時賊中謠有「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之語，亦達天聽。

仙鶴齡因賀表獲咎於仁宗

嘉慶丁卯，以誕育皇長孫，中外大臣皆具摺陳賀，疊奉嚴諭斥責。提督仙鶴齡摺中至有「誕降重熙，承華少海。玉質龍姿，前星拱極。本支百世，派衍東宮」諸語，上益震怒，將仙鶴齡及擬稿之營書郭裕昆，改擬之幕友石先幾先後降旨褫職，治罪有差。

仁宗斥姚祖同刻薄

嘉慶丁丑，萬壽恩詔，普免天下積欠錢糧，各省權騰，爭造冊送戶部。安徽民欠三百萬，而鳳陽一府尤多，巡撫康紹鏞閱冊已定，未及奏，遷去。繼之者為姚祖同，疑民欠不實，行令諸道府大為覈減，屬吏震其威，勒令諸州縣減造十分之四，以其欠數虛報存庫，州縣苦之，勢洶洶將上聞。姚先奏以為官吏欺侵，造冊不實，請展限覈減。硃批云：「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姚大慙，六百里行文，以原冊上。

仁宗以莊敬日彊健行不息二語分鑄寶璽

嘉慶己卯，仁宗聖壽六十，命以「莊敬日彊」、「健行不息」二語分鐫寶璽。

仁宗敬禮楊懌曾

皖楊懌曾，嘉慶時官翰林，受知仁宗，為大理卿最久，開府楚北，風骨錚然。嘗召對，值盛暑，掀簾見上搖扇揮汗，入跪，上以扇置坐右，不復用，詢事甚詳，良久熱甚，上汗出如雨，卒不用扇，又久乃出，楊亦溼透紗袍矣。

仁宗留意微員

嘉慶中，兵馬司指揮謝煦以同知外用，初選登州，上以其地簡，特寄諭撫臣，於兗沂曹一帶對調，遂改兗州。蓋謝任中城時，曾以緝捕出力，蒙賞戴翎枝，故上猶識之也。

仁宗責臣工詩

嘉慶川楚之亂，仁宗憂甚，作詩以責臣工曰：「內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平居漫說君恩重，辜負君恩是爾曹。」

仁宗命移鷹狗處

鷹狗處向在東華門內長街，設總統二人，以侍衛兼之，參養鷹狗，備蒐獮之用。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許其蟒袍緯帽，為執事中之最高者。嘉慶壬戌，仁宗以非急務，命遷於東安門內長房。

宣宗遣妃

宣宗勤於政事，披覽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寵妃取而裂之，翌晨遣出，然亦不加以他罪也。

文宗雪林則徐冤

道光末葉，穆彰阿為滿首揆，掌機務，實主五口通商之約。鴉片之為害甚大，世人無不知之，宣宗於林則徐之焚燬鴉片，亦念其忠，

待以穆作使，故林个兇於非而 言和。迨尤士與，入學工土鼎力日河
東查勘回，聞和議，痛戰哭了爭之，不能得，以憂死。其病劇時，卒
召門下士至臥榻前，伏枕流涕，授遺摺數千言，力排和議之非，卒
為穆所尼，不得上。王歿，祁寯藻亦力爭，然寯藻在軍機為後進，
且漢大臣不能決事，故穆愈得志。已而白門和議成，宣宗退朝，負
手行偏殿，互一日夜未嘗息，內侍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旋入
殿，以硃筆草一紙，封緘甚固。時宮門未啟，命內侍持往樞廷，戒
之曰：「但與穆彰阿，毋為寯藻知。」蓋即諭議和諸臣於和約畫押
之廷寄也。意穆於是時，必布危言聳論挾制宣宗者。及文宗嗣位，
頒示騰黃，為林則徐雪冤，而著穆彰阿之罪。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官宗人府宗正，領侍
衛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為戶部郎中，好狹邪游，惟酒食
鷹犬是務。乙卯夏，官軍既克馮官屯，剿滅粵寇之北犯者，垣、端
漸以聲色惑聖聰，薦肅供奉內廷，善迎合上旨。上稍與論天下事，
三奸盤結，同干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而
已。惟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葰，資望既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
奸畏而惡之。戊午科場之獄，置柏大辟，於是朝臣震悚，權勢益張
矣。肅又借鑄錢局一事與大獄，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京師自摺紳
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次骨，肅恃寵而驕。時周
祖培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而肅亦為戶部尚書，同坐堂皇判牘。

一日，周已畫諾，肅佯問曰：「是誰之諾也？」

司員曰：「周中堂之諾也。」

肅罵曰：「唉！若輩憤憤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焉知公事！」

因將司員擬稿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諾上，累次如此，周
弗敢校也。諸大臣受其侵侮，而唯諾維謹，大學士翁心存引疾乞退
以避之。庚申七月，英、法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
通州，焚圓明園，肅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
勸文宗巡幸熱河，導上娛情聲色，實為希寵攬權之計也。迨和議
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上將從之，為三奸
所尼，屢下詔改行期。辛酉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漸，
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
宗崩。三奸輒矯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
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等共
八人，自署為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遏禁留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
奔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意，口授軍機處行之。

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

卑幽爭里。習謂至八石垂簾聽政，並派廷文稅工一一入朝政，以繫人心。」三奸不悅。

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抗論，以為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調旨駁還。然恭王遂於此時奔赴熱河，叩謁梓官，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且以其不足畏也。兩宮皇太后欲召見恭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於眾，謂：「叔嫂當避嫌，且先帝賓天，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

肅拊掌稱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子矣。」

然究迫於公論，而太后召見恭王之意亦甚決，太監傳旨出宮，恭王乃請端同進見，端目視肅，肅笑曰：「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王乃獨進見。兩宮泣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之，並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密擬拿問各旨，以備到京即發，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兼程回京，無一人知者。先是，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勩，詔即罷其所管火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兩宮俟恭王行後，即下回鑾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後設有什么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護送梓宮回京。上恭送登輿後，先奉兩宮間道旋蹕，垣、端皆扈從。於是大學士賈禎、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合疏稱：「我朝聖聖相承，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條奏，特降諭旨甚晰，臣等復有何議。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皇上沖齡踐祚，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諭旨，每有明發，均用御賞『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鉅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即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面奉諭旨辨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聖意者，硃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為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敷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我皇上聰明天宣，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而此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奸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度？固結人心，最為緊要。儻大權無所專屬，以致人心驚疑，是則目前大可憂者。至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旨舊制，或應量為變通，擬求敕下群臣會議具奏，請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悅服矣。」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以防權姦之專擅。

十月朔，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循例郊迎，兩宮對大臣

涕泣，纒还二奸欺貌之狀，祖培奏曰：「何个里治具罪？」

皇太后曰：「彼為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

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

太后曰：「善。」

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王奕訢為議政王，垂簾典禮，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上南面稍東席地坐，兩宮亦南面坐稍北，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

上顧曰：「阿爾女，奴輩如此負恩，即斫頭可也，請勿悲。」

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即另派大學士桂良，文祥等入朝待命，垣等已先至，尚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皆不知也，然已微有所聞矣。見恭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王遜謝，卻立宮門外。俄詔下，命恭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

王捧詔宣示，載垣、端華同厲聲曰：「我輩尚未入，詔從何來！」

王命擒出。

復呵曰：「誰敢者！」

已有侍衛數人來前，褫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尚顧索肩輿及從人，或告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見，肅方擁二妾臥於牀，遂械至，亦繫宗人府。肅瞋目叱垣，端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

二人曰：「事已至此，復何言？」

垣亦咎端曰：「吾之罪名，皆聽汝言成之。」

故論者謂三奸之罪肅尤甚，垣次之，端又次之。廷議既上，請均照大逆例，凌遲處死。初六日，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并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并不請旨，擅自主持，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并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屬餘多』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

台戰坦寺，當時晉議諸臣，無个共見共聞。入行皇帝能獻上贊，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免赴行在，是該尚書為載垣等之心腹，即此可見。黃宗漢於本年春間前赴熱河，皇考召見時，即以危辭力阻回鑾。迨聞皇考梓宮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遍告於人，希冀阻止，其為迎合載垣等，眾所共知。以上二人，均屬一二品大員，聲名如此狼藉，品行如此卑污，若任其濫廁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著革職永不敘用，以為大僚諂媚者戒。至侍郎劉琨、成琦、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與載垣等雖無交通實據，而或與往來較密，或由伊等保舉，或拜認師生，眾人耳目共見共聞，何能置之不議。劉琨、成琦、德克津太、富績均著即行革職。許彭壽糾劾各節，朕早有所聞，用特懲一儆百，期於力振頹靡。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事權所屬，諸臣等何能與之絕無干涉，此後惟有以寬大為念，不咎既往。爾諸臣亦毋須再以查辦奸黨等事紛紛陳請，致啟訐告誣陷之風。惟當各勤厥職，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陳孚恩等惡習，朕實有厚望焉。」未幾，查鈔肅順家，得陳孚恩手書，有不臣語，乃復逮戍伊犁。先是，載垣等擬進年號，曰祺祥，已頒憲矣，有言其意義重複者，遂置不用。初九日甲子昧爽，穆宗御正殿，即位，以明年為同治元年，上母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

文宗容納陸御史之直諫

咸豐季年，雖伶朱蓮芬善崑曲，能作小詩，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時傳召。有陸御史者，亦狎之，因不得常見，遂直言極諫。文宗閱之，不加罪，大笑曰：「陸都老爺醋矣。」即批其摺云：「如狗啃骨，被人奪去，豈不恨哉。欽此。」浙撫王有齡之父為雲南昆明知縣，所用簽稿門丁，即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父。有齡幼時讀書署中，桂清亦伴讀，聰穎異常，欲就試而無籍，乃占籍昆明，就試焉，遂補諸生，十八歲入翰林。咸豐己未，督兩江，有齡時亦由鹽大使升至江蘇布政使矣。杭城陷，巡撫羅遵殿殉難，何薦有齡可勝任。摺初上，文宗硃批，連書「王有齡王有齡王有齡」九字；摺再上，批云：「爾但知有王有齡耳？」摺三上，言「有齡如負委任，請治臣濫保之罪」，於是遂簡有齡為浙撫。

德宗自述

德宗嘗語德菱女士云：「朕一生所處皆逆境，居嘗鬱鬱，且幼時體弱，讀書不多，而性好音樂。」又云：「朕惟欲求我國之強盛發達也，每聞各省偏災，輒憂形於色。」德菱且曾授德宗以批阿娜之華爾子簡調及英文。

德宗思得氣節之士

故事，廷試貢士，閱卷大臣擬前十本進呈，候欽定，然後拆彌封姓
名宣布，往往如所擬名次，不更動也。光緒乙未殿試，德宗念國步
多艱，思得氣節之士而用之，四川駱成驤名在第十，見其卷中有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大賞之，拔置第一。

德宗保全言官

德宗既親政，以頤和園為頤養母后之所，間日往請安，每日章疏上
閱後，皆封送園中。丁酉年，惲毓鼎附片劾太監牛姓在外招權納
賄，請嚴懲以符祖制。牛姓者，頤和園親近小閹也。帝示翁同龢
曰：「此疏若為太后所見，言官禍且不測，朕當保全之。」乃撤去
附片，僅以正摺呈園。

德宗戊戌新政

光緒戊戌正月初六日，德宗以給事中高燮曾請設武備特科，因特諭
飭軍機大臣會同兵部參酌中外兵制議奏。又諭：「貴州學政嚴修請
設專科，內政、為考求方輿險要、郡國利病、民情風俗者；二外交，
為考求各國政事、條約公法、律例章程者；三理財，為考求稅則、
礦務、農功、商務者；四經武，為考求行軍布陣、管駕測量者；五
格物，為考求中西算術、聲光電者；六考工，為考求各物製造工
作者。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撫學政各舉所知，無論已仕未仕，註明
其專長，在保和殿試以策論，嚴定去取，評列等第，覆試後引見候
擢，此為經濟特科。以後或十年或二十年一舉，不拘常例。歲舉則
每屆鄉試年分，由學政調取新增算學、藝學各書院學堂高等生監，
錄送鄉試，初場專門，次場時務，三場仍《四書》文。凡試者，名
曰經濟科，中貢士者，亦一體覆試殿試朝考等語。飭總理衙門議
奏。」四月二十八日，召見康有為、張元濟。五月初五日，諭：
「自下科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一律改試策論。」十六
日，諭飭兩江總督劉坤一查明上海農學會章程，咨送總理衙門查核
頒行，並編譯外洋農學諸書。十七日，諭飭獎賞各省士民若有新書
及以新法製成新器果係足資民用者，所製之器，酌定年限，准其專
利。有能獨力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造槍砲各廠，有裨於興國殖
民之計者，著照軍功例給予特賞。二十九日，諭飭迅印馮桂芬《校
邠廬抗議》千部，送軍機處。六月初一日，諭飭鄉、會試仍為三
場，一場試中國史事論，二場試時務策各五道，三場試《四書》義
二篇、《五經》義一篇。首場中額十倍錄取，二場三倍錄取，取者
始准試次場，每場發榜一次，三場畢，如額取中。歲科試生童，先
試經古一場，專以史論時務命題，正場試以《四書》、《五經》義
各一篇。至詞章楷法，當先期降旨考試，偶一舉行，不為常例。嗣
後一切考試，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為高下。七月初三日，諭飭嗣後殿

設即重為按城，停止朝考。初六日，副准土爭康有為所呈即立農工商總局，派直隸霸昌道端方、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吳懋鼎等督理。十三日，諭准湖南巡撫陳寶箴奏保湖南候補道夏獻銘、黃炳離，前內閣學士陳寶琛，侍讀楊銳，禮部主事黃英采，刑部主事劉光第，廣東候補道楊樞、王秉恩，江蘇候補道歐陽霖、杜俞、柯逢時，江西候補道惲祖祁，湖北候補道徐家幹、薛華培、左孝同來京預備召見。十四日，諭飭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歸併內閣及禮、兵、刑等部辦理。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東河總督，一併裁撤，均著以總督兼巡撫事。河督即歸併河南巡撫，漕督及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及向無鹽場管疏銷之鹽道，均著裁撤。各省同通佐貳等官無地方之責者，查明裁汰。又著將各局所冗員裁撤淨盡，並將分發捐納勞績人員，嚴加甄別，限一月辦竣。十六日，諭飭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徐會澧、溥頤、曾廣漢交部議處，王照原呈留覽，以懷塔布等不為王照遞呈也。十九日，吏部議懷塔布等革職，王照賞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用。二十日，諭飭工部會同步軍統領衙門、五城街道廳，挑挖京城內外河道，修墊街巷，款由戶部籌撥。又諭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二十四日，諭准孫家鼐請設醫學堂，由大學堂兼轄。又諭准徐致靖酌置三、四、五、六品學士。又諭准主事蕭文昭請設各省茶務學堂、蠶桑學堂，著各督撫迅速籌辦。二十七日，諭准黃思永籌款設辦速成學堂。又諭准都察院代奏四川舉人陳天錫所請，將大挑教職謄錄各項人員，於會試薦卷中挑取，及科甲候補人員，一體考差。又諭飭詳議中書祁永膺所奏各省教職改為中小學堂教習。又諭准刑部主事顧厚焜所請舉辦郵政分局。又諭著瑞洵於京師創設報館，繙譯新報。又諭飭各督撫查明四月二十三日以後所關新政之諭旨，迅速刊刻謄黃，切實開導州縣教官詳切宣講。並飭令藩臬道府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此後諭旨並著懸掛督撫大堂，俾眾共觀。二十八日，諭飭各省藩臬道府，凡有條陳，自行專摺具奏，毋庸由督撫代遞；至州縣等官言事者，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至士民有欲上書言事者，即由本省道府等隨時代奏。

德宗戊戌密諭

德宗曾有賜楊銳等密諭，文曰：「朕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

束，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諺官庸之入臣盡行能黜，而登中央遇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是亦可見當時之束手無策，躊躇滿志也。

德宗欲開懋勤殿

懋勤殿在乾清宮西廊，屋五楹，為列聖燕居念典處。咸豐中，何秋濤主事以進《朔方備乘》，【原名《北徼彙編》，文宗賜今名。】詔在懋勤殿行走。同治後，殿久虛，惟南書房諸臣時就其中應制作書，以其與南齋毗連也。光緒戊戌六月，有意復古賓師之禮，將開懋勤殿，擇康有為、梁啟超、黃紹箕等八人待制，燕見賜坐，討論政事，聞者謂為二千年未有之盛舉，惜未及開而八月之變作矣。

德宗諭黃紹箕掄才

瑞安黃仲弢提學紹箕，初以湖北主考陞辭請訓，德宗諭之曰：「現在百姓困苦已極，皆朕不德所致，然卿輩亦不能辭咎，朝政非更張不可。卿此去，極宜留意掄才，為朕得可用之人。」

德宗聽講下淚

德宗讀書，翁同龢實傳之，一日，授讀「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引史事數十條，反覆講論。德宗為之下淚，曰：「女戎之禍，其中必有小人！」蓋指李蓮英也。翁復引明懷宗故事曰：「懷宗能知女子小人之難養，斥魏忠賢、客氏，而用人不專，終至失國。」語為李所聞，讒之於孝欽后，光緒戊戌遂有政變之禍。

德宗註論語

德宗好學，手不釋卷，光緒戊戌以前，每於經筵聽講《論語》時，遇有新義可以發明經語者，恒以片紙錄出，其後成帙，藁藏正大光明殿扁額中。

德宗之記憶力

光緒己亥十月，召見惲毓鼎，孝欽后語及豫省疏報雹災事而忘其縣名，顧德宗曰：「皇帝記為何處？」即應曰：「鞏縣也。」時馬家

罕至水正門方新設電車，李默向及，復顧德宗曰：「此何國所為？」應曰：「德使海靖也。」以一循例報災之摺，數年前所興之工，猶留心不忘如此。

德宗親翁同龢

德宗沖齡典學，暱就翁同龢，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懷撫其乳，故常熟在書房二十五年，最為上所親。嘗乞假回虞山省墓，雅不願其去，不得已，始允假一月。陛辭日，堅與約曰：「下月今日，朕與師傅相見於此矣。」

德宗自奉儉約

德宗自奉極儉，某年，諭內務府大臣增某製一書案，諄囑勿尚華麗，但求適用。及案成而猶未加漆，即命進呈，問其值，以七白金對，怒曰：「一書案而糜款若是，汝輩積習何時始能革除耶！」又以足蹴其背而斥之曰：「混蛋！還不滾下去。」外間於是哄傳德宗性情乖張矣。

德宗羈縻董福祥之手詔

董福祥，字星五，甘肅固原州人，貧無資籍，以武健稱。同治初年陝甘回亂，董與同里沙三、張俊約為弟昆，沙以年長為首領，董次之，張又次之，集里中武勇少年得數十人，保據一方，式遏寇亂，而恒分道往鄰縣，掠糧以自給。嗣張與沙不協，私與董謀，乃除沙而由董統其眾，張副焉。迨左文襄督軍隴上，董、張率所部詣大軍，乞擊回自效，皆以嫻習山川險要，且甘人耐勞苦，所向屢有成功。復從劉錦棠出塞平新疆，別為一軍趨和闐，克之。和闐在崑崙旁，瀕於沙漠，風寒日薄，亦惟甘人能堪之。此董之建功之始，旋為新疆喀什噶爾提督。歲乙未，平甘肅河州回亂，授固原提督，入統武衛後軍。光緒庚子，八國聯軍入京師，董隨扈至西安，解兵歸里，陛辭日，德宗出手詔畀之，慰勉甚至，亦羈縻之策也。其詔曰：「上諭董福祥知悉，爾忠勇性成，英姿天挺，削平大難，功在西陲。近以國步艱難，事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諒爾自能曲體。現在朕方屈己以應變，爾亦當降志以待時，決不可以暫時屈抑，驟卻初心，他日國運中興，聽鼓輦而思舊，不朽之功非爾又將誰屬也。尚其勉旃。」董捧詔感泣，遂終老邱園，沒齒無二，戊申春，病卒，年七十矣。董有四妻，皆無所出，以猶子天純為嗣，早卒，二孫恭、溫。董形貌壯偉，性勁戇，善馭將，漢、回諸將皆奉命唯謹，董軍之名震於關西。家居惠安堡，在金積堡旁，【亂後於金積堡設廳治曰寧靈廳。】饒於財，嘗捐金三十萬修靈夏渠，引黃河水以溉田，民利賴之。

德宗西狩填聞

德宗久制於孝欽后，光緒庚子拳亂之始，心非之而不敢言。及西狩，恒思援各省督撫以自助，勤王之師陝藩岑春暄最先，岑故先朝勳裔，頗重之，擢陝西巡撫。一日召入，叩頭畢，帝甫有言而孝欽適至，德宗色變，岑亦汗下流背，乃亂以他語而罷。

當西狩日，衣履敝垢，一日內侍進呈新襪，式劣，不悅。俄而孝欽至，問：「襪佳耶？」德宗曰：「然。」孝欽又曰：「差長否？」德宗曰：「然。」孝欽乃笑。

迴鑾計定，德宗命將新製二轎試坐，巡撫督夫舁入，德宗奉孝欽出，命內侍八人舉之，孝欽先坐以為適，乃命德宗坐。德宗見孝欽立於地，不敢坐，促之，德宗踟躕曰：「不敢。」孝欽笑曰：「汝略坐無妨。」乃作半跪式，略坐即下。

德宗抑鬱

光緒辛丑，德宗自西安迴鑾，見外患日逼，大局至危，宵旰憂勞，遂櫻心疾，嘗以椅橫貫以竹，命兩小太監肩之而行。帝手持小銅器，以物觸之作聲，口中喃喃曰：「外國人如此鬧法，怎麼了，怎麼了！」且行且語，不意竹椅傾斜，踏於地，兩璫皆伏地請罪，帝曰：「不干爾事。」一躍而起，狂奔入內。

最初兩后之垂簾也，德宗中坐，後蔽以紗幕，孝貞、孝欽則左右對坐，孝貞崩，孝欽獨坐於後，至光緒戊戌訓政，則孝欽與德宗並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對，嘿不發言，有時太后肘使之言，不過一二語止矣。及幽於南海瀛臺，則三面皆水，隆冬冰堅結，常攜小閣踏冰出，為門者所阻，於是有召匠鑿冰之舉。偶至一太監屋，几有書，取視之，《三國演義》也，閱數行，擲去，長嘆曰：「朕且不如漢獻帝也！」

德宗自晦

光緒甲午、乙未交，德宗頗信用長麟、汪鳴鑾言，一日三遷，悉由散秩而拔置卿貳，召對無虛日。二人造膝密陳，雖欲有所規畫，卒以出言不慎，為內監所訶知，【故事，召見在養心殿側一小書室，僅帝與被召見者二人而已，軍機侍值例須退出。】譖於孝欽，立罷二人職，諭中並有「跡近離間永不敘用」等語。嗣後母子之間始起猜嫌，而帝之一舉一動，乃無日不遣內監偵報矣。帝每日黎明，必往孝欽處請安，長跪宮門外，有時內監不為傳報，不命之起，即伏地不敢起。庚子變作，兩宮西狩，既就道，行在湫隘，聞孝欽聲輒

長跪，以仕呂口聞孝欽至，跪地以迎，久而首傾也。及抵四女，處分和約及軍國重要事，悉孝欽一人獨裁，間亦一詢帝，帝唯唯，不置可否也。居陝無事，日惟遣小閹嬉弄洋犬，以消永晝，蓋欲因以自污也。迴鑾未久，遂拘禁深宮矣。

恩遇類

親郡王配享太廟

親郡王配享太廟者，皆祀於東廡。通達郡王雅爾噶齊、武功郡王禮敦巴圖魯、【此巴圖魯三字即其名，非勇號也。】慧哲郡王額爾袞、宣獻郡王界堪、禮烈親王代善、睿忠親王多爾袞、鄭獻親王濟爾哈朗、豫通親王多鐸、肅武親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怡賢親王允祥、蒙古超勇襄親王策凌，及同治丙寅奉旨之科爾沁忠親王僧格林沁，凡十三人。

滿漢文武大臣配享太廟

滿、漢文武大臣配享者，皆祀於西廡。英誠武勳王揚古利、信勇直義公費英東、宏毅公額亦都、忠義公圖爾格、昭勳公圖賴、【昭勳即直義子，忠義即宏毅子，父子皆得配侑，允為極榮。】文襄公圖海、文端公鄂爾泰、文和公張廷玉、文襄公兆惠、文忠公傅恒、文成公阿桂、文襄公福康安，凡十二人。

瀛台賜宴

翰林賜宴瀛台，定在暑節。輒乘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緣岸間，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啁晰，與江南水鄉無異。渡板橋，則荷香襲衣，牖流滴耳。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劃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其外雜列魚罾，朝士渡橋者均許抽罾捉魚，得即攜歸。於是迤邐達瀛台門。惟賜燕時，則從牖口北上，直西浮道通梁，中有層亭，兩面帳房，列如號舍。上命登舟泛太液池，即從過船亭登舟，芰荷十里，望如蕃錦，北望金色搖曳，則別一境矣。

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大內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於坤寧宮。欽派內外藩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喫祭神肉。上面北坐，諸臣各蟒袍補服入，西嚮

仲懽，行一叩目禮畢，復回上，行一叩目禮，百班席坐，以罔為上，視御座為尊也。膳房大臣捧御用俎盤跪進，行髀體為貴。司俎官以臂肩腰各盤列諸臣座前，上自用御刀割折，諸臣皆自鬻割。食畢，賜茶，各行一叩首禮，上還官，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賜糕資醢醬，攜歸邸。至上元日及萬壽節，召諸臣於同樂園聽戲，分翼入座，特賜盤餐肴饌。禮畢，各賜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寵眷。

宴外藩

年終，諸藩王貝勒更番入朝，盡執瑞禮。除夕日，宴於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元旦後三日，宴於紫光閣；上元日，宴於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亦入座。

冬至賜貂

冬至賜貂，唐例也，國朝亦仿行之。南書房、如意館、昇平署供奉諸人，各得數張不等。

賜荷包鐙盞諸物

歲暮，諸王公大臣皆有賜予，御前王大臣所賜為歲歲平安荷包一，鐙盞數對，及福橘、廣柑、遼東鹿尾豬魚諸珍物；外廷大臣亦間有賜荷包一者，皆佩於貂裘衿領間，泥首宮門，以謝寵眷。

會親

公主、福晉、格格及外戚眷屬，歲時有賜，入內謝恩，謂之會親。宮門外施以黃幕，謂之關防。

克勤郡王墓開隧道

克勤郡王岳托，禮烈王長子。崇德壬午冬，從征山東，薨於途。喪返，太宗痛甚，及葬，命開其隧道，以便歲時賜奠，撫柩而哭。高宗東幸，亦親往賜奠。

范文程以生員受知太祖

國初，范文程出關拜稅，偕一千余壯，向：「此有游憩所乎？」牛录云：「咫尺間為查孝廉學詩之居，書室楚楚。」乃與二牛录三騎往，查迎坐書室。范欣然曰：「可下榻乎？」查曰：「不鄙荒陋，幸甚。」雞豚雉兔，略具盤飧。范飲噉至飽，遂借宿。晨興，語查曰：「獨行無侶，苦岑寂，能從我游乎？」則借馬從之。至墓所，范曰：「太祖定遼陽，壯者配營中，殺老弱，已而漸及擁厚資者，慮有力為亂也。」及行，又指一地曰：「此將就僂處也。十七人皆將就刑，太祖忽問我識字乎，以生員對。太祖大喜，盡十七人錄用，我至今職，始望豈及此乎？」葬地迴抱山林，堪輿家言，此地貴不可言，將相不足道也。文程與江浙諸范通譜，稱為文正公後，嘗捐金買田吳中，修文正祠。

范文程脫包衣籍

凡隸牛录下人曰包衣。牛录包衣者，猶人之投胎也。范文程歷相三朝，世祖為捐金一萬，贖之本旗牛录，始脫籍。

列聖呼范文程官而不名

范文程在盛京時，列聖皆呼其官而不名，以其形貌碩偉，是以御賜衣冠，皆出特製。

世祖賜宋犖食於中和殿

世祖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時商邱宋文康公長子犖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冠，蟒衣袴褶，帶刀侍左右。上愛重之，恆賜食中和殿。一日，犖對食遜避，私出帶間斜幅，裹餅餌棗栗，將懷之。上怪問，犖前跪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臣懷以獻，榮上之賜也。」上喜，自是每賜食，必書敕以歸。

吳綺以傳奇受知世祖

順治壬辰，江都吳園次綺以拔貢授中書舍人，奉詔譜《楊繼盛傳奇》，稱旨，即以楊繼盛之官官之。

世祖擢胡學士

山陰胡學士為庶常時，一日，同官皆出院，學士獨留。世祖微行入院，屏息立其後，良久。學土方習滿文，迴顧，見世祖，驚起俯

伏。世祖笑曰：「若誤矣。」學士曰：「小臣不得近大猷，然朝詢瞻仰久矣。」問諸庶吉士安在，若何獨留此。學士奏：「諸臣習清書，幸已成，各有事歸私寓。臣鈍劣，每後於人，私習以補其拙。」世祖曰：「諸臣何事，惟博弈耳！今已分曹他適飲酒矣。」即日傳旨，超擢為侍讀。

世祖讚譽慎交社

世祖召修撰徐元文、編修張若靄、華亦祥入乾清宮。世祖科跣，單紗暑衫禪裙，曳吳中草屨，命三臣升殿，賜觀殿中書數十架，經史子集、稗官小說、傳奇時藝，無不有之。中列長几，商彝周鼎、哥窯宣爐、印章畫冊畢具，廡下珠蘭、建蘭、茉莉百十盆。賜席地坐，從容問群臣賢否，時政得失，皆謝以初進小臣，不能備知。因及書史古文，又問及近來名流社會，且云：「慎交社可謂極盛，前狀元孫承恩，亦慎交中人也。」良久，始遣出。

張宸以祭文受知世祖

順治時，后喪，詞臣撰擬祭文，三奏草，不稱旨。最後內閣中書張宸撰，中有句云：「眇茲五夜之箴，永巷之間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後何人？」世祖閱之墮淚，尋遷張兵部車駕司主事。

世職知縣加東昌府通判銜

順治朝，曲阜世職知縣孔允醇以居官廉能，加東昌府通判銜，仍任知縣事。

世祖贊王熙為公輔器

王文靖公熙，宛平人，文簡公崇簡子，少年登第。世祖喜曰：「公輔器也。」命供奉內廷，親教以滿文，兼習釋典，與孫學士承恩、麻文僖公勒吉日侍西清。世祖升遐時，命與文僖同撰遺詔，受顧命。康熙中正首揆，繼命專管密本。前此漢官不與聞軍機，異數也。

聖祖詔繪覺羅武默訥像

康熙庚申，特召內大臣覺羅武默訥入養心殿，命工繪其像，即以賜之，諭曰：「將此像給爾子孫世世供享，以昭加恩之意。」

釋又懿以時又受知聖祖

長洲韓文懿公葵，康熙癸丑科會試殿試皆第一。撤闈後，上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召至起居注，命將平日窗稿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復召至弘德殿，問平日所作必多，館師熊文端公代奏曰：「尚有三十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即鄉試墨卷也。某年，詞臣進表，有用「豈弟君子屬之臣」者，聖祖摘其訛，將加譴責。奏曰：「屬之臣固誤，然古人斷章取義，亦有君臣兩屬者，如《禮經》所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是也。」

聖祖呼尤侗為老名士

長洲尤侗，字悔庵，官侍講。世祖嘗稱為真才子，聖祖亦稱為老名士。

杜立德入殿賜宴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以薦授內閣中書，尋登揆席，居相位十餘年。嘗賜宴內廷，特命列坐殿中。漢大學士入殿坐，蓋自立德始也。後以疾未預宴，上特遣中使齎酒饌賜之，諭曰：「卿弼亮老臣，久任機密。茲海宇蕩平，時當令序，賜宴群臣，念卿臥病，故遣使慰問，且賜醴饌。卿其加餐珍攝，副朕惓惓至意。」

杜立德乞歸賜詩

杜文端公屢疏乞歸，聖祖慰留至再，其後請益力，乃頒宸翰云：「內閣大學士杜立德，弼亮老臣，綸扉久重，引年請歸，陳乞至再。遐心既固，未可勉留，詩以送之。十載資賢佐，勞深致太平。訐謔留紫闥，風度重丹楹。方倚鹽梅略，難違邱壑情。餐芝黃綺伴，軒冕有餘清。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御筆。」又賜「洛社怡情」圖書一方，御書唐詩三軸，墨刻二冊。

聖祖加恩范承勳

漢軍鑲黃旗范大司馬承勳，開國名相文肅公第三子，殉難閩督忠貞公弟也。康熙癸酉冬，以雲貴總督陞見至京師，值上謁孝陵，因迎至米峪口。上見范，天顏和霽，諭曰：「爾盛京舊人，爾父兄累朝效力，爾兄又為國盡節。朕見爾，思及爾兄，心為慘切。不見爾幾

八儿干矢，爾須爰暗日如此。郊外寒斥，予將貂帽、貂褂、口狐腋袍賜爾。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恩。」並賜御書「世濟其美」額。

聖祖寵任張文貞

康熙丙子，聖祖親征噶爾丹，至科圖，詔漢臣皆止，丹徒相國張文貞公玉書獨堅請扈從深入；噶爾丹已破走，復請從至歸化城受降。聖祖賜所御衣帽禦寒，戒毋露宿，軫恤甚至。嗣是寵任益專，為漢臣冠。

聖祖優禮陳廷敬

聖祖南巡，澤州相國陳廷敬方扈從。既至杭州，乞假游西湖一日，奉旨免朝，且云：「廷敬老臣，遇宮眷車不須避路。」

聖祖賜宋犖豆腐法

聖祖南巡，宋牧仲在蘇撫任內迎鑾。某日，有內臣頒賜食品，並傳諭云：「宋犖是老臣，與眾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鱈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又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廚太監傳授與巡撫廚子，為後半世受用。」

聖祖推恩于襄勤父

漢軍于襄勤公成龍之擢安徽按察使也，聖主方以巡狩還京師，特詔獎襄勤賢能廉介，賜其父原任參領于德水貂裘；又通諭八旗都統侍郎諸臣有子弟官外者，各貽書訓勉，效于成龍潔己愛民。

聖祖賜曹寅母御書匾額

康熙己卯夏四月，聖祖南巡回馭，駐蹕於江寧織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國恩，與親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渥。會庭中萱花盛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字以賜。

聖祖矜恤翰林官屬

康熙庚辰，聖祖以翰林官及庶吉士有貧不能具衣服乘騎者，諭大學士查明候旨施恩，並於丁憂告假之庶吉士無力至京者，飭各省督撫酌量資助。

皇子臨喪行拜奠禮

康熙壬午，少傅王文靖公卒於家。聖祖諭皇子直郡王往奠，並諭之曰：「前此大臣病逝，間有命皇子臨其喪者，從未施拜奠之禮。大學士王熙因係世祖舊臣，特令汝行禮舉哀致奠。」

聖祖賜蔡升元葬親銀

德清蔡升元，康熙壬戌一甲一名進士，方由修撰遷中允，即請終養。癸未，迎駕嘉興，奏對御舟。翼日得旨：「蔡升元在講筵甚久，家計甚貧，賜銀六百兩，為葬親費，事竣即來京。」時行在侍臣有感泣者。

聖祖御書文恪二字賜勵杜訥家

大臣身後予諡，皆由禮部奏請，既得旨，內閣擬字進呈，候上圈出，此定例也。康熙癸未，侍郎勵杜訥卒於官，已特賜祭葬矣。越二年，聖祖駐蹕靜海，追念其效力南書房二十餘年，敬慎勤勞，特旨賜諡，並御書「文恪」二字賜其家。

聖祖賜胡肫明御書

康熙甲申，聖祖南巡，德清胡肫明撰《平成頌》，並以所著《禹貢錐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後閩潛邱垂老入都，諄諄以求御書為言，蓋深羨肫明之遇也。

聖祖為張文端奏請多留江寧一日

康熙乙酉南巡，駐蹕江寧，將啟駕矣，以在籍諸臣籲請，允留一日。時桐城張文端公英已以大學士致仕，迎輦淮南，隨至金陵，亦以為請。得旨：「念老臣懇求諄切，准再留一日啟行。」丁亥，文端迎於清江浦，仍隨至金陵，上亦允其奏多留一日。初，文端予告時，瀕行，御書「篤素堂」三字以賜；在淮安，則御書「謙益堂」

及「保靜」匾額；仕江寧，則御書對聯及「世忠堂」匾額，他所賜賚，不可勝言。

聖祖追念李蔚勳勞

高陽相國李文勤公蔚，以康熙癸亥薨於位。庚寅，上追念勳勞，特諭李蔚任大學士時始終恪慎，懋著勤勞，其孫工部主事李敏啟可超擢太常寺少卿，以示優禮舊臣至意。

聖祖稱湯西厓為詩公

浙江詩派，朱竹垞後，必以懷清堂為大宗。康熙癸巳，湯西厓右曾以少宰兼掌院，赴熱河謝恩。滿掌院揆敘適侍班，聖祖垂問曰：「湯右曾工於詩，有刻成者，可令進呈。」揆奏：「刻者未之見，右曾昨在臣寓，有所作《文光果》詩。」上命取閱，隨御製一首賜和，中有「叢香密葉待詩公」之句，舉朝傳誦，群然屬和，世遂稱西厓為詩公。

聖祖褒于清端

永寧于清端公成龍，聖祖褒為真理學，又褒為古今廉吏第一。康良親王，總督蔡毓榮，巡撫張朝珍、吳興祚俱器重之，所舉如于襄勤公成龍、董秉忠、陳大棟、邵嗣堯、王燮、孫宏業、衛濟賢等，皆著聞於時。

聖祖題徐湘蘋畫大士像

陳素庵相國妻，即湘蘋夫人也。夫人徐姓，工詩詞，精繪事，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壽。聖祖曾取入內廷，寵以御題。

傅臘塔受知聖祖

清端公傅臘塔督兩江，薨於位。聖祖命太僕卿楊舒往祭，傳諭江南官民曰：「爾等悲傷感痛，朕聞之。」向來外官溘逝，從來未有此遺祭之例也。

編檢得賜禁城騎馬

康熙朝，編儼人臣，少有朝為之員，木竹瓦甍侍之。

聖祖加惠二程後嗣

錢塘徐文敬公潮撫河南時，五經博士程延祀請給二程子祭田，格於部議。聖祖諭曰：「程子宋之大儒，祀典不可有缺，第恐祭田年久變鬻，其更籌久遠策。」潮奏請於每年春秋致祭外，別給其後嗣銀四十兩，俾展時祀。從之。

聖祖加恩傅忠毅生母

傅忠毅公巡撫廣西，佩撫蠻滅寇大將軍印。聖祖鑒其忠赤，特封傅生母但太君一品夫人，賜第會城，敕和碩簡親王、兩江總督董衛國、巡撫佟國楨、總兵哲爾肯加意頤養。又念侍奉乏人，復命忠毅妹原適鑲白旗驃騎將軍汪宗宏者，馳驛歸里，以代定省。

世宗寵待大臣

世宗知大臣祿薄不足用，故定中外養廉銀兩，歲時賞上方珍物無算。鄂爾泰召入時，上特命海望為之起第於大市街北，凡器用無不備。張廷玉嘗小疾，及痊，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數日始愈。」眾爭來問安，上笑曰：「張廷玉有疾，豈非朕股肱耶？」陳時夏籍滇南，上因其母老，特命雲貴有司置傳送至任所。岳鍾琪出征西域，上特命其子濬送至玉門關以慰之。

世宗加恩陳時夏生母

雍正癸卯，閣學陳時夏以御史授河南開歸道，仍帶臺銜。丙午，署江蘇巡撫。世宗念時夏母老家居，以道遠未迎養，特命雲南督撫資送至蘇州，復賜人葺，以慰高年行役之勞。

世宗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

雍正癸卯，次辛祈穀禮成，為世宗登極初次大祀之典，特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一饗。

賞花釣魚

世宗馭下嚴肅，然母假以訶巴。雍正丙午秋，特宴文武入僚於乾涓宮，賦詩飲酒。每佳時今節，必賜諸王大臣游讌，泛舟福海，賞花釣魚，竟日乃散。

世宗優禮蔣文肅

雍正丙午秋，蔣文肅公主順天鄉試。時太夫人高年在堂，世宗恐其懸念，命樞府諸大臣索其家平安信，於降旨之便，傳入闈中，以慰其心。

知州蒙世宗特賜

雍正丁未，馮少寇以知州開復，蒙世宗超授廬州知府，並於請訓之日，特賜貂裘、錦綺、端硯、法帖諸珍。

世宗慰留朱文端

高安朱文端公軾晚歲多病，屢乞身，世宗嘉獎而慰留之。雍正辛亥，又具摺奏請。內閣傳出上諭：「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文端感激涕零，從此不復有退志。

蔣文肅屢受世宗賞賜

蔣文肅官庶常，即蒙聖祖賜第西華門右，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大拜後，復賜新第於得勝門。舊例，年終賞大臣福字皆用紅箋。丁未冬，世宗以其母曹夫人服未除，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壬子，賜人參至十二斤。

世宗召見布衣方觀承

方恪敏公觀承，少時愛楚詞，自懺云：「愛讀《離騷》便不祥。」後以《南山集》獄起，全家謫戍黑龍江，恪敏與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資，或日一食，或徒步百餘里。及壯，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寺。雍正壬子，入京師，旅人某為薦入平郡王藩邸，王與語，奇之。癸丑，王為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恪敏為記室。世宗命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偕往。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被薦詞科，臨試不赴。尋遷吏部主事，歷文選司郎中，出觀察清河，累遷至制府。雖貴，手不釋卷，好吟詩，工書，善騎射。年六十一而卒。

張廷玉鄂爾泰受知世宗

雍正時，滿、漢大臣執政權而始終寵任者，漢人則張文和公廷玉，滿人則鄂文端公爾泰。文和登朝五十年，長詞林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凡軍國大事，承旨商榷，無不合廟堂意旨。身後配享太廟。漢人之有勢力者，僅張一人。然頗樹黨，汪由敦其一也。當時有張、姚二姓占過半部縉紳之言。鄂則世宗暮年，寸步不離，恆留宿禁中，逾月不出。世宗嘗曰：「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大小，必令鄂平章以聞。

世宗賜張廷玉聯

張文和公輔政時，世宗御書春聯以賜曰：「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傳寫者改「天」字為「皇」字。後此聯遍天下，而無人知為御製矣。

高宗賜張廷玉詩

張文和公於世宗時允其配享太廟，及予告將歸，復面求高宗。高宗以其不赴宮門謝恩，降旨切責，且曰：「朕前旨原謂配饗大臣，不應歸田終老，今憐其老而賜之歸，是特恩也。既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饗，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應，而彼則恬不知感，則朕又何為屢加此格外之恩！且何以示在朝之群臣！試問其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恩典乎？令明白回奏。」張大懼。及事少解，入朝謝恩，高宗憐之，仍賜詩以歸。

世宗屢賜張廷玉金

世宗朝，張文和公在政府，十數年間，六賜帑金，每賜輒以萬計。屢懇辭，上諭云：「汝父清白傳家，汝遵守家訓，屏絕餽遺。朕不忍令汝以家事縈心也。」文和歸，遂以賜金名其園。

給還張廷玉家資

張文和公有一姊，歸姚氏，早寡，著《蠹窗詩集》，有智略。雍正間，文和告歸在家，有兩江總督查看家產之旨，先期得聞，亟歸視文和，檢書牘手錄冊子，攜回夫家。文和家無長物，兄弟戚友恐啟寄藏之疑，助成十萬金，以待查看。迨兩江總督復命，仍飭給還，文和亦未具領，存江寧藩庫。

世宗呼閻日詩為尤生

閻百詩名璩，晚年名動九重，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後至京師，執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精腆。偶感疾，命太醫院朝夕視。既病劇，求移館，世宗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為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輦之，至城外十五里，如臥牀，不覺其行也。歿後，親撰文以祭，並賜輓章。

歡喜老人

歡喜老人者，生海寧，居海鹽，考察浙江海塘，垂六十年，捍禦修培，堅守古法，當事極倚重之。老人陳氏，名訐，字言揚，嘗官溫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方伯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入覲，蒙世宗垂詢年齒履歷，御書「松柏堂」匾額，並賞人蔭、貂皮、寧絀諸品，俾歸遺其親，諭云：「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老人感激聖恩，遂有是號。

奉旨觀劇

巡撫李某，雍正時人，由軍官轉至巡撫者。性喜觀劇，會有言官具疏劾之，世宗遂諭其明白回奏。李乃與幕府磋商，有謂此事無實據，可云並未演劇者，有謂可以託詞酬神者。李聞之，皆以為不可，曰：「若等不知帝之為人，不可欺也。余意直認不諱。但余本係武夫，不知禮數，觀劇可藉以習禮。余又未讀書，於前代人物，茫然不知，觀劇即可知某為善人，某為惡人，擇其善者從之，惡者戒之。且余到任已久，並未嘗因私廢公，既蒙聖恩垂問，嗣後更不敢觀劇。如此具覆，定可無事。」幕府乃本其意，為之擬稿。疏既上，世宗親批准其觀劇，但囑其不可有誤政務，一時遂傳為奉旨觀劇焉。

世宗信任李衛

雍正一朝，疆臣最蒙恩眷者，莫如田文鏡、李衛，而信任之專，似李尤在田上。李以康熙末年授雲南驛鹽道；雍正癸卯，管理銅廠；甲辰，擢雲南布政使，仍兼理鹽務；乙巳，撫浙江；丙午，管理兩浙鹽政；丁未，授浙江總督；戊申，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管理。復因廷議築松江石塘，上以江南督臣范時繹辦理未協，令李查議具奏，奏上得旨，仍令會同江南督撫稽查辦理。十二月，上以李留心營務，凡江南軍政舉劾，命同范時繹等辦理。時適遣侍郎王璣、彭維新往江南清查積欠錢糧，亦令與聞。己酉，加兵部尚書銜。庚戌，江寧有張雲如者，以符咒惑人，謀不軌。李遣弁密

訪，侍吳鼎日鳳池寺私相煽誘狀，令游擊馬空北黨又仕緝。旋以汜時繹及臬司馬世烜回護失察咎，又曾與雲如往來輾轉關查不解，且賄空北稟飾，具疏劾之，命尚書李永昇赴浙會鞫得實。時繹解任，世烜以下論罪如律。壬子，調督直隸，命節制提督等官。乾隆丁巳，猶以奏誠親王府侍衛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地案赴州屬託，諭嘉其執法秉公，特賜四團龍服。戊午，疏參直隸總河朱藻挾詐誤工貪劣等款，及藻弟蘅干預賑務。奏入，命尚書訥親、孫家淦會鞫得實，革藻職，擬杖流，蘅亦擬杖。

漢員賜宅

在京漢員，皆僑寓南城外，地勢湫隘，賃屋之值皆昂，漢員咸以為苦，列聖每加體恤，故漢閣臣多有賜第內城者。如張文和廷玉賜第護國寺胡同，蔣文肅廷錫李公橋，裘文達曰修石虎胡同，劉文定綸阜城門大街，劉文正統勳東四牌樓，汪文端由敦汪家胡同，梁文定國治拜斗殿，董太保誥新街口，皆榮遇也。

梁文莊墨漬袍袖

雍正間，錢塘梁文莊公入直上書房，獲侍高宗暨誠、和兩親王講讀，以舊學受知遇。晚年自言嘗為高宗作擘窠大字，適世宗駕至，諸臣鵠立以竣，世宗命竟其書，以墨漬袍袖，復令高宗曳之。文莊藏此衣三十年，薨時服以就木，以存殉志君恩也。

梁文莊素衣入直

梁文莊公官侍講學士時，丁母憂歸，詔賞藩庫銀五百兩治喪。乾隆丙辰，諭曰：「向來翰林官丁憂有在京修書之例，梁詩正著來京在南書房行走。」詔以素服入直，照現任學士例給俸，兼直懋勤殿，與侍講顧成天恭校御製《樂善堂全集》，賜第南城。

王蘭生稽古之榮

交河王少司寇蘭生，起家秀才。康熙丙戌，李文貞薦，召直內廷。癸巳，賜舉人，蒙養齋開局，與編纂事。後以母病請急，有旨將韻書攜回，就家纂輯。服闋，復赴書局，日侍講筵，承顧問，辰入酉歸，無間寒暑，時猶未通籍也。辛丑，賜進士，以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留館。踰年，即署司業，典廣東試，督浙學。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凡天祿祕書頒行海內者，靡不與點勘之役；樂律一門，尤專屬焉。文柄屢握，賜賚無算。年僅中壽，蚤躋列卿。

山高水長樓有煙火

乾隆初，歷年於上元前後五日，觀煙火於西苑西南門內之山高水長樓。樓五楹，不加丹堊，其前平圃數頃，地甚寬敞，遠眺西山，如髻出苑牆間。申刻，內務府司員設御座於樓門外，宗室外藩王貝勒，及一品武大臣，南書房、上書房、軍機大臣，以及外國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圃前設火樹，棚外圍以藥欄。上入座，賜茶畢，各營角伎及傑侏兜離之戲，以次入奉畢，上命放瓶花，火樹泮泮，異觀也。膳房大臣跪進果盒，上親頒賜，凡侍座者咸預。次樂部演舞鎧伎，伎畢，命放煙火。火繩紛繞，儼如飛電，俄聞萬礮齊作，轟雷震天，逾刻乃已。

賜田文鏡入祀賢良祠

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以福建長樂縣丞起家，薦至總督。雍正癸卯，以內閣侍讀學士告祭華嶽，復命時，面奏山西荒歉情形，即命赴山西振濟平定等四州縣，並授山西藩司，旋調河南。久之，授河南、山東總督。卒諡端肅，於河南省城建立專祠，並入祀豫省賢良祠。

乾隆庚申，河南巡撫雅爾圖奏：「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豫省賢良祠不應列入。」

奉諭：「此等事何須亟亟為之，若行撤去，豈不有悖前旨呼？使田文鏡尚在，朕不難去之罪之，今已沒矣，在祠不在祠，何礙於事。況今日在祠，將來應撤者，正不知幾何也，何必亟亟於一田文鏡。若出於識見之迂，尚可，若出於逢迎與彼不合之入之意，則朕所望於汝者，又成虛矣。朕觀雅爾圖此奏，並不從田文鏡起見，伊見朕降旨令李衛入賢良祠，其意以為李衛與大學士鄂爾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鏡之應撤，以見李衛之不應入耳。當日王士俊請將田文鏡入賢良祠，係奉皇考諭旨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從前之案矣。試思田文鏡留於祠中，於國計民生有何關係，而此時必欲行此翻案事乎？又如前日查克旦奏請弘暉迎養嫡母一事，弘暉係獲重罪之人，朕所以給與紅帶子者，誠恐日久之後，漫無分別，多有未便，乃事之不如此辦理者。至於迎養伊母之奏，朕若允行，在伊一家，自必感激朕恩，然以今日之迎養為恩，必以從前之治罪為怨，似此市恩翻案之舉，朕必不為也。當日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皆督撫中為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不及鄂爾泰，而彼時三人素不相合，亦眾所共知。從前蔣炳條陳直隸裁兵一事，又有李衛之子李星垣初到京師，即具摺奏稱伊父李衛平日孤身獨立，恐不合之人，欲圖報復。朕命訥親嚴行申飭云：『汝不過一武職小臣，即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報復者，朕乾綱獨攬，洞察無遺，誰

能施具報復之私心？汝係新進之人，即仔此念，甚屬糊塗，將米豆
能上進？』李星垣陳奏雖未明言，朕即知其指大學士鄂爾泰也。從
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
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
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
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即如
李衛身後，無一人奏請入賢良祠者，惟孫嘉淦素與鄂爾泰、張廷玉
不合，故能直據己意，如此陳奏耳。朕臨御以來，用人之權，從不
旁落。試問數年中，因二人之薦而用者為何人？因二人之劾而退者
為何人？即如今日進見之楊超曾、田懋，皆朕親加簡拔，用至今
職，亦何嘗有人在朕前保薦之乎？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以二臣為
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為何如主乎？但人情好為
揣摩，而返躬亦當慎密。即如忒古爾德爾因派出坐臺，託故不往，
朕加以處分。又刑部承審崔超潛一案，擬罪具題時，鄂爾泰曾為密
奏，後朕降旨從寬，而外間即知為鄂爾泰所奏。若非鄂爾泰漏洩於
人，人何由知之？是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嗣後言語之
間，當謹之又謹。又額駙策令到京，曾奏忒古爾德爾年老，請令回
京。又法敏、富德、常安輩，策令亦曾在朕前獎以好語。又謂富德
宜補隨印侍讀。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今鄂爾
泰奏辯，並未向伊言之。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
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額駙且然，何況他
人。鄂爾泰亦能當此語乎？朕於大臣視同一體，不但欲其保全始
終，且於疑似之際，亦每為留意，以杜外人之議論。即如前日刑部
侍郎缺員，朕原欲批用張照，因彼時鄂爾泰未曾入直，而張廷玉在
內，朕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又如勵宗萬人不安
靜，鑽營生事，朕因其小有才具，尚可驅策，令其在武英殿行走，
亦足滿其分量矣，而外人以為張廷玉所劾，不得起用。其實當日勵
宗萬保舉受賄一節，果親王曾經奏聞，並非出於張廷玉也。朕之用
舍，悉秉至公，繼述期於至當。若謂皇考當日所用之人不應罷黜，
所退之人不應登進，如大學士鄂爾泰，豈非告退閑居，而朕特用之
大臣乎？又如前日吏部為恆德襲職事具摺請旨，朕因摺內奏稱雖與
銷減之例相符，而與奉有特旨多頗羅之案似同一例等語，恆德係訥
親一族，不應如此措辭，朕不准行，且面加訓諭。鄂爾泰、張廷玉
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
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朕
是以將前後情節，徹底宣示，深欲保全之。二臣更當仰體朕心，益
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欽此。」

沈德潛校御製詩

詩人遭際，唐、宋以來，以長洲沈德潛為第一。當進呈新詩時，中
有《夜夢俞淑人》一首未刪，高宗見之，謂：「汝既悼亡，何不假
歸料理。」因賜詩送行。還朝後，偕內直諸臣恭和悼孝賢皇后輓
章，中有兒字亡字難於措詞，沈獨云：「普天同灑淚，老耄似童

兄。」又云：「海外二山谷，呂中一蠶。」叩即為卷俊，傳不誦
臣。及告歸，命大司馬梁詩正奉御製詩十二本，令德潛逐日校閱。
先繳進四本，上命之曰：「改幾處，俱依汝。惟《大鐘歌》中云
『道衍儼被榮將命』，汝改『榮國』，因道衍封榮國公也。榮將本
黃帝時鑄鐘人，汝偶然誤會。然古書讀不盡，有汝不知者，亦
有汝知我不知者。餘八本盡心校閱，不必依違。」至於賜序私集，
俯和原韻，並稱以老名士、老詩翁、江浙大老也。

高宗賜沈德潛詩

沈德潛入詞館後，以悼亡假歸。高宗賜詩，有「我愛德潛德」句，
錢文敏公因贈詩云：「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

高宗賜徐文穆詩

錢塘徐文穆公本以東閣大學士入軍機，乾隆甲子正月，以病請解
任，上慰留。六月，具疏力請，得旨，加太子太傅，准解任。八
月，諭曰：「大學士徐本老成謹慎，宣力有年，今以抱恙懇請回籍
調理，朕心眷注，特賦詩篇以寵其行，并賜御用冠服及內府文綺貂
皮等物，令御前侍衛都統永興齎往，宣朕諭旨。朕於本月二十五日
行幸南苑，當親至大學士邸寓慰問之。」詩曰：「枚卜資賢輔，調
元贊眇躬。據忠一心切，論道八年同。績茂台衡列，勤宣警蹕中。
百司方仰矩，二豎偶興戎。遽爾辭榮祿，能毋遂退沖。青門名不
減，黃閣惜何窮。別緒紛秋日，歸舟急北風。尚期食履健，重入綽
扉崇。」九月，疏請給其子內閣學士以烜假，送歸。允之，命在籍
食俸十年，復念其歸里將一載，御製詩賜之，詩曰：「道義愜同
好，衣冠崇老成。八年資襄贊，千里睽音聲。宿疾今何似，秦醫胡
不靈。每懷故老凋，錯落如晨星。臨風瞻越雲，惘惘心靡寧。長夏
宜林居，山水秀且清。峰迎南北翠，月印三潭明。卿雖適江湖，豈
不念朝廷。努力加餐飯，慰予跂望情。跂望情何極，頻年共濟人。
爵祿非可私，義難阻歸輪。常謂二疏去，於道味致身。卿以謝病
返，安忍責愆分。愆分亦已久，日歷冬春夏。乃知白駒速，寸晷不
相假。看禾新雨後，把卷萬幾暇。披薰對南風，心因到越下。所願
眠食佳，早整歸朝駕。」

元旦恩錫筵宴

乾隆庚午元旦，恩錫大廷筵宴，王大臣九卿而下，翰詹科道皆侍，
庶吉士亦得與焉。

高宗以御題墨刻賜督撫

尚不旨以仰題《雞雛侍則圖》、《鞞軒試馬圖》、《八帛仙蝶詩》諸墨刻，賜各省督撫，皆上駢文謝表，惡之，敕曰：「《試馬圖》之題，朕原因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不數傳而至天寶，耽於逸樂，罔念祖宗創業艱難，文恬武嬉，釀成漁陽之變，倉卒播遷，國勢遂以不振。朕撫圖增惕，形諸篇什，以為考鏡得失之林。又如《雞雛待飼圖》之鑒切民依，凡有撫綏之責者，各應顧名思義。至於《仙蝶詩》，亦因太常署中，實有其物，朕曾目睹，於幾餘學詠，藉記事實，遂以分賞各督撫，何必紛紛用駢體鋪張。玩物喪志，帝王所戒，朕豈肯以玩好機祥，啟導臣工，流傳後世耶！」

方勤襄三大榮遇

方勤襄公維甸初入京，賜舉人、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其始生時，父恪敏公方總制畿輔。彌月之辰，恪敏適扈從行在，面陳後，攜抱入觀，賞賚駢蕃，一也。未弱冠，賜中書，所聘雲南裴撫軍女，猶未娶也，會引見，垂詢，命金壇于相國傳示裴中丞，早為畢姻；嗣裴夫人歸寧滇南，又有旨下直隸制軍，沿途促返，二也。勤襄督閩浙，以太夫人年逾八旬，拜疏歸養，後有詔召贊樞務，勤襄奏稱「臣母不能頃刻離臣，臣又不能奉母就道」，懇辭新命。上聞，憫而許之，乃輟詔，復加賜珍物，以遂其孝養之私，三也。

高宗釋董文恭婦翁

董文恭公誥夫人秦氏，為禮部郎雄褒女。雄褒先緣事遣戍，及秦夫人卒，高宗以文恭故釋歸里。雄褒至京，詣文恭言謝，門者述文恭語曰：「此恩出自上。」且諭令回籍，至京何為者，終不見。

陳杰以勤樸受知高宗

乾隆己巳，高宗命工部侍郎三和修靜漪園別館，中有複道，可通西苑，萬幾之餘，嘗乘小輿，由複道往監工，外廷未知也。時陳提督杰為中營千總，日夕危坐宮門側，督率工匠，初無怠容。上心識其人，諭傳文忠公曰：「汝中營有偉鬚千總，其人勤樸可任事。」因詢其名姓，命文忠保薦之，不數載，至專閫。

任啟運受研窮經學之褒

荊溪任鈞臺宗丞，以雍正癸丑通籍，年六十四矣。殿試之明日，以能通性理八人奉旨引見，世宗反覆下詢，奏對詳盡，蒙恩獎人甚聰明，即授檢討，上書房行走。逾年抱疾，上廬聖懷，賜藥賜醫，院使院員，更迭前往，以口傳天語。越月疾愈，趨謝，特諭繞廊而

進，再四懇女，務日保愛，並命侍臣扶掖以出，恐御座遙望之。尚宗登極，仍直上書房，充講官，擢中允，由左僉都御史洊升卿貳。偶遭傾跌，賜藥賜金，服食寢興，時降清問，而且官翰詹，即免其考試，佐憲職，不責以糾彈。迨乾隆己巳，宗丞棄世久矣，詔舉經學士，聖諭猶舉以為勸，有「故宗人府府丞任啟運研窮經學，整樸可嘉」之褒。

裘文達賜御衣冠

裘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丙辰，以廩生薦博學鴻詞，己未，中進士，大考，遷侍讀學士，任九卿者三十餘年。貌清整，眉有濃翠，顧盼間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工諧諼，而遇事神解超釋，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嘿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丙子，征伊犁，面奏軍務機宜。高宗大悅，以其才似舒文襄公，賜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裘與哈密鎮臣祖雲龍縛昇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裘請暫留為衛，撥河州五衛麥石，添備支放，餘者分散各塘路站平糶之，上皆獎許。凡有事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奔走，前命未復，後命又至，雖侍內廷領六部，而足跡常周全國，讞決無苛，亦無縱。尤善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則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為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淝、濟、伊、洛、沁、汜等，凡九十三河，疏排濬淪，貫穿原委，可為後法。遇事有犯無隱。上鑒其誠，雖忤旨，時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亦與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上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薨，賜諡文達，入賢良祠。

高宗賜裘文達繼母生母匾額

裘文達自乾隆丁丑戊寅，周歷山東、河南、安徽三省，疏濬修築，河患粗已。高宗深嘉之，明年，特旨賜其繼母郝氏「八旬衍慶」、生母王氏「七裘連祺」匾額。

賜錦堂

趙谷林徵君昱家藏側理紙，蓋南越人以海苔為之，質堅而膩，世不輕有。高宗南巡，獻之行在，拜賜官錦四端，沈椒園觀察以賜錦名其堂。

五徵君

乾隆癸巳，四庫館初開，以翰林官纂輯不敷，劉文正公保進士邵晉涵、周永年，裘文達公保進士余集、舉人戴震，王文莊公保舉人楊昌霖，同典祕籍，後皆改入翰林，時稱五徵君。

高宗獎江右兩名士

蔣心餘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裘文達以心餘與彭文勤並薦。及文勤召見，高宗屢問蔣某何在，文勤以母老對。上賜文勤詩，兼及心餘，有江右兩名士之目。

高宗嘉惠梁詩正父

梁薌林相國詩正為戶部侍郎時，值封翁七十壽，高宗諭賜官誥，及五言近體一首，「傳經介祉」四大字。相國兄葑林，方以庶常侍養家居，特旨免其散館，授編修。及相國參大政，一日，上忽語之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即日賜以閣部之封。乾隆辛巳南巡，封翁迎駕吳江。上停舟勞問，召見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稱其多福，賜貂賜幣賜資餌，及七言近體一首，「湖山養福」四大字。封翁既退，偕浙東西士大夫為太后祝釐於淨慈寺，上復賜燕湖上。瀕行，又賜相國「台階愛日」四大字，及白金三百兩，為封翁頤養之資。

高宗賜陳文勤予告詩

海寧陳文勤公世倌，乾隆丁丑以首揆予告，陛辭，賜銀五千兩，命在家食俸，並御製詩賜之，有「老成歸告能無惜，皇祖朝臣有幾人」之句。

高宗褒賞劉文正送行詩

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然偶有作，必出人頭地。乾隆中，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予告歸里，奉敕撰送行詩，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舊客於文正，並令擬作，卒莫有稱意者。文正在樞廷，自握管為之，中一聯云：「住憐夢裏雲山繞，去惜天邊雨露多。」恭繕進呈，高宗大加褒賞，一時送行詩，遂無有出文正右者。

阮文達以眼鏡詩受知高宗

儼傲既又達公元以又學侍從又知於乾、嘉兩朝，仕到珥，止俟席，當時著述，蔚為一家。然當其進身之始，亦阿附權門也。初入史館，適和坤掌院事，執弟子禮甚恭，和收之門下。未幾，大考翰詹，高宗以眼鏡命題。和知上高年不用鏡，先洩意於元，故元詩云：「四目何須此，重瞳不用他。」高宗以押他字脫空，議論又暗合己意，遂置高等，尋開坊。

畢秋帆以廷對屯田事拔第一

畢秋帆尚書為軍機章京，代友直班，適陝督黃廷桂疏至，言新疆屯田事，熟讀之。及廷對，問屯田，條對精核，高宗拔為第一。其侍藉田，亦代友直班，上詢布穀、戴勝是二是一，畢言布穀即戴勝，上稱善。

楊瑞蓮以誠實受知高宗

梁詩正有戚楊瑞蓮者，工篆隸書。乾隆中，開西清古鑑館，楊充寫官。八月十三日午後，一偉人徐步至，楊漫揖之，既就坐，問館中人何往，曰：「悉入闈就試矣。」問胡不往，曰：「所以留者，恐內廷有傳寫事件耳。」遂問姓名籍貫，楊具以對。索觀所為書，極稱賞。忽數內侍聞聲至，方悟，亟蒲伏叩頭。高宗笑頷之，明日，語梁曰：「汝戚楊瑞蓮，甚誠實，篆隸亦佳，惜不得預試，可賞給舉人。」梁頓首謝。楊旋以修書敘績，選湘潭令。以自矜重其書，忤撫軍，被劾。上曰：「楊瑞蓮老實人，朕所深知，所參不准。」乃擲還原奏焉。

漢命婦榮遇

乾隆庚寅，太后八旬萬壽，凡六十以上齊眉命婦，均得邀綵緞珍品之賜。漢臣中同時受賞者，有吏部尚書程景伊妻金氏，禮部尚書蔡新妻何氏，吏部侍郎曹秀先妻劉氏三人。

香山九老

乾隆辛巳，孝聖后七旬萬壽，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武職九人，致仕諸臣九人。有《香山九老圖》，為貝子弘昉所繪。迨孝聖八旬萬壽，【即乾隆辛卯。】仍賜宴香山，命齊赴乾清門，令畫苑艾啟蒙繪圖。文職九老為顯親王衍潢，恆親王弘晈，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官保，吏部尚書託庸，刑部尚書楊廷璋，理藩院尚書素爾訥，刑部侍郎吳紹詩，工部侍郎三和；武職九老為都統四格、曹瑞，散秩大臣國多、歡甘都，副都統伊松阿、薩哈

山、字生碑、信信門、巴端祭；致江儿老為刑部同書錢陳研，內八臣福祿，禮部尚書陳德華，兵部尚書彭啟豐，禮部侍郎鄒一桂，左都御史呂熾，內閣學士陸宗楷，詹事陳浩，國子監司業王世芳。

高宗目錢文端為江浙大老

嘉興錢文端公陳群，幼貧甚，隆冬，早起讀書，灶無宿薪，汲井水盥手，膚為之坼。未弱冠，依人京師，傭書餬口。冬無裘，入市，以三百錢買皮袖，自綴於袍，鈔纂益力。踰數年，旋里，課兩弟讀書於南樓，去梯級，縋繩送飲食。歲除，始一下樓。如是者二年，學大進，遂以文字邀異遇。高宗南巡，扶杖迎鑾，御製詩有江浙大老之目。

高宗賜王大臣曲宴

乾隆中，元旦後三日，欽點王大臣之能詩者，曲宴於重華宮，演劇賜茶，命仿柏梁體聯句，以紀其盛。復當席御製詩二章，命諸臣和之，歲以為常。

賜外官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無賜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恪公觀承官直隸總督，聖眷頗優，以古北口大閱，乞賜花翎，遂邀特賞。嗣後外任督撫屢有蒙恩賜者。惟劉文正公督陝時，特賜花翎，回京繳還，上亦優容，不加責也。

盧明楷以精樂律受知

寧都盧詹事明楷，於樂律有宿悟，審辨律呂，清濁高下，不失黍黍。為貢生，已預內廷修書之役。會和碩莊親王、尚書張文敏公奉詔編次《律呂正義》，即薦盧為纂修官，時猶未通籍也。樂部向以王大臣兼領，盧官侍讀時，特旨令撰擬樂章，兼樂部行走。凡所撰進，皆播之管絃，列於法部。

高宗御題南樓老人畫冊

錢文端公母陳太夫人，節藝雙絕，鬻畫養親，世所稱南樓老人也。文端既貴，嘗以其畫冊十幀，進呈御覽。一畫一魚一黑犬，一畫一蜨未入花叢時，一畫一蝦一蟹一小魚，一畫花籃，一畫大柏，一畫

世化仙女，一重修呈戊仲，一重恸世化一仇，一重普匪，一重羅
葡白菜，皆清華名貴，秀溢人寰。每幀有其夫綸光題詩二句。乾隆
丁亥，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及其子
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侍郎詳跋於後，以詳慶幸。逮
乾隆壬寅，文端父子皆沒，高宗因閱錢選所畫犬鳥，偶憶陳太夫人
原冊，遣人至浙，取至京師，再呈乙覽，復御製七律一首，長跋一
幀，仍歸錢氏。

陳文肅一日數召見

祁陽陳文肅公大受未達時，家貧甚，耕於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
魚，文肅為候門，則讀書以為常。後以大考受上知，拜協揆，直軍
機。值金川用兵，高宗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一日數
召見。或夜宿直廬，倏臥倏起，出入常見星。偶歸邸，則閣部公牘
積數寸，刻燭披覽，不覺其勞。

巴延三以直宿受知高宗

巴延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無他能，人鄙之。嘗值宿，夜有西域用
兵飛報至，大臣俱散出，高宗問值宿者，以巴對，因呼至窗下，立
降機宜，凡數百語。巴小臣，初覲龍顏，戰慄應命，出後，一字不
復記憶。有小侍臣鄂羅哩，素聰黠，頗解上意，遂代起草。上閱
之，稱善者再，問其名，默誌之。數日，語傳文忠公恆曰：「汝軍
機處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薦牘。」立放潼商道。不數歲，至兩廣
總督，毫無建樹，終以貪黷罷。惟感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

寧壽宮賜宴功臣

乾隆丙申，平定兩金川，孝聖后御寧壽宮，高宗侍膳，賜將軍阿
桂、豐昇額等功績最著者三十六人宴於階下，為歷來未有之盛典。

福文襄異數十三

福文襄公康安，初以領隊大臣隨征金川，攻克得楞山，賞嘉勇巴圖
魯，後即以嘉勇二字疊為封爵佳號，異數一也。索諾木就縛，金川
平，封三等嘉勇男。班師，上幸良鄉，行郊勞禮，賜御用鞍轡一。
旋御紫光閣，飲至，詔圖形閣中，上親製贊，異數二也。甘肅逆回
田五等滋事，授參贊大臣，擒賊首張文慶等，晉封嘉勇侯，異數三
也。台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詔以為將軍，馳驛往剿，立解縣圍，
捷聞，封一等嘉義公，賜寶石頂四團龍服，異數四也。生擒林爽文
檻送京師，台灣平，賜金黃帶，紫纒，金黃辮，珊瑚朝珠，又命於

百灣却城及嘉義縣各廷王柯，冉圖形系尤閣，上袞賞如初，奕數五
也。廓爾喀書乞降，復親為一等輕車都尉，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
喜》詩，書懼乞降，復親為一等輕車都尉，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
捷，首懼乞降，復親為一等輕車都尉，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
臣圖像成，上復親為一等輕車都尉，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
翎三缺，賞其僕從，廳三城，末月，立解三圍，賞戴三眼花翎，異數九
營，嗅腦營，督師，奪賊卡，降七十餘寨，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
之，屢燬賊室貝子例給護衛，異數十一也。積功無可加，賞晉其父文忠公貝
號，照宗室御前侍衛，異數十二也。逮薨，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
統銜，授御前侍衛，異數十二也。逮薨，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
子爵，異數十二也。逮薨，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
家廟旁，特建專祠，以時致祭，其父傳恆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
勒。喪入城，親往賜奠，御製詩哭之，配饗太廟，並入祀賢良、昭
忠二祠，復奉諭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鎮國公罔替，異
數十三也。

尹均與千叟宴

內閣典籍尹均，雲南蒙自人，內閣學士壯圖父也。乾隆乙巳，以就
養京邸，特旨入千叟宴，賜賚珍異，與一品大臣列坐丹墀東。

宗室公賜紫

舊制，親郡王用金黃輿服，貝勒貝子用紫色輿服，宗室公與大臣
同。乾隆丁未，特賜宗室鎮國公輔國公紫色輿服，其未入八分公者
仍舊制。

繪功臣像三次

乾隆間，詔繪功臣像，凡三次。一，丙申平金川五十功臣；一，戊
申平臺灣三十功臣；一，癸丑平廓爾喀十五功臣。高宗皆親灑宸
翰，製贊褒美。

高宗加恩百歲翁

高宗八旬萬壽，各省奏請加恩耆老，百歲者多至數百人，慶源藍祥
一百六十六歲，賞六品頂戴。

士又壯受二十四福之賜

錢唐王文莊公，賜第在京城護國寺西。文莊內直二十四年，以除夕蒙賜福字二十四懸其間，曰二十四福堂，外無餘地。其子請曰：「此後拜賜，何以置之？」文莊曰：「別置一軒，可名曰餘福。」而文莊不久捐館，語竟不遂。

鄒小山以崑曲受知高宗

無錫鄒小山侍郎一桂，工畫花卉，嘗作百花卷，各賦詩一絕進呈。高宗亦賜題百首，並賜額四字，曰「黃華知己」。錢文端公陳群嘗游盤山，時杏花盛放，文端出藏紙，索寫《盤山杏花圖》，侍郎即於花下點染，屋宇頽垣，山嵐花氣，一一入妙。人皆知花草之工，而不知山水之佳著之也。侍郎有《題盤山天成山》詩云：「天遣垂虹掛作泉，更留盤石坐人便。平分遠岫雙蛾翠，獨立孤峰一指彈。麋伏自來經座側，鴿馴時下飯鐘前。是花色相誰能辨，繞澗山花爛欲然。」侍郎微時，好狹邪游，喜擲筵。封翁性嚴正，屢戒勿悛，逐之出，不承為子。侍郎困甚，丐人哀其父，不為動。時已為諸生，因以攜資應試請，封翁曰：「汝果賢，貧賤何害；不賢，即富且貴者，寧遂免若敖氏之餒耶！」乃隻身北上，僅攜一布被。途間，去被中絮，乘夜，實草根敗葉於內，壓背隆然，詣旅邸求宿。翌晨，傾被中物於地，置被懷袖間，悄然扃門出。邸中人意負物在室中，必無他慮，不知已得膳宿一夕，垂橐而去矣。長途轉徙，悉用此術以抵都。維時崑曲盛行，好事者率自置鞠部。一日，高宗傳旨進樂，酒酣，自演《李三郎羯鼓催花》劇。主器者苦不能稱旨，侍郎獨能隨其意為節奏，抑揚頓挫，無不合拍。高宗大悅，亟使納監入北闈，獲雋，遂以一甲第三人及第。

錢維城以繪事受知高宗

武進錢司寇維城畫，與富陽董宗伯邦達齊名，皆以幽深兼沈厚。蓋司寇秀骨天成，而通籍後又得力於東山者也，均為高宗所賞。嘗扈游中盤，上顧司寇，使畫盤山圖。閱日進覽，御製三十韻題圖首，司寇作恭和詩，有句云：「繪圖奉宸命，怵惕久未報。」乃知能事不受相促迫，以供奉內廷人奉旨繪圖，猶久未報，不獨王宰也。

趙秉冲以諸生入直

上海趙謙士侍郎秉冲未達時，游京師，無所遇，意將旋南。其兄實君觀察以蔭官中書，將從高宗避暑熱河，謙士請與偕，遂往。一日，上坐碧紗幮，謂某相國曰：「此處須書畫各四幀。」相國出，

問誦真石，肩弁無以應。謙工乃日誦，為代為吳早隸豕毋蘭竹粥以進。上嘉賞，問誰作，相國對中書趙秉淵。召見，將有賜，秉淵以臣弟秉冲對。及熱河回鑾，適懋勤殿人員缺，急欲得人，相國以秉冲名上，然恐格於例，惴惴焉。上曰：「熱河作書畫之趙秉冲耶？可召之。」令以諸生掛朝珠入直，旋賜舉人。值上七旬萬壽誕期，獻「古稀天子」寶；後十年，獻「八臻毫念」玉印，俱悅聖心，遂自中書游擢卿貳。

高宗賜曹文植父母壽

高宗時，新安曹文敏公文植以大司農歸養，特賜藏佛於其家，為父母壽。

高宗賜段秀林黃馬褂

提督段秀林官古北口時，扈從熱河。高宗召見，問：「爾年逾七十，尚能射否？」對曰：「騎射，武臣職也。臣雖老，尚能跨鞍彎弧，為將士先。」一日，上在宮門懸鵠，命秀林射，秀林一發中侯心。上大喜，賞穿黃馬褂。

翁方綱清書牙拉賽音

乾隆己前，新進士用館職，例擇年少者十數人學習滿書，庶常館課及次科散館，皆以滿書第甲乙。翁學土方綱散館時，上以繙繹陶潛《桃花源記》命題。是日午刻，學士已脫稿，適聞駕出，上步自西階，至其跪所，取卷閱之，問姓名至再，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次日，御定一等一名。嗣是纂修秘籍，掌握文衡，靡役不與，遂褒然為北學領袖矣。

福字備賞

康熙間，聖祖御書大福字，賜編修查慎行。蓋年例於嘉平朔日，開筆書福，王公大臣內直侍從皆得預賜。世宗每遇書福之辰，頒及直省將軍督撫，硃批諭旨，於各省奏到恭謝頒賜福字之摺，時加訓勉。誠以福乃天下之公，非一身一家之私，封疆大吏董率文武，必所轄地方家給人足，樂業安居，始足為一省之福，推而至於天下，莫不皆然。高宗自乾隆甲辰以後，每歲遂為常例。開筆之日，御重華宮，書第一福字，揭之乾清宮正殿。所用筆，鑄正書四字曰「賜福蒼生」，相傳為聖祖御用留貽，管髹漆，色黝，字填以金。每開筆時，御用一次，即珍奔檀篋。各宮殿御園等處所用福字，亦親書分貼。書福之箋，質以絹，傳以丹砂，繪以金雲龍，宮廷所貼用

百方物所陳也。自乾隆丙寅建闡福寺，壬申以後，每歲臘月朔日，先詣寺拈香，回宮書福。開筆時，爇香致敬，用硃漆雕雲龍盤一，中盛古銅八吉祥爐、古銅香盤二，握管薰於爐上，始濡染揮翰。其預頒賜者，皇子以及內廷行走宗藩並在廷諸臣工，則命分進名牌，簡派親書以賜，及分賞餘福，宣傳給領，其各省將軍督撫，則令摺使齎回，新疆將軍參贊辦事大臣，並付驛馳給。乾隆己巳，《書福》詩前序云：「歲暮書福，以賜廷臣，謹遵皇考成例，迓禧斂錫之義，於是為昭。」詩云：「近始藩屏遠百僚，臨軒書福慶恩昭。九疇箕子疇書衍，一筆王家筆陣超。嘉與紅箋迎介祉，相敷彩勝煥元朝。不徒弄翰欽數錫，家法繩承仰聖堯。」自是每值開筆，紀以題詠。蒙古藩王締姻天室，歲時趨直內廷及年班來觀在御前行走者，皆以得先賜為榮。書福之外，有五七言至十三言硃紅雲龍對聯，長壽字，「宜春迓祥」、「宜入新年」、「一年康泰」等帖，不下百餘幅，皆親染宣毫。乙卯嘉平月朔，開筆，疊癸丑韻詩，有「六旬忽週紀，明歲合移疇」之句，注云：「明年為嗣皇帝嘉慶元年，值嘉平月朔，亦應書福賜天下。」仁宗開筆書福，則自辛酉以後，每歲亦必紀以詩。丙寅嘗命題聯句，用新韻。開筆之典，每歲元旦子刻，上御養心殿東暖閣，案設金甌玉燭，御用筆曰萬年青，管曰萬年枝。先染硃毫，繼宣墨翰，各書吉語數字。自乾隆甲子，每歲元旦首為率。內直詞臣所製，則聯書黃摺以進。椒屏之製，以絹素為質，於臘朔呈覽，交內府工匠繪畫人物器飾，而綴以椒。每幀署原擬吉字，復製頌一章，題其上，亦內廷翰林所書也。

仁宗存問謝墉疾

嘉善謝金圍侍郎墉，乾隆辛未，以優貢應南巡召試，列第一，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明年，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因撰文錯誤落職。己卯，獻《平定回部鑊歌》，復原官，在上書房行走。嘗館大學士傅文忠公家，額駙尚書忠勇公暨文襄王皆沖齡受業。九掌文衡，而在江南，則典試督學，皆再任。己酉，降編修，偶病溼，上猶遣太醫院堂官臨視。乙卯，休致，時已疾篤，仁宗方在青宮，與諸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無虛日。

朱文正奉命侍仁宗讀書

朱文正公珪以侍讀學士授福建驛糧道，擢按察司，調山西，升布政司。以按察使黃檢奏「朱珪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旋入覲，復授翰林學士。迴翔中外十四年，仍居原職，仕宦不可謂不鈍。然在朝一載，即奉高宗命，侍仁宗讀書，自此外而方伯連帥，內則宰相六官，實亦黃檢所謂終日讀書之效也。

五十詠人與十叟宴

康熙癸巳，聖祖六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一千九百餘人。乾隆乙巳，高宗五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三千九百餘人，各賜鳩杖。嘉慶丙辰春，聖壽八十六，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以十數計，皆賜酒聯句。

刺史與千叟宴

千叟宴，外吏惟封疆大臣年齒及格者，或得恩旨召入，餘皆弗預。嘉慶丙辰，奉新劉鐵樓刺史適牧通州，獲與京職一體入宴，劉因繪《恩宴臚歡圖》以紀特恩。

仁宗親視朱文端疾

嘉慶丙辰冬，高安朱文端公軾病篤，仁宗親臨視疾。文端力疾朝服，令其子扶掖，拜戶外。上嘉歎，稱其知禮，後於《懷舊》詩中稱之為可亭先生。

仁宗作詩賀董誥

董文恭公誥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為之裂。人疑其與和坤同居樞密，必有所甚不得已者。嘉慶初元，坤勢益張，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兩朝知遇，數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內禪禮成，例得進冊，坤多方遏之；既上，坤又指摘之。高宗諭曰：「師傅之職，陳善納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召文恭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仁宗作詩寄賀，屬稿未竟，坤取以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高宗色動，顧董文恭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於律意云何？」董叩頭曰：「聖主無過言。」高宗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為朕以禮輔導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廷者無不色變震恐，文恭獨從容謝過，書旨而退。

李松雲以麥浪詩受知仁宗

乾隆某年，高宗謁陵，中途嚴寒。上廬念二麥，從官以麥宜寒涼

到，上囚默為右之難。屢有試差，詩題「發浪」侍「難」子。時惟李松雲太史堯棟獨得其解，詩中「一天新雨露，萬頃綠波瀾」十字，極蒙宸賞。仁宗親政，李已外任，陛見時，猶垂問及之，蓋在潛邸時奉派讀卷，實手定李卷第一也。

曹錫寶以劾和坤家人得追贈

乾隆間，御史上海曹錫寶劾和坤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為同郡某侍郎漏言，和得部署掩蔽，奉旨勘查，無蹟，曹亦尋卒。仁宗親政，坤下獄賜死，諭云：「當和坤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蔭生。」

雒昂乘傳從軍

嘉慶己未，仁宗親政，首下求言詔，九卿臺諫紛紛言事，四方布衣亦有上書希進用者。惟雒太守昂以從九品上書言教匪事，上以其言中肯，命乘傳從軍。太守即短衣匹馬，從諸大帥捕賊，以勇略見。額勒登保屢保薦之，數年，遷司馬，後任荊州太守。

仁宗賜大挑舉人葛紗

嘉慶辛酉，例舉大挑。時仁宗以畿輔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適甘雨應時，上大喜，傳諭賞本日挑取一等舉人葛紗各一匹。

宗室宴

乾隆甲子，高宗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餘人於豐澤園，乃更其殿名曰惇敘殿。壬寅，普宴宗室於乾清宮，凡三千餘人。嘉慶甲子，仁宗遵舊制，宴近支宗室百餘人於惇敘殿，賜酒賦詩，其聯句詩為成親王所書。

朝馬肩輿之賜

明制，朝臣皆自左右長安門步行至午門，從無賜禁城騎馬者，故閣臣沈鯉扶病入掖垣，屢至顛仆。至國朝，則王貝勒貝子皆乘馬入禁門，至景運門下騎，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庚戌，上念諸臣待漏入直，每遇風雪，徒步數里，甚為顛蹶，因降諭曰：「內外文武大臣，特恩賞在紫禁城騎馬，用資代步。但年老足疾之人，上馬亦覺

鞦韆，剛俊已經負病之人，囚有疾，鞦於少腹者，仍加恩，準可坐坐椅，旁縛短木，用兩人舁行入直。」嘉慶己巳，仁宗特旨，諸大臣年逾七十者，賜肩輿入直，尤曠典也。

大庾戴氏叔姪之恩眷

嘉慶朝，戴文端公在樞府，其季父可亭相國以學差還都，方掌京畿道，例改六部員外郎，仁宗命以科道應升之鴻臚少卿候補。及可亭相國督南河，積勞邁疾，假歸里門。時河工未葺，兩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命文端偕覺羅長文敏公麟赴工審度，並論文端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一歸省卿叔父。」故文端紀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天語到柴門」之句。

仁宗識拔戴文端

雍正中設軍機，張觀齋相國實綜其事，時諭旨盡出其手，後汪文端、于文襄等莫不衣鉢相傳。戴文端衡亨為于得意門生，詩文字法，悉效其師，纖髮畢肖。和珅惡之，屢阻其陞階。乾隆庚子秋，木蘭射鹿，獻之。高宗雖賜以詩，亦鄙其躁進，故迴翔樞府者二十餘年。仁宗知其才，驟進司空，機務皆與贊畫，寵眷甚隆。因與商人查有圻連婁，及殿試讀卷取中洪殿撰瑩事，為花曉亭御史所劾，上皆優容之。嘉慶辛未春，扈從五台，道中遇寒疾，誤服參而歿，上甚哀悼之。文端貌清臞，性聰敏，雖為于、梁之系，然頗伉爽，盡心國事。嘗奏請承旨後有所見解，許其附牘以聞，仿古批駁之意，上允行之。當川楚用兵，文端擬書詔令，其獎勵斥責處，動中窳要，諸大將皆誓服。

仁宗親臨戴文端喪次舉哀

戴文端公薨於位，嘉慶辛未四月朔日也。翼日，既命榮親王奠醊矣，越六日，仁宗復親臨喪次舉哀，奠爵者三。

仁宗因得雪加恩朝臣

嘉慶壬申，稀雪。歲闌，仁宗齋禱深宮，除夕，始祥霽普沛，喜甚。元日，特降恩旨，大學士慶桂、董誥由太子太師銜晉賞太保，儀親王、成親王、慶郡王各賞銀四千兩，定親王、榮郡王各三千兩，且命分賞其下，以布春祺。是日，朝賀諸臣均加一級。

仁宗眷念吳堦

林清之變，吳堵實為首功。嘉慶癸酉七月，金鄉縣邪教萌動，巡撫同興以吳可任大事，屬往捕，遂由泰安權金鄉。時八卦教潛煽曹、衛間數十州郡，密訂變期，倡言八九月有白陽大劫，誦八字訣不可死，愚民狂驚恐後。金鄉教首崔士俊遙戴劉林為教主，劉林即林清也。吳至，遽斂其跡，以計獲士俊，並其徒黨數十人，亟送省獄，悉斬之。大府始得以士俊等從林清謀逆內連宦豎狀，飛章上奏，並以逆黨之隸直隸者，馳告直督。賊由此驚惶，自亂其約，而兇渠林清又入禁闈，首尾失應，遂得旦夕殲滅。吳在金鄉，運奇縛姦，完危城，保良弱，賊鋒猝興，累戰皆靡，鄉團助順，縛送城下者凡斬馘五十，斷脛斲筋者又有十有奇，而金鄉以靖。明年，曹、衛悉平。仁宗著《天人交感說》，亦以吳之竭忠濟公為足多也，論功，賜花翎，擢署曹守。入都，上急欲見之，詢大臣曰：「吳到京未？」大臣以告，特旨令即日入見。召對，詢戰守顛末，獎勵優異。越三年，復朝京師，天顏霽和，深廬其病喉，慰諭至再。既而失察所屬鄆城單縣獄，部依法，兩議降調。仁宗始則優詔許留，繼則召至闕下，予復秩。審喉音而知其未愈，聖情惓惓，命善自養。每遇山東大吏述職，必咨詢及之。

康紹鏞受知仁宗

興縣康光祿紹鏞值軍機時，勤於趨職，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為急，大樞董文恭、戴文端、盧文肅諸公咸倚如左右手。嘉慶癸酉，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響應。康方隨扈，即以各省應行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多寡，記之小冊，以自隨。會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即以其冊進，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遂擢鴻臚卿，敷歷封疆，於此兆矣。

明文襄養疾受全俸

明文襄公亮出入將相五十餘載，性豪邁，不積餘財，又屢遭籍沒，晚年貧甚，負券山積，居京城文廟小巷，破屋數椽，僅避風雨。應門惟老嫗，二子又相繼喪亡，益憔悴，故請致仕表有「擔石無儲，二子先逝」之語。仁宗為之動容，命給全俸養疾。逾年薨，仁宗親賜奠，命入賢良祠，以俟世其長孫。

在旗大臣賜紫

國初諸勳臣以開創大功，賜紫者不乏人。乾隆中，閣臣則傅文忠公恆、福文襄王康安、阿文成公桂及和珅；勳戚則福額駙隆安、福尚書長安、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海蘭察，悉賜紫色輿服。嘉慶中，慶文恪公桂、德楞泰、額爾登保，皆以平定三省教匪功，亦賜紫

焉。

賜奠

國朝寵待勳臣，飾終之典，倍極哀榮，有親臨賜奠者，有特遣皇子大臣代賜者。乾隆戊戌，高宗念禮親王開創功，特往園寢賜奠。嘉慶丙子，仁宗念朱文正公輔導功，駐蹕趙新店，猶命近臣代奠，有「哀我哲輔，松楸在望」之諭，後復親往其塋賜奠，尤為一時榮遇。

湯文端受知三朝

湯文端公金釗以公廉強正，受知三朝。宣宗在潛邸，夙敬禮之，登極後，言聽計從，屢被命出使。道光丁亥九月，使山右；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還至褒城，復奉命循漢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十月，又使八閩。其所陳奏，最為有裨國脉。嘉慶間，尚書英和請定州縣陋規限制；道光初，總督孫玉庭請南漕浮收不準過八折，湯皆痛陳流弊，其事獲寢，世多稱之為小睢州。

松文清受知宣宗

仁宗梓宮回京，宣宗步送，群臣皆伏地哭。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眾驚察之，則蒙古松文清公筠也。時松謫驍騎校，上當哀痛之際，獨於千萬眾中物色見之，非夙重其名，不及此。

宣宗宣慰黃勤敏之悼亡

道光辛巳六月，黃勤敏公悼亡，越二日，宣宗即命軍機章京戶部郎中趙光祿賈硃筆宣慰，諭云：「伉儷之情，自難強抑。然卿已逾七旬，氣質非十分強壯者可比，矧天時暑熱，祇可於無可如何之中，節之以禮，切勿有過哀傷。總之國事為重，倚任方深，務加意自重，永保康疆，佐朕以襄上理。」勤敏北鄉頓首，次日即入朝，內直如故。

宣宗賜黃勤敏人參

黃勤敏公自道光丙戌七十七歲，蒙恩予告，戊戌，猶特賜人參八

隔，倏爾數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假葭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轉瞬明秋，特頒慶賜，卿其善自靜攝，朕欣待之也。」蓋次年八月，為勤敏九十生辰，聖心已先計及之矣。

李文恭受知宣宗

新進士引見，御筆注名單之朱圈者，得館選，部曹則加尖角。世傳李文恭公星沅通籍時，宣宗始角其名，垂視久之，塗以圈，蓋簡在自此始也。

鮑桂星閉門思過

歙縣鮑覺生侍郎桂星，仁宗時被口語，飭其閉門思過，不准回籍。宣宗初元，召見，詢其近作，即占進一首曰：「二十年前舊史官，敝裘羸馬怯春寒。階前一片如霜月，曾在先皇殿上看。」即伏地大哭。宣宗亦哭，立授編修，旋擢詹事。

宣宗宴十五老臣

道光癸未八月初七日，宣宗幸萬壽山玉瀾堂，錫宴十五老臣，踵乾隆乙巳正月初六日千叟宴故事，廣歌繪圖。時與宴諸臣，以和碩儀親王為首，若御前大臣賽沖阿、大學士託津、大學士軍機大臣曹振鏞、大學士戴均元、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金鉞、禮部尚書穆克登額、工部尚書初彭齡、禮藩院尚書富俊、左都御史松筠、郡王銜都統哈迪爾、都統阿那保、致仕大學士伯麟、致仕都統穆克登布，皆黃髮番番，躬逢嘉會。宣宗嘗賦七言古詩以紀其事。

宣宗特賜英和福字

列聖每於年終御書福字，賜中外大臣及翰林之值兩書房者，兼賜福壽字為異數，召入親瞻御書即時受賞者，尤為異數。至於嘉平朔日，聖駕在重華宮，以康熙年間賜福蒼生筆書福字斗方十幅，則用以張貼宮庭，從不頒賜臣下。道光癸未，宣宗御此筆，於十幅外，別書福字一幅，交總管太監梁寶，傳旨賞協辦大學士英和，實為非常恩遇也。

英和比翼朝天

央和以坦尤笑木冬允卅到伶雅呈后持即便，吳大人匯兄達氏允卒副
旨徑詣后宮行家庭禮。屆期，偕英之夫人同入東華門。觀者羨之，
請英為《比翼朝天圖》，以紀其盛。

特詔圖像紫光閣

道光戊子，平回疆張格爾之亂，特詔繪軍機大臣曹振鏞以下四人、
功臣長齡以下四十人像於紫光閣，像各有贊，踵乾隆故事也。

老司員以報捷賞花翎

方回疆張格爾之亂，宣宗銳意太平，望捷若渴。舊例，各省文報，
由兵部轉達奏事處，捷音至，兵部司員直班者奉檄進奏。一日，兵
部辦事畢，各員自公退食，有老司員某，性恬靜，宦況清涼，衣冠
闇淡，獨乘驢車出入，行止皆居人後，眾鄙為寒儉翁。日暮，猶在
署辦事，適擒張捷報至，不及派本部直班者，即檄老司員往，時道
光戊子正月二十四日戌刻也。上聞捷音，大喜，詔曰：「報捷音
者，賞戴花翎，著軍機處行走。」逾年，即擢卿貳。

澄懷園賦詩書扇

道光戊戌四月二十四日，宣許乃普、龍瑛、龔文煥、徐經、朱蘭、
戴熙在澄懷園軍機處賦詩書扇，各賜內紗一端。

戴文節以書畫受知宣宗

戴文節公熙以書畫供奉南齋，道光戊戌，被命視廣東學。陛辭日，
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祇是吳越間山水，此行
獲睹匡廬、羅浮之勝，巉巖演迤，雄麗奧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
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餘游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戴
謝而出。途次遇名勝，輒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嶺南，一壑一邱，咸
為寫照。抵粵一載，裝巨帙，進呈御覽，上奇賞之。畫家評戴作，
謂粵游後筆墨超特，若有神助。

宣宗念師傅吳穀人之子

錢唐吳清皋、清鵬，穀人祭酒之第六第七子也。清皋以孝廉授中
書，晉階侍讀，考御史第一。未及補，擢守江西撫州。宣宗召見
曰：「汝，師傅吳穀人之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世以為且

入用，乃日撫州詞閣員，惟一攝言閣曠亭坦，冉攝鹽法坦，罕早異。入都，道卒。清鵬以高第歷職清曠，自放於詩酒，終順天府府丞。

宣宗賜耆臣紫纒

道光戊申正月初二日，宣宗以元日晴朗，年豐兆象，嘉獎耆臣，特賜大學士潘世恩太傅紫纒，時年八十，賜大學士寶興太保，尚書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祐、左都御史成剛均太子太保，時年皆七十以上。

宣宗推恩廉吏後裔

固始吳淪齋中丞其濬，氣深識沈，操守貞白。撫山西時，裁革鹽規，不以入告。道光己酉，已沒矣，以整理山西鹽務，因緣達天聽，上大嘉歎，立賜其子承恩、洪恩、孫樽讓舉人，承恩並賜主事。

楊忠武歿後恩諭

楊忠武公遇春歿後，襲昭勇侯海梁撫軍服闋入都，宣宗召見，詳詢忠武染病原委，天顏慘怛，面諭云：「朕望爾父親多活幾年，如國家有事，他雖不能親戰陳，我問問他，也得主意。他歿時並無大病，這就算無疾而終。爾父親忠勇，朕深信不疑，爾總要體貼爾父親，實心報國，他在地下，也喜歡的。」諭畢，嗚咽者久之。

黔中三奇男蒙特恩

黔西李漢三世傑以巡檢至本兵，謚恭勤，廣順劉松齋清以拔貢官總兵，松桃楊誠村芳以吏員取通侯。並天挺異才，兼資文武，皆不由科目進身，蒙特恩，時稱黔中三奇男。

文宗親賜杜文正奠醮

杜受田侍學龍樓一十七載，咸豐壬子，薨於位。文宗眷念舊學，飾終典禮極優渥，贈太師，謚文正，皆出特旨。時文正父侍郎壻猶存，特頒內府珍藥，遺官存問。子翰，皆由翰林晉階坊局。輿機之日，車駕親臨，灑淚奠醮。

吳仔義文羔狗之賜

泰興吳和甫少宰存義直南書房時，文宗偶臨幸，見其貂褂黠微，笑詢之，叩首對曰：「臣自授編修至今，已二十年矣。」上太息。次日，即蒙黑貂之賜。後少宰督滇學還，奉命兼署順天府丞，召對時，諭之曰：「朕聞順天府丞，每逢考試，賣卷可得千金，聊償汝在滇之清苦。」

文宗輓林文忠聯

林文忠在官日，嘗自誦「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二句。及薨，文宗製聯輓之，曰：「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灑英雄。」知臣莫若君，誠哉！

沈文肅超擢巡撫

沈文肅公葆楨以御史典郡，咸豐丙辰，守廣信。時粵寇楊輔清由吉安入寇，所過輒陷，文肅激厲兵民，登陴死守，城卒獲完。當圍城岌岌時，林夫人輒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鍋於大堂，親職炊以飽饑卒。文肅臥起睥睨間，督士卒守禦，幕僚星散，軍火芻薪、文檄判牘，咸出夫人手。夫人，林文忠公女也，蓋家教使然。文肅旋以知府告養，溫旨慰留，擢吉南贛寧道，復申前請，許之。江皖軍事棘，命赴曾文正營。未出境，特旨超擢江西巡撫。時明詔有云：「該撫雖係回籍養親之員，第賊匪一日未平，則臣子之心一日不得自安。況移孝作忠，古有明訓，該撫家有老親，因擇江西毗連省分，授以疆寄，風土不殊，迎養亦近。如此體恤，如此要任，諒不至再有瀆請也。」文肅自此一出，累任封圻，翹舉船政，武功焯耀，吏事修明，威惠滂敷，中外翕服，卓然為東南柱石者二十年。

駱文忠姪孫蒙蔭

花縣駱文忠公秉章敷歷封圻，不攜眷，惟姪孫肇銓隨侍。歿後，溫諭軫卹，二子四孫均賞給科第官階，肇銓亦蒙恩以知縣選用。

廝養遇穆宗而至粵海關

穆宗微行，偶避雨僧寮，遇一人，落拓殊甚，詢其業，乃某姓廝養也，為主人所逐。又問爾輩何處出息最優，以粵海關對，遽假紙筆

下凶，下父少卑統視尚門。時采稅貝執八並首，侍凶，即下並石裝，赴粵海關承役，其人遂以起家。

王景琦以二簧晉秩

穆宗好微服冶遊，從者僅一二內臣。嘗至著名飯莊宣德樓，時王景琦太史適偕某部郎小酌，王工唱二簧，部郎長崑曲，乃以紅牙檀板，各獻所長。一曲終，忽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詢太史等姓名官階，曰：「所奏曲良佳，盍為我再奏一曲。」太史心知其異，乃如命為之再歌。歌未竟，驀有二少年被服華服，立簾外探望，見客則拱立肅然。俄而車馬喧闐，轟傳恭王至，行馬數十，擁一朱輪車，停樓下，恭王從容下車，入與客耳語。久之，客始微頷，怏怏從之去。客登車，恭王為之跨轅，游龍流水，頃刻已渺。太史與部郎皆心驚，知遇皇帝也。不數日，上諭下，二人皆不次晉秩。部郎以枉道為恥，辭不拜，太史則以是遷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鼓舞上者，無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所謂出痘者，醫官飾詞也。及崩，有撰輓聯諷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樓，德業無疆，且喜詞人工詞曲；進春方，獻春策，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王後為陳六舟中丞彝所劾，革職永不敘用。

寶文靖諡合素志

寶鑒退閒後，常語門下士曰：「吾他日身後，得諡文靖，於願足矣。」及其薨也，易名之典，適符素志，蓋門下士具以寶意啟樞臣，而樞臣為之乞恩也。

潘蔚以醫擢官

蘇州潘蔚如中丞蔚初以巡檢需次直隸，每衙參，恆以市車往，御者某輒受雇，習矣。某日，某他往，遂顧他車。越日，見而問之，御者言，以妻病，弗遑執鞭也。問何病，則絆戀愆期，【《群碎錄》云：絆戀，婦人有汗也，一作舛變。漢律云，見舛變，不得侍祠。田子藝云，幼女未通，老媪當絕，故字從半女。】圓的不施【繁欽《弭愁賦》：點圓的之熒熒。一作元的。王粲《神女賦》：施元的兮結羽釵。《釋名》以丹注面曰的的。子藥切，灼也。天子、諸侯有群妾者，以次奉御，有月事者，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藝文類聚》作華的。】【滿大臣女奉懿旨指婚王公貝勒，謂之拴婚。】嘉禮將屆，乃嬰病，與某御者之妻同，比歷諸醫，悉窮於術。適某御者執役督署，知潘之善醫也，輒稱道弗去口，輾轉達於文誠，故亟札調。泊入診，益復澄思研慮，竭盡所長，蓋未幾而霞侵鳥道，月滿鴻溝，女公子當浣濯矣。【此語見《堯山堂外紀》，陶穀《謝韓熙載書》。】及既為福晉，德潘甚。旋恭邸枋

到，准家个从逐推，逐開府貝州。

沈源深受知德宗

光緒甲申春，恭忠親王、寶文靖、李文正之出軍機也，是日，方預備入對，忽奏事內監傳旨，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見，僅召領班章京沈源深進內獨對。於是承諭擬旨述旨，皆沈一人為之。

孝欽后以陸元鼎辦事為可放心

仁和陸春江中丞元鼎初官上海縣，任滿，以道員召見。孝欽后問曰：「聞人言，汝在上海作官，名譽頗佳，外人交涉，措置合宜，究是何術？」對曰：「臣在上海，遇有外人交涉，臣不欺之，卻亦不畏之。」孝欽大悅，嘗告樞臣：「陸元鼎辦事，可放心。」由是而監司方伯，不十年，遂撫三吳。

慶寬以畫得二品頂戴

慶寬姓趙，字小山，工畫，嘗繪頤和園全圖，由醇賢親王進獻孝欽后，喜，賞二品頂戴以酬之。其後投旗，隸漢軍，司柴炭庫。故事，每交冬令，內監須向郎中索柴炭以禦嚴寒，慶寬不予，群譖之於德宗前，又授意某御史列款糾參。慶懼，浼人說項，內監必欲銀三十萬，慶無策，已自分入囹圄矣。世續知其隱，言於上，謂慶寬為醇賢親王賞識之人，父功之，子罪之，恐未免貽人口實。上悟，置不問，慶遂免於危。

管劬安以畫得寵於孝欽后

陽湖管劬安面目姣好，善繪事，能唱小曲。父以其好游蕩而屢耗貲也，逐之，遂子身入都。會如意館招攷畫工，應試，膺首選，遂入館供奉。孝欽后召見，試之畫，大稱旨，內監且為之延譽，遂充如意館首領。乃時以江南淫靡之曲為孝欽奏之，遂得出入宮禁，屢蒙賞賚。旋命近侍為置家室，賜第東華門外，且恆以吾兒呼之。或大內，或頤和園，隨駕往來，十餘年如一日也。

孝欽后賞福壽字

故事，內外臣僚，除內廷供奉之南、上兩齋及內務府外，非官至二品不得賜福字，非年至五十不得賜壽字。孝欽后不然。蓋孝欽好觀

劇，嫌用死伶上無歌喉，【用死戲班百出不監為之，故無噪首也。】遍傳外班，如譚鑫培、孫菊仙、汪桂芬、楊小樓等，皆入宮演劇。晚年，尤喜觀楊劇，楊入宮，必攜幼女同往。一日演畢，特召楊攜女入見，指案上所陳豬羊及一切餽飪之屬，謂之曰：「皆以賜汝。」楊跪地碰頭曰：「奴才受恩深重，此不敢領。」問何故。楊曰：「此等物已蒙賞賚不少，尚求老佛爺賞幾個字。」孝欽曰：「聯耶？扇耶？」楊曰：「求賞福壽字數幅。」因復碰頭不已。孝欽立命以紙墨進，書大福字大壽字數方，並前所指案上各物賜之，云：「此賞小女孩可也。」及光緒辛丑回鑾以後，興致頓衰，偶傳戲入座時，未半，則倦而思臥矣。時供奉諸伶，則為余莊兒、孫怡雲諸人。

知府得賜福字

光緒庚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孝欽后特賜西安府知府胡延、內務府郎中增崇、河南布政使端方、署陝西布政使胡湘林、按察使馮光燾、署督糧道李紹芬御書福字各一方，諸臣同詣前殿謝恩。后數目胡延，端方奏曰：「此西安知府胡延也。」后領之。時委員湯志尹立門前，司啟閉，聞后謂左右曰：「胡延較前清瘦，首郡政繁，勞苦可知也。」

袁樹勳以一哭受知孝欽后

袁海觀制軍之受知，實始於庚子。兩宮既避聯軍之亂，狩於西安，袁以某省候補知府，率五營勤王，召見。孝欽后諭畢，袁不發一言，惟叩頭大哭。后謂德宗曰：「知府，末秩耳，乃竟有此忠君愛國之心，真不可多得。」不久，即簡為某省道員，嗣調蘇松太道，擢某省按察使，轉順天府尹，遷民政部左侍郎，出為山東巡撫，數歷京外，遂至兩廣總督。海觀，名樹勳，湘潭人。

孫家鼐受賜茶膳

光緒季年，孫相國家鼐於六月初十日寅初赴頤和園，入內，恭捧進皇上賀皇太后表文。時甫夜半，距行禮時尚早，相國坐殿外恭候，為內侍所見，奏知孝欽后。后以相國年高，長夜辛苦，特遣內侍率茶膳房諸人赴前殿，備茶膳賞之，黎明始去。

孝欽后賜醇王福晉杏黃轎

醇賢親王福晉為承恩公惠徵女，孝欽后胞妹也。光緒間，曾奉懿旨賜坐杏黃轎。福晉秉性謙沖，至內廷，仍不用也。

孝欽后賜榮祿大人福壽字

榮祿夫人年終蒙孝欽后賞福壽字。其賞軸式樣，中書福壽二大字，旁書「慈禧皇太后御賜敕封正一品夫人大學士榮祿之妻臣妾劉佳氏」。

榮祿妾得寵於孝欽后

榮祿妾本某府中婢，生一子，年十七，光緒辛丑扈蹕回京時，中途夭折。孝欽后溫言慰藉，入侍宮內，遂以為常。孝欽曰：「吾欲賞榮祿以宮女，恐其將來受氣，不如代覓一良家女為較便。」抵京，即賞銀二萬兩，其餘各物，所賜尤多。入宮朝見，均由其頂馬戈什哈唐小山為護衛。每入宮一次，孝欽必賞銀四兩，遇聽戲，則加賞二十兩。

三星照

內務府大臣福錕之妻、榮祿之劉夫人及大公主三人，俱能得孝欽后歡。孝欽嘗以福兒、祿兒、壽兒呼之，賞賚無算。太監每見其聯裾入，則曰三星照來矣。

孫多祺母以進素肴而得賞

光緒庚子，兩宮西狩，行在供支局委員孫多祺以夤緣李蓮英，得邀孝欽后恩賞。一日，孫入內澆花，后問年幾歲，有父母否？對曰：「有老母，年七十八歲。」后病，孫進素肴，云其母自製。后大喜，乃賞孫母福壽字，並金鐲一對。孫之父聞而歎曰：「我尚在，而汝但云有母，吾其死矣！」遂自經。

織婦恃寵辱官

孝欽后晚年，志存頤養，命疆吏選能書畫琴棋之婦人入內供奉。又留心民事，命杭州織造選進能蠶織婦人數名入內，供顧問。織造因選之杭湖兩府，然恐民間婦女不諳體制，乃令人教導之。入內供奉，頗蒙優眷。年餘，給假令歸省。而諸人以在大內久，承寵眷，多為諸大臣所未有，遂傲睨一切。至家，一湖州婦人見縣令時，言語頂撞，令呵之，婦曰：「我在內廷，見大官無算，汝一知縣，敢如此耶！」令大怒。次年，諸人入都，當由縣起文，令乃不使此婦得行，以病詳織造。後諸人入，孝欽詢此婦何病，他婦訴稱為令所

適，李欽恣，節緘巨劫迭入都。節个侍口，乃追婦。

婦孺獻果賜銀牌

光緒庚子九月，孝欽后率德宗西狩，由蒲津渡河，入潼關，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后於輿中手取一二，親賜銀牌以為答。

巡幸類

聖祖六巡江浙

聖祖南巡，始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潁墅關。先於二十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寧，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幸金山，晚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斌為巡撫，務儉約，戒紛華，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上騎而入閶門，士庶夾道，輒緩轡，命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至接駕橋，南行，幸瑞光寺，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從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葑門，駐蹕織造署。

第二次南巡為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潁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韓菼、歸允肅、繆彤等接駕。日晡時，入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樓。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注目良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松江士民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命侍衛收進，諭九卿科道會議。

第三次南巡為己卯，奉慈聖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駕抵蘇州，在籍紳耆接駕，俱有黃網旛，旛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迎聖駕字樣。於姑蘇驛前虎邱山麓，凡駐蹕之所，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視甲子已逾十倍矣。十八日，恭逢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冊，以祝萬年之觴。又於諸山及城中名剎普設祝聖道場。十九日，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繆日藻、顧汧、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賞賜各有差，又賜彭孫遜、尤侗、盛符升御書匾額。二十日辰刻，御駕出葑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為遂寧張鵬翮，江蘇巡撫為商邱宋犖也。上問云：「聞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鵬翮奏云：「此習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駕由浙江回蘇。初二日，傳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晨出胥口，行十餘里，漁人獻鯽魚、銀魚二筐。又親自下網，獲大鯉二尾。上色喜，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候於山，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御舟近岸，而從者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乘，伺候升輿，笑曰：

小艷妝，頗而奏樂。上山云：「可惜太后未來。」先驅引導者，倪巡檢、陳千總也。在山士民老幼婦女，觀者雲集。上諭眾百姓：「你們不要踹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結實成角，命取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親見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塌田賠糧，收紙，付巡撫。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塌隄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之湖瀧，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澉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由蘇起鑾回京。

第四次南巡為癸未二月十一日，駕抵蘇州。時巡撫宋犖在任，一切行宮綵亭，俱照舊例。犖扈從時，見上逢名勝必有御製詩或寫唐人詩句，犖從容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筆二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上笑曰：「此二字頗不易書。」犖再奏云：「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為不朽盛事。」上即書二字頒賜。頃之，又命侍衛取入，重書賜之。

第五次南巡為乙酉三月十八日，駕抵蘇州。是日為萬壽聖誕，奉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鈔寫者，著報名齊集江寧、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釭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是年，駕又幸崑山縣，登馬鞍山，旋往松江，閱提標兵水操。

第六次南巡為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聖駕。午後傳旨宮門伺候，御賜人參二觔，哈密瓜、松子、榛子、頻婆果、葡萄等十二盤。上云：「吾見和尚年老也。」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千年物也，聖祖每幸園，嘗撫玩不置，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

聖祖南巡賦詩

康熙己卯，聖祖第三次南巡視河工迴蹕，有御製詩云：「行徧江南水與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邳徐路，鳳闕龍樓計日還。」

聖祖賜青浦孔宅匾聯

衢州孔氏，世傳至周南不，川江蘇州府城北小竹七。又孔七志，孔子二十二代孫潛，字景微，先居梁國，為漢太子太傅，避地會稽，遂為郡人。至三十四代正，為蘇州長史，隋末亂離，奉先聖衣冠寶玉葬於大盈浦上，立家廟以祀，子孫家焉。康熙乙酉三月，巡幸江浙，塗經青浦，貢監生員孫鉉等籲請御書，匾云「聖蹟遺徽嘗。」雍正甲寅，詔立五代王祠。乾隆丙寅，禮部題準奉祀生。己亥，巡撫楊魁疏奏估修，嗣後多請帑重修，沿為故事。

高宗六巡江浙

高宗南巡亦六次，始於乾隆辛未，終於甲辰，其間奉皇太后以行者四，僅率諸皇子以行者二，然辛未、丁丑兩度，不過令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至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說。丙午，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為；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甲辰，更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餘如高堰之增卑易磚，徐州之接築石隄，類皆遲之又久，始底於成者也。其時所過郡邑，恒減免租稅，增廣學額，優禮耆年，以誌盛舉。

高宗南巡供應之盛

高宗第五次南巡時，御舟將至鎮江，相距約十餘里，遙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碩大無朋，顏色紅翠可愛。御舟將近，忽煙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俄頃之間，桃轟然開裂，則桃內劇場中峙，上有數百人，方演壽山福海新戲。彼時各處紳商，爭炫奇巧，而兩淮鹽商為尤甚，凡有一技一藝之長者，莫不重值延致。又揣知上喜談禪理，緇流迎謁，多荷垂詢，然寺院中實無如許名僧，故文人稍通內典者，輒令髡剃，充作僧人迎駕。並與約，倘蒙恩旨，即永為僧人，當酬以萬餘金，否則任聽還俗，亦可得數千金。故其時士子稍讀書者，即可不憂貧矣。又南巡時須演新劇，而時已匆促，乃延名流數十輩，使撰《雷峰塔傳奇》，然又恐伶人之不習也，乃即用舊曲腔拍，以取唱演之便利，若歌者偶忘曲文，亦可因依舊曲，含混歌之，不至與笛板相迕。當御舟開行時，二舟前導，戲臺即架於二舟之上，向御舟演唱，高宗輒顧而樂之。

高宗南巡禁衛之嚴

高宗南巡之經揚州也，地方官辦皇差者，每於運河兩岸之支港汊河，橋頭村口，各設卡兵，禁止民船出入。御舟行時，塘河兩岸，左右打緯，曰龍鬚緯。每緯道一里，設站兵三，惟許村鎮民婦跪伏瞻仰，於應迴避時，令男子退出，而不禁婦女。一日，御舟過平望，兩岸市廛櫛比鱗次，適一女子將炊，於樓頭鑽石取火，火光熠

傑个正。御則侍衛兄之，以為潛首逆謀，將厄及幽溥也，遽從舟中發一箭，女遂應弦死。

高宗命對燒酒

高宗南巡，舟至橫塘，以橫塘之向出燒酒也，乃以「橫塘鎮燒酒」五字命隨鑾諸臣對。諸臣瞠目苦思，皆辭不能。蓋此五字，初視之無甚難，而其偏旁適按木土金火水五行，故不易也。

高宗南巡賦詩

沈文愨公嘗扈從高宗游幸西湖，嚴冬大雪，高宗戲吟曰：「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沈鞠躬而前曰：「請皇上賞與臣續。」高宗許之。沈吟曰：「飛入梅花都不見。」高宗擊節稱賞，且解貂裘賜之。

高宗止幸浙東

天台雁宕之勝，甲於東南。高宗南巡時，一日，召見齊召南，詢兩山古蹟，齊以未游對。上曰：「卿籍隸台州，以何不到？」齊云：「山勢峯客，谿流深險，臣有老母，不忘『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之古訓，是以不敢往游。」時上適奉孝聖皇后南來，聞齊言，遂不復巡幸浙東。

顧棟高不以高宗南巡為然

無錫顧棟高舉經學入都，蒙召見，面諭云：「看汝年衰，是以準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幸江南，尚可見汝。」顧奏云：「皇上尚須南巡乎？」高宗默然。旋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

程文恭奏止高宗巡幸湖州

高宗將南巡，浙藩徐澍調補山東，陛覲，面奏湖州山水清遠，請翠華臨幸，得旨回浙辦理。徐抵任，先開城南碧浪湖，大興工役。一日，召問武進相國程景伊，對以湖州春季蠶忙，恐妨民事，立奉停止之詔，徐仍調山左。

高宗幸安瀾園

海寧陳氏有女瀾園，尚不聞巡時，社蟬園中，沉埋久之。

高宗閱冰嬉水圍

年例，十二月於西苑三海閱冰嬉，御前侍衛率八旗兵隊奔馳，張弓挾矢，分樹五色旗，以為次第。乾隆間，高宗歲奉孝聖后閱視於三海中。冬令乘坐冰牀，亦謂之拖牀，上用者以黃緞為幄，如轎式然，以八人推挽之，屬幃貂座。

淀園舊有水圍，其後停罷，而水亦涸，總督高斌復濬之。乾隆甲戌，高宗嘗奉孝聖后觀水獵於昆明湖，嘉、道以還不復踵行矣。

嚮導處勘程途

定制，上巡狩時，豫遣大臣率各營將校之深明輿圖者往勘程途，凡御蹕尖營，相去幾許之橋梁道塗，皆令有司修葺，名曰嚮導處。獲是差者，皆為美選，沿路苞苴，肆意徵索，稍不滿意，則以修治道塗為名，墳墓隴畝，任其蹂踐。有司畏之，罔敢拂其意。高宗知之，懲數人，其風稍斂。

奏飛燕捉天鵝曲

高宗巡幸木蘭，每秋獮行圍，輒歌《飛燕捉天鵝》之曲。

御槍處導引

侍衛章京中選火器精熟者數十人為御槍處，巡狩日相導引。其長服黃緣紅馬褂，餘紅緣白馬褂。上合圍時，皆下騎執火器，翼列扈從，以防猛獸奔突。上御火槍，則爭相貳副。舊時郊行免從，自嘉慶癸酉變後，凡郊社大祀，皆服蟒袍從焉。

詠文宗秋駕詩

咸豐庚申，文宗駕幸熱河，變起倉卒，詔天下勤王，訖無應者。漢陽黃文琛《秋駕》詩云：「秋駕崑崙疾景斜，盤空輦道莽風沙。檀車好馬諸王宅，翠褥團龍上相家。賸有殘燐流憤血，寂無哀淚落高牙。玉珂聲斷城西路，槐柳荒涼怨暮鴉。」

德宗西狩手攜小匣

光緒庚子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京，孝欽后挾德宗出走，皆單衣也。德宗捧小匣一以從，日夕不去手。至懷來縣，某貝子接之，啟視，則其中藏南棗五枚、燒餅一枚而已。縣令出迎，孝欽入署，令其妻為之理髮，進麵食，即命庖人從以赴陝。

庚子西巡瑣記

光緒庚子兩宮西巡，後宮從者惟隆裕后、瑾妃二人，同居德宗寢宮後小屋三楹。德宗每晨梳櫛，隆裕親往侍之。

近支王公隨扈者，惟貝子溥倫，王公福晉及外戚夫人隨扈者，僅慶王之二側福晉及桂公夫人。每逢令節頒賜，入宮謝恩，平日未嘗召入。

慶王之女三人，亦隨駕。其一少寡，宮中呼為元大奶奶，葛帔練衣，不施朱粉，居於孝欽后寢宮西偏。

孝欽后將至太原，某夕，夢中驚啼。適岑春暄自甘肅率勤王師至，是夜，立寢門外，聞驚啼聲，亟呼曰：「臣春暄在此保駕，請太后毋恐。」於是后醒。

孝欽后在太原時，一日，小有不豫，晉撫薦縣丞葉嗣高請脈，立和胃舒肝之方，煎膏以進。既至西安，大臣復薦知府吳觀樂、知縣徐本麟與太醫莊守和，於視朝後入內請脈，以為常。

兩宮在太原，下詔巡幸西安，護撫臣端方奏明設局，恭備供奉事宜，飾南北兩院為行宮，北院巡撫所居，南院則總督行館也。聖駕蒞止，居於北院，以其屋舍較多也；然草草修葺，僅蔽風雨而已。

太原啟鑾時，有二內侍病不能從，遂留於太原，無何，死其一。冀寧道許涵度為營棺殮，寄櫬蘭若，作佛事三日。其一扶病行，間關至長安，兩宮以涵度能恤旅客也，頒江綢數卷賞之。

陝西護撫端方，以保護教堂最力，兩宮深獎其能，擢任湖北巡撫，旋加頭品頂戴尚書銜。陛辭日，召對獎勉，時逾六刻之久。瀕行，復賚宸翰殊珍以寵異之。

孝欽后寢宮有老婦二人侍奉，皆自京都隨至者，宮中呼為媽媽，月錢在糧臺支給。

聖駕初至，宮門委員陳官韶每晨入內視灑掃。一日，孝欽后見之，謂陳曰：「汝何官？」陳跪奏曰：「臣大挑知縣也。」蹙然曰：「汝舉人耶？」

役有內監數人於殿戶外更番坐守，以有，即於陌上陳因憐焉。

孝欽寢宮之階窄而長，夏令日光偏射，殊苦炎熱，特命製竹簾數掛，垂於簷際。

寢宮無晷漏，孝欽后命於院東置小土臺，上設木晷，以測日景。

孝欽后每晨於寢宮院內設案置鑪，燒藏香一枝，妝罷傳膳，香亦燼矣。

行在膳房極簡率，以生魚難求，故傳單不用魚。

行宮大門內外、二門內宿衛，皆岑春暄部下甘軍，以金造、林泰清、馬福祥三人分統之。兩宮將行，乃命固原提督鄧增率所部隨扈。

行宮內夜無報更者，兩重門內，邏者各二十人，皆岑春暄所部甘軍。殿上惟虎神營兵四五人，秉燭守夜而已。

孝欽后入長安時，任民間婦女瞻仰。某家婦年二十許，在宅門內，鑾輿至，少婦出跪門外，見其補服，知為命婦，嘉其有禮，命以銀牌賞之。回鑾時，蹕路左右有老幼廢疾跪送者，悉賞銀牌，命芬車等按名發給，牌由前路糧臺先期鑄進。

長安苦熱，求冰不可得，巡撫升允購青瓷大缸二，分進兩宮，日注清泉，以代冰桶。

行宮惟終南仙館植花木，德宗寢宮在焉。東有樓，顏曰：「悠然見南山」，巡撫畢沅筆也。視朝之暇，時往登眺。終南仙館池水久涸，德宗命汲井水灌之。新種芙蓉，以水性過暖，不能開花，惟翠葉翩翻而已。

行宮之茶膳，月需三四千金，廚房百餘人，茶飯皆在此數。每晨支應局進生菜，悉依傳單購備，雞三四隻，豬肉十餘斤而已。如膳房添進時鮮，或多用雞肉，則在內司房領價，不得於支應局常供有所增益。

行宮極陝隘，膳房在東，炭房在西，內監惟御前供奉者在宮中，餘俱在宮門外東街箭道，謂之大坦坦。兩宮太監數千人，其奏事首領稱為寬爾達，餘亦各有品秩。此次隨扈者不及百人，在御前給事者，數人而已。

兩宮傳膳，內監十數人，來往傳遞杯槃，極嚴肅。供此役者，冠皆無頂，蓋新進無秩者也。間有供奉勤慎者，超出儕輩，冠始有頂矣。

長安禾少，無可進御，臣問州瓜、州桃致臣，撫酒母膳數日以進。兩宮輒增悽感，再三慰勞，並止後母進呈，慮費財力。其實每貢一次，不過費錢十數千而已。

御膳房製乳酪，買牛最難，蓋秦中年荒牛少故也。數月之間，僅購得七八頭。回鑾後，命西安府參養，芻秣取給公家，於府署馬廄側，樹木柵以養之。

隆裕后晨詣孝欽后寢宮問安，恒立於殿後祇候，平日但梳平髻，御便服長袍，外罩繡花半臂。隆裕后出都，倉皇未攜奩具，至太原，始稍稍增置。冬月在長安，命中官出購瓷合木篋以盛脂粉，皆民間常用至粗之品也。

行宮院中少花木，由某局月進盆花數種，修蒔皆不如法。惟端方進石榴數盆，老根蟠結如石，孝欽后愛之，常臨階賞玩。

德宗寢宮涼棚，由巡撫升允入內帶匠，上見而避於東園小方壺，內監捧書卷茶銚以隨。小方壺者，池上堂名，巡撫畢沅所題也。

德宗每日寅初必起，盥櫛後，天猶未明，俟孝欽后興，即入寢宮問安，同覽章奏。少選，出御便殿，召見臣工，日以為常。所居東院北室，本名四來堂。後改四喜。兩宮每出，凡遇晴雨，兩內監擎黃繖蔭之，天陰則否。

西巡倉猝，德宗定十日一薙髮，時宮監執此役者，均未從行。屆日，特命侍郎溥興覓工，出入由侍郎帶領，每請髮一次，賞工銀四兩。半年後，始有內監擅此藝者自都至行在。

舊制，內廷設內外奏事官，外奏事以滿部員充之，內奏事則太監也。行宮無外奏事，惟內奏事一辛姓太監，遞摺宣旨，往來兩宮間。各部院司員領批摺者，悉集前殿東室，而軍機大臣內直廬，亦假此室。辛丑夏，外奏事官始至行在。

慈駕幸陝未久，即值萬壽，當事者欲選梨園子弟以進，兩宮聞之，嚴斥不許。嗣後每遇佳節，一切典禮筵宴，均先期降詔停止。

每晨兩宮披覽奏章，俱在寢宮窗下，奏事太監呈摺訖，即跪於案前，臣工有事入內，輒立牕外。扈從諸臣，平日俱行裝，惟萬壽、元日著蟒袍補服。某相以數金買一朝珠，兩宮見而問之，相國具以實對，君臣感喟之餘，轉以為笑。德宗言出宮時未攜煙壺，適相國囊中貯有二壺，乃自都攜出者，立以進御。

長安諸工皆劣，貂皮又遠莫能致。德宗冬日猶御絨簷秋帽，岑春暄請易貂簷，親手捧出，徧覓豐貂不得，僅以敝貂羈之。

行在書籍絕少，兩宮時遣人往功間購石印《二趙》、《几朝筆訓》、《御批通鑑輯覽》、《淵鑑類函》諸書。當事者欲求善本以進，竟不可得。

吏部尚書敬信自京師至行在，召對移時，面奏儀鸞殿被焚及都中近事，兩宮慘然不悅。

兩宮至長安，譴責肇禍諸臣。命下之日，由胡延率緹騎詣載瀾、英年、趙舒翹行館宣詔，即逮瀾、英入獄。次日，復以官車遣瀾就道，瀾以宗室近支，得從議親之條，發遣新疆。

孝欽后慮長安糧台支應局不免有內監求索，特召主者，謂宮中支一錢，必以朱文小印為信，以是兩局月費不及萬金，始終無求索之弊。印文曰「鳳沼恩波」，孝欽所常佩者也。

胡延守西安日，充行在內廷支應局提調，每日辰初入內，午初散值。聽差委員湯志尹、馬蔭梧、舒鑒、陳官韶等八人，朝夕在宮門應候。遇有傳辦之事，內監輒語委員曰：「有旨傳爾堂官胡延來。」蓋不知中外官秩之分，竟以堂司為長官屬吏之通稱也。

有織婦挈一子，居宮中，五齡矣，能言能笑，請安跪拜如儀。孝欽后甚愛之，每膳投以果餌，必跪謝而後食。冬月在行宮，驟感寒疾，一夕而夭。孝欽不憚者累日。

行在兩宮侍女不及十人，年皆二十許。其月錢在前路糧台支給，謂之女子口分。

行宮鋪地以極薄舊氈，官吏欲易以新者，孝欽后不許。寢宮門榻之玻璃已破，命以紅紙翦如錢式連綴黏之。

光緒辛丑四月，命將行在寢宮窗格改糊冷布。東西配殿，三格格所居，壁黏小幅壽星像，純用硃筆鉤勒，筆意超妙，乃孝欽后御筆，以賜格格者。

長安漢、唐古蹟久湮，伽藍名園，百無一存，存者亦不堪臨覽。緇流羽士，日望臨幸。顧兩宮不肯輕出，惟啟鑾時道經東城八仙菴，因內務府大臣繼祿之請，暫憩片刻而去。

長安碑林多古刻，兩宮命秦撫各拓一本呈覽。拓本百餘種，惟命將唐開成石經精搨數十本，車載以歸，餘則選閣帖數種而已。

西藏、蒙古屢貢佛於行在，兩宮以無地供奉，先後命胡湘林、李紹芬等齎至省城臥龍寺，設龕以祀。

廣東貢雷州葛，質細而色黃，兩宮以為佳，特頒內廷行走諸臣，撫

潘小侍輿焉。

兩宮將回鑾，或進蒙古包十餘座。製如行帳，以布為之，有窗有門，可容十許人。斂之，一馬可馱。命在行宮東院張之，親臨驗視。

七月杪，孝欽后命勘視東路行宮蹕路，飭各州縣官不得妄事供張，一切務從儉約。早晚兩膳，仍依傳單備進，由膳房烹飪。惟庚子西幸，沿途井水味劣，此次命汲本地山泉以供御茗。臨潼無山泉，特自長安載西關井水一車，足一日之用。渭南以下，皆有山泉，不復用西關水矣。

辛丑回鑾，當起蹕時，城中街道均蓋黃色土，兩旁店鋪更結綵懸燈，設立香案，以糖果餅餌置其上。黎明，行李車先發。辰刻，觀者塞途，一路有兵彈壓。少選，前導馬兵出城，次為各太監及衣黃馬褂官員。太監見桌上果餌，擇佳者攫食。中有乘車者，乘馬者，又次黃轎數乘，則駕至矣。沿途肅靜無譁，並由禁衛軍令百姓分跪道左，不許仰視。有一人狀類癡狂，奔至轎前跳躍，曳而斬之道旁。孝欽后轎以三十六人舁之，人均衣團龍褂。後為皇后妃嬪，最後為大阿哥，末為親王軍機大臣及扈從諸臣。

鑾輿將啟行，秦中祠宇悉頒匾額，凡四十餘所。是時南齋供奉，惟尚書陸潤庠一人，奉召一日畢書。德宗以銀絹賚之。

回鑾過華陰，駐蹕二日。華山下固有玉泉院，縣官略加修飾，以備宸遊。兩宮於召見臣工後，親往臨覽。是日微雨，大臣騎馬乘蓋以從。

孝欽后又擬幸華山，胡延面奏華山險巖偪仄狀，遊幸之意乃輟。

宮闈類

大內聯色尚白

大內宮殿春聯，例用白絹，由翰林謹書呈進。蓋宮殿漆柱，俱大紅色，故以白者映之。

皇子皇女之起居

皇子生，無論嫡庶，甫墮地，即有保母持付乳媪手。一皇子乳媪四十人，保姆、乳母各八，此外又有針線上人，漿洗上人，燈火上人，鍋灶上人。既斷乳，即去乳母，增諳達，凡飲食言語行步禮節

百教之。八戚，備小冠小袍，下隨班站班前左，教之工學，即上書房也。黎明即起，亦衣冠入乾清門，雜諸王之列，立御前。門限不得跨，內侍舉而置之門內。惟與生母相見有定時，見亦不能多言。十二歲，有滿文諳達教滿語。十四歲，教弓矢騎射。至十六或十八而婚。如父皇在位，則居青宮，俗呼之曰阿哥所；如父皇崩，即與其生母福晉分府而居焉，母為后則否。皇女於其母，較皇子尤疏，自墮地至下嫁，僅與生母數十面。其下嫁也，賜府第，不與舅姑同居，舅姑且以見帝禮謁其媳。駙馬居府中外舍，公主不宣召，不得共枕席。每宣召一次，公主及駙馬必出費，始得相聚，其權皆在保母，即管家婆是也；否則必多方阻之，責以無恥，雖入宮見母，亦不敢訴，即言亦不聽。故國朝公主無生子者，有亦駙馬側室所出。若公主先駙馬死，則駙馬當出府，房屋器用衣飾悉入官。

妃嬪位次

妃嬪位次凡七級，曰皇貴妃，曰貴妃，曰妃，曰嬪，曰貴人，曰常在，曰答應。較漢時增級十四者，可謂減損。大內東西各列六宮，六宮左右，謂之東西長街。

先朝嬪御

先朝嬪御退居別宮者，每月分例銀至薄，不足自給，往往作針黹，令內監鬻於市肆。

宮女

宮女皆辮髮，必俟得寵幸後，加以位號，始上額。

宮女日課

宮廷歲選秀女，凡選中者，入宮，試似繡錦、執帚一切技藝，並觀其儀行當否。有不合者，命出，以次遞補，然後擇其尤者，教以掖庭規程。日各以一小時寫字及讀書，寫讀畢，次日命宮人考校。一年後，授以六法，俊者侍后妃起居，次為尚衣、尚飾，各有所守，絕不紊亂。出宮而嫁旗下男子或侍之餬口；而轉賣他處，孤苦飄零，絕無加憐者亦有之。

太后下嫁攝政王

順治丁亥，王納肅親王豪格之福晉，【後頗指以為多爾袞罪狀。】復又與太后婚。考世祖有兩太后，一太宗元后，諡孝端文皇后，崩於順治己丑，較前於其元妃之死者數月；一太宗妃，以生世祖，遂稱太后。世祖崩後，康熙朝所孝養之太皇太后，一再奉以巡幸五臺，至康熙丁卯始崩，諡為孝莊文皇后也。下嫁者，未知為孝端，抑孝莊。意太后下嫁，並不降為王妃，故元妃之稱自若，太后之稱亦自若。張蒼水詩集中有「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為見於文字之一證。光緒間學士柯劭忞，先世有通籍於順治初年者，試策卷尚在禮部，竊取而歸，則見其上有「皇父攝政王」字樣，「皇父」字雙擡，與皇上字相並，頌揚之詞，固先皇父而後皇上也。今考順治丁亥、己丑兩科試策，得稱皇父攝政王者，仍有三卷，有稱皇叔父攝政王者，亦有僅頌皇上不及皇父者。惜每科前十卷進呈後留之內府，不歸禮部，即存禮部，亦多散失，故僅得三卷。其時善頌者必甚多也。

相傳當時太后下嫁，敕禮部議禮，部議成書六冊，名曰《國母大婚典禮》。其領銜者為錢謙益。聞當時百官賀表，亦出錢手筆。高宗見其書，疾謙益，故虞山著述見擯於時。

考攝政王多爾袞歿於順治庚寅，庚寅以後，當不復見試策。其婚太后，今不能定其何年，亦未見此項典禮原書，不敢信其為確。惟所稱頌皇父之三卷，以其中一卷係武進董應譽，明崇禎壬午舉人，順治己丑中式殿試，今錄其頌皇父一節，以見當時士習。其辭云：「重以皇父攝政王，訏謀偉伐，不殊一德阿衡。且啟沃忠誠，早見東山赤鳥，綢繆不遺桑土，何智計之周詳也。吐握大彙風雲，又何延攬之汲皇不暇也。是真伊周作相，應五百年興王之會，合萬國而傾心，繼三十世開國之勳，大一統而為烈者矣。」

右一段冠以「重以」二字，乃先頌皇上而後及攝政王者，擡頭字幾於一句數見。當時不禁提行，遇擡頭字多，行格稀疏，甚省筆墨，字亦草率多破體，絕無貼黃簽出。蓋當時士風，祇求空疏不觸忌諱無政治之談，以避興亡關係之語，即為合式。此可證皇父之稱，為臣下之頌禱，非國初所諱言也。策卷較近代者紙稍薄易書，惟摺疊較寬。董名在三甲第一百三十七。

某巨室鈔本《東華錄》中載此事，則有一詔書，謄黃宣示。略謂「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為天子，以天下養，乃僅能養口體，而不能養志，使聖母以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父攝政王現在鰥居，其身分容貌，皆為中國第一等人，太后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衷，敬謹遵行，一應禮典，著所司預備」云云。

不准纏足女入宮

順治初年，李壯曰：「何以繼止父丁八百有，判。」此曰昏恐忤武門內。

世祖自撰董妃行狀

世謂世祖之妃董氏，為如皋明冒辟疆之妾董宛，而世祖自撰董妃行狀，則謂其溫無窮。惟皇后制行純備，足垂範後世，顧壺儀邃密，非朕為德，摧痛曷由大臣鄂碩，以積勳封至伯，歿贈侯爵，諡剛毅。后幼穎慧表著，父內及長嫻女工，修謹自飭，進止有序，有母儀之度，姻黨稱過人，年十八，以德行選入掖庭，朕恭承懿命，立為賢妃。九月，復進秩嘉冊為皇貴妃。后性孝敬，甚至伺顏色如子女，左右趨走，無異女侍。冊事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側，不樂也。朕時因事幸南苑，及適他皇太后，皇太后或少違豫，以后在側，定省承歡若朕躬，朕用少釋慮，治外務。即皇太后幸湯泉，后以疾弗從，皇太后則曰：『若獨不能強起一事，返蹕晏，后必迎問寒暑，或意少亂，則曰：『陛下歸且晚，體得無倦耶？』趣令具餐，躬進之。居恒設食，未嘗不敬奉勉食，至飫乃已。或命之共餐，以沾寵惠乎？』朕故頻與諸大臣共食。朕值慶典，使舉數觴，后必頻教誠侍者：『若善侍上，寢室無過燠。』已復中夜，咸起曰：『渠寧足恃耶！』更趨朕寢所伺候，心始安，然後退。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嘗不侍側。諸曹章有但循往例待報者，朕寓目已，置之。后輒曰：『此詎非幾務，陛下遽置之耶？』朕曰：『無庸。故事耳。』后復諫曰：『此雖奉行成法，顧安知無重，即身雖勞，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后同閱，即復起謝曰：『妾固辭不可。一聞婦無外事，豈敢以女子干國政，惟陛下裁察。』固辭不可。一日，朕覽廷讞疏，至應決者，握筆猶豫未忍下，后起問曰：『是疏安所云，致軫陛下心乃爾？』朕諭之曰：『此秋決，疏中十餘人，俟朕報可，即置法矣。』后聞之泣下，曰：『諸辟皆愚無知，且非陛下審慮，豈盡無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稱好生之仁耳。』自是於刑曹爰書，朕一經詳覽竟，后必勉朕再閱，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復生，陛下幸留意參稽之。不然，彼將奚賴耶？』且每日：『與其失入，毋寧失出。』以寬大諫朕如朕心，故重辟獲全大獄未減者甚眾。或有更令覆讞者，亦多出后規勸之力。

嗟大！朕口御禹機，藉石內助，故侍女息紘理，兮復何待耶！語大臣有偶干罪戾者，朕或不樂，后詢其故，諫曰：『斯事良非妾所敢預，然以妾愚，謂諸大臣即有過，皆為國事，非其身謀。陛下曷霽威詳察，以服其心，不則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嗚呼！乃心在邦國繫臣民如后豈可多得哉！后嘗因朕免視朝，請曰：『妾未諳朝儀何若。』朕諭以祇南面受群臣拜舞耳，非聽政也。后進曰：『陛下以非聽政，故罷視朝。然群臣舍是日，容更獲觀天顏耶？願陛下毋以倦勤罷。』於是因后語頻視朝。后每當朕日講後，必詢所講，且曰：『幸為妾言之。』朕與言章句大義，后輒喜；間有遺忘不能悉，后輒諫曰：『妾聞聖賢之道，備於載籍，陛下服膺默識之，始有裨政治；否則講習奚益焉？』朕有時蒐狩親騎射，后必諫曰：『陛下藉祖宗鴻業，講武事，安不忘戰，甚善。然馬足安足恃，以萬邦仰庇之身，輕於馳騁，妾深為陛下危之。』蓋后之深識遠慮，所關者切。故值朕騎或偶蹶，輒怵然於色也。后自入宮掖數年，行己謙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姆，往來晉接以禮，亦無敢慢。其御諸嬪嬙，寬仁下逮，曾乏纖芥忌嫉意，善則奏稱之，有過則隱之，不以聞。於朕所悅，后亦撫恤如子，雖飲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嘗之，意乃適。宮闈眷屬，小大無異視長者媼呼之，少者姊視之，不以非禮加人，亦不少有諍詬。故凡見請曰：『此曹蠢愚，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瑣瑣者，亦有微長，昔不於某事會效力乎？且冥行干戾，臧獲之常也。』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賜賚，必推施群下，無所惜。封皇貴妃有年，乃絕無儲蓄。崩逝後，諸含殮具，皆皇太后所預治者，視他宮侍亦無少差別，均被賜予，故今宮中人哀痛甚篤，至欲身殉者數人。初，后父病故，聞訃哀怛，朕慰之，投淚對曰：『妾豈敢過悲，廬陛下憂。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愚，不達大道，有女獲侍至尊，榮寵已極，恐自謂復何懼，所行或不韙，每用憂念。今幸以時終，荷陛下屬疾，未使聞。后謂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來問，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語以實，慰安之。后曰：『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脅，容有之。審爾，詎止辱妾名，恐舉國謂陛下以一微賤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憂懼，寢食未寧。今幸無他故，歿足矣，妾安用悲為！』先是，后於丁酉冬生榮親。初，后於朕偶有未稱旨者，朕或加譙讓，始猶申己意以明無過，及讀史至周姜后脫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賢后身本無譽，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違恪順之節。』即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責而已。』后之恭謹遷善如此。后性至節儉，衣飾絕去華采，即簪珥之屬，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飾。所誦《四書》及《易》，已卒業。習書未久，天資敏慧，遂精書法。后素不信佛，朕時以內典禪宗諭之，且為解《心經》奧義，由是崇敬三寶，栖心禪學，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語，每見朕，即舉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參究未能純一，後又舉前語，朕一語答之，遂有省。自嬰疾後，但凭几倚榻，曾未偃臥。及

疾漸化，猶况則說，个廢旋持。故朋時言勤个亂，端坐吁佛號，嘔氣而化，顏貌安整，儼如平時。嗚呼！足見后信佛法究心禪教之誠也。先是，后初病時，恒曰：『皇太后眷吾極篤，脫不幸，病終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當之！』故遇皇太后使來問安否，后必對曰：『今日少安。』一日，朕偶值之，問曰：『若今疾已篤，何以云安也。』后曰：『惡可以妾病遺皇太后憂。我死，乃可聞之耳。』泊疾甚彌留，朕及今皇后諸妃嬪眷屬環視之，后曰：『吾體殊委頓，殆將不起。顧此中澄定，亦無所苦，獨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萬一。妾沒後，陛下聖明，必愛念祖宗大業，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過慟，然亦宜節哀自愛。惟皇太后慈衷肫切，必深傷悼，奈何？思及此，妾即死，心亦弗安耳。』既復謂朕曰：『妾亡，意諸王等且必皆致賻。妾一身所用幾何，陛下誠念妾，與其虛糜無用，孰若施諸貧乏為善也。』復囑左右曰：『我逝後，束體者甚毋以華美。皇上崇儉約，如用諸珍麗物，違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遺者，為奉佛誦經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殮具，朕重逆后意，概以儉素，更以賻二萬餘金施諸貧乏，皆從后意也。凡人之美，多初終易轍，后病閱三歲，雖容瘁身臞，仍時勉謂無傷，諸事尤備，禮無少懈，後先一也。事今后克盡謙敬，以母稱之，今后亦視后如娣。十四年冬，住南苑，皇太后聖體違和，后朝夕奉侍廢寢食，朕為皇太后禱於上帝壇，旋宮者再，令群臣議之，然未令后知也。后聞之，長跪頓首固請曰：『陛下之時未及思，故失詢問耳。陛下若遽廢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太后心，俾妾仍視息世間，即萬無廢皇后也。』前歲今后寢病瀕危，朕躬為扶持供養，今后宮中侍御尚得乘間少休，后則五晝夜目不交睫，且時為誦書史，或常譚以解之。及離側出寢門，即悲泣曰：『上委我候視，倘疾終不痊，奈何？』凡後事，咸躬為葺治，略無倦容。今年春，永壽宮始有疾，后亦躬視扶持，三晝夜忘寢興，其所以殷殷慰解悲憂，預為治備，皆如待后者。后所製衣物，今猶在也。悼妃斃時，后哭之曰：『韶年入宮，胡不於上久效力，遂遽夭喪耶？』悲哀甚切，踰于倫等。其愛念他妃嬪，舉此類也。故今后及諸妃嬪皆哀痛曰：『與存無用之軀，孰若存此賢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輩曷不先后逝耶？今雖存，於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懷舊澤，皆絕葷誦經，以為非此不足為報云。后嘗育承澤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於宮中，朝夕鞠撫，慈愛不啻所生。茲三公主擗踊哀毀，人不忍聞見。宮中庶務，曩皆擗經理，盡心檢核，罔不當，雖未晉后名，實后職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自后崩後，內政叢集，待命於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歎朕伉儷之緣，殊為不偶。前廢后容止，足稱佳麗，亦極巧慧，乃處心弗端，且嫉甚，見貌少妍者即憎惡，欲置之死。雖朕舉動，靡不猜防，朕故別居，不與接見。且朕素慕簡朴，廢后則擗嗜奢侈，凡諸服御，莫不以珠玉綺繡綴飾，無益暴殄，少不知惜。當膳時，有一器非金者，輒怫然不悅。廢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鬱慊成疾。皇太后見朕容漸瘁，良悉所由，諭朕裁酌，故朕承慈命廢之。及

殿，吾中人無一忍之有，別殿后所行，人个憫不忍可知矣。乃后秉心淳樸，顧又乏長才。洎得后才德兼備，足毗內政，諸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共婦道，皇太后愛其賢，若獲瓊寶，朕懷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即吾女也。吾冀以若兩人永偕娛我老，茲后長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順吾意者耶？即有語，孰與語耶？孰與籌耶？』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釋矣，帝其毋過傷。』然至今，淚實未嘗少止也。見今后及諸妃嬪哭后之慟，諭曰：『若輩勿深哀，曷少自慰。』乃一時未有應者，皇太后泫然淚下。朕曰：『若皆無心者乎，胡竟無一語耶？』蓋追惜后之淑德，為諸人所難及，故每曰：『諸妃嬪可勿來，重傷我心。』於此益見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關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脩潔，雖尋常起居細節，亦必肅然不肯苟且，如朕為皇太后親子，凡孝養之事，於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子，故當有引嫌不能親及者，故惟恃后敬奉，能體皇太后。即皇太后千秋萬歲後，諸大事俱后經治是賴，今一朝崩逝，後脫遇此，朕可一一預及之乎？將必付之不堪委託之人。念至於茲，朕五中摧痛，益不能不傷痛無已矣。后持躬謹恪，翼贊內治，殫竭心力，無微不飭，於諸務孜孜焉罔弗周詳。且慮父兄之有不率，故憂勞成疾。上則皇太后慈懷軫惻，今后悲悼逾常，下則六宮號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惟朕一人，撫今追昔，雖不言哀，哀自至矣。嗚呼！是皆后實行，一辭無所增飾，非以后崩逝故，過於軫惜為虛語。后嫻素著，筆不勝書，朕於傷悼中不能盡憶，特撮其大略狀之，俾懿德昭垂，朕懷亦用少展云爾。」

世祖乳母封奉聖夫人

明熹宗即位，封乳保客氏為奉聖夫人，而本朝亦有之。康熙丁巳七月二十五日，特封世祖之乳母樸氏為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例。自是以後，常有乳母之封，外廷諸臣且有不知其姓氏者。

世祖有廢后

順治乙未八月，世祖諭禮部云：「自古立后，皆慎重遴選，使可母儀天下。今后乃睿王於朕幼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宮闈參商，已歷三載，淑善難期，不足仰承宗廟之重。謹於八月二十五日，奏聞皇太后，降為靜妃，改居側宮。」

聖祖停止漢官命婦入宮之例

皖中某氏某氏，國初皆為漢族大家之一，世為婚姻。康熙時，某為首輔，次子某京卿，娶於某，有國色。會皇太后萬壽，預詔漢官命婦隨滿人一體入宮叩祝。屆期，在京漢族命婦之貴顯者皆入朝，兩

豕婦女小盜即川仕。恆華，至八口叩賜禪內廷。禪華，怕半米肩與歸。及抵家，則某京卿妻者，衣飾猶是，面目全非，蓋已易一人矣。兩家心知其故，然不敢言。旋為聖祖所知，漢官婦女入宮之例，遂著永遠停止。

聖祖廢理密親王

理密親王允禔，聖祖諸子中之嫡而長者也。直郡王允禔最長，然非嫡出，故立允禔為皇太子，命大學士張英教之，又令扈從巡狩，講解性理。然諸王覬覦儲位，允禔意尤顯，乃令蒙古喇嘛咒詛允禔，用魔術以厭之。由是允禔性貪暴，甚至窺伺乘輿，狀類狂疾。康熙戊子，詔廢幽禁。旋因究得允禔用魔術事，己丑，復立之，而允禔性情如故，乃復廢之，自此不再言建儲事矣。

康熙以後，既不立儲。高宗以皇次子永璉為孝賢后所生，特書名，封貯於正大光明殿扁中。未幾薨，諡曰端慧太子。復以皇七子永琮亦為嫡出，隱有書名之意，而永琮又薨。孝賢后傷悼過甚，不數年崩。

高宗有廢后

高宗繼后那拉氏隨侍孝聖后南巡，忽自翦髮，失其常度，中途送還京師。滿俗最忌翦髮，高宗諭旨，謂本應廢立，以其繼位中宮，故優容之。越數年薨，命以皇貴妃禮治喪，不得祔廟。或謂后為尼於杭州，誤也。

高宗納銀妃

銀妃，山東青州人，乳名珠兒。父某，諸生，年五十六，生銀妃。未二年而父死，母以家貧，不及卒養，乃送與同里黃氏為義女，故笄後尚承黃姓。黃故望族，加以珠兒有豔名，媒妁遂相屬於道，黃氏悉婉謝之。珠兒嘗語所親曰：「所貴美女者，當屏絕男子耳。明珠白璧，豈可使有瑕玷哉！」於是豔名益著。乾隆某年，高宗南巡，經魯境，有繩珠兒之美者，默誌之。及回鑾，手諭魯撫，命與黃婉商，欲迎珠兒入宮。魯撫奉諭造黃，出手諭。黃北向叩首應命，次日，輦珠兒入都。高宗安置之於坤寧宮，復恐太后知，又匿之於四知書屋。某夕，喧言珠兒承恩，敕封銀妃，佩符矣。一日，黃賁緣某監入乾清宮，高宗偶見之，問何人，黃伏地不語。內監奏為銀妃父黃某，親送銀妃入都者。高宗命回魯，詔之曰：「已有密旨至濟南矣。」黃返，則居宅一新，又有良田美池，簿錄萬數，文武官皆郊迎請聖安。黃至是遂以富稱於鄉。珠兒初入宮，禮節未諳，夜闌，輒背燈暗泣。或以奏聞，特旨慰之。某夜，偶以事忤，

同示八頂，徑口，百八旬之也。少遜，復不叱之。燃數十，止出部，獲香妃。香妃初入，與銀妃同宮，居未久，香妃遷他宮，高宗時幸之，有所賜，亦優於銀妃。香妃死，高宗大哭至病目，而棄銀妃若敝屣矣。然此實道路傳聞之傳會，未可信也。

高宗斥秀女

高宗嘗選秀女，忽見地上現粉印若蓮花，推問。有一女雕鞋底作蓮花形，中實以粉，故使地上蓮花隨步而生。上怒，遽令內監逐之。

宣宗立文宗為太子

道光庚戌正月，宣宗違豫久，猶日至奉三無私，【四字別殿名。】召見辦事。十三日，召見慎德堂，【寢宮名。】僅軍機大臣大學士祁雋藻，杜受田，尚書何汝霖，侍郎陳孚恩，季英昌五人，語良久。十四日卯初，諸臣甫入直，已傳旨召對，凡十人，蓋定郡王載銓，及軍機大臣五人，御前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科爾沁王僧格林沁三人，暨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尚書文慶也。宣宗冠服端坐，命至榻前，告以立文宗為皇太子。須臾，文宗入，宣宗取緘匣硃旨傳示，并諭勉諸臣，畢，各退。文宗命軍機大臣五人同閱章奏。移時，甫還直廬，忽急宣趨入，驚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矣。

宣宗殺宮眷

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厲聲呵斥，立召值班侍衛王某入宮門，授以寶刀，令一宮監帶至某宮第幾室，於牀上取一宮眷首覆命，不知其為何事也。

文宗傳位之異聞

恭王為宣宗第六子，天姿穎異，宣宗極鍾愛之，恩寵為皇子冠，幾奪嫡者數。宣宗將崩，忽命內侍宣六阿哥。適文宗入宮，至寢門請安，聞命惶惑，疾入侍。宣宗見之微歎，昏迷中，猶問「六阿哥到否」。迨王至，駕已崩矣。文宗即位，恭王被嫌，命居圓明園讀書。咸豐庚申，海氛日急，文宗幸熱河，王從扈，卒柄大政，蓋不預外事已十年矣。

文宗保全奕訢

旦示倦勤時，以忝工矣可取為成，呈石所龍，旨預青其石，直殿額內，有內監在階下窺伺，見末筆甚長，疑所書者為奕訢，故其事稍聞於外。宣宗知而惡之，乃更立文宗。成皇后後宣宗崩，病篤時，文宗侍側，后昏瞽，以為奕訢，乃執其手而謂之曰：「阿媽【滿語呼父為阿媽，呼母為額尼。】本意立汝，今若此，命也。汝宜自愛。」旋悟為文宗，窘極。文宗乃叩頭自誓，必當保全奕訢。及穆宗以冲幼嗣立，奕訢遂長軍機，秉政。

琳皇貴太妃留居禁中

醇賢親王母琳皇貴太妃烏雅氏，性賢明。文宗即位，王分府於太平湖畔。太妃例應歸府，文宗甚尊敬之，故仍居宮中。

文宗有五春之寵

文宗喜園居。年例正初入園，冬至始還宮。園中傳有五春之寵，所謂天地一家春者，乃孝欽后所居，其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皆漢女分居之。

文宗忌辰

七月十七日為文宗忌辰，十五日早，全宮移居西苑，以百僧誦經，超度孤魂。夜，孝欽后率宮眷乘船游湖，製荷花式燈，中插一燭，放於水面，意在放光明於夜間，使鬼魂得以來享也。此月中，宮眷皆不得衣鮮衣，惟深藍、淺藍二色，孝欽則黑服，手巾同色。每月朔望，例戲亦停，亦不奏樂。十七日早，孝欽跪於文宗神座前，哭泣良久。宮中皆禁葷，齋戒三日，以表誠敬。

穆宗憎洋貨

侍郎夏同善值毓慶宮，伴穆宗讀，嘗衷一計時表，私視之，為上所見，詢是何物，侍郎直對。穆宗取而碎之，曰：「無是物，即不知時耶！」殆以熱河之恥，痛切於心，藉以抒其積憤歟？

穆宗微行

穆宗嘗微服出游。湖南舉人某以候試居會館，與曾國藩邸舍相望。一日午睡，見有少年人，就案視其文，以筆塗抹殆遍，匆匆即去，怪而詢諸僕，僕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

王老耶處耳。」首踣，舉人口共狀。首人罵曰：「此乃上世。」舉人駭甚，不敢入春闈，即日束裝歸。又嘗至琉璃廠購玉版宣，以瓜子金抵其值，肆夥辭不受，乃囑其隨往取銀。至午門，不敢入，棄紙倉皇遁。翌日，遣小監如數償之。又嘗自稱江西拔貢陳某，與毛昶熙遇於酒肆，微笑點首。毛趨出，亟告步軍統領，以勇士密隨左右。相傳如此，不足信也。

穆宗竇天之異聞

穆宗為孝欽后所出，世皆知之。或曰，竇文宗後宮某氏產，時孝欽無子，乃育之，潛使人酖其母，而語文宗以產子月餘矣。文宗聞之大喜，因命名曰載淳，封孝欽為貴妃。其後文宗遺命，以載漪承大統。時載垣等扈蹕熱河，膺顧命，知孝欽必專政，謀輔幼主，宣言上非孝欽所生。孝欽怒，與恭親王奕訢謀誅載垣，自是，遂無人敢言上之自出矣。穆宗既長，微聞之，乃陰求其生母遺像。孝欽大懼，以毒物密置食物中，遂暴崩，外廷不知，遂以為痘耳。或曰，穆宗疾大漸，召軍機大臣李鴻藻。鴻藻至，立命入。時孝哲后侍，將引避，穆宗止之曰：「勿爾，師傅為先帝老臣，汝乃門生媳婦。吾方有要言，何用迴避耶？」鴻藻免冠伏地，不敢仰視。穆宗曰：「師傅快起，此猶講禮時耶？」因執其手曰：「朕不起矣。」鴻藻失聲哭，孝哲亦哭。又止之曰：「此非哭時。」因顧孝哲曰：「朕脫不諱，必立嗣子，卿意誰屬？盍速言之。」孝哲曰：「天下多故，國賴長君。竇不願居太后之虛名，貽宗社以竇禍也。」穆宗莞爾曰：「汝能知大義，吾無憂矣。」乃與鴻藻謀，以貝勒載□最賢，令入承大統，口授遺詔，命鴻藻即御榻側書之，凡千餘言，所以防閑孝欽者甚至。詔草成，穆宗閱之，謂鴻藻曰：「甚善，師傅可休息，明日或猶得一見也。」鴻藻既出宮，戰栗無人色。恐為孝欽知，將不利，復馳詣孝欽宮門，請急對。孝欽召入，出詔草袖中以進。孝欽閱畢大怒，碎其紙，擲之地，叱鴻藻出。旋命斷御前醫藥飲膳，不得入乾清宮。移時，報上崩矣。或曰，穆宗患痘，孝哲怨愬孝欽於帝前，穆宗慰之曰：「卿暫忍之，終有出頭日。」時孝欽竊聽良久，遽入，捽孝哲髮，將杖之。穆宗睹狀，驚暈去，及醒，痘潰，遂崩。

德宗自述

德宗嘗語宮眷德菱女士曰：「西人對朕之評論若何，甚願聞之。知彼必視朕如小兒也。」德菱曰：「外人咸信聖躬大安。」德宗曰：「外人有所誤會，皆是朝廷守舊之故。朕無機會宣布意旨，或有所作為，故皆不知朕。朕惟作人之傀儡耳。以後如再詢及，儘可告以實情。朕有意振興我國，奈不能自主，此固爾所知者。至於太后，即有本領改革，亦不願做。朕知離真正改革之期甚遠，倘能如歐洲之皇帝，赴各處游歷，自是最好，然今日萬不能行耳。」德菱曰：

聞有未和土，欲觀至哈勿實首，未仕，亦可稍知外國合爭，與找國異點之所在。」德宗曰：「此事向未允准，未必竟能實行。惟朕極願游歷歐洲，自為考察也。」

德宗繼統

同治甲戌十二月，穆宗大漸，孝貞、孝欽兩太后召惇親王奕訢、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譔、惠郡王奕詳等人。孝欽后泣語諸王曰：「帝疾不可為，繼統未定，誰其可者？」或言溥倫長，當立。惇親王曰：「溥倫疏屬不可。」孝欽曰：「溥字輩無當立者。奕譞長子，今四歲矣，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蓋醇親王嫡福晉，乃孝欽后妹也，孝欽利幼君可專政，儻為穆宗立後，則己為太皇太后，雖尊而疏，故欲以內親立德宗也。諸王不敢抗，議遂定。是日，穆宗崩，德宗入居宮中，遂即位。兩太后旨，略謂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承繼文宗，入承大統，俟生育皇嗣，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改元光緒。醇親王疏言：「臣侍從大事，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何圖昊天不弔，龍馭上賓。臣前日瞻仰遺容，五內崩裂，已覺氣體難支，猶思力濟艱難，盡事聽命。忽蒙懿旨，擇定嗣皇帝，倉猝昏迷，罔知所措。迨昇回家，身戰心搖，如痴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病，委頓成廢。惟哀懇皇太后恩，施格外，許乞骸骨，使臣受併幃於此日，正邱首於他年，則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既。」旋諭令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具奏，詔准醇開去各差，以親王世襲罔替，醇奏辭，不許。兩太后遂垂簾聽政。初，穆宗寢疾時，群疑弘德殿行走翰林院侍講王慶祺導帝治游，致疾不起。御史陳彝假他事劾之，並謂禁廷談巷，為患不細，非獨有玷班行而已。詔褫慶祺職，封穆宗皇后為嘉順皇后，即孝哲后也。李鴻藻、徐桐、翁同龢、廣壽請開去弘德殿行走，許之。罪總管太監張得喜等，戍黑龍江。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略謂：「大行皇帝沖齡御極，蒙兩宮皇太后垂簾勵治，十有三年，一旦龍馭上賓，凡食毛踐土者，莫不籲天呼地。幸賴兩宮皇太后宸維正位，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仰見兩宮皇太后辰衷經營，承家原為承國，聖算悠遠，立子即是立孫。不惟大行皇帝得此。請飭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頒立鐵券，用作奕世良謀。」奉兩宮懿旨：「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業經明白宣示。茲據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請飭廷臣會議，立鐵券等語，冒昧瀆陳，殊堪詫異。廣安著傳旨申飭。」孝哲后本為穆宗立後，以寡嫂居宮中，滋不適，乃仰藥殉焉。光緒甲子四月，命翁同龢、夏同善授讀毓慶宮。御史潘敦儼請表揚孝哲后，以光潛

德宗習英文及與德菱女士之談話

德宗習英文及與德菱女士之談話

德宗習英文及與德菱女士之談話

宮眷 德菱女士，於夏季，日以一小時教德宗英文。德宗能強記，進

少小還，雖口百个世有，川个久即能誦讀半中之理，且亦百古字花字。孝欽后觀之，亦喜曰：「我也想學。」但讀兩課後，即不耐煩矣。一日，德宗語德菱曰：「汝勸太后行新政，朕未見如何有效。」德菱曰：「菱入宮已見多事，新建之殿，亦其一也。」德宗聞之，皆以為不足道，曰：「至正當之時，或有用汝處。」言畢，有沈吟不定之狀。

德宗在瀛臺之起居

德宗幽居瀛臺，所居為涵元殿，僅三楹，每楹不過方丈。其對面之辰香殿，為隆裕后所居，南北寬不過八尺。德宗偶一登樓遠望，或有吁嘆聲，宮監即密報孝欽后。其地四面皆水，水闊一丈五尺餘，有吊橋，日間放下，夜拽起。光緒戊戌冬，某日大雪，孝欽在慈寧宮，命小內監某攜狐裘一襲，送瀛臺賜德宗，諭曰：「爾持以與帝，言為老佛爺所賜。衣料雖非緞類，鈕扣皆金所製，須連續言之。帝有何語，歸即報我。」內監領命去，以裘進帝，如孝欽旨。德宗曰：「吾知之。」某連言不絕，怒曰：「吾知之矣，死未得其時與地耳！歸報太后可也。」

兩宮先後升遐

光緒戊申十月十九日，迎醇王載灃之子入宮。時孝欽后已病篤，尚召至牀前。明日，德宗寶天。樞臣草遺詔，孝欽扶病披閱；又明日，孝欽上仙。蓋兩宮升遐，相去僅二日耳。

宣統帝入嗣

光緒戊申，兩宮病篤。十月某日午，召樞臣世續、張之洞、那桐入，奕劻適謁東陵，孝欽后詢諸臣擇近支王子入宮讀書事，諸臣莫敢言。世續奏曰：「太后擬選儲為社稷萬世計，此周文、武之用心，甚盛甚盛。惟今內憂外患，交乘游至，奴才不敏，竊以為宜選擇年長者。」【定制，親王以下滿員稱奴才，宣統初革除。】孝欽拍牀怒詈曰：「此何等重事，而若敢妄言！」張之洞曰：「世續承太后垂詢，臣亦據愚慮約言之。立儲自宜承宸斷。」孝欽默然良久，徐言：「載灃子溥儀尚可，但年稚耳，須教之。爾等議所可者。」之洞曰：「載灃懿親賢智，使攝政，當無誤。」引國初睿親王輔導事證之。孝欽曰：「得之矣。」趣擬詔。之洞謂奕劻東陵即旋，請翌晨進呈，孝欽促即下詔。次晨，奕劻輕輿抵宮門，諸人達孝欽意，奕劻攢眉曰：「方今國家多難，選儲似宜年長者。」諸人邀奕劻入對自陳之。既見孝欽，索閱草詔畢，云：「趣下詔，布天下。」奕劻卒未敢言。宣統帝入宮時，醇王太福晉大哭，以為「殺我子，復戕我孫，雖擁皇帝虛名，實等終身圈禁耳」，抱宣統帝不

釋于。繼而臣婉勸，兩個可抗百，始出侍衛及兩工公八臣推之去。

美人述宮事

美醫古力架曾入宮，為宣統帝診疾，出而語人曰：「帝食燕窩太多，致不消化，喉吻奇渴，故頻頻飲茶。」帝臥床極大，足容五六人，晨六時，即起而啖飯，然後往謁隆裕后。日夜保抱者，為宮人張氏，年約四十餘歲，並教其寫字。張為孝欽后生時所選用者，即臥帝床側。帝室多置奇物古玩，以供娛賞。

孝貞后嫺禮法

孝貞后工文翰，嫺禮法，容色冠後宮。先為貴妃，孝德后崩，遂正位。文宗幾暇，偶以遊宴自娛，婉言規諫，未嘗不從。外省軍報及廷臣奏疏之寢閣者，聞孝貞一言，無不立即省覽。妃嬪偶遭譴責，皆為之調停，旋蒙恩眷。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恭王留守，文宗倉皇攜后妃奔熱河，聖意不樂，因御書「且樂道人」四字，命張諸行殿。孝貞執不可，云：「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安有自求逸樂之理。今雖蒙塵，尤不宜有此。」親督內侍去之。次年秋崩。是時穆宗生已六歲，孝欽后以子貴，已並位稱太后矣。【坐朝，穆宗中位，孝貞、孝欽坐幙中，朝臣跪於地毯，內臣並稱曰東太后、西太后。東后謂孝貞，蓋以坐位名之也。】時孝貞二十七歲，少孝欽一年，而容貌如五十外人。服御簡樸，一若寒素。當孝欽初得幸時，文宗常晏起。故事，帝宿某處，御某人，有冊籍報后，不合格者，杖斥。內監之承伺者，屆時於寢門外誦祖訓，帝必披衣起而跪聽，出朝乃止。丙辰春，文宗宿孝欽所，數日不視朝。孝貞諗其故，乃頂祖訓至宮，正跪，命人請皇帝起，聽訓。文宗亟止之，曰：「予即聽朝，勿誦訓。」逮出朝，少時即退，問后何在。或對御坤寧宮，坤寧宮者，皇后行大賞罰之所也。文宗至，則孝貞坐於中，孝欽跪於下，孝貞歷數其過，將杖辱之。文宗大呼曰：「請皇后免責，渠已有娠矣。」孝貞下座，曰：「帝胡不蚤言。吾之杖伊，遵祖制也。受杖墮娠，失祖訓矣。皇上春秋雖盛，儲宮未備，吾安可守一訓，而失列祖列宗萬世之遺意哉！」因涕泣久之。及與孝欽后垂簾聽政，首簡恭王入軍機處，時國人稱孝貞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孝欽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弊，悉中窾會。孝貞見大臣，訥訥如不出諸口，有奏牘，必孝欽為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孝貞偶行一事，人皆額手稱頌。同治初元，鑿曾文正公之賢，自兩江總督簡授協揆。迨何桂清失陷封疆，厥罪甚重，刑部已論斬矣，潛乞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十七人上疏救之，朝廷幾為所惑。孝貞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命斬桂清以警逃將，全國為之震肅。尋以李棠階碩望名儒，命為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尚書，其後頗多獻替。勝保以驕蹇貪淫，逮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

黥、刑之復也，首、子、在劫到侯伯，真、山、李、貝、思。及八監女侍游，稍用事，潛出，過山東，巡撫丁寶楨劾奏之，孝貞問軍機大臣以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即命就地正法。孝欽性警敏，銳於任事，孝貞悉以權讓之。穆宗孝事孝貞，能先意承志，孝貞撫之，亦慈愛備至，故上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孝欽為上所自出，無以逾也。

孝哲后為穆宗所敬禮

孝哲后為承恩公崇綺女，同治壬申，與鳳秀之女同選入宮，時年十九，而鳳女年十四。孝欽后欲立鳳女，孝貞后欲立孝哲，相持不決，召穆宗自定之，如孝貞旨，遂立之為中官，封鳳女為慧妃。孝欽大不懌，諭穆宗曰：「慧妃賢明，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嫻禮節，皇上毋得輒至中宮，致妨政務。」而陰使內監監視之。穆宗意亦不懌。然孝哲氣度端凝，不苟言笑，穆宗始終敬禮，宮中無事，恆舉唐人詩以試之，輒應口背誦。穆宗益喜，伉儷綦篤，雖燕居，曾無褻容狎語。孝貞尤甚鍾愛之。而孝欽則大忿，孝哲入見，從不假以辭色。既失歡，又遭穆宗寶天之變，獨處宮中，益鬱鬱。孝貞時召與語，力撫慰之。

或曰，穆宗升遐時，孝哲力爭立嗣，孝欽意已定。鴻藻方入內，孝哲向之泣告，且謂之曰：「此事他人可勿問，李大臣，先帝之師傅，當獨力維持。我今為此大事，給師傅磕頭。」鴻藻亟退避，卒緘默無言。

孝欽后自述

孝欽后嘗語人曰：「我自幼受苦，父母不愛我，而愛我妹。入宮後，宮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為我所制。文宗專寵我，迨後皇子生，我之地位更鞏固矣，惟以後又交否運。咸豐末年，文宗臥病，外兵入城，燒圓明園，我避難熱河。時予年尚輕，文宗病危，皇子又小，東宮之姪，乃一壞人，謀奪大位，勢甚危急。予抱皇子至文宗牀前，問大事如何辦理，文宗不答。予復告以兒子在此，文宗始張目答曰：『自然是彼接位。』語畢，即寶天矣。予見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時雖極悲痛，以為猶有穆宗可倚。孰意穆宗至十九歲，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變，希望皆絕。東宮又與予不和。越數年，東宮去世。今上初入宮時，方三歲，瘦弱多病，其父母不敢給以食物。汝等知其父即醇王否？其母為我之妹，我妹之子，即與我親生者無異，故決意立之也。」

「據李蓮英言，外國教士以藥給我國人服食，故我國人心變壞。在初入教時，教士每假意令人細思，表面故作不強人入教之態度。我國小兒，輒被騙去挖眼睛作藥。」

以守和團，我知復仇。但行爲亦太過，在京縱火圖財，不問是否教民，概被亂劫。汝等要知從教者乃極壞之人，每強奪他人田產，外國教士偏信袒護，不問事之是非情理，凡教徒犯罪，見官不跪，放肆無禮，不服國法。外人信一面之辭，強迫官吏釋放罪人，真是不平已極。我看我國上等好人，亦未必入教也。

「康有為擬設法使皇帝歸教，然我在，總不能允。外國之海陸軍及機器，我亦稱之，但文化禮俗，總是第一。外間多謂庚子年，政府與義和團通同一氣，其實不然。我知以後必貽禍，故頒發上諭，飭兵勦拿，奈其時事已不可收拾矣。我本決意不出宮，一老婦耳，生死何足介意，而端王、瀾公勸予即行，復以喬妝相勸。予怒斥之。及還京，頗聞有人謂予出宮時，著僕婦服，坐破騾車，而僕婦則偽飾予妝坐轎，其實安有此事。拳匪亂時，無一人願隨我行，且有先避者，否則亦不肯事事。予因宣言曰：『汝等願隨者隨！』當時應者極少，計不過太監十七人，僕婦二人，宮女小珠一人也。宮中原有太監三千，早已逃矣，且有面予而將貴重花瓶擲碎於地者。我憤極大哭。既在途，某日大雨，轎夫數人逃去，騾亦死數匹，大雨不止，其苦為生平所未受。某知縣辦差頗盡力，惜食物缺乏，有時聞太監向知縣咆哮，知縣長揖以謝之。予怒責太監，謂我輩倉猝出行，凡辦差者，自應體諒，不能苛求。行月餘始抵西安，病三月。住撫署內，屋舊而溼，皇帝亦病。此行無異充軍。光緒二十八年返京，見宮中景象大變，貴重器皿，或毀或失，西苑珍寶，無一存者。予每日禮拜之白玉觀音，被人斫斷手指，且有洋人曾坐予寶座攝影者。迄今言之，不禁傷心至極也。

「予最恨人言庚子事。予乃最聰明之人，嘗聞人言英王維多利亞事，彼於世界關係，殆不及予之半。予事業尚未告成，亦無有能逆料者，或尚有可使外人震驚之事，或尚有迥異於前之事，均未可知。英為世界最強國，然亦非維多利亞一人之力。英多賢才，各事皆由巴力門議定，彼惟畫諾而已。我國大事，皆予獨裁，雖有軍機大臣，亦惟贊襄於平時，皇帝更何知。庚子以前，予之名譽甚佳，海內晏然，不料有拳匪之亂，為夢想所不及。綜稽生平，謬誤即此一舉。予本可隨時諭禁拳匪，而端、瀾力言拳匪可信，為天所使驅逐洋人者，蓋即指教士而言。予固最恨耶教，當時聞言默然，後亦知端瀾所行之太過。一日，端王率領拳匪頭目至頤和園，召集太監，在殿前查驗頂際有無十字。既而端王謂有二監信教，當如何辦理。予怒斥之曰：『未發詔旨，何故擅領彼等入宮！』端王謂其權力甚大，可以殺盡洋人，有諸神保護，不畏鎗礮，曾經試驗，鎗打並無傷痕。因擅將二監交與拳匪頭目辦理，予亦允之。旋聞二監被殺於園。次日，端瀾又帶拳匪頭目入宮，令太監燒香為非教徒之證。自此遂逐日進宮，授太監法術，謂京城人民大半已習拳矣。第三日，宮監皆作拳裝，坎肩包巾皆紅色，褲獨黃，予之左右皆然，心甚不悅。瀾公復以拳衣進呈。時軍機大臣榮祿方請一月病假，一日，忽報病愈，明日即須入宮，知其必有要言也。及榮祿至，則謂

爭氏煽惑百姓，叔汗人，恐國家又言。亦回應如何辦理，宋惺明須與端王商量。次日，端王入宮，謂昨與榮祿大爭，今京城已成義和拳之世界矣，若與反對，彼必盡殺居人，大內亦難幸免，董福祥已允助攻使館。余至是大懼，知大事已去，立召榮祿，並留端王在側。榮祿至，顏色憔悴。告以端言，大驚，請立發一諭，聲明拳為祕密會黨，百姓不可信從，飭步軍統領悉逐其在京者。端大怒，謂此諭果下，拳必入宮，大肆誅戮。余不得已而從端言。端去，榮祿謂拳必為禍，端喪心病狂，必助其圍攻使館。拳民未嘗讀書，以為祇有在華之些少洋人，殺之即為無事，不知各國如何強大，若將在華者殺之無遺，必將報仇。洋兵即殺一百拳民，毫不費事。請余飭聶士成防守使館，余即允之。又令榮祿就商於端瀾。一日，端瀾進宮，請諭飭拳民先殺使館洋人，再殺其餘，余卻其請。端謂事急不能再延，拳已備明日攻使館。余怒，令監逐出。端臨行，言：『我當代發諭旨，不問爾之願否。』既出，即矯詔行事。於是遂死無數生靈。及後，端見拳不可恃，洋兵將至，始勸余等離京。余之名譽，遂隳於一旦。此事由於前無主意，鑄此大錯，誤信端王，皆為彼一人所害也。」

孝欽后起家貴人

孝欽后初入宮時，封蘭貴人，後封懿嬪，再進懿妃，咸豐辛酉，遂為天下母。

孝欽后省親

穆宗誕生九月，時孝欽后猶為妃也，承文宗特恩，賜回家省親一次。先有太監至其家，告以某時駕到。屆時，太監及侍衛群擁黃轎而至，其母率家人親戚排立院中。入內堂，太監請妃降輿，登堂升坐，除母及長輩外，皆跪地叩頭。排筵宴，母陪坐於下，蓋以妃為皇子之母也。

孝欽后誅肅順之異聞

肅順之伏法，孝欽后欲以滅其口耳。初，孝欽入宮，撥充宮苑女侍，地曰桐陰深處者，即其給役所也。天性敏慧，喜歌，以少從其父惠敏宦南中久，善南曲。一日，文宗微步至苑林，聞有曼聲度南畝者，尋聲而往，因得見，遂幸之。有機智，遇事輒先意承旨，深嬖之。未幾，生穆宗，進封為妃。迨貴，漸怙寵而肆驕，久之，不能制。適粵寇難發，文宗憂勤國是，叢脞萬端，乃得以弄權宮掖。文宗寢知之，漸惡其為人。肅順者，才略聲華為宗室冠，文宗素倚重之。孝欽知文宗且疏己，隱冀得肅以自援，而肅則以諛知后之往事，良輕后，后因是銜肅。一日，文宗於宮沼為春日泛舟之戲，后

日深萬開力久，百探乃投，乃枕埋高俱以付。記又示立不此，川石
篙遽下者，以那拉將覆滿洲咀咒之說進，文宗乃擬致之死，嘗謂肅
曰：「朕不日將效漢武帝之於鉤弋夫人故事，卿謂何如？」肅噤
齟，不敢置一辭。后聞之，愈啣肅。熱河之狩，變起倉卒，文宗憂
憤，乃遷怒於后。病漸竺，自為遺詔曰：「朕死，必殺西后以殉，
毋使覆我宗。」急召肅，將使受顧命，行遺詔事。有李蓮英者，后
之梳頭監也，工按摩術，因進技於上，窺枕角，得遺詔，亟訴后。
后乃泣籲於醇王之福晉，福晉曰：「此亂命也，當為若已之。」立
戒車，馳赴行在。及入宮，文宗已崩，搜衾枕，獲遺詔，就殘燭爇
之，灰甫燼而肅已至。肅入，知已崩，詢監以時，監憤然不能對，
迴首御榻側，見后擁穆宗立。轉以詢后，后解襟端所繫時表，直前
授肅，厲聲曰：「若自省之！」未幾，肅退，后乃密謀醇王，置肅
於法。

孝欽后輕騎入圓明園

咸豐時，尚書江寧何某值圓明園。忽聞警鞭鳴，急率百官踉迎門
外，見乘輿尚遠，有一騎如飛而前，坐一宮人，垂鞭歛躬，向眾而
哂曰：「何今日侏儒之多也！」舉鞭揚長而去。蓋百官皆踉，故皆
如侏儒耳。後訪知乘者，為生皇子之貴妃，即孝欽后也。

孝欽后戒煙

道光季年，五口通商，洋藥弛禁，朝野上下，無不嗜之。文宗初
立，亦常吸，呼為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寇事急，宵旰焦
勞，恆以此自遣。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
顧景之勢，更沈溺於是，故孝欽后亦沾染焉。所吸鴉片，稱福壽
膏。福壽膏者，粵人陸作圖所製者也。其家有井，水湛然而碧，以
煮煙，殊佳。及陸作圖死，而其妻繼其業，凡以煙求煮者，需銀二
兩，煙成，試吸，芬芳酷烈，迥異尋常。其法不傳戚友，惟陸妻得
其突奧，故每月可獲二百餘金。孝欽喜之，賜名福壽。煙鎗亦廣州
竹，質粗如兒臂，上安小管，藉通呼吸。煙鎗有架，隨燈之高下遠
近為之。內監跪地燃膏以進，不敢稍稍欹斜也。曾持至某骨董鋪中
修理，色如紅玉，斗下陷痕分許，彎環似帶，則信已月久年深矣。
光緒末年，再申煙禁，孝欽亦自克。及大漸，慶王勸開禁，以小金
盒進曰：「太后為天下臣民主，朝野攸賴。日來慈躬不豫，艱鉅益
增，今以戒煙致疾，一旦不諱，恐非所以重蒼生之寄託也。」孝欽
擲其盒於地，且加申飭，翌日遂崩。

孝欽后之門禁

凡仕呂頭人之人，孝欽后必有，必允卒叩，否則無謂問人，概不待送入，皇后亦然。

孝欽后起居

孝欽后所居，廣廈十楹，作橫排式，屋宇深邃。窗榻之屬，髹工極細，五色繚繞，令人眩耀。玻璃窗低垂錦幔，其中陳設，非外人所能窺見矣。及寢，兩首領太監侍坐床前，名曰押風；小太監百餘人，侍立迴廊，名曰坐更，天明始散。並有宮女為之捶腿，至睡熟乃已。

孝欽夢回枕上，必鍊八段錦工夫，繼進人乳一盃，然後離床盥漱。內監揭繡花窗擋，則晨光尚覺熹微也。有報請者，如古時叫旦雞人，孝欽晨興，其人必在窗外大聲呼曰：「老佛爺醒了！」內監輩乃魚貫入寢宮，趨蹌伺候。

孝欽后牀榻之陳設

孝欽后每日晨起，輒命太監將被褥曝於院中，以刷刷牀。於氈上加黃緞褥三條，各色絲被單數條，其上又鋪黃被單，為金龍藍雲頭花樣。枕甚多，一實以茶葉，一即耳枕，約長十二寸，中有方約三寸之穴，乾花塞之，睡時可聽聲，蓋慮為人所暗算也。黃被單，又有紫藍淺紅綠色被六條。綉帳鑲花，牀懸滿儲香料之紗袋，其中麝香頗多，孝欽所嗜也。

孝欽后出行之鹵簿及后妃之轎色

孝欽后乘輿出，德宗亦必隨扈，炎風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也。孝欽轎過宮門時，后妃以下皆跪送，轎過乃起，各上轎隨行。孝欽轎前導以兵，左右有親王四人騎馬夾護，太監四五十人騎而從於後。帝后轎與太后轎均正黃色，妃嬪轎暗黃色，餘為紅色。

孝欽后閒游

孝欽后散步園中，行路甚速，從者追隨其後，不敢言憊，然太監輒攜黃緞椅在後，以便困時小憩。又有一犬隨之。有時坐轎，則與早朝之敞轎不同，黃桿黃繩，二太監抬之，每角有一太監，都凡四人扶之而行。孝欽喜雨行，若非大雨，輒不張傘。隨侍宮眷之太監皆備雨傘，惟不敢用，凡事皆然。如孝欽欲步行，宮眷亦隨之步行，如欲乘輿，宮眷亦隨之乘輿。孝欽晚膳後，必在寢宮前後巡行一周，然後闔門，宮監謂之遶彎子。侍臣聞下筵鑰，即歸休矣。

孝欽后閱封奏

日由太監將奏事處所進黃紙封盒上呈，孝欽后輒自啟封。德宗侍側，孝欽閱畢，交德宗，德宗閱後，仍置盒內，不置喙也。

孝欽后選處女為宮眷

侍奉孝欽后、皇后之宮眷，有時為德宗司侍奉之役，此輩大率自滿洲上三旗選之。上三旗者，正黃、鑲黃、正白三旗也。且多選處女，間亦選有夫者，有夫者每隔二三月許回家一次。

孝欽后戲繆素筠

滇中繆素筠女士以代孝欽后作畫，供奉宮中，軀肥而矮。孝欽嘗覓得大號鳳冠一頂及玉帶蟒袍之類，命著之，侍立於旁，以為笑樂。

孝欽后寵李蓮英妹

李蓮英之妹頗慧黠，為孝欽后所寵，嘗入宮隨侍，或值宿，經月始出，其時尚未適人。某日，侍孝欽游頤和園，遇蘇拉某，頗英秀，孝欽曰：「此人有後福，可妻也。」遂以李妹指婚，蘇拉叩謝。不數月，此蘇拉者，已擢為內務府堂郎中矣。【為內務府最佳之缺。】婚之日，孝欽賜奩資甚厚，尋常格格不能及也。

孝欽后逐金華櫃夥

孝欽后好食熟雞卵，晨必四枚，需二十四金，皆金華飯館所進。其櫃夥史某，嘗隨李蓮英潛入宮。一日，為孝欽瞥見，蓮英以實告，孝欽大怒，令逐之。

孝欽后有遺帑

光緒甲午，中日戰事亟，孝欽后欲以所積金銀合一千五百萬鎊交匯豐銀行，運至英倫，匯豐索酬資每百二釐五，不允。和議成，遂止。庚子西狩，則悉埋於地，旋被人發掘，取去無數。其地後歸美軍管理，然僅餘九百餘萬。及回鑾，一以儲蓄為事，繼長增高，至末年，乃積至二千五百萬鎊。世所稱孝欽遺帑者，即此也。

李欽后侍滿族

本朝開國，重用滿人。咸、同間，粵寇構難，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李文忠次第蕩平之，滿員著武功者，塔忠武、多忠勇而已。孝欽后秉政，封疆重寄，治兵提鎮，漢員約十之九。光緒甲申後，興海軍，建署天津，醇王統之，李為副，實則李為政也。甲午師潰，承恩公桂祥奉命巡邊，越月而即召還。

孝欽后怒責德宗

光緒戊戌八月初四日，黎明，德宗詣宮門請安，孝欽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返。孝欽直抵德宗寢宮，盡括章疏，攜之去，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德宗戰栗，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無此意。」孝欽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幾為辭，臨朝訓政，凡所興革，悉反之。譚嗣同等之死，御史黃桂鑒實促之，疏謂該員罪狀已明，可無事審訊，說者謂桂鑒恐對簿時牽及聖躬也。

孝欽后欲使德宗割股

孝欽后不豫，德宗侍，太監李蓮英在內供奉。孝欽笑曰：「我病恐不起，俗云以人肉煎湯服之，便愈。」語畢，視德宗，德宗默然。李退，即請假。遣太監德存往問，德報曰：「蓮英憂太后體不豫，驚臥不起。」越數日，孝欽漸痊，始探悉李曾割股肉煎藥也。孝欽聞之，歎息者再，於是益疏德宗而愛李。

孝欽后謀廢德宗

載漪諂事李蓮英，使在孝欽后前陷德宗，李終不忍。太監馮某，豺狼性成，於孝欽前時有獻計，頗為所動，立大阿哥之事，馮實居禍首。李嘗謂人曰：「我在后前，惟有順旨，絕不敢逢惡。外人皆詛詈我，不知我實為馮所賣也。」光緒戊戌事敗，德宗聞耗驚絕，跪求計於李。李曰：「求馮。」馮對曰：「恐不可活。」帝入後宮，欲自殺，俄侍衛擁至，遂被禁。孝欽急召近支王公及載漪、徐桐、王文韶等，欲飲德宗酒。時德宗面如死灰，喘息急促，著一履。孝欽欲親賜酒，群臣呼萬歲，文韶等不奉詔，遂得免，因命以瀛臺居德宗。

每朝罷，即以籐椅昇德宗置臺中，后及妃嬪均隔絕，侍者皆孝欽所派，一舉一動，皆密報。一日，帝於後宮與宮人私語孝欽，孝欽知

心，得百八殿具心，呂人明眈口，血忿，盡括百八。禾百八口：德
「宗，遂以孝照重者。及德宗回瀛台，孝欽色復變，翌日，立嗣之詔遂下。」

光緒戊戌政變後，論者皆謂立大阿哥溥儀事，徐桐預其謀，然徐之不召見者近十年。食訖，入謝，慰勞備至。語及穆宗時事，因垂泣曰：「皇帝不能生育，穆宗終不可無後。」徐亂以他語，胡憤憤，頓足嘶朝珠，立斷，曰：「崇文山荒謬之至，荒謬之至！」家人莫測其故，不敢問也。越數日，薄暮，其門生御史楊崇伊往謁，辭以將睡。楊告以有大事，堅請見。坐甫定，呈摺稿，蓋請廢立也。徐閱甫半，曰：「我勸君不可如此荒唐。」端茶呼送客。楊出門，車後載氈被，徐家人尾之，驅向定王府大街去矣。

孝欽后立溥儀為大阿哥

孝欽后欲廢德宗，於是文廷式、翁同龢皆罷歸，李鴻章以文華殿大學士為首相，李故骨鯁，孝欽頗敬憚之。光緒己亥冬杪，兩廣總督出缺，命李往任事。故事，京大員外放，約半月始行。李始陛辭，命下督迫殊急。抵粵未幾，某日午，法領事詢海關監督某，本日有立儲事。某詢奚至，法領謂今晨駐京使電巴黎政府，政府轉安南法督，更電粵。某偕司道謁李。故事，宮中大事，由閣臣軍機會議後行。時鴻章去京日邇，聞言良久，曰：「寧有此？吾未奉詔，而法領先有聞乎？」午後四時果奉詔，法領事之言始信。

溥儀，端王載漪子也。端之福晉為阿拉善王女，雅善詞令，能伺孝欽后意旨，日侍左右，親為扶輿。大阿哥之入嗣也，福晉之力為多。

溥儀頑戾肖其父，孝欽篤愛之。不樂讀書，時與內監擊瓦片水上，計其縱躍次數以賭勝負，【俗名打水撒。】又嘗於西安行宮殿上踢毬子。【毬子以二銅錢布包裹，插雞毛錢孔中，兩足內轉，向空中送之，能者高丈許。冬月門上侍衛及內監為之以禦寒。】殿官謂寶座前不宜作此，溥儀罵曰：「寶座是我所坐，爾乃相尼邪！」後以

孝欽后率德宗西狩

光緒庚子，孝欽后率德宗西狩。既出險，語侍臣云：「吾不意乃為帝笑！」至太原，德宗稍發舒。一日，召載漪、剛毅痛呵，欲正其罪。孝欽云：「我先發，敵將更要其重者。」德宗曰：「論國法，彼罪不赦，烏論敵如何。」漪等亟稽顙。時王文韶同入，孝欽曰：「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爾謂如何？」文韶喻旨，婉解之，德宗退猶聞咨嗟聲。漪等出，心猶慄慄也。未幾，剛毅恚而死。抵潼關時，德宗曰：「我能往，寇奚不能。即入蜀，無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擬獨歸。否則兵不解，禍終及之。」孝欽及左右咸相顧，有難色，顧無以折德宗，會晚而罷。翌晨，乃聞扈從士嘈雜戒行，鳴炮，駕竟西矣。德宗首途，淚猶溢目也。或曰，聯軍之炮擊宮城也，德宗冠服欲往使館，孝欽亟止之。德宗曰：「彼軍法文明，往必無害，且可議款。」孝欽以為發狂，疾擁之行。

孝欽后逼死珍妃

德宗所最寵幸者為瑾妃、珍妃。二妃為同懷姊妹，珍妃色尤殊。孝欽后以隆裕后不得志於德宗，遷怒二妃，遇之甚苛。一日，隆裕為其父乞督外省，德宗領之，隆裕退，珍妃以《漢·外戚傳》諷上，事遂寢。隆裕深銜之，日伺其隙。珍妃於上前稱文廷式才，隆裕遂奏孝欽，謂婦女不應干國政，乃廢妃。德宗雖痛之，而無如何也。光緒庚子拳變起，倉皇議西狩。車駕將出發，適珍妃在側，以未預隨扈，目注德宗，嗚咽不勝。忽為孝欽所見，即叱之曰：「汝年少，丁茲國家多故，皇帝蒙塵，若不早自裁，乃猶作兒女子態耶！」立傳旨賜自盡。或云投井死，或謂內監乘亂縛妃投入井，有所主使而歸獄於孝欽耳。

孝欽后受主位所製棉衣

光緒庚子聯軍入都，宮內先朝主位，尚有祺皇貴太妃諸人，禁門以內，不敢驚擾，每日照例進膳。主位等手製棉衣，令太監賚至行在，進呈孝欽后。

孝欽后愚德宗

光緒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將不令孝欽后回鑾。孝欽知之，密召德宗曰：「汝為我竊繆素筠妝篋來。」其意蓋欲帝佯為狂愚也者，使外人知之，則已不得不歸也。德宗乃徑至繆室取之。繆不見篋，心知

有異。俄頃，子默自修入，十匿川言曰：「汝知之乎，帝瘋矣，乃竊汝篋。」則擇一新者賜之，繆拜謝，然不適用於。他日遇德宗，懇其賜還。德宗曰：「老佛爺所命奈何？」繆固請，乃陰返之。回鑾日，途運之物，有破虎子、舊門板等，悉蓋以黃布，上標御用，見者或疑德宗真狂，不知非也。

德宗素畏雷，嘗命宮人群呼勿雷，孝欽聞而笑曰：「是真愚蠢耳！不能治一人，何能治天下。」益輕視之。一日，孝欽在煖宮書字，召德宗入，仰視德宗曰：「汝能書此否？」德宗適旁視，愕然不知所措。孝欽曰：「外間有鴻鵠乎？」德宗曰：「未見。」孝欽曰：「汝亦知祖宗締造艱難乎？」德宗默然。李蓮英跪奏曰：「祖宗締造國家艱難，皇帝嘗為奴才道及，此特懼於聖威，不敢發揚其說耳。」

孝欽后行慈善事業

孝欽后於光緒辛丑回鑾後，好行慈善事業，特發帑銀數萬兩交張百熙、陸潤庠等經理施醫總局。光、宣之際，基金頗富，且有捐款開局施診。

孝欽后嗜小說

孝欽后嗜讀小說，如《封神傳》、《水滸》、《西遊記》、《三國志》、《紅樓夢》等書，時時披閱，且於《封神傳》、《水滸》、《西遊記》、《三國志》節取其事，編入舊劇，加以點綴，親授內監，教之扮演。一日，語侍臣某曰：「我國果得若輩，與以兵權，豈猶畏外國人之槍礮乎？」此光緒庚子拳禍之所由來也。及辛丑回鑾，則於《海國圖志》、《瀛環志略》諸書展誦不輟，意謂可藉窺外人情事也。一日，大學士徐郁入值，孝欽詢以我國所譯東西洋書籍之最佳者為何種，徐謂西國槍礮固足制勝，若政教風俗，則遠不及我國，所譯之書，實荒誕不經也。孝欽頷之曰：「吾亦云然。」

瑾妃游蘇州

光緒庚子，兩宮出狩，宮中秩序頓亂，溥良適入宮，見瑾妃尚在，知為德宗倖妃，挈之至江蘇，寓蘇州拙政園。當時大吏聞信郊迎，諱言為某公主，實瑾妃也。

孝欽后痛惜名人書畫

宮中壁間窗榻，皆糊名人書畫，有時剝落，則易新者，宮監輩私售

前外，石口貼落。日坦、咸以米，猶不盡易，王季默口侈店二母時，被人撕毀，恆痛惜之。

孝欽后以村市景自娛

孝欽后在三海，置地十餘畝，遍種野菜，有賣各種蒸食者，有賣茶者，儼如鄉村。孝欽常自以錢購食物，准賣者較低昂，不許跪拜。德宗買食物時，則常吝不與。或曰：「此皇帝也。」賣物者曰：「皇帝孰與老佛尊！」視之而嬉。並有時呼孝欽曰老太太，皇后曰大姑，或曰小姐，或曰奶奶，呼帝曰阿哥，又曰爺。一日，大公主與孝欽弈棋，德宗侍久，頗憊，大公主故作倦態，始命罷棋。

孝欽后受生母拜跪禮

故事，太后母入宮，必行大禮，多不敢受者。隆裕后則側身避之，孝欽后獨端坐受焉，母恨之。母喜淡妝，惡花，入宮，孝欽輒為滿簪於頭，母大恚，後遂不入。

孝欽后崩後情狀

孝欽后崩時，宮中擾擾，聞有混入竊觀者。孝欽尸身，以龍緞蓋之。自海還宮，內監拈香前引者，可數十人。陳尸廣殿中，殿極陰沉，燃微燈，光射數步以外。聞巨璫言，尸身皆黑，似中毒者，有數親貴之眷屬在殿隅坐語焉。

隆裕后與德宗不睦

隆裕后為孝欽后內姪女，孝欽自以由西宮出身，故必欲以家人為德宗后。德宗先已專寵珍妃，又頗不屬意於隆裕，顧以孝欽之強迫指定，遂勉奉之。德宗既不見悅於孝欽，自光緒戊戌變政後，拘置瀛臺，隆裕又非其所悅，一日盛怒，乃將其髮簪擲碎，簪為乾隆時遺物。隆裕馳訴於孝欽，孝欽亦無多語，但令移居己之別室。自此，隆裕遂與德宗隔別。其年月雖不可考，蓋終德宗之身，已十年矣。

隆裕后奉孝欽后命為太后

孝欽后崩時，即指立隆裕后為太后，其遺詔有「軍國大事攝政王當秉承后意辦理」之語，故中間曾有垂簾復活之說。但隆裕頗以攝政王所為不當，詔令入宮申斥也。

瑜貴妃个願憐奴才

瑜貴妃者，穆宗妃也。有幹才，得孝欽后歡，隆裕后亦仰其鼻息。光緒戊申，兩宮殂，隆裕晉太后，瑜妃往見，須伏謁稱奴才，乃大恚。孝欽奉安時，偕珣妃、璿妃謁陵。禮畢，不肯還宮，謂將從孝欽於地下。時攝政王派載振等前往奉迎，妃正色語載振等曰：「皇上是專繼德宗，抑係兼繼穆宗？」振曰：「兼繼穆宗。」妃曰：「既兼繼穆宗，孝欽后及孝哲后今已賓天，則穆宗一系，我為之長。皇上既係過繼，何得獨以隆裕太后為母，而我為奴才？」載振等悚惶，力言請妃還宮，從長計議。妃謂還宮作奴才，不若從孝欽於地下也。珣、璿二妃亦附和之。載振等乃還京，與攝政王、慶王等商定，晉封為皇太妃，不稱奴才，禮請還宮，警蹕而入，妃及二妃均增加月費。此宣統己酉事也。

隆裕后臨終語

隆裕后性節儉，自宣統辛亥遜位後，漸汰內監宮人，頗遭怨謗。瑜妃從而收拾人心，宮中益惡隆裕。故隆裕崩時，僅宣統帝、世續、二三宮女在側而已。大漸以前，語世續曰：「孤兒寡母，千古傷心，睹宮宇之荒涼，不知魂歸何所。」又語宣統帝曰：「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國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別汝之期至矣，溝瀆道途，聽汝自為而已。」

朝貢類

御門

御門之典，六部堂上官及司員均得侍班，故人才賢否，堂陛熟知。自此典輟，而司員黜陟，惟憑曹長一言，祇於外轉時一觀天顏而已。

視朝陞殿

陞殿之儀，樂先奏，殿後戶闢。駕將入殿後戶，御前侍衛左右交互，往來於殿門之內。內侍二人，執二紅燈，盤旋而舞。少頃，各肅然就列，樂亦頓闕，皇帝已端拱座上矣。陛下鞭聲起，三鳴鞭而贊作。

朝賀大會

朝賀大會之日，諸王貝勒貝子公皆於丹墀上行禮。行禮處橫布棕毯，由東而西，作一字形。元日皆貂服，二品以上同，三品以下朝服，餘日則皆朝服。

站山子

太和殿墀品級山，鑄正一品至九品，文左武右，合正從計之，為行四，為數三十有六。恭遇皇上升殿，科道官立山旁糾儀，謂之站山子，即宋人排班石遺制，此則有笏金為山形之差別耳。朝官戲呼站山子科道為天罡星，蓋舉其數以相嘲也。

大朝筵宴之陳設

大朝筵宴，內務府設朱漆反坫於丹陛之中。坫方可八尺，上陳碧玉洗一，徑可二尺，厚可二寸，中鑄御製玉盃聯句，于文襄公敏中書；玉勺二，長二尺，交陳洗上；玉壺一，高亦二尺；碧玉瓊八，徑九寸者二，徑七寸者六。

常朝

列聖憂勤國事，惟宮燕寢，無不披覽奏章，召對大臣。其王公將軍各部人員無政事之責者，於每月五日早集午門前，朝服坐班。上駐蹕大內日，王公皆於太和門坐班，侍衛奉旨賜茶，始散。上駐蹕園中，王公則偕百官坐班午門外，科道官輪班察覈，不至者劾之，謂之常朝。

御便殿

皇帝將御便殿時，前導之內監以靜鞭鳴地作響，王大臣皆鵠立，不聞聲息，間有朝靴橐橐聲，來往盤旋而已。

坐班

午門坐班典禮，沿明之舊，各衙門堂派者，皆資淺無差之員，屆時齊集朝房，俟糾儀御史至，傳呼上班，則各設品級墊，盤膝列坐。糾儀御史巡視一周。有頃，退班，各遞職名【紅書之。】而散。

年班朝覲

蒙古內外札薩克、青海、伊犁、科布多、察哈爾所屬各旗，回部等處汗、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塔布囊、公主子孫，及奉天、熱河、五台山內外札薩克喇嘛，四川土司等，均有年班朝覲之例。逢元旦進內，行三跪九叩禮。皇帝臨幸各處及內廷宴賞，則又有跪迎跪送跪受等禮。

年班進京所帶行李人役

喀叶噶爾伯克等年班進京，定例，每一伯克，准帶跟役一人，其行李斤兩，則三品伯克准四千斤，四品准三千斤，五品准二千斤，六品准一千五百斤。回子王照三品伯克加一倍，准八千斤。貝勒六千斤，貝子四千斤，公三千斤，各伯克子弟六百斤。行李斤兩較多，跟役名數較少，回人每於定例外多帶跟役，於是驛站大被滋擾。其後議定回子公及伯克子弟行李尚不甚多，照例准帶，其回子王貝勒各減行李二千斤，貝子至五品伯克各減行李五百斤，六品伯克減三百斤。有於例外多帶跟役者，多一人，再減行李二百斤，多二人，則減四百斤，再多，則以次遞減之。

慶祝萬壽

萬壽節，王公大臣文武職官等，黎明時，咸蟒袍補服，排班於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於出入賢良門外。上龍袍珠冠入座，鴻臚官唱排班引導宣贊，一如大朝儀。上受賀畢，始還宮。

早朝時刻及升御之殿

唐之早朝在日出後，朝罷議政，國朝則不御門而但辦事，引見或升殿，亦必先辦事。國初，趨朝皆在辨色後；嘉慶中有卯正入值之旨；同治初以垂簾漸晚，至辰刻；光緒以後，改用寅刻，朝退甫卯正耳。康、雍以前，皆以乾清宮為寢殿，乾隆以後，改御養心殿，殿在月華門外，凡召對辦事，皆於此。每日軍機大臣先入，始由吏部兵部堂官帶領京外文武官員引見。

紅綠頭牌

召見引見等名次，皆用粉牌書名以進。王貝勒用紅頭牌，公以下用綠頭牌，俗稱紅綠頭籤，皆繕寫姓名籍貫及入仕年歲、出師勳績，以便御覽。

碰頭殿磚

殿磚下行行覆甌，履其上，有空谷傳聲之概。大臣被召見，恩命尤篤。或綸音及其祖父，則須碰響頭，須聲徹御前，乃為至敬。然必須重賂內監，指示向來碰頭之處，則聲蓬蓬然若擊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則頭腫亦不響也。

奏對以三語為率

軍機大臣每日召見，須長跪良久，至以為苦。相傳秘訣，無論奏對何事，必以三語為率，並須簡淺明白，不須皇帝再問也。

吏部引見

吏部帶領京外文官引見之例，司員以五鼓入朝房，書吏亦至矣。尚書、侍郎至，則排班，以五六人為一排，班首班尾，皆以司員一人領之，一領班，一押尾。未引見前，即刊引見單，按其衙門之先後，人數之多寡，開具履歷事由，分若干員名，若干起。每員均有綠頭籤，籤以白硬骨紙製成之，上半段綠色，首尖而下長，中寫引見人姓名履歷。尚書、侍郎跪御座側，呈遞皇帝閱看，閱後，仍發交軍機處擬旨，籤亦發還原官保存之。每屆三年京察引見，分別記名與否，至記名御史補缺，翰林開坊遷轉，均吏部承辦。引見御史、翰林，凡記名在前之五六人，均須列入引見單，依次引見。其圈出者，向係第一人，至第二次，第二人變為第一人。其名列在後者，須引見至四五次，方得補缺，然明知名列在後，而引見萬不能不往者，謂為陪客。推原定制，恐同班中有奏對不稱旨者，故多開員名，以備首列之人事出意外，可點用其次人員。故於擬正之外，復有一人擬陪。

兵部引見

京外武職人員之引見，則由兵部掌之，一切規制，略如吏部之帶領文官引見也。

世祖登極

世祖即位，年甫七齡，崇德癸未八月二十六日行登極禮。是日天寒，出宮時，侍臣進貂裘，卻而弗御。將升輦，乳媪欲同坐，上曰：「此非汝所宜乘。」弗許。及升輦，由東掖門出，諸王貝勒文

此日皆均跪迎。上御殿，顧謂侍臣曰：「爾何敢元朝具，且答禮乎？宜坐受乎？」侍臣答曰：「不宜答禮。」於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率內外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臣，行三跪九叩首禮，頒大赦恩詔，諸王貝勒復叩首。時喀爾喀使者來朝，隨班祝賀，拜跪失儀，即宣問禮臣，答以遠方使者未嫻禮節，乃悅。禮畢，上起立，因讓禮親王先行，始升輦入宮，顧謂侍臣曰：「適所進裘，若黃裏，朕自衣之，以紅裏，故不服耳。」

世祖逢五視朝

世祖初御宇，魏文毅公疏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宜及時肇舉經筵日講以隆治本。辛卯二月，世祖親政時，嘗言深居高拱，不如詢訪臣鄰，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故事，有朔望之朝，有早朝晚朝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往制，請一月三朝，以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遂定逢五視朝之制。

高宗卯刻視朝

高宗視朝，必以卯刻。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後，自寢宮至乾清宮，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軍機大臣之在直廬者，聞聲自遠漸近，則知上已視朝矣。

劉於義朝拜暴薨

武進劉相公於義，性剛毅，受世宗知，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噶爾。乾隆中，年已七十餘，奏事養心殿，跪良久，立時誤踏衣袂，仆倒。體素肥，因暴薨。高宗甚惜之。傅文忠公出告人曰：「劉相公死得其所矣。」

乾隆朝之正殿朝會

正殿朝會，雖舊典，然率不舉行。乾隆庚辰，高宗以平定金川，又值聖壽四旬之慶，故一舉行。後十年，西師武成，綏服回部，拔達克山、安集延、哈薩克、布魯特咸稱臣入貢，兼值五旬萬壽，仍命在太和殿朝會宴饗。時將軍兆惠自葉爾奇木得回部樂，奏送適至，因命於大饗所陳諸部之末肄之。天顏大喜，作歌兩章，以紀其盛。

宣宗復召對賜坐之制

凡工公八臣口到物坐，以爭，家副巨物叩頭即坐。日嘉慶初十成百親王秉性謙溫，謝而不坐，遂以為例。道光初，諸臣面奉諭旨，仍復舊制。

勞文毅朝畢忘戴冠

勞文毅公崇光官兩廣總督時，入覲召對之際，上語及特恩事，文毅免冠碰頭。向例，凡臣工召對涉及謝恩者，均須免冠碰頭，於時，自摘冠置面前地上，碰頭後，仍取戴之。勞以天威咫尺，敬畏過甚，免冠後而忘復戴，禿首而退。上笑顧內侍曰：「外官不慣朝儀，矜持太過，乃致此失，汝輩可送還之。」且諭諸廷臣，勿以失儀糾之也。文毅既出，猶不自覺，及內侍持冠戲之曰：「公已不須此乎？」文毅恍然，皇恐異常，即欲接冠，內侍斬之曰：「紅頂花翎，價值不貲，談何容易！」文毅許以重酬，而後與之。嗣知出自上恩，則已親許之，不能悔矣。

韓文鈞朝見遽起去

穆宗視朝之將退也，每整衣示意，則召見者肅然引退。內閣學士韓文鈞於同治間曾攷差一次，請訓時，亦如此。光緒某年，以京察一等隨班召見，碰頭畢，德宗身微起，以手理襟袖，韓遽恭請聖安出。德宗方欲諮詢一切，見其狀，頗深怪異，與軍機處王大臣言之。有奏此係穆宗成例者，德宗愴然，眷念老成，未幾，竟放督糧道。

孝欽后視朝時之儀從

孝欽后之出寢殿而往視朝也，輒坐做轎，以身衣禮服之內監八人舁之。李蓮英扶轎行其左，別有一二內監行其右，轎前有五品太監四人，轎後有六品太監十二人，各持衣鞋巾梳刷香粉香爐銀硃筆墨黃紙旱煙水煙及各式鏡；最後一人持黃緞椅；尚有阿媽二人，宮眷四人，亦各持有物品。德宗亦步行在轎右，皇后與阿媽宮眷均行於轎左。

召見膝裏厚棉

大臣召見，跪久則膝痛，膝間必以厚棉裹之。光緒某年，李文忠公鴻章以孝欽后萬壽在邇，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以肄習之。

孝欽后六旬萬壽

光緒甲午冬，孝欽后六旬萬壽，疆吏派員祝嘏，自頤和園至西苑，沿途分段點景。會中日戰事方亟，廷臣交章諫諍，乃命停止點景，僅於園內排雲殿受賀。

萬壽期前，主位命婦每日習禮，隨孝欽聽戲，宮眷仍如常伺候，預至劇場，立院中。孝欽至，咸跪迎，最前為皇帝，次則后妃公主宮女，又次為主位命婦，皆聽皇帝記號，即跪於地。十月初十日早，宮眷每人購鳥百種，獻孝欽，孝欽亦購鳥萬頭以放生，殿懸鳥籠無數。孝欽先擇午後四時，率宮人登山，山顛有廟一，先焚香禱神。太監各攜一籠，跪孝欽前，孝欽開籠放之，祝其不再為人所捉。中有各色之鸚鵡，皆鎖以鍊，開鍊後，有立而不飛者，孝欽異之。李蓮英因跪奏曰：「老佛爺福大，鸚鵡感動慈悲，自願在宮伺候。」孝欽乃大悅。實則李預令太監馴養已久，藉以博孝欽歡，使其以為己心果慈，故能感及鳥獸耳。最可哂者，孝欽放生時，山後即有太監捕之，復售之於外矣。

德宗萬壽

德宗值萬壽，即衣繡金龍之黃袍，外罩棗紅外褂，冠綴大東珠。先詣孝欽后宮請安，繼至列祖列宗神位前叩首，以及於孝欽，乃陞殿受文武百官朝賀。行禮時，奏樂，有硬木所製樂器，底平，徑約三尺，其上為半圓形，約高三尺，中空，有一專司之官執木槌擊之。皇帝即位時，亦用此器。又有一器，虎形，亦硬木，緣革，置院中，作聲如連珠炮。又有木鼓聲，震耳欲聾。旁有贊禮官，呼跪起叩首等。又有木架一，高八尺，寬三尺，有三橫木，下垂十二鈴，純金所製，擊以木錘，其聲如以齒輪旋轉之琴音而略大。此架在殿之右，左亦有一架，為玉鈴，音極純美。禮畢，德宗回宮，后妃以次皆叩頭。皇后跪上如意一柄，有全玉者，有木製而嵌以玉者。妃嬪行禮，亦奏樂，太監等叩首則否，宮女繼之。德宗又詣孝欽宮謝恩，孝欽率全宮之人觀劇，並賜宮眷糖食。

奏對行一跪禮

光緒庚子初秋，德宗奉孝欽后狩於太原。是冬，自晉沿汾溯河而入秦。孝欽以時事艱難，禮數宜略，諭侍從諸臣登御舟奏事者毋拜，但行一跪禮，旋起立而敷陳，不似尋常朝典之尊嚴矣。

三樞臣朝拜傾跌

光緒辛丑，兩宮自西安回鑾以後，時軍機大臣為榮文忠公祿、鹿文端公傳霖、王文勤公文韶，年皆耆耄。一日，朝拜方興，文端誤踐

又勤朝儀，又端厥政，又勤小節，又恐為人所擠，又作，逐百叩首而興。孝欽后為之莞然，德宗亟命太監掖之。

貢物之弊

定例，採辦貢物，如果品之屬，由官給價，向民間平買。厥後吏胥舞弊，剋扣價目，十給二三而已，甚至併十之二三而亦無之。業此者，須先與議定，每年應納幾何，方准給據採辦。又如佛手一物，閩中所貢，年不過六百斤，例由將軍署給價銀九十六兩，令民間領辦，嗣則每年轉納百餘元。小民有栽種佛手者，僅得售與辦貢之人，其價目高低，亦由辦貢人定之。盛京貢遼陽香水梨五十擔，至京，除霉爛外，惟餘三十擔輸入大內。其地僱夫五十名，挑運十餘日，所費已不資矣。且盛京官吏藉辦貢之名，婪索小民，所得頗多。

年例進呈貢物

外省鹽關織造，向有年例辦進備賞等物，亦止准備進一分。蘇楞額為兩淮鹽政，年例進風豬肉一百塊，皮糖八匣，加倍進呈，擲還一半，仍處分之。

冬季進呈冬筍冰鮮

每屆冬季，崇文門進呈冬筍及冰鮮魚。冬筍來自楚、皖，分年進京，楚筍當年，則入京在秋杪；皖筍當年，則入京必冬初也。冰鮮產於津沽，以總督署前玉帶河所產者為上品，即銀魚也。

吉林歲貢

吉林所貢方物，歲有數次。四月，進油炸白肚魚肉丁十罈。七月，進窩雛鷹鷄各九隻。十月，進二年野豬二口，一年野豬一口，鹿尾四十盤，鹿尾骨肉五十塊，鹿肋條肉五十塊，鹿胸岔肉五十塊，曬乾鹿脊條肉一百束，野雞七十隻，稗子米一斛，鈴鑪米一斛。十一月，由圍場先進鮮味，計二年野豬一口，一年野豬一口，鹿尾七十盤，野雞七十隻，樹雞五十隻，稗子米一斛，鈴鑪米一斛。十一月，進七里香九十把，公野豬二口，母野豬二口，二年野豬二口，一年野豬二口，鹿尾三百盤，野雞五百隻，樹雞三十隻，鱈魚三尾，翹頭白魚一百尾，鯽魚一百尾，稗子米四斛，鈴鑪米一斛，山查十罈，梨八罈，林檎八罈，松塔三百箇，山韭菜二罈，野蒜苗二罈，柳木鎗鞘八根，柳木線鎗鞘八根，駁馬木線鎗鞘八根，駁馬木鎗鞘八根，樞梨木虎鎗杆三十根，樺木箭杆二百根，椴木箭杆二百

俛，口，俛，小，則，竹，一，日，俛，俛，小，則，竹，一，日，俛，海，月，廬，化，鷹，口，巴，鷹，吳
 無額數，窩集狗五條，【係奉旨之年賚進。】賀哲匪雅喀奇勒哩官
 貂鼠皮二千紫樺皮一千四百張，【隔一年賚送進御覽。】紫樺皮二百
 張，上用紫樺皮一千四百張，白樺皮改為紫樺皮一千四百張，【隔
 一年進御覽。】官紫樺皮二千張，又交下五旗官紫樺皮一萬二千
 張，白樺皮三千張，煖木皮四百五十斤，莖草四百五十斤，又交下
 五旗，每旗煖木皮各五十斤，莖草各五十斤。【以上俱賚送武備院
 查收。】接駕及恭賀萬壽進貢物產，貂鼠，白毛梢黑狐狸，倭刀，
 黃狐貉，梅花鹿，角鹿，鹿羔，麋，麋羔，獐，虎，熊，玄狐皮，
 倭刀皮，黃狐皮，猓狍皮，水獺皮，海豹皮，虎皮，豹皮，灰鼠
 皮，鹿羔皮，雕鷂，海參，白肚鱈魚肉丁，烤乾白肚鱈魚肚囊
 肉，油炸鱈魚肉丁，【以魚油炸魚，滿語名黑伙。】烤乾細鱗魚
 肚囊肉，草根魚，鱈魚，鯉魚，花鱒魚，魚油，曬乾鹿尾，曬乾
 鹿舌，鹿後腿肉，小黃米，炕稗子米，高粱米粉麵，玉秫米粉麵，
 小黃米粉麵，蕎麥糝，小米粉麵，稗子米粉麵，和的水餠餠，搓條
 餠餠，豆麵，剪子股餠餠，打糕肉夾，搓條餠餠，炸餃子餠餠，打糕
 餠餠，撒糕餠餠，豆麵餠餠，豆票產糕餠餠，蜂糕餠餠，葉子餠餠，
 水子餠餠，魚兒餠餠，野雞蛋，葡萄，杜李，羊桃，山核桃仁，松
 仁，榛仁，核桃仁，杏仁，松子，白蜂蜜，蜜脾，蜜尖，生蜂蜜，
 山韭菜，貫眾菜，藜蒿菜，鎗頭菜，河白菜，黃花菜，紅豆花菜，
 蕨菜，芹菜，叢生磨菇，鵝掌菜。

六安州貢茶

禮部主客司歲額，六安州霍山縣進芽茶七百斤，計四百袋，袋重一
 斤十二兩。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摧茶者，則六安州學正也。

黑龍江貢貂

貂產索倫東北。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虞人往還，嘗自減其食
 以飼犬。犬前驅，停嗅深草間，即貂穴也。伏伺嚙之，或驚竄樹
 末，則人犬皆屏息以待。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復動，納於
 囊，徐俟其死。人歲輸一於官，各私識毛色，彙送佐領處。每歲五
 月，黑龍江將軍至墟場，選以貢。凡三等，官給價有差，不入等者
 聽鬻。

黑龍江貢鷹

打鷹，黑龍江流人役也。人歲輸二鷹，以海青、秋黃為最。貢無定
 數，多不踰二十，常保護之以防道斃。艾渾、墨爾根各三十架，送
 黑龍江將軍彙選之。江冰始獵，參領以下獵雉，將軍獵野彘，於通
 鏗河備貢數。通鏗，蒙古地，先期移文告之。

黑龍江貝柳葉魚

柳葉魚出黑龍江，將軍嘗令人捕取，以獻天廚。

布魯特貢馬

布魯特例至伊犁進馬，每年夏秋，將軍赴察哈爾、厄魯特游牧，查孳生牲畜。其馬群扣限取孳，照三年一均齊之例辦理。馬之善走者，前肩及脊，或有小痲，破則出血，土人謂之傷氣，凡有此者多健馬。故古以為良馬之徵，非汗如血也。

藏回例貢

喀爾喀圖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有進貢九白之例，札薩克台吉有進貢湯羊、活羊、馬匹、鷹狗、雕翎、貂皮等例，前藏達賴喇嘛、後藏班禪額爾達尼有各間二年遣使呈遞丹書克貢件之例，哈密、吐魯番回子郡王有請安進貢及哈薩克等朝覲貢馬之例，伊犁所屬哈薩克遣使貢伯勒克馬匹之例。

土司、土舍進獻禮物，謂之貢輸。

西藏喇嘛有進呈丹書克之例。

東北邊部落入貢

東北邊部落之入貢於寧古塔者八。每年自四月至六月，俱以次入貢。自寧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孛耶勒，曰革依克勒，曰裕什克哩。此三喀喇，【喀喇漢言姓也。】役屬已久，各有頭目。其少年精悍者，則漸移家內地，編甲入戶，或為侍衛者，初服魚皮，後服國朝衣冠，名異齊滿洲；異齊者，漢言新也。其地產貂。自寧古塔東行千餘里，住烏蘇里江兩岸者曰穆連連，俗類窩稽，【窩稽疑即古之室韋。《北史》，室韋在勿吉北千里，魏、齊後分為五部，不相統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木怛室韋、大室韋。南北室韋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鉢室韋用樺皮蓋屋，大室韋尤多貂皮青鼠。】產貂。又東二百餘里，住伊瞞河源者，曰欺牙喀喇。其人黥面，其地產貂，無五穀，夏食魚，冬食獸，以其皮為衣。自寧古塔東北行一千五百里，住松花江、黑龍江兩岸者，曰剃髮黑金喀喇，凡六，俗類窩稽，產貂。以上皆每年入貢。又東北行四五百里，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會流左右者，曰不剃髮黑金喀喇。類皆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駕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攔頭者。

然，所謂丈人國也。其地產貂。又東北行七八百里，曰飛牙喀，俗產與不剃髮大隨之。其地赤髻無袴，以皮蔽其前。自寧古塔東北行三千里，曰欺勒爾濱大東海，俗產與欺牙喀喇同。以上各種，皆三年一貢。凡歲貢者，除賜衣冠什器外，宴一次，固山大以下陪宴。三年一貢者宴三次，寧古塔梅勒章京陪宴。東邊部落貢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圖們江北岸，與南岸朝鮮之慶遠府城相對，去寧古塔五百里，歲一貢。使鹿部約在使犬諸部之外。崇德丙子五月，額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獲男女二十九人來獻。

進呈先時後時花果

諸王福晉，輒於歲首進奉石榴、桃、李、荔枝、枇杷、瓜、豆、花椒之類，餘如丁香、蘭蕙、海棠、茉莉、牡丹、紅綠梅、迎春、黃菊，合先時後時之物，亦紛紛呈進，以為應運而生，為熙朝祥瑞也。

錢謙益貢物

順治乙酉，豫王下江南，明臣皆致重幣，以錢牧齋所獻為最薄，蓋自表其廉白也。所具柬帖，第一行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末亦如之。其貢品乃鑿金銀壺、法琅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法琅鶴杯、銀鑲鶴杯各一對，宣德宮扇、真金川扇、弋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牙箸十雙。以是為薄，其厚者可知矣。

暹羅進白鼠

康熙朝，暹羅進白鼠三百頭，聖祖以賜四皇子，即世宗也。乃分四隊，日教之戰，不聽命者殺之。越日，未死者不及半矣。聖祖聞之，謂其自幼嗜殺，惡之。

西人貢火雞

康熙辛亥，西洋人有以火雞入貢者。舟進蘇州閶關，出雞於船頭，令市人聚觀之。赤色，與雞同，飼以火炭，如啄米粒也。

西洋貢獅

康熙乙卯秋，西洋遣使入貢，品物中有神獅一頭，乃繫之後苑鐵柵。未數日，逸去，其行如奔雷快電。未幾，嘉峪關守臣飛奏入廷，謂於某日午刻，有獅越關而出。獅身如犬，作淡黃色，尾如虎，稍長，面圓，髮及耳際。其由外國來時，繫船首將軍柱上，旁一豕飼之，豕在岸猶號，及入船，即噤如無力。解纜時，獅忽吼，其聲如數十銅鈺，一時并擊，某家廐馬十餘騎同時伏櫪，幾無生氣。

杜紫綸獨進一詞

杜紫綸名詔，少從其鄉先輩嚴蓀友中允、顧梁汾舍人游，故工倚聲。康熙乙酉，聖祖南巡，以諸生進迎鑾詞。駕幸惠山，召見，已而被召至京。一日，傳待詔者八人，命寫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恩詩一首。紫綸獨進一詞，拔置第一，旋命纂修《歷代詩餘詞譜》。

聖祖卻喇里達貢

聖祖幸索爾哈濟時，喇里達頭人進青翅蝴蝶一雙，謂能捕鳥，又彩鷓一架，謂能擊虎。上命侍衛毋納，厚賞其人而還之。

貢瓜

瓜以哈密為上，聖祖常以之頒賜群臣，皆西陲所貢者。而山右進獻有榆次瓜，閩中則臘月進瓜。

高宗卻粵貢

高宗屢降諭旨，不許購辦珍奇，如鄭大進貢物，金器甚多，粵海關節貢，有珍珠記念等項，粵撫王檢貢物，有小珍珠一項，均即發還，并令嗣後毋得進呈金珠。

廣東貢米

粵東廣州府屬之番禺、花縣，肇慶府屬之陽春縣，徵收民米，向有廚房米、宮眷米名色。米必細長潔白，方準收納，計米萬二千餘石。此項嘉穀，產少價昂，民以為大累。蓋事起於明，明以此貢王府之用，相傳廚房米為王所食，宮眷米為妃嬪所食。沿至國朝，即

以為駐防旗宮此職俸不，收時挑列外臣，乾隆間，兩廣總督寬維 臨年奏禁之。

廈門貢燕

廈門貢燕一項，始於乾隆初年，由商人承辦。初祇一百斤，旋添辦六十斤，每年春秋兩季，分送將軍督撫衙門呈進。春貢七十斤，秋貢九十斤。迨巡撫缺裁，而貢額照常。此物出自南洋各島，萃於香港，初非廈產，歷年由商赴港採購。約計燕價及裝潢等費，每斤約需銀七八十圓，以歲貢燕菜百六十斤計之，約需萬圓以上，而貢行開支各項例規，暨用人辦事經費，數且倍之。其用費所出，由進口各貨釐金項下酌抽，名為貢資，彙交貢商承辦。

特旨免貢長江鱔魚

長江漁船，每歲四月，向有貢獻鱔魚之例，沿明制也。康熙朝，奉諭停止。而地方有司改為折價，向網戶徵收，解充公用，胥吏因緣苛索，沿江居民捕魚為業者苦之。乾隆初年，復奉特旨豁免，永著為例。

吳中巨室進雞肝

吳中某巨室於乾隆時稱極盛。高宗南巡，在虎阜建行宮，巨室獻雞肝一種。上嘗之絕美，特加優賞，於是其家有乾隆雞肝之目。或謂以此對西肴中之明治牛肉，可云工巧無倫。

粵鄂浙三疆臣貢物

乾隆辛未十一月二十五日，為孝聖后萬壽。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經棚、劇場相屬於道，各省供奉，皆窮極工巧，粵、鄂、浙三省為尤鉅麗。粵之翡翠亭，高三丈餘，廣可二丈，悉以孔雀尾為之。鄂之黃鶴樓，形制悉仿武昌，重樓三成，千門萬戶，不用一土一木，惟以五色玻璃磚砌成，日光照之，輝映數里。浙之鏡湖亭，以徑可二丈許大圓鏡，嵌諸藻井之上，而四圍以小圓鏡數萬，鱗砌成牆垣，人入其中，一身可化百億。

吳氏獻砂仁肉圓

南匯吳省蘭、省欽兄弟，在乾隆朝，以附和和坤，得躋貴顯。高宗

閉心，迴松江，吳氏弟元獻以肉圓一啖。向不言之，白半似麻，疑有異，出而哇之。吳氏弟兄大驚，急俯伏於地，以高宗已嚼之肉圓吞食淨盡，蓋恐高宗疑有毒藥在內，至蹈不測，故自食之，以明無他也。

西藏貢金鐘

乾隆乙亥，西藏進貢金鐘一架，計重二十八斤，確為六朝流徙至邊之故物也。

西洋貢銅人

乾隆甲申，西洋某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以銅鑄成，心腹腎腸皆用關鍵湊結。如自鳴鐘，每齣插匙開鎖，有定情，誤開，則坐臥行止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開箱加衣，身體交接，揖讓進退，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畢，自脫衣臥箱中，臨值場時，自行起立，仍立於毯，巧矣。

錢陳群獻竹根如意

乾隆庚寅，舉行六十萬壽，錢陳群獻竹根如意。高宗批云：「未頒僧紹之賜，恪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理，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高宗在位六十年而內禪，為太上皇，至嘉慶己未崩，壽八十有九。

虬髯客書萬壽無疆四字

高宗八旬萬壽時，兩廣總督福文襄王康安進奉之物為小冉木匣一枚。啟之，則一小屋，中置屏風，屏風前一几，几列筆床硯匣。有機藏几下，振之，一西洋少女，高可尺許，自屏右出，徐徐拂几上塵，注水於硯，出墨磨之。墨既成，從架上取硃箋一幅，鋪之几上，即有一虬髯客出自屏左，徑就几，搦管書「萬壽無疆」四字。書成，擲筆，仍返入屏後，女乃從容收筆硯，置原處，扃戶而退。製此者，為一院吏。製成，文襄躊躇曰：「四字如作滿、漢合璧，則更佳。」吏曰：「容歸思之。」既歸，即高臥，夕乃起，起輒以布一疋，緊纏其首，升屋瓦，坐達旦。如是者三日夜，躍然曰：「得之矣！」略增機括數事，於是所書者，居然成滿、漢文矣。文襄大喜，厚賚之。

廓爾喀丁千一頁

乾隆壬子，廓爾喀舉兵，非抗中國，欲伐印度也。印、廓夙有仇，廓久欲甘心於印，自知力不足，欲借我國之兵力。而其時譯音不通，廓語又印、藏夾雜，不能解，邊吏見兵起，倉黃入告，高宗乃命福康安征之，一戰即降。降後，廓復上書於福，詳述由廓入印之行程，願導大兵收印度。福上聞，高宗疑廓將引我重兵深入腹地，聚而殲旃以復仇也，不允。且時正用兵西北，開闢新疆，亦無暇他顧。乃與廓定十年一貢之例。

張照獻製松苓酒方

張文敏公照獻製酒方：於山中覓古松，伐其根，將酒甕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入酒中，逾年掘之，色如琥珀，名曰松苓酒。

王大臣進如意

年節，王大臣呈進如意，始自雍正年間。嘉慶丙辰，貝勒貝子公等，以至部院侍郎散秩大臣副都統，俱紛紛呈進兩分。於是定以限制，凡遇元旦、萬壽及慶節，惟宗室親王郡王滿漢大學士尚書始准呈進，其餘一概不准，並諭之曰：「諸臣以為如意，在朕觀之，轉不如意也。」

檄諭緬甸國王

嘉慶丙辰，緬甸王以恭逢國慶，遣使敏關朝貢。雲南總督勒保以其使上年進京叩祝甫回，將原賚表文貢物令來使帶回。仁宗以其國地居炎徼，遣使遠來，徒勞跋涉，向化未伸，因命軍機大臣代擬巡撫江蘭檄諭之。檄曰：「雲南巡撫為檄知事：照得該國王以今歲恭逢國慶，遣令頭目人等敏關賚到表文貢物，懇求朝貢進京，經總督部堂勒以該國貢使甫經回國，將此次原賚表文貢物，仍交來使帶回，令該國王俟嘉慶五年再行遣使赴京祝嘏具奏。蒙大皇帝俯鑒該國王抒忱效順，實出至誠，而總督部堂勒新任雲貴，不能仰體大皇帝懷柔至意，率將賚到表文貢物仍令來使帶回辦理，錯謬已極。欽奉諭旨，將勒保革去總督，並交部嚴加治罪，仍命將辦理錯誤原由傳諭該國王知悉。至該國使臣業經遣回，若又令進京朝貢，長途跋涉，未免來往煩勞，特令本撫諭知該國王，應俟嘉慶五年太上皇帝九旬萬壽，再遣使來京祝嘏，以遂瞻就之忱。並特賞該國王繡蟒袍料一件，織金蟒緞一疋，大紅片金一疋，大紅粧緞一疋，以昭懋賚而示體恤。為此知會該國王，遵照祇領，須至檄者。」

嘉慶庚申冬，卓里克圖親王拉旺進白鷹，科爾沁達爾漢親王丹怎旺布進海東青。上召畫工各繪為圖，命供奉內廷翰林賦詩以題之。

金牲貢萊石菊花

金海住尚書姓，嘉慶壬戌狀元，直上書房，質莊親王為其弟子，性直鯁，遇諸皇子嬉笑，即面折之。體肥偉，夏日裸體園中。遇萬壽節，禁廷詞臣皆有貢獻，金貢萊石菊花一枚，號曰「東籬壽友」。同事者誚其舛陋，金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備，吾輩措大所獻者，聯君臣之情爾。此物吾所珍惜，故貢諸丹陛，亦野人獻芹意耳。」

廓爾喀賀教匪蕩平

嘉慶癸亥八月十二日，廓爾喀國以教匪蕩平，奉表稱賀，其略曰「小臣廓爾喀額爾德尼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九叩跪奉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撫育萬國壽如須彌山堅固至大至尊文殊菩薩大皇帝寶座前。竊小臣聞湖南教匪滋事，致天威震怒，遣兵勦除。今已平定，從此永享昇平之福，小臣聞之欣慰。小臣受恩深重，虔脩土產微物表文，叩賀天喜。小臣屢蒙天恩，視如子民，惟有一心歸順，和睦鄰封。小臣陽布離京甚遠，小臣年幼，懇將小臣當作奴輩，常時施恩教導，沾恩不淺」云云。其貢物計十二事，有左插刀、灣刀、雙眼鎗、鍍金鍍銀鳥鎗等名。

仁宗令棄葉爾羌貢玉

和闐產玉之地有五，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樹雅，曰哈琅圭，曰塔克。惟出玉隴哈什、哈喇哈什二河者美，其水皆出南山，東西夾和闐城而下。和闐，古于闐，《漢書》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喇哈什河。哈什譯言玉，哈喇譯言黑也，故玉色黯。東曰玉隴哈什河。玉隴譯言察視之辭，【俗言瞧看。】其玉尤佳。嘉慶間充貢之地皆罷採，歲惟取玉於此河。其葉爾羌之玉則採於澤，恆以秋分後為期，河水深僅沒腰，然常渾濁。秋分時，祭以羊，瀝血於河，越數日，水輒清。蓋秋氣澄而水清，回人遂以為羊血神矣。至日，葉爾羌幫辦大臣蒞採於河，設氈帳，視之。採者為回人，入河，採以足，且採且行，試得之，則拾以出水，河上鳴金為號。一鳴金，官即記於冊，按冊稽其所得，採半月，乃罷，所謂玉子也。道光以來，所產漸稀，回民應貢，出貲購以獻矣。葉爾羌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綿亙，不知其終，其上產

玉，蓋之石，則曰玉山。山曰山，似休八有，必米尾十，伏八到巨繩以上，納釘懸繩，然後鑿玉。及將墜，繫以巨繩，徐徐而下，山峻，恐玉之卒墮而裂也。斧鑿碎玉堆積，隨時可採。雀侯之玉色則青，蓋石之似玉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密爾岱是其地，可補《爾雅》註也。

葉爾羌辦事大臣曾奏進大玉，運致頗艱。嘉慶己未，方弛採玉之禁，並命勿進此大玉，令於所至之地烏沙克塔克台棄之，此即密爾岱所產者也。徐星伯行經其處，見有大者重萬斤，次者重八千斤，又次者重三千斤，初覆以屋，年久屋圯，玉之面南者為風日所燥，剝落起皮。輦此大玉時，用馬數百。回人不善御，前卻不一，鞭箠交下，積沙盈尺，軸動則膠固，回人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纔行數里。奇豐額奏稱回民間棄此玉，無不歡欣鼓舞也。

宣宗御用筆硯

宣宗即位，內府循例備御用硯四十方，背鐫「道光御用」四字。上所備過多，閒置足惜，因命分賜諸臣。御用筆，向皆選紫毫之最硬者，方得奏進，筆管鐫「天章雲漢」等字。上以其不合用，命英和以外間習用者進，試之，取純羊毫、兼毫二種，命仿此製造。復以管上鐫字多虛飾，命以後各視其筆，但鐫純羊毫、兼毫字而已。

顏檢奏罷福建貢荔

福建例貢荔枝，道光辛巳，經閩浙總督顏檢奏罷。

緬甸進平定回疆賀表

道光己丑十月，緬甸國王遣人進金葉表，因奉朝廷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進皇太后徽號之詔，畏服歡喜而來賀，經雲貴總督代為奏進。

琉球四年入貢

故事，琉球國間歲一貢，道光己亥，詔改每四年遣使入貢。是歲，中山國王尚育咨達閩撫，謂琉球地濱海，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則風雨和順，每遇貢年，歲必大熟。又貢舶出入閩疆，歲頒時憲書，得以因時趨事，庶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賴貢舶載回應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則豐歉不齊，人時莫授，藥品缺乏，鍼盤荒疏，請奏復舊制。時撫閩使者為吳文鎔，疏聞。宣宗手敕報曰：「據奏情辭真摯，如所請行。」

廣東貝化州橘紅

化州屬廣東高州府，多橘樹，在州署者最著名，其結實與尋常異，皮厚肉酸，不適於口，分其皮為五角或七角，治痰病如神。相傳橘樹下有礫石，每年結實後，州官循例驗明，遣役駐守，熟後派員督採，入貢者長須七寸。咸、同間，粵寇擾亂，州署被兵，樹為火逼，大株遂枯，僅留孫枝，結實不及貢式。經大吏入告，嗣後所貢乃不拘分寸。凡近州治，得聞譙樓更鼓者，其皮均佳。橘蒂形凹，賴家園種者，往往亂真，州官每於皮上加印以別之。

廣橘貢費十數萬

同治時，有海軍將領王姓者，談者忘其名字。其所率兵艦自粵至北洋，饋某權要以廣橘數筐。時海道初通，京師素無此物，某以其一筐轉贈恭王。王之少子，袖數枚入宮，穆宗食之而甘，使內監至恭邸索之，會已罄，問所從得，以饋自某對，復索之某處，則亦投贈盡矣。以既經御賞，急遣王以兵艦至粵，盡購市上所有以來，費銀數萬。比上呈，內監索賂，某不應，內監銜之，剖其潰敗者以進。穆宗覺味遜於前，以詢某，某大恐，偵知其故，亟賄內監，乃以良者進。他日見某，偶言及之，某叩頭謝，冠索忽絕，觸階而墜，為內監所持，將糾其失儀，又賄數萬金，始免。是役也，以一果餌之微，而某之所費已十數萬金矣。

曾文正貢石盂

曾文正公國藩初藏奇石一座，色潔白如璧，置日光中，石心隱隱有血紋無數。文正相度其形，製為水盂一隻，兩耳各蚪頭上仰，有環，置滴水，明日即盈盈滿矣。此盂能知晴雨，每當天將雨時，盂邊緣上垂露，滴滴如珠，色愈蒼潤，水忽現微紅色。若大雨數日，將晴之時，則盂珠頓落，一潔如故，而盂水忽復現淡綠色，一望深碧而有光。文正在軍中，每以此盂相隨，嘗言寧失兵丁一翼，必不可失此盂，蓋以其有益軍事也。同治甲子，粵寇平，文正獻於朝，入內庫。

琉球貢使

同治乙丑，有琉球貢使過常州，使舟泊西門外接官亭下，久之，二役舁一方箱至，一騎持名帖隨之，立岸上，高呼曰：「使臣接供應！」即見使舟有二人出，跪船首，向岸叩頭，亦高呼曰：「謝天朝賞！」於是二役即舁箱入舟中。須臾，舁空箱，隨騎者匆匆去。久之，武、陽兩縣令呵殿來，輿立河干，兩令端坐不動，執帖者以

白帕兩手，四十各捧，十令人傳，同令傳免而，舉名帖，同帖，戴於頂。口中自述職名焉。兩令但於輿中拱，使於輿也。禮畢，使者入艙，兩令亦呵殿歸署矣。郡守位尊，不往拜也。兩令名帖，以紅紙為之，長二尺，寬八寸，雙摺，居中一行，大書「天朝文林郎知常州府某某縣某某頓首拜」，字大徑二寸許。

琉球貢道，僅許收福建海口，至閩後，即須由內地前進。抵閩，浙閩總督有驗貢之例。是日，總督坐大堂，司道旁坐，府縣立侍案側。兩貢使手捧表文貢單，至頭門，即跪，報名，膝行而進，至公案前，以表文貢單呈驗。總督略閱一過，傳詢數語，命賜食，即有一役以矮桌二，置大堂口，酒肴亦續續至，二使叩頭謝，就堂口席地，坐而食之，各官仍坐堂上也。須臾食畢，復向上九叩首謝恩畢，乃鳴礮作樂掩門。琉球貢使衣寬博，腰繫大帶，寬尺許，以顏色分貴賤，冠亦如之，其僕役則似戲劇中之蒼頭。

豐臺花匠貢盆菊

光緒中，順天豐臺花匠進呈盆菊，有一枝作深赭色者，名曰壽星袍。孝欽后至為愛惜，與天津查氏之黃金印並列御榻前。

張樵野進人參酒

德宗體弱，張樵野侍郎嘗進人參酒，飲之甚適。其色如琥珀，香似麝蘭也。

志家進籠餅

德宗瑾嬪，為志銳妹。一日，志家庖丁自製籠餅，饋進宮中。德宗食而甘之，謂瑾嬪曰：「汝家自製點心，乃若是精美乎？胡不常川進奉也。」不知宮門守監，異常需索，即此次呈進籠餅，得達內廷，所費已逾百金矣。

緬甸貢象

象房在京師宣武門內，仍明舊也。朝會大典，如獻俘宣赦等事，以馴象馱寶瓶，立朝班前。咸豐以來，越南、緬甸相繼屬於英、法，朝班無象者十餘年。至同治戊辰，雲南底定，緬甸始復貢象七隻。光緒甲申春，一象忽瘋，擲玉輅於空中，碎之，逸出西長安門，物遭之碎，人遇之傷，擲奄人某於皇城壁上。西城人家閉戶竟日。至晚，始獲之。從此象不復入仗，而宣武門象坊之象亦多老死，此制

逐殿。

廓爾喀貢使

光緒乙亥冬，廓爾喀使來貢，由安定門大街過天橋，入正陽門，至四譯館止焉。護送貢品行李隨從及兵役約四五百人。使臣二人，衣糝金寬博之衣，紅紫色，冠如僧所戴者，中較高，上有金繡。各手素珠，乘四人肩輿，無蓋無帷，如廟中神轎狀。四譯館通事能廓語者僅一人，幸廓使能英語，遂以英語相酬答焉。光緒乙巳，猶遣使入貢也。

孝欽后好貢獻

孝欽后好貢獻，自軍機大臣以下，月必有進，而太監索宮門費往往過其物價。孝欽時有賚，中涓因亦奢求，一食品亦索數十金，故軍機大臣雖年俸四五萬金，不足供需索之資。

某大臣貢傻白金魚

孝欽后喜蓄金魚，有傻白者，為某大臣所進。孝欽每侵晨往視，內監以掌拍其缸蓋曰：「傻白，老佛爺來瞧汝矣。」即揚鬚而起，喋喋有聲，否則潛藏荇藻間，無從窺見。宮人以是目為靈物。

藩王入貢

沙木胡索特王因逢孝欽后七旬萬壽，親賚貢物入京，凡三十箱，為金沙、金豆、珊瑚、瑪瑙、狐豹皮、哈密瓜等物，均呈交理藩院，由理藩院轉交內務府，照單收納。

外臣進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日本大隈重信所著《日本開國五十年史》，曾於宣統己酉遣員賚送至京師，由外務部代奏進呈。卷首有大隈上奏文，純用漢文奏疏形式，摺首書「外臣伯爵大隈重信跪奏」字樣，蓋出青柳篤恒之筆也。青柳乃早稻田大學講師，為日本最著名之精通我國官話者。

外藩類

蒙古十八國部落

太祖削平諸部，始於哈達、輝發、吳喇、葉赫，所謂扈倫四國，即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也。乃以次臣服諸蒙古。至太宗時，凡十六國四十九貝勒畢歸，然後收服朝鮮，而塞外莫不享王矣。此開國用兵之次第也。其蒙古十六國部落，分為四十九貝勒者，曰科爾沁，曰札賴特，曰杜爾伯特，曰郭爾羅斯，曰敖漢，曰奈曼，曰巴林，曰土噠特，曰札魯特，曰阿魯，曰翁牛特，曰車里克，曰喀喇沁，曰吳喇忒特，曰察哈爾，凡十五國。而其時以察哈爾故太子為諸貝勒冠，亦為一國，【天聰十年蒙古四十九貝勒勸進，亦以察哈太子為之長。】分察哈為二，故號十六國也。

烏蘭察布盟旗之編制

蒙古各旗，以佐領為編制之基礎，佐領例治箭丁百五十人。土色勒格氣二人，正二品，漢名幫辦台吉，其職司為札薩克年班入京，代掌旗務。札克爾氣一人，從二品，漢名管旗章京，其職司同前。梅楞章京二人，正三品，漢名幫辦旗務章京，其職司同前。札蘭章京四人，從三品，漢名參領，其職司為佐治全旗事務，治佐領五人。蘇木章京二十人，五品，漢名佐領，其職司為直接治理民事，治箭丁百五十人。昆都二人，七品，漢名驍騎校，其職司為幫辦佐領專司文牘事宜。

土色勒格氣至梅楞章京各職，均受命於朝，札蘭章京以次，王公札薩克有自行升降黜陟之權，他旗官員略有增損，昆都以次，又有筆切齊、【即筆帖式。】領催，皆無定額。梅楞、札蘭例有管印管兵之分，各旗有設專員者，後則無兵可管，多半兼差矣。

蒙官荐舉，多以情面。筆切齊為入仕之階，以次推升。行政官外，又有白吞大一，包衣大三，通稱長史，專司王公家事，階級在梅楞章京之次。長史出入王府，權甚重，或有升充梅楞者。

各旗職官，年分四期，輪流在衙門辦事，如有特別事件，則由王公函傳，分派首座五人。首座以次轉飭，由蘇木章京取締，人民攤派差徭，均依此例，富者攤財，貧者應差。如有某蘇木應攤之款，湊繳不齊，則由該蘇木申報，轉向轄境多富民之蘇木加徵焉。

烏盟蘇木所轄箭丁，多不足額。四子王旗二十蘇木，除喇嘛、台吉、塔布囊外，計不及二千丁，合烏之全盟計之，為數僅萬餘人。蒙古人民以喇嘛為最多，次台吉及塔布囊。台吉為王公札薩克之近支，秩最貴，頭等二品，二等三品，三等四品，襁褓之孩，亦皆為四品秩。塔布囊亦為貴族之裔，秩亞於台吉，次箭丁，蒙民在王公台吉官長等處充當私奴，以邀榮幸，私奴日多，箭丁日少，後迄無

蒙民在王公札薩克府應差者，出差時，則由府中領取錫製腰牌，回則呈繳，凡有腰牌者，在該盟可任換乘騎，如有重要事件，則別有印文。

人民滿十八歲，即有當兵應差義務，至六十歲而止。舊例，全旗之丁皆為兵。蘇木、昆都皆治箭丁，皇帝秋獵，蒙古箭丁皆須隨圍。

外蒙服叛本末

外蒙喀爾喀諸部，本元裔達延車臣汗之後。達延車臣汗南徙近邊駐牧，明人稱曰小王子。其季子格埒森扎賚爾琿台吉留居漠北，析其部眾為七，授子七人領之。分左右翼，有三汗，曰土謝圖汗，曰車臣汗，曰扎薩克圖汗。崇德戊寅，三汗始入貢，然各王其國自若，不請吏，不置戍，且時叛服不常。順治中，以蘇尼特騰吉思之叛，汗強盛，乘亂侵之，康熙，土謝圖汗乃殺扎薩克圖汗，值準部噶爾丹降，安置牧所於多倫諾爾近地。丁丑，噶爾丹平，土、車、扎三汗始遺原牧，然尚喀爾喀。雍正中，西北路出師屢不利，喀爾喀親王策凌蒐部眾禦準，大捷，遂以為定邊左副將軍，鎮烏里雅蘇台，總蒙部兵。朝褒其功，策凌卒，其子成袞扎布、車布登扎布等相繼為將軍者數十請款。乾隆中，平定伊犁，滅準部，西陲息警，而俄羅斯於庫倫屢有輔德等，與蒙王積不相能，先後劾罷，於是又命蒙古親王貝子桑齋柏珉、勒保等，與參佐無異。後烏里雅蘇台將軍雖用滿人，而猶擇蒙古王公一人為參贊，四部之兵，皆統於每盟副將軍。又降旨，將軍大臣不得干預四部游牧事，舊設防兵盡撤，僅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各留宣大換防兵一百二十名，三年一易。此外各城卡專用蒙兵，其詞訟專為蒙人者，用蒙律，蒙地租賦皆歸蒙收，漢人不得墾蒙地開礦。蒙人生殺官缺予奪陞轉，皆為各扎薩克特權，邊帥不得問。哲布尊丹巴地位在達賴、班禪之次，為外蒙佛教主，尤貴重。定制，庫倫大臣必致敬禮，松筠述庫倫大臣職事，為詩曰：「附四喀爾喀，奉一哲布尊。」其證也。當喀部被準侵迫內附時，本欲附俄，哲布尊丹巴力主歸中朝，謂奉黃教為同教，故歷朝皆加優禮，建寺立碑，推挹之者無所不至。同治中，回陷烏城，設防庫倫，有宣化練軍之駐，亦旋撤。而自咸豐後為將軍大臣者，皆非上選，每藉查卡倫禁地以需索蒙旗，奎昌、湍多布、桂斌、德麟、瑞洵、樸壽等皆以貪劾去，各王公又苦年班之費，其貸華商者，必索重息，以牲畜地土作抵。俄人著遊蒙古書，敘述策貝子等旗，積憾於朝廷

自，歷歷如續。川朝廷个之奈，轉此辨利政，閉曠，設番刊，剷出地，以日攘哲布尊丹巴及各王公之權利，庫倫大臣三多奉行弗善，活佛以下視之如仇。迨兵備處設，愈觸俄忌，遂迫政府撤之。哲布尊丹巴及杭達王等內厭邊帥，外受俄餌，於宣統辛亥十一月初九日，用四部八十六札薩克名通牒中外，歷數政府種種苛虐，蒙人不堪，謂非獨立不可，因推哲布尊巴為皇帝，建號改元，與朝廷斷絕關係。三多去職，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見通牒，亦棄烏城而去。庫倫私設內閣各部，自稱庫京，與俄立約，蓋外蒙之附，本不如四十九旗之久，《一統志》原稱曰新藩。乾隆丙子，以準部阿逆之叛，喀爾喀郡王青衮雜卜即有撤台阻兵之變，故用放任主義，聽其自治。咸、同以來，諸王公亦潛向俄人借債通款，而其季年，乃欲束縛而馳驟之，禍發辛亥，實匪一朝一夕之故矣。

青海蒙古

定制，青海蒙古每盟設正副盟長各一，簡軍實，閱邊防，理訟獄，審丁冊，又增置蒙古巡防官軍。其始，每三載會盟，由青海辦事大臣奏選盟長，遇事，遣員賫敕以往，不論崇卑，王公以下跪迎。嗣後改定歲歲會盟，盟長無任事年限，非有事故，則終其任。

世宗駕馭蒙古

雍正時定制，蒙古人不得識漢字，凡射，以向天射下至地者為合格。

高宗善待蒙古

蒙古生性強悍，世為中原勁敵。國朝威德布揚，氈裘同窳之士，始執受效順，無異世臣。高宗恢廓大度，尤善撫綏，其名王部長，皆令在御前行走，結以姻誼，託諸心腹。西域之役，如喀爾沁貝子扎爾豐阿，科爾沁額駙索諾木巴爾珠爾，喀爾喀親王定北將軍成衮扎布，其弟郡王霍斯察爾，阿拉善郡王羅卜藏多爾濟，無不率領王師，披堅執銳，其子孫亦屢登膺仕，統領禁軍。上宴蒙古王公詩註「其令入宴者，率皆兒孫行輩」云云。及高宗崩，杜爾伯特汗某，幾欲以身殉焉。

三音諾顏部

三音諾顏初屬土謝圖汗，自額駙策凌以從征準噶爾功封王爵，其近族多附之，乃別成一部落，號三音諾顏部。策凌死，其後累有功於帝室，故為喀爾喀四大部之冠，築烏里雅蘇台城，駐定邊左副將軍

及參頁八二，即刊印本。舊刊，參頁八二二，其一送日家白工公口吉中，後廢。

哈薩克人借地

新疆哈薩克人之借地遊牧，曾經奏明有案。光緒壬寅、癸卯間，科布多參贊大臣瑞洵奏請歸還借地，有云「塔城駐防委員延年，任令蒙、哈廣佔烏梁海」等語。奉諭：「事關北路大局，著潘效蘇詳查妥議具奏。」尋奏：「該大臣等所陳各節，無非以借地案懸日久，恐滋繆輻，現經奏准歸還，自可相安無事。」次年，瑞洵又奏哈巴阿一帶借給蒙、哈之後，烏梁海膏腴盡失，游牧無資，該處官兵深慮該地不能收回，群情惶惑，請旨飭還。奉諭：「此項借地，繆輻多年，若如所奏情形，自應查明還地。前諭潘效蘇確切查復，該撫久任邊疆，於該處情形必所素悉，著即秉公詳勘，會商瑞洵妥籌，不得以借地為已成之案，憚於更正，總以足安人心有裨大局為要。」此外志銳亦有奏案，載在《光緒實錄》，然皆以空言搪塞，迄未實行歸還借地也。

土爾扈特來降

準噶爾，本元太尉也速後，以元綱不整，遁居伊犁。分四部落，曰衛拉特，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各立可汗為輔車計。後土爾扈特以噶爾丹不道，故率本部落遷入俄羅斯。彼國以其愚戇，時加欺凌。大兵既定伊犁，威布遐邇，土爾扈特部長聞之曰：「吾儕本蒙古裔，今俄羅斯種類不同，嗜好殊異，又復苦調丁賦，席不暇暖。今聞大皇帝普興黃教，奚不棄此就彼。」遂率其全部涉河繞道行萬餘里，始達哈薩克，失道，行入戈壁，復斃數萬人，抵邊者僅十之三。高宗命舒文襄赫德攝伊犁將軍篆，往為安置。或疑其中有叛人舍楞，請上勿納。上曰：「遠人來降，豈可拒絕。況俄羅斯亦大國，彼既棄彼而南，又挑釁於北，進退無據，黠者必不為也。」舒既抵邊，察其實，乃受降，厚加撫綏。

都爾伯特投誠之待遇

都爾伯特汗策凌、親王策凌烏巴什，乾隆癸酉秋，首先投誠，上錫王爵，優卹奴僕，定游牧地方，以資生息。策等感上撫字恩，卒時，諄諄告其長吏曰：「天可汗之恩，萬世不可負也。」策凌烏巴什投誠年最少，至乾隆庚戌，始卒，西域大定數十年。

哲孟雄

印、藏之間，有小國曰孟雄，地僅七十餘里耳。初，英欲通商西藏，必開埠達吉嶺以便轉輸，而必假道哲孟雄，遂力爭於總理衙門，謂哲本印屬小國。總署貽書駐英公使，使爭之。公使詢之從官，鄒代鈞考之，知非印屬，實據《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妄臆說耳。我國古書，萬不足恃。英欲得哲，不如與之，我國何在此七十里小部落哉！公使不能決。方又曰：「蓋商之馬參贊。」馬參贊者，英人馬格里也。馬雖英人，然忠於所事。公使詢馬，馬乃語鄒，令據我國古書，考察哲孟雄之所屬。鄒曰：「已告公使。」馬即詢之公使，公使曰：「方子涵謂我國古書不可恃。」馬曰：「是何言？中國書論中國事，猶不可恃，豈外國書論中國事轉可恃耶！」即取鄒稿，以譯英文，而覆英外部，英外部乃照租借例定議。

閹寺類

受宮

歷朝宮中使令，任用閹宦，此舉最賊人道，為我國數千年相傳之糝政。閹宦類多河間人。既選為內侍，則被宮。惟閹割之後，須居密室，避風百日，露風即死，無藥可療。又須選取未成童者為之，壯者受宮多危險。宮後，即聲雌頰禿，髭鬚不生，宛然女子矣。

太監例選無家室者

《律例·雜犯門》載：新進太監，由內務府驗明，年在十六歲以下並未娶有家室者，交地方、熟火兩處首領太監管教；其已有家室者，則給與各王公。

私宅太監有定額

乾隆末年，以宮監時不敷用，因取之各王公大臣家。蓋緣王公大臣，所用過多，向無定額，太監多投充私宅。嘉慶己未，始定額數：親王准用七品首領一名，太監四十名；郡王准用八品首領一名，太監三十名；貝勒准用二十名；貝子准用十名；入八分公准用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准用四名；公主額駙准用十名，民公准用六名；不入八分公及二品以下民爵侯以下，俱不准私用。其宗室王公等所用，年終報宗人府查核，一品文武大臣等所用，年終報都察院查核，俱各彙奏。

八品至九品

雍正丙午，定宮殿監督領侍正四品，宮殿正侍從四品，【即總管。】宮殿監副侍正五品，【即副總管。】內廷侍從五品，執事六品，內廷待詔六品，內廷供奉七品，執守侍七品，內廷供用八品，侍監八品，【均首領。】內侍九品。

太監之稱謂服飾

太監之賞有頂戴者，稱老爺；無頂戴者，稱師父。太監頭目，俱收徒弟，下班後，捧盥漱具，執扇，持塵尾，皆徒弟為之。為頭目者，頤指氣使，又儼然一小至尊矣。大小太監，夏日皆服葛布箭衣，繫白玉鉤黑帶。

世祖禁內監入班行禮

順治甲申，世祖定鼎，頒詔賜廷臣宴，有內監數輩先行拜舞。奉諭：「朝賀大典，內監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禮。」從戶科給事中郝傑請也。

世祖高宗定太監職制

世祖諭令裁定內官員數。至高宗，又欽頒則例七條，宮殿監處分十一條，凡例四條，各處首領太監處分例十六條。錢糧按現行則例額數，不許增添。其錢糧之額，為銀五錢、米半斛。銀自每月八兩至二兩，凡十三等。米自每月八斛至一斛半，凡十四等。其職掌，惟敬事房辦理宮內一切事務禮儀，承行內務府文移，收納外庫錢糧，餘則專掌隨侍、守護、承應、灑掃、坐更等事。

高宗令內監改姓

高宗待太監最嚴，命內務府大臣監攝之。凡預奏事之差者，必改易其姓為王，以其姓多難辨，宵小無由句結也。

高宗選秦趙高三姓為太監

乾隆初年，奏事太監為秦、趙、高三姓，蓋高宗借此三字以自傲也。秦為先朝之舊闈，偶有過失，譴罰必嚴。

向示約束閹寺

高宗約束閹寺，不使縱恣。一日於乾清宮西煖閣牕中，望見西廊下有二職官自南而北，一太監自北而南，交臂不顧，竟不讓道。遂嚴諭總管太監約束，毋許肆慢，謂再不謹遵，當將總管太監一併治罪。

高宗不許內官干預政事

世祖鑒明閹宦之弊，既立鐵牌於交泰殿，戒內官干預政事。官不得過四品，令隸內務府總管，歲時謁見，如堂司制，有周官冢宰統攝之義。高宗防馭尤嚴，有高雲從者，稍干涉外事，即遵世祖旨，立時磔死。和坤亦能體高宗之意以行之。內官嘗有背呼梁文定公名者，和聞之，憤然曰：「梁為朝廷輔臣，汝輩安可輕之！」立杖數十，命向梁叩謝，乃免。其後，內務府大臣多由僚屬驟遷，又無重大臣兼領，故敬事房總管輩多與大臣分庭抗禮，無復統轄之制。蘇大司空楞額曾對眾曰：「今日尚未見吾都堂。」雖一時謔語，亦可觀風氣矣。

高宗令太廟用王府中太監

乾隆癸亥，高宗以太廟中司香太監，太常寺多以庸悍老稚宮府所不用者充數，不足以昭誠敬，故命王府中各交太監二名，備廟中司香灑掃。復賞給七品首領一員，以司其屬。

仁宗令廷杖曹進喜

奏事太監曹進喜，高宗時為近侍，歷事三朝，年逾六旬，頗明政體，聲聞日著於外。其姪入試通州，學臣以進喜故，首列前茅，士論頗不服。又交結外省督撫，歲時皆有餽遺，間有王貝勒甘為輸服者。仁宗以其無顯過，優容之。嘉慶癸未夏，吏部月摺交納逾期，具方詢軍機大臣，進喜即揚聲殿陛間，斥吏部之延宕，又令兵部亦具月摺交付，以便召對。語聲徹內，上大怒，立加斥革，廷杖二十，貶於端門內司閹，永遠不許出外。

唐憲臣自宮

太監為畿輔產，向無南人，有之，自青浦唐憲臣始。亦既娶妻生女矣，而行賈多折閱，乃北走京師，遽於康熙乙酉自閹為寺人，入太

朝官爭。乾隆乙丑，以年老多病，卒符忌放還。及歸，石生厓，撫兄子贊文為子，女亦適人而育外孫。優遊十餘年而死，年七十七。

高宗改內監讀書之制

明制：內監入選，例入內書堂讀書。凡收入宮中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入內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擇日拜至聖，請詞林老師，每一名，各具白蠟手帕、龍挂香為束脩，人給《千字文》、《四書》，派年長者八為學長。有過，詞林老師批付提督責處。國朝仍之，派漢教習一員，在萬善殿專課年幼太監。乾隆己丑，高宗諭：「內監職在供給使令，但使教之略知字體，何必選派科目人員與講文義。前明閣豎弄權，司禮秉筆，皆因若輩通文，使其私計。甚而選詞臣課讀，交結營求。此等弊政，急宜痛絕。現今讀清書之內監，在長房一帶，派內府之筆帖式課之。至漢書，亦派筆帖式之曾讀漢文者教授。所有萬善殿派用漢教習之例永遠革除。」

李金鳳與聞林清事

李金鳳，嘉慶時內監之與聞林清事者也。仁和諸生繆崇輝，有祖姑適崑山陸氏，未婚而夫死，守貞不嫁，披緇於龍山。繆為築菴居之，家人歲一省視。崇輝長，祖姑年八十有餘矣。秋日，繆往省其姑，遇金鳳於座，不知其為椽人也。然聆其聲雌，視其面類婦人，而行步則男子，心訝之，不敢問。祖姑曰：「此吾徒金鳳也，新收也？顧其舉止落落，不甚與眾尼儕。崇輝宿菴三日，瀕行，矚眾人方禮佛，則微以言叩其祖姑。姑戒勿宣揚於外，乃語其故，蓋金鳳即李文成之姪也。文成之先亦南人，常與教匪同叛，已而事敗，奉旨於南方名捕之，乃逃於北，始為北人。文成懲前此齊、冉諸人之敗，欲自內起，顛覆乘輿，而後傳檄以定四方。顧宮禁深邃，警衛森嚴，計無所出。金鳳年纔二十餘，乃請自宮以入。眾未敢信，鳳拔刃一揮，流血如注，幾死矣，眾為求良藥藥之，得不死。遂於嘉慶己巳得入禁中。金鳳深沈有心計，同事諸宮監以術籠絡之，皆得其歡心。總管某監者，仁宗寵之甚，常陵轢同輩，眾皆惡之。金鳳獨處之泰然。已而眾怨益甚，群發其陰私，仁宗執之，杖數百，血肉狼藉，眾益從而姍笑之。金鳳獨為之撫慰，且為之簡料湯藥飲食，某甚感之。眾皆多其任卹，而不知金鳳已乘間動以大謀矣。仁宗怒已定，仍寵某如故。金鳳既得某，遂稍稍擴張勢力。已而侍衛缺出，天理教人鳩貲付金鳳為之行賄，得補授其黨一人。及仁宗狩木蘭，遂剋期舉事。時金鳳與某在內籌畫一切，未及期，而李文成事泄，倉猝舉兵，李、林、王等內外皆死。金鳳知事急，竊宮內金符而跨善馬疾馳出，言往木蘭迎駕，門者不敢阻。金鳳出城，亟易衣而遁。其黨人有漏網者，設逆旅於歸德，主人見金鳳，不識也。然知其有珍寶，醉以酒，將殺之而取其貲。檢懷中，得金符，大

馬；又於衣中，得爭則哭、子伯人訂劃有一紙，乃个言由之。藏複室中，年餘，聞事稍寢，乃衣以婦人衣，使二嫗從之以南。至靈隱寺，遇日照大師。師，高僧也，一見識之，蓋常晤於京師者也。即從之削髮，以僧寺中不可居，乃去為尼，來菴中，居半載餘矣。明年，崇輝更視其祖姑，不復見金鳳。問之，云往朝普陀，剋日可返。崇輝欲就詢宮中事，待之，竟不至。又越數年，其祖姑圓寂，金鳳復來執弟子禮。居二十餘日，崇輝偶叩以前事，及此後所向，瞠目如癡。再三問，皆無言。旋去，竟不知所終。

戴文節不善事內監

戴熙在南書房時，不善事內監。一日，題畫，誤一字，宣宗令內監持令改之。內監至，但令別書，而不告以故。戴遂別寫一紙，而誤字如故。上以為有意拂忤，遂撤差。

宣宗為內監創白玉頂戴

道光中，內監美丰儀者，頗得幸。既復為娶婦，使居南府中。然恃寵而驕，時多非分之請，宣宗悉涵容之。定制：章服不得過四品。一日，南府諸監固請進秩。宣宗既以情不可卻，又不敢擅更祖制，乃特創一種白玉頂戴，凡幸御各監，均得用之。事傳於外，故一時輕薄者互相戲謔，有白玉頂戴之語。迨德宗朝，李蓮英輩得孝欽后歡意，變更祖制，竟至二品頂戴矣。

安得海伴太子讀

咸、同間，太監安得海藝術精巧，知書能文。晚年勢張甚，中外傾慕，欲一見顏色。初，宮中內官多讀書識字者，安得海入侍，過從問字，殷殷請益。久而斐然，出諸闈上，能講讀《論》、《孟》諸經，孝欽后深器之。會安與某親王不洽，孝欽令暫引去，以自遠禍。安遂自薦，請衛侍冲主，外取自退之名，陰為自尊之舉。嘗自稱太子伴讀，以比先代名儒。

安得海伏法

丁文誠公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密語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為丁所怒；欲顯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攪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丁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及丁疏既上，孝貞、孝欽兩后召軍

復工稅，不下，田中兩口，不，日，工復。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聲勢烜赫，自稱奉旨差遣，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監生辰，該撫已飭東昌、濟寧各府、州，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山東、江蘇、直隸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儻有疏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跡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既在濟南伏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顆，真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歷城縣令為安得海購地葬之。

孝欽后待內侍

孝欽后故威重，宮中內侍過誤輒杖殫，一歲不可數計；次給杖謫弗少貸。定例：內監通外事，宮中杖斃；賜職不得越四品。蓮英以謹事承孝欽寵眷，論者輒不得直，實為內侍之異數也。

三監綽號

「皮硝李」，為李蓮英綽號，以曾業皮硝也。同時嬖閹，尚有「筐王」，王曾售考筐，即「香王」也。尚有「硬【京音讀作印。】劉」，則以劉之性硬也。「皮硝李」，婦孺知之，知王、劉者少矣。

李蓮英以梳頭得寵

李蓮英者，本為孝欽后之梳頭房太監，河間人，幼失怙恃，曾以私販硝磺入縣獄，既出，業補皮鞋，以是得「皮硝李」三字之稱。太監沈蘭玉，其鄉人也，與有故，見而憐之，為蓮英介紹入宮。適孝欽聞京市盛行新髻，飭梳頭房太監仿之，屢易人，不稱旨。蘭玉偶在闈闈房言之，闈闈房者，內監之公共休息所，蓮英嘗至此訪蘭玉者也。既知孝欽欲梳新髻事，遂出外周覽，於妓寮中刻意揣摩，數日技成，告蘭玉，蘭玉薦之，而蓮英遂從此得幸矣。及孝貞后殂，蓮英益無忌，由梳頭房擢總管，權傾朝右，至與孝欽並坐聽戲。孝欽進膳，遇蓮英所嗜之品，多節食以賜之，或先命小璫撤去，留俟蓮英。其四十壽辰，御賜珍品蟒緞福壽等字，侔於大員，樞臣疆臣

李蓮英深銜德宗

李蓮英雅善音律，工演山門、伏虎、別母、慘睹等齣。演京劇亦佳，能串鬚生、老旦、黑頭，而黑頭戲尤擅勝場。滬上名淨劉壽峰，即其徒也。一日，李串黃金臺之田單，當查夜猝見太子時，飛足踢燈籠，用力過猛，致燈籠飛落前庭，中德宗額。帝大怒，命笞四十。李跪而哭，孝欽后為之緩頰曰：「此誤傷也，當曲恕之。」命叩頭求主子開恩，德宗揮手命去，遂不歡而散。由是李深銜德宗。

李蓮英調停修園事

光緒初年，孝欽后已事游晏。一日，召軍機大臣，欲修某園，限期竣工，命與工部籌辦。時醇親王領軍機，遵旨向工部尚書某籌議，則需款過巨，庫帑復支絀，而慈意甚決，又不敢違，商竟日，無法解決。醇曰：「無已，商之李總管乎。」遂於次日偕工部堂司各員集朝房，令內侍召李蓮英。李至，王告以慈意，並述為難情形，乞其轉圜。蓮英曰：「此大事也。王爺面奏，無不允者，奴才何人，敢語此？」王曰：「汝苟得便，第略言之，不相強也。」蓮英沈思久之，曰：「老佛爺事多，此項工程，或偶然興至，欲修理耳。如不再催，似可暫置，奴才終不敢言也。」醇曰：「諾，敬俟後命可耳。」久之，孝欽亦不問。

李蓮英隨醇王校閱海軍

光緒甲申以後，興練海軍，李鴻章實主其事。海軍成，奏請欽派大臣校閱，孝欽后命醇親王至天津閱之。醇以孝欽后頗猜忌之也，恒自危，奏請以李蓮英自隨，蓋不啻自請監軍也。李為之設行臺，王與蓮英居處，一切無軒輊，惟閱兵時，王坐於前，蓮英立於後而已。於是丁汝昌、衛汝貴、衛汝成、葉志超、趙桂林、龔照嶼諸人，皆奉厚贄蓮英門下，稱受業。

李蓮英侮李鴻章

李文忠由直督入相，自負勳勞，遇同輩，恒兀傲視之，人多懾其名位，弗與較也。嘗失禮於李蓮英，蓮英啣之。一日謂文忠曰：「老佛爺欲修頤和園，但國帑支絀，不欲撥款興修，公為國家重臣，何不報效為諸臣倡。」文忠欣然諾之。蓮英復曰：「吾先導公入頤和園，驗其應修之處，庶入告時較有把握。」文忠信之。蓮英乃使人

等八，問米問笑只道人示地，不知何忌。德亦八惑，卜而中助，又部議處。

李蓮英侮福銀

光緒中葉，李蓮英怙寵滋甚。儀鸞殿側有斗室，為大臣內直憩息之所，一日，李在此室，於玻璃窗中見大學士福銀將至，故含餘茶於口，俟福至，甫及簾，李驟揭簾，對福噴茶，若吐漱然，淋漓滿面。亟笑謝曰：「不知中堂到此，殊冒昧。」福無可如何，徐徐拭乾而已。

李蓮英有四子

李蓮英有四子：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皆捐三品銜郎中，簽分戶、兵、刑、工四部。其驗到時，直隸結局，甚為居奇，四人共費印結銀一萬兩。

李蓮英有精舍

李蓮英於宮中，別闢精舍數間，在孝欽后寢宮之後。中設地鑪一，高三尺許，其餘鋪墊陳設，如著衣鏡、自鳴鐘之類，燦然大備，幾與上用者相埒。

李蓮英用紅緞鋪墊

光緒庚子西幸，陝撫某辦皇差，為李蓮英備行館，器具一切，均極精潔。前站某王見之曰：「此豈可居李總管耶！」命速更易，須與辦老佛爺者一律。但黃緞鋪墊改用紅緞可耳。

李蓮英未獲譴之故

光緒戊申，德宗大漸，隆裕后欲視之，恐蹈孝哲后覆轍，徬徨無計。李蓮英進曰：「皇帝疾甚，皇后何不視之？」隆裕曰：「無老佛爺旨。」李曰：「此何時，皇后速往，老佛爺見責，奴才任之。」后始得與德宗訣。【或謂德宗崩後隆裕始至。參看《宮闈類》德宗崩時情狀條。】孝欽后尋亦崩。隆裕本惡李，以此深德之，故未獲大譴，乃令為某宮小花園總管，及死，特賞銀二千兩。世稱蓮英為總管，實則別有一都總管，總理宮中一切之事，賞四品銜，內務府有名冊者。蓮英特隨侍孝欽左右，為管理服御之總管。

香王為孝欽后之探

德宗左右，有宦官王某，宮中通稱之為「香王」。王亦為孝欽后私人，每侍德宗半月，必轉侍孝欽半月，孝欽輒詢問德宗半月中之情狀及舉動。故時人又呼香王為后探也。

孝欽后樂與硬劉談

孝欽后最寵用之內監，其在張、李以上，以其早死，名遂不甚著。劉三人。硬劉之寵警，略通書史，頗知時局形勢。孝欽在宮，無可與為河間人，性機警，承意旨供使令而已，故尤樂與劉談。孝欽素猜疑，且守歷朝內監不得干預朝政之訓，遇有疑難，輒借端論列，劉亦默喻其旨，為之罕譬曲喻，以彼證此，以是多所啟沃，甚倚重之。劉初患石淋症，延西醫割治得愈。比再發，而醫謝不能治，以是竟死。時方侍孝欽在萬壽山，命以竹輿舁之下山，親自送之，賜坐小舢板出園。【頤和園各船有平頭船、望江南、小舢板種種名式，小舢板即洋划子，非王公親貴不蒙賜坐，與紫韁、黃韁等賜同為異數。】臨別時殷殷慰諭，因而下淚。劉死，孝欽鬱鬱不樂，蓮英侍側，亦屢因事受呵叱。蓮英嘗告人曰：「小劉在日，屢受其氣，今死矣，尚累及我。」故宮中當日有「死劉氣煞活李」之謠。

西巡時太監之多

光緒庚子西巡，扈從太監初僅十七人，沿途先後會集，及隨後入關者，至千數百人。李蓮英為之魁，崔二亞之，侍孝欽后側。蓮英賞用二品服，稱大總管。崔服役御前，用五品服，稱二總管。又有三總管者，則掌理皇后宮中庶務者也。總管以下各有等次，有五品、六品、七品冠帶，餘皆無頂戴。眾監見李、崔，如屬員之謁長官，見三總管，則彼此字呼，嬉笑怒罵，漫無規束。大、二總管月俸，不啻鼎峙，各為其主，遠甚。大總管居室近終南仙館，樓臺池沼，花木泉石，別開世界，備孝欽暇豫游宴。蓮英常設座是園，朝臣亦得入觀。董福祥來，必延坐，齋顏相接。一日，董偕提督鄧增入園，鄧亦勳勞於國者，董先入，謁蓮英，鄧止立門外。談次，董謂蓮英曰：「鄧某偕來相謁，今在門外。」蓮英不語。頃之，董又曰：「盍請鄧某一見。」蓮英以他語亂之。董性戇直，不能忍，盛氣曰：「大總管以鄧為何如人耶，何不稍予體面。」蓮英曰：「室僅二椅，無餘席可坐。」董曰：「若然，則當讓兩客坐，主人立談可

出。蓮英鐵色怒目送之，搖首者再，乾笑曰：「董老倔強性至死不
改。」數日，鄧復入，蓮英殷勤推讓，談笑甚歡。則鄧以千金之貂
絨鞋，賸以四百金，先期送入矣。

高四歷事三朝

光緒庚子，兩宮西狩，時內監有高四者，年六十八矣。自言昔隸宮
中樂部為生角，旋改隸後宮給事，咸豐庚申京師之變，曾侍孝貞后
幸熱河，後復隸乾清宮。嘗自言歷事三朝，兩隨播遷，衰病侵尋，
思歸至切。回憶五十年前圓明園紅氍毹上，綠髻簪花，不知是真是
夢矣。

張某以墨污試卷自宮

太監中有張某者，寵眷與李蓮英不相上下。張，秀才也，某科省
試，墨污其卷，恚而自宮，得不死，遂入宮。孝欽后每就之詰疑問
難，張條對無誤，孝欽喜，賞四品頂戴。

太監奉旨申飭張唐

京官之被旨申斥者，由太監傳旨，跪聆宣旨畢，太監破口辱詈，狀
至不堪，如納銀四百兩，則免。外官由督撫代宣者，無此狀。光緒
間，郵傳部初立時，簡張百熙為尚書，唐紹儀為侍郎。張謝恩後，
即謁唐，備致謙詞，唐操粵語答之，張不甚解，有誤會。次日，唐
答拜，面請奏調各員，並交銜名單一紙，張唯唯。及奏案發表，單
中無一人入選，唐大怒。由是兩人交惡，具摺揭參，俱留中。又互
請病假不到部，為御史所劾，兩人均著傳旨申斥。唐已贈太監銀，
張不知也。及傳張，跪聆宣旨畢，太監頓足大罵：「混帳王八旦，
滾下去。」張叩首起立，面無人色。次傳唐申斥，則無此狀。張益
恚憤，回宅而病作矣，未幾，以憂鬱卒。戊申十月，疊遭德宗、孝
欽后二喪，照例，十九日內，不准各官遞封奏。大學堂監督、編修
劉廷琛，忽破例遞摺，傳旨申斥。劉不能具四百兩，又不能堪此辱
罵，意大窘，浼人關說，納半數。屆時，申斥，僅叱「混帳下
去」，所謂半罵也。劉退而告人曰：「士可殺，不可辱，吾初不料
國家有此惡例。」或曰：「以視明代廷杖何如？」劉亦無以答。

小德張暴富

小德張，河間府人，世有謂其非閩人者，謔言也，確為椽人。第其
設法騙取宮中之錢，實有之。先是，宮有佛殿數座，孝欽后在時已

順慶，小德張乃算恐隆裕口修垣，報銷王一日跡尚。時內務府八臣奎俊自請處分，謂報銷太不實，隆裕以經手者實為小德張，置不問。且又嘗慫恿隆裕游頤和園，預算經費甚鉅。即黃轎八乘，已由小德張直接向崇文門稅務項下撥銀十八萬兩。時蒙古公爵博迪蘇及尚書宗室壽耆同為崇文門監督，密以聞諸攝政王。王怒，召小德張至，切責之，游園之議乃罷。而小德張遂切齒於王。故事，凡親王或世子入承大統者，其潛邸例須改建佛寺以祝釐焉。王以別築新邸，土木丹青，備極崇麗，估計工程，乃須款至二百五十萬之多。度支部入奏，王報可。越日，軍機王大臣叫起，尚未下，內廷忽傳懿旨，召王即入對。凡三小時而後出，則氣促汗流，面色如土矣。大忿回邸，立邀度支部尚書載澤密議。不久而特別解款之事起，由度支部左丞傅蘭泰、鹽政處總辦晏安瀾同具銜名，通電各省關監督及鹽運使，督率籌解。未及一月，即籌有特別解款六百萬兩，為宮中工程歲修之用。然三年以內，絕無一木一石之新建築也。隆裕服闋時，須易青轎而乘黃轎，製轎之費至七十餘萬，亦小德張所經手。於是小德張乃暴富，而內務府總管大臣繼祿亦霑溉不少。

小德張驕倨

李蓮英既死，隆裕后即以李所總管之小花園賜小德張居住，一切皆承李之後。故其時勢燄薰赫，大官中多有與之結為兄弟者。一日，世續議減宮中炭費，而內監及內務府人員抗不遵命，竟至宮中無炭可燒。小德張乃云不礙，可至外購之也。及隆裕病篤時，溥倫薦曹某入診。時后擁被三四重，面冷如冰，而房中爐火甚熾，重幕四周。溥倫與醫生汗流如注，溥倫謂屋中熱度如此，即健康之人亦非所宜，何況病人，乃稍啟窗幕。曹醫開方，中有一藥，與御醫意見不合，曹爭之甚烈。帝、后有疾，御醫與內醫常結合一致，溥倫恐有意外，小德張曰：「無礙，我自煎之。」蓋非復前此之跋扈貪冒矣。隆裕崩，瑜妃命小德張往見，小德張竟稱疾不往。

王子元中飽

太監王子元名寶義者，德宗時，充織造、營造二司掌庫。後拜小德張之母為乾嬭，漸引至隆裕后前差遣。小德張去，王遂得寵。後因宣統帝年幼，宮院地面凸凹不平，不便行走，特令王子元督工修理。王竟開銷至銀一百四十餘萬，其私囊中飽者，約六十餘萬。

外交類

外人譏吾外交

外門大臣，皆喃之，乃對某朝珠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饅饅【饅頭也。】」

外門大臣，皆喃之，乃對某朝珠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饅饅【饅頭也。】」

外門大臣，皆喃之，乃對某朝珠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饅饅【饅頭也。】」

外門大臣，皆喃之，乃對某朝珠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饅饅【饅頭也。】」

外門大臣，皆喃之，乃對某朝珠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饅饅【饅頭也。】」

外門大臣，皆喃之，乃對某朝珠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饅饅【饅頭也。】」

外門大臣，皆喃之，乃對某朝珠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饅饅【饅頭也。】」

外門大臣，皆喃之，乃對某朝珠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饅饅【饅頭也。】」

外門大臣，皆喃之，乃對某朝珠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饅饅【饅頭也。】」

外門大臣，皆喃之，乃對某朝珠曰：「今日又投若干錢，與小兒買饅饅【饅頭也。】」

各國與上海之關係

上海為吾國通商巨埠。然在乾隆時，已有東印度公司代理人英人名比谷者，至上海察看形勢。道光壬寅，復有林德賽、葛勞甫二人，以廣東禁止開輪，【此別一事，非道光戊戌因鴉片而禁止開輪者。】乃北航至上海，亦極稱之為通商善地。此為鴉片開戰前英人垂涎上海之始。及白門訂約，五口開埠，時為道光壬寅八月也，其關係則中英兩國間也。至道光甲辰，法人、美人繼英而起，要求按照英約，締結《中法黃埔約》、《中美望廈約》，此為法、美人後至上海之證。

誤以賠款為撫恤

國際賠款，始於道光壬寅《中英江寧條約》。該約第四款以洋銀六百萬元償補鴉片原價，第六款償補兵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元，此為國際賠款之始。厥後咸豐戊午中英法之役，光緒甲申中法、甲午中日之兩役，至辛丑十二國和約之賠款四萬五千萬為極矣。無戰不敗，敗必償款，此為國恥，寧不彰彰。然吾國公私文書，則每每諱賠償為撫恤。中日甲午開戰，吳大澂奉命督師，書生言兵，檄文中歷敘天朝深仁厚澤，柔遠有經，而於道光壬寅、光緒甲申兩次戰事之賠款，謂係中國戰勝外夷，撫恤遠人，恩威並用之至意。此文傳至滬，《申報》首先登載，繼由各西報譯登。英、法領事即致書詰問，謂賠款約章俱在，何得肆為侮訐。卒由蘇松太道復書道歉而事始寢。

張文襄與各國領事立約

光緒庚子拳匪初起，甫自涑水擾定興。南皮張文襄公之洞方督鄂，五月初四日，電總署請電禁勦捕。嗣後於五日內疊次電奏，斥為邪教亂民，請保護使館，力勦各匪，勿召回出使大臣。單銜徑電各國外部及在華水師提督，與約保護東南，勿擾京城，勿驚乘輿，並聯合各省督撫十餘人電各國外外部。與劉忠誠會同駐滬各國領事立約，不得犯長江。聖駕西幸，與各國堅明約束，勿擾襄樊，以通東南貢

言：諸禍首雖已治罪，然大阿哥溥儀事未辦，名位如故，兩宮到京後，各國必力要之，得請乃已。文襄因密電樞廷，勸其面奏，乘兩宮未到京之先，出自慈斷，以全國體。此議遂定。時乘輿尚在汴也。及回鑾時，外人以為言，乃撤去大阿哥名號，命即日出宮。癸卯冬，文襄以述職在京，時日俄將開釁，政府令往勸日本駐使勿與俄戰，拒之，並述西國公使之言曰：「日俄開戰，此於中國有益之事，何為見阻？」因請政府據以上聞，以後遂不復有勸阻日俄用兵之說。或曰：東南保守之約，榮祿實陰主之，且阻董福祥之攻各國使館。然榮之陰持匪類，使不得逞，乃用其門人樊增祥之言。

王某某畏蕙誤國

光緒庚子之變，至召外侮。孝欽后曾命軍機大臣王某某往東交民巷使館解釋其事，而王畏蕙不敢前。是日適大雨，次晨入見，乃以雨阻對，孝欽默然。

賽金花保全都人

蘇妓賽金花，即傅新寶，亦即曹夢蘭，嘗嫁洪鈞，有狀元夫人之稱。洪奉命使德，從之往，遂能操德語。洪卒，傅行，乃重入女閭，輾轉至京師。庚子拳匪之禍，時八國聯軍統領德帥瓦德西入城，數數招傅往，備極綢繆，惟傅言是聽。乃請保護大內，並約束諸將，勿使任意劫掠，瓦從其言，都人因之多所保全。

庚子和議

光緒庚子和議，以奕劻、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八國開議條款。又命外省督撫於條款利弊論列奏聞。李文忠公主張疏節闊目，於事之可許者，慨然許之，不稍留難；不可許者，斷然絕之，毋於字句之間，斷斷駁辨。而張文襄公頗持其後，往往於字句間爭論得失。李歎曰：「不謂香濤作官數十年，仍是書生之見。」

八國開議條款時，先請懲辦禍首，乃酌辦載瀾、董福祥、啟秀等數人。仍要索未已，李文忠奏聞。政府覆電有云：「此次肇事諸臣，俱已懲辦，各國素敦睦誼，諒不至強人所難。」八國聯軍入京時，各劃界而治，日本最平靖，英、美次之，而德、法最騷擾。日人之心深哉。

展拓使館界址

合國公使館平任亦即果又比各一市。元始庚丁，拳匪事變，八國聯軍入都，兩宮西狩。辛丑，和議成，各國強迫展拓使館界址，劃兵、工兩部衙門於界內，且許其永駐重兵，以為防守。

京師使館界內之防疫

宣統庚、辛之交，東三省鼠疫發生，蔓延津沽，幾及京師。官廳從事於撲滅防備之術，成績優美，然實出於旅華外人之強迫也。某日，領袖公使奧使以事至外部，談畢，偶及防疫。奧使謂：「設北京果有傳染，使館界內，擬與外間隔斷交通，屆時請就近設立電報分局，以期消息靈便。」奧使所云，僅係擬議將來之詞，並未加以敦促也。外部諾之，即移知郵部，請迅設分局，並有「限三日竣工，事關交涉，切勿遲誤，致干未便」等語。郵部轉飭電局照辦，局員即至使館界內，勘擇地點。但交民巷僅方隅之限，苦無餘屋可租。後得數楹，又因隔斷之期，久暫無定，炊具食品，必備必豐，而室小不能容，事迄無成。輾轉間，限期僅一日矣。外部、郵部，時有電話督責，局員乃逕袖公文謁奧使，語以故。奧使啞然曰：「吾第與外部偶爾談及，乃虛擬之語，交通隔斷一事，各使尚未議決，實行無期，何急遽乃爾。吾即致函貴外部，後如實行有期，當逕與貴局接洽也。」

文祥與外使議覲見禮節

同治朝，有各國公使六人請覲見，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與議禮節極嚴，至有擲碎茶杯之事。初，公使欲佩刀，並欲多帶從人，文皆不可。屆時，諸使入覲竟帶多人，文命每門截留數人，至紫光閣，僅餘繙譯而已。

去酒果

光緒丁酉，李文忠公鴻章以兩廣總督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署故事，外使至，輒款以酒果，不問其是否一日數至也。文忠命去之，曰：「外賓始至，乃有此禮，再至則無之。」諸使皆不懽，然無與爭者。

海宴堂宴外賓

光緒戊戌以後，駐華各使眷屬每以歲時入覲，厚加讌賚。辛丑回鑾，以舊時瀛秀門內儀鸞殿址改建海宴堂，專為接見外賓之地。

呂廷燕手外真

席為滿式，與漢式異。漢俗，置菜於桌，隨意食之，滿式略同歐洲，客各一份，每座各置桃式銀碟，中儲杏仁、瓜子、蜜餞、果子，每客計有二十四品，箸之外尚有刀叉。某日，孝欽后飯畢，太監請宮眷陪外賓密司卡爾用膳，桌旁設椅，為從來未有之舉，宮人皆大驚。既而探知孝欽之意，恐外人不知中國宮廷禮節，將笑我為野蠻，故令宮眷坐食也。

重陽宴各國公使夫人

光緒某年九月初九日，孝欽后頒賜各國公使參贊夫人菊花，以應重陽佳節。客為法國慕文琦之夫人，法國蘇馨之夫人，法國安刺伯之夫人，英國梅爾思之夫人，英國景某之夫人，英國燾納理之夫人，俄國璞科第之夫人，俄國特太太，日本新國之夫人，日本小池張造之夫人，日本牧田之夫人，美國某太太。或四盆，或二盆，大約黃菊最多，以上等瓷盆栽植。聞孝欽預操西語，令梁誠側聽，問得其似否。梁奏曰：「太后音甚正，並不影響模糊。」已而公使夫人齊集，乃特離寶坐，握手為歡。然有一二臨期不到者。筵終，賜桂花及糕果，亦有設詞遜謝者。

各使恭送孝欽德宗梓宮

宣統己酉九月二十七日，孝欽后梓宮奉移。前三日，【二十四日。】由外務部派弁導引，各國公使乘馬車至東華門外下車，換乘椅轎，參隨等皆步從。進東華門，至御箭亭後棚前下椅轎，入棚少坐。九時四十五分，外務部大臣帶領，按排定次序，分班進錫慶門、皇極門、寧壽門。至皇極殿前一鞠躬，至孝欽后几筵前一鞠躬，側向監國攝政王一鞠躬。監國攝政王答禮致謝，各使退後一鞠躬。禮畢，仍至御箭亭後布棚內少坐。乘椅轎出東華門，換乘馬車，至景山東門外帳房內少坐候。屆十一時，外務部大臣帶領，按排定次序，分班進景山東門。至觀德殿前一鞠躬，至德宗几筵前一鞠躬，側向監國攝政王一鞠躬。監國攝政王答禮致謝，各使退後一鞠躬。禮畢，出景山東門回館。二十七日晨五時，各使至皇極殿恭送梓宮，至東直門而返。

陳其元折服英美商人

同治丁卯九月，海寧陳其元令南匯。有英商某，以船載煤赴滬，舟膠於沙而沈，煤浮海面，海濱居民撈而藏諸家，固不知有洋船也。未幾，一英人偕譯人來，懸言船為南匯民所焚，煤悉被掠，索償五

兩立。陳正之。懣心有不忍。遂與陳，必且事叶，聞而懣者，川陽人
多，是不賠而賠矣；且庸知總署不飭令賠償者。方自赴鄉查勘，而
英領事已照會江海關道，委員暨繙譯官偕英商來矣。海面又時有兵
艦，往來鳴礮，南匯民大震。陳力與爭辯曰：「吾民果掠爾船，自
應治罪。今船自擱淺沈沒，民僅撈取水面之煤，何罪之有？藉曰煤
不應取，而乞我為代查，我體兩國交誼，自當竭力查辦。爾所失者
煤，安得賠銀？今言銀，是訛詐也。訛詐安有交情。我官可去，銀
不可得。」委員亦以大義責之。英商氣沮。陳因與約，煤船既擱
沈，必不能復得全數，將來查得若干，即以若干還之。英商亦首
肯。陳翌日赴鄉，召集村民，告以此案顛末，又以拚一官保衛百姓
之意，反復申喻數千言。民皆感泣，均願以所撈者送還之。數日
間，繳煤十八萬斤，事乃已。又美商運貨赴滬，遭風，滯於沙，不
能行，乃雇滬上漁船為轉運，議定每人日給銀二元，往返十餘日，
始竣事。向索工資，則盡縛其十六人送江海關道，謂係海賊搶劫
者。道發上海縣研訊，俱不承。十六人者，中有南匯人七，乃發南
匯。陳詢悉始末，知其冤，乃具稟昭雪。美領事執不肯，復提往滬
訊，仍不承。則再移解南匯，而七人中已死其一矣。陳直陳其本末
於蘇撫丁日昌，丁得稟而震怒，亟札知江海關道，命立釋此十五
人。道悚息受命，而美領事亦不復過問矣。

高宗敕英王諭

乾隆癸丑八月，高宗有敕諭英吉利國王文一道。文曰：「爾國王遠
慕聲教，嚮化維殷，遣使恭齋表貢，航海祝釐，朕見爾國王恭順之
誠，令大臣帶領使臣瞻觀，錫之筵宴，賚予駢蕃，業已據給敕諭，
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咨請
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
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
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
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
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霑雨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
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
視同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俱紛紛效尤，
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
瀛，於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
回國。恐爾使臣等回國後，稟達未能明晰，復將所請各條，繕敕逐
一曉諭，想能領悉。」

鮑鵬與英領事義律議款

鮑鵬，原名聰，香山人，英商顛地壁童也。時道光戊戌，林文忠公
來粵，事事嚴密，且有水陸偵探四十人，分布省城內外，及黃埔、
澳門裙帶路，逐日有報，奸宄無從窺探消息也。由是英領事義律密

丁卯補邑。時有南粵軍人招以鵬對。洋人為易其隸某縣令，琦訊及。【三字急讀即鮑鵬二字音。】鵬固黠，自入琦幕，寡言語，少出入，布衣淡食，月得薪水五十兩，而應酬幕府官親、巡捕、門印，投贈百數十金，物品亦不惜，言及洋人，即憤懣不平，現於辭色，琦深信之。隨來粵，琦力主和議，盡反文忠所為，使鵬與義律議款。

琦善受欺於英

道光庚子，琦善以大學士任直隸總督。英人義律猝至大沽口，以書獻琦善，謂焚毀鴉片之釁，起自林則徐、鄧廷楨二人，向索償不與，反遭詬逐，故入浙江，遞書與總兵，不受，再遞書與浙撫，又不受，故越浙而至此。琦遽信其說，據以奏聞，與英人議和之說，遂肇端於是。時天津道陸建瀛謂英兵尚踞定海，而來此託詞請撫，是據邑以要我也，宜與戰，俟奪其艦，俘其人，俾之還我定海，然後議和，方為善策。琦執不可。旋宴其艦中軍士十餘人，且以溫語慰藉之，謂已乞恩朝廷，將特遣重臣馳赴廣東，平反焚燬鴉片事，義大喜。未幾，朝命下，即以琦為欽差，令赴廣東查辦。尋又命為兩廣總督。時蘇撫裕謙方任江督，聞之，撫髀流涕，歎琦之誤國。琦抵粵，先撤虎門之防。義遂索賠款，要求割香港全島。琦不遽答，義乃遣人挑戰，琦欲止之，義曰：「戰而後商，未為晚也。」而廣州之戰釁開。於是攻虎門，先陷口外大角、沙角兩礮臺及靖遠礮艦。水師提督關天培告急於琦，請增兵以固省城門戶，琦仍執和議。天培固請，僅予兵二百，令暗渡助之，天培卒戰死。

唐景星折英使威妥馬

香山唐景星，名廷樞，有幹才，洞悉歐洲情勢。同治初，奉旨在總理衙門行走。時諸大臣未諳歐洲交涉之術，每歐使盛氣相凌，諸大臣輒輒噤縮相顧，不敢發一語，於是外人玩侮益甚。一日，駐華英使威妥馬爭一事未得，輒拍案厲聲。唐忽奮拳起曰：「威妥馬，汝何得如此！」威怒曰：「汝何故無禮，敢直呼我名！」唐曰：「此何地，而汝敢拍案，吾何得復有禮於汝！」威出不意，聞是言，遂稍戢其威。後有人詢唐以何敢開罪於大使，唐曰：「吾在歐久，熟知彼中事，在公堂拍案，彼已有過，故彼無以罪我也。」然諸大臣終以唐在衙門，恐啟釁端，遂出之。

英使翻辰州教案

光緒壬寅秋，駐華德使宴慶王於東交民巷之館，飲次，德使突謂慶曰：「上海將議退兵，君意何如？」慶曰：「固所願也。」德使

曰：「百世願其國不能不長江利權，必府設公使他人不得！英揚子江利權方可。」慶曰：「甚善。」談飲至洽。次日，德使函致慶曰：「昨夕之言，貴邸若以為然者，請覆函有以教之。」慶不覺，乃函覆，謂：「昨聆貴大臣議論，甚為欽佩。」已而語為英外部所聞，電其駐使，使速詞探。英使廉得其實，乃函問慶有無此事，而慶答以無。於時辰州教案將結，英使怒慶，以為待華人非取嚴厲手段不可，深悔辰州教案辦理太輕，因翻前議，論斬者數人。

與英重訂藏約

羅卜藏丹津以崇德壬午，表貢方物，上曼殊師利大皇帝徽號，輸誠內屬，垂之百年，與青海蒙古各部汗王世為臣僕，屏翰皇室。中更第巴、桑結之亂，朱爾墨特之變，胥藉大兵竭力收定。以駐藏大臣鎮撫其地，設吏置戍，藏官自戴琿、噶布倫以至達賴，除授必請朝旨。職貢隸理藩院，賜租稅疆宇自治，弗給，發內帑濟之。光緒朝，藏人啟邊釁，唐紹儀與英使薩道義重訂藏約於京師。丙午四月，張蔭棠奉命自印度入藏，循約關埠，議善厥後，發善後二十四條，諭商上三大寺議之。

雲南勘界

光緒間，廣西周德潤至雲南勘界，攜會典為憑，會勘者亦以此為憑。既而有水，觀其源流高低之勢，合歸我國，而官書不載，外人遂欲攔去。據形勢再三爭之，逾月始允。洋使曰：「我固知此水合歸貴國，然會典為貴國欽定之書，固將昭示中外，何獨不載此水？」

天津焚法國教堂案

曾文正一生憾事為天津教案，輒以「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以自責。有知其事者，為言此案發見，文正以一身當其衝。時同治壬申，粵捻餘孽未平，開釁外人，絕非得計，固惟和平了結之一法耳。然外人於此，欲望甚奢，不重懲亂民，無以塞其口。而亂事初起，又實皆千人一手，首從無所分，盡誅之，則其勢不能；姑寬焉，則又苦無術。其進退維谷，殆百倍於祁門督兵時矣。有張某者，【回教人。】時為天津四門千總，小有才，富於貲，既知己責之難逃，且審文正艱苦狀，思迎其意而解焉。乃賄買貧民十六，使伏罪。十六人者，人得津錢五百千，初許其不殺者也。及案定，而十六人竟駢首死。罔民之罪雖在張，而文正實操縱之，其所以慚疚者在此。

李文忠語法使

光緒丁酉，李文忠在總署時，法使為施阿蘭，其人狡甚。一日，謁文忠，驟詢曰：「爾年幾何？」西人不喜人問年，然懼於文忠之威望，不能不答。文忠笑曰：「是與吾第幾孫同年耳。爾知吾在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乎？」施踉蹌無地。

德拒我使

初與歐美諸國通聘，僅設三公使駐其國：一英、法、義、比，一俄、德、奧、和，一美、日、比。額缺之增，自光緒乙亥、丙子間始。時中日和議甫定，俄、德、法有迫還遼東之舉，政府以法國交涉事，乃設專使駐巴黎。由是英法分為兩使。未幾，德人亦援例以請。會駐英公使龔照瑗、駐美公使楊儒均期滿，當受代，於是諸大臣會保使才，以黃遵憲、羅豐祿、伍廷芳名上。廷議將以黃使英，羅使德，伍使美。議早定，適某大臣檢交涉舊案，知黃前為新嘉坡領事時，曾被英人某以債務事誣控有案，事雖辨明，恐或以是為英廷所輕視，遂議黃改使德，羅改使英。命既下，循例鈔錄諭旨，照會各國駐華公使。時德人以三國迫還遼東之舉，俄、法皆得厚酬，德獨向隅，意甚不平。其駐使海靖，性極驕暴，方自南非量移至華，公牘往來，往往於一字一句間，索垢尋瘢，稍有疑似，輒駁回改繕，其蓄意伺隙也久矣。新使命下，海靖乃大憤，謂中國尊英而卑德，英之所不欲，始令赴德也。立具文，照會總署，聲明決不接待，並請於三日內收回黃使成命，其言極慢。不得已，乃改命許澄為德使。許時方使俄，以楊儒易之，而授黃長寶鹽法道。又二年，戊戌夏，日本使裕庚期滿，日政府預以黃請，始命黃使日。

萊陽中德之交涉

光緒辛丑春，萊陽有教民唐寶慶者，其父入耶穌教。一日，勾通洋工程師哈司台而致函於縣，謂家被大刀會匪劫掠，懇求賠款。縣令即覆書曰：「萊邑上年並無大刀會匪，該教民家被竊，應按例飭差勒緝，無賠贖明文，貴工程師毋得瀆請勒賠。」寶慶又請德國教士盧威廉函乞償卹。適有縣民李某者，寶慶誣指為竊賊，捕送至縣，教唆李某妄扳修洛五等人為賊，意欲藉此羅織多人，倡勒賠贖。縣令察知其妄，痛斥寶慶，函致盧威廉，令查明寶慶恣縱不法各節，照約應由中國官長自行嚴辦。盧威廉遂不干涉。

日本利用毛昶熙之讒言

武陟毛文達公昶熙，當咸豐時，由翰林起家，洊至冢宰，與河內李棠階以道義文章相砥礪。李薨，朝列清望，遂獨歸毛一人。穆宗親政後，數出微行，遨遊妓寮、劇園間，每夜出不歸，臣工皆私憂竊

宗雖不能防，措置亦失。然終不以為忤也。其為河南團練大臣督辦河北三府河防，措置亦悉中機宜，獨其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時，嘗有一言之失，遂造禍於後來。同治中，有琉球商船駛行太平洋，遇颶風，漂至臺灣後山，為生番所掠，死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人亦與焉。癸酉四月，日使副島種臣來，換約於天津。事既竣，入都，呈遞國書，使其副使柳原前光至總署，言其事，要償卹，且發兵勦生番。時恭王筦總署事，不常至署，文祥為大臣領班，方有疾，在告，毛以吏部尚書班最居前，遂延見前光。告以臺灣生番，本屬化外，猶貴國之蝦夷，王化所不能服，貴國商船被戕情事，至可矜卹，然中國實無從辦理。前光曰：「敝國本擬發兵問罪生番，徒以兩國盟好，故不得要求中國自行懲辦，若中國竟舍而不治，則敝國將自行出兵矣。」毛又答以生番既屬化外，則出師與否，惟貴國自裁之。前光歸，以此語報日本，翌年，遂有征臺之役。時李鶴年為閩浙總督，令臺廈道移書往詰日帥西鄉從道。覆書曰：「敝國與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非境內地可比，且此固受命於貴總署也。」鶴年無以難，急報之總理衙門。朝命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臺查辦。沈抵臺，佈置防務，與日本議定撫卹。七月，日本遣大久保利通至京，受償款五十萬，始遵約退師。然光緒甲午之役，終以全臺割讓於日。

日人誘降丁汝昌

光緒甲午一役，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以兵艦降日，而自戕於威海衛，實日本大山元帥致書誘之降也。書曰：「公座前：今兩國不幸以兵戎相見，然一時之爭戰，實不必舉全國之友誼而犧牲之。中日之交，夙稱敦睦，吾為此故，敢陳書左右，若以尋常誘降書目之，則殊未悉吾人之苦衷也。吾作此書，籌思至再，計為益於貴國，與有利於明公，非此莫可。默爾而息，非善鄰之誼，特吾言之真理，或為戰雲所掩，明公不必見之甚瑩耳。貴國海陸兩軍，連戰連北，其故安在？旁觀者清，想亦無所逃於明公之鑒也。蓋貴國之統治者類皆文臣，惟長於文者足以致高官，掌軍國，數千年來，事同一轍。吾亦不敢謂此法不良，然使中國仍得閉關自守，其法可與終古，或未可知。而今非其時矣，世界大通，已不容有何國深閉而固拒。三十年前，日本胡以締造艱難，幸免亡國之慘，明公諒熟聞之。舍其舊而新是謀，乃保有國威之第一要素。此要素，今日之於中國，猶前日之於日本，萬不容忽者也。如或忽之，則國家之亡，亦遲速異耳。中日之衝突，出於偶然，自茲以往，何在不足與他國開釁。當是時也，在真能愛國者，自重其仔肩，留此身以有待，而顧為事勢所縛，取小節而不顧大義乎？明公試思之，苟能再造中國，使世界最古之國，嶄然露其頭角，則區區一艦隊之見降，一軍團之覆沒，又奚足云。明公如誠忠於王事，則請垂聽鄙夫之言，須知吾言乃出自交戰國之代表，而又寄滿腔之同情者也。吾言之意，乃乞明公辱臨日本，養晦待時，俟中國翻然變計，明公自計得行其

心，然夜迴恐。白之天雄，但个個一吋之出守，不待自以報於侯，則中國如法蘭西元帥為陸師，似亂其厚寧紓以作圖。十二日晨八時，日軍入劉公島收船械，復以康濟一艦送汝昌榭南歸。

總署論中日和約

光緒甲午，中日開衅時，灌陽唐景崧方署台灣巡撫，統領福軍劉淵亭永福督師台灣，紳民擬舉義旗，不甘淪陷。彼時總理衙門大臣有唐書一通，書云：「來電均已進陳，和議一事，現已於十八日定約。台灣久版圖，感激朝廷恩澤，一歸他屬，忠憤勃發，自在意中。但時勢所迫，勉從其議者，大要約有兩端：一則戰不可恃，慮其進逼京師，利害所關，視臺尤重；一則臺無接濟，一拂所請，勢必全力併攻，徒損生靈，終歸淪陷。查自三月起屢次來電，有云臺無兵輪，坐困絕地，其危可知；有云臺營分布則少，防不勝防，勇難急到；有云一二仗後，無營接替，勉強久支，難操勝算。此皆貴署撫體察情形，不可因一時義激，遂置前電所陳患害於不顧也。現在定約：由日本聲稱本約批准交換後，限兩月之內，地方人民願遷居，准變賣所有田地，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未能遷徙者，宜視為日本臣民云云。是彼雖得地，而百姓之不願居臺者，仍有遷、賣兩途，似尚不致坐困。貴署撫須念朝廷愛護臺民不忍塗炭之意，并以上定約所云，勸全臺紳民勿得一時執意，致罹禍害。以後辦法，當隨時電知。有所約，於定議後限二十日互換，再限兩個月交接臺地。餘與華官無涉。此時務當妥為撫字，免滋事端，致礙大局。至來電所稱臺民集義勇萬人襲澎，商月內起程，此時和議已定，奉旨禁止勿發，即速辦理毋誤。」

李文忠主與日和

光緒甲午之役，喪師失地，我以朝鮮內亂事與日本失和而戰，海陸軍皆敗，割臺灣以和。然李文忠公老成持重，瞭然於勢之不可為，

以發難之知，印工付作職。再時又口升之，夜山叩木下勝利。迨子奉使議和，嘗因宴會，伊藤博文口占一聯曰：「內無相，外無將，不得已玉帛相將。」索李屬對。李知諷己，思有以報之，顧久索不得，歸語其參隨，咸默然。浙人某，有雋才，而不為李所重，至是，獨慨然曰：「是不難，何不云『天難度，地難量，這饒是帝王度量』。」李歎息稱善。

日本少佐干預詞訟

光緒甲辰，日俄戰事亟，萊陽在德國膠澳環界左近，與煙臺、旅順各海口毗連，日本間諜改服華裝者日必數至，俄諜間亦有之，萊陽遂有日本陸軍步兵少佐干預詞訟案。蓋縣民張緒顯以坟塋細故，與同族訟，被告張文成匿不到案。萊陽令飭差勒緝張文成，乃延張清勾出日本兵坂本與之助。至縣謁見，縣令告以詞訟案件，地方官自有權衡，非外國人所能干預。張文成如果被誣，自有縣官秉公作主，日人身服華裝，潛蹤內地，當此嚴守中立之際，亦不便任其逗遛。即派差護送煙臺監督衙門，交日領事管束，不准復入內地，致違中立條約。嗣日本陸軍步兵少佐又與關道交涉，縣令仍據理力爭，日領事乃將案注銷。

李文忠不慊於日

李文忠公使俄，在馬關議約之後，道出日本，當易舶，日本為供張行館，文忠不就。且以舳板之為日本舟也，不欲乘，令於兩舟間架飛梁，始履之以往新船。

德宗聯日

光緒戊戌夏，命黃遵憲為出使日本大臣，時方有聯日之議，總署撰國書，依故事擬草上。德宗閱之，殊不愜意，因於大日本國皇帝之上，親加「同洲同種同文最親愛」九字，其他詞意，亦多所改定。

太宗自稱金國汗

天聰、崇德間，我與朝鮮來往公文，太宗自稱金國汗。

洪秀全亦知外交

咸、同間，洪秀全據金陵，一日，忽有汽船一艘駛至，疑為官軍

出，例江寧楊秀清曰：「彼此通商，理所當然，將來事定，惟有洋煙勿再來華，其餘貿易無禁。」後船將歸上海，秀全使弟仁玕同行報聘，晤英、法、美各領事。美領事曰：「敝國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洲之戰，天王為人民自由，實東方大革命也。天王曷遣使敝國，一通交好。」仁玕反江寧，呈美領事書，即遣仁玕使美。時美領事歸國，齎秀全書同行，書曰：「太平天國天王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民主意上書，書達金陵，經東王閱過，呈朕覽。以貴民主遠居海外，音問不通，翩然肯來，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遠使貴國。朕聞貴國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為主，男女交際，無所軒輊，實與我朝立國相合，朕甚嘉賞。一切交涉事件，可與朕弟仁玕往還。凡貴國人民來我國者，皆上帝之子孫，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仁玕承命使美，二年而歸，著有《使美日記》。

禮制類

皇帝典學

皇帝典學之制，入書房，御寶炕，炕有寶几一，置備應讀書籍，師傅則於炕前設矮几二，矮椅二，俾其坐而教授。每晨功課，以二小時為度。宣統帝典學禮節。奉監國攝政王諭，酌量變通，皇帝御正中寶座，前置寶案，師傅三人分據二席，面皆北向，與寶案距離二尺許。

皇子典學

乾隆丙辰正月奉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邵基為皇子師傅，著欽天監擇日開學。」旋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皇長子、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旨，皇子應行拜師禮，諸臣固辭，遂長揖，賜賚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癸卯同。少頃，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面諭曰：「皇子年齒雖幼，然陶淑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也。」高宗又諄諭皇子：「師傅之教，當聽受無遺。」故高宗御製《懷舊》詩注：「皇考擇徐元夢、朱軾、張廷玉、嵇曾筠四人為予兄弟之師，命於懋勤殿行拜見之禮，示尊重也。」

上書房誅性

自高宗以後，不立太子，皇子與諸王世子同學於上書房，選詞臣教之，與民間延師無異。又有滿文師傅，教以滿文、騎射、技勇。故嘉慶癸酉之變，宣宗在書房，親以鳥銃殲賊。文宗及恭王、醇王，皆善舞刀，有御製刀銘。上書房階下為習射之所，帝於政暇，輒呼皇子、王子習射，諸師傅善射者亦與焉，輒賜帛或翎枝以為常課。

講官設坐

順治乙未冬，召日講官五人進講，王文靖公熙講《尚書·堯典》，稱旨。奉諭：「嗣後講官不必立講。」遂侍坐。講官之設坐，自文靖始。

聖祖舉行經筵大典

康熙辛亥二月，肇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為講官，知經筵事。頃之，聖祖以春秋兩講為期闕疏，遂命其按日進講於弘德殿，每詰旦進講，有疑必問。熊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

高宗御經筵

乾隆丙午二月六日，上御經筵，侍臣講《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尚書》「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御論以「安仁、利仁」，朱子引而未發，雙峰饒氏謂與仁一，故曰其仁，與仁猶二，故曰於仁，亦既發之矣。然曷不於顏淵、子貢觀之乎。顏淵安仁，子貢利仁。簞食瓢飲，回不改其樂，是安仁也。賜不受命，非富貴貧賤之命，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即安仁，不受命即未能安仁也。貨殖者見有利於仁，如貨殖之生財耳。是日筵宴，特命奏《抑戒之詩》，諸臣隨侍者分東西班，大學士阿桂、嵇璜以下凡三十八人。

曾文正請復日講舊典

文宗登極，曾文正公上言請復日講舊典，部議格不行。次年，咸豐辛亥正月，遂奉特旨，令翰、詹諸臣番上內直，候上親命題目，分日進呈。

高宗擬舉行三老五更禮

乾隆戊午，高宗將視學，擬舉行三老、五更禮，大學士張廷玉奏以典禮隆重，名實難副，恐幾微未稱，不愜觀聽，請停止。

高宗臨雍講學

高宗臨雍講學，蔡文恭公新以大學士兼管國子監，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二句，賜茶及文綺。先是，御製《三老五更說》，糾蔡邕《獨斷》「父事兄事」、班固《白虎通》「老、更各一人」之謬。至是，御製《臨新建辟雍詩》，中有云：「蔡新或備伯兄行。」註曰「若今群臣中，孰可當三老五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予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然恐其局趣勿敢當。」舉王導對晉元帝之語耳。

文宗臨雍講學

咸豐癸丑二月上丁，文宗親詣太學，行釋菜禮。越六日癸未，臨雍講學，講《中庸》「中和」一節、《尚書》「皇天無親」四句。自王公大臣以及有司百執事，自先聖、先賢之裔，以及太學諸生，環集橋門壁水之間者，以萬計。是日，特命惇郡王致祭於贈太師大學士杜文正之靈，蓋重淵源，懷耆舊也。

儒臣進講於兩后

同治初，孝貞后、孝欽后垂簾聽政，命南書房翰林錄孫嘉淦《三習一弊疏》進呈備覽。既，又命南書房、上書房諸臣取歷代帝王治術足資法鑑者彙纂成書進呈，名曰《治平寶鑑》。光緒癸卯、甲辰間，命南書房翰林撰《書經圖說》，排日呈覽，書成頒行。丁未冬，又派儒臣七人輪班進講，孝欽及德宗每日視朝後，聽講於勤政殿。

祕閣曝書

祕閣曝書，以每年三月初六日，自康熙壬寅始也。

大婚禮節

納不之恆，內務府日備又送十匹，鞍轡六，十月十四日，設納采宴，后父、后母均與焉。

大徵之禮，內務府官備黃金二百兩，銀萬兩，金茶筭一具，銀茶筭二具，銀盃二具，緞千匹，文馬二十匹，鞍轡具，間馬四十匹，馱甲二十副。備賜后父、后母，黃金百兩，金茶筭一具，銀五千兩，銀茶筭一具，銀盆一具，緞五百匹，布千匹，馬六匹，鞍轡具，甲胄一副，弓一韞，矢一箛，朝服各二襲，衣各二稱，皆冬一夏一，貂裘各一領，帶一束。至后祖父母、后兄弟及從人亦均有所賜。

大婚日，皇后由邸乘鳳輿入宮，福晉四人，戴大紅鈿罩衣大紅褂罩，敬謹襄禮。

皇后梳雙鳳髻，戴雙喜如意，御雙鳳同和袍。俟皇上、皇后坐龍鳳喜，食子孫饽饽訖，由福晉四人，率內務府女官請皇后梳妝上頭。仍戴雙喜如意，加添扁簪富貴絨花，戴朝珠，乃就合巹宴。是時，有結髮侍衛夫婦在坤寧宮殿外念交祝歌。合巹宴所陳，為豬羊、烏叉、金銀酒、金銀膳肉絲等項。至晚，皇上、皇后用長壽麵。

大婚禮成，宮中設合巹宴。次日，皇后覲皇太后，行六肅三跪三拜禮。又次日，皇后率妃嬪、內庭主位、公主、福晉、命婦等詣皇太后、皇上前行禮；妃嬪暨內庭主位率公主、福晉、命婦詣皇后宮行禮。

大婚禮應備各項內差男女人員，詳述如下：奉迎結髮福晉八人，皇后陞鳳輿備差女官，左、右扶輿之總管首領太監，后邸伺候朝簾、擊門之首領太監，御前執香、執燈、執提爐近支王公等六人，皇后降輿、執燈前導女官，進膳桌女官，合巹、念交祝歌之結髮侍衛夫婦，呈進果茶福晉二人，坤寧宮敬合殿門女官。

大婚時之門禁

穆宗大婚，金吾不禁，凡穿花衣者，可入午門瞻禮，類皆賃借蟒袍【即花衣也。】混入。正陽門雨衣店向售高麗貨物，遂以高麗紙彩畫為花衣，買者絡繹不絕。後以宮中失物甚多，襄辦大婚典禮諸臣皆獲薄譴。及德宗大婚，門禁遂嚴。

德宗大婚奩單

光緒己丑正月二十四日，進上賞金如意成柄，進金如意二柄，帽圍一九一匣，領圍一九一匣，帽圍一九一匣，又一匣，各色尺頭九疋一匣，又一匣，又一匣，銅法瑯太平有象桌燈成對，紫檀龍鳳五屏

【隨金卡子燈。】金粉妝成對，金碗蓋成對，金福壽盒成對，金胰子盒成對，瑪瑙對，脂玉對，盤成對，足一件，一，【金大元，八社，椒，欄，平，支，音，于，去，。】壽雙喜執，惟，雕，個，壽，祝，又，一，福壽大茶盤成對，黃地福壽瓷蓋碗成對，金點翠紅白，【金漆太平有象，黃面紅裏百子，黃面紅裏大碗成對，古銅三子，御製詩大碗成對，碧玉福壽圓光壁一件，碧玉雕松鶴山子，碧玉雕魚龍一件，碧玉雕筆筒一件，青花白地西蓮大碗成對，漢白地西蓮大碗成對，雕碧玉鑲脂玉乳壁，脂玉雕坐龍有蓋扁瓶，脂玉雕西番瑞草芳彝一件，脂玉雕西番鼎一件，古銅周父癸鼎一件，古銅法瑯龍鳳火盆成對，紫檀雕事事如意月圓，紫檀寶椅八張，紫檀琴桌成對，紫檀雕花洋玻璃大插，紫檀雕龍盆架金面盆一，【大紅緞繡花櫃，紫檀雕花匣子二十隻，紫檀雕花大櫃，進上賞玉如意成柄，領圍，紫檀雕福壽連三鏡支，【大紅緞繡簾。】金小元寶喜字燈成對，金油燈一件，金漱口盂成對，金喜字羹匙成對，金雙喜字成對，黃地福壽瓷膳碗成對，金漱口盂成對，金雙喜字盆成對，銀痰盂成對，銀溫子罐成對。

選后

選后以正白、正藍兩旗為最。其應選也，皇太后坐於上，皇帝坐稍次，果中帝意，帝以金如意簪於髮，遂稱后焉。鼓吹送還第。后歸，舉家遷別室焉。相見，必具冠服，晨、午、夕上食，親黨首承以進，殊似西禮。惟西禮待女賓，旗女未出室，與父母坐，輒右女而左父母。當選之，后進宮日，帝出殿外。帝檢閱畢，大學士二人捧敕書及龍節行，其餘從清門進，妃子以下莫能與比。后入選還邸，隨宮婢十人，侍衛十員，為擁護，稽查門禁甚嚴。后入宮，乃撤之。

送死

選妃以內務府三旗中小妞妞為多。其第一次覆選，在景山後之八旗領米官房中。由各該旗參領、佐領等，按各旗官房，分號設座，各旗妞妞均乘騾車，黎明即至。獲選者，彙送內務府大臣揀選，送入宮中，奏請太后、皇帝親自甄拔。獲選者之父母、兄妹，輒攬裾啜泣，以他日之不易謀面也。

選宮女

宮女備選，入大內，由後載門進。達某處，諸女相接如貫珠，侍立，人齊，內監捧牌入宮門告，皇帝親覽焉。駕至，循視良久，某中選，某不中選，略省其姓名、籍貫、父母名氏，為記之以去。入宮後，除配各宮外，置永巷中，所居屋漏牆圯。巷十室，居十人，一內監領之。內監權甚大，其家有餽贈，必由各門監交進，進一物，非二十金不可。故宮女能生活者，賴女紅以自存，不需家人資助。所用材料，悉巷監代購，購價必昂，製成，由巷監代售，售價必賤，巷監亦從中漁利焉。每餐，置飯木桶，鹹雞、鴨肉二片佐之，臭腐不中食，還之，下餐復進，故宮女姿色多消減。惟衣由內務府進，綢緞至佳，四時更新耳。平時不能見帝。賜環，以二十五齡為度。帝、后得用，仍留宮承伺十年，蓋三十五齡矣。適人，則妻坐右，夫坐左；死並葬，亦妻柩右，夫柩左。

諭旨誥命

諭旨誥命，其別有四：凡批內外臣工題本常事，謂之「旨」。頒將軍、總督、巡撫、學政、提督、總兵官、權稅使，謂之「敕」。皆由內閣撰擬以進。凡南、北郊時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予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與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冊，皆由翰林院撰擬以進。然惟軍機處恭擬上諭為至要。上諭亦有二：巡幸，上陵，經筵，蠲賑，及內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總兵、知府以上黜陟、調補，暨曉諭中外，謂之「明發上諭」。誥誡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謂之「寄信上諭」。「明發」交內閣，以次交於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馬遞，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里，加快至八百里以行。其內外臣工所奏事，經軍機大臣定議，取旨密封遞送，亦如之。

諭旨所用之字

諭旨所見之字，「員」字從「員」，「屬」字從「屬」，皆曾經御筆如此書寫，後遂恪遵不易。

制誥限句

順治甲午正月，始頒文武諸臣制誥封贈八旗勳衛數萬人，祖父之名皆闕失，意不欲制詞。漢官力爭之，於是內院擇坊局史官十六人分撰，自一二品始，一品限十二句，二品十句，三品八句，句各四字，不用故實。

撰擬文字

內閣撰擬文字多主於慶，如恩詔、誥命、敕命之類。翰林院撰擬文字多主於弔，如諭、祭文之類。惟南書房應制之作，不在此例。

票擬

內閣日進本章，雖多例行事件，而票擬稍誤，輒須議處。更歷既久，自成例案，因積成樣本四巨冊。故事奉行，即新進之士，亦可援例處分矣。然非熟悉源委，縱繙如巾莫得其詳。票擬者不遑他務，而惟揣摩此樣本為急。有口號二十八字，一時閣員奉之如枕中鴻寶，口號云：「依樣葫蘆畫不難，葫蘆變化有千端。畫成依舊葫蘆樣，要把葫蘆仔細看。」

封贈

文官封贈之典，四品以下，祇准將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父母；八品以下，例封本身，不及妻室，是以封不及父母。雍正甲辰，從吏部尚書朱文端公軾之請，四品下，始准移封祖父母；八九品官，准封父母，不封本身妻室。又教授、學正、教諭、訓導，向無封典，至是，教授照知縣，學正、教諭照縣丞，訓導照王簿，一體准封，並繼母、生母與嫡母俱封。皆文端奏准。

德宗咨本生父

醇賢親王為德宗本生父，光緒某年敕封，例由內閣撰文，其起語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咨爾醇親王。」嗣為王所見，謂以子咨父，終屬不妥，乃令改為孝欽后口脛。惟「奉天承運」四字上已鈐御寶，不能易，遂於四字下直接「皇太后」云云。醇見之，雖覺其不合，亦無可如何而止。

賜御書

翰林以入直南書房為最榮。帝至南書房，則供奉者出立門外，呼某入，則入，不呼，則候帝去乃入也。每賜御書，如福壽、嘉祉、松鶴、松壽字，多南齋代筆。其皇帝御殿親書者，則呼某入，跪案前，御書起一筆，則三叩首，至末一筆，亦三叩首，宮監二人捧御書從其人頭上過，然後起立。

郊勞

國家厚待功臣，以振士心，將帥旋歸者，列聖皆行郊勞之禮。康熙中，良親王平耿精忠，安和親王定兩湖，貝子彰泰平滇南，凱旋時，聖祖皆親幸蘆溝橋以勞之。乾隆己巳，傅恆平金川歸，高宗特命築壇於黃新莊，旌其功。後兆惠、富德平回部歸，阿文成平定兩金川歸，亦行是禮。

大臣見諸王不得長跪

康熙丁卯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相國之芳年老踏地。華亭高太常層雲時官給諫，抗章彈奏云：「天潢貴胄，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天子禁門，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

嘉慶癸亥，諭：「嗣後凡見親王、郡王，如有仍蹈前轍，長跪請安者，即著王等自行參奏。如大臣等遇見時，亦即指名參奏。至侍衛、部院司員，於本管堂官接見禮儀，自有定分，遇有公事，祇應侍立回堂，毋許屈膝請安。」

抱見

滿人相見，以曲躬為禮，別久目見，則相抱。後以抱不雅馴，執手而已。年長則垂手引之，少者仰手以迎，平等則立掌平執。

請安

請安之禮，始於遼，歷金、元皆然，明代猶未盡革。後則非獨滿、蒙二族有之，漢族亦有行此禮者，而尤盛於北方。《遼志》云：「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捏骨地者，跪也。夫一足跪一足著地，即一足立而著

地，但屈似一止也。以于動句即，即至于止是即之即也。但百數止三四，似猶有繁簡之不同，固不僅如後之垂右手屈左膝之各僅一次也。惟婦女多請雙安，則以兩手撫兩膝而同時屈之耳。光緒中，稅務、郵政皆外人主持，自釐局、鹽局亦歸西人管轄，於是始與官場中人交涉。皖省有毛某者，首向辦大通局之某西人行請安禮，聞者多非笑之。

端茶送客

大吏之見客，除平行者外，既就坐，賓主問答，主若嫌客久坐，可先取茶碗以自送之口，賓亦隨之，而僕已連聲高呼「送客」二字矣。俗謂「端茶送客」。茶房先捧茶以待，迨主賓就坐，茶即上呈，主人為客送茶，客亦答送主人。

內臣召對

內臣召對奏事，主上不冠，則不進見，盛暑除冠，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見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畢，【召見一人為一起。】稍揮數扇，仍納於袖，再見一起。

奏事

內廷奏事之制：每日子正，部院各以筆帖式齎摺至東華門外。少俟，門啟，隨奏事官入，至景運門內九卿房，以摺匣及本衙門印片一紙，同交奏事官，奏事官登之於簿。少頃，乾清門啟，奉之以入，至內奏事處，交奏事太監，以達御覽，時不過丑正也。乾清門石欄上置白紗燈一，遞事者以此燈為表綴，若燈移至階上，則事下不久矣。少頃，奏事官徐捧摺而出，高呼曰「接事」，則群集以俟。奏事官呼某衙門，則某衙門人前，奏事官手付口傳曰「依議」，曰「知道了」，曰「另有旨」，雖百十函，無一舛誤，不須開匣視也。然此亦有訣，以指爪劃痕，俗謂之「橫知豎議」。後移西苑，則接事在西苑門外侍衛處檐下。

拜摺

督撫為封疆大臣，如有要事，例必專摺奏聞，此與題本不同。蓋題本皆常行公事，向由驛遞。若奏本，則定期發行，不由驛遞，而由本轅戈什哈差弁中，挑取老成幹練者，逐站換騎，快馬飛馳，齎送進京，往返程途，亦均有限。當未有汽船以前，江蘇至京，往返僅十有八日耳。任此差者，名跑摺子，連跑三次，即得以外委把總拔補。督撫將發摺，必先拜摺。是時，飭發三梆，步出大堂，屬吏站

班，少六班隊，鞞門外成地一，致儀上采，至兩設百采，府中相代其中，督撫面西北，對箱行三跪九叩禮。既畢，捧下，由差弁手接，再高捧頭上，疾趨而出，於是掩門，而轅外又升三炮以送之。然所供本箱，雖封以黃緞，標以硃簽，其實枵然中空，真正奏摺，尚在署中，少時方得領出也。

令藩臬面陳章奏

順治中，徐立齋相國元文請令各省藩臬得面陳章奏，親加咨訪以觀其才，世祖從之。至日，御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奏，著為令。旋詔藩臬勿舉卓異。自立齋掌計典，門不通謁，語人曰：「當考察時，直省大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嚴重如此，使少有所私，不內愧耶。」

遵例自呈

京堂三品以上，外官督、撫，凡不入京察大計者，三年任滿，必舉賢自代，名曰「遵例自呈」。上溫旨慰留之，間有更易。乾隆初，始罷。

呈繳硃筆奏摺

臣工奏摺，凡經有硃筆者，雖僅一圈點，俱呈繳，不獨有硃批而後繳也。其在任久者，或每年奏繳一次，或任滿彙繳，則無定。繳進之件，存紅本處，遇纂修實錄時，奏明請出，事畢，仍交紅本處奉藏。嘉慶丁卯，以列聖以來積漸既多，始移藏於太和殿東夾室內。其館中請出者，於應繳時，即由本館恭送夾室，不復繳進矣。

預用空白

乾隆庚申四月，始命各省封印後豫用蓋印之空白。

供奉各事

嘉、道以前，車駕出麗正門，隨從百官皆立班。軍機帳房例在幔城之左，凡駕由左門入，在直章京皆立班。宮眷輿輦後扈亦有豹尾，親王以下皆引避，故稱「關防」。機庭印鑰，例由大臣中行走最前者佩帶取用，以金牌為合符，始付鑰。凡較射中四矢者，賜帶孔雀花翎。凡詔草，經硃筆更改，例應另紙恭錄，惟廷寄諭旨，多命即

以照書各寄，封謂之「分寄」。凡御筆增改，遵錄他本，謂之「過硃」。機庭總簿，謂之「隨手簿」，檢查舊事，必按各年隨手簿索之。凡直省方面開缺，先由樞臣書缺而空其名，以待御筆填注。凡引見記名各員，吏、兵兩部以綠頭牌交軍機照錄，入存記匣，隨時進御。凡直省奏請遷除，當上意者，雖交部議，仍命存記，部本上時議駁，亦擬旨準行。凡行在召見軍機大臣，恆在晚膳後。凡撰擬詔旨六七道以上者，輒命隨成隨進。前引大臣將近宮門，例釋弓箭。凡頒賜軍機章京，例視三品京堂。每車駕在道，當直者例滿、漢各一人，帶要件，先候於尖營，以備承旨。上直有一人最早者，謂之「早門」，散直有一人最晚者，以宮門下鑰為度。周廬夜直兵弁，統謂之「珠車」。凡圍場，上未發矢，莫敢縱鎗，惟突圍之獸，從官先射。哨鹿者，戴鹿冠作鹿鳴。進哨之後，不許屬車先行，恐橋道有虞也。滿語以隨豹尾為「跟穆音」，尖營為「烏墩」。圍場以西去，以東還。行衣不掛朝珠，還則仍繫。扈蹕初歸，例得休沐七日。凡內直各官，皆進乾清門，惟軍機章京許兼由內右門出入。

伊里

景運、隆宗二門及東、西華門，例有護軍值班，每王大臣出入，高呼「伊里」，滿語云「立」也。蓋示人致敬之意，即軍禮之高呼「立正」也。

孝欽后變更妃嬪扈從之制

宮人之家庭物也，例須多金，故宮嬪家人，多於帝駕抵園還宮，或每年謁陵之日，妃嬪隨宮車外出時，圖一晤語及贈物。帝行有御道，駕至，道旁先張擋子，禁窺伺也。駕前布羽林警衛，雜以宦儀，後為內務府各旗營，再次為王公，又次為閹宦。鑾輿前有警鞭，警鞭鳴，則人知帝將至。先帝，次后，再次妃嬪。妃嬪親屬，探鑾輿行過，以餅金屬司擋，父母姊妹等因得入見，匆匆各數語，贈物納之輿中，涕淚未畢，輿行已邈。先時，帝出行，宮妃多乘馬，冠帶，袍掛，腳靴若男子，惟鬢插二彩花為異。迨孝貞，孝欽二太后臨朝，妃嬪扈蹕，不乘馬而易輿矣。

塞宴蒙古

列聖巡幸木燕蘭，蒙古諸台吉及四十八部盟長例於出哨之後，恭進筵宴，習武合歡。有所謂塞宴四事者，扈從諸臣，多有賦詠。一曰詐馬，選六七歲以上幼孩，文衣錦褱，銜尾騰驤，散鬣結髮，不施鞍轡，而追風逐電，馳騁自如，別樹大纛於數里外，先至者及受上

具酒擊賜受罄眾，跡少忘真有左。一口11仿，甜采也。具仔早開，有上白還日。半，王公更迭獻技，侏鞞株離，一曰布庫，相撲為戲也。徒手搏擊，分曹角力，伺隙蹈瑕，不專恃匹夫之勇，勝者有醇酒，羊臠之賜，立飲無算。一曰教駢，馴阿馬也。凡達驛之產，初入牧群，不受羈韉者，蕃王子弟，輒執長竿，攜綵索，或躍而登，或超而過，罄控酣呼，疾如風雨，必使調良馴習而後已。逸群奔蹏，馭之者愈眾，剽悍神勇，頗為壯觀。

大蒙古包宴

乾隆中，廓充新疆、回部、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長爭先入貢，高宗宴於山高水長樓前，及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中。設大黃幄，可容千餘人，其入座典禮，咸如保安殿之宴，宗室王公皆與焉。高宗親賜酒，及新降諸臣、貝勒、伯克等，示無外也，謂之大蒙古包宴。嘉慶癸亥，以三省教匪蕩平，亦循例舉行。

青海蒙古會盟之禮

會盟禮：朝旨居中，文武長官率蒙、番行謝恩禮，凡九拜；次蒙、番謝長官主盟，凡六拜；次蒙、番圍立團拜，行相見禮，凡三拜。階上設兩几，文武長官左右席地坐，南面兩廊列矮桌二十餘，為蒙古王公席，左翼居左，右翼居右，每桌前陳生羊一，蒸餅大如盂，纍如塔，肴、果八碟，皆高裝，酒滿斟。番目設席於下，北面坐，席前陳列各物皆如之。擊鼓淵淵然，音樂雜奏，主盟官舉杯，勸酒三巡，蒙、番飲三爵。門外陳兵衛，漢、蒙、番兵隊依次鳴砲為禮。

蒙長先起，謝恩，領賞：左、右翼正副盟長四人，每人袍料全套，鼻煙瓶一具，筷刀一副；其餘王公、台吉等，各緞帛一端，煙瓶，筷刀稱是。次番目趨而前，謝恩，領賞：每人紅布一端，銀牌一面，茶磚二封，酒一桶；總管與千戶一律。東科寺香錯亦然，因駐節並地也。其他寺僧來會者皆無賞。蒙長退，備良馬一，及嚕、紅花、藏香數事，以獻主盟官，盡地主誼。主盟官起節，各部落恭送如儀，而後依次回藩。青海會盟之典，實始於雍正乙巳，訂定青海大臣每年出口祭海，會集各札薩克會盟一次。迨河南八族番子安插近邊，著其同蒙古一體來盟。當時俸緞、犒賞，皆支取內帑，嗣歸甘庫支銷，從未扣及蒙、番俸金。其後舉行此典，一切祭物、賞物，及沿路驛費，有增無減，漸覺不支。當事議兩年一舉，乃蒙、番堅請仍照舊章，謂旗民散落，已無歸宿，盟長之令諸多隔闕，全憑歲舉令典，使遠氓常瞻漢官威儀，以資聯絡，倘再展期合舉，殊不足以副遠氓之嚮望，更足令彼輩生心，如恐經費不敷，願於俸金內捐籌鉅款，以襄盛事而維大局。當事允其請，照常每歲舉行。【宣統庚戌，丹廳奸民因鹽斤加價生變，青海大臣某捕犯甚急，丹

俸薪

國初，滿洲官員支俸不支薪，漢官則俸、薪並支。順治甲午，停秋冬二季俸。有以停俸不停薪請支折薪銀者，以薪侈於俸也，如四品官，季給薪三十金，俸纔二十金。內院不許，謂滿洲方在此論薪俸，何得濫也。明年，漢官但給俸，不給薪。

養廉

養廉始於雍正時，世宗因官吏貪贓，時有所聞，特設此名，欲其顧名思義，勉為廉吏也。

奏定州縣陋規

英煦齋協揆和，奏定州縣陋規，汪瑟菴廷珍、湯敦甫金釗兩文端公，蔣勵堂攸銛、孫寄圃玉庭兩節相俱上章奏阻。宣宗手諭曰：「朝有諍臣連章入告，使朕胸中黑白分明，無傷於政體，朕不勝欣悅之至。」

准帶護衛僕從

康熙辛亥，奏准王公、文武大臣官員，凡進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神武門，其所帶護衛、僕從，親王、郡王，准令帶十人；貝子、貝勒、公及一品文武大員，准令帶八人；二品文武大員，及三品京堂，准令帶六人；四五六品京堂官，准令帶四人；文職五六七品，武職三四五六品官員，准令帶二人；文職八品以下，武職七品以下，准令帶一人。

外官准帶家人

康熙丙寅，議准外任官員，除攜帶兄弟、妻子外，漢督、撫准帶家人五十名，藩、臬准帶家人四十名，道、府准帶三十名，同知准帶二十名，通判、州、縣准帶二十名，州同縣丞以下官員，准帶十名，所帶婦女，亦不得過此數。

官吏儀衛

因得之設，曰白有之。州、縣巨山行，則等有扁野、迴避牌，圓牌、金鑼、傘、扇六、衝清道旗、紅黑帽繼之，從者除書差外，尚有民壯、家丁，前後亦數十人。道員、知府則更有飄檐傘、飛虎旗、劊子手、護勇、頂馬等，而人數又增。欽差大臣、督、撫儀衛之繁，愈不可以俛指，即就前驅之營兵以觀，大旗一隊，關刀一隊，虎叉一隊，洋槍一隊，迤邐可半里。

傘蓋

《大清律例》載職官傘蓋：一二品，銀葫蘆杏黃羅表、紅裏；三四品，紅葫蘆杏黃羅表、紅裏；以上皆三簷。五品，紅葫蘆藍羅表、紅裏；六品以下八品以上，用藍絹；皆重簷。庶民不得用羅絹涼傘，許用油紙雨傘。又《禮部則例》載：總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黃傘；府佐貳以下至縣丞、教官，用藍傘；其雜職以下無傘。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黃傘；守備不用肅靜、迴避牌，餘視都司。其後文官府佐貳皆用紅傘，武官千總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武職上司不得答辱屬弁

俗稱武職一級管一級，謂都司可棍責守備，守備可棍責千總，此無稽之談也。康熙己卯，奏准武職上司將所屬末弁如有事故並不揭參任意答辱者，罰俸一年；答辱守備以上者，降二級調用。

標題太平無事

樞廷事件皆書於冊，標曰「隨手登記」，元旦則裝訂新冊，敬書「太平無事」四字於冊端。

牌子檔子

官中冊籍，謂之「牌子」、「檔子」。溯其始，蓋國初八旗無冊籍，有事，恆記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掛壁，若檔故也。至其後，則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之為「牌子」、「檔子」矣。

圖片冊檔

八旗人家生子女，例須報明本旗佐領，書之於冊。及長而婚嫁，亦

知之。入必須力以兩家又精之匠限其山中和，曰「冊檔」。一丁比人丁，使各列其家人名氏而書於冊，謂之「冊檔」。及歿，而削其名氏於冊。故旗人戶口不能增減，姓名不能改移。

禁婦女裹足

崇德戊寅七月，奉諭旨，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乙酉，康熙甲辰，又禁裹足。戊申七月，禮部題為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內開：「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為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云云。裹足自此弛禁。

喪儀

禮為天子斬衰。國朝喪儀：王公、百官持服二十七日，孝袍以毛邊布為之，夏則涼帽去纓，冬則煖帽去纓。屆期除服，易玄青布袍，百日而止。衣若玄青，則冠用纓。惟恭理喪儀之大臣、派出穿孝之大臣並殯前守衛執事人員，亦百日除服。嘉慶庚辰七月二十五日，仁宗龍馭上賓，八月十二日，梓宮由避暑山莊啟行，二十二日至京，距初喪僅二十七日，遽行除服，且几筵前舉行祭典，理應仍持喪服，留京王大臣始奏請以大祭禮後除服。其各衙門文移、奏疏，向以二十七日內用藍印，及每日陳設法駕、鹵簿，例於滿月禮後停止者，均改至大祭禮後。欽天監擇吉九月十六日大祭，始除服。

滿洲喪禮

滿俗喪禮：斬衰止百日，期服六十日，大功三十五日，小功一月，總麻二十一日，然其居喪也，衰服王去身，不聽樂，不與宴，居室皆用素器、木几、素席，以終三年。期功各以其等降行之，無敢逾。戚友家之喪，有服者往弔時如其服；無服者，男去纓，女去珥。喪主人奉男腰經，奉女首經，拜而進，受者亦拜。

旗員丁憂

任督、撫、藩、臬者守制，而京朝官三月後即出供職。順治中，徐立齋相國奏請宜一體丁憂，以崇孝治，且言外官聞訃者，宜即日奔喪，毋得治事候代，並申士庶居喪釋服從吉之禁。皆報可。

然旗員親喪丁憂之例，最為紛歧糅雜。中外武職各員，皆給百日假，穿孝，假滿，服官任事。舉人、生員與漢人同，非二十七月服滿，不得應試。而部、院、署司官，則於百日孝滿後，照常入署當差，惟停止給俸及升轉，不得引見，著玄青外套，不許服補褂蟒袍。京堂以上至大學士，則百日孝滿以後，改實缺為署任，遇有慶典，免其進內朝賀而已。至外官守孝之制，則更歧出。州、縣、佐、典、雜，丁憂守制三年，與漢員無異。府、道之由翰、詹、科、道簡放及由州、縣升轉者，與州、縣同；若由六部司員外放，則俟百日孝滿，仍回本衙門當差。郎中、員外，各視其簡放時班次行走，二十七日後，仍由吏部帶領引見，分內用、外用二種：外用，仍以道府記名；內用，則仍以郎中、員外候補。至兩司以上，則守制二十七個月，又同漢員。若督、撫，則與京堂以上同制，改實缺為署任矣。嘉慶間，裕靖節公謙任漕運總督，丁憂百日假滿，論應詣宮門請安，裕獨不，乃稱疾不出。俟禫祭後，始出補官。既受命，即上疏請令滿洲文職官員無中外尊卑，凡有父母喪者，皆丁憂守制二十七月為服滿，一律與漢員同，疏詞肫摯。奏上，奉嚴旨駁斥，謂其沾染漢人習氣，詐偽欺飾，失人臣致身之義，而變滿洲純朴之風。此後遂無敢繼言者。

旗奴為旗主喪事司鼓

旗人中各得與宗室及隸下五旗者，滿、蒙、漢皆有之，或奴籍，或重儻，例不得允，乃坐。又聞旗主每有貧無聊賴，執賤役以餬口，若途一坐，俟其奴之高車駟馬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役，奴再三請安，賄之，始免。道光朝，大學士松筠秉政，宣宗甚倚重之。忽請假數日不之，異也，次日，軍機召見，奏對畢，上忽問軍機大臣以松筠請假之故，滿軍機以該旗主家有喪事例往當差為答。宣宗即命往催其早日銷假。及往，見其冠摘纓，衣白布袍，司鼓於門外焉。次晨入直，白其狀，宣宗大怒，謂該旗主有意侮辱大臣，即日降旨，擡松旗，免其奴籍。下五旗者，正紅、鑲紅、正藍、鑲藍、鑲白也。

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

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康熙間，四川提督何傅以夔州副將孫斌詳請回籍守制上聞，疏奏沈痛，得旨，遂為定制。乾隆乙亥，江蘇千總傅振邊丁母憂，泣請上官，求奔喪守制，不許，則慟哭求去，上官

不能田。時又地公繼首自兩江，約之八百，家付忘半吳田稻，並著為例。

馮柯亭以禮事親

馮孟亭侍御為伯陽司寇之嫡孫，司寇庶子柯亭中丞鈐撫安徽時，將葬其生母曹夫人，祔於其父伯陽司寇之塋，相與並列，侍御持不可，曰：「是並嫡也。」柯亭曰：「有子之妾，禮當祔，何並列之疑。」孟亭退而考之，得韓魏公葬所生母胡其匱後於嫡夫人尺許，魏公自為誌銘曰：「棺槨之制，悉用降等，安神之次，卻而不齊，示不敢瀆也。」柯亭無以難，議乃定。然孟亭亦守禮嚴甚，嘗入覲高宗，詢及家事，諭曰：「汝母有賢子，今卦夫人矣，將不為正室乎？」孟亭叩首謝，敬對曰：「臣父未有遺命。」上霽顏曰：「是也，汝父未有命。」遂已。

李鴻藻兩請終喪

咸豐中，高陽李文正鴻藻以編修視學河南，按試未周，特旨召入弘德殿授讀，為穆宗傅。夙受知於孝貞、孝欽兩后，擢至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同治丙寅，文正丁太夫人憂，奉懿旨開去侍郎缺，守孝百日，仍在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文正累疏固請終制，同時授學諸臣如倭仁、翁同龢、徐桐亦代乞終喪，存教孝之風，故卒得終喪。至光緒初，文正復遭本生母憂，時以兩朝師傅，倚任益重，而文正仍請守制，謂本生之房無喪主，並具呈禮部，請終三年喪制，盡人子職。部議從之。故文正守禮終喪，服闋乃起。

供忌辰牌

帝、后升遐之忌辰，謂之「國忌」，居官例穿素服，各署儀門外必供一忌辰牌，凡供此牌，則儀門不開。中設一桌，桌上一牌，牌書「忌辰」二字，供至下午，則撤去而門開。官於此日，往往託忌辰以謝賓客。

帝后忌辰禁嫁娶

帝、后忌辰，向不禁嫁娶作樂。雍正丁未，古北口游擊劉繼鼎於聖祖忌辰婚娶，為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治罪。通行時憲書，於列祖、列宗、列后忌辰，不載宜嫁娶事，世宗命欽天監詳議，後永為定例。

孝全成皇后

孝全成皇后，初由皇貴妃攝后宮事，旋正中宮，數年暴崩。時孝和睿皇后尚在，家法森嚴，宣宗亦不敢違命也，故特諡之曰「全」。宣宗既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嬪之子，而立文宗，以其為孝全所出，且於諸子中年齒較長也。

給諡鄭重

國朝優卹臣鄰，恩禮醴渥，惟身後給諡，最為矜重，故自開國至道光朝，膺易名之典者，僅四百餘人，有生官極品而歿不得諡者。自同治初，兩宮垂簾訓政，凡階一品者皆予諡，後遂為定制。

擬諡

臣下諡典，由禮部奏准後，行知內閣撰擬，舊隸典籍廳。咸豐初，卓文端公入閣，改歸漢票籤，令兩侍讀司之。凡奉旨給諡者，侍讀遵諭旨褒嘉之語，得諡文者，擬八字，由大學士選四字，不得諡文者，擬十六字，由大學士選八字，恭請欽定。惟「文正」二字則不敢擬，悉出特恩。

特諡

凡逕由上諭發表，曰加恩予諡某某者，謂之「特諡」，如張之洞之「文襄」，孫家鼐之「文正」等是也。

諡重文字

國朝諡法，惟由翰林授職之員，始得冠以文字。若官至大學士，則雖不由科目，亦得諡文。惟康熙丁未，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索尼，既未與金甌之卜，亦不由玉署而來，予諡「文忠」，實為異數。其後周文忠公天爵，亦非翰林，漢臣得此，尤為僅見。

諡重正字

有上書房師傅資格者，照例可得「正」字之諡。

諡重襄字

諸臣諡法，「襄」字為最隆重。咸豐癸丑十月，壽陽祁文端公雋藻面奉諭旨：文武大臣或陣亡、或軍營積勞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擬用「襄」字。自是無敢輕擬矣。

諡文正者八人

宣統己酉十月，大學士壽州孫家鼐薨，特旨予諡「文正」，飾終之典，備極哀榮。國朝諡「文正」者，自睢州湯斌、諸城劉統勳、大興朱珪、歙縣曹振鏞、濱州杜受田、湘鄉曾國藩、高陽李鴻藻與孫而八矣。

小臣得諡

陸隴其以御史贈閣學，賜諡「清獻」，為小臣得諡之始。至馬忠勤公玠，以知縣贈布政使參議，強忠烈公克捷，以知縣贈知府，劉忠節公欽鄰，以知縣贈太僕寺少卿，及楊延亮以知縣諡「昭節」，方振聲以縣丞諡「義烈」，俱照知府例卹，則皆出自特恩也。

婦人得諡

嘉慶時強克捷【河南滑縣知縣。】子逢泰之妻徐氏，道光朝方振聲【福建嘉義縣縣丞方振聲、臺灣鎮標千總馬步衢、臺灣北路協把總陳玉威殉節臺灣，均特旨賜諡，並有「覽奏墮淚」之諭。振聲諡「義烈」，步衢諡「剛烈」，玉威諡「勇烈」。凡特旨予諡悉出睿裁，不由閣臣撰擬。】之妻張氏，陳玉威之妻唐氏，均蒙特旨予諡「節烈」，婦人之得諡者止此。

諡上冠八字

雍正朝，和碩怡親王薨，賜諡曰「賢」。世宗眷念勿替，特旨以王生前所賜「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冠於諡號之上。

壇班

舊制：南郊大祀，皇上先一日蒞壇，軍機大臣入直於西天門外直廬，章京各備短几坐褥列坐帳房，略如扈從之儀，謂之「壇班」。光緒間，凡遇郊祀，皇上先一日在宮辦事，後蒞壇，次日禮成，還宮辦事，軍機大臣仍入直於隆宗門內直廬，無所謂「壇班」矣。

坤寧宮為神版所在，每歲二月初，帝、后同在坤寧宮喫肉，妃嬪以次咸入座，且分賜散秩大臣、侍衛，皆行一叩首禮而跪。俟肉熟，人各一大塊，佐以椒鹽，食後進茶，不設箸，手劈之，故侍衛多懷紙入內，以備拭手。乾隆季年，首領太監私偷整肉，以冷肉及瘦殘皮骨充數，高宗怒，令總管太監劉成專管，每日食肉，加派御前、乾清門侍衛各一員，與喫肉者一體分食，如有仍前弊端，據實具奏，務將總管太監全行治罪，太監劉成亦加倍治罪。

射牲

古禮：王祭於廟，親射牲以獻。坤寧宮祀神，犧牲入，皇上迎出戶，俟牲進，皇上隨入，跪視庖人執鸞刀屠割畢，方叩頭興，即古「射牲」遺意。

遣官祭告嶽瀆

康熙丙子正月，天子為元元祈福，遣大臣分行祭告。二十七日，上御保和殿，頒賜冊文、香帛，給御蓋一，龍纛二，御仗二，凡四海、五鎮、五嶽、四瀆、闕里、長白山、帝王陵共五十九處。遼東廣寧混同江北海之神，山東萊州府東海之神，山西蒲州府西海之神，廣東廣州府南海之神；遼東廣寧北鎮暨巫閭山之神，山東青州府東鎮沂山之神，陝西鳳翔府西鎮吳山之神，山西平陽府中鎮霍山之神，浙江紹興府南鎮會稽山之神；山東濟南府東嶽泰山之神，陝西西安府西嶽華山之神，河南河南府中嶽嵩山之神，湖廣衡州府南嶽衡山之神，山西大同府北嶽恆山之神；四川成都府江瀆之神，河南南陽府淮瀆之神，河南懷慶府濟瀆之神，山西蒲州府河瀆之神；至聖先師闕里；兀喇地方長白山之神；河南開封府太昊伏羲氏陵，陳州商高宗陵，西華周世宗陵，陳州河南河南府漢光武陵，孟津宋太祖陵，鞏縣太宗陵，鞏縣真宗陵，鞏縣仁宗陵，鞏縣湖廣衡州府炎帝神農氏陵，鄆縣湖廣永州府帝舜有虞氏陵，寧遠九疑山山西平陽府女媧氏陵，趙城商湯王陵，滎河陝西延安府黃帝軒轅氏陵，中部陝西西安府周文王陵，咸陽武王陵，咸陽成王陵，咸陽康王陵，咸陽漢高祖陵，涇陽文帝陵，府城東宣帝陵，長安唐高祖陵，三原太宗陵，九峻山憲宗陵，涇陽後魏文帝陵，富平山東兗州府少昊金天氏陵，曲阜帝堯陶唐氏陵，東平直隸大名府顓頊高陽氏陵，滑縣帝嚳高辛氏陵，滑縣商中宗陵，內黃直隸順天府金太祖陵，世宗陵，明宣宗陵、孝宗陵、世宗陵俱天壽山，塞外起輦谷元太祖陵、世祖陵俱在順天府望祭，浙江紹興府夏禹王陵會稽山，江南江寧府明太祖陵鍾山，遼東廣寧遼太祖陵木葉山。

日月之蝕，官署例當救護。每屆期，官必於大堂行禮，則公服升堂，望空叩拜，陰陽生喝報初虧某時，食甚某時，復圓某時，是時伐鼓、鳴金，雜以砲仗爆竹，喧嚷不絕，直至過時而止。

光緒庚子拳亂，天津為八國聯軍所據，尚未交還，值日食，直督在保定，欲舉行救日禮，乃照會八國聯軍都統，其略曰：為照會事：照得赤馭經天，普照萬物，乃天道之常。茲查有一巨物，其形如蛤，欲於某月某日大張其口，將日鯨吞。屆時必天地幽閉，人物不生，實屬異常慘變，本部堂不忍坐視，至時將躬率所部，鳴金放砲，以使此蛤形怪物，驚懼而逃，不至重為民害。誠恐貴部下軍士人等，耳目未經習慣，難免疑慮驚皇，為此合行照會貴□□，請煩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禱雨

定制：久旱、久雨，宮廷、官署無不致禱。然遣員恭代者為多，間有帝、后親禱者。康熙某年孟夏，久旱，上虔誠祈禱，由乾清門步禱至天壇，諸王大臣皆雨縷素服從，未至天橋，濃雲驟合，立降甘霖。乾隆己卯，旱，上屢禱於三壇、社稷，雨不時降，乃步禱於天壇，次夕，澍雨普被，歲仍大稔。上詠《喜雨詩》誌之。

乾隆壬戌，特旨每歲己月擇日行常雩禮，如冬至郊壇之制。皇帝躬詣行禮，衣服、旗幟皆用皁色。如常雩未得雨，先祈天神、地祇、太歲三壇，次祈社稷，遣官各一人，皆七日一告祭，各官咸齋戒陪祀。如仍不雨，還從神祇等壇，祈禱如初。旱甚，乃大雩。皇帝躬禱昊天上帝於圓丘，不設鹵簿，不除道，不作樂，不設配位，不奠玉，不飲福受胙，三獻樂止，用舞童十六人，衣玄衣為八列，各執羽翳，歌高宗御製《雲漢詩》八章，餘與常雩儀同。祭後雨足，則報祀。

乾隆間，京師大旱，孝聖后於御園龍神祠內，步行親往禱雨，旋即渥沛甘霖。宮中禱雨之文，謂之《木郎詞》，三十餘句，以三四五七言為句，類漢時郊祀樂章。

光緒戊寅，晉、豫奇荒，畿輔亢旱，朝廷議蠲、議賑，大沛恩施，下詔責躬，至有「天降鞠凶何不移於宮廷」之語。二月初五日，諭內務府，將宮闈應用之需，力加裁節，減省浮費，以益賑需。孝貞、孝欽兩后率德宗露禱，長跽三四小時，仰望星月皎然，至於慟哭。舊例：祈雨疏文，由翰林院撰擬。此次特命南書房恭進，辭語迫切，幾踰桑林之禱，具名稱臣某某氏、某某氏率子男某某，亦創舉也、南齋撰進稱「妾臣」，御筆去「妾」字。

元相工與，百目日甘但爰，儿干共市，初憐个感。元定，四月一
六日，巡撫命設壇南關外。二十七日黎明，傳諭閉南門，升大堂，
斬旱龍一條，率司道步出西門，至關帝廟拈香畢，命司道入城辦
大，巡撫宿廟內，虔禱三日。二十七八日連得小雨，二十九日略
三日連得雨甚小，四鄉均未霑足。巡撫率司道詣關帝廟謝降，派員
至邯鄲迎鐵牌，至忻州楊娘娘廟迎神來省祈禱。自是厥後，迄未得
雨，而農田望雨尤切，四鄉有一種名油旱蟲者，食穀苗幾盡。祇四
十餘州、縣略有水田，尚有庶幾之望，此外則異常乾旱，不能種
植。近省城設壇二十四處，地方官每日拈香。南關外另設七龍壇，
壇內糊紙龍七，形狀奇偉，並捉獲旱龍如蝦蟆、蚊豕之類殺之，以
民間龍軍所生幼孩十二，衣赭衣，祈禱諷經，壇上置母豬，以鐵器
熱火烙豬尾。各神廟咸焚冥幣，諭民間能捉獲旱魃，即俗名「墓
水神。或遇天陰，則譙樓鳴鐘、擊鼓，以迓雨神。種種方法，皆優
為之，迄不應驗。

光緒辛丑，長安苦旱，孝欽后命大臣禱雨太白山，果獲甘霖。御製
申謝之文，泐石山巔，碑首全題皇太后徽號，前代碑碣文字無此例
也。

宮庭有祈雨之事，后妃、宮眷皆沐浴齋戒。德宗禱於宮壇，佩一三
寸高之玉牌，上鐫「齋戒」二字，凡皇帝從官皆佩之。孝欽后妝
飾，不御珠玉，服淺灰色衣，無緣飾，巾履亦然。飲食僅牛奶、饅
饅二物，宮眷則食白菜煮飯。禱之前，孝欽方入殿，有一太監跪呈
柳枝一束，孝欽折少許，插於髻，宮眷等皆然，德宗則插於冠。插
柳畢，太監李蓮英跪奏諸事已備，乃群從孝欽步行，至孝欽宮前之
一室。宮中置方案一，上置黃表一折，玉一方，硃砂少許，小刷
二，旁案列瓷瓶，中插柳。孝欽之黃緞褥鋪案前，案置香爐一，燃
炭，孝欽取檀香少許，投之爐，乃跪於褥，宮眷皆後跽，默誦禱
詞。詞曰：「敬求上天憐憫，速賜甘霖，以救下民之命，凡有罪
責，祈降余等之身。」默誦三過，行三跪九叩畢，乃出。

國初祭儀尚右

凡祭祀，明堂禮儀皆尚右，神位東嚮者為尊，其餘昭穆分列。故禮
親王以宗老，孔定南以藩長，皆居右班。

拾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乾隆中，高宗定宗廟執事禮，悉用近支宗室，駿奔襄贊。故歲暮，
太廟拾祭捧帛、執爵諸執事官，皆聖祖以下宗室諸王公、將軍充
之。先期由宗人府傳知各執事員，俟具奏後，應於十二月之三六九

口，歌此八廟虞夏，不付物化則以優能之。【後凡官員有不莊具物翎支者，即令屆期借戴。】若有託故不到，即將該員並該管學長，一併嚴參。

皇后入廟

古制：后先帝崩，則祔祀於廟，設位於其姑下。然遇行祫祭之禮，動多關礙。至明世宗，預祧仁宗，以方后入祔，益非法矣。國朝定制：后先崩，暫奉安神主於奉先殿夾室中。孝敬后、孝賢后、孝儀后皆沿是制也。

祧廟

自商、周尊契、稷為始祖，歷代追崇四親帝號，供奉太廟，而開創之君轉居其下。及親盡，祧廟時，太祖始正南向之位，非歷有百年，其典不備。如唐之憲、懿，宋之僖、宣，屢經罷復，識者譏之。本朝太祖肇基東土，撫有寰區，追崇原廟四聖神主，即安奉於太廟後殿。遇四時祭享，遣親王一人為之攝祭；元旦令節，萬壽節日，遣官致祭；每歲祫祭，則命覺羅官恭捧四聖神主，合祭於太廟中，禮成，仍安奉於後殿。時享之日，既不預九廟之數，復不壓高廟南向之尊。

致祭賜奠之儀

蒙古外藩王、貝勒及呼圖克圖死，皆遣官致祭，或賜奠。致祭者有祭文，使者行一跪三叩首禮；賜奠者，使者至，立奠三爵而已。然賜奠之禮，隆於致祭也。使回，有私覲羊幾頭、馬幾匹、駝幾隻，或佐以銀者，使者反其銀與駝，或取一、二羊，或取一、二馬而已，貧者猶不能也。

度支類

足國帑

世宗綜覈名實，罷諸不急之務，河防、海塘等巨費外，皆罷不修。特置封樁庫於內閣之東，一切贓款、羨餘銀。兩咸在焉，末年至三千餘萬，國用充足。每令直省將各省正供糴米隨漕而入，故倉庾實積，可供二十餘年之用。

同治丁巳、戊午間，穆宗嘗手批至戶部取銀，戶部見條付銀，不敢覆也。

寧、蘇、杭之織造，每歲發五百萬兩。

光緒中，度支竭蹶，戶部當時不過存銀二百萬兩。每月須放八旗兵餉四十八萬兩，虎神營等一百餘萬兩，而所存之銀，僅足發三月兵餉，司計之臣，時時仰屋興嗟。庚子聯軍入京時，頓有五百萬，蓋彼時以軍需緊急，各省餉銀一時湊集故也。

建頤和園，其款多出之海軍經費，約計銀三千萬兩。其修理費，則出於土藥稅。土藥稅每年有一百四十餘萬，歸戶部撥款者僅三十餘萬，餘均歸頤和園。孝欽后駐園時，每日須用一萬兩。

醇親王薨，修祠、造墳諸費，皆由部撥，約共用五百萬。祠中九蓮燈開銷九萬兩，戶部接內務府咨，即付，不敢駁詰。

州縣雜款報銷，尤不可究詰。有曾任直隸之涑水令者，言涑水每年收牛羊稅，計共六百兩，報銷僅十三兩，而藩司署費二十四兩，道署二十兩，州置十四兩，餘皆官所自得。又月領驛站費三百兩，其由縣給發，不過五十兩，則每年獲數千矣。又稅契一項，年可得數千金，而向祇報一百兩，布政使廷杰欲悉數入官，縣官苦之。使人詢天津之成法，某乃往津說直督裕制軍曰：「天津每年收稅契三萬，而報銷只列數百兩，以津地之衝繁，公私各費皆取給於此，今若悉歸官，將以何給費？」裕曰：「藩司欲如是，吾亦莫能爭，今略增舊額何如？」某曰：「願增為八百，可乎？」裕曰：「可矣。」於是涑水亦援例祇增二三百金云。

光緒甲午、乙未之中日戰費，糧台報銷費八萬兩。

凡京師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帶隨員；既勘估後，然後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監督。其木廠由承修大臣指派，領價時，承修大臣得三成，監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隨員得半成，兩大衙門之書吏合得一成，經手又得一成，實到木廠者祇二成半。然領款必年餘始能領足，分多次交付，每領一次，則各人依成瓜分。每文書至戶部，輒覆以無，再催，乃少給之，否則恐人疑其有弊也。木廠因領款煩難之故，故工價愈大，蓋領得二成半者，較尋常工作祇二成而已。

大工如祈年殿，至一百六十萬，太和門至一百二十萬。

內務府經手尤不可信，到工者僅十之一，而奉內監者幾至十之六

。戊戌，以保赤府主年園探，用外外項開八園，坦署石石，報銷一百六十萬，而李蓮英得七十萬焉。

孝欽后嘗命內務府大臣某購燈數百盞，某恃有慈眷，未納賄。燈入，內監故污之，以示孝欽曰：「某所辦差乃若是。」孝欽亦怒，命毀之，即時數百盞燈狼藉滿地。宣某入，令其拾碎玻璃，拾盡始已。

大內費用，由戶部撥交內務府者，同治乙丑一案，定為三十萬兩。戊辰，又加三十萬兩。後內務府每年時向戶部支取二三十萬不等。至光緒癸巳，戶部堂官奏參內務府堂官不能撙節，時福錕為戶部尚書兼內務府堂官，出奏時，照例迴避，後均得處分。已而忽降旨，以後每年再添五十萬兩。

粵海關每年供用三十萬。殺虎口、張家口、淮安關所收稅課，亦歸內用。

戶部歲奉孝欽后十八萬，德宗二十萬，名曰「交進銀」。德宗之二十萬，二月初繳。孝欽后之十八萬，則每節交五萬，年終交八萬。端節銀於四月杪交入，中秋銀於八月初交入，其年終銀則於十二月初交入。

大內銀庫存一千六百萬兩，孝欽后處尚有黃金三萬兩。

孝欽后發內帑銀，惟戊戌春賑四川災五萬兩，飭由戶部先墊，准在撥內務府款時扣回者，餘雖名內帑，實仍由戶部發出。

光緒辛丑回鑾之直隸用款

辛丑回鑾皇差，共用一百九十餘萬，內由外省協解七十八萬，由賑捐項下提用五十餘萬，善後局支出二十餘萬，南三府地丁銀三十餘萬。每尖站報銷，二萬八九千至三萬餘四萬不等。宿站報銷，三萬八九千至四萬餘五萬不等。尖站者，日間用膳、休憩之站也。

賠款八十萬，暫向賑捐項下借撥。

陵差請部撥六十萬。

省外撫卹教民款，共請二百萬兩，由京餉及北洋海防公費劃撥。實津貼各州縣一百餘萬，餘七十餘萬，以十萬作課吏、校士之需，以十餘萬安置降匪，十餘萬還借地方公款。

范文肅定賦稅

國功，池入册公入性以刻响平口，入册何个池心皇公問，公但口：「名臣後，宜厚待。」大兵入關，參帷幄。初定賦稅，有司欲以明末練餉為標準，范曰：「明代酷苛小民，激成流寇，豈可復蹈其誤。」因以萬曆中徵冊為準，歲減數百萬兩。

減賦

雍正初年，用怡賢親王言，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昌一道十七萬兩。乾隆丁巳，又減江、浙兩省地丁銀二十萬兩。乾隆一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銀者亦三，前史未有也。且定制，丁統於地，非計丁出賦。有漕省分并地丁，計為什一；無漕省分，祇計地丁，尚未及三十分之一。同治甲子，東南大定，江蘇巡撫李鴻章又奏減江蘇、蘇、松、太三屬漕米五十四萬餘石，浙江巡撫左宗棠又奏減浙江杭、嘉、湖漕糧三分之一，朝旨悉允所請施行。

朱文端請永杜加賦

大臣遺疏，多子孫賓客為之，即力疾手定、彌留口占者，亦敘述恩遇，泛論治體者居多。獨朱文端公軾疏云「萬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財尤宜鄭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於幾微，在審察其心跡而進退之。至若國家經費，本自有餘，異日儻有言利之臣倡為加賦之議者，伏祈聖仁乾斷，永斥浮言，實四海蒼生之福」云云。

免租稅漕糧

高宗自奉儉約，不許街市用金銀飾，禁浙江組繡，代以刻絲；御膳房日用，屢加覈減，至末年，歲用僅二萬餘金。惟關民間大計者，則不計。西域、金川用兵至一萬萬零四千餘兩，河工、海塘以億萬計，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稅三次，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糧四次，初不吝也。

范承勛奏除蒙番賦籍

吳三桂開藩雲南，嘗割麗江邊界地賂蒙番，賦籍尚留。尚書范承勛督雲貴，奏除之。

耗羨歸公

雍正間，沈端恪公，上世有旨曰：食廉，兵地別發於山西巡撫所、布政司高成齡。蓋先是，州縣徵收火耗，藉資日用，上司所需，取給州縣，不無貪吏藉口上司容隱之弊。雍正甲辰，諾岷請將山西一年所得耗銀提解司庫，除抵補無著虧空外，分給各官養廉，而成齡復請做山西例通行直省。上以剔除弊竇，必更定良法，耗羨必宜歸公，養廉須有定額，詔總理王大臣九卿會議。會各省皆望風奏請，議遂定。

沈端恪力爭耗羨歸公之議

沈端恪公嘗爭耗羨。蓋耗羨歸公之議，扞自田文鏡、諾岷。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眾以上意所向，不敢爭，沈獨爭之，力言今日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於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為令，亦私耗羨乎？」沈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世宗曰：「汝學道人，乃私妻子乎？」沈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為沈近思所難。」是日，眾皆為沈危，然上雖不用其言，亦不怒也。

西康糧稅

西康糧稅，土司、呼圖克圖徵收實無定章，亦多寡不一，百姓耕地栽種一斗，年出產十餘斗者，徵糧數升。若土司、呼圖克圖之公地有與百姓之地相連者，則免百姓耕地之糧，命百姓備籽種，代耕公地，秋收時，土司、呼圖克圖但收公地所產之糧。其徵固輕，而徵銀即較糧重一二倍。每年徵糧之外，若婚嫁、兵事，則另派百姓納銀，一年數事，則派數次。一二年無事，則以三年朝貢之事派之。且徵收糧稅，係頭人經手，土司徵糧一斗，頭人加徵一升或半升不等。於牧場則徵馬、牛、羊，或羊、牛肉，或酥油，其派銀仍與耕地者同。至光緒乙巳、丙午間，裏、巴兩塘改流，另定糧賦章程，征收雖較前加重，毫無雜派，百姓聞風，咸恐土司、呼圖克圖苛虐，極願改流。惟改流之事不利於土司、呼圖克圖及頭人等，若輩故動輒阻撓耳。

田法

四川成都北門外昭覺寺，田業張廣，歲所盈積，更以置田。某縣令新蒞任，聞而惡之，謂：「若任其添置，則成都之田，將被購盡。」乃定自後寺中不得置田。於是歲所入租金悉埋諸地下，每歲約得五六十萬。又上海人置田過五十畝者，輒被舉為保正，雖隱寄不能避也。故凡富戶購田，均不敢過五十畝。又揚州富人購田，輒被措勒，不能得顆粒租，故揚州富人獨不置田。

關稅

各省關稅，以乾隆癸酉奏銷冊籍稽之，共四百三十三萬，當時各省最為富饒，商賈通利。後司事者冀久其任，歲增盈餘，至乾隆乙卯，則加至六百四十六萬有奇，故不免虧缺。司事者重征以飽私囊，虧缺數目，仍歸正供銷算，徒有賠補之名，從無傾其私囊者。至嘉慶甲戌，許墅關虧缺二十餘萬，他稅稱是。藉虧缺為名，日加苛斂，以致商賈不前，物價昂貴，民大有損。使輕其征收之款，而覈其實入之數，雖不及乙卯之豐，亦必以乾隆癸酉為則，年銷年款，國課不致虛懸，貿易亦沾實惠，誠上下兩便之術也。

海關常關

康熙乙丑，就沿海貿易省分，設江、浙、閩、粵四關，稱海關監督。道光壬寅，與外國訂約，開五口通商，設關征稅，後漸開至三十餘口，並增三十餘關，即世所稱海關隸於稅務處者是也。海關任洋員，諺有「洋關」之稱，又或求別於常關而稱「新關」，皆非也。海關、常關性質既殊，稅率亦異，所稅船貨，其類尤別，宜乎自為統系，無聯屬之關係。而五十里內外常關之區別，則沿光緒辛丑和約而來也。辛丑賠款，常關亦列抵押，通商口岸之關，應歸海關兼管，厥後遂以口岸五十里內者屬稅司，五十里外者仍屬監督。其後制定兩權並立，計有海關四十處，分關、分卡一百零三處，常關二十二處，分關、分卡六百四十五處，名稱固甚複雜也。

梧州關

梧州一關，扼左、右江之衝，百貨往來，權征極重。監督所入，大率歲贏十萬，酬應開銷均在其外，丁役陋規亦在其外。全省官場，指為第一肥鄉，無不沾其餘潤。

花子關

淮安關久有花子關之目，以其搜括無遺，形同乞丐也。

重征洋米稅

國初，洋米入海口，重征其稅，阮文達公元官粵督，始奏免之。阮有詩云：「西洋夷船來，氈毳可衣服。其餘多奇巧，價貴等珠玉。持以示貧民，雖巧非所欲。田少粵民多，價貴在稻穀。西洋米頗

賤，何不運運加？大口加仇多，下賦利以和。元仇乙市志，不加不頗速。以我茶樹枝，易彼島中粟。彼價本平常，我歲或少熟。米貴彼更來，政豈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歲亦足。」

活稅死稅

直隸州縣，多恃驛馬稅，雖號稱由州縣承辦，而往往分給一二處於巡檢、典史，數目各縣不一，且時有改為活稅者。活稅，每價一百千抽一千。死稅，則驛馬八百一十，牛四百五十，驢三百有零。以上皆係外收之數。交官則驛馬三百六十，牛一百六十，驢一百二十。計南宮一縣，外收至三四萬，而交官不及半，至報部不過數百金而已。

粵東稅契

粵東州縣交代，仿照山東辦法，各清各任。實任出差調簾或別有事故，委員代理者，代理期間，歸併前任統算。每有因流攤各款彼此互爭者。其實交代局中，祇問正部及解司三項，如已解者結報，未清解者嚴追。交代冊內有解長別款，或款為代墊者，雖盈千累萬，不計也。其最無理者，為短征稅羨一款。州縣稅契，由於民間買賣田產，然不能一定，其置產之人，多因省費，匿不投稅過割，白契管業。圖利之徒，平日收受契據，伺州縣官卸任時，減價招徠，始行投稅。州縣官臨交卸時，祇求有契來稅，不問真偽，不論年月，來者不拒，即予印發。迨印後，因此纏訟，輾轉不清，而定章，州縣短征稅羨，即須賠繳。蓋由於同治間某方伯曾下一檄，謂各牧令如能將稅羨長解者，分別調劑，於是各州縣紛紛解長，甚有解私囊而見好上官者。次年，方伯又下一檄，謂即以上年所解之數作為定額，於是害民之事，又變而害官矣。後改為三聯稅契，不用契尾，又將契價酌留二成辦公，官民始交受其益焉。

揚州鹽課

揚州繁華以鹽盛，兩淮額引一千六百九萬有奇，歸商人十數家承辦。中鹽有期，銷引有地，謂之「綱鹽」。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計之，場價斤祇十文，加課銀三釐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至漢口以上，需價五六文不等。愈遠愈貴，鹽色愈雜，鄉曲貧民，有積日累旬堅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課致之，商人積弊累之也。諸商所領部帖謂之「根窩」，有根窩者，每引抽銀一兩，先國課而坐收其利，一也。運腳公用，額定七十萬，其後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漢口岸價，每引又派一兩有奇，三也。即此三項，已倍正課而過之。加以鹽院供億，各大憲緝捕、犒賞，又參養乏商子孫，月支萬計。最奇者，當時有春臺、德音兩戲班，僅供商家宴，而歲需

一兩平。入祿同商元蓋既，丁厥致！又丹，四四戰 | 四。千四
總商妄立名目，取諸眾商。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焉。

王文恪整理鹽綱

兩淮鹽務，積弊甚多，虧正、雜課以鉅萬計，歲盡而前歲綱未集。王文恪公往勘，疏請節浮費，革根窩，定桶稱，編船號，疏運道，散輪規，弱帶銷。大旨謂商本輕則鹽價自賤，私販不緝而自消，舊欠輕則新綱可清，積壓無因而藉口。且疏銷巡緝，責成州縣汛弁，而鹽政非所屬，令沮不行，請裁鹽政，由總督兼轄。朝旨允之。

李仲昭劾辦舞弊齷賈

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鹽筴利弊。長蘆鹽課有易稱弊，每引浮數百斤，致壅滯難銷，動損國課，齷賈查氏富逾王侯，交結要津，人莫敢撓。李補官旬日，露章劾之，枚舉其弊，仁宗怒，命留京，王大臣審訊，皆引服。查有圻論戍，其餘降革有差。

陶文毅整頓兩淮鹽法

自陶文毅公澍改兩淮鹽法，而鹽商頓變貧戶，凡倚齷務以衣食者，無不失業，一時謗議蠭起。揚州人士為作葉子戲，乃增牌二張：一繪桃樹，拈得此牌，雖全勝亦負，故得者無不詬罵；一繪美女，曰陶小姐，得此者雖全負亦勝，拈得之，輒喜而加以謔詞，其褻已甚。文毅聞之大恚，即具摺力辭鹽政及江督之職，廷旨未允。一二年後，其風始息。

釐金

釐金之起，由副都御史雷以誠幫辦揚州軍務時，江北大營都統琦善為欽差大臣，所支軍餉，皆部解省協，雷部分撥甚寡，無計請益，乃立釐捐局，抽收百貨，奏明專供本軍之用。行數月，較大營支餉為優。運使金安清繼之，總理江北籌餉局，為法益密。各省亦起而仿之。然上不在軍，下不在民，利屬中飽，鄂撫胡文忠公林翼精思熟慮，法劉晏「專用士人理財」一語，加以章程，課法詳明周至，遂立富強之效，全局賴以振興。東南各省，繼起日盛。大率皆秉其法，民亦相與安之，幾若丁田之有賦役矣。文忠嘗言釐金之設，專取於商，不取於農，較加賦為優。其法，凡諸賈人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軍興十餘年，賴以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雖創行於雷，而其議實倡始

小同住五王幾江也。江于不下，言百虞不，主公以和理，必叙曰籍。粵寇亂時，往邵伯埭投雷，歷言用兵、理財諸法。雷大悅，辟置幕府，佐雷辦理糧臺，遂立釐金之法。嗣江與雷積不相能，雷竟戕江，於是人但知雷創行釐金而知江者少矣。然釐金之法行之既入，官吏待缺者視為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密，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則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既用此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為五虎。

金安清辦釐捐

金安清字梅生，秀水人，由佐雜起家，洊至兩淮鹽運使，長於理財。咸豐末，江蘇全省淪陷於粵寇，完善者僅江北十餘州縣，時金以兩淮鹽運使駐泰州，督辦後路糧臺，設釐捐局以供軍餉，歲有贏餘，所用綜核之員，最著者為杜文瀾、宗源瀚、許道身三人。方開辦之始，召諸員入談，詢以月薪若干金始不絀於用，所對者或多或少，次日授檄，則皆如其言而倍之。且謂之曰：「諸君但計日用，未計有意外事，今並意外事亦足辦矣。若更有一文染指者，當以軍法從事。」眾人無不慄慄，踴躍從公。故得以一隅之地，而供給數萬大軍，使無脫巾、譁潰之虞者，金與有力焉。

法越戰前之粵西釐稅

粵西之西南，距桂林較遠，為通滇要隘者，曰百色廳，右江鎮駐思恩府，近資控制。沿江市易，以木簾為大宗，由右江轉入府江，南下東省，關征釐權，頗有可觀。惜無專司之人，仿湖北新關、江寧下關木稅章程切實辦理者，故全省一歲所入地丁雜項不過二十萬金，釐稅則有四十餘萬，惟米捐為最鉅。當法越事起，東省水災，恃西米以濟，中外合詞奏免米釐，西餉因以大匱。朝廷特允西撫之請，撥粵海關稅、四川鹽課濟之，僅可自保。蓋西省邊區，向由部庫、鄰省協撥，軍興而後，協撥十不得一，亦惟倚釐稅一項而已。

洮南貨幣

洮南之蒙人交易，全用現銀，而自他處購辦貨物，以奉省鈔票為宜。但奉票太少，不敷市面之用，故兼行吉、黑官票。且又有本城商家所發紙幣約十六萬元左右，然以準備不充，信用缺乏，較奉票差至一角有餘，商、民交困。而生銀真幣既不可得，所屬各縣，仍通用此項紙幣，以為本地糧米等土貨之通幣。

甘肅貨幣

甘肅圓法極敝，制錢銅鐵雜用，同、光間，軍務倥傯，庫款益不給，藩司印錢幣以濟乏，每紙值錢千枚，按時值銅鐵錢各半。久之，幣價浸絀，至左文襄督關隴時，鈔法益敝，每紙僅值大錢六文，官私充用，束幣盈囊，益不便。左謀發庫藏悉收之，商之藩司某，某有難色，曰：「盡償幣值，須金數百萬，懼不給，奈何？」甘人聞之，喜而奮曰：「公肯收幣，公施惠甘人多矣。請仍按時值，每紙予錢六文，綜計需金數十萬，可畢收矣。」左喜，發庫金收幣，甘人亦有私燬義不取值者，既訖事，僅用銀二十餘萬兩，而甘幣之困紓矣。

新疆貨幣

光、宣間，新疆錢幣有白銀、【即塊銀。】天綱銀元、市銀之別，以紅錢四百枚為一兩。貿易用市銀，白銀、天綱例須貼水。紅錢不便取攜，故紙幣風行，載明紅錢四百文。紙幣四種：一老官票，藩司發行一百萬兩，南路最信用，價與白銀等，北路亦較市銀價高。一新官票，亦藩司發行一百萬兩，價較市銀為高。一興殖銀行票，一油布票。商家所出，即市銀也。

西藏貨幣

藏人習用雜銀，與廓爾喀貿易，即用廓幣。高宗以中外一統，通用制錢，藏地不宜轉用外番貨幣，且廓部所鑄之錢，易回純銀，又攙銅鼓鑄，是藏中純銀，為廓易去，因禁止廓人貿易。至民間買賣，以哈達、茶、黃油等交換，非價之高者，不用銀幣。達賴所鑄銀圓曰藏圓，重一錢，銀六銅四，形圓而薄，名曰「唐加」。向無輔幣，市中貿易，非翦破不可，一唐加，可以翦之為二為三為四為五為六，名曰「卡扛」。藏、印通商後，印度盧比通行藏中，原值銀三錢二分，當未暢行時，僅作二錢數分，後因商旅之往來印藏者非用盧比不可，遂增漲至四錢左右，每歲漏稅不可勝計。四川造幣廠為抵制盧比計，特仿其制，鑄三錢二分之銀圓，行銷邊藏，并有重一錢六分及八分者，為之補助，藏人始頗爭用。然其地土貨少而外貨多，以川圓購外貨，外人不用，即用矣，亦必故抑其價，作二錢八分或三錢不等，印度盧比，則仍作四錢。於是販售川茶之商，多用川圓，販售印貨之商，仍用印度盧比。故察木多一帶，川圓多而印度盧比少，拉薩一帶，仍印度盧比多而川圓少。銅圓則由川運往，恩達以東，亦暢行矣。

錢法源流

國初，錢法屢經更定。始以滿、漢文分鑄天命通寶、天聰通寶，錢

幣「一釐」二字，其右，係戶部鑄「寶泉」、「寶源」二字。皆滿文。其各省鎮改定局亦分鑄各地名。江南江寧府局鑄「寧」字。安徽局鑄「安」字。蘇州局鑄「蘇」字。江西南昌局鑄「江」字。後又鑄「昌」字。浙江杭州局鑄「浙」字。福建福州局鑄「福」字。漳州局鑄「漳」字。字。臺灣局鑄「臺」字。湖廣武昌局亦鑄「昌」字。後又鑄「武」字。長沙局鑄「南」字。河南開封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局鑄「東」字。後又鑄「濟」字。山西太原局鑄「原」字。後又鑄「晉」字。陝西西安局鑄「陝」字。甘肅鞏州局鑄「鞏」字。後移蘭州，仍用「鞏」字。密雲鎮局鑄「密」字。薊州鎮局鑄「薊」字。宣府鎮局鑄「宣」字。大同鎮局鑄「同」字。臨清鎮局鑄「臨」字。四川成都府局鑄「川」字。廣東廣州局鑄「廣」字。廣西桂林局鑄「桂」字。雲南雲南府及臨安府、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各局俱鑄「雲」字。貴州貴陽府局鑄「貴」字。畢節縣局鑄「黔」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居左，漢文居右。至雍正初年，又定各省錢幕俱照京局例，以「寶」字為首，次鑄本地方一字，皆用滿文。蓋於錢面鑄年號，以昭王制，於錢幕鑄滿書，以示同文。

當十大錢

咸豐時，造當十大錢，出京即不可用，價日落。外省人入京者，猝不易辨，或戲釋之曰：凡當十大錢，手中僅取一文，其錢面卻寫十文，市中通呼為二十文，如用以購物，實準作平常制錢二文。

咸同光宣四朝錢法之變更

國朝制錢，以康、乾兩朝所鑄為最，皆取給於滇銅。逮咸豐初，軍旅數起，國庫匱乏，滇銅亦因道梗不至，於是刑部尚書周祖培、大理寺卿恆春、御史蔡紹洛先後請鑄大錢以裕度支，時祁文端公嵩藻方長戶部，力贊成之。癸丑三月，先鑄當十錢一種，重六錢。八月，增鑄當五十一種，重一兩八錢。十一月，復增鑄當百、當五百、當千三種，名曰「鈔錢」。當千者重二兩，當五百者重一兩六錢，銅色紫，當百者重一兩五錢，銅色黃。而減當五十錢為一兩二錢，當十錢為四錢四分，繼而又減為三錢五分，再改為二錢六分。甲寅正月，增鑄當五錢一種，重二錢二分。三月，鑄鐵當十錢。六月，鑄鉛制錢。其時盜鑄鈔錢之案蠱起，嚴刑不能禁，官中既艱於收兌，民間亦不復流通，先後奏請廢止，惟留銅、鐵當十錢。後鐵當十亦廢，僅留銅當十一種。諭令大錢與制錢並行，而京城乃不用制錢，出城數十里，又復不用大錢，紛紛擾擾，圜法大壞。至光緒戊子，閻敬銘為戶部尚書，請廢當十，仍用制錢。遂奉旨以三年為期，所有交官之項，以制錢出，以大錢入，期於三年內收盡。然大

錢江中，難石用，佳下制錢一文，怕口入，此口以下，中碎八擾，貧富交困。先是，咸豐初年，銀一兩，易錢七千餘，同治初，易至十千，光緒初，至十七千。戊子以後，漸減至十二千，丁酉以後，更減至十千零，大錢漸絕，市面乃稍定。壬寅、癸卯間，鄂省首鑄當十銅元，【粵省最初設銀元局，張文襄公蒞鄂，招粵工匠來，改鑄銅元。】各省豔於大利所在，相率繼起。間有鑄當一、當二、當五及當二十者，以利率不厚，迄不多見。於是銅元充斥，圜法又壞。當銅元未行時，東南各省洋價每元八百餘文，後漸增高至一千二百文。所鑄銀元，雖標明每當十銅元百枚易一銀元，然市間迄不遵從，甚有以銅元作七折，八折行使者。各處互異，上下騷然，漏外溢，而幣制遂成一極大問題矣。

諸寇錢文

開國以來之諸寇，皆嘗竊大號，鑄錢文，鄭成功曰「常平」，孫可望曰「興朝」，吳三桂曰「利用」，耿精忠曰「裕民」，迤西土酋王耀祖曰「大慶」，洪秀全曰「太平天國」是也。

鈔票

咸豐朝，以制錢缺乏，京師嘗行鈔票。既而價漸低落，至不能直半價，戶部猶不肯廢罷。而入市買物，無人肯收受者，遂相率以此充戚友婚喪之餽遺品。

吉林官帖

吉林官帖之發行，自永衡官銀號始。永衡官銀號之創設，自吉林將軍改為巡撫之時始。永衡貿易宗旨在發行市錢之紙幣，【吉人呼為官帖。】嗣因吉林官銀號賠累甚鉅，乃改名為永衡久官銀號。營業年餘，頗獲厚利，紙幣之信用亦大著，每美洋一元，僅換官錢二吊上下耳。於是增加擴張，設立分號二處，一在長春，一在哈爾濱。是時新發行之紙幣，猶不過市錢四百萬吊而止。未幾，疫症蔓延，防疫無款，則發行紙幣以充之。吉林大火，建築市場無款，又發行紙幣以充之。

洋錢名稱不一

乾隆以前，粵中所用之銀，曰「連」，曰「雙鷹」，曰「十字」，曰「雙柱」，此四種來自外洋，統稱之曰「洋錢」。其後又有「花邊」之名，來自墨西哥。又有「鬼頭」之名，來自英吉利，亦謂之「公頭」。福康安節制兩粵，爵嘉勇公，有司以公頭之名犯公爵，

示之，乃民間叮嚀「再出錢」。以兵隊如許，以入城，再叩」。一和周南卿詠洋錢句云：「一總假情留半面，十分難事仗圓光。」

禁用日本寬永錢

寬永為日本年號，其錢文曰「寬永通寶」。乾隆間，以沿海地方行使寬永錢甚多，疑為私鑄，諭令江蘇、浙閩各督撫窮治開鑪造賣之人。經江督尹繼善、蘇撫莊有恭疏奏：「此種錢文乃日本所鑄，由商船帶回漏入中土。」因定嚴禁商船攜帶倭錢及零星散布者官為收買之例。

令民稱貸公家

光緒朝，揚州陳六舟京兆彝，巡撫安徽，條陳便民如干事，有令民稱貸公家春借秋還一條。得旨申飭，謂直是宋臣王安石青苗法矣，以是改任浙江學政。當是時，合肥李氏族某人擅殺人，知縣宋某必欲置之法，李氏大譁，宋竟罷尸。陳適於是時改官，人咸謂得罪巨室使然，而不知別有為也。

左文襄倡借洋債

光緒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公倡議借用洋債，此為政府募集外債之始，【商人之欠洋款由來已久。道光壬寅中英《江寧約》第五款「酌還商欠三百萬兩」，此為國家代還商欠，非國家自身之欠款也。】委道員胡光墉主其事。此事傳之滬上，西報略有諷議，謂借債募兵，非計之得；又有謂國際用兵，【新疆兵事頗涉中俄關係。】第三國不宜有所資助。此等論調，看似忠於為我，其實此次借款，劃出若干為購買槍礮之需，債權者得兩重利益，故得之者欣然，旁觀者遂不免發為妒詞也。及華字報稍稍登載，事為左所聞，左即致書某友云：「江浙文人無賴，以報館主筆為其末路。」蓋即指此事而言也。

捐輸始於開國

捐輸，糶政也，開國即行之。順治己丑，戶部奏軍旅繁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等援納，並給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贖。康熙丁巳，侍郎宋德宜奏稱捐輸三載，所入二百餘萬，知縣最多，計五百餘人，與吏治有礙，請停。未幾，噶爾丹戰事起，又開，且加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一條，增捐應升先用，陸隴其亦以為言，部議不允。乾隆丙辰，下詔停止，又留戶部捐監一條。壬辰，川督文綬奏請暫開，奉旨申飭。嘉、道以後，接踵又

者。貪官墨吏投貲一倍而來，挾貲百倍而去，吏治愈不可問矣。

王文簡處置貲郎之意見

自滇、閩、二廣用兵，開捐納之例，始猶不至過濫。其後陝西賑荒，出塞運饟等事，則漸汎濫矣。始商人巴某等初捐即補知府，言官論之，因革去，其後，于振甲為運饟都統，則不由戶部及九卿集議，徑移吏部銓補，於是僉事方面顯官亦在捐納之列，初任即得補授矣。後左都御史張鵬翮疏言州縣守令，教職捐納汎濫，九卿集議，遂欲通改幕職、佐貳等官。尚書王文簡公士禎時貳戶部，曰：「朝廷不可失信於天下，已往可勿論，但當慎之於將來耳。」眾以為然，遂罷議。

阿五捐米助餉

阿五者，安坤奴也。坤死，五逸去。吳三桂反，五欲挾還水西地，亦稍為之助。適將軍穆某提大兵恢復新疆，五乃翻然出迎，捐米三十石，約矢將軍以為功。先是，安坤妻祿氏，烏蒙女也，安坤既誅，祿氏逃入烏蒙，垂二十年。三桂滅，阿五乃奉祿氏歸舊巢，謂祿氏有遺腹子名勝祖。康熙甲子，朝廷念捐米功，授勝祖宣慰司銜，阿五六品長官司銜。

開捐免保舉例

康熙辛未，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繁，奏行有輸運糧草者，准作貢監並免保舉例。陸清獻公隴其時為御史，奏謂督撫舉人，必曰清廉方為合例，若保舉可捐，是清廉可捐而得也。又疏稱捐納一途，賢愚雜錯，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不敢謂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云云。下九卿議，並言事例已行，不必更張。其後，軍功、捐納兩途，到省一年，由督撫察看才具，出具考語，即當時保舉遺意。

餉生

康熙戊午，以四方多事，令童生每名納銀四兩，得入院試秀才；每名納銀一百二十兩，名曰餉生。經御史奏止。【明福王時，縣考童生，提學奉功令納銀三兩二錢得入院試。此事殆沿其制耳。】

衡州九釐餉

湖南衡州府有九釐餉，洪承疇用兵時擬設額也，後遂沿為例，衡民苦之。乾隆初，休寧黃興仁守是郡，上牘請免之，議格不行。

張澄齋發藏粟

道光中，英船入江，金陵戒嚴，兵民乏食，山陰張澄齋為白下僑舊，慨然發藏粟三千石，傾家財七萬有奇，悉以供軍糈，振民饑。城完寇退，口不言功，大府上其義，行有詔褒錄，留江南以知府用，並賞孔雀翎。

索還捐銀

道光間，有西幫票某商甲號，遵例報捐知府候選，未幾得缺。引見時，宣宗詢其出身，以捐班對。問向作何事，曰開票號。宣宗不懌，斥之曰：「汝原係做買賣的，做官恐做不來，還是去做買賣的好。」甲見事不諧，亦憤然曰：「既不許咱做官，如何收咱們的捐銀，不是欺騙咱們嗎。」宣宗怒其貪鄙，而又憐其愚戇，揮令退出，即降手諭，將其革職，命戶部發還捐銀。

空白部照

錢江既佐雷以誠辦理糧臺，創釐金之法，然以江北兵勇萬餘，儲胥孔棘，雷雖以轉餉為職，實無所措一金。江復為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勸民捐輸，隨時填發，鉅款可以立集。先是，百姓報捐，或輸年不得護符，往注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暮榮章服，富商巨室，遂無不踴躍輸將矣。

咸豐朝諸臣奏請開捐

咸豐癸丑，戶部尚書孫文定公瑞珍奏請捐納舉人，禮部侍郎陶樑請仿康熙年間例，報捐生員，文生每名一百兩，武生減半。甲寅，戶部侍郎羅文恪公惇衍奏稱粵東大姓，往往聚族而居，積有公產，請令一姓捐銀至萬兩者，將該族子弟每遇歲試，永遠取進文武學額各一名。侍郎何彤雲請開各省舉人進士捐免停科之例。皆奉旨斥駁。

馬草生員

同治時軍興，馬多乏食，江南府縣紳民，有請輸馬草捐以廣學額

日，紀化岸字以天兵爭，初日茹儿局。然雖正此用乃寸，蘇相！之
一，故時人為之語曰：「鮑花潭有名學士，馬草捐無限生員。」鮑
蓋咸、同間名宿也。

捐納流品之雜

捐納一途，至同、光之際，流品益雜，朝入緡錢，暮膺章服，輿臺
廝養無擇也。小康子弟，不事詩書，則積資捐職，以為將來噉飯
地，故又美其名曰「討飯碗」。至若富商巨室擁有多金者，襁褓中
乳臭物，莫不紅頂翠翎，捐候選道加二品頂戴並花翎也。

永遠停止捐納

光緒庚子，兩宮西狩時，江、鄂督臣會奏：「捐納實官，最有妨於
新政，黷亂吏治，阻闕人才，莫此為甚。今欲整頓變法，請即下詔
永遠停止，庶幾人人嚮學。」兩宮深以為然，閱日而永遠停捐實官
之詔下蓋是時以官為市，鄉里小兒咸動官興，且即無官者，亦可任
意戴各色頂戴。稍能餬口之家，決不自認為白丁，人亦不以白丁疑
之。當時又有種種勞績保舉，所謂半層之保舉，補缺後以應升之階
升用是也；所謂一層之保舉，免補本班以應升之缺升用是也；所謂
一層半之保舉，與以升階，俟過班後再與以某升銜是也。有人家小
康，冒稱縣丞職銜，人咸信之。會以訟事到官，官追究其捐納之執
照，乃知其分文未付，但意想耳。舊例，捐官必先捐監，是人并監
而無之，或為之題銜曰「候捐監生」，俟捐監生後候捐縣丞。

畢秋帆發庫銀賑濟

畢沅撫河南，乾隆丁未，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
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得襄陽飛信，即日先發藩庫銀
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並即奏聞。高宗大加獎賞，不數日，擢
兩湖總督。

屯漕類

營田事例

怡賢親王總理水利營田時，與大學士朱文端公軾彙奏營田事例四
條：一，自營己田者，照頃畝多寡，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頂帶；
一，效力者，酌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分別錄用；一，降革人員

陝省屯田之利

陝西提督王進寶平蜀亂後，駐節固原，大興屯田之利，身先士卒，力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西邊無曠土矣。

伊犁屯田

伊犁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戶屯，初無旗屯。兵屯者，綠營兵丁之屯，回屯者，回子之屯，皆創自乾隆庚辰。時初設兵駐守，高宗以武定功成，農政宜舉，特命辦事大臣阿桂專理屯田，由阿克蘇率滿洲、索倫驍騎五百名，綠營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木蘇爾達巴罕，至伊犁，鎮守辦事。搜捕瑪哈沁，招撫潰散之厄魯特，即以綠營兵築城，回子乘時興屯，開渠灌溉，是為伊犁屯田之始。辛巳至己丑，陸續由內地增調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五百名差操，二千名屯種。戊戌，將軍伊勒圖奏准，改為攜眷，定額三千名，以五百名差操，二千五百名屯種，分為二十五屯，仍視倉儲之多寡，隨時增減屯種。此兵屯也。回屯，自阿克蘇原帶回子三百名於伊犁河南海駝克之地分撥墾種。次年，調取伯克，並由烏什、葉爾羌、和闐、哈密、吐魯番等處陸續增調回子，至戊子，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戶。內除彥齊回子【彥齊者，除伯克品級給與服役之回子。】三百二十三戶種地所收之麥為大小伯克及挖鐵回子十戶養贍口糧外，奏定種地回子六千戶，分屯耕作於固勒札建寧遠城，設阿奇木伯克管轄。此回屯也。戶屯者，商民之屯，創自乾隆癸未，至辛丑，將軍明瑞等先後奏明，商民張子儀等三百三十三戶，以無礙屯土之隙地，請撥令開墾，按例升科，永為土著。此戶屯也。以興。先是，乾隆甲申、乙巳、庚戌，疊次奉旨，以駐防官兵生齒日繁，諭令種地，用資生計，歷任將軍皆因灌溉乏水，未及籌辦。嘉慶壬戌，將軍松筠奉命督飭所屬，履勘地勢，相度泉源，奏明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濬大渠一道，逶迤數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於城西北覓得泉水，設法疏濬，築隄岸，開支渠，引溉旗屯地畝。又於城東北，就渠畔擇可種善地分授惠遠城官兵播種，而以前此綠營裁撤之屯授惠遠城八旗官兵，均令閑散餘丁代耕，並雇人佃種，永為世業，得旨允行。嗣又濬大渠一道，與前所濬之渠通名通惠渠。並於其東阿齊烏蘇地方濬大渠，引關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數萬畝。此旗屯所由始也。

哈密屯田

哈密所屬塔爾納沁、蔡巴什湖兩處設屯田，例額有種地遺犯一百八

省，改發新疆人犯，俱擬烏魯木齊安置，哈密並無續發之犯，因請於發遣伊犁二處人犯經過哈密時，擇其年力精壯堪任力作者，截留備補，五年期滿，其原擬為奴者，仍發原配為奴，原擬種地當差者，仍發原配種地當差。得旨，只准截留情罪本輕之人，重者不准。癸丑，屯田缺額，遂於加重改發新疆為奴人犯內，擇其情輕者截留。後以發遣新疆情輕人少，不敷耕作，遂議除洋盜被脅服役發往回疆為奴各犯不准截留外，其情重人犯內有年力精壯者，暫准截留補額，俟有情輕者到哈密，再將所留重者更替，照原擬發落。蓋從僧保住之請也。

富俊開墾雙城堡

嘉慶間，蒙古富俊歷官盛京等處將軍，居邊徼垂四十年，撫養士卒，無異家人父子。建議雙城堡開墾地畝，築立堡舍，歲徙京中閑散旗戶以充塞下。

青海墾務

長白某鎮青海，甫下車，擬大興屯政，廣闢利源，以改設行省。上書當道，微探朝旨，時光緒丁未也。綏遠、歸化適以邊屯啟釁，興大獄，邊吏方以覆轍為戒。某乃力排群說，就商於武進蔣康。蔣熟習邊務，精地理學，隴西良吏也，力贊某議。某遂疏陳屯田便利，略謂預備設省，自墾殖入手，畜牧既繁，土質自肥，地利既闢，人種自聚，由屯防而設軍衛，由軍衛而改郡縣，不出十年，遐荒可頓易舊觀，期以三十年，或可遍於全境。部議從之。先訂開墾簡章，茲錄其要者如下：一，查地、放地約分四路：近邊一帶抵於海西岸，周海四面三百里以內之地為一路，由丹噶爾、巴燕峽出口，循湟水而進；柴達木以北極於西北境為一路，由大通之永安、俄博出口，緣海北面而進；柴達木以南巴顏拉哈刺山以北為一路，由丹噶爾正西日月山出口，至下郭密，循黃河北岸而進。此三路皆在黃河北。黃河南岸，西至巴顏拉哈刺山以南極於西南境為一路，由貴德西三屯出口，至上郭密，循黃河南岸而進。一，蒙、番游牧地，寺院香火地，令其開報四至八到界限，會同查勘明白，由公家按段接收，取具呈請開墾切結，所有蒙古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各率各級章京，番族之千戶、百戶，各率百長，寺院之呼圖克圖、僧綱、法台，各率香錯，均依次畫押鈐印。凡游牧、香火之地，除將園寢、寺塔、鄂博、聖泉等仍行劃還，及沙漠、礫确、低窪、鹹鹼等，一律剔除外，餘如平原、山坡，再留十之二三，作該地民人畜牧之場。一，近邊一帶游牧、香火地開已成熟者，類皆錯雜不成段落，內有各地主，或招漢。蒙、番民承種，或典與漢民開荒，甚有輾轉出典者，如芬絲之不可治，未便澈底澄清，致生墾務阻力。初次開辦，所有成熟地畝，一律認各地主，令其報明，隨同

吳以入里，候和切恐，知有山六不煩日，乃於照用吐刀，以元六上受累，該熟地臨時仍不起征，亦照墾荒例三年後升科。一，歷次所辦蒙荒丈法成案，均以二百八十八弓為一畝，十畝為一端，四十五端為一方，每毛荒一端，作為熟荒七畝，收價升科。此次墾戶承領荒地，三年成熟後，但計畝升科，不取地價。征糧數目，復照邊地賦額，再行核減，不征草束。糧賦以六成歸公，四成給各地主，作為租課。一，青海土壤雖饒，寒瘴頗厲，招徠外省客民，既恐經費不敷，又虞水土不合。惟甘肅人民風土性情，易於習慣，先由本省招民開墾，而後推行於他省。一，青海河道、湖泊及山泉甚多，其大河兩岸，及近湖近山之處，水味足以溉田者，可以相擇地勢，開濬溝渠，以興水利。倘有淤湮故道未沒者，因勢開通，更屬事半功倍。一，青海地面，除郭密、柴旦略有房屋外，其餘盡恃帳幕以蔽風雨，數遷其居，殊非久計，亦不足以堅墾戶之心。沿途應擇要地，道路四通，水草最富，及墾戶最多處所，各建土房數十間，以便屯軍。軍能久戍，墾戶可安居樂業，未來者亦不至視為畏途。宣統己酉春，乃設立青海墾務總處於西寧。

漕弊

漕政首禁浮收，其弊實由於旗丁之索加幫費。旗丁之索費，又由於沿途公用，且通倉胥役、催遣員弁索費於旗丁。故歷屆兌漕，州縣有協濟之款，積久視為應得，更思逐漸加增，以倡率停兌為挾制之端，以措勒通關為刁難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至江南，則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橫行，莫敢正視。蓋水手實為旗丁之爪牙也。衛官在淮，奉法惟謹，不率，則漕督捩其章服而扑之。既至江南，挑米色，促兌期，互為狼狽。蓋水手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輩既託詞多取於州縣，州縣亦必藉口浮收於小民，加五加三，風篩雨耗，蠹書差保，朘削無藝，此在民之害也。州縣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攤捐亦在此，又奏明彌補津貼各款，漕米一石，協濟銀三四錢不等，合計已及數萬，此在官之累也。在顛頂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顛愚之百姓，亦無由悉州縣之難，下怨上尤，互相詬病，而皆不為無因。其病民、蠹官大為漕害者，則相沿之陋規是已。或田無一畝，包漕至數十百石，或米無升合，索費至數十百金，人數多者三四百名，陋規竟至二三萬兩，沿習已久，殊駭聽聞，豈州縣虛報為支銷地耶。

蔡襄敏除漕弊

漕政之壞，在順治初年吳惟華、沈文奎二督時。至乙未，蔡襄敏公自撫遷漕督，承吳、沈之後，力反弊政，首議卹軍，行計田起運之法。漕法，每船十丁，一旗、九甲，郡佐僉點衛軍充之，各州縣船若干為一幫，運弁領之，事皆主旗甲。明季，屯政久弛，貧軍多以田典質於僉點。時富軍營脫，貧軍充運行，月糧又不時給，漕胥

嗚呼，侵蝕糧米，甚至有虛舟者，以孤小入，便碎而系，猶下止以真川。賄求免盤，以致漕欠日積。襄敏下令僉點，運丁必擇其有田者，行派定水次之法。蘇、松、常、鎮四郡，糧多船少，例派江寧諸衛三十三，每幫輪運，歲有更易，而淮、揚諸衛亦效之，舍近就遠以濟其私。有趙、項、毛、曹四天王之號，而趙華陽者專司派軍，尤恣，軍患苦之。襄敏上疏派定水次，令各衛就近運糧，江寧各幫派定四郡水次者，不復更易，永著為令，遂免派軍之費，尤稱便。而淮、揚間猶有稱不便者，安淮大河尤甚，蓋二衛率多胥吏之親故，每避本鄉而求善地。至是，襄敏以淮地糧少船多，而山東船少，歲常僱募民舟，乃公撥二衛餘船協運山東。又令每歲南北更番，以均勞逸。二衛以不得遂其私，未免怏怏，而淮、揚縉紳亦有陰和之者，乘襄敏歸，新督亢得時至，將圖變法。會順治己亥上海之變，亢赴水死，因襄敏再起督漕，法乃定。庚子，御史馬騰陞按部至松，見松民之困於糧役也，建議請行官收官兌之法，會商於襄敏。襄敏詢之王勝時，王力言其便，襄敏贊成之。疏上，報可。先是，松江漕法，縣斯役者，官吏誅求，運丁勒索，無不破家。民多棄田以避役，地荒賦逋，勢將不支。馬下採輿議，聽民輸糧官倉，官兌之於軍，使軍民不復相見，民乃大悅。運丁以不得行其勒索也，過淮，膚慙於襄敏，斥去之。馬旋以他事株連坐法，民皆痛之。

蘇漕

明初，虐待吳人，民田每畝，於丁糧之外，別徵冬米，後謂之漕，官書尚稱米，所謂正兌米、改兌米是也。又有白糧，以供皇帝玉食。其始，宮府、親藩、大官、闈宦皆食白糧，後漸減省，不令廝養同享精鑿之奉，乃改若干白糧之額為米。明初徵米之重，畝徵數斗，由後觀之，若可駭詫，其實當時米價，每石值銀數錢耳。《上海縣志》：法華鎮當明季時，以其地產棉不產糧，改徵米折，折銀每石四錢。其時銀價又每兩不及千文，俗尚以六百文為兩，皆銀賤時之所遺傳。乾隆時，尚以銀、錢並徵，銀一兩與錢一千文等。而雍正《硃批諭旨》，載當時始定功令，專摺奏報米價，恆不准米石價逾四錢，則亦四百文購米一石耳。明初徵米，每畝三斗，亦不過值錢百文以內，值銀一錢左右而已。豈料米價、銀價俱漲，如近代厲民之甚哉。

折漕

道光末季，戶部籌庫儲，王大臣議遣使釐積欠，開礦稅，折南漕，期在必行，有異議者以莠言論。兩江總督李文恭公沅力持不可，再

汰除蘇屬漕規

蘇屬漕規，向有官、儒兩戶，類多詭奇，弊竇叢生。雍正甲辰奉旨，悉數汰之。

楊勤慤理漕

楊勤慤公錫紱，江西人，任漕督二十年，以清介稱，高宗信任之。時漕運通暢，旗丁富庶，天庾賴之以濟。謝薊泉御史巡南巢歸，告禮親王曰：「見公所定條例，每項皆有寬饒餘利，使人樂於從事，故所理井井，久而易行。」後某議撙節，國課所省無幾，而諸事叢脞，至私貨滿艙，官米遂虧絀遲滯矣。

縣官不願收漕

嘉慶間，張南山維屏官黃梅知縣，素著循聲，值大水，乘小舟勘災，往來不息。一日，舟被急溜衝去，得樹免於溺。調廣濟，漕務非折色，規費無所出，張曰：「理不直則氣不壯，吾寧舍官以伸氣。」引疾去。汪文端公廷珍語人曰：「縣官不願收漕，世所罕見也。」

胡文忠怯百年漕弊

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撫湖北，當漕政刑弊時，爬梳釐剔，歲為人民省一百四十萬，為帑項增四十餘萬，提存三十餘萬於庫。文宗謂其祛百積弊，甚屬可嘉。

漕變

皖北州縣差役，每遇詞訟，納錢請票，而數倍取償於民，歷任官吏皆以為肥，由是差役橫行甲於他省。皖人周某官於楚，以楚無是利，謀加漕價，石至十千外。崇陽諸生鍾人傑，富而好善，民感戴之，遂奉人傑為首，抗糧不完，聚眾至二萬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報，罷周某官，解散黨羽，調兵縱謀，擒首亂數人。事甫定，而有耒陽之變。耒陽人楊大鵬者，小有才，亦以漕價太重，集眾數千人作亂，知府高人鑑乘其部署未定，襲斬數十人，平之。大鵬亦諸生，家小康。同時江、浙均有抗糧案，幸未起事而平。

全漕之歲，糧艘渡黃者九十餘幫，凡四千五六百船，期以夏初報竣。乾隆間因挽運漸遲，京倉支放漸絀，英相國和乃通籌漕河全局，請暫僱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備治河。胡御史長庚請預籌積貯，招商買米，接濟通倉。事下督撫會議，大吏以采買多弊，窒礙難行，乃先將蘇、松等郡冬漕由海道運送天津。事屬創行，剔奸、防弊與夫水師巡哨備禦洋盜之策，立法甚周。海船畏淺，不畏深，畏礁不畏風，惟元代新道最善，後估舶所行者是也。就沿海州縣測驗大洋，合計四千餘里，約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為一段；第二段曰佘山，為東出大洋之標準；第三段北向偏東，至海州鷹游門，是為蘇省洋面，中經黑水洋，深碧無底，黃河入海，自成一線，雖風濤衝擊，與海水不相雜也；第四、五段，北至廟島，屬山東；六段西北止天津。佘山一名南槎，與文登北槎相對，海行至此，始見島嶼。山東百有五島，居民稠密，雞犬相聞，以榮城之石島為最。生其間者，耕種桑麻，男女婚嫁，與他地渺不相通，令人有世外仙源之想。倘所謂十洲三島者，即此類耶。大洋中以鍼盤定向，以更香計時，而深淺尤恃水托；範鉛為錘，繫以長繩，橫如兩臂，為一托，自十托至五十托不等。時關仲因參戎奉檄護送，是為試行海運之始。

浙江向例，全省各州縣供漕糧七十萬石，後皆由州縣自派人運至上海，交海運局，由沙船運至天津。又全省供白糧共二十八萬石，內有白粳、白糯二種。白粳供二品官以上祿俸，白糯則供朝廷祭祀之用，向皆由各州縣自礱。同治改元以後，因自備礱坊，為費不貲，乃統向上海之元益、彙興二米店購辦。然二店即糧道署中人所設，獲利極厚，如海斛每石不過元二角，而該店用漕斛反需七元五角。每年並須報效糧道數千金。糧道某某並自有股分在內，如不由二店承辦，則收米時必肆行挑剔。然各州縣曾奉糧道諭，謂坊中所礱，恐不潔淨，必須自礱為便。後經各州縣聲明，謂由坊礱較便，而每年糧道仍必下文書責令自礱，並謂不得任令奸商市僧把持。又各州縣運米至申，向皆用袋，至海運局換袋運津。後各州縣改為散裝船中，其由申運津之袋，由糧道辦，而派各州縣每袋銀二分。後改用洋線袋，則徵銀一錢二分。然此費業經糧道報銷，故下各州縣，不用公事而用公函也。

海運道里

海運道里：自淮安府至安東縣九十里，安東至馬洛關五十里，馬洛至蘆浦四十里，蘆浦至楊寨四十里，楊寨至白沙關二十里，白沙至雲梯關二十里，雲梯至淮河套六十里，淮河套至大海東洲山百二十里，東洲山至高公島三十里，高公島至鷹游山三十里，鷹游山至蘆溝所十五里，蘆溝所至青口六十里，青口至興莊五十里，興莊至東

信陽里，竹管青島至齊堂島四十里，齊堂島至浮島四十里，浮島至田橫島七十里，田橫島至灰島七十里，灰島至雙駝埠二十里，雙駝埠至青雞島六十里，青雞島至劉公島五里，劉公島至奇山所三十里，奇山至沙門島六十里，沙門島至三山島八十里，三山島至魚兒鋪十里，魚兒鋪至小清河二十里，小清河至江岔十里，江岔至塘寨十里，塘寨至大清河十里，大清河至降河三十里，降河至泊油河十五里，泊油河至套河十五里，套河至沙頭河十里，沙頭河至大溝河三十里，大溝河至桑句河三十里，桑句河至徐家溝十里，徐家溝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河至大沽河二十里，大沽河至天津衛一百五十里，天津衛至張家灣一百八十里。通計淮安至張家灣，海道水程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海運視河運為省

安化陶文毅公澍撫江蘇，適河運大梗，詔江南大吏議海運，北倉、南漕交口撓之。陶毅然不顧，首致六十石，由海達天津，視河運費省一倍。

倉米

倉場侍郎署在通州，其管倉之吏謂之「倉耗」。某為倉場侍郎，欲除其弊，嘗親往檢視一廩，謂明日放某倉米。既去，倉吏夜雇人將某倉米移入他倉，而易以他倉朽米。次日放米，則皆紅朽不可食，仍由倉吏收回，每石僅值銀三、五錢，即易取倉中佳米以售之，獲利無算。

教育類

列聖重學

順石向，正國中門出入，王以下文武各官，亦不得由中門出入。甲申，定八旗官學。康熙甲子，定琉球官學。癸巳，設算學於暢春園之崇養齋。雍正戊申，定入監讀書俄羅斯學。【即會同館設學教之。】辛亥，奏准將毗連國子監附近設算學，唐古忒學亦歸國子監。諭：「武英殿錄書，需人著力者，選十人送殿，以備謄錄。其在監每月膏火之費，照舊給與。」癸巳，諭：「《永樂大典》，其中每多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亦頗哀括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不下萬餘種，特詔詞臣詳為考覈，釐其應刊、應鈔、應存者，系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為《四庫全書》。摘藻堂向為宮中陳設書籍之所，朕每憇此觀書，取攜最便，著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甲午，諭：「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檢書較易。」乾隆庚戌，御製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鼓凡十，在戟門外左右分列。辛亥，諭：「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臨御五十餘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命所司創建辟雍，以光文教，並重排石鼓文，壽諸貞珉。而《十三經》雖有武英殿刊本，未經勒石，因思從前蔣衡所進手書《十三經》，曾命內廷翰林詳覈舛譌，藏於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板，列於太學，用垂永久。」

世宗設宗學

雍正中，特設宗學左、右翼各學於京師，簡派王公專管，歲時，欽派大臣考其殿最，以為王公獎罰。左翼在金魚衚衕，右翼在簾子衚衕，皆設宗室總管、副管各一人，以司月餉、公費等事。三歲考績，授七品筆帖式。覺羅、八旗各設學一，其總管、副管，如宗學之制。滿教習用候補筆帖式，漢教習用舉人考取，皆月有帑糈，四時特賜衣縑。

世宗設八旗官學

雍正中，設八旗官學三於京師。咸安宮官學在京師西華門內，擇八旗子弟聰慧者充弟子，月有帑糈，不計歲月，入仕後始除其籍，特派大臣綜其事，教習用進士、舉人。景山官學在景山內，皆內務府子弟充補，其制與咸安宮同，為內務府總管所轄。八旗官學，每旗各設學一，擇本旗滿洲、蒙古、漢軍子弟充補，十年為期，已滿期未中式者，除名另補，為國子監祭酒所司，亦附於太學之意。

國子監立經義治事齋

孫文定公嘉淦管理國子監時，條奏大學事宜，令諸生於時藝外，各明一經，治一事，倣宋胡瑗立經義治事齋例，俾為有用之學。部議從之。

琉球遣子弟來學

乾隆中，琉球遣其子弟來肄業於國子監，凡四人，四年一更，隨貢使返。

汪文端訓士

汪文端公廷珍仕仁宗朝，在內則長成均，直上齋，洵充總師傅，在外則安徽、江西、浙江，連任學政，始終委寄，皆為文學侍從之任。嘗選刊《成均課士錄》，教學者以義法。三省試牘，皆曰「立誠編」，猶前志也。又嘗撰《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為己、為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乎毫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為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為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偽，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為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為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倣效之，庸有冀乎哉。其因文見道，大旨不出乎此。宣宗在青宮，文端盡忱啟迪，非法不道。登極後，獻納尤勤。道光癸未，宣宗降手敕，稱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二者兼備。

山西大學堂

英人以我國應出某教案賠款，建山西大學堂，規模宏壯，為西北教育界之鉅觀，分中、西二齋，即由教士李提摩太董其事。中齋重國學。西齋重科學，儀器、書籍、皮藏至富。山西青年多棄而就中齋。外省亦有附學者。計宣統辛亥以前，留日本學生三百人，大都為先肄業大學之西齋者。

水師學堂

江寧水師學堂有駕駛教習，初開堂時，即延英人彭迺爾，月薪銀四

日八十四，自刊教目為大八門刊付，乃利數一口八十四。九相次子，為第三期學生卒業期，已能製造陸地之機，海中之機，並魚雷、水雷等件。學生初不慣力作，錘鍊終日，夜即大困，掌皮為裂，十日即如不覺矣。先是，預估須三月畢工，後僅二月，西教習咸大嘉獎。請駐寧各國領事觀之，至拍掌稱善，而華官反視如無事也。

蒙古教育

蒙人不重教育，男婦老幼皆委身於游牧，雖各旗王公府中設有學校，然肄業者為王公、官吏之子弟，亦惟求識字能書，為將來服官之地而已。王公、官吏子弟而外，僧徒間有就讀者，平民子弟不與也。其有志求學者，須就讀富家，或由其父兄、戚友傳授。學師輾轉相聘，一學師可教數十人。初學，讀《察漢脫魯格》，漢名「十五頭」，拚音法也。【字母類頭僅十五，變化無窮，拼音與滿文略同。蒙字多鋸齒，滿字多點圈。】繼習蒙文《三字經》、《名賢集》、《四書》等，程度至高，讀至《安士林格》【《聖諭廣訓》】而止，蓋皆奉《安士林格》為圭臬也。所讀書籍，或自歸化城土默特文廟中購之，或由戚友處借鈔。

纏生以入學堂為當差

新疆各縣，凡有回纏之處，必有回教阿渾教授回經。至回纏之讀儒書者，則以為與宗教相反，輒相引為戒。光、宣之交，開辦學堂，因學生難於挑選，遂向教授回經之學堂挑取學生。於是回纏不第不入漢學堂，並不敢入回纏教經之學堂，甚或向鄉約納賄，或投入外籍，以求免充官立學堂之學生。蓋以纏民誦習回經，貿易登記販項，田宅典賣，書寫字據，興訟告狀，投遞稟詞，均用纏文，通纏文者無往不利，易謀衣食。至通漢文之回纏，則直同廢人，竭十數年之力以為學，反不如通纏文者之有用。當新疆設省之初，開辦纏民義學，纏民入塾者，謂之當差，其中亦有曾讀《四書》、《五經》者，往往不通文義，不適用於用。即間有文理明通者，又囿於風氣，限於資格，毫無出身，不足以資鼓勵。開省數十年，新疆漢人之服官外省者無一人，何論回纏。提學司杜彤乃將畢業之纏師範生，作為各縣鄉約，曾經奏咨有案。

川邊關外學務

川邊關外學務分五區：鑪城、河口、裏塘為東區；江卡、乍丫、昌都、鹽井為西區；鄉城、稻壩為南區；甘孜、道隴、德格、三岩為北區；巴塘為中區，學務局即設於此。至學堂辦法，凡地方官所在，多係初等學堂，而地方官即為總理。鄉間概係官話學堂，蠻頭

八元江儀及。此外已指別有阿爾、辰禾、言茶、喇喇守字主，表指亦有農業及喇嘛學堂，其餘未有也。初等學堂之教授與內地同。官話喇嘛學堂則專授漢語，學生概係通學，所需紙墨、筆硯、教科書悉由公家供給。如當道或地方官所在之學堂，無論男女學生，均給操衣，遇有官員經過，則整隊迎送，以壯觀瞻而博賞犒。

雲南土司轄境之教育

沿邊土司，除臨安府屬外，普洱鎮邊順寧、永昌、騰衝各屬，當宣統己酉，設立沿邊學務局，已開辦土民簡易識字學塾百二十八所，卒無成效。其故一因學塾甫立，學務局即撤銷；一因原定經費，年由邊防要需項下籌撥二萬金，為數有限也。

瑜妃論女學堂

穆宗之瑜妃，聰慧能詩，解音樂，知歐美事，所居之屋甚隘，陳設簡陋，僅宮女太監數人事之，藏書極富。詩多感傷之作。光緒間，嘗語宮眷德菱女士，謂甚望開設女校，使國中女子讀書，惟不願以教會中人為教習。意謂教會設學，非徒無益，轉使人有反對學校之心也。

臺灣社師

雍正甲寅，臺灣南、北諸社熟番始立社師，擇漢人之通文者，給館穀，使教番童。巡道按年巡歷南、北路，宣召社師及各童至，背誦經書。其後，有歲科與童子試，背誦《詩》、《易經》無訛者，作字亦有楷法，且皆薙髮冠履，衣布帛，如漢人，惟有番姓而無漢姓。

南洋公學

何梅生，毘陵名士也，為諸當道所倚重，最後於光緒丁酉、戊戌間，就武進盛宣懷之聘，籌建南洋公學於上海。草創經營，規模宏遠，實開江南教育界之先聲。辛丑春間，為某大吏代擬摺稿，以耗腦力過多，患腦充血而逝，年僅五十有九也。

葉成忠興學

慈谿葉成忠既以居積致富，自恨早歲失學，慨然有啟迪童蒙之志。

及小上得張亦為同頂地，即一十九四一乃八屋，且數十兩兩，並出現銀十萬兩，謀建校舍，俾寒峻子弟咸來就學。方庀材，忽逝世，資用不給，長子貽鑑復出金十萬續之。校舍始構，貽鑑弟六人，復出金十萬，飲常年經費。即以成忠之字，名曰「澄衷學堂」。經始於光緒庚子九月，落成於辛丑二月。當是時，學部未立，風未開，人人以學校為詬病。有志之士，建學舍以獎勵後進者，雖踵相接，以貲不繼而卒垂成垂敗者，又復前後相望。成忠獨毅然決然，出鉅款以導風氣之先焉。

澄衷學堂創始之初，僅辦蒙學，繼增商學，又增師範生。繼乃增中學，輟蒙學，又輟師範生並商學。其間又輟中學，專設小學。宣統辛亥，復置中學並置初、高等小學校，學生常數百人，歷屆畢業，為世效用者踵相接。

楊斯盛興學

楊斯盛，字錦春，川沙人，幼孤，業圯於滬。光緒中葉，江海關建新屋，稅務司揭最新之西式招華人構築，群匠愕視，斯盛毅然應之。巍峨鞏固，大為西人歎賞，業遂日盛。家本素寒，三代皆淺厝未葬，至是始購地營窀穸，復葬親族貧無後者二十七喪。旋建祠而瘞啞，斯盛為之營室娶妻，給田百畝，使終其身得溫飽。常以識字不多，欲培植貧寒子弟，以彌平生之恨。先建義塾於祠中，又於川沙城內捐銀六百元，置產以充義塾常年經費。壬寅，川沙建兩等小學，捐銀三百元充開辦費。甲辰八月，上海蔓盤路新室成，即設廣明小學於內。復慨然捨金十餘萬，議建校舍於浦東，以初等小學之未足也，議增中學；以初等教員之缺乏也，議設一年畢業之師範學簡易科。乙巳，購校地於六里橋南。丙午，築校舍。四月，江蘇學政來滬視學，獎給匾額，並奏請獎勵，部咨飭縣查取銜名，謝不復。丁未，浦東校舍落成。正月，行開校式，特懸「勤樸」二字為校訓。戊申四月，訂中學總章程，及校董會規則，戒後世子孫不得干涉校務。增中學基金額十二萬兩。蓋先後捐充學費者三十餘萬金矣。性嗜義，知無不為。乙巳秋，海濱大風潮，居民溺死甚眾，議修海塘，以工代賑，慨捐銀三千元，又募得同業捐三萬元，悉付經董，而不居其名。江浙將借外債築路，斯盛斥萬金購路股，徧勸同業，驟得數萬股。又嘗出資助義士鄒容葬，尤為人所難為。至晚年歲，養痾六里橋別墅，對於浦東公益，尤具熱心。築石路，自南碼頭迄艾家墳，長二千八百餘丈。浦東鄉民貪得重利，爭以地售與洋商，沿浦洋棧林立，漸入內地。紳董議築路以限制之，設路政局，抽渡捐以充費。輿情拂然，毀局所，碎官輿，且與兵抗，斯盛力疾登高阜，喻眾使散。乃議止渡捐，而自築洋涇至陸家渡路，以示大信。計路長十餘里，費近萬金，皆募自同業者，不取鄉民一文。嚴家橋垂圯，謀新之，而自任經費銀六千元。橋身純築塞門德土，以鋼鐵為骨幹，日往工所指揮群匠。未一月，積勞病故。群匠奉承遺

公，下十戰口以，為我國利發乃之姓未物。且視天以，其心誠性德全以傾產興學專摺請獎，辛亥，贈鹽運使銜，國史館立傳。

武訓興學

武七，名訓，堂邑人。家貧，乞食村落間，長而有力，恆為人轉磨負繩。以己不識字，每伺兒童入學，隨其後，群兒爭厭侮之，於是發大願，欲廣立義學。行乞所得錢，積不用，數年，得二百餘串。有點者為謀曰：「汝蓄錢無利，盍放母生子？他日不可勝用也。」武難其人，點者乃自薦，願為代。武盡以予之，仍作苦自食，不用一錢。點者以其樸拙，從而乾沒之。武屢索不得，憤極而病。同邑歲貢生楊樹坊哀其誠，謂曰：「義學非可赤手辦，此後有錢，我為代存，決不負汝，毋聽匪人言，一再誤也。」病痊，仍日行乞，且為人傭。又數年，積錢數百千，悉付楊，兼收子母，其數日增。楊勸令娶婦，為嗣續計，武不可，曰：「吾所志未一刻忘，今將以此錢設義學也。」楊議令設於本莊，武莊距柳林尚數里，武嫌本莊涉於私，且慮奸人侵蝕，不如柳林莊大，乃購腴田，建學舍。近莊聞其義舉，皆捐助。儲蓄既富，租粒出納，均有定章。次第設經、蒙二席，蒙童延諸生訓之，經席請舉人主講，脩豐隆，禮待尤優異。入學日，武先向塾師叩頭，次徧拜諸生童，具盛饌，請邑紳陪塾師飲，自立門外，屏息以俟讌罷，而啜其餘瀝，自以乞人不敢與塾師抗也。既開塾，武來往塾中，一日，見塾師晝寢，長跪床前，久之，塾師醒，見而驚起，自是不晝寢。或遇學生嬉戲，亦向之長跪，學生遂相戒不敢出位。人有樂施，無多寡，必叩頭謝，口喃喃為祝詞，俚而有韻，蓋天籟也。邑令聞而義之，呼至署，問之，不言，與之食，不食而去。武之首常蓄髮一握，蓄左則去右，蓄右則去左，貌寢身肥，蠢蠢然鄉愚也。行乞，與之蒸餅，食碎者，留其整賣之，以助學費。延之入坐，不可。或命至明倫堂小憩，從之，俯仰四顧，逡巡出。所設義學，始於柳林，次臨清、館陶，凡四所。遠近皆呼為武善人，年五十餘卒。邑人感其義，為立祠於柳林，祀之。此光緒庚子以前事也。

李鳳林興學

光緒末，濟南有李鳳林者，生而貧，為車夫以自給。顧性至孝，痛父母早亡，每與人言，輒流涕霑襟。繼與其伯母楊氏同居，事楊如母，每出推車，必懷甘旨歸，以奉伯母。伯母亦鍾愛之，劬勞不啻所生。李雖目不識丁，然熱心學務，嘗以車資別儲一分，縮減口腹，助購買學校用品，以獎學生之勤學者。某年冬，曾備書籍、筆墨等物，捐助濟南西關簡字學堂。後又捐備草帽、紙扇種種，以供獎品。事為山東提學使羅正鈞所聞，大獎許之。及夏，李目睹無教育者之多，風氣之閉塞也，乃創宣講所。應用物品均備，顧難得講師，乃親跪請宣講員沈公臣、張玉生等五人，每月按三、六、九

口，乃以班班用其禮。此興女利，且口。右單以逐於字，且山兵相餘，以智眾庶。眾皆成材，以捍衛國家，禦外侮，否則橫目蚩蚩，不明理，國安賴乎？」言時，淚涔涔下。張沈等諾，李復為眾叩謝。以諸事既辦，惟須官保護，乃赴巡警道署，稟請立案出示保護。又於府學門前獨創簡字學堂，即以車資捐充常年經費，堂內諸事悉完備。其伯母楊氏，亦出十數年來晝夜紡織或為人傭作針黹所得資，備辦學堂應用器具。然仍有餘，乃交紳者為之經理，以備不足之需。亦稟縣存案。縣令批獎之，并給李鳳林「見義勇為」、楊氏「急公好義」匾字各一方。

女尼誠修興學

揚州明月庵有田數十畝，女尼頗足自給，有誠修者主庵事，梵唄之暇，輒以興學為念。言於某紳，願以庵屋改女校，僅留西楹三椽為奉佛長齋之所，且以田租所入充常年經費，並任校長。某紳允之。及女校成立，誠修為之管理，規則嚴肅，遐邇稱之。且於治事、奉經之暇，輒假朔望佛會日，邀集城內外老少婦女，演講天足，聽者頗多。

順天書院金臺書院

明之首善書院在京師宣武門內，天啟初，鄒元標、馮從吾所建，及東林難作，遂廢。其後西洋人借地修曆，名曰曆局，至國朝，稱時憲局。聖祖御書門額，為「天文曆法，可傳永久」八字。道光間，西洋人不復來京師，無人居之。

自首善廢，而七八十年，京師無復有書院。康熙庚辰，順天府尹錢晉錫設大興、宛平二義學以教士。宛平附於宣武門外長椿寺，大興則僦屋於洪莊。洪莊者，洪文襄公承疇之賜園也，在崇文門外金魚池。嗣是，宛平之學并歸大興，延王崑繩主其事，從游者眾。順天府尹欲市莊內隙地構堂，孫文襄公奕沔不可，乃上疏，託言奕沔願割其地以建學。聖祖嘉其請，書「廣育群材」額以賜奕沔。孫聞之大驚，而無如何。王崑繩為之記，備敘其經營之始。乾隆庚午，改名金臺書院，肄業生徒甚眾，籍隸他省者亦附焉。

正音書院

閩中郡縣皆有正音書院，即為教授官音之地。雍正戊申上諭：「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

以况且以稱之八，社此即吳極之役，放天到物，切有不可迴視之
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
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
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
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為編
氓，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
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道，庶幾歷久可通。
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為傳示，
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
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達矣。」各處正
音書院，上諭所建。無如地方官悉視為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
乃至嘉、道時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課制藝矣。

雷翠庭創鰲峰書院

副都御史寧化雷翠庭，名鉉，以乾隆癸酉督學浙江，專以表章正學
為己任。嘗訪戴山遺集於其後人，得而刊行焉。又刊陸清獻年譜以
教士，碣張楊園之墓，一再序其遺集而又為之傳。蓋自張清恪撫
閩，搆鰲峰書院，以正學訓士，蔡文勤公實主講席，雷實少時肄業
而有得焉。

葉南雪主講越華書院

番禺葉南雪，名衍蘭，詩、古文、詞、書畫，皆名其家。以軍機章
京告歸，主講越華書院二十年，足跡不入官府。榜聯於院之講堂
云：「吾亦澹蕩人，常時不肯入官府；名豈文章著，諸君何以答昇
平。」

唐確慎主講金陵書院

善化唐確慎公鑑，為理學名臣，宣宗登極，詔大臣各舉所知，諸城
劉文恭公鑲之薦起之，敷歷外臺，垂三十年。開藩江左，以疾告
歸。文宗踐祚後，詔召赴闕，進對十有五次，時政利弊，靡所不
罄。上以其力陳衰老，不復羈以職守，令還江南，矜式多士，時方
主講金陵書院也。其官京師，相從講學者，為倭文端、曾文正、何
桂珍、吳廷棟、竇埏數人。

黃彭年主講蓮池書院

黃彭年主講保定蓮池書院，手定堂規，廣置書籍，課以時文、經、
史、詞章，著弟子錄者甚夥，乃請於李文忠公鴻章，以官貲購各省

何刻百於阮下發具，佳加廷具心十。嗚呼，即日明工吹琴。吳悉心出山，由文忠密保簡放襄陽道，諸生入賀，黃笑曰：「吾守節多年，今日不免嫁人，奈何！」院地本元張柔故宅，規模宏敞，為北方書院之冠。繼黃為院長者，武昌張廉卿裕釗、桐城吳摯甫汝綸。

萬劉主講龍門書院

上海龍門書院，創自應寶時，地在城西幽處，陂塘蘆葦，頗似村居。講堂學舍，環以曲水，規制亦甚嚴肅。學生名額限二十人，課程以躬行為主。萬清軒、劉融齋先後主講，甚負時望。每午，師生會堂上請益考課，寒暑無間。誦讀之外，終日不聞人聲。有私事乞假，必限以時，莫敢逾期不歸。劉主講最久，士論尤協。途遇其徒，望而知為院中人也。劉沒後，一顯宦告休寓此，大府薦主是院。學生執業以請，則告以生輩高材，何煩日課。乞假以出，則告以生輩植品，何煩定假。積日既久，院中出入無禁，日夕在外者有之，課試一事，等諸尋常校藝，昔之良法美意，蕩然盡矣。應初意，欲駕學海堂而上之，專講躬行，輔以文術。然學海堂定制，用意極精：以廣東物力之富，道光全盛之時，而公費歲入不過五百金，僅可自給；但立學長，不立山長，學長若缺，即由學生推補。阮文達公當時創建，其儉如此，上以杜貴要挾薦，下以杜游間請託，而專為真讀書之士，謀一下帷地也。龍門大旨與學海相類，而主講者束脩優厚，予人以覬覦之端，未及二十年，時移而事遷矣。

李胡曾建書院之用意

李文忠公議建求忠書院於皖，聘侍郎吳廷棟主之，吳辭曰：「書院之設，從俗校文則可，別立名字則不可。」胡文忠公建箴言書院於鄉，聘孝廉汪士鐸主之。曾文正公議謂宜擇精帖括制藝為師，不宜求古。

廣雅書院

廣雅書院為張文襄公之洞督粵時所設。時粵士皆沈溺帖括，罕有留意經、史者。文襄為聘通儒主講，復延名宿，令司分校，月課經、史、詞章，旁及輿地、格致、算術，課程精密，膏獎優渥，士風為之一變。院在西城外數里，近彩虹橋，風景清幽，花木蔥蔚。文襄政暇輒詣，與諸生論文。盤桓竟日。院有一池，未及種蓮，文襄倚欄憑眺，偶言及之，為院中支應某員所聞，密為佈置。文襄翌日再過，則數畝方塘，芙蕖盛開，文襄詫之。召某至，詢以何策，某以實告。蓋池水甚淺，某預收貧蓮數百，投於池中，僅露其半，驟視之，幾疑其為蓮塘也。文襄大笑。

光緒朝，于蔭霖為皖藩時，省城敬敷書院為寒士肄業之所。于集諸生於堂前，娓娓陳說，多身心性命語，並命諸生於讀書餘暇，作雜誌、日記各一本。定期赴堂校閱，按簿翻覽，無一遺者。某生日記簿內，有「時已夕陽在山」等語，斥其過文，謂宜以時刻為記。又有某生雜誌簿內，於宋儒語錄，登記頗詳，于極嘉尚，提作高才生。突問之曰：「『明德』二字作何解？」某生遲疑不能對。于詳為解說，至千餘言。

欽派孝廉書院山長

長沙徐壽蘅尚書壽銘，曾面奏德宗，學堂不如書院之善，因力薦孔憲教，言其丰裁峻整，學問優長，如以為孝廉書院山長，於風俗人心，實大有裨益。旋奉廷寄，令湘撫以孔為孝廉書院山長。

蔣果敏設義塾

蔣果敏公益濃攻克杭州，自城及鄉鎮村落，無不為置學塾，一塾一師一僕，年費錢百千，村農子弟皆令就學，力不贍者，更予飲食。

王子江設義塾

王子江，順天人，自少業攻木之工。沈毅敏捷，長於決斷，同儕咸敬服之。未幾，即長其曹，因集資自設木廠，時值咸、同兵燹之後，陵寢、園囿大興土木，木廠發達，而王之才識又為同業冠，不數年，遂擁巨資。因慨自幼失學，未能大展抱負，立誓捐產設學，普收貧寒子弟。京城內外，先後設立義塾數十所，各為置產生息，以給脩脯，費逾巨萬。而其終日孜孜籌畫擴充推廣之方法，十餘年如一日也。光緒初，某京兆上其事於朝，當事者邀虛譽，將其所辦各義塾收歸官辦，遂日見廢弛矣。然庚子以前，各義塾尚有存者。

我鄧先生

贛州鄧慕濂為當代名儒，家居時，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遺穗者累累，招之曰：「來，吾教汝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與汝穀。」群兒爭暱趨之，始導以識字。既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群兒咸踴躍稱善。既卒穫，群兒嗥曰：「穫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群兒則就學。

為。以教用八卷之及日忽，厥傳之曰「我野九工」。

北學南學關學

孫夏峰奇逢講學蘇門，號為北學。餘姚黃梨洲宗羲教授其鄉，數往來明、越間，開塾講肄，為南學。關中之士，則群奉西安李二曲顯為人倫模楷，世稱關學。

學約戒約

南海勞潼，字潤之，號莪野，乾隆中，領鄉薦，官國子監學正。家居奉母，絕意仕進，從學者歲常數百人。立學約八則，戒約七則，曰：「苟犯此者，勿入吾門也。」

施愚山講學

宣城施愚山，名閏章，任湖西道參議時，暇日，與諸生講學，有具牒請質者，施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坐。講長幼有序，極陳兄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即見鬩牆者亦心動，以為彼尚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為和也。」言下涕泣。忽末座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牒燔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賢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者為祀產。

彭勤止講學

長洲彭勤止，名定求，學宗王陽明，晚年解組，家居講授，益提倡「知行合一」之說。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彭見而恫之，以為人謂陽明倡「良知」之說，病其為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豈並《孟子》將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必不教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至於斯極也。

孫貽經授德宗讀

錢塘孫子授侍郎貽經嘗入毓慶宮授德宗讀。語人曰：「上之天資聰明，真非常人所及，讀書不三徧即成誦，能熟背；授之講解，未嘗

我心，其孰有別疑而聖可自，則日將我之則不以此，或與世庸行低何同異者也。」時聖齡纔十四五耳。

賈楨課恭王

大學士賈文端公楨，宣宗時傳恭王，甚嚴密，嘗課讀《通鑑》三過。及主試江南，宣宗手書與之曰：「自汝出京，六阿哥在書房，又胡鬧矣。」後恭王翌輔穆宗，成中興之美，皆由此也。

道人教年羹堯

年遐齡有子曰羹堯，七歲時，遐齡輒攜之游山。一日，遇道人，遽撫其頂曰：「是兒奇貴。惜欠後福。」又曰：「能從我學，或可變化氣質。」遐齡遂延道人館其家。既至，擇高樓，與羹堯共居，索桌凳數十具置樓上，飲食便溺，以繩上下，約三年乃下樓。遐齡從之，有時至樓下竊聽，但聞樓上步履聲，踊躍聲，挪移桌凳聲，指揮進退聲，隱若演陣。逾年，則聞書聲琅琅，徹夜不息，書語隱奧不可解。又逾年，寂然無聲，從他樓窺之，則兩人相對瞑坐而已。會遐齡妻病劇，亟欲見子，遐齡不可。妻搥胸哭泣，不得得已，覓梯呼羹堯。道人張目曰：「敗矣，學備而養未至，他日必以氣債命也。」歎息辭去。自後遐齡屢戒羹堯養氣，羹堯不悟。禍發，并欲逮遐齡，朱文端公軾爭之而罷。

凌曉樓為塾師

凌曉樓名曙，嘉慶間江淮大儒也，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尤精審。其少時讀書之苦，有與牧豕、負薪相仿佛者。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瞭，鄰之富人為子弟延經義師，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為塾師。童子從之游，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眾，脩脯入稍多。益市書，遂博通博壹，學以大成。

秋水園改家塾

伊墨卿名秉綬，福建寧化人，以名進士出守廣東惠州，歷官多稱職。後遭父喪，還閩，營秋水園，供母夫人游憩。未成，母卒，改家塾，榜其柱曰：「未能將母園何用，且望成才塾有靈。」

天命癸亥，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

高宗訓十一阿哥

乾隆丙戌，諭：「昨見十五阿哥所執之扇，題畫詩句，款為『兄鏡泉』三字，詢知為十一阿哥手筆，此非皇子所宜。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有益立身行己，至尋常琢句，已為末務，何可效書生習氣，以虛名相尚乎。十一阿哥方在童年，正宜涵養德性，尊聞行知，豈可以此浮偽淆其見識乎？朕在藩邸，未嘗私取別號，猶記朕二十二歲時，皇考因辦當今法會一書，垂詢有號否，朕敬以未有對，皇考即命朕為『長春居士』，和親王為『旭日居士』。朕之有號，實皇考所賜，未嘗以之署款，此和親王所知也。我國家世敦淳朴，所重在國書、騎射，凡我子孫，自當恪守，烏可效書愚陋習流入虛謾乎？設相習成風，其流失必至羽林、侍衛以脫劍學書為雅，相率入於無用，甚且改變衣冠，更易舊俗，所關非小，不可不防其漸。著將此諭實貼上書房，俾諸皇子觸目儆心，勿忽！」

高宗教孫

高宗之教誨皇孫、皇曾孫、皇玄孫也，嚴厲異常。然皇孫輩皆不喜讀書，泰半曠課，而上書房各師傅遂有間六日不到者。高宗乃降旨申飭，略謂：「皇子等年齒俱長，學問已成，可毋須按日督課。至皇孫、皇曾孫、皇玄孫等，正在年幼勤學之時，豈可稍有間斷？總師傅嵇璜年已衰邁，王杰兼軍機處行走，情尚可原，著從寬交部議處。劉墉、胡高望、謝墉、吉夢熊、茅元銘、錢棨、錢越、嚴福、程昌期、秦丞業、邵玉清、萬承風，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至阿肅、達椿，身係滿洲，且見為內閣學士，毫無所事，其咎更不能辭，均著革職，各責四十板，留在上書房效力行走，以贖前愆而觀後效。」

宮訓圖

乾隆間，繪歷代后妃之有德者，為《宮訓圖》，凡十二幀：曰《燕姑夢蘭》、《徐妃直諫》、《許后奉案》、《曹后重農》、《樊姬諫獵》、《馬后諫衣》、《西陵教蠶》、《姜后脫簪》、《太姒誨子》、《婕妤當熊》。每歲終，張於東西六宮，平日收藏於景陽宮後之學詩堂。

孝欽后在宮，每日午後，輒集主位【宮中妃嬪也。】及宮女等講解史書及《詩》，旬考一次，有獎。小內監亦有受課者。

八旗家庭教育之禮法

八旗之家庭教育，於禮法最嚴。子弟入諸長上之室，朝夕問安，皆侍立，命之坐，不敢坐；所命，聳聽不敢怠；不命之退，不敢退。路遇長上，拱手立於旁，俟過而後行；賓至，執役者皆子弟也。其敬師也亦然。子弟未冠以前不令出門，不得已而出，命老僕隨之，懼其隕越也。

張楊園家教之嚴

桐鄉張楊園名履祥，有子名維恭，字默斯，未冠時，命暫以幅巾禦寒，默斯不欲。隆冬盛寒，囚首露頂，家人患之，託門人姚瑚告楊園，瑚難其辭。一日，寒甚，始致辭曰：「默斯頭凍如此，恐或多疾，奈何？」則厲辭曰：「與之幅巾，彼既不肯，此頭何妨凍落。」因言：「年前太福【僕陸慎乳名也。】小時，出鎮私買一帽戴之，予見之怒甚，投之於廁，可以待子不如待僕乎？」

朱竹垞析產時之家教

朱竹垞晚年有析產券，其文如下：「竹垞老人雖曾通籍，父子只知讀書，不治生產，因而家計蕭然，但瘠田荒地八十四畝零。今年已衰邁，會同親族，分撥付桂孫、稻孫分管，辦糧收息。至于文恪公祭田，原係公產。下徐蕩續置蕩七畝，析荒地三分，均存老人處辦糧，分給管墳人餼米。孫等須要安貧守分，回憶老人析箸時，田無半畝，屋無寸椽，今存產雖薄，能勤儉，亦可稍供饘粥。勿以祖父無所遺，致生怨尤。儻老人餘年再有所置，另以續析。」

王匡廬教子

王與敕，字匡廬，家居，不以時義程督子弟，詩、古文各徇其意。親串或諷之曰：「諸郎君幸早露頭角，何不令銳力場屋，顧為爾耶？」匡廬怡然曰：「君勿言，彼伏獵侍郎，詎是寧馨物耶。」

韓旭亭教子

韓旭亭名是升，司寇對父也。年四十，棄儒冠游四方。其語人曰：「天下事多矣，未有驕盈而不敗者。」故謙抑自居，雖僕夫、老嫗，必接以溫顏。子任封疆而旭亭樸素如故也。嘗寄書司寇云：「余今年秋收頗佳，所植菽粟，頗足釀酒，筆墨足以代耕，儘有餘享。汝所獲廉俸，養妻孥猶有餘貲，切勿貪分外財，致使七十垂盡之翁被累也。」司寇謹守父教，故始終以敬謹受仁宗知遇。屢登高位，皆秉家範。老遊燕、粵、吳、越，愈輕健，如三四旬人。甲戌春，壽八十，仁宗賜匾旌之。越二歲，無病終。

鄭板橋教子

鄭板橋嘗誡其子曰：「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又云：「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為主人，我稱彼為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又云：「一夫受田百畝，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窮民將何所措手足乎？」

阮文達教子

阮文達公元之子賜卿名福，生於粵督署，一時僚屬餽獻悉令卻去。文達占絕句，書小紅榆示之曰：「翡翠珊瑚列滿盤，不教爾手一相拈。男兒立志初生日，乳飽飴甘便要廉。」

炳半龔教子

炳半龔，光緒間，官都察院筆帖式，有子年十五，晝夜課之讀。盡《十三經》矣，更以《國語》、《國策》、《史記》督責之，子不堪其苦，嘔血死。妻痛子，亦殞。乃大悔，以所居在京師南城外龍樹院之天倪閣，因繪《天倪閣圖冊》以悼亡。

萬承蒼受胎教

雍、乾朝士，主張陸象山之學者二人：一臨川李侍郎紱，一南昌萬學士承蒼也。承蒼有賢母李氏，方孕時，每默祝於影堂曰：「不願生兒為高官，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以萬先祖如明刑部侍郎虞愷、光祿卿汝言，皆講學於陽明、念庵之門，號為碩儒者也。承蒼少入塾，果喜讀宋人講學之書，論者謂得之胎教。

崑山三徐受母教

崑山三徐之太夫人，顧亭林女弟也，世稱其教子極嚴，課誦恆至夜午不輟。三徐既貴，每奉命握文柄，太夫人必以「矢慎矢公，甄擢寒峻」為勗。太夫人未六十，立齋已登九列，持節秦中，所識拔多知名士，健庵以編修總裁北闈，果亭以編修典試浙江，皆母教也。

汪文端受母教

山陽汪文瑞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值歲凶，母子日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為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臥。及汪貴，風裁嚴峻，正色立朝，造次必於禮法，太夫人教也。

尹元孚母作女訓

博野尹元孚侍郎會一母李太夫人，憫民俗怙侈，嘗作女訓質言，為高宗所聞，因御製五言律一。堂額一、楹聯一以賜之。

錢文端母夜紡授經

嘉興錢文端公母，知書，工繪事，自號「南樓老人」。貧時，嘗鬻畫以供饘粥。文端承母訓，嘗奏呈《夜紡授經圖》，御題二絕句，有「嘉禾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句。又進呈太夫人畫冊，每幅有其父綸光題句，御題詩十二章，有「子昂題句仲姬畫，頗有今人似昔人」之句。御製《懷舊詩》列錢於五詞臣中，有云：「少年困場屋，賢母授之經。故學有淵源，於詩尤粹精。」

畢秋帆母訓子詩

閩秀之能詩詞而學術淵純者，當以太倉張藻為第一。藻字子湘，秋帆制府之母也。秋帆之撫陝也，留居山東，以詩寄之曰：「讀書裕經綸，學古法政治。功業與文章，斯道非有二。汝久宦秦中，洊膺封圻寄。仰沐聖主恩，寵命九重賁。日夕為汝祈，冰淵慎惕厲。譬諸構榑材，斲小則恐敝。又如任載車，失誠則懼躓。捫心五夜慚，報答奚所自。我聞經緯才，持重戒輕易。教敕無煩苛，廉察無苛細。勿膠柱糾纏，勿模稜附麗。端已厲清操，儉德風下惠。大法則小廉，積誠以去偽。西土民氣淳，質朴鮮靡費。豐、鎬有遺音，人文鬱炳蔚。況逢郅治隆，陶甄綜萬類。民力久普存，愛養在大吏。潤澤因時宜，撙節善調理。古人樹聲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踐其真，實心見實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負平生學，弗存溫

昭心。上則同乎心，下則同乎此。我亦但知，其亦同哉。用及早失怙，遺教幸勿棄。歎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飛雲，目斷泰山翠。」其卒也，高宗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以褒之，故秋帆遺集以「經訓堂」名。

洪稚存母機聲燈影圖

洪稚存太史亮吉，幼孤貧，母夫人教之讀書。一日，稚存從受《儀禮》，至「夫者妻之天」，慟絕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廢此句。稚存貴後，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題詠以表揚之。

張姜氏教子

陽湖張蟾寶妻姜氏，年二十九而寡，即惠言及琦之母也。時惠言四歲，琦方在孕中，女已長，姜氏與女同作女工以自給。及惠言九歲，出依世父學，一日，歸已暮，無所得食，遂寢。翌日，餓不能起，姜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弟時如此也。」夜作針黹，並課二子讀，輒至漏四下始寢。事姑能得其歡。年五十九卒，時二子已皆知名矣。

鄂文端誠弟

鄂文端公爾泰當國時，其弟鄂爾奇亦位躋正卿。一日，退朝，過爾奇書齋，見陳設都麗，寶從豪雄，甫掀簾，不入而去。爾奇急詣問故，庭立責之曰：「汝記我兄弟無屋居祠堂時耶！今偶得志而侈泰若是，吾知禍不旋踵矣。」爾奇跪泣謝罪，始已。嗣後伺文端往，先藏珍器，屏燕朋，乃敢見。然卒為李衛劾奏，以侈敗。

考試類

以科名奔走天下士

國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童子誦習經書，而通其句讀文義，能敷之為文。每歲，所在郡縣，群聚而試之，其文之明而切、才之秀而可底於成者，則次第其名，以升於州縣若府，州縣若府又試而先後之，上督學使者。使者至，則以校而去取之，按其額以補學官弟子。

其舊為學官弟子者，亦試於使者。試有歲有科，歲分文與武，而科

侍郎張大有子鴻運，侍郎署理倉場事務涂天相子士炳，副都御史謝玉寵子升等，具奏。得旨：「俱賜舉人。」戶部侍郎劉聲芳子俊邦，因病未應鄉試，亦賜舉人，一體會試。

考試功令之嚴

考試之功令至嚴，凡倡優隸卒之子弟及有刑傷過犯者，皆不得預，歧考冒考者亦禁。

搜檢

考試功令，不許夾帶片紙隻字，大小一切考試皆然。康熙庚子順天鄉試，特命十二貝子監外場，露索【搜檢也，見《大金國志》。】綦嚴。朱竹垞之孫稻孫預試，披襟而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夾帶，盍搜諸？」體貌瑰偉，意氣礪落，眾皆目屬，貝子亦為之粲然。

道、咸前，大小科場搜檢至嚴，有至解衣脫履者。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不甚深究，於是詐偽百出。入場者，輒以石印小本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並以所攜考籃酒釐與研之屬，皆為夾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頂兩層鞋底雙屨者。更或賄囑皂隸，冀免搜檢。至光緒壬午科，應京兆者至萬六千人，士子咸熙攘而來，但聞番役高唱搜過而已。及壬辰會試後，搜檢之例雖未廢，乃並此聲而無之矣。

考試送關節

考官之於士子，先期約定符號，於試時標明卷中，謂之關節，亦曰關目。大小試皆有之，京師尤甚，每屆科場，送關節者紛紛皆是。或書數虛字，或也歟或也哉或也矣，於詩下加一墨圈者銀一百兩，加一黃卷者金一百兩。

某科題為「子謂子夏曰」全章，某生與考官暗通關節，令於破題中連用四個一字，某破曰：「儒一而為不一，聖人一勉之一誠之焉。」榜發，果掇高魁。又某科詩題為「所寶惟賢」，某卷以水煙袋三字散見於點題中，以為關節，句曰：「煙水瀟湘地，人才夾袋儲。」可謂湊泊無痕。又某科一卷，於試帖詩第一句用一謹字，題為「江涵秋影雁初飛」，捉刀者固吳中名下士，句曰：「謹步司勳句。」後雖薦而未售，然與約者已服其心思之巧矣。

考試送詩片

凡進士之朝殿試及京官之考試差時，預揣某官可派閱卷，則先呈字體，以便別認。既出場，即寫前四句飛遞朝房中所曾託情之人，謂之送詩片。其後科舉雖廢，而東西洋留學生之殿試，亦有倣效之者。

考官惡觸家諱

光緒時，尚書裕德屢充主試或閱卷，見字句中有犯其家諱者，即起立，肅衣冠行致敬禮，畢，將卷閣置，不復閱矣。故遇裕主試時，有知其家諱者，恆戒所親勿誤觸之。

文武互試

康熙癸巳十一月甲寅，諭大學士等：「文武考試雖曰兩途，俱係選拔人才，拘於成例，不得通融應試，則不能各展所長。嗣後文童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武場考試者，武童生生員舉人內有情願改就文場考試者，應各聽之，惟一次不中者即著停止。」甲午，准文武生員互鄉試一次，文武舉人互會試一次。

乾隆丙辰，准監生入武場。辛酉，福建武生某以懷挾文字，預藏試院，竟以五經中元。事發，科罪，因停互試及文監生入武場例。

老年科目

老年得科目者，康熙朝，陳檢討維崧舉宏博，年踰五十。丁丑，姜西溟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樓村式丹五十九得會狀。又宮恕堂鴻歷五十八，查他山慎行五十四；己丑，何端惠世璣五十八；壬辰，胡文良煦五十八；乙未，裘璉七十二；辛丑，陸坡星奎勳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劉起振八十授檢討；己未，沈歸愚尚書六十八入翰林。張總憲泰開六十二；癸丑，吳種芝貽詠五十八中會元。嘉慶丙辰，元和王巖八十六中式，未及殿試卒；己巳，山東王服經八十四入翰林。

宗室科舉始於康熙

康熙丁丑，宗人府、禮部奉諭旨：「嗣後八旗宗室子弟，有能力學屬文，奮志科目者，應令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編號取中。」

八旗科舉始於天聰

天聰己巳，試儒士，取二百人。甲戌，合試滿、蒙、漢，取舉人十員。六十八名。崇德戊寅，賜舉人羅碩等十名。牛泉章京品級，一二三等生員。順治辛卯始見明文，蓋吏部奏，滿洲、蒙古、漢軍各旗子弟有通文義者，提學御史考試取入順天府學，鄉試作文一篇，會試作文二篇，優者准其中式，照甲第除授官職，報可。至壬辰，滿洲子弟廷試，與民籍分榜，頭場四書文二道，二場論一道而已。麻文僖公勒吉為廷試首選。至丁酉，停止。康熙癸卯，復准滿洲、蒙古、漢軍生員鄉試。丙辰，又停止。丁卯，又復之。

禮部議定，滿洲、蒙古識漢字者，繙漢文一篇，不識漢字者，則作滿文一篇。漢軍文章篇數，如漢人例。會試中額，滿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漢軍二十五名。各衙門博士筆帖式俱准會試，考取文字篇數與鄉試同。

禮部奏，八旗鄉試，滿洲、蒙古繙繹滿文一篇，或作滿文一篇，漢軍舉人試藝。本年鄉試，明年會試，第一場《四書》文二篇，經藝一篇，如未通經者作《四書》文三篇，二場論一篇，三場策一道，自後試藝，以次加增。順治甲午鄉試，乙未會試，第一場《四書》文三篇，經藝二篇，二場論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三道。順治丁酉鄉試，戊戌會試，第一場《四書》文三篇，經藝四篇，第二場論一篇，表一篇，判五條，第三場策五道。

壬辰，內院議覆吏部給事中高辛允疏奏，慎選庶常，拔年青貌秀聲音明爽者，二十名習學滿書，二十名習學漢書，屆期奏請考試。其滿洲進士取四名，蒙古進士取二名，漢軍進士取四名。俱選年貌聲音合式者同漢進士一體讀書。

八旗童生無縣試，僅有府試、院試，得雋後，隸入府學管理。亦有廩生、增生，鄉試則以三十人中式一名，且旗卷與官生卷同，凡與試者無不呈薦主試，迨鄉薦後，則併入各省旗籍舉人，一體會試矣。

旗漢考試同場

康熙丁未，命滿洲、蒙古、漢軍准赴考試。先是，八旗生員、舉人、進士停止考試，至是，復命滿洲、蒙古、漢軍與漢人同場一例考試，其生童於鄉試前一年八月內考試，從御史徐誥武請也。

土司子弟得與考試

兵部議覆兩廣總督于成龍疏言土司子弟中有讀書能文者，注入民

苗人得與考試

康熙甲申，禮部議覆湖廣學政潘宗洛疏言湖廣各府州縣熟苗有通文藝者，准與漢人一體應試，應如所請。從之。

畬客得與考試

處州畬客，有能文者得應科舉。嘉慶癸亥，儀徵阮文達公元撫浙時，會同學使奏明，一體准與考試。其散居溫州者，道光丙戌，亦援例稟學使求考，惟在金華者無聞。

麼些得與考試

雲南麼些種人，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光緒時，准其考試，因而有補弟子員者四人，中武舉者一人。

隨場去取

光緒戊戌六月，德宗從鄂督張之洞、湘撫陳寶箴奏請，定鄉、會試隨場去取之法，並推行於生童歲科考，又停止朝考。

聖祖諭出各種題目

康熙癸巳，聖祖諭大學士等曰：「《五經》《四書》，俱係聖賢之言，考試出題，專意取冠冕者則題目漸少，士子易於揣摩，甚有將不出題之書，刪而不讀，尚得言學問乎？經書內有不可出之題，試官自然不出，其餘出題之處，須以各種題目試之，則懷才實學之士，自無遺棄矣。」

張文和阻廢制義

雍正時，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上問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

舒赫德請廢制義

三代以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漢法近古而終不有弊。九品中所謂時文之弊，則今之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蓋能專務循名，今舒赫德所謂時文，正不責實之過耳。且夫不欲未變者，非不欲未變者，則亦未變者，皆孔孟之緒餘，徒見世之腐爛抄，薛景淳、薛應旂等，始於聖賢之發其光，雖曰小技，而文武迂儒之士，迂腐之弊，若今之勤襲，涼不已過。《四書》並有舒赫德所講，而後可以為其才而後可以見其用？何一不見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見於宮室、養遊士、百里簡不率教者屏之，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名者矣；興廉，則必有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而不若，此近日所舉之語，是詩賦亦未嘗盡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古所謂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

心何付。我輩士人，元取士必加，力除積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甚，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制為也。」

考試改策論

光緒戊戌五月，德宗命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改試策論。

考試復用四書文

光緒戊戌八月，德宗奉孝欽后懿旨，命各項考試，仍用《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

考試用策論

光緒辛丑七月，德宗命自明年為始，鄉、會試等均試策論，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廢科舉

自日俄戰役告終，日本遣外相小村壽太郎至我國議約，朝命袁世凱與議。乃密陳孝欽后，謂宜乘日俄之憊，亟變法以圖強。孝欽聽之。時端忠愍公方為湖南巡撫，入覲，倡廢除科舉制，孝欽遂下詔廢科舉，設學堂，時光緒乙巳七月也。蓋鄉、會試及各省歲科生童考試，至是均一體停罷矣。

時仁和王文勤公文韶在政府，遇事模稜，不置可否，獨於廢科舉一事，則力阻之。而張文襄公之洞方自鄂督入朝，留京師，亦力謀廢科舉。榮文忠公祿當國，張言於榮，榮自以非出身科目，不敢力主廢。王謂：「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爭之。」及王出樞垣，端又以江督入覲，乃約張聯銜上疏，遂得請。後乃加入考優拔與舉貢考職兩段，科舉仍未絕也。然張以力倡廢科舉，而光緒甲辰會試，其姪婿林世燾以候補道中進士，欲請歸原班，張乃一日五電，責其必取館選焉。留學生殿試授官，亦張在樞府時力主行之。

和尚之孫應舉

文和尚，名果，字園公，衡山裔也。聖祖南巡見之，命入京師，居玉泉精舍，寵眷殊厚。和尚一日攜其孫入見，上問何事來此，和尚奏曰：「來此應舉。」上曰：「應舉即不應來見。」蓋防微杜漸，慮其希望非分之恩寵也。

潘襄易名應試

上海潘明經襄於十三歲入庠，十七歲食廩餼，年方壯，序貢赴都，兩任教職，一署縣篆。六十後罷官歸，久之，家貧落魄。年逾古稀，忽易名應童子試，復三入棘闈，壽八十三矣。手抄口誦，銳氣不衰，或叩其故，曰：「吾聞登科第者，須仗慧根。今生總無成，冀來生或當早達耳。」

謝金圃各項考試之得士

嘉善謝金圃侍郎壻好甄擢名士，三元錢棨，鄉、會試皆出其門，殿試亦與讀卷。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士塘，山陽汪文端公廷珍，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皆由其識拔以成名。經術文行，表表稱江淮間。阮文達公始應童子試，亦極口獎勵，召入第讀書，卒為鉅儒賢相。

楊沂秀考試必第五

析沂秀者，貴州定遠人，嘉慶甲戌進士。幼時應童子試，縣府院考俱列第五，後鄉、會榜亦俱中第五，挑選陝西鄠縣知縣，掣籤亦第五名，人稱為「楊第五」。

穆彰阿之對於薦卷

穆彰阿屢主文衡，其心亦甚細。每置薦卷於几，焚香一爐，望空遙拜。衣袋中常置煙壺二，一琥珀，一白玉，款式大小相等，取一卷出，即向衣袋中摸煙壺，得琥珀則中，白玉則否。額滿，則將餘卷一律屏之。

童試

直省士子之試於郡縣及提學，為童子試，俗謂為小考，或小試。應試者曰童生，【明《選舉志》已有此稱。】雖壯丁老叟，但與試，

童試有一條蔥

粵東科場積弊至多，槍替，其一也。有某觀察者，當其為諸生時，尤優為之，故雖已入泮多年，而縣試、府試、院試皆往，往必售，蓋包辦也。粵人謂之一條蔥，猶一條鞭也。彼之冒名頂替，歲以為常，幾於一歲易一姓名焉。

道考院考

各郡童生之試於學政也，就學政按臨之地而應之。曰道考，以學政之職，初為提學道也。曰院考，以學政非實官，大省由各部侍郎簡放，其簡稱為督學部院，中小省由翰詹等官簡放，其簡稱為提督學院，而試士之地又曰試院也。俗亦稱之曰學臺考。學臺者，學憲也。世俗於方面大員以上皆稱之曰某憲。各省學政之本職，雖有六七品者，以其出於欽命，儀同欽差，故以憲字臺字稱之也。

廩生保童生

國朝沿明制，凡各直省府廳州縣學生員，由學使在歲科試列一等者，設額給餼，以次序補，謂之廩生。歷科優貢、拔貢均出其中，各省鄉試，每科中式廩生人數，亦必視增廣附學生為多。各州縣文童武童應試時，必由廩生領保，謂之認保。又設派保，以互相稽查而慎防弊竇。如該童有身家不清，匿三年喪冒考，以及跨考者，惟廩保是問；有頂名槍替，懷挾傳遞各弊者，惟廩保是問；甚至有曳白割卷，犯場規，違功令者，亦惟廩保是問。其責任如是之重。故凡廩保之與童生，必與同里閭，誼屬戚友，深知其為佳子弟，勿貽先生長者羞，而後為之具結單焉，簽花押焉，臨場則唱保焉，出圖則看號焉。而其緊要關鍵，則在學院招覆之後，填造覆試冊結之時，介新進諸童以謁學師，而定其贄儀之多寡。大率稱其家貲之厚薄，務使獻者受者，皆得自慊於心，而諸童生獻廩保贄儀，則視學師所得，以次遞減。

童翰林

湖南桂陽縣處萬山之中，層巒疊嶂，四圍匝匝，其地無市鎮，有墟落兩三處，欲購花豬肉，不可得。土風獷悍，多業耕鑿，讀書者絕少，偶有一二生監，其尊無對，物稀為貴，此定理也。某令嘗撰一聯紀其實曰：「魚龍雞鳳鴨孔雀，貢閣廩尚童翰林。」以童生而擬之以太史，可見應試者之絕無僅有矣。

青浦鄒閒齋垂老矣，未青一衿，然每屆小試，無論縣試、府試、提學試，必入場，輒自標於桌曰：「出賣警句，每句錢七文，不二價。」凡觀場者多倩之。其入場也，攜大籃，內盛醃菜數莖，冷飯半盂，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滿，繳卷逕出。某年，初覆題為「不日白乎」，合下節，束比，襲劉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芻糧，昔所遇之情形，俱是言中之涅淄。山川草木，昔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匏瓜。」再覆題為「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雖不雖。」皆自謂為警句也。

宗室小考試滿語弓馬

乾隆時，上召見宗室，公寧盛額不能以滿語應對。高宗以滿語為國家根本，而宗室貴胄至有不解者，風俗攸關，因增宗室十歲以上者小考之例。於十月中，欽派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考試滿語弓馬。先命皇子較射，為諸宗室遵式，諸宗室視其父之爵以次考試。優者帶領引見，輒賜花翎緞匹以獎之。

鄧廷楨屢躋童試

江寧鄧嶠筠制府廷楨少貧，屢躋於童試。讀書瓦官寺，攻苦彌甚，曾於室中署聯以自警云：「滿盤打算，絕無半點生機，餓死不如讀死；仔細思量，仍有一條出路，文通即是運通。」未幾，補博士弟子員，旋舉於鄉，聯捷成進士。

縣府考有覆試

縣府考均有覆試，有初覆、二覆、三覆、四覆之多。例如試者七百人，正場出案【案即榜也。凡小考者皆稱之曰案，而不稱之曰榜，示謙也。】取五百人，則五百人入初覆之場，初覆出案，則取三百五十人，以次遞減，至四覆，寥寥若晨星矣。

縣試文破題

國初時，嘉興縣縣試全案已定，惟甲乙二人文筆並佳，不能定案首。屢試之，皆然，以致全案未能出。最後乃以《四書》之○，命各作一破題，甲所作破題曰：「聖賢立言之先，得天象也。」乙曰：「聖賢立言之先，無方體也」乃定甲為案首。後二人咸貴，甲

潘文恭應縣試

吳縣潘文恭公世恩，試童子時，終日端坐不離席。吳縣令李昶亭逢春異之，拔置前列，因出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潘對：「韓昌黎為百世之師。」又云：「青雲直上。」潘對：「朱紱方來。」李決其必貴。後為狀元宰相，或贈以聯云：「大富貴亦壽考，蓄道德能文章。」

李申耆應縣試

陽湖李申耆，名兆洛，少即絕特嚮學。初應縣試，縣令陳某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而詰之，李應答如流。令曰：「汝即歸，不招覆汝矣。通場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髫年，初試即蓋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遂在廳事書聯為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

譚玉生應縣試

番禺陳蘭浦徵君澧，南海譚玉生舍人瑩，皆阮文達公學海堂弟子也。徵君所著叢書，樸茂精確，學湛於經，舍人《樂志堂集文詩略》亦多胎息六朝之作。相傳文達節制兩粵，以生辰避客，屏驕從，至山寺，見舍人題壁詩文，大奇之，詢寺僧，知為南海文童，方應縣考者。翼日，南海令來謁，文達諭之曰：「君治下有博學童子，我不能告汝姓名，恐近於奪令長之權，代人關說，君自捫索之可耳。」令歸，加意物色，首拔舍人，自此文望日起矣。

縣試題為莫春在

曹益三以山東歷城縣令閩人起家，入貲為知縣，分發江蘇，權吳令。某歲縣試，索題於幕賓，為書莫、春、者三字與之。曹點名畢，提筆寫題紙，乃誤書者字為在，眾大譁，幾至罷考。

王述庵重遊泮水

青浦王述庵侍郎昶於乾隆辛酉入泮，至嘉慶庚申，適當花甲一周，時年七十有七。錢黼堂學使樾送其重遊泮水，簫鼓鸞旂，徧遊城市。王乘八人肩輿，花翎蟒服，率領新生詣聖廟，槃辟雅拜，邑令

門者計之，咸無策。一日，有老訟師踵門請曰：「與我二千金，吾為子成之。」翁大喜，乃與為約。訟師則榜門曰：「某人胥吏子，乃赴縣試，吾輩必效死與理論，吾願為之首。有藏得某胥差票者，悉以所藏差票呈驗。數日，票來略少，增酬五千，已而增至十千。又數日，無有文驗者，遂走告吏曰：「汝子出試，無他慮矣。」比頭場案發，諸生童咸譁然，至縣署，群謂某胥吏子宜斥去，且以舊有差票為驗。縣官顧其子曰：「是有驗，無如何？」其子徐自陳家實清白，被人污讒，請詳驗之，如實然者，甘受罰。於是令取諸票詳驗之，則吏名咸係挖補後所填者，乃拍案謂諸人誣陷。諸人持票復自驗之，果然，無可置辭，乃皆退。其子遂得終試事，而以二千金酬訟師。

縣試題解

考試改用策論，而應試者於所出之題，大率茫無所知，蓋若輩本未讀書也。某縣正場首題為「李廣程不試治軍繁簡論」，有父子同應試者，子問父以題解。父曰：「李廣程者，其人姓李名廣程。不識治軍繁簡者，不知治軍繁簡之道也。」

姚石甫府試第一

桐城姚石甫觀察瑩少貧，不能應試，其家惜抱老人給貲，使入場。時童生中惟劉孟塗有名，已縣試冠其曹矣。郡試日，太守命詩題，為「大觀亭懷古」，姚作五言律百韻，太守大驚，曰：「吾知桐城有一劉開，不知又有一劉開也。」遂以為榜首，入郡庠。

彭剛直應府試

仁和高人鑑螺舟，道光間，以翰林出知衡州府。時彭剛直公玉麟方應童子試，高見而才之，招至署，教以讀書作文法。衡陽應童試者千餘人，入泮頗不易。彭是歲縣試正場及初二覆皆前三名，咸擬正案第一，彭亦自謂然。及終覆日，黎明，諸童集縣署前，忽府吏持東請縣令，令匆匆去，未久即反，點名給卷如常，至正案發，乃第三。越數日，召而語之曰：「以文論，汝宜第一矣。亦知不得之故乎？」謝不知。曰：「府尊意也。終覆之日來召我，即為此。府尊曰：『彭某他日名位未可量，一衿之得失遲早，皆可不計，今歲在吾署讀書，若縣試第一人，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是其終身之玷矣。』是歲，竟未入庠。後數年，始隸諸生之籍，然彭以此感甚。

某太守試所屬邑，集《四子書》，為十一真韻五律詩以命題，「君子篤於親，家之本在身。仁民而愛物，修己以安人。子服堯之服，君仁莫不仁。得其心有道，膏澤下於民」。

府試文限三百六十字

漢軍楊霽，字子晴。光緒丁丑探花，楷法頗峻整，工試帖而不工文，雖制藝亦非所長。嘗守高州。某歲，舉行郡試，文以三百六十字為程式，三字斷句，謂之三字經，多一字不錄，少一字亦不取也。文童楊斯藩者，揣摩三百六十字文，至為純熟；復有莫如松者，下筆千言，輒忤楊旨。楊大怒，硃書三字句於院壁曰：「童試文，貴簡潔。三字經，有定式。楊斯藩，可法也。莫如松，則誤矣。」通場譁然。

楊又好割裂四子句命題，每至文義不通，且半出於《論語·鄉黨》之篇，如「雷風」【迅雷風烈必變。】「手衣」【左右手衣前後。】「食不多」【不撤薑食不多食。】「中不內」【車中不內顧。】之類。某童冠軍「手衣」破題云：「手有二，衣一也。」又「中不內」起講云：「嘗思中與內一也，又安有中而非內者哉？」獨此非三字經，蓋破格也。

黃祖顛應浙江院試

黃祖顛，字頊傳，太倉人。少時讀書，一目數行，有聖童之目，其文汪洋浩瀚，不名一家。張某視學江南，拔頊傳第一，手其卷，謂諸生曰：「此子今歲不發解，吾不相士矣。」既而頊傳試鎖院，不遇，而適有奏銷之事。

先是，頊傳居太倉，諸生有籍隸長洲之富而狡者，借其名以避役，頊傳不知也。及歲試，竟以新例見斥。頊傳訟於有司，有司漫不省，則走之浙，應童子試。學使金某賞其文，亦真第一，有忌者，毆之於途，匿絮中以免。

康熙朝旗童應院試之多

蔡修撰視學順天，八旗子弟應院試者五百人，入泮者六十餘，旗人過其半。修撰語給諫查培繼曰：「初謂旗下無文章，不意成章者二百餘卷，取之不盡，尚有三十卷，皆遺珠也。第二名蔡某，乃漕督士英孫，侍郎毓榮子，真神童也。年十二，通《五經》，日可成十

既而，天明候下卷也。孰不呼「匹敵，狂人自有性，何味，勿復楚立施。旗人課子如此，吾輩有子不教，可恥也。」

院試文之快短明

督學使者按臨各郡，考試生童，每次須分十餘場，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迫促，不能從容評閱，悉心搜校。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嚴，格式未備，院試尚無試帖，僅《四子書》題文一篇而已。江蘇為人文淵藪，有學使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交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而意義則取其明白軒爽。題紙一下，不必構思，振筆疾書，奔走交卷，取額一滿，則不待終場而出案。往往考者方據案呶唔，研墨潤筆。忽鼓吹聒耳，龍門洞開，則紅案出矣，乃皆踉蹌不終卷而出。

一日，文題為「山梁雌雉」，有一卷文僅十六字，曰：「《春秋》絕筆，西狩獲麟。《鄉黨》終篇，山梁雌雉。」遂拔取冠軍。又一日，題為「孟之反不伐」，有一卷文曰：「不矜功，良將也。夫伐，情也。反不然，良將哉！春秋時不伐者二，一介子推，一孟之反，之推不貪天功以為己功，之反不假人力以為己力，吁！良將哉。」亦拔之冠軍。蓋以其僅五十五字，而全篇規模已具，文乃劈分兩比格也。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試，一送考之傭工，年近四十，蓋習舉業未成，改讀而耕者也。好論文，貪飲食，偶見塾師評改諸童文，或試不前列，則亦從而指摘之。諸童使具酒食，每先自飲啖，諸童皆惡之，相與謀曰：「傭工喜自衒其能，當有以困之。」乃用傭工姓名，密為購備一卷，俾攜考具，若令送考者。既唱名，一童在傭工後代應之，而推傭工使前，傭工不得已，接卷而入，且笑曰：「若輩欲困我乎？當顯我才學矣。」是日題為「夫微之顯」，傭工猶憶少時在塾讀此題舊文，起講下既承上文接筆曰：「夫然而微矣，夫然而顯矣，夫然而微之顯矣。」提比後用複筆亦如之，後比後之結筆亦如之，因鈔襲之，而其他皆不知所云也。首先交卷，學使見三複筆，即提筆圈之，亦不暇細閱其他處，拔取冠軍。諸童見已出案，倉皇交白卷而出，傭工已在門外為接考具，且謝曰：「承諸君厚意，使我遊庠。」諸童皆喪氣垂頭而返。

吳改堂冒籍應院試

吳半松丁母憂，返吳江，其子改堂試於江陰，見斥歸，半松泫然流涕曰：「吾老矣，能及見汝成諸生耶？」改堂慨然曰：「三日後見之矣。」遂復至江陰，冒常熟籍，成諸生。歸久之，移入吳江學，尋補廩膳生。

黔院試自為府籍

惟止曰自一乃，將加不修公个自字具川，係天子以事且，怪即嘖
覆各條，中有云：「各省府學，皆取所屬州縣童生撥入，惟黔省自
為府籍。府學額多，即不如州縣童生之卷，亦得充額。州縣額少，
即有優於府籍童生之卷，亦為額限，未免去取不均。嗣後府籍童生
儻不足數。請於所屬州縣童生內酌量撥入。」

俞長城背貼院試文

雍正朝，俞長城督學河南，關防頗嚴，操守亦慎。試日，輒禁其僕
從出入以杜傳遞。乃其妾與僕勾通，作奸犯科，將傳遞之文，貼其
背後補服之上，僕揭之以授試士，俞不覺也。

汪廷瓊應院試

鎮洋汪少司空廷瓊以第三人及第，初名璿。補博士弟子員。學使桐
城張少宗伯廷璐【張以第二人及第】奇其文，曰：「他日名位不在
吾下。」為易其名，且加廷字，欲引為昆弟行也。

彭文勤命院試題

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博學能文，嘗以周興嗣千字文顛倒錯亂，別成一
本，一字不易，進呈祝嘏，高宗稱其敏慧。其督學江蘇時，所出之
題俱有巧思，如考兩學，則出率西水滸，踰東家牆，有眾逐虎，其
父攘羊之類。考三學，則出王之不王，朝將視朝，行堯之行之類，
不可枚舉。時適值萬壽，考八學，則出「臣彭恭祝天子萬年」，嵌
在八題之第一字，如「臣事君以忠」，「彭更問曰」，「恭則不
侮」，「祝鮀治宗廟」，「天子一位」，「子服堯之服」，「萬乘
之國」，「年已七十矣」之類。例為提調官之知府王某，雅號王二
麻子，適考四學，遂出「王二麻子」四題：「王何必曰利」，「二
吾猶不足」，「麻縷絲絮」，「子男同一位」。考六學，則出「李
陵答蘇武書」，嵌於六題之末一字，如「井上有李」，「必因丘
陵」，「夫子不答」，「後來其蘇」，「又盡善也謂武」，「子所
雅言詩書」之類。一日，考四學，出「洋洋乎」【注鬼神之為德
章。】又洋洋乎，【注大哉聖人之道章。】又洋洋也。【注師摯之
始章。】即欲退堂早膳，學官稟曰：「尚少一題。」文勤沉吟
曰：「少則洋洋焉。」堂下諸生，莫不掩口而笑。文勤以童生之多
懷挾也，先日牌示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童皆挾詩賦，文
勤若不知。良久，題不下，學官請命，曰：「昨已命之，首題『明
日』，次題『不考文』也。」場中無錄舊者。

文勤視學浙省，其試題亦多觸景生情，機趣橫溢。試處州日，初
場，知府不到，委同知點名，至次場，入謁，文勤曰：「太尊今日

「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尚有童場，太尊能自來，益昭慎重。」知府曰：「敢不遵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其經題，則《易》為「七日來復」，《書》為「鳳凰來儀」，《詩》為「貽我來牟」，《春秋》為「鄰子來朝」，《禮》為「禮聞來學」。各題皆有來字，則以是日問答之語多來字也。及試童生，聞郡中適有重案，遂以五刑命題，曰「以杖其徒」，曰「若流」，曰「則絞」，曰「而斬」。考次場，知府奉傳上省，仍委同知點名。文勤笑謂送考之教官曰：「太尊今日不來，真不獲已也。」是日所出題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蓋每句之首一字，合成「又委同知來」五字也。次年科試某郡，點名畢，所留監場教官有二人，稟稱今日鄉宦某治喪，與有舊，不能不往。文勤笑而許之。俄頃，題出，曰「伯牛有疾」，曰「康子饋藥」，曰「子路請禱」，曰「充虞路問」，曰「右師往弔」。迨試金華，則九學同場，將命題，教官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曰「武王是也」，曰「義然後取」，曰「歲不我與」，曰「進不隱賢」，「士志於道」，曰「仲尼之徒」，曰「四體不勤」，曰「先行其言」，曰「生之者眾」，合讀之，為「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也。童生初場，分四仲，「微仲」，「虞仲」，「管仲」，「牧仲」。次場，諸教官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矣。」彭聞之，即書四題，曰「太王」，曰「尊賢」，曰「西子」，曰「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乃謂人曰：「宗師前後試題，不啻為我作小傳也。」

宋芷灣代人應院試

宋湘，字芷灣。未達時，以貧代人應試，被執。將荷枷示眾，宋求免，學使曰：汝「既能文，可現身說法，擬一破題，當釋汝。」宋應曰：「加乎其身，自取之也。」學使曰：「文尚有乎？」宋又曰：「嘉樂君子，惡其文之著也。」學使頷之，遂得釋。

桂陽瑤人應院試

桂陽州設有瑤學，有盤白鳳者，以博學能文，求試諸生。學使大異之，使入邑庠，給廩餼。

阮文達閱院試夾帶

凡入廷公獨子以時，及山王皇大帝，必日加福國，如不祝子所以，略有條理者，即予入學，如倩人抄錄，概為陳文者，照例罪斥。見曾文正《諭子書》。文正並云：「作時文宜先講辭藻，欲求辭藻富麗，不可不分類抄撮體面話頭。」又云：「文人不可無手抄夾帶小本，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鉤玄，亦皆分類手抄小冊也。」

鮑雙五以典故勉院試生

鮑雙五侍郎桂星以言失職，性伉爽。未第時，為涑水方氏主計，出入百萬，計無遺筴，方氏賴之以富。其視學河南時，督課士子最勤，五更即朝服坐堂，校閱文字，以河南士風奔陋，故命題多以典故，誘士子勉於學也。其敘中州試牘有云：「士子奔陋不已，必至有懷挾代倩之弊，而國法隨之矣！」語雖激烈，亦見其中有苦心也。

李申耆應院試

李申耆應院試，督學仁和胡文恪公既首擢之，復梓其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也。」

院試之試帖詩

某縣院試詩題為「多竹夏生寒」，某卷句云：「客來加煖帽，人至戴皮冠。」學使亟稱賞之，謂吐屬華貴，非尋常寒酸所能道。又「潤物細無聲」題，句云：「開門知地溼，閉戶鬧天晴。」某名士亦亟賞之，謂無聲二字，熨帖入妙。

七十歲童生應院試

湖北某童年七十初，次次觀場，自言功夫純熟。方應試，學使因取《四子書》各首句併作一題，「大學之道，天命之謂性，學而時習之，孟子見梁惠王」，老童應聲曰：「道本乎天，家修而廷獻也。」學使歎服。

吳大澂命院試題

光緒丙子、丁丑間，吳清卿中丞大澂督學甘肅，按試至蘭州。時左文襄公甫率師肅清關內，方布置恢復新疆之策。左固夙以漢諸葛亮

大名垂宇宙」命題。左聞之大喜。次日，班見司道，故問新學使昨日觀風，其命題云何？司道具以對。左撚髭微笑，不語者久之，徐曰：「豈敢豈敢！」

王西莊隨父應歲科考

嘉定王西莊光祿封翁某，老諸生也。光祿未貴時，每屆歲科試，必與光祿偕赴，惟試輒不利，屢列榜尾，而光祿則翹然首出。某年應試，適父子同場，封翁語之曰：「今將吾與汝文字換騰，一試宗師眼力，何如？」光祿允之。既而榜發，光祿仍前列。迨光祿貴，封翁猶頂戴封銜，扶杖應試。時督學者為光祿同年，因離座揖曰：「老年伯正當婆娑風月，何自苦為？」封翁正色曰：「君過矣！大丈夫奮志科名，當自得之，若藉兒輩福，遽自暴棄，我甚恥也。」

歲科考忌翠珠字

溥良之任江蘇學政也，實以奧援而得之。忌諱尤深，歲科考詩中有用翠珠等字樣者，雖佳文不錄也。幕賓憐多士之無辜被累也，試帖題，或采語錄，或用經書，則不避而自避矣。

歲考卷批語

生員歲考卷俱須解部，有一定批語，其一等者批曰清通，二等者批曰平通，三等者批曰亦通。

滿人歲考得賚絹

范文程當國時，滿洲子弟應歲考者分三等，上者賚絹二疋。

歲考文作彈詞體

有士子嗜彈詞成癖，與友朋語，信口動成開篇韻文。一日，學使按臨，歲試題為「子曰赤之適齊也」，合下一節，某久荒廢，日昃不能成一字，乃草草作一篇韻語以了事。文云：「聖人當下意生嗔，說兩旁弟子聽分明。記得那公西辭別鄰邦去，裘馬翩翩出國門。自古道雪中送炭真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漫題子華使齊事，且說那為官得祿人。九百非多俸米給，不言量數闕疑文。他說道，耿耿此心天可表，師門效力理該應，堅推竟不受半毫分。」案發，置劣

夏醴谷拔某生歲考

乾隆時，夏醴谷督學楚中，歲試題「象日以殺舜為事」，有一生文云：「象不徒殺之以火也，不徒殺之以火而又殺之以酒也。」幕客大笑，欲置并劣等，夏不可。更閱其對，對云：「舜不得於母而遂不得於父也，舜雖不得於弟而幸有得於妹也。」夏以為通篇奇警，拔置一等。

歲考文杜撰古典

乾、嘉之際，漢學大行，能以《緯書》及《汲冢書》、《穆天子傳》等書入文，輒獲上選。黠者因偽撰典故，以愚試官，試官欲避空疏之誚，不敢問也。江左某生素滑稽，值彭文勤按臨歲試，某生亦赴試，場期前一日，偶與同院生出游，道旁有兩槐濃蔭蔽日，中一井，井畔有石，喜其清潤，因坐石傾談。其生忽有悟，曰：「此本地風光，即吾明日場中文料也。」同院生猶哂之。次日入試，榜發，果冠軍。索試卷觀之，小講起語即曰：「且自兩槐夾井以來」云云。以下皆杜撰語，而評語則極賞其典奧焉。

蔣劍人歲考忘題

寶山蔣劍人敦復，道、咸間名士也，與張文虎齊名。弱冠時，薄制舉文而不為，其父故老明經，督之彌嚴，欲其取科名以自顯。而蔣入場，喜弄狡獪，所為文，恆引用僻典，詭不入格，以是屢不售，放蕩不羈，時人咸目為狂生。某年歲試，其父於場前嚴厲訓誡，謂今科不獲雋，將置之死地。蔣入場，得題而忘其上下文，不知所出。時隔案者為某邑老童生，應試十餘科未售，知蔣能文，徐察之，見其久不下筆，因與作寒暄，並謂之曰：「日旰矣，君何未作一字？殆有腹藁耶？」蔣以實告。某曰：「君如欲予背誦上下文者，則請代作起講提比以為酬。」蔣諾之。於是援筆揮灑，頃刻成二藝，以其一與某。案發，而二人皆獲雋。蔣詣某謝曰：「微君之力，則嚴父之責將不免。」自是投契，二人遂成忘年交。

張樹聲欠歲考

張樹聲以諸生佐戎幕，積功至封圻。光緒朝，撫某省時，忽得本籍教官來文，謂「歷欠歲考，並未有出學文憑，請來籍應試，以符功令」云云。張知其意，贈以數百金，事乃寢。

黃漱蘭通政體芳督學江蘇時，有桃源諸生欠歲考者，欠至三次，教官已援例申請斥革矣。乃遞稟，歷敘其出省游幕實非有意規避等情，乞准補考，從寬免其斥革。黃允之。補考時，乃以「吾以汝為死矣」命題。

不葬親不許科考

邵二泉為江右提學，生員不葬親者不許科考。又生員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讀書若干。

陳文傑應經古試

阮文達試杭州時，適新製團扇成，紈素畫筆，頗極雅麗，遂以「仿宋畫院製團扇」命題，詩佳者許以扇贈。錢塘陳雲伯大令文傑方為諸生，賦詩最佳，即以扇與之，人稱為陳團扇。

名廩保試經古

南陽廩生吳某文戰每冠其郡，人以名廩保目之。某年歲考，經古題為「班馬【班固、司馬遷。】優劣論」，吳文有「嘗讀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此班馬也。」【吳蓋以班馬作花馬解。】且告人曰：「余此作，最能刻劃班字。」

以外國字入經古試卷

黃漱蘭督學江蘇時，有某生者，廩生也，試算學，用數目處，以亞拉伯字書之。黃閱之大怒，即懸牌曰：「某生以外國字入試卷，用夷變夏，心術殊不可問。著即停止其廩餼。」某遂以發狂死。

黃按試某府，得一卷，自始至終，皆書「之」字。時值端陽佳節，與幕客飲酒，因出此卷行令，曰：「有見而笑者，罰一巨觴。」眾諾之。及揭卷，則無不大笑，無不大醉。

李殿林評經古考卷語

光緒時，李殿林督學江蘇，按臨蘇屬，舉行歲試。某生以《四書》

我元具，其可口口，區區明也。」此六千並詩江山不子以時，可
經解，曰：「不蔓不支，有書有筆。」可稱雙絕。某卷內用盧梭二
字，李瞠目不知所謂，其幕友有知盧梭出處者，具告之。李軒髯笑
曰：「何謂盧梭？此真是嚙齧。嚙齧，猶疙瘩也。」發落日，鄒侍
郎福保往謁，李延之入，譚及學堂一事，李曰：「方今異端日亟，
公宜力與維持。」鄒對曰：「某擬定一章程，其西學，以蒙學課本當
之；其算學，以市間通行之大九九小九九當之，庶幾兩無所背。」
李揖之曰：「我公妙論，可謂洞見其微，坐而言者，儻起而行，真
能為士林造福也。」

王篤以默經試士

韓城王方伯篤，文端公孫也。道光朝，出視蜀學，以倫理課其行，
以經史文韻考其藝，而尤重默經。舉子之熟習《十三經》者，皆得
以自見，由是爭致力於實學，蓋原本於文端督浙學時之節目也。任
滿，宣宗召對，以「無忝爾祖」勸之。

考古學之浙東三傑

乾隆季年，朱文正督學浙江，以古學見賞拔者，為臨海洪地齋坤
暄，蕭山王畹馨紹蘭，東陽樓更一上層。三人齊名，稱為浙東三
傑。

鄭祖琛以古學覆試

吳興鄭祖琛，字夢白，四五齡識字達數千。入塾，書過目成誦，年
十四，應童子試。先入古學場，學使某，南宮名宿也，試以「蟹斲
賦」。是題適為窗下舊作，時與亡兄某同課，得兩篇，均就業師某
名士改正，遂錄其一。古學例不出童榜，學使以童年得此，疑非己
出，懸牌提覆試。入場，復以「蟹斲賦」試之，鄭又錄其一。振筆
疾書，須臾納卷出，某歎賞不已，遂拔置第一名入泮。次年逢大
比，巡撫以事奏請學仗代監臨。舊說，監臨例得送紅封一卷。某以
鄭卷進，榜發果前列。明春，連捷成進士，以三甲即用知縣，簽分
江西，尋署星子縣，時年十七也。歷任繁劇，所至有聲，由州而府
而道，旋擢某省按察。任滿匆遽入京，召見，奏對稱旨。不數日，
授廣西布政使。蒞任後，除循例辦公外，每趺坐書室中，喃喃啾
經，似皈依三寶者然。而政事廢弛，盜賊竊發，幸屬吏幹練，不至
蔓延。迨洪秀全犯案逮獄，經年未結，而鄭已升廣西巡撫，兼署雲
貴總督。年老事繁，日益頹唐，戒殺放生，視為因果。洪案株連甚
多，鄭毅然釋之，遂構成十三省之兵禍，鄭亦不得以功名終。

誤解古學題義

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時，按臨某郡，偶試古學詩，題為「柴」，「米」，「油」，「鹽」，「醬」，「醋」，「茶」七題。有一士所作詩，頗典切，惟所用典，皆切產婦。大怪之，細審其故，蓋緣題下有細注云：「須切家人生產事也。」張見之，軒渠不已。

錄遺試題

李芍農侍郎文田嘗任江西學政，錄遺日，出一題曰：「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又貢監遺場題，則為「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陸清獻試儒學諸生

陸清獻公隴其令嘉定時，公暇輒詣庠，集諸生以朱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授之。又擬策問一道，令諸生退而自考，務使為有體有用之學。試卷不分甲乙，略加評點而已。時教諭為桐城戴芳，自揣不及清獻，謂公實以親民之宰兼師儒之職，亦可見清獻之勤於敬教勸學矣。

黃漱蘭命優拔監題

黃漱蘭為江蘇學政時，命題之巧，往往出人意表。光緒乙酉科貢監錄科，新優拔貢與監生同場。貢題為「完廩」，監題為「捐堦」，皆出《孟子·萬章上》。繹其命題之意，蓋一則貼切新得優拔貢者，已出廩生之缺，一則貼切監生，以一百零八兩庫平銀捐一監照也。

優貢

優貢者，優行貢生之省文也。學使按臨所至，凡歲考名列一等之諸生，不論廩、增、附，得由各學教官擇其文行俱優者，出具考語保送，試於郡城之試院，復由學使甄錄其尤，於三年大比之後，試之於省，謂之提優。大省中六人，中省小省遞減。及入京朝考，取中者，一等用知縣，二等用教職，自願以知縣改教職者，聽。

詔舉優生

世祖時，詔天下選諸生文行兼優者與鄉試副榜貢生，咸入國子監肄業。康熙壬寅，給事中晏楚瀾奏停鄉試副榜，而優生亦久不復舉。

及於凡入為國」不信，相地明子以同感。平遠士，神賦的學問功，俾辟雍多經明行修之士，時康熙庚戌也，自是著為令。

世宗諭學政以舉優

雍正丙午，世宗諭謂：「各省學政奉命課士，黜劣舉優，係其專責。嗣後學政三年任滿，將生員中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為有守之人，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人，送部引見，朕親加考試，酌量擢用。」

拔貢

科舉之有拔貢，始於明崇禎乙亥。初場試《四書》文二，經義文一，次場試論、表、策各一。國朝因之，每十二年一考，蓋酉年也。凡諸生皆可自行報名應試，至學使按臨各郡，試以經解、詞章、制藝、試帖。酉年赴省，則巡撫會同學使，局門考之。其取中者，府學各二人，縣學各一人。及入京朝考，一等用七品小京官或知縣，二等用知縣或教職，自願以教職雜職用者，聽，曰詢問班。欲以知縣請改教職者，亦聽之。

聖祖詔選拔

康熙丁丑，聖祖命直省選拔文行兼優之士，府學二名，州縣學一名，滿洲、蒙古二名，漢軍一名，為拔貢生。

世宗諭令六年選拔一次

雍正丁未，禮部奉諭旨：「直省拔貢，舊例，十二年題請舉行一次。後因各省學政不能秉公選取，國子監未便照例請行，於雍正元年時，特行一次。朕思各州縣每年歲貢，較其食廩淺深，挨次出貢，內多年力衰邁之人，欲得人材，必須選拔。著各省學臣於科考時，照例，府學拔取二名，縣學拔取一名，寧缺無濫。務取學問優通品行端方才猷可用之人，令其來京，朕將親加考驗，令入國子監肄業。如有學問荒陋人品不端才具庸劣者，將學政嚴加議處。嗣後六年選拔一次，國子監屆期題請候旨。」

世宗諭楊可鏡准作選拔

雍正庚戌，各省選拔生員至京，世宗派大臣秉公考試，分別等次進

主。有內湖北慈山林工異物可觀。包，入性凡吼，祇印嘍，然則于去選拔。奉諭旨：「楊可鏡乃明臣楊漣之玄孫，昔順治四年，楊漣之子楊之易為江南松江府同知，遭提督吳勝兆之叛，捐軀殉難，凜然忠節，此即楊可鏡之曾祖也。朕思楊漣父子兩世忠義，其後嗣子孫，若稍能自立，品行無虧，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楊可鏡准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著禮部帶領引見。」

謝金圃識拔汪容甫

謝金圃督學江南，值乾隆丁酉方選拔。所拔如汪容甫中，顧文子九苞，陳理堂燮，程中之贊和，郭職民均，江秋史德量，劉又徐玉麟，宋首端綿初，皆一時通經能文之士。時謗容甫者甚多，金圃違眾論，特拔之。容甫惡聞礮，每來謁，則戒司礮者俟其行遠而後發聲。又嘗薦容甫於齷使者，容甫偶不合，艱然去，金圃為之謝罪。嘗語人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於容甫北面矣。」自是，明經文譽乃大起。

全謝山選拔

鄞縣全謝山太史祖望嘗以選拔入京，應朝考，載書數櫃，行至蘆溝橋，關吏發其裝，皆經、史、子、集也。吏恚曰：「我老矣，從未見此書。」停車摒擋。逾日至京，依其在都行醫之叔名蓉者以居。屋狹小，堆書積棟，四方知名士慕其能古文而造訪者，設一長凳延之。

江西某縣拔貢

江西某縣，自明創科舉以來，向未開科。咸、同間，有以拔貢中舉人大挑二等任某縣教諭者告歸，作拔貢舉人二等教諭牌四對，朝置門外，夕運廳事，日以為常。

恩貢歲貢

咸豐辛亥，御史王茂蔭奏稱遴選恩貢歲貢，請令學政於當貢之年，就各廩生中歷考優等最多者，選以充貢。禮部駁之。

世祖定鄉會試試題

順治乙酉，定鄉、會試三場試題之制。時合肥龔芝麓尚書鼎孳方為

一場時文七篇，二場論一篇，表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五道。今應如科臣請減時文二篇，用時文五篇，於論表外，增用詩，去策改用奏疏。」世祖不允，命仍照舊例。初場，《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士子各占一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詩》主朱子本義，《書》主蔡傳，《春秋》主胡安國傳，《禮記》主陳澧集說。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鄉、會試同。

鄉、會試日期，乃順治乙酉所定。以秋八月舉行鄉試，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先一日，放進點名。次日，交卷放出。春二月會試，各事與鄉試同，三場試題，俱如舊例。其《四書》第一題用《論語》，第二題用《中庸》，第三題用《孟子》。如第一題用《大學》，則第二題用《論語》，第三題用《孟子》。第一場試題，先將經書分段書籤，公同拈掣，如《論語》分為十段，主考掣得某段，即令房考於本段內各擬一題，仍書籤拈掣，餘題俱准此例。

欽命會試及順天鄉試題

國初，凡鄉、會試三場，俱由主考出題。自順治戊戌後，會試及順天鄉試頭場《四書》三題，由皇上欽命密封，送內簾官刊印頒發。

鄉會試不重策

鄉、會試雖有三場，實重首場，首場又重首篇，餘亦具文而已。然其弊亦自有由，第三場之策，每道不過三數百言，甚或即就題紙起稿。例如題為問「班氏《漢書》果何所本？《藝文志》與劉氏《七略》有何異同？《古今人表》何以不列今人可得而言之否？」則對者即曰：「班氏《漢書》實有所本，《藝文》與劉氏《七略》實有異同，《古今人表》不列今人，皆可得而言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宋《四朝聞見錄》謂高文炳好以藏頭策試士，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此風尤盛行於順天鄉闈。三場之策，但以也字易歟字，餘虛字大抵仿此，謂之勾策題，亦曰「對空策」。故第三場極易畢事也。

光緒癸酉以後，始漸尚實策，蓋自石印書大行，諸士子率以對實策相矜。凡場中可用之書，無不攜入，甚或一人不能勝，則糾合數人為之。各認一道，互相易換，惟策首數句及篇中諸虛字，略為改易而已。試官閱至第三場，已昏昏欲睡，況又遇此千手雷同之作，欲其過目，烏可得哉？

道光癸卯，兩廣總督祁恭恪公王貢請於鄉，會試策問五道，定為五門發題，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鈴，曰製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圖情形。禮部駁之。

順天鄉會試薦卷加批

順天鄉試及會試同考薦卷，向不許夾有批語。道光壬午九月，有旨，令以後考官薦卷加批，從御史王松年請也。

鄉會試有副榜

鄉、會試之副榜，明代曰激賞。順治乙酉，定取中副榜之制。鄉、會試卷，有文理優長於額數者取作副榜，與正榜同發。凡中副榜者，免其廷試，即由禮部咨送吏部授職。

戊子，世祖諭知廩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謁選，其最者以推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生中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歷事考用，與廩生同，後不為例。計順治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舉行，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立副榜名色。至壬子，大司成某復請舉行，如甲午例，上允行。其後僅鄉試有副榜，會試無之，惟於所中進士外，挑取騰錄而已。

青年鄉會試科目

青年得科目者，順治丁亥，王文靖熙年二十；乙未，伊文端桑阿年十六；戊戌，陳文貞廷敬年二十。康熙癸丑，徐文定元夢年十八，納蘭侍衛成德年十九；己未，李丹壑孚青年十六；辛未，黃崑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文靖貽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文恭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定圃保年十九；乙丑，夢侍郎麟年十八；戊辰，朱文正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紱年二十；甲戌，戈太僕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司寇承恩年二十；丙戌，祥布政鼐年二十；甲辰，蔣制府攸銛年十九，文侍郎寧年十八；丁未，何太守元烺年十九，其弟寧夏府知府道生年十八，同中式。嘉慶己未，張侍郎麟年十八。道光以後亦有之。

宗室鄉會試科目

甲辰，中良誠；辛未，中玉鼎柱。後達以侍班失儀罷，遂停文科目。嘉慶己未，仁宗親政，從肅親王請，復設鄉、會試。壬戌，中果齊斯歡、慧端、德朋阿三人。果為鄭恭王胞姪，慧為簡良王曾孫，德為良祭酒子，皆入詞林，一時稱盛。後累科皆中二三人。果洊至戶部侍郎，德至左庶子，惟慧以散館降職，任宗人府理事官。

鄉會試改策論表判

康熙癸卯八月，禮部遵旨議覆鄉、會考試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論、表、判。頭場策五篇，二場論二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為始，從之。自是以至丁未會試皆然，尋復之。

乾隆後滿洲鄉會試科目

乾隆以來，滿洲科目最盛者，首屬索綽絡文恭公觀保，與其弟文莊公德保，同登進士，子孫亦科名不絕。其次則屬他塔拉刺史善達，與其叔觀察高齡，同登辛巳進士，其姪中丞文幹，復中甲辰進士。文短小精悍，胸多智略，登第時，年甫十八，以資至少宗伯，未為臚仕也。善時藝，下筆如飛，皆宗陳金正軌，不趨時尚。任金吾時，盜賊斂跡。督學浙江，試文萬卷，親自披擷，不假人手，蔣香杜舍人在其幕中，偶有所誣諉，大怒，立逐出之。朝持議皆剛正，成哲王笑曰：「若遠舉者，可為忠矣。」後出撫河南，以嚴刻故，屬吏摭拾其事，劾罷。嘉慶朝，授西藏辦事大臣，未逾年受瘴癘卒。

鄉會試之龍虎榜

道光某科，粵之舉人，第四十八名盧慶龍，第七十名為黃虎拜，人稱龍虎榜。而康熙癸巳秋八月，萬壽恩科會試，時亦稱龍虎榜，以第一名孫見龍，第二名黃文虎也。

世宗復浙人鄉會試

雍正丙午，世宗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詩文悖逆，風氣惡薄，於是詔罷浙江春秋貢士。戊申，設觀風整俗使以訓之，時奉命持節至者，為大宗丞奉天王國棟。未幾，王與總督彭城李衛學使、交河王蘭生先後上言浙人感天子教育之恩，洗心滌慮，痛自湔除，而復科一事，尚未得間以請。會武威孫詔守寧波，嘗言諸生以立品奉公為尚，有倚託青衿，不急國課作四民倡者，其罪尤甚。因下令於試士時，先使有司覈報，苟有此輩，即令停試。已而學使行部至甬，聞

自新之速，聞是事大喜，即降旨准復開科。

世宗加恩鄉會試士子

雍正庚戌科會試，特命廣額四百名。又會試之前奉諭，凡雍正己酉大臣子弟鄉試失舉者，采中十二名。又雍正壬子科各省鄉試，奉旨，每額十名，加中一名，有零者亦加一名。

鄉會試中式不分經

乾隆丁未，停鄉、會試分經中式之例。每科以一經命題，將《五經》輪流分試，俟輪試畢後，即以《五經》出題，並定添注塗改不得過百字等例。

錢鐸石鄉會試題同

秀水錢鐸石侍郎載於雍正壬子浙江鄉試中副車，乾隆壬辰會試在八月，舉進士。而是科會試之題與壬子浙闈之題同，且同在八月，更奇。會試之舉於秋，實僅見也。

朱鴻灝鄉會試題同名次同

咸豐己未，福建鄉試題為「大學之道」四字，明年庚申會試題適與之同。閩人朱鴻灝未、申聯捷，均中第六名，蓋題同而名次亦同也。

鄉會試卷重公羊

制藝中之講《公羊》者，自光緒戊子江南鄉試始。主考為李芍農侍郎文田、王可莊太守仁堪，皆崇尚經學者，故所取士，如費念慈、李傳元、江標，皆表表者也。次年己丑會試，總裁為潘文勤公祖蔭，正場首藝，凡發揮《公羊》「王魯」之義者，無不獲售，江南連捷者至十餘人。癸巳，費充浙江副考，所取之士，如錢保壽、鄧壽祺，皆治《公羊》學者。榜後，謠詠大興，議者至疑為關節。實則其時數科內博取科名者，有兩大祕訣，純正者摹仿管韞山文稿，新奇者治《公羊》家言，尤以何氏《公羊釋例》一書為最善本，蓋體例詳明，而文采亦不枯寂也。

會試及順天鄉試之頭場，於未點名前，先點號軍，輒見垢穢之流，千百蜂擁而入。即有數十差役，持鞭棒雜打之，有不畏打者輒衝而入，如畏打稍逡巡，俄而額滿，被驅矣。人多不解其故。蓋充號軍者，須由所司先給腰牌。買此牌，已須銀一二兩，而貨牌者，又必溢額多售，故必嚴杖之，使不能逕入，一俟點訖，即便喝止。其幸得入場者，所得賞錢，不足抵牌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竊盜，故北闈號軍之竊盜，遠過於各省。

南闈號軍竊物甚少，間有之，亦惟食物小器而已。北闈則衣服貴重物，無不偷竊。且互相容隱，互相傳遞，甚有前號竊物遞交後號者，故查獲甚難。又凡士子出場時，寄頓之物，往往為所乾沒，若煙槍違禁之物，則直取之，且敢用辭以相恫嚇。然士子待號軍之惡，亦十倍於南闈，甚至有痛毆之而折其臂者。

游學生之進士舉人

自光緒乙巳七月詔停科舉以後，進士舉人之名稱悉已消滅。而是年六月，考試東西洋畢業游學生，賞金邦平等進士舉人出身有差，【自是每歲試游學生以為常】則猶沿科舉之舊也。

至宣統己酉，乃始有明文之規定，蓋考試東西洋畢業游學生章程出，中有分等給獎一條。列最優等者獎給進士，列優等中等者獎給舉人，各冠以某學科字樣，習文科者稱文科進士、文科舉人，他科仿此。

補給游學生進士舉人

宣統己酉十二月，賞給游學專門詹天佑、嚴復等進士舉人有差。以詹、嚴為游學生之先進，故補給之。詹，粵人。嚴，閩人。

蒲留仙論鄉試情形

淄川蒲松齡，字留仙，曾撰有論鄉試情形之文，文云：「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恹恹，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大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破繫之猿。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食甘毒之蠅，弄之亦不覺

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

各省鄉試之中額

本朝之有鄉試，始於順治乙酉，所定中額，順天一百六十八名，內貝字號一百十五名，北皿字號四十八名，且字號三名，夾字號二名；江南一百六十三名，內南皿字號三十八名；浙江一百零七名；江西一百一十三名；湖廣一百零六名；福建一百零五名；河南九十四名；山東九十名；廣東八十六名；四川八十四名；山西七十九名；陝西七十九名；廣西六十名；雲南五十四名；貴州四十名。又以南國子監既裁，應將監生中額歸併國子監。嗣經各省以及各字號屢經增減不一，至乾隆甲子，通行裁減各省中額，議準酌定滿字號二十七名，合字號十二名，共加《五經》遺額二名。夾字號四名，且字號四名，貝字號一百零二名，南皿三十六名，北皿三十六名，共加《五經》遺額四名。中皿無定額，每二十卷取中一名，山東六十九名，山西六十名，河南七十一名，江南一百十四名，浙江九十四名，江西九十四名，福建八十五名，湖北四十七名，湖南四十五名，外一名。南北輪中，陝西六十一名，四川六十名，廣東七十一名，廣西四十五名，雲南五十四名，貴州四十名。

額定諸生鄉試之名數

凡應鄉試之諸生，須先經提學考試，精通三場，始可入闈。順治乙酉正月，定直省額中舉人一名，取應試諸生三十名。康熙庚午，覆准江南、浙江每舉人一名，送應試諸生六十名。辛未，加至百名。乾隆甲子，議定直隸、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為大省，八十名；山東、河南、山西、廣東、陝西、四川為中省，六十名；廣西、雲南、貴州為小省，五十名。丁卯，議定直隸改照山東例，取六十名。又敕加恩，每副榜一名，應試諸生，大省加取四十名，中省加取三十名，小省加取二十名。

楊某為歪頭舉人

順治丁酉江南鄉試，吳中有楊姓者獲雋，因其頭歪，人呼之為歪頭舉人，並為七字吟以贈之，曰：「側，吹笛，聽隔壁，思量弗出，頸裏摸跳虱，圈棚船立弗查，我是梁山阮小七。」此詩第五六句，皆吳諺，非吳人不能解也。

順、康間，山左諸生某入秋闈，策問天文，不能悉，偶憶地理一篇，遂以塞白，自謂必無望矣。榜發中式，及領卷，閱之，批云：「題問天文而兼言地理，可稱博雅之士。」

旗人繙譯鄉試

康熙乙巳，復行滿洲、蒙古、漢軍繙譯鄉試。

高宗夙善滿語，於繙譯講習最深。然嘗謂國初惟以滿語為本，繙譯為後所增設，實非急務，故屢停繙譯科目，自戊寅至戊戌二十年，未嘗舉行。後阿文成公桂以旗籍諸生出身無所，奏請開繙譯鄉試以勉旗人上進，然非上意也。

翰林學士有習國書者，國書即滿文也。蓋以備繙譯編纂之任，故須專心熟習，辨析精微，積學功深，與年俱進，始為不負所選。康熙朝館選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以下者，悉令分讀國書。及世宗御極，則每科僅擇年少資敏者十餘人，蓋取其年富力強，可收記誦繙譯之效也。而庶常甫經散館，遂謂無從考驗，束置高閣，以致教習三年，轉為虛設。至道光戊戌，穆彰阿當國時停止，同治朝，復有繙譯舉人矣。

藩下諸生多得鄉舉

康熙丙午，閩人粘本盛以禮科給事典試雲南。時功令，凡旗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吳三桂藩下多貴遊子弟，可五百人，吳選二百人送入闈，待粘有加禮，屬其破額廣收。於是藩下諸生之中式者，多至二百五十餘。

時有某者年八十，請與試，吳以其老，不許，乃固請曰：「生自束髮奮志，雖老，不少衰。科名遲速有定，王亦何惜一席地，令志士齎志不遇乎？」吳不得已，并送之。及試畢，受卷官視其卷，文無疵，字亦工，異之。揭曉日，拆卷至三十四名，某已中矣。

隨宦子弟得與所在地鄉試

康熙壬子科，廣西鄉試，中式第十二名賈錫爵，滿洲人，廣西無駐防，賈隨宦於桂耳。蓋是時隨宦子弟，固准與於所在地之鄉試也。

潘蘊洪，字函三，湖州諸生。其入庠時，名第一，至京師，應御試，入修書館，復第一。以未入太學，例不得試京兆，聖祖特命內閣下其名於禮部，送棘闈，群士皆驚訝。潘自負才望，謂科名可唾手得，及數試不售，而同館士強半舉甲乙科，大慚而減食飲。方望溪侍郎苞語之曰：「士果自負，當與百代人繫短長，今直省鄉貢，間三歲必千餘人，乃以不得與於千人者而發憤以死邪？」

朱文端鄉試領解

高安朱文端公軾以康熙癸酉領江西解，長洲宋太史大業拔之落卷中，評語嘉賞極至，末云：「曠世逸才，伯祥大士之後一人而已。」拔冠多士，以為振靡起衰之式。宋為大學士文恪公子，揭曉相見，歎曰：「河目海口，昔惟先公，今見吾子矣。」

黃章百歲應鄉試

康熙己卯順天鄉試，廣東貢生黃章應舉，時年已百歲。入闈時，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為之前導。

馬世琪鄉試繳白卷

馬世琪夙以工制舉文名於江南。未遇時，某年應鄉試，試題為「淵淵其淵」。馬求勝之心太切，不肯輕易落筆，至次日，尚無一字。時已放牌，舉子紛紛出闈矣，馬口占一詩，題於卷曰：「淵淵其淵實難題，悶煞江南馬世琪。一本白卷交還你，狀元歸去馬如飛。」揚長而出。至後科，竟聯捷，大魁天下。

馮青門不應鄉試

康熙壬午，張洗馬豫章典試河南，命下，都下諸名宿語洗馬曰：「汝能闈中摸索，得馮青門乎，則為明目，否則瞽。」洗馬曰：「青門，吾故人也。老眼無花，吾敢自負。」及榜發，不見青門名，乃造廬以訪之。青門曰：「吾自江南省墓歸，聞君為考官，已早避矣。」兩人相視而笑。青門，名震生。

張仕敬以文秀才舉武鄉試

故出火濟。漢季，助丞相諸葛亮南征有功，封於羅甸，世長烏蠻，滇黔土官安氏皆其後也。仕敬祖肫，由尋甸守分牧霑益。在宋時，其後分駐祿勸之補知絞擺他頗，始氏張。之明開滇，張以地歸順，世為他頗望族，其祖興國以軍功得官守備，駐省城，興國卒於官。父明鑑復歸他頗，他頗之民純而毅，就約束，張氏之教也。仕敬少好讀書，有文采，補諸生，俗所謂文秀才是也。康熙庚子，舉雲南武鄉試。時魏翥國、南天章先後參戎府於武定，知仕敬所居他頗扼東川尋甸之衝，有事每倚重仕敬也。

吳日永改名失鄉舉

吳日永，字且清，華亭諸生也。嘗夢神語曰：「改名三省，可獲雋。」康熙乙卯鄉試揭曉，至公堂填榜，唱吳三省名，監臨愕然，乃屏去，時吳三桂方稱兵犯順也。後三省得宜興訓導，升溧陽教諭，以終。子之棫能作擘窠，游閩，冒籍，入延平府學。

鄉試分編字號

乾隆丙辰，禮部議准順天鄉試皿字號，分南皿北皿中皿取中。順天鄉試除北皿南皿字號，照舊額各取三十九名外，其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另編中皿字號。十五名取中一名，零數過半，准加中一名，人數不及十五，仍附入南皿，毋庸另編中皿字號。

順天鄉試分編字號名目，以辨省分：曰貝，直隸生員也；曰北皿，奉天、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貢監生也；曰南皿，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廣、廣東貢監生也；曰中皿，雲南、貴州、四川、廣西貢監生也。曰夾，奉天也；曰且，宣化也；曰鹵，天津商籍赴試者也。而山東鄉試有耳字號，則孔、顏、曾、孟四氏也。陝西鄉試有丁字號，則寧夏府也。聿左字號，合關內之敘州關外之安肅、鎮西、迪化而統計之也。聿右字號，甘州西寧也。每試，聿左右各輪一科，科中一卷肅也。福建鄉試有至字號，謂臺灣也。於試卷送入內簾時，畫疆分界，因地取材，以平解額，庶不致豐茲嗇彼，羸絀懸殊，有得失偏枯之患，此咸豐以前之辦法也。及陝、甘分省鄉試，臺灣割畀日本，聿、至兩字號於是撤銷。

蘇瑞一以治春秋捷鄉試

乾隆戊午，聞棠典試江西，以夙知蘇瑞一治《春秋》，欲得之，徧檢《春秋》房，無佳文，搜遺，得一卷，已塗抹狼藉矣。愕然曰：「非老名宿，焉能辦此？」拔冠房首，榜發，果蘇也。放榜之夕，諸報喜者皆不往，曰：「蘇先生中，人誰不知，焉用報？」黎明，

其門人甲乙，皆口誦，如誦之。縣曰：「亦不難也，日力百倍，乃能得售，然何為置第五？」沈吟久之，乃徐徐冠服出門去。其姻家吳寅谷往賀，不值，候至巳刻，歸，則極稱解元王定九文，嘖嘖不去口，因為寅谷朗誦一編，指謂某處好，某處勝余遠甚。谷固好學，聞其稱善處，輒求覆誦，遂援筆默寫一篇，且加評點以示。蓋其出門時，詢知王住處，即乞其草藁，讀一過，即能背誦也。

袁子才捐監應鄉試

錢塘袁子才太史枚宏博報罷，留京師，在嵇文恭公璜邸中訓蒙，歲脩錢二十四千。同徵友之已貴者，醵資為之捐監，乃得應乾隆戊午順天鄉試，得雋。己未，聯捷成進士，入詞林，以未爛滿文，散館外用。

朱文正十七得鄉舉

大興朱文正公珪年十七，中鄉舉，榜發後，謁座師阿文勤公。文勤曰：「子年少，而魄力大似先師安溪李文貞公。」又謁劉文正公，亦大歎賞。翼日，招至第，命與公子文清公同題壁間《狻猊噬虎圖》，用東坡《石鼓詩》韻。詩成，文正讀至「東龍西龍鬪赤日，白鬣老蛟碎玉斗」句，大叫曰：「真長吉語！」有頃，復正色曰：「子詩文已成家，留心經濟，必成偉人。」

順天鄉試卷多曳白

乾隆甲子順天鄉試前期，高宗以懷挾擬題之風日甚，思懲之，命親王大臣嚴立搜檢之法，得一人者賜軍役一金。士子褫及褻衣，貢院內外，枷杻相屬，比日晡，受卷入場者寥寥也。時士子多退歸寓舍，將就寢矣。忽傳一體放進，欽命題下，曳白者乃至二千餘人，下詔切責，並裁減各省中額有差。

順天鄉試擬題

康熙時，凡應京兆試者，擬《四書》題，十得五六，經文後場，祕藏硯燭中攜入。雍正時，稍變陋習，而題拘忌諱，擬者亦十得四五。乾隆甲子，順天鄉試嚴禁懷挾，特命舒赫德、哈達哈二人監視，辯根穀道，無不搜及，二三場散去者千餘人。

鄉試落第舉子謁主司

以手，每行口區目知賦，獨既反，下其日陶元六賦，禮悉下第日六焉。惟錢塘陳句山太僕兆嵩文章德業為世儒宗，乾隆丙辰，薦宏博，授編修，某科典湖北試，闈中落卷亦一一別其純疵，明白批示，發卷後，下第士子率求見，咸指以要領，各得其意而去。有劉龍光者，聞其講論，感激欣喜至泣下，次科聯捷，成進士，歷官御史，終其身，執弟子禮不衰。

鄉試呈薦官卷

各省鄉試官生之卷，十九呈薦，其事始於富陽董文恭公誥以官生應試時。乾隆庚辰秋，劉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京兆試，有同考官某素識文恭名，得一卷呈介。介不取，某曰：「觀其詞采富麗，必董公子也。」介大怒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即奏聞。」賴文定力為寬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去取，自此沿為成例。順天鄉試官生卷遂盡呈主考，而外省亦然矣。

劉鳳誥改鄉試卷

劉侍郎鳳誥督學浙江，胥吏徐某，故業鯁，子聰慧，既入泮，謀舉鄉試，會巡撫他出，奏以劉入闈監臨。胥子徧賄諸官吏，既入闈，先以文藁呈劉，劉為點竄之，無何，果擬中元。而胥所為頗洩，多口沸騰，未揭曉，諸考生先榜姓名於撫署，劉懼，急削之。

順天鄉試之解元

順天鄉試，例於九月朔呈進中式前十卷。乾隆辛卯，高宗以解元文甚不佳，移第三，以南元為第一。發卷出，奏事太監曹某奏稱順天鄉榜向以順天人置第一，乃易還之。

四書詩題同在鄉試首場

乾隆癸卯順天鄉試考官三人，同考官十八人，皆用翰林出身，誠詞林盛事。以《四書》題、詩題同在首場，亦是科始。

孫淵如得丙午鄉舉

乾隆丙午，陽湖孫淵如觀察星衍應江南鄉試，主司朱文正公將出京，與彭文勤公約，謂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榜發，果得孫於經策中。中，字容甫，江都人。

乾隆時，番禺縣學生王健寒年九十九，尚應鄉試，握筆為文，翁方綱曾記以詩。

鄉試老少同榜

乾隆時，粵東諸生謝啟祚年九十八，猶入秋闈，以年例，當早邀恩賜，大吏每列其名，輒力卻之曰：「科名，定分也。老手未頹，安見此生不為耆儒一吐氣乎？」丙午鄉試，果中式，謝戲作《老女出嫁》詩云：「行年九十八，出嫁不勝羞。照鏡花生鬢，持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子，人號老風流。寄語青春女，休誇早好逑。」謝嘗以「半百子孫圖」五字合成一壽字贈人。及百有二歲，朱文正公珪以聞，詔加編修，賜「壽禹昌文」匾。丁未應會試，特恩授司業銜。己酉，恭祝高宗八旬萬壽，晉秋鴻臚卿，瀕行，賜詩額以寵之。又十數年卒，蓋壽近百二十歲矣。有見其硃卷履歷者，先後三娶二媵，舉十三男，十二女，孫二十九人，曾孫三十八人，玄孫二人。

是科，番禺劉樸石孝廉彬華則以年僅十五而中式，老少同榜，年齡相距為八十三年。撫軍某《鹿鳴宴紀盛》詩，有「老人南極天邊見，童子春風座上來」句。

沈惟熙未冠賜舉人

沈文愨公德潛於儒臣中最稱晚達。嘗訓其孫惟熙曰：「汝未冠，蒙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翁鄉試時，固十七次落第秀才乎？」蓋文愨年六十有六，始膺鄉舉也。

馮潛齋重赴鹿鳴

馮潛齋，名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年三十四，始游庠。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得藍彩元作解首。

先是，藍為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必欲中元，因與正主司不合，爭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不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解，王大喜而藍老矣。

馮督學貴州，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八表，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禱周甲之期，戚友門生

賢，屢忝科名，只為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妻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壬子，重赴鹿鳴。

浙江鄉試誤出經題

乾隆甲寅，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離為目為火」。

杜奎熾書鄉試策後

杜奎熾，昌黎狂生也，以狂死。嘉慶戊辰，應鄉試，書策後千餘言，言：「直隸官吏不能奉宣德意，旗民買漢人田免租，漢人買旗民田沒其田，且治罪，非普天下王臣王土之意。」又：「民遇飢饉，毋得攜族過山海關，非古人移民移粟之道。」又言：「後之人君，不以一權與人，大小事必從中覆。臣下皆無所作為，委成敗於天子，不能給則委之律例。故權之名出於天子，而其實則出於吏，與其權出於吏，無寧分其權於臣。」

書聞，大臣訊之曰：「汝年少，不知為此言，必受人指使。言之，當免罪。」奎熾大言曰：「奎熾所言，皆忠孝事，天生之，孔孟教之，何者為指使？奎熾生十八年，今乃知孔孟為千古忠孝訟師。」訊者皆噤且怒，或叱曰：「汝沽名耳！何知忠孝？」奎熾曰：「然。奎熾誠沽名，然奎熾今死矣。公等為宰輔，受大恩，萬一樹牙頰，論列是非，朝廷念大體，當不死，輕者罰一歲俸，至款段出都門，極矣。公等愛一歲俸，不沽名，奎熾以性命沽名，奎熾誠沽名也。」遂罷訊。

房官誤會鄉試卷文

世俗以夫婦好合之事為敦倫，以使令奴僕為飭紀。嘉慶己卯，浙江鄉試，某房官閱文，見有「飭紀敦倫」句，大駭曰：「敦倫豈可飭紀？怪誕極矣！」亟以筆直抹之。

魏默深得順天鄉舉

道光辛巳，桐城光聰諧與膠州張曾靄鐵橋為順天鄉試同考官，首題「上長長而民興弟」。張得一卷，卓犖奇肆，薦之戴可亭相國敦元，極為推賞。旋因內用「尺布之謠」四字，嫌係漢事，抑置副榜。逮填榜，知為湖南名士魏源，大為扼腕，然魏即於下科中式順天榜第二名矣。魏，字默深，邵陽人。

道光甲辰恩科江南鄉試，青浦中式者五：曰陳瑒，曰葛桐銜，曰王映江，曰諸成琮，曰王浩。當赴試時，五人實同舟。至金陵，泊舟下關，有一蒼頭誤送一函至，五人啟視之，則關節也。乃送某巨公之子者，謂今科闈藝須用《尚書》。遂亟封其書，還其人，而祕之。及入闈，五人得題，委按《尚書》意義，力為詮發。榜發，果皆售，蓋皆於無意中得之也。

然五人中，多漢學名家。瑒，字小蓮，精研六書，具有神悟，晚習九章術，自號六九學人。學使曾批其文，謂為大江南北第一。桐銜，字稚侯，年最少。映江，字永伯，湛深經學，尤深於《書》，著有《顧命康王之誥》考辨大旨。成琮，字彥卿，亦以文鳴，熟精注疏。浩，字荊門，通六書，精考證。惟桐銜之文，為人所捉刀也。

江南鄉試之麗六卷

崑山徐朗齋大令鑠慶，健庵尚書裔孫也，有雋才，踞弛不羈。道光己酉，鄉試二場畢後，飲於奏淮妓艇，大醉不醒，三場誤點名，未入闈而其卷已掄元矣。闈中徧求三場卷不得，主司歎惋累日。刊程墨時，錄其文於解首之前，不刊名而刊紅號，曰「麗六」。徐賦詩云：「虛名麗六流傳徧，下第江南第一人。」

翁叔平喜罵鄉試監生

咸豐戊午，翁叔平協揆同龢與潘文勤同典陝西試，二人故姻好也。並坐一堂閱卷，翁得劣卷，橫抹，大聲罵曰：「此必監生卷。」潘言於翁曰：「來朝，將與君分堂閱卷。」翁請故，曰：「子誠大秀才拔貢生，我乃監生，不堪遭君罵也。」翁大笑，允改口，然越數日而罵如初矣。

陸溶為歪頭舉人

蘇州陸溶工制藝，鄉試屢不第，益發憤讀書。某歲，遇大比，將行前一日，焚香告天曰：「某半生辛苦，不能博一第，如命中應有此福，雖遲數年無害；脫令無也，願略減壽算以易之，俾白屋儒生，亦有吐氣揚眉之一日。」禱訖，伏地大哭。是年，果中式。未久即病死。陸頸有創痕，頭常於欹一面。相傳陸於粵寇擾蘇時，奔避不及，一寇以利刃砍頸，深入數寸，不絕者三分之一，暈仆於地，越一晝夜始蘇，砍處已為頸血凝合，遂得不死。然其頭已偏而不正，

江南冬行鄉試

同治甲子夏，江寧既克，粵寇平。及冬，江督曾文正公國藩奏請補行江南鄉試，藉以鳩集流亡也。不以八月而以冬，故不曰秋闈而曰冬闈。解元為江璧，第三人為吳大澂，文正與主司劉琨相慶，謂江璧二字，適為江南肅清之義，蓋至是而長江流域完璧歸趙也。吳大澂三字，蓋至是而三吳澄清也。吳，字清卿，後官湖南巡撫。

滄粟為人得鄉舉

光緒初，山右郝某富甲一邑，解風雅，好客。有二子，長者年弱冠，延某孝廉為師。孝廉學淹博，負時譽，廉靜寡欲，有古君子風，以故賓主甚相得。一日，有客訪郝，郝臥未起，客翩然入塾，孝廉與之談，滔滔清辯，如讀破萬卷書者，孝廉雅重之，恨相見晚。未幾，郝出見，客先道嚮慕之忱，而後述來意，蓋于役罄資斧，來假白金三千者。主人慨諾，問客曰：「尊紀安在？取攜便否？」客曰：「隻身萬里，無僕役，行將如太原，書券向錢肆付可矣。」郝如其言與之，拱手而去。孝廉謂郝曰：「公誠慷慨，然不相識者與以三千金，異日來者求無厭，殊可慮耳！」主人曰：「客目光如電，吐屬又類書生，殆俠義之徒。與之，所失不過三千金，不與，則禍且不測。」孝廉默然，心中未嘗不訝客之來突如，郝之與傷惠也。

閱數月，有以書遺郝者，啟視，則客謝札，尾云：「令郎俊秀非凡品，擬為納粟入監，俟秋闈一決勝負，速將履歷寄某處。僕已於某月日入京，令郎來，倘屈駕，當掃榻以待。」郝色然喜，以為客固不負余者，遽以履歷寄客。孝廉審知其徒，以為即遇盲主司，亦無倖，然不能重拂郝意，姑令多讀多作而已。六月初，擇吉日，令其子就道，孝廉與之偕。抵京訪客，客居殊精雅，相與道契闊，客出監照授孝廉，復附耳語曰：「事已諧，高足領卷入場可矣，勿問他事也。」及錄科，初入試場，枯坐不能成一字。日卓午，有人持卷來易，視之，則琳琅滿紙，遂繳卷出，名列前茅。三場亦如之。發榜前一日，客走相賀曰：「已中第幾名矣。」榜發，果然。亟訪客，客已他往，謁師會同年畢，遂返里。郝喜不自勝，大張筵宴，親友賀者踵相接，咸謂令郎少年英發，行見來年折杏花耳。郝及孝廉則固知客之所為，而郝尤感之，願以不知客之蹤跡為憾也。一日，有需用，入密室取銀，則有白金三千兩置於几，附一函，略云：「天涯過客，承君饋遺。仗義輕財，可風薄俗。令郎高擢巍科，易於拾芥。文章幾曾憎命，人定自可勝天。本擬造府申賀，人事牽率，不克南來。白金三千，敬謹奉趙，不償子金，受惠多矣。孝廉某君樸誠可敬，恕不另柬。某月某日，滄粟拜手。」主人讀

干，為其目八心，對四小字麻，字麻則兩目。一乃而反相九上職力之勝人也。」

外人捐監應鄉試

總稅務司英人赫德有二子，慕我國科名，光緒初，納監，入籍順天，且延名師教制藝。某科，應順天鄉試，為北血號生群起而攻之，乃不入場。

王莘鋤言閱鄉試卷之難

無錫王莘鋤吏部綽，尊農孝廉蘊章之世父也。舉北闈南元，聯捷，入翰林，後改官吏部，出典福建鄉試，得士稱盛。嘗語人曰：「曾得一卷，全體稱意，而中有小疵，終覺不愜，竟擯之。又有一卷，文平平，而有數警句，愛不忍釋，則姑置榜尾。暗中摸索，自信鑑空衡平之不易也。」

林旭十九得鄉舉

林旭，字暉谷，生而穎異，其文則繩趨矩步，無一奔放。李芍農侍郎文田充福建正考官，得林鄉試卷，擊節歎賞，定為元選，其評語有「非二十年面壁功深者，不能臻斯境界」云云。時林年十九，時論榮之。林，侯官人，為沈文肅公葆楨孫婿。光緒戊戌政變，被難，即六君子之一也。

廣東鄉試關節

順天府尹顧某嘗被簡為廣東主考，粵中盛闈姓，有巨商以重金買四姓，二文二梅，欲主考頭場題中宣示。是科二題為「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三題為「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二文字亦無意巧合。詩題為「雪樹兩折南枝花」，是二梅字也。

浙江鄉試關節

光緒癸巳，殷如璋、周錫恩銜命南下，主試浙江，至蘇州，船泊閶門外。時蘇州府為王可莊太守仁堪，循例謁見。談次，忽有人以密函至，立待覆書。功令，典試者在途，不得與戚友通音問，防弊也。殷得密函，請王啟視，王閱之色變，即呼擊下書者。書中所

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知縣，革職捐內閣中書者也。殷見事已洩，亦拍案大怒，請將下書者嚴究，以明心跡，於是周遂被禍。

光緒某科，南中某名士典試浙江，撤闈後，以關節酬資未到，流連西湖者數日。浙人大譁，群起逐之，乃倉皇遁去。然其人固夙以廉隅自勵者，傳聞若是，要亦其左右舞弊所致耳。

戕教地方停鄉試

光緒庚子約款，凡戕教地方，均停止鄉試三年。直隸為拳亂區域，故順天甲辰鄉試，借開封闈以舉行之。

新進士釋奠

每科臚唱後，新進士咸赴國子監釋奠。禮竣，大司成置酒堂東偏，各獻酬三爵。以堂中為御駕臨幸地，故避就東偏也。

順治丙戌會試中四百名

順治丙戌正月，禮部奏：「今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其中式名額及內簾房考官，均宜增廣其數，以收人才。」得旨：「開科之始，人文宜廣，中式額數准廣至四百名，房考官二十員，後不為例。」

丙戌會試得人

順治丙戌開科取士，為會試第一科，雖循明制，以《四書》命題，而第一名進士李爽棠三藝渾穆，蔚然開國氣象。魏文毅公裔介、魏敏果公象樞、李文勤公蔚、馮文毅公溥、朱尚書之錫，皆出是科。

順治己丑會試中四百名

順治己丑會試，中式四百人，閣臣七人典試，前代未有。時兩廣初定，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即官四品，亦奇遇也。

會試滿漢分榜

順治壬辰、乙未春闈兩科，分滿、漢二榜，各有三鼎甲及二甲三

世祖念南榜舉人之會試

順治丁酉，世祖既誅方猶李振鄴、張我樸，南榜舉人不得試，已而覆試，江南舉人第一葉芳靄，第二某。世祖悔而惜之，每謂江南舉人被累之困。己亥八月，會試榜發，世祖顧問禮部江南覆試舉人中式幾人，禮部堂官以已中十七人對。又問葉芳靄中式否，則奏曰：「已中式。」又問某，則奏曰：「某名在副榜。」問其人安在，則奏曰：「回原籍矣。」及廷試，遂拔芳靄一甲第三人。辛丑，世祖晏駕。明年，某始成進士。

會試中額分省

康熙癸卯會試，粵東無一中式者。東莞舉人林貽熊等聯名籲請，允之，乃定分省中額之例。

謝聘以會試落名不得與

康熙癸卯，謝聘舉於鄉。甲辰，公車北上，禮部吏誤落其名，遂不得與試。事聞，聖祖赫然震怒，疑為怨家裁抑，從邸舍急索之，而聘已先期出都。乃遣吏部員外郎喇畢馳驛召聘，使赴闕質對，議削諸司事官籍，立授聘官。聘詣部，立白司事官無他，實吏胥一時之誤，司事官概免罪。聘，號莘園，瑞金人。

三進士皆貳臣

進士出身之最奇者三人，皆在國初，以貳臣就試者也。一杞縣任暄猷，明末練鄉勇，禦流寇有功，後仕福王，為後軍都督。王師下江寧，投誠，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後再中乙未進士。一邵陽吳芳，明崇禎己卯舉人。永曆時，官至左都御史，歸命後，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五河錢世燾，明末官縣令，鼎甲後，削髮為浮屠，久之復還俗為諸生。康熙庚戌成進士，年七十餘矣。

准新進士自陳任吏與否

康熙庚戌，常熟陶晚聞太常正靖再試保和殿，名在第十二。聖祖命大學士蔣文肅公傳訊諸進士，自度材能堪任吏與否。倪紫珍先對

曰：「有心如此。」問曰：「何以如此？」曰：「入而後出，竹叩之，對如初，後太常仍以翰林用。

韓文懿為會元

康熙癸丑會試，值釐正文體之時，長洲韓文懿公莢舉南宮第一，遂以經義開風氣之先，駸駸乎有起衰之功焉。

陳文簡奉旨會試

陳文簡公生而岐嶷，三四歲時，每於睡夢中，一聞梵唄聲必驚起，合掌趺坐。母知其有自來也，撫之曰：「兒既生我家，當從事聖賢之學，佛氏之教不足循也。」文簡聳聽已，即臥，自此聞經唄聲，不復起矣。比長，博極群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兆試，文名藉甚，上達宸聰。

康熙己未會試，適其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文簡迴避不與試。是日聖祖臨朝，閱禮部奏迴避事，指文簡名以詢，廷臣群以宋係陳婦翁對。上曰：「翁婿何迴避之有？可趨令入試。」時日已亭午，闈中將放飯矣，忽傳鼓啟門，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然文簡仍以嫌被屏。乙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文簡卷列第十，上拔置第二。殿試，上復親擢為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

丁腹松中進士而辭館

丁腹松，字木公，通州人，博學能文。性迂古，重氣節，年三十舉孝廉，屢試春官不第。時明珠當國，聞其名，延之課子。丁督課嚴，明益重之，每朝罷必往謁，數年如一日。值會試期近，明曰：「試期近矣，先生大才，掇高第如拾芥，可預賀也。」丁歎曰：「吾自揣學問不讓他人，願屢躓場屋，命耳！吾衰矣，不願作馮婦也。」明曰：「科名遲早有定數，先生非久居人下者，吾願先生之就試也。」又曰：「奴子安三，於送場事頗悉，令侍先生往，當能減先生之勞。」丁詫曰：「彼能之乎？」明亟稱其能，領之。

安三者，明之豪奴，侍郎以下皆敬禮焉，呼之為三爺。明敬丁，特命供使令，丁亦微聞安不法事，日必令其疊被掃地滌溺器以挫之，且直呼曰「安三」。安以主人故，謹受命。是日，明去後，安入服役，丁思明言，遂少假顏色，笑呼曰：「安三爺，聞汝主言，汝於送場事頗悉，吾試時，當借重也。」安驟聞此語，如膺九錫，蓋丁素嚴厲，今忽霽顏，且呼之為安三爺也，乃屏息肅立，對曰：「敢不唯命。」

丁誤以為施於己也，訝甚，據鞍拱手不已。抵闈門，即見一官手丁卷，呈安閱，眾官前導，安與丁偕入號舍，為丁張號簾，敷考具者皆官也。安臨去時，復諄囑眾官善視丁，眾唯唯，如是者三場。

發榜前數日，安忽入賀曰：「師爺中式矣。」丁笑曰：「固所願也，然談何容易？吾命果泰者，通籍久矣，待今日耶？」安力言其確，丁怒曰：「關防嚴密，奴輩何由知之？汝敢造言以戲我，當告汝主，扑汝也。」安疾趨而出，有頃，手一卷來，謂丁曰：「睹此，知小人之言確也。」丁視之，則一硃卷，卷面大書中式第幾名，展視之，蓋己作也。大驚，索卷將裂之，安見丁變色，急袖卷出，丁追之不及返，乃怒詈不已。其時丁猶謂安取他卷謄己所作文以誑己也。次晨，囑明嚴治之，明唯唯而已。

閱數日，榜發，丁果中式，名數與前卷符。丁始悟明為之通關節，安所為，明所使也。大慟曰：「吾一生名節掃地矣。」急辭館。明固留不可，具盛饌餞之，辭不赴。瀕行，明囑其子成德贖以萬金之券，曰：「聊以將意，家父恐道遠，攜帶不便，已匯袁浦矣。」丁固辭，成固請，丁乃索火吸煙，即以此券付之火，明父子嗟歎而已。又命沿途官吏具供張，丁悉屏弗受。既歸，隱居城南之軍山。及明敗，凡與明往來者均株連，丁獨否。

汪舍亭承父命赴會試

康熙戊戌，杭人汪舍亭再舉禮部，值母袁太孺人卒，痛己之遠遊而母死不能喪也，自誓不復應試。辛丑，計偕，其父察其無行意，一夕，召而語之曰：「而以乃翁為年邁乎？」因據案起立，張左右手，復坐，命進餐，食盡一升。舍亭知老人尚無恙，重違其志也，乃始行。

蔣恭棐兩宴瓊林

長洲蔣太史恭棐中康熙乙未進士，未授職，後緣事被黜。越六年辛丑，捷南宮，入詞苑，兩宴瓊林，世稱奇遇。

世宗諭令副榜會試

雍正丙午，世宗諭曰：「士子讀書制行之道，首在明經。其以《五經》取中副榜者，必有志經學之士，著將今年各省《五經》取中副榜之人，俱准作舉人一體會試。此係特典，後不為例。」

世宗諭應試貢士語

雍正丁未試南宮，以春寒，賜貢士棉衣薑茶。試畢，群詣謝恩，吳大宗伯襄宣言於眾曰：「上有旨，汝輩他日作官，當如張鵬翮、朱軾，方不負朝廷。」張、朱皆諡文端。貢士，即進士也。

杜要徒步赴會試

新化杜要，字明若，屢困場屋，俛得俛失，年六十四，始與同縣楊琨、楊振鐸同舉於鄉。已而琨與振鐸相繼登明通榜，要年輩先於二楊，恥居其後。乾隆丙辰，年已七十矣，徒步赴京，應會試。高宗登極，恩命，搜年老舉人硃墨卷進呈，遂特賜要以國子監學正。

會試時皮衣不去面

國初考試嚴懷挾之禁，會試士子計無所出，乃將文字抄成小本，縫衣裘中，遂有皮衣去面毡衣去裏之例。然會試在三月，時猶嚴寒，士子著裘者入場時，悉去其面，一色皆白。乾隆乙丑，高宗降諭：「春月會試，風簷之下，非衣裘不足以禦寒。若將製就皮衣悉令去其裊囊，應試多人，既不免改造之費，亦非所以飾觀瞻也。著將皮衣去面之例停止。」

閩循觀會試下第

乾隆丁丑會試，餘姚盧抱經學士文弨與分校，得山東一卷，其辭簡淡醇雅，以為非學有元本者不能。既呈薦，主司嫌其寂寥，弗善也。甲乙既定，諸分校者皆退，學士獨抱卷上堂，與主司言，謂不宜失此士。力爭再三，竟不能得，學士為之出涕。既撤棘，言頗傳於外，爭索此卷閱之，稱歎。詢邑里姓名，則昌樂閩考功循觀也，以故閩雖不遇，而名聞京師。至丙戌會試，學士又與分校之列，揭榜日，唱名至第九，侍郎劉蔭榆聞閩名，詫於眾曰：「此即往年盧某所為抱卷而泣者也，今可為之一鼓掌矣。」滿堂聞之，皆大噱。

會試易表判為詩

乾隆丁丑會試，奉旨，易表判為詩，置經文於二場，永著為例。戊寅，復於頭場增性理論一篇，其後無性理論，僅三文一詩而已。

會試有貢士謝恩摺

銜者為龔起，其呈詞，有「稽千佛之名經，載雲從之詩」等句。高宗降諭申斥，謂「千佛名經，乃唐人下第者欣羨之詞，語甚鄙俚。在制科鉅典，自當誦習聖賢，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豈得漫為摭拾？至雲從之詩，則與周宣憫雨詩相溷，龔起等草茅之士，未諳體制，尚無足責，而禮部堂官據詞入奏，何以不加檢點」云云。

眭朝棟請復會試迴避卷

乾隆辛巳會試，特派御史眭朝棟為同考官，命於入闈日，開列應迴避之親族名單以進。劉文正、王文襄之親族，頗多應迴避者，而眭獨無。高宗怒，下眭於部。部承旨，引結交近侍例，置極刑。蓋眭當未派同考時，曾疏請復迴避卷，高宗疑密語已泄，眭為劉、王地也，故誅之。

汪竺香會試不妄對

蘇州汪竺香，名元亮，博聞強記，為吳中名宿。中乾隆壬午經魁，朱文正公深器重之。每有不得意事，則風病時發。某科試，頭二場卷已入彀矣，至三場，策問皆元元本本，通場無及。然僅對四問，有一問僅書「臣愚不敢妄對」六字，房官閱之大笑，遂落孫山。

會試名次已定復改

順治丙戌會試，柏鄉魏文毅公裔介卷已擬第一，填榜時改為十二名，李爽棠本定十二名，改第一。乾隆癸未會榜第三名本定張書勳，以其論錯誤斥去，乃於落卷中搜得秦大成卷以補之。後秦占大魁，而張亦中丙戌狀元。

新進士簪花禮

新進士釋褐於國子監，祭酒司業皆坐彝倫堂，行拜謁禮。簪花故事，三鼎甲皆簪金花，有備用一枝，為總理監事者所攜歸。乾隆辛丑，長洲錢棨適占三頭，於時總理監事者為蔡文勤公世遠，新司業則翁覃谿學士方綱也。文勤戲謂今科狀元為翁公上年所得士，此花應歸翁公，學士因攜歸，櫝藏之，鐫銘其上，並撰《三元考》、《三元喜讌》詩四律。京師士大夫及四方詩人和者數百家，梓為《三元詩集》。

高宗以五經試士

乾隆戊申，高宗以相臺《五經》鏤板，特築《五經》萃室藏之。舊例，科場試士，士各習一經，至是始用五經。

凌廷堪成進士

歙凌次仲教授廷堪，少長習賈，常為人所給，母王氏乃使從事於學。博通經史，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顧生平不好八股文，未嘗作也。入都，謁翁覃溪，翁奇其才，強之習舉業，遂以乾隆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

停會試明通榜

乾隆庚戌以前，會試有明通榜，例得內閣中書，蓋於遺卷中取之也。長洲王惕甫苞孫素有才名，上計時，和珅欲致之門下，王拒之，不通一刺。和珅之甚深，會試，王中明通榜，和特奏停止，將榜撤回。會試明通榜，遂自庚戌永遠停止矣。

會試搜落卷

乾隆乙卯會試榜後，高宗簡大臣搜閱遺卷，得三人，特旨授內閣中書。是科總裁為諸城寶光鼐，滿洲瑚圖禮，武進劉躍雲，第一名王以銜、二名王以銜，歸安人，同懷兄弟也。高宗疑其有私，將總裁降調有差，而命嚴行覆試，並恐有屈抑。別簡大臣取遺卷悉心覆勘，大臣以蕭山傅金、天津徐炘、山西李端三卷進呈，俱命授內閣中書。後徐官至某省藩司；李成嘉慶己未進士，入翰林；傅早卒，終中書軍機處行走、方略館纂修、文淵閣校理。

俞理初會試下第

嘉慶朝，士之以博洽聞於時者，北為張石洲穆，南為俞理初。理初舉於鄉，數困公車。某科，阮文達典會試，王菽原禮部為同考官，得一卷，驚喜曰：「此非理初不辦！」亟薦之。是日，文達適小極，未閱卷。副總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講宋學，深疾漢學迂誕，得王所薦卷，陽為激賞，俟王退，亟鏹諸笥，亦不言其故。將發榜，文達料理試卷，詫曰：「何不見理初卷耶？」命各房考搜遺卷，王進曰：「某日得一卷，必係理初手筆，已薦之汪公矣。」文達轉詰文端，堅稱不知，文達無如何，浩歎而已。榜後，理初往謁王，王持之痛哭，折節與論友朋，不敢以師禮自居，且贈詩四首，有云：「如是我聞真識曲，最難人說舊知名。」又云：「冥鴻已分翔寥廓，暮雨蕭蕭識此心。」其傾倒也至矣！理初所著書，初名《米鹽

龔定庵會試之起講

嘉慶乙丑春闈，同考官王植閱浙江一卷，至第三藝起講，以為怪，大噓不止。鄰房溫平叔侍郎聞聲往視之，為言此必龔定庵卷無疑，乃慫恿呈薦，遂獲售。況夔笙太守嘗言見是科第十房同門錄，有定庵闈作，三題為「夏日校，至小民親於下」，其小講云；「昔者三代之制，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學六書九數而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雖簡淡疏樸，然亦不甚怪異，其首次兩藝，氣格尤醇簡，不翫時藝矩度。詩題為「春色先從草際歸」，第四韻云：「出山名遠志，入夢戀慈暉。」尤渾雅可誦也。此在定庵，蓋已俛就繩尺矣。

龍汝言一體會試

狀元遭際之奇，莫過於龍汝言。龍未第時，館某都統家，適仁宗萬壽，都統屬撰祝詞備小貢。故事，每萬壽及令節，凡一二品大臣及內廷翰林皆有小貢，為詩、詞、序、頌之類，繕小冊以進。龍乃集聖祖、高宗御詩百韻以進，仁宗大喜，特召都統獎之。都統以龍代作對，仁宗曰：「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讀先皇詩，此人熟讀如此，具見其愛君之誠。」立賞舉人，一體會試。次年春闈下第，總裁覆命，召見時，仁宗謂闈墨不佳。及出，密詢近侍以今科闈墨不愜上意之故，近侍曰：「龍汝言落第耳！」於是朝臣咸識之。次科，即嘉慶甲戌，主司仰體上意，因中之。及殿試，即以一甲一名擬進，仁宗私拆彌封視之，乃無言。臚唱日，仁宗喜曰：「朕所賞果不謬也。」甫釋褐，即派南書房行走、實錄館纂修等差。

龍幼孤貧，賴妻父卵翼之，故懼內，妻又悍。一日反目，避友家，適館吏送高宗實錄請校，龍妻受而置之。越日，吏往取，妻與之，龍不知也。一日，忽降旨革職，蓋高宗純皇帝之純字，館吏誤書作絕，龍雖未寓目，而恭校黃籤，則龍名也。仁宗大驚，降旨曰：「龍汝言精神不周，辦事疏忽，著革職永不敘用。」及仁宗崩，龍入哭臨，哀痛逾常。宣宗嘉其有良心，特賞給內閣中書，道光戊戌科，猶充會試同考官也。

會試房考覓穆公子卷

長沙陳岱雲太守源充，以氣節自高，與曾文正公國藩為密友，卒殉咸豐癸丑廬州之難。其官編修時，分校禮闈，首輔穆彰阿有子與試，分試十八人，皆其門下士也。十七人者，爭覓公子卷，冀得一當，獨憚太守方正。而卷適在太守房，以藝劣未呈薦。同事物色

會試關節

科場關防嚴密，道光時，某權相以此樹黨，其奮門生年家子及有以文字著名者，場前預送條子為文中之關節，久之相習成風矣。有某部郎者，頗束身自愛，某科出禮闈，呈文稿於鄉薦座主。某甚重其文，怪其不預送條子。某曰：「門生初試，不知條子為何物，又愧由詭道貽師門羞耳！」座主拂然不悅，曰：「君不受栽培，嗣後不必過我也。」是科雖中，不與館選，說者謂為不受栽培所致。

龔定庵魏默深會試下第

道光丙戌會試，劉申受禮部為同考官，得龔定庵卷狂喜，亟薦之。魏默深卷在某侍御房，猶豫不遽薦，劉讀其文異之，乃促令亟薦，然龔、魏竟皆下第。劉痛惜之，贈以詩云：「三江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畫嶙峋。盎盎春溪比西子，浣花渥錦裁銀雲。神禹開山鑄九鼎，罔兩頰伏歸洪鈞。鋒車西走十一郡，奇祥異瑞羅繽紛。茲登新堂六十俊，【自注：浙卷七百餘人，余獨分得六十卷。】就中五丁神力尤輪囷。紅霞噴薄作星火，元氣蒼蔚暉朝暉。骨驚心折且揮淚，練時良吉齋肅陳。經旬不寐探消息，那知鐵羽投邊塵。文字遼海沙蟲耳，司中司命何歡噉。更有無雙國士長沙子，孕育漢魏真精神。尤精選理躒鮑謝，暗中劍氣騰龍鱗。侍御披沙豁雙眼，手持示我咨嗟頻。【自注：湖南九四卷，五策冠場文更高妙，予決其為魏君源。】翩然雙鳳冥空碧，會見應運翔丹宸。萍蹤絮影亦偶爾，且看明日走馬填城闕。」定庵是歲三十有五。己丑，始捷南宮，劉即卒於是年。默深至乙巳始登第，則劉不及見矣。默深，邵陽人，非長沙也。

曾文正為同進士

曾文正公國藩成進士時，殿試列三甲。故事，三甲多不入翰林。文正大恚，即日買車欲歸。時勞文毅公崇光已官編修，有名公卿間，因往慰留之，且許為盡力。歸，即約善書者數人，館之家，又假親友僕馬各十，鞍轡以待。文正出場，急寫其詩分送貴要。既而果列高等，入翰林，然終以不登二甲為恨。至督師兩江時，偶與賓客語及「如夫人」三字無對，李次青方伯元度應聲曰：「同進士。」曾色變，李亦慚悔，久之乃解。

會闈別試迴避

是元「不」言職，出「不」元後初為同「不」日，此以「不」以志相繼日數「不」八。蓋聖裔散處各省者，皆依衍聖公輩行，不紊昭穆。故每遇孔氏子孫有主考同考之役，以同宗例須迴避，不論籍貫。禮部尚書祝慶蕃因請復別試迴避之例。宣宗問停止之故，慶蕃對曰：「乾隆某科有宰相子弟迴避者，高宗恐臣僚與有私昵，乃停此例。」宣宗曰：「今年非亦有宰相子弟在迴避中耶？」慶蕃叩頭莫能對，遂罷官。

王壬秋不赴會試

湘潭王壬秋，名闓運，少負時名，往來公卿間，多欲羅致之。而性超軼，不樂仕進。咸豐時，嘗客遊燕趙，將赴春闈，至清苑矣，意忽忽不樂，遂改轍歸，作《思歸引》。其後得官翰林院檢討，特賞也。

潘文恭重賜及第

重宴瓊林，已不多見，而重賜及第，國朝惟潘文恭公世恩一人。潘以乾隆癸丑大魁天下，至咸豐癸丑，甲子一周。時已早躋台輔，而是科子星齋侍郎曾瑩，適奉命典春官試。孫文勤公祖蔭以前一年及第，闈後，乃與小門生稱新同年。

倪恩齡場前中進士

咸豐庚申會試，應試者不及歷屆之半，以粵寇肆擾，各省亂事未已，無力成行也。邊省竟全無之，惟雲南有一人，為倪覃園太守恩齡，乃早年留京者。群知其必中，故於場前，已有戚友向之稱賀矣。

張文襄憾不狀頭

張文襄少時，文章丰采，聲譽藉甚，惟性落拓，耽麴蘖，醉後好為狂言險語，聞者卻走，有時醉甚，則和衣而臥，笠屐之屬往往發見於枕隅。某年，其族兄文達公之萬以第一人及第，張大恚，慨然曰：「時不我待矣！」自此遂戒酒不飲，一改其舊日行徑，不數年，亦以第三人及第。然猶以不獲作第一人，終遜文達一籌，至暮年恆引為憾事也。

徐郟會試未搜檢

字者俱屏斥，搜檢者及徐而倦，得不搜。

孝欽后擬作會試試帖

孝欽后工試帖詩，每歲春闈，及殿廷考試，輒有擬作。同治乙丑科會試，詩題「蘆筍生時柳絮飛」得「生」字，擬作云：「南浦篙三尺，東風笛一聲。鷗波連夜雨，萍跡故鄉情。」又同治癸酉科考差，詩題「江南江北青山多」得「山」字，擬作云：「雨後螺深淺，風前雁往還。舍連春水泛，峰雜夏雲間。」

會試卷用幾希字

同治甲戌會試，某同考官薦一卷頗佳，三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文有「人存所以以驗幾希也」句。總裁批云：「幾希字生。」遂置之。聞者大笑。

王半唐會試詩出韻

臨桂王半唐給事，名鵬運。光緒庚辰應禮部試，詩題「靜對琴書百慮清」得「清」字，乃末聯用離塵二字叶韻。卷經同考廖穀似中丞壽豐呈薦，而堂批謂此卷擬中已三日矣。覆閱詩末出韻，擯之可惜。半唐雅擅倚聲，夙挈宮律，四聲陰陽，剖析精審，乃至作試帖詩而真庚混淆，詎非咄咄怪事耶？半唐嘗曰：「進士者，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半唐，一字幼霞。

己丑會試錯認顏標

光緒己丑會試，正總裁為李文正公鴻藻，欲取中天津辛元炳，誤以許葉芬荒率之文為辛，置第一。辛文實充暢，竟抑置騰錄，蓋實錯認顏標作魯公也。

張季直會試見擯

光緒己丑，潘文勤公祖蔭亦典春試，亟欲得張謇卷。揭曉，竟無名，潘目同考官熙麟曰：「此必汝不識文，橫加勒帛耳！」熙檢薦卷簿則張卷已薦，為潘所自擯，以語潘，潘大沮喪。謇，字季直，通州人，後以一甲第一人及第，官翰林院修撰。

光緒己丑會試之前，潘文勤公為鄉人之入闈者，設送場宴。座客惟吳大澂非舉子，中有江寧許鶴巢玉瑒者，文名籍甚，官中書，門徒甚眾，以腹疾未到。席次，潘語客曰：「我新得一鼎，考其款識，乃魯眉壽鼎也，今刊有圖說。」語畢，徧贈座客。吳攜歸，置之案，王勝之太史同愈見而愛之，乞之去。及試期，潘充總裁，二場《詩經》題為「眉壽保魯」，得圖者咸撒去常解，以鼎詁題。榜發，中式八人，同宴者七，元和江建霞京卿標亦在其中。其一即王得亞元，是日未與宴也。許獨以疾不赴宴，遂向隅，後屢試不第，以中書終。

壬辰會試誤認顏標

光緒壬辰會試前，張謇、劉可毅等同謁翁相國同齋。既見，寒暄已，翁曰：「今日時勢，宜統籌全局。」再三言之，張不省，劉默志焉。是春，翁主禮闈，首題為「君子矜而不爭」兩章，劉即以統籌全局字嵌入破題。翁得卷，狂喜，定為元，批詞有「為國家得人慶」之語。及拆封，非張，劉之名係新易者，翁亦大沮。後詢知劉原名毓麟，亦江南名士，始少慰，曰：「差強人意。」是科第二場，《詩經》藝為「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四句。劉卷有句云：「策馬三韓，雪花如掌。」張昔年曾從合肥吳武壯公長慶戍高麗，翁以為作是語者，季直無疑，不待搜尋，定為首選。及揭曉，又為劉，是亦錯認顏標作魯公也。

沈友卿甲午會試為房首

汪柳門侍郎鳴鑾所作帖括，曰《能自彊齋制義》，聲調圓熟。光緒初，順天鄉會闈墨，皆以聲調為主，應舉者輒取是編而揣摩之，無不入彀。然汪夙以博雅自負，見友人案頭有藏此編者，輒毀裂之。甲午春，充會試總裁，搜羅才俊，題為「達巷黨人曰」二句。有以大哉二字分作兩大比，用《尚書》哉生魄之義，以哉為首者。有以麟鳳鴻狗分作四大比者，鴻取觀鴻之義，狗取曩曩然如喪家狗之義。有陝西舉人某，以黨人為秦人，破題有「莫謂秦無人者」句。

武進沈友卿太史同芳闈作沈博絕麗，同考官某讀之不甚解，將棄之。適常熟翁山弓夫太守斌孫在側，大驚賞，因告李牧齋閣學盛鐸曰：「某房有江蘇卷，必為君辛卯在江南所得之士。某以其文辭古奧，將棄之，速為轉圜，無失也。」李因請於某，代為擬批，薦於汪。汪擊節稱賞。拔為房首，列第十二名。

以進士獎給日本人

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嘗為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教習，光緒戊申十二月回國，學部曾為之奏請賞給文科進士，奉旨依議。

舉人瀛臺覆試

順治丁酉，世祖命南北中式舉人在瀛臺覆試，題即為《瀛臺賦》。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咸慄慄危懼。常熟陳溯潢亦在列，其父貢生式嘗作《燕都賦》，溯潢夙誦之，未忘也。至是點綴成篇，遂蒙欽定第一。

謝煥章覆試革舉人

雲南舉人謝煥章年逾六十，甫捷鄉闈，入都會試。其覆試之文，理境深奧，閱卷者李某幾不能句讀，以為文理欠通，竟坐褫革。謝固滇中名宿，有及門八人，同上公車，咸憤不與試。群起揭控，事聞於朝，特派大臣覆閱，謝得開復，作為本應罰停會試一科。而開復已後試期，應無庸再議，然謝之文名，由是盛傳日下。

高宗臨幸覆試場

乾隆甲寅鄉試之覆試日，欽命題為「山節藻梲」二句，「於季桓子」六句，詩題「窗明几淨」得「行」字。日未午，監試官忽命眾跪，則高宗出也。詢有完卷者否？時無一完卷者，惟一人以完卷未謄真對。命取其稿呈覽，御筆為改詩一韻，其人竟以此獲首列。

會試、鄉試、覆試題，例命解元謄寫，其原題仍恭繳，鄉試解元或不到，則旗魁代之，皆跪而書。正午，例賜松餅四枚奶茶一甌以餉之。

俞蔭甫覆試冠多士

嘉、道以後，殿廷考試，尤重字體。道光庚戌，德清俞蔭甫太史樾成進士，素不工小楷，覆試竟冠多士，蓋由於曾文正公之賞識也。時文正方以少宗伯充閱卷官，得俞文，極賞之，且因其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謂與小宋「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無異，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以第一進呈。後俞典學河南，以人言罷職。同治乙丑寓書文正，述及前事，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迴，洵符落花之讖矣。然窮途著述，已及百卷，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云春在乎？」因自顏所居曰「春在堂」。

莫寶齋，名晉，仁和人，少入成均，法時帆祭酒式善最賞識之。每試必前茅。性和藹，酷好宋儒書，嘗注五子《近思錄》，又默誦朱子《或問》不遺一字。成乾隆乙卯探花，數任江蘇學政，所取皆寒峻士。

朝考殿試重楷法

朝廷重視翰林，而取之之道以楷法，文之工拙弗計也。

新進士殿試用大卷，朝考用白摺，閱卷者偏重楷法，乃置文字而不問，一字之破體，一點之汙損，皆足以失翰林，此之流毒，實道光時大學士曹振鏞種之。振鏞在樞府，宣宗以閱疏太煩為苦，振鏞教以挑剔小過誤字加之嚴譴，則臣庶震懾，封事自稀，可不勞而治。宣宗納之。其後廷試亦專剔誤字，不復衡文。桎梏天下之人才，納諸無用之地，振鏞之罪也。

朝殿卷文須齊腳

乾、嘉以來，朝殿卷無齊腳之說，道光後，文不齊腳者概擯不錄，於是齊腳成為慣例。咸豐庚申，張文襄公之洞廷對時，發揮時事，歷引先朝聖訓，皆三擡寫，得一甲第三。其後有效之者，或誤引聖訓，或擡寫錯誤，致失館選，故不敢輕效也。

德宗閱朝考卷而歎

德宗嘗閱朝考卷，見其語多頌揚，意皆從同，乃掩卷而歎曰：「以此甄錄人才，奚怪所學之非所用也。」

朝考避翠浪字

孝欽后之咳名為翠妞兒三字，故館閣中人應試，凡詩賦中翠字，均避不用，然惟久於京華者始知之，外省士子不及悉也。某年新進士朝考，題為「麥天晨氣潤」，一進士詩中用「翠浪」二字，閱卷者大駭，謂翠字已不可用，況更加以浪字。倘進呈，必大觸聖怒。蓋京中俗諺，以浪為婦女風騷之代名詞也。同列以是卷詩文均佳，擬為周旋之，然終恐或遭不測，無人肯負責任，卷遂被斥。

乾隆戊午，高宗諭曰：「向來新科進士於殿試之前，有呈送頌聯之陋習，近來此風又覺漸熾。夫士子進身之始，即從事於請託奔競，則將來服官，尚安望其有所樹立，以備國家之用。而大臣等亦宜精白乃心，絕請託之私，為國家培正才。該部出示曉諭，嚴加禁止，倘有違旨仍蹈故轍者，經朕訪聞，或科道官參奏，必將與受之人一體從重治罪。」尋以士子進身之始，即習為獻諛之詞，尤非導之以正。古人對策中無此體裁，殿試之期，上親製策問，試題不拘舊式，以免諸生預先揣摩。諸生策內，不許用四六頌聯。

進士殿試之臚唱

進士及第，有臚唱，臚凡五唱，第一甲第一名某，第二名某，第三名某，二甲第一名某等，三甲第一名某等，其聲凝勁以長。是日，榜眼探花送狀元歸第，探花送榜眼歸第，探花自歸第，無人送。然名曰歸第，實歸其本省之會館，雖有私第，必先至會館而後歸也。其會館中人，先已召集名伶演劇，張盛筵，待賀客，歷科鼎甲之在京者畢至。

徐立齋殿試第一

徐立齋相國元文臚傳曰，世祖召見乾清門，還啟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賜冠帶服物，視舊典有加。嘗從幸南苑，賜乘御馬，命學士折納庫為執鞭，館師也，元文遜謝，乃改使侍衛。又嘗晚對便殿，夜分，賜饌畢，世祖問從者得無饑乎？亦命賜以食。

劉子壯殿試第一

順治己丑，世祖臨軒策士，諭令廷對不用四六舊套，劉子壯對策稱旨，親定一甲一名，與榜眼熊伯龍齊名。子壯，黃岡人，字克猷，名滿天下，楚北文章家推為巨擘。伯龍，漢陽人，字次侯，尤工古文，著有《穀貽堂文集》。

秦鉞殿試卷書法

順治乙未，會試榜發，世祖命取諸進士之原卷進御，覽之稱善者數四。及殿試卷進呈，閱至第三人卷，顧謂讀卷官傅以漸曰：「卿知此卷為誰？」傅謝不知。世祖曰：「此會元秦鉞作也，朕於其書法

一人。」及第世，不無。自五六世，自九於兩世，初世服，此第一人。

殿試之地址

國朝策試進士，賜及第出身，本沿明代舊制，諭令射策於天安門外。至順治戊戌，世祖從禮部之請，乃改於太和殿丹墀。或為六言詩以紀之，中有句曰：「從此太和翔洽，舉頭益見天安。」

葉九來殿試被擯

葉九來，名奕苞，為掌院學士訥庵從弟。殿試本擬二甲第四名，聖祖已呼召，宣付至四十人矣，忽顧杜立德、馮溥、葉方霽、項景襄、李天馥曰：「此外豈無龍虎漏珊瑚之網者乎？」於是馮以徐源、林咸清、王嗣槐對，杜以白夢鼐、施清、高向台對，而葉操吳音以奕苞對，曰：「渠，臣從弟也，臣若不舉，彼必啣恨刻骨。」天顏不懌，悉罷去，而以邵吳遠、嚴繩孫補之。

姜西溟殿試第三

慈谿姜西溟，名宸英，以布衣薦入史館。聖祖嘗語近臣曰：「姜宸英古文為當今作者。」每榜發，輒遣問姜宸英舉否。然年七十，始以第三人及第。

父子殿試對策

河南鄴陵王鳴球，為順治庚子解元。康熙甲辰成進士，至丁未，補應殿試，適其子曰溫以是科捷南宮，於是父子同日對策大廷。

殿試進呈十卷

殿試卷先擬十本進呈，恭候欽定名次，自康熙乙丑會試始。

殿試策清漢合璧

國初，新庶常年少者多派習清書，蓋期其兼綜九能儲承明制誥之選也。至殿試對策，則從無以清書入卷者。康熙戊辰科進士仁和凌紹雯少習清書，廷對日，用清、漢合璧體書寫，讀卷諸臣，靡可位

大臣子弟殿試皆三甲

康熙庚辰，殿試榜將發，上諭內閣曰：「大臣子弟皆置三甲。」

何義門為不殿試之翰林

閻潛邱，名若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時文。潛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悉標出之，裝為一帙，凡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偽事者。義門擊節歎賞，歸而鈔撰制義，為《行遠集》，悉如潛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難。」

自是，義門益工制義，然構思頗不迅捷，每應舉，俱曳白。而數遊京師，其科第皆出欽賜，後以安溪李文貞薦，得校書祕閣。又好指摘人詩文疵累，貴人多側目，忽構蜚語。時聖祖在圓明園，詔下獄，復詔親王勘問，銀鐺周身，官吏擁挾，而親王尚未出，乃鎖義門於別室。義門出袖中《易經》朗誦之，已而鼯聲如雷。官吏怪詰之曰：「爾此時尚能熟睡耶？」義門笑曰：「我自讀書外，不知有他也。」親王出問曰：「爾既為讀書人，當謹守禮法，豈可妄肆雌黃？若是則處士橫議也。」義門曰：「王大人差矣，孟子當衰周無道之世，故言處士橫議。方今聖王在上，豈有此事？」親王復命，聖祖復命檢其寓中筆墨可有狂悖語，竟無有。所存邸鈔，凡有上諭者，下注曰：「臣何焯恭閱。」又有辭友人饋金札稿。聖祖嘉其忠愛廉潔，欽賜翰林院庶吉士，使校書如故。

王敬銘殿試第一

嘉定王丹思殿撰敬銘以康熙丁亥迎鑾進詩畫，稱旨，入直暢春園，充武英殿纂修。書成，議敘不就。癸巳春秋鄉闈，【是科春闈鄉試秋闈會試。】聯捷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臚唱畢，聖祖謂近臣曰：「王敬銘久直內廷，是朕親教出來者，授修撰，賜宅一區。」己亥，侍直熱河，上問而父年幾何？以父母年皆七十對，御書《齊年堂》額賜之。

尹似村為殿試秀才

尹似村為尹文端公第六子，祖父宰相，兄弟皆尚書侍郎，而似村自號殿試秀才，不就職，賦詩種竹以林泉終。殿試秀才者，以乾隆丁卯科試，諸生鬧場，高宗惡之，親自監試，似村獨蒙欽取故也。

「非大器也。」善遣之，洊至吏部侍郎。與修高宗實錄，告成，加太子少保。嘗督學浙江，以嚴酷馭士子，為言官所劾，謫戍黑龍江。適將軍有賀表，命代撰，表至，仁宗謂近臣曰：「此劉鳳誥筆也。其文愈佳於昔，可謂窮始工也。」未久，放歸田里。

殿試進呈十二卷

乾隆庚辰，秦文恭公蕙田等以殿試進呈前十本外，尚有佳卷，特旨許以十二本進。是科十四名以前並入翰林。【同治以來二甲二十名前均入翰林，幾同成例。】至乙卯恩科，大學士和珅讀卷，以無佳卷，止取八本呈御覽。

殿試有兩傳臚

嘉慶某科，一甲一名為潘世恩，二名為陳雲。二甲一名為張春山，三甲一名為馬秋水。時人為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一名為金殿傳臚，三甲一名為玉殿傳臚也。

洪瑩默寫殿試策

嘉慶己巳殿試後兩月，給事中花杰誣劾戴文端公營私舞弊各款，並連狀元洪瑩，謂與戴衢亨交結情密，故援引為一甲一名。仁宗特派滿洲軍機章京傳洪由福園門帶至上書房，命二阿哥監看。令其默寫試策，核與原卷相符，上稱為真才實學，並以洪橫被詆誣，賞紗二件，以示獎異。花所劾文端他事，經諸大臣會訊，均子虛，交部議罪。

殿試之臣對臣聞

凡殿試策，起必曰臣對臣聞，止必曰臣謹對。某科，有富家子應鄉會試，倩人捉刀，遂魁兩榜。殿試日，策題既下，侍衛露刃立階下，毛髮森豎，不敢復萌故態。搜尋腹笥，一無所有，日晡猶未成一字，不得已，乃援筆書其上曰：「臣對臣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臣不知，臣不敢妄對，臣謹對。」

蘇人殿試多鼎甲

嘉慶以前，鼎甲之盛，莫盛於蘇州府，而狀元較榜眼、探花為尤

熙丁未為吳縣繆彤，癸丑為長洲韓莢，丙辰為長洲彭定求，己未為常熟歸允肅，乙丑為長洲陸肯堂，甲辰為常熟汪繹，壬辰為長洲王世琛，乙未為崑山徐陶璋，戊戌為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為長洲彭啟豐；乾隆丙戌為吳縣張書勳，己丑為元和陳初哲，辛丑為長洲錢棨，庚戌為吳縣石韞玉，癸丑為吳縣潘世恩；嘉慶壬戌為元和吳廷琛，戊辰為吳縣吳信中；道光壬辰為吳縣吳鍾駿。以榜眼言之，康熙丁丑為常熟嚴虞惇，乙未為吳縣繆曰藻；嘉慶乙丑為長洲徐頌，辛未為吳縣王毓吳。以探花言之，順治乙未為長洲秦弼，己亥為崑山葉方藹；康熙庚戌為崑山徐乾學，癸丑為崑山徐秉義，丙辰為常熟翁叔元，壬戌為長洲彭寧求，壬辰為吳江徐葆光；乾隆乙卯為吳縣潘世璜；嘉慶辛未為吳縣吳廷珍。

陳繼昌力疾應殿試

桂林陳蓮史方伯繼昌殿試時，力疾對策，僅得完卷。閱卷大臣初擬第二，歛曹文正公振鏞謂本朝百餘年來，三元祇一人，無以彰文明之化，改置首列，遂以三元及第。其座師刊「桂林一枝石」章贈之。

殿試不宜專重字體

咸豐辛亥，御史王茂蔭奏稱「殿試朝考務重文義。嗣後請讀卷閱卷大臣，不論字體工拙，專取學識過人之卷進呈欽定，批明刊發，使天下曉然於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云云。禮部駁之。

崇文山殿試第一

崇綺得殿撰，當殿試未唱名時，上親揭試卷，見其名，以舊例，旗人不列鼎甲，然又難復改，因將鼎甲三名復入筒中，三入，皆崇也，因不改。崇，字文山，三等承恩公，蒙古人。

翁曾源殿試第一

同治癸亥，狀元翁曾源為常熟相國文端公心存長孫，皖撫文勤公同書子，以監生賜舉人貢士。應廷試，臚唱遂第一。蓋其時文勤方以勦寇失機論大辟，繫請室，文端再起入閣，以子罪不測，居恆輒戚戚，故孝貞、孝欽兩后特沛殊恩，以慰其心也。曾源擢第後，即稱心疾歸里，不復出，二十餘年而卒。

或曰：曾源儀貌秀美，入翰林，未久，即有旨召見。入對，則孝欽

曰：「李義山詩，有『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句，予嫌其未愜，欲改為『靈犀一點有心通』，似勝原句。而上句苦難妥協，汝為予改之。」曾源戰栗不知所對。久之，孝欽大笑，令內監引之出。歸告文端，皇然失色，曾源亦大懼，即日佯狂移疾歸。

張文襄殿試對策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既捷春秋闈，應同治癸亥殿試。其對策，敷陳時事，不依常格。初，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方以貢生應詔上書，言殿試對策或有讜論，閱卷者慮觸忌諱，每匿不以聞，請申壅蔽之罰。至是，閱卷大臣見文襄卷，甚疑怪，然奇其才，不敢棄置。乃公擬第十進呈，孝欽后特拔置第三。

殿試卷作顏字

光緒癸未之殿試也，讀卷者有張佩綸、周家相。先是，周見閻文介公敬銘，詢其子學何書？閻曰：「臨顏帖，懸腕作小楷也。」及讀卷日，有一卷字體詰曲，每溢格外，周詫曰：「此必閻迺竹也。」迺竹為文介之子，張遂力與李文正公鴻藻言之，得置第四。及拆卷，則為朱古微侍郎祖謀，而閻固未嘗作顏字也。

舉人中書之殿試

歷屆會試，由舉人內閣中書中式者，殿試日，既領題，得攜卷回直廬填寫，書籍文具，先存直廬，不必臨時攜舉，一便也。几案視席地為適，二便也。饌茗有廚役伺候，三便也。刮補託能手代勞，四便也。傍晚得隨意列燭，五便也。惟地屬中祕，外人未便闌入，刮補等事，必同僚交契者為之。即試策中條對排比，亦可相助為理，俾得專力精寫，不至限於晷刻。有此種種便宜，故每科鼎甲，由中書中式者，往往得與其選。

光緒中葉，某修撰書法能工而不能速。殿試日，已薄暮矣，猶有一行半未畢，目力不復辨。正惶急間，適監場某貝勒至，悅其字體婉美，竟旁立，然吸煙所燃之紙煤照之。屢盡，屢易其紙煤，且屢安慰之，謂：「姑徐徐，勿亟也。」迨竣事而紙煤亦罄矣。殿撰感恩知己，臚唱後，以座師禮謁之。

殿試卷有重字

光緒庚寅科吳肅堂修撰魯之殿試卷，其中重寫一「而」字，惟適當

察，遂得大魁。迨下科琉璃廠懿文齋書肆將原卷張於壁間以示人，全幅瞭然，其誤乃見。

蓋向例，逢會試年，琉璃廠紙筆文具店必設法將上數科三鼎甲殿試卷橫張於壁以示人，俾考試者知所效法。觀者愈多，則生意愈盛，亦招徠之妙法。懿文齋、松竹齋，其尤著者也。

文道希殿試有筆誤

萍鄉文道希學士廷式夙負盛名。光緒壬辰廷對，誤書閭闔為閭面，經讀卷大臣籤出，而常熟翁叔平相國同龢則言閭面二字，確有來歷。或猶與之爭曰：「殆筆誤耳！」翁曰：「曩吾嘗以閭面對簷牙，詎誤耶？」文竟以第二人及第。

殿試各卷名次

閱卷大臣，以奉旨派充時名次先後為序，位在甲者所取第一卷為第一，位在乙者，所取第一卷為第二。如大臣八人，則位庚辛者，所取第一為七為八也，甲所取第二，宜為第九，不可紊也。間有破例者，如翁同龢、徐樹銘同充閱卷，翁甲而徐乙，徐為翁之師，翁以元卷讓徐。潘祖蔭以門地才學凌駕同列，亦間有占前者。

光緒己丑，閱卷大臣為李鴻藻、翁同龢。翁得費念慈卷，欲以狀元畀之。商諸李，李已得張孝謙卷，堅持不可易，翁爭不已。乃兩置之，改為張建勳、李盛鐸是也。進呈後多照原擬，亦間有更動者，如乙未之蕭榮爵擬狀元，駱成驤擬傳臚。進呈後，德宗見駱卷起語：「臣聞殷憂所以啟聖，多難所以興邦。」時方新敗於日本，德宗大感動，乃以駱魁天下，改蕭為第四。

俞陞雲殿試第三

俞蔭甫太史之孫陞雲，光緒戊戌科以第三人入選。聞報，大喜，撰一聯榜其室，句云：「歎老夫畢世居稽，藏書數萬卷，讀書數千卷，著書數百卷；喜小孫連番傲倖，院試第一人，省試第二人，廷試第三人。」陞雲，字階青。

翰林散館考試

翰林院庶吉士散館考試，留館者不斤斤於名次之高下。名單進呈，候皇上硃筆圈出，有高列而不留館者，有以樞臣之力以二等獲留

者，以鼎甲為最榮。

何焯以下等留館

長洲何義門學士焯博極群書，長於考訂，其手校書籍，後人不惜重金購之。康熙朝，以李文貞公光地薦，特賜舉人進士，授編修。及散館，竟列下等，應改官，奉旨著留館，再教習三年。

梁啟心恩免散館

乾隆己未，仁和梁葑林庶常啟心侍養家居，特旨免其散館，授職編修。葑林為文正公詩正之兄。

錢文敏散館曳白

錢文敏公維城，乾隆乙丑狀元，選為清書翰林。性敏，以清書易學，不甚措意，至散館曳白。高宗大怒曰：「錢維城以國語為不足學耶？乃敢抗違定制。」將置於法。傅文忠公代請曰：「錢某漢文優長，尚可寬貸。」上召至階下，立命題考之。乃倚礎石揮毫，未踰刻，已就。上異其才，命供奉南書房，洊擢至戶部侍郎，寵眷甚篤。

閻文介散館列乙等

道光丁未庶常散館，賦題為「擬庾子山春賦」，既限官韻，又令能記原賦者步原韻。閻文介公敬銘志在必得一等，因用原韻，而後半竟不能全記，韻腳遂大亂，考入乙等，以部屬用。閻侘儻特甚，後雖入相，猶以此為憾也。

聖祖試年羹堯

羹堯少官都下，好冶游，而博聞強記，文譽甚彰。一日試翰林，題為「西南墾荒防邊事」，年備言地理險要，聖祖大悅。未幾，遂以閣學擢巡撫。然少年得志，意氣頗盛，或規之，乃折節談宋明理學書，傾心陽明，尤慕陸宣公之為人，為人書字，多錄陸之奏議。

考選南書房翰林

時帆祭酒法式善雄文邃學，列清班者二十載，而未一與文衡。兩應大考，俱佐遷，則以書法甚古拙故也。蓋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矣。

阮文達大考第一

阮文達公以乾隆辛亥大考第一，由編修擢詹事府少詹事。是年大考，題為「擬張衡天象賦」、「擬劉向封陳湯甘延壽疏」，并陳今日同不同，賦得眼鏡詩。閱卷大臣極賞擬賦博雅，而不識賦中岵字音義，【岵音計，《管子·輕重戊篇》：「慮戲造六岵，行以迎陰陽。」】竟置三等。旋檢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奉諭：「第二名阮元比第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親改為一等一名。文達嘗自謂所以得改第一者，實因疏中所陳今日三不同，最合聖意也。

周興岱大考四等

侍郎周興岱官翰林院編修時，大考列四等。

周興岱規避大考

周興岱以典試江西獲咎，部議奪職，特旨用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次年為嘉慶癸亥大考，屆期，興岱以頻歲有疾，懇請休致。上諭斥其不早陳奏，有心取巧，勒令休致。尋復賞編修，因其父煌曾充上書房總師傅，而興岱亦倬直南齋有年也。

陳傳經大考三等

海寧陳傳經文章名海內，官翰林院編修時，仁宗嘗問董文公誥曰：「東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學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即以陳名對，且備舉其行誼。會大考翰詹，仁宗閱其卷，諭文恭曰：「陳傳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第一矣。」文恭告陳，私為慶幸。比榜出，名在三等，大惑不解。越數日，仁宗又諭文恭曰：「曩本置陳傳經第一，不知何時將其卷夾入三等中。」惋惜久之。

奎照奎耀同應大考

嘉慶戊寅大考之次日，仁宗召英相國和諭曰：「汝子奎照、奎耀試

看若何？」既而耀居二等，照列三等，仍為滿洲第二名。越日，聖駕詣東嶽廟，小黃門傳諭云：「文章自有定評，日昨所斷竟不爽。」

大考第一之賦

道光朝，大考翰詹，以「遠佞賦」為題，押厥字韻。有一卷曰：「譬彼欲求至寶，譁囂何取於沽諸。將植嘉禾，豐草必先於蒺厥。」詞婉而諷，能近取譬，獲首選。

曾文正大考二等

都人嘗有翰林大考之口號，其句曰：「金頂朝珠掛紫貂，群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饒。」亦可見其難矣。某屆，總其事者許乃溥，一老翰林乞關照，謂祇求無過，不求有功。許告以完卷後，微灑墨水數點，庶易辨認，欣然去。曾文正公時為檢討，完卷後，因加筆帽，墨水激出，少有沾濡，許得之，以為老翰林也，列二等末。事竣，齎呈御覽，宣宗詳加披閱。至二等，以手翻騰，得曾卷，未過目，侍臣以他事請，上匆匆發出，則曾卷已居二等首，遂得遽升侍講。

文宗命大考題

咸豐癸丑，粵寇據金陵，東南行省悉陷，文宗憂甚。己未冬，郊宿於齋宮，夜分，慟哭不止，侍臣咸為之悽然泣下。是年，大考翰詹，至以「宣室前席」發題，蓋亦憂心焦思，傷於禍亂也。

萬文敏大考第一

咸豐己未，大考之詩題為「半窗殘月夢鶯啼」，萬文敏公青藜時官編修，有句云：「九重開曙色，萬戶動春聲。」拔置第一。蓋題近衰颯，而句有興會也。

文道希大考第一

光緒某年，大考翰詹，賦題為「水火金木土穀」。文道希學士廷式卷，閱卷大臣進呈時原列第三，德宗拔置第一。及召見，親諭之曰：「汝卷乃朕所特取，汝知之否？」文頓首謝。旋超擢翰林院侍

庶常大課不識詩題

阮文達嘗教習庶吉士，大課詩題為「天下太平」，皆不知出處。納卷後，方悟是《禮記》孔子答子張問政：「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汪某試翰林得罪

汪某，休寧人，乾隆丁丑散館，授編修。癸未五月，試翰林，搜出夾帶，加等治罪，劄發順天府，定驛充徒。先是試博學宏詞，查出代作詩者，猶從寬典也。

考差

鄉、會試之考官，須先考差。考後，必開名單，進呈御覽，候上加硃筆，被圈者始得差，然非行賄，亦不可恃。因太監持單入時，單中雖列本人之名，若別無賄賂，則名上輒有告假扣資等字樣，必不得圈。蓋太監以小紙書此等字樣置手指中，臨進時貼之，無人覺察也。

考差向用《四書》文二篇，試帖詩一首。嘉慶己卯，裁《四書》文一篇，改用經文一篇。考差者在子、午、卯、酉四年之四月。三品以下之翰詹，皆得與試，記名者得放差。差者，學差為各省學政，試差為各省正副主考，同考差為順天鄉試、會試之同考官也。

進士不得考差

光緒末，設進士館，使鼎甲以下皆肄業其中。進士皆大怙，諸翰林以不得即散館考試差為大戚，大怨張文達公百熙，時張方為管學大臣也。

壽耆考差詩

壽耆曾考試差，其試帖題曰「華月照方池」。文芸閣與之同座，見其一句曰：「卿士職何司？」文百思不得。壽曰：「我用《洪範》卿士惟月典，君荒經已久，宜不知出處。」文唯唯而已。壽，字子年，宗室也。後官至侍郎。

武進劉葆真，名可毅。光緒朝，官翰林院編修。某年考差，其起講起句為「且自不得已而後有君臣」。閱卷大臣張文達公之萬見之大怒，謂其滅絕人倫，即欲上疏劾之，經某大臣為之解釋，始免。然卒不獲放差，後死於庚子拳亂。

秦留仙應制詠鶴

秦留仙年十九，官庶常。世祖召試詠鶴詩，有「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指示閣臣曰：「此人必有品。」因置第一。

王文簡應制賦詩

王文簡公士禎詩名重一時，其初浮沉郎署，適張文端公英值南書房，為之延譽。聖祖素聞其名，因召入內，出題面試。文簡詩思本蹇澀，且以乍睹天顏，戰慄不能成一字。文端代作詩草，撮為墨丸，置案側，始得完卷。上笑閱之，曰：「人言王某詩為丰神妙悟，何以整潔殊似卿筆？」文端謝曰：「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許。」上因命改官詞林，由是得躋高位。乃感文端終其身，嘗告人曰：「是日微張某，余幾作曳白人矣。」

翰林番上應制

康熙甲戌夏五月，召翰林諸臣番上應制，凡十九次，計詩題十八，論題一，賦題一。五月初九日，少詹事李錄予朱阜，侍講學士顧祖榮、李愷入直，擬「夏日內庭應制」七律。初十日，侍讀學士徐家炎，侍講學士張廷瓚、史夔、曹鑑倫入直，擬賦得「西園翰墨林應制」五律。十一日，左庶子陳倫，右庶子孫岳頌，侍讀張榕瑞、王思軾入直，擬賦得「膏雨潤公田應制」五律。十二日，侍讀陸肯堂，侍講余志貞、彭定求，左諭德沈涵入直，擬賦得「紫禁朱櫻出上闌應制」七律，韻限五微。十三日，洗馬邱象隨，左中允王思沛，左贊善沈朝初、陸棻入直，擬「詠金蓮花應制」五律，韻限八齊。十四日，右中允楊大鶴、彭寧求，右贊善魏希徵，司業彭會淇入直，擬賦得「崇文聊駐輦應制」五古，限輦字。十五日，檢討胡作海，編修仇兆鼇、徐元正、汪灝入直，擬賦得「衣露淨琴張應制」五律，韻限五微。十六日，編修陳遷鶴，修撰沈廷文、陳元龍，檢討王之樞入直。擬「恭讀御製覽貞觀政要詩應制」五律，韻限二蕭。十七日，編修袁佑、王化鶴，檢討潘應寶、方韓入直，擬「恭讀御製時巡近郊憫農事有作應制」五律，韻限八齊。十八日，編修張豫章、鄭崑瑛，檢討劉涵，編修張希良入直，擬「恭讀御製

沈辰入直，擬「恭讀御製觀天儀器詩應制」五律，韻限九佳。二月初六日，編修吳世燾、湯右曾、郝士鈞、凌紹雯、劉灝、張復，檢討宋朝楠、彭世搏、葉淳入直，擬「聖駕夏日閱視河堤應制」五律，韻限六魚。二十七日，修撰戴有祺，編修吳昺，檢討孫勤入直，擬「恭讀御製宮門聽政示各部諸臣詩應制」七律，韻限十灰。二十八日，編修許賀來，檢討梅之珩、張明先、李朝鼎入直，擬「恭讀御製詠史詩應制」七律，韻限十灰。二十九日，檢討鄧咸齊、鄭際泰、寶克勤、徐日暄入直，擬「渾天儀應制」七律，韻限十蒸。閏五月初一日，編修楊中訥、姚宏緒、潘從律、張瑗、王奕清入直，擬賦得「虛心高節雪霜中應制」七律，韻限十二文。初二日，編修胡潤、戴瑗，檢討冉觀祖、楊名時、王傳入直，擬「讀朱子文集應制」五律，韻限十四寒。初三日，檢討王者臣、張曾慶、劉琰、李象元、文志鯨入直，擬賦得「駐輦華林側應制」五律，韻限十三覃。初四日，召集西苑，考試學士王揆、李枏、顧藻及翰林諸臣，擬「理學真偽論」、「豐澤園賦」。

李中簡應制詩得體

李學士中簡值上書房最久，諸皇子皆服其品學。乾隆乙酉秋，高宗偶以「鳩喚雨」命題，試內庭諸翰林。學士詩先成，中一聯云：「愆陽猶可挽，拙性本無他。」即小喻大，時皆稱其得體。

特科

特科二字，鄉、會優拔之外，皆可稱之。博學宏儒也，詔舉經學也，巡幸召試也，經明行修也，孝廉方正也，經濟特科也，皆是也。然亦有以專屬之博學宏儒者。

各項特科之得人

特科得人最盛，康熙戊午舉博學宏儒，得彭少宰、孫遜等五十人。乾隆丙辰再試宏博，得劉文定公綸等十九人。乾隆己巳詔舉經學，得吳司業鼎等四人。又康熙朝六巡江浙，召試諸生，得吳文恪士玉等七十三人。乾隆六巡江浙，得王司寇昶等八十五人；三巡山東，得初尚書彭齡等十七人；四巡天津，得姚文僖、文田等十六人；巡幸五臺，得龍殿撰汝言等九人。他若藍太守鼎元，雍正初以特薦召試；嚴方伯如煜，嘉慶初以孝廉方正召試；並稱旨，授知縣，皆為名臣。而乾隆壬申，桐城黃太守良棟以國子監生肄業期滿奏留，亦奉特旨親試，立授赤城令，尤為奇遇，後亦以循吏稱。

康熙己未以宏博科入詞苑者，江南二十六人，浙江十三人，順天直隸六人，江西二人，山東、河南、陝西各一人。乾隆丙辰再舉是科，浙江七人，江南六人，山東、江西各一人。丁巳補試，江南、浙江、福建、雲南各一人。辛未保舉經學授官者，江南三人，山西一人。前後三舉特科，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甘肅及蒙古，皆無一人受殊恩者。

大科詞科

博學宏儒科為特科之一，亦有稱之為大科或詞科者。

聖祖詔開博學宏儒科

康熙己未正月，詔開博學宏儒科，諭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宏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無論已未出仕，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於該督撫，代為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

聖祖優禮宏博舉子

聖祖厭薄八股，曾諭內三院九卿於康熙甲辰丁未兩科，改換策論，著以經濟時務取士。而廷臣狃於故習，皆言古學不可猝辦，仍暫用八股以俟徐復，因特開宏博科，振厲其事。三月初一日平明，齊集太和門，以魚貫入，詣太和殿前，鴻臚唱行九叩頭禮畢。是日，上御殿祭堂子回，命諸薦舉人員赴東體仁閣下，太宰掌院學士捧題出，用黃紙十張，寫題二道，置黃幃桌上，跪領題訖，用矮桌列墀下，使坐地作文，題為「璇璣玉衡賦」，「以天下為一家詩」。及巳刻，太宰掌院學士復宣旨云：「汝等俱係薦舉人員，有才學，原不必考試。但是考試愈顯才學，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賜宴，為會試、殿試、館試、狀元、庶吉士所無，汝等須知皇上德意。」宣訖，命起，赴體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皆大碗高攢，相傳給直四百金。先賜茶二通，時果四色，後用饅首捲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飯各一大盂，又賜茶訖，復就試。時陪宴者太宰掌院學士各滿、漢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

人，皆給燭竣事，然後彌封，諸試卷作四封，當夜呈進。

此次無論已仕未仕，一體保薦。其應舉者，除京城現任官員外，官人布衣，各給月俸銀三兩，米三斗，旋取列一等彭孫遹等二十名，二等李來泰等三十名，悉令分修《明史》。中有以布衣超授清秩者，而應舉至京者，凡一百八十六人，江浙為最多。以疆吏敦促上道，至有垂老患病不能輿馬，舁以籃筥，馳赴國門者。施愚山久於仕宦，應徵而至，坐臥惟一羊裘。既抵京，且稱貸以營寒具。其他貧士，或就食畿輔，或寄宿僧廬，北地苦寒，狼狽萬狀。

是科取中者五十人，俱授翰林院官。侍講一：邵遠平，侍讀四：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編修十八：彭孫遹、張烈、汪霖、喬萊、王頊齡、陸棻、錢中諧、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方象瑛、錢金甫、曹禾，檢討二十七：倪燦、李因篤、秦松齡、周清源、陳維崧、徐嘉炎、馮勛、汪楫、朱彝尊、邱象隨、潘耒、徐鉉、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龐塏、毛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高詠、龍燮、嚴繩孫。或謂是時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聖祖特開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側，徵以「以天下為一家」之詩題，其或然歟。

康熙朝試宏博之寬

康熙特科讀卷諸臣，依前代制科分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判作四等。拆卷日，聖祖問有不完卷者，何以列在中卷，蓋嚴繩孫僅作一詩也。眾對曰：「以其文詞可取也。」上又問上二卷內有「驗於天者不必驗於人」語，無礙否，蓋彭孫遹卷也。眾對曰：「雖語滯，意圓無礙。」又問賦首有「或問於予曰中有唯唯否否」語，豈以或指朕予自指耶？蓋汪琬卷也。眾對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所指也。」又問詩中有云「杏花紅似火，萼葉小於釵」，萼葉安得似釵？蓋朱彝尊卷也。眾對曰：「此句不甚佳。」上曰：「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上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賦韻且不論，即詩韻，在取中卷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宮韻者，【潘耒卷。】有以東韻出逢濃字者，【李來泰卷。】有以支韻之旗誤作微韻之旂者，【施閏章卷。】此何說也？眾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弦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上是之。

聖祖於召試宏博之次日，方幸霸州，攜諸卷親覽。翼日，下三相國公閱。聖祖忽問：「媧皇補天事信乎？」蓋毛西河檢討卷中有此語也。益都馮文毅公溥奏《淮南子》有之，上曰：「徒記事邪？則《楚辭》、《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傳信何如耳。」文毅曰：「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西河列上卷，此

彭羨門為康熙制科第一

彭孫通為康熙己未宏博第一人，才富學贍，王阮亭、朱竹垞皆自歎不如。其《延露詞》三卷，清綺纏綿，多神妙語。然當時有點者，摘其書中穢詞，謂：「如此淫狎，何以獨冠多士，況宏博乃逸世大典，不將遺笑後世乎？」有司乃以其詞進呈乙覽，聖祖大怒，欲劈其書板，降其名次，後以某轉圜，乃寢。彭，字羨門，海鹽人。

康熙制科有佳山堂六子

康熙己未開制科，四方之士，率為二三耆臣禮羅而延致之。其客馮文毅公邸第者，世稱為九等上上之選，呼曰佳山堂六子。其實亦不盡然。六子為錢塘吳農祥、王嗣槐，海寧徐林鴻，仁和吳任臣，蕭山毛奇齡，宜興陳維崧也。時文毅奉派讀卷，卷不彌封，人謂六子者且並錄及。命下，奇齡、維崧入史館，而四子皆見遺，惟嗣槐因年老賞內閣中書，人乃歎文毅之無私也。

杜傳得制科美授

康熙宏博科之年老試不入格者，吏部為裁量注官。惟容城杜越、太原傅山，聖祖命賞內閣中書，時人歎為美授。

魏文毅羨康熙制科

康熙宏博，與薦者一百八十六人。時柏鄉魏文毅公裔介罷相家居，恆謂人曰：「吾不羨東閣輔臣，而羨公車徵士。」柏鄉縣令聞之，稱於直督，以疏薦為請。直督曰：「焉有元老而赴制科者乎？」

姜西溟不獲舉制科

康熙制科，崑山葉訢庵侍郎方靄與長洲韓文懿公葵相約連名上疏，以姜西溟太史宸英薦，葉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無及矣。王文簡公歎曰：「其命也夫。」或曰：以厄於高江村詹事士奇，不獲舉。

乾隆制科給銀兩

雍正二年，奉旨諭：「內外臣工所舉博學宏詞，聞已有一百餘人，祇因到京未齊，不便即行考試。其赴京先至者，未免旅食艱難，著從三月為始，每人月給銀四兩，資其膏火。在戶部按名給發，考試後停止，若有現任在京食俸者，即不必支給。並行文外省，令未到之人，俱於九月以前到京。若該省無續舉之人，亦即報部知之，免致久待。」

高宗優禮宏博舉子

乾隆丙辰九月，試制科，高宗命分為二場考試，蓋慎重將事之意也。二十六日為首場，試以經史二策。二十八日為次場，試以賦、排律、論三種。賦題為「五六天地之中合」，七言排律十二韻，題為「山雞舞鏡」得「山」字，論題為「黃鐘為萬事根本」。皆試於保和殿，並准給燭，取列之人，十月引見，授職有差，並賜《日知薈說》各一帙。丁巳七月十一日，續到補試者二十六人，亦分二場。首場亦經史二策，次場亦賦、排律、論三種，賦題為「指佞草」，七言排律為「良玉比君子」得「來」字，論題為「復見天心」，旋取列四人。

是科也，明詔既下，起訖凡四年，合內外所舉，除重薦者六人外，尚有二百六十七人，亦以江浙為最多。而滿洲有五，漢軍有二，為康熙朝所無。

是科兩次所取共十九人，亦俱授翰林院官。編修五：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檢討五：陳兆崙、劉藻、夏之蓉、周長發、程恂；庶吉士五：楊度汪、沈廷芳、汪士鋐、陳士璠、齊召南。次年補試者，檢討二：萬松齡、張漢；庶吉士二：朱荃、洪世澤。

祖孫同應制科

乾隆制科之徵，有祖父以康熙己未宏博起家而其孫應薦辟者三人。朱竹垞之孫曰稻華，王文恭之孫曰祖庚，施愚山之孫曰念曾。

乾隆制科試五題

乾隆制科試題之例，吏部議覆御史吳元安奏言：「薦舉博學宏詞，原期得湛深經術敦崇實學之儒，始足副淹雅之稱，膺著作之選。蓋詩賦雖取兼長，而經史尤為根柢，若徒駢綴儷偶，推敲聲律，縱有文藻可觀，終覺名實未稱。應如該御史所請考試博學宏詞，定為兩場：首場試以經解一篇，史論一篇；二場照例試以詩、賦、論三

陳兆崙三次通籍

乾隆制科，有以進士舉宏博者，兩次通籍，已為奇遇。錢塘陳太僕兆崙釋褐，用福建知縣，嗣保奏宏博，入都候試，適內閣中書闕員，試士東閣。新例，凡徵士中科甲出身者，亦得與試，太僕蒙欽取一等一名，授內閣撰文中書，旋入軍機處行走。明年，復入宏博之選，改官翰林，是三次通籍也。

劉海峰制科不第

桐城劉海峰副貢大樅，嘗應乾隆丙辰博學宏詞科。鄂文端公爾泰擬以為首選，張文和公廷玉惡其才，曰：「此吾鄉之浮蕩者。」因易武進劉文定公綸，海峰遂落拓終身，居京邸。其弟館於明珠家，海峰素惡權貴，乃避居朱都統淪瀚宅，破壁頽垣，泊如也。

劉文定為乾隆制科首選

劉文定以受知於尹文端公繼善，首薦博學宏詞。張文和喜其文穎銳，讀其詩至「可能相對語關關」句，曰：「真奇才也。」擢第一，位至宰相。乾隆以前漢閣臣不以進士進者，惟文定一人。

胡天游試制科不第

乾隆制科，禮部尚書任蘭枝以胡天游薦，首相鄂文端公爾泰欲見之，不可，強聘焉。胡痘癩著其頰，目眇轉雙鬪，長不勝外府之裘。入，雅蹠相對，問兩戒形勢、九乾躔度、八十一家文墨，口汨汨如傾海，鄂大驚，揚於朝曰：「必用胡某，以榮館閣。」未幾，試殿上。諸人捧黃紙，加墨，而胡鼻鼾嚏不止，血涔涔下，污其卷幾滿。

厲樊榭試制科不第

乾隆制科，浙閩總督程元章嘗薦錢塘厲樊榭孝廉鶚應博學宏詞科。試日，誤寫論在詩前，遂報罷，而年亦老矣。

汪後來以武人被薦制科

出，時年逾六十矣。初，清遠龍門有草寇，鹿岡嘗於黑夜領步卒抵寇穴，焚燒九十九岡諸砦，悉平之，旋以母老歸養。其詩學韓、孟，畫兼子久仲珪之長，嘗有句云：「夜半詩成攜藁入，營門驚道羽書來。」

高宗詔舉經明行脩

乾隆辛未，高宗詔舉經明行脩之士。

聖祖南巡召對賦詩

康熙己卯春，聖祖南巡，由浙回蘇。長洲舉人吳廷楨駕小舟，迎謁水次，召對賦詩，稱上意，大喜，於是詢知其為丙子順天舉人以冒籍黜者也。詔復之，復詢「才如爾者更有誰」？廷楨舉其友張大受顧嗣立以對。明日回艫，上皆召見，撤尚方貌糖以賜，命兩近臣送之歸。

高宗東巡召試

秦小峴侍郎瀛博學工古文，而書法素非所長。始以舉人居，聞高宗東巡泰山，特赴召試之典。過清江浦，偶於市中見鈔白破書一本，皆記零星典故，以五錢得之。歸而略一披閱，有一條曰：「東方三大者，謂泰山也，東海也，孔林也。」及試，題為「東方三大賦」，首段渾冒三項，以下分點三段。大臣擬取十餘卷，上閱之，無當意者，因問大臣曰：「通場試卷竟無一知題義者乎？」大臣對曰：「有一卷分點三大，以書法太劣，擯之。」上曰：「顧其學如何耳，何以書法為哉？」命亟以進，覽之稱善，御筆加圈點，拔置第一，遂授中書舍人，入值軍機處。不數年，授杭嘉湖分巡道，數遷而為總督倉場侍郎。

世宗詔舉孝廉方正

雍正癸卯，詔舉孝廉方正。先是，康熙壬寅，詔各直省每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暫賜六品頂戴以備召用。至是，奉旨：「國家敦勵風俗，首重賢良。前所頒恩詔，內有舉孝廉方正一條，距今數月，未有疏聞。豈通都大邑之中，海滋山陬之遠，遂無潛修砥操，克稱俊乂，可應詔旨者歟？誠恐有司怠於採訪，雖有端方之品，無由上達，殊負朕殷殷延攬之至意。著各直省督撫速遵前詔，確訪舉奏。」

光緒戊戌，德宗詔開經濟特科。先是，貴州學政嚴修請設專科，德宗特命總理衙門會議，擬略宗宋臣司馬光十科、朱子七科之例，以六陳各節，公同商議，擬略宗宋臣司馬光十科、朱子七科之例，以六事合為一科。一曰內政，凡考求方輿險要、郡國利病、民情風俗諸學者隸之。二曰外交，凡考求各國政治條約、公法律例章程諸學者隸之。三曰理財，凡考求稅則、礦產、農工商務諸學者隸之。四曰經武，凡考求行軍布陣、駕駛測量諸學者隸之。五曰格物，凡考求中西算術、聲、光、化、電諸學者隸之。六曰考工，凡考求名物象數、製造工程諸學者隸之。其保送，應請如該編修所奏。飭下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撫學政，各舉所知，毋限疆域，無論人數，悉填姓名籍貫已仕未仕，並其人何所專長，咨送總理衙門，定期考試。由臣衙門會同禮部奏請試期，欽命題目，簡派閱卷大臣，在保和殿試以策論，差次優劣，分別去留。錄取者再請殿廷覆試一場，另請簡派閱卷大臣詳定等第，以昭鄭重。試後，由臣衙門會同禮部帶領引見，應如何量材擢用，或悉照宏博成案，略與變通鼓舞，出自聖裁，非臣等所敢擅擬，應臨時由軍機大臣請旨辦理。此為特科，或十年一舉，或二十年一舉，統俟特旨，不為常例。」此特科議辦之大略也。歲舉，則每屆鄉試年分，由各省學政調取新增算學、藝學各書院學堂高等生監，錄送鄉試。初場試專門題，次場試時務題，三場仍試《四書》文。中式者名曰「經濟科舉人」，與文闈舉人同場覆試，會試中試經濟科貢士者，亦一體覆試，殿試朝考。

德宗御書經濟特科題

考試經濟特科之日，暑熱特甚，時德宗方從孝欽后駐蹕頤和園。正場之題，辰刻始至，拆封，則朱書灼然，蓋德宗御筆也。

經濟特科覆試題

經濟特科覆試題，為「《周禮》農工商各有專官論」，又「桓寬言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洩，則國用饒民用給，今欲異物內流而利不外洩，其道何由策」。有正場考列高等之某太史，竟不知桓寬為何朝人，在殿廷，歷詢之於同試者。

張文襄閱經濟特科卷

考試經濟特科，閱卷大臣凡八人，以張文襄居首。命下，慶王奕劻揖文襄而言曰：「香翁，諸事費心。」文襄所錄取者一百二十餘人，諸大臣大恚，蓋不能位置私人也。及覆試，即由原派大臣校閱

職也，於是僅以一等一、二等八，餘皆下等。其初則五日四十八選，而凡文襄所保者，亦已去之務盡，惟與端忠愍公方會保之陳某，得列二等之第十八名，殿軍也。

某本列一等，以卷中用盧梭語，降列三等，批語有奈何二字。某自題詩，有「博得南皮喚奈何？不該試卷用盧梭」句。或曰即如臯冒鶴亭郎中廣生也。

王文勤惡經濟特科

經濟特科人員，孝欽后原擬依康、乾宏博制科成例，賞以翰林中書，軍機大臣亦皆諾。惟王文勤公文韶起而抗議曰：「若輩皆講求新學，屢以廢科舉為言，何必再以科甲與之？但求皇太后賞以飯碗，可也。」於是遂多以知縣用，且由附生出身者，僅得州判。不列之於主簿、從九、典史之類，已萬幸矣。

周樹模劾經濟特科

光緒戊戌，鄂人周樹模方官御史，謂經濟特科被薦者之中多冒濫也，特疏上劾梁士貽、楊度、宋育仁等十餘人，詞連康有為、梁啟超，且及於富有票哥老會。孝欽后疑之，及覆試卷進呈，遂命盡拆彌封，將被劾諸人之卷，一律沙汰，再發閱卷大臣校閱。周，字少樸，後官黑龍江巡撫。

宋恕未應經濟特科

朱古微侍郎祖謀嘗疏薦平陽宋燕生明經恕，以居憂，未應徵。朱嘗語人曰：「吾知燕生久，績學在野，抱道俟時，不為危言畸行，可謂平實矣。」

停經濟特科

光緒戊戌八月，孝欽后命停經濟特科。

復經濟特科

光緒辛丑三月，復開經濟特科。

考職之大獄

故事，新君登極，例須考職一次，惟僅用佐貳。應首選者，註冊四十五日，即開選，光緒乙亥考職，癸未始舉行。是年，有出八百金託會稽舉人馬星聯代考者，榜發第一，得州同即選。馬大喜，設筵於聚寶堂之聽事，定雞伶花榜焉。當興高采烈時，語同輩曰：「諸公僅能包取耳，若我則包第一，即不爽，我視諸公遠矣。」御史丁振鐸方在聚寶堂偏院請客，聞馬語，詢於人，乃知其事。次日上疏劾之，奉旨斥革拿問。馬遁歸，而出結之京官，考取之本人，皆革職遣戍，蓋照科場舞弊例治罪也。

考試月官

康熙戊戌十月甲寅，諭吏部考試月官，令作八股時文，大抵抄錄舊文，苟且塞責。嗣後止令寫履歷，以三百字為限。

選人到官循例考試

李筱泉制軍瀚章巡撫湖南時，有一捐納人員選得某郡通判者，來謁。李循例出題考試，通判至花廳，即掩卷高臥。李召首府使往問之，則對曰：「吾儕若能考試，早以科第得官矣。今因不解文字，故以捐例得之，何考之有？」李大怒，謂此等劣員，亟應參革。遂於發月摺時，附片參之。及批摺回，不見此片，旋於書案屜內得之，蓋拜摺時漏未封入也。李欲復上，時馬端愍公新貽巡撫浙江，與通判有舊，適馳書為之說項，李遂飭令到任，食祿八年。及王文勤公巡撫湖南，復調令考試，以不完卷劾罷之。

沈文肅甄別屬官

沈文肅公葆楨任兩江總督時，每值甄別屬官，輒於廳事中列案數十，令屬官南向坐，己則面北，列案以監督之，如塾師之課徒然。文有先成者，即就近取閱，遇佳構，則即加以批，並與溫語討論。不佳者，亦即予指摘，極劣者，則嘲笑而棄擲之。不少假借，無普通官吏之積習也。

大臣面試教官

康熙甲午四月，聖祖以教官有教養士子之責，嗣後凡掣選者，應令至京師，令大臣面試。

黃漱蘭出考教題

黃澍蘭督學江蘇時，試某郡，例考教官，以定黜陟。其題為「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考吏員

京師內閣供事及各衙門書吏均有定額。由召募考補，或於貼寫中遴選掣補，嚴禁假冒缺主，毋朋充，毋濫役。其承充者，由部取原籍有司印結，按遠近立限，以結到日著役，無結者黜。

外省吏攢，【司道府州縣為典吏首領，雜職等衙門為攢典。】經制闕，擇勤慎無違礙者承充。具結，送該管衙門，准著役。每歲終，仍取結送覈。

內閣事繁供事，各衙門事繁書吏，五年役滿無過犯者，免其考職，以從九品未入流兼掣選用。【供事起軍營效力者，亦免考職，給正八品銜先用。】事簡供事、書吏役滿報部，每季關防考試，【事繁供事、書吏送修書各館者，亦考職，以館班別選。】試以告示申文各一道，試卷封貯。【一次不到下次准補，兩次不到除名。】其直各省吏攢，五年期滿，申督撫，每年七月內，關防考試，其試卷封固，並原著役日期履歷冊送部。歲終，合內外吏員試卷，校定等第具奏，分別錄用，事繁書吏掣定職銜及各書吏考試後，不得在京稽留，即令五城官嚴催一月內回籍。令原籍官以到籍日期申報，其考授執照，發各省巡撫轉給。

順治戊子二月，吏部奏稱：「佐貳雜職等官，例由吏員充選。今考定者俱經選用，而懸缺尚多，應令內外各衙門將辦事吏員，自順治元二兩年實歷至今者，俱確查送部，照例考補。」得旨允行，仍諭：「嗣後吏員實歷五年，即與考取，著為令。」

考醫士

太醫院考醫士，亦用八股試帖，以楷法工拙為去取，時人為之語曰：「太醫院開方，但須字跡端好，雖藥不對證，無妨也。」某年考試，題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其取第一者之文，有云：「知者何取於水？而竟樂夫水。仁者何取於山？而竟樂夫山。」僅此卷為最佳。仁和朱茗生侍郎智嘗奉命試太醫院官學生，自以不解岐黃，乃令精於醫學者，代擬一題。袖至院，題紙既下，則皆袖手默坐，若未得題者。訖之，遣人詢問，則同聲對曰：「歷屆題目，皆出御製《醫宗金鑑》，今非是，故不敢作。」大窘，乃求得《醫宗金鑑》匆促摘一二語命題。不意諸生猶袖手如故，又問之，則曰：「歷屆出題，必於首卷檢取，今尚未合例也。」亟如其言以改題，始得終事。

光緒癸巳，江北設武備學校，四方英俊，聯袂偕來。試題為「管仲論」。有某卷，以寥寥數語，竟得冠軍，其文云：「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一褒一貶，大聖人尚無定評，余小子何敢論？」蓋寓辯論於滑稽中也。

武生武舉武進士

文秀才稱生員，武秀才則祇稱武生。文科中式者稱舉人，武科則祇稱武舉。文稱鹿鳴宴，武稱鷹揚宴，人皆知之。文進士稱恩榮宴，而武進士稱會武宴，則罕有知者。

劉天保以文生入武庠

劉天保，道光時之睢州人也。幼無賴，習奔命法，能閉氣行四十里始一喘，雨隨其後不能及。年二十，販鹽山東，與群梟鬪，解其魁一臂肩之行。梟夥期復仇，天保應期獨身往，群梟怪之，拔刀出，天保笑曰：「餓矣，速具酒肉飽乃公。」解衣盤礴，連盡數巨碗。一人以刃舉大嚙，咤曰：「吞。」天保張口自刀尖吞肉大嚼。群梟愕眙，相率推排拜庭中，請長其群，曰：「今日乃服公。」天保笑而起。久之，折節讀書，應童子試，督學使者疑其文非己作，擯之。天保怒，投牒試弓馬，遂入武庠。

李國輔跑馬三等

青浦武生李國輔於道光某年應歲試，呈請跑馬。蓋武試每以跑馬者列一二等，否則三等。學使憫其老，曰：「跑也三等，不跑也三等。」李固求，乃允之。乃內場試訖，則以文不佳，勉置三等之首。

武鄉會試年分

順治甲申，定各直省武鄉試於子、午、卯、酉年，武會試於辰、戌、丑、未年。凡京衛武學官生，遇子、午、卯、酉鄉試年，准一體赴試。

丙戌，定武進士出身授官例：一甲一名授參將，二名授游擊，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備；三甲授署守備。著為令。其後則改為侍衛。

名，並頭等侍衛；梅萬清革去一甲三名，並二等侍衛。俱仍留武進士，再罰停明年殿試一科，俟下屆會試，再與新中式武進士一體殿試。即以一甲二名秦鍾英拔補一甲一名，授為頭等侍衛，其一甲二名三名，無庸再補。」

武科改試槍礮

光緒戊戌正月，德宗命嗣後武科改試槍礮。

停止武試

光緒辛丑七月，德宗命停止武生童考試及武科鄉、會試。

考試之籍貫

考試士子之籍貫，有民籍、商籍、灶籍、旗籍，均沿明之舊也。惟旗籍與明異，蓋明為邊鎮之軍人，本朝則為滿、蒙、漢八旗之軍人也。明制設科取士，士子起家應童子試，即有籍。籍有儒、官、民、軍、醫、匠之屬，分別流品，以試於其郡，即不得就他郡試。且邊鎮則設旗籍、校籍，都會則設富戶籍、鹽籍或曰商籍，山海則設灶籍。

吾國國籍法，至光緒末葉，始經政府制定頒行，其前則惟考試者始有籍貫也。有父子兄弟異其縣籍者，甚夥，蓋省城郡城輒有兩首縣，【蘇州附郭有三首縣：曰長洲，曰元和，曰吳。】父兄本已著籍甲縣，其後，乙縣之應試者較少，為之子若弟者，改就乙縣，於是父子兄弟之縣籍遂不同矣。而同、光間有胡氏者，曰燭棻，曰家楨，以同產兄弟而省籍各異，實為僅見。燭棻字芸楣，官至工部侍郎，其籍為安徽泗州。家楨字芸臺，官至江蘇鹽法道，其籍為浙江蕭山。胡本蕭山土著，其父曾設帽肆，經粵寇之亂，肆閉父歿，芸楣乃游皖，輾轉而得事李文忠公鴻章。時皖人勢盛，遂寄籍泗州而應試焉。芸楣既顯達，芸臺遂得以保舉捐納起家，由鹽大使而至鹽法道，以不應試故，用本貫，遂仍為浙人。

粵寇欲開科以得人心

道光庚戌，粵寇洪秀全叛，至咸豐癸丑而據金陵。其未定偽都時，已蓄有開科取士收拾人心之意，觀楊秀清之文告，即可知之。今錄如下：「特授開國軍師大元帥楊，為再行曉諭事。本帥敬承皇命，興兵伐暴，所到之處，望風瓦解，破城之日，將貪官污吏翦除，并

大兵未到，肆行焚掠，現為本帥拿獲，斬百數十人。今著校尉李憲帶兵數百，徧行鄉市，一經拿獲，就地正法。其有良民，各將順字貼門，不必畏懼。爾等捐貲助餉，納臨捐職，試問此等功名，何榮何辱？即將向來匾額除去，不得自誤。我定金陵之後，定議考試，衡文取士，再定甲乙。其有各處廟宇，供養僧道，何如養鄉里窮民之為愈也。現今拿獲僧道，斬首，查首倡及重修之人，一一拿究。」

粵寇考試分三場

洪秀全據金陵十三年，開科亦數次。某年第一場題為「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功德巍巍論」，監場提調差役無不索賄。越一月，為第二場，題為「立整綱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天父為姦生理人論」。又越一月，為第三場，場內外懸燈彩，中堂供香花，耶穌十字架亦在焉，題為「四海之內皆東土，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論」。卷紙為紅綠黃三色，四周描金作龍鳳紋，中作方格，每字大幾方寸，每行三十六格，僅十葉。

粵寇考試之題

某年洪秀全又命開科考試，以韋昌輝為正主考，副考官則某偽王為之，蓋目不識丁者也。入場，試以《舊約》書義一道，策一道，試帖一首，別有一論一解，若未夕而事已畢，加判一條。是科試帖題為「欵乃一聲山水綠」，昌輝擬作云：「艤聲聽未了，山水送孤帆。對面青如畫，回頭綠滿巖。半空餘嫋嫋，一帶認嶮嶮。舵尾澄流迴，峰腰旭照銜。青疑留古岸，翠欲上征衫。流響驚鳧雁，濃陰鬱檜杉。」放榜後，以此詩帖於榜尾，應試者見之，無不額手稱歎。蓋應試者皆窮士皂隸之流，而昌輝固富家子，且亦國子監生也。

粵寇題紙

常熟龐某嘗應粵寇鄉試，所頒題紙為黃色，寬大類詩箋，每紙一題，凡策、議、詩、判等四題。紙端加天官丞相小印一顆，下署年月日。中列題目，字大徑寸，類北魏。後印讚詩一首，大抵稱頌天主天王功德為不可及。紙後騎縫處，復加天官丞相小印，蓋為第二場持此相核之地也。

粵寇考試之制義

文云：「皇矣上帝，神真無二也。」

夫猶是神也，得其真者，非獨一皇上帝而何？且自三代而下，神靈每操禍福之權，然偽妄者恆多，真正者恆少。自聖人出，去其偽而存其真，猶恐人不識至真者之果何屬也，故特指一真實無妄之神，以明其寡二而少雙焉，吾不禁穆然於皇上帝矣。今夫當建業之初，惟念予懷于順則，值開祚之始，當凜帝謂于無聲，此石言怪誕，聖人所斥其非。有赫明昭，王者所以隆其號，何也？諸神皆非真神也，真神獨一皇上帝也。人心之不古也，妖魔多惑其良貴，而不知真神之照臨孔昭，當聖主興，必有以杜其弊矣。夫名山大川，非無形貌以示眾，而究不若皇上帝之獨有加嚴者，知群黎之顛顛，憫顛顛者此也；慮億兆之倒懸，解倒懸者此也。惟皇上帝，其真孰有與於斯哉！世運之方興也，隱怪不迷於寸衷，而咸知真神之鑒觀弗爽。有王者起，先有以格其心矣。夫風雲雷雨，豈無位號以彰尊，而要獨由皇上帝之令出維行者，見庶民困於旱潦，救旱潦者此也；念下民厄於水火，拯水火者此也。上帝是皇，其真孰能過乎是哉？皇天震怒，今我天兄，而舍命代人，將以□□□□之餘業，以鼎新夫宇宙。自非上帝居歆，真神默佑於其間，何以攘泯莽之敝俗？而煥其文章，此其神之無有匹休也。獨一皇上帝，誠克當此而無忝矣。上天眷顧，不惜太子而降之凡間，於以起天朝數百代之景命，以大展其功德。自非上帝時享真神保佑於其際，何以體帡幪之隱會，而廣其勛庸，此真神之未有並美也。獨一皇上帝，洵能任此而無慚矣。」

粵寇得麻城人為解首

粵寇某年開科，麻城縣某奪解，賜宴之日，洪秀全試以一聯，某對曰：「三皇不為皇，五帝不為帝，我主方是真皇帝。」洪大喜，幾欲以女妻之，為楊秀清所阻，不果。

卜應期為粵寇開科之探花

卜應期，江西吉安府人，秀全召令廷試。秀全妹宣嬌方帷幕竊窺，見之，悅焉，授意秀全，賜以探花。謝恩時，令轉謝天妹。應期如言往覲，入而長跽，宣嬌挽之起，語之曰：「吾願時時見汝。」尋選為內廷供奉。遂與通，宣嬌之夫李紹深佯不知也。

傅善祥者，洪秀全之內廷女官，楊秀清之妾也。亦悅應期，陽以事召應期入其府，又強黷焉。宣嬌知之，噤不敢聲，應期遂擁兩美，更迭為歡。同治甲子，曾忠襄公國荃率師將入金陵，應期乘間逸去，為蕭孚泗部將所獲，獻擊斷九洲糧道之策。從其言，遂克九洲，而糧道絕。泊金陵下，孚泗乃薦於忠襄，授副將。

州、福州、荊州等處，以將軍副都統率旗兵駐之，由是臣下無世擅兵柄土地之權。雖宗室自親王以下，爵十等，民自一等公以下，爵二十六等，而皆優以虛榮，絕無實權，蓋懲前代封建之弊也。防守之職，則旗營綠營任之，然綠營之提督總兵，不掌財賦，僅縮兵符。復以督撫牽掣而督率之，蓋懲前代藩鎮之弊也。

八旗

八旗之制，始於天命紀元之前二年。【明萬曆甲寅。】合滿洲、蒙古、漢軍之隸伍籍者，每三百人設一佐領，五佐領設一參領，領千五百人，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猶僅六萬人耳。其後，分滿洲、蒙古、漢軍，又有所別建，曰前鋒，曰護軍，曰火器營，曰親軍，曰滿蒙漢合編之步軍。章制日備，兵數亦日眾。

或曰：編制之次第，初僅有滿洲八旗，入關後，更編漢軍八旗，大抵皆漢人之最先歸附者。其後，更編蒙古八旗，後所謂八旗者，實有二十四旗也。

京旗之官，每旗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參領五人。佐領所管，以百丁為率，無定員。每佐領下，以驍騎校一人隸之，鑲黃、正黃居都北，次兩白，次兩紅，次兩藍，皆環拱禁城。城池衙署倉庫，以驍騎馬兵守之，各於禁門外置官廳，都統副都統更番值宿，以備不虞。巡狩，則增街衢之守，【俗名街堆子。】歸則撤之。每三歲，編審戶口，稽壯幼，除逃亡。書版藏於戶部，其冒濫及隱匿不報者，罪其司。

閱選秀女，多於京旗中選之，以三年為率。屆期，戶部移文造籍，有隱匿不報者，罪之，旗有逃亡，申刑部督捕。

大閱，皇上親御甲冑，巡閱營隊，集八旗將士於演所。陣法，漢軍火器營左翼四旗，以次而東西上，右翼四旗，以次而西東上。每旗，鹿角二十，步兵八十八。引旗四人，長槍手二十。鹿角旁，列礮十，鳥槍百，籐牌百，礮兵三十人，御礮車兵百人。纛十，執纛兵三十，小旗二十，負旗將士二十，紅旗二十。麾旗二，金五，鼓一，鳴金兵十，海螺五。每旗參領三，散秩官驍騎校十，每翼都統二，副都統每旗各一。漢洲火器營左翼四旗，在漢軍左翼左，右翼如之。鳥槍兵百二十，護軍百二十，總統五。每旗纛兵二，執纛四，海螺十，金五，鼓一，委傳宣官八。金下，麾旗者揚旗，鼓聲大作，鹿角兵前進，分隊而立。籐牌兵跳舞作斬虜狀，分合如法，三作而退。鼓聲一進，鳥槍兵列隊而進，槍聲齊發，聲亂者罪之。麾旗者落旗，金聲初奏，槍聲頓止。俄插鼓如前，麾旗者揚旗，槍進如前。如是者九。連環槍作，滿洲前鋒護軍乘馬者，自兩翼出，彼此奔馳，三軍作衝圍狀，盤旋數次，槍止乃已。金聲再奏，八旗

既而不同聲而出，皆探鼻口而呼，待三日可發六日一，于上，既而口歡呼，再叩而退。兵部告禮成，上還御營，翌日，賞賚有差。

每歲春秋，咸集於德勝門外十里之仰山窪村，簡練如儀，惟將士衣素服，不著戎胄，與臨陣別。演試火器礮石，歲以春秋，由兵部奏請，欽命大臣偕漢軍都統演礮於蘆溝橋，八旗以次演，及牌者有賞，否則罪之。

軍政五載一舉，行律有四。一操守，曰廉、平、貪；一才能，曰長、平、短；一騎射，曰優、平、劣；一年歲，曰壯、中、老；以次定賞罰焉。

漢軍

國初俘掠遼瀋之民，悉為滿臣奴隸。太宗憫之，拔其少壯者為兵，設左右兩翼，命駙馬佟養性、都統馬光遠統之。其後歸者漸多，入關後，明降將踵至，遂設八旗，一如滿洲之制。康熙中，三藩平，其藩下諸部落亦分隸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領四十，下五旗，每旗佐領三十，其不足者，撥內務府包衣人隸焉。

八旗旗纛，皆繪灑金飛虎於上，前鋒營用五色飛虎旗，香山健銳營號衣，黃色，緣藍。火器營號衣，用藍色，緣白。

八旗侍衛教場

國初最重騎射，羽林虎賁之士，退直之暇，嘗校射教場中，即明內操地也。鑲黃旗在皇城東北隅，臨御河；正黃旗在聞華寺後；正白旗在小南城，即明南內地也。

旗兵比棍

寧古塔將軍每屆三年出示，無論滿洲、漢軍，未成丁者，至衙門比試，曰「比棍」。棍以木二根高五尺，上橫短木，立於將軍前。照冊點名，於其下行過，能如棍長，即註冊披甲，派差食糧。如不願者，歲出銀六兩，曰「當幫」。

天祐軍

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當歸順時，未隸旗籍，太宗名其所統之軍為天祐軍，特設白、緣、黑諸旗纛以賜之。

雍正中，世宗命九卿籌禦西夷之策，岳威信公獻車營法。其製仿邱濟舊制，稍加損益。車廣二尺，長五尺，一夫推輦，以四夫護之。五車為伍，二十五車為乘，百車為隊，千車為營，行載糗糧軍衣，夜團聚為營。戰時，兩隊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後隨，餘五隊保衛元戎，以防賊人劫戰，並具圖以進。上命滿洲護軍習之，號車騎營。後北征，屢以車師取勝。然嚴重，難連行，和通之敗，道路壅塞，士卒多損，論者歸咎車戰，遂廢。

御營

嘉慶以前，列聖每歲秋獮木蘭，巡幸直省，除近畿數處設行宮外，餘皆駐蹕牙帳，曰「御營」。護軍統領一人，豫率其屬往，相度地勢廣狹，偕武備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設立行營。中建帳殿御幄，繚以黃漆木城，建旗門，覆以黃幕，其外為網城，正南暨東西各設一門，正南建正白、東建鑲黃、西建正黃護軍旗各二，東西門復設連帳旗門，領侍衛內大臣率侍衛親軍宿衛網城門，八旗護軍統領率官兵宿衛。又外八旗，各設帳房，專委官兵禁止誼譁。御營之前，扈從諸臣不得駐宿，東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御營百步。扈從人等各按翼駐宿，皆北上，最前為王公，次大臣侍衛，其次大小官員扈從人等，皆按旗分品秩，安立行帳。御前大臣、內務府官員人役均駐北面，去行營二里外，前鋒營相度形勢，設卡倫，左右各豎飛虎旗幟，為偵哨，以禁行人誼囂。其中營，或一或二，各視途之遠近焉。

神機營

神機營署在煤炸胡同，同治初設。其士卒皆八旗精銳，總以親王大臣，無定員。全營翼長二人，下設文案、營務、印務、糧餉、覈對、稿案六處，各有翼長委員，惟印務無翼長。此外軍火局、槍炮廠、軍器庫、機器局各有專司，兵萬五千餘名。自設立後，八旗京官競往投效，文案處至一百六十餘員，營務處至一百八十餘員，而書手不在此數。光緒庚子以後廢之。

勇健軍

雍正中，西虜未靖，世宗召天下壯士，得數千人。其尤者，能開二十石弓，以鳴鏑射其胸，鏗然而返。又有能開鐵胎弓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文靖公貽直司之，屯巴里坤以備不虞。

角鳴臺上，旗周麾，士周馳，聚為城郭。城為三門，先聚者為左右行，先自門出，餘亦次第復為隊。士惟視聽旗鼓，疾走如風雨，無聲息可聞。

壯武在軍，每閱三五日，集眾講《聖諭廣訓》及性理諸書。暇日，令其習射作字，及聞令出，皆奮勇爭先。親執桴鼓，一鼓而軍士排列如牆，再鼓，左右翼兜圍如張翅。迨寇營礮子落於前，然後三鼓而馳，勢如潮湧，無不全勝。

湘軍

湘軍之興，本創於二三儒生。羅忠節公澤南主其事，曾文正公國藩總其成，至李忠武公續寶始大，而勇毅公續宜繼之。楚、皖賴以收復，其餉項較諸軍為優。

湘軍有二派，一為羅、李所部，後佐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立功，及安慶既克，四散不振。一為王壯武公所部，王與曾初不相愜，自成一隊，左文襄公宗棠常左右之。壯武沒於樂安，王開化、張運蘭分統之。王旋病沒，張復隸曾部，援勦江西、皖南最久，所謂老湘營是也。張後赴閩，軍分為二，易開俊、劉松山統之。易又病歸，劉從曾勦捻，繼入甘、陝勦回，開至三十餘營。文襄督師，恃以為重，劉戰沒金積堡，從子錦棠代任，收西邊全功，遂以京卿幫辦軍務。

湘淮軍制

湘軍始於咸豐壬子，淮軍始於同治壬戌，其營制為曾文正手定，而李文忠遵守之。每五百人為一營，設營官一，每營分立前後左右四哨，每哨設哨官一。營官有親兵，有什長，其親兵分六隊，每隊設什長一名，率親兵十名，伙勇一名，計六隊，凡七十二人。哨官有哨長一名，有護勇五名，外有什長，有正勇，有伙勇。其正勇，一哨分八隊，每隊什長一名，伙勇一名，擡鎗隊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勇為十四名。刀矛小鎗隊正勇十名，合什長伙勇為十二名。每哨，合哨官、哨長、護勇為一百八人，四哨共四百三十二人，合之營官親兵為五百四人，隊官在外。

其聯伍之制，親兵六隊，則一隊劈山礮，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礮，四隊刀矛，五隊小鎗，六隊刀矛。每哨八隊，則擡鎗為第一隊，刀矛為第二隊，小鎗為第三隊，刀矛為第四隊，擡鎗為第五隊，刀矛為第六隊，小鎗為第七隊，刀矛為第八隊，總計一營。劈山礮兩隊，擡鎗八隊，小鎗九隊，刀矛十九隊，共為三十八隊。其搬運一切，有長夫。每營營官及幫辦人員，共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藥

若淮軍，則不特勇無宿儲，即統領十數營者，賦閒稍久，掃地無遺。當卸任之時，債務累累，尚須接替者為之彌縫也。

軍餉定制，向無額數內扣者，有之自淮軍始。歲支九關，關者，次數之謂也。遇閏酌加，餘則自為欠餉，糧臺分別記注。裁撤時，酌發三五關不等，或歷年過久，通計成數報效，為本籍增文武學額，士卒亦竟安之。當淮軍初赴上海時，餉項匱乏，食米而外，竟酌給鹽菜資，及接仗克城，人人有獲。每向夕無事，各哨聚會金釧銀寶，堆案高數尺許，遇發餉時，多寡不較也。李文忠公知之，明訂九關，杜營哨虛冒，遂為成例，入於奏案。其時米價極昂，石值銀五兩，各軍克城，輒封存寇所囤米，據為私有。李出示收買，定價石銀三兩，出入一律，亦為成例定案。淮軍統將，往往以此致富。

淮軍

淮軍之興，由山東布政使六安李元華。當咸豐甲寅，粵寇踞廬州，李帶團勇助剿。張制府樹聲，潘撫部鼎新，劉撫部銘傳，周提軍盛傳、盛波皆奔走其間，如是數年，雖未有成效，而戰陣之事，練習日精。時李文忠公鴻章在籍辦團，或居帥幕，或領軍事，尚無專主。迨廬州事亟，由間道投曾文正公於江右，元華亦隨吳清惠公棠至淮安矣。張、潘方保境自守，徘徊俟時，及咸、同之交，楚軍日盛，由西路徑克安慶，乃使劉之族子東堂與提督韓殿勳謁李文忠請計，於是有創立淮軍之舉。

時江蘇官紳乞師者踵至，文忠慨然請行，先立鼎、銘、慶、樹四營，益以湘軍親兵一營，林字一營，開字二營，共為九營，陸續赴援上海。銘營始以東堂主之，東堂讓其叔銘傳。慶營則吳提軍長慶主之，吳向從軍廬州，未嘗歸李部下。林營則湘人滕鎮軍嗣林主之，親兵營則湘人韓太守正國主之，開營則程忠烈公學啟主之，通名淮勇，實則湘軍三營，淮軍六營也。其後林營未嘗著績，親兵營年餘敗散，惟開營功業先著，而忠烈殉後，遂以不振。於是樹、鼎、銘、盛各成一軍，自一營至數十營不等。盛軍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後所主者也。慶營正副二營，歷十數年，至海防議起，始增六營，而銘盛兩軍，疊為畿輔拱衛之師，遂稱兩大，其歷年較諸軍為久長。

說者以淮軍創於李，成於劉、韓，大於劉、周，皆所以佐李文忠之中興偉烈也。

銘軍為淮軍第一大支

哲里木盟。【位西遼河北。】

科爾沁六旗：【分左右兩翼，一翼分中前後三旗。】圖什圖業、札薩克圖、蘇鄂公、達賴罕、寶圖、博多勒噶台。【以上六所，各置一旗。】

杜爾伯特一旗。

札賚特一旗。

郭爾羅斯二旗。【分前後旗。】

卓索圖盟。【在喜峰口山外，為木蘭秋狩駐蹕之所，有避暑山莊。】

喀喇沁三旗。【分左右翼旗及中旗。】

土默特二旗。【分左右翼旗。】

昭烏達盟。【據西遼河上游之地，有圍場，咸豐以前大駕秋狩至此。】

敖漢二旗。

奈曼一旗。

巴林二旗。【分左右翼旗。】

札魯特二旗。【分左右翼旗。】

阿爾科爾沁一旗。

翁牛特二旗。【分左右翼旗。】

克什克騰一旗。

喀爾喀左翼一旗。

錫林郭勒盟。【在圍場西北，多泉泊，饒魚鹽之利。】

烏珠穆沁二旗。【分左右翼旗。】

和右翼一旗。【分左右翼旗。】

蘇尼特二旗。【分左右翼旗。】

阿巴哈納爾二旗。【分左右翼旗。】

阿巴噶二旗。【分左右翼旗。】

烏蘭察布盟。【在四子部落境，為張家口恰克圖商販往來必經之道。】

四子部落一旗。

茂明安一旗。

烏喇忒三旗。【分中前後旗。】

喀爾喀右翼一旗。【右翼。】

伊克昭盟。【即河套鄂爾多斯地，淺草平沙，可耕可牧，蒙人視其得失以覘強弱。】

鄂爾多斯七旗。【分左右翼，更分前後旗，右翼以外又加右翼前末旗。】

附錫呼圖庫倫活佛游牧地一旗。

外蒙古

外蒙古有喀爾喀及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等各部，共十二盟。

喀爾喀。【分四盟四部六十七旗。】

汗阿林盟。

土謝圖汗二十旗。

克魯倫巴爾和屯盟。

車臣汗二十三旗。

六六兩三九四。

三音諾顏二十二旗。

喀爾喀盟。

額魯特二旗。

杜爾伯特。【分二盟四部十五旗。】

賽圖濟雅哈圖左翼盟。

杜爾伯特十旗。

輝特一旗。

賽圖濟雅圖右翼旗。

杜爾伯特三旗。

輝特一旗。

土爾扈特。【分五盟十二旗。】

南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四旗。

北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三旗。

東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三旗。

西烏訥恩素珠克圖盟。

土爾扈特三旗。

土爾扈特三旗。

和碩特。【分一盟三旗。】

巴爾塞特奇勒圖盟。

和碩特三旗。

蒙古各旗，以佐領為編制之基礎，一佐領有人員百五十名，而常備僅五十名。其編制如下：佐領一人，領催六人，驍騎校一人，驍騎五十人，以此佐領合而為旗，旗長稱札薩克。各旗佐領之人員皆不平等，其編制如下：札薩克二人至四人，協理台吉一人，管旗章京一人，參領一人，佐領一人，驍騎校五人，領催三十人，驍騎二百五十人，約合二百九十一人，至二百九十三人。

蒙古臺站運輸軍隊

蒙古臺站之設，仿於元代，按籍受成，至纖至悉。國朝屬於兵部，凡官吏軍隊經過蒙古者，皆由臺站供差，而各臺站供應馬匹飲食，皆由蒙人當差，預為派定。一有傳牌，各站即為預備。蓋蒙地廣漠無垠，且有數百里無人煙之處，若無臺站，官員軍隊經過，往往數日不得飲食也。康熙壬申，乃自古北口至烏珠穆秦，置臺九。自獨石口至蒿齊忒，置臺六。自張家口至四子部落，置臺五。自張家口至歸化城，置臺六。自殺虎口至烏喇忒，置臺九。自歸化城至鄂爾多斯，置臺八。自喜峰口至札賴特，置臺十六。雍正戊申，征準噶爾時，增設塔爾巴哈臺等處臺站，曾派大學士督理其事，用款至千餘萬之多。及乾隆己丑，又有增設，喜峰口路札賴特盡處起，置臺十四。古北口路烏珠穆秦盡處起，置臺六。殺虎口路烏喇忒大路外，置臺七。張家口路四子部落盡處起，置臺十六。是以撫馭全蒙，橫有五六千里，縱有二三千里，絕無鞭長莫及之患也。

臺站供給車馬，異於內地，其曳引轎車之馬，悉用三四頭。每一馬，必有一人騎其上，而道路不平，沙石相間，其馬馳極速，故乘車者盤坐車中，必用一木桿夾住兩腿，謂之曰「加桿兒車」，以防因震動而踣於車外，且恐木桿不堅，須以帶圍住車前，所攜之盤碗，又以挖有大小各孔之革囊，盛各物於中，繫之車頂。每日至少能行二百里，甲站夫馬送至乙站時，即由乙站夫馬接送丙站，而丙站丁站皆如之。

如一品大員，准帶隨員若干人及馬匹，若二品大員，則較一品大員少若干，三品又較二品少若干。而飲食亦由蒙人供應，然僅牛乳及羊肉磨菇而已。而每人應得羊肉若干，其初各有定額，如官員每日羊一頭，僕從則人各一腿。嗣後藉端訛索，每人於應得一腿外，猶強令蒙人各於一羊身上割一腿，蒙人不允，乃令出銀二兩折抵一羊腿焉。

阿里克族兵制

青海有阿里克一族，其兵有定額，有常餉。按戶抽丁，月必調集操演，刀鎗矛弧有分隊，號令節制，森然不亂。軍服為黃布褙子，緣紅邊，有標記。老弱退伍，補以壯丁。隴省沿邊軍隊多熟番，以阿里克族及郭密族為多，有擢至軍官者。

白塔信礮

北海白塔山及九門城上，各設信礮五，旗杆五。有急，則由員弁賣大內所存上「奉旨放礮」四字之金牌馳報，經白塔駐員驗明，即放，若不及傳報，但知某方有急，某門即先放礮，他處應之。杆上畫懸黃旗，夜懸燈，在內值班之大小武官，各就職守所在以為備。紫禁城外九門內之官兵，則就地嚴守，其不值班之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內大臣、散秩大臣、侍衛，各率本旗親軍營兵而出。鑲黃旗在東華門外及闕左門並景山東門外，正黃旗在西華門外及闕右門並景山西門外，正白旗在神武門外及端門並承光殿迤東三座門。內務府三旗之護軍營在午門外，驍騎營在景山東門，八旗護軍營之兩藍旗在天安門外，兩白旗在東安門內，兩紅旗兩黃旗皆在西安門內，兩翼前鋒營在天安門外金水橋迤南。內火器營之兩藍旗在大清門外，兩白旗在東安門外，兩紅旗在西安門外，兩黃旗在地安門外。八旗驍騎營滿、蒙、漢各參佐領俱按汛聚集，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散秩大臣、侍衛在紫禁城門外，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左右翼總兵在神武門外，八旗都統、副都統及護軍統領之兩黃旗在神武門外，兩白旗在東華門外，兩紅旗在西華門外，兩藍旗及前鋒統領火器營大臣並不領兵之親郡王、貝勒、貝子、文武大臣，皆在午門外，均各齊集候旨。

時紫禁城四門皆閉，俟奉旨，或持出合符，即啟；內九門，外七門，有步軍統領令箭到，即啟。皇城四門、左右闕門、東西長安門、北上門、外東西桶子柵欄門、長安門外柵欄門，遇有應入之官兵應候旨之王公大臣，即時驗放。步軍翼尉等率不值班之步軍，按本旗登城環列，南營參將等率兵列外城上，各城門礮手登城備門礮。新營房不值班官兵赴本管城門看守，舊營房官兵在本旗城門外，巡捕左右北三營及中營樂善園汛兵各按汛守天橋。步軍統領派

旋廠，一赴香山，令外火器、健銳營向西直門進發，備調遣。王公上章京護軍等各集本府，候傳喚。

天津水師

世宗念天津附近京畿，海防綦重，設滿洲水師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協領若干員，兵三千，守禦海口。然滿兵不利水師，初設章程，訓練技藝，不及綠營之半。乾隆丁亥，高宗巡幸津淀，是日大風，勢難操演。時都統為奉義侯英俊，已衰老，所傳號令俱誤，技藝既疏，隊伍復亂，喧譁不絕。上怒，立加裁汰，英俊等降革有差。

長江水師

同治間，粵寇既平，彭剛直公玉麟以功洊升兵部侍郎，加宮保銜。未幾，解組歸，創立長江水師，內河外江，鈴鐸聲相聞，東南無盜賊患。朝廷知其熟諳水師利弊，仍令按年巡閱一次，准專摺奏事，兵弁有不法者，殺戮得自專。

海軍

海軍經始於咸豐之季，初購英國戰艦數艘，並議聘英水師兵官統之，旋寢其議。同治壬戌，曾國藩、左宗棠合詞奏陳，請開船政局於福州、上海。而福州規模尤壯，船政大臣主之，設船政學堂，分習造船，水師成材漸眾，薩鎮冰、羅豐祿、劉冠雄、嚴復，皆學生也。同治甲戌，以日本窺臺灣，海疆無備，遽締和議。朝議急興海軍，李鴻章請分立外海五軍，以饒紂，不果。光緒乙亥，設北洋水師，購鐵甲船八艘，而別購中小鐵甲二艘，防長江口。時日本滅琉球，俄據伊犁，將啟釁，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請購蚊子船快船，分駐大連灣諸隘，備敵師。總理衙門從其議，擬以赫德總司南北海防。薛福成時以道員在直隸，上書鴻章，謂一國兵權饒權，付諸一外人之手，其事至危，議遂罷。庚辰，鴻章議減水師裁綠營以治海軍，立水師學堂於天津，主辦者閩人，生徒遂大半閩產。及甲午中日之戰，海軍將領債事者，亦多閩人，而濟遠管帶方柏謙先遁，是役也，海軍燿焉。甲申，從鴻章議，大治海軍，乃立海軍衙門於京師，以醇親王督辦，鴻章會辦，山東巡撫張曜、奉天將軍善耆幫辦，建旅順等處礮臺，為海軍根本，大購鐵艦。丙戌，醇親王奉旨周歷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煙臺諸要隘。戊子，定海軍制，以丁汝昌為海軍提督，英兵官琅威理為海軍總教習。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五，參將四，游擊九，都司二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九，把總九十九，皆隸北洋大臣。鐵甲二，鎮遠、定遠。快船六，

鎮東、鎮南、鎮西、鎮北。練船三，威遠、康濟、敏捷。合魚雷艇六艘，運船一艘，大小二十五艘。以山東之威海衛為宿泊海軍之所，奉天之旅順口為修治戰艦之所。大連灣建礮臺，固旅順後路。總兵張光前統親慶軍三營，駐西礮臺，總兵黃仕林統親慶軍三營，駐東礮臺，四川提督宋慶統毅軍九營，專防旅順，陸路提督劉盛休統十二營，駐大連灣，皆受轄於北洋大臣。恐倉卒不及稟節度，乃設北洋前敵營務處，以道員充之，盡護諸將，隱帥旅順，前者劉含芳，繼者龔照璣也。

辛卯，北洋海軍遂大成立。總之，我國海軍發軔於福州船政，成軍於北洋艦隊，至晚近，始設專部。

軍報

高宗自乾隆甲戌後，平定西域，收復回疆，以及緬甸、金川之役，每有軍報，無不立時批示，洞澈利害。每夜，必遣內監出問有報否，嘗披衣坐待竟夕，機密近臣罔敢退食。

軍需報銷

同治中，大學士倭仁等，請以同治甲子六月前各處軍需概免冊報，自七月初一日起，俟事竣後，一體請銷。其造冊按例定之數，不溢一絲，而陰將款目浮開鉅萬者，與例既符，即在准銷之列。其以實用之數登之銷冊，而實無絲毫浮冒者，例稍未符，即難核准。是則報銷一事，即能弊絕風清，而實數不准銷，准銷非實數，虛文相襲，甚無謂也。然亦豈獨軍需報銷為然耶？

法越一役之軍需

光緒癸未法越之役，首尾數年，事定，粵東報銷至二千五百萬，實則用者不過七百萬，而張文襄借洋款三百萬，及曾忠襄經用之款，皆在其內。餘則有代部借五百萬，又續借二百萬，而雲南之岑毓英、唐炯，廣西之蘇元春，臺灣之劉銘傳，各軍餉項，咸取給於是。還款時，則代部借者由部撥還，而粵東又歲籌闖姓款四十四萬兩，四成報效，【粵中官紳向收番攤，陋規不可裁革，令以四成充公，名四成報效。】約四十萬兩。某款約三十萬兩，官售鹽【鹽倉剩鹽官為售之。】約十餘萬兩，截至光緒甲午止，約得千餘萬兩。又罰黃江釐廠書吏三十萬，罰海關收稅家人十餘萬，有是蓄聚，故接任者亦無怨言，又時在龍州築礮臺十五座，瓊州等處築礮臺數座。繼其事者，以惜費故，凡瓊州等處礮臺，悉皆停罷，已訂購之大炮，及別購之槍彈，悉移解於北洋焉。

防營之有營務處，始於咸、同軍興時，其後乃徧全國矣。龔照璵曾以道員總辦旅順營務處。舊日營制，大帥節制各軍，而營務處盡護諸將，隱若統制，恆以道員充之。提鎮入見，皆持手版，執禮甚恭。大帥之下，營務處最尊，大帥若不知兵，則其權恆在營務處。蓋湘淮各軍，恆以書生立功，湘皖書生慕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之流風餘澤，談兵者尤眾。新軍未成立，行省營務處皆道員也。照璵代劉含芳駐旅順，諸將爭媚事之，旅順形勢雄固，軍儲甚豐，日兵將至，諸將爭艤舟作逃計。照璵聞金州陷，即馳至煙臺，赴天津，謁文忠。文忠大斥之，返旅順，已而日兵至，乘魚雷船復先遁，六統領不相屬，乃共推姜桂題主之。而旅順陷，照璵奪職繫刑部。庚子聯軍來，照璵又逃，辛丑回鑾，貸死為民。

營務處設總辦會辦，充之者非道員即提鎮或京秩或知府，有僚屬。別有曰隨辦營務者，則大帥左右隨營差遣之員，不隸營務處也。

幕館

黃文襄公督陝、甘時，值西北用兵，督師肅州，乃設幕館，凡藩臬兵備道州縣司軍旅事者，皆居其中，蓋皆屬僚，非賓客也。黃鎮日危坐中堂，郵騎至，直入館院，啟封視之，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鈔稿鈐印畢，即咨覆，故應付急速，從無留滯，軍事得以易蔽。

粵寇亦有軍制

粵寇之軍制，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每軍一軍帥，統五師帥，一師帥統五旅帥，一旅帥統五百長，一百長統十司馬。李玉成、李世賢、林紹璋、林啟容、白輝懷各統一軍，軍帥上有監軍、總制、將軍、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為一品，下至旅帥皆武職，行省文武將帥各一。文方伯，武主將，以佐將副之。

問刑准用明律

順治甲申，定問刑衙門准依明律治罪。先是，國初律令，重罪有斬刑，輕罪用鞭扑。至是，始准用明律。

五刑

起，至病故日止，所殺戮者，平均每日得五十人。其任福建船政大臣時，監督工程，異常嚴厲，凡委員監工草率者，立予參辦，工匠有偷竊公家一木一石者，亦即以軍法從事。

西河沿照例翻車

光緒季年，有某令選缺出京，中途失文憑，折回京師，求吏部尚書某為之設法。尚書，令之座主也，已允之矣，卒以格於例，不得行。令無如之何，轉商之於部吏某，某為設法，次日補給。詢其所以，則以康熙某年，亦有某官出京，因在西河沿翻車，失其文憑，部議核准補給。嗣後失憑者，皆援此為專條，且必聲明在西河沿翻車，否則必遭駁斥。

華人不能出洋

粵東向例，年終必由總督奏稱，並無華人流入外洋。至張文襄督兩廣時，始停此奏。

蒙古死罪案件

蒙古死罪案件引用蒙古例者，由理藩部覆核，會同法司具奏。參用刑律者，咨交大理院覆判，會同法部具奏。嗣於宣統庚戌二月，經憲政編查館附片奏定，嗣後凡內外蒙古死罪案件，不論所引何律，概歸理藩部主稿，咨送大理院覆判。遣罪以下人犯，應發遣者，由理藩部咨送大理院覆判。

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刑法

烏盟風俗古樸，刑網甚疏，訟事亦少。鬪毆小事，央人調處即了，不能了者，則由印房值差官員訊問，訴訟以口述斷安，不留底稿，而亦無翻案者。科罪，重則答股，輕則掌頰。答股以皮鞭，【皮條撚結而成。】掌頰以皮掌，【與內地相同，如鞋底。】此外無他刑矣。無監獄，而有地牢。地牢制甚陋，坎地而成。重罪人犯，未審之先，或施以鐐銬，鎖之牢中，防其逸也。如有人命案件，則由王公札薩克訊明，轉送歸化城定罪。案到即審，審畢遂結，無積壓之案件。近邊各地，漢、蒙雜處，漢人與蒙人訴訟，例由地方官審判。地方官刑重，且多所需索，黠者避重就輕，往往轉就蒙旗控訟，東盟邊地習漢俗久，亦有用重刑者。

孫延齡，定南王孔有德婿也。孔殉粵西難，女四貞年十二，乳媪攜之遯民間，得免。順治癸巳，將軍線國安收桂林，四貞歸京師，詔令入宮為太后養女。既長，適延齡，孔在時所字也。

康熙甲辰，延齡出鎮衡州，授和碩額駙，封四貞為和碩格格。丁未六月，移桂林，以王永年、孟一茂、戴良臣為正副都統，受延齡節制。延齡所居為明靖江王府，既居之，忽忽若失，或頭目眩暈，不視軍事，學圍棋、鼓琴、臨池搨摹古帖、挾彈丸張罾取魚鳥以為樂。王、孟心易延齡年少，以婦貴，無大材略，不屑為之下。而延齡亦驕縱，數傲侮王、孟，遂有隙。

癸丑二月，永年為兵校所訟，延齡因言永年不法，命四貞赴京奏聞，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四貞於河南，不得進，仍返粵，延齡由是益憾永年。時巡撫馬文毅公雄鎮具奏將軍都統互訐事，聖祖遣大臣出勘兩造，延齡內不自安。甲寅正月，吳三桂叛，延齡遂誘王、孟十二人至府，盡殺之，而遣人納款於三桂，蓄髮易冠，發兵反，囚文毅，殺潯州知府劉浩、知縣劉欽鄰、周岱生等以應之。提督馬雄駐柳州，亦貳於三桂，然奸狡持兩端。延齡使人逼其易衣冠，不從，詈之。又遣其兄延基與總兵陳全攻雄，雄不為動。七月，遣總兵侯成德攻雄，為雄所敗，雄亦為流矢中頰，是以愈不睦。既而延齡上表三桂，稱名不臣，不用其印劄，自鑄印設官，變置州縣，視賄多者與善地，兵餉不以時給，軍士不服。

丙辰，軍士念線國安舊恩，鼓譟，奉其三公子為主。而三公子約束軍士頗嚴，復鼓譟，囚三公子，迎延齡。時延齡夫婦逃匿小民孫七家，軍士跡至，以二輿從，延齡疑懼，不敢出。四貞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齡別室，而自出見軍士，謂：「爾曹殺我夫婦易耳，獨不念先王乎？」軍士環列叩首，具陳奉迎意。四貞察其無他，呼延齡出，延齡不敢坐輿，請以一輿舁其婦，而挽輿以行。既入府，延齡慚，不能視事，謂四貞曰：「吾之復得生也，以卿故。軍士念定南王威德，重卿，卿其握權視事，吾願為閒人矣。」四貞遂戎服，擊鼓升堂，理軍務。

丁巳，三公子以前事流廣州，逃之柳州，說馬雄伐延齡。延齡聞雄兵至，疑城中有內應，籍諸仇家男女老幼，夜，盡驅之灘水旁，每十口一舉刃，推置水中，至明而畢，江赤，水不流，實無內應也。雄至，相持數月，無勝敗，乃引去。遂致書三桂，譖延齡陽奉命，內不可恃。三桂固怒其不稱臣，至是益信。十月，遣其兄子偽將軍吳世琮至桂林，給延齡。延齡不知雄之譖己，郊迎世琮，伏卒斷其首於馬上，函送雄所。四貞率殘兵遁歸京師，朝廷以定南王無子，命四貞奉王祀，以善終。或謂三桂既殺延齡，并及其子，拘四貞入滇，迨雲南平，四貞始歸京師。延齡死後十餘日，雄亦病死。

匹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為奴。貝子不悅，以滿語駁詰，而趙又不解，瞠目抵牾，幸已奏聞，詔下，悉如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趙見橋頭礮臺甚密，意白晝攻之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為三隊，結營立壕牆，牆上架火槍子母礮，身披厚棉，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酋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槍礮雨下，賊敗走。奪橋進，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自焚，三桂孫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

趙性戇，取蜀時，見罪於將軍吳丹，丹為明珠姪，珠心怵之，授意兵部抑其功。復屢疏爭，珠使其黨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斬，上優容之，命乞骸歸里。上征噶爾丹時，幸其邸，問方略以行，敘功，封一等子。嘗諭侍臣曰：「趙良棟果良將也。惟性褊狹，與人多齟齬，朕不用，實保全之。」歸數年，卒，諡忠襄。乾隆中，高宗念其功，加封其嗣曰泌一等勇略伯。

彭春勝俄人於雅克薩

俄羅斯來我國邊界互市者，國人呼之曰羅剎。【羅剎即俄羅斯之急讀音。】康熙乙丑，俄兵踞雅克薩城，乘其彼得大帝之命，欲肆東封，聖祖命副都統彭春率師往討。彭亟選索倫勁旅，乘其未備而急往，師至雅克薩，俄兵築城猶未完，而我師已至，眾大驚。彭先以書諭降，不從。乃相地勢，軍城南，集戰船於城東，三面積薪，為火城狀。蓋城中多木築，遇火必無幸也。俄人大驚，其酋額里克舍奮力出戰，然以四周形勝率為我軍所佔，故一戰而俄兵大敗，復遁入城，窮蹙乞降。彭乃收其兵仗糧食，宥額里克舍罪，許其引眾六百人還，其眾即時徙去，不敢復入寇，遂訂《尼布楚通商條約》。此約成後，俄帝歲遣學生來京師留學，四裔館有為俄羅斯專設之館，殆起於此。

彭當時奏凱之疏略云：「陸行自興安嶺以往，林木叢雜，途徑窄隘，冬雪之時，沙結冰堅，夏雨，泥深淤阻，惟輕裝可行。其途徑皆為自古人蹤不到之處。惟水程較易，自雅克薩還至愛罇城，【即瓊瑋，亦稱愛瑋。】於黑龍江為順流，行舟僅須半月，兩岸可縴挽。若逆流行舟，須三月，較陸行倍期，然於運糧礮為便。方進兵時，曾建木城於黑龍江，呼為瑪爾，調兵千五百人往駐，造舟運礮，以繕軍備。又選福建之投誠善用籐牌兵四百人助勦，命為鄉導。我軍聲勢既壯，既整且暇，何難奏犁庭掃穴之功！而我皇上猶宣諭諸將，為中國兵馬精強，器械堅利，羅剎勢不能敵。歸誠時勿殺一人，俾其生還故土，則我朝之仁征義育，懷柔遠裔，使其傳我聲威，感動異類，謹本此意。幸奏膚功，未傷敵兵一人，而已恢復邊疆，拓地數千里。」

大小策凌，皆準噶爾名將。小策凌出兵未嘗敗衄，惟額爾德尼昭之戰，幾覆其師。然其後與俄人戰，有耳提施河之捷，俄於東方，自雅克薩之役以來所未嘗有也。

耳提施之戰，釁起於尋金沙。喇嘛脫喇者，實為喀爾喀間諜。策妄知之，脫喇東歸不得，乃走俄，說以耳提施河金沙之利。俄探之，果然，遣人往開，準人盡執殺之。乃以哥薩克兵一萬、土耳其扈特兵六千來犯，小策凌禦之河上。俄軍恃其火器，蔑視準人，小策凌夜篝火於林，張疑軍，而悉所部觸土耳其扈特兵，土耳其扈特兵潰，乘勝崩之，俄陣亦動。俄將見事急，令併土耳其扈特人擊之，小策凌見俄陣堅，乃少卻。中宵，使軍士衣俄死人衣，入其壘，舉火大噪，遂環而傳之。俄火器不及施，皆短兵接，準人技擊俄人所不及，遂大敗。俄人哀死傷者退，準人從之，入俄境五百里，不見一騎，疑有伏，乃引歸。

自是，哈薩克、布魯特諸部落皆倚準人為重，故中間百年，俄不得志於中亞。及其衰也。痘症盛行，戰士多病，準人不知醫藥，故盡殲。

聖祖親征噶爾丹

康熙丙子，聖祖親征噶爾丹，降其諸部。丁丑，再親征之，所過童山沙磧不生草木之區，至是淺草蒙茸，六軍游牧如內地。偶乏泉水，上相地疏鑿，甘泉溢涌。會飲馬川西，忽得明成祖勒銘紀功之石於水，濯而視之，中有「永清沙漠」語，上曰：「真永清矣。」是舉也，果掃穴犁庭，威震域外，朔漠悉平。

費揚古殲噶爾丹可敦阿奴

康熙丁丑，滿洲襄壯公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隨征噶爾丹，大戰於昭莫多山，出奇制勝，殲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可汗也。顧哲，敢戰，披銅甲，腰弓矢，騎異獸，臨陣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

孫襄武勝噶爾丹於昭莫多山

漢軍孫襄武公思克，初勦厄魯特，繼平吳三桂，嗣征羅卜藏，皆獨領偏師，積功最偉。最後，偕撫遠大將軍費揚古進討噶爾丹，至昭莫多山，大敗之。奏捷，召赴京，命侍衛迎勞，賜袍褂鞞帽等物。

書「綏懷堂」額及端罩四團龍補服、花翎、朝帽、朝衣、朝珠、鞍馬，命還肅州提督任。康熙庚辰卒於官，櫬還京師，自甘州至潼關，沿途軍民無不號哭相送。上聞之曰：「誠可謂將軍矣。」封一等男。雍正朝，入祀賢良祠。乾隆朝，詔予一等男世襲罔替。

朱廷珍施琅滅朱一貴

康熙辛丑，朱一貴作亂，全臺陷。總兵朱廷珍偕水師提督施琅，帥水陸大軍八千人渡海進兵，不旬日，肅清臺郡。其擒賊首朱一貴等平南北二路，大張文告，與民更新。為殉難將帥討賊復仇，梟磔元兇，招徠市肆，宥罪恤傷，詢問疾苦，乃會同水師提督施，遣兵追勦逸賊，分攻南北二路，以林秀、薄有成、郭祺、齊元輔、范國斗、胡璟、李祖、劉得紫、鄭文祥、劉永貴、董方、林君卿、游全興等帶領官兵，窮追朱一貴諸賊，以王萬化、林政、邊士偉、魏天錫攻取南路，營鳳山縣。以朱文、謝希賢、呂瑞麟、洪平康、閻威攻取北路，營諸羅縣。以景慧收復笨港，林亮、魏大猷率舟師北上，平定沿海一帶地方。指揮已定，剋日遄征。犀甲熊旗，耀若長虹四出；金戈鐵馬，閃如怒瀑齊飛。越五日戊午，林秀諸軍遇賊於大穆，降。追奔逐北，炎火之蕪飛蓬；斬將奪旗，豪鷹之攫爰免。賊遺車馬器械，堆積如山，餘黨潰散歸降，十去其九。朱一貴走灣裏涇，我軍追至茅港尾鐵線橋，收復鹽水港。一貴夜遁下加冬，絕食月眉潭，狼狽星散，不及千人。乃有義民王仁和、楊石，密至溝尾莊，是夜雞鳴，火礮震天，金鼓動地，六莊鄉壯喊殺攻圍，遂擒賊首朱一貴，及其黨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縛置牛車，馳解軍前。五十日自大夜郎王，囚首叩階除之石；卅萬眾偽稱國公府，拽頸雜羊豕之群。餘孽雖奔，天網不漏，梟楊來於大排竹，竿首級於十字街。林曹、林騫、林璉、鄭惟晃、張看、張岳等，咸向我軍面縛乞降。復擒吳外、李勇、陳印、陳正達、盧朱等，皆繫長纓，以為俘馘。渠魁黨羽，無不械送就誅；脅從爪牙，已盡煙消靡子。王萬化諸軍至南路，擒斬賊目鄭定瑞、顏子京等，收復鳳山縣，安撫下淡水各處莊社民番，南路五百里地方，悉皆恢復蕩平。朱文等諸軍至北路，擒斬賊目萬和尚等，收復諸羅縣，安撫哆羅囉斗六門各處莊社民番。景慧引兵至笨港，林亮、魏大猷以舟師來會，遵海上下，掃除賊藪，招輯流亡。而援淡遊擊張駮，守備李燕、劉錫，千總李郡，淡水營守備陳策等，引兵南下半線，謝希賢引兵北上，與張駮等會合，北路千餘里地方，盡皆恢復蕩平。掃逆寇於一朝，根株悉拔；奏膚功於旬日，山海救寧。從茲鹿耳鯤身，永鞏東南之鎖鑰；雞籠沙馬，長固陬滋之藩籬。咸知盜賊不可為，即竊州踞縣，終當橫分腰領。犯亂不可作，雖道寡稱孤，畢竟坐受誅夷。起普天忠愛之心，寒千秋叛逆之膽。桓桓熊虎，厥有微勞；忻忭曷勝，馳聞敢後。」

青海，唐以來世屬吐蕃，至明而始為蒙古所據。明末，固始汗襲有其土，與滿洲時通貢使。固始汗以順治丙申卒，後分二支：一駐西藏，一分牧青海及河套。準噶爾部噶爾丹起，河套、青海均為所破。康熙戊寅，噶爾丹敗亡，固始汗第十子達什巴圖爾入朝，封和碩親王，由是青海始為外藩。其子羅卜藏丹津襲爵，自以青海、西藏舊皆為領土，思恢復先業。會世宗御極，乃於雍正癸卯叛，陰結準部策妄阿喇布坦為外援，西寧戒嚴。

無何，族人額爾德尼及察罕丹津不從，先後挈眾內附。世宗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征之。羅卜藏丹津劫舊駐西寧之兵部侍郎常壽，幽之。羹堯分兵三路布置：北扼布隆吉河，【即疏勒河。】防其內犯；南守巴塘、裏塘各地，斷其入藏之路；又請敕富寧安等屯軍吐魯番，絕其與準部之交通。青海奪氣，羅卜藏丹津窮蹙。甲辰，詔授鍾琪奮威將軍。會降人為言羅卜藏丹津駐烏蘭木呼兒，距此百六十里，鍾琪乃率軍銜枚宵進，黎明，抵其帳，尚臥，馬未銜勒，皆驚逸，擒其母妹。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鍾琪自追三百里，至桑駱海，路盡而返。分其地以賜厄魯特之不附寇者，而於西寧設大臣治之，青海遂平。

或曰，吳人某，少無賴，好勇，被仇誣作太湖盜，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一日，見岳所乘，名馬也，夜跳匿廄中，將牽其韉。未三鼓，岳起視，自飼馬，某不能隱，被擒。岳上下視，問：「行刺乎，盜馬乎？」曰：「盜。」問：「白日闌入乎，夜踰牆乎？」曰：「踰牆。」岳微瞠，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賜以杯酒，隨解衣臥。遲明，岳起，喚盜馬人同往大將軍府，岳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銜，效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

及岳征西藏，某從行，時雍正甲辰二月初八日也。岳命副都統達鼐、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為一隊，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岳立營門，諭二將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酋羅卜藏久稽天誅，昨其母與弟紅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收珠寶一囊，金二餅，顧某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所居穹廬，外有網城，結金鈴於上，動輒人知，非善踰者不能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居丹津、紅台吉二酋。珠寶與金將以為犒。此大事，汝好為之。」解腰下佩刀授之。

某受命出，天大霧，行三十餘里，至賊網城。騰身入，帳燭熒然，母上座，二酋侍側。母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問：「何人？」某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二人聞之，喜謝。吳乃詐

刀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來迎，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黃二將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噶爾部落，岳命竿三頭狗，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大將軍營，往返纔十五日，二月朔凱旋。論功，賞遊擊銜，某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圖所報。」岳笑曰：「咄，吾知汝終為白首賊也。」厚賜而別。

或曰，岳兵至哈達河，襲守地賊，追奔一晝夜，士馬饑渴，塞外嚴凍，忽湧泉成溪，萬馬騰飲，遂追入崇山，殲賊二千。羅卜藏丹津窮窘無計，乃放平日所養野騾，使直奔岳軍前。騾尾有焰上騰，諸軍大驚駭，岳曰：「此火牛故法耳，可一不可再。」乃命士卒各持長矛向前直奔，又以強弩百餘盡力射之，騾懷痛，皆反奔，羅卜藏丹津陣大亂，遂殲焉。

傅爾丹討準噶爾

康熙丁丑，聖祖親征沙漠，噶爾丹窮蹙自縊。其姪策零多爾濟竄阿爾泰山北，稽首稱臣。聖祖受降凱旋，朔漠蕩平。其後數歲，策休養生息，招徠噶爾丹藩臣，部落漸強，侵犯喀爾喀部落，聖祖震怒，練兵籌餉，為深入計。世宗踐祚，欲竟聖祖未竟之緒。會策死，其子噶爾丹策零嗣立。噶少年聰黠，善馭士卒，諸台吉樂為之用，世宗遂決議討之。

張文和公薦傅爾丹為帥，築大將壇，率旗綠營等五萬兵討之，諸蒙古藩臣皆執戈以從。時達福力諫不可，上曰：「策零殂落，噶逆新立，彼境已有分崩之勢，何云不可？」達曰：「策零雖死，其老臣固在。噶親賢使能，諸酋感其先人之德，力為扞禦，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見其可。況天方酷暑，未易興師。」文和乃旁贊曰：「六月興師，載諸《小雅》，君果未知耶？」上曰：「達福患暑疾，盍以鹵汁灌之！」達詞色愈厲。上曰：「然則命汝副傅以行，尚敢辭耶？」達語塞，遂叩首出。

世宗禱禱於明堂，親酌傅以寵其行。時從征者為副將查弼納，將軍巴賽，副都統戴豪、海蘭、西彌賴、定壽、蘇圖、馬爾齊，侍郎永國、塔爾岱。八月，會師於科布多城。噶遺將偽降，言其部攜貳，與哈薩克迭戰經年，馬駝羸弱，可襲滅其部落。傅信其言，欲進師，定曰：「今噶逆聞警，斂師境內，靜以觀變，其謀可知。莫如耀兵境上，以揚我武，全師凱旋，策之上也。安可信俘虜片言，突入敵壘，以贖武哉！」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彼窮蹙之餘，安能敵精強之士？不禦敵，非勇也！汝何怯懦自損其威也。」定默然出，以袍付僕曰：「汝持此以歸葬焉，生子名壽，以誌難

命也。」諸將士拔刀斫柱，間有泣者，李以鞭揮之，曰：「守吏緊閉關，越者斬！」諸將益憤。傅肅時以偏裨從軍，慷慨言曰：「相公奉命遏賊歸路，今天亡其魄，豕突至此，正男兒殺賊立功時，奈何閉關任其颺去？」率本部斬關出。馬不得已，始下追賊令，噶已遠去。適副都統達爾濟追賊至，馬誤為虜，命軍士擊之，兩軍互傷，乃託辭賊遠難及入告。奏上，世宗大怒，斬馬爾賽於軍，李杖長流塞外，超勇王等論功封賞有差。噶歸，告其主曰：「南朝大有人在，策凌謀勇兼備，未可櫻其鋒也。」始斂兵，微吐和意，上復遣傅肅、阿克敦往諭，議始成。當時若非馬爾賽之閉關縱寇，則其酋可擒，其部可滅，不待二十年之久也。然而當時論者，咸謂超勇此次之捷，為北征第一戰功。

哈元生平烏蒙

雲南烏蒙蠻者，倮也，明以前曰烏蠻，國初因明之舊，設烏蒙土府，屬四川，府治有漢、苗雜居。烏蒙酋祿氏，事流官甚謹，流官乃魚肉之，遂有雍正庚戌祿萬福之叛。

萬福為鼎坤子，鼎坤有兄曰鼎乾，襲土司，以不法，為滇督鄂爾泰逮捕下獄，旋殺之，而許其子萬鍾襲官。時鄂方議改土歸流，世宗特詔以烏蒙隸雲南。鄂有記室章某，窺朝旨有事烏蒙，乃言於鄂曰：「鼎乾有婿隴慶侯，年少恃勇，即鎮雄土府也。妻白閭絕豔，萬福夙與通，搆慶侯之惡於其父鼎坤，萬鍾權日落，方惡鼎坤之跋扈也。鼎坤不自安，此其機可乘也。公若金幣良馬之不吝，餽生必之有策，使彼自相攻，而吾安受其燼，惟公圖之。」鄂喜，且聞白閭之美，欲得之以充下陳也。章計得行，而滇南之殺機動矣。

烏蒙西部有大城曰魯甸，鼎坤據之，精兵在焉。其地距會城六百里而近，萬福好遊畋，嘗連騎走都市，與官軍諸健兒習，章遂因某弁以告萬福。萬福本不嫌於萬鍾，且欲毀隴慶侯，奪白閭，而覬覦烏蒙土司也，遂導見鼎坤。章至是，備述鄂之厭惡萬鍾，萬鍾扶植鼎坤意，鼎坤欣然從之，將出兵以從官軍而討萬鍾。萬鍾聞之，使告慶侯，密為之備，欲先發以制人也，乃謀夜襲魯甸。慶侯之叔聯星亦掌兵符，懼兵連禍結，且與慶侯積不相能，遂洩萬鍾謀於鼎坤，鼎坤告急於鄂，而自率兵疾趨烏蒙，萬鍾亦出兵防禦。顧鎮雄之兵為聯星所扼，乃血戰一晝夜，鼎坤幾不支。鄂遣哈元生往援，三戰三捷，渡藤橋，破金鎖關，遂入府城。萬鍾棄家室珍寶奔鎮雄，求援於慶侯，慶侯力促聯星。時章之說客，方因鼎坤入鎮雄，而鎮雄之仇阿底土司者已備戰，聯星大懼，遂通款官軍，與哈元生、祿鼎坤、阿底諸軍相應，共襲慶侯，慶侯等遂遁川邊，依東川諸部祿天祐焉。

烏蒙破，萬鍾出走，其愛姬嬰欲從行，萬福夙諗其豔，乃勸元生生致之以獻鄂，意謂鄂有嬰，可不求白閭而自得之也。既而元生虜白

之妹名嫫者，獻鄂以自贖。元生謀於章，章曰：「主帥征烏之宗，旨欲得白閭萬福乃私謂元生曰：「吾宗世傳有寶玉二器，一玉馬，夏圖也。」既不汗而白閭終為鄂所有，萬福大恨，快快歸魯甸。章復語元生曰：「祿父子怨望，不久且反側，非早誅之不可。」元生乃挾章以偕，言於鄂。忽鼎坤父子請以土兵從征東川，擒萬鍾、慶侯，鄂許之。

鄂既收烏蒙之地，設流官，烏蒙曰府，鎮雄曰州。奏上，世宗褒獎至再。遣祿鼎坤父子質妻於會城，錫以參將守備等秩。及東川罷兵，萬鍾走死，慶侯不知所往，乃調鼎坤河南，萬福貴州，皆不得襲土司，父子俱大失望。萬福尤不能忘白閭，尋以治產贍族為請，欲歸魯甸。道會城，詣督署，丐之章，欲得間一見白閭。章要以前許之二寶器，萬福謂今不知所在矣，章大忿。萬福懼，賄盜刺殺之，而自遁歸魯甸。

白閭既嬖於鄂，盡洩萬福隱祕及隴慶侯豪侈狀，鄂乃疑元生私得寶器，遣人諷元生。元生皇恐，鄂要以必得，元生曰：「易易耳，萬福方歸魯甸，盍促之來，迫使進獻，許以烏蒙相報，否則殺之，寶器必可得也。」鄂從之。萬福聞召，不敢即行，乃上書自陳，欲得白閭手書，並以保兵千人為衛，始可至，鄂亦從之。會萬鍾姬嬰與白閭爭寵，乃乘間語鄂以萬福通白閭事，且曰：「寶器實為宗老祿某所藏，妾弟良臣能致之，無煩大舉也。」鄂信嬰言，自是疏白閭，不許萬福攜兵入省。

未幾，良臣果獻寶，寶為玉蟹及茶花一枝，亦有珠冠一，圓湛光耀，若戎菽，鄂自是嬖嬰甚。白閭聞之，欲請一觀，既觀，曰：「此殘膏賸馥耳，較之妾所言者，猶小巫之見大巫也。主公奈何甘受其欺！」鄂曰：「物果可致，當嬖汝以專房，世守此寶，盍速圖之。」白閭曰：「物今藏於萬福，妾父鼎乾因得罪下獄，幾致削除，遂為鼎坤所攫，萬鍾繼嗣而弗出也，兩家由是構釁。鼎坤愛萬福嫡妻，遂授此器，俾守之。」鄂曰：「何術以致之？」白閭曰：「妾請往見萬福妻而取以來。」鄂曰：「吾資爾以金幣，好自為之。」白閭遂盛車駟齎金幣而過萬福，萬福乃偕返魯甸，說其妻，不納，願萬福乃就其妻之嬖小臣福五說之，曰：「烏蒙既亡，區區魯甸，旦夕不自保，彼今復欲出兵劫制而設流官，請以寶器自贖。」福五奔告萬福妻，萬福妻乃見白閭，議必以見鄂得復封魯甸之請而後獻寶，白閭允之。偕行，之會城，白閭先入，語鄂曰：「萬福妻美而豔，可並留之。」意蓋欲間嬰寵而自得萬福也。且求必復鼎坤職，居魯甸，留萬福會城以為質。鄂大惑。及見萬福妻，美於白閭，張盛筵，酒酣，萬福妻以復鼎坤魯甸請，鄂許之。尋奏獻於朝，世宗褒賞甚至，鄂遂留萬福妻於署，為萬福別娶某土司女。萬福戀白閭，恭順如廝養僕，自是白閭出入自如矣。

傷之。白閭與萬福奸，乃使人求計於福五。福五失萬福妻，方快快，故與嬰合謀，造作白閭書；遣僮兵殺鼎坤，已得與萬福歸主魯甸。偽為遺書甬道者，嬰之婢拾以獻鄂，鄂怒，磔白閭。尋使衛士某刺萬福。某故僮族，陰袒萬福，反告之，萬福遂遁去。鼎坤見萬福歸，大懼。

隴嫫，慶侯之女弟也，與嬰、白閭皆為鄂所有，而嫫獨涕泣求死，不許；求披剃為尼，亦不許。鄂將就之宿，宛轉拒之，左右強迫焉。且告以白閭被磔事，嫫駭而泣，去志乃決。一日，疾奔出甬門，奪守者劍，手割之，褫其服，易以衣之，一躍而出。

是夕，鄂聞閭人為盜所斃，忽元生求見，鄂出，元生探懷中書，抵膝密陳，鄂驚，色如土。尋語以失嫫事，元生沈思久之而言曰：「是必往魯甸，其兄慶侯猶在也。前日聞僮卒言，往西山會宴，蓋歡迎鎮雄舊土府隴慶侯也，嫫其隨慶侯以去耶。」鄂曰：「嫫之去，非嬰姬萬妻罪，殺之，可乎？」元生曰：「公如不畏吏議者，被罪而去，左右擁抱，何害？即不然，今上密使徧天下，二憾在側，得毋為奸人羅織乎？」鄂悟，顧左右曰：「取永卷二姬首來！」左右應聲往。須臾，朱盒爛然，陳於几右，啟之，赫然美人首也。於是鄂命元生出師，傳檄討祿萬福罪。

萬福挾資歸魯甸，說其父鼎坤，號召各峒，勒兵而出。會隴慶侯魏生與嫫俱至，分往說鎮雄、東川各州縣，皆戕官，裂衣冠，應萬福。元生受師而病，力疾趨龍峒，僮兵勢張甚，元生督兵進戰，敗鼎坤，擒之。俄而祿、隴同盟兵進逼，大局岌岌，鄂上疏自劾，世宗慰留之，密使偵察，將易督矣，忽萬福兵大潰，元生奏奇捷焉。

萬福既受創於鄂，大憾之，乃縱僮兵淫掠以洩憤。一日，萬福方欲逼淫一處女，處女拾地下一刀刺萬福，力抵之，洞胸腹，仆地，立斃。眾僮集，處子已自刎死。時慶侯方督僮兵鏖戰，聞萬福死，大駭，士氣驟沮，而覆軍之禍作矣。

官軍火器銳利，僮兵當之輒潰，元生以是勝。慶侯思抗之，捕得官軍故礮手一，令施礮，礮手佯以礮口向上，時僮兵得火藥數桶，礮手詭云：「非多實藥不可。」因密投火桶中，桶爆裂，慶侯礮手與一軍俱殲焉。慶侯死，而元生始奏凱歸。

張廣泗額保平苗疆

雍正丙午，世宗以雲貴總督鄂爾泰疏論治苗，謂必改土歸流，苗乃可治，從其請，並令兼制廣西。諸土司皆繳敕印，納軍械，於是先後闢苗疆二三千。及三省邊防略定，鄂入都，而貴州台拱苗遂變。乙卯，各寨蜂起，陷黃平以東諸城。副將馮茂復誘殺降苗，撫

効。是年，世宗崩，高宗即位，授張廣泗為七省經略。乾隆戊午，苗匪以細故復亂。時施錦以巡檢官黔之古州，廣泗平苗疆。苗動者，召頭人詰之。頭人曰：「不敢。」乃責令出苗寨，甘結曰：「官書吏幕，更不與耳。」曰：「出矣！」曰：「我輩嫉官，畏軍師，令我出結耳。」曰：「汝乃出結，即仇汝。」擁頭人，圍巡檢事，令久方將治兵攻之，汝乃出結，即仇汝。」擁頭人，圍巡檢署，索結，不可，殺而奪之。諸寨起應，後至嘉慶間為額保所平。

傅恆征金川

金川為漢冉駝地，隋置金川縣，唐屬雅州，明隸雜谷安撫司。高峰插天，層巒迴複。中有大河，以皮船竿橋通往來。山深氣寒，多雨雪，所種惟青稞蕎麥。番民皆築石碉以居，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接壤。康熙中內附，莎羅奔以土舍率兵，從岳鍾琪征羊岡，有功。雍正癸卯，授為安撫司。莎羅奔既得官號，自號大金川，以舊土司澤旺為小金川，於是有兩金川之稱。

莎羅奔尋以女阿扣妻澤旺，旺懦，為妻所制。乾隆丙寅，莎羅奔劫澤旺部。丁卯，又攻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時制軍慶復用兵瞻對土司，草率完局，頗不當上意。巡撫紀山覷其位，遂主用兵，高宗壯其請。紀山命副將張興倉卒進兵，為所敗。上知紀不足為，慶復以班滾事被逮，因命張廣泗改督川陝，勦金川。

張固宿將，初隨鄂文端公爾泰征苗，所向披靡。視金川與諸苗寨等，遂慷慨覆旨，謂旦夕可奏功。調兵三萬，分兩路：由川西進者，攻其河東噶喇依諸巢穴；由川南入者，攻其河西諸碉卡。副將馬良柱已乘勝攻克孫克遜，賊眾誓服，累請降，張毀書辱使，務搗其巢。又忌馬未請命而戰，檄馬還，易以他將，賊乘隙建築巨碉，蓄糧養銳，我兵阻險不得進。張泥前奏，不敢據實入告，仍以期於冬盡殄滅為言。

戊辰春，諸將多失事：張興為降番所誘，被戕；噶固士兵與賊通，游擊孟臣死焉。張復以增兵練餉為請，上疑其妄，乃命大學士訥親往督師。岳鍾琪起自廢籍，授總兵銜，命由丹壩取勒烏圍，張由西嶺取噶喇依。訥銳意滅賊，遂諭軍中期以三日取噶喇依，違者按軍法。諸將身蹈鋒刃，總兵任舉、副將賈國良戰死。訥自是不敢言戰，仍倚張。張復輕訥，陽奉而陰伎之，諸將無所稟承，率觀望不前。訥密劾張袒庇黔兵、輕信胡士。時莎羅奔之弟良爾吉來偽降，張信之，留軍中，以故動靜皆洩於賊。越半載，無尺寸功，上大怒，逮張、訥，先後明正典刑。命傅文忠公恆為經略，將八旗勁旅，復調吉林、黑龍江諸軍從。傅臨行，上親禱明堂，張黃幄以宴。

傳既至軍，任治大雄為總統，變易張、訥弊法，壁壘一新。偵知良爾吉之奸，召至幕，責其貳心，立置於法。又於雪夜攻克堅碉數處，察其道路險峻，非人力所易施，據實奏聞。上知群鼠穴鬪，無代須勞我兵力，會孝聖后降懿旨，以休兵息民為念，賊亦懼，乞岳請降。傳命岳往諭賊，岳率從者十三人，直入噶喇依賊巢，莎羅奔等哀甲持弓矢以迎。岳目莎羅奔，故緩其轡，笑曰：「汝等猶識我否？」眾驚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請降。導入帳中，手茶湯以進，飲盡，即宣布天子威德，群番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宿帳中，岳解衣酣寢如常。次日，莎羅奔率子郎卜入傳營降，傳擁諸將士佩刀環侍，岳引二酋入，跪啟事，傳坐受岳拜，始呼二酋入，撫以威德。二酋戰慄無人色，匍匐而出，謂其下曰：「吾儕平日視岳公為天神，傳公乃安受其拜，天朝固未可量耳。」金川遂平，時乾隆己巳也。

兆惠富德平準噶爾

時大策零王孫達瓦齊與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別居雅爾，各有阿拉巴圖【奴也。】數千戶。達瓦齊為達爾札近族，貴而無位；阿出身微賤，而狡黠兇狠。惡達爾札所為，不奉令，達爾札討之，達瓦齊等敗竄，入哈薩克。達爾札以二人不除終為害，遣心腹率兵六萬追之，期必獲。達瓦齊計無所出，阿曰：「與其束手待擒，何若鋌而走險？兵法所謂往扼其吭者也。」因率銳卒千五百人，裹糧懷刃，於山嶺僻境繞道入伊犁，乘其不備，夤夜突入幕。達爾札方圍爐擁妾飲酒，阿趨而斬之，撫定其部落，迎達瓦齊入，立之。

達瓦齊既立，不能統馭其屬，歲多叛亡，每急難，必檄阿調停。阿諛讓之，達瓦齊恚曰：「彼雖才，我之臣僕，何敢以臣凌君？」嗣達爾札部署漸定，因曰：「不誅阿某，禍終未艾。」傾全部兵討之。阿不敵，甲戌，遂率所部二萬餘人來降，且乞師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自據其位。高宗知其內亂，可乘機掃蕩，決意用兵。而朝臣狃於辛亥之敗，不願勞師動眾。傅文忠公恆贊成之，上曰：「卿，朕之張華、裴度也。」

阿入覲，上以撫綏事急，乘馬三日至熱河，命王公大臣皆往陪宴。阿行抱見禮，上從容撫慰，並賜上駟，親與分較馬射，以蒙古語詢其變亂始末。賜宴而退，阿悚然，時冬月嚴寒，汗下如雨，退告從者曰：「上真天人也，敢不誓服。」傅文忠退曰：「余今日膽裂，自不知生死矣！」

乙亥春，兩路進兵：北路以直義公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為定邊左副將軍，副之；西路以陝督永常為定西將軍，薩賴爾為定邊右副將軍，副之。盡簡八旗、吉林、索倫諸精銳以從。所至準夷各部落，

人抗者。五月五日，抵伊犁。達瓦齊阻淖為營，眾尚萬餘，侍衛阿玉錫以二十人伯克霍迪為己所立，必不負己，率親丁百餘騎遁至回疆。去阿克蘇四十里，霍迪承班檄，獻諸軍門。並獲青海叛賊羅卜藏醉，霍迪盡縛之入城，承班獻俘禮，上御午門樓受之。以達瓦齊庸懇，特赦之，封以親王，賜第寶禪寺街，擇誠隱郡王孫女配之。然不習內地風俗，日惟驅鵝鴨浴大池中以為樂。體極肥，面大於盤，腰十圍，羶氣不可近。上優容之，命為御前侍衛。

準部先故有四衛拉特，【部落也。】部各有汗。上初用兵，欲俟平定後仍設四汗，眾建之而分其力，如喀爾喀之編七旗也。而阿志不騰巴爾珠爾為科爾沁親王，與阿言語相通，令偕行，實陰伺之。乃額駙反為所給，阿遂恃為奧援。伊犁既平，阿處事多不稟承將軍，生殺自專，置副將軍印不用，用其汗舊小紅鈐記。發書鄰部哈薩克及俄羅斯等國，謂不立阿為汗，終不得安。班憂之，襄烈公鄂容安曰：「此傳介子請纓日也。」班曰：「阿叛跡未見，安可妄誅舊臣，以櫻上怒？」遂密馳奏，上命即軍中誅之，毋濡忍貽後患。而是時大兵皆凱旋，隨者僅五百人，餘皆新附，班遂不敢行事。

上先有旨，命阿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等趣其行，欲使入境則易擒。初，六月中，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奉旨先歸，阿私以總統舊部之意，乞其代奏，並約如得請旨，當七月下旬至。及色歸，事已中變，遂匿其奏。阿待命，久不至。班迫之，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伴之，阿不得已起程，中途遷延，迨八月，無信，疑事已變，入境且得禍，遂陰召其眾，張幕，請色宴。酒數行，起謂色曰：「某非不臣，但中朝寡信，今入境，如驅牛羊，大丈夫當立事業，安肯延頸待戮？」呼酒者再，伏兵四起，擁阿出營去。阿徐解副將軍印組擲與色曰：「汝持此，交還大皇帝可也！」據鞍馳去，噉伊犁叛，又遣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路軍台，而伊宰桑克什木敦多卜等蠱起為亂。班、鄂扼腕無計，鄂曰：「徒死無濟，負上付託矣。」班太息久之，勿頸死。鄂故書生，腕弱不能下，命其僕為割腹而死。事聞，上以色匿情不奏，欲立正典刑，文端公來保請曰：「願皇上念孝賢后，莫使公主遭整獨之歎。」上揮淚太息，勸其死，褫爵。額林沁多爾濟以元裔故，賜死，改命策楞、達爾黨阿甲巴里坤速進兵。

丁丑，參贊玉保至特克勒，探知阿僅距一程，欲急追之，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至者，遂駐兵俟之。不知報信者即阿之偵，為緩師計，阿得從容去，逃入哈薩克。上怒，拜瓜爾佳哈達哈、鈕鈷祿達爾黨阿為定西大將軍，事專委之。復命握二大將軍印，使阿以為文忠公傳恆至。達至哈薩克界，阿借哈薩克兵來拒，擊敗之，擒其

夷巴爾雅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拉呢瑪舍楞等群起為亂，都統和起死焉。文毅公兆惠復有濟、哈薩克錫拉呢瑪舍楞等群起為亂，都統和叛，知額魯特概不出西路，皆於三月中起行。會諸賊自相蹂踐，札那噶布爾襲殺噶爾藏多爾濟、呢瑪，又欲襲札那噶爾布，不果。阿自哈薩克歸，會諸賊皆竄匿。兆擒原任貝勒納奇木，超勇公海蘭察擒巴雅爾，烏爾登擒額瑪札，那噶爾布已病死，台吉琿齊達瓦以其首來獻。惟阿仍未獲。

六月，兆使將軍愛星阿、阿拉善王羅布藏多爾濟追阿至哈薩克，其長阿布賚以為大兵取其部也。鋒刃既交，官兵勢寡，阿拉善王曰：「與其同沒，何若冒死說敵，猶冀可免。」因脫帽，蹈煙礮馳去，作蒙古語曰：「吾來說降。」阿布賚收軍見王，王從容曰：「吾亦速後，【王之父阿寶始降本朝。】固厄魯特也。因歸降，荷大皇帝撫綏，分茅裂土，永為藩服。今部長蕞爾小國，何可信阿言，與天朝為敵，是代人受禍也。」阿布賚悟，請降為屬國。適阿率二十人往投之，阿布賚執其兄達什策零送軍門。事聞，上大悅，封羅為親王，受阿布賚降，令其歲時納貢如朝鮮、琉球。

阿徒步入俄羅斯，為樵者所得，守卡之瑪玉爾【官名。】送往其國。侍衛順德訥尋蹤往，瑪玉爾誘為不知。時廷臣議恐挑俄羅斯之釁，陳文勤公有將帥、糧餉、帑項三議，史文靖公直欲退守玉門關。上笑曰：「皆書生語。」命理藩院行文俄羅斯索之。阿患病死，俄人送其尸入，上命識阿之林丕多爾濟往驗，屬實。上命兆惠、富德二將軍擇地過冬。明年，再盡勦厄魯特之漏網者。戊寅春，兆由博羅布爾蘇，富由賽里木，如獮場中分兩翼合圍，約相會於伊犁。凡山陬水涯可魚獮資生之地，悉搜剔無遺，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初策零拉布坦將叛，以衛、藏據其右臂，欲與之和，使無後患，因以女妻拉藏王子，誘使入贅，而陰說拉藏王頗羅鼐叛。頗羅鼐感聖祖恩，固守臣節。策怒，親率師由回部之沙雅爾潛襲衛、藏。近星宿海，導者誤入大澤中，人馬多死，窮蹙而歸，遂斬其贅婿。其妻有遺腹女，長而適阿父。阿初生時，血模糊徧體，識者以為不祥，疑拉藏王子託生將復仇，至是而驗。

自準部內亂以來，惟杜爾伯特策楞內附，始終無異志。其王策楞臨終時，諄諄囑其子孫報效天朝，百世無忘此德。故得保全部落，世襲藩封。其次則達什達瓦之妻，當阿初叛時，獨率所部款關來投，上憫其誠，使居巴里坤，後徙熱河，編其人為兵，俾資餉以給。若沙克都爾曼吉不從亂，全部內移，依巴里坤近城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爾等之亂，上諭巴里坤大臣雅爾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則坦懷以待，勿使疑，否則先發制人，毋令為肘腋患，初非必欲殺之也。雅故書生，不敢保，時餉正乏，沙請糧不休，雅患本軍缺糧，而又齎敵，遂令裨將閻師相率五百人入其壘，佯為失路借宿者，沙

襲沙臥廬，殲其全部四千餘人。沙被殺時，其妻睡夢中驚起，不忍其夫戕於亂刃，裸而抱持之，顛撲穹廬中，以至於死。雅以沙謀叛被殺報，上封雅為一等伯。雅歸朝，拜其祖祠曰：「昔李廣以殺降不封侯，至於失道自刎，今我罪逾於廣而反膺五等之爵，祖宗蔑血食矣。」後果以失機被誅。

厄魯特逃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病死者十之三，為官軍殺者十之五，蓋天生阿為禍首也。

準噶爾初亂時，達什達瓦部下宰桑薩賴爾者，不肯他屬，率千戶首降。高宗召見，詢準事，薩曰：「今諸台吉覬覦大位，各不相下，達爾札以方外之人篡弒得位，誰肯為其臣僕？昔噶爾丹優待下屬，親如骨肉，宰桑有功者，親酌酒，割肉食之。每秋末行圍，爭較禽獸，彎弓馳騁，毫無君臣之別，故人樂為用。今達爾札妄自尊大，召對時長跪請命，警效之下，死生以之。故舊切齒，其危亡可立待也。」上悅，授散秩大臣。後其部互相篡弒，如薩言。及阿睦爾撒納敏關，薩復奏其為眾部所畏服，正可資以前驅，迅掃殘孽，上乃拜薩為副將軍，率新降眾往討。及伊犁復變，直義公班第、襄烈公鄂容安召薩議之，薩曰：「阿智勇兼備，未可櫻其鋒，不如裹糧先歸，覆命天子，以準噶爾全部界之，則其禍立解也。」鄂曰：「守土臣安可以地資賊？宜效死弗去，豈可捧首逃竄，致對於司敗耶？」薩拂然曰：「豎儒安知兵事！」因策馬去，易厄魯特衣冠以叛。及策楞收復伊犁，薩復覲顏迎大軍於土魯番，上命械至京。陳文勤公首請誅之，上曰：「死綏之義，士大夫所宜守，薩賴爾乃藩部孱臣，安知大節？未可苛責。如卿言，高視之矣。」命其泥首於班、鄂柩前，乃釋其縛。後復授內大臣，數年始卒。

兆惠富德平大小和卓木

回部祖國曰天方，謨罕默德始創回教。明末，其國人始東踰蔥嶺，居葉爾羌之喀什噶爾，是為波羅泥都、霍集占兄弟之高祖。波羅泥都稱大和卓木，霍集占稱小和卓木。和卓木者，漢言聖裔也。兄弟並為酋長。自策妄拉布坦時，令率所部至伊犁，種地出租賦，囚於地牢者數載。官兵平伊犁，釋使歸，俾仍長所部。

乾隆丙子，將軍遣侍衛托倫泰往，未定約，副都統阿敏道先使人招撫，波羅泥都謂霍集占曰：「我三世為準部所拘，蒙天朝釋歸，得統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曰：「我久困準部，今屬中國，則又為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誑阿敏道入庫車城，拘繫之。時方討阿睦爾撒納兼有青滾雜卜之變，未暇致討，阿尋為所害。

戊寅春，高宗以兆惠、富德尚勦洗厄魯特餘孽，乃命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五月，兵至庫車，賊目阿卜都克勒木據城守。回人守城得

救南入於之待涉擒馬矣。」雅方渭干愛曼涉水，如鄂言。後數日，阿拉辨爾等開城降。率最精巴拉鳥槍八千，由阿克蘇之戈壁繞出，與官兵遇於城。入。提督馬得勝獻掘地道計，於城北一里外掘入。及城矣，而雅急於收功，士卒盡沒，雅無他策，惟嚴守待其自斃。新降回目鄂對告曰：「語云：『困獸猶鬪。』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盡，豈肯坐而待縛？必乘我不備，突圍歸巢，歸則難制。城西渭干愛曼，水淺可成擒矣。」雅不聽，惟下令力攻。一日，薄暮，索倫老卒於城下牧馬，聞城中駝鳴似負重聲，奔告雅曰：「駝鳴高且健，賊將遁矣。」雅方飲酒，怒曰：「爾何知！」酌如故。其後，霍開西門由渭干愛曼涉水遁，如鄂言。後數日，阿拉辨爾等開城降。

先是，霍入庫車城，怨鄂之不附己也，凡其親屬皆殺之。其妻依熱木亦被獲，方少艾，霍欲納之，囚於高樓，日窘辱之，依乘間遁匿阿克蘇。庫車既降，鄂手刃其仇三十餘人。事聞，高宗以雅縱賊革職，命尚書納木札爾代之，三泰贊軍務，皆馳驛往。又以兆文毅公惠勦伊犁，將訖事，命即以其兵自伊犁赴回地。上復念兆兵久勞於外，豫調索倫、察哈爾往濟。

兆至軍，庫車已降於雅，阿克蘇亦迎降。八月二十四日，兆遇雅，偕入，傳旨斬順德訥，即前守卡縱霍者也。逮雅入京，鄂隨軍，而留哈密回目玉素富及總兵閻師相駐守。時舒文襄公赫德方革職為兵，效力軍前，亦令留阿克蘇，贊畫諸務。兆即起程，有烏什城伯克霍集斯，即前縛送達瓦齊者，及其子呼岱巴爾底來迎。

九月朔，兆至烏什，以霍集斯諳回部事，與同進葉爾羌，分遣侍衛齊凌札布偕鄂往，撫和闐六城。十月，兆至葉爾羌。其城周十餘里，霍已堅壁清野，凡村人，悉移入。初六日，官軍分七隊進，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擊敗之。賊又從北門出數百騎，索倫兵敗退，健銳營兵數百岸然不動，官兵得濟，又敗賊眾。賊入城，不復出。兆以兵少不能圍城，欲伺便取勝，乃擇有水草者結營，即所謂黑水營也。聞納、三二將軍將至，遣愛隆阿以兵八百迎之，又偵知賊蓄在城南棋盤山，欲先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由城南奪橋過河，甫過四百餘兵，橋忽斷，賊出四五千騎來截，步賊萬餘在後。官兵陣而前，騎賊退，步賊以鳥槍進，官兵方擊步賊，而騎賊又從後夾攻，兼自兩翼衝入。兆馬中槍斃，再易馬，又斃。官兵為賊截散，分數處，人皆自為戰，無不以死誓，殺賊無算，陣亡者亦數百人。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保、護軍統領鄂實、監察御史何泰、侍衛特通額俱戰歿。日暮，收兵歸，護大營者亦泅水歸。馬力疲乏，不能衝殺，遂掘濠結寨守。所掘濠既淺，壘亦低，賊可步入，遂日夜來攻。官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殺賊甚力。賊懼致死，欲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築長圍守之，意食盡自斃也。幸官軍掘得窖粟數百石，賴以濟。賊又決水灌營，官兵洩之下游，轉資汲

獻，波羅呢都首為其從人竊去。素爾坦沙旋來降，遣使入覲，回部平。兆文毅班師歸，上郊勞於良鄉縣揚武村，行抱見禮，寵賚優厚。封兆為一等公，富為一等侯，餘遷秩有差。

新疆伊西洱庫爾淖兒，有高宗御製平定回部碑文，為御製文集中所未有，茲錄之。文曰：「機有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勲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眾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劫劬，宵旰運籌，實未敢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內，答乾貺，慰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兒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旋，以成茂勳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駝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眾，批穴搗堅，桓桓之士，真如驅虎豹而逐狸兔。纏頭碩鼻者流，皆震駭懼伏，見即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擣重輜，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戢也。率蕝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為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辭，不複綴也。特紀耆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後聞此碑已淪入俄界矣。

楊應琚征緬

乾隆中葉，雲貴總督楊應琚誤聽邊將之言，輕視緬人，欲建奇功，遂至激變。領兵將帥復不知地理，深入重地，天雨不止，人馬日在泥濘中。運糧以牛，牛皆餓死，遂至全軍覆歿。傅忠勇公二次出師，亦不能獲勝，乃遂草草講和。

鄂輝攻石峰堡

尚書鄂輝嘗以游擊從阿文成公桂征金川，洊陟總兵，鎮建昌。適甘肅回匪蘇四十三滋事，奏請軍前效力，乃賜金綺，授領隊大臣，督兵攻石峰堡。見堡中一酋垂墉發槍，即援弓射之，顛。正馳騎往取其級，忽標下中軍啟曰：「請大人回營！」叱曰：「堡已垂下，回營何居？」曰：「大人已受重傷！」回視下體，血殷戰裳，遽倒，昇歸大營。呼醫，搜出鉛丸二，始悟援弓射酋時，已中槍而未覺也。文成據情入告，奉旨賞賽尚阿巴圖魯。後陞見，天語垂問，對以「臣疏於衛足，幸不隕越，悉仗天威」。其世襲男爵，開府川滇，皆由此起也。

弼將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可敗，夜半領兵，頭人以鳥槍數百桿環擊殺之。」

天弼性忠勇，貌魁奇。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前。隨征金川，有哈薩克二赤驃馬，極雄健，將軍溫福常索之，對曰：「天弼上陣，倚此二馬。金川小醜，必蕩平。俟手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後與將軍同殉難，志竟不遂，然其言壯已。

福康安柴大紀平臺灣

乾隆丙午，臺灣彰化縣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理杙地險族繁，恣為盜賊。閩、廣間有所謂天地會者，為奸徒結黨名目，爽文藉以糾不逞之徒而起事。知府孫景燧至，趣知縣俞峻、副將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駐營五里外之大墩。諭村民擒獻，否則村且毀，先焚數小村，怵之，被焚者實無辜。爽文遂因民怨，集眾夜攻營，全軍覆，俞、赫、耿皆死，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啟宗，悉為所害。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啟埏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被戕。

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十二月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死之。府城有總兵柴大紀、道員永福、同知楊廷理率兵民固守，賊屢攻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偽官往監稅，有泉州民林湊等起義擒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

變聞於福州，而閩浙總督雅德時方被逮，將軍常青老而耄，攝督印，略無措置，惟檄黃仕簡及陸路提督任承恩入台擒賊。黃初病愈，杖而行。任為金川殉難總兵任舉之子，年少得膺，不知兵。二人倉卒入台，仕簡由廈門渡海入府城，承恩由蚶江渡海入鹿港，俱以丁未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斂。仕簡臥病簣，因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驍將也，率鄉兵數百，說以大義，轉戰賊間，屢擒其酋，遂復諸羅，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為賊所阻。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觀望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潛入其中，與外城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遊擊鄭嵩死，壯猷等遁歸府城。高宗見兩提督彼此觀望，不能速殄賊，有旨，命常青往督師。常不得已，遷延入臺。

閩督李侍堯甫蒞任，即預約兩廣總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立起兵往，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恆瑞為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為參贊，分浙江兵二千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諸將咸思進兵；而常畏蕙，惟日夜流涕而已。時

常戰慄不能舉鞭，大呼曰：「賊砍老子頭矣！」策馬遁，諸將因之退。賊大歡，嘯而歸。入城，即令閉關，又請兵一萬。賊得暇蠶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皆賊矣。

莊大田擾府城，爽文擾諸羅，勢益熾。迨官兵自鄰省調至閩，又守風過海，凡兩三月，官軍僅增萬，而賊已增十萬。諸羅為南北之中，爽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圍，日夕不止。大紀語諸將曰：「有城守責者，生死以之。大紀雖武夫，敢棄天子所付乎？誓與此城終始也！」因置酒會諸將，親酌酒，揮涕拜諸將曰：「君等能固守，固佳，否則砍大紀以降賊，無苦蒼生為。」諸將感激用命，日夜防守，時出軍擾賊營。賊用呂公車以數百人牽之，擊城北堞，城上用飛礮碎之。復用火箭射雉樓，諸將預蓄水桶撲滅之。賊日夜誼譁以亂軍心，城中應以鼓角，使不得聞。如是者百日，諸義民鼓於忠節，皆出餉勞軍，城賴以全。

大紀數遣死士突圍出，請救於常，常終不發兵，副將蔡攀龍請行。上嚴旨責常，不得已，命孱弱數百，使蔡率之以往援，咸沒於陣，蔡僅得入城。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書寸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而賊禁粒米不得入城，城中饑疲不能支。上諭大紀拔身出，大紀以士庶助守久，恐遭賊屠戮，誓死不出。奏聞，上垂泣曰：「大紀忠誠，雖古名將何以復加！所謂我君臣各盡其道也。」因封大紀為一等嘉義伯，世襲罔替，賜銀一萬兩。念諸羅被圍久，特旨改名嘉義，以旌士民。

時常在府城，欲棄城遁者再，賴諸將護持，因密札哀乙和珅，請以他將往代，和晏見，奏之。上亦預知常必償事。六月中，即調陝督福文襄王康安為將軍，及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並發明詔，聲言調兵十餘萬。冬十月，所調蜀番粵西兵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即往鹿港。會颶風不得渡，守風於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帆檣如櫛；列數里，賊不測多寡，始懼。

十一月八日，福等起行，賊方列拒於崙仔頂，海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數十賊，賊大驚，遂披靡。海笑曰：「此群犬耳，何畏之有！」麾兵入。先是，常偽造蜚語，謂賊有異術，實不可撓。福亦先惑其言，至是，始知其妄。乃沿路擊殺，至牛稠山，再敗之，即以是日抵嘉。嘉義城中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福至，無不歎歔啜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大紀以功高，與福抗行賓主禮，福銜之，密奏其人奸詐難信。會侍郎德成自海上監修城垣歸，復媒孽大紀之短，遂以前貪縱事，逮大紀及臺灣道永福入京，先後正法。而大紀部下諸將李長庚、王得祿、邱良功等後皆立功海上，蓋承大紀訓也。

嘉義城北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遁而聚於此。十一日，福

匪壘。壘外松棚下，匪方瞭望，驟矢傷數人。匪方錯愕，江西兵展旗鳴笳以進，匪驚潰，互相踐踏，曰：「伏兵至矣！」匪中有紅巾者，聲言於眾曰：「勿驚！速發大礮禦之。」官兵聞之恐，明日：「其礮炸矣。」匪固烏合，不解用礮，礮果裂，聲震山谷。官兵突煙而入，縱火焚松棚。山上匪見之，皆退歸，闔四門為守計。德所率兵亦振旅還。復命奪匪西壕，積柴他門外，匪未覺。時大風霾，因風縱火，俄萬廈驟焚，官兵合圍，匪突煙出者，咸墮於壕，哭聲震天，火光竟夕，三日始燼。乃於焦骨中取匪首，遂平。捷聞，高宗大喜，復明職。

完顏岱擊教匪

完顏岱任河南藩司時，白蓮教初起，所在蜂擁難遏。巡撫景安素怯，屢為匪敗。完顏率羸卒數千守雙溝，匪屢犯豫界，皆被擊去。自嘉慶丙辰九月至丁巳春，大小百餘戰，無不堵禦得宜。時浙川有蠢動者，完顏告景曰：「萑苻小寇，易撲滅。襄、漢間匪勢猖獗，岱請禦之！」景以初起者難禦，而雙溝有險可恃，因促完顏往。乃急掩擊匪，悉數就擒。景貪其功，棄雙溝而躡其後，誅殺難民，以大捷聞，封伯爵，完顏惟議敘而已。襄、漢諸匪遂襲其不備，闖入南陽，由盧氏出武關，與川匪合，逆燄遂不可制。而完顏以勞瘁卒於軍，仁宗甚悼惜之。

傅鼐平苗

黔楚接壤處，北有臘耳山山脈，為苗瑤所居。自康熙中降生苗百四十寨，置乾州、鳳凰二廳，而苗疆一蹙。自雍正中改土歸流，增置永順府、永綏、松桃等廳，而苗疆再蹙。自是至乾隆末葉，漢民移居苗境者日眾，永綏城外苗地幾盡為所占，而苗疆三蹙。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土，而亂端以起。乾隆乙卯，黔苗石柳鄧，楚苗石三保、吳隴登、吳半生、吳八月同時蠢動，詔滇督福康安、川督和琳與湖廣督撫會剿。其後，半生、八月雖先後就擒，而八月子廷禮、廷義仍負嵎自若。迨嘉慶丙辰，隴登降，三保擒，柳鄧父子及廷禮、廷義次第就誅，始以苗亂肅清聞。其實是役也，始事者固老師糜餉，繼事者亦苟且倖成，而苗眾仍四出劫掠，且藉口於和琳苗地歸苗之約，益蔓延於乾、鳳諸廳。己未，鳳凰廳同知傅鼐用前人鵬勦法，戰守年餘，修置碉堡，收卹流民，屯田練勇，苗垂困。兵備道成，寧忌之，數言於鄂督姜晟，謂「傅不去，苗必大亂」。己而吳、陳受果擾內地，姜意動，將劾傅召亂。會巡閱至某縣驛，方飯，而苗數千環行館，噪索食，犒之，不退。中夜，聞門外驚闐，噉號鼎沸，俄而寂然，一人從數卒入謁，傅也。姜歎曰：「幾誤邊事。」即委傅討賊，一戰俘陳受。令籌安撫之策，傅因下令追繳苗寨兵械，並廣設書院義學，經營十有餘稔，苗禍乃紓。

雄。齊王氏又號齊二寡婦，美姿容，擅謀勇。餘如冉天元、王三槐輩，亦皆一時兇悍。至若其中謀士，出奇制勝，使王師疲於奔命者，則以徐亮基稱最。亮基字慕奇，成都拔貢。少負奇氣，個儻不羈，或以狂生目之。居恆竊慕諸葛亮、劉伯溫二人，因取以為名，自號小諸葛。與冉同里，冉本富家子，豪俠任氣，後為門客煽惑，遂從教匪起事。亮基聞耗而起曰：「大丈夫得時則駕，機不可失。」仗劍往說之。冉大悅，署為行軍參謀。用其策，竄汴犯陝，號令川東北群寇，橫行數省。

時統兵諸將帥以經略額勒登保為最有威望，德楞泰、明亮亦善用兵。偏裨則楊遇春、楊芳、羅思舉、桂涵、穆克登布等，均驍將。亮基為冉主謀，屢設奇計，以陷官軍，額至引為心腹鉅患。蒼溪一役，額欲合全力，各路教匪望風膽落。冉懼，亮基微哂曰：「將在謀，不在勇，此何足慮！」策馬出營，周覽一過，返謂冉曰：「彼軍右翼勇而不整，左翼稍有戒心。若憑高馳擊，右翼必潰。右翼潰，則左翼為所牽動，不能獨存，然後合師以擣中軍，可一戰下也。」冉從其言。穆每戰，必先登陷陣。遇春較持重，恆規之，穆不聽。將戰，穆列營傍山而處，遇春勸之曰：「兵法有言，居高臨下，君不握險以守，而陣於平原，此危道也。」力爭不納。急退，列營山巔，遙為犄角。其上適有廢壘，命握壘而守，嚴陣以待。甫交綏，穆勇甚，身先士伍。短兵接戰，陷賊伏中，冉麾軍圍之數重，力戰不脫。

遇春欲赴救，亮基亟麾伏賊，從嶺後間道，猱升而上，遶出遇春壘後，壓壘而陣，遇春自救不暇。穆軍失援，大敗，亮基乘勝擣額主營。主營潰，穆身被七創，屢瀕於危，卒賴遇春軍冒死援之，得潰圍走，冉自是益倚任亮基。時各路教匪多烏合，群聚不逞，燒香惑眾，從者日多，然惟以剽掠為事。亮基則勸冉禁擄掠，犯者立斬以徇，所過州縣，恆不血刃而下。

廷議以賊蹤飄忽，狀類流寇，實行堅壁清野政策，通飭各路，嚴密扼守，有縱寇者置諸法。令村莊民團築堡備戰，寇至，則盡斂牲畜器物入堡固守，野無所掠，群寇大蹙。

先是，亮基佐冉軍時，首倡議勸鼓眾北行，不用，至是頗悔，欲由陝犯晉，而將軍魁倫扼守潼河，防寇北渡，沿江上下游，列營數十里，深患之。亮基躬出視師畢，返，謂冉曰：「亟治攻具。」翌晨，遂渡河。亮基親援桴鼓，魁悉眾抵拒。戰正酣，主營藥庫燬，冉且自下游偷渡矣。官軍大潰，賊眾鼓噪乘之，遂渡潼河，亮基乃分軍由陝犯晉。亮基歿，軍無主謀，戰輒敗。冉憤欲大舉，馬蹄岡一役，欲以全力困德楞泰，六日五戰，重疊設伏，德誤陷伏中。數路皆敗，與侍衛數十踞守山巔，誓以死拒。冉督眾登山，坐騎中矢而蹶，為德俘獲，賊大潰。嗣是諸路教匪，以次削平。

鄉勇居右，張白旗，皆為前鋒。賊望見紅白二旗，則群相驚曰：「額爺兵至矣！」皆奔。臨陣，身先士卒，輒以兩人肩竹兜乘之，銃礮矢石常從肩耳過，左右失色，額不少避，督戰益力。尤嚴操守，賞士不惜萬金，而不一錢自奉。督撫饋遺一無所受，用兵歲久，諸將無不蓄貲財，而額之凱旋，過蘆溝橋，蕭然行李，一騎負一襪被而已。

桂涵大敗教匪

川東有桂涵者，驍勇趨捷，非珍饈不食。時或金幣滿室，未幾無一存。踰時滿，與相契者輒盡與焉，蓋皆自胙篋來也。官捕之嚴，忽不見，時或出沒巨浪中。尤善泅水，聞川楚軍募勇，與羅思舉同投之。時乘賊與官兵角，伏石洞中，或腰擊，或尾截，或擒渠魁，或斃悍目，官兵屢冒其功而受上賞。一日，賊環攻其洞，積毒薪熏之，撲以扇，煙外颺；又壅溝灌之，洩以竇，水旁溢；又夜屯山頂，熾草為號，賊知其素張虛勢，宵深襲之，竟空壘焉。俄鼓譟四起，伏突出，大呼曰：「今日也中桂老子計矣！」賊懼，反走，木石堆塞，中藏勁弩，歸路斷矣。官兵鄉勇內外夾攻，賊寸步不能移，皆縊林中，樹為之折。號哭曰：「吾白蓮教徒，自有身以來，無此窮蹙，不敢再入深山矣。」後追至平原，與羅互為犄角，凱旋為川北總兵，至四川提督。

李成隆平安南匪及鳳尾幫匪

嘉慶間平閩浙海盜，浙江提督李壯烈公長庚實為首功，太平參將李成隆亦有勞焉。龍王堂松門之役，成隆婦新產，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立率師往勦。安南夷匪及鳳尾幫盜皆以此舉就擒，時稱成隆曰小李將軍。

李壯烈討蔡牽

閩中固積富區，自總督雅德、伍拉納等驕奢貪縱，吏治廢弛，海盜猖獗，水師懦怯莫敢撓。提督倪斯得老毫不諳紀律，故蔡牽、朱潰等嘯聚海濱，眾至十萬。嘉慶丁卯冬，突入臺灣，賴李壯烈抵死禦之，喜灣得全。

李，同安人。起家武科，出為浙江副將，福文襄王康安奇之。安南阮光平陰叛，入我國海面擄劫，王命李往擒之。李曰：「官船釘疏板薄，不能衝突波濤，長庚願傾家造船。惟火藥非私家所宜有，願賜之，餘不費絲毫官物。」王大悅，奏署總兵，並賜銀數萬兩，乃造海船數十艘，不加鏤飾，與客船無異。率兵三千，尾安南船，旗

貴利等以獻。王優獎之，請於朝。任海壇總兵，浙撫阮元倚為左右手。臺灣之役，已圍蔡牽於鹿耳門，計日可擒。時所率浙中精兵祇五百餘人，牽以錢四萬賄閩卒，諸將遂解體。牽遣人偽獻降書，李方飲酒，立傾盃，整隊進，閩兵莫有繼者，太息曰：「朝廷養兵百餘年，一旦反為賊間，果何為者！」因全軍而歸。閩督阿林保置酒賀，從容語曰：「海上事易飾，公如以蔡牽假首至，余即飛章露布，不惟公居首功，吾亦受帷幄之賞，豈不勝衝突鯨濤，僥倖於萬一哉！」李奮然曰：「于清端之捉賊，姚制府之用兵，長庚所知也。石三保、聶人傑之擒，為長庚所未解。皇上所以任長庚者，欲使永靖海氛，以綏民命，成功與否，則天也。公文吏，幸事早蔽，僕則視海舶如廬舍，不畏險也。公今以逗撓劾長庚之罪，他日以覆舟諱長庚之死，皆惟命是從。僕一武夫，猶知以死報國，公以世臣名族，亦罔識忠孝二字乎？」推几而出。幕客諫曰：「將軍誤矣！自閩粵用兵，生靈糜爛幾數百萬，皆以蔡牽一人。故今假傳授首，博天顏之喜，後或羈以官爵，啗以利貨，以伺其敝，不亦可乎？今必冒風濤之險，困其巢穴，一旦颶風阻路，糧餉莫繼，士卒散亡，竭一人之力敵百萬之寇，稍失利而大吏朦蔽奏之，將軍必遭獄吏之辱矣！」李慨然曰：「君不聞王彥章『人死留名，豹死留皮』語乎？僕雖不肖，不願與牽同日生也。」

王得祿邱良功平蔡牽

嘉慶己巳，閩浙水師攻勦蔡牽，鏖戰重洋，閱兩晝夜，牽夫婦淹斃黑水洋，盜船一律燒毀，餘盜擒斬無遺。是役也，浙軍圍攻牽船，追逐千里，枵腹苦戰，喋血於狂風巨浪中，兵勇傷殘極眾。比閩軍遲一日到，已功在垂成矣。

煤黑子與林清戰於大內

都人呼擔煤夫為煤黑子。嘉慶癸酉，天理教匪林清作亂於京師。賊趨熙和門，有某煤肆之煤黑子，適自文穎館出，橫取擔杖，奮逐之，力甚大，踣賊數人。眾攢刺之，遂為賊殺。群賊與煤黑子角力，聲譁四聞，故熙和門得以閉。大學士保興時為上書房授讀翰林，從景運門下直，遙望見之，走還，促閉門以拒。既閉門，乃集羽林虎賁，戰一日夜，賊乃敗。事定，出賊屍，煤黑子屍亦雜其中，不可辨。方其擊賊時，三館吏役無不知煤黑子擊賊。賊平後，以為煤黑子之功不可沒，顧其肆主懦而畏官，不敢陳於朝，煤黑子遂竟不獲褒恤。

平林清

為林清、馮克善、李文成諸人。

先是，文成遣其養子劉成章潛至京，會清於黃村之宋家莊，議以十五日，河南、山東合畿內之眾，同時進發，乘回鑾時，伏莽行在。謀定，而滑縣、金鄉、定陶、曹縣先後緝捕，匪恐事敗，不能久待，乃即揭竿起，官兵絡繹徵調，而九月十五日之約，遂不能密赴。十四日，清命其黨陳爽、陳文魁入京，匿市人家。十五日平明，眾匪自黃村至，日方午，入內城，分東西兩隊：其東，陳爽導之，劉呈祥殿之，以進東華門；其西，陳文魁導之，劉永泰殿之，以進西華門。而太監劉得財、劉金引其東，張泰、高廣福引其西，王福祿、閻進喜居中援應。爽與文魁偕頭目數十人，皆清所調遣。清居黃村。將俟河南之匪集合而進。

儀親王、成親王、莊親王等亟召營兵自神武門入，匪已至中正殿門外，諸王率兵禦之。有數匪突入大內，時皇次子、皇三子咸在上書房，聞內侍疾呼閉隆宗門，皇子即自日精門詰問。將至近光門，總管太監常永貴擒二人，各執利刃，頭裹白布，諸內侍禦之於門，互有殺傷。皇四子自書房出，皇次子、皇三子將往儲秀宮觀后，學士寶興方自上書房散直，未出東華門，見兵匪力戰，亟入乾清門，奔告皇子。皇子立至儲秀宮，見匪越牆西入，皇次子急命進撒袋鳥銃腰刀，永貴執白木棍，立於遵義門之內以拒之。諸內侍登垣瞭望，匪大至，旋自膳房之上自西而北，將踰養心門入，皇次子發鳥銃擊之，殪，匪續至，執白旗指揮，皇子復擊之，又殪。儀親王子貝勒綿志亦以銃擊之，復殪，匪乃不敢升垣。皇次子馳至西長街西廠，督同常永貴率內侍擊賊。日將晡，而留守京師之諸王及內務府大臣各引兵入衛，匪勢漸蹙。將縱火，忽大雨迅雷，二匪墮武英殿之御河死。投河溺死者甚眾，餘皆就擒。

初，壬申春，趙崇華攝淡水同知。甫下車，即訪獲妖言惑眾之高媽達，訊之，具供同黨劉林、祝現，定以次年閏八月望夜，起事都下。劉林者，清之原名也。趙亟詳上官，請入告，上官以其語誕，僅依傳布邪教律擬決，而未奏聞。至癸酉九月十五日，都中之變果作。

馮克善者，林清之黨，技精絕。清既敗，乃變姓名匿獻縣。是年十二月為官吏所聞，雜遣兵役，與其徒擒之。乃佯飲之酒，中設一席，四面重疊環以桌凳，門內伏壯士。案復置熱粥，又置藥物酒中。馮至，即藏其兵器，以熱粥灑之。諸壯士群起格鬪，良久始就擒。

楊忠武征川楚教匪

當紅苗之變，楊忠武公遇春方為材官，福康安見而奇之，曰：「此

曰：「甘、涼兵為天下勁卒，阿文成公會將以平西域。今公據河山之險，擁精銳之卒，自關隴西下，建瓴之勢，破敵必矣！奈何以百戰之卒，而畏烏合之眾哉？」宜不能用。勒登保經略至陝，倚為左右手。

楊善撫馭士卒，部下多降匪，腰佩長刀，形貌兇險，而楊頤指氣使，莫不悅服，故十數載所至克捷。有黃羸，日馳數百里，常乘以追賊，賊畏之如虎。部將如楊芳、游雲梯、吳廷剛、祝廷彪，皆由偏裨至專閫。瓦柴關兵叛後，獨騎至賊中，說以大義，即拋戈降。嘉慶甲戌春，入京陛見，仁宗問：「前此湖北、陝西、四川三省軍務，何延至十數年之久，現今兩次軍務，即河南教匪、陝南饑民之亂，何葺事之速？」則對以「有專責則事易集」。上首肯者再。

楊嘗徒步逐賊，挽其鬚日行百數十里，軍中呼曰「楊鬚子」。為口號曰：「鬚子打鞞，一走一百八。」賊望其旌旗皆膽落，故所至有功。

永芹以百餘人破回

泮菴將軍永芹，以乾清門侍衛出戍西域。會回逆叛，守危城，兵甫百餘人，眾官皆大驚，獨處之晏然。命文吏守城，自率卒冒雪夜出。漏下十刻，屬吏懼，曰：「賊眾初起，人心未定，若不一鼓殲之，使蔓延四出，封疆可虞。今乘黑夜攻之，賊不知我眾寡，易滅也。」直抵賊壘，聲言北路數萬人至，賊驚潰，投兵降，逆首亦就擒。

羅思舉平趙金龍

趙金龍者，江華瑤也。故為巫，家饒於貲。瑤中巫至貴重，群瑤信服，金龍謹飭無過行，居瑤中，號通達能言。平居墾山力作，善居積，時為群瑤祠禱神，益富厚。以山田與漢民近接，漢民每事陵藉之，不敢論曲直也。

道光壬辰，瑤人入江華市易銀，奸賈輒與以夾錫者，請更之，反怒罵擊瑤。瑤歸，集十餘人復往，賈訟縣官，謂瑤劫掠，盡捕下獄。於是群瑤怒，起殺奸賈，推金龍為首，桂陽新田瑤應之，有徒黨千數百人。州縣遽以瑤變聞，大吏視之為大敵，提督海凌阿、副將馬韜率三千兵討金龍，長驅入其境，兵不持刀矛，捆載以行。瑤偽為漢民，負其軍器去，已乃大譟，官兵聞聲奔走，或自跪道旁，遂殺海及其馬，以海之火器攻新田，殺知縣王鼎銘。於是欽差大臣尚書公禧恩出視師，瑤變聞天下。然江華瑤眾固不及數百也，合寧遠、道州、新田、常寧及州中瑤，男女僅二千耳。瑤所長者，登山險疾

坤往平之，賊已困，將擒矣，時宣宗命禧往督軍，諸將皆曰：「可待禧至。」羅曰：「圍久師怠，賊必遁，糜帑可惜。」遂違眾一戰，殲賊且盡。禧為親信重臣，督撫以下皆降屈為禮。怒羅之不待也，盛氣陵之。羅不為屈，且面折之曰：「諸公貴人多顧忌，羅思舉一亡賴耳！受國厚恩至提督，惟以死報，不知其他。」禧怒甚，而無如之何。羅籍四川之東鄉，少亡賴，數行竊，令捕之杖斃，棄野中，夜而蘇，匍匐至一老嫗家，周之，乃改行。既貴，尚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稍諱。

中英鴉片之戰

道光辛丑鴉片之役，英人義律以和議久不定，進攻廣州沙角、大角礮臺，伏兵二千，以竹梯登後山，別遣精兵繞出三河口，合力夾攻。時副將陳連升力為抵禦，身被數十創，死之。英兵乘勝直攻鎮遠、威遠。靖遠各礮臺，進逼省垣，礮聲如雷，晝夜不息，將軍以下皆避入巡撫署。

欽差大臣琦善既以庸懦畏葸遲誤機宜致禍，詔命鎖拏來京，而繼之以奕山。奕見英人之勢方張也，遣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議款。義律要求於應償煙價之外，須酬軍餉銀六百萬兩，香港事再議。將軍等允之，並樹白旗於城，英兵始回船。

七月，英兵船復攻廈門各礮臺，陷之。八月，英將濮鼎查、郭士利等由廈門再犯定海，定海總兵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皆戰死。時欽差大臣裕謙僅統兵四千守鎮海城內，令提督余步雲守城外招寶山。英兵既由山麓攀援登岸，余不令士卒發礮，率兵遁寧波。英人據招寶山，俯攻鎮海，裕投泮池死。未幾，寧波亦失守。是役也，廣東被禍之外，則以招寶山之敗為最劇。而其債事之由，實因裕之粗疏驕暴，馭將無方，余之不戰而遁所致。為江浙所切齒痛恨者也。

英之擾江浙也，時梁拱辰以江蘇巡撫兼權總督，率兵防上海，時提督陳化成駐吳淞口，徐州鎮總兵王志元駐上海城外。王軀幹英偉，曉暢戎機，梁頗優待之。既思吳淞口岸，直達寶山，綿亙數十里，兵稍單，欲使移軍吳淞，與陳相犄角，乘間探之。王不允，梁自馳往吳淞，商之於陳，陳亦不謂然。未幾，梁卸督篆返蘇，遂聽之。越數月，英艦陷寶山，直駛吳淞。陳以孤立無援，血戰死之。尋上海亦陷，時王已遁往松江矣。

英人既破上海，由黃浦入泖澱，窺蘇州，慮湖隘道梗而返。時總兵尤渤營於大漲涇，英船不敢深入內河，松江幸無恙。乃別由福山口入犯鎮江，圖山守兵新鑄萬八千斤礮，發之，聲震江南北。然英船遊弋而過，不備亦不懼，事後始知守兵以無彈之礮，無子之銃，虛

銀幣一枚，市胡椒數粒，鄉民願效奔走者，所在有之。某寺僧密告之曰：「城北依山為垣，故有塞門，其虛可擣也。」英人登金山覘之，礮發而城破，淫掠搜括，等於寧波。時六月十九日也。

鎮江故殷富，西關以外，為一郡精華所萃。敵梳之，兵勇篋之，土寇又薙之，富民遷徙者，背負肩擔，悉被劫掠。江寧、常州聞警，皆震。已而潰兵跳集於蘇，勢洶洶，且內訌，時李星沅官蘇藩，請於中丞，斬剽劫者以徇，人心稍安。

英人既據寧波，明年壬寅正月晦，官兵襲攻之，不克。時大軍雲集，屯紹興，而舒屋者，在軍中。一日，傳一間諜至，將斬之，叩頭乞免。舒視之，則偷兒也，意哀之，曰：「若為謀而死，盍為偷而生？若能竊英人頭來，吾且白將軍，賞賚汝！」偷諾而去。既而偷果以英人頭獻，介之見將軍，將軍大喜，厚賞之。又既而獻頭者紛至，乃與群偷計其值：黑人一頭，錢若干；白人倍之；生獲，又數倍之。自是巡街巷，兩英人先後行，方格磔語笑，後者忽無聲，回視之，已失頭而仆，者大駭，僵立若槁木。俄頃，又失其頭。偷兒或東或西，或著西人衣冠，持竹杖，囊囊然曳革履以來，英人近與布兩端，負而趨，至幽僻，箝口，置諸囊，網之，以縋出城。或為英人所見而追之，則負以趨曲巷，追者迷失道，又懼其害己也，廢然返。英人巡視城上，亦通夕往來，群盜數十，以長藤為環，喑默候城外，聞城上巡者過，為怪聲驚之，英人俯視，遽以藤環勾其頭而墜。既墜，塞口中以物，而反縛之，復候之如初。城上英人謂墜者誤失足，且聞其顛蹶，皆伸頭下視，思援之，又盡為偷所鉤致，乃始譁然。擁所獲，大笑以去，疾如風。凡城內外之以竊英人頭至者，黨日益盛，計日益巧，所獲日益眾。其奇策祕術，人莫得而盡知也。他日，偷獻頭於將軍，將軍語之曰：「得英兵百，不如得其官一，能生致之，賞萬金。不能，取其頭可也。」久之，反命，官曰：「官不可得也。官未嘗夜出，臥邃室，兵環於外，吾儕之趨捷善升屋者，飛登其臥室，密揭瓦偵之，則見其在室中，脫衣冠入帳而寢，既而下揭帳，空榻也。明夜又易室，偵之如前，而空如故。吾儕利其頭為奇貨，數數夜守之，終不得知臥所。得官一，不如得兵百之易也。」當此之時，英官雖防護甚謹，不可得，而心常惕惕，每日夕，敲棘自驚。且日而以失首報者，恆數十，或多至百餘。白人夜出邏，往往曉不歸，其黑人無名籍者，至不可算。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而去，寧波遂克復。

烏蘭泰向榮圍粵寇於永安

咸豐辛亥冬，粵寇洪秀全有眾二千人，嘗被圍永安州。時賽尚阿督師，以烏蘭泰、向榮分統勁兵，圍之。烏、向皆名將，積不相能。

江方倡長圍深壕，聚殲之策，以北關疏闕，請益兵合圍，向不許。會江以病歸，向、烏相仇益甚矣。

秀全既據永安州，建偽號，封諸酋為王，王以下爵七等。設六官、丞相、司馬、軍師、旅帥等職。女官等次亦如之。行營五將軍，按水火金木土，各司其事。洪大全所定也。

洪初據金田時，裹脅日眾，與鄉團兩不相下。楊秀清懼其離散，設計籠絡之。每自託為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詞人陰私。又託天父言，挾制秀全，令前跪受杖，己則高坐，歷數其罪而責之。責已，仍奉秀全上坐。己有不韙，慮不足箝制其下，亦伏地，令人杖之，不稍貸。由是諸酋篤信其說，以為真有天父鑒臨也。會官軍屢易帥，惟向榮【舊為楊忠武公遇春部曲。】老於軍事，謀略素優；都統烏蘭泰、總兵秦定三亦果敢善戰，故新墟、雙髻山、莫家村三捷，戰功為最奇。

秀全之由金田移屯新墟也，定三潛渡江，偵知竹園村樹木叢雜，乃斷樹截竹，拋棄各要隘，而伏兵村中，僅留一路，遣兵百人偽為樵採者，引寇入。伏前者突出，寇倉皇，且戰且走，亟從村後竄逸，則隘路竹木阻塞，後伏又起，大呼追擊，四面合圍，於是一日七勝，殲擒二千五百餘名，寇乃退據雙髻山。

雙髻山，前以新墟為門戶，後以豬仔峽為藩籬。向命諸軍圍其東南西三面，而自與都統巴清德合攻後路。既登豬仔峽，奪其要隘，寇自高擊下，銃礮木石如雨，官兵奮力抵禦，勢正不支，而前路諸軍已抵寇營，呼聲震山谷，上下夾攻，寇大潰。及據永安，以大股分屯城外諸村，阻官兵進攻之路。距莫家村十餘里，有高嶺三，其中曰秀才嶺，尤險峻。烏相度形勢，遣隊誘之，戒以俟寇漸近，沿左右二嶺緩退過脊，嚴陣以待。而自率火器營建中軍旗鼓於秀才嶺最高峰上，預埋地雷等火具，植紅蓋於帳前。寇至，左右營及中軍皆退，眾寇競前拔其紅蓋，火機忽發，全嶺崩裂，燔寇以數千計，大隊乘之，生擒無算。自是見烏幟，輒不敢近城，而寇於其酋亦自是漸有離心，獨大全、秀清狡獪堅忍，死守不下。

壬子春，秀全卒由北竄，馳犯桂林，四總兵同戰沒。俄而烏亦中礮死，秀全遂由榔下，略長沙，浮洞庭，出東南，禍延全國之半矣。

黃印山平兩杯茶教匪

江蘇裏下河一帶，有兩杯茶教，某寺僧實倡之。僧死，傳揚人盛廣大，而通州之黃朝陽、茅廣福等次之。受戒誦經，斂財聚眾，愚民為所惑。然初無謀叛意也。

雙餉矣。心未滿，仍多所要素。總兵抑之，遂快快懷怨望，潛渡江矣。是日，果誠也，當自破通州為贄。」陸、陳慨然諾。既返，百思無計。忽憶黃、茅輩得民心，煽之，當可動。遂詣黃，盛彼言「寇旦夕且渡江，若輩當自計」，眾大懼。陸言：「無妨也。彼中酋與我善，能人出千錢，當代買太平紙萬張貼門首，可勿擾。」黃信之，函致諸教首，斂如數。已而陸又曰：「髮天主甚賢，取天下，反掌耳！欲富貴，當乘其未來時，能出萬錢，高爵厚祿可立致。出千錢，亦不失為朝將。空割已至，勿自誤。」果愈惑，爭出銀買空割偽職，徧通境，實則皆陸、陳私刻也。

陸、陳見教主易與，復煽言天主愛民，但相從皆手足，兵到，順民須助威，宜家置旗一槍一，編隊如行伍。黃內怯，私議曰：「太平紙為職名割，祕之無知者。苟公然置禁物，保勿有滅族禍乎？」陸、陳變色曰：「君不從，弗強也。然事後，必勿悔！」黃終猶豫，陸出一冊厲聲曰：「君輩已受偽職，不從，即投之官，滅族禍誰獨免者？」黃戰慄謝之，且曰：「非自怯，恐江南不果至耳。」陸、陳邀黃至福山壘中，實其言，乃昏夜偕渡江，見其酋，盛席款之，溫語嘉納，留十餘日，偕返。於是教徒信益堅，買糧置器，駐隊軍山，將於五月十四日夜攻州城。城中差吏弁勇半教黨，諜徧布街市，官夢夢也。十二日，黃下令戶出錢五百助軍裝。南沙有董事某，以無故斂民阻黃，黃怒曰：「君此時猶自大耶！」即率眾焚其廬，某奔至城，告變，城中乃大震。會狼山僧亦連夜至，具言軍山謀反狀。

通州牧黃印山有幹才，亟命三門嚴守禦，令各沙董擒首事者。明日，沙董繫四人至，殲之。各沙搜捕羽黨，盡得其軍械、旗幟、號衣、印信，並職名冊一部。於是按籍訪獲，次第就誅。

最可哂者，其黨職名悉僭神佛封號，稱黃為玉皇上帝，餘則有都天靈官元帥、真君火神龍王等名號。既被拘，不刑自承。有憐而飼以肉食者，則合掌謝曰：「罪過！罪過！遲一刻便升天，何苦以葷食累我被謫乎？」至死，卒不食。黃之妻自稱玉皇娘娘，將刑，縛署前大樹上，見人狂詈。適官過，指而責曰：「吾諸臣皆歸位玉霄宮，尚虛左待我，獨羈我凡界何為？」持刀者牽之去，乃喜。十四日，各門戒嚴，總兵率兵梭巡。城內外排列勇隊，火光徹夜不絕，民一夜數驚，謠言不能禁，捕數人斬之，乃少定。雞鳴徹隊，人心始粗安。

越翼日，陸、陳俘至，始知官紳士民，所在有獻首人，於是局中皆色變。旗牌某，總兵泊荷亭心腹也，有逆跡，黃擒之至，泊婉言為請命。黃大笑曰：「大人愛賊，可謂至死不悟矣！」叱速斬之，泊有慚色。盛、黃皆宵遁，百計不能得。盛潛泰州，撐巨傘，偽為賣藥者，為黠胥物色，即泰州寸磔之。黃父子甫出境，鄉人縛之來，

且歧徑皆淹沒，可豫料其所至，而以全力專備一路，斬五百餘級，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時惜無大軍夾擊，不能一鼓殲之。又以彼眾我寡，未敢遠追，寇遁至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統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勦賊，並調謝至大營辦理糧餉，帶練殺寇。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鑑出戰，獲勝，殺數百人。以拽取濠板，被其擁圍，手執長矛，殺寇數人而死。謝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死。勝保奏聞，得旨：「謝子澄著贈布政使銜，予諡忠愍。」

訥爾經額為粵寇所敗

咸豐癸丑，文宗以大學士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督兵馳救懷慶。適粵寇解圍，竄山西，訥督兵，回防直隸。

初，有獻計於訥者，言潞城、黎城間，有小徑，循太行東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徑趨直隸之臨洺關。其路甚捷，有險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雖十萬之眾不能過也。訥拘牽舊制，以為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咨請山西巡撫派兵守之。咨未達，而寇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東出。

是時，訥方督凱旋軍萬餘人次臨洺。先一日，有冒其旗幟責州縣供張者，蓋寇之先驅，已過而北矣，訥未知也。次臨洺之日，寇鬪至，官軍倉皇失措，車馳卒奔，萬餘人潰散略盡。訥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幕友吏僕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廣平知府為之稟達省垣，桂良方以刑部尚書守保定，為之入奏，訥奉旨革職拿問，寇燄由此大張。

粵寇圍鮑武襄於九江

鮑武襄公超由擔水夫從戎，以勦粵寇，積功至專閫，班五等。然貴後猶不知書，自姓名二字外，更無所識。方被圍於九江也，將遣人赴曾文正公祁門大營求援，令幕客撰牘，移時不至，乃自往促之。見其握筆構思，頓足曰：「此何時耶？安用此文縷縷為者！」呼親兵，以白麻一幅至，自操管，大事一「鮑」字，以無數小圈繞其旁，亟加封付遞。眾不解，問之，鮑曰：「大帥自能知其故。」遞至祁門，曾之幕僚啟視，亦莫識其意。持示曾，曾大笑曰：「老鮑又被圍矣。」乃亟檄多隆阿往援，圍始解。

江忠烈與粵寇戰於廬州

「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為去留，不必以成命為拘。」旋以廬州事急，率所部千餘人，疾趨前進。廬州知府胡元煒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力。江以為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廬州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糗糧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悟為元煒所給，且知廬城萬無可守。然既已至廬，不肯為棄城退守計。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煒遂匿不敢出。江出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寇必劇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者萬餘。部署稍定，越日，寇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攀堞，官軍屢擊卻之。

衛佐邦尹達章平紅巾

咸豐癸丑十二月，欽差大臣琦善督諸軍，與粵寇戰於儀徵。寇軍知勢不敵，轉向廬州，下之，遂乘勝向六安州進發。巡撫江忠烈率師出水西門，寇已由隧道進，城崩，官兵驚走。忠烈大怒，手持大旗，緣陴上，督眾連斃寇目。會胡元煒部勇目徐淮通寇，開門引入，忠烈自投古塘死之。壽春鎮總兵玉山以滁州兵萬餘戰於拱宸門，師潰，死。陝甘總督舒興阿率一萬五千人屯岡子集，十戰十敗，降者過半。鶴麗鎮總兵音德布由大安來援，亦大敗，陣歿。

陳開，佛山人。幼無賴，好與會黨交，營卒衙役亦多善之。解衣推食，不愛惜。以為天下大亂，自擬於韓信、樊噲，雖目不識丁，不害也。亂事傳至粵，佛山諸無賴議響應，僉曰：「此大事，非吾輩所能任。計無如陳開者。」時開方設雜貨攤於鶯岡，聞眾至，出迎，問何事。曰：「時至矣，君猶默無舉動乎？」開曰：「然。然茲非細事，非若持械行劫，僅及一身而已。事關謀反，成則大福，敗則妻孥且不可保。雖然，吾固計之甚詳。汝輩且入吾室，共決之。」眾入，則有長髯客已在座，眾愕然。開曰：「此非他，吾粵人有在洪軍作校尉之劉麗川者，其兄弟行也。彼為劉杜川，昨夕方至，正以此耳。君等有何陳述？」眾曰：「吾儕不過冀君一朝得富貴，有所憑藉而已。」開顧長髯者而笑。

杜川曰：「無驍勇善戰可作將領者，將若何？」開沈吟久之，曰：「若然，能師父足當之。」蓋寺僧有和尚能者，亦鶯岡產也，素習易筋經，有巨力，能舉數百斤石臼。顧性頑悍，無與狎，惟開與周旋。乃偕杜川訪能，略陳起事之議，能允之。謀既定，開自為軍師，稱大王，居王借山，以能為大將，領諸路軍。別遣黨人四出鼓煽，於是何六起石龍，林洸隆起省城外之河南，關巨掠沿海，陳松年起新會，陳吉起順德，陳金剛起清遠，鄒六起龍門。相與蓄髮易

「紅」與「洪」諧聲，寓擁戴洪秀全之意。又凡聚議之處，必榜曰洪順堂，意亦猶是。部署既定，設官分職，其銜為將軍、元帥、先鋒、軍師、防禦使等。將軍、元帥大都椎埋少年，軍師則為落拓文人，防禦使則富人被掠入黨，以虛名從而籠絡之者也。

紅巾初舉事，將帥挾土銃，次腰劍彎弓，次插利刃，又其次則棍棒叉鉤而已。初劫大基頭軍營，官軍以大礮轟擊，眾大敗。能以禮謁里人馮松，即所謂滕松者，求畫策。松曰：「是不難，官軍不能無妻子，其妻子不能俱遷營中，猶在里巷。子以重兵劫之，使俱來，率往陷陣，居前敵，官軍雖有礮，疇敢發者。因挾以降，事必濟。」能大喜，如言往。官軍果不敢發，一夕盡降，礮械悉為紅巾所有。

松既為紅巾畫策，且建首功也，開奇之。遣人賚金帛往聘，來軍營調用。松本小康，不欲以身為孤注。其族人翰如多謀略，松素下之，以事告。翰如戒勿往。松曰：「成敗雖不可知，然槁項黃馘，老死牖下，亦非所願。」翰如曰：「吾不敢阻君進取，但烏合，必無所成。」松曰：「筮之！」筮之吉。松曰：「此猶不足信，天倘相彼，吾當出，則當大雨。」已而大雨三日。松曰：「得非偶然乎？吾事成，則當更雨。」已而一雨兼旬。松曰：「可矣。」乃就開營中，俯伏稱臣。開錫以金盔，上插雉尾，鎖子黃金甲，八寶戰靴，望之燦然，松九頓首謝，蓋皆梨園中物也。

開既踞佛山，遠近無賴俱至，眾號十萬。軍實無所出，則按戶索富者，使捐輸。佛山本商賈雲集地，紅巾至，無不唯命。開驟得金幣，則廣聲色，掠婦女。松諫之，開不聽。朱發者，亦佛山人，賣菜傭也。有膂力，性愚戇，貧不能自存。妻馬三孃美麗無匹，發與開善，開語之曰：「汝妻非尋常人，一品夫人也。」發以為妄，三孃頗自矜。及開舉事，立授發先鋒銜，三孃為女校尉，出入王借山，參預元帥府事，益與開調笑，累日夜不出。朱無所事，日惟醇酒大肉，徜徉於醉鄉。

松固識三孃，知三孃握大權，能左右開，則詣三孃而告曰：「夫人居此，洵樂，然燕處危巢，禍將至矣！」三孃愕然，松曰：「吾輩雖僻處佛山，然聲勢不小，雖總督始良不思振作，獨不畏沈葆楨乎？且夕出師，大軍壓境，吾輩殆矣。」三孃曰：「計且如何？」松曰：「先發制人，古之明訓。盍因彼未動，從而攻之，羊城一下，全省且為我有。如是，則進可圖大事，退亦不失富貴。夫人倘以為然，則速與陳大王言之。事之成敗，在此一舉。」三孃曰：「善。」遂以松言入吾。開初不允，繼為三孃所劫，乃大發號令，驟興師，遠近賊黨皆從之。

甲寅六月二十七日，李文茂等率眾分三路直撲廣州。其在北路者，圖奪城外礮臺，守臺兵發大礮轟之，遂卻退。是時撫標五百名，協

至，方相顧錯愕，而前刃已及。寇繞城抵禦，適旗兵續至，併力追逐，東路遂敗。其西路寇聞兩路敗耗，乃趨西門外之青龍橋。外委黃賢彪率汛兵百名、鄉勇三百名，要擊之，斃寇百餘。餘寇將散，忽傳能以銳卒萬人至，勢復盛。然不能前進，僅屯於城北數里之牛欄崗。

七月初五日，兩廣總督始良以紅巾盛，令廣州府知府沈葆楨督師勦之。於是都司曾廷相，守備陳國輝，千總黃大榮、屈超群等率師攻牛欄崗，寇發巨礮以拒。官軍蹂進，破其中營，奪獲軍械無算。能率健黨忽自崗後繞出，崗前之寇復返戈力戰，官軍大敗，屈超群、熊應飛、黎安瀾、余兆清等皆陷陣死。能方擬率眾薄城，忽傳總營有令至，能大愕，則班師令也。

開之令能班師也，眾莫知其意。松素善發，乃謂發曰：「我軍初立，利在速戰。今大王首鼠兩端，吾輩死無日矣。」發曰：「我亦不欲戰，此間樂，官軍不能來，來則速死耳。」松歎曰：「噫！豎子不足與謀，若汝三孃，尚有志也。」於是匍匐求見開。開方視事，與三孃高坐堂皇，陳居左，三孃居右。開見松至，曰：「滕松，賜汝坐！汝何言，速言之！」松曰：「臣無言也。臣不知大王意所在，若相持旦夕，官軍且來，何以禦之？臣不自惜，為大王惜耳！」開沈吟不言。三孃忽掣開印鈐於小旗，曰：「馮軍師聽者，此將令也。全軍聽汝調度，速東趨！佇看汝奏凱回耳！」松曰：「諾。」

七月二十六日，松以開號令，飭諸軍東發。時大瀝四堡紳士歐陽泉等已倡辦團練，乃置礮械，備糗糧，而大範、江夏、荔莊、登賢、月窟諸鄉悉繼之。紅巾東趨，適經其地，各鄉分守，使不能進。松令先攻四堡。其一路入曹邊，經龍頭墟，窺草堂橋十一鄉。鄉勇發巨礮擊之，寇偽遁，分伏叢薄間。團長劉遇昌偕弟遇鴻率勇踰橋逐寇，遇伏，皆死。後隊見之，大憤，鼓勇繼進，血戰久之，陣斬衣蟒服者數人，寇乃退。其一路由大鎮攻鍾邊，已破壘毀牆而入，而大瀝鄉勇紛紛赴援，以巨礮伏林中。寇不識地利。中彈輒仆，陣大亂，遂散。

松東趨之計不果，乃遁回佛山，日掠於近村，冀得軍實，以收合餘燼。閏七月朔，大會南海、順德各縣徒黨，將東趨，先攻大瀝四堡。發將二千人扼守沙口，陳洸隆將千人攻仇邊，陳金剛由新橋渡江夏，和尚能統坡山船萬人，由小朗渡直進瓜步橋，登岸，犯雷邊、九潭等鄉。而開與松率大隊由水頭墟進攻，留三孃居王借山大營以策應。寇四出，遠近騷然。

寇既破四堡，東趨之路遂通，乃分途進攻省城。葆楨聞耗，乃立召衛佐邦、尹達章至，使破寇。於是佐邦陳策：以紅巾連日撲城，東北勢力為最悍，餘實無能為。今官軍分途應敵，兵力單薄，必不足

路衝出，直趨燕塘寇營。時方昏黑，下令縱火，各軍手持一炬，爭投之，俄頃，火大熾，寇冒火突走，竄牛欄崗。

開之發兵攻城也，檄各縣徒黨俱至，番禺之陳顯良、三水之黃大榮最強悍，顧牽於他事，不即至。及紅巾敗，陳、黃始以舟師來，則聚於佛嶺市，而別築礮壘於義勇祠前，遣悍黨守之，使成犄角。官軍聞耗，遂遣礮船由槎頭進口，抄攻佛嶺市背，而先以一軍進攻義勇祠，以牽制之。寇在祠前設濠塹，環礮壘，官軍不能近。既而達章率銳師至，下令取泥填濠。俄頃，濠平，官軍踐泥而進，直逼寇壘，呼聲震天。礮甫發，壘已破，寶紛潰，遁入石井。【地名。】道員沈棣輝焚其巢，悉滅之。

進攻省城之寇既敗，而餘黨尚盛。東莞人盧昌，糾眾數千，自為大元帥，號令與開等。八月十八日，仍欲進窺省會，襲奪附城之三寶墟，別遣其黨率千人進窺泥城。佐邦聞之，首率勇攻三寶墟，昌兀立陣前，麾旗督戰，寇咸懷死心，狂呼跳躍，有如中瘡。佐邦陽為不敵，別遣一軍旁攻。昌出不意，為所殺，餘眾大敗，棄舟走。達章復率水軍勦滅之。

先是，開敗於省城，遁佛山，聞諸路徒黨已半滅，益懼。松雖智，已不敢畫策；能雖勇，亦不敢侈言戰矣。日惟置酒痛飲，而三孃獨促其收合餘燼，背城借一。開商之松，松踴之。然艱於糧食，城中民戶勒索已盡，欲求之附近村落，則已悉辦團練，不能進窺一步矣。

十一月初六日，佐邦、達章率師攻佛山，開不能戰，乃下令縱火。隆冬物燥，萬炬齊發，全鎮蕩然。計燒民居萬餘，死於火者逾萬，而開、能、發俱不知所之，或曰死也。松匿民家，為官軍搜得，斬於佛山西之高秧地。三孃則為某弁所獲，匿作妾，參軍事，勦餘黨有功，當道雖有所聞，置不問。

曾文正失利於靖港之粵寇

咸豐甲寅春，粵寇陷湘潭，圍攻長沙，曾文正公國藩檄塔忠武公齊布帥師復之，復躬率水師追寇於靖港，戰失利，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文正終以事不可為，遂止妙高峰，草疏及遺屬凡二千餘言，密令其弟靖毅公貞幹市櫬，將以是夕自裁。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仍以師不全勝自劾。時詬謗叢集，湘省藩臬糧鹽諸使者至會牘上巡撫，劾文正，文正姑忍之。

文正之初敗於靖港也，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詳請撫臣奪其軍，參奏治罪。俄而塔忠武以陸師大捷湘潭，撫臣乃不敢極言文正罪，然亦不敢論鮑起豹恇怯狀。既奉硃諭，切責起豹，代之以

平日自命養氣之功何在？」又令奏調司道大員隨軍支應。徐、陶聞之，謁文正，頓首稱死罪以謝。

羅澤南初將陸師，不敢一戰，惟從塔軍後，觀戰壯聲而已。一日，寇來攻甚急，不及請援於塔，遂與戰，竟獲大捷。自此遂為勁旅，與塔齊名矣。

開隆阿勦粵寇

侍衛開隆阿者，善騎射，發無不中。嘗射獵山中，斃虎十數，軍中號為打虎將，開亦深自負。會江忠烈應調赴廣西，所率楚軍皆敝衣槁項，諸軍皆竊笑。遇開於江所，僅一長揖，意頗不懌。他日督戰出隊，卒遇賊眾，圍之數重，矢盡，左右衝突不得出。忠烈登瞭臺望之曰：「必開君也。」急率親兵數十人介馬馳救之，卒挾開出，並轡而歸。開下馬拜曰：「活開隆阿者，先生也。」自是遂為莫逆交。

塔忠武勦粵寇

塔忠武性忠勇，亦最慈祥。其統兵岳州時，即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四字。洪山之捷，嘗督軍逼粵寇於沙湖塘角間，寇爭赴水死，中多幼孩，塔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數百人；群寇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誅其極悍者，餘盡釋之。一日，力戰歸，左右以燕窩進，卻之，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臥草土，卻不受。

咸豐乙卯，湖廣總督楊霽駐軍廣濟，禦粵寇。聞湘軍敗，大恐，棄廣濟，走德安，軍遂潰散，獨與親軍數百人俱。武昌守備單弱，聞霽至，邀入城助守，霽不可，委之而去。時陶文節公恩培已擢鄂撫，不知兵，驕橫甚。方以元日索銀壺蒸人參不得，怒詈江夏令，欲奏劾之。司道方相率緩頰，忽報寇已至城外，文節倉皇不知所措，惟禱神呼天，痛罵楊霽誤我而已。城陷，遂被戕。

蓋是時，官軍圍九江急，寇乃分兵擾上游，霽不設備，至有此敗。自是而寇遂陷漢口，入襄河，湖北大擾。

僧格林沁擒林鳳翔李開方

粵寇洪秀全之陷金陵也，遣吉文元、林鳳翔、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北犯，由皖入豫，由豫入晉，由晉入畿輔，連陷郡縣，裹脅日眾。而欽差大臣勝保躡擊其後，頗有斬獲。圍之靜海及獨流鎮，科爾沁

無人。僧知其叵測，飯畢，遣出，又令八目進帳。皆跪見求赦，亦即遣出。遂將李與八目解至京都，凌遲處死。

粵寇以開方為最勅，而其計略，則用明徐達、常遇春北征成算。初，議以開方當西路，楊秀清當東路。西路之師，由揚犯滁，徇鳳陽、歸德、開封、懷慶繞山西、直隸，與東軍會於天津。而東軍則傍海北趨。秀清不欲北行，以林鳳翔自代。深入無援，故及於敗。

徐若洲率忠義軍與粵寇戰

徐若洲司馬鴻謨，錢塘人，著籍仁和。以鄉試五薦不售，入貲為從九品，筮仕江蘇。咸豐乙卯，署揚州府經歷，兼理清軍同知。同知，五品官，以從九品攝之，重其才也。母卒於如皋，以不及視含斂，欲絕食以徇。其友顧梅卿以大義責之，乃始食。服闋，奉檄治揚州善後局文書。因說太守，仿古制，製輪機礮、連臂弩，自練一軍，命之曰「忠義軍」。會粵寇破來安，溫壯勇公方駐六合，率兵二千救來安，檄參其軍。暮與寇遇，隔河而陣。彼眾我寡，鉛藥將盡，乃言於壯勇，請滅炬，使不我測，從之。一夜礮聲不絕，寇疑我兵眾，遲明遁，遂克來安。壯勇上其功，而某大帥與壯勇不合，反責其公牘內首列總兵某，非制也。令曰：「此後毋出六合一步！」壯勇憤懣，後竟死六合，司馬之功，遂不見敘。戊午，寇再犯揚州，太守發兵迎戰，皆大敗。寇薄城下，乃使司馬以五十人拒之。大呼馳出，手刃數寇，斬其黃旗頭目一。寇發火銃，中右目而顛，一寇以刃加頸，膚裂血流。又一寇以矛刺其足，曰：「是已死矣。」乃舍之入城。有民自城中出者見之，曰：「此非徐少尹乎？好官也！胡死此？」撫之，尚有氣。解衣裹其首，負之行，至仙女廟大營，飲以水漿，乃蘇。時鄉人許緣仲牧泰州，迎至署。凡十月，創始愈，出鉛子於右目，重五銖，其形曲。蓋鐵經火而柔，深入卻竅，故隨之倨句也。司馬具武略，以禦寇受巨創，亦無以上聞者。然眇一目矣。子名琪，即花農侍郎也，以文學著稱於時。

戰事類二

張忠武勦粵寇

高要張忠武公國樑既投誠於官軍，賞千總銜，從勦粵寇。嘗奉湘撫檄，以二百人破寇數萬於新寧州。咸豐壬子三月，破寇於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追寇至長沙南路新開鋪。寇竄湖北，復追勦至武昌，破洪山寺壘。

張之立功自保桂林始，後逐寇楚南北，直抵江寧，與向榮相倚如左

行，所部五百人從之。寇大驚，棄城走。張徐按轡入，市不改肆，歸報往返，僅七日也。軍中唱凱歌曰：「張國樑走馬取太平，前後奏捷。」旋率師渡江取浦口及江浦縣城，往返亦不及二旬。丙辰五月，九華山之師潰，他帥死，諸將擁兵觀望，大勢幾不支。於是向奏請以張總統南北諸軍。旬日間，招集流亡，立解金壇之圍。朝廷嘉之，始拜欽差幫辦軍務之命。嗣此乘勝克復句容、鎮江，進擣秣陵關，馳往江北，復揚州、儀徵。又渡江圍江寧，城外寇營築長濠以困之。經畫數年，破寇形勢已在掌握，而九洲正當寇衝，亦為官軍所據矣。

僧格林沁與英法人戰於大沽

咸豐丁巳冬十一月，英人、法人據廣州，執總督葉名琛。其注意在改約章，索償款，增商埠，自謂據城為質，必可如其所請也。總督黃宗漢退駐惠州，既不激勵兵練，籌克會城，又不與英使會議立約退師事。英使額爾金久不得我要領，乃糾法、美二國，駛兵船北上。

戊午夏四月，驟至大沽海口，大沽綠營兵見敵船，即驚潰。英、法兵踞南北岸礮臺，直隸總督譚廷襄、提督張殿元等皆以疏防獲罪。敵兵以大小輪船七，暨舢板船駛入內河，直薄天津。

額爾金等照會內閣，謂此來非用兵，蓋欲修好，請面見天子，訴其事。文宗特遣侍郎銜耆英諭止之，不聽。遂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欽差大臣視師通州，遣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往議和約。英人多索償款及商埠，許之恐傷國體，拒之慮挑強敵，乃以兩江總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特派杜良、花沙納馳赴上海，會同桂清先與英人商定稅則，再議約章。六月，英、法、美三國兵船退。

秋七月，僧移軍海口，築大沽北塘營礮臺，購巨礮，分布要害。檄州縣伐大木，輸之海壩，植叢樁水底，以禦汽船。奏請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及蒙古兩盟馬隊，前後赴軍者可五千騎。己未春三月朔，怡親王載垣赴天津，察勘海防。桂良等在上海與額爾金商定稅則，額遣其弟卜魯士率兵船北駛，聲言將入京換約，桂良等告以大沽設防，當進自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魯士至攔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闖入大沽海口，先覘形勢，僧故羸師以張之。癸巳，兵船十七艘駛進雞心灘，用炸礮摧斷鐵鍊。甲午，鼓輪直進，毀我防具，樹紅旗促戰。直隸總督恆福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告以桂已由上海馳還，請移駐北塘口外，靜候換約，否則暫令換約官數人，由北塘至天津。英人不受照會，開礮擊礮臺，分遣步隊登岸。僧督軍鏖戰，戒礮臺同時開礮，沈毀數船，擊殺登岸敵兵數百，生擒二人，英領隊官傷股而殞。兵輪入內河者皆中礮，不能駛，惟一艘遁至攔江沙外。

敵兵攻大沽北岸石縫礮臺，一開花彈竄入火藥庫，礮臺失陷，提督樂善死之，惟南礮臺尚存。僧念屢挫之後，精銳傷亡，南礮臺孤立難持久，適奉密旨退防後路，乃撤營城及南礮臺防兵，次於通州之張家灣，與瑞麟軍相依護。庚子，以疏防故奪三眼花翎、領侍衛內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敵兵至天津，會和護屢不就，遂逼通州。八月戊辰，光祿寺卿勝保率偏師邀戰於八里橋，勝保紅頂黃褂，驃而督戰，瑞麟軍宵潰。僧軍朝陽門外。

己巳，文宗以秋獮巡幸熱河，敵兵縱火燔圓明園。甲申，僧軍亦潰。聞恭親王在長新店，與瑞麟等皆往從之。英、法按軍郭外，欲邀恭主和議。恭用恆祺居間排解，往復關說甚苦，浹兩旬，和約始定。九月壬寅，暨英人法人平。

當是時，曾文正公國藩督師祁門，胡文忠公林翼駐軍太湖，進勦粵寇，相持甚急。聞變，合疏奏請於兩人中簡派一人，率精兵萬人入援。會和議成，不果行。英、法軍以海口封凍為虞，皆於初冬退去。

葉名琛勦粵寇

道光己酉，新嘉坡陳正成設三合會支部於廈門，命名曰匕首會，入會者數千人。咸豐癸丑，閩省官吏以強奪豪富黃姓之財，匕首會首黃威庇之，率二千餘人起事。隊長多新嘉坡僑民，奪廈門附近二鎮，附者至八千。遂推據廈門，威乃自稱明軍指揮官，盛抗官軍，卒以糧餉藥彈不足，啟城議款。明軍去，官軍入城市劫掠，殺戮及童稚，刀鈍而不血，則縛數人投之河，英領事通牒勸止，亦無效。乃以兩軍艦泊香港，若將強制者。於是洋場及船埠四周俱免於禍，餘地則有一日斬殺至二千人以上者。

匕首會陷廈門時，上海亦有三合會起事。時廣東、福建兩省人之在上海者十四萬人，多三合會員。廣東人劉麗川、福建人陳阿連等，群謀襲上海城。事未發，為地方官偵知，捕粵、閩頭目七八人。粵、閩人乃益怒，致書地方官詰責。地方官大駭愕，返而謝之。其月二十日，祭孔子廟，黎明，麗川、阿連等六百餘人潛匿北門外，待啟城，即突襲縣署，迫上海知縣袁某繳印。袁罵曰：「印為天子所賜，汝欲印者，先取吾頭！」麗川黨人大叱，斬之。眾因圍道署，城中鼎沸。官吏指揮守兵，放大礮，眾仍不退。脅蘇松太道吳健章繳印，吳解綬與之，麗川取其印，縛健章，奪道庫銀無算，城亦陷。時其黨悉以紅巾為號，因稱為紅頭賊。後數日，麗川、阿連等欲殺健章而未決，眾議大譁。駐滬美總領事麥轄爾聞之，邀麗川，以吳付之，麗川不許。然有二洋人潛誘健章，自西門縋城逸，匿麥轄爾所。麗川大怒，將攻租界，租界防益嚴。鎮江官軍至上海，營跑馬場。時或嘲弄洋人而毆辱之，於是駐滬各領事請於江督

營，否則將以兵力奪取。時英、美軍艦之在上海者各一艘，合租界所有洋兵得三百餘人，戒嚴以待。桂清以為仇洋人，則洋人必惡我而助敵，轉而攻我，則滬城胡以復？遂自至租界謝罪於洋人。時官軍集上海者萬餘，借洋人之力以斷糧道，復向城中礮擊。麗川聞洋兵之助官軍也，率死黨百餘人犯圍遁。

道光庚戌，三合會蜂起兩廣各地，見洪秀全勝，氣益張。咸豐甲寅，舉廣東各州及廣西全省，皆叛亂。其年，陷廣東之肇慶、佛山、東莞各地。自此官軍與三合軍顯有別。而官軍之運餉羊城，轉藉外人之助，懸外國旗，即能安然過三合軍之礮臺與軍艦焉。

咸豐甲寅十一月，廣東豪商某備大艦，運兵至佛山，與三合會戰。三合軍大勝，獲官軍之弁四五十人，兵五百人，悉殺之。後又戰於珠江，即以此艦隊破軍艦四十四艘。

廣東總督葉名琛之鎮懾三合會，為法至嚴。然兩廣、江西、福建諸省尚時時暴起。方英、法同盟軍之占廣東也，粵寇石達開自湖南進兵廣西，欲攻據桂林。三合會乘之，咸豐戊午，陳清康率軍數千會集於廣東之北，隱有占領廣東之計，待同盟軍一退，即起事。適攻擊桂林之粵寇遇精銳之官軍，突圍逃廣東，更於中途脅從諸無賴加以三合軍，勢遂益盛，其主力軍乃再向廣西進發。

至是，而官軍乃逕向三合軍攻擊，並用賄通懸賞等法，潛約三合會副統領陳政及諸頭目，謀殺其統領陳清康，率眾降。陳政斬之，官軍大勝，並捕內應之三合會黨羽二千以上，斬殺之。

何桂清委蘇常於粵寇

兩江總督何桂清字根雲，嘗督學江蘇。值粵寇倣擾江南北，頗屬幕客草疏陳兵事，糾劾疆吏之退縮債事者，持論多侃侃。文宗奇其才，改簡浙江巡撫，年未四十也。撫浙數年，通判徐徵枝其同官王有齡之驟遷道員，訐告巡撫獎薦不公。何奏陳顛末，語稍亢激，天子責之，引疾罷歸。已首途矣，適闕兩江總督，上語軍機大臣：「此官以籌餉為命脈，孰能勝任者？」大學士彭蘊章奏稱：「何桂清在浙江，餉徽州全軍數萬人，未嘗闕乏。」上韙其言，授兩江總督。彭故與何同年進士，何頗謹事之。何復力薦王有齡籌餉精敏，擢江蘇布政使。

未幾，幫辦軍務提督張忠武公國樑攻克鎮江，何以籌餉功，加太子少保。咸豐庚申春正月，張總統諸軍攻克九洲洲，何又以籌餉功加太子太保。當是時，何渥承眷倚，慷慨談兵，聲譽翔洽，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時稱為何、胡兩宮保。

粵寇久擾東南，至安慶克復，為東南一大轉機。曾文正公報捷疏，推胡文忠公林翼之謀，多忠勇公隆阿之勇，洵為定論。其注意不撤安慶之圍，則同一老謀深算。雖值淀園之變，漢黃之警，而仍堅持如故，所謂智深勇沈者此也。

胡文忠之注重安慶，左文襄公宗棠之注重衢州，李文忠公鴻章之注重上海，皆謀之於豫，持之以恆，卒皆收其全功。若枝枝節節為之，如向榮、張國樑之在金陵，終歸一敗而已。

蔣果敏平廣西粵寇

咸豐末造，粵寇圍廣西省城者三年有餘，與廣東、湖南音問阻絕，餉道不通，省城數十里以外，皆寇也。適蔣果敏公益澧以候選知府為羅忠節公澤南營官，中道散去，勞文毅公崇光招之，赴粵西。蔣謂立功後，必保至實缺按察使。所需糧械，毋稍缺乏，然後願行。文毅許之。蔣乃募楚勇三千人，入粵擊平群寇，克復諸府縣城，楚粵之路始通。

僧格林沁與捻戰

同治壬戌，穆宗特命忠親王僧格林沁以全力勦捻。捻，捏也。不逞之徒聚捏成隊，故曰捻子，蔓延於蓀、皖、豫、魯、鄂，黨眾且悍。袁甲三、勝保曾勦而無功，故命以全力勦之也。既而追捻寇於光、黃、汝、鄧之間，多山谷沮洳，騎不得騁，累中捻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克金等。王益憤，日夜連一二百里，宿不入館，衣不解帶，席地而寢。天未明，傳響畢，士皆橐糗糲，王手一鞭，上馬猋馳。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捻十餘萬夾水而營。捻久怖追軍，無所掠食，足皆腫裂，不能行。會薄暮，未測官軍虛實，願就撫。陳提督國瑞為之關說，有成議矣。捻先遣二渠來謁，王見之，怒甚，語未半，趣命斫之。寇眾大驚，皆散走，迸入山東境，王益疾追。當是時，官軍與捻皆重趼羸餓，環寒暑不能息，勢且俱踣。捻揚言王少寬我即降，則其窘迫可知矣。

易佩紳轉戰數千里

咸、同間，粵寇發難，龍陽易佩紳以書生率新募卒二千餘人，【時湘撫駱秉章入蜀督師，易居幕中，旋奉命募湘軍二千人入蜀。】轉戰數千里，破寇數十萬。當道負軍餉二十餘萬，若在他處，早兵變被戕矣，而易持之以堅忍，結之以恩信，崎嶇困厄，非人所經。忌

云：「本來面目無人識，錯把孫吳作頌揚。」又云：「幾回殺賊翻流涕，賊亦蒼生大可憐。」撤軍後，又有句云：「未受人憐斯是福，能容我退即為恩。」又云：「兵事易言原有戒，書生輕出自無功。」亦可想見其襟懷矣。

鄧仁堃父子與粵寇戰

鄧仁堃，武岡人，官江西按察使。咸、同間，東南用兵，文武著聞。以矯援贛州，失督師旨，假事劾罷。子繹，字保之，秉承家學，少好論兵。壯而遭亂，湘陰左文襄公宗棠督師浙、閩，奏辟營務，從征嘉應，收全功。

田興恕勦寇江西

田興恕，鳳凰廳人，在江西、貴州多有戰蹟。其行軍江西也，一日，偶率部下數百人出，突遇寇大隊至，圍之數重。田引兵入一地，四周溪水環流。田令四周站隊而，已臥吸鴉片煙。寇數喊殺，皆植立不動，寇稍息。久之，或坐或立，田揮刀突進，眾從之。寇出不意，悉披靡，殺傷無算。

田之乘馬素馴。一日出戰，馬躍而人立，礮彈猝至，洞其胸，田跳而免。後以殺洋人，論戍伊犁，士卒感其恩，從之去者數百人。所至責供給，州縣甚苦其擾。時左文襄征回，攻循州，不能下，田至，一戰下之。文襄奏其功，得釋罪免戍，遂歸。

林夫人乞援保廣信

沈文肅公葆楨嘗守廣信，粵寇至，城被圍，夫人林氏，文忠公女也，嘗貽書饒廷選乞援，以保府城。書云：「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豫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為時已迫，招募恐無及。縱倉卒得募，恐反驅市人而使戰，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貴溪又於昨日不守，人心皇皇，吏民商賈，遷徙一空，署中僮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祇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為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為玉山屏障，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孫吳不能為謀，責育不能為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後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賈志，至今以為深痛。今得死此，為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其心，以輿來

後，當再專贖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纜以犒前部，敢對使百拜，為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多忠勇與捻回戰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忠勇公隆阿從征楚、皖，身經數百戰，料敵如神，其勳績尤在廬、桐之間。摧滅粵寇陳玉成，實能轉移當時全局。曾文正公嘗稱其智勇兼備，為中興名將第一。

同治壬戌，陝回亂起，朝廷以勝保為欽差大臣。及逮治入京，以多代之。渭北回巢凡三：最東曰羌柏，在同州；迤西有蘇家溝；再西為渭城。蘇家溝、渭城皆在咸陽境，回於渭城建府治。多督師入關，徑趨羌柏，以親兵七十人解商南之圍，以二千人破捻寇五六萬之眾，伏尸四十里。山前巨壑，窈不見底，人馬層積，填與路平。驅勦回寇，萃而迫之山谷之間，大川之旁，所殺動以數萬計。陝回皆西走甘肅，大軍方欲上隴，適滇回藍大順由蜀竄陝，陷踞整屋，城中老寇僅數百人，脅從人數亦不甚多，多引兵圍之。大順百計守禦，城小而固，久不能拔。

江蘇官紳乞師勦粵寇

同治壬戌，淮軍之赴上海也，由江蘇官紳至安慶陳乞，備極哀懇。倡其議者：官為吳煦、吳雲、應寶時；紳為馮桂芬、顧文彬、潘曾璋；而龐鍾璐主之，以書陳於曾文正公。

時江南為粵寇悍黨所據，惟上海獨存。上海故無備，而外又無援，文正甫克安慶，將東援吳越，無暇顧上海，沿途寇卡星布，兵亦不能達。上海官紳集議，求可以如皖乞師者，難其人。文正年家子錢鼎銘毅然請行，賈書抵安慶，謁文正，極言東南數十萬生靈待拯狀。且言上海為商埠，華洋貨物充牣，一旦資寇，則全吳無收復機。文正慮地僻，孤軍深入，且無援。鼎銘力陳形便，繼以痛哭。文正許之，命李文忠公鴻章以淮勇移駐上海。鼎銘謀之吳人，僦洋船五艘來迎，抵黃浦，人心始定。俄而寇大至，四面環攻。李迭創寇魁，與文正及左文襄三路夾攻，名城漸次收復，全省肅清。方其乞師也，蘇撫薛煥遣將募楚勇一萬二千人，將東旋，文正慮所募皆各營散卒，徒糜軍餉，命鼎銘往截散之。鼎銘行，遇於漢口，簡所募九百人歸，無譁者。文正大奇之，移師之議乃決。

粵寇平，撤淮軍，北勦捻，文忠日夜逐賊不得息。鼎銘駐清江，主轉運，迄事平，餉無誤。文正旋薦鼎銘可大用，文忠亦力言之，遂

抵任，以綠營兵弱，請加餉練兵，行之有效，各省推而行之。

或曰，文忠東下，鼎銘采辦軍米，督治後路轉運，浔保道員，皆由乞師基之。其由道員而至豫撫，則曾文正所保。文正初不甚知鼎銘，及移督直隸，過清江，鼎銘在轉運局迎送，先後歷十餘日，官廚供應而外，日備精饌三五器，文正頗以為甘。既辭，復進，流涕再三，述舉賢平吳之德，文正大感動，以為誼切如此，必有忠誠報國。適奏調兩江官紳，為直隸仕途矜式，舉錢首列，未及五年而開府矣。

李文忠敗粵寇於上海

蘇杭之陷於粵寇也，兩省紳民鬻聚上海，恃西人為之護持，寇在咫尺而不敢逼。薛煥以巡撫兼通商大臣，所任僚吏皆工趨避媚耳目者，軍事殆不可問。知府李慶琛為統將，部兵數千，皆衣錦繡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優孟。淮軍入境，則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為丐。然李文忠公意氣甚盛，不受薛節制。初以敵體相見，薛不能耐，與李慶琛定計，乘淮軍未動，先復一二城，以奪其氣。益募至萬餘人，勦寇太倉，不二日，全軍覆沒，李走死。寇窮追至上海，西人論和而退。

當警報之四至也，薛乞援於文忠。文忠報以奉旨保城，不與戰事。寇既大集，亦登陴固守，寇遂漠然視之。已而薛內召，文忠兼代其任。寇大舉圍營，文忠與程忠烈公學啟計，分兩路，迎伏以戰，大敗之於上海之虹橋，連克嘉定、寶山，寇狂走崑山而逃。軍聲彪起，收隊時，西人相顧，至以拇指示之。嗣又有七寶之捷，四江口之捷。於是各營增軍，分道以收浦東，而寇之迎降者絡繹不絕矣。

文忠於虹橋戰時，坐胡馬督戰。寇氛甚惡，張遇春敗回。及橋，文忠顧左右取其首，遇春馳馬反趣寇，各營皆奮勇直前不可當。而忠烈所部繞寇後，衝入寇陣，截為二，遂獲全功。

是役也，寇數近十萬，淮軍留守坐營外，不過數千人出隊耳。自餘戰事，不甚關全局，惟常州守寇極悍，破城後，巷戰尤亟，兵將傷亡者頗多。

朱氏敗粵寇於龍華鎮

南匪朱祥保精技擊，鬻拳為生。女能傳其學，能舞雙刀，開六石弓。及長，而侍固始劉松平中丞為簪室。劉性任俠，亦善拳棒。初，以進士令上海，同治壬戌冬，粵寇擾滬，女騎而出，率親兵，與戰於龍華鎮，殺數十人，寇因之稍挫。乘騎忽蹶，女遂陣亡。

李文忠公鴻章平粵寇之時，嘗偕幕友督率水師進攻。自坐長龍舳板，幕友三四環列左右。聞紅旗報捷，即顧幕友曰：「夥計，咱們搞啊！」【搞，作也。】幕友即吮毫伸紙，立成奏摺。及收軍登岸，則礮聲隆隆，已拜疏矣。

僧格林沁平苗沛霖

咸豐癸丑春正月壬戌，粵寇東竄，安慶不守，江北州縣日夕數驚，盜讎起。朝廷起前湖廣總督周天爵於田間，督辦團練，攝撫事。乃奏改廬州為行省，行堅壁清野法。政尚猛厲，奸宄懾伏。九月丁巳，薨於潁州行營，兵科給事中袁甲三代之，營軍臨淮。乙卯三月，袁被劾去，捻寇龔得等擁張洛行為盟主，踞雒河，四出蹂躪，境蕩為墟，而苗沛霖遂萌孽其間。

沛霖字雨三，鳳台武家集人。世為農，門單，鄉里弗之重。年三十，補弟子員。性猜忌，習貧攻苦，沈鷲有謀。丙辰春正月，洛行掠下蔡，沛霖避之壽州，鬱鬱寡合。四月，歸武集，偕同邑徐立壯、懷遠鄒兆元收輯散亡，築三寨，分五旗，積芻糧，明號令，自號義兵。是冬，以三百人敗龔、張數萬人於蒙城，由是四方響應。丁巳秋，勝保攻拔正陽關，袁以太僕卿起用，復來自亳，合軍潁口。欲用沛霖以禦捻，使某往說之，沛霖以眾來歸。俄勦捻蒙、亳，戊午正月，豐圩捷聞，沛霖授知縣，加五品銜，予孔雀翎。意不屑也。自是累擊賊，積功至四川川北兵備道，賞巴圖魯名號，兼布政使銜。所居曰苗家老寨，練眾僉呼之為老先生。

庚申秋八月，英、法內犯，文宗北狩熱河，欽差大臣勝保留守京都，統勤王兵。巡撫翁同書請以沛霖赴通州，備調遣，已不果行。當是時，粵寇據廬州，捻寇據定遠。官軍潰而粵捻合，長淮騷動，沛霖隱有專利之心矣。

先一年秋，勝保由五河復懷遠，檄沛霖規取臨淮、鳳陽。比合圍，以憂去。袁擢漕督領其軍，沛霖輕之。臨鳳既克，斬其功，愈快快不為用。

立壯、兆元二人始為沛霖所懼，勢相埒。嗣沛霖計殺兆元，立壯不自安，益不相下。翁自定遠退壽州，以立壯為腹心，表授永固副將。是年閏三月，率練五千，與參將馬升平、副將于昌麟合營，北聯臨淮諸軍，進逼定遠。袁資以礮火，設圍五閱月。廬州援捻麇至，馬、于敗亡，練潰，臨淮軍遁。捻圍鳳陽，犯壽州，沛霖咎立壯，燬其家，掘其墓。貽書嚇勝袁，勝袁恐，尋劾立壯。繼以練眾噪餉，截糧艘，奪關稅，袁奏請下蔡釐金贍其軍，事甫定。而壽州

區十八坊，坊設團長二人，非吏胥即無賴，陽尊孫家泰為首。家泰，壽州巨族也。

十一月朔，沛霖遣都司李學曾等七人往瓦埠，日晡，過城，城團邀殺之。滄滄泚泚，舉國沸騰，泰與團長蒙時中等急召立壯以御沛霖。辛酉春正月，沛霖誓眾下蔡，設七人位，哭三日。渡淮，總兵黃鳴鐸迎擊兩河口，失利，遂擾壽南，偪城而壘。翁解任未去，布政使賈臻署巡撫，幫辦軍務，駐潁州。家泰等因立壯以構葛牛、王鼈、黃廷遠、戈名棟諸捻入城，沛霖亦由姚有志、孔提剛通於粵寇。

兵練粵捻，內訌外鬩，則有張學醇者，以調停之說進。學醇，浙人，久從袁軍。袁患風痺，不視事，倚學醇為左右手。學醇獨左袒沛霖，博崇、武慶瑞、尹善廷三鎮陰相附和。翁日懷去志，模稜唯諾。城中回民多漏師，於是賂捻首葛牛等，縱之去。褫家泰職，下之獄。四月壬申，下令逮立壯。巷戰三日，並其黨三百人戮之。六月甲子，家泰飲藥死，學醇拘時中送於下蔡，冀平苗忿。糧罄民斃，而城圍未解。

皂口里保王舟有材勇，曩隨廬鳳潁道金光擊捻正陽，授外委，屢拒苗。壽南諸圩悉應，翁遣遊擊朱淮森、守備朱淮朋促舟赴援，八月庚申，舟進屯柏寨，使兄汝成、弟汝鴻夜襲周寨，徑抵南關。使淮森、淮朋築路營，輸糧於城。苗營東西，舟營南北，擊柝之聲相聞。苗率眾力爭，淮朋兄弟棄營走，周寨路隔，舟更營鼇湖上，通東路水運。苗伐大木，立柵淠河要津，東道塞。舟又於苗營之西，自芍陂連營熨湖，潛通西路水運。苗亦自熨湖掘長濠，達東津渡。營壘銜接，舟勢絀，問道南來，乞援於肥練。

合肥久稽捻，鄉民爭築圩自衛，捻最憚者曰解先亮。圩據青陽之西，南接舒城，後為楚軍鄉道。其與之相角者，大灤山之劉圩，周公山之張圩，紫蓬山之周圩。推六紳李元華都轉總練務，軍隊埠寺，以禦捻為名。限保劃段，糾眾斂穀。既，英翰權縣篆，主解圩，李與諸練首勢不能容。英恃官威，李倚練眾，日事抄掠。撫軍檄某解之，李旋退歸，英亦調任。值苗勢日張，有志家於六，勾苗南來，守備趙春和為之助，紛紛趨附。諸練首為營窟計，覬覦英霍山寨，鼓行而西，破岡叉樓，諷人說知州鄒筍入屯六安。

當是時，鄂撫胡文忠公駐黃州，江督曾文正公駐宿松，遣將東征，收潛、太，圍懷、桐，捷音踵至，諸練首幡然思奮，遂援壽。九月庚子，會於三角寺。丙午，戰於柏寨，不利，淮朋陣亡。汝成等乘霧自周寨衝出，城圍益急。袁知苗事不可復遏，恐獲戾，始劾沛霖，令幫辦軍務江南提督降將李世忠偕其子翰林侍讀袁保恆耀兵懷遠。某飛書保恆，剋期並進。辛亥，世忠等舟師次石頭埠，是夜，回民趙森保、都司柏靈錦、游擊朱佩芬、千總吉玉成、外委朱淮朝

開，沛霖入，戕泰及諸團長家。肥練回六，舟嘔血死。

沛霖泥首於翁，痛哭請罪，散粟譙眾，設公局，留紅旗總李萬春主之。自回老寨，分練眾為十營：洞淄集吳正誼主之，曹家集朱品三主之，延陵集董志誠主之，太和諸砦杜維忠主之，肥河南砦鄧季山主之，顏上諸砦杜朗主之，懷遠諸砦張式端主之，霍邱諸砦湯貫金主之，三河尖則有潘四、朱蘭馨，迎河集則有趙春和焉。於是袁翁據壽州生員傅汝霖等聯名環保，復為沛霖辨明心跡，勝奏申解，恩予自新。十月十日，翁出壽州，袁撤懷遠之隊，而楚軍至六安，駐肥練堵河口，訟言勦苗矣。

同治壬戌春正月，粵捻交煽，陷穎上，圍穎州。賈臻督民固守，羽書告急。復以勝保為欽差大臣，督辦豫皖軍務，援穎州，並辦苗練事。師次太和，兵單乏食，勢不振，檄責沛霖。沛霖慚且畏，復以眾歸，退壽州，克穎上，穎州之圍頓解。

時淮軍新立，福建延建邵道李鴻章乘番舶赴上海，劉銘傳，張樹聲、樹珊，周盛波、盛傳等分隸其眾。李續宜巡撫安徽，統湘軍駐六。將軍多隆阿攻克廬州，偽英王陳玉成北竄瓦埠，勝保令沛霖截擊，沛霖使萬春賺之入壽城，檻送穎州，盡降其眾，江寧援絕。緣功請復沛霖官，朝議不行。

癸亥春，僧格林沁勦捻至亳，洛行東竄，沛霖遮於蒙城，洛行失勢，走李圩，穎州知府英翰擒之，龔得前為楚軍殲於滋松關。張、龔既滅，諭沛霖散練歸農，沛霖佯諾之，疑愈甚。勝保之遷帥陝西也，調沛霖帶練萬人助剿回匪。得旨嚴飭，並諭各路堵截。未幾，勝被議，繫獄。教匪事起，王師北去。三月壬戌，沛霖反，遣其黨鄒長青取懷遠，方長華襲穎上，王永年據下蔡，朱萬隆入正陽，潘立勛蹂光固，王金魁薄太和，苗天慶犯五河，張逢科擾靈璧，李萬春圍壽州。中丞唐巡方軍臨淮，安肅道蔣凝學軍芍陂，兵屢挫，捻焰彌熾。六月己卯，壽州陷。後一月，勝賜死。沛霖念蒙城近於老寨，且多舊怨也，身率捍黨以困之，繞城為牆，繞牆為塹。塹深而牆峻，連營伺守。晝匿其中，夜則聯袂呼警，梭巡壁上。官軍更番輪攻，不能破。按察使馬新貽駐城中，七月，乘間歸臨淮。八月丙戌，渦河兩岸官兵退，練長李南華、李得勝居守，英翰屯小澗，勢益單，戰無虛日，猶時以騎兵齎糧濟城守者。

戊戌，僧命總兵陳國瑞督師援蒙城，至小澗，英翰建議環城為營，築重垣，垣外掘地道，士卒蛇行而進。以捻之攻城者攻捻，一壘破，餘壘皆震，遂毀捻圩，斬慕玉宗。填王家窪河，阻捻水運。九月己巳，荊州將軍富明阿遣總兵宋慶、詹啟綸繼進。冬十月，大兵南下，丁亥，至亳，克蔣家集，斬陳萬福。庚寅，派翼長舒通額率馬軍覘捻。辛卯，復高爐集。癸巳，破楊家集。甲午，攻西陽集，未下，移軍北岸葛家樓。乙未，杭州將軍國瑞亦至。外援既合，捻

秣馬蓐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揔隊盡在隔岸，劉分五營留護輜重，躬率馬步十五營，渡河塵之。任柱以馬隊撲左軍，牛洪撲右軍，賴汶光、李允合撲中軍。左軍劉成藻五營先遇揔騎，不能支，敗退渡河。任柱來攻中軍甚急，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來援中軍，中軍亦已敗退矣。群揔萃於右軍，唐殿魁及其營官吳維章、田履安等力戰死之。殿魁，銘軍之良也，師大奔，揔益縱，渡河追擊，銘軍崩潰。適霆軍以辰刻踐期而來，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揔，酣戰良久，呼聲震十餘里，大敗揔眾。剗毀楊家埭拖船埠、尹隆河揔館數百，生擒老揔八千有奇，殺萬餘，奪獲騾馬五千餘匹。救拔劉及劉成藻等於重圍之中，暨銘軍將士二千人。奪還銘軍所失槍四百桿，號衣數千件，一切輜重軍械，及劉之紅頂花翎，俱於次晨送還劉營。

是役也，銘軍不先期出師，則不敗。既敗，無霆軍救之，則必全軍盡沒。鮑疆自抑，若無幾微德色，劉內慚不可言。自以訾警霆軍久，邂逅擊揔，一敗一勝，慮為霆軍所笑，益恚，不能自釋。謀之主文案者，具牘報李文忠公，大旨調霆軍既約黎明擊賊，未能應時會師，銘軍孤進，初獲小勝，忽後路驚傳有揔，隊伍稍動，不知實霆軍也。官軍抽五營過河，還保輜重，揔覘瑕來撲，以致大敗。官軍復奮與相持，會合霆軍迎擊，遂獲全勝。李據以入告者如此。蓋歸咎他營，歸功本營，固咸、同間用兵以來數十年之積習，不獨銘軍為然也。李新握兵符，亦頗慮鮑不秉節度，鮑疏陳獲勝狀，并據實咨李。李已先入劉言，幕府執筆者又稍有揚抑，軍機大臣左都御史汪元方謂鮑超虛張戰功，言盡不讎，彼既愆期貽誤，又驚動銘軍，以致大敗，若科以失機與掩飾之罪，鮑超可斬也。

先是，左文襄嘗密疏言鮑驕橫，已面折之，左方將入關勦回寇，屢請廷旨趣霆軍入關，其意蓋欲朝廷稍挫折之，然後羅為己用也。汪不省左之權略，頗篤信其辭，又不知鮑實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議獨堅，且云不一懲艾，不足儆驕將，同列均以為疑，乃僅擬嚴旨責之。

鮑自敗揔於尹隆河後，次日，即拔隊窮追，連蹙之於直河，於豐樂河，於襄河邊，殺一萬數千，生擒四千，解散脅從萬餘，拔出難民二萬，繫任柱、賴汶光、李允之妻，追至棗陽、唐縣界。鮑自念破彊賊，救銘軍出險，功高，冀邀褒獎為榮。途次忽奉嚴飭，方悟銘軍之歸咎也。

會湖北巡撫曾忠襄公奏報軍情，誤謂銘軍所勦者任柱，霆軍所勦者賴汶光，故霆軍勝而銘軍敗。是時，揔勢任彊賴弱，其言與鮑自奏之疏又頗牴牾，鮑憤鬱成疾，引發舊傷，日益危篤，奏請罷歸調理。曾文正時已解兵符，還任兩江總督，聞之，馳書慰解。檄召總兵婁雲慶，乘輪船駛往接統霆軍，并派員攜遼東人蔭往問鮑疾。文忠旋奏鮑功高，請加獎護。曾忠襄亦奏推鮑之功，蓋皆已得文正手

關。調治數月，疾未瘳，曾乃為奏請解浙江提督，遣撤霆軍十八營，留十四營，改為霆峻軍，隨同淮軍勦捻。曾諗知鮑與淮將不能相下，若不令歸休，恐遂一病不起。鮑既歸，則霆軍未必能得力。倘竟檄令西征，則金口之變，前鑒不遠。環顧大局，兼權統籌，不能不如是措注也。

鮑既養痾家居，十年不出。文正別遣大將劉松山率萬人入關，馳勦回、捻二寇，戰比有功。文襄之平關隴、新疆，得松山之力為多。銘軍雖敗，卹死撫傷，簡卒補伍，峙糧敕械，休養半年，而後用之。文忠之滅東西捻也，銘軍功最。蓋古之將帥，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

捻寇中之最黠猾者，以賴汶光為最；而慄悍善戰，莫如任柱，所統馬隊頗多。方諸軍劃運河而守，捻眾馬步約近十萬，盤旋濟青沂海之間，行蹤森忽，官軍追逐往往落後，實未能制勝也。一日，銘軍逐捻於安邱、濰縣之交，獲一目曰潘貴升者，訊知為任柱帳下健兒。將殺之，貴升呼曰：「赦我，我願投誠！」其甥有唐某者，在銘軍作哨官，亦願保釋之。銘傳聞之，乃語貴升曰：「汝能為我殺任柱乎？」對曰：「能。」乃畀以槍一，曰：「此去若成功而返，賞三品銜花翎，白金二萬兩。如不能，亦不汝責。任汝相機為之可也。」蓋劉意非望其必成，以為即不能成，不過棄一槍耳。貴升執槍馳馬而去，復歸柱，柱信而不疑，乃置帳下。明日復戰，貴升忽以槍擊柱，殞於陣前，縱馬奔向官軍，告劉曰：「我已殺任柱矣！」始猶不信，繼見捻黨不復耐戰，銘軍與諸軍連日大捷，追至贛榆泲宿境內，降捻供稱任柱實死，乃賞貴升如前約。

汶光既哭柱而埋之，其黨震懼，潰散略盡。汶光率敗眾千餘搶渡六塘河，南趨揚州。諸軍水陸窮追，捻至灣頭，手無器械，饑疲已甚，競入民家掠食。會大雨，吳毓蘭偵知其無去路，夜率所部華字兩營會水師急攻之，各勇丁爭取牛馬財物，懷挾甚富。吳恐為捻所乘，急令撤隊，時已二更，歸營，各釋所負，復於三更出隊。諸捻冒雨淋漓，阻於河水，正徬徨饑窘時，官軍縛之，如執雞豕。生擒賴汶光，凌遲處死。東路捻股遂滅。

馮元佐禦回寇於渭北

馮元佐，陝西世家子。幼失怙恃，性慷慨，好武事，客有以技擊進者，無弗納，家為之耗。一日，有老僧托鉢於門，面枯瘠，雙眸炯然，馮異之。延入，叩其寺，為少林，遂師事之。年餘，盡得其術，由是以拳勇鳴一時。

中歲次渭北，從遊者幾千人。其後徙家渭南，學古兵法。同治丁卯，回人倡亂，渭北騷然。元佐急歸，號於眾曰：「有志自衛者，

率其眾入陳州城。

時日猶未中，陳州太守出迎，偕入署，待以上賓禮，設宴相饗，儀甚恭。酒酣，忽於座上大言曰：「擒匪某支某隊若干人，於明日某時來犯此城，若等知之乎？」時絕不聞有此種消息，但擒匪往來蹤跡素飄忽，又不敢不信，則大駭。戰守一無可恃，實亦不及備，太守焦急無策，迺踞於國瑞前求助，且曰：「此城十萬生命，惟賴大帥一人耳！」於是國瑞掀髯大笑曰：「吾固知非乃公莫屬也。若母慮！吾以被罪之人，本不欲過問，君待我甚摯，吾當盡力殺賊，以救一城生命。」太守拜謝，同問有所命否？國瑞曰：「殺賊，吾任之，若且多備酒食，令吾眾果腹，則君事畢矣。」太守敬諾。

終宴，日方旰，國瑞顧謂撒曰：「明日有事，吾儕盍早睡。」撒從之，同室而臥。寐未久，國瑞已鼾聲大作，撒且信且疑，不能成寐。未久，聞國瑞呼曰：「吾儕可起矣。」時初更，出視國瑞之眾，已食竟不見。國瑞令三百人速食，而已亦醉飽盡量，共食畢，將三更，令撒率三百人出城。行約十餘里，止焉。復令三百人圍為圓陣，撒居其中。已下馬，休於樹下，且曰：「若等苟有所遇，慎勿驚！且勿稍離原位，違則必死。」時上弦，夜深月黑，星光閃閃。百步見人，隱約有百餘眾，若兩手各持一物者，群伏於地，靜默無聲。僅有一人，與國瑞隱語相問答者一，始知即國瑞之眾在也，此外，四周則絕無所聞見。而撒之疑慮仍不稍減。

天初辨色，見遠處微有塵起。未幾，復見人且騎之形，果擒之馬隊至矣。來者百餘騎，就所駐之地繞行一周而去，國瑞與其眾熟視若無睹。又未幾，見塵埃大起，擒步馬大隊至，不辨人數，國瑞揚手一揮，百餘健兒均各持一矛一刀，迅速而前，疾若飛隼，瞬息不見，已突入擒陣中。但見擒隊立時擾攘殊甚，條分條合，縱橫盪決，欲前而又卻者三。相持兩時許，擒匪猶不退，百餘健兒尚未出。此時國瑞亦惶恐失色，詫曰：「兒輩受傷矣！」仍囑撒等毋妄動，躍馬馳入擒群中，倏見馬倒人死者相繼。遙睹一乘馬執旗賊受刃，摔下，蓋擒首也，匪眾遂大亂，遽回身奔竄潰退，遺屍二千餘具，斃馬八百餘匹。國瑞亦偕其眾出，僅死二人，傷者十餘人，餘均無恙。然自首至踵，恍如浴血，取衣揉之，血水且縷縷也。於是太守率父老子弟郊勞，拜於馬前，謝卻敵全城之功。沿途焚香炬燭，迎之而入，國瑞亦俯仰大樂，太守以其功申之巡撫，上於朝，免革職拿問之命，賞還原官原銜。

左文襄平新疆

光緒戊寅，左文襄公宗棠平新疆。是役也，以老湘營為首功，故提督劉忠壯公松山舊部，其猶子新疆巡撫錦棠所統者也。

約，疆吏實未過問。倉卒興兵，至海疆數省震動潰喪，耗費帑金二千餘萬，卒并越南藩屬付之法人矣。

王鎮邦與法人戰於河口

河口失守一役，主動者為攻鎮南關之遊勇，助動者為安南境內外之革黨，而實發其動機於十六七歲之一童。童夙為河口督辦王鎮邦所寵愛，後厭棄之。童大恚，時至各營，言王督辦富藏金，遂聞於蘭溪河南盤踞山中之祕密社會，發其素蓄之軍械，乘夜渡蘭溪河，潛伏鎮邦署之附近。署在山巔，前臨蘭溪河，後臨紅河，地少瘴癘，與兵營不相聯續。時安南總督偵知之，遣使告鎮邦，勸其繳械納降，王不允。送法人出，與之戰，山下排鎗紛集鎮邦之身矣。童首先登山，梟其首。遂進下蠻耗，規圖蒙白。後以軍械不足，始遭擊而退。

劉壯肅勝法人於基隆

光緒甲申，法人擾臺北，提督劉壯肅公以巡撫銜奉詔督辦臺灣軍務。閏五月，抵基隆，法人來犯。毀礮臺，劉以我國無軍艦，海難制勝，欲誘敵陸戰，俟其登岸，迎擊之。六月，率曹志忠、章高元、蘇德勝、鄧長安四提督與法人戰於基隆。

是役也，死法軍官三人，法兵百餘，奪獲旗幟二面，槍數十桿，帳篷十餘架。又以滬尾離臺北三十里，離基隆八十里，兵力單薄，恐後路稍疏，則基隆之兵不戰而潰，於是朝戰勝，夕即退軍入山後，使法人聚於基隆，則沿海邊境，不至處處窺伺，其形似弱而其策萬全。後法人三犯滬尾，皆受創而遁。滬尾守將孫開華亦善戰，劉既退回淡水，則策應滬尾益靈。然礮臺既毀，全恃兵卒血戰，故猶相持至八閱月，而孤島獨全。

是時馬江已挫，匯利、萬利、華安三船皆不克濟師，劉卒能盡力支持。十二月，法人又增兵犯月眉山，拒戰五日，法兵皆服雨衣，更番迭進。我軍力薄，無可更換，各將士皆忍飢冒雨，月眉山卒得保全。

章高元勝法人於基隆

章高元為淮軍後起名將，髮捻諸戰，功績至偉。法、越之役起，光緒甲申正月，以淮、湘軍各千名渡海守臺灣，署臺灣澎湖掛印總兵。六月，法兵攻基隆，守將孫開華戰既不利，基隆遂陷。時章所部僅二千兵，分防各地，在麾下者五百耳！聞耗，誓於所部，率以

「君約，今夜必復基隆！若及明而不復者，吾寧自剄，不與諸君相見矣。」

章為鎮將多年，不營私殖，所得財，悉以養死士，故深得士心。令既下，士卒咸鼓勇而進。將抵礮壘，使部將李世鴻、章保勝分兵由小徑抄其後，章則率兵士百人，提刀直擊法營，途遇邏者，縛之而前。此時法兵忽覺章來襲，鎗礮如雨，海中法艦復以大礮榴彈擊章軍，章之帽簷被礮彈擊去其半，左耳受礮震，終身失聰。然是時袒臂大呼而進，不用鎗礮，挺短刃，直斫法兵，法兵大敗，死者二千餘，折其兵官二人，餘眾梟水逃入艦，艦於夜中引去。

時他將聞章短兵進戰，咸震慄失色。遲明，率兵來援，則見基隆早易法幟樹章幟矣。

寧裕明王德榜勝法人

光緒甲申，法使福裕諾將回國，言於李文忠公鴻章，謂將派兵巡越南。文忠未上聞，奉旨申飭，而法人旋以巡邊為名，攻越南之諒山。粵督張樹聲、滇督劉長佑暨沿江沿海督撫聞警，各徵兵出廣西龍州之鎮南關為中路，桂撫徐延旭督師諒山。樹聲所遣提督黃桂蘭、董履高等多淮軍，延旭所用黨敏宣、陳朝剛、陳得貴等皆廣西人，延旭倚桂蘭，俾盡統諸軍，凡四十二營，當前敵，駐北寧，自統二十餘營為後路。桂蘭在北寧，日夜酣酒，奪民女，恣為荒淫，軍無紀律，越人痛恨之。

教民某賄敏宣，請給軍裝助戰。敏宣白桂蘭，從之。教民遂助法攻我軍，我軍潰。延旭逮問，朝命潘鼎新代之，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代桂蘭。且以敏宣退縮，得貴首失扶良礮臺，命悉斬之。敏宣，桂蘭之營務處也，猶領三千五百人屯諒山，合所節制者計之，尚二萬餘人，得貴亦領千人。德榜懼其叛，祕不發。令部將寧裕明往誘之。裕明挈幕僚一卒一騎而往，迎敏宣，聲言籌軍食，邀與同往大營。敏宣隨入關，遽就縛。搜其身，得已上藥之雙響手槍二，遂斬之，並斬得貴。得貴抗稱退礮臺實奉將令，裕明復詰其剋扣軍餉，始俯首就誅。桂蘭夜餌金死，朝剛亦當斬，亡命走。

是役也，善戰者首推裕明。裕明，衡陽人，初在劉武慎公部下。甲申春，淮軍敗，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廣武三營屯觀音橋，調裕明領右營。閏五月丙午黎明，法軍自郎甲進攻觀音橋，橋南北皆山，北嶺尤峻，萬葉率四千人屯橋南，裕明從玉科，與提督王洪順屯橋北。薄暮，萬葉戰敗，退俯北嶺而陣。法軍從之入，裕明亟出萬葉後，登北嶺絕頂，發礮下擊，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麓，橫截法軍。法軍悉力禦嶺上軍，不意山麓之驟出伏兵也，大驚，潰走，諸軍窮追之。至郎甲，殲數百人，於是法人始有求和之舉。

萬葉之敗退而少卻也，萬葉部伍亦井井，卒能轉敗為勝。會奉電旨令退師，毋礙和議，我軍退入關，法人約退東京，乃止退北寧。裕明以法人詐和，宜乘機進兵說玉科，旋奉旨派員潛赴敵境偵探，遂以屬裕明。六月乙酉，裕明發觀音橋。七月癸卯朔，歸龍州。說鼎新宜進兵，於是遂決二次大舉之議。

八月庚寅，我師敗於郎甲。其地南距諒山十五里，北距觀音橋八十里，東船頭、西太原各百里。先是，越南教民犒軍，報法人且至，提督方友叔答曰：「我械未集，壘未固，未易速戰。」教民去。不二日，法兵大至矣，倚森林以自蔽，我軍不知也。黎明，忽聞礮聲，友叔以為兵勇打冷礮也，俄而開花彈落營中，十餘人被炸死，始大驚。時築壘未畢，士卒方就食於空村，提督周某率二千五百人而疾奔，友叔亦率千人從之，法人乃圍玉科營數十重。

初，裕明令軍中：「即不戰，亦戒備。」故獨整暇。至是，則憑牆發槍，法人死傷如積。牆猝倒，則令親軍三百人且戰且掘坑。及暮，法人數萬衝突數十次，卒不得入。左右促裕明出，裕明回顧，則積尸縱橫，裹入法兵中，不見一援兵，望玉科中軍，圍尤厚，乃曰：「戰死槍，走亦死槍，寧戰死耳！」左右曰：「統領猶在。」裕明曰：「即出，亦必殺敵！」時已曠黑，裕明口銜匕首，右手縱火彈，左手持馬刀，馳而斫。左右二百餘人亦隨而馳斫，法兵皆披靡，竟入中軍。玉科從者數十人，方據內濠力戰，裕明乃衛玉科出，士卒又死五十人，傷四十餘人。是役也，玉科懲敏宣前事，拒教民不見，而友叔不知教民為法謀，語以實，遂及於敗。我軍死千餘人，然法軍死者亦相當。

乙酉正月，諸軍以諒山失守，退屯關內。玉科駐文淵，猶在關外十五里也，距法軍所駐，僅五里耳。己酉黎明，法軍進犯，裕明以當前敵，陣中嶺，左嶺以徐占魁當之，右嶺以廖應昌當之，玉科督戰，駐大塘嶺。俄而礮傷占魁足，遽返，應昌懼而亦奔。裕明率師力戰，而法兵遽從右嶺入，玉科遣提督劉思河率中營親兵助裕明。思河手馬刀，裕明使棄之，思河乃蹲而發槍。方燃火，思河已為礮彈穿胸矣，玉科之頭太陽及腹亦中傷，死矣，裕明不知也。方遣紅旗索子藥於玉科，紅旗返，報玉科陣亡，裕明痛哭曰：「主帥死，我何生為？諸君不能戰者行，否則請隨我，為主帥復仇！」眾皆願從死。裕明乃率之衝法軍，擊殺一軍服有五金線者，蓋上級軍官也。俄有彈中裕明，洞右頰，裕明猶持刀，督軍士前進。從者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軍人隱語，謂中彈也，掖以行。裕明怒，謂死亦當在關外。從者給以主帥未死，乃強舉入關。

二月戊寅，法人陷關前隘。隘北五里曰小南關，其地有三山，馮子材所統十營在焉。山上營三，山下營七。法人遽出奇兵，趣鎮南關東嶺以來襲，礮聲如雷霆。裕明方養創憑祥，聞之，裹創飛騎，自山北衝上，手馬刀亂斫，法人披靡，於是諸軍相繼登。

星欲斫旋赴救，已不及。法軍礮彈如雨，福星管駕陳英屹立望臺，傳呼開礮，其僕請曰：「伏波、藝新已駛向上流矣，我船亦宜相機行事。」英瞋目曰：「爾欲我走耶？」叱之退。遂令於眾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我船既銳進，當有繼者，安知不可轉敗為勝？」於是鼓輪掌舵，貫法陣而前，開邊礮左右擊。惜礮小，未能中法艦要害。我船雖被彈，而尚無大礙，復在下流裝足子彈，貫敵陣而回擊之如前。隨其後者，雖有福勝、建勝二船，顧小而行遲，僅遙為聲援而已。福星至此，遂成孤立之勢。孤拔見之，乃以三船合圍，管駕陳英中彈殞於望臺，三副王漣開礮奮擊，亦被彈洞胸而死。船上尸骸枕藉，而猶力戰不退。迨火藥艙中彈，軍士始紛紛赴水，船額配九十五名，存者僅二十餘。是役也，誠可謂血戰矣。

福星既沈，建勝亦被轟沈，管駕林森中彈殞。福勝督帶呂翰亦及於難，蓋呂方在其船也。是時全隊盡歿，僅餘福勝一船，船尾已受彈火發，而尚燃礮猛擊。管礮翁守正發數鎗，殪二法人，彈貫其胸而踣。管駕葉琛方在望臺指揮，忽一彈飛至，貫其頰，仆矣，復躍而起，傳令裝礮，彈復集其脅而亡。於是全船所存，僅學生二，船亦沈半截。二學生見孤拔方植立督戰，乃從容裝藥，瞄準孤拔而擊之，殪其左右二人，孤拔亦受傷。計各船管駕力戰陣亡者，共四人。

或曰，有徐某者，上海人，年十歲，失怙恃，家貧，流為丐。丐中之強有力者多欺之，以故不慣與群丐伍。夜無所歸，恆號泣於天主堂前，法教士哀而收養之。徐固世為教徒也，命之讀，琅琅上口。性穎悟，不數年，通法文，教士愛之。返國，攜以去，使入中學校。及中、法戰時，教士攜之入軍，隨孤拔來寇，因利徐以謀我焉。

徐居軍幕，為虎作倀。孤拔率兵艦寇臺灣，知福州防禦嚴，不利深入也，徐曰：「福州艦小兵懦，長驅直入，不足敵也。」孤拔頷之。笑問教士曰：「徐，華人也，保無意外乎？」教士曰：「徐家世奉教，依吾為生，庸何傷？」翌日，徐又謂孤拔曰：「臺民強暴，恐將不利於將軍。」孤拔然其言，將輕舵西駛，先鋒已報失利，急鼓輪向福州行，窺馬江。福州水雷艇數十方防堵海口，孤拔以遠鏡窺我軍，乘未備，發礮先擊。我軍亂，不及整師，倉皇出，法軍礮彈紛至，已洞穿我鐵甲，漸下沉。徐又乘機語孤拔曰：「必盡殲之，毋貽他日憂。」又連發數礮，而我軍僅一艘矣。有一軍官躍出曰：「我軍還擊固死，不還擊亦死，何可束手待斃耶！」強令發一彈，中孤拔腰，立仆。法兵見主將被創，停戰，徐仍促之還射，我軍遂全沒。

孫開華勝法人於臺灣

西有功，累遷至總兵。光緒初，調臺灣。甲申，法人來犯，時督辦臺灣軍務者為劉銘傳，劉故淮軍宿將，多謀能斷，部下將士皆精銳善戰。劉知孫可大用，令守淡水礮臺。

劉嘗於酒半語客曰：「吾有四提督一總兵，謀勇兼備，何憂敵之不破，功之不成哉！」四提督，謂曹志忠、章高元、蘇德勝、鄧長安，一總兵謂孫也。既而孫以火藥不足，不用大礮，令軍士盡伏臺後。法人官從鐵艦開放大礮二百餘門，臺上寂無聲息，相戒不稍動。法人以為我守兵已潰走，立放舢板，驅兵登岸。伏驟起，奮勇直進，肉薄移時，斬級數百，呼聲震天，法人驚出不意，入海死者不可悉數。擊沈舢板四，軍中莫不稱賀。孫曰：「敵雖經此鉅創，然心不甘服，必且復來。吾等防務不宜稍懈，如有解甲休息者，罪以軍法。」未幾，法人謀襲擊，孫率士卒，賈其餘勇，冒死抵禦，三戰三捷。法人懾其威，自是遁。

孫強毅而寬和，得士心，故能率旗斬將，力遏凶鋒，相持數十日，而淡水卒無恙。當時無水師以為援助，而礮臺軍械又遠不如敵，乃竟能轉敗為勝。劉奏陳戰績，擢福建陸路提督。光緒癸巳，以疾卒於淡水。舉殯之日，士民蒸香會送，至為泣下，亦有繪像以記者。

張李成與法人戰於臺北

張李成，臺灣內山人，美風姿，操俳優業，媚目巧笑，傅脂粉登場，初不審其為勇士也。光緒乙酉，法人攻臺北，觀察李某以劉省三中丞命，練土兵拒敵。張忽舍所業應選，李呼張小字曰：「阿火，汝胡解兵事！」張慷慨言曰：「火生長是間，不欲變服飾為西人奴也。」

山中善火者可千人，招之立集，善獵能鎗，可應敵。李善之，易其名曰李成，謂李氏所成就者也。時擢勝軍二千眾，屯滬尾礮臺坡，李成則率新卒五百，分為兩隊，承其後。擢勝軍一與敵接，立敗，張以二百五十人出，散髮赤身，嚼檳榔，紅沫出其吻。時潮上，法人爭以小船抵坡下，坡上草深沒人。此二百五十人者見敵皆仰臥，翹其左足，張趾架鎗以待敵。敵近，二百五十鎗齊發，法人死者百數，大駭而遁。山後復出二百五十人，作圓陣包敵。時潮落舟膠，有巨賈購得法華戰事股票，從軍觀勝敗，時亦陷足泥中。船上張白麾，請以金贖，張不可，作俳優聲曰：「吾不欲仇人金也！」殺而烹其尸。

李世鴻與法日戰

李世鴻，字海珊，合肥人。夙秉母虞夫人訓，明大義，死綏蓋平。

求自立而己。咸豐己未從戎，時粵捻兩寇已熾。克復壽州、六安之役，與焉。積功至守備。同治甲戌，臺灣與日本人關，從福建提督都司，加游擊銜。內渡，駐軍江陰，督建礮臺。光緒癸未中、法之役，防堵臺南，援臺北。嘗夜半率兵，由菱山繞小路攻敵後營，踏破之，奪還礮壘，獲法軍旗器械。法人攻滬尾，守軍幾潰，復赴援，傷敵無算。和議成，擢游擊，守臺南，辦開山撫番事。丁亥，總兵章高元赴山東，初檄管帶廣武營。壬辰，移駐青島，督建礮臺，未就。甲午，日本在朝鮮與我開釁，章援旅順，世鴻幫統新募福師冒險，由登州茅家口乘海船，往大營口登陸。宋忠勤公慶檄守蓋平，爰相度形勢，以牽馬嶺為要隘，設戍甫定，日本將率軍來襲，戰屢勝，殲敵不可勝計。敵還攻析木城，宋仍檄守蓋平。一夕，敵鬻至，楊壽山守東北隅，李仁黨守東南隅，世鴻守西南隅。西南當敵之中堅，兩軍交綏，敵忽向偏東抄擊，而東南敵亦猝集。時我軍不及八營，敵馬步兵數萬，彈丸如霰，東南隅陷，仁黨死之。東北隅繼陷，壽山死之，西北隅遂孤立，矢盡援絕，猶押鞞刀搏戰，剽數人，衝入敵陣，世鴻死之。時光緒甲午十二月十五日也。同時陣亡將校凡二十餘人。

唐景崧遣將與日人戰

光緒甲午，朝廷以臺灣割讓日本，臺人不懌，自立民主國，舉護撫唐景崧為總統，以邱逢甲副之。而日本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知臺人之反抗也，率師來攻。先攻基隆，景崧命吳國華守三貂嶺，復命營官包幹臣馳往助之。偶與日軍偵探隊遇於途，奮勇擊之，斃日兵官某，日軍大潰。幹臣適馳至，遽奪日兵官首級歸，冒為己功，報大捷，吏民皆賀。國華方追逐日軍，忽聞幹臣奪己功，大憤，遽舍日軍回兵追幹臣。日軍瞰之，亟返旆，遂奪三貂嶺。時基隆危急，分統李文忠等會師援之，日軍已密布，文忠等屢戰皆敗北。景崧復命黃義德屯八堵為後援，逢甲乃請於景崧遣他人代之，景崧弗許。義德至八堵，聞日軍勢盛，膽幾喪，遽舍八堵，馳歸，詭言獅球嶺已為日據，八堵逼近敵營，不能駐軍。日人懸金六十萬購景崧頭，故亟馳歸以防內亂。逢甲知其詐，面斥之，景崧莫敢詰。其實獅球嶺尚未失，自義德馳歸，其地空無一兵。翌晨，日軍遂不折一矢而得之矣。

是夕，義德所部軍索餉，大譁，逢甲請斬義德以謝臺民，並嚴懲一二亂兵為首者，景崧不從。逢甲歎曰：「禍患之來，迫於眉睫，尚不能整飭軍紀，徒畏蕙遊移，坐令譁變，天下事尚可為乎！」次日，城中聞日軍將至，相驚擾，軍士蠢蠢有變志，景崧束手無策。薄暮，潰兵爭入城，沿戶淫掠，客勇、土勇互相鬪，積尸遍地。中軍護勇為內應，總統府火發，光燄燭天，景崧大駭，亟微服，挈一

於不顧矣。逢甲聞之，哭曰：「吾臺其去矣！誤我臺民一至此極，景崧之肉其足食乎！」時游兵淫掠無厭，居民遷避一空。逢甲急舉義兵，然府庫軍械盡入游兵手，義兵勢不支，大敗，逢甲孤身遁鄉間。游兵大掠三日，日軍尚未至。德商畢狄蘭以書告日軍，乃從容以兵來收城。逢甲收拾散亡，義師復集。聞日軍至，伏於途而擊之，顧日軍勢張甚，逢甲又大敗，全軍盡喪，逢甲僅以身遁，復匿於鄉，臺北遂為日有。是時劉永福尚堅守臺南，日軍攻之，數月不能下。逢甲思往依之，道中梗，不能行。而臺北已陷之城邑，聞臺南義聲，咸躍躍思奮，逢甲復與之約，定期起兵，圖恢復。為日軍所偵知，防備周密。日軍復以臺灣自主事為逢甲所首倡，嫉之甚，嚴索之。逢甲竄身深箐窮谷間，幸脫於禍，而恢復之志不稍替。未幾，永福力不支，臺南亦失守。逢甲知大勢已去，乃亦痛哭而行，臺灣遂亡。

孫子堂與日人戰於臺灣

孫子堂為廣堂總兵開華之子，好讀書，不求聞達。時究心戚繼光兵略，廣堂詔之曰：「吾自從軍以來，大小百數十戰，其中布置得諸兵法者十之四，參以己意者十之六。蓋泥古而不知變通，未有不致敗者。爾能研究古兵略以求其變，按之時勢以為其通，用兵之道，不外是已。」子堂謹受教。

光緒甲午，中、日釁起，海陸軍屢戰屢北，乃割遼東半島、臺灣、澎湖以和。臺人不肯讓，知子堂為名將之後，深諳兵法，遂推為義師首領。子堂奮袂起曰：「國家土地，不可以尺寸與人！臺灣北通吳會，南接粵嶠，乃東南之保障。又況物產豐腴，魚鹽充足，正多天然之利。而朝廷視若弁髦，委諸敵人之手，是誠何心！某雖無能，然不忍睹此大好海疆淪於異域，重辱我先考也！」即日募壯士，墨經視師。購器械，立旗幟，不數日而戰守之具悉備。當操練時，以黑布抹額，足著草履，往來指揮，驍勇異常，咸謂孫開華乃有此兒也。

已而日兵抵臺，示威於眾，揚言有反抗者，立予屠戮。其家人聞而懼之，謂之曰：「將軍死未幾，後事方殷，公子宜自愛重。且朝廷既允割棄，力復不敵，幸毋以千金之軀，輕於一擲也！」子堂曰：「不然。今日之事，先考之靈，實式憑之。即不成，亦可告無罪，正不得以其必敗而遂懷退志。人孰無死？死貴得當耳！」乃與諸壯士枕戈待旦，誓以死拒。未幾，日兵來犯，奮勇擊卻之。翌日，日兵來者愈眾，自辰至午，肉薄相當，傷夷略等。顧敵源源繼進，而子堂則無後援。移時，壯士死者幾盡，子堂亦身受數創，大呼曰：「吾可以見先考於地下矣！」復策馬陷陣，力竭死之。

聶士成勝日人於連山關

二人，而殺日人數百，日軍為之奪氣。然以吳敗故，竟不敘功，惟以白衣歸耳。

馬玉崑勝日人於大同江上

光緒甲午中、日之戰，馬玉崑奉檄禦日本軍於大同江上。初以輕騎來，嘗一戰敗之。繼而大隊畢集，數逾二萬，馬所部可八千，先使一游擊以千人迎戰，戒曰：「寧死毋歸！」戰一時許，使來告急，馬問使者曰：「死若干？」曰：「死者可二百。」馬怫然曰：「死及五百告我，我當來助。」遊擊遵令，乃掘長濠，伏師之半於中為左，以其半伏林中為右。戰五時，日本礮隊至，悉力攻林。礮丸著木，聲若裂山，林木盡折。馬度其少疲，亟揮全軍乘之，日人大敗。馬方逐北，而衛汝貴已逃，歸路為日所斷，馬親突陣，中貫之，竟冒圍以走。

是役也，殺日人數千，我師亦喪數千人。自是，屢轉戰於奉天、牛莊間，互有勝敗。聶士成亦敢戰，而宋慶以統帥臨二人上，既不能戰，又時掣二人肘。馬歎曰：「使我與功亭【士成字。】並主戰事，不使祝三【宋慶字。】扼我，日人不足敗也。」然當道竟不之察。和議成，馬仰天大哭，不食者數日，全軍皆感動。

庚子之役，馬帥師禦敵於京津之間，前後十餘戰，多所斬獲。以大事不支，乃扈兩宮西狩。列國皆憚馬，不敢迫。獨俄人怙其慍悍，尾而窮躡。馬以三千人發覆，大敗之。

章高元與日人大戰於蓋平

光緒甲午，章高元統廣武、嵩武及新募之福字軍共八營，奉李鴻章檄援旅順，未發而旅順陷，遂奉旨會同宋慶赴前敵，守牽馬嶺。屢與日兵戰，殺敵甚多，迭獲勝，敵不敢犯，引去。宋慶嫉章聲威功績將出己上，則其屢次退師失地之罪，必相形而不可掩。會召章議事，章請合兵決一死戰，以推強敵，宋不從，且以危禍怵之。章大呼曰：「我章迂子豈畏死者乎？曷為不可戰！」蓋章臨陣，率騎馬前行，以率士卒，視彈子如無物，人皆以迂子目之也。於是宋益嫉之，乃檄其棄牽馬嶺以守蓋平。蓋平無險阻可扼，絕地也。章知宋陷己，迫於上將命，不得不行。

章抵蓋平，敵兵大股數萬，四面來攻。乃戒所部無妄動，俟敵近，乃發槍，殲其將三人，敵軍死傷甚眾。知敵將大至，請援於宋，宋不許。十二月十三日，敵大舉環圍，榴彈如霰。復馳使求救，時宋駐析木城，竟不赴援。章搏戰一日夜，子彈告竭，則以鋒刃突擊，日軍死傷山積，終以眾寡懸絕，部將楊壽山、李仁黨、李世鴻、賈

二十五日，下詔宣戰。以法領事杜士立索大沽礮臺為辭，其實礮臺先於二十一日失守矣。時有詔徵兵，海內騷然，羽書相望。乃以載漪、徐桐、崇綺、奕劻主兵事。奕劻枝梧其間，不敢發一語。桐以暮年用事，尤驕橫。

六月初四日，遣倉場侍郎劉恩溥至天津招拳，裕祿亦盛言拳敢戰，連敗夷。初，洋兵攻西沽，聶士成棄不守，其鄉人移書責之。士成笑曰：「豈怯我耶？」遂連戰八里台，陷陣而死，馬玉崑代之。

十八日，馬玉崑敗於紫竹林，天津陷。裕祿走北倉，從者皆失。久之，乃上聞，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洋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洋兵萬，勢日蹙，行求和矣。」不知桂題在山東，未至天津也。

二十二日，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殺杉山彬、克林格者議罪，大學士榮祿意也。載漪大怒，不視事，孝欽強起之。

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主戰，言義民可用，當以兵法部勒之。孝欽詰以李鴻章等聯奏，秉衡言：「此張之洞私入臣名耳，臣不知。」孝欽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決，遂命總統張春發、陳澤霖、萬本華、夏辛酉四軍。

七月十一日，北倉失，裕祿自戕死。洋兵方得天津，畫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倉，玉崑力戰三晝夜，大敗。事聞，孝欽泣，問計於左右，無敢言者。

十三日，以鴻章為全權大臣。時停攻使館，使總理章京文瑞齎西瓜問遺之，而以桂春、陳夔龍送各使至天津。各使不欲行，覆書甚慢。彭述請俟其出，張旗幟為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恫之。是日，李秉衡出視師，以拳三千人從。秉衡親拜其長，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謂之八寶。

十五日，張春發、萬本華敗於河西務。陳澤霖軍亦潰，秉衡走通州。

十七日，通州失，秉衡死之。

十八日，御醫姚寶生下獄，蓋載漪將行大事，寶生洩之，欲殺以滅口也。城破，與龔照璵、徐致靖、何隆簡、黃思永、席慶雲皆逸出。孝欽聞秉衡軍敗而哭，顧廷臣曰：「余母子無賴，寧不能相救耶？」廷臣皆莫對。議遣王文韶、趙舒翹至使館，文韶以老辭。舒翹曰：「臣資望淺，不如文韶。且拙於口，亦不能引故事而爭。」

往。書達，約明日遣大臣往，以食時相見。及期，皆不敢出。時復攻使館，舒文至，董福祥欲殺之，稱有詔，乃免。

十九日，洋兵自通州踰時而至，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

二十日黎明，洋兵自廣渠、朝陽、東便三門入，禁軍皆潰。董福祥出走彰儀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彭述猶徧諭五城，謂我軍大捷，洋兵已退天津矣。

二十一日，天未明，孝欽率德宗徒步而出，至西華門外，乘羸車，從者為載漪、溥儀、載勳、載瀾、剛毅。宮人皆委之而去，或走出安定門，道遇潰兵，被劫，多散。是日，駕出西直門，馬玉崑以兵從。暮，至貫市，德宗及孝欽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麥豆至，以手掇食之，須臾而盡。時天寒，求臥具不可得，以村婦布被進，濯猶未乾也。甘肅布政使岑春暄自昌平來，孝欽對之泣，春暄故以勤王兵往察哈爾防俄，未至而京城破。貫市李氏者，富商也，從取千金，因易羸輜以抵西安。

孝欽后命德宗與八國聯軍宣戰

光緒庚子，拳匪肇禍，孝欽后袒之，發兵攻京城使館。五月二十五日，下詔宣戰，雖為德宗諭旨，孝欽實主其謀。詔曰：「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為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梟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卹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礮臺，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帝天。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燄，張國之威？其有同仇

獎勵忠勳。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洩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聞此詔實為軍機章京連文沖所擬也。

翠雲娘與八國聯軍戰

翠雲娘，山左產，年十七八，貌殊可人。雙趺纖小，而騰躍上下可丈許。幼業賣解，隨父流轉江湖，行蹤遍南北。意氣驕甚，謂所見男子無當意者，自矢終身不字人。曾至上海奏技，其父為人誣陷，被拘入租界捕房。女隨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嚴禁華人有所陳，遂被囚，不勝其苦。罰鍰，乃得釋，女憤然曰：「吾國官吏往來不免冤誣人，吾每謂之暴，然尚容人辨訴也。不意西人乃如此！」自此，遂有仇外意。

光緒庚子，義和團起。女喜，請於父，往投之，蓋即團中所謂紅燈照者。女得隸某大師兄麾下，甚見信任，錫以翠雲娘名號，書之旗幟而賜之。所至，恆揭以行。自是妝束頓易，周身綾綿，衣履一碧，而貌益豔麗。女日見團中無紀律，行事類盜賊，頗憂之，然獨力亦莫能挽。尋八國聯軍長驅入京師，團眾逃無蹤，女憤甚，激勵其部下，人咸願效死，遂與聯軍巷戰竟日，洋兵死傷者多，女部兵亦傷亡略盡，乃聳身登屋逸去。其後團中領佐大半為洋人嚮導，或為僕役，且藉洋兵之勢，劫奪搶殺，無惡不為。女慨然曰：「吾誤與若輩共事，事胡能成？然此恥不可不一湔也！」乃約會飲於某處，眾素傾慕女，是日到者眾。女宣言曰：「吾向謂若輩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割然出長劍，駢戮之，遂去，不知所終。

某巡士談庚子拳匪戰事

揚州巡士潘姓者，天津人也。嘗在武衛軍統領張某麾下，為人言光緒庚子戰事曰：「吾家實以技擊為業者也，兄弟輩日走四方，為擲塗距躍之戲。既從軍，每歲大操，吾輩輒荷戈而往，坐作進退攻守擊刺，咸嫻熟可觀，統領輒給錢千百文，而吾輩得數日醉飽。庚子之役，戰釁已開，吾輩猶以為大師兄法力通神，區區外人，固無足當一擊。已而令下，檄吾儕入伍，使當時明言與洋人戰者，則吾儕亦將為豫防趨避之謀，而統領但云大師兄閱操而已。比往，則令舍刃而執毛瑟槍。吾之槍法，嘗肄習於白河之渚，以擊鳧鷖，無不中者，是固未足以相難也。於是荷槍從統領令旗所指，陣於海濱。一軍三千人，背邱而面水。統領令曰：『今日大師兄命我師為先鋒，與洋人戰，毋退卻！毋畏避！』吾儕大驚，汗流浹背。然求洋人，洋人固不知何往，惟巨艦數艘，巍峨若城，泊處距岸可半里，上有十字之旗，與煙筒中縷縷之煙，飄搖空際而不見有人也。統領又令曰：『此兵艦即敵人也，速擊之！』時吾儕已審知無他，膽稍壯，

黃性震密陳平臺方略

康熙癸亥，平海寇鄭成功，發蹤指示，以姚啟聖為首功，而實多出於漳浦黃太常。方啟聖奉命入閩，太常謁軍門，條平臺十便。啟聖用其策，相與密謀，伺間出奇，先收諸要地以蹙其勢，乃大開修來館於漳州，來降者予官服車騎，即亡無所問。卒有亡入賊者，皆誇示所有，賊心動。諜至，密使諸營厚款之，諜即以情輸。戰有日矣，或填館舍，盛供具，大書某鎮某官公館，聲言某月日某將當來海澄，克廈門。澎湖一戰，鄭克塽面縛求貸死，海寇以平。方諸將克廈門時，議悉誅賊黨，而以其子女資財犒軍，啟聖申禁令，全活數十萬眾，亦由太常密請也。太常總藩湖南時，適武昌夏逢龍亂，已陷四府，廷議出京軍，聖祖曰：「湖南有黃性震在，彼佐平數十年海氛，何愁么麼跳梁輩。」時撫臣亦擬請兵，太常第主靜鎮。未幾，逢龍果誅死。

施琅善水戰

施襄壯公琅少有識度，膂力絕人。通陣法，尤善水戰，諳曉海中風候。明末從軍，討山寇有功，授游擊。嘗隸黃道周麾下，道周不能用，乃謝去。鄭成功託明遺民棲海上，以琅為左先鋒，而心忌其能。琅以法誅逃將，成功怒，執琅，囚其家屬，琅脫身歸本朝，父與弟皆遇害。成功後悔之，嘗曰：「楚國之禍，其在子胥矣。」康熙癸亥，琅平臺灣，成功孫克塽率其屬迎水次。人謂琅必報仇，琅曰：「絕島新附，一有誅戮，恐反側不安。吾所以銜恤茹痛者，國家事重，不敢顧私也。」宣布詔書，撫納降附，遣克塽等次第渡海，至內地待命。

漳浦藍氏多將才

澎湖之戰，漳浦藍理實為前茅。敵艦蔽江迎戰，礮中過腹，腸出矣，血淋漓，族子法為掬而納諸腹，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腹背交裹之。理大呼殺賊，不暇顧也。有荷醫治之，卒無恙。臺灣平，入都，抵趙北口，遇聖祖車駕出水圍，馬凝立，不及避，乃舍騎，步入梁園中。駕至，遣侍衛問誰騎，藍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聖祖問：「是征澎湖時拖腸血戰之藍理邪？」奏曰：「是。」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為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嗣專闖浙省，每遇南巡迎謁，聖祖輒指其面，語諸王公以拖腸血戰狀。又引見皇太后曰：「此破肚將軍也。」理之諸弟，皆以平臺功加都督。瑤功最多，未仕卒。瑗至金門鎮總兵，與理皆喜書擘窠大

誦《通鑑綱目》，不遺一字。

宋犖鎮撫譚兵

康熙戊辰六月，商邱尚書宋犖奉命撫江西。舟次蕪湖，聞楚北兵譚，西江震恐，亟鼓棹入南昌，撫慰之。蒞事未十日，突有奸徒李美玉、袁大相勾結，以酉字帖授其黨，將以詰朝謀不軌。既偵知奸謀，乘夜計擒二元惡，且即懸首藁街，餘黨遂散。

韓傑殷用兵合六韜

韓傑殷，朝鮮忠臣明璉孫也。康熙時，任正紅旗護軍統領，隨經略莫洛西征，分防延安花馬池。副將朱龍既叛，進攻吳堡，韓往救之。見賊營河西，乃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黃河巨浪浸天，賊不防我飛渡，可出奇致勝也。」因命偏將造筏，若計日渡者，夜率健卒五百，抱馬鬣而涉，暗襲賊壘。朱龍倉迫授首，三邊底定。又於通渭、伏羌等處偕張勇奏捷。後馬文襄公督師，面獎之曰：「君素不識字，何以用兵頓合《六韜》若此！」

王進寶降保寧賊

王進寶下保寧，賊將據邑不降。進寶披襟而語之曰：「何不射我？」賊眾愕然。因說以順逆，賊開關延入，井里不驚，曰：「此仁義將軍也。」

高文良撫鄧橫苗

康熙庚子，漢軍高文良公撫粵西。鄧橫苗叛，單騎入寨，宣布朝廷威德，苗眾投刃拜馬前，受約束而還。雍正初，遷雲貴總督。高為人淵深，勤於治事，胸摩文案，肉胼起。累任盤錯，不喜功，不釀亂，奏刀砉然，關節開解，所至，人咸懷之。

年羹堯兵法

雍正癸卯，年羹堯征青海，營次必傳令云：「明日進兵，人各攜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溝，蓋淤泥深坑也，令兵士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遂無阻。番人方倚此為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之。

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而鳥出，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群鳥驚起也。」

岳鍾琪謀定後戰

岳鍾琪，字東美，號容齋，甘肅蘭州人。著有《薑園》、《蛩吟》二集。身長七尺，駢肩善射，飲食兼人。性嚴毅，善將兵。每登壇，將弁股栗，部伍整肅，無敢譁。士卒疾苦，必躬自拊循，以故人爭效命焉。

康熙己亥，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從征至察木多，偵知有準噶爾使者在，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官軍。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乃選能番語者衣番服，馳至落籠宗，擒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以為神，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番中有黑喇嗎者，號萬人敵，岳以計手擒之，遂下喇哩。

雍正癸卯，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授岳參贊大臣，飛檄行調。岳沿途相機勦撫，自松潘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煙肅清，青海為之奪氣。年命征爾格弄寺喇嘛【羅酋黨也。】於華里，華里有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寂無人聲，岳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岳以三千人分為三，追殺賊萬餘。甲辰，出塞，抵喀喇烏蘇，斬賊千餘。尾追一晝夜，乘勝前進。路見野獸奔逸，岳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疾馳，果擒百餘，自此羅黨探信者為斷。

岳之用兵，嘗謀定後戰。定西藏，平青海，率以謀略為先。有邸在京師正陽門外，其建築悉按奇門法布置，居者動之，則災患立至。固可想見其規畫也。

陳仙掌縱論形勢

陳載華，字仙掌，乾隆時，嘗以武舉充洞庭標弁，曹耀珩屢訪之，時陳年已四十有四矣。見其晨繫刀劍上馬謁大府，夜則燒燭坐談，縱論形勢及西征戎馬事，指畫掌上。偶彎強弓，雄傑自喜。曹笑而撫其背曰：「此固吾十年前之仙掌也。」

策零知兵法

超勇親王策零面白皙，髭數莖，狀不類蒙古人。饒將略，有元臣木

未嘗戮一偏卒，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吾敢恣意殺戮，貽禍後人耶！」弟郡王車克登布以勇捷稱，高宗嘗以霍去病、曹彬比之。孫拉旺多爾濟有祖風，尚和靜公主，掌宿衛四十年，所領將卒，無不用命。和珅當權，諸臣奔競其門，王獨與之梗。嘉慶癸亥春，有成德之變，喀拉沁貝勒丹某為刺傷，王以手接其腕，德莫能支，遂被擒。

鄂文端善將將

鄂文端公爾泰節制滇南七載，相從者多智勇之士。嘗命張廣泗征花苗，開筵設樂，設笑竟日，而不及兵事。及暮，張不得已，請將略。愀然曰：「老夫誤用人矣！夫轉運糗糧，整備甲仗，惟老夫是問。至於兵機難測，轉瞬變易，惟在臨事處決，安有預定機謀而能勝人者哉！」張懾服。哈軍門元生、董將軍芳皆出其幕，為一代名臣。此數人者，至其家，皆執酒掃賤役，其家亦傭僕視之，如郭汾陽之於李西平、馬北平，蓋善將將者也。

海蘭察進殲敵而退全師

乾隆朝名將，以超勇公海蘭察為冠。結髮即從戎，每臨陣，輒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有隙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官兵乘之。且能望雲氣，以決賊勢之盛衰，戰事之勝負，而又察山川脈絡，知安營汲水之宜。聽地窖，識賊馬之多寡；驗馬矢，料敵去之遠近。即倉猝間手彈弓弦，亦能預測利鈍。以故進必殲敵，退亦全師，操縱神奇，誠不可及也。

賽沖阿紀律嚴明

高宗建立健銳外火器二營屯郊圻，命綜理王大臣勤加簡練，賞罰嚴信，故滿洲武臣多出其間，如德楞泰、賽沖阿其尤著也。賽本寒族，膺健銳選，屢建功績，洊至吉林將軍，德倚之如左右手，與楊時齋少保名相埒。後以積勞內遷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實行伍中所僅見者。行師紀律嚴明，家無餘貲。文員間有饋遺，皆立賞士卒，云：「此皆汝等之勞瘁所致，余何敢厚蓄也！」仕至極品，惟藏皮裘數筒，屢顧之曰：「微末士卒，宦囊殊可觀。」性雍容，不問家人生產。紀綱以簿書進，即麾之去，曰：「有汝等何用？此瑣事，尚煩乃翁耶！」

黃文襄運糧之法

乾隆辛丑夏，阿文成公方視浙江海塘，高宗遣和珅往代之，命其征撒拉爾之回。和至，語文成以諸將驕蹇不用命以至失機。旋問文成進兵狀，文成默然，惟傳令諸將，期以次日黎明集轅門。和坐其側觀之，每呼一將，授以方略，諸將皆唯唯。海蘭察夙以權謀自負，獨於文成受命惟謹，無敢忤也。

趙翼知城不可棄

乾隆丙午，陽湖趙雲松觀察翼乞養歸，值臺灣林爽文作亂，浙閩總督李侍堯自浙赴閩，治軍事，趙偕往。臺灣鎮總兵柴大紀以易子析骸入告，諭鎮臣以護遺民內渡，命李拆閱，仍封發。李示趙，趙曰：「柴總兵久欲內渡，畏國法，故不敢。一棄城，則鹿耳門為賊所有，全臺休矣。且以快艇追敗兵，澎湖其可守乎？大兵至，無路可入，東南將不可問。宜封還此旨，某已代繕摺矣。」李悟，從之。翊日，接追還前旨之諭，及批摺回，李膺殊賞。

福康安能用海蘭察

乾隆丁未，臺匪林爽文平，高示召見德少司空成，以福康安視阿桂何如詢之。德奏云：「阿桂能指撝海蘭察，福康安則極力周旋之，方得海蘭察之力，以此不如阿桂。」上云：「汝所言亦是。但阿桂出師西域，海蘭察係末弁，夙感阿桂拂拭之恩，故願效驅策。海蘭察為金川參贊，福康安尚係領隊，一旦驟臨其上，不能不謙謙自下，倚為干城。兩人境地不同，福善周旋，是以平賊。」

和琳濟軍食

乾隆庚戌，用兵廓爾喀，制府和琳督糧餉。以久戰荒徼，艱於轉運，乃命驅羊負米以濟軍食。

海蘭察用兵善思

海蘭察生有神力，矢無虛發，中者輒死。用兵由天授，善以少擊眾。乾隆壬子，從征西藏科爾喀時，至吉龍，兩大山間阻深溪，溪岸可容一足。駕橋，則敵爭之，石礮雨下，聲若雷鳴。將軍福康安計無所出，問策於海，海笑曰：「此易攻耳！予我人五百，八日糧，勿問我所往。」乃囑翼長某速備橋材，八日後駕之，當無一人

妄語，賊滿山來，何謂無一人？」正疑慮間，敵亂，左右奔。山上火發，見我兵矣，群指曰：「彼巖間端坐者，非海耶？」急渡，合而殲之。福康安設酒問其故，曰：「用兵無他，在善思耳！此澗水也，非江非河，源近，發源之山必相連。沿澗行，流漸細，百里外果得山梁。踰梁行兩山，望見賊營，眾伏草間待期，如獸遇獵，不敢動。戒士卒勿語，恐邏者聞。五百人塊然如木石，顧度長日如年耳。糧盡而期至，賊空營以爭，吾據其營，斬守營賊，以上攻下，雖賁育不敢抗，況驚蛇亂竄乎！」福歎服。

海貌恂恂，訥於言。然負氣好勝，與權貴齟齬。和珅嘗訐其在隴西收受皮毛等物，高宗笑曰：「海蘭察能殺賊，收皮物以禦寒，何必詰責？汝輩不能殺賊，亦豈能謝絕人情耶？」和大慚沮。

陶世鳳安反側

乾隆中，陶世鳳知新興縣，監生趙簡祥合七邑匪徒，敵盟為不軌。世鳳躬率壯勇，猝擒其魁，獲逆名簿，佯笑曰：「封官授職，是優伶演劇所為，詎可呈上官耶？」當眾焚之，反側乃安。

楊芳善謀

楊誠齋軍門芳，貴州人。入行伍，藉軍餉贍家。乾隆乙卯，楚苗竊發，毗連黔境銅仁諸苗，亦乘時蠢動，攻銅仁寨。遊擊孫清元欲棄寨避之，楊奮然曰：「芳聞尺地寸土，莫非為天子所守，奈何委於賊？」孫壯其言，戰敗。

時福文襄王督師，命諸將移寨。聞敗，怒，欲置孫於法。孫叩首曰：「非卑將之過，皆楊芳一人意。」王召楊至，詰曰：「汝何人？敢抗吾法！」楊大聲曰：「芳幼讀聖賢書，惟知忠孝。今寨雖小，天子所付畀，若輕棄，是違君命也，故芳欲一戰以揚士氣。其勝與否，自有主之者，非芳之罪。如使芳執爰效命，早馬革裹屍矣！」王異之，命為親軍，日見委任，不數載，官至專閫。芳與楊時齋軍門遇春為布衣交，遂通譜。芳善謀，時齋善戰，二人如左右手，不可須臾離。鎮陝安，政令寬洽，民感其惠。嘗陞見，署篆者暴虐，激變營兵，亂軍蒲大芳揭竿起。然感楊舊德，曰：「楊夫人在鎮，勿殺害。」乃共舁夫人轎送出南山，叩拜去。

劉清降川賊

劉清，貴州撫順人。以拔貢起家，官蜀，有「青天」之名。嘉慶丙辰，教匪王三槐倡亂，劉方由縣丞遷知縣，賊知其名，遇戰輒逃。

覘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丁巳，劉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部民，甚德劉，劉望之，大哭，其清亦哭，即請罪，留宿其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戎服踞坐，劉望之拱手，亦即下座，語多桀驁，然終不加害。翼日，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其清，其清恃其眾，終無降意。及戊午，川督勒保攻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劉赴賊營招撫。時劉已由南充令驟遷建昌道，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勒乃令前隨劉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遂詣軍門。後俘至京，廷訊，供「官逼民反」。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三槐曰：「善者惟劉青天一人耳！」自三槐被擒，他賊首疑憚不敢出，故功不時就。而賊卒深信劉，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皆遣散歸農。

百菊溪降張保

百菊溪尚書齡再任粵督，時海盜充斥，遣臬使溫承志、朱白泉入盜艦，說匪首張保降，保觀望未決。朱覘知其妻鄭一嫂頗勇健，為保所畏，乃設法說之。鄭慨然曰：「同輩中幾見有白首賊耶？」遂謂保曰：「向來海上諸雄所以能肆掠者，因督臣懦弱。今百公健吏，反前所為，必欲盡殄黨類，以報天子，若不及早稽首軍門，其兵朝暮下，妾不欲與君同為齏粉也。請斷袂，各行其志。」保懼，遂降。

龍么妹有將略

龍么妹者，貴州水典土司龍躍妹也。文襄公勒保征仲苗，檄調土兵，躍病，命么妹馳抵軍門。么妹年十八，長身白皙，有將略，出入矢石間，每戰必捷。時大興舒位為勒記室，勒為么妹執柯，將歸舒，舒婉辭，因作詩以紀其事。

強忠烈首破李文成逆謀

嘉慶癸酉，有天理教匪林清之亂，滑縣令強忠烈公克捷實有社稷功。強初蒞滑，有退吏方頌繫，白其誣，出之。吏感激，思自效，詞逆謀以白強。強密申太守，請調兵為備而後擒之，太守不應，且屬毋張皇生事端。再申，又不應。九月，匪載兵二車入滑，強知事急，又以申於守，答如前。強曰：「兵不得調矣。」顧其下，「吾欲遂擒之，何如？」吏役多感強，願盡力。遂突入李文成舍，繫而歸。文成，賊中渠惡，主滑事者也。強坐堂皇，嚴詰謀叛狀，暴答，斷其脛。文成及其黨二十四人皆具服，乃鑄之獄。

眾，吏役爭擁強出城，將奔開封，求擾兵。旦至封邱，封邱令全福勸少休，飛騎白太守。守曰：「吾聞滑破，謂令死矣。已申省，強君義當死。」全福匿郡檄，從容語強：「聞賊據滑，勢張甚，非厚集兵力不能擊。滑且夕不得復，奈何？」強大慟曰：「城不得復耶？吾死後矣！」起立，問：「有朝服乎？」曰：「有。」朝服至，乃望闕北面再拜訖，為書致其同年席元榜，屬善教二子。諭二子事席如父，賦詩一章，謂吾必為厲鬼殺賊，乃縊。時後城破三日也。

楊忠武用兵心術專一

楊忠武公遇春，鬚長三尺許，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身先士卒，未嘗受創。嘗云用兵須心術專一。平張格爾凱旋，兵初過州縣，橫甚，毆知縣。報聞，反見責。楊意不謂然，比至，拊責帶兵官各四十，受責者五十餘人，斬毆官者以徇，兵不敢復譁。在固原任二十餘年，每營簡練精壯三百名，以擡礮列前，繼以鳥鎗，十人一長，習進步連環鎗，以次弓箭刀矛，噴筒火彈，層層護之，用馬隊翼於左右，曰「速戰陣」，稱勁旅焉。

楊嚴於訓子，其諭大兒國佐云：「現在川中永北，保夷不靖，將來制軍必然前往邊界，督兵勦辦。如有此信，我舉家大小受恩深重，爾自應告請帶兵，跟隨前往。爾此時年正強壯，正可操練本事，學習見識，萬不可賦閒。即如帶兵打仗，全在鼓勵士卒，駕馭得宜；籌糧散餉，時時調劑；賞罰公正，同受甘苦，方能收攬其心。對敵打仗時，旋探旋進，切不可大意。若能平日恤兵，兵亦顧將，同心協力，自然所向無敵。至於打仗之法，務在迅速，隨機應變，不可遲疑。為將領者，首以地利為重，次要眼力照料得準，腳跟站立得定，切不可少有畏怯。必須身先士卒，人人自必奮勇直前，一鼓作氣，斷無不制勝之理。若一味自恃勇敢，敵一人者也。此中機宜，要爾審度，切不可看奇門及行軍寶鏡，拘定時日，坐失事機，關係甚重。吾一生全不講究此等學術，全靠心術專一，上可以對天，下可以對家，此係我平生得力之要法，未嘗不屢戰而屢勝也。要爾領略諸事，謹慎而行，方可以仰報聖恩，並可以副我期望之苦心，爾亦不枉作將門之子也，爾其勉之！」

王廷贊以石子擲回

回人蘇四十三之亂，攻蘭州城甚急。西門外即黃河灘，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贊預令運城上，回至，擲之，故不得近。回又於西門外關帝廟神座下掘地道，已至城內矣，實火藥其中。方燃藥線，忽大雨如注，線溼不能發，遂止。於是恨神不佑，盡拔其鬚而去。

回匪張格爾作亂，陷四城，以大學士長齡為揚威將軍，率兵征之，收復四城，擒獲張格爾時，適為道光丁亥除夕。長奏凱，有句云：「開九重之闔闔，歡傳鳳閣椒花；聽萬里之鐃歌，喜溢鼇山燈火。銀旛綵勝，祥光爭耀於紅旗；玉燭金甌，瑞氣常凝於紫陞。」

先生，格爾潛逃，有議請割棄四城者，有議屠戮叛眾者。長以四城失守，援兵未至，且出卡即外夷部落，脫使群起疑懼，是為張添羽翼，而與四城為勁敵矣。於是脅從者使出卡，眷屬得免緣坐，藉以勾攝張，卒入卡就擒，人莫不服籌畫之善。

王廷蘭獻策

鴉片之役，關於廣州，英船乘潮進港，擱淺數日，不能動。王廉訪廷蘭請以快蟹艇四面圍燒，必無所逃命，大吏踴之而不從。他日，義律乘輿出入塵市間，王曰：「及此，遣敢死士十數輩，直前擒之，特囊中物耳。」當事以時方議和，止之。英人之趨烏浦獵德也，列艦六十有九，香港氈帳，去其大半。王欲乘香港空虛，以一軍襲其巢穴，而別用重兵守泥城，俟其進省河，游兵與戰。急選精銳，由花地斷其後路，使其四面受敵，首尾不相顧，可一戰而破也。大吏復斥為書生之見，不聽。

王有寄閩督顏制軍書云：「提庫中之黃鏹，惟有心酸；樹城上之白旗，能無髮指！廷蘭承乏此地，想亦在眾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去之苦衷，袖手捫心，可為痛哭。所慮者，一蹶不振，從此為外夷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後數年，竟有粵西之變。

葛壯節緝賊神算

葛壯節公雲飛治水師時，捕海賊最力，以海為家。某年歲除，將士方休，忽下命巡海。揚帆掩旗鼓，直搗某山，圍其島，盜方酣飲，盡縛之以歸。歲旦，僚屬集署賀歲，聞入海捕盜，皆大驚。已而葛至，馬前繫大盜數十，付有司詰問，斬之，而以所得器用財貨散士卒，皆叩頭轅門，歡聲雷動而去。或請其故，則曰：「海魚最細者出某山下，近吾訪諸市而無之，此勿賊藪，故漁船不敢前。異時捕之，徒多苦我將士，又散走，難盡獲。歲暮，海賊必聚窟中，且料我必不出，不設備，故可掄而盡也。」

葛嘗偽作商舟以誘海賊，擒刈極多。賊中為之謠曰：「莫逢葛，必不活。」子以敦，征粵寇有功，能以匹馬出入賊陣，賊屢披靡，呼

葛壯節妾有膽略

葛壯節公多姬侍，其一亦山陰人，貌尤美，容止閑雅，有膽略。聞壯節陣亡，集諸妾，率殘兵，乘夜入英壘，奪尸還，葬之。

齊慎為將帥才

嘉、道名將，楊忠武而外，必推新野齊勇毅公慎。回部之役，回人
誓楊齊威名，稱忠武曰「哈薩諸班」，而稱齊曰「齧龍諸班」。
「哈薩」，漢言美鬚，「齧龍」，漢言虎也。忠武請老，宣宗從
容問異日如有軍務，武臣中誰可繼卿者。忠武奏：「齊慎，將帥材
也。」道光辛丑，為參贊大臣。聞命，即率親兵馳赴廣東。比撫夷
議成，他將多以軍士積勞呈請獎勵，獨自憾無功，不為麾下請一錢
賞。其得勇號也，御筆親改為謙勇巴圖魯，世以為謙字尤不媿焉。

琦善用兵有神算

粵寇之役，琦善以勳貴督師，而頗能用兵，有神算。一日將戰，夜
召一將至，授以函，曰：「率兵五百赴五里外某地古廟中開看，限
三鼓必到！」將如其令，至廟開視，則片紙書廟後有火箭數箱，運
至某地即回，不得久停。將如令，事竣而回。又召數將，各授以
函，均限以時地開看。最後，召一將至，令曰：「汝明日率兵五百
赴某地，與敵戰，惟宜敗，不宜勝。俟退至某地，聞炮聲起，方許
奮勇殺賊。」將亦承命去。明日午前，琦令親軍差弁數十人攜銅炮
一，赴距營數里外之高阜，支胡而坐，旁列銅炮，軍弁隨其後，
琦時以遠鏡窺視。日將午，眾遙見一將率數百人與寇戰已敗而退，
距高阜且不遠，群至一窪處，兵乃立定，寇圍之數重，漸逼漸聚，
眾咸慄慄。琦乃徐下命曰：「開炮！」眾應之，迨銅炮轟發，忽見
窪處煙火突起，火箭四發，圍中將卒勇氣百倍，突圍欲出。寇圍外
伏兵盡起，內外夾攻，寇遂大潰，官軍獲全勝。

江忠烈主截擊

新寧江忠烈公忠源，初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
粵寇勢日張，江出，參副都統烏蘭泰軍事。所率團練兵皆散募，激
以大義，咸奮勇願死敵。時朝命協勦廣西，諸將怯懦，皆主尾追，
雖向忠武公榮亦如是。江獨曰：「隨賊東西，將無已時，此非截擊
不可。」諸帥皆曰：「寇勢盛，不宜藐視。」皆不願行。江再三言
之，乃曰：「君等既如是言，請自為之。」惟烏深聽江說，遂與之

盛，一戰，烏歿於陣，江為鐵桿傷腕，墜馬，兩親兵掖之去。江復追扼道州，道州已陷。又至省助守，俄而寇又至。時城外石馬鋪，有河南、陝西兵各數百，寇掩至，不及戰，悉降，咸被屠。前隊至，城中猶未覺，羅繞典乘肩輿出城，數十武，始覺，乃倒抬而入。時城中大帥多而不一，江請於諸帥曰：「南城外有小山，尚可守，宜速扼之，則西北角運糧猶可通。如被合圍，則難守矣。」眾帥相顧，莫肯往，因即委江。江率所部兵三營前往，城由是得固守。

某學使運石填城

咸豐壬子，粵寇圍長沙，令礦丁掘地道，道成，轟塌城十餘丈。鄧某時率鎮守兵六百人馳往堵禦，屢遏退之。缺處近學使署，署中積錢可數千緡，學使急募人運石填城。運石一塊，給錢千文，於是人爭運石前往。時鄧軍與寇抵拒，兵寇扭合持戰，猝不可分，或陷入缺中，築城者不暇問為兵為寇，即并築其中，卒不得逞。後修城，得骨甚多，乃并葬一墳。

溫壯勇能用民團

咸豐癸丑，粵寇陷金陵，分黨攻六合，知縣溫紹源徇於民曰：「吾聞粵賊所至，殺掠甚慘，與其束手受屠，不如殺賊而死。今與諸君約：能殺賊者，奪得賊所掠物，任自分之。」六合民素悍，一呼而集者萬人，是為民團。寇以六合下邑，不設備，大敗而去，溫以所獲輜重頒之於民團。團既獲利，又知寇伎倆，氣益壯，每至，民團輒敗之。一日，偃旗息鼓，乘黑夜薄城，而民團未之知。豎雲梯，將登城矣，居民登城視之，始知有寇。出追之，大得所棄財物軍仗。前後六犯六合，皆不克。溫擢至道員，加布政使銜，仍權六合縣事。既而託明阿忌溫威名，疏劾溫縱民團肆掠，坐革職，發往軍臺。何桂清方督兩江，疏言溫實有功，請免發遣，仍令守六合。

李素貞諳兵法

唐縣李方伯孟群有女弟素貞，知書工騎射，熟諳孫吳兵法，窮究天文占驗之學。咸豐乙卯，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粵寇，招素貞至軍，畫策決勝，累建奇功，殺賊踰萬。方伯常勦寇失利，被圍十數重，他將瞠目束手，不能相救，素貞怒馬獨出，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盡赤，群寇注視，驚為天神。後某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素貞與方伯謀，欲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戰死，年二十餘耳。後二年，方伯亦戰歿於安徽。

塔忠武公齊布初官湖南守備，以粵寇北犯，知湖南必首受其禍，上書駱文忠公，請論兵事。文正公國藩至，亦不解，異而呼問之，則言去之了了。曾知其可大任，乃勸駱，姑付以一軍。既奉命，即赴校場，植四旗於地，令曰：「有能先奪此旗者為哨官！」果有四人起奪之，即授哨官。又植八小旗，令曰：「奪此者為隊長！」頃刻而布署定，遂於是日率其眾，就校場操之。不逾月，寇至，出戰，即報捷。駱賞其功，延飲於節署，親為執控以謝過，自是而塔名遂振。

周天爵為真將軍

東河周天爵以縣令起家，洊至湖廣總督。緣事鐫級，再起漕督。辭皖撫，以兵部侍郎銜專辦團防，積勞卒於潁州途次，予諡文忠。

陵遐林之變，省垣失守，全皖搖動。周不動聲色，四面兜圍，未十日，渠魁授首。嘗使主簿包曜升、游擊劉玉豹往東南一帶會勦，包奉檄，不俟劉，領百餘兵先行，甫半途，猝遇賊伏，大駭，棄輿奔，鄉兵陣亡二十餘人。周聞，大怒，立縛包至，命正法。包叩頭乞哀，周怒不解，命人弛包禪，重責五十，逐之。時侍立文武員弁數十，咸股慄舌撻，曰真將軍。

張忠武用兵神化

張忠武公國樑在軍日久，其用兵神化處，遵古而不泥古，雖老將莫測。當金陵長圍初成之時，兵多調援在外，不敷防護。圍東角為粵寇所必爭，以副將馬得昭守之，馬又赴援揚州，大帥以此地為憂。張笑曰：「某往駐三日，可無虞矣。」即率親健五百人往，別遣將馳太平，聲言調大礮，令諸將三日毋見，以大黑布幃里許。四日，幃撤。及返，群視之，乃於幃中又濬一深溝，架以竹浮橋。距溝十餘步內，築一高土臺，上設萬餘斤大礮三尊，旁羅數百斤礮十尊，覆以草屋，蔽以草簾，令心腹將守之，授疲卒三千，凡傷老者，須歸此營。旗幟亦蔽，寇矚之，疑而返。及大軍潰，四圍皆破，此地獨全，寇仍不敢近。久之，黠者自礮後撼之，隨手而落，始知其為土砲也，大歎服。

包立身避實擊虛

咸豐庚申，紹興全郡悉為粵寇所據，而諸暨之包村，獨堅守不破，

歐陽小岑主移營東流

湘潭歐陽小岑與曾文正公同年至契，以文章幹略，聞於當代，著有《兵要輯覽》。文正困於祁門，強請小岑至營，商榷要政。小岑間道訪之，適朝旨切責文正勞師糜餉，致休寧久不能下。文正愧奮，將自攻之，而以大營事屬小岑管攝。已而文正被圍，募人賣密書乞援。小岑為急調鮑超兵救之，遂主張移營東流，俾可遙制安慶，文正從之，得奏大捷。

王壯武善以少擊眾

王壯武公鑫精通戰略，屢以數百人破湘、粵間之粵寇數萬，寇號為「王老虎」，望見王幟，即驚呼曰：「王老虎至矣！」咸散去。

其治軍，以訓練為急。所部壯丁，習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經》、《四書》轉相傳誦。每營門夜扃，書聲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為村塾也。部勒營陣，皆用己意。點名時，輒鼓吹升座，軍麾所至，恒以忠義風動其民，能使頑懦感悟。江西撫、建各屬士民，稱為恩人，呼為青天。臨戰則自相糾集，負荷裹糧，候指撝。每當敵至，先一日，傳各將弁席地坐，出輿圖指示：某路宜迎，某路宜伏，某路宜守，某路宜抄，各聽其意自任之。明日無一違者，往往獲勝。軍行嶺嶠間，仄徑崎嶇，王喜乘二人肩輿，每疾行出寇前。登山嶺，手一旗以指揮，分路進攻，無不如志。嘗曰：「昇吾之四大轎夫，親見吾之指揮應變，日久遂習知戰略，他日此四轎夫，必為一代名將。」後果如其言。四人，即張忠毅公運蘭、蔣果敏公益澧、劉忠壯公松山也，其一則佚其名。

王為羅忠節公澤南門下士，羅嘗講學湘鄉山中，專言性理，聚生徒數十人，暇則教以戰術，及技擊、劍術、超距之屬，整隊為戰陣，以時演習。時人咸訝為狂，羅曰：「不然，不出數年必大亂，不可不先修武備。」王時年少，而性最剛猛，習之尤勤。羅曰：「吾門下能為名將者，其王生乎！」曾文正公治團練於湘鄉，湘軍大興。羅率王及李忠武公續寶、李勇毅公續宜諸人出，部勒軍伍，始議東下。王時在軍中負氣，好大言，文正懼其浮夸僨事，不欲多予兵。而曾所拔用者，爭自請隸門生籍，文正尤欲得王為弟子，王獨不肯，曰：「吾師惟羅山一人耳！」文正大恚。王初出，輕敵軍，又不素練，獨率千餘人，先進屯岳州。會粵寇前軍大舉上犯，眾至數萬，王接戰不利，援兵又不至，不得已，棄城去。中途遇伏，大敗，部卒略盡，僅以身免。文正大怒，欲戮之，左文襄、郭筠仙力救，乃止。

孫紹襄以兵法部勒鎗船

孫金彪，字紹襄，吳江之盛澤鎮人，張勤果公曜部將也，少以勇俠稱。父曰孫七，精拳技，恃博為生，有鎗船四五十艘。七死，奉金彪為主，能以兵法部勒其眾。咸豐庚申四月，粵寇踞蘇城，盛澤鎮有富人黃某者，慮寇掠鎮，密款嘉興之酋，得檄保民。時江浙商販自上海出入寇中者，輒以盛澤為中樞，鎮益富。鄰鎮有巨猾名法大者，聞盛澤繁盛，率鎗船百艘至，冀大掠。黃大恐，沈玉叔謂黃曰：「欲除法大，非金彪不可。」黃設筵款金彪，金彪諾。

會有巢湖幫千人，以避亂至鎮，金彪得其助，以與法大戰，擒而磔之，盡奪其舟，於是設保衛局，集鎗船團練為戰守計。金彪勢大盛，在蘇之粵寇亦莫敢犯。同治壬戌，李文忠公克吳江，金彪以保衛功授千總。旋從張勤果至陝，積戰功擢提督，授陝西漢中鎮總兵。

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勢得士心

同治癸亥十月，程忠烈公學啟攻圍蘇城時，所部三十餘營，人數不足二萬，而粵寇在城者二十餘萬。忠烈於城外諸山聯翩立營，樹以旌旗，令各營將士分番出入，或分日移駐，時見灶煙突火，寇瞭望，不知多寡，震懾，約降。往來其間者，提督鄭國魁也。寇必欲要忠烈面議，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後納忠烈所部龔副將營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寇魁六人至營，文忠接以溫語。將入宴矣，左右報有廷寄，文忠起曰：「速請程軍門陪客。」文忠起，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斬。其一縱步出帳，追至濠邊，始獲之。忠烈旋鳴鼓統師入城，駐守各門，派諸卒分走街衢，大呼曰：「逆首詐降，已伏誅！脅從無罪，各閉門守，出即殺！」令下，無一人探首出聲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門出，各以將士監之，留營者入伍，歸籍者資遣，悉聽其便。未踰三日，城中無一寇蹤，所餘者婦女五六萬而已。當寇魁五人之伏誅也，計甚祕，國魁亦不知。

忠烈初隸曾文正公部下，從克廬江、三河，聲績已著。一日，文忠將援上海，議招忠烈同行，屬孫雲錦探之，忠烈慨然曰：「某受曾公厚恩，義當終始。然下游亦國事，且熟習下游情形無如某者，曾若允行，願從之。吾輩皖人，入湘軍，終難自立。丈夫當別成一旅，豈可俯仰因人？」孫頷之。文忠遂商於文正，舉為前鋒。文忠問入吳方略，答曰：「下游水鄉多橋，有一河即須一營，有一橋即須一將。得營得將，何事不成？」及功績大著，或問其學何兵法，答曰：「先有事，後有法。何今何古，在相地勢得士心而已。」

唐忠壯日巡諸營

唐忠壯公殿魁身長八尺餘，威稜可畏，終日不言笑，坐帳中，所部出入，無敢直行者。與部將議事，是則溫言慰之，非則怒目斥之，頃刻而恩威互變。然洞悉艱苦，體恤隱微，人以是畏而感之。日巡視諸營，或馬或步，無定時。至則與將弁勇夫雜坐同餐，有如家人。見槍礮刀矛器械，必反覆省視，損者立修補，不齊者立責斥，或自為磨治以導之。將弁有臨陣勇往者，立言於主帥，超拔之。暇日與談家事，時有緩急，別資之，不留私財。

唐初充營官，李文忠督諸軍圍常州時，值程忠烈初亡，粵寇悍黨麇聚，則分數營奔牛以遏其援。忠壯任其事，而洋將白齊文忽反助寇，以輪船入內河攻奔牛營，忠壯固守十數日，糧米子藥幾盡。募健卒，泅水乞救，文忠派營將黃桂蘭裹糧攜藥，與忠壯會合，亦入圍，不得出。忠壯懸重賞，得死士，乘夜懷巨釘，潛赴輪船釘礮眼，即大出隊，以火箭噴筒環燒之。白齊文不知所為，棄輪舟而遁，寇驚退。不數日，常州克矣，時同治甲子四月也。文忠奏褒其功，以唐、黃百戰之將並稱。然黃非唐比，略與多隆阿相似耳。

陳國瑞以少擊眾

陳國瑞戰術，善於以少勝眾。每率數百人擊寇，寇見其寡也，圍之數重，國瑞乃號於眾曰：「拉起來！」所部遂列成一長方式，人各向外，己居中，指揮刺擊。使圍漸逼緊，復號於眾曰：「衝！」於是數百人面面突圍而前，悍不能禦，寇每潰敗。

陳每戰，則短衣草履手械，與所部同。手自殺寇，寇從不知其所。在。惟喜以紅色臨敵，輒令士卒多掣紅旗。寇與戰久，見紅旗，即辨為陳軍，恒有未戰先卻者。

鄭紹宗方曜勇悍善戰

光緒初，粵有兩福將之稱，一謂陸路提督鄭紹宗，一謂水師提督方曜也。鄭初從粵寇，為陳金剛部下之健將。有軍師孫某，詭譎多智術，至為陳所信任，【陳破廣西賀縣後，以李氏宗祠為王府，門前署聯云：「王者命自天，誰敢化蛇當道；英雄居此地，何妨捫蝨談兵。」即孫所撰。】與紹宗素不睦。城破後，爭一女子，卒為紹宗所有，愈不能平，時媒孽之。紹宗屢立功，不得賞，心已怏怏。會因言事爭執，孫嗾陳鞭之，紹宗益憤，遂乘間刺殺陳，並殺孫，以降於官軍，隸金統領麾下。主將愛之甚，乃易從主將姓。積功，官

世，曾以良田數頃向里人葉方恆押銀，亭林急欲贖歸，而葉意圖吞沒，再三延閣。亭林畏罪逃，無暇問田事也。其後移獄松江，幸而免。

孫長卿折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頻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假事以出，婦不去，頗勃谿，姑益恚，乃誣控之官。官問奸夫姓名，姑曰：「夜來宵去，實不知為誰，鞫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姑，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譁辯，謂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以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婦終不承，逐去之。婦忿而上控，仍如前，久不決。

時淄川孫長卿大令宗元宰臨晉，推折獄才，憲司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略訊一過，寄監訖，即令隸人備磚石刀錐，質明聽用。皆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出訊，命以諸具悉置之堂，傳犯者，又一一略訊之，乃謂姑婦曰：「此事亦不必求甚清析，淫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清門，惟一時為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趨趨，恐邂逅抵償。孫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姑婦並起，掇石交投，婦銜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即立斃之，姑惟以小石擊臀腿而已。又命用刀，姑逡巡，孫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姑嚴梏之，遂得其情，案乃結。

一日，遣役催租，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敲比。明日，邑中傳頌使君之仁，逋賦者聞之，皆使婦出應，乃盡拘而械之。

順治丁酉順天科場案

專制國之用人，銓選與科舉等耳，古用鄉舉里選之法，最近文明，後漸成器械之事。凡汲引人材，從古無有以刀鋸斧鉞隨其後者，銓政縱極清平，能免賄賂，不能免人情，科舉亦然。士子之行卷，公卿之游揚，恆為躡取科第之先導，不足諱也。明代程敏政、唐寅之事，沈同和、趙鳴陽之事，關節槍替，經人舉發，無過蹉跌而止。至本朝，乃興科場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姪，連坐而同科，罪有甚於大逆。無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縛而馳驟之，蓋始於順治丁酉之鄉闈矣。

盡洩之。蓋滿人旁觀極清，籠絡國中秀民，莫妙於中其迷信。始入關，則連歲開科，滿人科，主司、房考及中試者，又欲借滿以傾漢，傾漢以結滿，其迷伎求之無數。其遣戍者，無不以漢人，屠戮同胞，以洩多數被擯者之憤，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

丁酉之獄，蔓延幾及全國，以順天、江南二省為鉅，次則河南，又次則山東、山西，凡五闈。明時江南與順天俱有國子監，俱為全國士子之所萃，非僅一省之關係已也。大兵下江南，雖已改應天府為江寧，廢止南雍，然士子耳目，尚以順天、江南為觀瞻所係。是年科場大獄，即以此兩闈為最慘，同時並舉，以聳動迷信科舉之漢兒，用意至為明顯。今分闈敘述，首順天，次江南，又次河南，而以山東、山西附見於河南之下。蓋三省之獄，皆以磨勘為起因也。

丁酉，寶興屆期，世祖遣翰林侍讀曹本榮、侍講宋之繩主順天鄉試，所謂北闈者是也。又選各衙門有才名之散官分校五經房，如大理左右評事李振鄴、張我樸，國子博士蔡元曦，行人司行人郭濟等，凡十有四人。振鄴等皆年少輕狂，浮薄寡慮，雖未必盡納財賄，而欲結權貴樹黨援之心則同。囑託甚多，名額有限，闈中推敲，比之閱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爵高者必錄，爵高而黨羽少者擯之；財豐者必錄，財豐而名非夙著者又擯之。振鄴尤孟浪，在外所通關節者二十有五人，在闈中時，一時無可物色，以親隨有奚童名靈秀者頗黠慧，遂手畫藍筆一紙，令其覓之，一一具見，止中五名，外二十人不中。事已，宜索以泯跡，振鄴忘之。秀以示同伴馮元，元固振鄴素遇之寡恩者，遂攫去，藏於襟，思以箝振鄴。尚未發，至榜下，輿論大譁。

茗溪貢生張漢素戇駘，以別有隱恨，剪髮刻揭，投送科道衙門四紙，嘉善蔣文卓亦寫揭，匿名而徧傳之。杭州貢生張繡虎，本光棍，拐妓逋京師，慣為拿訛紮詐之梟，從中鼓煽恐嚇，藉漢與文卓為囚，詐得振鄴、我樸銀一千二百兩。吏科陸貽吉與聞其事，然非過付也。乃文卓揭載其名，貽吉大怒，文卓即削其名，而貽吉猶不自安，語刑科任克溥曰：「漢與文卓將揭今科之弊，不意牽涉及我，吾將自檢舉。」而因循未果。克溥受山左諸大老意旨，久銜考官，又為孫伯齡所咻，不無垂涎於房考。房考不應，早欲甘心於諸人，及世祖幸南海子，面召漢大臣及科道官，嚴諭以盡職掌，無徇庇。克溥遂於十月十六日疏劾科場大弊，世祖大怒，即傳旨拏疏中有人犯，至吏部會審。

時滿大臣尚未知關節為何事也，太宰王某抓髯抵掌，論註解釋，圖海、科爾坤始恨南人之狡。訊時，振鄴贓證有據，轉攀張我樸、蔡元曦，堂上援筆定案，略謂：「我樸、元曦雖堅不承認，但振鄴執

陸慶曾，係第二名，審明處分，奉旨依議即決，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尚陽堡，家產入官。二十七日，我樸、元曦、振鄴及新舉人田耜、賀鳴郊駢首菜市。貽吉不先檢舉，亦坐知情過付，同僇矣。正法之次日，即檄各省，逮繫各家老幼，籍沒資產。隨又提拏各犯，緹騎四出，於是而張次先父子、孫伯齡父子、郁光伯父子，學士諸震、漢之兄中書舍人嘉，及中書張恂、光祿李倩，次第就逮。嗣又遣校拏常熟趙某，湖州二沈、二閔，皆有關節而不中者。元之口供有八公子，於是公卿之有子獲雋者，咸凜凜矣。十二月初四日，繫累男女一百八人，出關而去，中有三十人，不與同局而同沒焉。

戊戌正月十五日，集諸士覆試於太和門，每人以滿兵一人夾之，仍諭以盡心構藝，不必畏懼。供給茶煙，未嘗缺乏，即所監押，亦小心執禮，安慰致囑。題為世祖親定。甫二日，榜出，僅革白丁霍某某等八人，餘皆准會試。是獄也，遷延半載，臯陶曰殺之三，堯未即曰宥之三也。上意未測，爰書莫定。四月二十二日，忽接上傳，拿取各貌，御前親錄。故事，朝廷若有斬決，鎮撫司開南角門，刑部備綁索口啣，點劊子，工部肅街道。是日晨，備綁索四十副，口啣四十枚，劊子手四十名，厲行刑刀數口，簇擁各犯入太和門。當是時，上御殿引問，眾皆惕息，便溺皆青。獨張天植自陳「孤蹤殊遇，臣男已蒙廕，富貴自有，不必中式。況又能文，可以面試」等語。特蒙賜夾，校尉蝦等欲夾雙足，上豎一指，遂止夾一足。堅不承認，曰：「上恩賜死，無取辭。若欲屈招通關節，則必不承受。」上回面向內久之，傳問曰：「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論出，朝廷特召內陞，何負於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貪猥，奈何自罹於辜？今俱從輕，各拿送法司。」即於長安街重責四十板候旨。駕起，而科官不論列，以引咎而免責。其牽連之子文等，並首難之文卓及漢，俱不與。當經刑部遵旨行杖，杖太重，若必欲斃之杖下者。時尚書噤不出一語，獨侍郎杜某奮起，大詬諸皂曰：「上以天恩特賜寬宥，爾等必置之死，以辜負上意耶！止可示辱而已。若不幸見罪，余獨當之。不聽吾言，吾將蹴蹋死若曹矣。」於是諸皂始稍稍從輕，得不死。是晚杖畢，仍繫刑部獄。

翌日，刑部奉上諭：「開科取士，原為遴選真才，以備任使，關係最重，豈容作弊壞法！王樹德等交通李振鄴等，賄買關節，紊亂科場，大干法紀，命法司詳加審擬。據奏，王樹德、陸慶曾、潘隱如、唐彥曦、沈始然、孫陽、張天植、張恂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陽堡。孫伯齡、郁之章、李倩、陳經在、丘衡、趙瑞南、唐元迪、潘時升、盛樹鴻、徐文龍、查學詩俱應立斬，家產籍沒。張旻、孫蘭茁、郁喬李、蘇霖、張繡虎俱應立絞，余贊周應絞，監候秋決。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

一時處死，於心不忍，俱從寬免死，各責四十板，流徙尚陽堡，餘俱依議發落。董篤行等，本當重處，朕面問時，皆自認委係溺職，姑著免議。自今以後，凡考官士子，須當恪遵功令，痛改積習，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從寬典，遂視常例，妄存倖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爾等衙門即行傳諭。欽此。」

自北闈大獄興，彈劾科場者大起。陰應節劾南闈，而主考房考十八人逮；蔣徹修劾河南、陝西，而主考逮；山東磨勘一字訛，而房考被逮，皆是也。

順治丁酉江南科場案

順治丁酉十一月壬戌，給弗中陰應節奏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竇多端，物議沸騰，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鉞，係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懸成亨咸膏茂之弟，與猷聯宗有素，乘機滋弊，冒濫賢書，請皇上立賜提究嚴訊。得旨：「據奏，南闈情弊多端，物議沸騰，方猷等經朕面諭，尚敢如此，殊屬可惡。方猷、錢開宗並同考試官，俱著革職，並中式舉人方章鉞，刑部差員役速拿來京，嚴行詳審。本內所參事情及闈中一切弊竇，著郎廷佐速行嚴查明白，將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十二月乙亥，少詹事方拱乾回奏：「臣籍江南，與主考方猷從未同宗，故臣子章鉞，不在迴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齒錄可據。下所司查議。」

戊戌二月庚午，御史上官鉉劾奏江南省同考官舒城縣知縣龔勳，出闈後被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中式舉人程度淵嘖有煩言，情弊昭著，應詳細磨勘，以釐夙奸。得旨：「著嚴察逮訊。」丙申，禮部議覆：「御史上官鉉奏江南新榜舉人嘖有煩言，應照京闈事例，請皇上欽定試期，親加覆試，以覈真偽。至直省士子雲集，闈務不便久稽，其江南新科舉人，應停止會試。」從之。

三月庚戌，上親覆試丁酉科江南舉人。戊午，諭禮部：「前因丁酉科江南中式舉人，情弊多端，物議沸騰，屢見參奏，朕是以親加覆試。今取得吳珂鳴，三次試卷，文理獨優，特准同今科會試中式一體殿試。其汪溥勳等七十四名，仍准作舉人。史繼侏、詹有望、潘之彪、洪濟、黃樞、秦廣之、陳溯漢、許允芳、張允昌、何亮功、何炳、曹漢、馬振飛、朱扶上、萬世俊、黃中、董粵固、韓揆策、謝金章、許鳳、楊大鯤、周篆、沈鵬舉、史爽等，亦准作舉人，罰停會試二科。方域、林節、楊廷章、張文運、汪席、陳珍、華廷樾、顧元齡、劉師漢、夏允光、程牧、孫弓、安葉甲、孫長發等十四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舉人。」

十一月辛酉，刑部審實江南鄉試作弊一案，正主考方猷擬斬，副主考錢開宗擬絞，同考官葉楚槐等擬竇遣尚陽堡，舉人方章鉞等俱革

弑逆者，即例應以大逆坐之，科場案則何為者？士大夫之生命之眷屬，徒供專制帝王之遊戲，以借為徒木立信之具，而於是僥倖弋獲，僥倖不為刀下之游魂者，乃詭詭然自命為科第之榮，有天子門生之號。嗚呼，科舉之敗壞人道，摧殘廉恥，而賣國賣君之人，乃亦出於其中，豈創設科舉者之所逆料者耶！

順治丁酉河南科場案

順治丁酉十二月壬申，給事中朱紹鳳劾奏河南主考官黃鈞、丁澎進呈試錄《四書》，三篇皆由己作，不用闡墨，有違定例。且黃鈞居官向有穢聲，出都之時，流言噴噴。又挾恃銓曹，恣取供應，請敕部分別處分。得旨：「黃鈞著革職嚴拿察究，丁澎亦著革職察議。」

戊戌七月辛酉，刑部議河南主考官黃鈞、丁澎違例更改舉人原文作程文，且於中式舉人硃卷內用墨筆添改字句。黃鈞又於正額供應之外，索取人參等物。黃鈞應照新例，籍沒家產，與丁澎俱責四十板，不准折贖，流徙尚陽堡。上命免鈞、澎責，如議流徙。

河南副主考官丁澎，名士也，紀載頗及此事，則有可錄者如下。朱紹鳳彈河南闈之一事，於是臺諫中思有所表見者，無不欲毛舉一二細故，以合時尚。今觀是年十二月十日田鈞朱紹鳳劾河南科場之原奏，可知闈卷並宜嚴察事。竊惟設科取士，關係匪輕，主司銜命而行，動曰私情，便干物議，天威有赫，殷鑒昭然，乃臣於黃鈞、丁澎，不能無議焉。復查順治十一年五月內禮部題覆臣同官孫珀齡《科場關係大典》一疏，內開「試錄宜用闡墨」一款，凡科場題目，預先洩漏，種種奸弊，多因主考場前預撰試錄程文。今應如科臣議，用諸省罔不遵行，獨今年河南試錄，則大異是，首篇刻李模，僅同四句，次篇刻李敏孫，一語不符，三篇刻李士召，所存者兩股耳。若以為文堪首列，何不揚於王廷？若以為理礙進呈，何以壓於多士？苟非徇私，便為抗旨，百口難為二人解也。又聞黃鈞出都之日，噴有流言，及乘傳入闈，挾恃銓曹聲勢，恣取供應，地方官積不能堪，事屬風聞，未敢輕告。要之鈞服官素著穢聲，典試復多闕失，似又不可與丁澎同日而語也。伏祈敕下該部，將鈞等分別從重議處，以為人臣專擅者之戒。其闡墨全卷，務須嚴加磨勘，據實指陳，庶不負朝廷書升之重典，並皇上邇來懲誠之盛心，功令肅然，科名幸甚。」奉旨：「據所參河南錄文違例，並黃鈞服官素著穢聲，出了都之日，噴有流言，挾恃銓曹，恣取供應等情，殊干法紀，著革了職嚴拿察究。丁澎，係副考官也，著革了職一並察究議奏，該部

為要點，奏末又明言皇上邇來懲誠之盛心，可見當日本意，在構成一種科場案，以投時好。紹鳳奏議有龔鼎孳序，稱與少同鄉舉，垂三十年，白首弟兄，則亦明時之有科目者也。

自是歲河南科場以磨勘興大獄之後，科場試錄，遂無硃墨真卷。揭曉之日，若發見有違式者，皆知照本人換卷，終科舉時代皆然。取士而以穿窬之盜度人，科舉功令，至不足道，以防弊與作弊二者較之，亦當諒作弊者之不得已矣。

順治丁酉山東山西科場案

順治戊戌二月庚午，禮部磨勘丁酉科鄉試硃卷，劾奏違式各官。河南省考試官黃鈞、丁澎，用墨筆添改字句；山東省同考官同知袁英，知州張錫懌，知縣唐瑾、吳暹、何鏗、章貞，用藍筆改竄字句；山西省考試官匡蘭馨，唐廣堯批語不列銜名，俱屬疏忽。得旨：「俱著革職逮問。」

山東、山西考官革職逮問之結果，雖無所聞，然其罪名不過「疏忽」二字，則逮問後自亦無大處分也。

查許墳地案

海寧許季覺與其同邑查某友善，查掇巍科，躋顯仕，許杜門隱居，甘貧食淡。查沒，賜祭歸葬，勢烜赫。葬地侵計氏祖墳，兩家子弟交構，許曰：「吾終不以死友賣祖父也。」挺身訟之官，連年不決。查、許本通家媼戚，居間者以十數，至是，許攘袂奮髯而誓曰：「頭可斷，地不可讓！」聞者乃止。後查以通海客誣季覺，大吏鍛鍊周內，置於獄，會有知其誣者，營護得解。仇者百出其計，欲殺之，乃避之山陰。數年，卒蹤跡得之，使幹役十餘人繫以去。許知不得復生，義不辱，因於獄中碎瓷器作屑，吞之而斃。

淄川崖莊殺賈案

順治戊戌，淄川之鄉西崖莊，有賈者被人殺於途，越夕，其妻王氏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鄆縣費禕祉令淄，親驗之，見布袱裏銀五錢餘尚在腰中，知非為財也。拘兩村鄰保訊之，無端緒，亦未撈掠，釋之歸，但命地約詳察，十日一關白而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費仁柔，上堂屢噪，費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葬兄嫂。一日，以逋賦故，逮數人至，中有周成者懼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即於腰中出銀袱，請驗視。驗已，問家何里，答云某村，又云去西崖幾里？答

費勃然曰：「汝殺之，尚云不識耶！」周力辯，嚴梏之，果伏罪。

先是，王氏將詣姻家，以無釵飾聒夫，使假於鄰，夫不肯，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之，已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惱吹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為王所遺，窺其夫他出，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臥庭中，周潛就淫之，王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釵。事已，王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惡，恐俱死。」周怒曰：「我挾勾欄數宿之資，寧一度可償耶？」王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王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王聞之，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王死矣。費廉得情，以周抵罪，群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則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袱刺萬字文，周袱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淄川無首尸案

胡成、馮安，皆淄川人也，世有郤，胡父子強，馮屈意交權，胡終猜之。一日同飲，薄醉，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之於南山晉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為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費禱祉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訛，乃共驗諸晉井，一役絕下，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冤。費怒，擊喙數十，曰：「有確證，尚叫屈耶！」以此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為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被胡殺死。費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乃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立而號。費曰：「真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訶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役押終日而返，詰之，但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形勢，即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墮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請急覓。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甲有何戚屬？」云：「有叔一。」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為生矣。」婦乃哭。費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消，消案後，速醮可也。汝少婦，勿再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

於是費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者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臺檢駁，止須汝應身耳。」甲叔不肯，飛雨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費極意慰諭之。

也。乃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曰：「胡成。」曰：「非也，汝與王乃真犯耳。」二人大駭，力辯為冤。費曰：「我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為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賈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色變如土，不能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實。蓋五與婦私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既結，未妄刑一人。

順治辛丑奏銷案

奏銷案者，順治辛丑八月江南奏銷案也。蘇、松、常、鎮四屬官紳士子，黜革至萬數千人，並多刑責逮捕之事，案亦鉅矣。

是年正月初七日，世祖晏駕，二十九日，聖祖諭吏部、戶部：「錢糧係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為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係前官積逋，貽累後官，或係官役侵挪，借口民欠。向來拖欠錢糧，有司則參罰停升，知府以上，雖有拖欠錢糧未完，仍得升轉，以致上官不肯盡力督催。有司怠於徵比，枝梧推諉，完解愆期。今後經管錢糧各官，不論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體停其升轉，必待錢糧完解無欠，方許題請開復升轉。爾等即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內拖欠錢糧不完，或應革職，或應降級處分，確議具奏。如將經管錢糧未完之官升轉者，拖欠官並該部俱治以作弊之罪。」三月，定各省巡撫以下州縣以上徵催錢糧未完數分處分例，此即當時之所謂新令，人民所痛心疾首者也。凡入奏銷案者，固謂之結新令，然即辛丑奏銷以後，官吏之追呼，士紳之僇辱，亦無不以新令為陷阱矣。

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常、鎮尤重。役外之征，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荳、馬草、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欠常數十萬。【中有實欠未免，有已完而總書未經注銷者，有實未欠糧而為他人影冒立戶者，有本邑無欠而他邑為人冒欠者，有十分全完總書以織怨誣為十刀全欠者。】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蘇撫朱國治強愎自用，造欠冊達部，號曰抗糧。既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鞭扑紛紛，衣冠掃地。崑山探花葉方霽以欠折銀一釐謫官，其具疏有云：「所見一釐，准制錢一文也。」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自是而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如華亭董含者。方光琛為歙縣廩生，亦中式後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吳三桂幕。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馬與甲

吾儕事，姓氏羞為獄吏知。見成書刑鑄鼎，不聞有楚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

書中所云王某孫婿即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即太祖也，而皆直書其名。又云「長山峴而銳士，飲恨於沙燐；大將還而勁，卒銷亡於左衽」，如此之言，散見於李如柏、李化龍、熊明遇傳中，又指孔有德、耿精忠為叛。且自丙辰迄癸未，俱不書在關外之年號，而於隆武、永曆之即位正朔，必大書特書，其取禍之端有如此。

江南忠義錄案

康熙丁未四月，江南民人沈天甫、呂中、夏麟奇等偽撰《忠義錄》，詭稱為明黃忠端公尊素等百七十六人作，陳濟生編集，明大學士吳甡等六人為之序。天甫使麟奇詣甡之子中書元萊所，詐索銀二千兩。元萊察其書非父手蹟，控於巡城御史，以聞，聖祖以奸民誑稱謀叛，誣陷平民，大干法紀，下所司嚴鞫。天甫等皆棄市，其被誣者不問。

戊申，即墨黃指揮培之奴姜元衡刪易此書，增入黃氏唱和詩，控其主與兄弟子姪作詩誹謗本朝，又與顧亭林搜輯諸人詩，皆有訕語。復以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為亭林作。後因援天甫故牘，謂元衡所控之書，即天甫等陷人之書，事旋解，株連者二十餘均得釋。

龐雪弭浦城之獄

龐雪太守塏，康熙朝任邱詩人也。以翰林出知建寧府，甫下車，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冊局，殺冊書。龐聞信，馳往，傳教官、典史至，集諸生於明倫堂，數令罪，諭士民毋生亂，查倉庫冊局，收未焚書冊，變遂定。督部某惡閩俗之悍，欲重懲之，而浦令方與士紳有嫌，將羅織興大獄，龐爭之曰：「令責已甚，吾可殺人，以媚人乎！」僅誅一流二人而已。

吳德基解大獄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為南康丞。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縛瓊輝歸，箠之瀕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玉成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眾怒難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雖盡伏法，亦何益於爾？」瓊

書流播。向在荊州軍前，煽惑兵事，後復徧遊江浙，乘輿張蓋，徒黨如雲，遠近奔走，祈問吉凶，常聚至數千人。輒以小信小惠，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臣叨恩侍從，本無言責，因見邪教橫行，不勝憤激，具疏糾劾。」得旨：「朱方旦以市井匪人，妄言休咎，詭立邪說，招致羽黨，誣罔悖逆，搖惑民心，情罪重大。此疏所劾俱實，著湖廣巡撫嚴拿究擬。在外督撫不先究擬，在外督撫不先究治，在內言官未曾糾劾，並嚴行申飭。」

壬戌二月，九卿等議覆：「翰林院侍講王鴻緒疏參楚朱方旦，自號二眉道人，陽託修煉之名，陰挾欺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祕書。其書有曰：『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宏齊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侮慢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經湖廣總督王新命審實具題：「朱方旦詭立邪說，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誣罔悖逆，應立斬。顧宏齊、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俱斬監候。」從之。又宗人府題：「閒散宗室勒爾錦贈朱方旦『至人里』『聖人堂』匾額，原任湖廣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匾額，應行文巡撫王新命，查其果有憑據否，或係朱方旦自行標榜，俟問明具題到日再議。」上諭大學士等：「此事無庸行查，前勒爾錦領兵在荊州時，朕已聞此等事，曾諭彼時差去之人，朕知朱方旦係狂妄小人，軍機大事，萬不可聽其蠱惑。又對秦遣往軍前，回時路經武昌，原任巡撫張朝珍向對秦云：『朱方旦果一奇異神人，爾宜相會。』遂接見，以賓禮優待。由此觀之，勒爾錦等所贈匾額是真，著即議結。」尋議勒爾錦見在羈禁，張朝珍已經病故，俱無庸議。得旨：「張朝珍所廕世襲官革去，方旦既斬，其徒翟鳳彩、顧宏齊亦於秋後處決，陸光旭放歸。」蓋以宏齊嘗言「今之眉山古之尼山」，光旭嘗言「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虛」也。

西學東漸，新說漸盛，於生理，則發明思慮在腦，於推步，則發明地球繞日而行，已成定論，而當時以為悖逆。蓋思慮在腦，則道學家之心學為兩歧，地繞日行，則天圓地方地靜不動之舊說皆廢。故曆法早從西說，且世以西人為欽天監監正，然地動之說，則必以非聖無法絕之，可見當時我國儒者之心理矣。厥後又有欽天監南懷仁奏上所著《窮理學》一書，其言以靈魂為性，謂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於頭腦之內，語既不經，旨極刺謬，命立焚之。懷仁書之見焚，方旦身之見殺，其故一也。

方旦於未被戮前，漫遊江浙，汪懋麟嘗著《辨道論》以闢之，可見方旦聲勢之盛，而文人不從其教者，辨駁之不能已也。文作於逮京

何里。」遂遣役至日照拘李。數日李至，怒詰曰：「既作秀才，奈何謀殺人？」李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周擲扇下，令自視，曰：「明係而作，何詭託王晟？」李審視云：「詩果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既知汝詩，當即汝友，誰書者？」李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拘王，王至，訶之一如見李狀。王言此益郡鐵商張成索某書者，王其表兄也。周曰：「盜在此矣。」執張至，一訊遂伏。

先是，張窺賀美，欲挑之，恐不諧，念託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偽為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而實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迫賀，賀以獨居，常以刃自衛。既覺，捉張衣，操刀而起，張懼，奪其刀，賀力挽，令不得脫，且號。張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吳始悟「裏邊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周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筆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為李，果因是而得真盜，幸中耳。」

沂州王氏女孕兒案

王成，沂州縣胥也，家距縣署二三里，以差務冗，輒不得返。家有妻一妹一，夙和好，炊爨縫紉之事，更相為役。一日，成奉差往鄰城，過家門，入焉，則妻方淅米於庭，妹方製衣於室。成曳妻入臥闥，以久曠兩不自制，遂據榻淫焉。時當夏晝，妹以兄歸，當煮飯款之，輟所業，就井旁攜米入廚，復奔而告嫂，請具膳方略，則二人方裸而有事，妹默然出走。成事已，遽行。姑嫂炊飯飽餐，姑以所見詰嫂，嫂具告之。姑年方及笄，情竇初開，聆嫂言，頗領會。嫂又以成匆匆去，未暢其欲，偕姑入臥闥，現身說法。而兩陰相合，夫之餘精，流入姑之生殖器焉，逾數月，經閉腹高，遂成孕。

姑已受同邑陳某聘，婚有日矣，為舅所聞，疑而控之官。官訊姑，不承，訊嫂，亦不承。時成亦就訊，以為職業雖卑，而家無男子，妻賢淑，妹幽嫻，斷無意外事，亦不承。案懸數月，姑果育男，呱呱者在抱矣，百喙莫解也。陳索聘物及退婚據，嫂不言，姑亦羞欲絕，而成終疑之。會新官李化龍至，李有廉能名，檢舊卷，得是案，曰：「冤也。」提成至，莫以對，曰：「兒育乎？」曰：「育也。」曰：「奚乳？」曰：「別雇乳母也。」李令挈兒至，則柔若無骨。李曰：「得之矣。」鞫之，得其實，俱依不應得而為之事，依律治罪，照例取贖。判以兒給成收養，姑仍配陳某，兩家不得復生異議，案遂結。

陽穀血衣案

女，奩具甚富，夜被偷兒席卷而去，刺史無術。清端傳令諸門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有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囑吏曰：「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無行裝，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辯不已。令解衣搜之，見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攜，故密著之而屢出也。

清端初為邑宰時，至鄰邑，且經郭外，見二人以牀舁病人，覆大被，枕露髮，簪鳳釵，側眠牀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者。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為荷。清端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疾垂危，將送歸夫家。清端行之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還白清端。清端詢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盜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不敢言。清端就館舍，令僕訪之，果有富室被強寇闖入，炮烙死矣。乃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清端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乞，求為死者雪恨。乃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罪。詰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勾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牀上，令抱臥，至窩頓處，始瓜分。人皆服清端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則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牀，而容人入手於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憤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今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其為盜也。」

捕朱光輔案

康熙朝，江蘇巡撫韓世琦奏為明遺孽朱光輔與朱拱櫳潛住松江泗涇龍珠菴，結黨謀叛，知府張羽明發覺，獲得周王偽寶、偽劄、號旗並同謀各犯姓名。拱櫳知事泄，將光輔託僧六如擁護，挺身而逃。於是偽總兵金宗美、宗翰，偽游擊陳山，偽糧道邵台臣，偽練兵官陳爵，偽書記胡文闔，偽儀寶趙十良等八十餘人，皆凌遲，株連者無算。其實所謂總兵等者，悉市井小民，而光輔、拱櫳之果有其人否，尚未可知，嚴緝竟不獲。羽明欲圖超遷，力興大獄，未幾，革職去。

朱三太子案

張先生者，初不知其何許人也。康熙癸亥春，蓬萊李力遠晤之於路氏筵次，見其丰標秀整，議論風生，因私詢其從來，主人曰：「先生姓張，字潛齋，浙中名士也。學淵博，且工手談，精音律，今為

殷，若素相識。越二日，投刺謁李，以綾質詩扇為贈，自是為文字之交者半載餘。一日，張忽過李，言欲附舟南行，來告別，家有數口，米薪悉出自居停，但月須錢千文為蔬菜資。李唯唯，乃按月遣送，如是者又半載餘。乙丑，李赴春闈，旋歸，知張已攜眷南旋矣，自此不相問者十餘年。丙子，李任饒陽縣令，兼署平山，會噶爾丹叛，李措辦軍需，日無寧晷。張至饒訪李，李無暇與談，匆匆贖之。

丙戌季冬，李解任家居，張偕二子至，曰：「江左連歲水荒，不得就食山左，弟張岱霖家，今請求薦一館以餬口。」李曰：「歲暮矣，他家來歲之館，久已聘定。予有孫數人，皆童蒙，幸為不屑之教可乎？」張曰：「善。」因留居焉。亦時至岱霖家，旬日即旋。戊子初夏，四月初三日，李方與張弈，忽有營兵官役捕張之父及李去。解至省城，撫軍坐後堂，藩臬列左右，旁無一役。先問李曰：「爾讀書為官，當知理法，何窩藏朱某為不軌事？」李曰：「予僅知讀書，門外之事，亦不與聞，不知誰為朱某，予從不敢作犯法事。」撫軍曰：「汝家塾師為誰？」李曰：「塾師為張用觀，南方人，二十年前，在東平州張家設帳，曾識之。前年十二月，其父子來吾家，諄言尋館度日，予有孫數人，乃令從之讀書。朱之不知法事，實不知也。」撫軍曰：「彼在南方姓王，山東姓張，汝不知乎？」李曰：「不知。」又喚張父子至，問曰：「汝何人？」曰：「吾乃先朝皇子朱慈煥，原封定王，事至今日，不得不說實情。」又問曰：「汝何以在浙？」曰：「崇禎末年，流賊圍京城，先皇將吾交王內官，匿民間。城破，王獻之闖賊，闖又交杜將軍。未幾，吳三桂與大兵殺敗流賊，各自奔逸，賊中有一毛將軍，攜吾至河南，棄馬買牛，種地年餘。當道查捕流賊甚急，彼遂拋吾而逃。時吾年甫十三，自往南行。至鳳陽，遇老鄉紳王某者曾為先朝御史，執手悲泣，留於其家，遂改姓王，偕其子同學讀書。又數年而王病故，吾年十八九，乃渡江而南，投寺削髮。後游浙，止一古剎，有餘姚人胡姓，亦宦裔，偶來寺，與我談經論文，大詫曰：『子才學如此，何為流於空門？』乃延至其家，改易衣帽，勸蓄髮。其室旁有小園半畝，茅屋數間，俾吾居其中，後又以女妻焉。此吾所以為浙人而曰王某也。」撫軍曰：「今有江南兩處叛案，皆稱扶爾為君，恢復明朝，爾往浙中質之。」時四月初六日也。

當日，撫軍將口供繕寫題疏，即將張與李起解南行，騾轎四乘，解官數員，為東兗道蕭某、撫標中軍陳某、都司張某及守備千把等，率領馬步兵數百，及沿途接者，日有千人。十四日至淮安，易舟。二十二日至杭州，在貢院質審，上坐者欽差少宰穆旦，次鎮杭將軍，次兩江督，次浙閩督，次蘇撫于，次浙撫王。問張曰：「汝是王士元乎？」張曰：「吾本姓朱，名慈煥，改名王士元，是實。」又問曰：「汝既為朱，某朝廷待汝不薄，何為謀反？」曰：「吾數十年來改易姓名，冀避禍耳。今上有三大恩於前朝，感戴不忘，何嘗謀反？」又問曰：「三大恩為何？」曰：「流賊亂我國家，今上

議折兩之知湖廣秦淮空自練水秋。今加，不過八千八百。復之，未幾，四萬六千七百六十。應定，五州縣，去等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又論一萬五萬，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也，無一萬五萬，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缺錢，亦僅一萬五萬，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或五錢，獨責之，何故？衛弁語塞，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嘗加五錢，獨責之，何故？衛弁語塞，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未石應毫，獨責之，何故？衛弁語塞，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糧之，即應毫，獨責之，何故？衛弁語塞，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月折，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行半錢，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是在五畝，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士折，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兵半，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防之，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駐糧，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給月，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分在，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石者，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萬者，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加，不過九釐，不服。間赴秦淮，獨多，加編月糧折色銀二萬六千七百六十。

康熙己巳，又有部費之獄。其在丙申年，蠲蘇、松、常、鎮、淮、揚地丁之半，嘉定以折漕不得與。甲子，蠲漕糧三分之一，嘉定以無米可蠲，不得與。丁卯，蠲本地未完地丁及戊辰地丁，嘉定復以折漕不得與。於是知縣聞在上、諸生張凝祉訴之巡撫洪之傑，之傑允入告，謂須預籌部費。在上因與紳士議，每排各輸公費。並函屬嘉紳庶吉士孫致彌在京挪墊，始得覆蠲。旋遣副貢生汪穉實等督漕上聞，逮在上及穉實、張瑄、汪文懿三十六人下獄會鞫。在會督嚴刑，經承朱其祥供收銀三萬七千兩，並供寄頓監收主名，遂逮繫諸有名者。而在上匯京之銀，供係王霖說收受，霖說者，華亭戶部尚書日藻弟也。覆審臚塔劾刑部尚書徐乾學子姪交結巡撫，招搖競利。獄成，霖說、樹敏、在上、凝祉擬大辟，致彌、師魯擬絞，之傑已故免議，餘徒四人，杖六人，黜革穉實及武舉蕭璞，諸生陸培遠、馬翼，監生戴鑑、沈日宣等三百人。致彌、霖說、師魯次第捐贖，穉實瘐死。壬申結案，諸生免議者十三人。乾學慰趙俞詩云：「虛舟飄瓦事無端，吏議深嚴帝詔寬。憐爾成名翻失意，幸

李，螺峰相見夢魂安。」查慎行送致彌罷官就訊感憤成詩云：「蒼狗如雲極可哀，危機翻自詔恩來。家承忠孝身尤重，【致彌為明登萊巡撫孫元化之後。】禍起衣冠勢易摧。善不可為寧論惡，人皆欲殺我憐才。乾坤直似蝸廬窄，懷抱殊非醉始寬。此又一事也。」

康熙庚午哭廟大獄

康熙庚午哭廟大獄，吳中名士同時就戮者，自金人瑞而外，有倪用賓、沈瑯、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王仲儒、唐堯治、馮鄧十八人，家孳財產，皆籍沒入官，其被株連而軍流禁錮者無算。蓋吳多講學之社，明亡而猶盛，各立門戶，人瑞游其間，多調和之，名譽尤著，所至傾倒一時。遇貴人，輒嬉笑怒罵以為快，故及於禍。獄之初起，廷意欲羅織名士以絕清議，苦無辭，乃藉哭廟事除之，謂為大不敬，駢戮之，當無異言。

國喪故事，各省巡撫巡按例率官紳設位哭臨，禁婚樂。蘇亦舉行哭臨大典，當事者已戰兢惕厲，罔敢顛越。而人瑞即率諸生入，進揭帖，繼至者千餘人。揭帖所陳，以吳縣令濫用非刑，預徵課稅也。哭臨者大駭，命械之，眾大譁。人瑞於獄中上書千餘言，多所指斥。巡撫朱某密奏，有「敢於哀詔初臨之下，集眾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似此目無法紀，深恐搖動人心」等語。朝廷固深惡誹語也，至是，命大臣訊之於江寧，讞成，不分首從，凌遲處死，沒其家孳財產。講學之社，自是絕矣。

人瑞本姓張，字若來。個儻不群，少補長洲博士弟子員，後以歲試文不中程式黜革。及科試，即以金人瑞名就試，拔第一。案發，妻子流寧古塔。嘗於獄中作家書曰：「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見，不然，死矣。」當時同繫者十八人，獄卒白某憐之，陰維護之。至七月初一日，白當更代，乃入謂曰：「眾相公皆良善人，但都爺作對，罪已甚重，不可挽矣。所望者，皇恩即有大赦耳。我今日去，恐不能復相見也，倘有家書，可速付我，當為寄去。」於是眾人作書，或殘東，或斷紙，皆有皇恩大赦之言，而不知為白之慰詞也。

鄒流騎以刻鹿樵紀聞繫獄

太倉吳梅村祭酒偉業曾撰《綏寇紀略》一書，原名《鹿樵紀聞》，身後亦幾成大獄。觀施愚山致金長真書，即可見之。書云：「梅村《鹿樵紀聞》一編，鄒流騎以故人子弟之義，賣屋為任敬闕，一備放失舊聞，一以表章前輩著述，良為勝事。但不合輕借當時名流姓氏參譁，致有此舉。蓋懲前史之禍，【即莊氏史案。】不得不申明

道。

陳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埽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逕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欄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除半晌間，青鞵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鷗盟兩字，指為鄭經，謂陳陰通臺灣，幸聖祖知其誣，一究。不然，《南山集》不得獨為大案矣。

何之杰詩獄

蕭山何之杰，字毅庵，明諸生。毛大可見其詩而愛之，嘗出己詩與何及徐孟調之詩合為一集，名曰越州三子，實不知其詩之有避忌否也。一日，有言毅庵作詩刺當道者，守令得其詩，無如何，乃搜其舊稿指摘之，謂犯國禁死罪，係曩之，以兵押之渡江，投和碩康親王軍門下。杭紹二守會勘於吳山之城隍廟，毅庵對簿，無所誦。有委員大聲詰之曰：「日重光，何也？」毅庵曰：「頌禪伐也。東朝繼世與興王嗣國，凡有光於前代者，當時皆頌曰重光。《虞書》曰『重華協于帝』，《孟子》曰『於湯有光』是也，此樂府題也。」詰者曰：「何以曰紀遼東？」毅庵曰：「此亦樂府題也。隋帝征遼東而詩紀其功，凡後儒之頌功德者，皆得和之，我太祖不嘗下遼東乎？夫遼東為勝國之地，謂當諱之，吾不解也。」詰者曰：「明朝者何？」毅庵曰：「詰且也。以詰且而為勝國，則會朝清明，不仕在明朝，且在本朝矣。」詰者曰：「清戎者何？」毅庵曰：「清軍也。以戎兵而為戎敵，則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不惟戎徐戎，並戎周宣矣。」詰者曰：「然則曷為夷？」毅庵曰：「裔也。舜東夷，文王西夷也，且夷與夏對，今我有方夏，煌煌三祖蒞中國而撫四夷。誰夷我者？夷我者大逆，當反坐。」詰者曰：「曷為虜？」毅庵曰：「擄也。成為王，敗為虜，寇不敢以明為虜，以明本王也。寇雖勝，然亦未底於成也，若我，則成之者矣。且我自敗寇以來，南征北討，其自中及外，何一非我所虜乎？而反以虜我，大逆當反坐。」詰者無以應，乃曰：「評選汝詩者，誰也？」毅庵曰：「一徐緘，死矣，一毛奇齡，見為文學侍從之臣，恐非此所能詰者。況行文舊習，評與選皆身為之，固未嘗出二人也。」

時巡撫金某、督學王某皆儒臣，皆言諸所詰不當，入官無學術，徒多事，貽笑士類。聖天子儻聞此，將以我輩為何如人？而按察佟某直據嘉興錢氏例，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乃責紹興知府胡某、蕭山縣劉某各記過一次，使自新，而毅庵竟免。

先是，康熙癸亥，浙省修通志，當道聘毅庵入館，纂修《人物

屋闕光怪，化為魚鳥章。高秋風雨多，夜起視襲藏。」《丙戌七夕》云：「閣道垣牆總罷休，天街無路限旄頭。生憎銀漏偏如舊，橫放天河隔女牛。」《海客釣鼈圖》云：「貝闕珠宮不可尋，六鼈風浪正陰森。桑田滄海尋常事，罷釣何須歎陸沈。」《次林茂之韻》云：「殘書緜罷劫灰過，汗簡崔鴻奈史何。貢矢未聞虞服少，專車長誦禹功多。荒唐浪說程生馬，訛謬真成字作他。東海揚塵今幾度，錯將精衛笑填河。」又云：「地更區脫徒為爾，天改撐犁可奈他。」又云：「茫茫禹跡今如此，憤憤天公莫怨他。」《次茂之申字韻》云：「先祖豈知王氏臘，邊人不解漢時春。」《新安王氏收藏目錄》云：「滄桑以來六百殃，飄迴霧塞何茫茫。昆明舊灰鑠銅狄，陸渾新火炎崑岡。乘輿望御委塵土，武庫劍履歸昊蒼。砲火蕩拋琬琰字，馬牛蹴蹋金玉相。」《夏日燕新樂小侯》云：「雖無法部仙音曲，也勝陰山《敕勒歌》。」《嚴祠》云：「林木猶傳唐痛哭，溪雲常護漢衣冠。」《西湖雜感》云：「歌舞夢華前代恨，英雄復漢後人思。」又云：「昔叩于公拜綠章，擬徵楛矢靖東方。鷗夷靈爽真如在，銅狄災氛實告祥。」又云：「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力面柳攢眉。青山無復呼猿洞，綠水多為飲馬池。善舞獼猴徒跳盪，能言英武學侏離。祇應鷲嶺峰頭石，卻悔飛來竺國時。」又云：「匡江湖山錦繡窠，腥風殺氣入偏多。夢兒亭裏屯蛇豕，教妓樓前掣駱駝。粉蝶作灰猶似舞，黃鸞避彈不成歌。嘶風渡馬中流飲，顧影相蹄怕綠波。」又云：「青衣苦效侏離語，紅粉欣看回鶻人。」又云：「鶯斷麴裳思舊樹，鶴髯丹頂悔初衣。」《題丁老畫像》云：「髮短心長笑鏡絲，摩沙皤腹帽簷垂。不知人世衣冠異，只道科頭岸接籬。」《京口觀棋》云：「渭濱方野擅長安，紗帽褒衣揖漢官。今日向君談古事，也如司隸舊衣冠。」《懷嶺外四君》云：「朔雪橫吹銅柱殘，五溪雲物淚洑瀾。法筵臘食猶周粟，壞色條衣亦漢官。《徐武靜生日》云：「毳帳圍廬里，穹廬埒堵牆。駱駝衝燕寢，雕鷲撲迴廊。綠水供牛飲，青槐擊馬椿。金扉雕綺繡，玉軸剔裝潢。筆策吹重閣，胡笳亂洞房。老夫殊毛毳，吾子剩飛揚。」《霞老置酒記事》云：「兵前吳女解傷悲，霜咽琵琶戍鼓催。促坐不須歌出塞，白龍潭是佛雲堆。」《茸城惜別》云：「蘭錡抵羊觸，罌罌凍雀穿。左言童豎慣，右袒道途便。蘆管聲啁晰，穹廬帳接連。銅駝身有棘，金狄淚如鑄。沙道堤翻覆，雲臺像播遷。只孫侔貙虎，怯薛領貂蟬。潼酒天廚給，駝羹御席駢。」《自題小像》云：「指示旁人渾不識，為他還著漢衣冠。」《雞人》云：「執熱漢臣方惜箸，畏炎胡騎已揚舲。」

牧齋有《贈愚山子序》，辭意頗狂悖，略云：愚山子以地師遊人間，嘉定侯廣成久殯未葬，愚山子歎曰：「安可使忠臣之骨，露暴腥穢？」躡屩二千里，相視吉壤，哭奠而去。訪余小閣，余乃告之曰：「佛言南印度為象主，東支那為人主，西波斯為寶主，北獫狁為馬主。吾夷攷之，惟南東二主而已，他非與也。印度為梵天之種，佛祖之所生，支那為君子之國，周禮之所化。南日月邦，東日震旦，日月照臨，禮教相上。波斯輕禮重貨，獫狁獷暴忍殺，區以

佛國、將點梵亦濫胡名。九州十道，並為禹跡，燕代迤北，雜處戎
胡，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肅慎、孤竹，咸事剪除，皆馬國之
雜種，幽冀之部落。東之偃於北也，東之劫也。南居離位，東屬震
明，為陽國，西北則並為陰國。今儼然稱四主焉，何居？陰疑於
陽，必戰，大易所以有憂患也。此地理之當明者一也。一行謂山河
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乃至東循塞
垣，抵瀛、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
豸，負地絡之陽，乃東循嶺嶠，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
夷也。自晉以前，奏洛為中夏，淮楚為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獨尊。
自晉以降，幽并則神州陸沈，江東則一州御極，北紀潰而南紀猶
在。我國家受命鍾祥，實星紀斗牛之次。洪武中詔修清類分野書，
以斗牛吳越分為首，而尾箕幽燕之分，盡遼東三韓，最居其後。以
是為雲漢末派，龜魚之所惡，而北紀之所窮也。此地理之當明者二
也。」其《一匡辨》謂：「犬戎、山戎，皆為北狄，戎狄種類繁
多，狄有赤狄、白狄，戎有九姓八國，各以所據地為號，實皆匈奴
別種。北狄種有二，獯狁章粥之屬，世居陰山幕北，是為北匈奴。
山戎自周末孤竹失國，竊居其地，故燕北有東胡，胡有東北，猶單
于之有南北二庭，其實一也。春秋時，山戎最強，齊桓伐山戎而九
夷皆服，今北平之東，自元之遼東大寧，盡遼水之陽，皆孤竹山戎
故地。漢末，匈奴北遁，鮮卑強盛，其別種為庫莫奚、契丹。而阿
保機之興也，在白狄故地，今之大寧也；阿骨打之興也，在肅慎故
地，今之開平也。契丹為鮮卑遺種，金源又為契丹雜種，並居山戎
挾婁故地，則皆東胡耳。開關以來，為中國患者，獯狁、山戎而已
矣。獯狁之禍，至蒙古而極，山戎之禍，至黑水靺鞨而極。大矣
哉，齊桓之伐山戎也。」

康熙辛卯江南科場案

康熙辛卯，江南鄉試，正主考為左必蕃，副主考為趙晉。九月九日
榜發，解元為劉捷，蘇郡中式者十三人。士論大譁，以趙與總督噶
禮通同賄賣關節也。二十四日，諸生千餘人咸集玄妙觀，推廩生丁
爾戩為之首，使人舁五路財神像入府學。廣文勸諭，不從，鎖之於
明倫堂，爭作歌謠聯語以嘲之，俄頃而徧市中矣。有一聯最佳，聯
云：「左邱明有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或以紙糊貢院之匾，
改「貢院」二字為「賣完」。噶因人情洶洶，知眾怒難犯也，不得
已，據以上聞，並將爾戩等羈禁，將以誣控反坐之。

得旨，令欽差閣部張文端公鵬翮會同督撫嚴審。文端以其子為安慶
府知府而袒噶，欲寢其事，適蘇撫張清恪公伯行抵任，必欲窮究其
事。及審訊，則趙之家人軒三供詞牽涉及噶，清恪遂據情參奏，張
與噶亦劾清恪。尋奉旨，一併革職，仍著文端研訊虛實。清恪與噶
對簿畢，出門，以相爭而相毆，噶軀雄壯，清恪亦魁梧，噶不能
勝，為清恪所踢，踣於地而滾，二人俱擬重罪。朝廷旋念清恪居官

吳人快之。

及定讞，必蕃戍，晉擬斬，而斃於揚州獄中，人咸曰自縊也。或云其同年王式丹殿撰入獄探視，以肩輿藏死丐，飾為晉尸，令晉繼上屋，越獄而遁，謠言闕傳，株連多人。乃另發吳縣訊究，經年始結案，房考官王白俞、方名、蘇壘等俱棄市，舉人程光奎、吳泌、徐宗軾、馬士龍、席玕俱黜革擬遣，贖免，仍枷示蘇州府署前，以帷蔽其身。爾戩至碎帷辱罵以洩憤焉。

戴名世南山集案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因族人方猷主順治丁酉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三桂偽翰林承旨，吳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署名曰宋潛虛，以戴姓出於宋後，故諱戴為宋也。

集中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鏐、方玉為之捐貲刊行，雲鏐、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藏於方侍郎苞家。又其《與弟子倪生》一書，論修史之例，謂「本朝當以康熙壬寅為定鼎之始，世祖雖入關十八年，時三藩未平，明祀未絕，若循蜀漢之例，則順治不得為正統」云云。時趙忠毅公申喬方為都諫，奏其事，九卿會鞫，中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鏐、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孝標已死，以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剝孝標尸。尚書韓文懿、公莢、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戍，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苞編管旗下，雲鏐、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莢以下平日與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此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山東殺子案

山東之民有方山民者，商於外，其妻與人通。一子方九歲，中夜醒，肩旁有一足，詢其母曰：「父歸邪？」其母惡之，且誡曰：「苟洩吾事，當寸斃之。」其子旦入塾，至午，不敢歸餉，及暮，亦然。其師窮詰之，乃述母誡，師強送之及門始返。次日不赴塾，師往呼之，其母曰：「昨未歸，方欲向師求兒，何久藏乎？」師知其故，遂宣兒語於眾，因訟之。縣令不信，督師出兒。師歸，遂率徒眾登婦樓窮索之，不得，將下樓，已躡數級，忽見二甕於婦牀下，血腥逼人，取視之，兒果碎斃於中，事乃白。其所私者，逃於

《殺子報》者，即本此，惟增一訴冤之姊耳。

蔣非磷佐治代州獄

鉛山蔣堅，字非磷，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纍纍，牘可隱人，撫軍檄岢嵐牧甘某究治。甘聘蔣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兒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於獄，七年不決。蔣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蔣心動，策馬至山凹，有人肩戶博，矚之，一兒覺有異，拍髻者肩，告之，眾咸喏曰：「鬼耳，人則安能來？」蔣亟歸，白甘，篡取鉤距，果髻者所略也。

渾源州誤殺案

栗恭勤公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幼貧而孤。其師某，為同邑明經，老名宿也。有同學某甲年少家裕。師子女各一，子年二十餘，不辨菽麥，女及笄，婉淑明慧，父母愛之如掌珠，素器恭勤，欲以歸之。彼此皆有意，女亦微聞其說，第未明議聘耳。恭勤以貧故，常宿於齋，師之子伴焉。一夜，師子曰：「躁甚不能寐，願與子易位。」恭勤難之，強而後可。俄自屋墜一物，鏗然有聲，師子大呼，鐵戈貫胸，氣絕矣。恭勤懼而號，師出，見子慘死，謂恭勤謀殺。恭勤譁辨，屋上有洞，然以易位故，疑不能釋，甲亦慫慂之。鳴於官，以文弱書生，嚴刑逼訊，遂以謀殺誣服。

恭勤在獄待決矣，女既無所歸，甲遣冰人來議婚，且願養夫婦老，許之。既合卺，彌月，甲小飲微醺，告女曰：「費盡心血，乃能娶汝。」女詰之，曰：「汝兄之死，乃我買盜某為之，本欲賊栗某，何期誤傷汝兄。然栗某得罪，我始得與汝合，亦天緣也。」女佯歡笑，益勸之醉。某酣臥，女藏刃於懷，徹夜不眠。向曙，至縣署擊鼓，為兄雪冤。官廉得情，以某甲並盜抵法，而釋恭勤。女大言於堂曰：「我已誤歸某，今為兄故，出首本夫，前生孽緣也。」出刃自刎死。恭勤以女故得釋，哭不成聲。後以拔貢由縣令洊至河督，養師夫婦終其身，奉女木主，朝夕申瓣香焉。

馬訟圖案

康熙朝京師有武某者，以一車一馬，挾貲販米南花園，投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財，殺之，夜即以其車載其尸，鞭馬曳之，投他處。武父旋得尸於道，得馬於劉姓者之門，遂執劉面官。時勘案者為刑部汪蛟門、主政懋麟，乃曰：「殺人而縱馬門前，非理也。」微行至南門外訪之，縱馬行，隨其後，馬至董家，躍而入。收訊之，具服

乍浦漁人得兒案

康熙時，平湖之乍浦有某者，故業漁，無子。一日，曬網中庭，扃戶出，比還，則一嬰兒臥網中，以為天賜，乳哺之。後家道漸裕，兒亦頭角嶄然。忽有寧波販客至，聞之道途，詢其日月，驚曰：「予曾於是日放紙鳶，戲以兒坐竹籃送上，風急繩斷，瞬息千里，旋入大海，意謂必無生理，今故尚在，然左臂有痣如丹，可立辨也。」因往索之某，欲載與俱歸。彼此爭論，至訟之官，官判曰：「紙鳶弄子，絕少人心，網漁得兒，實有天意。」遂斷以歸某。

訟師陷賢婦案

某鄉有村翁者，其子出外貿易，留媳於家。媳素賢，日以織紵佐炊，翁坐享之，無所事事，恆與村人賭博，負則取償於媳，習以為常，媳亦不較也。一日，媳小病停織，語其翁曰：「我手力所入有限，以資菽水則僅可，以供博負則無餘，此後翁可稍節賭否？」翁默然。是日微雨，飯罷，攜傘徑出，至夜不歸。媳疑之，既三日不返，媳愈疑慮，乃向鄰里告以故，囑代覓之。會連日陰雨，河流暴漲，有鄰人來告媳曰：「頃河中有一浮屍，旁有破傘，曷往驗之？」媳急往視，則為六十許老人，果翁也，乃呼號欲絕，觀者憐之，代撈之殯殮。適里有監生某，虎而冠者也，知其家固貧，而其外家頗殷實，思藉此詐錢，昌言於眾曰：「此事能不報官而遂了乎？」里中無應之者。某素習刀筆，乃以媳怨言逼翁投水鳴於官。拘媳嚴訊，媳不慣受刑，遽誣服，案遂定。棄市日，其翁適自外歸，仍攜傘，途中聞其媳將以冤死，亟奔法場，已無及矣，遂痛哭赴官自陳。縣令乃据實檢舉，而以監生抵罪，令亦褫職。

何晴巖游戲判案

明奸黨趙文華，慈谿人，其後嗣頗興盛，且有列名仕版者，甲其一也。甲本駟儉，納貲得同知職銜，出入縣署，頗以士紳自居。一日，其鄰村演劇，甲往觀之，適演《鳴鳳記》，至文華拜嚴嵩為義父時，描摹齷齪形狀，淋漓盡致。甲大怒，謂其辱及先人，不可不報，次日，執全班子弟，送縣請究。縣令何晴巖，汴之名進士也，笑謂甲曰：「伶人大膽，敢辱君家先人，宜枷責，方足蔽辜。」甲拜謝。何升堂，提伶人至，命仍服飾文華時之服，紗帽紅袍，荷以巨枷，枷額大書「明朝誤國奸臣趙文華一名」，枷號示眾，且命押赴趙氏宗祠前，荷枷三月。甲大窘，浼人懇求，乃罰令出瓦三萬片修文廟，始得釋。

其父遐齡，弟希堯免死，子富立斬，餘子十五歲以上發極邊充軍，產入官。」

或曰，世宗有旨云：「朕將年羹堯解京，本將仍見寬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當誅。」先是，虎自京師西便門進正陽門西江米巷，入羹堯家，咬傷數人，九門提督率侍衛槍斃之。

查嗣庭以文字被誅

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鴻圖典江西試，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二句，「山徑之蹊間」一節命題。其時方行保舉，廷旨謂其有意譏刺，三題「茅塞於心」，廷旨謂其不知何指，其居心不可問。因查其筆札詩草，語多悖逆，遂伏誅，并其兄慎行嗣璫，遣戍有差。浙人因之停丁未會試科，俞鴻圖自認出日省月試題免罪。旋出學差，以不知檢束論死。

或曰，查嘗著《維止錄》一書，取明亡大廈已傾得清維之而止也。世宗覽之，初甚嘉許，謂其識大義。太監某進曰：「此背逆書耳，何嘉焉？」世宗詢以故，某曰：「縱觀之，見其頌揚我朝，若橫觀之，盡是詆斥滿洲耳。」世宗側其畫觀之，果然，遂大怒。

或曰，查之《維止錄》專記世宗宮廷曖昧事，籍沒時，其原稿進呈，有曾私錄其副祕藏於家者見其首頁云：「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云云亦可知其大凡矣。又是書有跋，記查氏受禍始末甚詳，其略云：查君書名震海內，而不輕為人書，琉璃廠賈人賄查侍者，竊其零縑牘墨出，輒得重價。世宗登極，有滿人某欲得查書，賈人以委侍者，半年不能得一紙。一日，查閉書室門，有所作，侍者穴隙窺之，則見其手一巨帙，秉筆疾書，書訖，梯而藏之屋梁。乃伺查出，竊以付賈人，賈人以獻滿人，遂被舉發。是夜三更，查方醉眠，圍而捕之，全家十三口，無一免者。又浙東諸家橋鎮，一小市集也，有庵祀關羽，某學究書一聯榜其門云：「荒村古廟猶留獄漢，野店浮橋獨姓諸。」朱、諸同音，為查採入《維止錄》中，獄起，亦置於法。

呂留良以文字戮尸

呂留良，字莊生，又名光綸，字用晦，號晚村，石門人。八歲善屬文，與張履祥等發明程朱之學，嘗揭一聯於堂楹云：「囊無半卷書，惟有虞廷十六字；目空天下士，只讓尼山一個人。」為諸生十餘年，明亡，忽自以為淮府儀寶之後，追念明代，以發抒種族思想，著為書，誓不仕。郡守以隱逸薦之，乃削髮為僧，康熙辛酉

先時，湖南人曾靜遣其徒張熙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鍾琪以聞，詔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提曾靜質訊。靜投案，供稱：「因應試州城，得見留良評選時文，內有論夷夏之防及井曲封建等語，又與留良之徒嚴鴻逵、沈在寬等往來投契」等語。於是即將靜、熙提解來京，并命浙江總督李衛，查留良、鴻逵，在寬家藏書籍，所獲日記等書，并案內人犯，一併拏解赴部，命內閣九卿等先將靜研訊。世宗怒，以留良之罪，尚在靜之上，諭：「將留良及現在子孫嫡親弟兄子姪照何定例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各省督撫提督兩司，秉公各抒己見評覈，定議具奏。」旋將留良、鴻逵及留良之子葆中，皆剝尸梟示，子孫遣戍，婦女入官。在寬凌遲處死，而靜、熙則免罪釋放。

謝濟世以謗訕獲咎

謝濟世嘗為御史，以直言被譴，戍邊。雍正己酉七月，世宗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以在軍前效力之謝濟世註釋《大學》毀謗程朱參奏前來，朕觀謝濟世所註之書，意不止毀謗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謝濟世於公正任事之田文鏡，則肆行誣參，於婪贓不法之黃振國，以及黨護鑽營之李紱、蔡珽、邵言、汪誠等，則甘聽其指使而為之報復，乃直顛倒是非，紊亂黑白，好惡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國法，所不能容，蓄己及身，而猶不知省懼，何其謬妄至於此極！夫拒諫飾非之說，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責難陳善，忠言讜論，而後可以謂之諫，若乃排擠傾陷之私言，奸險狡惡之邪論，豈可以直諫自居，而冀朕之聽受耶？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謝濟世以應得重罪之人從寬令其效力，乃仍懷怨望，恣意謗訕，甚為可惡。應作何治罪之處，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議具奏。」

陸生冉以通鑑論被誅

陸生冉，廣西舉人，以軍功得官江蘇吳縣知縣，引見扣缺，乃留京，以主事用。著《通鑑論》十七篇，順承郡王錫保疏劾其言詞狂妄，非議朝政，著九卿科道秉公定擬。中有《論封建》、《兵制》、《立儲》等篇，指為大逆，即著於軍前正法。

裘璉以文字被逮

散家財買敢死士從魯王於台州、紹興間，得授提督九門禁旅軍務同
知左軍都督，黃梨洲尤器重之，與姜宸英、鄭梁二人齊名。璉少即知
才卓絕，崑山徐乾學奉命纂修《一統志》，訪士於梨洲，梨洲以璉薦，
越十五日而成《三楚志》，人咸驚其工且速，遂與徐氏及高士奇諸
人交。聖祖見璉名，謂近侍曰：「裘璉中矣。」翌年，成進士，三甲
鄉。聖祖特賜傳臚，與二甲第一名同，異數也。旋改庶吉士，乞身
第一，幸熱河，欲璉扈從，問院長以璉何在，以具詞乞身對，帝
曰：「伊固年逾七十矣。」遂允其請。

世宗性多疑，既即位，羅織諸王之賓客，雍正己酉，崑山三徐以事
罷職，士奇並獲譴。是年冬，璉被逮入京，時年八十五矣，明年六
月，卒於京師，時獄猶未解也。三徐與高之獲罪，或謂其黨於諸王
之故，至於璉，相傳亦因三徐與高。或謂璉少時家居，曾作《擬張
良招四皓書》，其辭曰：「戚夫人嬖生趙王，帝以母故，欲立其
子，佯曰：『如意類我。』」呂后恐，使建城侯澤劫留侯計，留侯為
言四皓，命太子為書，卑詞厚禮以往。太子曰：「噫，吾為書，懼
自伐以旌君過也。」於是安車四乘，白璧十雙，繒帛累百，衣冠
各一襲，為留侯書以招四皓曰：「上高先生名久矣，知先生之不可
強致也，每與良等言，歎慕不少忘。今上春秋高，多病，戚夫人日
夜抱趙王啼弄上前，而后太子累月不得見，則是驪姬復溺於晉，而
褒姒復煽於周也，豈不殆哉！顧知君莫如臣，上非盡惑於愛也，非
中於讒也，非忘天下以徇兒女也，心懦太子而慧趙王，以為能蒙吾
業也。然則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賢之
奈何？今上所心重而不能致者，獨有四先生耳，先生其何以為太子
計？夫救人患之為仁，定社稷之為勳，扶綱常倫敘之為賢，成所敗
安所危之為智。良試念之，良何有於先生？上與太子何與於先生？
漢天下亦何與於先生？先生其何以自為計？深山之木，盤龍蛇，干
雲霄，斷崖之石，怒風雨，室鬼神，將千百年，非不安且久也。棟
梁不先，而明堂不急，則人勿寶貴之矣。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
下可定，處士可重，願先生留意也。或告先生曰：「上輕士嫚罵，故
士多亡匿不出。夫上所嫚罵者，非士也，而先生何自視之淺乎？」
四皓得書，笑曰：「吾固疑張良為之。」乃出，卒定太子安天下。
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留侯四皓當之矣。」璉之書具載
集中，當時頗多傳誦之者。或摭其詞以入告，謂此書乃諷聖祖易
儲，為太子允初作，而璉之禍作矣，然實誣也。

吟詩殺身

世宗嘗微服游於市，就一書肆翻閱書籍，時微風拂拂，吹書頁上下
不已。一書生見狀，即高吟曰：「清風不識字，何必來翻書？」世
宗以為譏諷也，旋下詔殺之。

岳威信公鍾琪佩撫遠大將軍印，以奉旨入覲，命提督紀成斌權篆。會準夷入寇，擄馬駝萬餘，為總督查郎阿所發，遂擢岳爵，置紀於法。有老卒驅牧，廩性懦，畏邊地寒，以偏裨五十人放牧，已率眾避寒山谷間，日置酒高會為樂。準夷入寇，偏裨報廩，廩笑曰：「鼠盜不久自散。」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廩聞信，棄軍去，過總兵曹勳壘，呼曹救之。曹卞急，率兵往，為賊所敗，單騎奔，賴提督蔣建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敵始卻。廩見紀，皆委罪於曹，紀笑曰：「滿洲人之勇固如是耶！」收縛，將斬之。岳至，紀告以故，岳驚曰：「君今族矣，滿族為國舊人，吾儕豈可與抗以干其怒耶！」解廩縛，以善言諭之，委罪於曹，斬之以徇，而以捷聞。廩轉恨岳次骨，會查郎阿巡邊，其戚也，因控岳諸不法事，及紀掩敗為功狀。查郎阿據以入告，世宗大怒，斬紀於營，置岳詔獄，而廩竟得免。

麻城涂如松殺妻案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能，歸輒不返，如松嗛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偵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漫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即拉當兒赴縣為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謂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應求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衿，緝楊氏。

先是，楊為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墻其僮河，灘淺，為犬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偽認楊氏，賄件作李榮，使報女屍，榮不可。越二日，應求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裼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闕於場。

事聞之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驗。仁傑，試用令也，覬覦應求缺，所用件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件作李榮妄報。柱信之，劾應求，專委仁傑鞫。仁傑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踞，肉煙起，焦灼有聲，雖哀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榮死於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腳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瞽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塚，得朽木數十片，再

官吏大喜，再視，髑髏有鬢鬢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

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翦己髮，摘去星星者，為一束，獻宗妻刑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腳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之，果得矣。

獄具，署黃州令蔣嘉年，廉，得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作再驗，皆曰男也。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並屍衝沒，不復驗，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贓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

居亡何，同範之鄰嫗早起，見榮血橫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摺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

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間，聞即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為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為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懽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如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乙卯七月二十四日也。

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柱復據情奏，天子召柱、應棻二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尚書史貽直濬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吳墨謙為人釋訟

雍正時，松江有吳墨謙者，通曉律例，人情其作呈牘，必先叩實情，理曲，即為和解之，若理直，雖上官不能抑也。

德清徐西灣未貴時，贅於王廷嫌家，外姑劇愛之，割田千畝為奩贈。後女死失歡，靳而不予。西灣之父方虎方伯適乞休，年八十矣，自往索之，遂涉訟。奩目具載，且有細簿號數租額，守令均袒之。吳為作訴詞，極言婚姻夙好，翁婿相得，惟夫故家析，女已歿

「汝父親是我厚，吾捐頭頸以救何吝？顧所犯甚重，非口舌可能爭，奈何？況今之孝廉遂言某官當賄若干，某胥某役及盜當若干，上關通，非半萬不可。村農之財，皆在土地，苦無多鏹存篋，竭措不滿，遂集田房諸券，謀質於孝廉，孝廉皆假他人名以有其田土房屋，猶以文書上下，百端誅求，其子至羅雀掘鼠以應，家破而叟始釋，為時一年矣。」

叟之在獄也，德孝廉不置，每自謂幸識此人，不然殆矣。及歸，核所費，則產已蕩盡，乃大慟，淚未乾而督交屋人至矣。痛定尋思，與盜不面，何仇而至是？遂割雞攜酒入獄以勞盜，叩所由，盜曰：「我害汝破產而反食我，君子也，吾何忍更隱乎。此無他，乃汝弟孝廉囑捕役為之耳。」叟聞始悟，亟趨孝廉所，累辭以他出。叟怒，歸讓子婦曰：「非若一言，禍不至是。」子婦曰：「以其姓偶同，故述於翁，不令納交於彼也。」翁慚，大罵之，婦憤，雉經而死。子痛婦之亡於非命也，亦縊頸焉。叟至是，見家破而嗣絕也，亦付一緘。

全謝山幾以皇雅篇獲咎

全祖望字紹衣，浙江鄞縣人，乾隆丙辰庶常，世稱謝山先生，著有《鮚埼亭集》。嘗作《皇雅篇》，篇中有「大討賊」，註曰：「志取北都也。」敘述世祖得天下之正，謂前古無有倫比，其辭曰：「天下喪亂將以啟聖人，謂予不信試觀諸甲申。明烈帝，非荒君，十七載，何憂勤，其奈生逢陽九辰，五十揆席多賊臣。馴令米脂賊，塗炭遍斯民，赤者眉，黃者巾，遂污神器遭鬼嘖。先皇赫斯怒，愍茲雷雲屯，曰咨爾叔父，為我討賊清乾坤。嗟賊狃累勝，豈識天兵如天神。望風不戰走，封狐十丈化遊魂，燕人望師如拯焚，一朝快復仇，壺漿夾道出九門。東來近天子，驚見冲齡未十春。累朝創業，未之或聞，負辰委裘，皇皇懋親。剪商已再世，一朝唾手志竟伸，奠九鼎，定八垠，非天私我，曰惟積功與累仁。」

有忌者摘其詩語，謂不忘有明，雖頌昭代開國之功，實稱揚思宗之德，有煽惑人民不忘故主之意。思嘖二字，暗指本朝，「為我討賊清乾坤」句，竟敢冠賊字於清字之上，尤為悖逆。「驚見冲齡未十春」，「累朝創業，未之或聞，負辰委裘」，「一朝唾手」等句，亦多微辭。謝山因此幾獲譴，幸大學士某為之解釋始免。

范起鶚以家藏顧亭林文集被控

范起鶚，乾隆時之寶山人。以家中藏有顧亭林文集數種，被其從兄起鳳指為違礙禁書，呈控於江蘇巡撫楊魁，請派員往搜。

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為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吾父
屬，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曰父君尚
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體』，焉得
漠然為帝后也，而直訴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覆
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
頭』，伊由翰林薦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
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為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
誰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
『一世眩如鳥在笱』，又曰『蝨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問
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
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蠅，饑食狼張箕』，《賢良祠》
詩曰『青蠅投吳肯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
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
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
於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即有『下眼
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為垂照之義，亦可以為識力卑
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之爻不象
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
伊所言，豈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為當今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
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雞
無晨』等題，若謂出題必欲避熟，經書不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
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
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
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
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
逆耳。朕見此書已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
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
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
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為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為
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
唱和，引為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
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著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
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
奏。欽此。」

甲寅，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稱：「胡中藻違天叛道，覆載不
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張泰
開明知該犯詩鈔悖逆，乃敢助貲刻板，出名作序，應照知情隱匿律
斬立決。其與逆犯酬答之鄂昌，俟拏解到日另議。」諭令「大學士
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集訊，屢經面對，僉請處以極刑，自屬按律定
擬。朕意肆市已足示眾，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即行處斬，為天下後
世炯戒。胡中藻係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
加贊賞，以致肆無忌憚，悖慢譁張。且於其姪鄂昌敘門誼，論杯
酒，則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耳。胡中藻依附師門，

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即張廷玉之用，亦未必以鄂爾泰、胡中藻輩為匪類也。鄂爾泰、張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為耳，不然，何事不可為哉？大臣立朝，當以公忠體國為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為揣摩，群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今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鄂爾泰為滿洲大臣，尤不應蹈此惡習。今伊姪鄂昌即援引世誼，親暱標榜，積習蔽錮，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使鄂爾泰此時尚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為大臣植黨者戒。鄂爾泰著撤出賢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廟，係奉皇考遺詔，遵行，與見在准張廷玉之配享相同，應仍照舊。張泰開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其出貲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係胡中藻自搆，張泰開著從寬免其治罪，即著釋放，仍在上書房行走，效力贖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孫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著從寬免其緣坐。其胡中藻詩案內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審結外，其餘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於李蘊芳身為縣令，乃以檢驗為苦，反覆嗟怨，甚屬狂悖，該撫見以貪婪題參革職，俟審擬到日，再降諭旨。餘依議。」

段昌緒以吳三桂檄文論斬

康熙癸丑，平西王吳三桂叛，傳檄遐邇。檄有流傳於河南夏邑者，乾隆時，司存成、司淑信昆仲得之，以示段昌緒，昌緒加評而圈點之。乙亥，高宗南巡，道夏邑，民人劉元德以縣令不職賑恤不周等情訴於行在。高宗以元德為鄉愚，必有指使，嚴訊之，以昌緒對。大怒，命有司派員捕之，因於昌緒臥室，起出三桂檄文，窮治之，乃斬昌緒，并置存成、淑信於重典。

彭家屏以明季野史論斬

高宗以段昌緒之評點吳三桂檄文也，而聯想及於彭家屏。家屏者，夏邑人，嘗開藩江右，以編纂族譜曰《大彭統記》至觸高宗之怒，謂「大彭」二字類似國號，指為狂悖，而革職家居者也。至是，又疑之，且以家屏曾奏汴撫圖南炳之諱災，遂並查抄其私宅，搜獲明季野史數種，於是家屏論大辟，并及其子。

齊周華以呂留良案牽涉而死

齊赤若，字周華，天台諸生，為息園侍郎猶子，與息園齊名，其後為道士。雍正辛亥，周華年三十五矣，以呂留良案遵詔陳情，被阻，遂赴都，逕呈刑部，又被阻，押交浙江學政。學政制於撫藩，始以言誘，繼以威脅，欲令中止。周華堅不允，遂下獄，枷杖禁錮，瀕死者數，而矢志不移。浙閩總督郝某巡台州，乃遣長子具

袁子才有折獄才

袁子才歷任溧水、沔陽、江寧知縣，有折獄才，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跡。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袁視案牘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間有隙地，玉暢、頓邱是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為若了之。」乃盡去舊牘，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

某年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江寧有韓氏者，被風吹至銅井村，村去城九十里，明日，村人送之歸。女已字李秀才子，李疑風不能吹人遠去，必有姦，因控之縣。袁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十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袁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名臣，寧作誑語？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無福耳。」秀才讀詩大喜，姻好如故。總督尹文端公繼善聞之，曰：「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

江寧有戰艦繫纜江干，一日，有老兵方踞舵樓而遺矢，有舟揚帆來掠之，兵墮水死。諸兵盡出，斷帆繫舟，撈舟子無算，創甚垂斃，鳴之官。袁往驗，詰舟人曰：「汝挂帆行，何至遽觸他舟？」舟人固稱風急，實非人力所能主。袁曰：「汝言不足信，可仍駕舟張帆而下，令我審視之。」舟人如所命，乘風破浪，渺不知所之。蓋已諭役，密令其竟去也。諸兵大譁，袁曰：「此誤殺耳，律無抵法，埋葬銀由我出俸錢給之可矣。」

兩淮鹽引案

兩淮鹽引案為乾隆時三大案之一，蓋乾隆戊子，德州盧雅雨都轉見曾乞病在籍，以前在淮運司任提引事發，遂革職下獄死。是案因尤拔世任兩淮鹽政，風聞鹽商積弊居奇，索賄未遂，乃奏稱：「上年普福奏請預提戊子綱引，仍令各商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共繳貯運庫銀二十七萬八千有奇。普福任內所辦玉器古玩等項，共動支銀八萬五千餘兩，其餘見存十九萬餘兩，請交內府查收。」朝廷以此項銀兩歷任鹽政并未奏聞，私行支用，檢查戶部檔案，亦無造報派用文冊。且自乾隆乙丑提引後，二十年來，銀數已過千餘萬，顯有蒙混欺蝕情弊，密派江蘇巡撫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悉清查。旋據彰寶等查復歷年預行提引商人交納餘息銀兩，共有一千零九十餘萬兩，均未歸公。前任鹽政高恆任內查出收受商人所繳銀至十三萬之多，普福任內收受丁亥綱銀私行開銷者又八萬餘兩，其歷次代購物件借端開用者，尚未逐一查出。奉旨，褫淮商黃源德、徐尚志、黃

乾隆中葉，湘中有高治清者，授徒鄉里，頗事著述。巡撫某聞之，以清為國號，而高乃以治清名，疑與曾靜、張熙有連，遂派員往捕，籍其家，得所著《滄浪鄉志》以獻。閱其書，頗有譏刺時政語，遂羅織傳會，竟以大逆奏。布政使葉佩棻獨疑之，詳閱其書，實無詆毀詞意，且中有「聖德涵濡，恩周薄海」諸頌揚語，第未抬頭耳，因黏籤以進。奏上，高宗諭：「書中並無謗訕謀逆之詞，其頌揚語漏未抬頭，自係鄉曲陋儒，不知著書體例之故，不得以是為罪。」於是高得釋。

澹歸徧行堂集案

乾隆乙未閏十月，高宗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中有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乃韶州府知府高綱為之製序，並為募貲刊行。詩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燬。因諭及高綱身為漢軍，且為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見此等悖逆之書，恬不為怪，轉為製序募刻，使其人尚在，必當立重典。其書板自必尚在粵東，著李侍堯等即速查明此書版片及刊印之本，一併奏繳。

初，李方玉觀察璜官南韶連兵備道，偶以公事過丹霞寺。寺中有廚，封鎖甚固，璜詢所藏何物，僧曰：「自康熙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即加一封條，其中所藏何物，實未悉。」璜命啟視，僧不能阻。啟廚，得一冊，皆謗毀本朝語，則明臣金堡後曰澹歸和尚手筆也。璜長子大翰慫恿其父，謂方今書禁至嚴，舉發此事，可冀升擢。是夕，璜持冊旋至室中，逾丙夜不寐，竟惑於大翰之言，白督撫，遂入奏，即有焚寺磨骸之命，寺僧死者五百餘人。丁酉，璜入覲，卒於京師。大翰後由刑部員外郎擢知漢陽府，將抵任，忽睹一僧，衣紅袈裟入船，猝病，卒於麻城。自後李氏凡有英雋之才必早世，歿時必見和尚焉。

王錫侯以字貫被誅

乾隆丁酉十一月，新昌王瀧南呈首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補字典之不足，本為當時諸儒所嫉。高宗閱其進呈之書，第一本序文凡例，將聖祖、世宗廟諱及御名字樣開列，實為大逆不法，命鎖押解京，交刑部審訊。錫侯及其子孫並處重刑，燬其板，且禁售賣，然其後流傳日本矣。至一併緣坐者，亦分起解京治罪，於是李友棠以題詩卷首革職，而大學士史貽直、尚書錢陳群雖為王氏家譜及錫侯所撰他書作序，高宗念其已故，置不究，並謂此實不為已甚之折中辦法也。惟兩江總督高晉、江西巡撫海成、布政使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皆以失察革職，治罪有差。

糧，王宣望將實收總交蘭州府存發，各州縣或多或少，均藩司主
政。至折色銀兩，并未見補買歸倉，多放銀抵糧，盤查結報，皆係
具文。又據知府宋開煌供，前因燉煌、玉門兩縣冊結，以未經盤
查，詳請展限，王宣望不准，只得在省出結。又據福寧供，各屬報
災分數，俱由藩司議定具奏，又補行取結，並未親往勘驗，放賑亦
不監視。宣望若預知被災輕重，定發實收多少，其為侵浮銷蝕，毫
無疑義。再宣望於每名監生公費四兩外，又加雜費一兩，王廷贊復
任，又加一兩。至此事總不過首府首縣數人經手，請將蘭州府知府
蔣全迪、前任皋蘭知縣捐升刑部員外郎程棟革職提訊，並王宣望任
內捏報之歷任道府王廷贊、秦雄飛、福寧等現任官二十一員革職拏
辦。又丁憂事故之潘時選等一十三員，由吏刑二部查明，一併革職
解訊。」

有旨：「蔣全迪、程棟先拏解蘭州，王廷贊解交行在，俟王宣望等
解到，再行會審。其曾任道府縣者，一體拏解嚴究。王廷贊供出饋
送王宣望銀兩之武威縣知縣朱家慶、固原州知州郭昌泰、涇縣知縣
邱大英、西寧縣知縣詹耀琳，分別提取訊供，行在大學士九卿會
訊，按律定擬。請將爾謹、宣望、廷贊即行正法，其侵銀三萬以上
之程棟、陸璋、那禮善、楊德言、鄭陳善、蔣重熹、宋學淳、李元
椿、王臣、許山斗、詹耀琳、陳鴻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
大英、陳澍、伯衡、孟衍泗、萬人鳳等二十犯，其侵銀不及二萬而
任內有建倉侵款之徐任英、陳韶二犯，改為斬監候，入於本年勾到
情實官犯內辦理。著派刑部侍郎阿揚阿馳驛前往甘省，會同該督李
侍堯傳旨曉諭，提視行刑。其侵銀一萬兩以上之閔鵬元、林昂齋、
舒玉龍、王萬年、杜畊書、楊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謝恆、周兆
熊、福明等十一犯，侵銀九千至一千兩以上之韋瑗、尤永清、萬邦
英、丁愈、趙元德、顧汝恆、宋樹穀、黃道矩、蒲蘭馨、章汝楠、
侯新、董熙、沈泰、墨爾、賡額、善達、華廷颺、賈若林、龐樑、
覺羅承志、李弼、申寧吉、謝廷庸、葉觀海、麻宸、張毓林等二十
六犯，俱依議斬監候。又冒振不及一萬而任內有建倉侵欺銀兩之錢
成均、王旭、陳金宣、宋開煌等四犯，從寬免入本年秋審，仍牢固
監禁。」

壬寅，高宗以蘭州逆回蘇四十三倡亂，時謝桓、宋開煌、萬邦英、
董熙、黃道矩著有微勞，免死，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遇赦不准援
釋，所生親子，亦不准應考出仕。並飭查通案，有無類似謝桓等
情，曾經文成上疏聲敘出力者，許自行陳訴。又經侍堯復奏，將舒
玉龍等二十四犯，照謝桓等一體免死發遣。

方國泰以藏匿祖詩被杖徒

乾隆壬寅五月，安徽巡撫譚尚忠具奏歙縣生員方國泰藏匿伊祖方芬
《濤浣亭》悖逆詩集一案，奉上諭：「譚尚忠奏，已故歙縣貢生方

尸，方國泰照大逆知情隱諱，擬斬立決等因，已批該部議奏。據稱，方芬詩集內，『征衣淚積』等句，語意狂妄。訊之方國泰，據云，《濤浣亭詩集》係伊五世祖方芬所著，不知何刊刻，存留在家，只此一本。詩內悖謬之處，因是祖上所著，相隔百有餘年，實不能指出作詩本意。至所著『避寇』諸句，幼時曾經祖父言及，康熙初年，閩寇來攻徽州府城，一家逃避，官兵平復，始得回家，這避寇，想必指閩寇等語。臣查前奉諭旨，凡收藏違礙悖逆之書者，俱令及早繳出，仍免治罪。前撫臣業已宣布，該犯讀書識字，既將伊祖上所著之《陞辭疏草》、《易經補義》呈求請獎，而於《濤浣亭詩集》獨不呈出，其為有心存匿，已可概見，科以應得之罪，夫復何辭？惟如該撫所請，將方芬創墳僇尸，方國泰斬決，辦理殊失持平。查律載，收存違禁之書者杖一百，又大逆知情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此案除方芬久經物故聖恩不加重罪外，方國泰應照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該撫奏稱詩集板片，恐各屬搜羅不盡，現在通飭實力查繳，並移咨各省，一體詳查焚毀等語，應如該撫所奏辦理。」

莊容可以丁文彬書獲咎

番禺莊容可中丞有恭賞為學使，一日出行，有丁文彬者獻書於道左，莊諗其夙有心疾也，置不問。及擢巡撫，則事隔五年矣，而丁之書為人所劾。高宗大怒，下嚴旨於莊，責令呈進備觀覽。莊復奏，以尋覓不見為言。高宗諭曰：「丁文彬指斥本朝，妄肆詆訕，莊有恭之意，蓋恐進呈此書，則罪戾顯然，故藉詞尋覓不見，以避重就輕。夫大逆不道之詞，豈有曾經寓目致令迷失之理？必係聞信查出，私為銷毀耳。莊有恭受朕深恩，不應狡詐為鬼蜮伎倆至是

政任內所得俸祿養廉數目，加罰十倍。」

浙江州縣倉庫虧空案

乾隆丙午，高宗以浙江州縣倉庫虧空，特派阿文成公與姜晟、曹文埴、伊齡阿先後馳往查辦，伊齡阿遂留浙為巡撫。時諸城寶東皋侍郎光霽督學浙江，高宗密敕將倉庫事據實陳奏。寶乃嚴劾平陽知縣黃梅借彌補倉庫為名，科斂肥囊，贓款纍纍，溫旨褒其不避嫌怨。而文成等查覆，則謂無其事，寶具疏抗辯，並親赴平陽訪查。伊齡阿劾其在明倫堂招集生監，詢以黃梅劣蹟，答以不知，則咆哮恐嚇，勒寫親供，奉旨褫職。伊齡阿又劾其平陽城隍廟多備刑具，傳集書役，追究黃梅款蹟，生監平民，一概命坐，千百為群。及回省時，攜帶多人，晝夜兼行，致水手墮河淹殞，並有「不欲作官，不要性命」之語。奉旨，將寶拏交刑部治罪。寶抵抗，伊已密遣人守其衙署，忽有歸安諸生王以銜、王以鏞，以門生投刺來謁，入內，即脫留棉襖一件，稱報老師識拔之恩。拆視之，則皆黃梅按畝勒捐之田單、印票、圖書、收帖，計二千餘張，密為收存者也。

寶得之大喜，遂奏稱黃梅以彌補虧空為名，按畝捐錢，戶給官印田單一張，在任八年，侵贓二十餘萬，因將田單、印票、圖書、收帖各檢一紙呈遞。甫出奏，而伊派員來押解矣。高宗謂：「凡事可偽，而官印與私記不可偽，且斷不能造至二千餘張之多，況字帖俱有業戶花名排號，確鑿可據。」因命文成中道回浙，且免寶拏問，同往審訊。文成旋奏黃梅勒借民錢侵用田單公費是實。奉旨伊齡阿與前撫福崧皆嚴議革職，阿等亦皆議處。寶回京，署理光祿寺卿。

松滋王五子案

華亭李深源嘗令松滋，有幼孩王五子死於野失耳環衣服一案，李赴尸場相驗，歸時天寒雨雪，改裝易服，率幹役私出行。至卜肆中，卜者將闔戶，役詭稱遠鄉人，偕外省友來看驗尸，天晚腹飢求食，願出金，卜者欣然為炊黍。因問以近日問卜者多否，卜曰：「少。惟今晨有本處十六七歲童子曰鮮旺兒者來測字，隨手檢出鴉之鴉字，遂戲之曰有梟首之象。」李問其人何若，卜者曰：「其人曾在某家為義子，因無狀被逐。」問所居，曰：「相距不遠。」李辭卜者，率役往覓。至其處，令役突呼鮮旺兒名，其人即於草叢中跳出，驚問為誰。答曰：「我為汝舊鄰，隔數年，何即不識耶？今欲往某村，路不熟，倩汝偕往，以錢為謝。」鮮旺兒初猶以路遠天晚辭事，及出金示之，始諾。旋語之曰：「汝隨身物可攜行，失之非我入，更派數役，帶至案下，拆閱袋底，得質票，即命取贖，乃耳環衣服也。令尸親認之，尸親一見，即號咷，贓已確鑿，而犯供堅不

誘之，始供認不諱，遂論罪如律。

張問陶訊盜

張問陶以翰林出守萊州，恃才傲上。謁新撫長白某，撫謂其無禮，心甚嫌之，語方伯曰：「張守，書生耳，太守為一郡表率，能勝任耶？」方伯曰：「張守雖書生，尚不誤民事。」會有劇盜桀驁狙詐，屢翻屢斷，承訊官皆莫可如何。撫又謂方伯曰：「君謂張守不誤民事，渠如能定讞，當令赴任，否則將登白簡也。」方伯商諸廉訪，延張至臬署訊盜，僉問：「其幾日可結？」曰：「三日足矣。」又問：「需用何刑？」曰：「刑具用時再議，最要者，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紹興佳釀一大甕，聊助談鋒，斷不可少。」

翌辰，張至臬署廳事，箕坐炕上，几置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階置紹興佳釀一大甕，一僮扇爐暖酒，一僮執壺侍側，一書吏在旁錄供。呼盜踞於前，左手把杯，右手翻閱案牘而問之曰：「汝郟城人耶？」盜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七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城。」「汝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母俱亡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之長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二子，長年十八，能獵獸矣，幼年十三，尚未能獵獸也。」「汝家何業也？」曰：「無所事事也。」時方伯、廉訪皆在屏後竊聽，以張素工言語，必能摘奸發覆，不意所問皆瑣事，恐不能結，深以為慮。

越日，張又至臬署，問盜曰：「汝郟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小人今年三十有九，明年且四十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鄉。」「汝有父母乎？」曰：「父早亡，母已下堂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次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子一女，皆孩提也。」「汝家何業也？」曰：「薄田數畝，務農為業也。」

至第三日，張至臬署，方伯與廉訪問曰：「君言三日了結，今三日矣，果能了結耶？」張笑曰：「今日下午當可了結，請無慮。」因傳諭預備刑具，聽候結案。乃至客廳，仍箕坐炕上，以乾脯下酒，呼盜踞於膝前，問曰：「汝郟城人耶？」盜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去年四十，今又添一歲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時而居城，時而居鄉也。」「汝有父母乎？」曰：「小人有母，年逾七十矣。」「汝有兄弟乎？」曰：「小人有兩兄，皆亡矣。」「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子，呱呱在抱也。」「汝家何業也？」曰：「無田可耕，漁而或樵也。」

日晡，命僮取巨觥來，連滿飲三巨觥，命將酒脯撤去，傳集皂隸，備刑具聽用。乃正色危坐而語盜曰：「我觀案牘，前承訊各官所

汝絮語三日，皆家常瑣事，三日所答，前後迥不相符，瑣事尚如此反覆，況正案耶？汝果從直吐實，尚不愧為好漢，如再敢飾言強辯，我即將三日所答瑣事，以證汝之反覆，雖嚴刑處死，亦不為過，汝須自忖，毋自討苦喫也。」盜猶欲強辯，張叱左右施嚴刑，斃命勿論。盜急叩頭乞命，願吐實，誓不再翻。張大喜，立命畫供，案遂結。問陶，字船山。

莊繩祖破疑案

乾隆時，莊繩祖為交城知縣，一少女殺於野，莊集村人履勘。某某二人者，視速而脣動，莊疑之。密召女父母，問：「識此二人否？」曰：「是日黎明殮尸時，實見二人踞於高阜。」莊曰：「地甚僻，時又絕早，不宜有人至，必殺人者內怯，於此偵探耳。」命擒而嚴詰之，果二人欲行強暴，女不受污而被戕也。

燕某縊其妻及其弟婦，誣鄰人威偈致死。莊驗之，則二婦共縊一索，足離土床二尺許，旁置一矮木几，莊卒然問曰：「几非本在此者乎？然則二婦之死，汝為之耳，何誣鄰為！」燕堅不承，曰：「此易知耳，果自縊，必有承其足者，非偈之使縊，抽几而何！」燕辭塞。蓋二婦皆不謹，燕故偈其死，適與鄰有隙，遂誣之也。

李廣芸自縊案

乾隆朝，嘉定李廣芸官福建汀漳龍道，時龍溪縣有械鬪事，令黃某，懦不能治。有候補縣朱履中者，內狡外質，李不知也。請於上官，以朱往，朱蒞任數月，亦不辦。李擢藩司，以朱無能，左遷其官。朱嘗虧鹽課五千金，漳州守畢所譜曾納朱賄，李之僕曾以修船乏款，私貸朱資。至是，朱憤無所洩，揭於兩院，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總督汪志伊修舊怨，乃解李任，授意福州守涂以翰，使嚴詰之。促對簿，李憤，自縊死，士民呼號於門。事上聞，令侍郎熙昌王引之出按，抵朱法，督撫均譴斥有差。

閩中虧空案

乾隆末，閩中虧空案發，州縣伏法者二十餘人，藩司以驚怖死。臬司以冤殺七命為人舉發，時甫擢陝藩，已起行，復奉部文，追回正法，道府俱褫職。總督伍拉納、巡撫浦霖並逮問入京。高宗震怒，廷訊日，施大刑。越日，即抽赴市曹，時伍兩目耿耿，猶能左右視，浦右腿已夾斷，橫臥車中，奄奄一息矣。當日總理清查局者，為田方伯鳳儀，天性峻刻，勾稽出入，皆就現虧為斷。又以迫促了事，其中應劃應抵者，皆未及詳慎分清。既撤局，總計庫款，乃浮

可抵，不及查出，遂擬絞決，而死者不復生矣。

此案實發自福州將軍魁倫。時閩省吏治極敝，倉庫皆空，魁倫鎮閩日久，知其詳，而幕友林樾亭之章奏，數陳又至詳盡。奏入，大動上聽，立授魁以閩督，使窮治其事，遂成大獄。未幾，魁授川督，以教匪偷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時林甫選四川彭縣，調江津，旋被檄委辦藏務，卒於西陲邊外。

山東姦殺案

乾隆時，山東某縣鄉民某家尚溫飽，有一子，娶婦貌頗佳，逾半年歸寧。既匝月，子控衛往迎，距婦家可二十餘里，半途經古墓下，樹木重蔽，相傳有妖。婦入榛莽洩焉，夫控衛以待。少頃婦出，所著袴本綠色，忽易為藍，心疑一時目眩，未之詰，察其神情瞽惘，亦異平時。抵家，乘間語父，父曰：「安得有此！」並置不問。翁嫗故與子對房居，晚飯畢，以子婦初遠歸，促令早息。夜半，翁嫗見子舍尚有燈光，竊意何事復起，旋聞有聲似鳥鼓翼，繼而噉然如怪鴟怒號，破窗飛出。急起視，則窗開，子已破腹死於床，婦失所在矣，箱篋床帳，並皆完好，惟少一護褥布單。官往驗之，絕無端緒，於是閩傳某村婦為妖攝去矣。閱數年，有某令新蒞任，細閱案卷，喟曰：「此姦殺也。妖攝人，能死其夫，即殺矣，豈能持刀割腹？且攝布單胡為？」遂拘兩造重鞫之，問：「有村民無故外出久不歸者否？」婦父言：「有某村某戚出已數年。」問：「在案前乎？」云：「約略同時。」令曰：「盜在此矣。」乃拘戚之父母，詳問平日出游何處最熟，遣役隨往蹤跡之。至清江浦，見一婦當壚，酷似女，須臾夫至，果某戚也。拘解歸訊，則婦素與戚姦，道出塚間，借作疑陣，為劫殺遠竄之計。是夕，先啟戶出婦，而已作破窗飛逝狀以示怪異，布單血污，不類妖噬，故捲之而去也。

段起玲以由衷言褫貢生

段松廬名起玲，乾隆時之新化歲貢也。剛介狷狹，其學以堅苦樸實為主，躬耕授徒以養母，非其力不食，非其人不交。著《由衷言》內外篇，自道所得，亦心齋、二曲、剛主諸人之流也。嘗於眾中面訐人過，為怨家所忌，陰結其徒，挾所著內外篇，以誹謗上告。時書禁甚嚴，幾蹈文網。當事有知之者，按其書，實無狂悖語，乃坐其徒以誣告罪，然松廬之貢生亦被褫。

汪龍莊折獄

蕭山汪龍莊大令輝祖，由名幕而為循吏，所著《學治臆說》、《佐

發制由依服制，當擬軍，汪以凡上。常州守引服制駁，汪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呼浦四之父為翁，翁之弟是為叔翁，又駁。汪曰：「翁者，對婦之稱，王氏尚未成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為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例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為四妻，而童養於浦，如以凡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妻，虛名也，王習呼四為兄，四呼王為妹，稱以兄妹，則不得科以夫婦，四不得為夫，則四叔不得為叔翁。」撫軍以名分有關係，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尚未成，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為比，書云：『罪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間，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況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枷號三個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為四別娶，似非輕縱。」議上，肆之，遂得批允。

國泰以交通和珅伏法

乾隆時，昆明錢南園通副漕嘗奉命察出東巡撫國泰貪穢狀，微服止良鄉，見有豪僕過，跡之，則大學士和珅使通書國泰者也。未幾僕還，叱止之，搜得私書，中多隱語，立奏之，國泰卒伏法。

阿睦爾撒納子永錮於獄

阿睦爾撒納叛，妻子為舒文襄公所擒，其少子某時甫周晬，高宗憐之，命貸其生，但永錮於獄。年四十餘，尚在囹圄，嘉慶甲子乙丑始卒，獄中皆推為祭酒。

嘉慶戊午湖南科場案

嘉慶戊午湖南鄉試，有富家子傅進賢賄藩胥，割卷面以黏他卷，時粗擬名次，久之，所黏卷竟中解元。先是，湘陰彭莪為制藝有名，羅典主講嶽麓書院，雅愛重之，闡後呈所作，羅決為必售，而榜揭無名，方甚惋歎。及見墨卷，彭作具在，而名則非，大駭，告湘撫，窮治之，盡得吏姦利狀。傅懼，願為彭援例捐道員，更與萬金及美田宅，戚友關說百端，彭意頗動，羅持不可，獄遂具，胥與傅皆論斬。

和珅獄事

四紙於京師，非全案，且與世傳籍沒之清單不同，蓋尚未吐實之初供也。而珙之獄事，亦可藉見一斑矣。

一紙係奉旨詰問事件，凡兩條，一問和珙：「現在查抄你家產，所蓋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並有多寶閣及隔段樣式，皆仿照寧壽宮安設。如此僭妄不法，是何居心？」一問和珙：「昨將抄出你所藏珠寶進呈，珍珠手串有二百餘串之多，大內所貯珠串，尚祇六十餘串，你家轉多至兩三倍，並有大珠一顆，較之御用冠頂蒼龍教子大珠更大。又真寶石頂十餘個，並非你應戴之物，何以收貯如許之多？而整塊大寶石，尤不計其數，且有極大為內府所無者，豈不是你貪贖證據麼？」

一紙係和珙供詞，凡三條：「奴才城內，原不該有楠木房子，多寶閣及隔段式樣，是奴才打發太監胡什圖到寧壽宮看的式樣，仿照蓋造的，至楠木，都是奴才自己買的。玻璃柱子內陳設，都是有的，總是奴才糊塗該死。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給的，珠帽頂一個，也是海蘭察給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餘串之多，其饋送之人，一時記不清楚。寶石頂子，奴才將小些的，給了豐紳殷德幾個，【豐紳殷德為和珙子，即尚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給的。至大珠頂，是奴才用四千餘兩銀子給佛寧額爾登布代買的，亦有福康安、海蘭察給的。鑲珠帶頭，是穆騰額給的，藍寶石帶頭，係富綱給的。又家中銀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額於奴才女人死時送過五百兩，此外寅著、伊齡阿都送過，不記數目。其餘送銀的人甚多，自數百兩至千餘兩不等，實在一時不能記憶。再肅親王永錫襲爵時，彼時縵住原有承重孫，永錫係縵住之姪，恐不能襲王，曾給過奴才前門外鋪面房兩所。彼時外間不平之人，紛紛議論，此事奴才也知道。以上俱是有的。」

又一紙亦係供詞，而問詞已失之，凡十四條：「大行太上皇帝龍馭寶天，安置壽皇殿，是奴才年輕不懂事，未能想到從前聖祖升遐時，壽皇殿未曾供奉御容。現在殿內已供御容，自然不應在此安置，這是奴才糊塗該死。又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太上皇帝冊封皇太子的時節，奴才先遞如意，洩漏旨意，亦是有的。又太上皇帝病重時，奴才將宮中秘事，向外廷人員敘說，談笑自若，也是有的。又太上皇帝所批諭旨，奴才因字跡不甚認識，將摺尾裁下，另擬進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宮女子，愛喜貌美，納取作妾，也是有的。又去年正月十四日，太上皇帝召見時，奴才因一時急迫，騎馬進左門至壽山，誠如聖諭，無父無君，莫此為甚，奴才罪該萬死。又奴才家資金銀房產，現奉查抄，可以查得來的，至銀子約有數十萬，一時記不清數目，實無千兩一錠的元寶，亦無筆一枝墨一匣的暗號。又蒙古王公，原奉諭旨，是未出痘的，不叫來京。奴才無論已未出痘，都不叫來，未能仰體皇上聖意。太上皇帝六十年來，撫綏外藩，深仁厚澤，外藩蒙古原該來的，總是奴才糊塗該死。又因綏綏，有時坐了椅轎，擡入大內，是有的。又坐了大轎，擡入神武

制擅責之由，降旨再飭制軍研審，制軍居心公正，未必謂然。然成
事不說，是民皆仰之矣。弟此進京，仰見皇上典學右文，而王韓城、
劉諸城二相國，以及石君冢宰、繹堂司空，贊翊熙朝，愛才好士，
力持大體，恐承旨之下，於此亦不憚然。弟見數十年來，小省學
政，職分本微，奉督撫如上司，與州縣相結納，甚至幸其噀爾蹴爾
之助，媵媵唯諾，殊為可恥。若江浙學差，皆三品以上大員，出膺
進詞章不令久執事，張名教，庶可與石君諸公相見耳。至近年州縣所以魚
肉諸生，其意蓋在立威，威立而諸生箝口結舌，則庶民何敢出而爭
控？是以獄訟之顛倒，徵收之加耗，無所不至。比者言路大開，江
南漕政，橫徵重斂，已一一仰叨聖鑒，故制府亦力為振作，今冬定
作清漕之局。但州縣或有陽奉陰違，倍收多取，恐生監連名訐告，
而州縣指為閥堂鬧事者甚多，未知執事可能究其事否？俟案定而後
量加董戒，抑或如此案不科州縣之失，而即科諸生之罪，若仍助其
燄而長其氣，則吏治之壞，不知伊於何底也。弟陳臬三司，且於大
理署都察院刑部三法司，均為堂上官，所見生監控告之案，不勝枚
舉，然未見有人因其抗令而右袒之至於此者。弟與緣事諸生，並無
門生故舊之雅誼，一至蘇州，即知此案已上聞，並荷聖明指摘，所
以不辭饒舌者，實以此案追債事輕，關於士氣者大，而關於將來漕
弊者尤大。且為執事風節所關，夙叨世好，度無肯效忠告之誼者，
故忘其愚戇，用布區區。如或以規為慎，則韓文公之《諍臣論》、
歐陽公之《與高若訥》及《與杜祁公》、《論石介書》，取而研之
可也。」

李毓昌被鳩案

嘉慶戊辰，淮陽水災，振務既已，委江寧候補縣即墨李毓昌往查山
陽。李攜其僕李祥、顧祥、馬連陞三人以從。既至，寓善緣庵，歷
各鄉，知浮開振戶無數，筆記之，將為稟揭地也。

李祥最狡黠，得筆記，潛告其友包祥，包為山陽令王伸漢之僕，遂
告伸漢。伸漢懼，因李祥以賄毓昌，絕之，伸漢益懼，召李祥，授
以謀，使鳩之。事竣，毓昌將行，十一月初七日，伸漢置酒為餞，
及醉歸，渴而索茗，李祥進一甌，嗅之知有異，不飲，乃強灌之，
遂仆地，少選，七竅流血，死矣。李祥乃與顧祥、馬連陞同舉其
尸，懸之於梁，以主人自縊奔至縣請驗，伸漢至，贈棺殮之。

越十二日，毓昌之叔泰清至自即墨，知毓昌已死，謁伸漢問狀，
曰：「自縊也。」問其僕，曰：「散矣。」泰清謀歸其喪，伸漢饋
百金，曰：「歸宜即營葬。」泰清持喪婦，夫人林氏夜夢毓昌訴

固出之，固啟之，是知其無首也。庸知非大殺之乎？又有疑者，人死不見首，何以必知為乙？居人之以為乙而瘞之也，有驗乎？」杜乃集居人訊之曰：「若始何以知死者乙也？嘗檢其體辨之乎？」皆曰：「倉卒不知出此，雖然，視其衣，則乙也。」杜告劉曰：「居人曰衣固乙也。」劉曰：「他有驗乎？」曰：「無。」劉曰：「是未可知。雖然，大知死者無首也，可以此求之。」明日，劉與杜謀，悉召隸，誡之，杜出坐堂皇，隸數十人侍，召大，跽於左，居人跽於右。杜曰：「是獄也，今知之矣。今日不承者，必斃之木下。」顧隸取大刑具，堂上下大聲應之。大刑具至，以告，堂上下又應之，居人股栗，大亦失色。杜乃謂居人曰：「乙首安在？」皆號曰：「不知。」杜曰：「若曹固不知也。」乃謂大曰：「而知之。」大瞠目。杜厲聲訶之曰：「而殺之，而不知耶！」大俛首曰：「無。」杜曰：「而貧，不能以叔歸葬，而知棺無首也，固啟之何也？」大不能答。杜顧隸曰：「刑之，是固殺其叔者也。」大戰慄，頓首曰：「叔固在也。」杜愕，因曰：「固知而叔在也，今安在？」大曰：「在小人家。」杜曰：「而家幾何人？去此幾何？」大曰：「家某縣某鄉，百里而近，有妻，一子幼。」遂以大付獄，謂居人曰：「苦若曹矣。」皆感泣叩首不已。杜曰：「雖然，乙不獲，獄不白，誰識乙者，速捕之。」即選隸四人，偕居人往，別遣牒某縣。居人與隸即夜抵大家，遲明，叩其門，門啟乙出，見居人，不能隱，遂擁之行。至縣，隨而觀者數千人，謔言王乙在也。一訊，皆具服。

先是，有男子不知何許人，獨行，避雨於乙廬，會暮，求止焉。大適在，窺客囊有金，與乙謀殺之，被以乙衣，匿其首，遂以其囊遁。久之，微聞居人以為乙而瘞之也，將以此求賄於居人。至是，訊得首，合之，是獄具。粵人籍籍稱杜神明，既而聞之曰劉之謀也。

童槐清理積案

嘉慶己卯、庚辰間，鄆縣童槐方以勤慎受天子知遇，仁宗念山東積牘如山，清釐不易，以童任東臬。每案，輒奉特旨專交審訊，定議後，即單銜奏結。在任一載，凡二十餘年之積案千餘起，悉以結，釋獄囚無罪者一千三百餘人，並審結本任內案一千八百起，自此中外忌嫉。仁宗賓天，即調任湖北，旋授通政司副使。明年，被舊屬誣訐，經吏議，遂降四級調用。

警者拐婦案

楊稷宰甘肅之會寧，嘗行涇固間，見警者挈一少婦行山谷中，婦容甚戚，而警者貌獐惡，疑之。默察其舉動，又似目能視者，審非善

其實，乃於公案取錦箋十幅，詩韻一部，前列四役，旁侍一童以訊賊。賊無言，先作絕句二首，再訊之，賊無言，繼作五七律各一首，又訊之，賊無言，乃作短古一首，賊竟無言，更作長七古一首，朗誦不已，遂不復訊。時漏已三轉，旁侍之胥役皆倦，而賊不覺泣下，自言不畏嚴而畏清也，乃具言其事。

劉衡以達情鑼聽訟

《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諸書，為嘉、道間南豐劉觀察衡任四川牧令時所作。觀察政聲茂著，言行相符，其在官時，輒於大堂旁懸鑼一面，號達情鑼，令有冤抑者擊之，即出坐堂皇，立為聽之。

蔡某匿產案

鳳陽富人秦某病革時，子尚幼，託其貲於子之婦翁蔡某。秦卒，子遂依蔡而居，及長而成婚，蔡尚無返璧意。且御秦子極苛，其女以為言，蔡怒，逐婿及女。秦子訟之官，官以蔡受秦貲無左證，斥弗理。時鄰邑宰晉陽許某折獄如神，秦子往訴焉，許嫌越俎，還其牘。秦子涕泣，伏公庭，呵之，秦終不去。許憐之，謂曰：「余姑為爾緩圖之，牘則非例所當受也。」

會捕得某案從盜罪不至死者，許於密室中鞫之，囑盜指蔡為主藏，當減其罪，盜欣然從命。許遂移牒鳳陽，拘蔡至，則頓首呼冤。許曰：「吾觀爾之為人，亦非作姦犯科者，盜言妄也，行將釋汝。」因從容詢蔡生平。蔡以身既免罪，官又假以辭色，則大喜過望，自道其行事，惟恐弗詳，但不及婿家託資事。許忽拍案怒問曰：「爾自言初為襄人子，繼作小負販，謀升斗利，免凍餒而已，安能驟致鉅富？不為盜主藏，亦必多行不義，趣就三木！」蔡大懼，痛哭於地，具言秦某託資始末。許曰：「汝言烏足憑？取書狀，吾牒鳳陽縣察之。」蔡書訖，許閱狀，曰：「果爾，汝婿已成立，胡不返其資？」曰：「固將授之，渠蓋為賈未歸也。」許曰：「汝婿若歸，即授之乎？」曰：「然。」許笑曰：「爾婿待爾久矣。」時秦子實在旁聽鞫，乃喚至前，蔡見婿，大駭，秦子尚欲有言，止之曰：「若翁允歸汝資，勿再絮絮，使若翁無顏。且若翁撫汝十數年，汝亦當有以報之。」命秦子以其資五分之一贈蔡，即令書券交換訖，釋蔡令歸。蔡始悟為令所給，然亦感令義，下堂即挈其婿及女歸，和好如初焉。

高家埧河決案

揚二郡幾成澤國。宣宗震怒，命大學士汪廷珍、尚書文學往江南查辦。乙酉正月，抵清江浦北岸之萬柳園，江督、漕督、河督及文武各員畢集轅門外。少頃，一騎馳至，高呼曰：「中堂請漕督魏大人請聖安。」而不及其他，於是江督、河督皆自知褫職矣。

及汪、文入行館，漕督魏元煜入請聖安畢暫退，復呼三人聽宣諭旨。有四人自中門出，捧硃諭，肅立香案前，三督皆跪。宣旨者讀至「孫玉庭辜恩溺職，罪無可逭，皇上問孫玉庭知罪否？」孫免冠連叩曰：「孫玉庭昏憤糊塗，辜負天恩，惟求從重治罪。」語訖，又連叩崩角，始傳諭著革去大學士、兩江總督，再候諭旨，兩江總督著魏元煜署理，魏九頓謝恩。再傳諭「張文浩剛愎自用，不聽人言，誤國殃民，厥咎尤重，皇上問張文浩知罪否？」時張已易冠服，乃伏地痛哭，自稱罪應萬死，求皇上立正典刑。續又宣曰：「上諭張文浩著革職，先行枷號兩個月，聽候嚴訊。」遂命清河令取枷至，枷乃薄板所製，方廣尺餘，裹以黃綢，荷於張頸，擁而去。復傳道廳營各官羅跪庭中，傳旨後，又云「欽差臨行，面奉聖諭，自古刑不上大夫，張文浩官至河督，而特令枷號河干者，實因民命至重，設官本以衛民，今乃蕩析離居，實為朝廷之辱，是以特予嚴譴。乃為慎重民命起見，凡淮陽士民，其皆仰悉上意」云云。迨汪、文復命，諭令文浩發往伊犁。

道光丁酉順天科場案

道光丁酉順天鄉試，二場《春秋》題為「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魯僖公四年。】某中式卷，文中牽涉魯事，與題炙整，磨勘官以文理荒謬籤出。部議，總裁降級留任，同考官革職，舉人褫革。時當國者為穆鶴舫相國彰阿，有同考官某，官部曹，謁其座師某，極言簿領清寒，積資匪易，一旦罷黜，殆將無以為生。某殊憫念之，謂之曰：「子姑少安，試代求之穆相耳。」磨勘官某，穆之門生也。越日，穆入直，為言於祈文端公雋藻，湯文端公金釗，皆云茲事可從寬典，第部議已定，恐難挽回耳。穆退直，商之於某太史，太史稍躊躇，對曰：「某卷云云，固有所本，蓋唐人啖助之說也。」穆曰：「得之矣。」明日入對，玉音及磨勘事，即以是說陳奏，得加恩，改為總裁，同考皆罰俸，舉人某罰停三科。其實啖氏所著書，今日絕無存者，顧安得有是說？穆之相業無得而稱，獨茲事能保全士類，蓋猶有愛才恤士之雅也。

庫丁盜庫銀案

戶部有三庫，歲有御史奉命稽查，庫丁恐其糾摘積弊，餽贈甚豐，相沿既久，即有清介者不受其賄，亦無能發其覆也。道光癸卯，庫丁張誠保盜庫銀事發，遂成巨案。誠保，大興人，兄亨智開萬泰銀

兩，屬戚族周二、張五運至部，二在庫門外守銀，令五陸續攜銀進庫。時捐銀皆誠保上秤報數，乘捐生擁擠時，訛報二平為三平，七平為十平，共盜銀四千兩。適有未及交捐者之銀，均從庫門外運回，因即隨盜而出。肆夥張益生知其故，索分之，誠保不允，遂偕其侶數人控之官。誠保棄市，亨智遣戍，家產均入官，二等問罪有差，庫官皆褫職。乃命侍郎維勒查庫，計少銀九百二十五萬二千零，歷任銀庫司員查庫御史凡三百餘人，皆被譴追賠。自是稽查三庫御史之缺遂裁撤，而以實缺侍郎兼充管理三庫大臣矣。

鄧嶢筠破疑案

鄧嶢筠制軍廷楨嘗守西安，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罈中殺人罪論死，賣砒者賣罈者及鄰婦之為左驗者皆具，獄成。鄧疑之，密呼賣罈者前，曰：「汝賣罈日幾何枚？」曰：「數百枚。」「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矣。」曰：「然。」「百餘人形狀名姓日月，皆識之耶？」曰：「不能。」「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罈耶？」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罈者，爾盍為之證？」訊鄰婦，言為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為真。蓋死者嘗與鄭有違言，為瘞犬嚙死，其唇青，而鄭之買砒，實以毒鼠也。

同州嫠者，以事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鄧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鄧度其母見子像然繫庭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為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所有也。即汝何利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為汝杖決，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

張翰風治獄得民心

道光時，張翰風嘗權章邱縣，章邱民好訟，月收訟牒至二千餘紙。院司道府五署之胥吏，皆章邱人，多走書請託，掎摭短長無虛日。翰風蒞任歲餘，五署無一紙至，而結新舊案二千有奇，亦無一案翻異上控五署者。民失物，誤訟於長山縣，輒歸獄於章邱，翰風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樹南也？」曰：「大樹北。」翰風曰：「若是，則吾界也。」民愕然曰：「誠鄒平耶。即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竟去。忽鄒平民亦來赴愬，翰風謝遣之，則號咷曰：「自父母去鄒平，民受屈者多矣，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也，私念此

奉札，改裝，船至重慶，甫登岸，見二僕持帖前，半跪迎曰：「李大老爺，道臺大人命小的在此久候，大老爺何來遲也？」李驚曰：「吾乃賈人，與官場不相識，何以此見稱？」僕笑曰：「李鬚子【李多鬚，故有李鬚子之名。】李大老爺，何人不知？今之來，非承制臺命來此訪合州案耶？然此事不忙，大人請先入道署小住。」李乃言：「吾實李某，以收私債來此，故不敢以真名告人，初不與官事也。」二僕強之入署，觀察某接之甚恭，因微詢來意，李仍執前說，且欲行，觀察曰：「即非獄事，少住何妨？」李不得已，留居署中，數日，李堅欲行，其行之前一夕，官親數輩出謂李曰：「君之事，我等早知之，何必諱言？如能相為掩飾者，當以三千金為君壽。」李仍言實無此事，堅卻不受，即辭歸省。行數十里，李從僻處登岸，潛剃鬚，復改他服，逕至七里澗，人果無知者。居半月餘，盡得官吏姦狀，始返，惟尚以未得正凶為憂。

一夕，李宿逆旅，其地去省數百里，偶聞他屋兩人語甚謹，一曰：「今之官誠糊塗，某家父子被人殺死，而官乃以謀死親夫結案，何昏昏也！」其一曰：「然則何人殺之耶？」曰：「我是也。一日我夜過七里澗，適以乏川資，至人家竊得一被，甫出門，一男子追出，欲奪被，相持甚急，我嚇之曰：『速舍去，否則殺汝。』尚相持，我遂舉刀砍之。俄又一少年出追，又殺之。吾懼罪遠逃，今已逾年，知案結，乃歸也。」李聞之，亟呼僕起擒，械至省，報知黃，遂定獄，斷如律。州官及吏當大辟，嫁吏之民家婦凌遲，承審官削職，其妄言者定軍罪，釋向歸，而旗其女之孝。復以勤廉補李以縣缺。已而黃內調。將軍某署督篆，復翻前獄，黃適為刑部尚書，見其奏，乃嚴駁回。始不敢翻。

是獄也，卒脫榮於死罪，陳先已自盡，惟婦論罪如律。時謠云：「合州一朵雲，盜案問姦情。如要此案明，須殺陳老倫。」

咸豐戊午科場案

咸豐戊午北闈之獄，外簾實先肇端。先是，順天府丞蔣達以場中供給草率，擅自出闈赴園奏事，奉旨革職，府尹梁同新亦降調，以吳鼎昌、毛昶熙代之。臺長並劄巡視磚門御史分傳各行戶查究草率之由，移咨刑部定案。治中及大、宛二縣令皆鑄級去。比題名錄出，士論譁然，孟傳金遂首發大難矣。

是時科場法弛，視關節為故常。刑部主事羅鴻禩因中表李鶴齡通房考官浦安，而柏靜齋相國後之僮靳祥慧黠知文，柏年老，事多委之，浦乃更以囑靳。既而羅卷擬副榜，靳取他中卷易之。及磨勘，羅卷訛字至三百餘，磨勘官出以語人，事漸播，孟奏之。文宗遣內侍至禮部取視羅卷，大怒，召羅至南書房更試，文題為「不亦樂乎」，詩題為「鸚鵡前頭不敢言」，命端華、肅順監試，陳孚恩閱

於是靳自殺，柏、浦、羅皆論死，驗實，死徙者復十餘人，株連繫獄者十人。故事，大臣當死，臨刑，眾官為乞恩，往往得宥。及是，眾邀肅俱，肅素惡科目，又與柏有隙，取旨監斬，佯諾，升車去。至菜市，見柏車，迎笑曰：「七哥來早。」即升座促刑。柏素寬謹，為肅所陷，勝保自軍中上疏，至有「羅網彌天，衣冠掃地」之語。然中式卷訛字多至數百，考官不知，是竟不寓目矣，惡得為無罪乎！

有平齡者，頑兒票中之花旦也，與端、肅最狎，是科亦中第七名。當年有花旦名松林者，其名甚噪，故平齡又號賽松林。獲雋後，言官摭其事以聞，查知平出溥善房，故溥亦論棄市，而凡溥房所中者，無論有無關節，一律拘入步軍統領衙門聽審，嚴禁外人探望。諸人不堪其苦，食一燒餅，須費京錢三千。而平既逮治。亦瘐死。

凡考官之通關節者，每藉家人送食物時，黏關節於食物盂下。是科程廷桂為三主考之一，與柏同入闈，程子代人送關節亦以此。監場御史見而匿之，關節未入，程亦不知也。榜發，有知名士某以不第怨望，有流言，程有友招飲於南下窪之陶然亭，座客有為知名士代訴不平者，程反唇譏之，聲聞於外。其旁室適有御史宴客，乃摭其事以聞於朝，事下部訊，程議戍邊，其子棄市。

獄訟類二

東湖婦逼死姑案

咸同間，東湖有某婦，事姑孝，每晨起灑掃庭除，治中饋，然後適姑寢問安，以盥水一盆，雞卵兩枚置於案，如是以為常。一日，清晨排闥入，見姑牀下有男子履，大駭，亟低聲息氣，為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婦，自縊而死。鄉保以婦逼死其姑，鳴於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辯，遽自誣服，已按律定讞矣。新令張某蒞任，過堂，見婦神氣靜雅，謂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詰，矢口不移。因諭之曰：「汝若有冤，我能為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婦答曰：「負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復立人世？願速就死。」令終疑之，沈思累日。縣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兇悍著，令忽召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束裝，速來領票。頃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遛，誤我公事，必為汝妻所縻也。」即發簽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浹背，收入獄中，與獲罪婦同繫。某甲之妻終夜詛罵，謂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即如我任此死罪，尚且隱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張乃使人潛聽於戶外，聞言來告，張大喜。明旦，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

妻，慰而遣之。及胡文忠公林翼撫鄂，訪知其事，則張已前卒，文忠竟以後任張建基登之薦牘，而前任張之籍貫名字，湮沒不可考矣。

段光清判斃雞案

段光清宰鄞縣，以廉明稱。一日偶出，見眾人環立某米肆門首，方譁辯，命二隸往，旋偕二人來，伏輿前，一鄉人，一米肆主也。鄉人供以父病來城延醫，道經某米肆，足誤踐其雞致斃，肆主索償九百錢，囊中僅得錢二三百枚，不足以償，因與爭耳。段曰：「雞雖值幾何，乃索償九百乎？」鄉人曰：「肆主言，雞雖雖小，厥種特異，飼之數月，重可九斤。以時值論，雞一斤者，厥價百文，故索九百，小人無以難也。」段顧肆主曰：「鄉人言真乎？」肆主曰：「真。」段笑曰：「索償之數不為過，汝行路不慎，斃人之雞，復何言？應即遵賠。」鄉人曰：「吾非不遵，奈囊資不足耳。」段曰：「汝可典衣以足之，再不足，本縣為汝足之可也。」時環觀者，嘖嘖訾縣官殊憤憤，以一雞雞斷償九百錢，烏有是理，然不敢詰也。鄉人解衣付典，得錢三百，合囊資，凡得六百，段以三百補之，以付肆主，且笑語曰：「汝真善營業哉，以一雞雞而易錢九百，如此好手段，不慮不致富也。」肆主面有喜色，叩首稱謝，攜錢而起。

段忽令肆主回，則鄉人亦隨以至，乃皆跪輿前，段曰：「汝之雞雖飼數月而可得九斤，今則未嘗飼至九斤也。諺有云：斗米斤雞。飼雞一斤者，例須米一斗，今汝雞已斃，不復用飼，豈非省卻米九斗乎？雞斃得償，而又省米，事太便宜，汝應以米九斗還鄉人，方為兩得其平也。」肆主語塞，乃遵判以米與鄉人，鄉人負米去。

左文襄執法如山

左文襄佐駱文忠幕時，長沙富人常氏有子殺人，當論抵，以獨子故，徧賄官紳，求寢其事，文襄執不可。常恨且懼。乃輾轉託人，求勿問。文襄曰：「此事，若問吾者，吾猶謂必殺之。」卒論罪如律。

藍某折獄

藍某令潮陽時，陳氏兄弟以爭父遺田七畝構訟，謂兄弟本同體，何得爭訟？命役以鐵索繫之，坐臥行止，頃刻不能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報。初悻悻不相語，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

曰：「汝父不合生汝二人，是以構訟，汝等不幸又各生二子，他日爭奪，無有已時。吾為汝思，患豫防，命各以一子交養濟院與丐頭為子。」兄弟皆有此心，汝二人之妻未必願也，且歸與計之，三日後定議。」翌日，其妻邀其族長來求息，請自今以後，永相和睦，皆不願得此田。乃命以田為祭產，兄弟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由是，兄弟妯娌皆親愛異常。

卞仲純折獄

儀徵卞仲純制軍寶第嘗於文宗朝為大理寺少卿，以風節聞。肅順有御者之戚某，謀奪人妻，誘之而逃，事覺見執，人訟之於大理寺。某恃其戚，藐視卞，卞不與較，判而繫諸獄。御者為訴之肅，肅曰：「此何足為，天子且奈我何！令釋之可也。」明日，將判決矣，御者持肅名刺至寺投之，卞笑曰：「此處何用肅王？雖然，亦不得不徇其請。」乃使御者姑俟之。御者欣然，以為卞果畏肅矣。卞判他事竟，顧謂左右曰：「速提大面子犯人某來。」至則語某曰：「既有肅王為汝關白，直言之，無傷也。」於是某言之甚悉，吏人錄其詞為供狀，即令某畫押，乃曰：「此天子法堂，吾受天子命，不知有肅王也。」遂令左右杖之三百，見血，杖畢，笑謂之曰：「汝幸識肅王，否則今日死於杖下矣。」

咬舌案

某縣有秀才某，妻美而豔，秀才教讀於外，恆不家，妻獨處。村有一尼庵，婦與尼善，恆相過從。一日，尼從婦家出，婦送之門，同村某武孝廉與尼有染，豔婦色，詣尼求達意，欲通之。尼曰：「是難以言辭相強也。欲遂意，須誘之來庵，醉以酒，君願可償，彼醒已晚，再以言勸之，可長與往來，保無他虞也。」孝廉然之。又一日，尼誘婦至，設酒歡飲，婦醉，尼扶之臥旁室，孝廉出，潛就淫之，醒而尼又勸之，乃勉從。久而秀才知之，歸謂婦曰：「聞汝為尼所誘，致遭某污，非汝罪也。今晚我故作赴館狀，匿家中，汝約孝廉來，咬去其舌，我不汝譴，不然，難汝容也。」妻從之。夕約孝廉至，婦抱之，以舌入口而相戲，乘不意，驟咬之，孝廉大號，失舌而去。秀才夜持刀逕往庵，殺尼，置舌於尼口，遂歸家。次日，里正報案，官詣驗，睹尼口中舌，使人捉無舌者。而孝廉以失舌故，痛極狂奔，為人所覺，告之官，官以孝廉抵償。秀才自此薄其妻，納一妾，妻寵驟衰。

戶部設官銀號案

本中，翰林資也。及朝考，誤點注，乃置三等，用主事，分戶部。以此侘僚，遂懶散，不樂曹司趨走，然以才名見重於侍郎徐樹銘，因為本部尚書肅順所激賞，部事輒咨之。

戶部方理財，設官銀號五。官吏因緣虧空，肅治之，設核對處，以篁仙會同郎中王正誼辦理銀號欠款，當繳銀錢。而輦當十錢抵償，主者不欲納，輦者委堂下徑去。篁仙日趨公，數數見之，漫問曰：「此錢胡為露積庭下？將破壞矣。」吏具言繳款不收故，則曰：「不收，可令更將去。」吏輒應曰：「諾。」即呼輦者還其故號。及大治虧空，正誼以徇縱當送獄待訊，尚書趙光思救之，從容曰：「下獄太重，李主事亦當下獄耶？」意以肅善篁仙，必可寬也。肅驟見抵，因發怒曰：「皆奏交刑部！」而篁仙遂入獄。案未結，有英法見侵之變，又縱出之，戊午和，復囚之。同治壬戌，不得赦。及誅肅，窮治其黨，大臣坐罪者相望，篁仙乃以為肅所陷，赦復官。蓋在部五年，而在獄兩年矣。【當時五店皆以「宇」字為號，議者謂宇內方一統，今分為五，迷信者謂為四夷猾夏之兆也。】

黃崖誣反案

山東肥城縣有黃崖山，素無居民，咸、同間江浙人以避粵寇之難，流寓其間者甚多。有周太谷弟子張積中字石琴者，江蘇儀徵人，殉難之山東臨清州知州積功弟也。聚徒講學，嘗告人謂黃崖可避亂，獨先移家往，從之而去者，漸積至八千餘家。築堦購守具，為久居計，無異志也。徒以依附者眾，又詭祕相習，不知斂戢，至使當道疑為山賊，同於靈運而遽罹浩劫，遂為官吏邀功者所利用耳。吁！可慨也。

同治乙丑，濰縣民王小花亦盡室徙崖，濰令靳昱詫之，捕小花，詳上臺。閻文介公敬銘時方為魯撫，委肥城令鄧馨詣崖，見積中鬚眉皓然，無反跡，事乃寢。丙寅九月，益都冀宗華等謀作亂，事洩，供同黨姓名，以積中為首，約期陷濟南，再陷青州。兵仗已藏城中，搜之，果有守具。已而次第獲其黨，供俱同，遂報聞。

時丁文誠公寶楨方為布政，檄唐文箴與長清令陳恩壽入崖，令積中至濟南自白，蓋念其老，且為世家子，本無意殺之也。既入崖，告其大弟子吳某，吳以積中遊五峰對。言未已，一人持帖倉皇入，吳覽之，色變，趣文箴速行。文箴等上馬，絕塵而馳，尾追者殺儼從。馨及崖紳方入城，聞砲聲亦返，而馬豎被殺。時文介在東平，疑之，檄諭積中之子山東候補知縣紹陵，偕文誠所派員弁入崖，奉積中至濟南，而紹陵已先期乞回籍假，實已入崖矣。紹陵至，哭勸積中，積中曰：「吾反無據，若往，是實其言也，汝輩若懼？可自往。」妻子環跪請之，不許。文介遂繕諭，令吳示之，復出文告十數通張之堦門外。二十六日。遣道員潘駿文招之，終不出。

稟上聞。於是命參將姚紹修、游擊王正起、知府王成謙、副將王心安諸營共進，駿文率千總王莘騎兵勘入山路徑，相率進勦，且復令吳作書招之。越五日，而積中答書至，答書云：「來函責我不肯出山辯白，甚合我心。但近日苦衷，有急欲為吾弟告者，兄平日淡於榮利，肆志讀書，以世亂未平，隱居求志，無如韜光未久，而處士虛聲，動人聞聽，相從執贄者不絕於門，其間雖多善良，亦有悍鷙。兄既未能慎之於始，遂欲以德化之。使胥歸於正，此兄實有交不擇人之過也。然來東十載，何敢一事妄為？乃去歲以濰縣之王小花，橫加牽累，今年以冀宗華，妄被誣攀。然此事之來，若椒園、【鄧馨號。】伯平【陳恩壽字。】以一函見招，必挺身投案，絕無留難。兩君猝以兵來，幸適出游，未遭毒手，不然，已陷我縲絏久矣。伯平、雨亭【唐文箴字。】復賁夜進兵，示人莫測，以致莊眾格鬪，傷弁兵。兄自知大禍臨門，一身不免，亟欲束身司敗，不望雪我沉冤。奈及門桀驁之士，遂邀不逞之徒，劫我主盟，苟全性命，兄禁之不得，逆之不能。數日以來，躑躅山隅，悶損無似。及大兵臨境，兄欲出而剖白，無如伊等洶洶，不肯束手待斃。禍已至此，無可言說，本欲引劍自決，無如及門在外者甚多，聞予冤死，定不甘心。一旦逞彼之兇頑，則各處生靈，俱遭塗炭，兄亟思乘機解散，但人數眾多，虎豹豺狼之性不少，順寬我日期，請暫將大兵撤出山外，俾得反覆陳詞，婉言解散。若一面進攻，一面招納，則上憲不能示人以信，困獸猶鬪，兄又何辭能勸諭諸同人耶？」云云。自此五日，無一人出崖。文介怒，又出示招諭，謂凡居民投首者不誅，縛獻積中者重賞，而卒無一人至。火器與官軍相及，營勇時有傷，忿甚，文介恐玉石俱焚，命緩攻。是日，紹陵出謁，文介許以不死，命造官僚居民冊。曠夕，積中書復來，言人心洶洶，造冊宜從緩。

十月，崖之砦破，積中舉家自焚死，弟子韓芙堂等亦從之而燼焉，居民死者可萬餘。所得逸者，出西門之千餘人，蓋文誠命人植旗西門外，使人以令箭傳呼曰：「出西門者免。」又有婦孺四百餘人，則恩壽所救也。時登州守豫山至，恩壽欲救之，語以故，教之策。山乃於眾中大呼曰：「大人命勿妄淫殺，今奈何違令！長清令何在？」恩壽即出，半跪請示，山以令箭予之，使禁兵毋妄動，被難者由是稍得出，即婦孺也。兵卒復出積中尸於灰燼中，梟其首。文介入崖履勘，檄州縣查封逆產，則均於大兵未發之先，九月二十六日同時扃門而遁矣。

文介奏略有云，積中本無才名，祇以偽託詩書，乃縉紳為之延譽，愚氓受其欺蒙。來東不過數載，遂能跨郡連鄉，連列市肆。【自肥城之孝里鋪，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鐵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安邱、濰縣諸處皆列市肆，取名泰運通泰來泰祥泰亨也。】收集亡命之徒，從其教者傾產蕩家，挾資往赴，生為傾家，死為盡命，實不解所操何術。臣從前訪問。率稱為讀書之士，臣自慚聾聵，實亦人心風俗之大憂也。

東興不休，不一月，嘔血卒。

張汶祥刺馬案

荷澤馬新貽，字穀山，諡端愍，世奉天方教，以進士即用知縣，需次安徽。咸豐時，粵、捻交訖於皖北一帶，權合肥，以失守褫職。巡撫唐某委辦廬郡各鄉團練，一日，與捻戰而敗，為張汶祥所擒。汶祥久思投誠，因優禮端愍，且引其儕輩曹二虎、石錦標與相結為異姓兄弟，縱端愍歸。令代請於大府，願納款。端愍言於唐，許之，於是端愍奉檄編選降眾為山字二營，自統之，而汶祥、二虎、錦標皆為營哨官。及同治乙丑，喬勤愍公撫皖，端愍已擢布政，兼營務處，裁山字營，汶祥、二虎、錦標雖仍在其左右有所事，而汶祥已微窺端愍之意，漸薄。會二虎欲迎妻至皖，沮之，二虎不聽，其妻至，入居藩署。或以誣端愍，人言藉藉，為汶祥所聞，久之，告二虎，二虎大怒，欲殺妻。汶祥止之曰：「殺姦須雙，僅殺妻，須抵償，不如因而贈之。」二虎乘間言於端愍，端愍內愧，痛斥之。出語汶祥，汶祥曰：「禍不遠矣，宜亟去。」一日，端愍檄二虎赴壽春鎮總兵徐鵬署領軍火，鵬字心泉，時方駐壽州南關外，為勤愍總營務處也。汶祥心疑之，語錦標曰：「二虎此行，中途慮不測，吾輩當送之。」既至，投文，忽鎮轅中軍官持令箭，矣兵夾侍，命綁通捻者曹二虎。二虎大聲呼冤，鵬曰：「爾奉檄啟程，即有以爾欲以軍火濟捻上告者，已有牘至，令即處爾以軍法，尚何嘵嘵為！」即出而斬之。汶祥語錦標曰：「如何？然此仇必報，吾二人當任之。」錦標不語。汶祥又曰：「爾非友，吾當獨任之可也。」於是二人收其尸，藁葬之，分道去。庚午，山西按察使李慶翱駐河津，統水陸各軍防河，錦標時以參將為其先鋒官。一日，奉命稽查沿河水師各營，營官方公讌之，忽有慶翱檄文至，命錦標即歸。蓋以汶祥殺人案，而江督行文逮使對簿也。

時端愍方督兩江，署側有箭道，月課將弁以射。一日，端愍正閱課，甫離座，忽有遞呈呼冤者，汶祥乘間突刺之，中左脅，刀未出，傷口亦無血，惟深入胸中四寸。從者拔出之，刀已刊曲。方喧嚷間，端愍回首見汶祥，曰：「汝耶！」昇回署，遂死，汶祥植立不稍動。時巡捕方命人拷訊呼冤之人，汶祥大呼曰：「刺客即我，待罪於此，決不遁。」於是布政梅啟照命發上元縣鞫之，直供不少諱，問官愕眙，啟照曰：「須令改供為浙江海盜，挾仇報復。」汶祥堅不允，且云：「二虎既被殺，我以精鋼製二匕首，淬以毒藥，輒疊牛皮四五層，以刃貫而洞穿。其撫浙時，曾一遇於吳山，不得間，今始如願耳。」啟照乃言於署督將軍魁玉，以海盜入告，朝命鄭敦謹為查辦大臣，至江寧提審，汶祥供如前。敦謹無如何，乃仍以海盜挾仇定案，案既定，決汶祥於江寧城北之小營。端愍之第四弟方以縣令待次江寧，即命其監斬，斬時，命劊子以鉤鉤肉而碎割之，剖腹挖心以祭焉。時同治辛未二月十五日也。子一，闖割發黑

棺斂，密埋後園，即二虎妻也。

或曰，汶祥初在粵寇軍中，從李侍賢，江寧破，侍賢竄閩廣，數敗於官軍，汶祥知事不可為，圖反正。端愍之鄉人徐弁亦在侍賢部下，故與端愍相識，至是遂相結，未幾皆得脫。時端愍已撫浙，徐往，得留轅下效用。汶祥轉徙至甬，設押店，偶以事至杭，因訪徐，徐曰：「巡撫近得新疆回部某叛王偽詔，略云大兵已定新疆，不日東下，江浙一帶征討事宜，委卿便宜料理，巡撫即報以手疏，謂東南數省，悉臣一人之責。」汶祥大憤而詈之曰：「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已而端愍下令禁私開押店，汶祥遂閉肆，益佗僚，欲殺端愍以洩憤矣。未幾，端愍擢江督，汶祥遂至江寧刺之。刺已被獲，藩臬會鞫之，據地坐，使跽，不肯，問：「上坐何官？」從者告曰：「藩臬也。」笑曰：「將軍來，我始言耳。」將軍至，訊以行刺之故，汶祥曰：「可先令總督家屬出署，圍以兵役，始可有所白。」將軍斥其譎言，則曰：「若是，則吾終不言。」將軍屏左右，窮詰之，乃吐實，且曰：「第搜其秘篋，不得偽詔，反坐不悔。」問官大駭，亟磔汶祥，而矯為獄詞以完案。

或曰，汶祥在寧波以押當貿利自給，并與諸海盜通，食其糧者數年。值端愍撫浙，擒斬海盜頗眾，復禁歇押當，汶祥益貧無賴，乃時思為海盜報讎。又以妻被人誘之以逃，汶祥追而執之，復以失物訴求追繳，端愍以此小事不宜煩瀆，格其訴不納。其後汶祥妻又謀逸，迫令自殺，既而怒曰：「巡撫不為我追贓，使吾妻有輕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會端愍督兩江，汶祥千里間關，伺之二年，而始遂其志焉。

同治癸酉科場案

同治癸酉順天鄉試，都下盛傳熒惑入文昌，科場有不利。是科中式第十九名徐景春以策內不識《公羊》為何書，遂將公羊二字拆開，為廣東梁伯器僧寶所磨勘。梁初籤出，禮部查則例，景春應罰停會試三科，主考官降二級留任，同考官革職留任，照此辦理。片咨吏部，詎吏部咨行禮部，必欲褫景春。禮部覆稱，如革景春，則主試官皆應降調。時潘文勤公祖蔭署吏部右侍郎，一日文勤入署，司官持稿回堂，文勤怒，投稿於地，曰：「吾知有人圖全小汀缺耳。」蓋其時全文定公慶為協辦，而寶文靖公鑿官吏尚也，方齟齬間，文靖適至，問司官因何遺稿在地，司官以文勤語質言之，文靖默然。未幾，景春竟屏革，同考陸編修榘宗亦革職，景春出榘宗房，主考為文定及胡小蘊總憲家玉、童侍郎華與文勤，皆降二級調用。適文勤管戶部三庫，三庫印忽失，事覺，革職留任。至是又得降調處分，遂無任可留，因而革職，旋奉特旨賞編修，仍在南書房行走。小蘊降調後，又因與江西巡撫劉忠誠公坤一以田賦事互揭，部議忠誠革職，小蘊再降四級調用，遂終鴻臚寺少卿。

為，而資望勢力皆不及，計非去張，不得專利。乃亦以重金賄吏，於張案獨聲之，如所請行，張遂攜妻子橐萬金出都門矣。臨出獄門，愀然曰：「吾遂不得復居此耶。」

歐陽渙藏印帖案

歐陽渙，新野人，世業儒。早歲喪母，父於道光中為鄰郡廣文，蓄一奴，季姓，忠於事，甚重之。奴有子曰黑兒，生十年矣，父察其沉靜無童心，貌亦端正，乃使伴渙讀。無何，父被督學使者薦，以縣令送部引見，而性恬退，不欲為，遽引疾歸里，課渙及黑兒。家雖不豐，然居宅為祖產，有池亭花木之盛，惜歲久剝落。渙臨《九成宮帖》，罔間寒暑。某歲，重陽風雨，渙與黑兒游荒園，登培塿折半開之菊，插缺唇瓶，插既滿，擊瓶回，忽踏於泥淖，黑兒趨視之，叢莽中拾一物作濃綠色，方徑寸而螭紐，重可五兩。渙審視之曰：「此印章也。」亟納諸懷。越日，為父所見，父精賞鑒，問何來，具答之。反覆諦視，抉剔泥污，而曰：「此我家率更令印，千歲物也。」因為述率更令德望，且指所臨《九成宮帖》示之，謂：「物歷千歲，展轉入吾家，吾祖吾父莫之能有，而汝得之，此中殆有天焉。或異日得追蹤先哲，當侍東宮，未可知也，汝其勉之。」渙時年十五，聞之大喜，買五色絲繫印，佩於身。益潛心習率更字體，日進不衰。

越二年，渙應童試而冠軍，謁宗師，宗師謂其所作得南豐曾氏神髓，無俗惡氣犯其筆端，又謂楷法直逼率更，傳示諸生，贊不容口。旋出初搨《九成宮》真本以為賜，渙因出所得率更令印，吳宗師閱之，並縷陳得印狀。宗師益贊歎，且曰：「率更果有後身，非偶然也。」以八寶印泥鈐印於帖之左方，持帖示守令，謂此本不多觀，今以畀歐陽生，不負此物矣。乃援筆賦詩，命守令亦皆賦，並題於後，鄭重而授之。歸告父，父亦莞爾。以家藏《九成宮》較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掀髯大笑曰：「何物乳臭兒，希世之珍，得一為幸，而又兼之，將何福以堪此！」親知故舊聞其獲古印受法帖，爭請鑑賞，弁言跋語，積成卷軸，皆以清要為渙期之矣。

初，渙得印而喜，黑兒方幼，即不悅，謂一踏幾傷體，此物不祥。渙笑曰：「童騃，何多忌諱？」及既青一衿，鄉試七戰七北，父旋卒，所娶婦亦相繼殉，兩營喪葬，家徒壁立，一印一帖之外，殆無長物。黑兒請售於骨董家，冀得金權子母，不許，即家授徒以餬口。又二年而禍作。蓋渙有父執某，為新野令幕客，令考滿入都，賂權貴，求升轉，權貴不受，使人微諷令，欲得初搨《九成宮帖》真本率更令印章二物，美官可立致也。令夙聞渙家懷此異寶，意可以購，乃請約期報命。權貴之父，十餘年前嘗守南陽，親見宗師獎賜法帖，且與賦詩之列，知新野令必能得之以獻。既聞令約期之

於客，客語渙，許畀重金，不應，許以代謀進身，亦不應。約期過，權貴怒令誑己，嗾臺諫劾豫省吏治窳敗，牽連及令，令摘印去。

新令下車之始，即出金為闔邑生童廣膏火之資，月集縣署，試時藝及詩古文辭。渙頗有所獲，為令所器重。令或過渙舍，謂園林荒輒命匠為小飲，如《九成宮帖》真本，舊令尹之所以去官也，其為寶也，果何如？能使我一擴眼界否？」渙囁嚅良久，令笑曰：「我為一邑長，又與君善，寧能攫君之所愛耶？一觀耳，庸何傷！」渙不得已，出示之，令摩抄題詠，呼酒浮白，薄暮始去。又一日，以書來，謂有大賞，鑑家母受奸人欺。」渙適中酒大驚，父曰：「第白主人，但道老奴以為不視，急就燭焚之。黑兒大驚，父曰：「第白主人，但道老奴以為不也。」渙亦知書語太戇，乃婉辭以覆，而令之周旋往還餽遺酬酢也，乃一如平時。

是歲十月之望，令訪渙，論文燈下，忽報積薪上炎，頃刻穿墉。令督役撲滅，倏忽間，燬五楹，渙大呼曰：「休矣！」又探囊而頓足，面色灰敗。令問之，對曰：「公所不能忘情之法帖，今為祝融氏攜去，不足為恨。」令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印懸肘後，固當無恙。」渙曰：「倒屣迎公，適在更衣之後，置印床頭，同歸於盡矣。」令不信，且疑其故縱火以絕望，微哂曰：「帖之存亡，固未可保，金石之堅，歷劫不毀，會當復出泥中，尋君幼年之盟，可毋恫也。」渙頓悟，待令去，使人持鋤耰，物色瓦礫中，不可得。呼黑兒，不知所之。渙疑宵小或舐篋獻於令，益恨，而黑兒竟不歸。其父念黑兒，又臥病，偃蹇遂死。

其明年，權貴以卿貳持節出鎮中州，前令因嬖倖進言，謝失約罪，且白渙倨傲狀。適渙之中表不慎於言，以非罪陷縲紲，渙為具詞伸訴，令受前令囑，因事羅織之。又以往日之火，疑非天災，乃當以干預訟事罪，申大府，請革衣頂。權貴檄令械繫之，將按訟棍律擬罪，遷延囹圄中三載，而令去任。後來者慮囚至渙，亟出之署，渙無罪，中表事亦昭雪，而舊宅已易主，零丁孤苦，乃依中表以居。中表故業商，念渙為己受折磨，挈之以出販，小有餘，輒分惠之，遂賴以存活。

某年歲暮，渙隨中表歸，門前有一丐，寒戰瑟縮，望渙而拜，哭且失聲。渙驚呼曰：「此黑兒也，胡為乎來哉！」急取衣衣之，和薑桂以飲之，乃徐徐問比年蹤跡，及當日出亡之故。黑兒泫然曰：「奴負主矣！主以印章法帖為至寶，奴不以為寶，奴固以主人為寶也。當日之火，奴以為天佑主人，輒敢因火懷印與帖，避地而居，知主必以此二物賈禍，禍發恐不可救，將以此二物為主人脫禍也。」

「貴國人斷案，大率如楊乃武之獄。」當道聞之，至跼蹐不安，遂翻案也。

閩中發塚開棺案

丁文誠公寶楨撫閩時，某縣有發塚開棺剝取尸身衣飾一案。縣幕故狡詐，以欲為令規避處分，必欲避去發塚開棺字樣，其詳文有云：「勘得某處有厝棺一具，棺材後壁鑿有一孔，圍圓一寸三分，據尸親某某供稱，尸身頭上，失少金簪一支，顯係該賊由穴孔伸手入內，拔取金簪，得贓逃逸。除懸賞購緝外，理合勘明詳報」云云。文誠於牘尾批云：「以圍圓一寸三分之穴孔，竟能伸手入內，天下無此小手，棺後伸手，拔取尸身頭上金簪，天下無此長手。該令太不曉事，應即撤任，候飭司遴員接署，另行勘詳。」

泉州林紳失女案

閩之漳泉，其民慄悍尚氣，往往以細故釀巨禍。仁和章某宰龍溪，有以失女案越境來控者，原告泉郡林紳，被告為本邑王某，亦巨室也。閱其狀，則林女以三歲時養於乳母，一日挾之出遊，遂不返，失蹤十四年矣。林失女，即以人探乳母家，尚未歸，後時時偵之，十四年無跡。某歲社日，乳母雜眾中入廟祝神，舊僕林二識之，擒以歸，問女，言已賣，以郡施氏贅婿，購為婢，隨嫁適王矣。章即坐堂皇，喚乳母入，則年四十餘，蠢然一村婦也。問拐女事，亦自承。章以乳母已招認，無別情，命羈之。問林曰：「爾女既媵於王，欲令歸乎，抑聽留王氏，但治乳母罪也？」林忿然曰：「吾緡紳裔，安能為賤於人？非欲令歸者，吾泉郡官豈不能治以拐帶之罪，而必遠訴至此？」章領之，允集訊。

林退，明日遣四役至王家，命傳施婿及林女來。役往半日返，復命不得一人，章怒，各笞四十，命復往。漳、泉俗，凡富室嫁女，媵以婢，名雖從嫁，實如妾。林女隨施嫁六月，二人情甚密，若姊妹，王尤愛之，與施同孕。至是已三月，役至家，王甚惑，及閱牒，知為林女事，笑曰：「婦翁以此婢贈吾，吾憐其慧，已納為妾，若有誘拐事，則賣者既獲，買者亦有人，可問施，吾生平不入公門，不能與林對簿也。」役見其責倨，婉勸曰：「邑主傳君，非究君誘拐事，惟林女在此，或遣或留，必得君一言，案乃可定。今既納為妾，竊意君必留，尤須與林言明，使林女事君，無異辭也。」王大笑曰：「吾妻之婢，吾納為妾，妻既無言，誰能饒舌！」還其牒，立麾之出。

役去，王入告施，林女亦在，施笑謂王曰：「吾妹方以未識生身人，日夕抱憾，林家人至此，妹果所生，當往迎，令骨肉重逢，勿

傳，其意不善，安可令見。」二人談久，林女獨默默無言。忽聞人入，言縣役復來，王怒，厲色出，斥之曰：「可告爾長官，吾王不則吾即欲饒爾，此拳不爾饒也！」言畢，以拳擬役面，作欲擊狀，役急退，王怒少解。命閹人入，取數金與之，疾驅出。

役復返，章以王累傳不至，林呈催急，知役雖再行，非作具文，即得王氏金，不敢催。王與林女雖案中要人，然不能拘，非嚴比，傳集無日。時尚未退堂，即命布練於地，令二役跪其上，二役往傳，限二小時返，不得人，則已跪者往，返者復跪。如是二日，役大窘，至王家，誓死不敢歸，摔之行，臥地不起。王見役膝盡腫，施亦勸令林女見林，一敘父女親，後相往來，聯戚誼。王患役擾，遂命施告林女，以常妝偕己入縣，且慰以此行得見父，少出即歸，行無傷。輿至，林女色甚戚，快快出。

至縣，觀者如牆，女見父，似甚歡慰。林言失女後，其妻日涕泣，逾年遂亡，吾跋涉追尋，十四年如一日，今見女已成人，追念往時，能無悲戚。言已，泣，女亦泣，拜伏於地。王以晚輩見林，林急走避。少頃章出，傳呼兩造，眾同上。章周視已，謂林女曰：「爾幼被拐，爾父日搜覓，十餘年不少休，今既相逢，當體爾父愛女心，即與同返。」女不應。章謂王曰：「此女在爾家，僅供役使，與林為父女親，爾當勸歸，吾使林購婢以償，勿使失天倫義也。」王亦未答。章促之，林女忽趨近案前，毅然曰：「君官此地，寧不知此地之俗？女雖為婢，身已屬王，且有孕在身，歸將復嫁乎？父如念我，後此可往來，必令歸，惟有死耳。」章不能屈，溫語勸之，亦不聽。乃諭林曰：「爾女身已屬王，義無再返，況即歸，其年已長，行當嫁人，亦難長聚。爾以愛女故，輾轉尋覓，得相逢復違其願，強使還，果有不虞，則因愛傷生，必後悔。」林聞女言，意已忤，又聞章諭，心大怫，憤憤答曰：「必令歸，他無可言，女果死者，吾亦無惜。」章知不能下，欲以人調停，合兩姓好，命且退，章亦入。

有李貴者，章之幹僕也，司稿案，素能言，急呼至，命留兩姓善勸之。李出，留林他所，挽王入己室，告之曰：「君欲留女，當備財禮，令暫歸，後迎娶之。吾奉主人命，以林惡女為賤，故不肯留，若稍尊之，使彼有榮施，君所愛亦可保，無為梗矣。」王諾。李肅之出，挽林入，曰：「君世家，必無再婚女，女歸不遣嫁，顯背人道，遣嫁而女戀王家，終必至死。且君之不聽為媵者，為其賤耳，今官意令王以納室禮重結婚，君女與施氏並尊，王世裔，亦不為君辱。如是，則既遂兒女私情，且無他變，不甚美乎！」林怫然曰：「吾此來，為歸女耳，吾族之人，於吾行，皆以必得為賀。今留嫁於此，此中隱情，久必彰露。女果戀王，生死聽自便，吾保吾譽，不能為女恤也。」李力勸之，卒不聽。

欲不負王氏者，可自求爾父。」林女聞言趨林前，痛哭而拜，力懇之，林不允。章命王亦拜，林益怒，大呼曰：「吾女被誘拐，非自賣也，因拐至此，與王私，君必遂其情，吾生身父，蹤跡十四年，既得女，反不獲請。此憤憤判斷，不獨使女子喪守者無羞惡心，彼不法拐徒，陷人失節，反生效力矣。君必相逼，非死吾身，即上至叩闈，必得女也。」章亦怒，痛罵其無良，判還之。林女見讞定，立收淚，趨與王為別，刺刺語甚久，亦不復哭。言已，麾王返，王拭淚出。明日，林女隨父歸泉州，至晏海渡，既登舟，乘林不備，遽投水死，尸漂沒無存，聞者惜之。

沈文肅縱琉球獄囚

光緒己卯，日本滅琉球，改沖繩縣。沈文肅公寶楨方任江督，有琉球國事犯三人，潛竄至江寧，廷旨以日有盟約，命執三人，歸之於日本。繫獄矣，忽逸其二，上元令惶恐無措，遂求江寧守挈以謁沈，白其故，慮罪且不測。沈默然良久，語守曰：「囚三人耶，已逸其二，餘可悉縱之。」守令均疑沈怒，莫知所對，沈復慰之曰：「汝但縱囚，有事，我自任之，汝無罪。」令乃出。沈退食，語幕賓梁某曰：「吾日日思歸鄉里，皆不得請，今其時矣。」遂上疏，以逸囚自劾。大意謂：「琉球吾藩屬，今被日本夷為郡縣，逃人來依，我不能庇，復執而歸之於其敵，誼有不忍。今囚諸獄而逸去，此有司之責，請治臣以罪，貸其他。」時恭親王當國，夙器沈，疏上，事遂寢。

劉泖生欲解疑獄而死

江山劉履芬字彥清，以生於雲間，因號泖生，以同知直隸州充蘇州書局提調。

光緒己卯江南鄉試，嘉定知縣程其珏調分校，往代之。受事之日，民先有逼嫁致死，督部檄一幹下縣決殺者，劉不憚此幹，笑侮之。因跡求民間數事，密聞諸臺，勾捕盡得。劉性慈恕，不忍文致，親送囚至行省，且陳其疑，此幹請必盡殺迺止。劉痛悔失圖，若憐危，遽不自勝，反嘉定疾作，滿有日矣。或詐告殺人，需詣驗，劉神明已傷，仰天言：「吾德薄，災殃及民，不如死也。」其日不食，夜分不寢，遲明，從者叩肩無聲，翹而入，僵於地，喉骨斷裂，血污被膺，右手有短翦，握固未脫，几燭將跋，《洗冤錄》端展宛然。事上，撫部固始吳某重其所以死也，厚卹之。

獄囚囚縣令

獄，獄卒皆有例定規費，僅於州縣典史巡獄時，為之上刑具，官去即弛之，官亦知獄卒未也，囚百餘人見之，曰：「汝來甚善。」門外有來前者，我輩先扼殺縣官以待死。均之一死耳，與其束手而遞而入。囚口糧或不時給，則亦絕官舖餓以相抵，縣中幕吏皆無如之何。典史至門外遙呼獄囚，始而婉諭，繼而哀祈，囚皆不應。不得已，稟達郡守，郡守乃自赴縣，至獄外，諭囚曰：「縣令自到任後，曾未苛待若輩，若輩入獄，皆在前令手中。今如致令於死，則若輩罪名益重，豈得倖全？不如速釋令，有冤抑者，必為伸理，其犯重辟者，亦當設法超拔，決不汝欺也。」囚皆曰：「今日我輩與縣官出，則同出，死則同死，不必多言。」郡守徘徊莫措，相持及旬日，恐令死於獄，不得已密稟大府，請發兵二營到縣，許赦囚罪，盡縱出獄。囚復言當攜官同行五十里，至某山，方能釋官，亦許之。獄門啟，群囚擁令驩呼疾走，官吏尾之而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囚乃釋令。欲遂分道颺去，官兵伏隘以待，四面兜圍，百餘人皆就擒，惟逸三人而已。郡守縣令攜囚回城，盡法懲治，加以酷刑，死於杖下者二十餘人，餘皆從重擬罪，剋期處決。此光緒庚辰事也。

陳福來陳福得被殺案

江西鄱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為妻，生一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不能守，贅同縣嚴磨生為婿，磨生乃與陳同居葉氏者五年，始偕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歸。佐恩所遺田二畝，歸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亦已九歲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使習裁縫，歲與錢三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為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湖者四十里。

光緒丁丑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度歲，二十六日晨起，蓐食而行，福來負藍布袋，內盛銀幣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袋，盛米數升。行至塢上亭遇雨，而磨生又發痰病，乃於亭中少息。適有雷細毛者擔兩籬而至，細毛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與嚴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興，當使二子從君先行，我小愈即至。」乃以錢米並置細毛之籬，細毛與二子俱行。至鴛鴦坵，語二子曰：「我與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爾翁偕歸，我去矣。」反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磨生猶臥亭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間道，徑歸其家，已逮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嚴復仇走問細毛，知在鴛鴦坵相失，求之鴛鴦坵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問途，約略指示之，然問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

至是倉卒迎娶，時祥雲方十二歲，隨姊依婿家。已遂鸞田宅，託葉權子母。越數載，祥雲漸長，以成萬薦，傭李高屯趙鵬家，又為聘花氏，在春女也。在春經年出外貿易，其妻已前歿，屢以婚促，成萬不得已，治左廂，為之涓吉成禮。花女少艾，以與姊同居恆戚戚，漸愆夫離析，久之，祥雲商諸姊，姊諾之。適西鄰有室三楹，中隔一巷，欲出典，成萬乃以平價得之，併力助王徙。既徙居，旦晚過從，亦相安無猜，仍傭工如平時。

是年四月初，祥雲自傭所歸，村口古剎旁，兒童六七，方席地嬉，遙見之，大呼曰：「烏龜來矣。」比近，祥雲方注視誰某，毛氏子福兒遽詢曰：「烏龜，汝歸乎？」祥雲乃箕踞而問曰：「子呼我烏龜，何意？」兒曰：「汝妻與徐二共枕衾，子安得非烏龜？」祥雲曰：「汝言確乎？」福兒曰：「村人皆知，安得弗確！」祥雲不語，徑赴姊所，曰：「姊知我為烏龜否？」姊曰：「是何言？」祥雲曰：「弟婦與徐二共枕衾，村人皆知，吾安得非烏龜？」姊問：「此言何來？」曰：「福兒言之也。」姊曰：「子癡耶，頑童毒舌，謾罵何所不有？勿多疑。」祥雲俯首，踉蹌歸舍，凝想憂懼，坐起不寧。迨月西下，復貿貿然往謂姊曰：「姊乎，我真烏龜矣。」姊急究顛末，始得其瞞伺狀。蓋祥雲前此垂首無言時，展轉籌畫，已決定辦法也。

祥雲抵家後，花笑迎曰：「郎歸乎？憊乎？」曰：「倦甚。」既坐，長歎。花叩其故。

祥雲曰：「王屯李五負東主巨債，責償屢不應，今遣我坐索，事不諧不歸，幸勿為周老耀第二足矣。」【周老耀者，會同當之外櫃，因索鋪債，為欠債人朱萬倉所烹，為吉林冤獄之一。】

花曰：「老耀之案，絕無僅有，郎勿為此不祥語。」

祥雲曰：「王屯距此十餘里，遲早以今日至，吾方憊甚，欲少睡，為我具晚餐，炊成可呼我。」言畢就寢，及醒進食，且噉且語曰：「吾此行無事固佳，今且與卿約，以半月為率，設逾期不返，記取李五姓名，在王屯東首第幾門，為我偵察之，復仇與否，是在卿耳。」

花隕涕曰：「妾雖命薄，當不至是，設有萬一，誓步鮑齊氏後塵。」【鮑齊氏，吉林人，為夫復仇，在東三省膾炙人口。】

祥雲曰：「吾無母，卿苦不知書，縱效齊氏，亦難得結果。且予亦不作此想，但得保全骸骨，歸瘞祖墓足矣。」

言次，已薄暮，投箸便行。花握手丁寧，涕淚俱下，祥雲已絕裾馳去，數十步外，偶一回首，花猶倚門目送也。

屯。躡足牆外，屏息翹跂，【吉林仕宦家始有磚牆，餘皆黃土三板牆為多，故得以自外窺伺。】遙見一人彳亍至，諦視，果徐二也。踰垣入，自屋背以指叩櫺，花啟後戶納之。

祥雲乃亟告之姊。姊曰：「將奈何？」

曰：「殺之耳。」

曰：「子知殺姦法乎？」

曰：「知之，先殺男。」

姊曰：「誠是，但恐殺一人而腕力已乏，婦又涕泣哀懇，欲殺不能耳。」

祥雲曰：「無慮，弟懦不至此。」乃覓刀欲行。

姊曰：「此時睡尚未熟，子隻身無助，脫有二人者，協力以拒，殆矣。」少焉，又欲往，姊復遏之，三捺三起，竟奪門出，姊隨之。

祥雲小語曰：「姊在外瞭望，如我陷其計中，必大呼以為信，姊力亦不敵，請速返，明日為我雪仇。彼若有聲息，勿驚也。」

祥雲乃攀垣下，推窗撥了鳥。【了鳥即窗間絞鏈，見李義山詩。】探身蛇行入，【東三省皆上擗下摘之窗，必撥筦鍵乃得入。】側耳靜聽，惟聞鼾聲，循牀捫搯，忽得髮辮，急纏於左手，刃其項。其人夢中負痛欲起，以髮辮被掣，不得動，奮力劑之，頸斷，置頭枕間。疾取花，花杳。

復啟窗出，隔垣詢姊曰：「姊曾離此否？」

答曰：「未。」

「見有人出否？」

亦曰：「未。」

詫曰：「何往乎？吾已殺其一。」

姊曰：「子殆誤矣，恐某本未來，子眼光迷離，今誤殺花也。」

祥雲曰：「吾捉其髮辮而殺之，烏得誤？」

姊曰：「子姑立此。」乃歸家取火至，復持以入，先燭尸，確為徐

諸姊，姊曰：「大奇，我亦無法，無已，則走為上策耳。子將刀拋擲煙筒中。」【即灶突也，土俗於炕外砌一空罅，名曰煙筒，脖子上端築土為方筒，大可合抱，高與簷齊，可階而升。】祥雲乃猱升棄刀，同返姊家，姊以成萬衣易之，令盥手去血漬，薄贈路費，即時出亡。姊弟揮淚而別，姊亦闔門徑睡矣。

詰朝，姊急出外覘之，祥雲家門啟矣，試入之，花凝妝執炊，望見姊，遽起相迎，室中一切如舊，整潔逾平時。徧視，惟炕沿稍溼，似新拭者。乃詢婦曰：「吾弟昨歸，今已行乎？」

花曰：「渠昨歸，以東主遣往王屯索債，過家時憊甚，囑具餐便睡，醒時已晏，食畢疾行，故未遑謁姊，姊何由知之？」

姊曰：「吾兒在門外望見之，歸以語我，適欲託其略購什物耳。俟歸時過我，不急也。」言次遂行。

花挽之曰：「姊勿遽歸，吾方製小豆腐，可共食之。」

姊曰：「吾不歸，幼兒啼腸斷矣。」乃聯步以出，至院中四顧，纖悉無他異。歸言於成萬，而互疑之，嗣聞徐大覓弟不得，始確信為祥雲所殺，益大惑，相戒祕之而已。

逾十數日，花忽泣詣姊處，述祥雲留囑言語，並李五地址，乞成萬往探消息。成萬返，謂遍詢王屯，無李五其人者，東首第幾門，亦非李姓。花復懇成萬轉詢鵬，未行，鵬適至，遇於成萬所。花以王屯索債事驟相質，鵬瞠目莫解，嗣知祥雲失蹤，乃稱祥雲曠役已久，下年以來，曾未上工，意以規避牽累，口角齟齬，兩不相下。鵬既去，花策衛獨行，徑赴榆樹縣，以夫祥雲於正月某日由家回李高屯趙鵬家上工，今數月未歸，詎鵬以年假回家久不到工之言轉相詰問，恐係被伊謀害，請提究伸雪等語。覓代書砌詞具呈，詣巡檢控告。巡檢拘鵬質訊，不得要領，暫繫候查，經村人聯名保釋，遂成懸案。

是年冬末，成萬之族叔榮春以賣花至阿什河，偶與祥雲遇，訝曰：「君今在何所？」

祥雲邀至僻處，問之曰：「吾姊夫姊姊安否？」

榮春曰：「無恙。」

祥雲曰：「甥男甥女壯旺否？」

榮春曰：「俱佳。」

榮春曰：「近頗健矣。」

祥雲曰：「病乎？」

榮春曰：「自爾日夜間事。」

祥雲聆至此，忐忑久之，期期問曰：「夜何事？」

榮春曰：「子未之前聞耶？」

祥雲強顏答曰：「未。」

榮春以事不雅馴，驟難出口，乃先謂之曰：「必為村中惡少所為無疑，事屬橫逆，冬夜苦寒，烏得不病？但來時，吾曾見之，漸已復元矣。」

祥雲以其言不類，亟叩其詳。蓋花自徐二被殺後，斂跡守範，村中無賴託故調笑，皆峻拒，無賴輩銜之。十月，以硃墨塗面者二人，踰垣撬窗入，裸捉花至院中，按地絮塞口，加梯於背，拗捩手足，附梯反縛之，乃舁而榜諸門外，復入，搜釵釧數事而去。村人蚤起見之，奄奄垂斃，馳告王氏，呼鄰婦數人，共解之，置榻覆衾，灌以薑湯，半日方蘇，因患疔瘡，兼旬始愈。榮春為敘述一過。

祥雲曰：「無他事乎？」

榮春曰：「此本無可究，尊闔既不加根問，尚有何事？」

祥雲始知言出兩歧，徐二案固未發覺，亦不解徐二尸何以消滅，花何由出現也。大怪之，語榮春曰：「予有友呂某，向在金廠司簿記，今春由家旋廠，路遇余，曳與偕行，謂可暴富，匆匆未及語家人。詎呂友至此忽病，病而卒，予為料理訖而資斧已罄，落拓不得歸。乞在四平街全順棧服役餬口。予苦不知書，故將近一稔，曾未函告吾姊，君歸，煩傳語報平安也。」

榮春諾之。適以索債艱澀，未即行而吉有匪亂，官軍馳剿，千里騷騷，祥雲、成萬之居，當兵匪之衝，隨眾倉皇奔避，榮春亦道梗不得歸。

癸未二月，匪氛既息，居民始各歸其家，榮春亦自阿還，晤王，致祥雲言。王曰：「叔何時再往？渠家兵燹之後，什物盡毀，能為我寄語，囑渠一歸來否？」

榮春曰：「我往例以冬季，今非其時，且晚我赴寬城子，彼處多赴

哀號宛轉。弛刑訊之，則曰：「頭可斷，骨可粉，夫終不可誣。」扎疑其情實，仍提鳳書刑求，至再三，鳳書不堪其虐，竟誣伏。

問：「兇刀安在？」

曰：「王姓煙筒中。」

遣役毀筒，果得刀，蓋登廁所聞也。復究徐二之骨，曰：「昏夜所為，那復記憶？」乃畫招定案。

及解省翻異，駁回覆訊，一鞫之後，認回原供，頂詳核准，遂成信讞，釋祥雲。花雖未同謀，因姦釀命，判決官賣。祥雲乃措京錢六十千，倩成萬覓人，展轉贖之以歸。

鳳書臨刑語人曰：「吾不料狸貓被鼠噬死也。」

案既結，祥雲與花仍為夫婦如初。姊以其晚蓋而忠事其弟，甘赴急難，益愛憐之，然心不能不怖其陰鷲。

後一年，花疽發股間，潰爛宛轉，喃喃與鬼語，忽大呼曰：「鳳書來矣。」乃自捋其肉置窗間，曰：「我祀汝。」少頃又曰：「渠甫去，汝又來耶？」更捋其肉曰：「吾亦祀汝。」如是數日，肉盡脫，遂死。

凡人將死，則平日所為，事無遠近，皆湧現眼前，如溫理舊書然。此見於中西記載者不一而足，故曾子言將死言善。耶教於彌留時，則牧師為之懺悔。花垂死見鬼，宜也。

江寧三牌樓枉殺二命案

光緒辛巳，沈文肅公葆楨督兩江，江寧有三牌樓【在儀鳳門內。】命案，輕率定讞，枉殺無辜，世多冤之。時陳伯潛閣學寶琛方為翰林院侍講學士，以參將胡金傳承緝謀殺朱彪之命盜，妄拿教供，刑逼定案，業將曲學如、僧紹宗處決。雖已由繼任總劉忠誠公坤一另獲凶犯周步畛、沈鮑洪供認殺彪，並訊出金傳嚇賄眼線教串各節，旋奉旨令忠誠嚴行刑訊，以成信讞，而疑竇孔多，猶待澈究，遂具疏以上聞。

此案真相，實為步畛挾仇起意殺彪，商同鮑洪潛攜篋刀遇彪，以糾邀行竊為名，至三牌樓竹園旁，將彪砍斃，二人同逃，固未移尸，嗣經地保報縣驗詳。文肅遂飭會辦營務處洪汝奎懸賞購線，并派金傳密訪。蓋金傳聆為緝捕委員也，先後拿獲學如，紹宗及張克友三人，并賄教方小庚作證，金傳與問官候補縣嚴堃同訊，喝令用刑，

方某讞獄

光緒時，直隸棗強縣有孀艾而美，夫弟瞰其有千金遺產也，迫其再醮，拒之。乃訟之於令，謂其不貞。令為桐城方某，孀至，語之曰：「爾夫弟控爾不貞誠謬，然與之同居，亦非計也，今又年少無子女，可再醮。」孀曰：「醮則如產何？」方曰：「毋慮，彼不得奪爾產也。」孀稱謝。方即傳一縫工至，命面孀而告之曰：「爾二人可相配。」皆首肯，因令當堂成禮，二人叩頭去。方即遣隸取孀奩物至署，千金之契亦在焉，則飾辭言宜入官也。

又有富室某獲偷兒，送縣乞懲治，方語某曰：「彼迫於饑寒始為此，爾可攜之去，飲食教誨，俟其成人，予將以旬日驗其能感格否。」某唯唯。偷兒至某家，頓以上客自居，富室無如何，懼官來驗也，又不敢縱使去。乃輾轉賄以重金，始不問，然棗人自是無敢以竊案報縣者。

李虎娃殺彭某案

恩施樊雲門方伯增祥，初為縣令於陝，判治各獄，發奸摘伏，有神明之稱。渭南縣李氏佃工彭某被殺身死，兇手為佃主之姪虎娃，到縣侃侃自承，謂向與彭同炕宿，肇釁之夕，彭欲圖雞姦，憤不可遏，故以刃斃之，願論抵。言時，伉爽若無所飾。樊詳察獄情，以虎娃年僅十八，姦污未成，何致下此毒手？且狂斫多傷，從容移尸，亦斷非一人所為。因屏人密詰，反復開導，虎姑始涕泣吐實。

先是，虎娃之父年老久病，其母李楊氏夙與彭通，虎娃微知之，未目擊也。一夕，虎娃父忽思食紅糖，工人多他去，彭亦飼畜無暇，虎娃母乃命虎娃赴市購之，時已暮夜，並令攜刀自衛。及虎娃歸，重門多洞開，母房燈燦然，虎娃自外窺之，則大駭恚，蓋彭方赤身與其母行姦也。彭粗碩如牛，筋肉墳起，面內嚮。虎娃即舉刀連斫之，彭亟轉身，為虎娃母所持，乃不得反搏虎娃，虎娃刀又下，彭用掌夾其刀，刀往外掣，掌幾中斷。是時彭狂吼，虎娃怯而外奔，彭爭脫虎娃母，力追虎娃，及院，彭為糞堆所絆仆地。虎娃即反身，亂下其刀，多中要害，彭遂斃。前之飾詞圖雞姦者，懼傷母名也。樊乃為平反上達，免虎娃於罪。其詳文中有警句云：「李虎娃弱齡殺姦，挺身認罪，其始激於義憤，不愧丈夫，其後曲全母名，可稱孝子。」

霍邱殺婿案

熟視之，曰：「子亦來作通判乎？」高莫測意旨，唯唯而已。既出，大惑，亟謁首府探意旨。首府藉稟白他事之便，詢新選通判高某，即令就任否，撫軍曰：「高某非佐貳才，可留省。」未幾，派充發審局委員。各縣申冤案，高能於幾微處辨之，為之平反，一時稱神明焉。

光緒某年春，霍邱縣有謀殺親夫案，申臬司，為高所復訊，詢其冤。先是，霍邱東鄉某村嫗老而無子，僅一女，鍾愛特甚，因贅婿於家。婿性剛，與女不洽，時詬誶，嫗大不樂，乃繼族姪為子。會新歲，婿女復以微事相勃谿，繼子力為排解，邀婿至鄰村觀燈以娛之。既至，則男女雜沓中忽失婿所在，初不為異，燈既闌，子獨歸待婿，至明日而猶不至，遍跡之，無耗。鄰人以婿女時齟齬，疑有生死不明事，竊竊相告語。婿父聞之，遽訟於縣，謂女與繼子通奸，慮婿發其隱，因共謀殺之。時邑令入省賀新歲，縣丞某代理其事，意為確，收嫗及子女，嚴鞫之不承，遽以三木從事。嫗老女弱，不勝苦，因誣服焉。子獨自伸辯，嫗泣謂子曰：「此前世冤，不承亦無生理，勿徒自苦也。」子遂承。未幾令歸，就原供研訊之，無異辭，惟詢婿尸所在，咸枝梧莫應。令疑其狡，復刑之，即供各異辭，案久不定。嫗及子女已以受刑傷欲死矣，因私議以殺婿煮爛飼豬狗為辭，再訊，供辭乃出於一，令遂疊案申上臺。

臬司乃屬高及令會審，己則於屏後竊聽之，審既畢，僉供無異辭。臬司曰：「此案有疑竇否？」令謂供辭如一，確無可疑。高默不語，臬司疑之，屏從人密詢，高曰：「此案出入殊巨，未可即定也。」臬司請其說，高曰：「供辭如一，宜若可信矣，然可疑者正在此。且據供夜至鄰村觀燈，後始合謀殺婿，鄰村往返若干里，燈場游觀若干時，度其行凶時，最早亦逾夜三鼓矣。煮尸熟爛飼，豬狗畢，豈是夜所能葢事哉！矧豬狗非虎狼比，以一壯男子之筋肉骨骼，殆有百斤，豬狗有幾，能旦夕啖盡，絕無遺骸可尋乎？均非事實也。且殺人非鄉人所素習，縱因憤恨而為之，當時必有驚駭亡魂如入迷境者，今三人供辭均歷歷如繪，而絲毫無差異，豈果情之真歟？故不能無疑。設不審慎從事，一旦婿復出者，殆矣。」臬司深韙其言，復命高專訊。高乃分置三人，一一訊之，無他辭，惟曰：「尸既飼豬狗，其頭是否切下？曾否置他處？」至是，三人所供無一同。因白於臬司曰：「案情非實，已見端倪矣。」臬司因白撫軍，暫繫三人於獄，而懸重賞以求婿。

霍邱與河南接壤，有貨郎某在霍邱，閱賞格，初不置意，行賈至河南，息於道左，與土人語，甚歡，既而曰：「欲作富家翁，亦大易事，前見某縣懸賞格，訪一鄉人，知而羅致之，巨金可立致也。」眾問為誰，貨郎言年貌名籍甚晰，一老農瞿然曰：「某村今春有新至之傭，自言為霍邱人，惟姓名不及憶，殆是也。」貨郎就詢之，良是，因告以各情，婿大驚，急偕貨郎返里，自投縣。縣不敢隱，解至省，庭訊之日，嫗及子女見婿忽至，各異其狀，嫗曰：「爾人

得免焉。徐既得其情，復證僧手，知無枉，又慮稍縱即逝，故悍然出此也。

蔣少由有斷獄才

上元蔣師轍字少由，性廉介，尤有斷獄才。光緒時，以知縣分皖，歷知皖北諸縣事，俱有聲。有某貢生素倚天主教，逞其惡，鄉人憚之。蓐下車，某怙勢如故，未幾，以豪奪民產為鄉民所訟，蔣亟簽傳某，某盛衣冠詣公庭，見蔣，長揖而已。蔣陰惡之，詰其故，某抗言曰：「某固教民也，知天主而已，他非所聞。」蔣察其狀，愈惡之，惟故和其色，佯若不知所謂天主者，遂舉筆書天主字於手掌以質之曰：「是即若所尊奉者耶？」某曰：「唯。」蔣於是手附耳，狀類與天主接談者，既而微頷其首，呼某語曰：「天主謂汝既奉教，不宜服中國之制服，命汝速免冠。」某即免冠。頃之，蔣作前狀，語某曰：「天主又謂汝籍隸中國，不得違中國之禮法，命汝速跪。」某即跪。又頃之，蔣如前狀畢，忽色然驚異曰：「天主勃然怒矣，謂汝行為橫暴，違悖教旨，律應笞責，特念汝稍讀孔孟書，且知奉天主之命唯謹，姑減等，責汝掌以示儆。」某是時面紅耳赤，知難免於法，益惶懼失措，欲強詞以辨，而蔣已叱皂役執行矣，凡責四十下。

力矯命案羅織

粵東命案，無不藉命居奇，任意羅織，所控正幫各兇，有十數人或數十人者，其首二三名，必家有巨資者，正兇轉列於後。某佐幕核稿時，必將首二三名勾去，以免差役騷擾。兩造控案，無理取鬧者，決不批准，即有批准差傳，亦將無干之人刪去，以省拖累。俟兩造集訊後，必需其人到堂者，始再添傳。

松年平反疑獄

光緒中葉，李秉衡巡撫山左時，有候補知縣松年者明於事理，有疑獄，思平反，李堅持己見，漠然不動。松再三譬喻，李終不懌，後以莫須有劾之去。

徐福孫殺孀案

光緒中葉，常熟徐福孫殺孀案，盛傳一時，獄久不決，福孫不勝榜掠，遂死。福孫本書生，不幸以殺孀案被逮，縣令朱文川，酷吏也，謂證據確鑿，當以逆倫論抵，不承，則遽施三木。福孫不得

後二年，某及巧珠相繼歿，村之人雖與福孫不相睦，顧皆知其冤死，特畏株累，不敢挺身作證耳？村人之言曰：「婦死數年前，有一操粵音之男子，問某外出，輒來覓婦，婦出囊金與之乃去，去不半載輒復來，婦輒贈金如前狀。往來既數，婦厭之，則加以詬誶，其人亦反唇相稽，悻悻而去。惟晤時，彼此都作粵語，故村人弗識其用意。以意度之，其人為婦之前夫無疑也。婦死之夕，村人見徐氏牆下，蜷伏一黑影，逼視之，遽逸去，疾如飛隼，有銳於目力者，猶識為索金之男子也。而翌晨婦以被殺聞，村人相戒弗饒舌，不則捉將官裏去，勢必無幸。矧四證鑿鑿，即有好事者為福孫訟冤，訟亦弗直。而粵音之男子，咸不識其姓氏居址，鴻飛冥冥，於何索之？則莫如弗言便。」或詢村人曰：「福孫果冤死，曷為有此鑿鑿之四證？」村人曰：「是不難辨，賊初意在攫財，未萌殺人念。黑夜踰垣時，度必誤入福孫之院，見地有遺刃，姑拾之，藉以示威。又借附牆之梯，踰垣入隔舍，不幸墮瓦庭中，為巧珠所呵，乃殺之以滅口。賊為婦前夫，又屢受婦金，婦臨死而曰何負於汝，為前夫言，非為福孫言也。」或曰：「然則清晨濯血衣，將何辭以解？曰：「是更不足為證，福孫夙有鼻衄疾，發則淋漓衣袂間，吾儕固習見之，方對簿時，福孫固言鼻衄所致，而官乃不之信也。」

大同府亞三殺人案

大同府西城外有道士夜行，就一村求宿焉，主人弗納，道士求暫宿於門外車棚中，許之。次日，主人家失一婦及珠寶，大駭，急覓道士不見，遍搜之，乃於數里外得一智井，井有血跡，使人探之，得道士於穴中，所失之婦死道士側，身首駢斷。捕道士，鳴之官，不堪掠，遂自承，獄成，意謂無疑議矣。會邑宰新易，以贓物弗獲，疑非道士，詰問再四，道士但言前生負彼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謂「曩日就宿後，寂坐不成寐，見主人牆角出一長漢，左手攜婦人，並囊括珍寶，就大道而出，頗疑畏，念不為主人所留，而陰求宿，明日事發，必人疑我所為，不如逃去。乃趁夜行叢草中，不辨路，墮入智井，而已有人在內，察之，則前踰牆人，婦已為人所殺，不幸乃為主人詰得。命也，夫何言？有死而已。」

邑令乃遣幹吏訪賊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城中來，不知其為吏也，問曰：「道士獄如何？」吏給之曰：「昨已答死於市矣。」嫗失聲歎曰：「冤哉！」吏知有隱，乃詰嫗，嫗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官已讞決，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妨，彼婦人乃某兒亞三所殺也。」吏得其情，乃捕嫗兒，並獲贓物，案白，釋道士。

遊僧利金殺婦案

乎！」傳何氏子質訊，使亦如式書一過，何氏子色驟變，謂：「此函明明為于姓書，奈何使我臨摹，我豈自污妻室名耶！」令曰：「于曾供函由爾所授，爾一臨摹，即可折服于之心矣。」不得已，如式繕寫，雖故意矯飾，筆鋒自不可掩。令笑曰：「函為爾筆跡，尚何言！」復呼于，使直供何氏子授函狀。對曰：「何自結襦後，常與我言，新婦木訥非嘉耦。一日授函於我，云將隨父出門為妹備奩具，囑乘無人時致高。我視之，語皆嫁禍，堅不從。渠謂本無他意，第欲借以為休妻之證耳，必不累我，我度之巾箱中。計日，何將返，乃走何家，高適在吳女處，急藏函於高之褥疾，疾趨而出，將待何歸告之，俾自檢得。不圖歸一宿，而何之妹被戕，冤遂莫白。如不信，何家一老嫗執炊爨者，親見我入高室，塞函枕底，可覆問也。」令傳嫗研訊，果然，再質何氏子，亦無辭。顧殺小姑者為誰，終莫明。何氏子與妻繫外監，高與于繫內監，案仍不結。

小姑之翁姑，別為子締姻某氏，親迎之日，綵輿至庭，喜嬪啟帘扶掖，已僵死輿中，舉家大譁，幸母有兩弟隨以來，不能問罪於婿鄉。而婿翁轉使人監守兩弟，訴之官。官驗係中毒死，問兩弟，兩弟不知，問父母，父母不能答，力求昭雪而已。

因傳新婦家所有人，問：「是日登輿前曾否進食飲？」父母忽駭然曰：「女有一義姊賀氏，是日來，與女絮絮語，不知有他故。」一傭人曰：「是矣，是曾進棗糕於新人，強而後食者。」賀居不遠，立拘之，謂：「汝東窗事發矣，汝奈何殺人？」賀倉猝間遽對曰：「彼自被家中戕死，於我何有？」官詫其語不倫，故給之曰：「我已盡悉，不速言，將加慘酷之刑。」乃一一盡吐其實。蓋小姑之婿與賀有嚙臂盟，雅不欲別娶婦。賀聞情人合卺有日，亦袖鳩至，期共死。婿曰：「何癡也，移鳩鳩新婦，一舉兩得，何必自填恨海？」賀然之，懷鳩至何氏，不得便。以賀僅以售絲帶一至，無因進何女飲食，吉期已迫，走婿家告不能，且迫婿偕赴水死。婿被酒，約明日，乃乘酒賁夜入岳家，戕未婚妻而出。官既問一而得二，怒曰：「一之為甚，而又再乎！」賀曰：「既戕一人，而欲終不得遂，豈能坐視薄倖人又燃花燭耶！彼既喪妻而復聘，我亦不再強以死，故蓄謀與其續聘妻結苔岑誼，待其臨嫁而鳩之也。」於是兩案皆破，高得釋。高嘗曰：「夫婦之道至此，不已苦乎！」因誓不字人，以處子終。

珠環入絮案

海寧硤石有富紳許氏，召老尼至家翻絮，【以絲綿裝衣，而俗訛綿為棉，故曰絮。】其女助之。翻畢，尼歸，女忽失珠環。群疑為尼所竊，紳乃送尼至州鞫之，尼不承。而女所蓄之鸚鵡，忽飛入州廨，鳴於公案，宛然人語也。州牧諦聽之，乃「小姐小姐，珠環入絮，勿冤老尼」十二字。捕之，則翔而復集者再。乃令以翻絮之衣

上海三姓娶女案

光緒時，陸春江中丞元鼎嘗知上海縣事。鄉民杜某有女及笄，許字趙子矣。有某者慣作冰人，未知其已許於人也，請於杜妻，為之作伐。杜妻固悍婦，惡其夫以女女人而不謀也，又許之。女之舅氏不知其事，又復以女許婚某姓子焉。無何，三姓之子，婚各有日矣，月老相將持聘禮至，杜爭持之，久不決，相與訴於縣。

陸悉召三姓之子若父與杜夫婦而聚訊焉，迺質女以所願。女泣曰：「從其一，則負其二矣，吾寧死也。」陸故迫之曰：「願乎？」曰：「願也。」曰：「死則不能復生，爾無悔！」女曰：「死則死耳，不悔也。」言次，令胥吏取鴉片至，令飲，女無言，立取仰之，須臾殭矣。杜夫婦睹狀大慟，而三姓之子亦慘沮不聲。陸言曰：「有欲收其尸者乎？」趙氏子挺身曰：「願。」遂以尸歸趙氏，且以兩姓之聘儀為賻，而囑其厚葬焉。既而女復活，群始悟所飲非鴉片，乃陸之所以委曲成全之也。

忠若虛判案

忠若虛大令滿，為英果敏公翰之猶子，治餘姚，有政聲。一日坐堂，有互扭而來控者，則米店人控麵店人吞沒其筩斗也。麵店人曰：「是固我物，彼強來誣我者。」米店人曰：「彼初來借用，詎久假不歸，意圖吞沒耳。」忠笑曰：「是筩斗之罪也。」命覆筩斗階下，呼役扑之，躬自離座監視，扑至數百，忽升座，叱麵店人曰：「是米店物，若何得吞沒之？」麵店人呼冤，則指覆斗處令自視，曰：「初扑之，取出者麵麩，麩至再三，則糠粃見矣，是非初為米店物而為汝借用者乎？復烏乎賴！」兩造皆服，遵斷去。

又一日，有父控其子不孝，梁肉自肥而不以甘旨相奉者，問其子，飲泣而已。若虛乃曰：「然則汝等已午膳乎？」曰：「膳矣。」忠曰：「吾此時無暇，汝等可坐此候判，然老年人飲食不甘，良苦，吾將賜汝一餐也。」遂書一紙，令侍者去。有頃，持數盞至，令子亦與食，已判他事。食未畢，均大嘔，父所吐者梁肉，而子則非也。忠向老人微笑，復謂子曰：「汝當益盡其孝。」

鳴聲九為樵者釋訟

滿州鳴泰，字聲九，以翰林散館，分發雲南，權昆明縣，聽斷明敏。一日，據案理事，有孝廉扭一樵者至，控其誤碎眼鏡，索賠八金。蓋樵者值孝廉於途，市人擁擠，猝不及避，柴枝拂眼鏡而墜

耳，能出多金相償乎？」孝廉堅不允。鳴怒，飭杖樵者三十板，標數字於其掌，諭之曰：「可以此為憑，速至某錢肆取錢十千來，代若償之。並緊握若拳，到時始准開視。」樵者如言而去。至錢肆，默視之，則掌中硃書四字，乃「火速走避」也。樵者大喜，飛奔而逸。日昃，鳴慰孝廉曰：「子姑待，想當來矣。」與談書史，娓娓不倦。及候至二鼓，終不至，飭役往尋，回言樵已遁去。鳴笑曰：「村夫狡黠如是，子姑回，俟緝獲後，當重懲之。」孝廉無如何，悻悻去。

倪子和妻虐婢案

四川候補知縣倪子和以續娶李有恆妾某氏，藉其資，加捐大花樣，得補缺。後以事罪吏議去職，遂流寓成都。時劉幼丹太守心源自夔州調首郡，聞蜀中官吏虐待妾婢，時有以私刑至死者，乃出示嚴禁，且懸賞招告焉。

時倪家有一婢，為某氏所凌虐，光緒戊戌正月間，竟被榜掠致命。其家屬因往訴於劉，劉飭人訪之，知其瘞棺所在，乃遣役發之。及起驗，則徧體傷痕凡十七，而前陰有烙痕，乃火箸插入所致，皆某氏所為也。惟靴尖一傷，為倪之幫凶。劉稟之藩司，拘之至，並傳某氏，某氏方產，未到案。劉乃發倪於發審局，勒令交某氏，且曰：「俟其至，當以其殺婢之法治之。」倪懼妻到案蒙大辱，力認為己所殺。未幾而某氏投入天主教，挽教士出函抵劉，劉置不究，而倪亦被釋矣。或曰，氏既免身，劉坐堂皇訊之，擱二十，令倪領歸管束。

戊戌六君子冤獄

光緒戊戌八月初八日，康廣仁等六人奉旨被逮時，由步軍統領衙門兵役牽挽髮辮以行。譚嗣同曰：「我輩皆文人，且有官職，逃將焉往？」兵役曰：「提督衙門拿人，向例如此。」次日解刑部，十三日有派御前大臣會審之說，刑部大堂增設公案，部署一切，而剛毅忽至，揮手囑從緩，且聽後命。旨下，將六人上堂點名，即令登車。劉光第詢承審官為誰，謂：「我至今未識康有為，尚可容伸辨否？」眾曰：「不必言矣。」乃逕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門兵役二百人護行。六人被殺之次第，先康廣仁，次譚嗣同，次林旭，次楊深秀，次楊銳，次劉光第。正法訖，薄暮矣。林著補服未掛珠，餘均便衣。死後，均由林聯生太守為之成殮。

深秀以喪兄故，早欲出都，以其子得拔貢，俟朝考留京，遽罹於難。光第既死，妻女欲以身殉，遇救得不死。菜市口距廣東會館最近，廣仁死後，粵人竟莫敢過問。嗣同死未瞑目，李鐵船京卿徵庸

狀。

沈北山冤獄

常熟沈北山太史鵬幼孤，賴其嫂撫養成立。既舉孝廉，入都，名動公卿。朝貴爭欲婚之，袁忠節公昶方遣使為媒介矣，而武進費屺懷太史念慈亦欲妻以女。北山知費女才美，又以翁叔平相國之慫恿，遂聘焉。費婦為嘉定徐頌閣相國郟女，悍而驕，聞北山貧窘，已心惡之。及成進士，入翰林，始乞假歸娶，拮据成婚，終為外姑所鄙。既結褵，伉儷亦不相得，北山乃怫然入都。

會李蓮英、榮祿、剛毅方以贖貨聞於時，大憤，一日忽草一疏，斥其為三凶，將請重治其罪。疏成，懷之以謁掌院徐相國桐，乞代遞。徐大怒，詈為喪心病狂，逐之出。乃謁翁，翁閱其疏，亦擡舌，謂勿以鹵莽買禍。北山伏地痛哭，翁之孫弢夫觀察強掖之登車，且迫其南旋。而所謂三凶者，已知其事，授意院長，撫他事，撻其職，復咨蘇撫拘之。蘇撫遂檄常熟令提解至省，既至，發按察司獄，獄官朱雲龍令與眾囚伍，居穢溼之地。蘇紳知之，白署臬司朱之榛，乃稍稍安適。詣獄慰問且餽物者日必數起，費氏則從無往探者，僅贈銀幣二枚，使為買瓜之需。光緒庚子，拳亂起，美人李佳白、李提摩太言於孝欽后，始釋歸。

庚子五忠冤獄

光緒庚子有拳禍，被難諸臣之邂逅而及於難者，為海鹽徐用儀。用儀由戶部小京官考取軍機章京，洊至正卿，官京師四十餘年，一生謹慎，竟遭奇禍，蓋為徐桐所深惡，必欲殺之而後快也。甲午之役，用儀以少宰為軍機大臣，而桐以大學士管吏部。一日忽入內，出至吏部，用儀迎謂曰：「今日有封事乎？」桐拈髯微笑曰：「竊附《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耳。」蓋即劾孫毓汶及用儀也，用儀出軍機，此疏有力焉。用儀字小雲，死時年逾七十矣。

侍郎許景澄下獄之日，日哺飯罷，將赴總署，令從者駕車。閩人忽持一名刺入，景澄審其名，非素識，令辭以即赴總署。閩出，須臾入，謂其人自稱為總署某弁，奉慶王命，以有要公待商，請大人即入署，其實來者為步軍統領衙門之弁也。景澄驅車出胡同口，則番役數人，從某弁指揮，遽擁景澄車而北駛。俄至步軍統領衙門，弁斥從者使還，引至一小室，即反扃其門而去。旁室有叱咤聲，即太常寺卿袁昶也，時亦被收，夜皆送刑部，翌晨，斬於市。監刑者為侍郎徐承煜，桐之子也。景澄字竹簣，秀水人，昶字爽秋，桐廬人。

明入直耶？」元告以故，崇勃然曰：「君自忘為旗人乎？乃效彼漢奸所為。」元拂衣出。綺怒，未數日，赴菜市矣。元字苻仙，漢軍人。

尚書立山之赴西市也，大師兄實送之。大師兄紅衣冠，騎而馳，馬蹄繫一人，縛手足，面目毀敗，不可復辨，即山也。山字豫甫，漢軍人。或曰，朝廷信任拳匪，圍攻使館，山力阻之，致觸端王載漪、剛毅之怒，與景澄、昶同時被戮。先是，山嘗為內務府總管數年，積資無算，號鉅富，漪、毅等素涎之。禍將作，漪以其為旗人也，猶欲稍從寬假，毅密謂漪曰：「殺彼，璧將焉往？此機不可失也。」漪大悟，意乃決，遂誣山於家中戲臺下掘地道，與使館通，密將政府內情洩於各使，目為漢奸，實於極刑，而沒收其資產。元、山既死，漪、毅諸人將以次盡殺異議諸臣，而尚書廖壽恆為之首，蓋壽恆以翁同龢引入樞垣，尤為漪、毅所惡故也。壽恆時寓東華門外一小寺，聞耗大懼，屬其戚某哀於榮祿。翌日，祿答之曰：「今日入對，百計為仲山【壽恆字。】乞恩，而慈意不可回，奈何？可令及早自裁矣。」會先期一日八國聯軍入城，乃得脫。

五忠既正法，載瀾疏言攻使館事，而附片奏稱：「諸臣通敵者，已盡實典刑，獨王文韶在耳，請並誅之」。疏至，祿先閱，閱畢，急納附片於袖，以摺授文韶。文韶閱竟，詢左右曰：「尚有一附片，安在耶？」祿徐應曰：「想留中未下耳。」有頃，同入見，奏事畢，祿出瀾片曰：「載瀾此奏，荒謬絕倫，請太后傳旨申斥。」孝欽后厲色曰：「汝能保無異志乎？」祿曰：「朝臣即盡有異志，此人決不爾，敢以百口保之。」孝欽沉吟久之始曰：「果爾，即以此人交汝，倘有變，汝當與同罪。」祿乃頓首謝恩出。文韶耳故重聽，又所踞處去御座較遠，竟未知孝欽與祿所言為何事也。

奸殺贅婿案

粵東某生聘某氏女，國色也，偶出，為里豪所見，重賄其母，私與往來甚密。豪甚富，恐被人掩執，乃於女牀下穿一地道，通後院密室，慮有惡耗為潛避之地也。未幾，某入泮，遣人訂婚期，豪與母女謀，使入贅而斃之，母女諾，謂媒曰：「吾無子，婿亦失怙恃，倘入贅，兩得其便，否則緩。」

媒復婿，婿諾。及婚期，親朋俱集，無不嘖嘖稱新婦美。合巹時，某暢飲，婦執爵勸之盡醉。俄而外客聞內有慘呼聲，方疑駭，則見新郎衣履如故，散髮覆面，狂躍而出。群欲詢之，已疾奔出，從之行里許，遇大河，即躍入而沒，呼舟人撈救，不得尸之所在，客歎而返。女及母皆惶急，候於堂，客告以故，婦曰：「方筵宴時，忽狂呼衝門出，知外室必有人阻之使返，何任其投河而沒？是客戕婿也。」遂執客送之官。客皆曰：「吾等豈有見死不救者？實猝不及

未幾，令他調代之者有明察聲，見前案，反復推求，大悟曰：「婿投河，反誣客，實欲客證婿之死以實之耳。」乃變服為星相，訪其鄰。鄰曰：「有某富豪與某女往來甚密，吾儕亦疑有故，然新郎投河，眾所共見。」令曰：「汝見新郎作何狀？」曰：「髮覆不及見。」令曰：「然則富豪安在？」曰：「今日猶見其入婦家。」今急返，易服，率健役百餘圍搜之，不得，將入女房，婦橫阻不得前。令見陳設無可疑者，瞥見牀下有男子履，婦失色，命移牀，則地板有新者，舉之，露地道，乃挈役入密室，有鮮衣少年伏焉，富豪也。推門至他院，見地新挖狀，啟之，尸在，經年不變，喉間扼痕顯然。出聚案中人證之，一訊伏辜。蓋投水者，乃富豪以重價購善泅者為之也。

黃某以勸學編得釋獄

光緒庚子七月唐才常之獄，湖北學生拘繫者十餘人，有黃某者與焉。黃入獄，日手《勸學編》而讀之，勸學編者，張文襄所自製也。初，文襄疏薦康有為、梁啟超，及戊戌政變，文襄欲自別之，乃以是進呈於朝，故當時大臣多得罪去者，而文襄以是竟無恙。黃知其然，故讀之，冀其聞之而釋己也。適當道有為諸生緩頰者，文襄果使人入獄覘諸生，使者以黃所為告，遂得釋。

沈克誠冤獄

湘人沈克誠踔厲饒幹略，以小吏需次湖北，譚嗣同特愛重之，言於其父繼洵，時繼洵方撫鄂也，使任撫轅文巡捕。光緒戊戌，嗣同殉國死，克誠與唐才常計畫復仇，漢口難作，才常死，克誠脫走，庚子拳亂，來往京津間任日本大坂《朝日新聞》訪事。時閩傳中俄結密約，苦不得真相，克誠探得密約草稿，寄《朝日新聞》披露焉。密約條文既披露，中日人士大譁，日俄戰機愈緊，俄使大恨，言於孝欽后，必殺克誠。內務府郎中慶寬、革職檢討吳式釗賺克誠，縛交刑部，杖殺之。時兩宮甫回鑾，忽有此不經廷訊杖斃士人之舉，輿論大激昂矣。

汪氏媳誣翁姦案

蘇鄉木瀆鎮多富室，鎮西陸翁者，其一也。翁設醬園，掌園務者為其子，子年不及三十而死，乃以園務委之媳。媳汪氏，亦鎮人也，粗解書算，理園務亦能稱。顧年少守寡，私於鄰生，夜或至，匿之於室中。久而姑漸知之，然不知其所私者果為誰也，欲乘間襲獲之，而以愛之故，不欲彰其惡，乃微詞諷之，使自絕。

老，而好狎邪遊，無日不涉足於娼家，家人盡知之也。姑聞汪言，頗信之，因詈曰：「老蠢污我賢媳，敗家聲，辱祖先，何以為人？余誓必使之無地而後已。」是夜翁歸，姑大聲斥之，翁力辨其誣，曰：「余雖好色，何能敗倫常？」姑終不之信。翁恚甚，無以自白，欲獲得奸人以自解也，遂日夜守之。而汪逆知事將敗，預為防範，翁不能得。積半年，事漸寢矣，而汪腹有孕，百計求墮之不得，期年而產。姑大驚，堅叩之，汪泣而言曰：「翁累我也。」姑忿甚，喚翁前，大罵之，翁力辨，而汪言之益堅，不數日，聲播全鎮，自好者咸不齒翁，或更譏笑之。翁大憤，遂作書記其顛末，自經死。越日，家人始知之，救之不及，檢其衣，得書，始知其自死之由也。姑亦知為汪愚，搜汪室中，得男子小影，視之，鄰生也。使人往執之，而生適以事他去，遂縛婦而報之官，官捕生不可得，定讞，汪論絞。

庫倫監獄

庫倫之監獄，誠為黑暗世界，基址狹小，內有獄舍五六所，四周環之鐵柵。有內地數人，政治犯也，科終身禁錮罪，居於形似棺之籠，外加鐵鎖，不能直立，亦不能平臥，其得稍見日光者，則每日二十四小時中，遞食二次之數分時而已。囚徒反以就死為樂，將赴刑場，前導有馬隊，執最新來福槍，而囚徒則載以牛車，押赴距庫倫五六里之行刑場。蓋蒙古有神人，居巴克圖諾爾山，山在庫倫南面，以圖拉河界之，與人境隔絕。其行刑場之設於遠處者，亦以防犯觸神怒耳。蒙古人視死刑甚輕，有射擊巴克圖諾爾山之鳥獸者即死，至終身禁錮，則其罪至重，特以處外籍人之違犯法律者耳。

開化訟事

開化民情強悍，殺人案件，層見疊出。苦主輒向兇手索費，自四五百金以至千金，兇手破產不能償，則其族黨親戚，必多方為之彌補，恆有因之傾家者。蓋其時雖已有新刑律，而若輩尚不知新律無連坐之條文也，議償不洽，乃控於官。官蒞止檢驗，則主於兇手之家，而兇手及家屬悉已遠颺，由其鄰里戚黨出為招待。有某令下鄉驗尸時，曾於途中接有桂圓湯一碗，既抵其家，則人參、窩等湯數見不鮮。而苦主是時亦必率其族黨親戚就食於兇手家，膳宿之費，日非數十金不辦，苦主為報復計，乃以此困兇手。官既來，則亦相持不驗，常有滯留四五日而始回署者。

黟縣誤殺男女案

黟縣某既娶婦，父母俱亡，弟幼，兄嫂育之。兄營商於外，及弟年

焉。次日，凌晨即起，語妻曰：「我貯貨他處，須往發，必半月始歸。」言已而去。嫂謂叔曰：「爾兄向日還，溫言絮語，家人契闊，固應爾爾，昨歸而神氣索然，至可疑。今我還家，視我父母，必爾兄歸而後歸也。箱篋皆封鍵，叔為我謹守房戶可矣。」叔諾之。至夜而臥，聞叩門聲急，啟門，則裸婦也，忽欲閉戶，而婦涕泣跪檻前曰：「有急難，非君嫂莫救。」曰：「嫂已歸寧，家僅我一男子，不可留也。」婦緊持戶，乞憐不已。無奈，解衣擲之，令衣而入，宿於嫂房。已乃喟然曰：「我一男子，而深夜納婦人，何自解？且渠無衣，天明，又將何以遣之？」於是反闔門而出。嫂以之母家不遠，夤夜往告之，使歸與之衣而遣之，嫂曰：「夜已半，我不可歸。」時嫂之父在堂，曰：「若然，叔亦暫留吾家，晨當同歸，善遣之。」叔遂歸鑰於嫂，而自寢別室。

嫂之弟聞而生心焉，遂竊其鑰而往，張皇入戶，不及鍵，與共臥。適兄夜歸，推門，已啟，側身潛進，歷重門，伏房外，聞男女共語聲。怒甚，操刀而入，盡殺之，而奔告妻家，曰：「爾女與叔通，我皆殺之矣。」其外舅曰：「爾何言？女與叔咸在是。」悉呼至，兄愕然曰：「然則婦何人？」嫂與叔同述夜間事，兄憬然曰：「誤矣，然則男何人？」嫂環顧一家，不見弟，急索鑰，不可得，曰：「是必弟不肖，已為刀下鬼矣。」於是群往驗之，果然，而不知婦所從來。無何，有殺姦而逸其妻者，喧傳徧索，導之使驗，曰：「嘻，是也，幸代殲之矣。」乃共聞於官，令各掩埋而釋之。

楊東村鞫府署竊案

楊東村名景濂，陝西人。令福建南平，時府署失竊，報到往勘，外無跡，太守出，其臥室為人砍破窗戶，失千餘金，命詳勘之，見刀痕有油葷，嗅之，味膩，知為廚下人所竊，而未明言也。但云廚下幾人，須由我帶去，眾亦莫解其故。回署，即坐堂皇，問：「汝等皆宿廚下否？」曰：「宿廚下。」問：「汝等於夜間有起者否？」曰：「無。」問：「別有聲響否？」曰：「無。」問：「曾有他人行動否？」曰：「管廚者某爺夜曾取刀。」問：「何用？」曰：「砍竹。」問：「某爺者舊用乎，新來乎？」曰：「主人自都攜以至，所親信者。」問：「平日作何舉動？」曰：「其人嗜賭，新負數百金。」

令至是乃命將眾人嚴押，帶健役復詣府署，專索某爺。其人出，衣履華潔，令知其為太守所寵者，不可威嚇，但云：「有供牽涉汝，可往質。」其人猶岷強，眾僕且為之緩頰，令命健役押之行。入內衙，婉言喻之，不承，令怒，捱之，小衣皆縋，曰：「荒淫可知矣。」拍案曰：「汝夜取刀砍竹，竹何在？」猶不承，令押眾人至，面質，其人語塞，加以刑，始吐實。言銀為昨夜所盜，用未罄。問：「餘銀在何處？」曰：「在臥室油缸下，餘藏廁中。」時

中，果有油缸，移開，下有磚，去磚而銀在焉，如言復至廁，餘銀亦得之矣。

大庾毒翁案

長沙周克開官江西吉南贛寧道時，大庾陳氏婦與其姑之前夫子同居，前夫子謀陷婦而逐其夫，為吞產計，乘翁死，以毒誣之，婦不能自明，獄成矣，轉至道，周審其冤，視所餘藥，色黑，而質則黃也。又取相驗時銀針拭之，垢隨手去，因窮治，得其實，婦冤始雪。

滑稽判案

易州有富室子私某孀婦，其夫弟訟之官。官訊之，則對曰：「吾與其兄相友善，兄既死，彼不能養其嫂，吾時時周卹之。彼因愧生忿，且與吾有夙嫌，故以是相誣耳。」官乃叱訟者曰：「汝以小嫌誣及汝嫂，俾爾兄蒙羞地下，誠莠民也，其歸善視爾嫂，敢再訟者當重笞。」訟者懼而退。乃顧謂富室子曰：「汝誠善人也，且跪案側，視我折他獄。」

官至是，令吏以他案進，則有以欠債訟者，訊其數，對曰：「渠欠我錢六十千，三年矣，子母猶未償，吾今亦苦貧，故不得已而訟之。」訊被告者，則頓首曰：「吾非不欲償，奈力不足何！」官沈吃曰：「一欲緩償而不能待，一欲速償而無所出，將何以處此耶？」既而輒然曰：「是無足慮，有善人在。」乃顧謂富室子曰：「彼兩人如此艱窘，亦為善者之所哀憐也，為代償此債可乎？」某不敢辭，亟應曰：「諾。」欲起，則止之曰：「且少留，尚有一案未審，曷盡此然後歸？」又提第二案至，乃一被控其子忤逆者，問子安在，則先逃矣。官徐慰之曰：「爾子不孝若此，當為爾責懲，以期改行，顧已逃去，安從覓之？老年人氣憤無所洩，將鬱而生疾，可若何？」有頃，曰：「得之矣。」又顧謂富室子曰：「汝既力行善事，今代彼子受答如何？」某頓首曰：「此事烏可代者！」曰：「何不可？此亦善舉也。」遂答之三十。答已，笑問曰：「尚欲行善否？吾案牘山積，盍一一為吾了之？」則泥首謝曰：「不敢矣。」乃釋之去。

高嘯桐讞訟

長樂高嘯桐都轉鳳岐嘗權梧州守，州之舉人某武斷鄉曲，為人所控，臨質，抗辯不屈，高語之曰：「幸與君同登賢書，今吾坐堂皇，使君對簿，君辱亦吾恥矣。」因開陳以義利至再三，某感服，

矣。」官遂臨其家勘視，復開棺驗尸，則二小蜥蜴在其腹。因上聞，得釋。

紹興張世昌妻案

紹興昌安門外，有販舊衣為業之張世昌，每出必數月，家惟母妻二人。某年春出，至夏而未歸，一日姑病，思食雞，婦念姑年老齒落，其雞未知煮爛與否，因取一臠嘗之。適姑於房中喚媳，婦欲應，而雞方入喉，不能出聲，氣塞而斃。姑屢喚不應，匍匐出，視之，則已死矣。以母家相隔百餘里，若俟告而殮，恐天災尸潰，以桐棺殮而厝之。薄暮婦甦，力破棺蓋出，坐棺側而泣。

翌晨，鄰人見二之外門落於地，喚之，無應者，疑被竊，與眾同入察之，一見僧被殺於灶下，入內，則衣服皆空，亟往二之妻家以告，邀之報官。官既驗尸，訊鄰右及二之妻家，僉言是夜二實全家未歸，獨修之徒知師被殺，四不返，疑四圖財害命，亦控之官，官緝四，不獲。

世昌之外舅魏某，聞女死，馳至，赴厝所哭之，棺空矣，聞於官。官細察之，則薄棺薄殮，似非有人盜墳者，而尸又不見，遂成疑案，惟飭差緝訪而已。未幾，世昌歸，見妻死而無尸，再四尋求，終無影響。至秋，其夥伴李茂元復來，邀與同出，世昌以母老身單，不能他往辭之。至翌年春，茂元獨自賣衣至寧海城外，見一家門傍河干，有婦方浙米，提籃而入，酷類世昌妻，茂元疑之。次日，潛身僻處以覘之，確也。詢之人，曰：「此本縣捕役許保賢家也。」茂元歸，告之世昌，世昌赴縣，求一自緝牌，偕茂元及外舅往。伺其妻出，遽擁至縣，控之，並呈緝牌為據。官訊婦，婦直言上年夏間事，並為四所脅逃至天台，投親不遇，轉至寧海而貲盡，皆投身於捕快許家為傭，保賢屢欲私婦，婦不從。一日，四從保賢出緝賊，數日，保賢獨歸，謂婦曰：「四死於水，我已殮之。」婦心疑而不敢詰也。是午，縛婦強姦，謂否則殺，懼而從之，數月矣。訊之保賢，供亦同。及問四死狀，初猶不承，嚴刑鞫之，實供四為異鄉之人，知無親人根究，誘與外出，乘間擊以斧，又倒斫斃之，而佔其婦。官往驗，四尸傷痕宛然，遂問保賢以大辟。以婦既不知情，屢遭迫脅，情殊可憫，乃贖杖解回。

上海蘇報案

自光緒戊戌政變以後，監謗益嚴，國中志士知非從根本改革不可救國，於是有昌言革命者，而《蘇報》實為之先聲。時主筆政者為山陰蔡元培、武進吳敬恆、陽湖汪文溥、衡山陳彝範，而華陽鄒容、餘杭章炳麟方著《革命軍》及《滄書》，載之《蘇報》以鼓吹之。

逮捕。仁和葉瀚知其事，告之四人，蔡、吳、汪、陳遂皆逸，章不行，乃被捕。既而以書誘鄒至，同受審訊，侃侃自承，不稍諱。外人以鄒、章為國事犯，地方官雖索之急，不與，以妨礙租界治安律，判禁西獄三年。

鄒體羸，瘐死，章談笑如平時，期滿得釋。汪既脫於難，旋為湖南醴陵知縣，會醴陵黨獄起，爭之急，多賴以保全。事後被告密，謂汪故《蘇報》案中人，遂去職。

睢寧張氏殺夫案

睢寧有王二者設車廠，年六十餘，娶水寨張氏女，年二十餘，頗具姿色，以是不安於室。王有弟曰三，素無賴，喜漁色，與張氏通。既而廠業敗，餘利又為弟所據。邑吧胥某詞知之，一日將掩執之，三奮與鬪，破其額，張得乘間逸去，自是無復敢訛索者。

王偶病痢，張與三謀，俟其睡，灑汾酒於衣被而焚之，尋呼鄰人灌救，灰塵中僅得其鞋。鄰人素稔三淫惡，不平，訴之官，訊無端倪。官疑鄰人涎其富，受嗾攀誣，將用刑訊，忽胥扶王至，備述原委，舉衣呈案，則衣袖間猶帶酒氣也，三乃俯服科罪。蓋胥自被擊後，日伺之，聞王病，伺益急，當張在外縱火時，胥自屋頂躍下，負王至家，王固未死也，及家，始投案。

睢寧弑父案

張小三者，睢寧糧差，性悍逆，好食人肉，嘗遣人拾野外棄兒，蒸之和醋以食，或買乞丐以充庖。父牽車為業，伺小三如奴，偶不稱意，便叱詈，鞭撻隨之。一日，小三赴鄉催科，父御以往，歸至中途，父以飢乏力，車緩行，小三叱使速行，不應，則已倒臥路側，大怒，舉棍力擊其胸，立斃，置車上，覆以席，推之歸。道南關，有路捕某，見而疑之，問：「車上何物？」小三坦然曰：「是野豕，將載歸以佐肴耳。」捕益疑，戲言：「可分嘗一嚙否？」小三拒之。捕揭席，則尸也，扭至署，一訊而服，後瘐死獄中。

訟師有三不管

訟師之性質，與律師略同，然在專制時代，大干例禁，故業是者十九失敗。光緒時，某邑有宿守仁者，訟師也，善刀筆，一生無躓蹶，嘗語人曰：「刀筆可為，但須有三不管耳。一，無理不管。理者，訟之元氣，理不勝而訟終吉者未之前聞；二，命案不管。命案之理由，多隱祕繁賾，恆在常情推測之外，死者果冤，理無不報，

油子，訟油子不管。彼既久稱健訟，不得直而乞援於我，其無理可知，我貪得而助無理，是自取敗也。」

訟師伎倆

光緒乙亥，江右有所謂破鞋黨者，訟師咸師事之，壞法亂紀，此其極也。有父送其子忤逆者，子大恐，持重金投訟師。師曰：「子無訴父理，奚以救為！」子出金踞請，師曰：「汝有妻乎？」曰：「甚少艾。」師曰：「能書乎？」子曰：「予曾應童子試，亦能書。」師受其金，曰：「得之矣，汝試作數字。」子書以示之，師熟視之曰：「汝轉背反手向予，試書符，汝手握之見官，則無患矣，第不得私視，否則符洩不靈，且致大患，慎之慎之。」子諾，聽其書畢，亟握而去，自投公堂。官果詰問，子痛哭不對，官怒呼杖，子如師教，膝行而前，舒掌向官，官視其左手曰：「妻有刁蟬之貌。」其右手曰：「父生董卓之心。」官擲筆與之，曰：「書來！」子書以獻，官對其掌，字跡同，遂叱其父曰：「老而無恥，何訟子為！其速退，勿干責也。」

湖南廖某者，著名訟棍也，每為人起訴或辯護，罔弗勝。某孀婦，年少欲再醮，慮夫弟之指阻也，商之廖，廖要以多金，諾之。廖為之撰訴詞，略云：「為守節失節改節全節事：翁無姑，年不老，叔無妻，年不小。」縣官受詞，聽之。又有某姓子者素以不孝聞里中，一日毆父，落父齒，父訴之官。官將懲之，子乃使廖為之設法，廖云：「爾今晚來此，以手伸入吾之窗洞而接呈詞，不然，訟將不勝。」應之。及晚，果如所言，以手伸入窗洞，廖猛噬其一指，出而告之曰：「訊時，爾言爾父噬爾指，爾因自衛，欲出指，故父齒為之落，如是，無有弗勝者。」及訊，官果不究。

蘇州有訟師曰陳社甫，其鄉人王某富而懦，嘗以金貸一孀，久不償，遣人召孀至，薄責之，孀愧憤，夜半縊於王門。時適大雷雨，故不聞聲，比曉始覺，懼而謀諸陳，陳曰：「是須酬五百金，乃可為若謀。」王曰：「諾。」陳曰：「速為之易履。」王謹受教。陳振筆作狀，頃刻千餘言，中有警句云：「八尺門高，一女焉能獨縊？三更雨甚，兩足何以無泥？」官為所動，以移尸圖害論，判王具棺了案。

楊某，逸其名，崇明人也，而居於吳門。陰險而多謀，凡訟事，他人所不能勝者，必出奇以勝之。吳人某吝而多財，微時曾貸某孀婦金，後某富而婦轉貧，屢挾券索償，某不與，婦窘甚，乘暮縊於其門。某知之，急遣人邀楊。楊至，則與其僕從作擲菹戲，意殊閒暇，某固求計，楊曰：「若畏之乎？盍解之下。」某如其言。久之，楊逸興遄飛，若無事者，某又促之，楊曰：「若果膽怯，無寧仍懸之。」某復從之。楊囑其閉門，勿復啟。強某與共戲，且曰：

偶不慎，及振齋之頸，殊焉。振齋之家屬以子仙用刀殺人控於官，將論抵，子仙知之，謀於訟師，訟師為改用為甩，獄上，遂減等免死。蓋用刀為有心故殺，甩刀為無心誤殺也，甩者，手不經意而滑，以致傷人也。

袁寶光者，訟師也，一日為某家作訟詞，事畢，夜已闌，急返家。半途，適州牧巡夜至，喝止之，問為誰，袁答曰：「監生袁寶光。」問：「深夜何往？」曰：「作文會方回。」牧久耳其善訟之名，追問曰：「何題？」曰：「君子以文會友。」曰：「稿何在？」曰：「在此。」乃將訟詞稿呈上。牧遂令卒提燈照閱，袁睨其方展開時，直前攬之，團於口中，曰：「監生文章不通，閱之可笑。」牧無如何，釋之去。

一日，袁往富家弔喪，欲詐其財，乃將禮帽之項繩不繫於頸，面靈禮拜，帽無繩，俯首而墜地，孝子竊笑。袁見之，怒曰：「汝身居血喪，竟敢竊笑，其罪一；吾來弔喪，汝笑，非敬客之道，其罪二。有此二罪，我必訟之，以正澆風。」富家懼其善訟，出數百金謝之。又有富家子好獵色，一夕為人所獲，詐其財，富家子謂須取之家，捕之者不信，遂剪其辮之半以為誌。富家子歸懼，詐之者有所挾要求不已，乃商之於袁，袁以為難，富家子乃賂以多金。袁告之曰：「明日西門外演劇，汝可挾剪往，於人叢中多剪數人之辮與汝同者。既剪後，將剪及髮棄遠，復擁入人叢中，偽作摸索者，呼曰辮為人所剪，則人皆摸辮，被汝剪者必同。汝尋入某家，不敢以汝無辮詐汝矣。」富家子如其言，果無事。

皖南何某以善訟名於時，時皖北大旱，蕪關道禁止皖南米穀出口。有米商私運米數千石，為關吏所拘，將議重罰，商賂何求計，何為撰稟，中有句云：「昔惠王乃小國之諸侯，猶能移河內之民，以就河東之粟，今皇上為天下之共主，豈忍閉皖南之糶，以乘皖北之饑？」道見之，以所持甚正，因免其罰。

知縣某需次浙江，受知於巡撫而積忤於將軍，將軍思以中傷之，則非其屬，屢諷於巡撫，輒左袒。某年元旦，行朝賀禮歸，將軍即具章劾知縣朝賀失儀，當大不敬，以為巡撫且負失察之咎，不敢迴護矣。事聞，朝旨果以讓巡撫，巡撫憤懣而無可奈何。其從者偶語於酒肆中，為某訟師所聞，即大言曰：「了此，八字足矣。」從者驚詢之，則曰：「何易言耶！予我三千金我即傳汝。」從者陰以白巡撫，巡撫喜，諾之。訟師曰：「試於奏牘中加『參列前班，不違後顧』八字，則巡撫無事矣。」巡撫思之良然，遂入奏牘，而朝旨果又轉詰將軍。蓋巡撫、將軍朝賀皆前列，不能顧及末吏，若將軍親見此令失儀，則將軍亦自失儀矣，將軍遂以此失職，而巡撫與知縣皆無事。

訟師龔某多譎計，有以醉誤殺其妻者，蓋酒後持刀切肉，妻來與之

者，狂且也，可誘之至家刃之，與若妻尸同置於地，提二人之頭顱而詣官自首，則以殺姦而斃妻，無大罪也。」

周某唆趙某訴訟

周屠，初非屠也，少時為貴公子，後敗，於是為屠。其父嘗為某省太守，恃其戚某為京都權要，因恣為不法，民不堪命，訟之省者屢矣。大吏不能庇，以告周，諷令辭職。既歸，則包攬詞訟，武斷鄉曲，所入與作吏時略等。周喜曰：「吾今而後知紳之足以致富也，何必官？」

先是，鄉人趙某者以小康聞，有田與周接壤，經界不清，恆起糾葛。周怒，糾眾拔界而據之，召人佃焉。趙本愿，又懼周勢，弗敢抗，則以券歸周，曰：「吾弗欲結怨，且田已歸彼，不如因而結之。」周以為誚己，且以趙長厚可欺，亦佯與交歡。

趙之鄰沈某素無，嘗醉悴趙，趙避之，沈追扶趙，趙子亦虎而冠者，見而怒，推沈墮之河，趙急救得不死，以是相忤。里有文昌會，每歲首，輒群聚而飲宴，會中人按年輪值，有田十頃，為會產，趙、沈皆與焉。於是值趙為主，以產事與沈有違言，沈以宿忿，復毆辱趙。周聞之，大喜，謂沈弗讓，而唆趙訟之官，曰：「吾為子助。」趙信之，因訟焉。頃之，周語趙，事大棘手，官索酬重，必與之。趙計酬，與所損略相等，欲弗訟。周曰：「不可，官事非兒戲，訟之作輟，寧由爾邪？」又故激之，趙不得已，忍痛與如數。未幾，周又曰：「事難矣，官已准爾，而沈訟之省，即官亦弗能庇，奈何？」趙大懼，屬周為之謀，周曰：「省中大吏皆余舊友，救爾不難，顧非千金不可。」趙曰：「吾安所得此？」周沈吟曰：「今官中非賄不行，非可以一紙訟詞爭曲直者。且吾聞某要人為沈借箸，不速了，子必無幸，無已，子以券來，吾貸爾可耳。」趙懾其言，又不解官事，以為事良危，則勉措半數而貸其半於周，署券約償。已而聞沈實未訟，皆周為之，則怒不可遏，往與拚，周則縛而送之官，以訛詐罪之。趙老，又憤怒苦痛，死於獄。趙子商於外，聞之則亟歸，糾諸無賴，夜塗面持火炬利刃，破周戶入，擒周，縛之柱，徧淫其婦女，迺盡殺之。復以火燒殺周，劫其財，縱火焚屋而遁。是役也，周氏殲焉。

周子有妾王氏方在母家，以故得免，有子即屠，時年十三，英慧有志氣，助母訟，而官以周冒己名得賄，己實無分，故大怒周。又以周死莫為毒，乃為廣捕延案，久之未得犯，王又改嫁去。屠流為丐，走京師，訪其戚某者，則同時犯案，謫戍新疆，流蕩數年，輒轉至江漢，乞於市。趙之鄰人沈某者，時亦為乞，遇之，沈言一月前見趙子在此甚豪，尾之，下江輪去。屠約沈共往覓之，沈不可，屠曰：「彼產悉余家所劫，苟璧返，必與爾分。」沈喜，從之。往

姓「山東登州府福山縣。」問名，答：「祥美。」問：「何處人？」答：「此店爾親開？」答：「是。」問年，答：「四十八歲。」問：「此店爾問：「店事何人經理？」答：「掌櫃王小侯經理，小人往來店中。」問：「家住何處？」答：「順治門外廣積寺後身。」問：「今晨出事時，爾是否在店？」答：「不在，聞報前來。」問：「二十四號住客何名？是否認識？」答：「住客陳興法，素不認識。」死者李玉昌，門框胡同德恆玉器鋪夥計，常攜玉器包到店，認店。不知細情，要問掌櫃。」問：「爾店敢有窩藏匪徒及容留來歷不答：「是。」問：「年幾歲？」答：「四十五歲。」問：「掌櫃幾年？」答：「前年到店，今三年了。」問：「何處人？」答：「寶作何買賣？」答：「天興樓南菜館管賬。」問：「因何到此店掌櫃？」答：「在菜館時，與此間店主常有來往，後因天興樓菜館歇業，本店需人襄理，遂由舊東保薦到店。」問：「有無家屬在城？」答：「在城在鄉？」答：「城東小池後。」問：「時回家否？」答：「到店後尚未回家。」問：「人？」答：「京東。」問：「到京何幹？」答：「據說謀作洋貨鋪買賣。」問：「何時來店？」答：「今年正月二十四日。」問：「住店是否半年？」答：「五個多月了。」問：「平日何人來往？」答：「客甚寒且土，有前門東義興成洋貨鋪夥計張姓，大柵欄豫祥南貨鋪夥計不知姓等，與他認識。」問：「時常來往？」答：「長日寂處時多。」問：「向來出門，鑰匙有無交櫃？」答：「向來出門，鑰匙一定交櫃。」問：「與店中夥計相處如何？」答：「買賣生意，一樣招呼，惟久住不去，謀事無成，房膳錢並且短少，夥計們不甚瞧得起有之。」問：「有無口角情事？」答：「飯店生理，來往卸載，接送招呼，小店客人不少，夥計們知道規矩，不敢有口角情事。」問：「李玉昌攜包串店，櫃上自然相熟。」答：「櫃上夥計們，人人認得。」問：「與此陳客人有無買賣交易？」答：「未問：「何時犯事？爾是否在店？」答：「櫃上鄭重，向不離店，但二十四號房是個死院子，小人前後招呼，不能時常到彼，有時招料不問：「欠房飯錢多少？」答：「三月有餘，約六百多串。」問：「然則欠店太多，必然迫脅索取。」答：「長年買賣，不在幾百串錢，夥計們不敢。」又傳訊侍者，問：「爾何名？」答：「小人叫老王。」問：「在店幾年？」答：「兩年多了。」問：「二十四號房，爾所值否？」答：「小人與李三、朱五同值第二層房，小人值東邊一帶，朱五值西邊一帶，李三承接往來。」問：「出事時，爾

爾大事出此房內，豈有住客？

爾：「小人不敢。」

胡說：「小人委實不知。」

圖賴：「約晌午，店中開飯。」

既專此房，何事喚否？」

專：「不曾聽得，小人。」

值：「昨日何時之後，汝不會到此號房？」

此：「八點鐘時候，有山東孟老爺下店，官。」

房：「正住二層正房，小人偕同李三、朱五。」

有：「然則死者李玉昌，」

住：「小與彼極熟。」

客：「昨日何時到店？」

內：「他尚看喫談笑。」

出：「便顧不得了。」

大：「是小人親開。」

事：「幾歲？」

爾：「在京開店。」

：「取燈兒胡。」

：「並無夥計，」

：「是。」

：「今年十七，有三年了。」

：「在店甚是得力。」

：「昨日是早晨離。」

：「內有何。」

：「當呈。」

：「漢玉搬指一隻，翡翠煙嘴本個，翡翠。」

：「白皮大簪一根，各項煙。」

：「翡翠佛頭一副，翡翠押。」

：「翡翠如意簪一根，白玉匾簪一根，各項煙。」

：「翡翠耳挖簪籤零件十六件，白玉帶頭一。」

：「各項戒指等零件十九件，蜜。」

：「以上約估值銀一千二。」

：「此是早晨攜出之物，」

：「向來店中何時檢貨？」

：「如此，攜貨出店，當晚必需回店歸。」

：「緣李玉昌家住西河沿西頭，尚有孀。」

：「到次日一併歸算。」

：「何以昨。」

：「小人過十點鐘回家過夜，當時未曾。」

：「亦未詫異。晌午，此間店。」

：「留此聽傳。」

尸母李張氏喊訴孤苦，求伸雪，傳令候諭。因諭店主曰：「事出汝店，店主莫可辭責，著先繳銀八兩，給尸母領尸自行棺殮，店夥老王帶廳，聽候緝兇質訊，餘人保釋。」諭畢，兇事歸，署中人已散值矣。

旅館住客殺人劫物兇犯脫逃案一件，相應據敘勘訊情形，摘錄供詞，開具清單，呈部核明奏咨辦理可也。謹呈。」至其清單之所開具者，則曰：「中興旅館住客陳興法殺死德恆玉器鋪夥李玉昌劫去貨包乘間脫逃一案，僉事上行走分省知縣某某據勘得，【中空】解廳研訊。據兄犯陳興法供，年四十七歲，通州人，父母雙亡，兄弟俱無，妻子已故。向在通州西門大街德成洋貨店生理，去年臘底，該店折本閉歇，在通無處謀生。今春正月，由通來京，住居西河沿中興旅館二十四號房內。這幾個月來，旅費告竭，在京尋人不著，告貸無門，正在進退為難，這死者李玉昌，與小人素無仇隙，禍緣當日店中到有大批客人，聲勢喧赫，行李眾多，店中招呼不開。這李玉昌在院中站不住，便到小人房內閒談，取笑小人鄉下人，沒中用的材料。小人羞憤成怒，不合與之口角，順手取切白肉小刀，作勢威嚇，一時失手，刺中左胸，登時倒地斃命。小人見勢不佳，見財起意，取得這李玉昌所攜玉器貨包，思量逃走，恐怕被人看破，將房門仍舊鎖上，溜出店門，店中人雜，無人留意。小人出店後，冒充賣貨，在小李紗帽胡同喜順下處混過一夜，次早，明知有人查問，不敢露面，即至南小窪龍泉寺一帶藏身。第二夜，聞得廳上已經獲人，希圖脫走，當到東車站搭通州車，情急慌忙，誤購天津車票上車，意圖到津再走。後見有人上車，認是廳上老爺，情知不妙。車到楊村，等候交車，心想走下，適車門被老爺攔阻，不敢闖過。到津後，即蒙盤詰獲住的。茲蒙提訊，小人不敢虛捏，總求恩典就是。所供是實。」

堂官閱畢，交僉事曰：「辦事殊迅速。昨者某某言，方以子為懦。」僉事曰：「仗大人訓誨，幸獲耳。」堂官曰：「是宜補店主諸人供。」僉事曰：「是，特先請示，尚容敘稿。」堂官領首。僉事出，乃面檢察曰：「何如？」檢察拱手曰：「讓君一籌，幸恕唐突。」僉事曰：「豈敢，是亦幸耳。雖然，奇情異想，余終讓子。特天下奇事少而常事多，客則客耳，殺人則殺人耳，必求特異之情，非常之謀，以推其事之真相，而真相乃愈遠。如斯案者，吾不敢謂不得力於余之拙也。」檢察唯唯謝過。於是備文呈部，如例辦結。

懷寧斃倪玉貞案

安徽懷寧縣之五道街王某官京師，物故久矣，有子曰樹屏，未受室，坐擁資產。姊曰麗芙，長樹屏一齡，樹屏幼讀書，麗芙隨母習女紅。母年邁多病，因吸鴉片，麗芙司其事，久之，而麗芙亦隸名於黑籍。樹屏體素弱，不能多讀，師恆放任之，暇輒隨姊吸煙以為樂。麗芙時年十九，情竇漸闢，而曖昧之事，遂闢傳於外，所憤憤者，其母而已。

麗芙夫家梁姓，亦宦族，梁氏子就學於某校。麗芙既嫁，樹屏日益

厚，女曰玉貞，年與樹屏相若，遂論婚焉。問名納采，諸禮咸備，母乃使人迓麗芙返皖，囊內政，婿以就學，不能偕來。麗芙歸，往樹屏室，責之曰：「今而後，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茲與汝約，苟與新婦諧伉儷者，吾將以白綾繫頸，畢命汝前，吾魂必蜿蜒於汝夫婦之床第。」樹屏聞之，俯首不語。

花燭之夕，麗芙引樹屏至祕室，誠以勿與玉貞綢繆，樹屏曰：「我可從命，然亦安足使姊之不疑？」曰：「我自有術。」於是出紅線數縷，為樹屏縫其私作小結束，曰：「汝自去休，晨來，我將驗汝。」樹屏不得已，謹如約。天明，樹屏急往就麗芙，袒衣使驗之，麗芙大樂，自是麗芙實代玉貞之職。久之，玉貞察樹屏舉動而大悟，言語間，遂不能不謗及麗芙，而殺機於是伏矣。

光緒丙戌五月六日，凡為父母者，例接其既嫁女以歸寧。及暮，玉貞歸，微有酒意。樹屏忽與麗芙計議，將死玉貞，麗芙曰：「計安出？」樹屏曰：「彼嗜飲，若再以酒促之，俟其大醉，我扼其吭，姊以羅帶縊殺之，以暴疾告其家，大事畢矣。」麗芙允之。樹屏乃含笑入玉貞房，備極親暱，復命婢令庖人進饌備酒。未幾，夫婦相對，觥盞交錯，樹屏累以大杯相勸，玉貞連進數觥，而玉山頹矣。樹屏令婢去，曰：「將就寢。」少頃，麗芙來，樹屏急起相迓，詢之曰：「攜繩未？」麗芙曰：「否。」言未已，覺窗外忽有窸窣聲，麗芙命樹屏出視之，良久，笑語麗芙曰：「外有蛇，蜿蜒蕉葉爾。」麗芙忽遙語樹屏曰：「試捉之。」樹屏如言，馳入室，麗芙手已握剪，使樹屏以蛇持近玉貞口，己則以剪斷其尾，蛇負痛，奔入玉貞腹，玉貞遂騰撲於床，不三五擲，死矣。時已破曉，樹屏令麗芙遁，呼侍婢，告以暴死狀，訃聞於倪。玉貞母率其媳齊氏來奔喪，察玉貞死狀，憤不能平，鳴之官。懷寧令往勘，時腹已腫，乃盡褫上下衣，反復詳視，無傷痕，口齒亦無毒質。官將訶責倪，其媳注視死者下體，忽大呼曰：「結襦近一年，而小姑身猶處子，何也？」時樹屏色頓變，一訊而服，乃械之回署，繫於獄。樹屏百計請託，有為之致書於令者，樹屏又重賄倪，倪以案無佐證，亦不苛求，而樹屏遂出獄，與麗芙相狎如初矣。

秋瑾冤死案

山陰秋女士瑾之死，為紹興守貴福所殺也，桐城吳芝瑛女士經紀其喪，芝瑛確訪其事，而知為冤。蓋秋自被逮後，即入山陰獄，次日夜深，正商明禁婆為解刑具，具紙筆作書，忽聞叩門聲急，禁婆隔門與語，答以覆審之事，趣禁婆速啟門。門闢，燈光燭天，兵士列隊，如臨大敵。禁婆入見秋，戰慄不能出一言，秋曰：「汝勿怖，待我出門往觀。」及獄門，知有變，語兵士曰：「汝暫息燈，容我凝神片刻，有語問縣官。」及見令，詢以：「予犯何罪至此？欲一見貴福，死無憾。」令曰：「吾極知汝冤，無回天力，奈何？且事

事於盟長札賚特王，札賚特王以強力制之，眾愈怨。協理台吉又嗾使福晉攜業海喜順至京，訴於理藩院，復籍沒與丹贊尼瑪連名呈控者數人之家，民怒愈甚，遂糾眾釀財，資丹贊尼瑪入都控告。丙午十二月，奉天將軍奏革丹贊尼瑪台吉。丁未正月，丹贊尼瑪與其台吉十人皆為步軍統領捕獲，奏交理藩部審訊，而丹贊尼瑪之子婦噶吉瑪復為其翁訟冤。同時復有人奏參丹贊尼瑪威逼親藩，遂奉旨一併交奉天將軍訊辦。丹贊尼瑪既被捕，其家屬遂與俄人多必索夫訂借款項為訟費，訂明攤派牲畜一千匹以償，然牲畜籍沒者既不可得，其未籍沒者亦被禁不得出境。乃謀聚眾強取，怨毒相尋，俶擾日甚。協理台吉等既聲稱丹贊尼瑪連結俄人謀寇蒙境，俄人復照會官府追索牲畜，於是盜賊交涉，逆案爭繼，乃混合而為一。俄人至奉天防營拿獲丹贊尼瑪長子必利圖及從人七，搜其身，僅土槍七支，鉛彈三十六粒，而翼長某徇部下邀功之請，遽指為逆匪，請予駢誅。東三省總督以為此皆奉旨飭拿之犯，不應含混就地正法，批交奉天府訊辦。久之，始訊明丹贊尼瑪爭襲妄控及強取牲畜擅縛蒙員情事，惟謀叛事實無佐證，判決丹贊尼瑪與必利圖均監禁十五年。其俄人交涉，別由交涉司議結。奏聞，如議。

鹿文端查辦貽穀案

光緒丁未、戊申間，領軍機者慶王奕劻、張之洞、袁世凱外，尚有鹿傳霖。鹿謹厚而性崛強，雖委蛇樞府，無所建白，查辦貽穀案，頗見頭角。貽為理藩院尚書銜綏遠城將軍兼墾務大臣，嘗責令蒙旗報效地畝，又設公司，以賤值購買，及出售，則往往得善價，家本饒裕，至是益富。尋與副都統文哲璋不協，文遽以婪贓劾貽，孝欽后命鹿查辦，貽之者為紹英。鹿乃奏調故吏樊增祥隨行，樊參謀帷幄，其一切查辦狀況，具見奏摺。然貽獨能再接再厲，終得脫身，蓋金錢之魔力為之也。鹿諡文端，直隸定興人。

寧德斃羽士案

楊紹暄，寧德人，家殷實，所居去縣數十里，宅後有園，極曠奧。紹暄性恬穆，吟嘯其間，愴然也。園之左有塘，人以楊氏塘呼之。

某歲夏，有一羽士丐於其門，索無厭，紹暄叱之出，羽士詬之，家人忿，鞭焉，羽士遂佯死，臥隴畔，久之，踉蹌去。翌日，塘中得一尸，服羽士裝，鄒人莫能隱，白之里正。里正固嘗與紹暄涉訟不敵，欲報之者屢矣，且微聞其鞭羽士事，遂報之縣，謂紹暄斃羽士於塘。縣宰得牒，逮紹暄，責楚無虛日，為之訟冤者並治之。紹暄不勝苦，將誣服矣。

定讞之日，適羽士復來寧德，里正悉之，懼事且敗，乃賄以金趣之

義入，問曰：「眾散乎？」義曰：「散矣。」乃顧曰：「爾二人可與我同行。」

既至，見田在大道旁，以新秧未布，舊歲遺藁尚寸寸留地上。質指田之後墜，有小畦二，土纍纍然。遠視，無所見，近察之，果有煙種。義欲有言，鄭禁之。適林至，鄭與之指點村莊，言他事。良久，忽指一巨室，問義曰：「此為爾居乎？」義曰：「是。」鄭曰：「吾適行疲，爾所居較祠近，吾欲小憩，爾可為導。」義諾，鄭命質同行。時鄉民觀者甚眾，見鄭欲至義家，皆從之。

至門，見閤甚峻，入其庭，兩旁皆積粟倉，倉側小屋數椽，廳事雕漆甚麗，惟無陳設。坐定，四顧甚久，忽問質曰：「爾屋何在？」質色變，不即言，大聲促之，乃指倉旁小屋。鄭立起，招林同入，見一婦色倉皇，方以手探灶下，逼視之，則鶯粟種一束，有未破者，有已破取其子，但存外枯榦者，牀下煙盤一，煙膏及煙具皆備。鄭命人持出，質見事敗，色甚慘沮，然尚欲狡辯。鄭復命搜其身，得一小包，尚餘鶯粟子無數，乃指質笑曰：「爾尚何言？爾言叔富，彼非窮無復之，豈肯鋌而走險？且私種者多在荒僻，孰肯於官道旁？明知必沒收，以廣沃良田，輕擲為此者？況他處苗已徑寸，彼所種者獨未發芽，當此春雨纏綿，豈有歷時既多，而煙畦土尚塊塊鋤痕久不溶解？爾煙容滿面，蕩產破家，爾叔難滿所求，積嫌已久，聞禁煙員蒞臨，故臨時為之，欲以是為邀賞資，且陷爾叔。今奸謀盡露，罪無可追，爾縱欲不承，能為爾恕乎？」質面色慘白，不敢復言，乃命護勇繫之，先押歸。少頃，亦至署，檢舊案，則義告質吸煙蕩產事，卷盈尺。明日，瑄江人聞質被收，來訴其盜牛偷菜者又十數家，提質出，判如律，置之於獄，命義別擇賢嗣。案既結，一邑稱神明焉。

霍三明四串騙案

霍三者，正紅旗漢軍副都統霍倫泰，明四者，法部主事明安太也。宣統己酉，冀州有寇李氏者，以其夫恆禮病瘋，為族人合謀霸產，曾起訴於冀州保定各審判廳，案雖結，李不甘也。乃入京謀上訴，為傭婦王張氏所知，告以倫泰、安太至有權力，若相助，事必濟。李乃乞為介紹，先後與倫泰、安太相見，二人利其多金，乃串騙之，未幾而李悟。

倫泰之姪錫恆謂，若發覺，禍且連及，因嗾恆禮誣告李有戀姦圖害情事，倫泰又謀劫李，闕於大理院門前，為院所知，乃將倫泰、安太奏革歸案。前後所騙凡八次，贓銀萬餘金，乃判決倫泰、安太各除本身旗檔，發巴塘效力贖罪，餘定為二年半徒刑。

林王祖塋案

浙東有林、王二姓者，聚族而居，林族大而貧，王丁少而富，其祖塋皆在村北，一堪輿令至，指其後一塋曰：「此誰氏墳也？」眾以王對，點首忽說者，環顧久之，曰：「且歸言之。」既至村，眾爭請其說，堪輿家曰：「貴至塋，十年後，王將衰，能佃王氏田者，相戒不納租穀，祭之日，王後遂與王族漸不鬪，每鬪必訟。然林貧，訟不得直，王丁薄，鬪則每敗，肇豐非一日矣。」

宣統辛亥秋祭，有田翁者，欲聯二氏之好，令各異時日而祭，以息豐，王許之。而林欲佔先，且命王於致祭之前，必告林，代定時日。田返，傳述，王弱於人，復聽定時日，彼故擇凶辰，吾族必受其害，畏敵自禍，祖宗將不血食矣。」議久之，卒相持不下。王之族戒備，以壯丁上墳，敢前，欲待其既祭後至，以示退讓。忽見林眾大臨大敵，議久之，草草致祭，令撤具者先回，餘眾揚械直前，徑突王村柵守之。林眾至，守者皆奔。林眾復焚其廬，追亡逐北，男子死者十餘人，乘勢姦淫，掠牲畜財物無算，滿載而返。行經村北，鋤王氏之墓，立平之。王村火猶未熄，會鄰人奔救，力滅之。

王氏奔逃者亦稍集，乘夜告於邑，邑令大駭，檄召營兵，肅伍往。王氏檢男女，死二十六人，廬舍焚三十家，財物牲畜被掠，值十餘萬。令報省，撫命窮治，以林氏族眾，恐譁變，議以大兵駐其村。令未下，有先告林者，林大恐，閤族聚謀，欲縛獻首事十餘人，繳還所奪，求免深究。請於令，令將許之，召王氏族長告焉，族長大哭曰：「吾族被此慘禍，其豐實肇於祖塋，今祖宗骸骨無存，縱死後復入，堅執前說，王氏男女數百人環跪前門，哭聲震天，請為先靈昭雪，令慰遣之。密報撫，以兩姓村居密邇，恐嚴治之仇益結，且詳敘林氏所請，求暫緩兵。復密諭林族，檢拾王塋殘骸，備修築，撫以巨案久懸，下檄嚴催，繼知首犯盡逃，以辦理不善，令職。復委專員，以兵往，追繳所劫贓物。王氏宅有被焚者，令照數賠築，復於鄰邑獲首事十餘人，立斬之。案既定，諭兩姓勿再修怨焉。」

朱之錫督河

朱之錫，字梅麓。順治中，督河道時，運河夏淺，而黃河秋決，馳視南北，自為短歌，俾適人循行諭之，無不踴躍趨事。卒於官，瀕河多立廟祀之。

李贊元捕段世昌

順治中，鄂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會李贊元以兵部侍郎出按楚，佯置不問。一日，餞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為之求解，李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時，語其家人曰：「曾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李初名立，字望石，山東海陽人。

李敏達治盜

李敏達公衛長於治盜，所轄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蒲，不擾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

鮑鈺賦詩不廢吏事

鮑鈺知長興，癖好詩。總督李敏達公衛嘗謂湖州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將劾之。」後徐察其不廢吏事，百務修舉，部民頌之，乃喜。

楊雍建高要治績

楊少司馬雍建，以高要令行取入臺。作令一載，即就徵，蓋治行尤異也。

高要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焉。於是師行絡驛，供億甚煩，每羽書至，徵民夫累百，繫若犬羊，置隙地。時下車未久，值歲除，飲椒酒，忽起立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廡，徹酒食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二藩同鎮南海，鹽、

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多失氣死。楊力減浮費，掾以硯奉，力卻不受。軍中索榕樹條為縹繩，以燃礮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兵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愬之制府王國光，王曰：「書生彊直，廉吏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而薦楊於朝。

王國安摘伏如神

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浙，勤敏彊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屬吏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闐闐間，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之。遠近駭服，浙人稱為王閻羅。

于清端問民疾苦

于清端公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丙申，以副貢知羅城縣，年四十有五矣。臨行，與友書曰：「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煙瘴地，官廨在叢箐間，插棘為門，虎白晝行庭中。于累土為几，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百姓從容問疾苦。皆感其至誠，益樂就之。

初，鄰瑤歲率三四至，殺掠人畜，乃嚴保伍，勒鄉兵，將搗其巢。瑤懼，自投，不敢復犯界，數遣子女問安。春時，命兩瑤舁竹輿，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獎勤扶惰，民大勸。

于清端捕盜

于清端知黃州時，聞盜魁張某所居之屋，崇閎高垣，捕役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奸不得，乃半途微服，傭於其家，詭名楊二，司灑掃惟謹，張愛之，使為群盜先。居無幾何，盡悉盜之伴侶窩藏，暨機密綽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集健步約曰：「從吾擒盜。」具儀仗兵械，稱媢前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于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于袖出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為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群盜盡獲。

于襄勤善政皆實

于襄勤公與清端同名，宦蹟亦與清端相追逐，人稱清端為老于成

蒞任日，挈二子以隨，日惟布衣蔬食，見之者不知其為太守也。明於斷獄，多善政。嘉善奸民富大等以採生折割為事，嘗誘孩提殘損之，密訪寘之法，人稱之曰「郭青天」。

乾隆初旗籍督撫得人

高宗初政，擢用旗籍諸臣為疆吏，若簡儀親王德沛、尹文端公、黃文襄公是也。他如那蘇圖以武臣起家，歷任七省制軍，薨日，家無擔石。其撫苗一疏，豫知紅苗之亂，尤有卓見。吳春麓待御讀其疏，嘗曰：「那公初無赫赫名，乃能深慮至此，勝黔督名將多矣。」時黔督為張廣泗，固以知兵著稱於時也。馬爾泰為費直義裔，任兩江、閩浙諸省總督，亦以廉謹稱職。策楞為果毅公裔，性剛毅，為僚屬所怨，而識見明敏，卒為世重。雅爾圖明醫理，嘗侍孝聖后醫藥，為上所倚重。撫河南時，亦以廉潔著。請罷田文鏡一疏，世多稱之。傅德清貞剛介，講程朱之學，為徐文定、楊文定所賞。任豫撫時，前撫王士俊以苛酷為民所怨，甫下車，立更其制，歡聲徧野，有「三月魯治」之稱。

簡儀親王重民事

甘肅地瘠，歲常歉，有司視為固然，無報災成例。簡儀親王外任之始，即出撫甘肅，會兩月不雨，旱甚，立馳奏賑之。高宗即位，遷湖廣總督，調閩浙，再移江南，所至，黜陟至公，尤重民事。乾隆壬戌，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千艘，蔽運河兩岸，復命府縣官放米開倉以賑。是役也，動用地丁關稅鹽課銀一千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為危，高宗弗問，蓋信之有素矣。

陳文勤為百姓哭

陳文勤公世倌，相高宗十七年，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上輒霽顏聽之，曰：「汝又來為百姓哭矣。」

楊蓉裳治饑民

楊蓉裳員外芳燦，初令甘肅，屢膺煩劇。知靈州時，嘗單騎諭散奪米饑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眾。平日坐堂皇判事罷，即手一編就几讀，人以為書癡。而臨變敏決若是，故阿文成諸人極器之。嗣入貲為戶部郎，旋丁內艱，貧不能治喪，鬻書辦裝以歸，遂不復出。

縣人安之。間或以公事道出鄰縣，遇鬪者，輒為停輿，言訟庭毋詣，一朝之忿，他日終悔之，徒飽胥吏橐，甚無謂。鬪者非部民，往往投拜輿下，即時散去。

夢登之罷官也，代者至門，交印訖，長揖而去。問庫廩官物，猶前官封識也。稽文案簿籍，曰：「自有主者。」察獄訟，曰：「悉勸平之。」後官或訪焉，則綈袍把故書，見人訥訥無他語，終竟亦不報訪也。然不自省得譴所由，以書徧抵同官曰：「夢登為縣僅三月，未嘗得罪百姓，有事未嘗不盡心，然竟坐免，何故？」因乞為偵狀，蓋終不知獄詞之非格也，聞者憫焉。

夢登罷官，囊甚，不能歸，百姓爭食之。負販小民，侵曉，各以所羨果蔬粟米，雜沓投門外，比門啟，取給饕殮，亦不辨所從來。無，則閉關槁臥。然閒居周一歲，未嘗有大匱乏。最後，縣人醵金為治歸計，并製青蓋為贈，題名至萬人，榮其行。

初，夢登在官，獨行邨落間，聞老婦哭而哀，詢之，云夫死子貧，不能養。夢登惻然，召其子，賜錢二緡，俾市易，逐什一，其子後稍裕。至是，糾嘗受惠於夢登者，凡數輩，徒步負擔，送夢登抵其家。

吳嗣爵治老壩工

嘉謨任總漕時，延郭大昌為上客。淮陽道以河方多故，就嘉乞郭以襄事。郭既客河道署，忤南河總漕吳嗣爵，遂賃居清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甲午七月也。是年八月望後，消溜切，灘南臥決，老壩口一夕塌寬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閘關署被衝，濱運之淮、陽、高、寶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東逆匪王倫方滋事，相距才數百里。吳恒懼無所措，味爽至五聖廟，排闥敦延，且再三謝罪。郭詢所以維持之策，吳曰：「嗣爵有成見，即不煩先生。然嗣爵意，此役必速舉錢糧五十萬，限期五十日，何如？」郭曰：「如此，則公自為之，大昌不敢聞命。」吳曰：「決口雖鉅，然五十萬不為少，五十日不為速。過此，恐干聖怒，罪且不測。」郭曰：「山東匪勢猖獗，與江南接壤，塞決稍遲，恐災民惶惑生他變。且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發重使，公固欲以堵合事煩使者耶？必欲大昌任此役者，期不得過廿日，帑不得過十萬。」吳再拜，請受事。郭曰：「有一言不能從，不敢任也。調文武汛官各一，使得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即辭事。且蕩料皆在淇福莊，距工咫尺，宜聽調取。」倉猝辦文稿不可得，公出圖章一，付大昌，飭庫道，見片紙即發帑。吳皆如約。至期，遂合龍，其用料土作支，并現帑，合計十萬二千兩有奇。吳繕摺入告。又三日，欽使乃至浦。郭故善河事，至是益知名。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眾怒。

郭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郭曰：「以十五萬辦工，十五萬與眾工員共之，尚以為少耶？」河督怫然。郭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

鄭板橋居官治績

興化鄭板橋，名燮，乾隆間，知山東濰縣。值歲連歉，斗粟直錢千，板橋乃大興工役，招遠近饑民，修城鑿池，以工代賑。復勸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糶子而左富商。監生以事上謁，輒坐大堂，召之人，瞋目大罵曰：「駝錢驛有何陳乞？」或命皂卒脫其帽，足踏之，或摔頭黥面，逐之出。一時豪富咸嚴憚之，而貧民賴以存活者則無算。

其宰范時，有富家欲逐一貧婿，以千金為壽。板橋收其女為義女，復潛蓄其婿在署中。及女入，拜見，因出金合盞，令其挽車同歸，時稱盛德。後以報災事忤大吏，罷歸鄉里。

吳菘圃饒經濟

吳菘圃協揆璫，以奏賦受知高宗，由編修超擢學士。屢持衡尺，朝士多推重其文章，阿文成公獨薦吳某饒經濟，可大任。奉旨分巡河南兼理河務，遂以精練水事稱。前後任東南河督，歲奏安瀾，未嘗有失。而它處潰防，奉命塞決者，罔不如期底績。

楊景素精敏

乾隆朝，揚州楊景素起家縣丞，洊躋開府，總督兩廣、浙閩、直隸。初投效直隸河工，以精敏為河道忌嫉，將笞之，躍馬馳去。投河帥，懇曰：「景素為功臣敏壯公捷後，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遂洊保至大用。

巡臺灣時，值漢民與熟番構釁，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乃案界掘深溝，築土牛，以為之限。請令熟番薙髮留辮，以別於生番，永杜假冒。

吳達善治盜

吳制府達善歷任陝甘、兩湖、雲貴總督。其督陝甘時，繼黃文襄公辦理軍需，率循舊章，累邀高宗聖眷。及督楚，繼愛必達寬縱之後，吏治玩弊，盜賊充斥，乃嚴加整飭。命營員構線，擒獲江湖大

李既械盜入蒙城獄，一日夜，具獄詞以上，云儀徵盜已獲，今由鳳臺解蒙城，不日可歸案。百得牒，大喜。明日，又得蒙城縣文書，則解盜至中途，終以宵遁，百亦無如之何，但治失盜者以逸犯之罪而已。

伊里布不戮無辜

覺羅伊里布，顯祖第五子，其五世祖拜音圖，以附睿忠王故，黜宗室，改隸旗籍。中乾隆辛酉進士，就國子監典簿，選雲南通判。順寧之役，逆首高羅衣既就擒，武弁貪功，多所株連，伯玉亭相國麟命伊訊之，皆釋其囚。武弁譖之，伯大怒，召伊曰：「老夫竭力擒捕巨盜，乃皆縱之，使老夫以何面目對眾？」伊艱然曰：「某官雖卑，為天子宗人，豈肯戮無辜以媚上司？如所縱再有叛者，某甘以命殉之。職之遷黜，惟命是視，若殺人以遷官，雖立擢制府，吾不願也。」伯悚然歎曰：「奇男子也。」立擢騰越同知。入朝，復薦於上，不四載，遷至雲南巡撫。

伊任浙江藩司，嘉興有水手鬧漕者，道員李宗傅馳稟，請兵彈壓。巡撫黃鳴傑曰：「今河道壅滯，皇上盼漕甚殷，豈可阻其行期，以干重譴？」伊進曰：「今調兵鎮撫，即可無事，縱激變之，所誤不過嘉興一幫，其他故無害。否則縱兇殃民，所關甚大。」黃不聽，反令護送之，致有劫囚殺官事，黃因之罷職。

康基田治河

康基田，山西興縣人。久官江南，由縣令至方伯，未出本省。於河道最熟。任河道時，督率將卒守堤，動以軍法從事，稽時日者，立枷杖，故人皆嗟怨，然河汛賴以無虞。睢、宿河潰，康立埽上，指揮士卒，狂瀾大作，埽為之敬，眾咸畏，而康聲色愈厲，漫口因之堵塞。李香林河督告人曰：「康君真天人也。」著有《河防籌略》，洞悉歷代水利如指掌。嘉慶己未，總南河，積弊山積，官吏恐為所揭，陰縱火焚積科以掩其跡，康因之罷官。後上復賜太僕寺卿銜督辦河務，而為要路掣肘，不能有所設施，因告病歸。素服海參丸，故老年體輕健，步履如飛，年九十餘始卒。

徐端治河

乾隆中，和珅秉政，河防日懈，任河督者，皆出其門，先納賄，然後許之任，故皆利水患，藉蝕國帑。如嘉慶戊辰、己巳，開濬海口，改易河道，糜帑金至八百萬，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

阮文達公元總督滇黔時，騰越邊境有野人，時入內地劫掠為患。而保山等處，又別有邊夷，曰倮倮，本土司所轄，以墾田射獵為生，精於桑弩毒矢，野人畏之。文達乃籌邊費萬金，招倮倮三百餘戶，駐騰越邊界，給地屯種，以禦野人。

汪如淵報國

秀水汪如淵官順天府尹時，方在林清變後，事如蝟集。不延幕客，危坐堂上，燃燭觀文書，四鼓乃寢，暇獨處陋室，足不踰闕。尚書劉鏗之過訪，歎曰：「此去枯寂禪師有幾？為官如此，有何樂境？」笑曰：「此汪某報國之始念也。」劉笑謝之。京兆為之大治。宣宗即位，簡廣東布政，清惠如昔。與制府某不合，遇事裁抑，憤鬱抱疾終，抵任未兩月也。貧無以葬，粵人助賻襚焉。

羅含章愛民

羅含章，雲南景東廳人。官廣東縣令，以廉直稱。道光初，膺首薦，升肇羅道。調山東兗沂曹道，未期年，擢粵撫。愛民潔己，蒞官時，召父老至，諄諄教誨，至涕下沾膺。故百姓感之如父母，號為「羅青天」。

黎襄勤治河

黎襄勤公世序，河南羅城人。以進士起家縣令，洊至鎮江太守，百菊溪制府齡知其才，薦於朝。會河督陳鳳翔失事，仁宗即命黎代之，其去太守未期歲也。黎建議用碎石護禦河隄，巨河洶涌，不能沖決，南河賴以安瀾者十有二載，仁宗屢寵譽之。道光癸未春，以勞瘵薨於位，宣宗震悼，至有「拭淚批覽」之諭，命入賢良祠，廕贈有差。卒未數月，南河即以阻漕圯堰見告，故黎之功益彰，世以為靳文襄後所僅見也。

張茂蘭為政簡易

張茂蘭，字德馨，章邱人。令鉅鹿，為政簡易。服闋，起知任邱。時兵荒洊臻，乃上救荒四事，多見施行。官柳為饑民翦伐，或以為言，張曰：「孟氏有言：『先仁民而後愛物。』歲饑，窮民無所得食，不得已，析木作薪採葉充食，以緩須臾之死，乃厲禁乎？」又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兵荒之餘，人不廢業。

羅過縣，張慕其文行，北面稱弟子。御史以紀功至，張不出迎，被

此種種，皆老夫教令不行所致也。」提調、邑令相視忸怩，噤不敢語。及榜發，某生以優等食餼焉。又試杭州，有商籍童生陳某卷甚佳，越日，面試二題，頃刻而成，斐然可誦。益疑非童生所能辦，密使人訪之，果新昌秀才俞某頂冒捉刀。後試新昌，點名至俞，乃訓之曰：「凡為秀才者，有學尤貴有品。汝前次為陳某捉刀，吾憐汝才而姑貸之，若遇他人，則汝殆矣。是所得者少，而失者甚鉅，智者不為也。汝其戒之。」榜發，俞以優等食餼，自是改行，不敢再蹈前轍矣。

吳性儉約，官至卿貳，在京蓄二僕，典學時倍之。嚴戒僕夫，毋許悉索供億，自廉俸外，一切陋規，絲毫不取。

江忠烈賑飢

道光己酉，江忠烈公忠源令秀水，維時米價騰貴，飢民搶掠，江甫履任，即有控搶二十餘案，弋犯不下百餘名。訪有某甲者，平日最為地方害，以站籠暴烈日中斃之，餘悉置之囹圄不問。旋至賑局，邀眾紳謁城隍神，袖中出誓神文，問諸君肯自署名否，眾唯唯。因藝香，鳴鐘鼓，同跪神前，朗聲誦誓文一遍。製兩匾，書捐數，即賚花紅鼓吹，以「樂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則大書「為富不仁某某」額於門首，責令地保巡視，毋使藏匿，惟不許敲詐虐待，違則反坐，一時歡聲雷動。於多捐者，給予禁搶告示一紙，犯者，照某甲一律處死。數日之間，捐銀十餘萬兩，蓋均欲得此告示作護符耳。江乃乘船親查飢民戶口人數，分段彙冊，交出捐之人，自行按給，五日一報縣查核，並不繳官繳局，內而丁役，外而紳董，遂無乾沒之弊。

鄭洛書驗尸

鄭洛書為上海縣知縣，值歲初，謁郡守歸，舟泊海口，有沉屍壓以石磨，歎曰：「此殆客死，故莫余告。」遣人偵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輦以來，果相膈合，一訊即服。乃江西賣卜人，歲暮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也。

張九鉞賑災

張九鉞，字度西。宰南豐時，歲歉，請平糶。部例，大縣存七糶三，張驟半之，上官嚴檄切責，幕僚以為病。張曰：「積貯，民命也。吾能墨守舊制，坐視民餓死耶？」倉米絀，則勸邑紳捐助，牒買鄰境，米鬻至，全活者多。南昌西北濱彭蠡湖，秋潦為災，力請賑，親履勘散給，晝夜駐墟上，凡六閱月，動帑十二萬有奇。

羅壯節公遵殿由牧令擢封圻，所至大著名績。官湖北時，佐胡文忠公整飭吏治，籌畫儲胥，文忠倚為心腹。外任三十年，身後，止薄田四十畝，土屋十餘間而已。

夏廷松稱職

新建夏廷松，字蔭堂，以縣尉仕江左，制府陶文毅公澍深器之。平日矜恤獄囚，禁獄卒凌虐，夏施藥，冬給棉，十餘年如一日。而治盜賊不少寬，閭閻安堵。嘗曰：「官無大小，期稱職耳，吾不以卑官自卑也。」

駱文忠設峒箒

咸、同間，駱文忠公秉章任封疆，當寒暑冗忙時，每便衣見客，設峒箒，收匿名揭帖，貼四柱清冊於照牆，欲不蔽耳目也。

張兆棟用人

歷城中丞張兆棟，性嚴毅，風度端凝。所至無赫赫功，而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以義制事，屹然若泰山之不可動。同治己巳、庚午間，開藩吳下，一意以澄清吏治為務。時丁日昌方撫吳，為政苛細，舉止輕率，用人尤喜怒不常，純任意氣，加膝墜淵，變幻生於俄頃，張以鎮定處之，多所補救。且以朝廷既開捐例，勢不能拒使不來，而旅進旅退之中，又不暇一一考覈，辨其優劣。乃核其需次之先後，別其入仕之資格，分班輪轉，以次任用；需次以後，有績可敘者，別為一班，予以特拔；而特拔之中，又論敘績之先後，無倖無濫，布置井井。丁好以己意進退人，每遇缺員，輒欲亂之委任，張不為動。丁或謂其人恐無才，不能勝此任，則對曰：「明試之謂何？果用之而不堪，今日能予，明日詎不能奪，若先事示疑，人將有詞，亦非政體。」丁無如之何。及所用果誤，亦彈治不護短，故屬吏服其公而憚其嚴。

張凱嵩駕馭屬吏

江夏張中丞凱嵩以即用知縣洊至巡撫，未嘗一日離廣西也。有政聲，於屬吏善駕使，胥樂為用。道員李鈞由供奉揀發至省，知其才，與籌軍需，極得其力，廣西釐務，條目鉅細，皆李裁定。桂人

碾米運東，議價較市為減；及秋成，由原商買米交倉，議價較市為昂。由是倉穀論石則日盈，論色則日新，轉運無跡，公私皆便，商人亦深感信，無欺隱侵蝕等弊。

廣西積苦於兵，張始終其間，浸至全境肅清。雖出湘中援軍之力，而收集流氓，次第興復，亦未易才也。

張勤果使民避水患

黃河多水患，張勤果公曜撫山東，甫下車，即於沿河一帶列置多船，船備大囊，實以熟麵，殆足月餘之食。河決時，則令河丁鳴鑼，促民登船，水至舟浮，任其所之，至水落，不致飢孳，全活者甚眾。旋薨於位，圍柩哀弔者以千萬計也。

鹿文端歷官治績

鹿文端公傳霖，起家州縣，荐陟封疆，尋擢卿貳，入樞垣而膺大拜，以勤能廉潔著稱於世。其尤嘖嘖人口者，一為督蜀時，創處置瞻對改土歸流之議，惜為將軍所尼，事不果行。一為在兩江劾治海州分司徐某。一為任戶部尚書時，大內將興某項工程，獨上疏抗議，以國用不足不能供給為對。孝欽后納其言，卒發內帑修之。一為查辦綏遠城將軍賄穀案，主者初欲寬縱，以其堅持久，未定議。

夏獻雲訓農

新建夏獻雲，字芝岑。其祖家瑜嘗守寶慶，以卻富民石再書十萬金事，著稱於世者也。嘗官湖南糧道，著《訓農八則》：曰崇本務，曰守恆業，曰惜耕牛，曰勿爭水利，曰勿私溝渠，曰邊毋糴，曰毋好訟，曰亟正供，皆曲中地方情弊。光緒乙酉，湘城大水，既退，民欲賽神以禳之。方伯某臨期示禁，且持之甚力，於是群情洶洶，刁民聚眾數千，火焚藩署，幾成大變。夏出，曉以利害，謂首禍者法必懲，解散脅從，民心以定，自是湘人有「大畏民志，功兼明弼」之頌。子敬觀，字劍丞，嘗以道員需次江左，權江寧提學使。儒吏也，工詩詞。

善廣為令政績

光緒丙戌，知西安縣事者，為蒙古善子居明府廣。有博徒設花會於山中。聚眾數千，歷任邑宰不敢捕，以其備有槍械為衛也，亦惟以文告申禁而已。善下車，即令隸人先入其會以偵之，旋協同防營武

色，先遣兵役之半叩關入，博徒發槍以禦，其魁破後垣遁，兵役之伏垣外者，遽前擒之，遂就縛。乃撫慰其眾，諭以利害，而驅之出，火其廬，自是花會之害遂除。是年夏秋之交，霽雨為災，民詣縣求貸公款以資種植者將萬人，允之。及冬，移浦江。浦江向無積穀，歲饑，輒仰給於鄰邑，善憂之。乃捐廉倡辦，並令紳耆量為捐助，紳百計沮撓，蓋誤以為善將藉此染指也。善反覆開導，資大集，穀倉遂成，某年六月旱，邑大饑，遂出穀賑之。

善勤政愛民，不畏強禦。顧以性戇直，為金衢嚴道聯綬所忌而中傷之，遂移浦江，其在西安固未及期也。子二，長桂森，官江西；次桂榮，官浙江。

張文襄從政有宗旨

張文襄嘗語黃紹箕云：「我從政有一定之宗旨，即啟沃君心，恪守臣節，力行新政，不背舊章十六字。終身持之，無敢差異也。」

張文襄整飭鹽綱

光緒壬寅年，張文襄署江督，整飭鹽綱，奏派蒯光典總辦儀棧，資以兵輪，實力緝私，親赴十二圩相度形勢。自集一聯懸之，以配曾文正聯。先得上聯，命蒯及黃紹箕對之。文為「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張融《海賦》語。蒯退，以屬某，某對以郭璞《江賦》之「總括漢泗兼包淮湘。」蒯稱善，言於張，張自以「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易之。

王步雲有循聲

光緒癸卯，王步雲以揀選知縣至廣西，歷宰劇邑，有循聲。其在永淳時，每躬自出巡，訪問閭閻疾苦，嘗以兼旬周歷十四村，由化龍而甘棠，而古拉，而鹿盧，而零竹，且紆道古城、平木、六吉、長運、梧李、黃平、路韋等處。遇有崎嶇山嶺，亦不辭勞瘁，徒步登陟，所至，輒殷殷垂詢，為之計畫一切。又以永淳幅員遼闊，山林叢雜，上接宣、靈，下連賓、橫，實為群盜出沒之所，因出示勸諭各村，行聯團互衛之策，並建築閘闌以禦盜，於是闔境肅然，咸得安枕。宣統辛亥補富川，所屬龍窩村人與接壤湖南江華之甕水村人以山界糾葛之世仇，肇釁械鬪，致傷多命。步雲乃請於兩省上官，由富江兩邑價購山地，作為甌脫，永禁兩造樵牧耕葬以杜後患，民皆德之。步雲名甲榮，浙江嘉興人。久於幕，善屬文，其子銘遠中翰邁常能世其學。

浙之海塘，關係七郡民命，康、乾時嘗兩屆大修，特頒內帑，欽派專使駐工督辦，聖祖、高宗南巡親臨指示。其後歲撥經費，動逾百萬，編設管塘同知暨營汛專缺，畫分東西中三防，專司搶護，直轄於杭嘉湖道，而受成於巡撫。每遇伏秋兩汛，例有出巡之舉，分投勘察，詳明奏報，奉為考成，罔敢欺蔽。同、光以後，虛應故事，久之，則上下相蒙，所定歲費，亦皆移作別用，自此年短一年，而工程益不可問。迨宣統己酉，官紳昌言變法，時撫浙者為滿洲增子固中丞韞，本主改革，討論結果，乃將原有文武員缺一律裁免，特設塘工總局，遴委道員主之，嚴定處分，優與事權。其下並設塘工諮議會，分舉士紳為諮議員，逐案建議，以多數取決之。執行意思兩大機關，亦於是時組織成立。

爵秩類

爵秩全函

京外大小文武百官之職掌、姓名、出身、籍貫、字號，有記載之專書，曰《爵秩全函》，一曰《摺紳全函》，又曰《摺紳錄》，略同於明之《同官錄》，日本之《職員錄》。蓋京師琉璃廠南紙鋪中人，就吏、兵二部之胥吏，詳查檔冊，彙而成編者也。有爵者亦記之。別有專載武職之單行本，曰《中樞備覽》，歲出四版，分春夏秋冬四季。其書以紅紙為面，黃紙為籤，綵錦為帙。官吏之入都也，輒買之，歸以遺戚友。

此書版權，初為吏部書吏某所專有，蓋在乾隆末造和珅當國時，某以數千金賄珅，始禁止他人發行。久之而為各南紙鋪所效尤，其最初者為榮祿齋，旋以榮祿二字嫌於僭，乃改祿為錄。

同姓封爵及世職

太祖肇基，以滿語定爵號，最尊者曰貝勒。太宗崇德改元，始定王公等爵，以封顯祖子孫。及定鼎燕京，列爵十等，至於六祖子孫有德善勳勞者，量其等而錫之爵，王貝勒僅屬追封。其及身受爵者，在國初則授昂邦章京、梅勒章京，繼改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

公侯伯之下，別有五等世職，蓋八等也。乾隆丙辰，從舒文襄公赫德議，始改漢銜，視其品秩以定之。定一二三等精奇尼哈番【舊世職為昂邦章京。】為一二三等子，一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舊世職

康熙癸亥，閩海平，王師由澎湖入鹿耳，直抵臺灣。鄭克塽黨羽攜貳，險要盡失，始率屬薙髮迎降。聖祖特降明詔，授克塽公銜，其大將劉國軒、馮錫範、伯銜，俱隸上三旗。

高宗諭文臣爵不承襲

乾隆壬戌十二月，高宗諭：「我朝文臣無封公、侯、伯之例，大學士張廷玉伯爵係格外加恩，其奏請與其子張若靄承襲之處不合。今著帶於本身，伊子張若靄不必承襲。」

漢爵之世襲罔替

海澄公黃梧，本鄭成功將，順治丙申歸順。其子芳度，康熙初，拒耿精忠之招，困守漳州，城陷殉難。事聞，贈王爵，諡忠勇。陝西提督王進寶以平吳三桂功，授三等子，賜彤弓駿馬，卒諡忠勇。至乾隆丁亥，詔以黃芳度子孫於襲次完時，照八旗例給恩騎尉世襲罔替；王進寶以三等子爵世襲罔替。趙良棟授一等子爵，卒諡襄忠，詔以一等子爵世襲罔替；同時如將軍張勇，提督孫思克、陳福、豆斌，總兵高天喜等，皆緣此推恩。又殉節陣亡之張國彥等十七員，軍功較著之惠應詔等十四員，亦一體加恩。自是，漢人始有世襲罔替之例。

漢文臣得爵

漢文臣得五等勳爵者：康熙朝，桐城張廷玉三等勤宣伯；乾隆朝，錢塘孫士毅一等伯；道光朝，河南徐廣縉一等子，漢陽葉名琛一等男。而廷玉之得配享太廟，尤異數。粵寇之據金陵也，文宗顧命，深引為憾，謂有能克復金陵者，可封郡王。及曾國藩克金陵，廷試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驟，且舊制所無，因析而為四，封侯、伯、毅威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督蕭孚泗封一等男。左宗棠之肅清新疆也，廷議援長齡平張格爾封公之例，擬封一等公爵。孝貞后、孝欽后謂前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左宗棠係曾國藩所薦，其所用力之老湘營，亦係曾所遣，將領劉松山等又曾所舉也，若左宗棠封公，則前賞曾國藩為太薄矣。乃議左以一等恪靖伯晉二等恪靖侯，所以不獲一等者，稍遜於曾也。其他則有陝甘總督楊遇春封一等昭陽侯；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封一等肅毅伯，薨後晉封一等侯；新疆巡撫劉錦棠封一等男；臺灣巡撫劉銘傳封一等男；兩江總督劉坤一薨後封三等男；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封

世職可併爵

得兩世職之較大者，可併為一爵，如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是也。惟及身而止，不再襲。

世職可併為一

得兩世職之較小者，可併為一大世職，如騎都尉兼一雲尉可併為三等輕車都尉是也。亦及身而止，不再襲。

漢人世職始於雍正

漢文臣無世職，雍正間，以大學士朱軾、張廷玉、蔣廷錫勤勞輔弼，特擴成例，給予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襲，即輕車都尉也。漢世職蓋自此始。又八旗世職襲次完時，有賞恩騎尉承襲罔替之例，漢世職則否，然其後亦准世襲，與八旗同。

漢臣世職與滿臣同

國初，八旗官員陣亡，賜雲騎尉世襲，綠營則仍沿明制，例與難廕，非特旨者不予焉。乾隆甲辰，上諭兵部云：「國家滿、漢視為一體，同為殉節之士，豈可功賞之間有所共也？」乃命文臣自大學士至典史，武臣自提督至把總，皆以次賞給世襲，與滿臣同。

奏給白英子孫世職

汶上老人白英，明之有功黃河者也，立祠於戴村，子孫蔭襲頂帶。自入國朝，未奉明旨。康熙間，河東河道總督漢軍李宏奏請仍給八品世職，奉旨允行。

外藩封爵

外藩爵凡七等，一，汗。二，和碩親王。【長子先賞給公品級。】三，多羅郡王。四，多羅貝勒。【郡王、貝勒之長子先賞給頭等台吉。】五，固山貝子。六，鎮國公。七，輔國公。【貝子、公之長子先賞給二等台吉。】將來長子各襲封原爵，亦間有減一等承襲

劃一文武階級

乾隆丙子七月，高宗諭：「三通館進呈《皇朝通志·職官略》一門，文職自正一品至從九品共十八階，武職自從一品至正七品祇十二階，宜改為劃一。又文官降一級者，俱以正從計算，止於正降為從；武則降一級即降一品，未免偏枯，此後正職處分，亦宜照文員之例。」

國初文武同官不迴避

雍正甲寅，福建巡撫趙國麟與藩司劉藩長聯姻，係先具奏允行。又魏經國為湖廣提督，特旨以其子瓊為提標中軍守備。及為松江提督，以其子琨補泰州營遊擊，其時同官固不拘迴避之說也。洎乾隆時，立法始密，部例日繁，同官皆須迴避。咸、同以來，復有捐免迴避之例。

文武旗官前後異名

八旗文武職官，前後異稱，滿語稱札爾固齊者，後改佐理五大臣。滿語稱某部承政者，後改尚書。滿語稱某部參政者，後改侍郎。滿語稱左右承政者，後改左右都御史。滿語稱左右參政者，後改左右副都御史。滿語稱噶喇昂邦者，後改左右翼前鋒統領。滿語稱固山額真、固山昂邦者，後改都統。滿語稱梅勒額真、梅勒章京者，後改副都統。滿語稱纛章京者，後改護軍統領。滿語稱甲喇額真、甲喇章京者，後改參領。滿語稱牛录額真、牛录章京者，後改佐領。滿語稱盛京八門總管昂邦者，後改盛京將軍。滿語稱駐防昂邦者，後改駐防將軍。滿語稱墨爾根蝦者，後改蒙古侍衛。

成都將軍轄文武

各省將軍專轄旗兵，惟成都將軍一缺，管轄松、建文武。建昌道各屬遇有特別事件，須分稟將軍請示，通省牧令之奉委赴任者，皆須赴軍院稟辭。門敬小費等等，視缺之高下為斷，約數十金或百餘金不等，接見與否，弗論也。其有吝惜小費不辭而別者，輒遭嚴譴。某歲將軍缺出，暫由某督兼署，督吏治素著，頗不以將軍分權為然，奏請將成都將軍管轄松、建文武舊制取消，奉旨允准。

熱河都統轄文武

聞之，笑曰：「若兼以上書房、南書房，則五清也。」

數年躋京官顯秩

仕宦之速，如阮文達公元，中式後，未三年即擢少詹事。桂香東侍郎芳中式五年，擢內閣學士。董鄂少司馬恩寧中式七年，至亞卿。盧少司農蔭溥居郎官最久，其擢鴻臚寺少卿至兵部侍郎，未期年。蓋皆宦途之最速者也。

朱朵山終於六品京官

海鹽朱朵山殿撰昌頤平生六易官階，終於六品。初以選拔充小京官，升用主事，一也。道光丙戌，成進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二也。嗣升贊善，三也。緣事降謫，適得光祿寺署正，四也。由署正捐主事，五也。升員外得御史矣，復干吏議鑄級，歸，咸豐朝起廢員，仍賞主事，命來京，六也。

生前加太傅

大臣生前加太傅者，自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肅、鄂文端、曹文正、長文襄、阮文達外，惟潘文恭公世恩而已。

議政王大臣

國初定制，設議政王大臣數員，皆以滿人充之，軍國重務，不由內閣票發者，皆交議政大臣。每朝期，坐中左門外會議，如坐朝。雍正中，設立軍機處，議政之權遂微，然猶存其名，為滿大臣兼銜。乾隆壬子，高宗特諭裁之。

議政王

定制，親王、皇子等不得干預政事。咸豐辛亥，文宗崩，穆宗沖齡，國內不靖，孝貞后謙謹，不敢負重任，孝欽后位卑，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親貴佐理之。於是廷議推恭忠親王奕訢為議政王，總理軍機大臣，此本為權宜之計，非永遠定制也。同治乙丑，詔罷恭之軍機處議政權，並撤去一切差使，然自此以後，屢有親貴執政矣。

承辦一切事務，與兵部之司戎政者不同，現在軍務久經告戢，似應更改名目，以見偃武之隆。奉旨：「軍機處名目，自雍正年間創設以來，沿用已久，一切承旨書諭及辦理各件，皆關機要，此與前代所稱平章軍國重事相仿，並非專指運籌決勝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肅清，大功告戢，薄海內外，共慶昇平，不必改易軍機二字，始為偃武。何元煊摺著擲還。」

宣統辛亥四月，改軍機處稱內閣，然與昔之內閣異。設總理大臣一，協理大臣二。九月，純采外國制，置總理大臣一，廢協理大臣。自四月改稱內閣至十二月，而宣統帝遜位，其間僅九閱月耳。

軍機處員名任期

自雍正至宣統，二百餘年，出政皆於軍機處。自雍正庚戌至光緒丙午，軍機大臣非實職也。是年改官制，始專設軍機大臣，其原官各部者，命專管部務，開去軍機大臣差。軍機大臣員數，最少時二人，最多時八人，乾隆間，恆七人或五六人，嘉、道間，恆四五六人，後恆四五人，光緒時，恆六人，要之，乾隆以後，蓋無有至七人者矣。在職時之最久者為董誥，凡三十八年，在職時之最短者，為哈元生，僅一月。全體更易者，光緒甲申，以法、越之戰，恭親王奕訢、寶璽、李鴻藻、景廉、翁同龢五人同時罷黜，而代以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許庚身、孫毓汶五人，增左宗棠一人是也。以親郡王入直者，始於嘉慶己未之成親王永理，自是而有咸豐癸丑之恭親王奕訢，光緒甲申之禮親王世鐸，庚子之端郡王載漪，癸卯之慶親王奕劻，癸卯之醇親王載灃。以貝勒入直者，為宣統間之毓朗。以武官入直者，為貴州提督哈元生。以軍機大臣降軍機章京再充軍機大臣者，為乾隆間之索琳。兄弟同時入直者，為乾隆壬辰之福隆安、福康安，乾隆庚子、辛丑、壬寅之福隆安、福長安，乾隆癸卯、甲辰之福隆安、福康安、福長安。以軍機大臣外放藩司者，為嘉慶丁巳之吳熊光，蓋以通政司參議為章京，擢大臣，旋授直隸布政使也。以京堂入直者，為嘉慶辛未之光祿寺少卿盧蔭溥，為道光庚子之大理寺少卿何汝霖，為咸豐辛亥之候補五品京堂穆蔭，為咸豐辛酉之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無罷免明文者，為光緒庚子之禮親王世鐸，以未隨扈兩宮至西安行在，別建政府也。至乾隆時之和珅，道光時之穆彰阿，則皆以權相赫然於時，然視明之權相若嚴嵩，若張居正，則遠遜矣。

軍機處行走

乾隆朝，大臣之入軍機者，曰軍機處行走，後則章京曰軍機處行走，大臣曰軍機大臣上行走。其初入者，加學習二字。乾隆癸亥，傅文忠公恆由戶部侍郎入樞垣，當時詔旨，尚曰軍機處行走也。

走。嘉慶辛未，盧文肅公蔭溥時為光祿寺少卿，特旨令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以五品卿超拜大樞，前此未有也。

軍機處有科道稽察

嘉慶初，以軍機辦理樞務之地，宜嚴密，時部員多以回事、【稟達公事曰回事。】畫稿【堂官例於牘稿之尾書一行字曰畫稿。】為名，擁擠窗外探聽，乃派科道一人，輪至隆宗門內北首內務府值房監視，軍機大臣散後，方得退直。王、貝勒、子、公，文武滿、漢大臣，俱不得至軍機處與軍機大臣有所談論。軍機之有科道稽察，自庚申十一月十八日始也，庚辰十月初十日裁之。

軍機處寄信

軍機處寄信各省將軍督撫，向例於恭錄諭旨前一行，用滿、漢居首大臣掛銜。嘉慶丁巳，阿文成公桂萼，九月，太上皇召見樞臣於萬壽山，諭和珅曰：「阿桂宣力年久，且有功，汝隨同列銜，事尚可行。今阿桂身故，僅掛汝銜，外省無知，必疑事皆由汝，甚至稱汝為師相，汝自揣稱否？」詞色甚厲。嗣後遂止寫軍機大臣字寄，不列姓名，著為例。每月，兵部將所寄信之封數，及寄外任何人姓名，彙奏一次，亦杜大臣徇私請託之弊也。

軍機章奏

軍機章奏，於人名、地名、數目字，均不得迴行寫，然多用水筆，墨亦不精良，取其速而不求工也。繕寫偶誤，輒以紙貼之，雖經御覽，未嘗以草率見責。

李文正守孝百日仍赴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

高陽李文正公鴻藻，咸豐朝以編修視學河南，按試未周，奉特旨召還，授穆宗讀。穆宗登極後，弘德殿師傅之任，雖廣延耆宿，而以文正為甘盤舊學，兩宮毗倚尤專，並已令參機務矣。同治丙寅，丁太夫人艱，懿旨開戶部侍郎缺，守孝百日，仍赴弘德殿及軍機處行走。文正累疏陳情，乞歸終制，吏部尚書王文忠公慶為之代奏，同時授讀諸臣大學士倭文端公仁、徐桐、翁同龢亦代為乞恩，卒邀俞允。

軍機章京

之；奏摺未發交或特降旨者，滿中書司之。值園班者同。園班者，滿中書每值五日，漢中書每值二日，以次遞換也。滿票簽處西垣外，曰稽察房，員無定額。凡諭旨，既由票簽處傳鈔，按日記檔，月終彙奏，票簽處每日進本簽經欽定旨下，滿、漢學士照簽批紅本面，假稽察房為批本之地。大學士標示諭，僅用墨筆，所以避尊也。又北東向之屋曰飯銀庫，南向之屋曰典籍廳。定例，部院及各職司皆有鑄印，大學士無印，惟廳有關防，掌文移，統屬吏役。有大典禮，請用御寶，滿侍讀兼攝其事。廳分南北為二，廳之北覆黃瓦者，曰蒙古堂，繙譯外藩諸部文字，並課俄羅斯學生。此閣以內之規制與其職掌也。

由滿票簽處而北，為閣之後門。後門之東，紅牆迤邐，為大庫門二，典籍廳、滿本堂分掌其鎖鑰。存貯歷聖實錄、批紅副本、歷代帝王功臣畫像書籍。誥敕房在午門內之東廊，管理者無定員，滿、漢本堂侍讀二人充提調官。初，各官請封典，漢中書撰文擬進寫軸頒發。乾隆時，彭元瑞奏請撰定滿、漢京外文武各官誥敕文，不必隨時具草，後遂為例。

內閣衙門，大學士總之，侍讀以下常見列揆，惟長揖，無堂屬禮。乾隆朝，和珅當國，勢張甚，欲令閣曹長跪白事，一如部曹，諸人執故事不從，和恚恨。

內閣大堂，以有諭旨，故不設正座，六堂分左右六位。若遇大挑之年，則欽派王大臣皆面北而坐，應挑者皆南面跪。

徐文穆十六年入閣

錢塘徐文穆公本為珂之高伯祖，康熙戊戌，入翰林。以桐城張文端公英薦，督黔學，以鄂文端公爾泰薦，授黔臬。由是而擢楚藩，簡皖撫，內遷總憲，晉大司空，乾隆丙辰入閣，距康熙辛丑散館授職，僅十六年耳。自康熙至道光，翰詹諸臣素流平進，大率遠者三四十年，近亦二十餘年，始得入政事堂，蓋以漢人言，固未有若文穆之速者也。文穆父，即文敬公潮，仕至吏部尚書。

大學士出為巡撫

以大學士出為總督者頗多，世稱為使相者是也。然無為巡撫者。乾、嘉間，嵇文恭公撫浙江，朱文正公撫安徽，其時皆已入相矣。

大學士非翰林出身

寔茶房淡泊廚，喧然吏役日高初。各堂上任誇誰似，一飽豬羊祭庫
餘。【典籍到任，例以豬羊祭庫。】「畫行事細粗能曉，點卯人
多猝未詳。夜直若非連兩夜，軍機須去面中堂。【供奉阜隸、紙
匠、蘇拉朔望日赴廳唱名，漢典籍無園直，夜直連兩日。】」印
單印簿縫鈐存，啟鑰開箱畫繼昏。始識相公多攝事，十纜一二本衙
門。【中堂有兼管上處、國史館、三通館、俄羅斯館，行部院衙
門，文俱用廳印，以印單為憑。】「掌印幫班等樣官，平湖滿漢
一廳攢。考勤簿子親書押，要送兼廳侍讀看。【滿、漢典籍各二
缺，餘皆別堂來兼理者。滿侍讀學士、侍讀兼廳則為廳官之
長。】」北廳章奏南廳案，大庫文書小庫銀。承發散班齊了事，
瓣香酌酒祭科神。【廳供奉南北各十四人，五月十三日釀錢祀科
神，云是蕭、曹也。】「寶箱例引赴乾清，肅駕年年典據徵。接
送預行交泰殿，內閣學士、典籍各一員赴乾清宮請寶，駕旋送寶亦如
之。】」辦事銜名不自由，背推踵接此勾留。莫將五日輕京兆，
尚許答人喚早頭。【吏部選例中書帶辦事銜者，題管典籍，撰文則
否。】」

端木國瑚兩得中書

處州之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名。端木舍人國瑚產是邑，生而神貌
肖之，其大父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
及晚歲，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之曰太鶴先生。當阮文
達督學兩浙時，得舍人，以誇示同朝曰：「吾得青田一鶴矣！」由
是聲聞天下。

嘉慶戊午，舍人登賢書。明年。文達佐朱文正典會試，闈中相期以
得鶴為至幸，鶴竟不翔。後三十餘年，舍人已官於朝，文達適自滇
黔觀京師，遇於郊外，與之酌酒文正墓，猶言疇昔闈後，文正以失
鶴為嘆，惘惘者至數月也。癸巳三月，文達方陞辭，宣宗留之。入
闈會，錄異才三數人，舍人始在選，朝士驚咤曰：「離樅老鶴，尚
能高飛耶！」

道光庚寅，宣宗改卜萬年壽陵，那彥成、禧恩得舍人所著《地理元
文注》以獻。上問近臣：「知此人乎？」曹振鏞對曰：「此浙江名
士，臣久聞其名。」遂詔浙江巡撫劉彬士召之。時舍人方倚隱囊，
注《周易》，聞命，顛出坐後，左右扶之起，乃曰：「吾竟以方技
名乎？」壽陵既定，將以知縣用，原薦者為奏曰：「國瑚大挑一
等，不願為縣令，故改授教官。」上乃特授內閣中書，加六品頂
帶，人以是益高之。癸巳成進士，仍以知縣請改歸中書。

中書至軍機處領事

各省儒學廩膳生員，歲支廩餼，翰林院庶常館月之所支，亦曰廩餼。雍正壬子，張文和公議奏庶吉士廩餼銀每人每月四兩五錢。蓋庶常未經散館，官未真除，其隸翰林院，亦猶夫肄業生也。

翰林須留心詔敕

乾隆初，高宗諭：「古來制誥多出詞臣之手，必學問淹雅，識見明通，始稱華國之選，有裨於政事。今翰、詹官員甚多，於詩賦外，當留心詔敕。掌院學士以下，編檢以上，可各以己意擬寫上諭一道，陸續封呈朕覽。儻有切於吏治民生者，朕亦即頒發，見諸施行，則詞曹非徒章句之虛文，而國家亦收文章之實用矣。庶吉士散館後，即照此例行。」

洗馬得與講讀一體較俸

坊局官僚升轉，定例，洗馬之名次講讀後。長沙劉文恪公權之官洗馬，十六年而後遷，時稱老馬。嘉慶初，戴尚書聯奎擢此官，召對，垂問資俸，戴以實告，始奉與講讀諸臣一體較俸之諭。由是洗馬無久淹者。

姜西溟得編修之遲

慈谿姜西溟，名宸英，年七十，以康熙丁丑一甲第三授編修。詞臣珥筆，殆無遲於此者。

翰林部曹之出入

庶常改部曹，滿員或有重入翰林者，漢員則回首玉堂，居然天上矣。雍正朝，新淦王太守泰牲捷甲辰會試，讀書中祕，用才能轉戶曹。既躋正郎，復歸庶常，散館列一等，授職編修。其由庶常改戶部詩云：「豈解度支籌國賦，但能清儉懍官常。」授編修詩云：「三載戶曹居下考，一時翰苑忝頭班。」

聖祖休致乞假詞臣

康熙癸巳，凡詞臣乞假者，部彙疏上，特旨概予休致。時聖祖聞翰

起用。

吳自高以布衣授翰林院待詔

桐城吳自高，少嬰疾，鍵戶博通。其鄉衰張文和公在官，以章奏繁劇，不能手自繕寫，延若山入都，悉以任之。世宗嘗垂問姓名。高宗在青宮時，因亦諗悉其才品，泊登大寶，遂蒙溫旨，謂：「吳自高為人慎密，可授翰林院待詔。」異數也。若山益感激自奮，仍為文和效筆墨之役，稍暇，即丹黃點竄，手不停批，《善卷堂四六注》，其一也。

王白田以教授入上書房

寶應王白田年五十始通籍，上書乞教職。雍正癸卯，由安慶教授薦入京師，特旨直上書房，改編修，同直者大學士福敏，尚書徐元夢、朱軾，侍郎蔡世遠，皆公卿大臣也。

科道行走上書房

上書房、南書房無以科道行走者，雍正朝，鄞縣邵學陞中丞嘗以給事中直上書房。

程氏父子入上書房

程春海侍郎為蘭翹學士昌期晚年愛子。乾隆朝，學士嘗值上書房，比道光辛巳，侍郎亦以編修奉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見，諭之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侍郎後於壬辰十二月，復被命入上書房，課惠親王學，蓋父子相繼入上齋也。

周系英直上書房之特簡

嘉慶戊辰，湘潭周侍郎系英以侍讀學士奉命直南書房，保薦，仁宗諭掌院曰：「朕意中止一周系英，可將其名列入薦牘。」未幾，上書房出缺，例由掌院擬正陪，而入侍南齋者不列，侍郎復膺特簡，且命之曰：「不但授讀作詩文，須教阿哥為人居心以忠厚為要。」因奏：「書房例課八韻詩，臣愚以為宜令阿哥加讀《資治通鑑》，以知今古治亂興衰之故，悉民間之疾苦。」上是之。

聖祖舊御讀書處曰南書房，在乾清宮南廊下之西，最為清要之地。凡供奉諸員之飲食，皆給於大官，而紙筆之屬出自御府，珍果之屬撤自御饌者，亦日數至焉。既御乾清門聽政，即召諸翰林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講史，或代擬諭旨，或咨詢庶政，或訪問民隱，或講求學業，或賞花釣魚，剖析經義，雖為君臣，無異師友，如張文和、蔣文肅、厲廷儀、魏廷珍等，皆出其間。此南書房供奉之始也。

南書房之始設也，實在康熙丁巳。供奉諸人，不論官職崇卑，皆稱南書房翰林，內廷供奉，惟南書房翰林稱之，上書房行走者不得有此稱也。

供奉諸員，亦非專以翰林充之、查初白、李復堂則以舉人入，梅文穆、高江村、何瞻則以諸生入，方苞以白衣入。其優禮亦非他臣所敢望，賜賚與王公軍機大臣同。若上書房，雖亦在內廷，而禮不逮矣。

方望溪以白衣入南書房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以《南山集》事繫獄。在獄日，著《禮記析疑》及《喪禮或問》，金壇王編修澍間入獄視之，至則解衣礪，諮經誦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忘此地為園土，身負死刑，奈旁觀姍笑何？」爰書上，同繫者皆恟懼，方閱《禮經》自若。或厭之，投其於地，曰：「命在須臾矣！」方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獄詞五上，李文貞公光地力救，聖祖遂宥之。

康熙癸巳，方出獄，隸漢軍。聖祖硃諭武英殿總管曰：「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可召入南書房。」遂命撰湖南峒苗歸化碑文。越日，命作《黃鍾為萬事根本論》及賦一，每奏御，輒嘉賞曰：「此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尋移蒙養齋，編校樂律曆算書，乃與徐文定公元夢承修樂律。上命與諸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為監修官，性嚴，承事者多被譙呵。方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則南面坐，移王子坐東嚮，始就講。

南書房翰林編書

乾清宮之東郎為端凝殿，西廊為懋勤殿，天府圖書皆度于此。乾、嘉兩代，命翰林編錄為《石渠寶笈》、《天祿琳琅》、《閼殿珠林》、《西清古鑑》等書，入值者，皆南書房翰林也。

康熙癸丑春，聖祖御講筵，從容謂學士曰：「朕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惟職經史講誦，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慎擇醇謹通達者以聞。」時舉編修桐城張英，召入對，上心識之。自是再四咨詢，對者無異辭，遂有內廷供奉之命。賜邸舍於瀛臺之西，及辰而入，終戌而退。

上諭館職掌

列聖家法相承，諭旨頒自樞府，或每諭萬言，或日頒數旨。積累繁富，恐有遺漏，乃特立上諭館，設主事二人，筆帖式若干人，專司恭錄滿、漢諭旨。每數月後彙奏一次，交起居注收藏，特簡閣臣二人，綜理其事。

批本處

國初，鑑明季秉筆太監之弊，特簡滿翰林官一員，滿內閣侍讀一員，滿書六員在內廷行走，專司批發。凡本章，大學士票擬以上，經御覽畢，即交該處，用滿宗批示，然後交付內閣學士，恭錄聖旨發鈔。故機宜慎密，無敢遲滯，俗謂之「紅本」。其行走人員，皆許挂珠用紅雨檐帽，每遇歲時，內廷賞賜，咸預其列，以示榮寵。

奏事人員

自明太祖立通政司，凡內外章奏，皆於司掛號始入。故權相多以私人主之，上言者，非壅則泄。雍正朝，世宗命諸臣有緊密事，改用摺奏，專設奏事人員，以通喉舌，自是，無不立達御前，通政司惟掌文書而已。

奏蒙古事侍衛

舊制，選六班蒙古侍衛中之熟諳蒙古語者，與奏事官同事。凡外藩王公呈奏事件到京，為之呈遞，滿語謂之卓親轄。以其語言氣習與之相近，易通曉其意指也。

國史館職掌

嘉慶戊辰恩科，浙江學政劉鳳誥代辦鄉試監臨，闈後，人言藉藉，有「監臨打監軍，小題大作；文宗代文字，矮屋長鎗」之對語。密旨查詢，經巡撫阮文達公元以對語達天聽，仁宗復遣侍郎託津等三人赴浙按問。劉獲重譴，阮亦以徇庇奪官。諭旨中有云：「鄉試士子，係由學政錄送入闈，劉鳳誥本當避嫌，何以輒將監臨之事，交伊代辦？」然以學政代監臨，必在巡撫適有要公之時，終科舉時代，未嘗改其例也。

考官不皆甲科出身

國初掌文衡者，間用舉人出身人員，不必皆甲科也。康熙癸卯，兵部主事蔡騶充雲南鄉試正主考，丙午，戶部主事曹首望充廣西鄉試正主考，皆以拔貢典試。首望之兄鼎望，是科以刑部員外郎典試湖廣。

廷推考官

查查浦翰林嗣璪奉命典試粵東，有《午門宣旨恭紀》詩，詩云：「敢謂九重親試用，尚煩諸老更廷推。」蓋是日命下，復令九卿公核賢否，此康熙朝之故制也。

前科狀元充順天鄉試正考官

國朝承明例，順天鄉試正考官多以前一科一甲一名充之，康熙初年，幾若定制，如壬子則以庚戌狀元蔡啟傳主考，乙卯則以癸丑狀元韓菼主考，丁巳則以丙辰狀元彭定求主考，辛酉則以己未狀元歸允肅主考。一時奔走聲氣者，遂先期輻輳於其門，場屋中多倖進者。及歸入闈，關節不通，且撰文以自誓，榜發，下第者譁然，冀興大獄。時魏敏果公象樞為大司寇，以朝端碩望，步行隨一僕，攜紅褐墊，至歸所居宅門外，行四拜禮，曰：「我為國家慶得人也。」復賦詩紀事，徧示朝列，外議始息。【朱竹垞檢討典江南試回，敏果亦朝服造門再拜，謂檢討曰：「非拜君也，慶朝使之得人也。」】然此後北闈試事，遂不復令新殿撰持衡矣。

詞臣不願作考官

康熙乙酉五月，聖祖駕幸西苑時，開列試差各員，適赴行在候御

九列也。中允童鳳三，編修管幹禎，則翰詹也。司業朱棻元，則國子監也。御史戈源，則都察院也。戶部許寶善、善聰，禮部施學濂、鄭源燾，則部屬也。而此外又有助教吳省蘭，學正徐立綱、汪如藻，皆舉人，大理丞朱衣點，貢生。此四人皆例所不預開列者，是蓋採選清望，不限階資也。

簾官

州縣官之充鄉試同考官者曰簾官，以貢院中分內簾外簾，同考官在內簾也。歲八月初二日，考簾官集於官廳，巡捕官延入別院，巡撫款曲數言而入，從者設筆硯，進茗碗，從容就坐，巡捕官揭題紙於楹。須與午膳，午後完卷，俟同試者偕出。

初六日，赴藩署寶興宴，宴畢，進貢院，入龍門。少頃，巡撫至，吏唱內簾官名，曰某某縣某而不名。唱畢，入內簾門，則至公堂在焉。堂五楹，正面設兩主試座，簷前設內監試、內收掌座，兩旁設各同考官座。正副兩主試登堂，傳同考官見。見則三揖，無跪拜禮，其時次序未分，任意而坐。正主試於簾內拈一籤，吏曰第幾房，副主試於簾內拈一籤，吏曰某縣，則是縣歸其座，而坐其座者，坐其所離之座。唱畢，各房坐次皆定，起而對兩主試三揖，各散。

初八日，刊題紙，四簾官監之，內監試主政，四隅封鎖嚴密，乃請主試官命題，飭匠人刊刷，聞礮聲，即開場也。每一礮，一府點畢也，俄而又聞之，則封門也。

十一日，兩主試傳同考官登堂閱卷，三揖如初。卷分若干束，內收掌主政，兩主試拈籤，左吏曰第幾束，右吏曰第幾房，則將兩籤並約於束中，由內監試加蓋第幾房戮，送其房官展閱。分派之卷，總視外收掌所進之數，而內收掌分之。各於堂上閱卷，寂不聞聲，見有佳者，即時呈薦，薦則由內監試加蓋某房官閱薦戳，進於主試。兩主試亦各於座上閱卷，其取中者，黜落者，僅在此俄頃間耳。而場中士子，此時方進二場，猶逢人道其得意文字，不知已落孫山外也。明日又然。始時進卷少，各分四五十本，終日而畢。至十三四日以後，各分一二百本，則堂上所未閱者，攜歸夜閱之。約十八九日，卷皆閱定，至二十日前後，則二三場卷各按頭場紅號分派，各房官第取已薦者品評之，餘則點注而已。果二三場有佳者補薦頭場，然亦僅矣。

向例，鄉試簾官以甲乙科第中人選充，然老州縣強有力者，皆不樂就，有持京信求免者，有預為關說，藉口地方重要不能檄調者。蓋州縣入闈，必須暫行離任，而後庖代之員，誅求無厭，既索包費，又事事掣肘，所用家人幕友，恆思於此數月間多方婪索，舊令尹之

六部

六部官仍明之舊，添滿缺而用漢名，司官初名理事官，後改郎中、員外郎，惟宗人府未改。六部實缺官有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此滿、漢所同者也。至堂主事、七八九品筆帖式，惟宗室、滿、蒙、漢八旗有之，此皆額設之員也。

每部分若干司，司有掌印，有主稿，有幫掌印，有幫主稿，又或有掌印上行走，幫掌印上行走，主稿上行走，幫主稿上行走，然任事者，掌印、主稿而已。吏、刑部有漢掌印，餘皆滿員，且不限郎中、員外郎、主事，惟堂官所任。主稿亦然，不限定司缺，亦有此司候補人員掌他司印鑰者，全以堂官意旨為之。此下有管股司員，有當月司員，則初到部者為之。

部有檔房，一部之關鍵也。以司員為總辦，幫辦有堂主事，有筆帖式。筆帖式之分曰委署主事，曰掌稿，曰繕摺，曰牌子，所以供筆札、司收掌、任奔走，而實則學習部務，以備司員之選，分吏胥之權也。故列一等者，不三年洊至員外、郎中而掌印矣。乃法久弊生，堂官視為微員，不任以公事，筆帖式亦自甘廢棄，不復問公事，而公事之權，乃仍在吏胥矣。

盛京五部

世祖初定北京，盛京設昂邦章京一員，及駐防官員兵丁若干，以為陪京保障，時未設文員也。康熙初，丁口漸盛，其賦稅刑名等事亦漸增，因仿明南京之制，設戶部侍郎一員，並以次設禮、兵、刑、工等部侍郎各一員，陪京之制始備。其官由京銓選，故不設吏部。後王侍郎原祁請增設漢員，以備體制，部議駁之。

承政參政

國初，滿、漢大臣多有稱某部承政、某部參政者，承政即尚書，參政即侍郎。左、右承政即左、右都御史，左、右參政即左、右副都御史。

一尚兩侍之新官制

光緒丙午九月，改定新官制，始以一尚書二侍郎為一部之長官，不分滿、漢，非若前此之尚書滿、漢各一，侍郎滿、漢各二也。

發議於袁世凱，張伯熙等贊助之。初派載澤、徐世昌、紹英、端方、戴鴻慈五人，既因吳樾炸之於天津東站，世昌、紹英止不行，得旨，改派尚其亨、李盛鐸分赴歐美。自炸彈案發，廷議乃汲汲於警政，特設巡警部，以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任侍郎。又命王治馨率巡防八百人入京，籌保安，詰姦暴，數日之間，車不方軌，人異道行，街市搜便者處罰，蓋猝然改觀焉。樾匆促擲彈，彈遽發，自腰以下燬焉。當時知為吳樾者，不過數人，又不敢言。警部立，任史伯龍為偵探，乃於桐城會館偵得之，不逮捕家屬，不株連館人，蓋與雍、乾時之展轉荼毒，稍異矣。

丙午夏，五大臣陸續還朝，始議立憲，先以改革官制為入手辦法。孝欽后頗猶豫，周樹模慫恿載澤具摺，再三請，謂必立憲始可救亡，始可保全皇室及滿族，孝欽乃召直督袁世凱入京與議。當是時，鐵良在軍機，恐新制行，不能兼領，失權利，奮力與袁抗，每會議，惟具奏請旨。孝欽惑於鐵，輒留中。會百熙入對，孝欽詢以立憲利弊，輒侃侃陳之，孝欽傾聽動容，始決議改定官制。奏上，數軍機皆以兼部出樞廷，部臣皆恨新制行，不得兼差，指為多事，雖奉明諭改制，不過具文耳。

當會議官制時，端方力持改革議，鐵陰請孝欽簡端督兩江，且擬旨，江南地方重要，令即赴任。袁知鐵意，自請入對，面奏孝欽，請暫留端議官制，謂彼初自海外歸，應留備諮詢。鐵謂江南事急，竟促之赴任。

各部堂司官瑣事

管部及尚書、侍郎，皆各部之堂官也。往例，堂官至，則衙役呵殿而入，惟工部，則司官均趨門外站班，若外官之於上司焉。他部皆否，但有呵殿耳。光緒丙午後所設之新部則無之。

堂官至，則掌印、主稿率全司司官魚貫而出，至堂檐下，書吏捧稿，每人而授之，使呈堂焉。受之者，莫知內容，亦勿庸知也。至堂上，則堂官整冠迎之，立而畫行，司官雁行立，畫畢，敬還司官，不敢久閱以煩司官也。有問，則掌印、主稿肅以對，對畢，率其曹出，有隨班上堂數年，不得與堂官交一語者。

凡指麾一切者，謂之當家，部事向皆滿尚書當家，漢尚書伴食而已。四侍郎則更不事事，有半月不入署者。若管部為滿大學士，或漢人而兼軍機，則實權在管部；若漢大學士管部，尚書則滿人而兼軍機，則管部絕不過問。蓋視乎地位勢力而有異同也。然亦有以侍郎當家者，趙舒翹、沈家本之在刑部，皆以深明舊律，為尚書所不及，實權乃漸集於侍郎。蓋因其人而生權力也。非當家之堂官，值司官來請畫稿，不敢細閱，謂之畫黑稿。故有任堂官數年而不知部

從外人請也。於是瞿鴻禨遂為外務部尚書。外部沿總署之舊，故有督辦大臣、會辦大臣、尚書兼會辦大臣之三缺。至壬寅，那桐忽以戶部侍郎授外務部尚書，列鴻禨上。那桐旋授大學士，仍為會辦大臣，當時驟增一尚書，旋驟減一尚書，而皆不見明詔也。

軍諮府

軍諮府設軍諮大臣二，軍諮使二，總務廳副官二。另設廳五：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廳各設廳長一，副官一。廳之屬各四科，科各設科長一，科員四，及錄事。

海軍衙門之創設

光緒癸未、甲申間，法、越戰事起，侍講學士張佩綸上疏請大興海軍，朝議躑之，未遑行也。乙酉春，中、法和議成，始決議興辦，於是建海軍署於京師，以醇賢親王督其事，貝勒奕劻、【時奕劻尚未封王。】李文忠公鴻章副之，而曾忠襄公國荃、劉壯肅公銘傳、曾惠敏公紀澤及容貴皆會辦。醇固不知軍，文忠總其成，然小事則不暇過問，且京津路隔，亦無由遙制，忠襄、壯肅皆疆臣，不過與議而已。故署中事，悉決於惠敏一人，規畫精密，世稱道之。

署中各科司員皆滿人，十九紈袴子，非特不知海軍，亦且未諳陸軍，第以車馬衣服酒食相徵遂。惠敏病之，謀所以參用漢員者，孝欽后疑焉，密敕容貴為之備。容本市井無賴，徒以出身勳閥，得挑乾清門侍衛，因緣媚宮闈，不數年，洊至都統，孝欽特用之會辦海軍，第以鈐制諸漢大臣而已。容至署，既盡用所親為司員，又欲以滿人充海軍將校，惠敏不可，容乃大恨，所以齟齬之者甚至。惠敏憤，遂病，容更薦一歐醫，使以藥鳩之。惠敏既卒，海軍署遂無漢人蹤跡，都人士目為新內務府。後某國以汽舟進，乃置輪船公所，某國又進電燈，復置電燈公所。兩所皆直隸海軍衙門，調用旗員至數十人，月領巨薪，每二年開保一次，悉照軍功異常勞績，敕吏、兵部不得駁議。

尚書協辦大學士

定制，凡以尚書協辦大學士者，不開尚書缺。既大拜，或仍預部務，則曰管理某部，不繫尚書原銜。亦有以大學士、尚書管理順天府者，則曰兼尹。

各部尚書班次

郎員品級

郎中、員外郎二職之品級，在國初，滿洲郎中三品，員外郎四品，漢郎中五品，員外郎從五品。順治戊戌，始將滿、漢品級畫一。

員外郎九轉四品

員外郎內用九階，方得四品，故有九轉丹成之號。謂員外、郎中、御史、掌道、給事中、掌科、鴻少、光少、通參也。

主事分三等引見

國初，每科進士選充庶吉士外，分派各部，以主事學習行走，三年期滿，始以部屬知縣分別錄用。乾隆丙辰，經侍郎勵宗萬奏請嗣後學習期滿人員，令該堂官出具考語，分三等引見，一等補主事，二等即用知縣，三等補國子監助教監丞及司經局正字等缺。又前因禮部事簡，停止分派學習主事，至是，宗萬請仍照舊例，與五部一體籤派。下部議行。

錄事正字

國初有錄事正字，併入中書行人司正副，未久俱裁。其官此者，與府部寺院各司員及小官京筆帖式相埒。又順天府治中通判，與各衙門司員統歸京察，不視為外官也。

各部之錄事，自光緒朝設立新部始，原有各部亦效之，有一等、二等、三等之別，其職務與供事同。

九卿

漢制，以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署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卿，明以都察院與六部稱七卿，國初，則嘗益以理藩院而稱八卿。咸豐戊午，因會訊故相耆英一案，命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樞臣徧檢檔冊，並未指定何項衙門為九卿。時軍機章京焦佑瀛倡議，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順天府尹、宗人府丞、理藩院九項當之，於是九卿之名始定。

宣統時，弼德院成立，設院長一，副院長一，顧問大臣不限名額，其下有參議、秘書兩廳。

都察院

六科給事中，國初自為一署，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後省，並改隸都察院，視各道御史。國初有巡按，後停，又有巡視五城、巡倉、巡漕、巡鹽、巡察臺灣者。

理藩院

理藩院，古典屬國也，國初置蒙古尚書一人，侍郎二人，秩視六部。漢院判一人，秩三品。蒙古郎中、員外郎、主事若干人。漢知事四人，主事二人，經歷二人。康熙時裁漢員，惟滿員獨存。司蒙古內、外部落諸務，分司六，曰旗籍，曰理刑，曰柔遠，曰王會，曰典屬，曰徠遠。

旗籍司掌內四十八部落疆域、襲封、譜族、旗制諸典。故各析部族畛域，勿使侵佔，其台吉有分析者，則加其賦，人丁滋蕃滿百，許改官屬以督之。其孳畜牛羊諸物，視其土之寒暖可種植者，許其自率蒙古人丁以耕。容留漢人，及以貨易土者戒之。諸王公有襲封者，先辨其嫡庶，考其德行，然後授以印綬。其弱小者，擇族人之忠正者護其印，既冠而後納之。三歲修其譜牒，辨其貴賤。每旗設都統一人，秩二品，副軍二人，秩三品。命諸王公自選其宰之良者授之，而部臣歲課其政令，有不職者易之，暴戾者罪之，並飭其王公焉。

王會司掌朝貢、會盟、聘享、武備諸政。藩王充補近侍者，歲一朝，餘則三歲一朝，各於歲終分班入覲，辨其名位，給以廩餼。凡朝，郎官領入大內，按照爵秩，列於宗室王公下，朝見如儀，元旦、上元亦如之。歲朝，上宴諸藩於紫光閣，貢則視其土之所宜，禾黍皮帛以及牛羊諸物，部臣受貢。翌日，寓其使於署中。俸幣則視宗室王公之半，有勳業者加之。部落有荒饑者，部長捐金以救，乏則請賑於朝。使入，許以驛傳，視其途而賚之。國有大喪，則集諸藩王奔訃入次，舉哀如儀。

典屬司掌外汗四部落。各分視其畛域，奠其土宇，教以德化，理其政績，旗制會盟，咸如內藩。屯戍將帥士卒，食其屯，乏則濟以餉。每歲閱武，本司司員二人往視之，其技良者，賚其部長以兵仗，弱者罰。

諸長三歲一朝，杜爾伯特、西藏諸部長不限以年，五歲請命於朝，許以則覲。貢期，汗三歲一貢，西藏間歲一貢。各視其土之所宜，汗貢馬、駝、羊、羯諸物，西藏、青海貢藏香、麝、馬、駝，享使頒賞如內藩。

徠遠司掌回部疆土分封、朝會、聘享諸政。嘉峪關外之回部，若吐魯番、闐展、英吉沙爾、庫車、巴顏岱、巴里坤、烏什、阿克蘇、葉爾羌、和闐等，悉屬之。其舊疆建諸王二，咸如蒙古諸藩，餘則置伯克司之。伯克者，回部長吏也。三載更之。外藩如布魯特、哈薩克、安集延、愛烏汗諸屬國，皆置譯使以通其語，朝聘宴享，悉如朝鮮、琉球。

理刑司掌蒙古諸刑名。自斬絞外，罪止鞭扑，不及徒流，而以牛馬作贖，罰數惟九，牛三馬六，遞以加之，窮者賞之，富者倍之。

翁文端兩為祭酒

翁文端公心存以大理寺少卿丁艱，服闋還京，補國子監祭酒。祭酒秩從四品，理少秩正四品，不得降補，時宣宗亟欲擢用，故有是命。於是文端兩為祭酒矣。

黃壽廷授司業

香山黃壽廷生於乾隆庚午，至道光庚戌，錢塘許信臣祭酒督學粵東，始補博士弟子員。咸豐辛亥，欽賜舉人。壬子，授國子監司業，時已百有三歲矣。某贈以聯云：「四朝身歷昇平日，百歲人呼矍鑠翁。」

欽賜司業

世人視翰林至重，一若人而翰林，則無論德行節操，學問事功，無一不登峰造極者。持此見解，深入肺肝，根深蒂固，牢不可拔，雖通儒鉅子不免。光緒甲午恩科會試，有欽賜進士湘人某，年一百十四歲，殿試後，欽賜國子監司業，蓋寵異之也。某意殊不慊，謂：「某某年僅百齡，某某且未逮百齡，皆蒙欽賜翰林，何獨於吾靳弗予也？」

世祖以湯若望掌欽天監

順治甲申十一月，以湯若望掌欽天監事。時若望疏言：「臣等按新

兩。後盈積，轉充外府之用。

會計司掌領皇莊田畝事。田各有等，盛京莊八十有四：一等莊三十一：
五等莊六十六，二等莊三十八，三等莊四，均一等。歸化城莊十有三。畿輔莊三百
口、古北口外莊百二十七，每莊設頃八萬一千九百四十束有奇。編比壯丁，三年一
莊七千二百七十五石，芻口外各莊冊奏亦如之。宮女選內府三旗佐領、管領下者
三百二十次，盛京及關外、郡主造冊送府，奏交宮殿監督領侍等引見。入選者
官、各人丁、十餘冊列姓名、籍貫移府，總管太監察其來由無異，委年老
地、女子年餘，由禮部驗實具奏，候旨分撥。年老聽其回籍為民。支領內監月
費，執事人匠役廩皆隸之。

掌儀司掌奉先殿【大內景運門東。】朔、望瞻拜，歲時薦新，誕忌
祭享出入啟告之禮。前殿後殿均九間，中為穿堂，繚以周垣，供奉
列聖、列后神牌，前殿祭饗禮成，還御後殿寢室。禮儀祭器，一如太
廟制，惟不設牲俎，不行飲福受胙禮，王公不陪祭。其樂有《貽
平》、《救平》、《敷平》、《紹平》、《光平》、《乂平》諸
名，亦異太廟之奏，遣官行禮，與太廟儀同。遇列聖、列后聖誕、
忌辰及元宵、清明、中元、霜降、歲除等日，於後殿行禮，神位前
設鐙酒脯果實。壽皇殿尊奉聖祖、世宗、高宗聖容，遇聖誕及忌
辰，上躬率諸皇子及近支王展謁行禮，歲時奠獻，一如事生儀。外
藩蒙古，歲除及正月十五日賜宴，奏請命進酒大臣、內管領備筵九
席，宴於保和殿及正大光明殿。屆時，鴻臚寺、理藩院引蒙古
王、公、台吉入，領侍衛內大臣序王公班次，八旗一二品武職亦預
焉。上陞殿，奏《隆平》之章，蒙古王、公、武大臣各就席，行一
叩禮，坐。丹陛清樂作，奏《海宇昇平》之章，尚茶正率侍衛等舉
茶案，由中道進，至檐下正中北嚮跪，注茶於碗。進茶大臣奉茶入中
門，飲茶，與宴臣僚咸行一叩禮。進茶大臣跪受茶碗，由右陞降，出中
門，眾皆坐。侍衛等分授與宴臣僚茶，皆於本位一叩，飲畢復行一
叩禮。尚茶正徹茶案退，樂止。展席幕，乃進酒，如進茶儀。進酒
大臣出，尚膳正率所進膳，殿廷清樂，奏《萬象清寧》之章，尚膳
正奉旨分賜食品各席遍，樂止。奏《慶隆舞》、《揚烈舞》以次
畢，殿內奏《喜起舞》畢，上召王公大臣及朝鮮等國使臣賜酒，群
臣咸跪受，一叩，卒飲。朝鮮國俳進，百伎並作，退。尚膳正升，
徹御筵，與宴之王公大臣等咸謝宴，行一跪三叩禮。丹陛大樂作，

筆帖式為旗人進身之一途，各衙門皆有額設候補者。國初之大學士達海、額爾德尼、兩文成公，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文忠公索尼諸人，皆起家武臣，以精通滿文，皆特恩賜號巴克什。巴克什，即筆帖式也。

且微員中之似無足重輕而關係極重者，莫如筆帖式。雖堂官不甚重視，司官亦羞與為伍，彼亦自儕於書吏輿儻之列。然三年大計，保列一等，不數年，題升郎官，掌印鑰矣，又不數年，外任監司太守矣。

內院筆帖式

國初，督撫多用漢人，文移用滿文者皆不識，外省委內院筆帖式數人，代司滿字文書。後內三院改為內閣翰林院繙書房，而督撫衙門筆帖式仍未更正。

爵邸員額

定制，親王長史一員，頭等護衛六員，二等護衛六員，三等護衛八員，四五品典儀各二員，牧長二員，典膳一員，管領四員，司庫二員，司匠、司牧六員。世子減二三等護衛各二員。餘如故。郡王減二等護衛二員，三等護衛三員，四品典儀二員，牧長一員，典膳一員，餘如故。長子減頭等護衛三員，餘如故。貝勒減頭等護衛四員，增司儀長一員，二等護衛二員，減五品典儀一員，司牧、司匠皆減。貝子減二等護衛六員，增三等護衛二員，減六品典儀二員，增七品典儀二員，八品典儀二員。鎮國公減三等護衛二員，其餘如故。至包衣參、佐領，親軍校，護軍校，包衣驍騎校等，皆視其佐領親軍馬甲之多寡，以遞設之。惟怡賢親王以贊襄世祖，莊恪親王以輔翊高宗，封雙親王，其護衛皆倍增之。嘉慶初，仁宗諭儀、成二王皆增設頭二三等護衛各二員，定親王、慶郡王皆增設頭等護衛一員，二三等護衛各二員，皆曠典也。

京城管理地面之官

京城管理地面之官不一，曰步軍統領，司內城盜賊也；曰外營汛，司外城盜賊也；曰五城巡城御史，司閭閻詞訟也；曰街道廳，平治道途也；曰順天府尹，大興、宛平兩縣，職在郊坰，城內之事不負責也。然相沿既久，漸至侵官，偶有違言，任人赴訴，任便拘捕，聽官所為。蓋其職不相統攝，民亦莫知適從，輦轂之下，肅清不

其中惟步軍統領之權為較重，苟得其人，尚可為理，向以恩文肅公桂為稱職。其為政尚嚴厲，街衢瑣事，無不周知，姦人不得逞其技，至造歌謠以謗之。先是，技勇營人多糧少，用之不能得力，恩為奏減其額之半，俾人領雙糧而嚴於選，於是番役始可用。又各街堆鋪雖有兵，而夜多私宿於家，恩復奏許鋪兵攜眷，於是夜巡始嚴。後則以文錦如總兵秀為稱職。凡道途小不修，立呼鋪兵鞭責，俟平治畢始去。救火巡夜，多以兵法部勒之。且清廉不名一錢，故能孤行己意。蓋京師街巷，皆有堆鋪，有官司之，凡水火盜賊及民家細故之須聞於官者，皆可一呼即應，法至善也。乃日久弊生，始而捕盜，繼而諱盜，終且取資於盜，或代盜償其直。街市小竊俗號小絡者，倘被其竊，苟鳴之官廳，三日之內，無不返者，返則重酬之。

順天府府尹

順天府府尹，即古京兆尹之遺。國朝三品官皆用銅印，順天府尹獨以銀，重之也。雍正癸卯，特簡大臣兼理府事，較之部院堂上官，尤清要也。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尹京兆時，嘗自署一額，書「我愧包公」四字，自後秦小峴侍郎瀛遂於署之聽事，榜曰「知愧堂」。

議遣重臣監察督撫

康熙乙巳，停巡按，議遣重臣監察督撫，省各二人。吏部尚書阿思哈等主其議，馮溥、徐元文力持不可，議乃寢。

朝鮮採詩使

康熙朝，嘉定布衣孫致彌以都尉耿某薦，特旨賜三品服，充朝鮮採詩使。戊辰，入詞苑，旋罷吏議。後復起用，至翰林院學士。

浙江觀風整俗使

雍正丙午九月，世宗以浙江風俗澆漓，特授光祿寺卿王國棟為浙江觀風整俗使。並停浙江鄉會試，蓋以文字獲罪之汪景祺、查嗣庭皆浙人也。

外臣加宮銜

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仍設之，以為大臣特殊榮寵之加銜，謂之宮銜，如加太子少保銜者曰宮保，加太子太保銜者曰宮太保。雖列二品，而一品之尚書苟得之，亦至以為榮，固不以品級論也。其後外臣乃亦有得之者，則以其服務於我國也。宣統辛亥八月，太子少保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卒，晉贈太子太保銜。

編訂各省官制

光緒丙午九月，德宗命編訂各省官制，蓋繼釐定京官制而發也。【京官制至是有已釐定者，若內閣、軍機處、外務部、吏部、學部均如舊；巡警部改為民政部；戶部改為度支部，以財政處、稅務處併入；太常、光祿、鴻臚三寺併入禮部；兵部改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僕寺併入；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另設郵傳部，理藩院改為理藩部。各部除外務部外，均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都察院改為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二員，大理寺改為大理院是也。】

世宗破除文官迴避本省之見

官員補授之例，迴避本省，而如江蘇之與安徽，湖北之與湖南，陝西之與甘肅，亦稱同省，例應迴避。雍正己酉，江蘇、安徽、湖北、湖南、陝西、甘肅尚未分省，世宗以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廣之湖南、湖北，陝西之西安、甘肅，雖同在一省，而幅員遼闊，各設巡撫司道以統轄之，其情形與隔省無異，且既係同省，則於彼處之人情土俗較為熟悉，未必不於地方有裨。嗣後此數處府、州、縣以下官員，不在本籍巡撫轄下者，不必迴避。

銀鐵二匠以保舉而貴顯

青浦葉雨臣，名夢雷，幼習銀匠。及冠，北遊至京師，受傭於人。康熙某年端午，同伴皆出游，明珠經其肆，出元寶一令剪之。葉為跳剪兩端，不差纍黍，明歎賞，招至邸，令司會計。尋以孀娘女佛氏妻之，並保以官，使入戶部供職。其母初傭於邵氏，雍正時，以病乞歸，自奉奢侈，為鄉人官臬司者所劾，遂籍沒。高宗登極，始赦回。其族弟有名照二官者，初業鍛鐵，雨臣貴，招之去，亦得官，由知府擢巡道。

吳湛山一歲九遷

固始吳湛山中丞士功起家部曹，自乾隆丁丑暨戊寅，僅一載，由楚

旋授閩撫，仍留陝撫兼管陝藩，蓋一歲而九遷也。

阮文達佩六印

阮文達官粵時，以兩廣總督、兩廣鹽政、攝廣東巡撫、太平關稅務、廣東學政、粵海關庶務，共佩六印。時適生孫，因以六印名之。

宣宗重科舉出身

宣宗任用官吏，頗重科舉出身之人。故有由道府兩三年而至督撫，由童生不二年而至二品官者。

滿漢督撫

世祖入關時，初議各省督撫盡用滿人。時柏鄉魏文毅公裔介方為給事中，獨抗疏力爭，謂國家撫四海大一統，當宏立賢無方之治，不當專用遼左舊人。朝廷亦重違其論，議遂寢。

康熙時，三藩既平，僅議定山西、陝西兩撫不用漢人而已。當時漢大臣之為督撫者，本多於滿人，故議用滿人巡方以監察之。雍正一朝，督撫十七八皆漢軍，硃批諭旨常有斥漢軍卑鄙下賤之語，大書特書，殆不一見。至乾隆朝，則直省督撫滿人為多，滿人仕外官者，能洊至兩司，則已為極品矣。及季年，各省省督撫凡二十有六缺，漢人僅畢沅、孫士毅、秦承恩三人耳。

世宗增設四川總督

雍正辛亥，大軍征噶爾丹策凌，世宗以川陝地廣，又理軍需，總督一員，難於控制，特旨增設四川總督，即以四川提督黃廷桂補授，兼管提督印務。乾隆丙辰，西陲軍務告竣，裁川督，廷桂仍為提督。後於戊辰年復設總督，始為定員。

方恪敏父子叔姪總督

桐城方恪敏公觀承以布衣賜中書，官至太子太保，直隸總督。子勤襄公維甸繼之。而猶子來青宮保，亦官至兼圻。

奏翰林院修撰張耆條陳，請於徐州建立行省，御史周樹模亦請裁漕運總督，均下政務處議。至是，議覆，改漕運總督為巡撫，仍駐清江，名為江淮巡撫，江、淮、揚、徐四府暨通、海兩直隸州全歸管轄，仍由兩江總督兼轄。奏入，允行。乙巳三月，裁之。

巡撫加尚書銜

岑制軍毓英巡撫福建時，譚制軍鍾麟巡撫浙江時，皆加兵部尚書銜。巡撫有頭品頂戴者移撫他處，皆照例題請，其加尚書銜者，則特典也。若李鶴年撫河南，劉錦棠撫新疆，皆加尚書銜，一則以曾任總督，一則以萬壽盛典賞之，不在此例。至光末宣初，則此類甚多，不悉記矣。

巡撫銜

南城曾侍郎燠由翰林散館授戶部主事，甫擢員外郎，即蒙高宗特簡兩淮運使，既沅陟封圻矣，乞養事畢。仁宗以淮鹺疲憊日甚，特命曾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

光緒朝，劉錦棠以提督改新疆巡撫，劉銘傳以提督改臺灣巡撫，張曜以提督改山東巡撫，皆先賞巡撫銜。

李如蘭由訓導至藩司

榆次李方伯如蘭初官澤州訓導，雍正初年，以例當改主簿，與同輩三十六人入見。奏對獨當上意，徑授高郵州知州，累遷至四川布政司使。

江蘇有兩布政使

乾隆庚辰，高宗以江蘇錢穀殷繁，令增設布政司分理。尹繼善等奏請分江寧、淮南、揚州、徐州、通州、海州為一布政使，駐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州為一布政使，駐蘇州，而以安徽布政使移駐安慶。

潘士成為本省運使

潘士成，字德畬。以粵人授本省運司，一時目為至榮。尋以方伯因

成雖奢侈，顧嗜詩書，文人學士爭集其門。所輯《海山仙館叢書》著稱於世。

守道巡道

國初，設布政司左、右參政及參議，曰守道，按察司副使、僉事兼督學政曰巡道，以三四五品為差。康熙時，始議簡放學政，由翰詹學科道出任者為學院，由部曹出任者仍為學道。至雍正丙午，皆改學院。乾隆癸酉，省參政等兼銜，定為守巡各道，秩正四品。

各省道員准奏事

道府同知准封章奏事，雍正時行之，後亦漸止。嘉慶己未三月初十日，仁宗以監司大員職任巡查，與京中科道相等，除知府、同知外，有准各省道員照藩臬兩司例密摺封奏之諭。

臺灣鎮道奏事

臺灣鎮為挂印總兵，王命在焉。舊例，臺灣鎮道得封章奏事，每決囚，道至鎮署會鞫行刑，奏事列銜，道居鎮後，決囚坐次如之。上元葉撫部世倬為臺灣道，謂坐次不合，力爭，奏事亦由道主稿，他鎮武人悉聽之。都統音登額兼嫻吏治，為臺灣鎮時，閱道中稿，常有商改，遂為葉所銜。道光初，葉方大用，陛見，奏音有微詞，宣宗猶念音功，第令改鎮天津而已。

新進士即用道府

順治己丑，春闈榜發，有新進士即用道府二十餘人，分發兩廣。止此一科，後不為例。

左必蕃仍管揚州府知府事

康熙朝，左必蕃以太常寺少卿守揚州，其結銜曰太常寺少卿仍管揚州府知府事。蓋品秩雖埒，而一為京卿，一為外官，體制究有不同也。陛辭日，聖祖並賜以「世貞堂」匾額。

藍鼎元以知縣被劾授知府

期勳，顧貧甚，嘗著《餓鄉記》以自慰。為諸生，受知於張清恪公。旋從其族兄臺澎總兵廷珍平臺灣朱一貴之亂，羽書露布，咸出其手。雍正初，貢入太學，以保舉官廣東普寧令。失上官意，被劾逮繫。久之事白，世宗召見，即授廣州府知府。蒞任甫逾月，卒於官。

知府兼御史銜

外官之加京官銜者，惟總督加右都御史銜，巡撫加右副都御史銜，以便白簡言事，外此無兼臺職者。惟雍正朝陳文恭公宏謀由臺垣出守揚州時，仍帶御史銜。

改知府為從四品

知府舊為正四品，道員則視其所帶布政使司參政、參議，按察使司副使、僉事兼銜為等差，有三四五品之異。乾隆癸酉，詔以錢穀、刑名二司分任，道雖兼銜，事難越俎，且知府為受轄於道而兼參議、僉事銜者，階級反較知府為卑，不足以示表率。因定守巡各道皆正四品，停兼銜，而改知府為從四品。

和尚為知府

嘉慶朝，有和尚而為官者。和尚俗姓王，名樹勳，山西人。幼服役於揚州鹽賈王家，僕也。後至京師為僧，號明心和尚。有口辯，多技能，兼挾異術，一時名動公卿，達官士庶皆有皈依座下者。一日，言於眾曰：「塵劫且至，吾當往游善地。」遂出都，留髮蓄妻，往依所善某中丞，為之賁緣捐通判，分發湖北。不數年，授襄陽府知府，旋以卓異赴部，御史石承藻廉得其狀，劾之，得旨逮訊。詞連百制府齡，謂百居京師，識明心，在湖北任時，又曾令王樹勳占休咎。仁宗諭詢百是否即一人，百覆奏，謂：「臣止知樹勳為候補同知，不意其即明心也。」然百實與明心交好，固知樹勳即明心之化身。後下刑部獄。奏上，仁宗震怒，發黑龍江編管，死於戍所。

訓導授知州

雍正丙午，海陽吳文伯以訓導引見，奏對稱旨，特授河南禹州知州。文伯父隆嘗以奉化丞權縣事，時方養痾奉化，得家書，伏牀北向叩頭謝恩。

直隸州知州視守，知州視令。

丞倅鹽官

直隸同知、通判，名雖與丞倅同，職掌實與守牧埒，蓋沿元、明軍民府之制。至鹽課司提舉鹽場大使，則分治井灶民事。

劉元燮辭道就佐貳

湘潭劉侍御元燮在詞館有雋望，在諫院有直聲。授蒼梧道，辭不赴，遂以違旨謫廣西佐貳，泊然束裝而行。

大挑知縣

每屆大挑，欽派王大臣在內閣舉行。每二十人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蓋用知縣者三人。既出，繼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謂之八仙，亦皆出。其餘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職用，自出，更一班進。

大挑論品貌，以「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八字為衡。同則面方長，田則面方短，貫則頭大身直長，日則肥瘦長短適中而端直，皆中選。身則體斜不正，甲則頭大身小，氣則單肩高聳，由則頭小身大，皆不中選。

揀選知縣

雍正丁未，命吏部將會試舉人揀選引見，并令九卿各舉所知，舉人內有同鄉素日推服之人，亦著舉人公舉。或數人公舉一人，或十數人公舉一人，俱將姓名註冊，務須有猶有為有守之人，方可推薦，不准濫。

孝廉方正知縣

被舉孝廉方正之舉人出身者，以知縣分發各省候補。

有瘴知縣

同學實知之。聽鼓之初，猶有忌憚，內而叔母，外而同門，贍給之費，未嘗後時。其後叔母約迎養，不從，孤姪需婚娶，不問，同學偶來，亦閉門不納。同學有葭葦親，方在臬署，乃為其嬸主謀，賄屬彈劾，交原籍及服官省分督撫查辦。夏行賄求免，乃以「居心刻薄不洽鄉評」八字免官，原控則指為受唆，從寬免究，原參則稍事湔滌，謂為有因。其叔母原呈有數語曰：「輕死為生，輕犯國家之憲典；弟終兄及，實乖人道之大防。」

高宗加崇學官品級

康熙以前，各省府教授係從九品，學正、教諭、訓導均係未入流。及高宗登極，一日，念及學校之官，所以訓迪多士，廁居流外，則與雜職無殊，諭吏部議奏賞給品級。遂議教授加為正七品，學正、教諭加為正八品，訓導加為從八品，升轉仍依舊例。

以考試勞績捐納三途而仍為八品官

武進黃仲則景仁，詩才駿發，洪亮吉以李白比之。乾隆丙申，高宗幸山東，以獻詩召試。入武英殿書簽，敘勞授主簿。時畢沅方撫陝，為入貲得縣丞，僅八品官。敷歷中外，兼考試、勞績、捐納三途，亦不數觀也。

李震為本縣縣丞

華亭青村人李震為曾羽王之中表，明末，以營書得武職。順治初，仍充翁家港汛官，以事為土人告訐於游擊于登第，責二十板，革職。時適華亭縣丞缺出，以原任青村守備傅介之居間，營謀得之。然震無資可籌，介復為之言於蘇撫土國寶，約到任後償值，土許之。震即蒞任，出入乘四人輿，土紳入謁，其名刺皆自稱治弟。縣令每遇限期追比，發震理之，日扑責數十人。

有監生宋俊卿者，家貲數十萬，以此雄於華亭。震落魄時，嘗詣宋，有所求，然不滿所欲，心銜之。震既得勢，乘其納糧時，藉端扑責之。後震解糧歸，逋負頗多，以監追，死於獄。

江北河工之官

江北河工，廳官有五，閘官有六，歲需庫帑可數十萬。上下游緊要各閘凡六，一曰惠濟，二曰通濟，三曰福興，四曰清江，五曰石，六曰草埝。此項閘官，秩雖卑而職綦重，其升轉例由道詳請去

供事藍某特授河泊所所官

雍正時，內閣有供事藍某，從公頗勤慎，戊申元夕，同事者皆歸家，藍獨留，對月獨酌。忽來冠服甚麗之偉丈夫，疑為內廷直宿官，急起迎，奉觴致敬。其人欣然就坐，問：「何官？」曰：「非官，供事耳。」問：「何姓名？」具以對。問：「何職掌？」曰：「收發文牘。」問：「同事若干人？」曰：「四十餘人。」曰：「皆安往？」曰：「皆假歸矣。」問：「何獨留？」曰：「朝廷公事綦重，若人人自便，萬一事起意外，咎將誰歸？」問：「充供事有好處否？」曰：「將來差滿，冀選一小官。」問：「小官樂乎？」曰：「若運好，選廣東河泊所所官，大樂矣。」問：「何以樂？」曰：「以其近海，舟楫往來多有餽送耳。」其人笑領之。又飲數杯，別去。明日，世宗視朝，召諸大臣問曰：「廣東有河泊所所官乎？」對曰：「有。」曰：「可以內閣供事藍某補授之。」諸大臣領旨駭詫，一內監密白昨夜上微行事，乃往內閣宣旨。藍後官至郡守。

捐例花樣

自捐例盛行，迭創大小花樣，或歸部候選，或到省補用，班次甚多。姑略計之，有遇缺先，海防先，海防即，候補先，候補委用先，委用捐納先，分缺先，分缺間等花樣，輒按新舊輪計算，文武大小京官外官皆有之。

五人公捐知縣

自捐例開而游手好閒之徒大率以官為市，越人為最多。官之歲入，縣令尤鉅，年得數千金者為瘠缺矣，然以視他項商業，則獨贏。腴者多至十萬，亦僅就錢糧漕米之平餘計之耳，若不恤人言，遇事納賄，則可至數十萬。山陰蔣淵如涎其利久矣，而苦於捐資之鉅也，乃與其友唐文卿、陳栢生、王平齋、呂少川謀之，釀資上捐，得最新花樣最優班次之候選知縣。於是彼此約定，蔣為令、唐為刑幕、陳為錢幕、王為錢漕、【司錢糧漕米之家丁曰錢漕。】呂為門稿，【一切公牘先由書吏送家丁，乃轉呈官幕，職此者曰門稿。】以免利之外溢。歲入多金之事，皆釀資者得之，而職權有高下，收入有多寡，即按出資之大小以定之。協商就緒，盟於神，歃血為誓，無間言。

越數月，得某邑，腴缺也，蓋乘鄭工捐例之第一卯而出貲上兌，故捷足先得焉。唐、陳、王、呂乃從蔣行，舟車輿馬衣飾之資，亦釀

禮，而奴視王、呂矣，王、呂安之，無違言。於是五人者舞文弄法，狼狽為奸，輦部民之金以入邑廩者歲可以二十餘萬。三載考績，蔣以貪褻職，然已與唐、陳、王、呂四人滿載而歸矣。中途邁疫，唐、呂殉於逆旅。蔣、陳還鄉之越翼日，陳謁蔣，方對酌，庖人不謹，遺火於積薪，屋猝焚，時蔣、陳已爛醉，不及逃，皆燼焉。王歸，則訶其婦與人有私，日詬誅。一日，遇所歡於闈，大忿，出刀斫之，婦斃。尋悔，亦自殺。

粵寇為其徒捐道府

咸、同間，捐納之風大開，遂為寇賊所利用。粵寇楊秀清於其隊中，挑取端正魁梧者百餘人，令其詭捏姓名籍貫，赴京捐輸，並指捐省分，至省候補，預伏內應。甚有捐至道府者，一時竟無從查察也。

捐生以武陽山會為最多

自咸、同以迄光緒，其間捐例迭開，納粟入官之徒，各縣皆有，多至恆河沙數，而以武進、陽湖、山陰、會稽之捐生【無論官職大小，納捐時均稱捐生。】為尤夥。蓋武陽人之以官為市，甚於他省，呼朋引類，聲應氣求。光緒丙午，戶部奏請停止實官捐輸，於是各省捐生，亟乘未奉明詔【是年七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議。】之前，爭先報捐，一時武、陽人士輸出之金殆五十萬，可謂鉅矣。至於山、會，則吏部胥吏為其世業，諳悉捐例，某班之可壓某班，某輪之何時輪到，皆預知之，章程未布，儲金以待。故自身及戚友凡有捐納，無明珠投暗之失，其候選者，輒於第一卯得之。以是二因，各省之佐貳雜職，遂至如微生物之滋蔓，所在皆是矣。

各省候補情形

光、宣間，各省官僚自道員以至未入流，多者可數千人，需次者日多，槁餓以死者所在皆有，其有勢力善運動者，則兼數差。一日，江西藩署忽貼有聯語云：「有甚心兒，須向別處去；無大面子，莫到這裏來。」蓋不得志者之所為也。

候補文官之多，莫如江寧。宣統末年，在江寧之候補道三百餘員，府、直隸州三百餘員，州、縣一千四五百員，其他佐貳雜職約二千餘員，冠蓋薈萃，備極一時之盛。顧此三數千候補人員與江寧所設差缺數目相較，僅能得三十與一之比例，蓋寧、蘇兩屬，僅轄道缺七，府缺八，直隸州三，廳三，縣六十七，若專以江寧而論，合道、府、廳、州、縣計之，不滿五十缺也。

之要。其漠南去伊犁三千餘里曰烏魯木齊，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一人，提督一人。漢南去塔爾巴哈臺，設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一人。北近哈薩克地，其地西連卡倫內避寒，暑夏始驅逐之，實北之關鍵也。其山入冬後則遷幕於喀什噶爾，設參贊大臣一人，幫辦大臣一人。南諸路最要者，曰喀什噶爾，設參贊大臣一人，幫辦大臣一人。與拔達克山接壤，風俗醇良，土地巴沃，所轄皆二和卓木遺氓。其北曰葉爾羌，其西南曰和闐，皆設辦事大臣各二人。惟司回民採辦玉石，以為貢獻。其地富渥，天時和暖，有類內地，非漠北窮荒比也。其南五百餘里曰烏什，曰庫車，曰阿克蘇，皆設辦事大臣各一人。為回部心腹之區，綏定保障，尤加慎重。其南曰吐魯番，設領隊大臣一人。其北曰古城，設領隊大臣一人，相傳為唐李衛公建節之所。乾隆時，迪化城督糧道永餘齋從紀文達公昫議，因建城焉。曰巴里坤、哈密，後大學士溫福改為古城營，各設辦事大臣及營汛諸官。轉通糧帑，建牙設墩，咸如內地焉。

漢人任都統副都統

漢人之官副都統者，自康熙時陳昂始。昂，福建同安人。嘗從靖海侯施琅征臺灣，丙午，敘勳授職，洊至廣東副都統。又康熙辛卯，以陝西總兵陝人何天培為鑲白旗漢軍都統，尋補某處將軍，天培遂隸正白旗。自後溫州總兵李華，平陽總兵王應虎，皆漢人，相繼為福州副都統。平陽總兵後裁。

御前大臣

寺人不許干政，命內務府大臣監之，而內廷事務特設御前大臣，皆以內廷勳戚諸臣充之。無定員，凡乾清門內之侍衛司員歸其統轄。每上出宮巡幸，皆囊鞬扈從，代宣王言，名位優重，仿兩漢大將軍制而親密過之。初尚命軍機大臣代攝，仁宗親政，特分析之，體制尤正。乾隆時，命喀爾沁固山貝子扎爾豐阿兼之，其後蒙古藩臣有攝其職者。嘉慶初，特命睿恭王及定莊二王兼之。

領侍衛內大臣

國初八旗諸將士，鑲黃、正黃、正白三旗為皇上自將，選其子弟曰侍衛。日侍禁廷左右供趨走者曰御前侍衛，稍次曰乾清門侍衛，值宿宮門者統曰三旗侍衛。設領侍衛內大臣六員，內大臣六員，散秩大臣無定員，俱以世廕公侯勳舊大臣並王公子弟充之。其班列尚書下，侍衛躋三階，選其才俊者充隨印協理事務。班領十二員，【每旗四人。】掌文書政令諸事。凡六班，分奇偶以為離合，十二日為

光緒乙巳三月，裁撤江淮巡撫，改淮揚鎮總兵為江北提督。蓋江淮分省，江蘇京官爭言其治理不便，事下政務處。至是，奏請裁撤江淮巡撫，設江北提督，允之。乃以汴人劉永慶為江北提督，並加侍郎銜，江北文官亦為其屬，得轄治之。

掛印總兵

明以公侯伯都督掛印，充各處總兵官，國朝仍明之舊而損益之。掛印總兵官凡九缺，宣化、大同、延綏、陝安、涼州、寧夏、西寧、肅州、臺灣、皖南凡十鎮。然有掛印之名，無將軍之號也。

陳春萬意外得總兵

咸、同間，湘、淮軍興，削平粵、捻、回諸大亂，所保記名提督近八千人，總兵二萬人，副將以下尤不可勝數，提鎮欲得實缺，非督撫密保不可。桐城陳春萬，農也，多力而有膽。同治初，投身湘軍，從戰至關隴，亦保至記名提督、巴圖魯、黃馬褂矣。左文襄喜其勇，然亦僅派充營官而已。文襄出關，陳營又裁，及文襄班師回，陳往見之，文襄向之賀。陳方驚異，文襄曰：「爾不知耶？爾之印視我印，大且倍也。」陳愈不解。文襄乃命設香案，命陳跪聽宣旨，始知已特簡肅州鎮掛印總兵。掛印總兵者，例得專摺奏事，不受總督節制。時廷寄到已數日，正覓其人不得也。時文襄頗疑陳密求李文忠而得之，蓋因肅州鎮出缺時，例由文襄奏報，即隨摺保二人以進，而皆未用也。後始知是日軍機開單呈請簡放時，德宗御筆蘸硃太多，硃點誤滴於陳名之上，上曰：「即此可也。」時人謂之曰意外總兵。

千把品級

順治辛丑十二月，世祖始命給與千總、把總品級，千總為六品，把總為七品。

武官各階之名稱

正官本身得授之階，正從二品以上曰將軍，正從四品以上曰都尉，正從五品以上曰騎尉，均為誥授。正從七品以上亦曰騎尉，為敕授。正從九品以上曰校尉，為敕授。正一品曰建威將軍，從一品曰

都尉，從三品曰武翼都尉，正四品曰昭武都尉，從四品曰宣武都尉。正五品曰武德騎尉，從五品曰武德佐騎尉，正六品曰武略騎尉，從六品曰武略佐騎尉，正七品曰武信騎尉，從七品曰武信佐騎尉，正八品曰奮武校尉，從八品曰奮武佐校尉，正九品曰修武校尉，從九品曰修武佐校尉。

加級紀錄

凡京外文武陞任之官，前任所得，及恭遇恩詔，京察加級，不准其隨帶，俱改為紀錄一次。議敘加級題明隨帶者，准其隨帶，未經題明隨帶者，不准隨帶，改為紀錄一次。惟軍功議敘，加級紀錄，不論曾否題明，悉准帶於新任。至議敘加級改為紀錄之後，又經陞任抵銷，餘剩紀錄，若係隨帶之級所改者，仍准隨帶，若非隨帶之級所改，在任時抵銷過一次二次三次者，陞任概行註銷。若在任時所改，紀錄並未抵銷，祇准將紀錄一次帶於新任。至特恩賞加之級，及捐納加級，不准改為紀錄四次，此原則也。自捐例廣開，皆可輪資得之矣。

官員呈遞履歷

文武官員參謁上司，例須呈遞履歷，以本身言，實缺之到任，需次之到省者均然，於上司之初至，亦如之。其所記載，大抵為姓名、省府縣、出身、官階、翎銜及曾任、現任之缺或曾充、現充之差，並加級、紀錄等。發端用「今開」二字，結尾用「須至履歷者」五字。

以文職言，布政司於督撫，即須呈遞履歷，若武職之非有缺者，雖提鎮於督撫，於執掌兵權之文職，受其管轄者，不論其品秩相當與否，皆備履歷呈遞。

西藏設官

西藏額設駐藏大臣二員，一正一副，均欽派，鎮守邊疆，袤延七千餘里。每年春秋兩操，七月啟行，至後藏定日巡閱一次，九月回藏。二大臣輪值，一年報銷銀二千六百五十兩，月費各銀二百零六兩四錢零。糧務一員，專管支放糧餉，兼錢法事，轄本藏漢民。藏江以東即拉里，糧員月費銀一百五十四兩五錢，因兼管鼓鑄，是以較多，自餘五台糧員，月僅支一百十六兩。夷情一員，為理藩院司員所派，管蒙古達木及三十九族。蒙古凡有土官缺出，聽夷情先行考送駐藏大臣衙門定奪。歲十月，各夷族應上貢馬銀兩俱於夷情衙門完納。

定，咨由駐藏大臣具奏，餘由藏中自署。乾隆甲寅乃定官制，自三品至七品，給與頂戴，前藏官出缺，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補，後藏官出缺，會同班禪額爾德尼選補，噶倫卜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皆為駐藏大臣屬員，於是西藏官制定，而駐藏大臣之權亦愈重矣。

噶倫卜者，代達賴喇嘛理事者也。達賴喇嘛恆坐禪入定，事悉委之噶倫卜，或達賴年幼未滿十八歲，則噶倫卜代掌宗教政治權，及達賴成年，當喇嘛大臣頭領及貴顯等前，奉還宗教及政治之玉璽。凡新立噶倫卜，須經噶布倫大臣詳議，得布達拉宮神之託宣，乃由駐藏大臣奏准行戴冠禮。噶倫卜所屬，有書記官曰茶篩、財務官曰鍵持者二缺，茶篩管理玉璽。凡加士【書記之長。】所繕文牘，既呈達賴，達賴發交茶篩，即令用璽。苟不協，茶篩得拒卻之，仍交加士別擬。

噶布倫【一作噶隆。】有四，統理兵馬刑名，中一為喇嘛。喇嘛坐首席，為寺院代表。噶布倫為終身之職，雖達賴亦不得左右之。遇出缺時，由噶倫卜選戴琿、仔琿、商卓特巴三人之名送布達拉宮，就神前卜之。其官為三品，衣黃色，甚長，曰沙古希，冠蒙古帽。

密琿，掌戶口冊，戴琿，主兵，皆五品。次日加琿，次日甲琿，次日定琿。

仔琿有三，商卓特巴有二，皆四品，總理金銀緞疋珍寶內庫之出納及鑄幣事。遇出缺，以業爾倉巴、協爾幫、大中譯等官陞補，或以濟仲喇嘛陞補。商卓特巴本即倉儲巴，以諸處皆有之，故特異其名。

業爾倉巴有二，五品官也，掌徵收錢糧。出缺，以喇嘛補之。

朗仔轄有二，五品官也，管理拉薩市政。

噶廈、協爾幫，各有二，五品官也，任司法。

達琿有二，為六品官，掌馬廠事。

大中譯有二，六品，卓尼爾有三，達賴之傳事者也。小中譯有三，七品，屬於噶布倫，分掌文牘庶務。第巴以下，管達賴之雜事。

歲琿，為達賴喇嘛起居之內侍。其次曰森琿，曰曲琿，司經卷。曰濟仲，司熬茶。諸人並佐班禪額爾德尼分掌後藏大小政務。

碩第巴為五品官，管理札什倫布市政。

布、通巴堪布、達爾罕堪布之別。其品級自三品至八九品不等，惟以寺院之大小，喇嘛之多寡為差。

札薩克三人，乃濟隆第穆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一作諾門汗，位在呼圖克圖之次。】理事之大僧官也。傳譯語者曰羅藏娃。又有邊缺大營官、小營官，皆主地方及兵事。外有管門、管草、管糶糶、帳房、牛羊廠諸職事。此西藏官吏之制也。

西康番官

西康呼圖克圖之官乃滿人所稱番官之名也。土司雖有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之分，番人均不知，統稱之曰人不齊，乃尊大無比之意也。而土司亦有屬官焉，為總理者曰囊資，言贊囊土司也。此外有名鼓抄者，有名業巴者，各四人，皆土司之內官，分管糧稅詞訟等事。其管理地方之外官，或名協廠，或名惡巴，或名黑巴，或名學巴，所在不同，漢人統稱之曰頭人，番人則稱之曰本。本，即官也。番人稱漢官亦曰剖本。至呼圖克圖，番人稱之曰佛都督，亦曰人不齊。呼圖克圖所屬之官為總理者曰倉儲巴，其餘之官與土司所屬者大同小異。又有呼圖克圖臨事時派往他處辦事之官與以全權者，曰替身。其各官職，在番人自有尊卑大小之別，而番官之名亦尚不止此。自邊務大臣趙爾豐奏將土司改漢官，頭人名稱皆改為保正、村長矣。

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之職，歷代以之隸兵部，承襲時，由兵部發給劄付。土司有不職，督撫得題參之。後改漢官，土千總改千總職，土把總改把總職，以此推之，則宣慰司秩視副將矣。

番官之妻稱曰子莫姑學，頭人之妻稱曰姜姑學。亦有以姑學名土司者，惟姑學上加稱之字不同耳。

二氏官職

二氏者，釋道也。凡民有出家為僧道者，置首領以約束之，在京師者曰僧錄司：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闡教二人，從六品；講經二人，正八品；覺義二人，從八品。曰道錄司：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演法二人，從六品；至靈二人，正八品；至義二人，從八品。由禮部選擇，移吏部補授。在各省者，府曰僧綱、道紀，州曰僧正、道正，縣曰僧會、道會，均未入流。府二人，州縣各一人，由各省咨部給劄，擇其樸謹者充之。惟仍服方外衣冠，異於行政司法之職官，且與喇嘛有別，不必竟視為朝廷之命官也。

士又服從於張天師。張世居江西貴溪縣之龍虎山，其邸曰大真人府，亦復侈作威福，設官分職，各處道士且亦有入貲得官者。於趙伯英廣文逢年言其邑有道會司，設銜牌五副於廳事，一為道會司正堂，則朝廷所授之職也，二為大真人府知事廳，三為大真人府贊教廳，四為大真人府仁靜觀提舉廳，五為大真人府逍遙觀提舉廳，凡此四職，皆天師所授也。

喇嘛官職

喇嘛之職十數等，最尊者曰國師，曰禪師，其次曰札薩克大喇嘛，曰副札薩克大喇嘛，曰札薩克喇嘛，以上皆給印，餘給劄付。又其次曰大喇嘛，曰副喇嘛，曰閒散喇嘛。札薩克喇嘛之徒有德木齊格、思規格隆、班第等。

其在蒙古者有上柱特巴喇嘛掌印。多呢喇嘛為活佛之近侍，傳達活佛號令。達喇嘛總理廟務，袋德喇嘛為王公世子，品最尊貴，位置無定。德木齊喇嘛專司經卷，戈什貴喇嘛專司清規，蚊子喇嘛為誦經喇嘛之領袖，誦經時，彼先倡，徒眾和之。喇嘛為司誦經卷之徒眾也，無專名稱。達喀爾齊喇嘛管理佛堂，漢波喇嘛以喇嘛之齒尊者充之，有虛名無實權。高妞喇嘛司門戶。此外又有呢式把，為活佛之侍僕，如王公府之包衣然。大廟喇嘛六七百，小廟百餘，每旗之喇嘛至少亦千人。

青海僧官

青海寺院所設僧官，視西藏制為略簡，無堪布名號，各因其僧額之多寡、事務之繁簡、田產之肥瘠而設之焉。惟森琿、曲琿、孜仲、商卓特巴、羅藏娃等職司，則無寺無之。森琿漢名僧綱，曲琿漢名法台，孜仲漢名法司，商卓特巴漢名管家，番語又名香錯，蓋即商卓二字之譌音也。其羅藏娃以下亦不辨其品級大小，概以僧官名之而已。職司之繁者，以香錯為最，蓋常以一職而兼數差，事務叢脞，日不暇給也。

土司官職

滇、黔、蜀、桂有土司，官皆世襲，大率沿明之舊。官名為宣撫司，副宣撫司，安撫司，正長官司，副長官司，長官司，正左司，正右司，土知州，土知縣，土州同，土縣丞，土守備，土千總，土把總，土外委，土舍，土目。其初授官時，漢人為多，間有以土人充之者。遇有典禮，無論品秩崇卑，取《春秋》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之義，分列僚佐之末。

太平府屬有土司一十九處，其先世皆隨宋狄武襄來者，故籍隸山東者為多。歲必採辦山羊血石羊膽解府彙齊，貢之上方。

土州

廣西土州，吏目治漢人，土司治土人。漢知州不事事，相去數十里，有官署，歲收所輸官稅，遇應襲，報名，官死襲職，或仇殺用兵，土司移文相告，為之轉達，平居給膳度日，年滿候陞而已。土司知州乃世襲，類似古蠻夷小國，自擅生殺。其官屬，首老二人最尊，次首大四人，次者禮弗尚也。州之峒甚多，每峒有峒官，有頭刑，蓋兵刑自有主者，官曰內兵，與首老敵體者一人，中軍一人，先鋒二三四人。有七總，總旗、總槍、總礮、總甲、總鉗、總刀是也。兵無弓矢。又有八把，有馬房，馬房之官曰甲槽，曰馬排。首老以下文職也，內兵以下武職也，峒官則縣令巡司也，各得專刑殺。首老子弟送名於知州，補頭目等職，次第遷轉。送名注籍，餽獻甚厚，每州輸官稅，歲三十六金，為重額，遞輕至二十金而止。所取於其民者，蓋萬數而贏。

內地士人之往客遊者，禮敬備至，土官必延內地人為師，教其子弟。重價買內地人女為姬妾，寵則薄其妻。妻怒，或以蠱毒殺夫，而利使子襲。子幼，母得肆志與所延士人為偶，亦不畏人知也。土官之考終者，亦鮮克中壽，則由少時縱欲使然。然自南寧、泗城以下，與安南鄰接，境域遼廣，珍異儲積，匿亡命，前代逸民頗遯跡其中，其藏書有中土所未觀者。

土司改流

宣統庚戌以前，湖北、湖南土司悉已改為流官，而廣西之土州縣，貴州之長官司，尚仍舊貫，四川則未改流者十之六七，雲南土司多接外服，甘肅土司從未變革。曾經民政部於宣統辛亥春，奏請飭該督撫暨邊務大臣酌擬改流辦法。

女官名數品級

順治戊戌十一月，禮部等衙門議定宮闈女官名數、品級及供事宮女名數，乾清宮有夫人一員，秩一品；淑儀一員，秩二品；婉侍六員，秩三品；柔婉二十員，芳婉三十員，秩俱四品。尚宮局有尚宮司紀、司言、司簿各二員，司闈四員，女史六員。尚儀局有尚儀一

服一員，司仗四員，司寶、司衣、司飾、女史各二員。尚食局有尚食一員，司饌四員，司醢、司藥、司供、女史各二員。尚寢局有尚寢一員，司設、司鏡各四員，司輿、司苑、女史各二員。尚績局有尚績一員，司製四員，司珍、司彩、司計、女史各二員。宮正司有宮正、女史各二員，秩俱六品。慈寧宮有貞容一員，秩二品，慎容一員，秩三品，勤侍無品級。

薩滿

坤寧宮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清寧宮舊制，應由皇后每日行禮，設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薩滿，俗譌稱撒麻太太，舊《會典》謂之贊祀女官。清晨入神武門，至宮禮神。薩滿身故，傳媳不傳女，以所誦經咒不輕授人也。

奉聖夫人

康熙丁巳，聖祖特頒恩詔，封世祖之乳母朴氏為奉聖夫人，蓋與明客氏所得之封號同。

官員之妻有封典

文武官員之妻有封典，五品以上曰誥封，七品以上曰敕封，正從同。一品曰一品夫人，曾祖母、祖母、母亦均得封。二品曰夫人，祖母、母均得封。三品曰淑人，祖母、母均得封。四品曰恭人，母得封。五品曰宜人，母得封。六品曰安人，母得封。七品曰孺人，母得封。八品九品文武之妻無封，文之母得貤封，曰孺人，武之母無貤封。然此為原則，自捐例推廣而後，亦有照銜給封、躐品請封之事矣。

粵寇設官分爵

粵寇所置官吏，以天地春夏秋冬別之，均有正有副，又有丞相、檢點、指揮、侍衛、揮禦、總糧將軍、坐關將軍、巡狩將軍，及女丞相、女掌教、女掌簿、女指揮、女百長各職。其王爵頗多。侯爵以下，有捐米五百石者，即加一等。又有金、木、水、火、土五將軍，掘地道築土牆為土將軍之事，渡河掘溝為水將軍之事，點放鎗礮為火將軍之事，製造軍器為金將軍之事，列木柵、造木城、修理營帳，則為木將軍之事也。

偶家居，忽有使來聘，幣至豐，所訂束脩亦甚厚，而不具名。徐訝甚，謂其使曰：「爾主為何人？為何官？聘我往何處？」使曰：「先生母詳詰，至後自知之，決不有負先生也。」徐籌躇至再，遂約期同行。不旬日而至，使前導，歷高堂大廈數十重，至一處，使謂徐曰：「此即先生室也。服御飲食，有人司之，但不可出某處之門，出則恐不利。主人事忙，暇時自來相會，毋亟亟也。」言畢，匆匆去。徐大疑，詢役人，又皆言語含糊。越數日，即有人送案件來辦，徐閱之，皆各省重案也。方一月，前使又來，囑寫家書，注明銀兩居址，徐作書付之。家書來，亦以原封送閱。如是年餘，徐以一步不能出門為恨，適院牆倚有木梯，乃緣梯而升，欲覽牆外風景。不意隔牆一院，方有人小步，諦視之，友人某也，急呼與語。友驚曰：「可急下，此時不及細談，晚餐後當來也。」徐乃即下梯。薄暮，友果至，謂之曰：「此事無須更言，子當知之。且子之來，出余之薦，實欲藉子相助為理耳。」徐曰：「子豈不知余無昆季，有老母，奈何？」友亦爽然若失，沉吟良久曰：「余固無還鄉之理，若子則尚有望，但須緩圖。」語罷即去。後半載餘，友又至，曰：「子事諧矣，但須慎密，不可漏言，更不可就他人聘。速摒擋一切，自有人來相送。」徐如教。不數日，果有人來為之整理行裝，送歸里，自此不敢復理舊業。久之，始知遣使聘之者，即世宗也。

世宗問鄔先生安否

雍正朝，田文鏡為河東總督。有幕客鄔先生，紹興人，習法家言，嘗謂田曰：「公欲為名督撫耶？抑僅為尋常督撫耶？」田曰：「必為名督撫。」曰：「然則當任我為之，毋掣我肘矣。」田詰之，則曰：「為公草疏上奏，然不能令公見，疏上而名成矣。」許之，蓋劾隆科多也。隆為世宗元舅，有擁立功，既而驕恣不法，世宗深苦之。鄔早窺知上意，故疏上而隆果獲罪，田寵遇遂日隆。已而以事與鄔齟齬，大憤，辭去。自此田奏輒不當上意，數被譴責，不得已，使人求鄔所在，以重幣聘之返。鄔要以日必白金五十兩，許之，鄔始再至。然不居撫署，辰入酉出。每至，見几有紅箋封元寶，即命筆，或偶闕，輒去。時世宗亦知鄔在田幕，請安摺至，有時輒批：「朕安，鄔先生安否？」鄔客大梁，無眷屬，日得五十金，恆以振貧之，或劇飲妓館，必不留一毫忽至明日也。

或曰，浙撫署有屋三楹，相傳為雍正時鄔先生所居室。鄔先生者，老貢生也，沈酣於制藝，對人訥訥，不能作一語。世宗在潛邸，微服游各省，三至浙，輒飯其家，鄔亦不知為世宗也。及李衛督浙，陛辭日，世宗謂浙中某先生，端人也，可延之入幕。李謹誌之。既至浙，亟延之，見其百無一能，無奈何，姑奉以厚糈，館以精舍。時屆歲暮，例進請安摺。請安摺者，寥寥數字，曰：「某官某跪請皇上萬安」。可影寫，乃令鄔書之。摺入，世宗識其字，硃批曰：

鄺先生者年享千餘金，書一請安摺，終其身勿替。

顧禮琥一生作幕

乾隆中，有名幕顧禮琥者，久居河督幕府，雖嘗以進士授職，而自為諸生時，以代河臣草奏，適中上旨，遂留不遣。尋被薦，再進官，未離幕府。高宗東巡，有欲為之地者，輒固謝以免。

畢秋帆幕多雅士

太倉畢秋帆尚書沅開府武昌，幕下賓僚，多一時方雅之士。會重修黃鶴樓成，江都汪中為之銘，歙縣程瑤田書石，嘉定錢坫篆額。過客登樓，歎為三絕。

畢秋帆待程魚門

畢秋帆尚書待士優異，程魚門舍人晉芳亦嘗入幕，勗以宜多讀書，程謂行篋無書，畢立呼閩人至，諭曰：「程老爺若買書，當為給值。」程自是得博觀群籍。

孫淵如洪稚存焚妖書

畢秋帆尚書撫陝日，孫淵如觀察星衍古幕府，僚眾以其狂而好狎侮人也，檄逐之，不即行，至以去住要畢。畢以別館館淵如，且加脩焉。而淵如好冶遊，節署地嚴，漏三商，必下鍵，畢自督視之。淵如乃夜踰垣出，輒翌晨歸。一日，有長安生員某揭咸陽生員某偽造妖書，結黨謀逆，已捕置獄中矣，並搜獲妖書名冊。刑幕語畢，窮治之，將興大獄。淵如聞有妖書，約洪稚存同往，就請假觀，則皆剽襲佛門福利之說，為誘脅箕斂計，並無悖逆字樣，名冊乃編造門牌草稿也。時方隆冬，爐火甚熾，出其不意，遽拉雜摧燒之。刑幕以白畢，畢坦然，事竟以釋。

鄧石如客曹畢幕

完白山人鄧石如，立品甚高潔。乾隆庚戌，曹文敏公以祝釐入都，強山人同入都，山人獨戴草笠，鞞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望見山人，

皆國朝第一。」座客大驚，為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欲其入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其志。」乃率座客送之轅門外，上驢去。後入畢秋帆尚書幕。吳中名士，多在節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畢強留之，不可，乃為置田宅為終老計，而觴其行，曰：「山人，吾幕中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減色。」四座慚沮。

胡思顯以撰擬奏稿得三品卿銜

川楚用兵，以額勒登保為經略，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小衄，直陳不諱，仁宗嘉額不欺，並加胡思顯三品卿銜。

幕友為招房所屈

戴山立家有婢曰珠姑，其夫亦戴氏奴。珠與傭工吉方、褚大、孔名姦好，同致夫死。事發，供出褚起意，吉買藥，孔置餅中。幕友議四人罪維均。有招房陳大川，乘醉而罵，至內堂，曰：「官以數百金聘幕賓，而罪不能定，天下寧有一人死而四人抵命者乎！」幕友大慚，招與商議，乃以買藥者為罪首。獄定，吉遂斬，珠姑凌遲。

府幕遭瘟縣幕慌

嘉慶中，山東萊州府太守新舊交替，值歲杪，舊太守未即成行，幕友屠某、楊某至新守署賀年，旋至首縣。縣令王某，湘人也，司閹不為通，屠、楊厲聲叱之，詎閹者喝令門役肆毆。主人出，客狼狽不堪矣，訴於新守。新守作調人，為書二律詩於牘尾，詩云：「豪奴結黨打屠楊，府幕遭瘟縣幕慌。兩面調停新太守，一時氣倒舊黃堂。拜年何必尋煩惱，喊稟居然要驗傷。磕過頭兒賠過禮，得收場處且收場。」又云：「這回廝鬧太無因，打狗還須看主人。平日縱容原不免，當場喝令恐非真。也知械杖循王法，無奈門丁是內親。寄語長沙王令尹，從今紗帽要留神。」

馮志沂佐勝保

馮志沂字魯川，代州人，以刑部郎中京察一等出為廬州府知府。古文私淑姚惜抱，師梅伯言，而以仁和邵位西、洪洞董研樵、平定張石州、滿洲慶伯倉為友，皆當時攻經學肆力於詩古文詞者。嘗入勝保幕，司奏牘。勝軍無壁壘，兵士散處民間，從官皆備良馬，聞警則騎而馳去。馮獨以騾駕帷車，以牛車載行李書笥，嘗曰：「吾不善騎，脫有警，墮馬而死，不如死賊之為愈也。」一日，與勝言論

追之還，戒材官曰：「馮不歸，殺無赦！」並手書致馮，略曰：「計此書達左右時，公度韓侯嶺矣。此即『雪擁藍關馬不前』，韓退之咨嗟太息之地也。公於軍事雖非所長，然品望學問，當代所重。所以拳拳於公者，以公之品學足以表率群倫也。」馮得書即返，勝大慰。某記室私詢於馮曰：「公何以去而復返？」馮曰：「勝雖跋扈恣睢，然能重斯文，言出於至誠，可感也。」然勝於章奏往往自屬草，動曰「先皇帝曾獎臣以『忠勇性成，赤心報國』」，蓋指咸豐庚申與英人戰八里橋事也。又曰：「古語有云，『闔以外將軍治之』，非朝廷所能遙制。」又曰：「漢周亞夫壁細柳時，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意以為太后婦人，穆宗幼穉，恐其牽掣耳。

曾李之於幕僚

曾文正公之督兩江也，大事章奏，必令幕府諸賢各創一稿，然後審擇點竄，亦有一字不易者。李文忠公督直隸，則必先自草創，聽幕僚指陳得失，乃更自裁定。論者謂曾謙謹，李機警，而集思廣益，其道則同。

曾文正幕府人才

咸、同間，曾文正公國藩督師勦粵寇，幕府人才，一時稱盛。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誥、涂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

文正之重督兩江也，中江李眉生鴻裔游其幕，年少倜儻，不矜細行。文正特愛之，視如猶子，文正祕室，惟眉生得出入無忌。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然第給以厚糈，不假以事權。一日，文正方與眉生在室中坐談，適有客至，文正出見之，眉生獨在室，繙几上案牘，得《不動心說》一首，為某老儒所撰。老儒，即所稱聖賢十人中的一也。文之後幅，有「使置吾於妙曼娥眉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吾於紅藍大頂之旁，問吾動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眉生閱至此，戲援筆題其上曰：「妙曼娥眉側，紅藍大頂旁，爾心都不動，祇想見中堂。」題訖，擲筆而出，文正送客去，返書室，見之，歎曰：「必此子所為也。」因呼左右召眉生，則已不在署，蓋又往秦淮河上冶遊矣。文正令材官持令箭大索之，期必得，果得諸某姬舟中，挾以歸。文正指所書詰之曰：「子所為耶？」李曰：「然。」文正曰：「此輩皆虛聲純盜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獲得厚資者，正賴此虛名耳。今汝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資，則彼之仇汝，豈尋常睚眦之怨可

巡撫之任。抵滬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蘇巡撫，練兵選將。克復蘇州、常州、嘉興等郡，遂實授巡撫，加太子少保，賞黃馬褂、雙眼花翎，封一等肅毅伯，勳名幾與文正相並，距出幕府時僅逾兩年耳。未幾，績望日隆，卒蕝文正未竟之緒。蓋文正之志業，文忠實繼之也。

文宗垂詢劉樹森

巴陵劉湘浦名樹森，弱冠以申、韓家言遊秦，歷佐諸侯四十餘年。文章宗柳州，簡練峭潔，其敘事之奏牘，雖極繁瑣瑣屑，他人數十語所不能盡者，輒以數語了之，曲折奧突，無不畢舉，以是名動九重。咸豐中，曾卓如中丞望顏入覲，文宗曾以劉名垂詢及之。

朱秋芳幕於滇

秀水朱竹垞有裔曰秋芳，性剛介，幕於滇。晨起，日必令奴襍被，一言不合，即可褰裳也。脩脯以十日為斷，不透支。居停有以處分，隔閼見商者，必遭呵斥，謂：「足下官職，豈與生偕來者耶？或前人遺留，或己身遭際，皆儻來之物，奈何以民命徇之？」上官或有偏倚，必再三頂覆，得申其意，乃已。嶧峨有土豪李監生，富而橫，悅佃婦。婦性貞烈，利誘之不動，勢劫之不動，賄其夫若父，交逼之，終不動。乃遣數人縛婦，裹繃大樹，熾火，炙殺之。夫若父跪求，益怒，且劫令其夫手爇之，即瘞之山。三年無敢發其事者，獨一執爨人知之，大憤，然無以發也。旗員某廉幹有識，選是邑，履任歲餘，訪得其耗，密稟上游，均難之。某慍，欲乞病。朱曰：「何弱也！君不辦，此案終不得白矣。我通詳已定，連夜發之，等罷官耳，去乃有名。」某奮袂從之，搜得執爨人，藏之署中，以為證。案既定，纖悉皆入奏，大府奪俸鐫級，二守皆實降，前任三令皆褫職，某以蒞任二年，亦在議中，奉特旨寬免，且令引見。李監生已畏罪自縊，仍戮屍，為從二人發新疆為奴。籍其家，以半給夫家，以半給父家，氏旌表。於是朱秋芳之名大著，瑤僮至奉之為神。

林文忠訪延記室

侯官林文忠公則徐年二十，中嘉慶甲子舉人。時方就旁邑記室，以所削牘見賞於閩撫張師誠，延入幕，是為知名之始。其生平持論，謂「交際啟事，第憑尺一以通情款，於此而不竭吾誠，烏乎用吾誠」，故能擅絕詞翰。復篤於師友淵源，雖羽書旁午，親切函札，從不假手於人。僚吏稟牘，寫作佳者，每親自批答，圈點付還。沈蔭士嘗在其幕中，詢以亦嫌煩瑣否，文忠曰：「寒士緣此增重，官

吳門，又問以「物色尺牘人才今得其人否。」文忠云：「嘗從陶文毅處知鄂藩署書啟李某，詞翰為當代第一，前歲託人以千金聘之，已辭館入都會試，得館選矣。」

左文襄佐駱文忠

左文襄公宗棠，初以舉人居駱文忠公秉章幕府，事無大小，專決不顧。文忠日與諸姬宴飲為樂，文襄嘗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邪！」文忠乾笑而已。嘗於夜半撰一奏草，叩文忠內室，大呼。文忠起讀，叫絕，更命酒，對飲而去。監司以下白事，輒報請左三先生可否。

范肯堂佐李文忠

通州兩名士，范肯堂其一也，德行文章，在人耳目。光緒初年，就李文忠公鴻章之聘。文忠尊師重道，朔望必衣冠候起居，每食，奉魚翅一簋。范固甘菜根而薄膏粱者，卻之，不獲，文忠遂以乾翅寄奉其二親。時有以鄉舉勸者，范笑曰：「誰不知我為李公西席，中式何為！」故事，節幕得用居停輿馬，文忠蒙賞紫韉，范嘗假用之，訪友於天津紫竹林。或告文忠，謂范乘紫韉輿作狹邪游，文忠曰：「既用紫韉，不可缺擁衛。」立命戈什哈八員護之。

李秉衡逐幕客

光緒甲午後，下汰兵詔。時李秉衡撫山左，幕府中有五六輩，皆樞密中人為作曹邱生者，思去之，而躊躇不決，至是乃下逐客令，且謂之曰：「朝廷方擲節糜費，諄諄告誡，為人臣者敢不仰體九重之意，而徒博結納名乎？」

徐仲眉入李子和幕

徐仲眉名葆齡，侯官人。少孤貧，從軍，充書識，旋保武官，擢至副將。以代某提督作左文襄奏稿敘，為李子和督部鶴年所賞識，延入幕府，與陳木菴、陳芸敏、葉損軒友善。年五十餘矣，風骨清峻。有廬一區，琴書瀟灑。工小篆，自書門前楹聯云：「南州高士宅，東海偃王孫。」顏臥室曰落葉菴。設一榻，甚緻，嘗邀同人分韻，賦《落葉菴詩》。

張文襄與幕僚會餐

之寬濫。嘉、道間，稟承家法，薦舉之路，猶極謹嚴。咸、同軍興以後，需才孔亟，始有破格用人之典矣。

薛所蘊薦孫奇逢

順治初，祭酒薛所蘊薦容城孫奇逢，稱為許衡、吳澄，請以奇逢長成均。奇逢固辭。

湯文正薦徐文敬

錢塘徐文敬公潮官翰林日，睢陽湯文正公斌方侍講東宮，獨深器之，嘗薦於聖祖曰：「臣老矣，受恩至重，無可報稱，薦徐某，所以報也。」因命書文正語於起居注。文正去，文敬遂繼為講官。

格爾古德薦衛立鼎陸隴其

文清公格爾古德繼于清端公撫直隸，疏薦盧龍令衛立鼎、靈壽令陸隴其，眾論翕然；及詔舉賢能，九卿交推其清廉莫及焉。

帥顏保薦吳興祚

康熙間，無錫知縣吳興祚以漕督帥顏保保薦，特擢福建按察使。

聖祖諭臣僚舉所知

康熙戊午，聖祖御懋勤殿，召郎中王士禎賦詩，賜讌，特授翰林侍讀，遂諭中外臣僚各舉所知。

年羹堯薦蔡文勤

漳浦蔡文勤公之以庶吉士入都也，寶應喬教諭某遇諸逆旅，見其舉止而異之，聞諸外舅甘撫胡期恆，胡以聞之年羹堯，遂薦諸世宗，至大用，然文勤實不知也。

札某以薦人受刑

大怒，杖四十，復枷示以辱之。

祁鶴皋薦劉澄齋自代

祁文端公之父鶴皋，名韻生，邃於輿地掌故之學，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西域釋地》諸書，綱領秩然，甄採有法。嘗提調史館，舉介休劉澄齋錫五自代。總裁阿文成公問曰：「此非某耶？骨氣如此，可勝提調任矣。」

訥親薦兆惠阿桂

乾隆中葉，訥親以恃寵驕倨，復貽誤金川軍務，致罹重譴。其操守頗廉介，當隆赫時，門無苞苴，部院司員以公事關白，必反復駁詰，見有才器出眾者，薦引惟恐後人。贊樞垣時，武毅謀勇公兆惠、誠謀英勇公阿桂，均為庶僚，訥即密保二人內堪尚書，外堪督撫，無一知者。迨訥身後，高宗將原摺發出，人始服其論薦之公。

來保薦兆惠

文端公來保善相馬，一時有九方皋之目，而亦有知人之明。文襄公兆惠，微時貧甚，生未逾月，父母亡，育於姑家。七八歲，長大如成人，力敵百夫，入營，就步糧為街卒。時文端兼攝步軍統領，見諸卒潑水，水所及不過尋丈，兆獨遠及數十丈外，異之，呼與語，甚慧，命鞭之，如擊石焉，大呼曰：「性耐刀鋸耳，不堪鞭箠也！」文端聞言，益大異，令明日至府面試，挽強命中，揮刀運石，力大無窮。與談行軍紀律，侃侃而言，動中竅要，文端益喜。次日入朝，見高宗，叩首賀曰：「臣為國家得一奇士。街卒兆惠，真大將才也。」即日召見，命之射，九發皆中，即授一等侍衛。後平定西域，數建大功。

阿文成薦松文清

相國松文清公筠年十二時，父母窮困失養，流轉至吉林商販家，為之飼馬。年雖幼，能解馬性，歷一年，繁參異恆，主人異之。及蒙古某赴吉林將軍任，過其地，覺其狀貌魁異，不類常兒，召馬主人，還以身價，攜歸，撫為己子。讀書習射，皆冠其曹。及冠，得阿文成公賞識，奏拔之，遂大用。阿疾革，仁宗臨問：「卿後誰當大任？」阿以松及慶相國對之。後松任封疆，勳業卓卓，為一代名臣。

宣宗即位，賢俊之沈淪下僚者，率超擢。如鄭裕官郎中，以蔣攸銛薦，期年至直隸布政使。董鄂阿麟官鄖陽知府，以那彥成薦，期年至江西巡撫。唐仲冕官知府，左輔官接察使，以英和薦，期年皆至開府。

大臣合薦羅繞典

安化羅文僖公繞典，生而有文在手，曰典，因以為名。在詞館，即究心經世之學。湖南瑤變，宣宗詢軍事，圖形勢扼塞以進。曹文正公振鏞言於上曰：「有用才也。」未幾，上書房員闕，上詢於潘文恭公，文恭舉文僖及杜文正以對。上復以二人詢王文恪公，對曰：「羅某，良吏才也。」會召對，垂詢良久，諭近臣曰：「此人精神滿腹，可外任。」遂自平陽府知府洊督雲貴，歷官秦、晉、湘、楚、滇、黔六行省。【湖南為本籍，曾奉辦理團防之命，力解長沙城圍。】其鄉人稱其少讀書嶽麓，凡十二年，歲再歸省，必徒行，曰：「吾以習勞也。」

孫文靖薦陶文毅

安化陶文毅公澍，丰裁峻整，好議論人物，惟恐不盡，雖廷對亦然。開藩皖中，循例覲見，論某官溺職狀，至聲色俱厲，鬚髯翕張。宣宗疑之，密諭孫文靖公爾準，察其為人，時文靖方撫安徽也。文靖密疏薦引。硃批曰：「卿不可為其所愚。」復具疏，條列善政，力保其無他。文毅遂獲大用。

肅順薦胡文忠曾文正

肅順於咸豐年間始為御前大臣，貴寵用事。入軍機，屢興大獄，竊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賊害，怨毒繁興，卒以驕橫僭擬，獲罪伏法。然是時粵寇勢甚張，而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尚薈焉不察，惟肅知之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以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文忠督兩江，肅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盡善，未可移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

穆彰阿薦曾文正

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台見之諭。是夕，宿穆邸，及入內，內監引至一室，則非平時所處。穆稍凝思，問曰：「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文正未及對。穆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屬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因顧謂文正，仍下榻於此，明晨入內旨。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而文正自是駸駸嚮用矣。

左宗植薦江忠烈

湘陰左舍人宗植，文襄公宗棠兄也。少豁達，好談時務，歷贊大府帥戎幕，與文襄齊名。咸豐初年，粵寇起事，文宗命故相賽尚阿經略粵西軍務。時左官京師，以賽參佐非人，亟草牘，力薦江忠烈公忠源於相國祁雋藻，祁遂上達天聽。忠烈之轉戰數省，豐功勁節，實自左識拔始。

潘文勤胡文忠保左文襄

左文襄公宗棠為官文恭公文所劾，後得潘文勤公祖蔭奏保獲免，其中委曲甚多。當文恭肅順知之，語其幕客高心夔，高轉語王闓運，王又轉語郭嵩燾，郭使王偕高求肅營救。肅允之，第云仍須別有人奏保，上見疑。王以告郭，郭乃撰具保摺，並懷三百金往覓潘。既相見，郭卒然指爾時名伶，工生且劇，潘所眷也。【蓮芬姓朱，為爾暇及此。」郭強勸之，偕赴蓮芬家。既至，郭又問曰：「姑勿問，摺已代撰，且繕就，第能具奏者，當以三百金為壽。」言次，即出三百金置潘前，不能無動，即取金納懷中，曰：「吾輩姑飲酒，再商。」因命蓮芬置酒，相與痛飲。既，郭要潘同往遞摺，潘於路，復以所保何人為問，郭慮其中變，仍枝梧之。至奏事處，潘曰：「事已至此，必無悔理。惟所保何人，摺中所言云何，必先令我知，否則萬一叫起。【叫起即召見也。】將何詞以對？」郭乃出摺與觀，潘無異言。摺上，果叫起，上問曰：「汝從何識左宗棠而知其為人？」潘倉卒間未籌及此，乃飾詞對曰：「左宗棠是臣業師。」上領之。未幾，而胡文忠保左之摺亦至，上乃顧肅曰：「官文劾左宗棠，潘祖蔭、胡林翼又保舉左宗棠。方今多事，用人之

用，不知究竟何若？」肅曰：「聞左宗棠為湖南巡撫駱秉章所信用，一切皆歸其主持。官文劾之，亦頗以其攬權為言。然駱秉章之在湖南，功績昭著，即左宗棠之才可知矣。」上恍然，於是諭官再行確查。及官覆奏，亦為左洗雪，即奉命以三品京卿用。

曾文正薦李文忠

李文忠公鴻章初以優貢客都中，受知於曾文正公國藩，師事之，日與講求經世之學。及入翰林，未三年，而粵寇難起，李適在籍，佐巡撫福濟幕。時廬州已失，福欲復之，不得手，李乃建議先取含山、巢縣以絕其援，福授以兵，克之，由是有知兵名。福疏薦，道員鄭魁士沮之，遂不得志，而謗言日起。後授福建延建邵道，擁虛名，無官守。咸豐戊午，文正移師建昌，往謁，留焉。旋文正派湘軍新舊九營，使其弟國荃統之，赴景德鎮助勦，以李同往。江西告捷，又隨文正大營兩年有奇。庚申，文正議興淮陽水師，薦李補兩淮運使。疏上，值文宗北狩，不省。李時年三十八歲也。

胡文忠薦舉人才之法

益陽胡文忠公關心時事，遇四方之使，雖小吏末弁，引坐與談，舉所述聞見，隨筆記之，以備參攷。若稍有志意者，則必問所見人才，所學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實事一二證之，兼注考語。故几席所在，手摺數十。或不知其故，以為何厚我而殷勤若是，蓋文忠薦舉人才，往往非宿昔相知，博采慎取，實默具權衡也。

陳國瑞薦段得勝

陳國瑞梟勇，為咸、同間諸將之冠，而秀美若處子，後與李世忠互毆落職，錮於家。生平愛才若渴，曾保薦段得勝於湖廣總督譚廷襄，書云：「部民有髮僧天元道人頓首再拜，謹奉書於竹巖督帥大公祖閣下：杜老云：『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其君之來督吾楚救民水火之謂歟？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僕昔日之愚忠，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而不能剖以示人之苦心歟？五祖曰：『心心相印。』非僕與君未謀面之神交歟？語曰：『飛鳥盡，良弓藏。』其千古將帥之定論歟？嗟嗟，『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是僕罷兵後問道取歸景況。『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是僕初入里門景況。『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是僕與家人老弱終夜共話刺刺不休景況。『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是與鄰人酬酢景況。『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是僕思渴多飲以清肺肝景況。『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是回思辛苦賊中來景況。『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是今日之《無家

卜。達旦雪霽，查酒醒，使人以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

明年，查至杭，暮春之初，遇丐於西湖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為，已質錢付酒家矣。」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為丐也！」查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諗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弈，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為污！不謂獲邁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查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與痛飲，盤桓累月，贈資遣歸。

六奇世居潮州，為明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時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群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官至通省水陸提督。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賫三千金存問查家，別奉書幣，邀之至粵，舟輿供帳，俱極腆備。居一載，軍事旁午，得查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

先是，苕中有富人莊廷鑑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查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皆論置極典。吳力為查奏辯，得免。後吳卒，贈少卿，兼太子太師，諡順恪。

龔芝麓知馬世俊

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上合肥龔芝麓尚書鼎孳。龔讀至「而謂賢者為之乎」題，至後比「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變」，「少壯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淚即泫泫下，曰：「李嶠真才子也！」歲暮，贈諸名士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遂及第。

張自由識拔白謙

之，摺書鮓鯽百頭。張甚駭愕，促召中軍以手摺視之曰：「送魚者稱尾，此獨稱頭。陳州牧由進士得官，當必有說。」中軍曰：「職有知書之胥白謙，可令入對。」須臾，謙至，跪而言曰：「小人嘗讀《詩經》，有《在藻》之篇，其首章云：『魚在于藻，有頒其首。』其次章云：『魚在于藻，有莘其尾。』故魚有稱尾，亦有稱首者。今州牧之稱頭而不稱尾，正見其尊上之意。」張大驚喜，手扶謙起曰：「汝有此大學識，豈可屈居下役！汝即入我幕府，專掌書記可也。」自後事必諮謙，謙行則行，謙止則止，不踰年，拔為本省提塘，復改文職，旋以同知解秩歸。

顏習齋知朱越千

博野顏習齋，名元。曾於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字，知為朱越千也，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醉起舞，為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鸚鵡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

湯文正知馮山公

錢塘馮山公景條陳淮揚民困於江蘇巡撫湯文正公斌，因萬季野以上之。文正見書三歎息，語季野致意，謂宜勉立德功，不在徒言也。又嘗語沈昭嗣曰：「令友馮山公固是不朽人。青史名長，不在暫時科第也。」

尤悔庵知宋荔裳

宋荔裳標格意氣，風流文采，並足推倒一世，尤悔菴目為東海偉人。悔庵名侗。

尤悔庵知王西樵阮亭

新城王西樵阮亭昆仲之出游也，每過郵亭野店，輒題詩於壁，詩既驚人，使筆斗大，龍拿虎攫。尤悔菴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食，坐對移晷，不能去。阮亭名士禎，官至刑部尚書，諡文簡。

王阮亭知吳天章

舉博學宏詞，放歸。有《運洋集》。初至京師，未知名。王阮亭亟賞其詩，謂為天才。一日，待漏朝房，誦其句於葉訥菴云：「泉遶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溼西嶺，春泥沾條桑。」又「門前九曲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葉大驚異，下直，即命駕訪之。自是吳之詩名大噪都下。

王西樵知林鐵崖

王西樵嘗稱林鐵崖有異人者三：鬚眉奇古，略如李伯時所畫羅漢相，則異在容貌；下筆落落，能為崢嶸傲詭之詞，出入於孫樵、劉蛻之間，則異在文筆；每當讌會，竹肉間作，或值徜徉山水之際，時而意得忘言，如釋迦拈花，達摩面壁，時而快論斗發，又如春雷奮蟄，奇鬼搏人，則異在性情言語。

吳慶百知毛季蓮

吳慶百以應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薦入京，止竹林寺。毛季蓮嘗偕其叔大可過吳廡，坐甫定，輒據柳林，自吟其宴集及登臨諸作，大聲撼四壁。吳顧大可曰：「君家阿咸，正復不減，將不使卿單行。」

毛大可知史訥齋

毛大可嘗謂史訥齋雖睦居家，事父怡愉，不聞嘻嗃，似陳季方；把臂堪託以妻孥，似朱生；見利思義，不因人炎熱，似童子鴻；嗜酒疏脫，每一飲，必陶然盡醉，而諸務不失簡則，似張黃門；訓諸經百氏，鉤深致遠，可使擔囊負笈，執經問字者不絕門舍，雖傾筐倒篋，隨叩隨應，猶鼠壤有餘物，似馬季長。史名廷柏，與毛皆蕭山人。

彭羨門知沈去矜董文友

海鹽彭羨門尚書孫遜在廣陵，見沈去矜、董文友詞，笑謂鄒程邈曰：「泥犁中皆若人，故無俗物。」

黃俞邨知周櫟園

晉江黃俞邨，名虞稷，嘗謂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如張乖崖；屢更槃錯，乃別利器，如虞升卿；文章名世，領袖後進，如歐

如孔北海；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如陶淵明；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如朱文季；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如荀景倩、李孟元；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如范希文；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如蘇長公。櫟園名亮工。

丁葯園知李湘北

丁葯園儀部，嘗典試河南，在闈，搜采瑋異，得一卷，奇之。同考官以波瀾簡質，度其人已老，請置於乙。丁曰：「才與膽峙，豈老生所辦，此必年少知名，終為大器者也。」榜發，乃永城李湘北天馥也。同考官出語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幾失此佳士。」李年方弱冠，名振西清，以文章道誼有聲於世，後官侍郎。

許原孝知許彝干

許彝干少而岐嶷，總角時，偶詣從祖原孝。原孝冠見之，左右曰：「孫見祖，何必冠？」原孝曰：「此子是許氏南來之秀。」

萬季野姜西溟知方望溪

古文大家，必推桐城方侍郎苞為正宗，裁成而引掖者，實賴一二先吉。侍郎少遊京師，下筆為古文。輒工。萬季野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切為無益之文。」侍郎終身誦之，遂一心窮經。後讀徐所雕九經解三過，為文益峻潔。時姜西溟方以古文伏天下，揚於眾曰：「後來之秀也。」侍郎名遂大起。

陳筠受知於海外國王

吳縣陳筠字友石，幼孤，善書，能琴棋，獨不能治家。年長未娶，父產已蕩然無存，乃挾三十金入山販筍，至崑山王彥修家賣之。居數日，彥修語之曰：「天氣蒸熱，筍包宣開矣。」開則筍已腐爛。囊餘二金，乃販時憲書數十本，賣以度日。既而鸞字於蘇州閶門，為扇肆寫扇。一日，有滿洲大員奉旨封王至海外者，方南下，泊舟閶關外，令家人買扇，筠為書之。滿洲大員閱之稱善，酬白金一兩，邀至舟。茶罷對弈，歡若平生，謂筠曰：「我奉旨航海，尚不棄，與我同行，則幸甚。」筠諾之。餽三十金為安家資，筠以十金奉母，十金製衣，更以十金買肴饌，徧款同舟之人。既而舟至琉球、安南諸國，其王尊天使，並及同來之客，所至分庭抗禮，各求其字，一小字酬一小銀錢，一大字酬一大銀錢。舟至高麗，高麗王太子好音律，與筠鼓琴，乃授以新聲數曲。太子喜，謂其侍官曰：

金銀珍寶象犀珠玉之物，不可數計。歸舟全大洋，舟重不能行，柁工命以所載金銀撒入海中，約存二三萬兩，舟始能行。趁風至福建漳州，值漳、泉大荒，筠所至賑饑，費萬兩，而自以二萬金歸家娶妻。後與其婦兄貿易，不數年，復蕩盡，為囊人。晚年賣藥於陽澄湖之濱，跌損一足，然與甚豪，猶不肯作寒乞相也。

高麗使臣購徐成顧詞

吳漢槎戍寧古塔，行笥攜有徐電發鈞《菊莊詞》、成容若德《側帽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三冊，會高麗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至我國。王阮亭《漁洋續集》有「新傳春雪詠，蜚徼織弓衣」句，即指此。

蔡文勤知張鵬翼

連城張鵬翼耄而好學，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其教也。漳浦蔡文勤公世遠甚器之，嘗書「醇學」二字以表其閭，語人曰：「吾知蔡君甚深也。」

方觀承一生知遇

桐城方氏以《南山集》一案，牽連遣戍者十餘人，觀承之父亦與焉。於是方觀承歲恆隻身徒步，省親於塞外。嘗轉徙至浙之寧波訪戚某，比至，歲已逼除，見其戚倚門諸奴，皆貂帽狐裘，甚豪倨，自顧檻縷，往謁恐遭逐，乃於其巷中賃屋以居。惟以資斧將盡，進退兩難，日於門簷下探聽其戚居鄉狀況。對門一屠奇方狀貌，詢邦族，詰來意，曰：「我與之同巷二十年，未見其恤一親族，去恐無益。」方聞言，深悔輕至。屠曰：「先生既士族，必能書，亦解算否？」方曰：「略諳之。」屠曰：「時將度歲，我有帳目，煩一結，代開帳單，以便索欠。寒舍伊邇，便請下榻，何如？」方遂往。屠呼妻出見，款接甚殷。方持籌握算，半日已畢。屠出索逋，得錢較往歲為豐。除夕，具酒肴，延方上坐，作守歲宴。屠女五歲，亦隨母側坐。元旦，方欲行，屠堅留之，并囑其妻為製絮袍相贈。至六日，屠捧絮袍，婦攜襪履至，奉方服訖，見方帽破碎，乃脫己氈笠易之，並贈錢二千為路費，遂別去。

出揖曰：「貴人全矣。」方疑其擲揄，止色曰：「我不求相，何遽相戲！」星士諦視曰：「此非深談處。」遂收卜具，邀入小廟，揖之坐，曰：「予跋涉江湖數十年，閱人多矣，無一失者。子某年為何官，某年至總督，惜不能令終耳。今官星已透，可速赴都，以應機緣。」方曰：「無論罪人子無仕進路，即有機緣，徒手何由北上？」星士取二十金贈之，並出一名條，囑曰：「他日節制陝甘，有總兵遲誤軍機當斬，千萬留意拯之，此即以報我也。」叩其姓氏，枝梧以對。遂行，至直隸，行李為盜掠。將至保定，訪其素識某，至白河，遇大雪，凍斃古寺外。僧啟戶，見方僵臥雪中，掖入灌救，始甦。頗相契，留數月，始行。

先是，寺中有老僧，蓄金石極多，老僧圓寂後，無講此者，因悉出所蓄，洩方鬻之，捆載至保定，就督署前設肆焉。制府出，前導嘖方收肆遲，橫加鞭扑。方憤甚，棄去，赴都，至東華門，以測字資旅食。適平郡王輿過，見招帖，善之，呼問，知為方書，延歸，掌記室，備蒙禮遇。久之，藩邸楹帖盡出方手，世宗臨幸見之，詢何人筆，王以方對，即召見，賞中書，從此受知。由監生至建節，不過十年。方既貴，招屠至，贈以三千金，令改業，並為其女擇佳婿。遣人至白河，修古寺。後果總制陝甘，督餉嘉峪關外，總兵某違誤軍機當斬，力為開脫，則星士乃其父也。方思晚節不終之語，恆懼不免，及總制直隸，迎星士至署，求解免法。星士曰：「定數也。惟作大善事，救千萬人命，或可感動彼蒼。」方徧檢案牘，見直隸通省報流民路斃者，歲多至數百起，思設留養局以拯之，方定見而未發也。翌晨，往見星士，星士遽賀曰：「公滿面祥光，必已有莫大功德，不特獲免刑戮，並可望累代貴顯矣。果何事而至此？」方詳告之，遂奏行焉。後陝甘軍營事發，兩督撫、一將軍皆罹法，方亦應坐，奉特旨原免。

鄂文端知孫文定

世宗朝，合河孫文定公嘉淦被誣有焚贓，據以入告者，某親王也。上詢鄂文端公爾泰，文端曰：「孫嘉淦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即命文端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文端弟名爾奇，時與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賢者也。

梁文莊知侯夷門

台州侯元經，字夷門，才士也。詞賦敏贍，屢躋場屋。年五十，官縣佐，解餉至戶部，筦庫之吏有所需，不即予批迴，侯末僚而貧，大窘。時錢塘梁文莊公為侍郎，見侯名曰：「此夷門也。」語司官：「某尚書祭文，諸公謙讓不作，盍以屬之？」即召至戶部後堂，給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莊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

夫，奪吾赤幟！」又予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索予詩，啞啞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鄰雞即指王文簡公士禎不忘談龍舊隙也。】自成孤調。」又客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相國午亭，留詠殆遍，中條、王屋，無處不放膽題詩，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中進士，翱翔禁庭十年，罷歸，不深讀書。今夜鐙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兔園挾策，吾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靈湫，綆汲不窮。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詩弟子。又華亭張得天尚書，【即文敏公照。】曾屏車騎訪予櫻桃斜街云：「昨見君《風氏園古松歌》，病虎癡龍，造語險怪。君善八分，遐陬外域爭購，極類建寧、光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吾當言之曲阜上公。」又予在新安，臨川李侍郎來游黃山，乃云：「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吾謫官時，曾諾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四十九家，今可償夙願矣。若君詩，凌顏轢謝，含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

阿文成拔擢人材

阿文成善拔擢人材，每遇散僚卒伍，一二語，即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為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將。海蘭察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文成驅使，辱罵性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為用。

桑調元推器盧抱經

餘姚盧抱經學士文弼，少傳父業，敦篤翫古，婦翁桑調元甚推器之，以為風韻似其外祖馮景，其湛深乃過之也。學士父藏景遺藁於家，有示抱經詩云：「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抱經謹識之，晚乃出景《解春集》，請長洲彭紹升別擇錄行。

塾師賞錢大昕之破題

錢大昕幼時，塾師以「至則行矣」命作破題，大昕援筆書曰：「入其室，闐無人，但見雞毛一堆而已。」蓋從上文「殺雞為黍」而言之也。塾師見之，大激賞，謂文思迥不猶人。此足與鄭成功幼時作「當灑掃應對進退」題文：「堯舜之揖讓，一灑掃應對進退也；湯武之征誅，一灑掃應對進退也」數句，並傳不朽。

李穆堂知劉海峰

李驚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

紀文達知陶文毅

陶文毅公澍某年會試下第，無力出都，不得已，鬻謝石之術於某胡同。其地近紀文達公昀寓邸，文達出入，習見之。一日，詢閩者，以湖南舉人對。命延入，索閱其文，亟賞之，屬假館餘屋，善視之，俾俟再試。陶自是德紀甚，及貴，則厚恤紀之諸孤，兩家往還如族姓。

阮文達知蔣徵蔚

乾、嘉間，元和有三蔣：伯莘，字於野；仲徵蔚，字蔣山；季夔，字希甫。皆工詩，人各一集。蔣山尤淵博，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著述甚精，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弱冠游浙，阮文達公元方督浙學，一見傾倒，留之署，約為異姓兄弟，復序其《經學齋詩》，謂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王蘭泉得淮海四士

青浦王蘭泉侍郎昶嘗曰：「吾於淮海得四士焉：給事中王念孫及子引之善蒼、雅之學，汪中為楊、馬之文，劉台拱有曾、閔之養。」時謂四士三美，宜矣。

巨室識林文忠

福州林文忠公則徐之父，以賣柴為生。幼時，輒隨父力作。有巨室某，見其器宇非凡兒，頗以為異，試與語，應對有序，聰穎殊常。計其必有成就，乃謀於其父，令伴諸兒讀，時僅十二齡也。由是遂得通顯，歷任巡撫總督者十三省。

汪文端知姚石甫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嘗督學安徽，聞姚石甫鄉試中式，語萍鄉劉金門侍郎鳳誥曰：「吾昔於皖中佳士，無所遺，獨惜未得姚瑩，今君暗中得之，何快也。」及姚成進士，為福建平和縣知縣，赴官，過錢塘。時汪督學浙江，姚謁之，縱談三日，索觀詩文，為題詩卷首，

灣道。

何文安知李文恭

湘陰李文恭公星沅嘗以編修督學廣東，時道州何文安公數主文，所在有清望，文恭叩以利弊，筆識之。文安斂手曰：「子能虛心問，實心行，吾不獨為粵士慶，為異日封疆幸矣。」

李文恭知曾文正能辦賊

李文恭為欽差大臣時，曾遇曾文正公於逆旅。時粵寇方起，殊以為憂，談竟夜。明日，李出京，臨去時，按曾於坐而拜之曰：「吾視天下人，惟君真能辦賊。星沅老矣，無足言者，此一拜，所以寄此任於君也。」

林文忠知左文襄

左文襄微時，為林文忠所知。道光戊戌，林起自原籍，督師廣西，胡文忠騰書薦左。林過湘，使縣令覓左，時歲晚，將歸家，拏舟江岸，縣吏從小舟中大索得之，與共登林舟，忽失足落水，衣履盡溼。登舟，敘禮畢，即謂林曰：「聞古者待士以三薰三沐之禮，今三沐已拜領之矣，若三薰，則猶未也。」林笑曰：「子猶作文語耶？速易衣，防中寒也。」是日，即宿舟中，為竟夕談。談次，及新疆邊事，忽舉手拍左肩曰：「他日竟某之志者，其惟君乎！」左亦殊自負，後卒如林言。左晚年嘗引以語幕僚，謂一生榮幸，此為第一。是時，林即於舟中手書一聯贈左，聯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上款書「季高仁兄先生大人法正」，下款署「愚弟林某某」。左極感之，晚年，猶懸此聯於齋壁。

陶文毅知左文襄

左文襄禮部報罷，回籍，侘僚甚，充醴陵書院山長，脩脯至菲，幾無以給朝夕。時安化陶文毅公澍方督兩江，乞假回籍省墓。當時輪舶未通，吳楚往來，皆遵陸取道江西。文毅奉優詔，馳驛回籍，地方官吏供張悉有加。醴陵為贛、湘孔道，縣令特假書院為行館，囑文襄撰書楹帖，其上房聯曰：「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印心者，文毅家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曰「印心石」，故文毅齋名即以印心石屋命之，召見時宣宗嘗從容詢及也。文毅睹楹帖，激賞不已。問縣令孰

此，吾當送還家也。」因與談《左傳》，刺刺不休，士人亦背誦如流。譚大喜，撫其背，知其寒，解衣衣之。士人素佞佛，夜靜無人，輒禮斗。譚偶見之，戒曰：「此間以拜偶像為例禁，幸余見之，尚無害。營中有墨面大漢，最粗暴無禮，苟為所見，則汝頸不足血彼刃矣。彼故渡僧橋惡丐也，以軍功擢大將，幸自注意，勿撓其怒也。」居數日，譚曰：「吾見汝身軀孱弱，此間不可久居。今派小隊，送汝歸家矣。」士人稱謝而歸。

石達開知熊倨

熊倨字屈人，嘗挾策金陵，干粵寇洪秀全，不能用也。石達開與語，奇之，告秀全曰：「熊某，奇才也。若用之，天下不足平矣；不然，即殺之，勿以資敵。」秀全猶豫未決。尋某酋被收，倨以書告達開，勸速遁。達開就其館訪之，已不知所之矣。

李文忠知王韜

咸、同間，吳縣王紫詮廣文韜曾上書於粵寇之號稱忠王者，洋洋數千言，皆足致官軍於死命，而不見用，乃走南洋，歷諸島，息影於香港百步梯。初亦曾客忠幕，多所擘畫，忠於是書乃交臂失之，不可謂非朝廷之幸也。蓋粵寇不能善用五人，故致顛覆如是之疾。五人者，石達開、李秀成、錢江、容閱與韜也。韜名籍甚，斯時李文忠擬以上賓待之，聘使交至，胥遜謝，其答書有「此心久灰，老朽難用。同根相伐，敢再加厲」等語。文忠得書，數歎息曰：「張元不為宋用，誰之過歟？」

曾文正知楊毓柝

拔貢朝考，得知縣，以到省先後為補缺之序，授職後，即詣吏部領憑，既領憑，未有不即時遄往者。曾文正為侍郎時，有兩門生，皆得直隸知縣，同時往謁。問行期，其一為楊毓柝，遽對曰：「已雇車，即行矣。」其一則某，曰：「方待束裝。」文正疑楊為巧宦，已而聞先去者乃某也，因歎曰：「人固難知哉！楊嚮者之對，正其拙耳。」文正後頗遺書直隸大吏，言楊之賢。及楊復至，文正問相待如何，楊曰：「上官待屬吏皆好，待毓柝亦好。」文正大笑曰：「若真老實矣，好，好！」楊後官至大名府知府，某竟以事被劾，如文正言。楊澹於宦情，文正督直隸時，欲委署道缺，竟辭歸。乃贈以聯云：「已喜聲華侔召杜，更看仁讓式鄉閭。」

曾文正知江忠烈程忠烈

俱，嚴裝持滿，叩晉又止之，弟貞幹壁門，大呼曰：「我來降，追者在後，故不能釋兵。信我，可開壁相迎；不信，亦請發礮相擊，免使我死賊手也。」曾聞之，遽倒屣出視，傳呼開壘門納之。程以此感曾甚，誓效死以報。

酒家叟識王筱嵐

黔陽王筱嵐，同、光間以詩文名。少時家貧，為村塾師，三應童子試，不售，人咸藐視之。王鬱鬱不樂，奇懷於酒，日持百錢至村店沽飲，必醉而歸，醉則益詈人，或痛哭大叫不已。酒家叟獨敬之，待遇不與常人同。王怪之曰：「汝酒家傭也，豈知我哉！何厚我？」叟曰：「君舉止非碌碌者，何困於是？」王曰：「汝豈知，貧家子豈有讀書分耶？終歲辛苦，得館穀，不足買一書。富人圖書滿家，子孫竊出易狗馬，然不得入寒士手。若吾，豈有福讀書者？已矣，吾其醉死矣！」言已，擲杯，狂叫而起。叟曰：「君不聞映雪鑿壁事耶？士豈患貧哉！雖然，老夫當為君助。」乃延王至家課年，兼督其自學，有所需，力為之謀。王感其意，肆力於學，數年乃大進。後王與叟子皆成進士，為詩古文辭，有名於時。時叟年七十餘，猶親見之，王尊為師。叟曰：「君力學之功也，老夫何與焉。」

左文襄知英果敏

左文襄公在西疆時，湘軍而外，旗營勇營，林立其間。遇有餉項支絀時，無不立予協濟，以是人服其公。然意氣甚盛，雖有與文襄官秩相等者，而言語耐酢，書函往復，若自處於卑下，則遇有所求，無不如志。英果公翰時任烏魯木齊都護，一見傾倒，派兵派餉，以供使用，概辭不受。嗣奏陳邊事艱難情形，極推文襄之功，遽得月協八萬鉅餉，情好以是日密。將軍金順頗不能事，將奏薦代領其眾，未及，而英卒矣。英疾亟時，以寸紙手書告訣，文襄為之痛哭，告僚友曰：「西邊少一替人，吾且傷一知己矣！」飛章表其夙勤，為理身後事。甚備。文襄向論旗員習氣重，解事少，遇金順，猶以部曲等之，至果敏，則稱為有用才，同時督撫罕有其比也。

張文襄待遇僚屬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鄂，勳績頗著，然頗有僻見。僚屬以事晉謁，或上條陳，甫接見，張默坐無語，若倦而假寐者，久之而發言，果為所稱許，當視為循例套語之敷衍而已；或搖首蹙額，未幾且呵叱之，則其人不出數月，必再被傳見，為所用矣。

張文襄博學強識，口若懸河。或有薦幕友者，無不並蓄兼收，暇時，則叩其所學，率不能對其十一，多有知難而退者。督鄂時，一日，有狂士某投刺入，命見。見已，遽曰：「我某某也。我通測繪學，公知否？」文襄命人授以紙筆，欲面試以窮其技，狂士一一臚列，瞭如指掌。乃大歎賞，即檄充畫圖局教習。某出，謂人曰：「某公固易與也。」

張文襄為某令之知己

張文襄入贊樞密，出任封疆，久鎮兩湖，政績卓著。其平日，凡僚屬秀異者，罔不加以青眼。某令者，歷任劇邑，號能員，適解任，僑寓省垣。一日，謁文襄，以楹帖進。文襄見而歎賞，立委某邑篆。句云：「師事幾人心北面，感恩知己首南皮。」

張文襄賞梁崧生

張文襄督鄂時，督署電報房領袖學生梁敦彥後為尚書字崧生者，時方專司譯電報事。向例，朔望行禮，文案委員與電報學生皆分班行禮，梁在諸生之列，文案委員無一與談者。一日，文襄瞥見之，自曳其手，使廁文案委員之列，曰：「汝在此。」眾大愕。此後文案委員見梁，皆刮目視之矣。

潘文勤知趙舒翹

長安趙展如司寇舒翹以寒素起家，致位六卿。晚節不終，失身奸黨，論者輒詆訶之。然其歷官治事，實有過人之才，不可沒也。

趙初通籍，觀政刑部。京曹本清苦，刑部事尤繁重，俸入又最廉。趙聽強絕人，耐艱苦，恆布衣蔬食，徒步入署，為常人所不能堪。秦士官秋曹多有聲，趙尤冠其僚，論者謂薛雲階尚書允升以學力勝，趙則以天資勝，自二人外，前後數十年，無第三人也。吳縣潘文勤公祖蔭官大司寇時，尤器其才，奏留，未五年，即以提牢廳補主事缺，總辦秋審，旋擢員外郎，外保京察一等。胡體安獄起，李鶴年為汴撫。初以王樹汶代體安死，暨樹汶臨刑呼冤，則又援強盜不分首從立斬律，當樹汶大辟，卒置體安不問。汴京官聯銜參奏，文勤力主提案至京，委趙主其事。讞垂定矣，文勤忽入李鶴年客，某言，欲寢其事弗究，而仍依汴中原讞定案。趙持稿，上堂力爭，聲色俱厲。文勤不能堪，然心亦知趙所持正，顧未欲於眾司官前顯示詘伏。方猶豫，趙遽拂衣出，歸家繕呈，乞開缺回籍修墓，擬翼日

三原孫豹人隱居揚州，僦居董相祠，扃戶讀書。身長八尺，龐眉廣額，衣冠甚偉。初與尤悔庵未識面。一日，悔庵宴集某處，豹人甫入門，悔庵即離坐起迎曰：「此孫先生也，余固識之。」相與大笑。冕年築室數楹，題曰漑園，烹魚釜鬻，隱然寓「匪風」之痛也。嘗遊焦山，中流遇大風，舟中人失色震恐，豹人獨扣舷歌曰：「風起中流浪打舷，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

邵得遊遊山始笑

明亡，餘姚邵得魯，名以實，欲死之，以母老不果，遂祝髮為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廣文張廷寶，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乃依之，苦身力，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也。」遣二弟從之遊。周囊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時過從；尋以省母，返居潭上園。

黃澤望志節夙與邵近，至是，居園中，夜共讀謝皋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峰，近在臥榻，宜峰峰有吾兩人履齒也。」於是始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而黃、邵衣冠奇古，頻遭詰難，不以為苦。亡何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峰回路轉，松竹梧桐甚盛，有雞犬聲，輒就之。茅舍一椽，中有幅巾者出，問客何來，則語之以里宅。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為石屋山。僕為故孫公碩膚監軍，孫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遂與人世絕。」因相顧歎曰：「是真桃源矣。」黃嘗曰：「得魯自明崇禎甲申後，輔頰間無日不有淚痕，其稍稍開口笑者，遊山耳。」未幾黃卒，邵無所依，自是益卞急，棄家投四明山之楊菴。時尚有一妾，邵去，亦為尼於菴中。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於菴。

周唯一為無髮居士

明亡，周唯一棄官歸，遷入剡源。盡去其髮，葬之，為髮冢，架險立飄，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則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間。王天錫求見，拒之曰：「咫尺清輝，舉目有山河之異，不願見也。」唯一名齊曾，鄞人。

閩古古湖山容身

從來能適命，湖山此後好容身。」述感謝之意也。其詠歌風臺云：「英雄原不羞貧賤，歌舞奚曾損帝王。嫚罵亦看何等客，腐儒原足使人輕。」至函谷關句云：「范叔西來人不識，田文東去吏猶眠。」

錢湘靈隱虞山

錢湘靈晚年隱虞山，老屋三楹，適當石梅之下，松陰嵐翠，到處青蒼。錢兀坐其中，擁書萬卷，咿哦不輟。過其門者，往往駐足窺之，流連不去，而錢自若也。室榜一聯云：「名滿天下不曾出戶一步，言滿天下不曾出口一字。」為三峰老衲碩揆書。

劉公勇著隱者服

穎川劉體仁字公勇。其父仕中，在明季以任俠著。時流賊大起，穎當賊衝，惟中日夜部勒其鄉人子弟，為穎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弱冠，意氣卓犖，有父風。數往來兵間，為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入蘇門山，從孫徵君逢奇，著隱者服。然公勇為人輕財喜事，以交游為樂，實不能久留山中也。一旦，舍徵君，去之梁、宋間，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倨傲自若。

聖祖贊海內三隱

聖祖天寶右文，凡耆儒碩學名山著書者，其姓氏多達睿聽。一日，李文貞奉獨對，上偶問今時夷退之士，文貞以宣城梅文鼎、關中李容、河南張沐對。上親筆記之御筆，屢語廷臣，嘉歎特至。中外聞風，因號文鼎等為海內三隱。

柴紹炳不應舉

柴紹炳入國朝，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餽饗，賣藥自給。其為學，於象緯、律歷、輿地、禮制、農田、水利、兵戎、賦役莫不研究。康熙己酉，敕舉山林隱逸之士，浙撫范忠貞公親詣之，請以應詔，固辭。

李二曲隱居讀書

李二曲名容，起自田畯，嘗一就科舉，遂隱居讀書，以理學倡導關

皆重其學行，稱二曲先生。父信吾，從明監紀孫兆祿死賊難。家甚貧，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布踵門求見者，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再至，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母卒三年後，徒步之襄城，徧覓父遺蛻，不得。晝夜哭不絕。知縣張允中聞之，為立信吾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以慰其心。乃負其冢土歸，告於母墓，更持服，如初喪。陝督鄂善以隱逸薦，自稱廢疾，長臥不起。庚熙戊午，部臣以海內真儒荐，繼之詞科徵，獨得昌明絕學之目，必欲致之，固稱疾篤。舁其牀，至行省，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大吏猶欲強之，拔刀自刺，乃得予假治疾。自謂不幸有此名，乃學道不醇，洗心不密，不能自晦所致。其後荊籬反鎖，不復與人接。已而聖祖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旨，辭以廢疾不至，特賜「關中大儒」四字寵之。

應潛齋卻徵

仁和應潛齋，名擢謙，既入國朝，遂棄諸生服。庚熙戊午，閣學李天馥、項景襄以博學鴻儒薦，潛齋舉床以告有司曰：「某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耳。」或舉泰山孫明復嘗從石介請以成丞相之賢，謂不必果於卻薦。潛齋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范承謨撫浙，又欲薦之，遂稱廢疾。海甯州牧許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既而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報謁。西山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潛齋逡巡寺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足以長客氣耳。」西山嘿然不怡。既出，潛齋解維疾行，曰：「使君好事，必有束帛之將拒之，且益其慍，受之則非所安也。」化杭州太守嵇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囁嚅未果，及見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後以志局請，辭之，則請下楊郡齋數日以請益，然但一報謁而已。

同里姜御史圖南視齋返，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潛齋，不受。偶遇諸途，方盛暑，則衣木棉衣，蕉萃躑躅。圖南歸，貽越葛二端，曰：「雅知先生不受人絲粟，然是寥寥者，非自盜泉來也。」輒又謝曰：「笥尚有絺綌，昨偶感寒，欲其汗耳。」竟還之。平日坐臥小樓，一几一榻，書冊外無長物。弟子甚多，乃以樓上樓下為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叩門，求聽講，許之，居三日，不勝其苦，去使酒如故。偶醉，持刀欲擊人，洵洵莫能阻。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少年頓失魄，投刀垂手，汗浹背。潛齋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此？盍歸乎！」乃俯首謝過去。

一壺先生蹤跡無定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蓋明之遺老，雪庵和尚、補鍋匠之流亞也。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常往來登、萊

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閒一讀書，輒郁歔流涕而罷，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主其家。然先生對兩生，皆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為先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策蹇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樹下，心異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下蹇，與共飲醉別去。其蹤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壬戌，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僧舍，視其容貌蕉萃，神氣恂恂，異前時。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自經死。

紀伯紫為鍾山遺老

紀映鍾字伯紫，一字槩子，號醵叟，上元人，自稱鍾山遺老，與方文林古度齊名。白髮當歌，紅牙聽曲，說青溪舊事，娓娓倦。一日，與大梁周在浚雪客、楓江徐鈞電發痛飲燕市城西，有絕句云：「風雅松陵勝昔時，力裁偽體出偏師。徐郎本事從珍重，始信無情未是詩。」謂電發所輯《續本事詩》也。徐亦和云：「人物南朝賭酒時，過江僕射是吾師。猶餘醵叟風流在，悵絕青溪數首詩。」

錢近仁隱於補履

蘇州虎丘有錢補履墓。其人名近仁，以補履為業，嗜讀書，通知古今事。吳中士大夫稱為補履先生，汪稼門廉使樹墓碣以表之。

洞庭丐者為隱君子

吳中洞庭山有丐者，隱君子也，貌似狂易。汪鈍翁記其數絕句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群。口吐三峽水，腳踏萬方雲。有形皆是假，無象孰為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

林茂之墨守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孫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曰：「夏無帷，病於寒無衣，君能守之，當為作註。」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牕高臥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

梅岩真逸所遇之叟

梅岩真逸，不詳其姓名里居。年二十，學仙，歷晉、豫、燕、趙，遇林下耆老，狀貌瑰異者，必從之游，反覆窮叩，稍有所得，即訂為兄弟。嘗由京師過熱河，僦居廢寺，年五十餘矣。一日，經木廠，見一老叟，頎身玉立，須髯如蝟，心異之，叩其姓字，曰：「姓李，名君燦，字君燦。」問其年，曰：「猝不能記，但記生於明初。曾從宋金華先生受《春秋》學，由雁宕移居西湖頗久，至康熙時，始遷此地。」梅岩驚駭，揖而言曰：「叟倘得暇一痛飲乎？」叟曰：「可。」遂共入酒肆。從容問養生術，叟曰：「愛惜精氣神而已，無他術也。」既又詢知叟家相距不遠，酒後送叟歸。入山數折，澗水如玉，桃花盛開。入門，則三五童子拱立以俟。問童子為誰，曰：「十六代孫也。」言已，導梅岩入寢室。窗間花草數餅，案上焚木旃檀，日夕不斷，書卷惟《道德經》、《內經》、《大學》、《中庸》數種而已。梅岩曰：「聞叟為金華弟子，金華手蹟尚有存乎？」叟發笈出示，則手札數首，古色爛然，嗟賞久之。既而復請卻老方，叟曰：「但默體案上書，求之在己可耳。」後梅岩遊吳門，止於南薰樓，與一道人談及彭祖張三丰事，心怦怦欲動。道人別去，則默念此說果否，安得重訪李叟為印證之。忽報樓外有老人相候，延入，即李叟也。詢以何事來，曰：「知君惑於道人之說，頗念鄙人，故來一談耳。」梅岩即請曰：「道人之說，是耶非耶？」叟曰：「真人應世，元出無心，若以有心求之，失之遠矣。」於是市酒共飲，樂甚。明日叟歸，梅岩欲與之俱，叟曰：「珂鄉某君與子同志，某歲有急，子當拯之。他日同訪吾家，未晚也。」別後，梅岩以某歲濟某之急，如叟言。

厲樊榭隱而不仕

厲樊榭以孝廉需次縣令，將入京候銓，道經天津。查蓮坡留之於水西莊，觴詠數月，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就選而歸。揚州馬秋玉兄弟延為上客，後遂隱而不仕。

方子雲索居屏跡

歙縣方正澍字子雲，忘情仕進，樂志衡門，古之賈浪仙、羅昭諫一流人。詩工體物，與袁子才同寓金陵，激揚風雅，詩壇采長，照耀江東。子雲賃屋長干，索居屏跡，於時詞客，罕有頡昂。故袁有《論詩絕句》云：「金陵從古詩人少，近有南園與古漁。更有閉門工索吡，無人解扣子雲居。」子雲著有《伴香閣詩》。南園為江都何士容，古漁為上元陳毅也。陳詩矯健，何詩清婉。古漁當尹文端

車驚」句，議逐寢。

諸琴溪為青浦隱君子

青浦諸琴溪，隱君子也。捐館之日，邑宰孫溥致賻儀，且往弔。諸與孫素未謀面，又巷不容車，家人力辭之。孫曰：「我敬其品，重其學。曩之不來，未敢以塵俗相溷耳，今當一奠，以展向往之誠。」遂卻輿蓋，徒步入門，而向靈帷瞻拜焉。

圖鞞布築墓宇傍

學士圖鞞布，滿洲人，官至侍讀學士。貌清臞，中歲即以疾告而隱。築室西郊外里，竹籬茅檐，軒窗精潔，院中疊石為山，奇峰峯嶺，徑迂折，饒清趣。後圃蒔花種蔬，親灌溉。春秋佳日，偕宗丞曹學閔遍覽西郊蘭若，又嘗風雪中策蹇訪潭柘、戒壇諸勝。短裘笠帽，望之如神仙中人。好吟詠，有靖節、放翁之風。築墓宇傍，病劇時，告妻孥曰：「不必舁入城中，死即埋我於此。」言訖，端坐而逝。夫人從其志。

何春巢隱居愛梅

錢塘何春巢名琪，嘉慶時人。隱居不仕，雅好花竹。尤愛梅，其庭院中，凡梅之種種色色幾備。嘗倩人寫一小影，簪笠短衣，席地坐，旁置梅花一擔，自題云：「賣花叟，擔花走。賣得銅錢復沽酒，花兒賣罷擔兒丟，賣賦還如賣花否？賣花叟，擔花走。」

徐虛齋中年不入城市

嘉慶中，錢塘徐虛齋明經以誠，屢應秋試，薦而不售，築枕江樓於鳳山門外，而獨居之，敲歌自適。性寬大簡重，好潔，涕唾必擇所，坐處無纖塵。布袍整肅，襜如也。時方中年，足跡不履城市，近則默坐於櫻桃山麓，遠則散步於西湖之漪園。妻孥經歲火相見，日夕相從者，一僮一鶴而已。

李我隱於江湖

江南生者，嘉慶間江南畸人也，隱於江湖。嘗遊湖湘、江西，不言姓字。年三十許，無鬚，長身頎立，動止倏詭。逢人輒談韻學，時

爭以帥禮，昕夕講貢。有以疑義詢者，輒曰：「出呆書第幾頁。」檢之。果然，數十問，無一誤。性嗜酒，酣飲無算，醉輒佗僚悲嘯。與之游者，莫之測也，遂妄避去。不甚喜見客，尤厭薄富家兒，有造謁者，則閉戶大聲讀書，俟其去，乃已。好習禮儀，暇輒設几席，招諸生，而己為之賓，槃辟自西堵上，跪拜罄折如儀，宛然叔孫通之綿蕞也。嘗語人曰：「聰明誠由天授，而強識盡人可為。日以寸紙記五六事，黏壁間，終歲所獲多矣。」其作字，必依許氏書。未嘗泚筆為文，而衣帶間恆繫片紙，視之，則所作《武寧盧氏溉園記》也。述經學，以漢魏為宗。縣令楊朝位館之半載。獨居，恆拊膺太息，若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一日，忽辭歸。贖以金，卻之曰：「吾無所用此也。」遂去。或謂生實姓李，偶見其《贈蓑客》詩，自署「李我」也。語音類楚。或曰：「此楚之王百齡。」質之，皆非是。

郭頻伽萬梅花擁一柴門圖

郭頻伽名麐，吳江人。嘗以《水村圖》索人題詠，同縣女士汪玉軫題之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村。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伽乃倩奚鐵生補寫《萬梅花擁一柴門圖》，以代前軸。

梁芷林七十歸田

福州梁芷林中丞，晚年歸田，有一印云：「二十舉鄉，三十登第四十出守，五十還朝，六十開府，七十歸田」。

張南山安享林泉之樂

番禺張南山維屏，以進士宰湖北，所至有政聲，擢守南康。歸田後，閉戶著書，著作等身。有《國朝詩人徵略》行世。工詩，善書，老而彌篤，有嶺南三子之譽。嘗刻一小印，曰「乾隆秀才，嘉慶舉人，道光進士，咸豐老漁」。曾築聽松園於花田之濱，為著書所。性愛松菊，園植老松，沿畦繞砌悉佳菊。每當花盛開，即邀友游讌其中，酒賦琴歌，盤桓竟日，享林泉之樂者三十餘年。其絕筆詩云：「煙雲過眼總成空，留得心情紙墨中。書未刻完人已逝，八旬回首惜匆匆。」「偶墮塵寰八十年，飄然歸去大羅天。松溪花壑常游處，或者詩魂泛畫船。」

何蓮舫隱居邗上

奇丐隱於乞

榕城之西市，一日來一丐，臉瘦身矮，衣衫藍縷，手一布囊，纍纍然不知中貯何物，蹣跚道上，口作吟詩聲。途人皆奇之，有佇而觀者，有踵其後者。繼至一隙地，以布囊委地，向衣袋中取出一紙，鋪地上，字大如錢，為端楷，上書「四海散人痛告」六字，下敘其由浙入閩，尋親不遇，見逐於逆旅居停，腹枵三日，是以呼號將伯，解囊助予，云云。時觀者多憫之，仗助銅元數十枚，丐者殊弗顧，徐向布囊中取出一書，高聲宣讀，中多隱約語，其音清朗嘹唳。久之，始俯身拾地上錢，攜囊行至一書坊前，昂然入，將所乞錢購書數冊，束於腰，彳亍而出。或詰之曰：「爾奚有閒資購書？」丐者嗤之以鼻曰：「子鴻鵠耳，寧知我志哉！」弗顧而去，後亦不復見其人。

諫諍類

石廷柱諫逮訊大臣

太宗嘗與大臣論邊事，謂當以呂尚為法。忠勇公石廷柱對曰：「呂尚能專制闔外生殺，故所向有功，今大臣若有過，即下所司逮訊，雖佐領以下，亦當與之比肩對簿，其何以堪！」或以其言過戇，請議處，上特有之。

阿什坦諫止譯雜書

滿洲完顏給諫阿什坦，通經學，篤於踐履。順治初，翻譯《大學》、《中庸》、《孝經》諸書，刊行之，以教旗人，皆出其手，時稗官小說盛行，滿人多翻譯，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為期，經史為導，此外無益雜書當屏絕；又請嚴旗人男女之別，定部院九品之制，俱報可。

馮銓諫廢后

世祖之后，為科爾沁部親王吳克善女，順治辛卯冊立，十月初八日幽廢之。

初，睿親王多爾袞祖世祖如子，為之定婚，世祖漸長，恥王所為，

項可動合，奏云：「戶部無可動之項。」爭逐止。禾幾，吳三桂叛，上以帑項空虛為憂。又奏云：「戶部存項敷用。」上詰以前語，乃正色對曰：「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耗於土木，緩急將何以支？」上頷之。

魏文毅建言多裨國是

魏文毅官諫垣最久，順治時，首劾張縉彥為明思宗復仇，後又屢劾大學士劉正宗、成克鞏欺罔附會，陳之遴等植黨營私，頗為世祖所引重。聖祖御極之始，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復力爭之，遂止。文毅在朝，每以單辭片語解紛決策，先後所上凡二百餘疏，多裨於國是，以是敢諫之名震天下。

韓文懿對策上疏

韓文懿公莢廷試日，吳三桂逆釁已萌，其對策力言三藩當撤，無稍顧忌。祭酒阿理瑚請以故相達海從祀兩廡，韓謂海造國書，一藝耳，未合從祀之典。御史鄭惟孜請令國子監生回籍應試，韓疏言太學一空，非京師首善之義。

張螺浮嘉猷入告

海鹽張惟赤字螺浮，順治甲午通籍，丙申、丁酉間入諫垣，直言敢諫。康熙初，有先朝諫臣之褒禮，及官工科給事中，時三藩不靖，軍需孔亟，計臣或有履畝加賦之議，張力爭以為不可，由是浙賦得循舊額。諫草曰《入告編》，其九世孫菊生副大臣元濟為梓行之，見於《涉園叢刻》。謹嚴剴切，能糾官吏非違，達人民疾苦，絕無晚明台諫詭激囂凌之習。《恭請皇上親政》一疏，霜嚴日烈，出辭乃不溢錙黍。則以聖祖踐阼，方在冲齡，權奸柄政，盈廷結舌，張獨侃侃言之。至本朝入關之始，滿、漢不無歧視，而張乃有「刑部審鞫錄供，不宜但憑滿官執筆，及人民投充滿洲，餘地撥給壯丁，不許復圈民地」之奏，真能言人所不敢言者也。

聖祖不禁科道風聞言事

黃陂姚撫部締虞，康熙戊午以禮科給事中主考江西還，奏免江西逋賦二百十餘萬。初，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風聞言事，進言者日少。姚抗疏，請聖祖檢閱世祖朝言官章奏如何謬誤，令相率以軟熟為風，恐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臨事必無肯為皇上盡忠者。頃之，聖祖御乾清門，召諭曰：「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對

韓城劉中丞蔭樞，以知縣行取，為吏刑戶三科給事中，稱直言敢諫，前後疏十上。論連捐速陞之弊，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又言藩臬宜入覲奏事，又陳豫秦兩省事宜，皆報可。又論楚省攤糧病民，下九卿議，劉陳述公卿間，遂蠲其賦。外轉贛南道，署按察使，以爭疑獄，失巡撫意，劾罷之。康熙甲申，聖祖南巡，劉迎見於潼關。上曰：「此劉鬍子也，何衣民服？」以被劾對。詔復其官。劉廣類豐蹟，美鬚髯，官科垣，屢蒙召見，上故識之。旋擢貴州巡撫。

會額魯特數擾邊，上使尚書富寧安等往征之，已擊走矣，領兵大臣尚擬進勦，各省捐饟捐馬者皆起。劉上封事曰：「澤旺阿刺蒲坦，小醜也。侵擾哈密，小警也。請無用兵。」又密陳六事，略言：「臣老人也，報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陳。從來與庸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端而已悟。皇上，聖主也。臣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略；謹喜怒而慎用人；覈名實以重國本。」尋以年垂八十請老，上令赴大軍駐所周閱，詳議具奏。劉抵營，仍疏請屯哈密以東，兵毋輕出。又以病乞休，詔責其憚遠涉，命發往博爾丹處種地，時年八十一矣。子熾，請隨侍。劉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何異？汝自歸，耕田讀書，無我慮。」居喀爾三年，上諭廷臣曰：「劉蔭樞，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詔還京，復其官，與千叟宴。雍正癸卯，世宗召見慰問，賜金，遣之歸。旋卒於家。

孫文定以檢討上封事

世宗行政，以猛鷲著稱，大臣無敢直言者。太原孫文定公嘉淦，乃以檢討上封事，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世宗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爾翰林院乃容此狂士。」掌院叩頭謝罪。朱文端適在側，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有膽。」良久，世宗亦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有膽。」即召對，授國子監司業，並手指之以示九卿曰：「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惟不怒，且嘉悅焉，爾等當以為法也。」

金溶因諫落職

孫文定公在楚督任內獲譴，罰修順義城。御史金溶奏以孫嘉淦之操守，不免議罰，恐天下督撫聞而自危，無以為他日地步。金即文定所取士也，坐是落職，後卒起用。

沈端恪諫耗羨歸公

畢，蒲伏再拜而起。家人問何事？輒答以他語。維止朝，耗羨歸公之議，自山西大吏發之，諭旨令九卿會議。沈廷誨諤諤，同列震悚，世宗嘉其誠懇，不以為非。

沈端恪李紱諫阻逃禪

沈端恪公少時嘗在靈隱寺為僧，世宗喜逃禪，一日，沈獨對，上問之曰：「汝於宗門必多精詣，試言之。」沈對曰：「臣少年潦倒，偶逃於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之學，以報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為重，臣願陛下為堯舜，不願陛下為釋迦，臣即有所記，安敢妄言以分睿慮。」世宗改容頷之。臨川李穆堂侍郎紱在官日，世宗嘗語之曰：「汝於書無所不讀，則二氏經典，當亦盡通。」李曰：「臣向亦諦觀之，然無補於天下國家。」世宗曰：「汝言是也。」

李元直抗言無所避

高密李元直官御史八月，章數十上，最後語侵諸大臣尤切。世宗召元直及諸廷臣入，歷舉中外大臣有名跡者詰之，元直抗言無所避。上徐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實無他。」翼日，復召入，慰之，賜荔枝數枚，出。於是都人呼為贇李。

徐文定諫阻誅二王

徐文定公元夢，舒穆祿氏揚武勳王裔。雍正中，廉王允禩、貝子允禵以覬覦大器，世宗命諸大臣議其罪。文定言二王之罪，誠不容誅，願皇上念手足之情，暫免一時之死。情詞肫摯，上為動容。

三張諫止捐貲運饟

雍正間，西事方殷，急饋饟，大將軍入覲，以為言。大臣定議，各途守選及遷補停止，專用捐貲運饟人，事可集。已得旨，始下外廷。韓城尚書張廷樞聞其事，謂同列曰：「此關國體，當以去就爭。」時九卿會議數四，相視不言，乃昌言，惟捐納所分員缺，可俾運饟人，其正途及遷補仍舊，因手奏定議。執政者大駭，使人謂少宰張廷玉曰：「聞舉朝同議，獨張君阻之，不識何張君也。」少宰曰：「首議者張廷樞，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寇張大有曰：「我亦同議者。」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遂寧張鵬鵬方長吏部，為不適者久之。

雍正乙卯，御史曹一士請寬比附妖言之獄，並挾仇誣告之文。疏云：「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友，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云云。然則當時有言井田封建或感懷詠史者，乃至著述序跋不錄時王年號者，皆科大逆不道罪矣。又言牧民之吏，有賢有能，不可偏廢，今督撫薦舉，往往舍賢而尚能，故明作有功之意多，悖大成裕之意少。

李紱謝濟世劾田文鏡

雍正間，田文鏡劾河南屬吏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等，直督李紱言其冤，欽使往按驗，還奏文鏡所劾是。御史謝濟世又劾文鏡貪黷，奏入，與紱語多同，上疑焉，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交關狀。謝辨無有，而刑部尚書勵杜訥曰：「是當刑訊。」御史永豐陳學海在班中，忽起走庭中，北向大言曰：「與謝某交通者，我也。」大臣皆愕然。陳故以部郎從欽使河南，得文鏡欺罔狀，又為奏爭不能得，歸嘗發憤為同僚言之者也。大臣將以聞，請并訊。謝則曰：「文鏡之惡，中外皆知。濟世讀孔孟書，粗識大義，不忍視姦人罔上，以冒死以聞，必欲究指使者，乃獨有孔子、孟子耳。」拷掠急，復大呼聖祖仁皇帝，王大臣皆瞿然起立，乃罷訊。入告曰：「是狂生，妄欲為忠臣，口刺刺稱孔孟不休，終不言指使者。」世宗意亦解，曰：「是欲為忠臣，且令從軍。」遂命往阿爾泰軍前效力。乾隆朝，復再起，再被劾，卒獲超雪，放歸。學海得無事，然明年，卒以告病驗不實，亦遣戍去。

齊周華疏救呂晚村

天台齊周華為召南猶子，以刊印呂留良書籍受極刑。其救呂疏稿中有云：「浙省呂留良，生於有明之季，延至我朝，著書立說，廣播四方。其胸中膠於前代，敢妄為記撰，托桀犬以吠堯。夫堯不可吠而不吠堯，恐無以為桀之犬，故偏見甘效頑民，而世論共推義士。又以其書能闡發聖賢精蘊，尊為理學者有之，實未知其有日記之說。伏讀上諭，日以改過望天下之人，故寬曾靜於法外。臣思呂留良、呂葆中逝世已久，即有歸仁說，作於冥冥中，臣已不得而見。第其子孫以祖父餘孽，一旦罹於獄中，其悔過遷善趨於自新之路，必有較曾靜為尤激切者。夫曾靜現在叛逆之徒，尚邀赦宥之典，豈呂留良以死後之空言，早為聖祖所赦宥者，獨不可貸其一門

吳煒疏請保護聖躬

乾隆初，高宗下詔求言，一時臺諫，以吳南溪為最。吳名煒，歙縣人，面黧黑，寡言笑，嘗劾訥欽，為世所稱。曾有保護聖躬一摺，上切責之，召詢張文和。文和讀疏訖，口嘖嘖稱羨，遂有欲於鞞中取物狀，上詢之，文和曰：「臣欽取筆附名於摺尾也。」上乃釋然。

宮中嘗演《鳴鳳記》院本，孝聖后問朝中有如楊繼盛之人否？上對曰：「惟吳煒差近之。」吳年八十餘，無疾而終。

李慎修諫阻觀戲吟詩

乾隆初，御史李慎修，德州人，身傴僂而敢言。高宗於上元夜賜諸王公大臣觀火戲，李諫阻之，以為玩物喪志。上喜吟詩，李亦諫，恐以擯翰有妨政治。上韙其言，嘗召見曰：「是何渺丈夫，乃能直言若此。」李奏曰：「臣面陋心善。」上大笑。又當時以錢貴故，諸大臣議變制，李上疏阻之。

鄒一桂疏請罷許容

乾隆壬戌，命許容巡撫湖北。時鄒小山尚書一桂方轉給事中，疏言：「許容誣奏謝濟世，奉旨奪職，總督以下承審官皆罷斥，不特湖南得見天日，天下臣民，罔弗額手稱慶。此彰瘡之公，吏治所由知戒也。昨有旨仍命撫湖北，中外聞之，莫不驚駭。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曉然於黜陟之所以然。」疏入，事遂寢。

盛安諫止誅薙髮者

滿州盛司寇安以科第起家，頎然矗立，鬚眉蒼然，以古大臣自命。乾隆戊辰春，孝賢后崩，時周中丞學健、塞制府楞額以違制薙髮，交刑部治罪。又錦州守金文淳稟命於府尹薙髮，事發，高宗震怒，立命誅之。盛叩首請曰：「金小臣，罔識國制，且請命大僚，然後薙髮，情可矜恕，請寬之。」上怒曰：「汝為金某游說耶？」盛曰：「臣司寇，但知盡職，固不識金某為何如人。如枉法干君，何以為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衛反接盛，赴市曹，與金文淳同正法。盛長笑，惟曰：「臣負朝廷恩而已。」上悔悟，命近臣馳騎，並金赦之。盛施然叩謝，如常時，市曹屬目曰：「此真司寇也。」次日，上命入上書房，傳導諸皇子，曰：「盛安尚不畏朕，況諸皇

高宗晚歲，恣意游畋，特建避暑山莊於熱河。一日，游至蒼石，四顧茂林修竹，綠草如茵，清風習習，幾不知監暑之至矣。顧謂某侍衛武員曰：「此間氣候溫淑，大勝京都，洵無愧避暑山莊也。」侍衛對曰：「誠是。此陛下就宮內言耳，若外間城市極狹，房屋亦低，小民半多蝸處其中，且戶灶銜接，炎暵之盛，十倍京師，故民間有諺曰『皇帝之莊真避暑，百姓仍是熱河也。』」高宗不懌，亟揮之使出。

尹壯圖遇事條奏

尹閣學壯圖，雲南蒙化人，久任部曹，洊至內閣學士。時和珅專擅於內，福文襄豪縱於外，督撫習為奢侈，庫藏空虛，民業凋敝，尹上疏彈之，高宗為動容。和忌之，請即命尹馳驛，普察各省府庫虧空，而令侍郎慶成監之。慶固貪酷，每至省會，不急盤查，而先遊讌。尹惟終日枯坐館舍，舉動輒掣肘，待庫藏挪移滿數，然後啟之，枰對初無虧絀。慶劾尹妄言，降主事。尹即告終養，當草疏夜，秉燭危坐，竟夕鈔錄。弟英圖屢闕其戶，尹笑曰：「汝不必代兄憂，余之頭，早懸都市矣。汝代養老親可也。」仁宗即位，召入都，溫諭至再，加給事中銜。以親老，命乘傳歸，復給奏摺匣鑰，命遇事條奏。久之，乃卒。

嘉慶初年諫臣

仁宗即位，首下求言詔，滿洲廣泰與廣興首先應之，劾和珅奸慝諸款，即時伏法。漢軍蔣攸銛劾外省貪吏宜降革者，李奉翰，景安，泰承恩諸人先後獲罪。瑚圖靈阿為宜綿子，陳關稅鹽務諸弊，又請卻貢獻，停捐納。仁和馬履泰論鄂督景安畏縮偷安老師糜餉之罪，安為之罷職，又論湖北教匪奸民宜撫諸條，上盡從之。滿洲繼善雖為和所引，無所依附。時繙譯科場皆近臣子弟。藉以進身，頂傳遞之弊，多不勝言，善首論之，場務始肅。八旗士卒畜養馬匹多有冒領軍餉者，出牧時啗番使以金帛，為蒙人所哂，善犯眾怒言之，弊遂清。滿人恨入骨，至驗馬日，眾誤以戴蕪塘璐為善，毆之，幾斃，事聞，首謀者伏誅。禮部侍郎廣西張鵬展任御史，奏出師八弊，皆中竅要。刑部郎中金光悌素便佞專擅，堂官多庇之，鵬展劾請離任，上允其請。滿洲和靖額以繙譯起家而素重文士。滿洲舉人舊例，三科後始選小京官，人多缺少，致多壅塞，非三十餘年不能入仕版，不若漢人大挑之捷。和深憫之，陳請依漢人例，一體選授縣令。濟源衛謀，辛巳進士，年七十餘始為諫官。福文襄王康安雖屢立戰功，然苞苴廣進，仁宗責那繹堂司空諭旨，有「福康安歷任封疆篋篋不飭」之語，謀因備王諸貪婪狀，不宜配享太廟。上雖未

也。皇上此行，欲回稽太祖、太宗創業艱難之跡，以為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上目吳曰：「朕少扈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吳曰：「皇上前所見，翦綵為花，一望之頃耳。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墓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隘，糞船全集，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上曰：「如若言，皇考何為六度至蘇耶？」吳叩頭曰：「臣前侍皇上謁太上皇帝，蒙諭曰：『朕臨御天下六十年，尚無失德，惟六度南巡，勞民傷財，實為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仁聖之所悔，言猶在耳，皇上宜謹佩勿緩。」時同列皆為撝舌。

綿億請仁宗回鑾

榮恪郡王綿億，榮純親王子也。純王少聰邁，嫻習騎射滿言，高宗甚鍾愛之。純王早薨，而王孱弱，仁宗因令行走乾清門，以習勞勩，然其疾終不愈也。自幼喜讀書，朗通經史，如瓶瀉水，周秦諸子亦能背誦不遺。遇大節，尤侃侃。嘉慶癸酉天理教匪林清之變，王方扈從。聞變，泫然曰：「上為吾輩何人，即論親誼，亦當代分其憂，況萬乘之尊乎？」因請獨對，勸上速回京師，以維人心。仁宗首肯，即日迴鑾，自此益重視王。嘗曰：「朕諸姪中，惟綿億骨肉情尤篤也。」逾年，以勞瘵卒。

董文恭請仁宗回鑾

董文恭、曹文正皆為嘉、道大臣。嘉慶癸酉，林清遣其徒黨入宮為亂，時仁宗幸熱河，聞變，近臣請暫駐蹕，文恭力請回鑾，繼以涕泣。而文正在京，鎮之以靜，幾旬遂安。時人有聯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其時文恭適加太子太師銜，文恭對人笑曰：「賤姓不佳之至。」

王文簡諫圓明園增防事

嘉慶癸酉，林清以七十七人入禁門，智勇親王放銃卻之。事既定，有議築圓明園宮牆高厚者，有議增圓明園兵額者，高郵王文簡公意不謂然，乃具疏上言。仁宗大動容，召對良久，乃罷。諭軍機大臣曰：「王引之乃能言人之所不敢言。」

夏修恕請釋無辜

嘉慶癸酉，夏修恕官御史，時林清之亂已平，餘黨竄河南北，先後

獲，有司速繫疏屬，曼引無窮，請卜明詔，釋省無辜。疏入，仁宗嘉納，即降諭緩捕弛刑。當上疏時，同官怵以危語，夏艷然曰：「安有首鼠而居言者，遇聖主而不言，則終無言日矣。」修恕，字森圃，新建人。

諫垣三直

宣宗時諫垣三直之目，蓋即指晉江陳慶鏞、臨桂朱琦、高要蘇廷魁而言也。

莫晉負氣辯論

莫寶齋晉任倉場侍郎時，因常州武弁旗丁與州縣互控，牽涉多人，侍郎潤祥議交刑部審訊，莫議咨交兩江總督就近鞫之。潤持不可，莫不為屈，遂各執奏陳辨上前，仁宗卒從莫議。通州倉場署，滿、漢兩寮各榜「和衷報國」四字，乃仁宗綸音，為莫立也。

莫視學江蘇，劾署藩司鄙雲布玩公護短。道光壬午，以通場盤米事，與戶部互訐，連拜三疏，措詞峻激，至以胡塗昏憤不通文義詆部臣，而以洞悉倉務無逾於臣自詡。時戶部滿、漢兩尚書皆軍機大臣，方嚮用，朝士皆為莫危。上竟不之罪，諭稱「莫晉所論皆屬因公，惟負氣辯論，失敬事之道」。僅令降一級，為內閣學士。莫謝疏有云：「主聖則臣自直，仰欽厲世摩鈍之精心；恩深而命轉輕，彌堅報國忘身之素志。」

蘇廷魁劾穆彰阿

道光癸卯春，御史高要蘇廷魁抗疏數千言，大旨以時政乖迕，歸過樞相穆彰阿輩，立請罷黜，而勸宣宗下罪己之詔，開直諫之門。語切至，多所指斥。宣宗覽奏動容，特旨嘉獎。

戴文節因諫不行而歸

宣宗末年為樞相穆彰阿壅蔽，略不省事。時盜已萌芽，督撫承穆風旨，莫敢奏聞。戴文節公熙為廣東學政，期滿還朝，召見。問：「汝一路由江西、安徽、江蘇來，民情何如？」文節遽對曰：「盜賊蠭起，民不聊生。」宣宗大駭曰：「如汝言，尚復成何事體！」怒詢穆，穆免冠謝曰：「戴某見皇上春秋高，欲以此撼皇上，沽直名，非實也。」宣宗遂惡文節。舊例，年終賜南書房翰林福字，文節不與焉，乃遂以病告歸。

左文襄劾李元度

左文襄公奏議，語其戇直。如奏查李元度摺，左既為李辨戰敗不得為罪，而後復申之曰：「惟李在湘不得意，復鑽營江西，得有優保，實為無恥。」左與李為至交，而入告之言，何切言也。

余光倬劾何桂清

武進余幼冰比部光倬，道光丁未進士，授主事，擢郎中，總辦秋審處，慮囚詳慎，不輕麗人於法。同治壬戌，江督何桂清就逮至京，光倬實司審讞，據《大清律》，地方大吏逃奔職事，比照守邊將帥失守城寨斬監候律，擬斬監候，情罪重則擬斬立決，仍候上裁。時朝中大僚多為桂清故舊，謂不當加重，冀緩其死，而給事中郭祥瑞等復交章論劾，請速正典刑。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議覆，刑部主稿。光倬疏奏曰：「已革兩江總督何桂清身膺疆寄，受國厚恩，豈不知軍旅之事，有進無退，守土之責，城存與存？況其時常州有兵有餉，並非不可固守，乃首先棄城逃避，致令全局潰散。望亭為無錫至蘇州要衝，業經奏明截留長龍船，紮營於此，乃並未身經一戰，命殺一賊，忽於蘇州失陷之前一日，率師船退駐福山海口，是其撤兵遠遁，縱寇殃民，尤罪跡之昭著者。至刑部歷年審辦軍營失事成案，均視此為輕，惟余步雲係由斬候加至斬決，情罪相等。雖帶兵提督與統兵總督稍有不同，然論疆寄，則文臣視武臣為重；論軍法，則逃官與逃將同誅；論情節，則聞警屢逃，非被攻被圍變出不測者可比；論地方，則全省糜爛，非一城一寨偶致疏防屠可比。請仍照原擬，從重擬以斬立決。」六月十三日奏上，得旨，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十月，竟奉特旨立決。

沈文肅抗疏三請

沈文肅公督兩江時，嘗以水災奏請豁免錢糧，發帑賑濟。一請不得，再請之，乃奉嚴旨申飭，文肅仍抗疏三請，卒邀俞允。疏中警句有云：「朝捧雷霆之詔，自省愆尤；夜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

廣安請立鐵券

自擇立德宗之策定，朝臣紛紛竊議，有責李鴻藻之縮朒畏蒞者，有責李鴻章阿附取容者，顧事已至此，遂亦相忍不言。內閣侍讀學士廣安以為今日之舉，太后不立孫而立子，實開愛新覺羅氏未有之

兩宮垂廉勵治十有三載，大卜底定。詎意皇嗣禾舉，一旦龍馭上賓，幸賴兩宮擇繼咸宜，以皇上繼文宗顯皇帝為子，俟嗣皇帝生子，即繼大行皇帝為嗣，計之萬全，未有過此者。惟嘗讀《宋史》，竊有感焉。昔太祖遵母后命，傳弟而不傳子，厥後太宗偶因趙普一言，傳子竟未傳姪，是廢母后成命，遂啟無窮駁斥。使當當日以后以詔命鑄成鐵券，趙普安得一言間之。我皇上將來生有聖子，自必承繼大行皇帝為嗣，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請頒立鐵券作奕世良謨」云云。廷旨以其冒昧瀆陳，斥之。

吳可讀尸諫

吳柳堂侍御名可讀，甘肅人。道光戊進士，授主事，轉御史，以劾成祿言激，左遷吏部主事。操行清潔，不附權。光緒己卯，穆宗梓宮永遠奉安，吳乞派隨扈行禮。至薊州，遂密奏穆宗立後事，自盡於所居之寺中。摺上，孝欽后批云：「以死建言，孤忠可憫。」

劉恩溥以敢言稱

光緒初，吳橋劉博泉侍郎恩溥官御史，以敢言稱，與鄧鐵香鴻臚齊名。其奏疏好為滑稽之辭，辭意抑揚，若嘲若諷，與鄧之樸實無華者迥異。所參奉天將軍府尹一疏，有云：「將軍崇綺，除不貪賄外，別無所長；府尹松林，除貪賄外，亦別無所長。」

時宗室某甲設賭局於皇城內，有旗人某乙者，亦世家子，以飲博傾其家，貧無立錐。一日，博偶贏，往索博通，竟被毆死。其尸暴露城隅者二十餘日，無為收斂者，官亦畏某甲勢，不敢過問。劉乃上疏言其事，略謂：「某甲託體天家，勢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貿然往犯重威，攢毆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貴胄，區區殺一平人，理勢應爾，臣亦不敢干預。惟念聖朝怙冒之仁，草木鳥獸，咸沾恩澤。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飽烏鳶，揆以先王澤及枯骨之義，似非盛世所宜。合無飭下地方官檢視掩埋，似亦仁政之丁端也。」

梁經先疏劾陝撫

光緒丁丑秋，秦、豫、晉大旱，赤地數千里，死者枕藉。朝廷頒內帑，截留南漕米至百萬，以振晉、豫飢民，宜派大臣督辦。朝邑閻文介公督山西振事，尤峻整，至斬吞噬振款者吉州牧段鼎耀以警焚吏，官紳肅然，無敢相比周以侵官帑，故全活甚眾，惟秦獨向隅。先是，丙子夏，渭北諸郡縣小麥已歉收，僅二三成，秋禾亦未種，民固苦已饑矣。及秋而雨澤又甚歉，渭南諸郡縣亦被其害，麥皆草下種，有甫茁苗而已槁者。丁丑夏秋，遂不及二成，民有掘草根

之時，朱抗草極言非是，醇大怒，鈔摺寄示李文忠。又忠就尋僚注宗沂商之，嘆然大聲曰：「寫白摺子作八股之翰林，乃亦參海軍，子謂亦可惡乎？」汪閱畢，置案上，默炙無語。文忠曰：「何如？」汪曰：「鄙見亦以朱言為是，故不敢遽答。」文忠曰：「醇王不答應，終須回復。」汪曰：「暫緩。醇王徐思之，其氣自平，中堂再為緩頰，朱可以免。」文忠如其言，事遂寢。

寇連才直言被誅

寇連才，直隸昌平州人。年十五，以闖入宮，事孝欽后，為梳頭房太監，頗得寵，遂掌會計。稍長，見孝欽淫縱，屢諫，孝欽雖呵斥之，亦不加罪。已而為奏事處太監，年餘，復為會計房太監。光緒乙未十月，孝欽杖瑾、珍二妃，蓄志廢立。迫德宗為樗蒲戲，勸吸鴉片，別令太監李蓮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造謠，誣德宗失德，為廢立之地。又將修圓明園，寇憂之。丙申二月初十日晨起，孝欽方垂帳臥，寇流涕長跪，孝欽揭帳叱問。寇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即不為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為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孝欽以為狂，叱之去。寇乃請假五日歸，訣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之弟，還宮，則分所蓄與小璫。至十五日，乃上疏，條陳十則：請歸政皇上；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請止演戲；請廢頤和園；請罷修鐵路；請革李鴻章職；請續修戰備與日本戰。餘數條，亦人所不敢言者。其末一條，則言皇上今尚無子，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為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奏上，孝欽疑有指使，旋見其文理不通，且多別體字，命之背誦，乃無甚舛，始信之。即親訊之曰：「爾不知祖制，內監不准言政事乎？」曰：「知之。然事有緩急，不敢拘成例也。」孝欽曰：「爾知此有死罪乎？」曰：「知之，拚死而止也。」孝欽太息曰：「既如此，不怪我太忍心矣！」乃命囚於內務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照例辦理。至菜市，寇脫一碧玉搬指贈劊子曰：「費心從速。」又以玉佩一、金表一贈同事內監之來文者。神色不變，從容就死，年甫十八也。

王鵬運諫駐蹕頤和園

孝欽后幸頤和園，駐蹕三日，而王鵬運之疏上。時恭王、李文正方同直，李謂恭曰：「此事大臣不言而外廷小臣言之，吾曹滋愧矣！此人不可予處分，少遲人對，當保全之。」恭唯唯。及入對，德宗欲加嚴譴，恭婉切陳論。德宗曰：「寇連才何為而殺也？」恭奏：「寇某內臣，不應干事，御史乃諫官，未可一例而論。」德宗意稍解，徐曰：「朕亦何意督過言官，恐聖慈或不憚耳。汝曹好為之地，但此後不許再言此事可矣！」於是樞臣於原摺內片陳，略謂「該給事中冒昧瀆奏，亦屬忠愛微忱，臣等公同閱看，尚無悖謬字樣，可否籲恩免究」云云。疏留中。旋聞車駕恭詣請安，面奉懿

言，僥倖冒試，即將土鵬連一併治罪，土大臣欽遵傳諭知悉。自是以後，雖駐蹕頤和園，而慈駕還宮，亦較早矣。

榮文忠諫止木瓜款

榮文忠公祿嘗為內務府大臣，一日，德宗命提庫帑五百兩市木瓜。榮奏各宮陳設木瓜，所司悉已供進，即欲添購，何須如此巨款。上怒曰：「汝欲靳吾用錢耶？」榮頓首曰：「內府度支出入，毫釐皆須簿記，未便無名提撥也。」上為之霽顏，寢其命。

奕諒譎諫孝欽后

淳郡王奕諒為宣宗之子，喜滑稽。孝欽后訓政，王欲有所獻，而二內侍索賄，無則阻之。王怒，乃手持黃花魚一盤，獻諸孝欽。孝欽問：「何自攜來？」王曰：「二內侍索賄，臣無有，故手持以來耳。」孝欽大怒，乃罪二內侍。

孝欽喜聽說書，說者語漸不馴雅，王惡之。乃袒背盤辮於頂，口唱《十不閑》而入，內侍大駭。《十不閑》，京師里巷小兒所歌之曲也。孝欽曰：「醉矣。」命人扶出，後遂輟聽。

某學士劾徐用儀

某學士有陳奏，摺皆封口。舊例，凡封口摺，雖軍機大臣亦不得私窺一字。學士偶捧章，匆匆入，為徐用儀所見。徐詰之曰：「汝今日又是封口摺，果劾誰？」學士厲聲曰：「汝不須問，總有汝在其中。」未幾，徐奉指出軍機，乃知學士前言，非虛語也。

昌壽公主婉諫匡正

恭王女昌壽公主，當孝欽后訓政時，恆出入禁闈，頗能以婉諫匡正。一日，公主偵知孝欽製一豔色衣，從容言曰：「曾在某處見一織品，材料顏色均絕佳，擬製衣進御，以非祖制而罷。」孝欽默然。

德宗即位，恭王家人皆嫉之，公主力顧大局，時左右德宗。說者謂德宗不被廢，公主之力也。且以時與裕庚之女德齡游，故得稍習外事焉。

御史安維峻在都，有殿上蒼鷹之目，嘗列款糾參李文忠公鴻章，留中不發。李久在天津，未嘗識安面，一日陛見，在朝房小憩，適安從容入，李私問蘇拉曰：「此何人？」安聞之遽曰：「我即參君二十款之安維峻也。」李唯唯。

邊寶泉劾李文忠

光緒中，李文忠督直隸時，以麥秀兩歧入告，御史邊寶泉劾之，有「陽為歸美於朝廷，陰實自譽其政績」之語，文忠致函謝過焉。

徐致祥痛論時事

德宗於臣工奏疏，有足為國家法者，輒置案頭，以時展玩。嘉定徐箴季和侍郎致祥言事頗戇直，孝欽后外優容而內忌之，德宗眷之獨厚。當徐簡浙江學政時，瀕行陛辭，召對至三時之久，謂徐曰：「爾所奏事，朕無日不展閱一過，真名言也。」及痛論時事，至府庫空虛、內外交迫等語，徐泣，德宗亦泣。徐曰：「臣去後，願皇上珍重聖躬。」德宗曰：「卿亦須珍重。」蓋德宗時厄於孝欽，而徐為當道所忌，故君臣之際，彼此相喻於微言也。時軍機各大臣佇立門外，見徐久不出，恐被劾，莫不倉皇失色，及徐出而無事，始各相安。

七御史一日七奏

光緒庚子西巡，孝欽后與德宗下詔罪己，實出榮祿之意，樊增祥為之起草者也。朝臣稍稍趨行在，每召見，孝欽必哭，群臣條奏自強之計，多所采納。迨辛丑回鑾後，驚塵既定，陳大計者多束之閣矣。德宗寶天，醇天監國，虛懷采納，召見江春霖、趙炳麟兩侍御。諫垣入對，絕對跡已三十年，一旦復見之，臺諫風生，海內動色。嘗有七御史同日各遞封奏，稱極盛焉。其後陳事者摭拾膚詞，彈劾過多，亦未能悉當，封章遂十九留中。即有措詞激烈者，欲求步趙啟霖、江春霖之後，亦不可得矣。

臺諫三霖

當慶王奕劻柄國時，舉朝莫敢撓其鋒，時臺諫中有矯矯不阿之三霖焉。三霖者：湘趙啟霖，閩江春霖，桂趙炳麟是也。啟霖首揭其